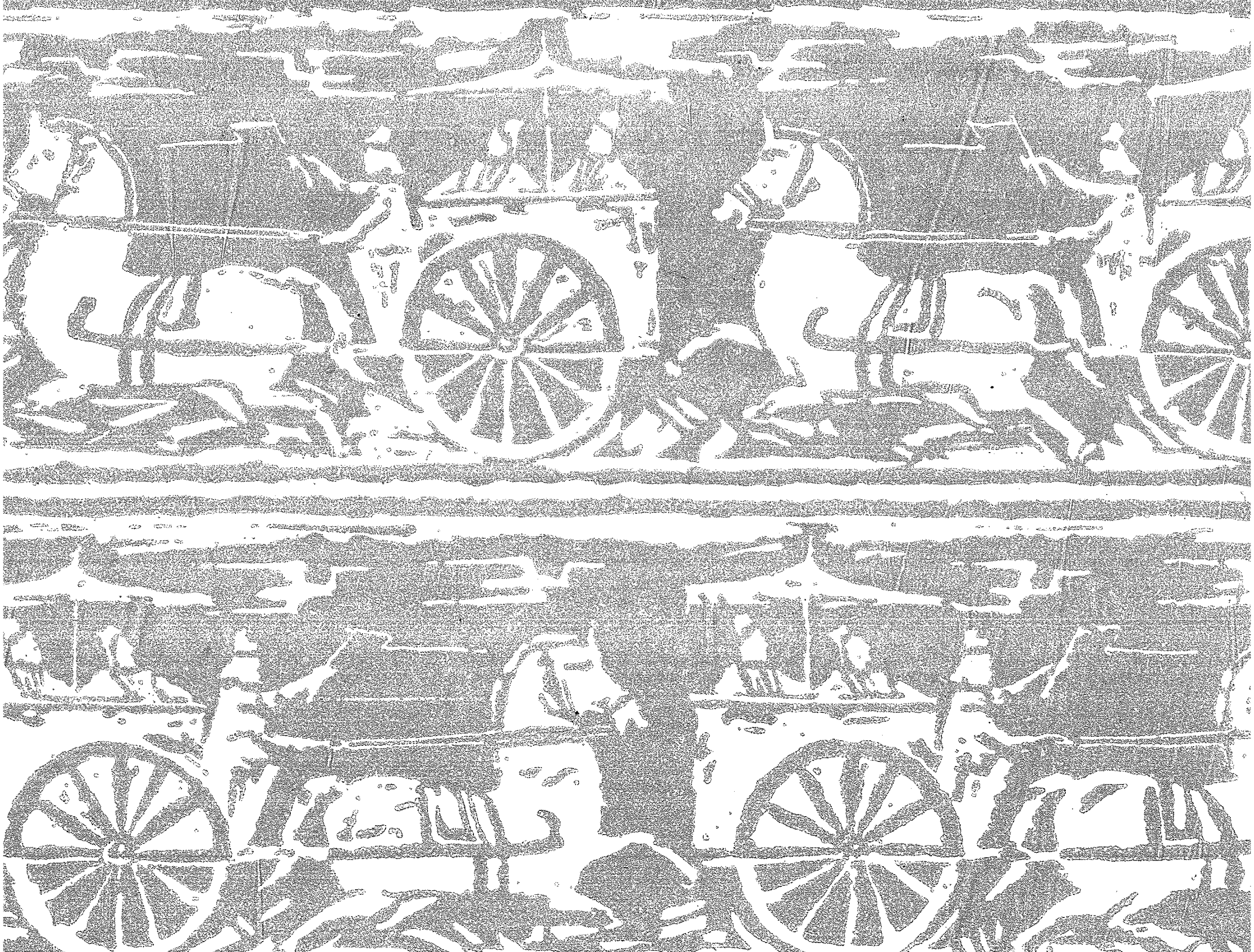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淮南子全译

〔西汉〕刘安 等著 许匡一 译注

上



贵州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　克（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

出 版 说 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的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名著的全豹，又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 50 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的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

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 年 9 月

目　　录

前言……………………………………………………………… (1)
卷一　原道……………………………………………………… (1)
卷二　俶真 …………………………………………………… (51)
卷三　天文…………………………………………………… (103)
卷四　地形…………………………………………………… (224)
卷五　时则…………………………………………………… (272)
卷六　览冥…………………………………………………… (326)
卷七　精神…………………………………………………… (364)
卷八　本经…………………………………………………… (406)
卷九　主术…………………………………………………… (447)
卷十　缪称…………………………………………………… (541)
卷十一　齐俗………………………………………………… (596)
卷十二　道应………………………………………………… (659)
卷十三　氾论………………………………………………… (751)
卷十四　诠言………………………………………………… (825)
卷十五　兵略………………………………………………… (875)
卷十六　说山………………………………………………… (938)
卷十七　说林………………………………………………… (995)
卷十八　人间 ……………………………………………… (1050)
卷十九　修务 ……………………………………………… (1131)
卷二十　泰族 ……………………………………………… (1175)
卷二十一　要略 …………………………………………… (1241)

附录：

一、《淮南子》佚文………………………………………………………… (1271)
二、高诱《淮南子·叙目》……………………………………………… (1273)
三、主要参考书目…………………………………………………………… (1275)

前　言

一、书名、作者、时代背景

《淮南子》原名《鸿烈》。本书《要略》中《泰族》的提要说："此《鸿烈》之《泰族》也。"原注："凡二十篇，总谓之《鸿烈》。"高诱《叙目》说："……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又说："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可见到刘向才冠以《淮南》这一名称。东汉以后，又有人合称为《淮南鸿烈》。《隋书·经籍志》始称作《淮南子》，成为后世通用的书名。

《淮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他的宾客集体编撰的。参与编著的重要人物，有苏飞、李尚（或作"上"）、左吴、田（或作"陈"）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所谓"八公"，另有诸儒大山、小山之徒（见高诱《叙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阴结宾客"司马贞索隐等）。动笔之前，刘安与上述宾客"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高诱《叙目》），有一个策划、讨论的过程，然后分工执笔；从全书的风格来看，最后很可能由主编刘安润色加工总其成。成书时间，牟钟鉴认为在平息吴楚七国之乱到汉武帝登基这段时间的后半段，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刘安入朝时将此书献给汉武帝，武帝爱而秘藏之。

刘安(公元前180年～前123年)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汉武帝刘彻的叔父。其父厉王刘长死后,汉文帝刘恒封刘安为阜陵侯,八年以后,封为淮南王。刘安"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对刘安的才学、编著情况及同汉武帝的关系有更具体的记载: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篇》二十一篇(即流传下来的《淮南子》),《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辈)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暮)然后罢。"刘安以其文才学识和皇叔的地位,颇受刚登位不久而又年少的刘彻的敬重。但刘安终因所谓"谋叛",被迫自杀。

《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核心,兼融各家著作。西汉初期产生这部宏篇巨制,是和当时的政治氛围、学术风气密不可分的。刘安处在文景之世,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黄老清静无为之术在政治生活中还在起主导作用,汉武帝继位之初情况仍然如此。在思想领域,汉初黄老之学风行数十年,道家思想占优势。随后道、儒两家在激烈的争辩中成为两大学派,其他学派纷纷向这两派靠拢,而儒家尚未取得"独尊"的地位,学术风气比较活跃自由。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后,统一的封建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统治者正在选择和确定长治久安之策,思想家们也在积极构造新的理论体系,以供统治者选用。刘安是一位博学有文才的封建贵族,"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高诱《叙目》),在江淮一带形成了一个学术中心。以上这些,为《淮南子》的问世准备了客观条件。刘安及其宾客编撰《淮南子》,正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向最高统治者提供治国之道。《要略》对这一点说得十分明确:"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

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他们认为自己的学说主张堪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有了这个真理，“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这就是刘安编撰《淮南子》的初衷，可惜献书以后不久，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新国策很快粉碎了刘安的理想，他自己也在政治漩涡中惨遭灭顶之灾。

二、主要思想内容

《淮南子》的内容极为丰富，刘知几惊叹它“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史通·自叙》)。作为一部哲学巨著和政治纲领，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

(一)《淮南子》的“道”论

“道”是《淮南子》哲学思想最基本和最高的概念，也是它的灵魂和贯穿全书的红线。作者对“道”的本质特点作了充分的描述和阐发。

“道”是万物发生的总根源，是天地万物之前的原初状态。“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原道》)。“道”化生万物而没有目的和意识，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象而弗宰”；“得以利者不能誉”，“莫之知德”，“用而败者不能非”，“莫之能怨”(《原道》)。

“道”是万物运动的最普遍的总规律，它制约着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万物“待而后生”、“待而后死”(《原道》)。道的这种万能作用高妙无比，“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泰族》)。这实际上是指大自然内在的固有的运动规律，是大自然隐微而无穷无尽的造化之功，它是物质性的。

“道”又指各种自然和社会事物的具体规律，这是上述普遍规

律在具体事物中的体现，作者将这种具体规律称之为“德”，实际上也就是各种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也是自然生成的，人不能改变它，应该顺应它。

“道”是无形无象的。“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循之不得其身”；“其动无形”、“其行无迹”；“忽兮恍兮，不可为象兮”、“幽兮冥兮，应无形兮”（《原道》）。无形的含义之一，是说“道”作为世界的原始状态，它是浑然不分的，所以又称之为“一”。含义之二，是说“物物者亡乎万物之中”（《诠言》），也就是说“道”造成万物之后，“消失”（实即融化）在一切事物的内部，永远与万物同存而又不能被感知。正因为如此，“道”变幻无穷，神奇莫测。它“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累之而不高，堕之而不下；益之而不众，损之而不寡；斫之而不薄，杀之而不残；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浅”（《原道》）。

（二）《淮南子》的宇宙观

《淮南子》中，有着中古时代最为系统的宇宙演化和万物发生学说。它在当时水平不高的自然科学条件下，发挥其极高的想象力和推断力，穷究天地剖判宇宙演化，其间架结构成为以后整个中国封建时代宇宙论的传统格式。关于宇宙演化的过程，《天文》有六阶段和三阶段论，《精神》有五阶段论，《俶真》有大小两个三阶段论，说法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揭示的宇宙演化的基本过程是一致的，都包括了从混沌未分的道，分化出天地阴阳，而后产生万物这三个最主要的发展环节，而以《俶真》说得最为明确具体。这是客观存在的宇宙自然演化过程，不是精神观念的发展过程，更不讲天神如何造物，因此，其宇宙演化和万物生成论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地形》中探讨生物进化过程时讲得更为具体，提出生物的共同始祖是一种叫做“湿玄”的物质。

在此基础上，《淮南子》用阴阳气化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天象、四时、禽兽等许多自然物及自然现象的生成，认为世上一切物类事

象，无一不是阴阳气化的产物。“气”的概念，几乎和“道”一样，纵贯全书，它作为一种气一元论，具有生动、深刻、朴实的特色，很值得注意。

(三)《淮南子》的“无为”观

“无为”是道家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它可以作为个人的修身原则和处世哲学，但更主要的是一种政治主张。它的内涵从老庄到《吕氏春秋》再到本书，在不断变化着。老庄的无为思想，消极因素多于积极因素，尤其是庄子。

老子的“无为”，有顺应客观态势，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后制先的含义，但其主导方面是崇尚自然而贬黜人事，提倡绝圣弃智，退让自保，反对人们积极从事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无为”观中的消极因素，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毫无作为，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人只能使自己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以求得精神上的自我满足。

《吕氏春秋》等书吸取老庄“无为”思想的积极因素并加以发展，扩大了“无为”的含义，它提出了“因而不为”的主张，成为包含因势利导和争取社会事业成功等内容的新的无为观。

《淮南子》继承了《吕氏春秋》“因而不为”的思想，给“无为”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其要点有：

1、尊重自然规律，随顺民俗习惯，依循“道”、“德”行事，不人为地做违背客观规律和事物本性的事。

2、把握时机，应时而动，因势利导，推动事物朝有益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3、君臣“异道”，君以己之“无为”驾驭臣的“有为”，各处其位，各司其职。与此相通的还有不专任个人之智，发挥众人的作用。

4、治国依法不任君意，赏罚皆依法度，不凭君主个人喜怒。

5、以后制先，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简驭繁，以近制远，以小制大。前提是得“道”。

《淮南子》"无为"观念演变的最大飞跃体现在《修务》中(《原道》等已见端倪),该篇彻底否定了老庄的消极"无为"观,其倡导的"无为"实际上已经等同于通常意义的出于公心的"大有作为"的"有为"(详见《修务》题解及正文)。

(四)《淮南子》的社会历史观

1、认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甚至是对立的。

作者以是否合于"道"作为判定社会治乱的根本标准,认为兴衰的决定因素也在于是否行"道"。治世之君,"其举错未必同也,其合于道一也"(《俶真》)。所谓"合于道",就是"必达乎性命之情";理想的治世,应该有利于人们保持或返归质朴的天性,使人们都能怡然自得,过着宁静和谐的生活。以此为根本出发点,作者认为从人性和社会风尚的角度看,历史走着倒退的道路,物质文明越发展,精神文明越倒退。作者对古代史的阶段划分,由于缺乏信史的依据,在不同篇章中各有出入甚至自相矛盾,但是总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1)上古是治世,人性质朴;近世是衰世,人性沦丧;越向前发展,这种沦丧的程度越深。(2)治世崇尚道德,听任自然;衰世依仗仁义礼乐和法制武力,束缚摧残人性。(3)上古人与人的关系和谐,天人一致;近世人与人互相争斗,人与天乖背。总之,人心不古,世风日薄,而其重要原因是物质文明的发展。

这种历史观,把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完全对立起来,由此导致否定物质文明进步的主张,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自然,摧残了人的天性。不过对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其出发点,还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否定。

首先,从总体上根本上说,物质文明的发展决定着精神文明的发展,物质生产的进步会带来精神文明的进步。但是二者并不总是同步前进的,有时的确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私有制下,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精神生活的全面进步,物质的

富足在一定条件下会伴随精神的堕落，其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淮南子》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现象的揭示，包含着相对真理的成分。

其次，《淮南子》在这个问题上“颂古非今”，目的不是主张社会倒退到原始时代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落后状况，而是希望用自己理想的社会模式来改造现实社会的丑恶现象，静化人们的精神，也就是“托古改制”而已。这从它反复提倡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在礼法上坚决反对盲目崇古，主张因时变法等方面可以得到证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批判“衰世”精神沦丧，矛头主要指向昏君暴王等上层统治者，反对他们穷奢极欲，误国害民，这是极可贵的。

2、反对盲目崇古循古，主张礼法因时俗而变。

《淮南子》在强调以道德为本为上，以道德为统帅归宿的前提之下，在部分篇章(如《泰族》、《缪称》、《主术》)中肯定了儒家的仁义礼乐和法家的法治思想，但同时强调仁义礼法因时因地因人而变，不能泥古不化，千篇一律。“因”是它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念，其实质仍然是顺应自然，按规律(“道”)行事。无论古今，合“道”则行之，违“道”则弃之。礼法必须有利于调节和保护人的天性，有利于实行“无为”之治。其变革思想吸收了法家的内容而又纳入道家的轨道。以上内容《氾论》和《齐俗》两篇讲得最为详明，可以参见。

3、君源民本思想。

君王本身的思想素质，是决定国家治乱存亡的根源，而人民的拥戴又是治国的根本，能否安民取决于君王。这就是“君源民本”的含义。其侧重点是落在君王身上，“民本”不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思。《诠言》有段话说得很深刻：“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载。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舍也。”君王自身的修养至关重要，关系着民心背向和国家治乱，“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

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缪称》)。作者认为人的一切言行都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君王情操的善恶美丑影响极大，“唐尧之举错也，非以偕情也，快己而天下治；桀纣非正贼之也，快己而百事废：喜憎议而治乱分矣”(《缪称》)。君王并非存心为善为恶，善行恶行都是感情发泄驱使的结果；性情的劣根形成了，你就是理性上想不干祸国殃民的坏事也不成。因此君王必须一辈子孜孜不倦地加强自我修养，积善成德，以至诚之心矢志利民爱民，感化民心，人民自然会归附，天下自然会太平。《缪称》对君王自身修养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历史不是由个人决定的，但在一定条件下，领袖人物的作用也不可轻看。封建专制国家的君王，控制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个人的素质对国家人民的影响尤其重大。作者认识到这一点，是有积极意义的，不必责之为宣扬英雄史观。《氾论》说到桀囚于焦门时、纣困于宣室时犹不知自省其过，反而后悔当初没有杀汤于夏台、诛文王于羑里，作者批驳说：“若上乱三光之明，下失万民之心，虽微汤武，孰弗能夺也！今不审其在己者，而反备之于人。天下非一汤武也，杀一人则必有继之者也。”这种深刻的认识，已经突破了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

(五)《淮南子》的祸福观

祸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命运问题。身为诸侯王的刘安，处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的环境之中，一方面希望对巩固刘氏政权有所贡献，干一番事业，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所以对祸福问题相当敏感，作了深入的思考，全书涉及这个问题的文字很多，又辟《人间》一篇专论祸福，其全面周祥为此前任何著作所难相比。

作者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分析了祸福的根由。有时强调主观原因。“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人间》)。“福生于无为，患生于多欲”，“福由己发，祸由己生”(《缪称》)。“积爱成福，积怨成祸”，“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人

间》)。有时又强调客观原因。“终身为善,非天不行;终身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祸福非我也”,“君子能为善而不能必得其福,不忍为非而未能必免其祸”(《缪称》)。“(圣人)不能使祸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来,信己之不攘也”,“祸福之制不在于己也”(《诠言》)。“夫鸟飞千仞之上,兽走丛薄之中,祸犹及之,又况编户齐民乎?由此观之,体道者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矣。夫历阳之都,一夕反而为湖,勇力圣知与罢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顺风纵火,膏夏紫芝与萧艾俱死”(《俶真》)。两种说法,从表面看互相对立,有人因此认为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说“后不顾前,自相矛盾”,反映了作者“彷徨困惑的窘态”。其实不然。两种看法都符合客观实际,正反映了作者清醒冷静的辩证思维。我们这儿只就祸来说,有些灾祸纯粹来自客观,如人类无法预测而且不可抗拒的天灾,这就是作者所说的“天命”,通常称之为命运,这类“命”定的灾祸至今仍然经常出现,如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而在正常的情况之下,灾祸主要是由自己造成的,专论祸福的《人间》贯穿着这种观点,可见作者所强调的是主观原因(详参《人间》),目的在告诫人们从自身做起,铲除祸根,防患于未然,积极求福。这和作者强调加强自身修养,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主张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从自身做起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作者反复阐述了福与祸、利与害、得与失、益与损等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以及客观事物真假难分、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复杂性,只有不为名利贪欲迷惑、不居功自傲、不庸人自扰,善于察微知著、透过表象看清本质、审慎自守,才能免祸致福。对于命运所横加的不可抗拒的灾难,人的主观努力是无济于事的,那就只好“不忧命之所无奈何”,泰然处之。虽然如此,作者还是提出了理想的境界,那就是“命”与“性”的统一。“古之圣人,其和愉宁静,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后能行,命得性而后能明”(《俶真》)。有好的世道,又有好的个人品德,两相结合,相得益彰,才有奔头。这里“命”是主要的。可悲的是

作者仰慕的那种远古太平盛世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深究祸福哲理的刘安还是在残酷的命运逼迫下扮演了悲剧角色。

（六）《淮南子》的生命观

生命学今天还是一门尖端科学，其中有许多奥秘至今尚未揭开，而《淮南子》远在两千多年之前就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涉及到生命的起源、生命的孕育过程、生命的构成、生命的价值以及养生等重要方面。关于生命问题的论说，除散见于《原道》、《俶真》、《天文》、《地形》等篇，《精神》是专论生命的篇章。

1、生命的起源

作者认为人的生命和万物一样，来源于阴阳"相成"的"气"，"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生。烦气为虫，精气为人"（《精神》）。人的生命和万物一样，是大自然的造化之功。《地形》讲到动物（包含人类）起源时，说动物的始祖是一种叫做"湿玄"的东西，指的是一种湿气和细微物质。这显然是朴素的唯物观点，和上帝造人的唯心论有着本质的不同。

2、生命的孕育过程

《管子·水地》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五藏已具，而后生肉……肺生骨……五肉已具，而后发为九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这种描述粗糙而不连贯。《精神》说得更为细致清晰："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皆背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体以成，五藏乃形。"这里对胚胎发育过程的认识，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精神》中还将人的器官及其功能比附天地四时等自然现象："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予喜

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天文》、《时则》、《地形》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这种机械的比附显然是很不科学的。但作者的本意是讲人的肌体来源于大自然，人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现象的存在，是万物中的一类而已，和天神造人的神学是不同的。

3、生命的构成因素

关于人的生命的构成因素，战国以来的唯物主义者一向认为是形体和精神。《墨子》有"生，刑（形）与知（智）处"的论断，《荀子》有"形具而神生"的说法，强调形神统一在生命体中。《淮南子》提出了更完备的形神论，认为形、神、气是构成生命的三大要素，为前人所不及。《原道》说："形、神、气志（志这儿和气义同），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其中"形"（躯体）和"气"（血气）是物质因素，"神"（精神）是精神因素。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既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又相对独立，而"神"处在支配地位。

相互依赖。《原道》说："一失位则三者伤矣。"一旦三者之中任何一种失其位，三者都会受到伤害。"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视，营然能听，形体能抗，而百节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视丑美，而知能别同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原道》）。"血气能专于五藏而不外越，则胃腹充而嗜欲省矣。胃腹充而嗜欲省，则耳目清听视达矣。耳目清听视达谓之明。五藏能属于心而无乖，则勃志胜而行不僻矣。勃志胜而行不僻，则精神盛而气不散矣"（《精神》）。这是说血气影响内脏，血气和内脏又影响精神。"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藏摇动而不定矣。五脏摇动而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精神》）。精神使用过度又会伤害血气和内脏。所以"此三者不可不慎守"（《原道》），"圣人使人（应为"之"）各处其位，守其职，而不得相干也"（《精神》）。

相对独立。《俶真》说："形伤于寒暑燥湿之虐者，形苑而神壮，

神伤乎喜怒思虑之患者，神尽而形有余。故罢马之死也，剥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犹濡。”有人形体病伤而精神依然高昂，有人精神消竭而形体活力犹存，形与神并不是总是形影不离同步并行的。这种生理和心理现象确实存在。从这种现象出发，作者进一步推衍，认为活人的精神可以离开形体，死人的精神可以返归天而与自然永存。“夫癞者趋不变，狂者形不亏，神将有所远徙，孰暇知其所为？故形有摩而神未尝化者”，“化者复归于无形也（按：指躯体腐烂埋于地中），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也（按：指精神永存）”（《精神》）。这里的“神”究竟是物质性的“精气”还是意识性的东西，作者没有讲明，似乎和灵魂不死的鬼神论很相近。这种形神二元论的倾向，必然导致有神论，为后来的神不灭论提供了借口。不过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倾向还是认为活者形神不可分离，死后最好形神俱灭；只是又认为只有“圣人”才能达到如此境界，“伤死者其鬼娆（灵魂不安），时既者其神漠（静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没也。夫圣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终始（一辈子形神不离，死后俱灭），是故其寐不梦，其觉不扰”（《俶真》）。

神为主宰。“神者生之制”，精神对于生命活动具有决定影响，处在支配地位。人体各个器官能正常活动，除了“气为之充”外，关键在“神为之使”（《原道》）。“使”就是统帅和支配。因此，“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同上）。“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精神》）。狂人精神失其守，就会“举错不能当，动静不能中，终身运枯形于连嵝列埒之门，而蹪蹈于污壑阱陷之中，虽生俱与人钧，然而不免为人戮笑”（《原道》）。失去精神者，行尸走肉而已。以形体的存在为基础的精神主宰论，是科学的论断，它对人的思想修养、智力培养以及身体保健、疾病治疗等，都有重大的意义。当然本书也有过于夸大精神作用的偏向，这主要表现在对“真人”的神化上。

牟钟鉴说：“形、神、气三大要素的提出，是人认识自身构造的

重要里程碑。现代人体生理学在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影响后日益证明，人的生命体除了肉体组织器官和精神活动外，还存在着若干维持生命活动所必需的无形的系统。气功学的实践也证明，所谓'真气'在体内是存在的，它的正常运行与生命力的旺盛和健康有密切关系。"现代人体科学的不断发展，终将进一步揭开我们的祖先二千多年前便已经涉猎到的人体内部"气"的奥秘！

4、生命的价值和养生之道

作者把人的生命看成气的变化过程中具有暂时性的物质形态，生死是气的自然转化。"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人类不过是大自然所造化的万物中的一类而已，人类不必自以为特别高贵。"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与物也，又何以相物也？虽然，其生我也，将何以益？其杀我也，将何以损"(《精神》)"吾生也物不以益众，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同上)。因此，作者极力主张人对于生死应该顺其自然，不必刻意求生，更不用怕死。"造化者既以我为坯矣，将无所违之矣。""其生我也不强求已，其杀我也不强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辞；贱之而弗憎，贵之而弗喜：随其天资而安之不极。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于有形之类，犹吾死之沦于无形之中也"(《精神》)。体现出一种豁达大度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或轻死而得生"(《人间》)。有时偏激到认为死了比活着好。"安知夫绞经而求死者之非福也？""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精神》)。其中也许包含着作者对他所不满的社会现实的厌弃情绪，但主要的用意是反对贪生怕死，为了生而去干丧失天性的事。对于这种生死观、人生观，正确地理解，可以吸取精神营养；错误的理解，很有害处。

生命既以神为主宰，因此养生之道应重在"守神"、"存神"。耗损精神必然伤害生命。作者用了一个极为生动的比喻，说耗神者有如"膏烛之类"，"火逾然而消逾亟"，这是中国形神观发展史上首次

出现烛火之喻。养神的原则是合“道”性——保持恬静虚无的天性。为此必须从根本上摒除贪欲，养形方面只要能保证生命的延续就行了。关于存神养性批判贪欲的论述，全书比比皆是，为省篇幅，这里略而不详论。

（七）《淮南子》的人性论

本书对于人的天性的认识，既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说，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说，而认为人的天性是“清净恬愉”（《人间》）。这种看法应该说是来源于人是“道”产生的，道性净漠虚无，所生者自然同其生者禀性相通。这种看法也是出于主张“无为”的需要，人性既然是清净的，治人的根本应该是顺其天性，无为而治。

物欲是人性的大敌。养性、返性必须去欲。但作者有时提倡人应该有正常的合理的欲望，对这种欲望不可人为的压抑。有了欲念而又去人为抑制，便会造成双重伤害。作者的意思绝不是主张纵欲，落脚点仍然是顺其自然，而最理想的还是像“真人”那样，压根儿无欲。

人性受外界干扰变坏以后，可以改变，使其返归本性。因此主张通过教育来改造人，强调后天学习的必要性，《修务》对这个问题作了非常深刻的阐述，和《荀子》的观点很一致。又提倡通过自我修养（“返诸己”）来保持或恢复美好的天性，这又和孟子的“养性”说相近。在人性问题上吸收了儒家的思想，但仍然以道家的顺应自然的思想为基调。

（八）《淮南子》的鬼神观

本书对社会上客观存在的迷信观念，从认识论的高度作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宗教迷信产生的原因。首先，作者认为迷信观念的产生和人们的知识水平心理状态有关。《说林》说：“物之所为，出于不意，弗知者惊，知者不怪。”天下本无怪物，无知者少见而多怪，知者见怪而不怪。另一种情形是人们神志不清或者心存畏惧时，把普通物事当

成了鬼怪。《氾论》对此讲得更为清楚："圣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俯入城门，以为七尺之闺也，越江淮以为寻常之沟也，酒浊其神也。怯者夜见立表以为鬼也，见寝石以为虎也，惧掩其气也，又况天地之怪物乎？"其次，迷信产生于在上位者"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有些道理不容易让一般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只好借助鬼神机祥来吓唬使之听从。《氾论》举了好几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例如有种迷信之说："枕户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作者驳斥了这种迷信的虚妄，然后解释说，门户当风，枕门槛而睡易受风寒，所以"托鬼神以伸诫之"。再次，鬼神习俗产生于人们的感恩戴德的感情。如祭享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祭祀山川日月，祭灶神、门神、杵臼神等等，"非以其神为能飨之也，恃赖其德，烦苦之无已也，是故以时见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氾论》）。作者对利用迷信对人民进行教化的作法似乎大体上持肯定的态度，这是不对的。但旗帜鲜明地把迷信只看成一种手段，否定迷信的真实性，应该是无神论。

对迷信的态度。作者认为人们的兴趣和精力不应该过多地用在鬼神之事上，而应该从事有实用价值的社会活动。对久丧、厚葬作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会束缚压制人性，造成虚伪之风，而且劳民伤财，对活人无益（《齐俗》）。作者认为个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决定于自身，而不决定于鬼神妖异。《缪称》说："身有丑梦，不胜正行；国有妖祥，不胜善政。"《说林》说："人莫欲学御龙，而皆欲学御马；莫欲学治鬼，而皆欲学治人：急所用也。"《人间》借宰折睢劝谏鲁哀公不要西益宅的话说："不行礼义，一不祥也；嗜欲无止，二不祥也；不听强谏，三不详也。"最可怕的还是人祸！

（九）《淮南子》的军事观

《淮南子》的军事思想，几乎全部集中在专论军事的《兵略》中。可参看该篇的"题解"，这儿略而不述。

（十）《淮南子》的认识论

《淮南子》从其积极入世的思想出发，十分重视研究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重视提高认识能力，讲究思想方法。这种意图体现在专辟《说林》、《说山》两篇的作法上。其认识论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1、认为世界可知，客观事物有规律可寻，人的感官和思想可以掌握事物的发展趋势。但通篇强调"圣人"在这方面有超凡的能力。

2、世界不仅可以认识，而且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加以改造。但前提是掌握"道"，"得其数"。

3、强调通过学习和实践来积累知识技能的必要性。

4、肯定真理的客观性和相对性。

5、强调正确认识事物的思想方法，辩证思维能力较强：

(1)承认事物的复杂性，看事物不能绝对化。反对片面性，强调全面看问题。反对整齐划一，提倡多样化。认为事物既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

(2)认为事物的多重性中总有其主导的一面，看事物要抓主流，看大体。

(3)看事物要看本质，抓根本，握要驭繁，抓本牵末，不能被表象、假象所迷惑，舍本求末。

(4)看问题要注意对立物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的关系，要从联系发展中看事物，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

除以上思想内容外，《淮南子》还包容了天文、历法、地理、气象、生物、矿物、数学、医药、史学、法学、文学、音乐舞蹈、杂技、经济、人才学、教育学、民俗学、少数民族政策、逻辑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丰富内容，堪称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作者广泛涉及这些领域，主要是为阐述其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服务，但客观上为我们研究西汉及其以前的文化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值得高度重视和开掘。

三、文风简述

《淮南子》不仅内容博大精深，在写作风格上也颇具特色，但不为人们所注意。

（一）务实

这里说的主要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文风。编撰者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认识并落实在全书写作之中。《要略》说："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散大宗，惧为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意思是说既要旗帜鲜明的亮出观点，又要联系实际，用事实来阐明观点，避免空洞的说教。本书论点鲜明自不待言，而事实论据之丰富，更是令人惊叹。

（二）谨严

这里主要说的是它的精心的构思和绵密的结构。本书虽是众多宾客的集体创作，其内容又博大精深，无所不包，但绝不是庞杂材料的简单堆砌和胡乱拼凑，而是事前经过了周密的策划构思，因此在全书的构架上，主线明确，二十一篇的安排井然有序，各篇的内部结构层次也大都很清晰。梁启超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淮南子》）。而相形之下，梁氏认为《吕氏春秋》只可算作类书。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评论本书结构说："次第井然，恐是当时破天荒之体裁矣！《吕览》之技能，何足以相提并论？同时惟司马迁之《史记》，有此组织而已。汉武帝珍之为枕中秘，岂偶然哉"（《淮南子考》）。两位学者不谋而合的看法，是公允的。可惜的是，至今有人囿于成见，说此书是集体编纂，而非个人创作；是摭拾拼合，而非研精覃思。又说刘安作为主持人欲谋夺帝位，他的权术作用也不能不在简册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因此全书思想杂采百家而庞然无

统。

(三)多彩

这里主要是指表达形式的绚烂多姿。具体表现在:

1、以论说体为主,兼用记叙、抒情、说明等多种表达方式。论说大都逻辑性较强,事理兼备,有说服力。记叙简洁明快,不乏生动有趣的章节(如《道应》、《人间》)。抒情多似赋体,铺张华丽,气势磅礴。说明简明清晰(如《天文》、《地形》、《时则》)。此外还有箴言体,精粹隽永,妙语连珠。一部内容庞大的论文集,能有这样多姿的表达方式,绝非"摭拾拼合"不"研精覃思"所能成,执笔和主编不是高手也做不到。

2、广用修辞手法

本书广泛运用了比喻、拟人、对比、排比、借代、顶针、反诘、叹问、对偶、设问、夸张等辞格。其中比喻之多之妙,尤其引人注目。句式的变换也值得注意。尤其是许多结构绵密的长句,一气直下,很有气派,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很强。象征手法也常有所用(如用水象征"道"性,用山象征"德"性)。

3、借助神话、传说,增加了文学色彩。

4、广用楚地方言词汇,体现了地域色彩。

5、除赋体中用韵外,散文中也广泛用韵,增强了语言的韵律色彩。

写作上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作者有点迷信"重复就是力量",各篇不必要的重复过多,给人以繁冗之感。二是化用前人文字时,有时苟简,造成艰涩费解,必得参照原文才能明其真意。三是有些事实论据与论点难一致,减弱了说服力(如《人间》)。这些不足,瑜中之瑕而已。

四、历史地位和评价

围绕《淮南子》的流派归属问题，对这部著作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

认为《淮南子》属"杂家"的，大多持贬抑态度。"杂家"之说始自《汉书·艺文志》。此后历代的正史的经籍志袭用《汉书》的老调，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仍其旧。不少现当代著名学者也倾向于"杂家"说且加以贬斥，认为《淮南子》驳杂不成一家之言。范文澜说："《淮南子》虽以道为归，但杂采众家，不成为一家言"(《中国通史》第二卷)。侯外庐说："其书意多杂出，文甚沿复"(《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冯友兰虽肯定《淮南子》的宇宙观，但认为此书"无中心思想"(《中国哲学史》)。

从表面上看，《淮南子》的内容的确驳杂。这种"杂"表现在纵、横两个方面。从纵向看，它的源头颇杂，几乎囊括了先秦的诸子百家。从采撷资料的"量"上来看，最多的要算《吕氏春秋》，其次是《庄子》和《老子》，再次是儒家"经典"《易》、《诗》、《书》、《礼》、《乐》、《春秋》及孔、孟、曾参、荀况、子思，其他旁及《韩非子》、《墨子》、《战国策》、《国语》、申不害、慎子、《管子》等。从流派说，首推道家，次为儒家，再次为法家、阴阳五行家、兵家、墨家等。从横向来看，涉及的问题包罗万家，上文已述及。

但我们不能只看表象便作出《淮南子》驳杂"不成为一家言"、"无中心思想"的论断，更不能贬低成"摭拾拼合"、"庞然无统"的资料堆，而应该给予符合实际的公正的评价，摆正它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位置。

(一)《淮南子》是以西汉前期新道家思想为核心，熔铸儒、法、阴阳等各家思想为一体的自成一家的理论巨著。

作者的写作本意就是站在新的高度对西汉以前的诸子百家进

行批判性的总结，以构筑自己新的理论体系，为新生的统一的封建帝国奉献治国纲领。《要略》说："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妙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这段话充分表现了作者容汇千川万流的大海一样的胸怀和超越前人的气魄及对自己所创新的理论的自信。这段写作旨意并不是沽名钓誉的空头宣言，而是落实到写作实践中了的。

《淮南子》重点继承了老庄的道家思想，但不是完全照搬因袭，而是有所选择，有所改造，有所创新，形成有自己特色的西汉新道家思想体系。例如对《庄子》宇宙观和认识论的改造，对老庄"无为"思想的改造，对"道"的内函的新界说等等。

对"异说"的儒、法各家，本书是立足于批判为主，有批判有吸收。而吸收的部分大都置于新道家思想的统帅之下，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和核心。

《淮南子》是继《管子》和《吕氏春秋》之后，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对先秦以来的学术文化的第三次总结，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两次的总结。《淮南子》这种综合性的集大成的工作，对于保存先秦光辉灿烂的文化，开启两汉以后的文化，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二）《淮南子》是西汉前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

1、它的概括性、系统性高于先秦的任何一部著作，几乎涉及到当时的哲学所可能论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每一方面又大都自成独立的系统，"有倾天折地之说"（《文心雕龙》）。

2、它的宇宙发生论，其广度和深度都超过前人，影响了两千年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它首创了"元气"的概念，强调天道自然无为，后来被王充发挥。它关于形、

神、气三者并提的观点，发展了唯物主义形神观，直接影响到王充。

3、它在认识论上，表现了辩证的思考能力。

（三）《淮南子》在天文、地学、历法、生理学等学科上的新见解，新知识，推动了后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它的《天文》、《地形》、《时则》等篇章，是中国自然科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兵略》是中国军事学史上不可忽视的文献。它保存的历史资料、神话传说等，是研究古代文化的珍贵材料。它使用的楚地方言词汇、大量的韵语、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法，是汉语史的宝贵资料。

（四）《淮南子》的历史局限性

本书和任何一部古籍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那就是掺杂在唯物主义主流中的唯心主义杂质。

1、天人感应说（《天文》、《时则》、《览冥》等），占星说（《天文》、《道应》）。

2、神仙出世思想（对“真人”的神化；认为有不食人间烟火，长生不死的“神人”。）

3、认识论上的杂质：不可知论、循环论、过于强调理性思维、夸大主观能动作用。

4、历史观总体上、根本上说是唯心史观，认为人性善恶、帝王圣明昏暴是影响治乱兴衰的主要因素。

5、有提倡愚民政策的倾向（如《道应》末段；美化远古初民愚昧无知的状态）。

这些杂质对后世产生了消极影响。

五、历代校注研究情况简介

西汉末刘向校定《淮南子》，《汉书·艺文志》将它列入“杂家”。东汉许慎、高诱两人先后作注，这是此书最早的两种注释。两种注释曾并行于世，后来逐渐混杂难分。经宋人苏颂，清人劳格，特别是

陶方琦考证，认定凡是原题解中有“因以题篇”字样的是高注，没有的是许注，高注明显详于许注。但高注中也有掺入许注的，有人认为高注中凡“一曰”异说的多是许注。高、许二注离《淮南子》成书年代最近，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有不少儒家偏见和误注。

宋明以来，《淮南子》版本很多。清乾隆年间，庄逵吉校订整理出被公认为较好的版本，广为流传。乾嘉以来，众多学者重加校订，其中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成绩最丰，次为俞樾、陶方琦、孙诒让等人。本世纪20年代，刘文典作《淮南鸿烈集解》，吸取清代各家校注成果，并广引类书加以校正，是目前较好的注本。现当代学者吴承仕、杨树达、马宗霍、于省吾等人在版本、校勘、训诂等方面作了很多研究，其中杨树达的《淮南子证闻》有很多新见，颇有参考价值。近年出版的牟钟鉴的《＜吕氏春秋＞·＜淮南子》思想研究》，是目前能见到的研究《淮南子》的学术专著，有独到见解，本书中多有参用。

《淮南子》还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日本人所藏《淮南子》版本据我所知多达50余种。

《淮南子》的普及性译注介绍，至今还是一块荒地，近年才见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一种。

六、译注体例说明

除丛书规定的体例外，本书译注体例有如下几项需作补充说明：

（一）原文所用的底本是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参用庄逵吉校本。注释采用较多的是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陶方奇、杨树达诸家之说。高、许之注为最早之注，价值很高，尽量择优采入，以存古训，为行文方便，一律称为“原注”。

（二）采用较多的注家，在注语中一般只称注家姓名，不注出

处，书后附有参考书目，读者可以查核。

（三）对重见的词条和有关问题，一般不重复注释，需要注的用篇、节、注的序号注明参见某篇、某节、某注，供读者查看。如“参见一·3·②”表示参见第一篇第3节注②。

（四）译文立足于“信”。原书有些习惯用语，如爱用“故”字表示承接，并不表因果关系，为存真，一般都照译不删除。

《淮南子》的校勘、训释问题，经前人今人的努力耕耘，大部分得到解决。但存留的疑难仍然不少。笔者学识浅陋，通俗译注可资参考的好本子几乎没有。因此这个译注本问题肯定不少，期待着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教正。

在译注过程中，得到程千帆老师、冯一老师的热情关心鼓励，童勉之、谢逢江二同志看了部分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另外，廖秋妹、许鸿、何苗、许颖为我顺利完成书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许匡一

1992年12月26日于武汉

卷一　原　道

【题解】

原道，道是万物的本原。训（传世本篇名中的“训”），训释，即高诱《叙目》中说的“深思先师之训”的“训”，是高诱自称其注。

“道”是《淮南子》哲学思想最基本、最高的概念。本篇全面阐述了“道”的本质特点。“道”是万事万物的总根源，它自然化生万物。“道者一立而万物生”；“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它化生万物而没有目的意识，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道”是天地万物之前的宇宙原始状态，是非意识的客体。“道”无形象而又实有。它作为宇宙的原始状态是浑然未分的，所以又称为“一”；它作为万物运动的总规律是内在的，感觉不能直接把握它。“道”无所不在。它“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在空间上包容一切，在时间上无穷无尽。“道”无所不能。它“禀授无形”，是一切生命运动的原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宇宙间万物运动的最普遍最根本的规律性。“道”又指各种自然与社会事物的具体规律。事物之道彼此各异，不同事物有各自特殊的性质。这个意义上的“道”，又称为“德”。

此外，本篇还论及与“道”密切相关的无为观、人性论、苦乐观、生命观等重大哲学命题。作者发展了道家的无为思想，指出“无

为”并不是“底滞而不发，凝结而不流”，而是要顺应事物的天然本性来引导事物发展变化。还指要适应时势、后发制人、以柔克刚等。关于人性和苦乐观，作者认为人天性安静恬愉，好内静而不好外动，因此平和清静是理想的精神状态，少欲寡求、自足自得是美好的情趣。本篇提出了“形、神、气”是生命三要素的观点，形和气是物质的，神是精神的因素，在三者中举足轻重，所以要特别注重“将养其神”。形、神、气三大生命要素的提出，是人认识自身构造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关于“气”的理论尤其值得注意。

【原文】

1 夫道者①，覆天载地，廓四方②，柝八极③；高不可际④，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⑤。原流泉浡⑥，冲而徐盈⑦；混混滑滑⑧，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⑨，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⑩；舒之幎于六合⑪，卷之不盈于一握⑫。约而能张⑬，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⑭，纮宇宙而章三光⑮；甚淖而滒⑯，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⑰；麟以之游，凤以之翔。

【注释】

①夫：句首语气词，表示下文要发议论。

②廓（kuò 扩）：扩张。

③柝（tuò 唾）：通“拓”，开扩。　八极：八方极远的地方。

④际：原注作“至也”。指达到。

⑤禀授无形：即“禀授（有形）于无形”，是说有形的万物由道不露形迹地

产生出来。 禀授:给予。有产生的意思。

⑥原:水的源头。这个意义后来用"源"。 浡(bó 渤):涌动。

⑦冲:通"盅",虚空。《说文·皿部》:"盅,虚器也。"引申为空虚。

⑧混混:即滚滚,水流急速翻腾的样子。《说文·水部》:"混,丰流也。"《孟子·离娄》:"原泉混混,不舍昼夜。"《荀子·富国》:"财货浑浑如泉源。"浑浑同混混。 滑(gǔ 骨):通"汩",水急流的样子。《方言》:"汩,疾行也。"郭璞注:"汩汩,急貌。"混混和滑滑义近。

⑨弥(mí 迷):弥漫,充满。

⑩施:用。 朝夕:这儿指盛衰。

⑪幎(mì 密):本指帐幔,引申为覆盖。 六合:原注提供了两种解释。一种是五·14 一年十二个月相配的"六合",这个"六合"原注概括为"言满天地间也"。另一种是指"四方上下"。两解相通。

⑫一握:一把。原注作"不盈一握,言微妙也。"

⑬约:收束。

⑭四维:指天区的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角。参见三·7·③、三·13。

⑮纮(hóng 宏):维系。 宇宙:四方上下为宇,古往今来为宙。即无限的时空。 章:明。这个意义后来用"彰"。这儿是"使明亮"的意思。 三光:日、月、星。

⑯淖(nào 闹):本指烂泥。 溽(gē 哥):《说文》:"溽,多汁也。"本指粥多水汁。淖和溽这儿形容道柔和的样子。

⑰星历:即星。

【译文】

道,覆盖苍天承载大地,扩展到四面八方;高到没法达到,深至不能测量;包裹着天地,无形中产生出万物。它像泉水从源头涌流出来,开始时虚缓,逐渐地盈满;滚滚奔流,由浑浊变清彻。它竖立起来能充塞天地,横躺下去能填满四方,用它用不尽,而且没有盛衰的变化;它舒散开来可以覆盖天地四方,卷缩起来又不满一把。它既能收缩又能扩张,既幽暗又明亮;既弱又强,既柔又刚;它贯通四维包含着阴阳,维系着宇宙,使日月星辰发光;它非常柔和而又

纤细。山凭着它才高耸，渊凭着它才深邃；兽凭着它才会奔跑，鸟凭着它才会飞翔；日月凭着它才明亮，星辰凭着它才运行；麒麟凭着它才出游，凤凰凭着它才飞临。

【原文】

2 泰古二皇①，得道之柄②，立于中央，神与化游③，以抚四方。是故能天运地滞④，轮转而无废⑤，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⑥。风兴云蒸，事无不应；雷声雨降，并应无穷；鬼出电入⑦，龙兴鸾集；钧旋毂转⑧，周而复匝⑨；已雕已琢，还反于朴⑩。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⑪；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⑫；神托于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总。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⑬，节四时而调五行；呴谕覆育⑭，万物群生；润于草木，浸于金石；禽兽硕大，豪毛润泽；羽翼奋也，角觡生也⑮；兽胎不𧀹⑯，鸟卵不㱀⑰；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虹霓不出，贼星不行⑱。含德之所致也⑲。

【注释】

①泰古：远古。 泰：同“太”，最。 二皇：伏羲氏、神农氏。

②柄：比喻根本、枢纽。

③化：造化，大自然。或解释成归往，随顺，那么“与化游”指与道同游，指精神和道融汇。

④运：原注作“行也。” 滞：原注作“止也。”古人以为天体绕地球运转。所以说“天运地滞”。

⑤轮转：如车轮转动。下句“水流”指如水流动。轮转、水流都是比喻天地

运转的状态。

⑥终始：指运动全过程。　以上四句说，由于二皇得道之柄，神与化游，以抚天下，使大自然得以正常运动。

⑦鬼出电入：原注作“鬼出，言无踪迹也。电入，言其疾也。”相当于“神出鬼没”。

⑧钧：陶匠制作陶器的转轮。　毂（gǔ 鼓）：车轮中心有窟窿可以插轴的部分。钧旋毂转都是比喻。

⑨匝：周转，绕环。

⑩反：返回。这个意义后用“返”。这句说二皇用“道”改造事物，使已被雕琢的返归到真朴的状态。

⑪德：“道”的下位概念。参见本卷题解。

⑫有万不同：容纳万物，不强求它们一致。指听任万物自然发展，不加干预，目的是“便于性”。这是“无为”的重要原则。

⑬其德：二皇的德行。这儿用的是“德”的一般意义。　优：原注作“柔也。”这儿是“使柔顺”的意思。《说文·夊部》：“优，和行也。”（字原作“憂”）引申为柔和。　和：使调和。

⑭呴（xǔ 许）谕：通“煦妪”，关怀培养。《礼记·乐记》：“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

⑮角觡（gé 革）：骨角。

⑯殰（dú 读）：原注作“胎不成兽曰殰。”

⑰毈（duàn 段）：原注作“卵不成鸟曰毈。”

⑱贼星：妖星。许注：“五星逆行，谓之贼星也。”

⑲含：怀。　致：使至，达到。

这一节紧承上一节，以理想中的远古二皇依道、德而行，使天下大治的景象证明道的威力无比。

【译文】

远古的伏羲、神农两位圣王，掌握了道的枢纽，挺立在天地中央，精神和造化融为一体，凭着道安抚天下。因此使天正常运行而地静止不动。天体绕地运转着，像车轮绕轴旋转永不休止，像水朝

低处流动永不停息，和万物共始同终。如同风兴起云便升腾，雷声隆隆大雨便要降临，万物无不感应；又像鬼魂出现无踪无影，像闪电一般瞬间即逝；像神龙显现，鸾鸟飞临；又像钧器和车毂旋转，周而复始；已经被雕琢的，让它们返回到质朴。顺应自然而做的事都和道契合，不加修饰的言论都和德相通；安适清净不骄不矜，使得上下和谐一致，包容万物，不强求统一，以利于保持发展它们各自的天性；精神既能附托在极细致的事物上，又能扩展到整个宇宙。他们的德行使天地柔顺，阴阳调和，四季调节，五行有序；他们关怀哺育万物繁衍生长；滋润着草木，浸润着金石；飞禽走兽长得又肥又壮，羽毛光亮；鸟类翅翼坚硬有力，兽类骨角长成；走兽怀胎必生，飞禽孵卵定成；老父没有丧子的悲伤，兄长没有失弟的哀痛；孩童不会成孤儿，女人不会作寡妇；反常的霓虹不出现，妖星不在天空运行。二位圣王广怀德泽，以致天下如此兴盛太平。

【原文】

3 夫太上之道[①]，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②]。跂行喙息[③]，蠉飞蠕动[④]，待而后生，莫之知德[⑤]；待之后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誉，用而败者不能非；收聚畜积而不加富，布施禀授而不益贫；旋县而不可究[⑥]，纤微而不可勤[⑦]。累之而不高，堕之而不下；益之而不众，损之而不寡；斫之而不薄，杀之而不残；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浅。忽兮恍兮[⑧]，不可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⑨]；幽兮冥兮，应无形兮；遂兮洞兮[⑩]，不虚动兮[⑪]；与刚柔卷舒兮[⑫]，与阴阳俯仰兮[⑬]。

【注释】

①太上：至高无上。《缪称》："道至高无上。"

②化像：自然形成的物象。

③跂行：用脚走路的动物。　跂：脚。　喙（huì 汇）息：用嘴呼吸的动物。喙：鸟嘴。

④蠉（huān 欢）飞蠕动：指昆虫类动物。　蠉：虫类屈曲盘行的样子，或指飞的样子。

⑤莫之知德：即莫知德之。"之"是前置宾语。下文"莫之能怨"句式同此句。　德：感恩德。　"跂行"至"不能非"八句，是说"道"生杀成败事物是无形的，不能感觉到。

⑥县（縣）：王念孙认为是"緜"的误字。《说文》："緜，联微也。"《广雅》："緜，小也。"旋、緜同义连用。

⑦勤：原注作"犹尽也"。

⑧忽兮恍兮："忽恍"的拆用。似有似无不可捉摸的样子。

⑨屈：竭尽。

⑩遂、洞：都是深邃的意思。遂通"邃"。

⑪虚动：动而不起作用。

⑫卷舒：屈伸。

⑬俯仰：升降。　"忽兮"至"仰兮"十句是说"道"虽然无形难以捉摸，但它的作用是无穷的。其中的"忽兮恍兮"、"恍兮忽兮"、"幽兮冥兮"出自《老子》二十一章。"幽"《老子》作"窈"。

【译文】

至高无上的道，它生化出万物却不据为己用，造成了物象却不主宰。奔走的、飞翔的、爬行的、蠕动的，各种动物都靠道生育成长，但都不知道这是道的恩赐；因为道而衰老死亡，但都不知道怨恨道；靠着道得利的不赞誉它，利用道而失败的不非议它；收聚积蓄财物但不更加富有，布施救济他人但自己不更贫穷；它极其细微没法深究，极其渺小难以穷尽。堆积它不变高，堕毁它不变低；增益它不变多，减损它不变少；砍削它不变薄，伤害它不变残；挖凿它不变

深，填充它不变浅。它恍恍忽忽啊，没有形象；忽忽恍恍啊，功用无限量；它幽深渺茫啊，感应无形无迹；它深而又深啊，活动不会白费力；它遇到刚的便卷缩，遇到柔的便舒伸；逢阴便低伏，逢阳便升腾。

【原文】

4 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①，乘云车②，入云蜺③，游微雾，骛恍忽④，历远弥高以极往⑤，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⑥，扶摇抮抱羊角而上⑦。经纪山川⑧，蹈腾昆仑⑨，排阊阖⑩，沦天门⑪。末世之御，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锻⑫，不能与之争先。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⑬，澹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⑭；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⑮；纵志舒节，以驰大区⑯；可以步而步，可以骤而骤⑰；令雨师洒道⑱，使风伯扫尘⑲；电以为鞭策⑳，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雿之野㉑，下出于无垠之门㉒。刘览偏照㉓，复守以全㉔；经营四隅，还反于枢㉕。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是故疾而不摇，远而不劳，四支不动㉖，聪明不损，而知八纮九野之形埒者㉗，何也？执道要之柄㉘，而游于无穷之地㉙。

【注释】

①冯夷、大丙：原注作"'夷'或作'迟'，'丙'或作'白'，皆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也。"许注说是河神。

②云车：王念孙认为应作"雷车"。"云(雲)、雷形近而误。

③入：王念孙认为应作“六”。

④骛（wù 务）：奔驰。　恍忽：即忽荒，渺远的地方。

⑤弥：遍及。　极往：即往极。　极：最远处。

⑥景：影子。这个意义后来用“影”。

⑦“扶摇”句：这句似应作“抮抱扶摇羊角而上”或“扶摇羊角抮抱而上”。抮（zhěn 诊）抱（旋转缠绕）是动词，扶摇（飙风）、羊角（旋风）都是名词，比喻抮抱的样式，修饰抮抱。《庄子·逍遥游》有“抟扶摇而上”、“抟扶摇羊角而上”，正和“抮抱扶摇羊角而上”句式同。

⑧经纪：原注作“经，行也。纪，通也。”

⑨蹈腾：踏上。　昆仑：参见四·3·⑨。

⑩排：排斥，推开。　阊阖：原注作“始升天之门也。”

⑪沦：进入。　天门：原注作“上帝所居紫微宫门也。”以上是极力铺写冯夷、大丙因为得道，所以驾御的本领无穷无尽。

⑫策：马鞭。　锻：王念孙认为应作“锻”（zhuì 缀），马鞭末端用来刺马的针刺。

⑬大丈夫：原注作“喻体道者也。”

⑭御：车夫。

⑮造化者：大自然。或指“道”。

⑯大区：天地之间。

⑰骤：急驰。《说文·马部》：“骤，马疾步也。”

⑱雨师：原注作“毕星也。”

⑲风伯：原注作“箕星。”

⑳电以为鞭策：即“以电为鞭策”。

㉑霄雿（zhào 照）：虚无幽深的样子。

㉒垠：王念孙认为应作“垠鄂”，边际。

㉓刘览：同“浏览”，广泛观览。　偏：远。

㉔以：和下文“还反于枢”的“于”用法同。　全：本指纯玉。《说文·入部》：“纯玉曰全。”引申为纯粹。

㉕“经营”二句：经营：周游往来。　反：返。　枢：本。指道。

㉖支：四肢。这个意义后来用“肢”。

㉗八纮：参见四·7·⑬。　九野：参见三·4·①、三·5。　形埒（liè

劣):界限。

㉘要:俞樾认为是衍文。

㉙“而游”句:这句末尾应有“也”字。

以上1～4节讲道的特性。

【译文】

从前冯夷、大丙驾御,乘坐雷公之车,驾上六条彩虹作马,遨游在微茫的雾气之中,驰骋于浩渺迷朦之境,走遍那高远之处直到无边无垠,经过霜雪不留下迹印,日光照射不映出阴影,如同那暴风盘旋而升。越过高山大川,登临昆仑之顶,撞开天门,直入天帝宫禁。近世的车夫,虽然车儿轻轻,马儿健骏,鞭儿强劲,鞭刺尖利,却没法同冯夷、大丙争高下输赢!所以大丈夫心怀恬静,无思无虑;他以天穹为车盖,以大地作车厢,以四季为马,以阴阳为车夫;乘着白云直上九霄,和道同往;放开思绪,随心所欲,奔驰在天宇;想慢步就慢步,想疾走就疾走;喝令雨师清洒道路,呼唤风伯扫除尘埃;用闪电作马鞭,用滚雷作车轮;向上游于虚廓幽深之处,向下穿过没有边际的大门。虽然扫视照临无穷之境,却始终保全着纯真;虽然周游往来于四面八方,却不离开道这个枢纽。所以,用天穹作车盖,就没有什么不能覆盖;用大地作车厢,就没有什么不能承载;用四季作马,就没有什么不能役使;用阴阳二气作车夫,就没有什么不周备。所以疾骤却不摇幌,远行却不劳累,四肢不疲倦,耳目不伤损,而能知道整个天宇大地的界域,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掌握了道的枢纽,而游于无穷无尽之中。

【原文】

5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

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趣[1]。夫镜水之与形接也，不设智故[2]，而方圆曲直弗能逃也。是故响不肆应[3]，而景不一设[4]，叫呼仿佛[5]，默然自得[6]。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7]；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故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至无而供其求[8]，时骋而要其宿[9]。小大修短，各有其具，万物之至，腾踊肴乱而不失其数[10]。是以处上而民弗重，居前而众弗害，天下归之，奸邪畏之。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11]。

【注释】

①"秉其"句：王念孙认为这句应作"秉其要趣而归之"。　秉：执，掌握。趣：通"趋"。　要趣：大势，总的发展趋势。　归：使归。

②智故：原注作"巧饰也"。

③响：回声。　肆：纵意，竭力。这儿含有"特意"的意思。

④一：专一。也含"特意"的意思。

⑤叫呼：指回声发响。　彷佛：恍忽，指影子幌动的样子。

⑥默：王念孙认为应作"黯"（àn 暗），本指感觉不出的轻轻的呼吸。这儿指不知不觉。　"是故"至"自得"四句是用形和影、声音和回音的关系说明"无为为之"的道理：形生影是由于光照，回音是因为特殊阻碍物反射造成，两者都不是形和声音自身能故意为之的。

⑦知：智慧。这个意义后来用"智"。

⑧至无：虚无至极。

⑨要：邀，从中拦截。这儿有控制而使向一定方向发展的意思。

⑩数：法度。

⑪敢：王念孙认为应作"能"。

【译文】

因此天下的事不能人为地去做，只能顺着事物的自然之势去推动；万物的变化不能凭人的智慧去探究，只能掌握它们的发展趋势引导它们走向归宿。那镜子和明静的水能够映照物形，并没有巧妙的形制，而方的、圆的、弯的、直的，无论什么形状它们都能如实映出。回音并不是声音着意要它回应，影子并不是物体特意要设置，而回音呼响着，影子恍忽着，不知不觉地自然形成了。人天生喜欢恬静，这是人的本性；受外物的诱惑而动情欲，天性就受到伤害；与外物接触精神感应，这是人的智虑所造成的；智虑和外物交接，好恶之情因此产生。好恶之情一旦形成并且表现出来，智虑被外物所迷惑，人就不能返归天性，这样天理便泯灭干净。所以通达道的人，不因人事改变天性，外形和外物一起变化，但内心不会丧失自己的天性。道虽然虚无到极点，但是它能满足万物的各种需求；它时时在运动变化着，却能让万物最终归向自己。道能大能小，能长能短，对各种事物都有对付的准备。万物纷至沓来，腾踊杂乱，道都有处置的法度。因此，得道的人身居上位人民不感到重压，处在前列人民不认为有害，天下的人归依他，奸邪畏惧他。因为他不和万物相争，所以没有什么能够同他争斗。

【原文】

6 夫临江而钓，旷日而不能盈罗，虽有钩箴芒距[①]，微纶芳饵[②]，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数[③]，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④]。射者扞乌号之弓[⑤]，弯棋卫之箭[⑥]，重之羿、逢蒙子之巧[⑦]，以要飞鸟[⑧]，犹不能与罗者竞多，何则？以所持之小也。张天下以为之笼，因江海以为之罟，又何亡鱼失鸟之

有乎[9]！故矢不若缴[10]，缴不若无形之像[11]。夫释大道而任小数，无以异于使蟹捕鼠、蟾蜍捕蚤[12]，不足以禁奸塞邪，乱乃逾滋。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13]，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14]，合诸侯于涂山[15]，执玉帛者万国。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远之所能怀！是故革坚则兵利，城成则冲生，若以汤沃沸，乱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蹄马，而欲教之，虽伊尹、造父弗能化[16]。欲寅之心亡于中[17]，则饥虎可尾，何况狗马之类乎！故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

【注释】

①钩箴：钓鱼钩。钓鱼钩弯曲而钩尖尖利像针，所以叫“钩箴”。箴，同“针”。　芒距：有锋芒的爪。这儿指钓钩上支出的倒钩，像鸡距，所以叫“芒距”。

②纶：丝绳。

③詹何、娟嬛：战国时的术士。参见六·3·⑧。

④罟：捕鱼网。

⑤扜：王引之认为应作“扜”(yū 迂)，弯，拉。　乌号：名弓名。一般的说法是：桑柘树木质坚韧，乌鹊做巢枝上，要起飞时，因其下坐力使枝条下弯随即又弹起，会毁坏鸟巢，所以乌鹊不敢飞起而惊呼。用桑柘树枝做的弓因此叫“乌号”。

⑥弯：拉开。拉力越大，弓弯度越大，所以把拉弓叫“弯”。　棋卫之箭：原注作“棋，美箭所出地名也。卫，利也。”

⑦羿、逢蒙：古代神射手。

⑧要：邀，遮取。指射猎疾飞的鸟。

⑨又何亡鱼失鸟之有乎：即“又有何亡鱼失鸟”。“之”表示“有”的宾语前置。

⑩缴(zhuó 琢):这里指带缴绳的箭。

⑪“缴不”句:王念孙认为应作“缴不若网,网不若无形之像”。 无形之像:即天地、江海这些“笼”、“网”。

⑫“使蟹”句:原注作“以艾灼蟹匡(蟹壳),内置穴中,乃热,走穷穴,适能禽(擒)一鼠也。蟾蜍……跳行舒迟,捕蚤亦不能悉得”。

⑬夏鲧:帝颛顼五代孙,夏禹的父亲。 三仞:王念孙认为应作“九仞”。古制天子城高九仞,公侯城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鲧造的应是天子城,所以诸侯背之。

⑭职:贡品。

⑮涂山:在今安徽怀远县淮水边。

⑯伊尹、造父:古时善御的人。俞樾认为伊尹应作“尹儒”。《吕氏春秋·博志篇》:“尹儒学御,三年,梦受秋驾于其师。”《道应》作“尹需”。

⑰寅:庄逵吉认为是“害”字之误。

【译文】

到长江里垂钓,一整天钓的鱼不能装满鱼篓。虽然有锋利的带倒钩的钓钩、细丝钓线、芳香的鱼饵,再加上詹何、娟嬛那样的钓技,还是不能同用网捕捞比赛得鱼多少。射手拉开乌号之弓,搭上棋地出产的利箭,再加上后羿、逢蒙那样的射技,来拦截疾飞的鸟儿,还是不能同用罗网捕鸟竞赛得鸟的多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使用的工具小啊。假如张开天穹作笼子,用江海作网罟,还会有什么逃走的鸟和鱼呢?所以说光箭不如带有丝绳的箭,带丝绳的箭不如罗网,而罗网又不如那无形的天地之笼、江海之网。抛开大道而用小技治理天下,这和用螃蟹捉老鼠、用癞蛤蟆捉跳蚤没有什么两样,不但不能禁止奸佞堵塞邪恶,反而会乱得更厉害。从前夏鲧修建九仞高城来防范,结果诸侯背叛,海外的人都产生狡诈之心。禹看到天下背叛作乱,就拆毁城墙,填平护城河,散发财物,烧毁甲杖器械,布施给人们恩德,因此四海臣服,四夷纳贡,禹在涂山大会诸侯,带着玉器丝帛朝会的诸侯成千上万。所以巧诈的心藏在胸中,

那么纯白的道就不纯粹了，精神专一的德就不完美了，连自己身边的人都不知心，还感化什么远方的人呢！所以皮制铠甲坚硬，兵器随着更加锋利，城墙一旦修起，攻城的冲车便应运而生，如同用开水浇进滚沸的水中，不但不能止住沸腾，反而使水沸腾得更厉害。因此鞭打咬人的狗，鞭打踢人的马，而想调教好它们，即使是尹儒、造父那样优秀的御手，也没法达到目的。假如心中不存贪欲和害人的邪念，那么就是饿虎也可以尾随，何况是狗马之类家畜呢？所以依靠道的人，安安逸逸而没有行不通的事；玩弄小技的人，辛辛苦苦却一事无成。

【原文】

7 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垂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离朱之明[①]，察箴末于百步之外，不能见渊中之鱼；师旷之聪[②]，合八风之调[③]，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④]；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⑤]。是故禹之决渎也[⑥]，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⑦]，因苗以为教。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兽蹠实而走[⑧]；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⑨]，金火相守而流；员者常转[⑩]，窾者主浮[⑪]：自然之势也。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妪伏[⑫]，毛者孕育，草木荣华[⑬]，鸟兽卵胎，莫见其为者，而功既成矣；秋风下霜，倒生挫伤[⑭]，鹰雕搏鸷[⑮]，昆虫蛰藏[⑯]，草木注根，鱼鳖凑渊，莫见其为者，灭而无形。木处榛巢[⑰]，水居窟穴；禽兽有芄[⑱]，人民有室；陆处宜牛马，舟行宜多

水；匈奴出秽裘[19]，于、越生葛絺[20]：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因所处以御寒暑，并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观之，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21]！九疑之南[22]，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23]，以像鳞虫；短绻不袴[24]，以便涉游；短袂攘卷[25]，以便刺舟：因之也。雁门之北[26]，狄不谷食[27]；贱长贵壮，俗尚气力；人不弛弓，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裸国[28]，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树者，失其阴阳之性[29]，则莫不枯槁。故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鸲鹆不过济[30]，貉渡汶而死[31]：形性不可易，势居不可移也。

【注释】

①离朱：黄帝时眼力特别好的人。

②师旷：晋平公时盲乐师。

③合：适应。指听得清，分辨得出。　八风：参见三・8・①。　调：乐调。

④宅：宅基地。代指家庭。

⑤均：平，治理好。不足均是说能力所及大于六合的范围。

⑥决：疏通。　渎：河道。古代称长江、黄河、淮河、济水为“四渎”。见《尔雅・释水》、《史记・封禅书》。

⑦神农：原注作“神农，少典之子炎帝也。农植嘉谷，神而化之，故号曰‘神农’也。”

⑧蹠（zhí 直）：践踏。　实：地。

⑨然：燃烧。这个意义后来用“燃”。

⑩员：圆形。这个意义后来用“圆”。

⑪窾（kuǎn 款）：空。

⑫妪（yù 育）伏：鸟孵卵。

⑬荣华：开花。　华：“花”的古字。

⑭倒生：指草木。草木根在下，末在上，就像头朝下，所以叫“倒生”。　挫伤：凋落。

⑮搏鸷：猛击。

⑯蛰（zhé 折）藏：昆虫伏藏。

⑰榛：王引之认为通“橧”，巢。这儿是筑（巢）的意思。

⑱艽：王念孙认为应作“艽”（qiú 求），野兽巢穴中的垫草。《广韵》：“艽，兽蓐也。”《修务》：“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

⑲秽：粗糙简陋。

⑳于、越：王念孙认为应作“干、越”，即吴和越。《庄子·刻意》：“夫有干、越之剑者。”《经典释文》引司马氏：“干，吴也。”《荀子·劝学》：“干、越、夷、貉之子。”杨倞注：“干、越犹言吴、越。”　葛绨（chī 痴）：夏布，细葛布。

㉑事：原注作“治也。”治理，含干预的意思。

㉒九疑：山名。又叫苍梧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疑又作“嶷”。

㉓被发：王引之认为应作“劗发”。劗即“剪”。　文身：在身上刻刺鱼龙等图形花纹。　文：“纹”的古字。

㉔短绻（quǎn 犬）：杨树达认为绻通“裈”，即犊鼻裈，俗叫“兜兜”。　裤：指骑裆有脚筒的长裤。这儿用作动词，穿裤。

㉕袂（mèi 妹）：袖子。　攘：揎，捋起袖子。

㉖雁门：古县名，在今山西西北部。

㉗狄：北狄，又称鲜卑。又作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　谷食：以谷类作食品。游牧民族以肉食为生，所以说不谷食。

㉘裸国：古代中国南方国名。其民裸身。

㉙阴阳之性：适应气候寒暑燥湿的特性。

㉚鸲（qú 渠）鹆（yù 浴）：鸟名，俗称八哥。

㉛貉（hé 河）：狗獾。　汶：水名，在山东。

【译文】

用严刑峻法、苛酷的诛罚治理国家，不是成就霸王大业的人应该做的事；没完没了地用椎子、鞭子鞭打坐骑，不是到达远方的办法。离朱的眼力，能在百步以外看清针尖儿，可是他看不见深渊中的鱼；师旷耳朵很灵，能辨别各种各样的乐调，可是他听不到十里以外的声响。所以单凭孤家寡人的一点能耐，不足以管好家务；依

循符合道的规律的术数，顺应天地的自然之势，那么整个天下也不够他治平。所以夏禹治水，采用疏通河道的办法，顺应水往低处流的趋势加以疏导，他的作法成为后世的表率；神农氏播种百谷，顺应禾苗生长的趋势来培育，他的作法成为后人的规范。浮萍在水面生根，树木在土中扎根；鸟扇动空气飞翔，兽在地上奔走；蛟龙生活在水里，虎豹生活在山林：这都是天生地设的本性。两根木头互相摩擦就燃烧起来，金属和烈火厮守就熔化成液态；圆形物经常转动，空心物容易飘浮：这都是自然之势。所以当春风吹拂，甘雨便降临，万物便生长起来，生羽翼的开始孵卵，长毛的开始怀胎，草木开花，鸟类孵卵，兽类胎生：并未发现春天在干什么，可是它的化育之功却悄悄地告成；秋风乍起，霜铺大地，草木便开始凋零，鹰雕猛击猎物，昆虫纷纷伏藏，草木忙着往根部储存营养，鱼鳖都凑集到深水之中：并未看到秋天在干什么，可是各种生物都因为它而不见了踪影。居住在树上的筑巢窠，居住在水中的靠洞窟；兽类卧草蓐，人类住房屋；在陆地行走适用牛马，在水中航行适宜水深；匈奴生产粗糙的皮衣，吴越生产透汗的夏布：各自获取急需的来防备燥湿，顺应所处的环境来抵御寒暑，万物都各得其所。由此看来，万物本来就按照自然规律生存发展着，圣人又何必去干预呢！九嶷山以南，在陆地上活动的事少，在水上活动的事多，因此那里的人民剪短发，在身上刻刺花纹，模仿鱼龙类动物的形象；只着围裙不穿长裤，以方便涉水游渡；着短袖衣或揎起袖子，以方便撑船：这是适应水上生活的特点。雁门以北地区，狄人不以谷类为主食；轻视老年人，看重青壮年，习俗崇尚气力；人们不放下弓箭，不解下带嚼子的马笼头：这是为了方便草原上的游牧生活。所以禹到南方的裸国去，脱掉衣服入境，出境以后再穿上衣裳：这是遵从当地的风俗。移植树木的人，如果不顾树木对寒暖的适应性，那么没有不让树木枯死的。所以橘树移到长江以北就蜕化成枳，鸲鹆不能过济水，狗獾过了汶水便会死去：它们的生活习性是不能改变的，生活环境是不

能转移的。

【原文】

8 是故达于道者反于清净，究于物者终于无为。以恬养性，以漠处神，则入于天门①。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皓白②，未始有与杂糅者也；所谓人者，偶𥇣智故③，曲巧伪诈，所以俯仰于世人而与俗交者也。故牛歧蹄而戴角④，马披髦而全足者，天也；络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与道游者也；随人者，与俗交者也。夫井鱼不可与语大，拘于隘也；夏虫不可与语寒，笃于时也⑤；曲士不可与语至道，拘于俗束于教也。故圣人不以人滑天⑥，不以欲乱情；不谋而当，不言而信，不虑而得，不为而成；精通于灵府⑦，与造化者为人⑧。

【注释】

①天门：天然的境界。

②质直：质朴正直，和邪曲不实相对。

③偶𥇣（chá 查）：通"隅差"，邪曲不正。参见八·11·②。又作"隅眥"（见十一·10·⑱）。又作"隅眦"，《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衣不务于隅肶（王念孙认为应作"眦"）之削。"　智故：巧诈之心。

④歧蹄：足分趾，趾上生蹄。下句"全足"是指整蹄。

⑤笃：专一。有局限的意思。

⑥滑：通"汩"，乱。本书滑当乱讲的用例极多。

⑦灵府：心。

⑧为人：为偶。　人：偶，伴侣。《俶真》："（真人）陶冶万物，与造化者为

人。”《齐俗》:“上与神明为友,下与造化为人。”《庄子·大宗师》:“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天运篇》:“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有时说成“与造化者俱”(本卷第4节)、“与造化者相雌雄”(《本经》)“为人”是古人口头常语,本指男女交合的事。《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荒侯市人不能为人,令其夫人与其弟乱(交配),生他广。”张守节正义:“言不能行人道。”“为人”的“人”即“人道”(性行为,又说成“人事”)的省略。有时单用“人”字。《晋略·废帝纪》:“帝素谨无过,(桓温)乃诬以痿(阳痿)不能人,嬖人乱后宫,美人所生子皆非帝子。”“人”当“偶”讲或由此而来。

【译文】

所以通达道的人,返回到清净的天性;深究事物规律的人,归依到顺应天然。用恬静作标准修身养性,用淡漠为尺度修炼精神,就能进入天然的境界了。所谓“天然”,是指纯粹朴素,质直洁白,不曾有杂质混杂;所谓“人为”,是指邪曲不正、巧诈虚伪,用这种态度来曲意逢迎、随波逐流,与世俗周旋。牛蹄分趾,头上长角,马蹄完整,颈上生鬃毛,这便是天然;络住马的嘴,穿上牛的鼻,这就是人为。遵循天然,就是要和道在一块儿;随顺人为,就是与世俗打交道。那井中的小鱼,没法同它谈论大海,是因为它受狭隘环境的局限;生活在夏季的虫,没法同它谈论寒冷,是因为它受季节的限制;孤陋寡闻的乡下书生,没法同他谈论大道,是因为他受着世俗和教养的束缚。所以圣人不拿人为的事去扰乱天然,不因为欲念而惑乱本性;不用谋划就能办得恰如其分,不必信誓旦旦就能显出诚实可信,不加思虑就能得心应手,不抬脚动手就能大功告成;他的精气畅通于心室,和大道相伴相亲。

【原文】

9 夫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是

故好事者未尝不中[①]，争利者未尝不穷也。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②]，与高辛争为帝[③]，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越王翳逃山穴[④]，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由此观之，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土处下，不争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争先，故疾而不迟。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墝埆[⑤]，以封壤肥饶相让[⑥]；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⑦]，以曲隈深潭相予[⑧]。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⑨]，执玄德于心[⑩]，而化驰若神[⑪]。使舜无其志，虽口辩而户说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⑫]，朝羽民[⑬]，徙裸国[⑭]，纳肃慎[⑮]，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⑯]？法度刑罚何足以致之也？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⑰]。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独知守其门[⑱]。故穷无穷，极无极；照物而不眩，响应而不乏[⑲]。此之谓天解[⑳]。

【注释】

①好事：原注作“好为情欲之事。”　中：原注作“伤也”。

②“昔共”三句：原注作“共工，以水行霸于伏羲、神农间者也，非尧时共工也。不周山，昆仑西北。”《韩非子·五蠹》记有舜帝时发生过“共工之战”，这儿说的“尧时共工”当指此共工。关于伏羲、神农时的共工，参见三·1·⑬。

③高辛：原注作“帝喾有天下之号也。喾，黄帝之曾孙。”

④越王翳：原注作“翳，越太子也。贤，不欲为王，逃于山穴之中，越人以火

熏出而立之。故曰遂不得已。”“已，止也。”此事又见《庄子》、《吕氏春秋》，“山穴”作“丹穴”，或作“巫山之穴”。

⑤“昔舜”二句：历山：在山东济南历城县南边。舜所耕山名相传有多处。期(jī 基)：满一年。 垸(qiāo 敲)埆(què 确)：土地贫脊。埆同“确”。

⑥封壤：王念孙认为应作“封畔”，界域，所有的土地。

⑦湍(tuān 团阴平)濑(lài 赖)：水流浅急处，这种水域少鱼，特别是大鱼。

⑧曲隈(wēi 偎)：水湾。水湾处水深而缓，多大鱼。

⑨指麾：即指挥，指手挥臂，等于说“指手划脚”。 麾(huī 挥)：古代指挥用的旗子，引申出指挥意。这儿的“指麾”可看成词组，用具体义。

⑩玄德：道家哲学概念，指自然无为的素质。《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本卷“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和《老子》文语意同。

⑪化驰：感化得很快。

⑫三苗：原注作“尧时所放浑敦、穷奇、叨饕(同“餮”)之等。”三苗本在江淮、荆州一带，后作乱，被迁到西部的三危。

⑬羽民：原注作“南方羽国之民。”参见四·16·⑬。

⑭徙：改变风俗。 裸国：见本卷7·㉘。

⑮肃慎：原注作“肃慎在北方，远也。”参见四·16·④。

⑯“其唯”句：原注作“惟神化为能然也。” 其：表示揣测、委婉的语气。心：玄德之心，自然无为的信念。上文“无其志”的“志”字，也是这个意思。

⑰相然：相宜。原注作“然，犹宜也。”

⑱“万物”四句：“有所生、有所出”，指直接生成具体物类的母体，是有形生有形。 根、门，根本、关键，指产生万物的总根源道，是无形生有形。参见二·10·⑪。

⑲“照物”二句：眩：惑乱。 乏：困乏。

⑳天解：原注作“天之解故也，言能明天意也。”天解就是“解天”。故通“诂”，解故是理解得很明白的意思。

5～9节主要讲“无为”思想的基本内容：顺应自然之势而为。

【译文】

善于游泳的人容易淹死，善于骑马的人常常落马摔伤，他们各

自因为自己的爱好特长反而造成祸殃。因此放纵情欲的人没有不伤损身体的，争利的人没有不走上绝路的。从前共工力大无比，他一怒之下头撞不周山，折断了擎天柱和系地绳，使大地向东南方倾斜下去，起因是同高辛氏争夺帝位，结局是化成异物潜藏到深渊中，他的宗族灭尽，没有了后继人。越王翳做太子时，不肯继承王位，逃避到山洞里，越国人将他熏出来，终于被迫为王。由此看来，有所得取决于时势，而不取决于争夺；治好天下取决于合道，而不取决于圣明。土在低处，不争着到高处，所以安稳没有崩塌的危险；水朝下流不争先恐后，所以流得疾速永不停留。从前舜在历山亲自耕种，满一年，那里的种田人都争着去耕种贫脊的土地，而把自己原有的肥饶土地让给他人；舜在河边垂钓，满一年，那里的渔民抢着水浅流急的地方去捕鱼，而把河湾、深潭让给别人。那时，舜既不喋喋不休地说教，也不指手划脚地干预，他只是坚持着自然无为的信念，而教化人民无比神速。假如舜帝没有这种坚定的信念，即使他能言善辩，挨家挨户地劝说，也不能感化一个人。因此，不言说的道，才是浩大无边啊！舜帝能够治理三苗之乱，使羽国百姓都来朝服，改变裸国的陋习，接纳肃慎人，不曾发号施令便能移风易俗，大约他只是凭着那自然无为的信念行事吧！靠法度刑罚，哪能收到这样的功效呢？所以圣人只注重修养内在的本性，而不修饰外表的末节，保守自己的精神，息灭机诈的邪心，静静地依照自然规律办事，因而没有什么事办不成，安逸地不去治理什么而没有什么治理不好。所谓依照自然规律办事，是说不超越事物的进程人为地去做；所谓没有什么事办不成，是说顺应了事物本身的发展变化。所谓不去治理，是说不改变事物的自然属性；所谓没有什么治理不好，是说顺应了事物适宜的条件。万事万物都有其产生和出现的各种具体因素，圣人只管牢牢抓住各种因素中最根本、最关键的东西。所以圣人能够穷究无穷无尽的事物，照临事物而不会眩惑，应和随顺而不会困乏。这就叫透彻理解了“天然”的含义。

【原文】

10 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强[①]，心虚而应当[②]。所谓志弱而事强者，柔毳安静[③]，藏于不敢，行于不能，恬然无虑，动不失时，与万物回周旋转，不为先唱，感而应之。是故贵者必以贱为号[④]，而高者必以下为基；托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刚，用弱而强；转化推移，得一之道[⑤]，而以少正多[⑥]。所谓其事强者，遭变应卒[⑦]，排患扞难[⑧]，力无不胜，敌无不凌[⑨]；应化揆时[⑩]，莫能害之。是故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⑪]。强胜不若己者，至于若己者而同[⑫]；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革固则裂，齿坚于舌而先之敝。是故柔弱者，生之干也[⑬]，而坚强者，死之徒也[⑭]；先唱者，穷之路也，后动者，达之原也[⑮]。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寿七十岁，然而趋舍指凑[⑯]，日以月悔也，以至于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⑰]。何者？先者难为知，而后者易为攻也[⑱]；先者上高，则后者攀之；先者逾下，则后者蹶之[⑲]；先者聩陷，则后者以谋；先者败绩，则后者违之。由此观之，先者则后者之弓矢质的也[⑳]，犹镎之与刃[㉑]，刃犯难而镎无患者，何也？以其托于后位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见也，而贤知者弗能避也[㉒]。所谓后者，非谓其底滞而不发[㉓]，凝结而不流[㉔]，贵其周于数而合于时也[㉕]。夫执道理以耦变[㉖]，先亦制后，后亦制先。是何则？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时之反侧[㉗]，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逮[㉘]。夫日回而月周，时不与人游，

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禹之趋时也，履遗而弗取，冠挂而弗顾，非争其先也，而争其得时也。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㉙，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舒安以定，攻大礦坚㉚，莫能与之争。

【注释】

①强：原注作“无不胜也。”

②当：原注作“合也。”

③毳（cuì 粹）：通“脆”。脆者易毁。

④“是故”句：原注作“贵者，谓公、王、侯、伯。称‘孤、寡、不谷’，故曰以贱为号。”

⑤一：即“道”。“一之道”等于说“一这个道”或“特点是‘一’的道”。下文有“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道是独一无二的，又是混一的。

⑥而：原注作“能也。”庄逵吉说：“古能字为耐，耐与而通，故训而为能。”上古而、能、耐三个字都是“泥”母（读 n）“之”韵字，音同，所以三个字常通用。

⑦卒：通“猝”。

⑧扞：同“捍”，抵御。

⑨凌：凌驾，胜过。

⑩揆（kuí 葵）：测度（duó 夺）。

⑪乡：通“向”，方向，趋势。

⑫同：势均力敌，不分胜负。

⑬干：主干。

⑭徒：类，同类。　死之徒：等于说“死的同义语”。这只是作者的一种观点。

⑮原：来源。

⑯指凑：原注作“指，所之也。凑，所合也。指凑，犹言行止也。”

⑰蘧伯玉：原注作“卫大夫蘧瑗也。”本书多次说及这个贤人。参见九·4。

⑱攻：通“功”，成功。

⑲蹶：王念孙认为应作“蹑”，踩踏。

⑳质的：箭靶。

㉑镎(duì 对)：古代矛戟柄末上的金属箍。字又作“镦”。

㉒“而贤”句：王念孙认为这句应补“有所屏蔽”在“避”字后。是说贤智的人受到蒙蔽，见利忘理。

㉓底：止。《尔雅》：“底，止也。”

㉔结：王念孙认为应作“竭”，通“遏”。

㉕周：合。

㉖耦：合。

㉘反侧：翻身，引申为瞬间。

㉘逮：及。

㉙雌：柔弱。

㉚礳：同“磨”，动词。

这一节作者强调的“居后”，主要指静待有利时机而动，“不争先”指不因利欲熏心而不顾客观条件去做违反自然的事，不是宣扬自甘落后，无所事事，应从积极方面理解。

【译文】

所以得道的人意念柔顺而办事稳操胜券，心胸虚阔而行动得心应手。所谓“志弱而事强”，是说他柔弱安静，把自己隐藏在不敢作为之中，行动上似乎无能为力，平平静静地无思无虑，行为不失时宜，顺随万物的运动变化，不首先倡导，事物运动起来才去应和。因此高贵的王、公、侯、伯们总是用孤、寡、不谷这类谦卑的字眼来称呼自己，高大的建筑物总是以低处为基础；寄托在小处而能包容广大，处在中间而能控制四面八方；行动处事看似柔弱而实际上刚强；随着事物的转化而转移，掌握了“一”这个道，所以能以少制多。所谓“事强”，是说在遭遇变故、应付突然事件、排除祸患、抵御灾难的时候，没有什么力量不能战胜，没有什么对手不能制驭，能适应变化，揆度时势，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因此，想要刚强有力量，必须用柔弱来防守。积聚柔弱就会刚强，观察积聚柔弱的状况，便可

以预见福祸的趋向。用强力胜过力量不如自己的人，遇到和自己力量一样的，就势均力敌不能取胜；用柔术胜过力量大于自己的人，他这种“柔力”才无法计量。所以强军如果一味逞强就会覆灭，木材坚硬容易断折，皮革坚固容易开裂，牙齿虽然比舌头坚实，却比舌头先坏落。所以说柔弱是生命的支柱，而“坚强”是“死亡”的同义语；首先倡导，是穷途末路，后继才是通达的源泉。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大凡人中等寿命是七十岁，可是人们对自己的行为举止、所作所为，天天都在后悔，直到生命终结都是这样。卫国贤人蘧伯玉活了五十岁，他觉得前四十九年都做得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先行的人难运用自己的智慧，后继者容易成功：先行的人爬上了高处，后来的人便可以沿熟路攀登上去；先行的人越过低处，后来的人便可以踏着先行者的足迹前进；先行的人跌跤失足，后来的人便可以考虑避开障碍陷坑；先行的人大败，后来的人便可以不再蹈覆辙。由此看来，先行者就是后来者射箭的靶的，如同那矛戟的柄套和锋刃，锋刃受损而柄套安然无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柄套处在后面的位置。这些现象和道理，连世俗庸人都众所周知，可是那些所谓贤明聪慧的人不能避免争先恐后，这是因为利欲迷住了他们的心窍。这里说的提倡居后，并不是指完全停滞不动，凝固不流，而是看重居后者的言行切合道术，适应时宜。如果能够掌握道术理数来随顺事物的变化，那么先行者可以制驭后来者，后来者也可以制驭先行者。这话怎么说呢？因为这样的人掌握了制驭人的法宝，所以别人无论居先居后都没法制驭他。时间瞬息流逝，短暂得不容呼吸一次，你如果争先便越过它太远，如果居后又难以赶上。日月不停地运转，时间不停地走它自己的路，并不和人打交道。所以圣人不贵重一尺长的璧玉，而重视一寸光阴，因为时机难得而易失。夏禹为了追赶时间的脚步，鞋跑掉了顾不上拾取，头巾挂落了也不顾，他并不是和谁争什么先后，只是力争把握时机罢了。所以圣人固守着清纯之道和柔弱之节，因循应变，常常处后而不争先，柔弱恬静，安

祥镇定，所以能攻破大敌难关，没有人能同他抗争。

【原文】

11 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极，深不可测；修极于无穷，远沦于无涯；息耗减益，通于不訾①；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无好憎②，泽及蚑蛲而不求报③；富赡天下而不既④，德施百姓而不费；行而不可得穷极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击之无创，刺之不伤，斩之不断，焚之不然⑤；淖溺流遁，错缪相纷而不可靡散⑥；利贯金石，强济天下；动溶无形之域⑦，而翱翔忽区之上⑧，遭回川谷之间⑨，而滔腾大荒之野⑩；有余不足，与天地取与，授万物而无所前后。是故无所私而无所公，靡滥振荡⑪，与天地鸿洞⑫；无所左而无所右，蟠委错紾⑬，与万物始终。是谓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于天下者，以其淖溺润滑也⑭。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⑮

【注释】

①訾：通"赀(zī)"，计量。

②无好憎：王引之认为应作"无私好"。言水之利物，非有所私好也。

③蚑(qí 其)蛲(náo 挠)：小虫。

④赡：足。　既：尽。

⑤然：燃。

⑥"淖溺"二句：淖溺：消融。　靡散：散灭。　错缪(móu 谋)：错杂。　缪：缠绕。

⑦动溶：摇动。又作"动揢"、"动容"等。

⑧忽区：原注作"忽恍之区上也。"王引之认为应作"忽芒"，即"忽荒"，无形的样子。芒、荒古音相同，可通用。

⑨遭(zhā 沾)回：徘徊。

⑩滔腾：激荡腾涌。

⑪靡滥：泛滥。　靡：漫散。

⑫鸿洞(tóng 同)：弥漫无边际。又作"澒洞"、"洪洞"、"涤洞"等。这儿含混一不分的意思。

⑬蟠委错紾(zhěn 诊)：盘曲弯转，错杂。　紾：转。

⑭淖溺：这儿是柔软的意思。

⑮所引老聃言见《老子》四十三章，和传世本文字略异。　驰骋：横冲直撞，这儿指控制、战胜。

这一节描绘的"水"，实际上是道性的化身，主要强调了"柔而能刚"、"弱而能强"，浩大无比，无所不能等特点。有些描写不必太看实。

【译文】

天下的万物，没有比水更柔弱的。可是，水却大到没有尽头，深到没法测量；长的达到无穷无尽的地方，远的流入无边无际之中；它的生长消耗、减损增益，没法计量；它蒸发上天化成雨露，降落大地成为甘霖；万物得不到它不能生存，百事离开了它难以办成；它敞开阔大的胸怀拥抱着众生。不是出自偏爱私心，恩泽遍及小虫，不求报偿；它使天下富足自己不曾耗尽，恩德施给百姓自身并不耗损；它的行踪不定没办法查清，微细轻柔难以把握在手中；砍杀它不现伤痕，刺击它不留迹印，斩它它不断，烧它它不燃；它消融流淌，错杂纷绕，不会消散；它的锋利能穿透金石，它强而有力能浮载舟船在天下航行；它摇动在无形的疆域，翱翔在迷濛渺茫之境，徘徊在山川峡谷中，激荡腾涌在荒漠的原野上；它有时多有时少，全

由天地决定，施给万物恩泽不分先后远近。所以它没有什么私念，也说不上有公心，泛滥着，振荡着，和苍天大地混同相通；它没有左，也没有右，盘绕着，错杂着，和万物共始同终。水的这一切特性，便是最高的德的特征。水之所以在天下获得最高的德性，全由于它生性柔软而滑润。所以老聃说："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够驾驭天下最刚强的东西，这最柔弱的，虽然虚无，却能进入无缝隙的有形物。我由此懂得了无为的益处。"

【原文】

12 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①。其子为光，其孙为水，皆生于无形乎②？夫光可见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毁③，故有像之类，莫尊于水④。出生入死，自无蹠有，自有蹠无，而以衰贱矣⑤。是故清静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虚无恬愉者，万物之用也。肃然应感，殷然反本⑥，则沦于无形矣。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⑦，块然独处⑧；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员不中规⑨，方不中矩；大浑而为一，叶累而无根⑩；怀囊天地，为道关门⑪；穆忞隐闵⑫，纯德独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循之不得其身。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天下为之圈⑬，则名实同居⑭。音之数不过五，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和不过五，而五味之化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故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⑮；色者，白立而五色成

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16]，际天地。其全也，纯兮若朴；其散也，混兮若浊。浊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渊[17]，泛兮其若浮云；若无而有，若亡而存。万物之总，皆阅一孔[18]；百事之根，皆出一门。其动无形，变化若神；其行无迹，常后而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聪明，灭其文章[19]，依道废智，与民同出于公。约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诱慕，除其嗜欲，损其思虑[20]。约其所守则察，寡其所求则得。夫任耳目以听视者，劳形而不明；以知虑为治者，苦心而无功。是故圣人一度循轨，不变其宜，不易其常，放准循绳[21]，曲因其当[22]。

【注释】

①“夫无”四句：原注作“无形生有形，故为物大祖也。无音生有音，故为声大宗。祖、宗，皆本也。” 大：太。

②“其子”三句：原注作“光无形，道所贵也，观之，故子为光也。水形而不可毁，差之，故孙为水也。”按：注中的“观(觀)疑是“亲(親)的误字。“水形”即“水有形”。原注的意思是说，从有形无形这个角度说，光更接近于“道”无形的特征，而水则次于光，拿血缘关系作喻，所以称光为“道”之“子”，而称水为“道”之“孙”。这几句为下文作铺垫：水之有可触摸之形不如光的无形体更接近道，但是从水的其他本质特征(见前一节)来看，水又比光更像道。所以下文说“故有像之类莫尊于水”。“子”、“孙”只是比喻关系远近，不能由此推出水是光之子，光是水之父。这儿是运用修辞，不是讲科学知识。

③循：通“揗”，抚摸。《说文》训揗为“摩”。本书用“循”的抚摸义的例子很多。

④有像：有形。　尊：尊贵。　于：比。　上一节说水具备了“至德”。

⑤“出生”四句：原注作“出生，出生道，谓去清净也。入死，入死道，谓匿情欲也。自无形适有形，离其本也。自有形适无形，不能复得，道家所弃，故曰而以衰贱也。”这几句话的主语当是除水以外的“有像之类”，说明为什么它们

“莫尊于水”。所谓“出生道”是说由道赋予了有形的生命。“去清净”是说一有了有形的生命便离开了清静的本性。“入死道”是说有形的万物都有衰灭的时候。“匿情欲”即死后没有了物欲。“不能复得”指形体不再存在于世。又，原文“自无蹠(至)有，自有蹠无”是对“出生入死”的具体解说。这几句大意是说万物(水除外)都有生有死；死后虽然化成“无形”，但已不复存在，同“道”的“无形而实有”是不同的，“道”是无生无死的，只有水在这点上切近于道，所以道家贱视一切“有像之类”，而独尊贵水，也就是贵道。作者把水看成最肖于道这个“祖宗”的好“孙子”，所以在上一节将水描绘得那么神妙！

⑥殷然：毅然，严正坚定。

⑦卓然：特异不凡。

⑧块然：孤独地。

⑨员：圆。

⑩“大浑”二句：刘文典本断句成“大浑而为一叶，累而无根”。现依杨树达说改。杨氏说浑通“捆”，《说文·手部》：“捆，同也。”叶累即积累，同义连用。《广雅·释诂》：“叶，聚也。”　叶和“压”、“抑”、“掩”音义相通，所以有聚积义。今方俗语将聚扰塞紧散开的被子等叫“ye”，就是这个词，“叶”记音而已，和字义无关。

⑪关门：关键、要害。关、门同义。

⑫穆忞(mín 民)隐闵：原注作“皆无形之类。”　忞：不明的样子。

⑬“天下”句：杨树达认为同上文“张天下以为笼”的意思相同。　圈：养牲畜的圈栏。

⑭同居：即相合。

⑮亭：定。

⑯解：原注作“读‘解故(诂)之‘解’。”解说，含义。

⑰澹：平静。

⑱阅：历，经由。　一孔：“一”这个孔道。一指“道”。孔相当上文的“门”。

⑲文章：色彩花纹。又指礼法制度。

⑳损：王念孙认为应作“捐”。去掉，除弃。

㉑放：仿效，依从。

㉒曲因：千方百计地随顺。

以上10～12节，主要讲“无为”的重要内容：以柔克刚，常后不先，适应时

宜。

【译文】

无形，是万物的始祖；无音，是声音的先宗。无形的儿子是光，孙子是水。光和水都由无形化育而成吧！那光看得见，抓不住；水摸得着，毁不掉。所以在有形的物类中，没有比水更尊贵的了。水以外的各种有形物，都有产生到衰灭的生命过程，也就是从无形到有形，又从有形到消失，由于终究要衰亡而被贱视，不像水那样无穷无尽。因此清静是德的最高境界，柔弱是道的要领。能够达到虚无恬静的精神境域，万物就被你所用了。对外界事物肃然感应，毅然返本，就进入了无形。所谓无形，就是达到了混一状态。所谓混一，就是在天下独一无二。它卓异不凡昂然挺立，孤独地生存于天地；它向上通达九天，向下横贯九野；圆圆的但不能用规来度量，方方的但不能用矩来测度；它浩大混然为一个整体，积聚成整体没有根底；它怀裹天地，是道的关键门户；它模模糊糊，混混沌沌，只有纯粹的德性独存；它布施恩德但自身不会穷尽，使用它永远用不完。因此看不见它的形状，听不到它的声响，摸不到它的身子。有无形才产生出有形，有无声才有五音响鸣，有无味才显出五味，有无色才形成五色。所以说有形来自无形，实体出自虚空，把天下当成圈栏，名和实便同居一处了。音阶的数目不超出宫、商、角、徵、羽，但是用五音调配产生的变音多得听不尽；味道不超出甜、酸、咸、辣、苦，但是用五味调配产生的美味尝不尽；色彩不超过青、赤、白、黑、黄，但是调和五色产生的颜色看不尽。所以就音调来说，宫调确定起来五音便形成了；就味道来说，甜味确定下来五味便定出来了；就色彩来说，白色确定以后五色便分明了；而对大道来说，“一”确立了万物就产生了。因此“一”的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一”的宗旨要义通行天地没有阻碍。它完整时，纯粹得像未经雕削的朴木；它扩散开时，混沌得像一团污泥。它由浑浊慢慢地变清，由

空虚逐渐充实；它宁静时如同莫测的深潭，浮泛起来又像飘荡的轻云；它似有似无，似亡似存。万物没有例外，都来自“一”这个孔穴；百事的根由，都出自“一”这道门户。它活动时不现形体，变化神奇；它行事不留痕迹，常常置身在后，却又因此而领先。因此道德修养最高的人治理天下，闭目塞听，灭掉纹彩，依循道而废弃智慧，对人民一律出于公正之心。他简化自己的职守，减少自身的需求，排除贪慕荣华富贵的欲念，去掉个人的嗜好，抛开一己的思虑。简化自己的职守，办事明察不繁；减少自身的需求，就容易满足。用耳目视听，劳累身形又不明智；凭智虑理事，劳损心神而无功效。因此圣人专心一意地遵循法度正轨，不改变适合时宜的常规，依循法则准绳，尽力顺应事物的情理。

【原文】

13 夫喜怒者，道之邪也；忧悲者[①]，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过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薄气发喑[②]，惊怖为狂；忧悲多恚，病乃成积；好憎繁多，祸乃相随。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通而不变，静之至也；嗜欲不载，虚之至也；无所好憎，平之至也；不与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则通于神明。通于神明者，得其内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收之[③]。中之得，则五藏宁[④]，思虑平，筋力劲强，耳目聪明；疏达而不悖，坚强而不鞼[⑤]，无所大过而无所不逮；处小而不逼，处大而不窕[⑥]；其魂不躁，其神不娆[⑦]；湫漻寂寞[⑧]，为天下枭[⑨]。

【注释】

①忧悲：俞樾认为应作“忧乐”。

②薄：迫，急迫。　喑(yīn 音)：哑。

③收：王念孙认为应作“牧”，养。

④藏：内脏。这个意义后来用“脏”。本书“内脏”义多用古字“藏”。

⑤䵚(guì 贵)：折。

⑥窕(tiǎo 跳上声)：空隙；空旷。本书常说不留空隙为“不窕”，形容“道”及得道者精神的浩大。

⑦娆(rǎn 扰)：烦扰。

⑧湫(qiū 秋)漻(liáo 辽)：清静。

⑨枭：枭雄，智勇杰出的人物。

【译文】

喜怒无常，是偏离道的纯正；忧乐反复，是丧失德的恬静；爱好憎恶，是违背心的专一；嗜好欲念，是天性的累赘。人大发脾气就破坏阴气，高兴过度就挫伤阳气；气息急迫导致喑哑，惊惧恐怖使人发狂；忧乐反复多生怨恨，疾病于是积成；好憎太多，灾祸便紧跟。所以心里没有忧乐，是德的最高意境；通达又不多变，是静的最高意境；没有嗜好欲念，是虚的最高意境；没有爱憎，是平和的最高意境；精神不因外物而散乱，是纯粹的最高意境。能做到以上五点，就和神明相通。通达神明的人，是获得内在修养的人。因此用心性制驭外形，百事不废败；心性修养成功，就能保养外形。心性修养成功，五脏便安宁，思绪便平和，筋力便强劲，耳目便聪明；通达而不悖乱，坚强而不折断；没有什么太过头的，也没有什么不及的，干啥都恰如其分；处在窄处不觉着逼得慌，处在宽处不感到空荡荡；魂灵不急躁，精神不烦扰；清静寂寞，成为天下英豪。

【原文】

14 大道坦坦，去身不远；求之近者，往而复反。迫则能应，感则能动[①]；物穆无穷[②]，变无形像；优游委纵[③]，如响之与景；登高临下，无失所秉；履危行险，无忘玄伏[④]。能存之此，其德不亏；万物纷糅[⑤]，与之转化；以听天下，若背风而驰。是谓至德。至德则乐矣。古之人有居岩穴而神不遗者，末世有势为万乘而日忧悲者。由此观之，圣亡乎治人[⑥]，而在于得道；乐亡乎富贵，而在于德和[⑦]。知大己而小天下，则几于道矣[⑧]。所谓乐者，岂必处京台、章华[⑨]，游云梦、沙丘[⑩]，耳听《九韶》、《六莹》[⑪]，口味煎熬芬芳，驰骋夷道，钓射鹔鷞之谓乐乎[⑫]？吾所谓乐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与阴俱闭，与阳俱开。故子夏心战而臞[⑬]，得道而肥。圣人不以身役物[⑭]，不以欲滑和。是故其为欢不欣欣，其为悲不惙惙[⑮]。万方百变，消摇而无所定[⑯]，吾独慷慨[⑰]，遗物而与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乔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适情；无以自得也，虽以天下为家，万民为臣妾，不足以养生也。能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矣[⑲]！

【注释】

①“迫则”二句：王念孙认为应作“感则能应，迫则能动”。《精神》：“感而应，迫而动。”《庄子·刻意》：“感而后应，迫而后动。”

②物穆：深邃的样子。又作“沕穆”、“昒穆”，是联绵词。物、沕、昒，古字通。

③优游：悠闲自得。 委纵：委曲柔顺。

④玄伏：即伏玄。 伏：守护。 玄：道。原注作“玄伏，道也。”

⑤纷糅：杂乱。

⑥亡：通“无”。

⑦德：通“得”。

⑧几：接近。

⑨京台、章华：楚国的两大台观。

⑩云梦：楚地的云梦泽。　沙丘：纣王的台名。

⑪《九韶》：舜时乐曲名。　《六莹》：颛顼时乐曲名。

⑫鹔(sù 肃)鷞(shuāng 双)：水鸟名。长颈绿身，其形似雁。鷞又作“鹴”。

⑬“故子”二句：原注作“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也。入学见先王之道而说之，又出见富贵之乐而欲之，二者交争，故战而臞也。先王之道胜，无所复思，故肥也。”事见《韩非子·喻老篇》。七·17也记有此事。　得道：王念孙认为应作“道胜”。　臞(qū 渠)：消瘦。

⑭役物：役于物，被物役使。

⑮惙惙(chuò 辍)：忧愁，心神不定。

⑯消摇：同“逍遥”。

⑰慷慨：意气风发，心胸开阔。

⑱至极乐：王念孙认为应作“至乐极”。原注作“至乐，至德之乐。极，亦至也。”

【译文】

大道又平又直，离你自身不远；在自己身边寻找，打个转就能得到。得道的人，有感触就有反应，有压迫便有动静；他幽深无穷，变化没有形迹；悠闲自得，委曲顺从，就像回声应和，又像物影随形；他登高临下，不失去秉持的道，逢危历险，不忘记道守在身边。能够保存大道，他的德不会亏损；面对纷繁复杂的万物，他能周旋应变；凭着道处理政事，如同背朝着风奔跑一样快速轻松。这便是最高的德性。具备了最高的德性，快乐自然产生。古人有的住在岩洞里，但是精神饱满；近世有人身居天子高位，却天天悲伤。由此看来，圣明不在于治理人事，而在于得道；快乐不在于富贵，而在于得和。懂得看重自己而渺视权位，那就接近道了。所谓快乐，难道一定是住在京台、章华，游遨在云梦、沙丘，耳听《九韶》、《六莹》古乐，

口尝美味佳肴，驰骋在平坦大道上，射猎奇禽异鸟那种快乐吗？我说的快乐，指的是人能够获取他应得的东西。能获取应得的东西的人，不以奢华为快乐，不以清廉为凄苦；身处阴暗的逆境，他能适应环境退避忍让，身处艳阳高照的顺境，他能顺应环境施展才智大干一场。所以子夏脑海里“喜欢道”还是“贪富贵”两种念头争斗时，他就瘦削不堪，而当“喜欢道”的想法占了上风时，他又肥胖起来。圣人不让身形受外物的役使，不因贪欲而扰乱中和的天性。因此他高兴时不洋洋自得，忘乎所以，悲哀时也不愁云满面，六神无主。万事万物变化莫测没个定准，我只管心胸坦荡，不予理睬，和道同出同进！因此，能够自得天性，即使住在深山老林之中，栖身在空寂的岩洞里，也足够适合自己的情趣；如果不能自得天性，即使君临天下，万民都作自己的臣属妻妾，也不足以保养生命。能够达到“无乐”境界的人，就没有什么不快乐；没有什么不快乐，那么最大的快乐就来临了！

【原文】

15 夫建钟鼓，列管弦，席旃茵[①]，傅旄象[②]，耳听朝歌北鄙靡靡之乐[③]，齐靡曼之色[④]，陈酒行觞[⑤]，夜以继日，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此其为乐也，炎炎赫赫[⑥]，怵然若有所诱慕[⑦]。解车休马，罢酒彻乐[⑧]，而心忽然若有所丧，怅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则[⑨]？不以内乐外，而以外乐内，乐作而喜，曲终而悲，悲喜转而相生，精神乱营[⑩]，不得须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伤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内不得于中，禀授于外而以自饰也，不浸于肌肤，不浃于骨髓[⑪]，不留于心志，不滞于五藏[⑫]。故从外入者，无主于中，

不止；从中出者，无应于外，不行。故听善言便计，虽愚者知说之[13]；称至德高行，虽不肖者知慕之。说之者众而用之者鲜[14]，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诸性也。夫内不开于中而强学问者，不入于耳而不著于心[15]，此何以异于聋者之歌也？效人为之而无以自乐也，声出于口则越而散矣。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驰骋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门户者也[16]。是故不得于心而有经天下之气，是犹无耳而欲调钟鼓，无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胜其任矣。

【注释】

①席：以为席，用作动词。　旃（zhān 沾）茵：垫席。　旃：通“毡”。

②傅：用。　旄：用旄牛尾装饰的旗子。　象：象牙。

③朝歌：地名。殷纣王的都城。　鄙：郊外。　靡靡之乐：颓废淫荡的音乐。原注作“纣使师涓作鄙邑靡靡之乐也，故师延为晋平公歌之，师旷知之，曰：‘亡国之音也。’”注文中的“师涓”和“师延”应互换，延是纣王乐师，涓是晋时乐师。参见二十·22·⑤。

④齐：陈列。　靡曼：美色。

⑤觞（shāng 伤）：古代饮酒器。

⑥炎炎赫赫：气势炽盛的样子。

⑦怵（xù 序）：通“訹”，利诱。　怵然：被诱惑的样子。

⑧彻：通“撤”，撤去。

⑨则：通“者”。

⑩营：惑乱。

⑪浃：液体浸透。

⑫藏：内脏。

⑬说：悦。

⑭鲜（xiǎn 显）：少。

⑮"不入"句：俞樾认为第一个"不"是衍文。　著：着，落到。

⑯支：肢。

【译文】

架起编钟组鼓，摆开管弦乐队，铺上地毯坐垫，陈列旄牛尾和象牙装饰的仪仗，听着朝歌郊野的迷人乐曲，瞧着美艳多姿的舞女，品着香甜的美酒，通宵达旦地宴饮取乐；或者挽强弓硬弩，搭上带丝绳的利箭，射杀高飞的鸟儿，驱赶猎犬追捕东躲西藏的兔子：这样寻欢作乐，真叫气势炽烈显赫，引人忘乎所以，似醉如痴。等到御去车马，停酒撤乐，心中便恍恍忽忽，怅然若有所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以内心的欢乐之情去感受外界的欢乐，而是借助外界的欢乐来激发内心的欢乐，因而乐曲奏响时就欢喜，乐曲一终止便生悲情，悲喜转化不定，精神给扰乱，不能有片刻平静。考察一下所以然，在于不懂得快乐的实情，因而一天天地伤害心性，失去了应该得到的平和天性。因此，在身内不能使心性有所归向，只是从外界接受刺激来修饰自己，这种外界刺激不可能浸入肌肤，渗透骨髓，存留心间，停滞在五脏。所以从外界感受到的快乐不能在心中占主导地位，不会留下不散去；而从内心产生的欢乐，不受外物的触动而变化，不会散失。所以听到良言妙计，就是蠢人也晓得喜悦；谈论高尚的德行，就是不贤的人也知道仰慕。可是喜欢良言妙计的多，真正采纳的少；仰慕崇高品德的多，真正仿照实行的少。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些人不能返归天性。那种不是从内心产生学习求教愿望，而勉强去学习讨教的人，人家的指教从他左耳进入又从右耳散去，不留在心里，这和聋子唱歌有什么不同呢？聋子唱歌，只是模仿人家的口形发声，是没法子自得其乐的，歌声一出口便很快散失了。心脏，是五脏的主宰，它控制着四肢的动作，使血脉流动，还能帮助人辨明是非，弄清各种事物的根由。因此，如果不是内心有所得而空有经理天下的意愿，这就像没长耳朵而想调节钟鼓，没生

眼睛而想欣赏纹彩，那一定不能胜任自如啊！

【原文】

16 故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①]。夫许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尧者[②]，志遗于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我身[③]。身得，则万物备矣；彻于心术之论，则嗜欲好憎外矣。是故无所喜而无所怒，无所乐而无所苦。万物玄同也[④]，无非无是，化育玄耀[⑤]，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与我，岂有间哉！夫有天下者，岂必摄权持势，操杀生之柄而以行其号令邪？吾所谓有天下者，非谓此也，自得而已[⑥]。自得，则天下亦得我矣。吾与天下相得，则常相有，己又焉有不得容其间者乎[⑦]！所谓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则与道为一矣。故虽游于江浔海裔[⑧]，驰要袅[⑨]，建翠盖[⑩]，目观《掉羽》、《武象》之乐[⑪]，耳听滔朗奇丽激抮之音[⑫]，扬郑、卫之浩乐[⑬]，结激楚之遗风[⑭]，射沼滨之高鸟，逐苑囿之走兽，此齐民之所以淫泆流湎，圣人处之，不足以营其精神，乱其气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⑮]；处穷僻之乡，侧溪谷之间，隐于榛薄之中[⑯]，环堵之室[⑰]，茨之以生茅，蓬户瓮牖[⑱]，揉桑为枢，上漏下湿，润浸北房，雪霜滾灖[⑲]，浸潭苽蒋[⑳]，逍遥于广泽之中，而仿洋于山峡之旁[㉑]，此齐民之所为形植黎黑[㉒]，忧悲而不得志也，圣人处之，不为愁悴怨怼，而不失

其所以自乐也[23]。是何也？则内有以通于天机[24]，而不以贵贱、贫富、劳逸失其志德者也[25]。故夫乌之哑哑[26]，鹊之唶唶[27]，岂尝为寒暑燥湿变其声哉！

【注释】

①"故天"四句：出自《老子》二十九章。 天下：指天子所拥有的大一统的国家，包括人民在内。 神器：严灵峰《老子崇宁王注》："神器，犹神物也。言其至贵重者。"神有神圣的意思。 为：人为地治理、干预。

②许由：传说中尧时的贤人。尧让天下给他，他不受。本书提到他多次。

③我：王念孙认为是衍文。我、身同义。

④玄同：与天地混同为一。

⑤化育玄耀：即化育于玄耀，由玄耀化育而成。 玄耀：同"玄照"，指道。

⑥自得：即下文说的"全其身"——保全自己天性的完美。保全自然恬静的天性，顺应自然，天下便为自己所有，"万物皆为我所备"。

⑦"己又"句：刘文典本断句如此。有人将"己"字属上一句末。刘本为好。

⑧故虽："虽"字一直管到"其所以自乐也"为止。这个长句是由两个让转关系的复句构成的并列复句。其中的"此齐民之所以"两小句都带有插说解释性质，作用是同圣人的态度比较。本书这类结构绵密的长句很多，表现出作者驾驭语言的高水平，读时不能割裂理解。 浔(xún 寻)：水边。

⑨要(yǎo 咬)袅(niǎo 鸟)：骏马名，能日行万里。十一·17"要"作"騕"。

⑩翠盖：用翠鸟的羽毛装饰的车盖。这儿借代华丽的车子。

⑪《掉羽》：舞乐名。杨树达认为掉通"翟"，雉鸡的尾羽，持以为舞。 《武象》：周代的舞乐名。

⑫滔朗：激荡清朗。 激抮：激越而婉转。

⑬扬：高扬，等于说高奏。

⑭结：盘旋缭绕。 激楚：高亢凄清。或指乐曲名。 遗风：余音。或指流传歌曲。 风：民歌。

⑮怵然：见前15·⑦。

⑯榛：丛木。 薄：深草。

⑰环堵：四周土墙。多指窄小的陋室。

⑱茨：用茅草等盖屋顶。　生茅：刚割砍的青湿未干的茅草。　蓬户：用草编的门。　瓮牖：用破瓮做的窗户。

⑲滖(suī 虽)瀰(mǐ 米)：降霜飘雪的样子。

⑳浸潭：滋润蔓延。　苽(gū 孤)蒋：草名。生在水边。籽实叫菰米、雕胡，可食。

㉑仿(páng 旁)洋：徘徊。又作："彷徉"、"仿佯"。

㉒植：通"殖"，瘦瘠。　黎黑：脸色青黑，是病态。

㉓愁悴：忧愁憔悴。　怼：怨恨。　不失：王引之认为"不"是衍文。

㉔天机：造化的奥秘。

㉕志德：杨树达认为通"自得"。

㉖哑哑(yā 鸦)：乌鸦的叫声。

㉗唶唶(jiè 借)：喜鹊的叫声。也泛指鸟鸣。

【译文】

所以"天下"这个神圣的东西，不能人为地去求取和治理。人为地求取治理，就要败坏它，人为地去把持，就会丧失它。许由小看天下，不肯接受尧让出的君位，因为他心里抛弃了天下。他之所以这样，原因是什么呢？他懂得要顺应自然来对待天下；要取得天下，不取决于别人，而取决于自身。能够"自得"万物就为我所备了。透彻地理解了"心术"的道理，嗜欲好恶便不会钻进心里。因此，这样的人没有什么喜，也没有什么怒；没有什么乐，也没有什么苦。万物都是和天地混同的，无所谓非，无所谓是，都由大道化育而成，生和死是一回事。天下为我所有，我也为天下所有，天下和我之间，哪有什么界限呀！据有天下，哪里一定是要抓住权势，操生杀大权来发号施令呢？我说的有天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自得"罢了。能够"自得"，那么天下也就得到了我，我和天下融洽无间，天下就永远为我所有，我也永远为天下所有，自己又怎么不能容身于天下呢！所谓"自得"，是指保全自身天性的完美，能够保全天性的完美，便

和道融成一体了。所以虽然遨游在江边海滨，驰骋骏马，乘坐华车，眼观《掉羽》、《武象》这些古雅乐舞，耳听高昂清朗、激越婉转的乐声，高奏郑、卫名曲，吟哦激越凄清的流传民歌，射猎池沼边惊飞的鸟儿，追杀苑囿中奔跑的野兽，这些是凡夫俗子平民百姓放荡沉湎的乐事，但是圣人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足以惑乱精神意志，受诱惑而丧失天性；处在穷乡僻壤、置身溪谷之中，隐居丛林草野，住陋室，生茅草盖屋顶，柴草编成门，破瓮作窗，桑枝束成门轴，屋顶漏水，地面潮湿，卧室阴冷，霜铺雪压，菰蒋蔓生，逍遥在沼泽之中，徘徊在高山峡谷旁边，这些是使凡夫俗子形体枯瘦、面容青黑、忧愁悲哀，感到不得志的，但是圣人处在这种环境，不会忧愁憔悴，心生怨恨，失去内心的欢乐。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心里有沟通造化奥秘的东西，因而不因为贵贱、贫富、劳逸的不同而丧失他们所保全的天性。所以乌鸦哑哑，喜鹊喳喳，哪曾因为寒暑燥湿的变化改变它们天生的叫声呢！

【原文】

17 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万物之推移也[1]，非以一时之变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谓得者，性命之情处其所安也。夫性命者，与形俱出其宗，形备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论，女有不易之行，规矩不能方圆，钩绳不能曲直。天地之永，登丘不可为修，居卑不可为短。是故得道者，穷而不慑，达而不荣；处高而不机[2]，持盈而不倾；新而不朗，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势而尊，不待财而富，不待力而强，平虚下流[3]，与化翱翔。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渊[4]，不利货财，不贪势

名。是故不以康为乐，不以慊为悲[⑤]；不以贵为安，不以贱为危；形神气志，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

【注释】

①推移：指受影响而变化。本书一方面主张顺应事物的自然之势以适应变化，采取适宜的治世之术和处世之道，同时强调总体上要固守永恒的真理——道，不能有丝毫动摇。这两者是对立而又统一的，有点像今天所说的原则的、战略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这儿说的不待推移即指原则的坚定性。

②机：通"几"，危险。

③下流：本指水的下游。引申指低下的地位。《论衡·逢遇》："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

④"藏金"二句：原注作"舜藏金于嶄岩之山，藏珠于五湖之渊，以塞贪淫之欲也。"这只是后人的想像。

⑤慊（qiàn 欠）：不足；俭约。

以上13～17节主要讲人性论和苦乐观：人天性好恬静。只有返归或保全这种天性，去掉外界物欲的诱惑，与道融为一体，才是最大的快乐。自然之势不可违，人的天性不可乱，这是"无为"思想的两个主要依据。两者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人也是大自然万物中的一类。

【译文】

因此，当已经坚定地得道之后，就不受万物变化的影响干扰，不因为外界一时的变化来决定自己修养保全天性的态度。我所说的"得"，是指生命中的天赋本性处在安定的地位上。生命，和形骸一块儿出自道；形骸具备了，生命便诞生。生命一旦生成，好憎之情便容易产生。所以士人在交往中重视信义，女子不失去贞操，规矩不能使他们变圆变方，钩绳不能使他们变曲变直。天地是无限的，大到不可穷尽，所以登上了山丘不可以认为站得很高，处在低处不必觉着地位卑微。所以得道的人，穷迫时不畏惧，显达时不眩耀；处

在高位不危险，捧着装满的器皿不倾覆；新鲜时不明光闪闪，时间久了不生异变；放到火中烧不焦，进入水里打不湿。所以不靠权势而自然尊贵，不靠财钱就富裕，不靠有力便会强大，平和虚空居下，和造化一道翱翔于天下。如果能这样，就能像舜一样把金子埋到山里，将珍珠藏进渊底，不以钱财为利，不贪名声权势。因此不把安康当成快乐，不把清廉当作痛苦；不认为尊贵是安宁，不认为卑贱有危险；形体、精神、气脉各得其所，各处其宜，来随顺天地所做的一切。

【原文】

18 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①]；神者，生之制也[②]。一失位[③]，则三者伤矣。是故圣人使人各处其位[④]，守其职，而不得相干也[⑤]。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处之则废，气不当其所充而用之则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则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举天下万物，蚑蛲贞虫[⑥]，蠕动蚑作[⑦]，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离也，忽去之，则骨肉无伦矣[⑧]。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视[⑨]，营然能听[⑩]，形体能抗，而百节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视丑美，而知能别同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系者，其行也。足蹪趎坎、头抵植木而不自知也[⑪]，招之而不能见也，呼之而不能闻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应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于小则忘于大，在于中则忘于外，在于上则忘于下，在于左则忘于右，无所不充则无所不在。是故贵虚

者以毫末为宅也[12]。

【注释】

①充：充满人体内流动运行着的一种细微物质，它支撑着人的生命。所以意译为"支柱"。详参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

②制：主宰。

③一：一旦。

④使人：疑"人"是"之"的误字。"之"指形、神、气。这一节纯论形、神、气的关系，未涉及其他实际问题，不应说到"使人"（即用人）问题。

⑤干：干犯。

⑥贞虫：蜂类细腰昆虫。

⑦蠕动蚑作：虫类爬行。这儿指爬行的虫类。

⑧无伦：无伦次。指纷乱死灭。

⑨眭（huī 灰）然：眼睛深视的样子。

⑩营（yíng 营）：通"萦"，回绕。

⑪蹪（tuí 颓）：颠扑。　趎（zhū 朱）：同"跦"，跳着行走的样子。　植木：直立之木。或指长着的树。

⑫以毫末为宅：原注作"言精微也。"

【译文】

形体，是生命的住舍；气脉，是生命的支柱；精神，是生命的主宰。一旦它们失去了各自应有的地位作用，就会被伤损。因此圣人总是让它们各处在应有的地位上，各司自己的职守，而不让它们互相干犯。所以，形体如果处在不安宁的环境就会伤残；气脉如果运行不畅使用不当便会泄失；精神如果用得不恰当就会昏聩。对这三种生命的要素，人们不能不审慎对待。整个天下的各种生物，小到种种昆虫、爬虫，都有喜好憎恶，都知道利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神形依附没有分离，如果突然神离形体，骨肉就不再成形了。人們之所以眼睛看得深远，耳朵听见复杂的声音，身子承受重力，

全身关节能随意屈伸，明察力能分辨黑白、美丑，智慧能辨别同异、是非，为什么呢？是由于有气脉作生命的支柱，有精神作生命的主宰。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一般地说气脉、精神都和行为联系着。有的人脚绊坎限跌倒，头撞立木，可是全无感觉，招手他看不见，呼喊他听不见，眼睛、耳朵仍然长在他的头上，却对外界事物不能反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精神失去了自己"主宰"的职守。所以精神集中在小事上便会忘掉大事，精神集中在内面便会忘掉外面，精神集中在上头便会忘掉下头，精神集中在左边便会忘掉右边，精神无所不充满，便能无所不留在心中。所以注重修养虚静之神的人，他的精神能够贯注到极细微的事物之中。

【原文】

19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难而越沟渎之险者，岂无形神气志哉？然而用之异也。失其所守之位而离其外内之舍①，是故举错不能当②，动静不能中③，终身运枯形于连嵝列埒之门④，而蹪蹈于污壑阱陷之中⑤，虽生俱与人钧⑥，然而不免为人戮笑者⑦，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贪饕多欲之人⑧，漠睧于势利⑨，诱慕于名位⑩，冀以过人之智植于高世⑪，则精神日以耗而弥远，久淫而不还，形闭中距⑫，则神无由入矣。是以天下时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烛之类也，火逾然而消逾亟⑬。夫精神气志者⑭，静而日充者以壮，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圣人将养其神⑮，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沉浮俯仰⑯，恬然则纵之，迫则用之。其纵之也若委衣⑰，

其用之也若发机⑱。如是，则万物之化无不遇⑲，而百事之变无不应⑳。

【注释】

①外内之舍：指形体，身体。外指外形，内指内脏等。

②错：通“措”。

③动静：举动。动静和举错义近。

④运：行。　枯形：失神的形体。运枯行相当于“行尸走肉”。　连嵝：委曲。列埒：不平坦。

⑤蹈：王绍兰认为应为“陷”。　污：深。

⑥钧：均，相同。

⑦戮：侮辱。

⑧贪饕（tāo 滔）：贪吃；贪婪。

⑨漠眠：王念孙认为应作“滇眠”，迷惑。滇通“颠”。又可作“颠冥”。《庄子·则阳》：“颠冥乎富贵之地。”《经典释文》：“司马（西晋学者司马彪）云：颠冥，犹迷惑也。言其交接人主，情驰富贵。”

⑩于：被。

⑪植于高世：原注作“植，立也。庶几（希冀）立高名于世也。”据原注，原文应该是“植高于世”。参用王念孙说。

⑫中：心。　距：通“拒”，阻拒。

⑬然：燃。　逾：通“愈”，更加。　亟：急。

⑭气志：即“气”。本书“气”有时说成“气志”、“气血”，含义同“气”。

⑮将养：将和养在这儿同义。

⑯沉浮：原注：“犹盛衰。”　俯仰：原注作“犹升降。”

⑰委：弃。

⑱发机：原注作“机，弩机关。言其疾也。”

⑲遇：合；通。

⑳：应：适应。

以上 18～19 节讲生命的构成三要素“形、气、神”，强调“神”的主宰地位，主张“存神养性”。

【译文】

现在那些疯子能不怕水淹火烧，敢跨越深沟险地，他们难道没有形、神、气吗？不是，但他们的神和气的作用与正常人不一样，他们的神、气失去了应有的职位，和整个形体分离了，因此他们的举止行为不能恰当正常，一辈子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行尸走肉，而且难免跌进深谷陷阱之中，虽然他们和一般人一样还活在世上，但是不免被人们羞辱耻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形神彼此分离啊！所以以神为主宰，形依从神，对人生命便有利；以形为制约，神依从形，对生命便有害。贪婪多嗜欲的人，被势利迷惑，受名位引诱，企图用过人的聪名在世上树立起高的名望，那么他的精神便日益耗损并且远离身形，久久游荡而不归身舍，形体阻塞，内心抗拒，精神就没法再归附身形了。因此天下常常有眼瞎和狂妄症，患这类疾病的人，如同油脂、蜡烛，火烧得越厉害，灯油、蜡烛损耗消融得越快。精神、气血如果恬静而且日益充实，人的身体就健壮；如果躁动而且耗损，人的身体就会衰老。因此圣人注重调养精神，和柔气血，平稳身体，和大道同起同伏、同升同降。该恬静的时候就放松它，该急迫的时候才使用它；放松它如同委弃衣衫那么随便，使用它又像机弩发动那么迅疾。这样，万物的变化没有不相合的，百事的变动没有不适应的。

卷二　俶　真

【题解】

俶（chù 触），始（见《说文》），时间的开始阶段或空间的初始状态，即宇宙的初始。真，纯真、真一、真朴、本真。真是“道”的内函的主要素质，是“道”的精华。俶又读 shū（淑），善（见《说文》），即美好，指精神品性美好。美好的精神品性有如水的清纯晶澈，所以这项意义后来用“淑”。俶的“初始”义和“美好”义相通，初始的新生事物是纯美的。根据以上训解，“俶真”指宇宙初始混一质朴的美好状态，即道的本真面目。

本篇是《原道》的续篇或叫姊妹篇，两篇雄居卷首，同是论道，各有侧重。在本篇里，作者根据人同道的关系（亲与疏、取与弃），把人大体分成四个等次：

真人——归真返朴的人。他和道完全融为一体，超凡脱俗，离世卓立，是道性的化身，是作者理想中的精神品性最高的典范。又称为“至人”、“至德”之人。

圣人——能够依循道统而主要依“德”而行。他不能像真人那样完全脱离天地人世。“道”和“德”，真人和圣人是相对待的，本质相通，有高低之分。

贤人——不能体现道、德，只行“仁义”，导致道、德的沦散，是

和真人相对立的，在本篇中为作者所否定。

俗人——背离道、德，抛弃仁义的世俗之徒。他们沽名钓誉，物欲漫溢，巧诈奸佞。其极至者是昏王暴君。孔墨在本篇中也被归入这一类。他们是乱世魔王，受到作者猛烈抨击。

本篇以宇宙和人类产生发展演化的历史为经线，追述不同时域人对道的态度；以“真人之游”为纬线，用真人与其他几种人对照，描述了道散为德，德溢而为仁义，仁义生而道、德沦丧，最后仁义也沦毁殆尽的全过程，从而论证人类只有归真返朴，天下才能大治。作者的用意并不是倒退到物质文明极低下的原始社会，而是要用道和真人作标准来改造世界和人，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向理想境界发展。与此相关，作者反复强调存神养性是归真返朴的主观条件，同时必须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命（好世道），提出了“性”与“命”相辅相成的观点。篇末引《诗》明旨，委婉地讽谏当代统治者要为道、德的复兴创造条件。

篇首详述宇宙万物的起源演化，主要是为归真返朴、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主张提供哲理依据，不是纯科学的探讨。

“真人”作为哲学概念始出《庄子》。本篇直接间接引述《庄子》文很多，但并非全是照搬。

【原文】

1 有始者①，有未始有有始者②，有未始有未始有有始者③。有有者④，有无者⑤；有未始有有无者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⑦。

【注释】

①有始者：指万物萌动而未成形之时。　有：物类，名词。　始：开始发生的意思。　者：的时期。这一句前省略了动词“有”，从下句“有有始者”可以逆推得知。“有始者”是由主谓词组“有始”（物类开始发生）加“者”组成的名词性词组，所以在下句中作为一个整体充当动词“有”的宾语。这句直译是：（有）物类开始发生的时期。译文采用意译，本节以下几句同。

②本句前两个“有”，动词。　未始：未尝、未曾。这一句说的是“有始者”之前的时期。这一时期，天地虽已开辟，阴阳二气刚相接触，万物尚未显露出它们萌芽的兆征。原注作“言万物萌兆，未始有始者，始成形也。”这一句直译是：有还没有物类开始发生的时期。

③本句指比第二句说的时期更前的时期。这个阶段，天地初剖，阴阳二气未接，天地间虚无寂寞，气处于无形无象的状态。这一句直译是：有还没有尚无物类开始发生的时期。

以上三句描述了天地开辟到万物孕育的过程，没有论及天地开辟以前和万物生成以后，不是宇宙演化的全过程。

④有有者：前一个“有”，动词。后一个“有”指现实存在的有形的万物，具体所指详下文。“有有”是动宾关系。

⑤无：指万物以外的广大宇宙空间。其具体特点详下文。

以上两句是对现实世界作横向观察时看到的景象。

⑥有未始有有无者：指天地万物与广大空间正在孕育着分化的阶段。这时候，已经出现了生成万物和空间（按：即指“有”和“无”）的“根”。这一阶段相当于本段前三句所说的三“小”阶段。　有无者：即“有者”和“无者”。详上注④、⑤。

⑦本句指天地剖判之前的宇宙状态。这时，未有阴阳、四时、万物，宇宙处于平静寂清、统一无分之中。

以上第六、第七两句，是由“横观”转向“纵览”，向前逆察。第四句到第七句，概括了宇宙演化的全过程：天地产生前，天地万物化孕时，天地万物形成后。其中“化育”阶段如同受孕后的怀胎期，特别重要，所以先在一至三句作了叙述。这段话出自《庄子·齐物论》，文字略异（如“有始者”《庄子》作“有始也者”，“有未始有有始者”《庄子》作“有未始有始者”），意思也不一样。庄子是在宣扬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本书则是试

图揭示宇宙演化的过程——从混沌未分的“道”，分化出天地、阴阳，而后产生万物。这种宇宙演化和万物生成论，立足于气的作用，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性质，虽然是幼稚而不彻底的。

【译文】

宇宙演化的中间阶段，往上追溯，分成三个时期：万物开始萌动期，万物尚未萌动期，万物尚未萌动之前。而从宇宙演化的全过程来看，又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万物和宇宙空间已经形成，万物和天地正在孕育而尚未形成，万物和天地尚未形成以前。

【原文】

2 所谓“有始者”，繁愤未发①，萌兆牙蘖②，未有形埒垠堮③，无无蠕蠕④，将欲生兴而未成物类⑤。“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气始下⑥，地气始上⑦，阴阳错合⑧，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⑨，被德含和⑩，缤纷茏苁⑪，欲与物接而未成兆朕⑫。“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虚无寂寞，萧条霄雿⑬，无有仿佛⑭，气遂而大通冥冥者也⑮。

【注释】

①繁愤：原注作“众积之貌。”多而积聚的样子。这儿指气积聚其中不能发散的状态。

②萌：《说文》：“萌，草芽也。” 兆：开始。 牙：同“芽”。 蘖（niè 聂）：生出枝芽。“萌兆”和“牙蘖”这里同义。

③形埒：明晰的形状。 垠堮（è 鄂）：边际。王念孙认为“垠堮”是形埒”的

原注文掺入了正文。

④无无:通“茫茫”,迷朦不清的样子。　蠕蠕:蠕动的样子。

⑤兴:生。这一句是上面四句的概括。

以上一层阐发“有始者”。

⑥天气:阳气。

⑦地气:阴气。

⑧错合:交接融合。

⑨相与:一块儿。　竞:原注作“逐也。”　畅:原注作“达也。”流通。

⑩被:覆盖。指承受。　和:中和之气。

⑪缤纷:原注作“杂糅也。”　茏苁(cōng 匆):原注作“聚会也。”

⑫欲与物接:阴阳二气要生化出万物。　兆征:征兆,迹象。

以上一层阐述“未始有有始者”。

⑬萧条:冷落的样子。　霄雿:参见一·4·㉑

⑭无有:没有。　仿佛:模糊的形象。

⑮遂:成。　大通:畅通。　冥冥:幽深昏暗。

上一句和这一句是对前四句的概括,是说“气”还处在无形象的状态。

【译文】

所谓“有始者”,是指孕育中的万物积聚闭闷着还没有散发开来,好像幼芽刚刚萌发而没有清晰的形象,它们茫然蠕动着,将要产生而未成为物类。所谓“有未始有有始者”,是指天地开辟后,天空的阳气开始下降,地上的阴气开始上升,阴气和阳气错杂交合,一块儿自由自在地追逐流动在宇宙之间,它们承受着道的德泽的滋润,蕴含着中和之气,杂糅着,聚合着,想要生成万物又还没有明显的迹象。所谓“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是指天地初开,天蕴含的阳气还没有下降,地怀藏的阴气还没有上升,天地间虚无寂寞,冷清幽深,连模糊的形象也没有,气形成以后流通在幽深昏暗的宇宙空间。

【原文】

3“有有者”，言万物掺落①，根茎枝叶，青葱苓茏②，萑蔰炫煌③，蠉飞蠕动④，蚑行哙息⑤，可切循把握而有数量⑥。“有无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扪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极也，储与扈治⑦，浩浩瀚瀚，不可隐仪揆度而通光耀者⑧。“有未始有有无者”，包裹天地，陶冶万物，大通混冥；深宏广大，不可为外⑨，析豪剖芒，不可为内⑩；无环堵之宇⑪，而生有无之根⑫。“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⑬，寂然清澄，莫见其形。若光耀之间于无有⑭，退而自失也⑮，曰：“予能有无⑯，而未能无无也⑰。及其为无无，至妙何从及此哉⑱！”

【注释】

①掺(sēn森)：树木高大众多的样子。《集韵·侵韵》：“掺，林离(排列，并立)掺摲(通“俪”，并)也。”

②苓茏：茂盛。

③萑蔰：花。 炫煌：鲜明，明亮。 关于“萑蔰”：原注解释为“采色貌”。《汉语大字典》收有“蔰”字，没有单独释义，只根据本书这一句，在字头下列出“萑蔰”一词，并引高诱注释。王念孙认为应该作“蓷(wéi 唯)扈”，解释成“草木之荣华也”。两种解释的分歧是：高注把萑蔰看成形容词，王氏改字以后看成名词。两家共同的地方是：都忽略了对这个词作整体考察。王氏据李贤蓷通“芛”的说法，孤立地释蓷为“草木花”，置“扈”字不顾。蓷，《说文》释成“菜名”；萑，《说文》释成“草多貌”。蔰字一般传统字书未收(王氏因此要改成“扈”)，《汉语大字典》仅仅依据本书用例收录但不单独解释；扈字所有义项都和草、木、花无关。足见不论是“萑蔰”还是“蓷扈”，都不宜当成合成词拆开解释。笔者认为是“花”(古作“华”)的分音写法。蓷(或萑)和“华”上古声母匣母、晓母

相通，扈（或蔰）和“华”上古同属“鱼”部（王力拟音为a）。䕡、扈声韵拼合即是“华”（花）。把“华”写成“萑蔰”、“䕡扈”（见《广成颂》），大约是协调句式的需要。王氏释为草木花，也由此得到依据。

④蠉飞蠕动：参见一·3·④。

⑤蚑行哙息：参见一·3·③。那儿蚑作“跂”，哙作“喙”。哙、喙义同。

⑥切：原注作“摩也。”摸。　循：见一·12·③。

⑦储与扈冶：原注作“褒大意也。”广大。

⑧隐：凭靠。《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qí 其）隐机（案儿）而坐。”　仪：测量仪器。　光耀：原注作“无形。”“光”没有可以触摸到的形体，所以借“光耀”表示“无形”这个意思。

⑨为外：有外部边际。这里是弄清外部界限的意思。

⑩为内：有内里极限。这里是弄明内部极限的意思。以上两句是说未成形的样子。

⑪环堵之宇：四边土墙那样的界限。　环堵：参见一·16·⑰。

⑫有无：见本卷1·④、⑤。

⑬汪然：水停止不动。《说文》：“汪，池也。”池水多静止。《通俗文》：“水停曰汪。”

⑭间：陈观楼认为应作“问”。“光耀”问于“无有”出自《庄子·知北游》。

⑮自失：若有所失，自愧不如“无有先生”的彻底虚无。

⑯有无：“无”特指“光”无形体和声音。“有无”等于说具有无形体无声音的特点，落脚点是“有”（可见的“光”）。

⑰无无：第二个“无”意思同上一句的无。未能无无等于说不能做到连无形体的光线都没有。因为“光”还可以看得到，不算彻底无，而“无有”先生是什么也没有。

⑱“及其”二句：借“光耀”赞美“无有”的话来说明唯有“道”存在着的宇宙初始时期那种虚无境界的“至妙”。“光耀”、“无有”是《庄子》中虚拟的人物。本书引用《庄子》文为的是增加说理文的形象性、趣味性。

以上1～3节讲宇宙、万物发生演化的过程，落脚到“无有”才是“至妙”境界，即“真”的境界。当然主要是一种精神境界。

【译文】

“有有者”，是说这时万物已经众多，物类到处分布着：植物生根、长茎、抽枝、发叶，青翠茂盛，花儿鲜丽，昆虫爬虫蠕动爬行，禽兽用脚行走，用口呼吸，这些物类都能触摸抓住，而且可以计算出数量。“有无者”，是说这时广阔的宇宙空间，近看看不见它的形状，听不到它的声响，摸不到它的形体，远望望不到头，广大得没有边际，浩浩瀚瀚，不能用仪器测量它的宽窄长短，它通向那无限的远方。“有未始有有无者”，是说这时天地包裹着，阴阳二气正在孕育着万物，向上直通那混沌昏暗的初始状态；深远广大，弄不清它的外部界域，剖析再细，探不明它的内里极限；没有固定的四面八方界限，但已经出现了产生有形万物和无边宇宙的根源。“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是说这时天地未分开，阴阳未判明，四季不分明，万物未产生，像池水般平静，寂寞清澄，看不到它的形状。就像“光耀”先生询问了“无有”以后，返回家中若有所失，说：“我只能具有‘无声无体’这个特点，叫人抓不着听不见，但是不能连‘无声无体’的光亮也没有，人们还是看得见我炫耀着。等我知道‘无有’先生连‘光’都没有，才明白我哪能达到‘无有’的至妙境界呀！”

【原文】

4 夫大块载我以形[①]，劳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②]。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③]。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④]，人谓之固矣。虽然，夜半有力者负而趋，寐者不知，犹有所遁[⑤]。若藏天下于天下，则无所遁其形矣[⑥]。物岂可谓无大扬攉乎[⑦]？一范人之形而犹喜[⑧]，若人者，千变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弊而复新，其为乐也，可胜计邪？譬若梦为鸟

而飞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觉而后知其梦也。今将有大觉，然后知今此之为大梦也。始吾未生之时，焉知生之乐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乐也？昔公牛哀转病也[9]，七日化为虎。其兄掩户而入觇之，则虎搏而杀之。是故文章成兽，爪牙移易，志与心变，神与形化。方其为虎也，不知其尝为人也；方其为人，不知其且为虎也。二者代谢舛驰[10]，各乐其成形。狡猾钝惛[11]，是非无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向冬则凝而为冰，冰迎春则泮而为水[12]，冰水移易于前后，若周员而趋[13]，孰暇知其所苦乐乎[14]？

【注释】

①大块：天地，即大自然。　载：承受，寄托。　载我以形：即“以形载我”。从这句到下面的“可胜计邪”，出自《庄子·大宗师》，字句多有变动。

②“劳我”三句：劳、逸、休三字都含“使……”的意思。

③“善我”二句：善：好，美好。这里是“认为好”的意思。　乃：正是。　所以：……的根据。这两小句是一个判断句，直译是：认为自己活着好，正是认为自己死去也好的依据。作者针对贪恋人生快乐的世俗观念，强调生死是一回事，是自然法则，所以用这个判断句来表达“由生之乐可以推断死也乐”的意思。

④“夫藏”二句：关于“藏山”，注《庄子》的人有不同看法。有的从字面解释“山”。俞樾认为山应作“汕”，一种捕鱼笼子，理由是两句都应该讲打鱼的事，大概以为藏山和下文大力士背山不合事理。俞说可供参考。只是本书好多形象化的说法不好太看实。译文仍尊重原文。

⑤犹有所遁：《庄子·大宗师》这句话前头有“藏小大有宜”一句，一般理解为“藏小于大是恰当的”。译文加进这一句。　遁：丢失。

⑥“若藏”二句：原注作“大丈夫以天下为室，以藏万物。”原文意思是让万物自然存在于天下，不据为己有，便不存在丢失的事，强调顺应自然。

⑦扬榷(què 却)：榷通“搉”。原注作“无虑大数名也。”指大体、约略。《庄子·徐无鬼》：“则可不谓有大扬搉乎？”疑“扬搉”就是“约”的分音形式。

⑧“一范”句：大意说造化只是偶而造出人类，如同造万物一样，人不值得沾沾自喜。 一：偶而。 范：模型。这里有“铸造”的意思。 贾谊《鹏鸟赋》：“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有珍视、留恋意)！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这段话和本书这儿旨意切近。

⑨公牛哀：原注作“江淮之间公牛氏有易病，化为虎，若中国(中原地区)有狂疾者，发作有时也。”这是古代民间传说。 转病：杨树达认为就是所谓“借尸还魂”的迷信之说。古书上又叫“注病”。“转”和“注”同义。

⑩代谢：更替。 舛(chuǎn 喘)：错乱，违背。

⑪钝惽(mǐn 悯)：愚钝糊涂。

⑫泮(pàn 叛)：散，解。

⑬员：圆。

⑭暇：空闲。这句说冰水互相转化这类现象多得很，难以把握，不必深究，听其自然好了，对生死也该这样。

这一节主要讲人生如梦，生和死都一样，不必以生为乐，以死为哀。作者意在强调顺应自然。作为养生术，不无可取之处；作为人生观，调子未免太低沉，“庄子味”很浓。

【译文】

大自然赐给我形骸让我生命有所寄托，用生存驱使我劳苦，用年老让我安闲，用死亡让我休息。认为自己活着好，正可以推知死去也美。把船藏进深谷里，把山藏在沼泽地，人们会认为藏得牢靠隐蔽。虽然如此，半夜里大力士背起它们逃走，睡熟的主人不能觉察。把小物藏在大处是想得周到，但终究要丢失；假如把万物存放在“天下”这个大库房中，那么就不存在丢失的问题了。事物哪能说没有大体相同的情形呢？造化只是偶然造就了人体，人们就沾沾自喜，殊不知像人这样被造化造出的物类，它们的千变万化从来不曾有极尽。破敝的变成新的，给人带来欢乐，这样的情形数得清吗？比

如说你梦见自己变成鸟儿在天空飞翔，梦见自己化成鱼儿沉入深渊，当你处在梦境时，并不晓得是在做梦，醒了才知道是一场梦。如果有一天你能大彻大悟，你一定会发现今天的一切就是一场大梦呢！当初我还没降生的时候，怎知道生的快乐呢？现在我还活着，又哪能知道死去不快乐呢？从前公牛哀患了“转胎病”，七天变成了老虎。他的哥哥轻轻推开房门侧身进去探视，一只老虎扑上来把他咬死。因此人皮变成了虎皮，人的爪牙变成了老虎的尖爪利齿，心性、神形全都变了。当公牛哀变成了老虎的时候，它不知道曾经是人；当他还是人的时候，也不知道将会化成老虎。两者更换替代，差错极大，可是各自都以既成的形体为乐。可见狡猾和愚钝，谁是谁非，是理不出头绪的，谁知道它们是怎样萌生的呢？水到了冬天凝结成冰，冰逢春又融化成水，水和冰前后转化变易，好似转圆圈儿一样，谁有闲暇去探究它们的苦乐呢！

【原文】

5 是故形伤于寒暑燥湿之虐者，形苑而神壮①；神伤乎喜怒思虑之患者，神尽而形有余。故罢马之死也②，剥之若槁③；狡狗之死也④，割之犹濡⑤。是故伤死者其鬼娆⑥，时既者其神漠⑦，是皆不得形神俱没也⑧。夫圣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终始，是故其寐不梦，其觉不忧⑨。

【注释】

①苑：原注作“枯病也。”身体干枯之病。详参八·9·⑨。

②罢：通“疲”。

③槁：原注作“罢老气力竭尽，故若槁也。” 槁：枯木。

④狡：原注作“少也。”《说文》：“狡，少狗也。”引申出少壮的意思。

⑤濡：湿。原注说指“气力未尽”。《礼记·曲礼上》：“濡肉齿决，干肉不齿决。”孔颖达疏：“濡，湿也。湿软不可用手擘，故用齿断决而食之。”

⑥娆：原注作“烦娆，善行病祟人（祸害人）。此义后来用“挠”。

⑦“时既”句：原注作“既，尽也。时既当老者，则神寂漠。漠，定也。”“时既”是主谓词组。

⑧“是皆”句：原注作“道家养形养神，皆以寿终，形神俱没，不但（只）漠而已也。《老子》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灵验）’。此谓俱没也。”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六十章。

⑨“夫圣”五句：原注作“精神无所思虑，故不梦。志存仁义，患不得至，故不忧。”说精神无所思虑，是对的。说“志存仁义”不确切，至少不符合本篇的意思，本篇对“仁义”是否定的，参见本卷的“题解”。这里只应归于“杖性依神”。

4、5两节主要讲一生死，顺自然，这是真人的主要特点之一。

【译文】

因此身体被寒暑燥湿的灾害所伤的人，身形枯瘦，但精神健在；精神被喜怒思虑的祸害所伤的人，精神耗尽而身形尚存。所以疲老的马死了以后，宰剥它时就像剥枯木；健壮的狗死后，宰割它时还是湿漉漉的。因此受伤夭死的人，他的鬼魂爱作祟害人；天年将尽垂老的人，他的精神寂寞安定。这两种人都不能达到形神俱没的境界。得道的圣人用心时，依仗着身形和精神，形体和精神互相扶持而且永不分离，因此他睡眠时不做梦，醒着时不犯愁。

【原文】

6 古之人有处混冥之中，神气不荡于外，万物恬漠以愉静，摓抢衡杓之气莫不弥靡①，而不能为害。当此之时，万民猖狂②，不知东西；含哺而游③，鼓腹而熙④；交被天

和[⑤]，食于地德[⑥]；不以曲故是非相尤[⑦]，茫茫沉沉[⑧]：是谓大治。于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⑨]，毋淫其性；镇抚而有之，毋迁其德。是故仁义不布而万物蕃殖，赏罚不施而天下宾服。其道可以大美兴[⑩]，而难以算计举也。是故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⑪]。

【注释】

①搀抢：彗星。又作"欃枪"。　衡杓：王引之认为应作"冲杓"，妖气。　弥靡：弥漫分散。

②猖狂：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样子。《庄子・在宥》："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

③哺(bǔ 补)：口中含嚼的食物。

④熙：通"嬉"，玩乐。

⑤交：原注作"俱也"。　被：承受。

⑥地德：原注作"五谷。"五谷是大地生长的，是大地赐给人类的恩泽。

⑦曲故：原注作"曲巧也。"　尤：怨恨。

⑧沉沉：王念孙认为应作"沆沆"(hàng 杭去声)，本指水势浩大。这儿指兴盛。

⑨左右：支配，控制。

⑩美：俞樾认为应作"筴"，即"策"字，数。　兴：列举。

⑪"是故"二句：语出《庄子・庚桑楚》。意思是说以道治天下的功效要从大的方面和长远来看。

【译文】

远古的时候有人处在混沌愚昧之中，精神气脉不流散在身形之外，万物恬淡安静，彗星和妖气也常常弥漫分散，但不能造成人间的灾害。在这个时期，广大人民自由自在，他们分不清东西南北；一边咀嚼着食物，一边游荡着，拍打着肚皮嬉戏玩耍；大家一块儿

承受着苍天赋予的中和之气，享用着大地赐给的德泽；不因为巧诈和是非而互相怨恨指责，天下一片太平兴盛景象：这就叫做“大治”。这时在上位的人，虽然支配着人民，役使他们，但是不扰乱他们恬静的天性；镇守安定四方，占有他们，但不改变他们的天德。因此不必施仁义而万物自然繁殖，不必行赏罚而天下自然归顺。这种治理天下的道术，可以从大的方面列举，却难以具体地计算清楚。因此短时间看似乎效果不显著，但是从长远看就功效卓著了。

【原文】

7 夫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1]。古之真人，立于天地之本，中至优游[2]，抱德炀和[3]，而万物杂累焉[4]，孰肯解构人间之事[5]，以物烦其性命乎！夫道有经纪条贯[6]，得一之道，连千枝万叶[7]。是故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贫有以乐业，困有以处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后知松柏之茂也；据难履危，利害陈于前，然后知圣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员者履大方[8]，镜太清者视大明[9]，立太平者处大堂[10]，能游冥冥者与日月同光[11]。是故以道为竿，以德为纶[12]，礼乐为钩，仁义为饵，投之于江，浮之于海，万物纷纷，孰非其有！夫挟依于跂跃之术[13]，提挈人间之际[14]，掺掞挻挏世之风俗[15]，以摸苏牵连物之微妙[16]，犹得肆其志[17]，充其欲，何况怀瑰玮之道[18]，忘肝胆，遗耳目，独浮游无方之外[19]，不与物相弊摋[20]，中徒倚无形之域[21]，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聪明而抱其太素[22]，以利害为尘垢，以死生为昼夜。是故目观玉辂琬象之状[23]，耳听《白雪》清角之

声[24]，不能以乱其神；登千仞之溪，临猿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钟山之玉[25]，炊以炉炭，三日三夜而色泽不变。则至德天地之精也[26]。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动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于死生之分[27]，达于利害之变，虽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28]，无所概于志也[29]！

【注释】

①“夫鱼”二句：出自《庄子·大宗师》，见于两处：“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口水），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于）道。”又，“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以鱼在江湖中可以自由自在不必像在陆地上那样互相关心救助，比喻人只要和道同在，彼此之间就无须往来和多事。相忘指不交往。江湖比喻道。

②中至：秉受中和之气和至德。

③炀（yáng 扬）：烤。这里是受熏陶的意思。

④杂累：孙诒让认为应作“炊累”，意思是自行运动。《庄子·在宥》：“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经典释文》：“炊，本或作‘吹’”，“司马云：炊累，犹动升也。向（向秀）、郭（郭象）云：如埃尘之自动也。”炊累通“吹塿（lǒu 篓，尘土）”，意思是风吹尘土自然飞扬。

⑤解构：不期而遇。引申为会合、附会等义。这里有勉强牵合、干预的意思。又作“邂逅”、“解垢”，双声联绵词。

⑥经纪：脉络、条理。这一句和下两句是用树木为喻，道如根，万物如枝叶。

⑦千枝万叶：千、万形容多。

⑧大员：天穹。　员：圆。大方：地。

⑨镜：以……为镜。　太清：天空。也指天道，自然。

⑩太平：大治的天下。《庄子·天道》：“知（智）谋不用，必归其天（自然），此之谓大（太）平，治之至也。”　大堂：明堂，详见《时则》。

⑪冥冥：这儿也是指道。

⑫纶：丝线。

⑬挟(xié 胁):倚仗。　跂跃:原注作“犹龃(jǔ 举)龉(yǔ 雨),不正之道也。”

⑭提挈:用手提着。这里等于说“拉拉扯扯”。

⑮探:取。　掞(yǎn 眼):通“剡”,削物使其锐利。这儿含有刻意求取的意思。　挺:抽出。　挏(dòng 洞):从上往下丢掷。原注说“挺挏”“犹上下也。”“上下”即“从上往下”。章太炎《新方言·释言》:“福州谓自上掷下曰挏。”“探掞挺挏”形容小人费尽心机钻营谋私利的丑态,好像今天说削尖脑袋、上窜下跳。

⑯摸苏:原注作“犹摸索。”苏、索古音声母相同,韵相通。　牵连:互相牵扯。微妙:原注作“犹细小也。”

⑰肆志:称心如意;得逞。

⑱瑰玮:珍奇的玉。引申为很珍贵。

⑲“忘肝”三句:忘肝胆,遗耳目,指心智不用于外物。　无方之外:没有极限的地方。

⑳弊摋(shā 杀):原注作“犹杂揉。”混杂。　《释名·释姿容》:“摩娑,犹末杀也,手上下(来回摩搓)之言也。”弊摋、摩娑、末杀,还有鳖杀,都和手或脚的反复动作有关系。原注说的是引申义。参用杨树达说。

㉑徙倚:依靠。

㉒太素:本指构成宇宙的原始物质。这里是“质朴”的意思。原注作“素,朴性也。”

㉓玉辂(lù 路):辂通“璐”,玉名。　琬:美玉名。　象:借代象牙。整体代部分。

㉔《白雪》:乐曲名,参见六·1·①。　清角:原注作“商声也。”这里指《白雪》曲属商调歌曲。参见六·1·④。

㉕钟山:北方产玉的地方。参见四·17·㉗“烛龙”条“章委山”。

㉖“则至”句:《艺文类聚》八十三引此文作“得天地之精也”。

㉗分(fèn 份):关系。

㉘骭(gàn 干去声):小腿。

㉙概:关切,系念。概本指量谷物时刮平斗斛的器具,引申出“相摩”、“连接”义,再引申出“系念”、“关切”义。《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意者(我想)臣愚而不概于王心邪?”司马贞索隐:“《战国策》‘概’作‘关’,谓关涉于王心也。”

概于心相当于说“放在心上”。下文第12节“天地之间何足以留其志”和这一句意思相近。

【译文】

鱼类生活在江湖里可以互相遗忘，人类和道亲密相处得到道的指引，彼此不必交往。古时候的真人，立足在天地的本原上，凭着中和之气和最高的德性，优游自在，怀抱着至德，熏陶着和气，这样万事万物便自行运动，因此谁愿意去勉强干预人间琐事，让外界事物扰乱自己的天性，辱没自己的生命呢？道是有脉络条理的，得到了“一”这个道的根本，就能连通千枝万叶。因此，只要有了道，尊贵的君王就有本领施行政令，低贱的人就有办法忘掉自卑，贫穷的人就有依据安于自己的职业，陷入困境的人就有勇气面对危局。严寒来临，霜铺雪压，然后才能看出松柏的常盛不凋；背靠灾难，脚踏危险，利害摆在面前，然后才能看出圣人是永远不放弃道的。因此，头顶着圆天的人脚踏大地，以天道作明镜的人明察秋豪，创建太平盛世的人稳坐明堂，与大道同游的人和日月一样光茫万丈。所以用道当钓竿，用德当丝线，用礼义当钓钩，用仁义当钓饵，投放到江海里去，形形色色的鱼鳖之类便会纷纷赶来咬食吞钩，什么好东西不归他占有呢！有些人凭着歪门邪道，纠缠在人世间，在庸俗的世人之中四处奔走，百般钻营，以求捞取一点蝇头小利，这种人尚且能如愿以偿，得意扬扬，满足愿望，何况怀抱无比珍贵的大道，抛弃一切思虑，丢掉一切欲念，独自浮游在没有极限的远方，不和万物混杂，在遨游中凭依着无形的领域，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样的人有什么不能称心！这种人抛弃聪明，拥抱着质朴，把利害视如垃圾尘土，将死生看成昼夜变化。因此他眼见各种美玉象牙，耳听《白雪》这种商调雅乐，不会扰乱恬静的精神；登上千仞深的溪谷的悬崖，临近猿猴都要晕眩的高岸，不足以扰乱中和之气；好比钟山出产的美玉，放进熊熊炉火中烧炼，三天三夜色泽不变。这是由于这种人

获得了天地的精气。因此，生存不足以驱使他，利禄哪能打动他！死亡不足以禁止他，灾害哪能吓住他！只要明白生死的关系，通晓利害的转化，即使拿偌大的天下换他小腿上的一根毫毛，他的心也不会动一下！

【原文】

8 夫贵贱之于身也，犹条风之时丽也①；毁誉之于己，犹蚊虻之一过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纯粹而不糅，处玄冥而不暗，休于天钧而不毁②；孟门、终隆之山不能禁③，唯体道能不败④；湍濑旋渊、吕梁之深不能留也⑤，太行、石涧、飞狐、句望之险不能难也⑥。是故身处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阙之下⑦，非得一原⑧，孰能至于此哉？是故与至人居，使家忘贫，使王公简其富贵而乐卑贱，勇者衰其气，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议，虚而往者实而归，故不言而能饮人以和⑨。是故至道无为，一龙一蛇⑩，盈缩卷舒，与时变化；外从其风，内守其性，耳目不耀，思虑不营。其所居神者，台简以游太清⑪，引楯万物⑫，群美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⑬，休其神者神居之。道出一原，通九门⑭，散六衢⑮，设于无垓坫之宇⑯；寂寞以虚无，非有为于物也，物以有为于己也⑰。是故举事而顺于道者，非道之所为也，道之所施也。

【注释】

①丽:原注作"过也。"经过。

②天钧:造化,自然。《庄子·齐物论》:"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休于"以上四小句是一个层次,语意和句法一致,四个"而"都是承接连词,"皓白"、"纯粹"、"玄冥"、"天钧"都是和"道"性相关的概念。原注误把"天钧"和下面几句的险阻相并相混,释"天钧"为"北极之地,积寒之野",不可取。天钧又作"天均"、"天倪"。

③孟门:参见四·2·⑫。　终隆:原注作"终南山,在扶风。"即今陕西西安市南。庄逵吉认为隆、南古音同。

④"唯体"句:洪颐煊、王念孙认为这句是上一句的注文掺进了正文。译文删去这句。

⑤吕梁:原注作"水名也,在彭城。"即吕梁洪,在江苏铜山县东南五十里,其处巨石齿列,波流汹涌。《列子》说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千仞,流沫四十里,即此地。

⑥石涧:原注作"深溪"。溪谷名。　飞狐:原注作"在代郡。"指飞狐关。在河北涞源县北,跨蔚县界。两崖峭立,一线微通,蜿蜒百余里。又作"蜚狐关"。是历来兵家要隘。　句望:原注作"在雁门。"一说即句注山,参见四·2·⑬。

⑦魏阙:原注作"王者门外阙……巍巍高大,故曰魏阙。言真人虽在远方,心在王也。一曰:心下巨阙(穴位名)。神内守也。"以"一曰"的解释为好,符合原文旨意。这儿讲的正是真人"神内守"不离形体。

⑧一原:即"道"。道是万物的本原。

⑨饮(yìn 印)人以和:使人自得中和。语出《庄子·则阳》:"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感化),父子之宜(如同父对子的潜移默化)。"

⑩一龙一蛇:原注作"龙能化,蛇能解脱,故道以(之)为譬。"　一:或。语本《庄子·山木》:"若夫乘道德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固守不变)。"

⑪台:原注作"犹持也。"俞樾认为:"以'持'训'台',盖以声为训。《释名·释宫室》:'台,持也。'。"台、持上古同音,都是"定"母"之"部字。　简:原注作"大也。"指"大道"。

⑫引楯(xún 循):原注作"拔擢也。"这儿有促使生长的意思。楯通"揗",顺。

⑬事:治,使用。　去:离开。

⑭九门:原注作"天之门。"

⑮六衢::原注作"散布于六合之衢。"

⑯设:施。　垓(gāi 该)坫(diàn 店):原注:"垠堮也。"指界限。以上三句是说道是万物的本原,同时它又无处不在。九门、六衢都是泛指地域的宽广。

⑰"非有"二句:原注作"非有为于物者,不为(wèi 未)为(wéi 唯,动词)也。""物以"的"以"通"已",已经。或者理解成"因为",那么"物以"即"以物"。二解都合原意。

【译文】

贵贱对于人身来说,就像春天的东北风到了季节吹过;毁誉对于自己来说,就像蚊虫、牛虻一下子飞过。秉持皓白的人不会染黑,奉行纯粹的人不会杂糅,处身玄冥的人不会昏暗,归依自然的人不会破败;孟门、终南那样的高山阻挡不住,急流、深渊、吕梁那样的深水滞留不了,太行的深谷、飞狐关、句注山那样的险隘难不倒。因此真人虽然身处遥远的江海上,他的精神仍然内守于心中。如果不是获得了道这个唯一的本原,谁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因此和至德的人相处,家居的寒士会忘掉贫寒,王公贵族会看轻富贵而乐于低下卑贱,勇武的人会衰减锐气,贪婪的人会消除贪念。至德的人静坐着不说教,站立着不发议论,空手到他那儿去学习的会满载而归。他不必言谈就能使别人感染平和之气。所以至高的道是顺应自然而为的,它或者像龙,或者像蛇,可大可小,可卷曲,可伸展,随着时势变化;外形随风习而变,内心谨守天性,耳目不被声色迷惑,思想不被外物扰乱。他能安定自己的精神,掌握着大道遨游在太清,推动万物发展,使各种美好事物萌生。因此,使用精神过度的人,精神远远离开他;善于养神的人,精神守住身形。道从它唯一的本原出发,通过九天之门,走向散布于六合的通衢,布施到无边无际的领域。它寂寞虚无,不有意干预万物,因为万物自会按规律做自己该做的事。因此,办事合乎于道的人,并不是道对他做了什么,

而是道在无形中影响着他罢了。

【原文】

9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六合所包，阴阳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阅一和也①。是故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②，有苗与三危通为一家③。夫目视鸿鹄之飞，耳听琴瑟之声，而心在雁门之间，一身之中，神之分离剖判，六合之内，一举而千万里④。是故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⑤；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⑥。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⑦，犹盖之无一橑⑧，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⑨。今夫冶工之铸器，金踊跃于炉中，必有波溢而播弃者，其中地而凝滞⑩，亦有以象于物者矣。其形虽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于周室之九鼎也⑪，又况比于规形者乎⑫？其与道相去亦远矣！今夫万物之疏跃枝举⑬，百事之茎叶条蘖⑭，皆本于一根而条循千万也⑮。若此，则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无授也，而无不受也⑯。无不受也者，譬若周云之茏苁⑰，辽巢彭濞而为雨⑱，沉溺万物而不与为湿焉⑲。

【注释】

①生一父母：即“生于一父母”。“一父母”是表示由来的补语，而不是“生”的直接对象宾语。　阅：原注作“总也。”汇聚，贯通。

②与：并列连词，不是介词。这句说"槐与榆"和"橘与柚"各自两两"合为兄弟"。

③有苗、三危：两者的关系参见一·9·⑫。

④"夫目"七句：这儿不是正面讲形神关系，而是用形神关系作例证说明"自其异者视之"相差很远，而"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神可以远离身形，但是二者关系至为密切，都来自大自然这个"父母"——本书认为"神"来自"天父"，"形"化自"地母"，统统来于自然。

⑤肝胆胡越：即"肝与胆似胡与越"。肝和胆本即靠近，如果强调其异，便如同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越人一样远隔。原注说"肝胆喻近，胡越喻远"，大体上说对了。

⑥圈：原注作"陬(zōu 邹)也。"指隅，角落。万物同出于道，有着道赋予的共同天性，所以说"万物一圈"，是说关系密切，挨得近。

以上四句《庄子·德充符》作"自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说"楚、越"，就两国敌对不相容的关系作喻，本书改成"胡、越"，取其相隔遥远而且风俗不同作喻，异曲同工。

⑦"若夫"句：原注作"墨，墨翟也。其术兼爱、非乐，摩顶放踵而利国者为之。杨，杨朱。其术全性保真，虽拔骭一毛而利天下，弗为也。申，申不害也。韩昭侯相，著三符之命而尚刻削。商者，魏公孙鞅也。为秦孝公制相坐之法，严猛闻(以严猛闻名)，故封之为商君也，因谓之商鞅。"

⑧无：王念孙认为是衍文。下句"无"同此。橑(lǎo 老)：古代伞盖的骨架，伞弓。今名伞骨子。

⑨天地之情：即自然规律。指万物同原，皆生于一父母；唯道为大，其他不足道。

⑩中(zhòng 众)：落到。

⑪保：通"宝"，珍贵。《说文通训定声·孚部》："保，假借义为宝。"《史记·周本纪》："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裴骃集解引用徐广说："保，一作宝"。九鼎：古代象征国家的宝物。比喻极贵重。

⑫规形：模子，模型。形通"型"。这儿喻事物的规范、造物者。九鼎虽然贵重，没有模子造不出来，所以规形更加贵重。

⑬疏跃：布散。 枝举：像枝条那样伸展。

⑭蘖：树木砍去后留下的桩子、蔸子上复生的嫩枝。

⑮循：顺行。沿着一定轨道向一定目标走。《说文》："循，行顺也。"桂馥义证："行顺也者，当为顺行。"

⑯"若此"六句：这几句的核心是"非所授"，其含义和"无授"相同，指非人为的、有意识的、有形迹的授予；实际上是不授之授，无形之授、自然之授，即所谓"神化"；"授者"不知自己在授，"受者"也不知谁所授。树根之于枝叶、周云之于物类就是如此，道的作用也是这样。

⑰周云：密雨云。　茏苁：见本卷2·⑪。

⑱辽巢彭濞(bì必)：蕴积貌。雨云积聚的样子。"辽巢"叠韵，"彭濞"双声。

⑲不与为湿：是说云不直接打湿万物，只是通过雨间接起作用。　与(yù玉)：参与。

【译文】

那苍天覆盖着的、大地承载着的、六合包容着的、阴阳二气孕育成的、雨露滋润着的、道和德扶持的万物，全都是同一父母——天地所生，并且贯通着中和之气。因此，槐和榆橘和柚各自形成兄弟，东南的有苗族和西北的三危族血统相通本是一个家族。眼看着大雁高飞，耳听着琴瑟的乐声，而心神却飞到了雁门关一带，一个人身形中的精神分离四散在六合之内，一下子飞越千万里。因此，就事物的差异来说，紧挨着的肝和胆就像胡人和越人一样远隔着；但就事物的共性来看，万物如同挤在一个角落里密切相联。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歧异，各有来历。像那墨翟、杨朱、申不害、商鞅各家鼓吹的治国方法，如同伞架的一根骨子，车轮的一根辐条，有它们可以弃数，没有它们也对于使用无大的妨碍。如果自以为离了自己的主张就不行，那就是不懂得天地的常情了。那冶炼工匠铸造器物时，金属矿在炉火中翻腾跳跃着，必定会有熔液漫溢蹦洒出来，其中溅落到地上的，冷结以后也有一些和某种器物形状相似。它们虽然有点小用处，可是不能认为比周王室的九鼎贵重，更何况同决定器物形体的模型的用处相比呢？金属熔液溅地成物这类现象同道的作用相差就更远了！万物繁衍布散，百事的茎、叶、枝芽，

都以根为本原，因而能够有条不紊顺畅地生发出千姿万态。如此说来，蓬勃的万物是有什么承受了，其实没有谁特意授给它们什么：万物承受到的，是没有谁特意施予的，可是没有什么物类不承受到这种施予。所谓没有什么物类不承受到无形的施予，打个比方说，就像那密雨云聚集起来，翻滚着，酝酿着，化成大雨，遍洒大地，沾湿了万物，而密雨云自己并没有直接参与沾湿的事。

【原文】

10 今夫善射者有仪表之度，如工匠有规矩之数[①]，此皆所得以至于妙[②]。然而奚仲不能为逢蒙[③]，造父不能为伯乐者[④]，是曰谕于一曲而不通于万方之际也[⑤]。今以涅染缁则黑于涅[⑥]，以蓝染青则青于蓝[⑦]。涅非缁也，青非蓝也，兹虽遇其母而无能复化已[⑧]！是何则？以谕其转而益薄也[⑨]，何况夫未始有涅蓝造化之者乎[⑩]！其为化也，虽镂金石，书竹帛，何足以举其数！由此观之，物莫不生于有也[⑪]，小大优游矣[⑫]。夫秋豪之末，沦于无间而复归于大矣[⑬]；芦苻之厚[⑭]，通于无壂，而复反于敦庞[⑮]。若夫无秋豪之微、芦苻之厚，四达无境，通于无垠，而莫之要御夭遏者[⑯]；其袭微重妙[⑰]，挺挏万物[⑱]，揣丸变化[⑲]。天地之间何足以论之！夫疾风勃木[⑳]，而不能拔毛发；云台之高，堕者折脊碎脑，而蚊虻适足以翱翔。夫与蚑蛲同乘天机，夫受形于一圈[㉑]，飞轻微细者，犹足以脱其命[㉒]，又况未有类也[㉓]？由此观之，无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圣人托其神于灵府，而归于万物之

初。于地冥冥，听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寂寞之中独有照焉[24]。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后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后能知之也。夫天下定日月无所载，地不定草木无所植，所立于身者不宁，是非无所形[25]。是故有真人然后有真知，其所持不明，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欤[26]？

【注释】

①如：通"而"，并列连词。这句和上句说的事性质相同，内容平列，不能构成比喻，如不宜讲成"像"。

②所得：应作"有所得"，即上文说的"有仪表之度"、"有规矩之数"之类。得：取用，采用。《吕氏春秋·顺说》："今大王万乘之主也，富贵无敌，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高诱注："得，犹取也。"所得等于说"取用的法度"。

③奚仲：古代车的发明人。

④伯乐：春秋时的相马专家。

⑤谕：明白。 曲：片面的。

⑥涅：可制黑色染料的矿石。 缁：这里应指黑色染料。"染缁"指制成黑色染料。下文"染青"指提炼成靛青。

⑦蓝：也叫蓼蓝，草本植物，叶子可以制出蓝色染料。 青：前一个"青"指靛青，后一个"青"指青色。

⑧兹：此。指青色染料和黑色染料。 母：母体，指涅石和蓼蓝。 复化：回复到母体的样子。 已：通"矣"。

⑨转：转化。 薄：质量稀薄。以上染料不能还原成制作染料的原料，是比喻事物的变异之大。

⑩"何况"句：是说关系不密切的事物差异更大。 造化：这里是"变化"的意思，指涅、蓝制成染料。

⑪"物莫"句：这里是就具体的物物关系来说的。原注解释"有"为"往"，指已经存在的事物。"物莫不生于有"是衬托下文"无形生有形"的总的根本性的规律。作者的意思是：就物类的具体、个别情形说，是"母生子"、旧出新，已经

有的有形之物生尚无之物，这种现象很多；但是从总体上说，万物都出自无形的道。这种铺垫比照写法值得注意。

⑫优游：原注作“言饶多也。”《说文》：“优，饶也。”《小尔雅·广诂》：“优，多也。”《荀子·王制》：“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按季节禁止捕捞），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优、多同义连用。

⑬“夫秋”二句：原注作“秋毫微妙，故能入于无间。间，孔。言道无形，以毫末比道，（毫末）犹复为大也。”

⑭芦：芦苇。　苻：芦苇杆子里的薄膜。　厚：厚度。这里具体指“薄”，所以原注说“犹薄。”今语询问厚薄还说“多厚？”

⑮“通于”二句：埒：同“垠”。　敦庞：厚而宽。

⑯要御：拦阻。　要：从中拦截。　夭遏：阻折。

⑰袭：重。　妙：“通“渺”，微小。

⑱挺挏：见本卷7·⑮。

⑲揣丸：把东西揉成球形。这里指调弄。揣通“抟”、“团”。从“若夫”到“何足以论之”，写“道”无形却神妙无可比。原注说：“道无形，秋毫、芦苻已有形，故曰无秋毫之微，芦苻之厚，而四达无境，通于无垠。”

⑳勃：通“拔”。

㉑夫：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㉒脱：通“托”，寄托。

㉓类：原注作“形象也。未有形象，道所尚（崇尚）也。”以上说越是细微无形的东西越神妙，因为它们接近道的无形这个特点。文章拿树木和毛发、人和蚊虻对比说明这个意思。

㉔“视于”四句：出自《庄子·天地》：“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　晓：光明。

㉕形：现，显现。

㉖庸讵（jù巨）：怎么，哪。《庄子·齐物论》：“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本书化用一句，强调有真人然后有真知，和《庄子》的调子不完全一样。

以上6～10节主要写真人依“道”而行“无为”之治的神妙作用。

【译文】

擅长射术的人有仪表作标尺，工匠有规矩作法度，他们都是取用了一定的标准才达到技艺高超的。但是造车的奚仲不能像神射手逢蒙那样会射箭，神御手造父不能像相马专家伯乐那样会相马，这是说他们只通晓片面的知识技能，而不能精通无穷无尽的奥妙。现在用涅石制成黑色染料，染料的黑色比涅石更深；用蓼蓝提取靛青，靛青的青色比蓼蓝更深。黑染料已不是涅石，靛青已不是蓼蓝，它们即使受到生成自己的母亲——涅石、蓼蓝的深情呼唤，也没法再回复到母亲的模样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经过提炼加工质量比母体稀薄了，何况那些不曾有过涅石、蓼蓝变成黑色青色染料这种关系的事物呢？它们的千变万化，即使刻镂在金石、书写在简帛上，也难以记清确切的数量。从物类之间的这种具体变化来说，新事物没有不是从已有的有形事物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事物大大小小，够繁多的了。秋天兽类新生毫毛的末端，细小到能够插进没有缝隙的地方，可是比起那无形的道来，又该算粗大的了；芦苇杆里的薄膜，够薄的了，它能飘飞在无边无际的领域，可是比起无形的道来，它又算厚重的了。道既没有秋毫之末那样细小的形体，也没有芦杆薄膜那样轻薄的质地，因此它能四通八达于无边无际之中，没有什么能阻遏损害；它能变细为粗，变小为大，变低为高，很自如地支配着万物的变化。天地之间还有什么值得放在话下呢！那疾风能将大树连根拔掉，但长着的毛发却吹不掉；直耸去空的高台，人从上面坠落下来会折断脊骨，脑浆迸裂，但蚊虻却能在台上飞舞。那些轻飞蠕动的细小虫类，靠着造化的神功，在小角落里获得形体，尚且能靠这天赋的形体寄托生命，更何况没有形象的东西呢？所以从根本上说，是无形的道产生有形的万物，这是明明白白的。因此圣人寄托精神于心中，返回到万物初始时的境界。这种只有道存在的境界，看上去幽深昏暗，听起来寂静无声；但是就是在这幽暗中能看到光明，在寂静中有和音回应。他以“不用”来“用”，

唯其“不用”，然后能“用”；他的“知”正是“不知”，唯其“不知”，然后能“知”。天穹如果不固定，日月就无处运行；大地如果不固定，草木就无处生根；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不安宁，是非就没法分明。因此有了真人，然后才有真知。你掌握的标准不明确，怎么知道自己所认为的“知”不是不知呢？

【原文】

11 今夫积惠重厚，累爱袭恩①，以声华呕苻妪掩万民百姓②，使知之欣欣然入乐其性者③，仁也；举大功，立显名，体君臣④，正上下，明亲疏，等贵贱，存危国，断绝世，决挐治烦⑤，兴毁宗，立无后者，义也；闭九窍⑥，藏心志，弃聪明，反无识，芒然仿佯于尘埃之外⑦，而消摇于无事之业⑧，含阴吐阳，而万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为德，德溢而为仁义，仁义立而道、德废矣⑨。

【注释】

①袭：重(chóng 虫)。

②声华：声誉荣耀。呕(xū 嘘)苻：抚育，培育。妪掩：爱抚。掩：有遮护的意思。

③知：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④体：亲近。这里是“使亲近”的意思。《管子·枢言》：“先王取天下，远者以礼，近者以体。”郭沫若等《管子集校》引安井衡说：“体犹亲也。”

⑤挐(rú 如)：杂乱。

⑥九窍：口、鼻、耳、眼、肛门、阴道。这里代表情欲、物欲。

⑦芒：同“茫”。

⑧业：始。见《广雅·释诂》。无事之始相当于“万物之初”。参用俞樾说。

⑨“是故”三句：关于道、德、仁义，参见本卷“题解”和卷一“题解”。

这一节将仁、义、道、德作了区分，是下文12～17节的总起段。

【译文】

积累宽厚的恩惠，把慈爱德泽堆盖在人民身上，用声誉和荣耀去爱护激励万民百姓，使他们欢欣鼓舞，人人都乐意活着享受生的欢乐，这叫做“仁”；建树丰功伟绩，树立显耀的名望，使君臣亲如一体，摆正上下关系，明确亲疏远近，规定贵贱等级，挽救危亡的国家，接继灭绝的朝代，决断处理烦杂的事务，复兴毁坏的宗庙，择立绝后者的继承人，这叫做“义”；禁绝情欲，藏匿心机，抛弃聪明，返归质朴无知，茫然徘徊在尘世以外，逍遥在无为的初始境界中，吞吐阴阳之气，和万物和谐地融成一体，这叫做“德”。因此，道一旦分散开就只有凭靠德，德流失了就会施行仁义，仁义被树立起来，就意味着道和德的废弃。

【原文】

12 百围之木[①]，斩而为牺尊[②]，镂之以剞劂[③]，杂之以青黄[④]，华藻镈鲜[⑤]，龙蛇虎豹，曲成文章[⑥]。然其断在沟中，壹比牺尊、沟中之断，则丑美有间矣，然而失木性钧也[⑦]。是故神越者其言华[⑧]，德荡者其行伪，至精亡于中[⑨]，而言行观于外[⑩]，此不免以身役物矣[⑪]。夫趋舍行伪者[⑫]，为精求于外也，精有湫尽[⑬]，而行无穷极，则滑心浊神而惑乱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于世俗之风，所断差跌者[⑭]，而内以浊其清明，是故踌躇以终而不得须臾恬澹矣。是故圣

人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不知耳目之宣[15]·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16]，上寻九天，横廓六合，揲贯万物[17]。此圣人之游也[18]。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19]，而游于灭亡之野[20]，骑蜚廉而从敦圄[21]，驰于外方[22]，休乎宇内[23]，烛十日而使风雨[24]，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天地之间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虚无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

【注释】

①围：两只胳膊合抱起来的长度。“百围”是虚数，形容树身粗大。

②牺尊：雕刻成牺牛形状的酒樽，是名贵的祭神酒器。牺：古代作祭品用的毛色纯一的牛羊等牲畜。　尊：“樽”的古字。

③剞（jī 机）劂（juě 决）：刻镂用的曲刀。原注说“剞”是刻刀，“劂”是打底线的工具。《说文》等书看成双声双音词，统释为“曲刀”、“刀”。王念孙《广雅疏证》说“剞、劂”两个字都有“曲、屈”的意思。

④青黄：泛指各种色彩。　杂：各种颜色错杂。

⑤华（花）藻：原注作“花纹也。”　镈：通“敷”，散布，散射。　鲜：艳丽的色彩。

⑥“龙蛇”二句：原注作“龙蛇虎豹者，刻尊彝（酒器名）为蟠龙伏虎之状，故曰曲成文章。”　曲：尽，全。有精心的意思。　文章：花纹，图案。

⑦“然其”四句：刘文典认为“壹”应在“断”之上。　从本节开头到“性钧也”，出自《庄子·天地》。本文文字过简，现录引《庄子》文以供参考：“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纹饰）之，其（下脱“一”）断在沟中（大树砍断以后，另一段丢在沟里）。比牺尊于沟中之断（拿一段做成牺樽的和丢在沟中的那段相比），则美恶（丑）有间（差别）矣，其于失性（丧失树木的朴性）一也。”本书用《庄子》文，物意对牺樽增加了描绘，是为了阐述“神越者其言华……”的观点。

⑧“神越”句：原注作“越，散也。言不守也，故华而不实。”

⑨“德荡”二句：原注作“荡，逸（走失）。伪，不诚也。”　至精：最精纯的气。　亡：失去。　中：心。心为神之舍，神当守舍。

⑩观：这里是表现的意思，由“被看到”的意思转化而来。

⑪役物：即“役于物”，被外物役使。

⑫趋舍：取舍，进退。指行为。 伪：通“为”。人为叫“伪”。

⑬湫（qiú 求）：通“遒”，尽。《广雅·释诂一》：“湫，尽也。”王念孙疏证：“湫读为遒。《玉篇》、《广韵》并云‘遒，尽也’。”古人说“读为”常指同音通假。

⑭差跌：失足跌倒。喻失误。《汉书·陈遵传》：“足下讽诵经书，苦身自约，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沉）俗间。”“而我”云云，和本书这里意思相合。 断：杨树达疑为衍文。

⑮宣：发散，显露。《左传·昭公元年》：“于是乎节宣其气。”杜预注：“宣，散也。”《左传·宣公九年》：“公卿宣淫，民无效焉。”杜注：“宣，示也。”宣本指宣室，引申为宣布，再引申为散布、宣泄等义。”“宣淫”和这里“耳目之宣”意思相近，指显示聪明或指放纵情欲，迷恋声色。 俞樾、杨树达都认为宣字是“宜”字之误，可供参考。

⑯三泉：三重泉，地下深处。三泉和九泉、黄泉同义。三、九都是表示多的虚数，这里为了避开与下一句“九”字重复，所以用“三泉”。

⑰揲（shé 舌）：本指按照定数更迭数物，如从“一五、二五”数到“八五”（四十）叫做“八揲”。见《说文》“揲”字段玉裁注。引申出“积累”的意思。

⑱圣人：和“真人”相对而言。参见本卷“题解”。 游：行，行为。

⑲动溶：见一·11·⑦。

⑳灭亡：同“灭没”、“灭漠”，无形无声。

㉑蜚廉：原注和“兽名。长毛有翼。” 敦圄（yǔ 雨）：原注作“似虎而小。”

㉒外方：方外，一定的区域以外。

㉓宇内：王念孙认为应作“内宇”，为了和野、圄、雨、父、女等字押韵（这些字上古都属“鱼”部）而颠倒语序，且同“外方”相对。

㉔烛：以……为火炬。或“使……照耀”。下文的臣、役、妾、妻用法同此，都含“以……为……”或“使……为……”的意思。

【译文】

百围粗的大树，砍断做成牺牛形酒樽，用弯曲的雕刀镂刻，涂上青黄等相间的颜色，花纹图案散射出艳丽的色彩，龙蛇虎豹的形像，精心雕刻成图案。可是拿另一段砍断以后丢在水沟里面的木料

和这雕成的华贵牺樽相比，虽然丑美相去很远，但两段木料都失去了树木的质朴天性却是相同的。可见精神散失的人，他的言谈便华而不实；德性荡然无存的人，他的行为举动便虚假不诚；最纯粹的精气从心中走散，他的浮辞伪行就显露在人们眼前。这种失去了精神支柱的人，难免拿自己的身形去充当外物的奴隶。人们的行为举动，都是精神在寻求外在的表现，可是精神总有耗尽的时候，而行为是可以无止境的，假如神不守舍，就会心烦意乱，精神被外物污染，因而迷乱生命的根基。人的精神不安定，浮泛在庸俗的风气中，一旦挫折失足，内在的纯洁天性受污染，就只能彷徨一生，得不到片刻恬静。因此圣德的人注重内在的道德休养，而不讲究用仁义来装饰外表；不放纵情欲显示聪明，而遨游在精神和谐的境界中。这样，他向下可以探测三泉下的地中宝藏，向上可以寻觅到九天上的奥秘，横着可以护展到整个天下，贯通万物。这些就是圣德之人的所作所为。至于真人，却是飘荡在最虚无的境界中，浮游在什么也没有的地方；他骑着蜚廉神兽，带上敦圄扈从；驰骋在有界域的区间以外，休息在宇宙之中；以十个太阳作火炬，用风雨作使臣，让雷公当臣属，叫夸父充仆役；纳洛水女神宓妃作妾，娶美丽的织女为妻。那有限的天地之间，哪里值得他眷顾留恋！所以说虚无是道的住舍，平易是道的本色。

【原文】

13 夫人之事其神而娆其精①，营慧然而有求于外②，此皆失其神明而离其宅也③。是故冻者假兼衣于春④，而暍者望冷风于秋⑤，夫有病于内者必有色于外矣。夫梣木色青翳⑥，而蠃瘉蜗睆⑦，此皆治目之药也。人无故求此物者，

必有蔽其明者。圣人之所以骇天下者，真人未尝过焉；贤人之所以矫世俗者，圣人未尝观焉[8]。夫牛蹄之涔[9]，无尺之鲤；块阜之山[10]，无文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营宇狭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况乎以无裹之者邪？此其为山渊之势亦远矣。夫人之拘于世也，必形系而神泄，故不免于虚[11]。使我可系羁者，必其有命在于外也[12]。

【注释】

①事：使用。　娆：见本卷5·⑥。

②营慧：有人认为应作"营营"。营营有"往来盘旋"的意思。《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毛亨传："营营，往来貌。"《汉书·杨雄传·校猎赋》："羽骑营营。"颜师古注："营营，周旋貌。"这里形容动脑筋的样子，相当于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原注"营慧然"为"求名索利也"，释"营"为求索，释"慧"为名利、好处。《辞源》（修订本）仅以本书这一句为例及高诱原注为证，释作"运用智谋的样子"，取"营"的经营义，取"慧"的智慧义。三种解释都可讲得通，以第一种为好。

③神明：这里指精神。　宅：精神之宅，即灵府。也可以指身躯。

④冻者：应指因病畏寒的人。　假：借，利用。

⑤暍（yē 椰）：本指中暑。这里应指因病发烧。

⑥梣（chén 晨）木：原注作"苦历（枥，通"栎"），木名也。生于山。剥取其皮，以水浸之正青（呈青绿色），用洗眼，愈人目中肤翳，故曰色青翳。"　色：王引之认为是"已"（止）之误。　青翳：有人说即"角膜翳"，角膜病变以后留下的疤痕组织，薄的似云雾，叫"云翳"，较厚的叫"斑翳"，更厚的成白斑。梣木又叫青皮木（见《说文》）、秦皮木（见《本草纲目》）等，树皮浸水可以消热毒。

⑦蠃（luǒ 裸）：原注作"蠃蠡，薄蠃。"蠃蠡的种类很多。陶方琦认为这里指蜗牛，其涎液清凉能解热毒。蜗睆（huǎn 缓）：王引之认为应作"烛睆"，目内生白翳的眼疾。

⑧"圣人"四句：出自《庄子·外物》："圣人之所以骇天下，神人未尝过而问焉；贤人所以骇世，圣人未尝过而问焉；君子所以骇国，贤人未尝过而问焉；

小人所以合时，君子未尝过而问焉。” 骇：使惊骇。　过：过问，有理睬的意思。“未尝过”等于说不干这种事，不采取这种做法。

⑨涔(cén 岑)：积水。

⑩块阜：小山。也作“魁父”。块阜、魁父就是“丘”。

⑪虚：原注作“虚疾。”身体亏虚导致的疾病。

⑫有命：王念孙认为应作“命有”。　命：命运，命分。《庄子·山木》：“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其在外者。”有的本子“其”作“有”。

【译文】

人们过度劳神而扰乱自己的精气，费尽心机追求外界利益，这都会耗损精神元气，驱使它们离开人的身心。所以得寒症的人，即使在温暖的春天，也要借助加衣裳挡寒，而得热症的人，即令在凉爽的秋季也盼望冷风吹拂来解热。体内有寒热症的人，必定在行为脸色上有所体现。梣树皮浸水能治愈青翳，蜗牛涎液能治好烛睆。这两种东西都是治眼疾的良药，但是无缘无故地敷用一定会伤害眼睛。圣人用来惊动天下的一套办法，真人从来不过问；贤人用来矫正世风的一套作法，圣人从来不过问。那牛蹄踩成的小水洼，容不下一尺长的鲤鱼；小山丘上长不出参天大树。原因是什么呢？都是因为范围狭小容不下巨大的东西，更何况要它们容纳用“无形”包裹着的东西呢？它们离深渊、高山的规模气势还远着呢！人们被世俗所拘束，必定身形受系绊同时精神散泄，所以不免虚亏致病。羁绊人们的名利欲念等，都是人们命定的身外之物，如果有非分的要求，必定受系累。

【原文】

14 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涃之域[①]，而徙依于汗漫之

宇[2]，提挈天地而委万物[3]，以鸿濛为景柱[4]，而浮扬乎无畛崖之际[5]。是故圣人呼吸阴阳之气，而群生莫不颙颙然仰其德以和顺[6]。当此之时，莫之领理决离[7]，隐密而自成[8]，浑浑苍苍[9]，纯朴未散，旁薄为一[10]，而万物大优[11]。是故虽有羿之知而无所用之。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12]，吟德怀和[13]，被施颇烈[14]，而知乃始昧昧晽晽[15]，皆欲离其童蒙之心，而觉视于天地之间。是故其德烦而不能一。乃至神农、黄帝[16]，剖判大宗[17]，窍领天地[18]，袭九窾[19]，重九熟[20]，提挈阴阳，嫥捖刚柔[21]，枝解叶贯[22]，万物百族使各有经纪条贯。于此万民睢睢盱盱然[23]，莫不竦身而载听视[24]。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栖迟至于昆吾、夏后之世[25]，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而性命失其得[26]。施及周室之衰[27]，浇淳散朴[28]，杂道以伪[29]，俭德以行[30]，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31]，华诬以胁众[32]；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33]，饰绂冕之服[34]；聚众不足以极其变[35]，积财不足以赡其费。于是万民乃始慲觟离跂[36]，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枘于世而错择名利[37]。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38]，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39]，所由来者久矣！

【注释】

①甘瞑：酣睡。瞑通“眠”。　溷（hùn 诨）涧（xián 闲）：原注作“无垠虚之貌。”这一句出自《庄子・列御寇》。

②汗漫：无边无际。

③挈:举。 委:弃。"提挈天地"当指掌握着大自然的规律。

④鸿濛:原注:"东方之野,日所出,故以为景柱。"\景(影)柱:影表,量天尺。

⑤浮扬:翱翔。畛:界限。

⑥颙颙:通"喁喁(yóng 拥阳平)",仰慕的样子。《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喻巴蜀檄》:"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又,喁读 yú(于)时,喁喁有随声附和义,也适用于这里。

⑦之:前置宾语,代百姓。领理:治理。下文"窍领",原注作"领,理也。"决离:疏导。《说文》:"决,行水也。"使水流通。

⑧隐密:无形迹,自然而然。

⑨浑浑苍苍:原注作"混沌大貌。"这里形容太古初民混沌的精神状态。所以下句说"纯朴未散"。

⑩旁薄:同"磅礴"。和"旁"同音的字常有大的意思。

⑪优:多。参见本卷 10·⑫。

⑫昧昧:原注作"纯厚也。" 芒芒:同"茫茫"。广大无边貌。

⑬吟:王念孙认为是"含"的异体。

⑭烈:鸿大。

⑮啉啉:原注作"欲所知之貌。"王念孙认为啉应作"楙",通"朦",这才和原注切合。

⑯乃:王念孙认为应作"及"。

⑰大宗:指混一状态的道。

⑱窍:通。

⑲袭:因,依循。 窾:法,大自然的法则。

⑳埶:王念孙认为应作"埶",同"垠",形。

㉑姱:同"挎"。原注"姱揔"为"和调"。参见本卷 10·⑲。

㉒解:分开。 贯:连贯起来。

㉓睢睢(suī 虽)盱盱(xū 须):张目直视。

㉔载:承受,接受。

㉕栖迟:淹留,游息。这里含有渐渐发展的意思。 昆吾:夏朝部落名。夏后:指夏桀。 后:君主。

㉖得:通"德"。原注作"性命之本。"

㉗施(yì 义):延续。

㉘浇:使……变薄。

㉙杂:王念孙认为应作“离”。　伪:通“为”。

㉚俭:王念孙认为应作“险”。险有不正的意思。这里指偏离。《庄子·缮性》:“离道以善,险德以行。”

㉛疑:通“拟”,比拟。　拟圣:把自己比作圣人。《庄子·天地》作“博学以拟圣”。原注:“博学杨、墨之道,以疑孔子之术。”释“疑”为怀疑,不对。这是原注者站在儒家立场曲解本书道家旨意的又一例。这儿的“圣人”有特定含义(见本卷“题解”),不是指孔圣人。相反,这里儒家墨家都是否定对象。

㉜诬:欺骗。不能讲成“诬蔑”。原注说成“诬圣人”,错误同上一条所说。诬在这句指谎言,和“华”一块作介词“以”的前置宾语。“华诬以胁众”等于说“以华诬胁众”。

㉝登降之礼:宾主相见的礼节,主人下堂,客人升阶,互相礼让。

㉞绂(fú 服):古代系官印的丝带,也叫绶。品级不同,颜色各别。　冕: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戴的帽子,有等级区别。

㉟聚众:征集民工服劳役。　极:尽。　变:宫室等的花样翻新。

㊱憣:通“颟”(mān 蛮阴平):不明事理觟(xiè 谢):朱骏声说通“携”,有二心,背离。离跂:自以为高明。《荀子·非十二子》:“忍性情,綦溪(王先谦释为“极深”)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杨倞注:“利与离同。离跂,违俗自洁之貌,谓离于物而跂足也。”

㊲凿枘(ruì 瑞):比喻迎合、追求。凿和枘必须契合。　错:措。

㊳曼衍:连绵不断。这里指追逐不止。　淫:荒淫;邪辟。　陂(bēi 杯):山坡,指邪道。

㊴衰(cuī 崔):等衰,由大到小的一定等级递减。　衰渐:相当于“每况愈下。”

【译文】

在至德的时代,人们酣眠在混沌虚无的境界中,自由遨游在浩瀚迷茫的领域里,一手擎托苍天,一手提着大地,委弃天地间的万

事万物，以日出之地鸿濛作量天尺，浮荡在没有边际的地方。因此圣德明君只需吞吐阴阳二气，众生就仰慕归依。那时，没有谁治理引导，人和万物都悄悄地自然形成、生长，浑浑然，茫茫然，纯粹质朴的天性没有失散，磅磅礴礴，合成一体，万物繁茂众多。因此，即使有后羿那样的智慧也派不上用场。时代降到伏羲氏的时候，治理天下的道术还是浑厚迷茫的，他蕴含着德性，怀藏着中和之气，布施颇为广大；人们的智慧开始萌发，若有所知，都要失去童稚蒙胧的心态，在天地间醒过来。所以伏羲氏的德治之术烦多而不齐一。及至神农、黄帝时代，他们开始离析道统，通理天地，依循大自然的法则形制，掌握着阴阳变化，调和阳刚阴柔，细细地分解，紧紧地连贯，让万物百事都有脉络条理。这样，万民百姓没有谁不睁着两眼、踮着脚、伸长脖子仰头察看君王的脸色，谛听君王的号令。所以神农、黄帝虽然能治理好天下，但不能让百姓十分自在和谐。渐次延续到昆吾、夏桀时代，人们的嗜欲受外物牵动，聪明被外界诱惑，因而失去了天性和生命赖以存在的根本——德。延续到周朝末的衰乱之世，淳朴的风气被冲淡离散，办事背离道统，行为偏离德性，因而巧诈萌生发展。周王室衰败，王道废驰，儒家、墨家便开始标榜各自的学说，大发议论，招聚门徒，争讼是非。于是各家各派以自己的博学多闻来妄比圣人，其实是用庶华不实的言辞欺骗世人，裹挟人们信从他们的主张；他们演奏礼乐歌舞，拿《诗》、《书》装饰门面，以便在天下沽名钓誉。在他们的鼓吹影响下，实行繁琐的礼节，服饰等级森严；征集民众大兴营造，无穷无尽的花样翻新，聚敛民脂民膏，无法满足奢侈糜费。在这种世风下，广大百姓也被愚弄得虽然糊里糊涂，不明事理，却又自以为高明，各行其是。人们都想玩弄自己的聪明诈伪，追逐迎合污浊的世俗，变着手法捞取名利。因此人们都奔忙在歪门邪道上，丧失了道的根本。世人之所以这样丧失纯朴的天性，渐渐沦丧到越来越不成体统的地步，那来由久远啊！

【原文】

15 是故圣人之学也，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①；达人之学也②，欲以通性于辽廓而觉于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学也则不然，擢德搴性③，内愁五藏④，外劳耳目，乃始招蛲振缱物之豪芒⑤，摇消掉捎仁义礼乐⑥，暴行越智于天下⑦，以招号名声于世。此我所羞不为也。是故与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说也⑧；与其有说也，不若尚羊物之终始也⑨，而条达有无之际⑩。是故举世而誉之不加劝⑪，举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荣辱之理，虽有炎火洪水弥靡于天下⑫，神无亏缺于胸臆之中矣。若然者，视天下之间，犹飞羽浮芥也，孰肯分分然以物为事也⑬！

【注释】

①游心于虚：原注作"言无欲也。"心里什么念头也没有。

②达人：通达知命的人，也叫"通人"。

③擢：拔去。　搴(qiān 迁)：和"擢"同义。

④愁：使发愁。　藏：内脏。

⑤招蛲：缠绕。有纠缠、牵系的意思。　振缱：情意缠绵的样子。　豪芒：喻细小的事物。

⑥摇消掉捎：即"摇掉"，有摇摇摆摆、上上下下的意思。这里形容为仁义不能实行而奔忙，或形容心情很不安。

⑦暴：显露。　行：行为。　越：原注作"扬也。"也是显示的意思。

⑧说：悦。"不若有说"原注为"不若有人说乐之也"，是说不如众人共享，不独占。

⑨尚羊：同"倘佯"。　终始：意义偏在始字，指"初始状态"，即下句说的"有无之际。"　也：应该在下一句"际"字下。

⑩条达：通达。

⑪加：更。 劝：勉励。这句和以下三句出自《庄子·逍遥游》。

⑫弥靡：弥漫，蔓延。

⑬分分：同“纷纷”。

【译文】

因此圣入学习，是要让性情返回到初始质朴混沌状态，让心神遨游在虚无的境界中；达入学习，是要让性情通达辽阔无边之际，在寂静淡漠中觉醒。说到世俗之人的学习，那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拔去德性，胡思乱想，使心胸愁闷，让耳目劳损；老是眷恋纠缠着毫芒般微小的利益和事情，为仁义礼乐不能实行而着急奔忙，在天下显露自己的行动和智巧，以求在世上招摇呼号取得声誉。这种事是我感到羞耻而不屑做的。所以与其一个人独占天下，不如让大家共享其乐；与其和大家共享其乐，不如彻底抛弃天下而逍遥在万物的初始状态，通达到万物将成未成的时期去。因此全天下的人赞扬自己也不受激励，全天下的人都非议自己也不沮丧；在生死面前泰然自若，对荣辱关系看得很透；即使天下大火蔓延洪水泛滥，我心胸中的精神也不亏残。能够如此，就会把偌大的天下看得轻如飘飞的羽毛和浮泛的小草，谁还愿意忙忙碌碌把外物当回事呢！

【原文】

16 水之性真清而土汩之①，人性安静而嗜欲乱之。夫人之所受于天者，耳目之于声色也，口鼻之于芳臭也②，肌肤之于寒燠③，其情一也，或通于神明，或不免于痴狂者，何也？其所为制者异也。是故神者智之渊也，渊清则智明矣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则心平矣。人莫鉴于流沫⑤，而鉴

于止水者，以其静也[6]；莫窥形于生铁，而窥于明镜者，以睹其易也。夫唯易且静，形物之性也[7]。由此观之，用也必假之于弗用也。是故虚室生白，吉祥止也[8]。夫鉴明者尘垢弗能埋，神清者嗜欲弗能乱。精神已越于外，而事复返之，是失之于本而求之于末也。外内无符而欲与物接，弊其玄光而求和之于耳目[9]，是释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10]。是之谓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11]，反之于虚则消铄灭息[12]。此圣人之游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达乎性命之情，其举错未必同也，其合于道一也。

【注释】

①汩：乱。

②芳臭：王念孙认为应作“臭味”。臭读 xiù(秀)，气味总称。臭对鼻而言，味对口而言。

③燠(yù 寓)：温暖。

④渊清：王念孙认为应作“神清”，与下句“智公”相对。其实“渊”即借喻“神”。

⑤流沫：流动泛起泡沫的水。

⑥睹：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⑦形：表现。

⑧“虚室”二句：出自《庄子·人间世》。原注：“能虚其心以生于道，道性无欲，吉祥来止舍也。”　虚室：身心。　白：喻道。　止：来到。

⑨玄光：原注作“内明也。一曰：玄，天也。”以“一曰”作依据，玄光指道光。内明则指纯净的精神之明。上文说“神清则智明”，这句就是根据神和智的这种关系讲的。　知：智。

⑩释：弃。　道：走向。　其：相当于“于”。

⑪心有所至：用心于外物，思虑达于外物。　在之：精神随着“心”到达所思的地方。　喟然：勃然，慨然，形容情绪激昂、奋发的样子。这句说“神”随

“心”动。

⑫反之于虚：原注作“反之于虚，则情欲之性消铄灭息。”上文“圣人……游心于虚”意思和这里相近。

【译文】

水的本性纯净清亮，泥土掺和使它混浊；人的天性安静，嗜欲搅得它迷乱不宁。耳听声音，眼看色彩，口尝滋味，鼻闻气味，肌肤感觉冷热，这些天生的功能，任何正常人都是一样的。可是有的人精明清醒，有的人色不了痴呆发狂，为什么呢？因为制约他们的精神的状况不同。所以说精神是智慧的渊源，这精神渊源清澈宁静，智慧就明察；智慧是心灵的府库，智虑不巧诈歪邪，心灵就平静。人们都不用流动着泛着泡沫的水作镜子，而用静止清亮的水照形，因为它平静；人们都不对着没有打磨加工的铁块照形，而对着明亮的铜镜端详容貌，因为铜镜平整。只有平整又宁静。才能如实映现出物体的本真面目。由此看来，用，是借助不用。所以说心田有道光照亮，吉祥就降临你的身上。镜子明亮，尘垢终究不能玷污它；精神清纯，嗜欲终究不能搅乱它。如果精神已经散越到身心以外，再去费劲让它返回，这就是失去根本，而追求末节。外在行为和内在精神分离，而想处理好事物，遮蔽了道的神光，只凭耳听目视获得智慧，这就是抛弃光明走向黑暗，这就叫做失道。人的心向往那里，精神就激动兴奋地跟着跑去；心返归虚无的境界，嗜欲就烟消火灭，精神也随之宁静。这是圣人的所作所为。所以古代圣君治理天下，一定通达性命的情理，他们的具体行动措施不一定相同，但都符合道却是一致的。

【原文】

17 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爱之也，燠有余于身也；冬日之不用翣者，非简之也，清有余于适也。夫圣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节于已而已，贪污之心奚由生哉①！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也；能有名誉者，必无以趋行求者也②。圣人有所于达，达则嗜欲之心外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然而不免于儡③，身犹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是何则？其道外也④。夫以末求返于本，许由不能行也，又况齐民乎！诚达于性命之情，而仁义固附矣，趋舍何足以滑心！若夫神无所掩⑤，心无所载，通洞条达，恬漠无事，无所凝滞，虚静以待，势利不能诱也，辩者不能说也，声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滥也，智者不能动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⑥。若然者，陶冶万物，与造化者为人⑦，天地之间，宇宙之内，莫能夭遏。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神经于骊山、太行而不能难⑧，入于四海九江而不能濡；处小隘而不塞，横扃天地之间而不窕⑨。不通此者，虽目数千羊之群，耳分八风之调，足蹀《阳阿》之舞⑩，而手会《绿水》之趋⑪，智终天地⑫，明照日月，辩解连环⑬，泽润玉石⑭，犹无益于治天下也。

【注释】

①贪污：贪婪低下。　奚：何。

②趋行：犹言奔走驰骛也。

③儡：通“羸”、“累”，疲惫。

④道：学说主张。　外：外在，外物。这里是“注重外物”的意思。

⑤掩：掩袭，指损害。

⑥道：行为，所做的。王念孙认为应作“游”，当“行”讲。但“道”本身有“行”义，不必改字。《荀子·议兵》：“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杨倞注：“道，言也，行也。”王念孙《读书杂志》：“（道）当训为行。”王氏顾彼而失此。

⑦为人：为偶。原注解释“为”作“治”。有人据此译“为人”为“治理人类”。不可取。详参一·8·⑧。　偶：伴侣。

⑧“神经”句：这句和以下三句出自《庄子·田子方》：“其神经乎大山而无介（隘），入于渊泉而不濡，处卑细而不惫，弃满天地。”

⑨扃（jiōng 炯阴平）：门闩。引申为横。

⑩《阳阿》：古舞名。　蹀（dié 为）：踏。

⑪会：合。　《绿水》：舞曲名。　趋：通“奏”，节奏。

⑫终：刘文典认为应作“络”，笼罩。按：终解释为“究”、“充满”也通。

⑬连环：连成串难解散的玉环一类的游戏器物。比喻难题。

⑭泽：王念孙认为应作“辞”，言辞。辩、泽两句都是说口才。　润：言辞圆润动听。

以上11～17节用真人之行同圣人、贤人、俗人之行对照，写道、德散失沦丧的历史，阐明必须归真返朴。作者的意思是主张精神文明的净化，主要是针对道、德沦丧的丑恶现象，不应认为作者是提倡复古倒退。在其他篇章中作者主张发展生产，安定民生，不墨守古制等，足以证明作者不是要复古倒退。

【译文】

人们夏天不穿裘衣，不是因为爱惜它，而是由于热度对身体已够高了；冬季不用箑扇，不是因为贱视它，而是由于寒冷已超过人能适应的程度了。圣人估摸自己的食量吃饭，度量自己的身材做衣穿，对自己的物欲有所节制，恰如其分就行了，贪婪卑下的念头又从哪里滋生呢？所以能够享有天下的人，一定不以天下为追求的目标；能够享受名望荣誉的人，一定不靠追逐而得到。他能够通达道，因而嗜欲之情就排除在外了。孔丘、墨翟的弟子们，都拿仁义那一套说教来教导世人，可是却免不了白费气力。他们自身尚且不能实

行仁义，更何况他们教导的人呢？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学说主张只注重外在的末节；从末节求返归根本，许由那样的高洁之士都做不到，何况平凡百姓呢？假如真能通达性和命的情理，那么仁义自然会归附于身，行为举止哪能搅乱你的心呢？假如精神不受侵害，心中没有负担，心胸舒畅开通，恬淡安静，没有阻滞郁结，用虚无静漠的心态对待外物，那么，权势利禄就不能使他动心，雄辩家不能使他折服，音乐美色不能使他淫乱，美妙的东西不能使他放纵，聪明人不能使他动摇，勇武的人不能使他恐惧：这就是真人的所作作为。能够这样，他就能陶冶万物，和造化结成亲密的伴侣，天地之间，宇宙之内，没有什么能挫败阻止他。那化育生命的自己不死，促使事物变化的自身不变；他的神灵经过骊山、太行山不受阻拦，飞进四海、九江不会沾湿；处在狭小的地方不感到挤塞，横贯天地之间不留空隙。不能通达神妙道术的人，即使他抬眼就能数清一群上千只的羊，张耳就能分辨八方吹来的风声，脚踏着《阳阿》美舞，手合着《绿水》的节奏，智谋能穷究天地，眼光像日月般明亮，口才能说清最复杂的难题，言辞像玉石那样圆润动听，还是对治理天下没有裨益！

【原文】

18 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外不滑内，则性得其宜；性不动和，则德安其位。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能体道矣。若然者，血脉无郁滞，五藏无蔚气[①]，祸福弗能挠滑，非誉弗能尘垢，故能致其极[②]。非有其世，孰能济焉？有其人，不遇其时，身犹不能脱，又况无道乎？且人之情，耳目应感动[③]，心志知忧乐[④]，手足之

擠疾痒、辟寒暑[⑤]，所以与物接也。蜂虿螫指而神不能憺[⑥]，蚊虻噆肤而知不能平[⑦]，人忧患之来，攖人心也，非直蜂虿之螫毒而蚊虻之惨怛也[⑧]，而欲静漠虚无，奈之何哉[⑨]！夫目察秋豪之末，耳不闻雷霆之音；耳调玉石之声，目不见太山之高。何则？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⑩]。今万物之来，擢拔吾性，搴取吾情，有若泉源，虽欲勿禀[⑪]，其可得邪[⑫]！今夫树木者，灌以瀿水[⑬]，畴以肥壤[⑭]，一人养之，十人拔之，则必无余蘖[⑮]，又况与一国同伐之哉[⑯]！虽欲久生，岂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终日，未能见眉睫；浊之不过一挠，而不能察方员。人神易浊而难清，犹盆水之类也，况一世而挠滑之，曷得须臾平乎！

【注释】

①藏：内脏。　蔚气：病气。

②极：至，尽头。指天年。

③应感动：反应所感所动。指视听功能。

④志：心。

⑤擠(fèi 费)：拂；搔抓。　疾：猛极。　辟：排除。

⑥虿(chài 柴去声)：蝎类毒虫。　螫(zhē 遮或 shì 世)：有毒腺的虫子刺入或牲畜。　憺(dàn 淡)：安。

⑦噆(zǎn 赞上声)：原注作"噬，犹穿。"叮咬。　知：通"志"，心神。

⑧惨怛(dá 达)：痛苦。

⑨奈之何：把它怎么办。

⑩志：记住。指接受。

⑪禀：承受。

⑫其：同"岂"。　得：能够。

⑬瀿(fán 繁)：水暴溢，和"泼"古音通义近，古代楚地方言。瀿水指充足

的水。

⑭畴:壅土,培土。

⑮余蘖:参见9·⑭。

⑯与:通"举",全。《墨子·天志》:"故天下之君子,与之谓之不详者。"毕沅校注:"与同举。"

【译文】

静漠恬淡,是用来养性的;和愉虚无,是用来养德的。外物不扰乱内在的天性,天性就有安适的寓所;天性保持平和,德就安处在自己的住处。人能够养性处世,怀德而享天年,可以说是能够体察道了。这样,血脉不会郁积阻滞,五脏不会受病气侵袭,祸福不能扰乱,毁誉不能玷污,所以人可以平静安稳地走完生命旅程。但是,如果没有好世道,谁又能达到以上那种境界呢?能体道的人,如果碰不上清平世道,尚且摆脱不了乱世的干扰,何况没有得道的人呢?再说人的常情,耳目生成是反应感觉动静的,心是天生能知道忧乐的,手脚是生就可以捞痒痒、除寒暑的,它们都得和外界接触。蜂蝎螫咬手指,人的精神就不能安定,蚊虻叮咬皮肉,人的心就不能平静,而忧患的袭击,是揪心撕肺的,不只是像蜂蝎螫刺中毒和蚊虻叮咬疼痒那样的皮肉之苦,因此人想静漠虚无,也只好徒唤奈何了!眼睛能明察秋毫之末,耳不能承受炸雷的巨响;耳适宜听玉石般圆润的乐声,眼睛却望不到泰山的峰顶。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习惯承受小的而不习惯于接受大的。万事万物纷至沓来,拔扯抽拉我们的性情,有如泉水源头淌来的水流,那溪谷河川即使想不接纳,哪能行呢?植树育林的人,给树苗灌上充足的水,培上肥厚的土,一个人培育,十个人拔扯,必然连复生的枝芽也保不住了,更何况举国上下一起来砍伐呢?在这种情形下,你虽然想长命,哪能行呢?放一盆浑水在院子里,澄了一整天,清澈度还不能照清眉毛睫毛,可是让它变浑,只需要搅动一下,就连方形圆形也映不出差别了。人

的精神容易被搞浑浊而难以保持清明，就像那盆里的水一样，何况搅扰人的精神的是大千世界，你哪里能得到片刻的平静呢！

【原文】

19 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①]，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②]。当此之时，风雨不毁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③]，珠玉润泽；洛出《丹书》，河出《绿图》[④]。故许由、方回、善卷、披衣得达其道[⑤]。何则？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是。四子之才，非能尽善盖今之世也，然莫能与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时[⑥]。逮至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⑦]，为炮烙[⑧]，铸金柱[⑨]，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醢鬼侯之女[⑩]，菹梅柏之骸[⑪]。当此之时，峣山崩[⑫]，三川涸[⑬]，飞鸟铩翼[⑭]，走兽挤脚[⑮]。当此之时，岂独无圣人哉[⑯]？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鸟飞千仞之上，兽走丛薄之中，祸犹及之，又况编户齐民乎？由此观之，体道者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矣。夫历阳之都，一夕反而为湖[⑰]，勇力圣知与罢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顺风纵火，膏夏紫芝与萧艾俱死[⑱]。故河鱼不得明目，稚稼不得育时，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则愚者不能独乱，世乱智者不能独治；身蹈于浊世之中，而责道之不行也，是犹两绊骐骥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猿槛中，则与豚同，非不巧捷也，无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⑲]，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则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处便而势利也。古之圣人，其和愉宁静，性也；

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后能行，命得性而后能明。乌号之弓，溪子之弩[20]，不能无弦而射；越舲蜀艇[21]，不能无水而浮；今矰缴机而在上[22]，网罟张而在下，虽欲翱翔，其势焉得？故《诗》云：“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23]以言慕远世也[24]！

【注释】

①肆：店铺。这里指做买卖。

②处士：没有做官或不做官的士人。　修：遵循。

③重：厚。味：庄逵吉、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④“洛出”二句：洛：洛水。《丹书》：朱笔写的天书，是古代统治者假托天意所捏造的。这里指《洛书》。《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汉儒说就是《尚书·洪范》中的“九畴”　河：黄河。《绿图》：古代传说江河中所出的图箓都呈绿色。这里指《河衅》，孔安国认为就是“八卦”。

⑤许由、方回、善卷、披衣：四人都是传说中尧时的隐士。原注说后三人“姓名不可得知”，名称都依性格品行而命。如其人方直回旋，故名方回。

⑥“遇唐”句：这句末应有“也”字。

⑦辜：意义同“罪”，又指分裂肢体的刑罚。《汉语大字典》“辜”第②义（“肢解”）正引用本书这句作书证。刘文典认为是“罪”的误字，不可取。

⑧炮烙：又作“炮格”。格，铜架，下燃炭火，令人在架上走过，坠火中烧死。参见《史记·殷本纪》“有炮格之法”斐骃集解。

⑨金柱：原注作“铸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其上，坠移火中，而对之笑也。”

⑩醢（hǎi 海）：把人剁成肉酱。　鬼侯：见下注⑪。

⑪葅（zū 租）：切碎。原注作“鬼侯、梅伯，纣时诸侯。梅伯说鬼侯之女美好，令纣妻之。女至，纣以为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也。一曰：纣为无道，梅伯数谏，故葅其骸也。”

⑫峣（yáo 尧）山：在陕西蓝田县。

⑬三川：原注指泾水、渭水、汧水。其中泾、渭参见四·18·⑮、⑯。　汧

(qiān 千):即陕西千河,渭河支流。

⑭锪:残。

⑮挤:排挤,推搡。引申为损务、毁坏。

⑯独:难道。这里和"岂"同义。

⑰"夫历"二句:原注作"昔有老妪,常行仁义。有二诸生过之。谓曰:'此国当没为湖。'谓妪视东城门阃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顾也。自此,妪便往视门阃。阍者问之,妪对曰如是。其暮,门吏故杀鸡,血涂门阃。明旦,老妪早往视门,见血,便上北山,国没为湖。(妪)与门吏言其事,适一宿耳。" 历阳:在安徽和县、含山一带。

⑱膏夏:大木。原注说大木纹理细密如膏脂,所以叫"膏夏"。 夏:本指大屋(这个意义后作"厦"),引申出"大"义。 紫芝:贵重草木。以"紫"开头的贵重草木名很多,这里确指不明。 萧、艾:两种普通野草,通叫蒿,因颜色不同而略有小别。

⑲陶:制陶器。《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从舜的五代祖穷蝉(颛顼之子)到舜,都是微贱的平民。舜受禅让之前,"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是个多面手。

⑳溪子:出产弓弩的国名,所以称此国产的弩为"溪子"。一说指郑国工匠溪子阳,以他的名字称弓弩名。

㉑舲:小船。 蜀艇:原注作"一版之舟"。也是小船。

㉒机:发射。

㉓引诗见《诗经·周南·卷耳》。现在一般认为这首诗是写一位妇女在采野菜时怀念服役远方的丈夫的。作者引用来说明人们追怀远古太平盛世(作者的乌托邦)

㉔以:此。

以上18～19两节,主要讲归真返朴、存神养性很不容易,除了主观条件外,还必须有客观条件——"命"。提出了"性"与"命"相辅相成的观点。

【译文】

在古时候至德的时代,商贾买卖顺当,农民愉快地耕田,大夫安心尽职,隐士谨守志向。那时,没有狂风暴雨毁坏庄稼,草木不会

早死；九鼎国宝特别厚重，珠玉格外光泽；洛水有神龟送出《丹书》，黄河里浮出《绿图》。所以许由、方回、善卷、披衣这些贤士能够顺利实现他们的志向。为什么呢？君主怀有让天下人得利的心愿，因此人们能够在他的治理之下自得其乐。许由等四人的才德，并不是尽善尽美超过今世，但是如今没有谁能和他们一样光彩照人，原因在四位贤人碰上了唐尧、虞舜的好世道。到了夏桀、殷纣王的时候，他们焚烧活人，肢解直言劝谏的忠臣，设置炮格、铸造铜柱之类刑具，剖出贤人的心脏，分解有才干的士人的腿脚，把鬼侯奉献的女儿剁成肉酱，砍碎梅伯的骨骸。那时，峣山崩塌，渭水、泾水、汧水枯涸，飞鸟翅翼遭伤残，走兽四肢被毁坏。那时难道没有圣人吗？只是圣人没碰上好世道所以不能实行他们的主张罢了。鸟儿高飞在千仞天空，兽类奔走在草丛密林里，灾难还会落到它们身上，更何况驯服的管理得很紧的平民百姓呢？由此看来，得道的人主张能否实现，不完全取决自己，也和所处的世道好坏有密切的联系。那历阳城，一个夜晚变成了湖泊，勇武有力、圣明聪慧的人和体弱胆小、不贤愚钝的人一样落个葬身湖底的命运；在巫山上顺着风向放火，高大的树木、珍稀的药草和低贱的艾蒿一同烧死。所以说黄河水里的鱼不能眼明，稚嫩的禾苗遇到霜雪便枯萎，这是它们生长的自然条件造成的。所以世道好，愚蠢的人不能独个儿搞乱；世道糟，聪明人不能独个儿理顺。身处混浊的世道，而责备他主张实行不了，这如同把千里马四条腿两两捆在一起，却要它日行千里。猿猴关进了笼槛，便和笨猪一样，不是它本来不灵巧敏捷，而是在笼槛里没法施展它的本领。虞舜还是农夫、陶匠那会儿，不能造福邻里；当他接受了尧的禅让南面为王以后，便恩德布施天下。他固有的仁受之情并没有增多，只不过所处的地位便利他施行仁义罢了。古时的圣人，有着和愉宁静的天性，他的志向主张能够实行，却决定于命运。因此，人的天性碰上了好运才能体现，时势得有和愉天性的人才会清明。乌号之弓，溪子之弩，不能无弦发射；越地、蜀地出产的小船轻

舟，不能无水而飘浮；如果带丝绳的利箭向空中乱射，网罟在大地山川到处张设，虽然鸟雀野兽很想奔走飞翔，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怎么能如愿呢？所以《诗》里说："卷耳野菜采呀采，采来采去不满筐。怀念远方服役人，篾筐放在大路旁。"这诗句是喻指仰慕那古远的好世道呀！

卷三　天　文

【题解】

本篇总结介绍了我国西汉以前古代科学工作者在天文、历法、气象、音乐等方面长期观察研究的成果，而以天文为主要内容，所体现的水平相当高。

天文方面，首先紧承全书纲领性的《原道》、《俶真》两篇，重复说明了宇宙、天地、万物起源于“道”的观点以及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天象的成因，贯穿着阴阳二气是万物直接来源的思想。对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北斗星等天体的分布、运行规律、特性等作了比较科学的说明。还介绍了古代测量天高地广的方法。

历法方面，以天体运行规律作为依据，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并说明了确定方法，系统地介绍了岁阴、岁阳纪年法，十九年七闰的确定等。

气象方面，说明了“八风”和与天体运行密行相关的气候、物象等的变化规律。

音乐方面，说明了“五音”、“十二律”、“旋宫六十律”的产生演变，也强调了阴阳二气的作用。

此外，还介绍了古代度量衡制度的来历，也和天道有关。

作者总结介绍以上科学知识，是着眼于为生产斗争、政治斗争

和思想斗争服务的，体现了鲜明的实践性和政治倾向。本篇原题解说："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谓以谴告一人。"这个题解深得原文要旨。《要略》也有类似的说明。作者着意把天文、历法等内容同施政得失、年成丰歉、人生祸福等人事联系起来，以昭示人君和世人"仰天承顺"、"不乱其常"，师法大自然，循"道"平治天下，同时也为道家哲学思想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以上主旨，本篇的思想内容既有唯物的积极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也难免有唯心的消极的一面，诸如阴阳五行说的某些内容、占星分野说的主要内容等，这些是应该抛弃的。至于在说明天文、历法等知识时不够准确科学，或者涂上神话色彩，则是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不必苛求古人。

【原文】

1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①]，故曰太昭[②]。道始于虚廓[③]，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④]。气有涯垠[⑤]，清阳者薄靡而为天[⑥]，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⑦]，重浊之凝竭难[⑧]，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⑨]，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⑪]。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尘埃[⑫]。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⑬]，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⑭]，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注释】

①“冯冯”二句：原注作“冯翼、洞灟（zhú 烛），无形之貌。”指混沌未分无形象的状态。

②太昭：宇宙原始混沌的状态。王引之说：“书传无言天地未形名曰‘太昭’者；冯翼、洞灟亦非昭明之貌。太昭当作‘太始’，字之误也。《易乾凿度》（即《周易乾凿度》，《易纬》的一种）曰：‘太始者，形之始也。’《太平御览·天部》一引张衡《玄图》曰：‘玄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与先。’是太始无形，故天地未形谓之太始也。”《辞源》（修订本）根据本书此文以‘太昭’作为宇宙原始状态的专称，和“太始”的第一义同。牟钟鉴说：“天地之前统称‘太昭’。”“太昭”、“太始”似可看成同实异名。

③‘道始”句：王引之根据他的‘太昭”应作“太始”说，认为这句应该作“太始生虚廓”。他引用王逸《楚辞·天问》注：“太始之元，虚廓无形。”又说：“后人以《老子》言道先天地生，故改‘太始生虚廓’为‘道始于虚廓’”。牟钟鉴说：“‘道’作为世界原初状态，经历了‘虚廓’、‘宇宙”、‘元气”几个阶段。‘虚廊’、‘宇宙’在‘元气’之先。”王氏理解原文为“道生虚廓”，不合本书观点，主张改动原文。牟氏理解原文为“道的最初状态是虚廓”，牟氏认为：“太昭”作为宇宙初始状态的总称细分成虚廓、宇宙、元气三个阶段。这三者各有什么特点，差别在哪里，原书作者没有细论，只是笼统地说其共同特点为‘冯冯翼翼，洞洞灟灟”。牟说较合原文意思。

④气：庄逵吉、王念孙都认为应作“元气”。庄、王之说应从。“元气”是气的始元，和一般的气有别。牟钟鉴说：“元气”一词，最早见于此，“自‘元气’起，情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元气’具有边际，开始向轻清和重浊两个方向分化，最后形成天地，可知天地生于气。”

⑤涯垠：原注作“重安之貌也。”指有了一定的质量和形态。

⑥清阳：清明而轻。阳通“扬”。　薄靡：原注作“若尘埃飞扬之貌。”薄通“溥”、“敷”，布散。　靡：散开。一说“阳’即阴阳的阳。

⑦“清妙”句：妙，渺，轻微。专，通“抟”，与“合”同义。钱塘认为原注“专”“一作甫”是“一作抟”之误。《楚辞》：“乘精气之抟抟兮。”王逸注：“楚人名员曰抟也。”这个“抟”是动词。至今楚地方言还把搓圆汤圆、煤球等柔软物叫“tuán”，即“抟”字。

⑧竭：钱塘说有的版本作“结”。竭和结义近。

⑨袭：原注作“合也。”袭有“重”(chóng 虫)义，所以可以当“合”讲。 精：原注作“气”。牟钟鉴认为“精”不等于“气”，而是气中“细微优良者”，即气的精华。下文“火气之精者”、“水气之精者”可以证明牟氏的说法正确。所谓“天地之袭精”，牟氏说：“天地的精气合而为阴阳。天地虽已剖判遥隔，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却是相互作用、相互包含的。”“袭”即指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包含”。

⑩“阴阳”二句：牟钟鉴说：“阴阳之气，其精华集中表现为四时，散开则形成万物。”可见“专”也通“抟”，当“集中”讲。 散：散开。

⑪“积阳”五句：王引之说：“积阳之热气生火，积阴之寒气为水’，本作‘积阳之热气久者生火，积阴之寒气久者为水’。” 淫为：应作“淫气”，指过甚的气。

⑫潦(lǎo 老)：积水。

⑬共工：原注作“共工，官名。伯于、虑羲、神农之间，其后子孙任智刑以强，故与颛顼、黄帝之孙争位。”参见一・9・②。

⑭倾：低。原注作“倾，高也。《原道》言‘地东南倾’，倾，下也。此先言倾西北，明其高也。”是说这儿倾当“高”讲。钱塘说：“注(即原注)以天倾为高，则天北高南下。‘倾’可言下，亦可言高，唯所命之而已。”钱氏引祖暅(xuǎn 选或gěng 哽)《天文录》：古人的“盖天说”有三种说法。“一云天如车盖”；“一云天形如笠，中夹(刘文典本附钱文如此，疑是“央”字之误)高而四边下”；“一云天如攲车盖，南高北下。”南高北下即东南高西北低。盖天说本不科学，这里“天倾西北”和“地不满东南”对言，取攲车盖说释倾为“低”较妥。

【译文】

天地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混混沌沌，无形无象，所以称作太昭。道的最初状态是虚无空廓的，虚廓状态演化出宇宙，宇宙产生元气。元气才有了一定的形态和界域，其中清明轻扬的扩散变成天，混浊沉重的凝结变成地。清明轻扬的气聚合容易，混浊沉重的气凝结困难，所以天先形成，地后定形。天地的精气相合形成阴阳两种气，阴气、阳气的精华集中产生四季，四季的精气分散产生万物。阳热的气积聚久了便产生火，火气的精华部分变成太阳；阴冷的气积聚久了便产生水，水气的精华部分变成月亮；太阳、月亮过甚的精

气分散开来产生星辰。天穹承受着日月星辰，大地承载着水潦尘埃。从前共工和颛顼氏争夺帝位，一怒之下头撞不周山，擎天柱撞折了，系地绳扯断了。天穹向西北倾斜，所以日月星辰向西北运行；大地向东南陷落，所以江河向东南流泄，泥土在东南沉积。

【原文】

2 天道曰圆，地道曰方[①]。方者主幽，圆者主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水曰内景[②]。吐气者施，含气者化[③]，是故阳施阴化。天之偏气，怒者为风；地之含气，和者为雨[④]。阴阳相薄，感而为雷，激而为霆，乱而为雾[⑤]。阳气胜则散而为雨露，阴气胜则凝而为霜雪[⑥]。

【注释】

①“天道”二句：天道：天的构形、天体运行的法则、规律。　地道：地的构形、有关大地的道理、法则。天道、地道、人道常相对而言。《管子·霸言》：“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尹知章注：“地道平而无私。”《周髀算经》：“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赵君卿注：“物有方圆，数有奇耦。天动为圆，其数奇；地静为方，其数耦。此配阴阳之义，非实天地之体也。”赵氏讲“圆”、“方”侧重在内在属性，较合本文的原意。从这两句到下面“阳施阴化”，出自《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

②“明者”到“内景”六句：洪颐煊根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说两个“曰”字应该分别作“日”、“月”。张衡《灵宪》：“日譬犹火，月譬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说文》：“景，光也。”

③“吐气”二句：这儿以天地比成雄和雌。天施地受，化生万物。所以有天父地母的说法。

④“天之”四句：“天”、“地”两句，应该看作互补的互文，即“天”即“天地”，“地”也是“天地”。用互文是适应四字句式。王念孙认为“天”、“地”都应改成“天地”，可供参考。 含：王念孙认为应作“合”。

⑤“阴阳”四句：薄：迫近。 感：触动，振动。 激：激荡。 霆：杨树达认为这儿应解释为“电”。《说文》：“电，阴阳激耀也。”与这儿的说法（“激”）正合。《地形》：“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杨说可信。这里的“霆”或是“电”的误字，或是通假字。今孝感方言还读“电”为“定”。“霆”古音“定”母平声，所以今读为送气清音 tíng（停）。

⑥雨露：意思偏在“露”。

【译文】

天道是圆的，地道是方的。方的大地主宰幽暗，圆的苍天主宰光明。主宰光明的天吐散阳气。所以火和日的光闪射在外；主宰幽暗的地蕴含阴气，所以水和月的光泽内藏。吐散阳气的天公管施予，蕴含阴气的地母管孕育，所以阴阳二气分管化育施予。阴阳二气相偏离，形成怒气，便产生风；阴阳二气相交合，便生成雨；阴阳二气相逼近，振动起来便响雷，激荡起来就闪电，散乱开便成雾。阳热的气占上风便扩散成露水，阴冷之气占上风便凝结成霜雪。

【原文】

3 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鳞者，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日者，阳之主也，是故春夏则群兽除，日至而麋鹿解[①]；月者，阴之宗也，是以月虚而鱼脑减[②]，月死而蠃蚌膲[③]。火上荨[④]，水下流，故鸟飞而高，鱼动而下。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⑤]，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⑥]；虎啸而谷风至[⑦]，龙举而景云属[⑧]；麒麟斗而日月

食，鲸鱼死而彗星出；蚕珥丝而商弦绝[9]，贲星坠而勃海决[10]。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11]，枉法令则多虫螟[12]，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13]。四时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14]；虹霓彗星者，天之忌也[15]。

【注释】

①“日至”句：原注作“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　麋（mí 迷）：又叫四不像。

②虚：亏损。

③月死：农历每月的晦日（月末）月球处在地球和太阳之间，它的阴面向着地球，地球上看不到月光，叫“月死”。　蠃蚌：即螺蚌。　膲（jiāo 焦）：原注作“肉不满。”据今人研究，蚌肉盈缩变化和月光刺激其性腺有关系。

④荨（tán 谈）：通“覃”，蔓延。《诗经·周南·葛覃序》，《经典释文》解释说：“覃，本亦作蕈，延也。”蕈，今俗叫“地蕈菇”，菌类植物，得潮湿（如雨后）便蔓生，故引申出“蔓延”的意思。

⑤阳燧：原注作“金也。取金杯无缘者，熟摩令热，日中时以当日下，以艾承之，则燃得火也。”这是凹镜的聚光作用。古书上又称阳燧为“火燧”（见《周礼·秋官》）、“鉴锹”（《考工记》）、“阳锹”（《说文》）。

⑥方诸：又作方珠、蚌镜。原注作“方诸，阴燧，大蛤也。熟摩令热，月盛时以向月下，则生水，以铜盘受之，下水数滴。”　津：生津液。蚌蛤所含的津液溢出遇冷而凝为水珠。

⑦“虎啸”句：原注作“虎，土物也。风，木气也。木生于土，故虎啸而谷风生。”　谷风：东风（见《尔雅·释天》），东方属木。

⑧“龙举”句：原注作“龙，水物也。云生水，故龙举而景云属。属，会也。”

⑨“蚕珥”句：原注作“蚕老丝成，自中彻外，视之如金精珥，表里见，故曰珥丝。”　珥（ěr 耳）：玉制耳环。　商弦绝：原注作“商音清，弦细而急，故先绝也。”蚕老而商调琴弦易断，未详其说，是否与气候有关，存疑。

⑩贲（bēn 奔）星：流星。又叫“孛星”。　勃海：泛指大海。　决：冲决堤岸

漫上陆地。

⑪诛暴:刑罚暴虐。 飘风:巨风。

⑫枉法令:刘文典说《意林》引此文作“法苛”。译文用《意林》文。

⑬令不收:原注作“干时之令不收纳。”刘文典说《意林》引此文作“令不时”,与原注意思切合,指政令不合时节,彼时之令到此时仍不改变。详参《时则》1～12节。

⑭期:指聚会。

⑮“虹霓”二句:原注作“雄为虹,雌为霓也。虹者,杂色也。” 虹:雨后天空中出现的彩色圆弧,呈七色。红色在外紫色在内叫虹; 霓:红色在内,紫色在外,叫副虹。虹霓异常是水灾的征兆。鄂东罗田县农谚说:“东虹(方音读如gàng)晴,西虹雨;南虹、北虹发大水(读如shū)!” 忌:忌讳。

以上1～3节,讲天地、阴阳、日月星辰、四季、风雨雷电等的产生形成以及天道和世间物象、人事的关系,贯穿着“气”的作用。

【译文】

生有羽毛的鸟类,是在天空飞翔的,所以属阳类;长着鳞甲的龟蛇,是有冬眠习惯的,所以属阴类。太阳,是阳类的主宰,因此春夏两季兽类要脱掉冬天长出的细毛,夏至冬至时麋鹿会脱掉角;月亮,是阴类的本宗,因此,月亮虚亏鱼的脑髓便减少,月亮晦死时螺蚌的肉便萎缩。火向上方蔓延,水朝低处流动,所以属阳的鸟往高处活动,属阴的鱼在低处活动。万物因为同类而互相触动,本和末互相感应。所以阳燧映射日光就燃烧起火,方诸映照月光就渗津液凝成水珠;老虎咆啸东风吹来,蛟龙腾飞祥云聚会;麒麟殴斗引起日食月食,鲸鱼死在海滨彗星出现;蚕老晶莹如珥时商调琴弦容易断绝,流星坠落时海水漫上陆地。人间君主的性情上通天意,所以诛罚残暴就多暴风,法令苛繁就闹虫灾,滥杀无辜就赤地千里,政令失时就多淫雨。四季是上天的官吏,日月是上天的使者,星辰是天穹的聚会者,虹霓彗星是上天的禁忌。

【原文】

4 天有九野①，九千九百九十九隅②，去地五亿万里；五星③，八风④，二十八宿⑤；五官⑥，六府；紫宫，太微，轩辕，咸池，四守，天阿。

【注释】

①九野：天区的九个部分。

②隅：角落。“野”内的小区域。原注说一野有一千一百一十一隅。

③五星：岁星、荧惑、镇星、太白、辰星。　岁星即木星，我国古代用它来纪年，所以称为岁星。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中最大的一颗，夜空中最亮的几颗星之一。在天文学中常用符号“♃”表示。西方人用罗马主神“尤皮特”的名字来称呼。　荧惑，即火星，九大行星之一。呈火红色，荧荧似火，亮度多变，位置不定，令人迷惑，故古代称它为荧惑。符号为“♂”。古罗马用战神玛尔斯的名字来称呼。　镇星，即土星，九大行星之一。大小、质量仅次于木星。古人认为它位居中央，能镇抚四方，故称镇星或填星。符号为“♄。古代西方用罗马农神萨图努斯的名字命名。　太白，即金星，九大行星之一。除日月外，它是空中最亮的星。它有时晨出东方，叫启明星；有时夕出西方，叫长庚星。符号为“♁”。辰星，即水星，九大行星之一。离太阳最近，一般很难看到。符号为“☿”。注意：作为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星名，“辰”有时指二十八宿中的“心”宿，有时指北极星（北辰），有时称日、月、星为“三辰”，或泛指星。

④八风：详本卷第 8 节。

⑤二十八宿：又名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最初是古人为了比较日、月、五星的运动而选择的“星官”（几个恒星的组合群），作为观测时的标志。宿、舍是“停留”的意思，即日、月等运行中停留的星区。我国历史上二十八宿创立的时代，上限约在五千年前，下限在前五世纪。参见本卷附录一。

⑥五官：详本卷第 9 节。

【译文】

天分成九大区域，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小区。天穹离大地五

亿万里；天上有五星、八风、二十八宿；有五官、六府；有紫宫、太微、轩辕、咸池、四守、天阿等星座。

【原文】

5 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①。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②。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③。北方曰玄天，其星须女、虚、危、营室④。西北方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⑤。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⑥。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嶲、参、东井⑦。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⑧。东南方曰阳天，其星张、翼、轸⑨。

【注释】

①"中央"二句：本书关于"九野"及解说，出自《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篇》。吕书有高诱的注释，一般认为高诱注吕书在注《淮南子》以后，相同相近的内容吕书的注释常常比本书的注释详尽。所以这里选择吕书高注作为补充，称作"高注"，本书高注仍叫"原注"。 钧天：高注作"钧，平也。为四方主，故曰钧天。"钧同"均"。 角、亢、氐：高注作"东方宿。"洪颐煊说："二十八宿皆随斗杓所指而言。角、亢、氐离斗杓最近，故古法以此三星为中央天。"参见本卷附录九天文图。这里以二十八宿配九野，和分配东西南北四方不完全一致。角、亢、氐本属东方七宿的三宿。

②"东方"二句：高注作"东方，二月，建卯（斗柄指向卯辰），木之中也。木色青，故曰苍天。房、心、尾，东方宿。"

③"东北"二句：原注作"阳气始作，万物萌芽，故曰变天。" 高注作"东北，水之季（季冬十二月），阴气所尽，阳气所始，万物向生，故曰变天。" 箕、斗、牵牛：箕属东方七宿，斗、牵牛属北方七宿。

④"北方"二句：高注作"北方，十一月，建子（斗柄指子辰），水之中也（仲

冬十一月)，水色黑，故曰玄天。”　玄：黑色。　须女、虚、危、营室：属北方七宿。

⑤“西北”二句：原注作“幽，阴也。西方季秋(九月)，将及于阴(接近阴气将盛的冬天)，故曰幽天。”　东壁：属北方七宿。　奎、娄：属西方七宿。

⑥“西方”二句：原注作“颢，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颢天。”高注作“西方，八月，建酉(斗柄指酉辰)，金之中也(仲秋八月)。”　胃、昴、毕：西方七宿中的三宿。

⑦“西南”二句：原注作“朱，阳也。西南为少阳，故曰朱天。”高注作“西南，火之季也(季夏六月)。”　觜(zuǐ 嘴)嶲(xī 希)、参：属西方七宿。　东井：属南方七宿。

⑧“南方”二句：高注作“南方，五月，建午(斗柄指午辰)，火之中也(仲夏五月)，火曰炎上，故曰炎天。”　舆鬼、柳、七星：属南方七宿。

⑨“东南”二句：高注作“东南，木之季也(季春三月)，将及太(大)阳，纯乾(阳)用事(主持)，故曰阳天。”张、翼、轸：属南方七宿。

以上对“九天”名称含义的解释，都是依据天区和地球各季气候的关系、阴阳二气的盛衰变化，并结合五行、五色、五方相配关系。可参考五・1～12。

【译文】

什么是九大天区？中央的天区是钧天，这一天区分布着角、亢、氐三宿。东方的天区是苍天，这一天区分布着房、心、尾三宿。东北的天区是变天，这一天区分布着箕、斗、牵牛三宿。北方的天区是玄天，这一天区分布着须女、虚、危、营室四宿。西北的天区是幽天，这一天区分布着东壁、奎、娄三宿。西方的天区是颢天，这一天区分布着胃、昴、毕三宿。西南的天区是朱天，这一天区分布着觜嶲、参、东井三宿。南方的天区是炎天，这一天区分布着舆鬼、柳、七星三宿。东南的天区是阳天，这一天区分布着张、翼、轸三宿。

【原文】

6 何谓五星？东方，木也[1]。其帝太皞[2]，其佐句芒[3]，执规而治春[4]。其神为岁星[5]，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6]。南方，火也，其帝炎帝[7]，其佐朱明[8]，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9]，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10]，其佐蓐牧[11]，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12]，其佐玄冥[13]，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14]，其音羽，其日壬癸。

【注释】

①木：木和下面的土、火、金、水本为五行名称，五行配东、中、南、西、北五方。本书把五个行星列在五方，分配五行，所以又用五行名称五星。

本节内容多和《时则》相重，可参看该卷。

②太皞：原注作“伏牺氏有天下号也，死托祀于东方之帝也。”

③句芒：《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句芒，少昊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 句：同“勾”。草木出芽，曲叫句，直叫芒。句芒代木，所以称佐木德之帝的神为“句芒”。《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郭璞注：“木神也。”

④“执规”句：参见五·15。下文“执矩”等同此，不再注明。

⑤“其神”句：古人把天象和人事联系起来，认为星体是人死以后神灵的化身，这是古老天文学的特色，西方也是如此。科学与幻想本是密切相联的，幻想又常体现为美丽的神话。古人的这种想像比附，不能一概混同于迷信。

⑥“其兽”三句：苍龙：原注作“木色苍，龙顺其色也。”故称苍龙。 角：五音中的角配木和东方，宫配土和中央，商配金和西方，徵配火和南方，羽配水和北方。 日甲乙：古人用天干记日，每旬一周转，分别称“上×”、“中×”、“下×”。又分别用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配五行、五方。甲乙日配木和东方，

所以说“其日甲乙”。 日:日干。以下均仿此。

⑦炎帝:原注作“少典子也。以火德王天下,号曰神农。死托祀于南方之帝。”

⑧朱明:原注作“旧说云祝融。”《开元占经》(唐瞿昙悉达著的占星书)引许慎《淮南天文间诂》本书此处作“其佐祝融”。《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郭璞注“祝融”为“火神”。朱、祝古音相近,明、融同义。朱明、祝融异名同实。

⑨黄帝:原注作“少典之子也。以土德王天下,号曰轩辕氏。死托祀于中央之帝。”

⑩少昊:原注作“黄帝之子青阳也,以金德王,号曰金天氏。死托祀于西方之帝。”

⑪蓐牧:《吕氏春秋·孟秋纪》高诱注:“少昊氏裔子,曰该,皆有金德,死托祀为金神。”《山海经·海外西经》:“西方蓐牧,左耳有蛇,乘两龙。”郭璞注:“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执钺。”《国语·晋语》记载,虢公梦见蓐牧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

⑫颛顼:原注作“黄帝之孙,以水德王天下,号曰高阳氏。死托祀于北方之帝。”

⑬玄冥:《吕氏春秋·孟冬纪》高诱注:“水官也。少昊氏之子曰循,为玄冥师,死祀为水神。”《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郭璞注:“字玄冥,水神也。”又见《大荒北经》。

⑭玄武:龟蛇相交的怪兽,像北方七宿的组合形象。上文各兽各像其所在方位七宿的组合形象。

【译文】

什么是五星?东方是木星。它的天帝是太皞,太皞的辅佐大臣是木神句芒,句芒掌握着规尺管理春季。东方的保护神就是岁星。它的代表兽是苍龙,代表音调是角,日干用甲乙。南方是火星。它的天帝是炎帝,炎帝的辅佐大臣是火神朱明,朱明掌握着衡管理夏季。南方的保护神是荧惑。它的代表禽兽是朱鸟,代表音调是徵,日干用丙丁。中央是土星。它的天帝是黄帝,黄帝的辅佐大臣是土

神后土，后土掌握着绳墨管理四方。中央的保护神是镇星。它的代表兽是黄龙，代表音调是五音之主的宫调，日干用戊己。西方是金星。它的天帝是少昊，少昊的辅佐大臣是金神蓐收，蓐收掌握着矩尺管理秋天。西方的保护神是太白。它的代表兽是白虎，代表音调是商，日干用庚辛。北方是水星。它的天帝是颛顼，颛顼的辅佐大臣是水神玄冥，玄冥掌握着权器管理冬季。北方的保护神是辰星。它的代表兽是玄武，代表音调是羽，日干用壬癸。

【原文】

7 太阴在四仲[①]，则岁星行三宿[②]；太阴在四钩，则岁星行二宿[③]。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④]。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岁而周[⑤]。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⑥]，司无道之国，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出入无常，辩变其色，时见时匿[⑦]。镇星以甲寅元始建斗[⑧]，岁镇行一宿[⑨]，当居而弗居，其国亡土；未当居而居之，其国益地，岁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岁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岁而周[⑩]。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⑪]，与荧惑晨出东方[⑫]，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复出东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⑬]。当出而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偃兵；当入而不入，当出而不出，天下兴兵[⑭]。辰星正四时，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娄[⑮]，以五月夏至效东井、舆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牵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

东方，夕候之西方。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

【注释】

①太阴：即太岁、岁阴。太岁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假设的和岁星相应的星名。我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岁星（木星）约十二年运行一周天。人们把周天分为十二分，称为十二次，岁星每年行经一次，就用岁星所在星次纪年。除了十二次之外，又有十二辰的划分，用十二地支来称呼。十二辰的计量方向和岁星运行的方向相反，即自东向西。由于十二地支的顺序为当时人们所熟知，因此人们又设想有个天体，它的运行速度也是十二年一周天，但运行方向是循十二辰的方向。这个假想的天体称为太岁。当岁星和太岁的初始位置关系规定后，就可以从任何一年岁星的位置推出太岁所在的辰位，因而就能用十二辰的顺序来纪年。（以上参用《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岁星纪年”条。关于岁星、太岁运行对应关系及“次”、“辰”，参见本卷附录二）。太阴、太岁、岁阴，还有“天一”，四者的关系，前人有不同看法。王引之认为四者异名同实；本书没有使用“太岁”一词，而是用的“太阴”，有时用“天一”。王说见《经义述闻》卷二十九、三十《太岁考》上、下，共有 28 条。笔者采用王说，以后不再注明。　四仲：十二辰中的卯、酉、子、午四辰所代表的天区，分别处在正东、正西、正北、正南，因为是居中部位，所以叫“四仲”。　仲：中。

②岁星行三宿：指太阴在子、午、卯、酉四辰时，岁星在每辰（次）行经二十八宿中的三星宿。这实际上是由岁星的运行推出太岁的对应辰位以后再反过来说。具体说，太岁在卯，岁星经须女、虚、危三宿；在午，岁星经胃、昴、毕；在酉，岁星经柳、七星、张；在子，岁星经氐、房、心。（用钱大昕说。参见本卷附录二）。

③“太阴”二句：四钩即四角，和四仲相对而言。四仲以外的八辰按其部位分成四区：东北角丑寅，东南角辰巳，西南角未申，西北角戌亥。具体说，太岁在寅，岁星经斗、牵牛；在辰，岁星经营室、东壁；在巳，岁星经奎、娄；在未，罗星经觜嶲、参……（参见本卷附录二）。

④“二八”三句：二八十六：2（宿）×四钩所含 8（辰）＝16（宿），计用 8 年。三四十二：3（宿）×四仲所含 4（辰）＝12（宿），用 4 年。这样约用 12 年（实际

是 11.86 年)走完二十八宿,即一周天。

⑤“日行”三句:一周天定成 $365\frac{1}{4}$度,岁星每天行$\frac{1}{12}$度,每年行$\frac{1}{12}\times365\frac{1}{4}$等于 $30\frac{7}{16}$度,十二年约行 $30\frac{7}{16}\times12$ 等于 $365\frac{1}{4}$度。所以说“十二岁为周”。 周:走完一周。

⑥“荧惑”二句:以:在。 太微:星官名,三垣(紫微、太微、天市)之一。作为正式星官名始见唐初《玄象诗》,它包括室女、后发、狮子等星座的一部分,古人以“三垣”作为它们所在天区的主体。太微是天帝的南宫,作为天神,它主管“衡”,所以荧惑火神行经太微垣时受命出巡。 受制:受命。 制:帝王之命。参见本卷 20 · ④。 行:巡察。 列宿:众星。

⑦“出入”三句:火星同地球的距离不断变化,亮度随之不断改变,它在众星间的位置也不断变动,时而顺行,时而逆行。这三句对火星的以上特点作了准确的描述。 辩:通“辨”,别,改变。

⑧甲寅元始:以甲寅年作为纪年的开始,即作元年,依次是乙卯年、丙辰年……。这里指甲寅年正月(夏历如此)。 建斗:始于“斗”宿部位。《开元占经》三十八引本书此文许慎注:“建斗,镇星起于斗。”

⑨“岁镇”句:王念孙认为“行”是衍文。镇已含“镇巡”的意思。

⑩“日行”四句:这几句说土星每天、每年运行的距离和走完一周天的时间。算法同上⑤。

⑪“太白”句:王引之认为这句应作“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甲寅指甲寅年。

⑫荧惑:王引之认为应为“营室”。

⑬“出以”二句:辰、戌、丑、未:十二辰中的四辰,代表四个方位。 入:隐没在阳光中。金星运行周期是:240+120+230+35=635(天)。

⑭“当出”至“兴兵”六句:王念孙认为第二个“当出”句应作“未当出而出”。金星主战事,所以当出而不出、未当入而入(即未出)无战事;当入而不入、未当出而出(即已出)有战事。 偃:止息。

⑮“辰星”二句:正:定,规定。 四时:四季。例如当观察到水星出现在奎、娄二宿区域时,就可以判定这时是春分。 效:现。《说文》:“效,象也。”

这一节说明“五星”的运行规律及其同人事的“关系”。

【译文】

太阴在“四仲”，这时岁星行经每一“仲”的三宿；太阴在“四钩”，这时岁星行经每一辰的二宿。二八一十六，三四一十二，所以十二年走完二十八宿。岁星每天运行的距离是$\frac{1}{12}$度，每年运行 30 $\frac{7}{16}$度，十二年走完一周天 365 $\frac{1}{4}$度。荧惑星通常在十月进入太微垣，受天帝的旨意出巡众星，主管无道的国家，造成动乱、灾害、疾疫、丧亡、饥荒、战争；它出入没有常规，不断改变亮度，时而出现，时而隐匿。镇星在以甲寅年为纪年开始的年分的正月从斗宿部位开始起程，每年镇守巡行一宿。按常规它应该处在某一星宿时而没有处在那儿，这个星宿所分野的国家就会丧失国土；不该处在某一星宿时而处在那儿，这一星宿分野的国家就会扩大土地，年成丰收。镇星每天运行$\frac{1}{28}$度，每年运行 13 $\frac{5}{12}$度，二十八年才走完一周天。太白金星在甲寅元始的年分的正月，和营室宿一起早晨出现在东方，经过 240 天隐没在阳光中，隐没 120 天以后，傍晚时出现在西方，240 天以后又隐没在阳光中，隐没 35 天以后重又出现在东方。它出现时是在辰位或戌位，隐没时是在丑位或未位。当它应该出现却没有出现、不应该隐没却隐没时，天下兵戈止息；当它应该隐伏却没有隐伏、不该出现却出现时，天下战事兴起。辰星的运行能判定一年的四季。它通常在二月春分时出现在奎、娄二宿部位，五月夏至时出现在东井、舆鬼二宿部位，在八月秋分时出现在角宿、亢宿部位，十一月冬至时出现在斗、牵牛二宿部位。它出现时是在辰、戌二辰的方位，隐没时是在丑、未方位，出现 20 天便隐没了。早晨向东方候望它，傍晚朝西方候望它。哪个季节它不露面，这个季节气候就不调和；如果四季都不肯露面，那么天下就要闹饥荒了。

【原文】

8 何谓八风[①]？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②]；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③]；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④]；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⑤]；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⑥]；凉风至四十五日，阊阖风至[⑦]；阊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⑧]；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⑨]。条风至则出轻系[⑩]，去稽留[⑪]；明庶风至则正封疆[⑫]，修田畴[⑬]；清明风至则出币帛[⑭]，使诸侯；景风至则爵有位[⑮]，赏有功；凉风至则报地德[⑯]，祀四郊[⑰]；阊阖风至则收县垂[⑱]，琴瑟不张；不周风至则修宫室，缮边城；广莫风至则闭关梁[⑲]，决刑罚[⑳]。

【注释】

①八风：钱塘说："《河图·括地象》云：'天有八气，地有八风。'《易纬》云：'八节之风谓之八风。"本书原注又释为"八卦之风"。综合起来说，八风是不同季节来自八方的风。八风的名称古书有多种说法，参见下注及本卷附录三。

②条风：初春时来自东北方的调和的化生万物的春风。原注作"艮(gèn 更去声)卦之风，一名融。"《吕氏春秋·有始》："东北曰炎风。"高注："炎风，艮气所生。一曰融风。"《史记·律书》："条风居东北，主出万物。"陈奇猷说："炎、融双声。"钱塘说："条风即炎风。融与炎声相转。条者，调也。调即融矣。"《国语·周语》："先立春五日，瞽告有协风至。"条、炎、融、协都有调和、畅达的意思。

③明庶风：春分时节使万物萌发生长的东风。原注作"震卦之风也。"《吕氏春秋·有始》："东方曰滔风。"高注："震气所生，一曰明庶风。"《史记·律书》："明庶风居东方。明庶者，明众物尽出也。"庶有"众"义。《易·通卦验》："春分，明庶风至。"

④清明风：立夏时节温热的东南风。原注："巽(xùn 逊)卦之风。"《吕氏春秋·有始》："东南曰熏风。"高注："巽气所生，一曰清明风。"《史记·律书》："清明风居东南维。"《易·通卦验》："立夏，清明风至。"

⑤景风：夏至时南方来的炎热的大风。原注作"离卦之风也。"《吕氏春秋·有始》："南方曰巨风。"高注："离气所生，一曰凯风。《诗》曰：'凯风自南。'"《史记·律书》："景风居南方。景者，言阳气道竟。"《易·通卦验》："夏至景风至。"景有"大"义。《史记·律书》释景为"竟"，用音训，附会夏至时阳气到了极限的意思。

⑥凉风：立秋时来自西南方的清凉风。原注作"坤卦之风。"《吕氏春秋·有始》："西南曰凄风。"高注："坤气所生。一曰凉风。"《史记·律书》："凉风居西南维，主地。地者，沉夺万物气也。"《易·通卦验》："立秋，凉风至。"

⑦阊阖风：秋分时的西风。原注作"兑卦之风。"《吕氏春秋·有始》："西方曰飂(liáo 辽)风。"高注："兑气所生。一曰阊阖风。"《史记·律书》："阊阖风居西方。阊者，倡也；阖者，藏也。言阳气导万物阖黄泉也。"《易·通卦验》："秋分，阊阖风至。"

⑧不周风：立冬时来自西北方的凛冽的寒风。原注作"乾卦之风也。"《吕氏春秋·有始》："西北曰厉风。"高注："乾气所生。一曰不周风。"《史记·律书》："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易·通卦验》："立冬，不周风至。"

⑨广莫风：冬至时来自北方大漠的寒风。原注作"坎卦之风也。"《吕氏春秋有始》："北方曰寒风。"高注："坎气所生。一曰广莫风。"《史记·律书》："广莫风居北方。广莫者，言阳气在下，阴莫阳广大也。"是说这时阴尽阳生，训"莫"为"没"。《易·通卦验》："冬至，广莫风至。"

⑩轻系：轻罪囚犯。

⑪稽留：拘留。也指轻罪囚犯。

⑫正：修整。　封疆：田界。

⑬田畴：田地。

⑭币帛：古人的赠礼。也泛指财物。又用作祭品。

⑮爵：封给爵位。　位：俞樾认为应作"德"。

⑯地德：土地生长谷物的恩德。

⑰四郊：四方的神灵。王念孙认为"郊"应作"乡"，向。

⑱收县垂：原注作"秋分杀气，国君憯怆(cǎn　chuàng 惨创)，故去钟磬县垂之乐。"　县：悬。

⑲关梁：关卡和津梁。　梁：桥梁；水上通道。

⑳刑罚：王念孙认为应作"罚刑"

这一节说明“八风”的名称、发生的季节以及相应的政令。

【译文】

什么是八风？离冬至四十五天立春时来到的是条风。条风来到后四十五天春分时来到的是明庶风。明庶风来到后四十五天立夏时来到的是清明风。清明风来到后四十五天夏至时来到的是景风。景风来到后四十五天立秋时来到的是凉风。凉风来到后四十五天秋分时来到的是阊阖风。阊阖风来到后四十五天立冬时来到的是广莫风。条风来临，就要释放关押的轻罪囚犯；明庶风来临，就要修整疆界田地；清明风来临，就要拿出币帛派使者慰问诸侯；景风来临，就要封给德高的人爵位，奖赏有功的人；凉风吹来就该报答地神的恩德，祭祀四方神灵；阊阖风刮来，就该收起悬挂的乐器，不再弹奏琴瑟；不周风吹来，就该修葺宫室，修缮边塞城池；广莫风吹来，就该关闭关卡、津梁，判决疑重案件。

【原文】

9 何谓五官①？东方为田②，南方为司马③，西方为理④，北方为司空⑤，中央为都⑥。何谓六府⑦？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⑧。太微者，太一之庭也⑨。紫宫者，太一之居也⑩。轩辕者，帝妃之舍也⑪。咸池者，水鱼之囿也⑫。天阿者，群神之阙也⑬。四宫者，所以为司赏罚⑭。

【注释】

①五官：原注作“五行之官”。即“五星”分别担任的官职。

②田：原注作“田主农。”指农官，又叫司农。《春秋繁露》：“木者司农也。”

“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

③司马：原注作“司马主兵。”《春秋繁露》：“火者司马也。”“司马尚智。”

④理：原注作“理主狱。”《春秋繁露》：“金者司徒也。”“司徒尚义。”

⑤司空：原注作“司空主土。”主管土木营造。

⑥都：俞樾认为应作“官都”，众官的都总。原注作“都为四方之最也。”居上者为最，指居首要地位的人。

⑦六府：原注作“五官……加以谷。”指天庭贮存财物的府库，五官各有一府，再加上谷府，分别用十二支两两相配表示。

⑧“子午”句：又有人认为“六府”指“六合”。“六合”的季节配合正和这里的十二支搭配吻合。参见五・14。

⑨太微：三垣中的上垣，含十星。参见本卷7・⑥。　太一：俞樾认为应作“天子”，王引之认为应作“五帝”。两说不矛盾。太微是五帝或天子的朝堂，不是“太一”所在处。《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中宫即紫微。张守节正义：“太一，天帝之别名也。”《天官星占》：“紫宫，太一坐也。”太一星在紫微宫门外天一星南。《天官星占》：“太微之宫，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春秋元命包》：“太微为天庭，五帝合明。”以上可以说明“太一”在紫微不在太微；“太一”应作“天子”或“五帝”。

⑩紫宫：三垣的中垣，又称紫微、紫垣，辖北极等39星官，含星160多颗。

⑪轩辕：星官名，属二十八宿中的七星宿，有星17颗。《史记・天官书》：“权，轩辕。黄龙体。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后宫属。”轩辕17星组成龙形，最大的“女主象”是其第十四星，居“龙”首；旁二小星，即第十五、十六星；大星正前是御女星。参见本卷附录九天文图狮子座。

⑫咸池：星官名，在毕宿内，有星三颗。《史记・天官书》：“咸池三星，在五车中，天潢南，鸟鱼之所托也。”《隋书・天文志》：“五车五星，在毕北。中有五星日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鱼囿也。”　水鱼：刘文典认为应作“水衡”，主管范囿。

⑬天阿：王引之认为应作“天河”。据《开元占经・甘石中官占》，天阿星在昴宿西，主管“山林之妖变”，和这儿说的“门阙”无关。天河是东井宿的北河、南河，各四星，夹银河南北。《史记・天官书》：“钺北北河，南南河，两河，天阙间有关梁。”天河是天门，日月五星常出此门，所以说是“群臣之阙”。《韩非子・饰邪》记有“天河”星名。

⑭四宫：是“四守”之误。前文总说时作“四守”，都是星名。但四守是什么星，未详。

【译文】

什么是五官？东方的木星是主持农事的田官，南方的火星是主持军事的司马，西方的金星是主持刑法的理官，北方的水星是主持土木营造的司空，中央的土星是众官的都总。什么是六府？就是十二辰两两组合的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所表示的六种府库。太微垣，是天子的朝廷。紫微垣，是天帝的居室。轩辕，是后妃的宫室。咸池，是天神水衡主管的范围。天河，是日、月、五星众天神出入天庭的门户。四守，是主管赏罚的衙门。

【原文】

10 太微者，主朱雀。紫宫执斗而左旋[①]，日行一度，以周于天。日冬至峻狼之山[②]，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③]，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岁[④]。天一元始[⑤]，正月建寅[⑥]，日月俱入营室五度[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岁[⑧]，日月复以正月入营室五度无余分[⑨]，名曰一纪[⑩]。凡二十纪，一千五百二十岁大终，日月星辰复始甲寅元[⑪]。日行一度，而岁有奇四分度之一[⑫]，故四岁而积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复合故舍[⑬]；八十岁而复故曰[⑭]。

【注释】

①紫宫：指居紫宫的天神。 斗：北斗星，属紫微垣。北斗是在北天排成斗

(有柄的舀酒的杓子)形的七颗亮星。它们是:(1)天枢,(2)天璇(或天璿),(3)天机,(4)天权,(5)玉衡,(6)开阳,(7)摇光(瑶光)。(1)到(4)叫"斗魁",又叫"璇玑"(5)到(7)叫"斗杓",即斗柄。这七颗星就是大熊星座的 50α、48β、64γ、69δ、77ε、29ζ、85η。《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可见古人对北斗的重视。所以这儿讲紫微时着重介绍北斗。

②日冬至:冬至这天。下省"至于"的意思。　峻狼之山:原注作"南极之山。"冬至时北斗所在天区和地球上对应的方位。

③牛首之山:原注作"北极之山"《山海经·中山经》:"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郭璞注:"今长安西南有牛首山。"

④反覆:从上一年的冬至返回到下一年冬至。北斗每天行一度,半年行 $182\frac{5}{8}$度,刚好是上一年冬至到下一年夏至的时间,再从夏至到当年冬至,又是半年,北斗运行一周天走完 $365\frac{1}{4}$度,时间是一年。这就是"反覆"句的意思。

⑤天一:依王引之说,就是太阴或太岁。　元始:开始。天一元始指太岁纪年的元年。

⑥正月建寅:以斗柄指向寅辰为元月。这句和前一句连起来,意思是:太岁纪年的元年元月。　建:星宿指向或处在某辰位叫"建",常用于斗柄所指。

⑦"日月"句:是说太岁纪年的元年元月,日、月同时运行到营室宿内五度处。这时"日月如连璧"(《开元占经》五引许慎注)。《尚书·中候》:"日月如连璧,五星若编珠"日月会于营室,五星列成一串向右运行,呈现出珠玉相贯的瑰丽天象,所以本书特作记述。

⑧以:从。　始建:开始建元。也就是上文说的"天一元始,正月建寅"。

⑨以:于,在。　余分:日、月运行时间的余数。分数部分(小数)余数叫"小分"。

⑩纪:这里即"部"。一部 76 年。本书说法暗合"四分历"。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 85 年),编䜣、李梵制定"四分历",沿袭古历法(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合称"六历",创用于战国时期)定一年为 $365\frac{1}{4}$天(回归年),因为有$\frac{1}{4}$的余数,所以叫"四分历"。又沿用刘歆的"三统历"(夏历建

寅为正月，叫“夏正”或“人统”；殷历建丑以夏历的十二月为正月，叫“殷正”或“地统”；周历建子以夏历的十一月为正月，叫“周正”或“天统”。合称“三统”)，以 19 年为一“章”，月大月小和闰月的情况以四章 76 年为一个循环，叫一“部”，也叫“纪”。在每一章中，日月入营室的时间的余数累积是 $5\frac{1}{4}\times19=99\frac{3}{4}$(天)。四章 76 年余数累积是 $99\frac{3}{4}\times4=399$(天)，没有了分数部分的零头数，即“无余分”，实即无“小分”。参用钱塘说。

⑪“凡二”三句：大终：一个大的周期。王引之认为“大终”下脱漏“三终”二字，“三终”作一句，详后文。　复始甲寅元：据后文，一终斗柄指“甲戌”，二终指“甲午”，三终再指“甲寅”，重又以甲寅年作为纪年的元年，这就是“(三终)复始甲寅元”的意思。三终合 4560 年。

⑫奇：零头数。　四分度之一：即 $365\frac{1}{4}$ 中的“$\frac{1}{4}$”(度)。

⑬复合故舍：指回到起始的辰位。据上文斗柄起于冬至日，当是起于子位(周历正月)。意思是说，斗柄从子位开始运行，由于每年有 $\frac{1}{4}$ 零头数，第二年、第三年不能回到子位，四年后才又回到从子位开始。计算法：每年行走 $365\frac{1}{4}$，四年行约 $365\frac{1}{4}\times4=1461$(天)，无小数零头，故能“复合”。　故舍：原来的宿位。

⑭曰：是“日”的误字，指原来的记日干支。黄桢说：“一岁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八十岁计有四百八十七甲子(六十干支)，而余分皆尽，仍复故日干支也。”意思是说，若按一年 360 天计算，每年刚好合六十个花甲子。实际上每年是 $365\frac{1}{4}$ 天，有个“$5\frac{1}{4}$”的余数，这样要八十年才能得到花甲子的整数，即 $365\frac{1}{4}\times80\div60=487$(甲子)，也就是八十年才能回复到第一个始用的记日干支。例如：用“甲子”为起始表示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那么八十年以后才能重用“甲子”表示该年(第 80 年)同月的同一日子。钱塘从另一角度作了解释，结论一样。他说：一年是 $365\frac{1}{4}$ 天，“大余五(个位数零头“5”)，小余一(小数中 $\frac{1}{4}$ 的“1”)”，四年共余 $5\frac{1}{4}\times4=21$(天)，80 年计余 $21\times(80\div4)=420$ 天。用 60 甲子除之，刚好得整数 7，无零头(80 年实含 487 个花甲子，“7”是余数积成的花甲子数)。总起来说：按斗柄指向十二辰二十八宿来说，是四年一复

合;按干支记日来说,是八十年一反复,同一天的记日干支重复。

【译文】

太微主管朱雀。紫微桓的天帝控制着北斗星座从左向右运转,每天运行一度,周行在天穹上。冬至这天运行到南极的峻狼山所在方位,按每天运行一度的速度,总共运行了 $182\frac{5}{8}$ 度时,正值夏至日走到北极的牛首山方位,再返回到冬至日,走完 $365\frac{1}{4}$ 度,时间定成一年。太岁纪年的元年,斗柄指寅的正月初一晨旦,即元年开始时,日月一同进到营室宿五度的部位。从太岁纪年的元年算起,经过 76 年,日月又在正月初一晨旦时一同进入营室宿五度部位,而运行的时间没有零头数,这段时间叫做"一纪"。20 纪 1520 年是"一终",经历三终 4560 年,日月五星又回复到开始的状态,以甲寅年作为纪年的元年。北斗每天运行一度,一年有零头 $\frac{1}{4}$,所以四年积累是 1461 天,北斗重又回复到原来的起点宿位;经过八十年,同一天的记日干支重复相同。

【原文】

11 子午、卯酉为二绳[1]。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2]。东北为报德之维也[3],西南为背阴之维[4];东南为常羊之维[5],西北为蹄通之维[6]。日冬至则斗北中绳[7],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8]。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9]。阴气极,则北至北极,下至黄泉,故不可以凿地穿井[10]。万物闭藏,蛰虫首穴[11],故曰德在室[12]。阳气极,则南至南极,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13]。万

物蓄息，五谷兆长[14]，故曰德在野[15]。日冬至则水从之，日夏至则火从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阴胜[16]。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炭轻，湿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脱毛，麋角解，鹊始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17]。日夏至而流黄泽[18]，石精出[19]；蝉始鸣，半夏生；蚊虻不食驹犊，鸷鸟不搏黄口[20]；八尺之景，修径尺五寸[21]。景修则阴气胜，景短则阳气胜[22]。阴气胜则为水，阳气胜则为旱。

【注释】

①子午、卯酉：即“四仲”。子辰在正北，午辰在正南；卯辰在正东，酉辰在正西。子、午相连为经，卯、酉相连为纬。两线垂直，把天穹分成四区。斗柄指子是冬至，指午是夏至，指卯是春分，指酉是秋分。　二绳：即经、纬二直线。

②四钩：见本卷7·③。斗柄指向“四钩”中的八辰，分别是夏至、冬至、春分、秋分以外的二十个节气，参见本卷附录四。

③报：原注作“复也。阴气极于北方，阳气发于东方，自阴复阳，故曰报德之维。四角为维也。”报是恢复的意思。句意说东北维是恢复阳气的方向。

④背阳之维：原注作“西南已过，阳将复阴，故曰背阳之维。”　将：往，去。复阴：阴复。

⑤常羊之维：原注作“常羊，不进不退之貌。东南纯阳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维。”常羊即倘佯，联绵词。原注“不进不退”是对的，但释“常”为“经常”不妥。

⑥蹄通之维：蹄当是“号”的误字。钱塘说：“西北，乾也，天门在焉，呼号则通，故曰号通。”是说西北天区有天门，在那儿号呼可以通天庭。

⑦中绳：指向子午经线北端子辰部位。上文十段说北斗冬至时走到南极的“峻狼之山”，这里又说冬至时“斗北中绳”，似乎互相矛盾。实际情形可能是这样：整个北斗星座冬至时运行到南极之山峻狼山的方位，而斗柄这时指向正北的子辰；夏至时整个北斗座走到北极的牛首山方位，而斗柄这时指向南

方的午辰。否则不好解释。这样理解确否，存考。

⑧为德：原注作“始生也。”冬至时阳气开始萌发，促使万物迎春生发，所以说“为德”。

⑨为刑：原注作“始杀也。”夏至时肃杀的阴气开始萌生，将使万物向秋凋残，所以说“为刑”。

⑩“阴气”四句：北至北极，下至黄泉：指阴气布散广而深。　凿地：王念孙认为应作“凿池”。

⑪首：向着。司马迁《报任安书》(据《汉书·司马迁传》)：“张空弮(quān 全阴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有的选本“首”作“向”。

⑫德在室：大自然赐给万物的德泽在室内。冬至以后万物隐伏才能生存下去，这时阳气转入室内。室是泛指。

⑬夷：平，动词。　上屋：登上房顶做事。

⑭兆长：开始成长。

⑮野：野外。

⑯“日冬”到“阴胜”四句：俞樾认为“水从之”应作“火从之”，“火从之”应作“水从之”。　从：随。冬至阴气至极，阳气始萌，所以说“火从之”；夏至阳气至极，阴气始萌，所以说“水从之”。“水正而阴胜”的“阴”应作“火”，“胜”通“升”，指十一月“水正(旺盛)”时，火气开始上升。　漏：渗，通“露”。指地上湿气开始渗出来。

⑰“八尺”二句：八尺：指八尺长的测日影的表。　修：长。八尺之修等于说“长八尺的表”。　景：影。

⑱流黄：即硫磺。泽：硫磺遇阴湿之气生水。

⑲石精：一种五色玉石。出：刘文典认为应作“气”，指生水珠气化。

⑳黄口：雏鸟。

㉑“八尺”二句：刘文典认为“景”应作“表”，“修经”应作“景修”。

㉒“景修”二句：冬至时日南移，对北半球来说，离地远，正午测日影长一丈三尺，这时阴气居主宰地位，昼最短夜最长，所以说“景修则阴气胜”。夏至时日北移，离地近，昼最长夜最短，所以说“景短则阳气胜。”以上参用钱塘说。

这一节根据北斗的运行讲气象物象的变化。

【译文】

子辰和午辰，卯辰和酉辰，分别连成南北向、东西向的两条互相垂直的线。丑辰和寅辰、辰辰和巳辰、未辰和申辰、戌辰和亥辰，分别组成“四钩”，就是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方，每一方的中心处叫做“维”。东北方是从阴恢复到阳的方向，所以叫“报德之维”；西南由阳复阴，所以叫“背德之维”；东南阳气不盛不衰，徘徊其间，所以叫“徜徉之维”；西北阴气闭结，是天门所在处，号呼可以通天，所以叫“号通之维”。冬至时，北斗柄指向子午经线北端子辰部位，这时阴气到了极限，阳气开始萌发，所以说冬至是给万物带来阳德的节气。夏至时，斗柄指向子午经线南端午辰部位，这时阳气到了极限，阴气开始萌发，所以夏至是给万物带来刑杀的节气。阴气到了极限时，太阳的实际运行轨道偏向南边，阴气从南一直布散到地球最北的地方，向下布散到黄泉，所以这时不宜凿地打井。这时万物都藏伏起来，冬眠虫类躲进洞穴中，所以说大自然的阳德在室内。阳气到了极限时，太阳的实际运行轨道偏向北边，阳气从北一直散布到最南边，向上散布到朱天，所以这时不宜平整山丘和上房顶做事。这时万物蕃殖生息，五谷开始长成，所以说大自然的阳德在野外。冬至时，阴气虽然旺盛称雄，火气随着来临；夏至时，阳气虽然旺盛称霸，但是水气随着来临。所以五月份火气旺盛而水气渗透出来，十一月份水气旺盛而火气也升起。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气上升，所以夏至时空气潮湿；火气上升，所以冬至时空气干燥。冬至时空气干燥，所以木炭吸收湿气少显得轻；夏至时空气潮湿，所以木炭吸收湿气多显得重。冬至时，井水开始上升，盆里的水也膨胀起来；羊脱毛，麋角脱落，鸟鹊开始筑巢；用八尺长的表来测量，日上中天时它影长一丈三尺。夏至时，硫磺透出湿气，五色石冒水气；蝉开始鸣叫，半夏长成；蚊虫、牛虻不叮咬马驹牛犊，猛禽不搏击雏鸟；用八尺长的表测量，正午的日影只长一尺五寸。日影长，表示太阳离地远，昼短夜长，所以阴气占上风；日影短，表示太阳离地

近，昼长夜短，所以阳气占上风。阴气如果占上风，就多雨水；阳气如果占上风，就多干旱。

【原文】

12 阴阳刑德有七舍①。何谓七舍？室、堂、庭、门、巷、术、野②。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后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③。德在室则刑在野，德在堂则刑在术，德在庭则刑在巷，阴阳相德则刑德合门④。八月、二月，阴阳气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门⑤。德南则生，刑南则杀，故曰二月会而万物生，八月会而草木死⑥。

【注释】

①阴阳刑德：即气象的阴气和阳气。阴气主刑杀，所以又称为“刑”；阳气主生长，所以又称为“德”。刑、德是从阴、阳二气的性质作用这个角度给它们安上的别称。　七舍：钱塘说：“舍谓刑德所居，自子至午七辰，故七舍。”也就是阴阳二气在天空居留的七区，它们是：子（对午）、丑（对亥）、寅（对戌）、卯（对酉）、辰（对申）、巳（对未）、午（对子）。

②“室、堂”句：本指人间起居行止的内室、厅堂、庭院、大门、里巷、大路和郊外，古人用这七处比附天区的“七辰”，以说明天体运行、气象变化规律及其与人事物类的关系。其中室为子（午），堂为丑（亥）、庭为寅（戌）、门为卯（酉）、巷为辰（申）、术为巳（未）、野为午（子）。这七舍以“门”为中心，在门内的是庭、堂、室，在门外的是巷、术、野。这样，人类等在不同季节活动的主要区域就大致区分开来。

③“十二”四句：十二月：应为“十一月”，从上下文可以推断。　德居室：既指阳气行于子辰，又指阳气在室内。下同此理。徙所居。阳气从此舍转移到下一舍。

④“德在”四句：德在室则刑在野：阳气在子阴气在午。其余类推。所谓“在子”，指生发于子辰。所谓“在午”，指生发于午辰。阳气生发于子（冬至时），顺次日盛，到午（夏至时）达到极点而转为渐衰。阴气生发于午，依次日盛，到子达到极点转为渐衰。如此循环反复形成一年中气候的变化，人和物类的活动也随之不断转移。　相德：互相均衡。德通“得”。　合门：见下注。

⑤“八月”四句：八月秋分，阳德在酉，阴刑在卯。二月春分，阳德在卯，阴刑在酉。门为卯酉（或酉卯），这时阴阳二气处在不盛不衰状态，平衡相处，昼夜相等。这就是所谓刑德“合门”，即“合于门”。合有“合作”，“和平共处”的意思。

⑥“德南”四句：德南：阳德为太阳所施。所谓“德南”，实际是指太阳运行轨道偏向北边，阳气布散南北，春天开始，万物生发。所谓“刑南”，实际是指太阳运行轨道偏向南边，阴气布散南北，秋天开始，万物萧杀。　会：阴阳二气在二月春分和八月秋分时平衡会聚在“门”。春分之“会”以后阳升阴降，秋分之“会”以后阳降阴升。所以说二月会万物生，八月会草木死（动物只是伏藏，所以只说草木死）。

【译文】

主刑杀的阴气和主生长的阳气有七处居留之处。什么是七处居留处？指的是内室、厅堂、庭院、大门、里巷、大路、郊野。十一月份阳气在内室居停三十天，即冬至前后各十五天，然后依次转移居停其他几舍，每在一舍都是居留三十天。阳气在内室时，阴气便在郊野；阳气在厅堂时，阴气便在大路；阳气在庭院时，阴气便在里巷；阳气和阴气均衡时，它们便聚会在大门。八月秋分、二月春分时，阴阳二气不分高低，昼夜长短相等，所以说阴气阳气聚会在大门。阳气由南方遍及北方，万物就生长；阴气从北方遍及南方，万物就死亡。所以说阴阳二气在二月春分时聚会，万物开始生长；在八月秋分时聚会，草木枯死。

【原文】

13 两维之间，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①，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②。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音比应钟③。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音比无射④。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⑤，则越阴在地⑥，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⑦，阳气冻解⑧，音比南吕⑨。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⑩，音比夷则⑪。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蛰⑫，音比林钟⑬。加十五日指卯中绳，故曰春分则雷行⑭，音比蕤宾⑮。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⑯。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⑰，音比姑洗⑱。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维则春分尽⑲，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⑳，大风济㉑，音比夹钟㉒。加十五日指巳则小满㉓，音比太蔟㉔。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音比大吕㉕。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极，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㉖，音比黄钟㉗。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㉘，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未则大暑㉙，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凉风至，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申则处暑㉚，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㉛，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酉中绳，故曰秋分，雷戒㉜，蛰虫北乡㉝，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戌则霜降，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毕死，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阳生于子，阴生于午。阳生于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鹊始加巢㉞，人气钟首㉟；阴生于午，

故五月为小刑㊱，荠、麦、亭历枯㊲，冬生草木必死。

【注释】

①"两维"二句：两维：原注作"自东北至东南为两维，匝(周)四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者，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是说周天的"一度"实际距离合 $2932\frac{348}{1461}$里。　而升：王念孙认为"升"应为"斗"(北斗)，"而斗"应属下一句，作"而斗日行一度"。

②比：合。　黄钟：原注作"黄钟，十一月也。钟者，聚也。阳气聚于黄泉之下也。"原注说的月份是按十二律配十二个月说的，下同。王引之认为这儿的"黄钟"应为"应钟"，依次下文"应钟"应为"无射"等。详参本卷 25・⑤。

③应钟：原注作："应钟，十月也。阴应于阳，转成其功，万物应时聚藏，故曰应钟。"

④无射(yì 义)：原注作"无射，九月也。阴气上升，阳气下降，万物随阳而藏，无有射(形象)出见(现)也，故曰无射。"

⑤报德之维：见本卷 11・③。

⑥越阴在地：阴气散逸到地下。越：佚，散失。

⑦"故曰"句：这句说从冬至到立春是 46 天。按隔 15 天一节，冬至到立春应该是 45 天。本书计算每节所占时日是取一年 365 天的整数，不计"$\frac{1}{4}$"。这样平均每节 15 天，多出 5 天，平均每节约摊余数 0.21 天弱，那么三节累积余数是 0.63 天。从冬至到立春 0.63 天，到立夏是 $1\frac{31}{32}$天，到立冬是 $4\frac{53}{96}$天，取整数 5，因此有五个节气和其前三节的时距加一天，成了 46 天。这五段是：冬至到立春，春分到立夏，立夏到夏至，夏至到立秋，秋分到立冬。以上据钱塘说。

⑧阳气冻解：王引之认为应作"阳冻解"。阳冻指地上之冻，即地表层之冻，和"阴冻"(地深处之冻)相对而言。

⑨南吕：原注作"南吕，八月也。南，任也。言阳气内藏，阴侣于阳，任成其功，故曰南吕也。"释南为"任"，用音训，两字上古音同。释吕为"侣"，相伴，相助。这种解释很勉强。

⑩指寅：立春和雨水两节气处在斗柄所指的寅辰的两侧部位，立春在正

月初，雨水在正月中。“指寅”是大致而言。　雨水：此时开始降春雨，所以此节叫“雨水”。

⑪夷则：原注作“夷则，七月也。夷，伤，则，法也。阳衰阴发，万物凋伤，应法成性，故曰夷则也。”

⑫指甲：十二辰分表十二个月，但一年有二十四节气，所以又穿插十天干来表示。还差两节，立春和立秋分别共用“寅”、“申”二辰，原文没有明言斗柄所指。　惊蛰：这儿还是动宾词组，后来固定成节气名称。这儿已隐含“惊蛰节”的意思。

⑬林钟：原注作“林钟，六月也。林，众。钟，聚也。阳极阴生，万物众聚而盛，故曰林钟。”

⑭雷行：雷常发生。

⑮蕤（ruí 瑞阳平）宾：原注作“蕤宾，五月也。阴气萎蕤在下，似主人。阳在上，似宾客。故曰蕤宾也。”

⑯仲吕：原注作“仲吕，四月也。阳在外，阴在中（内），所以吕中于阳，助成功也。故曰仲吕也。”

⑰谷雨：种谷物需要雨水，故名。

⑱姑洗（xiǎn 显）：原注作：“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阳气养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也。”释姑为“故”，用声训。

⑲春分尽：从春分到立夏日数的余数没有了，所以下句交待从春分到立夏是 46 天。也可以理解成春季完结，进入夏季。下文“夏分尽”、“秋分尽”理同此。

⑳有：通“又”。

㉑济：止。杨树达认为济通“沵”。《说文》：“𠂔，止也。”沵和𠂔意义相关。

㉒夹钟：原注作“夹钟，二月也。夹，夹（“荚”的古字）也。万物去阴，夹阳地而生，故曰夹钟也。”本卷第 22 节原文解释夹钟说：“夹钟者，种始荚（破荚壳而出）也。”比这儿说得明确。可见对律名的解释有随意性。参见本卷 22・⑥。

㉓小满：植物结实开始饱满，故名。

㉔太蔟：原注：“正月也。蔟。蔟（丛聚）也。阴衰阳发，万物蔟地而生。故曰太蔟。”

㉕“加十”二句：芒种：有芒作物这时成熟，故名。　大吕：原注作“十二月也。吕，侣也。万物萌动于下，未能达见，故曰大吕，所以配黄钟（大吕是阴律之

首，黄钟是阳律之首，阴阳相配），助阳宣功也。”

㉖夏至：夏天阳气至极、白昼最长的一天。

㉗音比黄钟：古十二律的顺序是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以上六“阳律”）、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以上六“阴律”）。阳律又称为“律”，阴律又称为“吕”合称“律吕”。古人认为各音律的特色和相应季节气象、物候特征相通，就拿十二律同历法比配。首先这样做的是《吕氏春秋·十二纪》。《时则》沿用吕书。其配列次序是（始于夏历正月，终十二月）：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黄钟、大吕，以十一月的黄钟为首，阳律阴律交错顺着比列。这里用十二律比配二十四节气，方法略异。从夏至到大雪，是阳律阴律交错顺着排列；从冬至到次年的芒种是阴律阳律交错逆向排列，所以出现了原注对音律的解释月份和实际月份不吻合的情况。如原注说“大吕”为“十二月”律，而芒种在五月。原注说的是十二律和十二月相配合，所用顺序即上述《吕氏春秋》和《时则》的顺序。

㉘小暑：开始炎热之时，故名。

㉙大暑：夏天最热之时，故名。

㉚处暑：暑天终止，故名。

㉛白露降：这儿尚未简化为“白露”节名。

㉜戒：王念孙认为应为“藏”。

㉝北：背。指背面朝北。　乡：向。

㉞加：架。

㉟钟：集中。冬至以后，人身上的阳气也向上升，聚集到头部。所以说“人气钟首”。

㊱小刑；轻微的阴气。

㊲荠：荠菜。　亭历：又作“葶历”。一年生草本植物，立夏以后成熟，生命终结。

这一节根据北斗运行规律确定一年的二十四节气，并说明相关的气象、物象，又拿十二律同二十四节气相配。参见本卷附录四。

【译文】

东北和东南两维之间，各是 $91\frac{5}{16}$度，而斗柄每天运转一度，

运转十五天是一个节气，运行一周天形成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变化。斗柄指向子辰时是冬至，音律配合黄钟。加十五天斗柄指向癸位时是小寒，音律配合应钟。加十五天斗柄指向丑位时是大寒，音律配合无射。加十五天斗柄指向报德之维的丑辰寅辰之间，这时阴气散逸到地底下，所以说离冬至四十六天立春，地表的冰冻消融，音律配合南吕。加十五天斗柄指向寅辰时是雨水，音律配合夷则。加十五天斗柄指向甲位，雷声开始出现，惊动冬眠动物，是惊蛰，音律配合林钟。加十五天斗柄指向卯辰，和纬线东端重合，这时是春分，雷鸣常常发生，音律配合蕤宾。加十五天斗柄指向乙位，清明风来临，这时是清明，音律配合仲吕。加十五天斗柄指向辰辰时是谷雨，音律配合姑洗。加十五天斗柄指向常羊之维的辰巳之间，从春分到立夏斗柄运行时日没有零头数，春季完结，所以春分后四十六天是立夏，大风停息，音律配合夹钟。加十五天斗柄指向巳辰时是小满，音律配合太蔟。加十五天斗柄指向丙位时是芒种，音律配合大吕。加十五天斗柄指向午辰，这时阳气到达极点，所以立夏以后四十六天是夏至，音律配合黄钟。加十五天斗柄指向丁位时是小暑，音律配合大吕。加十五天斗柄指向未辰时是大暑，音律配合太蔟。加十五天斗柄指向背阳之维的未申之间，从夏至到立秋斗柄运行时日没有零头数，夏季完结，所以夏至以后四十六天立秋，这时凉风来到，音律配合夹钟。加十五天斗柄指向申辰时是处暑，音律配合姑洗。加十五天斗柄指向庚位，露水降落，是白露，音律配合仲吕。加十五天斗柄指向酉辰，和纬线西端重合，所以是秋分，雷声收藏，冬眠动物躲进背向北方的洞穴，音律配合蕤宾。加十五天斗柄指向辛位时是寒露，音律配合林钟。加十五天斗柄指向戌辰时是霜降，音律配合夷则。加十五天斗柄指向号通之维的戌亥之间，从秋分到立冬斗柄运行时日没有零头数，秋季完结，所以说秋分以后四十六天立冬，草木枯死，音律配合南吕。加十五天斗柄指向亥辰时是小雪，音律配合无射。加十五天斗柄指向壬位时是大雪，音律配合应钟。再

加十五天斗柄回到子位，一年二十四节气完毕。所以说阳气萌生于子辰，阴气萌生于午辰。阳气萌生于子辰，所以十一月冬至，喜鹊开始架巢，人的阳气升聚到头部。阴气萌发于午辰，所以五月有轻弱的肃杀之气，荠菜、小麦、葶历这时成熟枯萎，冬天萌生的草木必定死亡。

【原文】

14 斗杓为小岁①，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②。咸池为太岁③，二月建卯，月从右行四仲④，终而复始。太岁迎者辱，背者强；左者衰，右者昌⑤。小岁东南则生，西北则杀⑥。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谓也⑦。大时者，咸池也；小时者，月建也⑧。天维建元⑨，常以寅始起⑩，右徙一岁而移，十二岁而大周天⑪，终而复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⑫。

【注释】

①斗杓：参见本卷10·①。　小岁：斗杓三星确定“小时”，所以又叫“小岁”。

②“正月”二句：建寅：见本卷10·⑥。　月：每月。　左行：从东向南再向西向北是左行，相当于顺时针方向；从西向南再向东向北是右行，相当于逆时钟方向。后均同此。　十二辰：用十二地支表示的十二个区域，与“十二次”对应。一辰对一个月。参见本卷附录二。

③咸池：见本卷9·⑫。太岁：应为“大岁”，和“小岁”对言。本书实际上没有正式使用“太岁”一词，而以“太阴”、“天一”等表示假设的“太岁”。见本卷7·①。钱塘说：“咸池直（值，处在）参（参宿）。参主斩伐，咸池在其上，故不可

向。太史公(司马迁)曰:'西官咸池。'犹言西官白虎也。东方朔《七谏》云:'哀人事之不幸兮,属天命而委之咸池',亦以咸池为凶神。"

④"二月"二句:二月建卯:大岁在二月始行于卯辰部位,时为春分。　月行四仲:每个月行经四仲中的一仲,四个月一周期,一年四周,终而复始。参见下表:

大岁、小岁运行对应表

辰＼月 岁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大　岁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小　岁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⑤"太岁"四句:迎:逆,对着。　背:这里是"顺"的意思。如"背风而行",实即顺着风向走。　左:这儿和"迎"同义,指违逆。　右:这儿和"背"同义,指顺从。这四句等于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自然规律不可违。

⑥"小岁"二句:斗柄指向东南是春季夏季之间,所以说"生";指向西北是秋冬之间,所以说"杀"。

⑦其:上面的话。此之谓:即"谓此",指"不可"四句所说的。

⑧"大时"四句:大时:四季。　小时:月。　月建:以斗柄所指确定月份,如指寅为正月,指卯为二月等。

⑨天维:指太岁。　建元:确定纪年的元年。

⑩常以寅始起:王引之认为"起"字上有脱漏的字。这句本意是说甲寅年岁星在营室、东壁二宿所在的星次,是岁星始起的时候;太岁与岁星相应逆向左行,以太岁建元,要根据岁星的实际运行情况。"常以寅始起"即(岁星)常常在太岁处在寅辰部位时,从营室、东壁宿所在的星次开始起行。王说和本卷附录二有别。

⑪"右徙"二句:《周官·保章氏》郑玄注:"岁星为阳,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于地。十二岁而小周。"　一岁而移:一年移动一个星次。　大周:即郑玄注中的"小周",一周天,相对于每年走的星次而言。郑玄说的"小周",特指每十二年走完"一个"周期。

⑫“淮南”四句：淮南元年：淮南王刘安受封为王的元年，时在汉文帝16年，公元前164年。 太一：王引之认为应该是“天一”，即太岁。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淮南王元年这一年的冬至在甲午日，立春在丙子日。用六十干支推算，二节相距只43天，比常规的45天少两天。王引之认为是因为“古法（历法）多疏（不精密）”。

【译文】

北斗七星的斗柄三星又叫做小岁，它从正月指向寅辰开始起行，每个月从左向右运行一辰而经历十二辰，十二个月一周期。咸池三星又称为大岁，它在二月从卯位开始起行，每个月从右向左运行经历四仲，四个月一周期，终而复始。就大岁来说，如果违逆它就会受辱、衰落，如果顺从它就能强大昌盛。小岁指向东南时，万物生长；指向西北时，万物死亡。不能违逆它们，只可顺从它们，不可左行，而可右行，上面的话就是说的这个意思。用来确定四季的是大岁的运行，用来划定月份的是小岁的运行。用太岁来纪年，通常是根据岁星在营室、东井二宿部位，而太岁相应在寅辰部位作为元年。岁星向右运行，一年后转移到下一星次，经过十二年走完一周天，终而复始。淮南王元年的冬天，太岁在丙子，冬至在甲午日，立春在丙子日。

【原文】

15 二阴一阳成气二，二阳一阴成气三①。合气而为音②，合阴而为阳③，合阳而为律④。故曰五音六律⑤。音自倍而为日，律自倍而为辰，故日十而辰十二⑥。

【注释】

①“二阴”二句：俞樾认为阴数偶为二，阳数奇为三。二阴二二得四，一阳为三，四加三得七，减去所生数“五”(阴二阳三)，便得气二。这就是“二阴一阳成气二”。同理，“二阳一阴成气三”($2\times3=6, 6+2=8, 8-5=3$)。

②合气：上二句说的两种“成气”，二加三得五，即五行水、火、木、金、土五种气，这五气产生五音。“音”即五音。古人认为音生于气。

③合阴而为阳：指上文说的“二阴”和“一阴”相合成为阳气。二阴合一阴为“三”，“三”是奇数，即阳数，所以说“合阴而为阳”。“阳”指阳数“三”。

④合阳而为律：一阳为三，合二阳为六，成为“六律”，六律再产生出十二阴阳律。参见本卷13·㉗对“十二律”的注释。

⑤“故曰”句：这一句是解释五音、六律数目的来历，都和阴阳、五行有关。

⑥“音自”三句：音自倍：五音的倍数是十。　日：记日的十天干，简称“日干”、“日”。律自倍：六律的倍数是十二。　辰：十二地支。这几句说十天干、十二地支来自音和律。古人也有反过来说的，如刘歆认为“声生于日，律生于辰”。

这一节穿插在此，用意是说明上文出现的音、律、干、支都来源于阴阳二气和五行之气，反映了本书以“气”贯穿一切的基本观念。“气”是物质的。像气生音的观点便很有道理。

【译文】

二阴气一阳气形成阴气二，二阳气一阴气形成阳气三。这二阴气三阳气合成五行之气，水、火、木、金、土，五行之气形成五音羽、徵、角、商、宫。合二阴一阳便得阳数三，合二阳数便得六，成为六律。所以音调是五个，音律是六组。五音的倍数是十，成为十日干；六律的倍数是十二，成为十二地支。所以记日天干是十个，表“辰”地支是十二个。

【原文】

16 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①，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为月②，而以十二月为岁③。岁有余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岁而七闰④。

【注释】

①“月日”句：据钱塘说，月亮每天运行 $13\frac{28}{76}$ 度（原文“二十六”是“二十八”之误）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一纪（76 年）日行 76 周天，月行 1016 周天，以日周除月周得 $13\frac{28}{76}$，这是日行周数和月行周数的比率，也就是所行度数的比率，即月行度数是日的 $13\frac{28}{76}$ 倍，以此推论，月每天所行度数也是日的 $13\frac{28}{76}$ 倍，所以将月的日行度数定成 $13\frac{28}{76}$。

②“二十”句：$29\frac{499}{940}$（天）为一个月的计算方法是：

一纪的月数是 $12\times76+7\times4=940$（7×4 是闰月数），天数是 27759，以月数除天数，得 $29\frac{499}{940}$（天），于是用一纪中每月的平均天数定为一个月的天数。

③以十二月为岁：确定方法是：

一纪有 940 个月，以纪的年数 76 除之，得每年平均 $12\frac{28}{76}$（月），即 $12\frac{7}{19}$ 月。此数表明：一纪中按平均一年十二个月计算，还余 28 个月，而一章（19 年）余 7 个月，就是一章中的闰月数。这样，每年所余天数是 $\frac{7}{19}$ 乘每月天数，约为 10.9 天，和下文说的余数相近。这个天数与回归年 $365\frac{1}{4}$、农历年 355（或 354）天的差数相近，这就是农历闰月的来由。参见下一条。

④十九岁而七闰：计算过程如下：

12 个朔望月的天数：

$29\frac{499}{940}\times 12=354\frac{348}{940}$(天)

此数和回归年 $365\frac{1}{4}$ 的差数：

$365\frac{1}{4}-354\frac{348}{960}=10\frac{827}{940}$(天)

19 年(一章)的差数：

$10\frac{827}{940}\times 19=206\frac{673}{940}$(天)

$206\frac{673}{940}$ 天约合七个月，所以农历 19 年中有 7 个闰年。

【译文】

月球每天运行 $13\frac{28}{76}$ 度，$29\frac{499}{940}$ 天定成一个月，十二个月定成一年。这样，每年有余数 $10\frac{827}{940}$ 天，十九年积累余数共 $206\frac{673}{940}$ 天，约合七个月，所以每十九年有七个闰年。

【原文】

17 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①。冬至加三日，则夏至之日也②，岁迁六日，终而复始③。壬午冬至，甲子受制④，木用事，火烟青⑤。七十二日丙子受制⑥，火用事，火烟赤⑦。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黄⑧。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⑨。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⑩。七十二日而岁终，庚子受制⑪。岁迁六日，以数推之，七十岁而复至甲子⑫。

【注释】

①“日冬”二句：子午、卯酉：这儿是用干支记日。句意说冬至发生在子日或者午日，夏至发生在卯日或酉日。有支无干，是以支代表干支。

②“冬至”二句：冬至如果在子日，那么夏至就在卯日；冬至在午日，那么夏至就在酉日。子至卯相隔三，午至酉相隔三，所以说“冬至加三日，则夏至之日也。”“日”指冬至、夏至来到的该月的日子，不是说冬至后三天是夏至。

③“岁迁”二句：由冬至到来年夏至，日子加三天，再由夏至到当年冬至，日子移动六天，这便是“迁六日”。这种“加三”、“迁六”的现象一年一循环，终而复始。例如：

1990 年冬至在农历 11 月 8 日
} 加三日
1991 年夏至在农历 5 月 11 日
} 迁六日
1991 年冬至在农历 11 月 17 日
} 约加三日
1992 年夏至在农历 5 月 21 日
} 迁六日
1992 年冬至在农历 11 月 27 日

按：“三”、“六”取整数，实际上有多有少。从上一个冬至到下一个冬至合一个年度。中间含一个夏至。按夏历（以寅月为正月为岁首），是从上一年的冬至经当年夏至回到当年冬至。若按周历（以夏历十一月，子月为岁首），则是从当年的冬至经本年夏至再回到下一年冬至。

④甲子受制：记日干支六十个为一组，代表 1 至 60 的数目，每一组包含“五子”，依次是：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钱塘说：“置一岁日（设定一年的天数，取整数 360），以五气（水、火、木、金、土）分之，则七十二日为一节（一个时段，和四季二十四节气大体相应），而得其（五气之一）用事（主事）之日”又说：“五子以五行受制用事。”可见“受制”是“受命”的意思。是说“五子”各代表五行之气的一种，受天帝的制令而主宰某一个时节。“制”有帝王诏令的意思。钱塘说：“五子受制，与二十四气（节气）同法。”《管子·五行篇》：“日至（冬至），睹（见）甲子木行御（即以木气受制用事），天子出令（发布春季政令），七十二日毕。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夏令），七十二日毕……（直到壬子水行御出冬令）。”《文耀钩》：“苍帝（东方神）受制，其名灵威仰；赤帝受制，其名赤熛怒；黄帝受制，王四季，其名含纽枢……（直至北方“黑帝”）。”《易乾凿度》：

“甲子木德，主春”、“丙子火德，主夏”，“戊子土德，主季夏（六月）”，“庚子金德，主秋”，“壬子水德，主冬”。由以上可知，这儿的“五子”以七十二天轮流“受制用事”的含义。“五子”本是记日干支名，古人将它们同五行之德气和五方四季的主宰天神联系起来，说它们是禀承天神制令，用五行之气来主持四季气候、节令的变化。这是形象化的说法。

⑤“木用”二句：甲子主立春。春于五行属木，色主青。作者大约认为火烟的颜色随季节不同而变化，所以拿火烟之色代表各季所主之色。

⑥七十二日：这儿是从冬至算起，不是从立春算起，否则五个时段不能衔接。钱塘认为甲子可以主冬至，也可以主立春。

⑦火用事，火烟赤：丙子主夏季。夏季于五行属火，色主赤。

⑧“土用”二句：戊子主季夏六月。季夏于五行属土，色主黄。

⑨“金用”二句：庚子主秋。秋季于五行属金，色主白。

⑩“水用”二句：壬子主冬。冬季于五行属水，色主黑。

⑪庚子：王引之认为是“庚午”之误。但是这一段都是说的“子”。钱塘说：“冬至常为甲子受制，而《淮南》云‘壬午冬至，甲子受制’，至岁终而‘庚子受制’，则冬至受制，岁易一子（每年换用一子）。”钱说为是。以五子各占 72 天算，共计 360 天，不足一年的 $365\frac{1}{4}$ 实数，余数约合 6 天，所以下一年不能回复到甲子主冬至，而轮到其他的子主冬至。参见下条。

⑫“岁迁”三句：王引之说：“由甲子受制每岁以迁六日推之，至十岁而六十甲子终而复始，则当作‘十岁而复至甲子’。今本‘十’上有‘七’字，涉上文‘七十二日’而衍也。”是说每年迁 6 天，10 年计迁 60 天，无余数，又可以回归到甲子主冬至。

【译文】

冬至通常在子日或午日，夏至通常在卯日或酉日。冬至的日子加上三天，便是夏至的日子，而从夏至到下一个冬至，日子迁移六天。这种加三迁六的变动，以一年为周期终而复始地重复着。如果某一年壬午日冬至，那么甲子受命主管春季，这时木气为主宰，火烟呈青色。从冬至起七十二天后，丙子受命主管夏季，这时火气为主宰，火烟呈赤色。过七十二天戊子受命主管季夏，这时土气为主

宰，火烟呈黄色。过七十二天壬子受命主管冬季，这时水气为主宰，火烟呈黑色。再过七十二天一年终结，下一年度庚子受命主管春季。甲子受命主管春季的年份，五子平分七十二天后还剩下约六天，按这个余数来推算，十年后又回复到甲子受命主宰春季。

【原文】

18 甲子受制，则行柔惠①，挺群禁②，开阖扇③，通障塞，毋伐木④。丙子受制，则举贤良，赏有功，立封侯，出货财⑤。戊子受制，则养老鳏寡⑥，行粰鬻⑦，施恩泽⑧。庚子受制，则缮墙垣，修城郭，审群禁，饰兵甲⑨，儆百官，诛不法。壬子受制，则闭门闾，大搜客，断刑罚，杀当罪，息关梁，禁外徙。

【注释】

①“甲子”二句：原注作“甲，木也。木王东方，故施柔惠。”

②挺：宽缓。《后汉书·臧官传》：“宜小挺缓，令得逃亡。”挺、缓同义连用。

③阖扇：门板。泛指门。

④毋伐木：原注作“春木王，故毋伐木也。”

⑤“丙子”五句：原注作“火用事，象阳明，识功劳，施封建（诸）侯，出货财。”

⑥养老鳏寡：王念孙认为应作“养长老，存鳏寡。”

⑦粰：同“麸”。　鬻：通“粥”。

⑧施恩泽：原注作“土用事，象土长养，故施恩泽也。”　长（zhǎng 掌）：使生长。

⑨饰：整治。

这一节和下一节内容多与《时则》相近。

【译文】

甲子受命的春季，应该实行仁慈的政令，放松各种禁令，敞开城门、闾门，疏通阻塞的道路，不要砍伐正在生长的树木。丙子受命的孟夏、仲夏季节，应该选用贤良，奖赏功臣，封立诸侯，颁发钱财。戊子受命的季夏六月，应该赡养老人和鳏夫寡妇，施舍麸粥，广布恩泽。庚子受命的秋季，应该修缮城廓，审察各种禁令，修整兵器铠甲，儆戒百官，惩罚不法之徒。壬子受命的冬季，应该关闭城门闾门，大举搜查外来流动人员，判定刑罚，处决死罪囚犯，封锁关卡津梁，禁止人口外流。

【原文】

19 甲子气燥浊，丙子气燥阳，戊子气湿浊，庚子气燥寒，壬子气清寒①。丙子干甲子②，蛰虫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㲉③，鸟虫多伤；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为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④；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动。庚子干戊子，五谷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⑤；甲子干戊子，介虫不为⑥；丙子干戊子，大旱，苽封熯⑦。壬子干庚子，大刚，鱼不为⑧；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复荣⑨；戊子干庚子，岁或存或亡⑩。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⑪；丙子干壬子，星队⑫；戊子干壬子，蛰虫冬出其乡⑬；庚子干壬子，冬雷其乡⑭。

【注释】

①"甲子"五句：钱塘引《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气燥浊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气惨阳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气湿浊而黄；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气惨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气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复得木。"说法和本书这儿相近。

②干：干犯，冲犯。这儿实际上是指五行之气"相克"。例如这句是说孟夏、仲夏季节的丙子代表的燥阳之气干犯春季甲子代表的燥浊之气，即火气克木气，因而引起气候反常，春天气候如夏初。其他道理均仿此。

③鰕：见一·2·⑰。

④夷：原注作"伤也。夷或为'电'。"以作"电"为好。

⑤雨(yù 玉)：降落。

⑥为：庄逵吉认为通"讹"，化，孵化。下文"鱼不为"同此。

⑦菰(gū 姑)封：茭白。草本植物，生在浅水中。菰又作"菰"。 熯(hàn 汉)：烤干。这儿义同"旱"。

⑧大刚：王引之认为"大"是衍文，"刚"是"则"之误，则字连"鱼不为"为一句。

⑨荣：草木茂盛。

⑩存、亡：有无。

⑪不藏：气候温暖如春，不利收藏。

⑫队："坠"的古字。

⑬乡：这儿指"家"，洞穴之类。

⑭其乡：涉上文"其乡"而衍。

【译文】

甲子之气干燥混浊，丙子之气干燥湿热，戊子之气潮湿混浊，庚子之气干燥寒凉，壬子之气清冽寒冷。如果丙子之气干犯甲子之气，冬眠动物就会提前出现，雷提前发生；如果戊子之气干犯甲子之气，兽胎会夭死母腹之中，禽卵孵不出幼雏，鸟、虫大多受伤害；如果庚子之气干犯甲子之气，会有兵祸；如果壬子之气干犯甲子之气，春天有霜冻。如果戊子之气干犯丙子之气，会出现雷霆；庚子之

气干犯丙子之气，会发生闪电；壬子之气干犯丙子之气，会出现冰雹；甲子之气干犯丙子之气，会发生地震。如果庚子之气干犯戊子之气，五谷要遭殃；壬子之气干犯戊子之气，夏天出现低温降霜现象；甲子之气干犯戊子之气，介甲类动物孵化不成；丙子之气干犯戊子之气，会发生大旱，茭白干旱枯死。如果壬子之气干犯庚子之气，鱼孵化不成；甲子之气干犯庚子之气，草木死而复生；丙子之气干犯庚子之气，草木茂盛生长；戊子之气干犯庚子之气，年成或有或无。如果甲子之气干犯壬子之气，冬天温暖如春不利收藏；丙子之气干犯壬子之气，有流星陨落；戊子之气干犯壬子之气，冬眠动物会爬出巢穴；庚子之气干犯壬子之气，冬天响雷。

【原文】

20 季春三月，丰隆乃出①，以将其雨②。至秋三月③，地气不藏④，乃收其杀⑤，百虫蛰伏，静居闭户⑥，青女乃出⑦，以降霜雪，行十二时之气⑧，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⑨，乃收其藏而闭其寒⑩。女夷鼓歌，以司天和⑪，以长百谷禽鸟草木⑫。孟夏之月，以熟谷禾，雄鸠长鸣⑬，为帝候岁⑭。是故天不发其阴，则万物不生；地不发其阳，则万物不成⑮。天圆地方，道在中央⑯。日为德，月为刑，月归而万物死，日至而万物生⑰。远山则山气藏，远水则水虫蛰，远木则木叶槁。日五日不见，失其位也，圣人不与也⑱。

【注释】

①丰隆：云师，也就是雨师。《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

王逸注："丰隆，云师。"

②以：连词，表示目的。　将：行，布散。

③至秋：季秋，九月。

④不：应作"下"。　地气：阳热之气。

⑤收：收敛。　杀：这儿特指秋天的肃杀之气。

⑥"静居"句：还是指"百虫"的情况。

⑦青女：原注作"天神青霄玉女，主霜雪也。"

⑧十二时之气：季秋到次年仲春这段时间所含的十二个节气的阴冷之气。青女和女夷各管十二个节气。　时：节气。

⑨夕：一个月的下旬。也可以指冬季。

⑩收其藏：上文"冬乃不藏"原注说"地气发也"。可知"藏"指"地气下藏"。收其藏等于说取消、结束地气下藏之事，任地气上升。今语"收束"、"收手"、"收班"、"收场"的收和这儿"收"义近。　闭其寒：和"收其藏"相对，关闭寒气不使散发。仲春二月正是阴收阳发之时。

⑪女夷：原注作"主春夏长养之神也。"可见青女主秋冬杀藏无疑。

⑫禽鸟：即鸟兽。禽包括兽在内。

⑬雄鸠：原注作"布谷也。"布谷今学名是大杜鹃。鸠类中有鹃鸠一种。不知这儿"雄鸠"是不是指的鹃鸠，也不知鹃鸠是不是即大杜鹃。存考。

⑭候：候望，含预告的意思。

⑮"是故"四句：这儿"天"、"地"泛指大自然，不必截然分开。所谓"发其阴"、"发其阳"实质即四季变化。

⑯道在中央：指天地载道而行。道即自然规律。

⑰"日为"四句：是说阴气至万物死，阳气至万物生。杨雄《太玄》："日一(一旦)南而万物死，日一北而万物生。"在北半球，日行轨道偏南是秋冬季，偏北是春夏季。"日至"主要指后一种情况。参见本卷第 11 节。

⑱与：原注作"犹说(悦)也。"与通"豫"，喜悦。

【译文】

季春三月，云师便露面了，她开始播撒梅雨。季秋九月，地面的暖气向地下隐藏，大自然开始收敛杀气，各种昆虫蛰伏起来，闭塞

门户安静地住进洞穴中。这时天神青女露面，布降霜雪。她布散秋冬十二节气的阴寒之气，直到来年的仲春二月下旬，才收住藏匿阳气于地下的事，同时闭塞寒气于地下，让阳气上升。春夏之神女夷接替青女降临人间。她敲响鼓儿，唱着欢歌，主管着大自然的温和之气，促使百谷、禽兽、草木生长。孟夏四月，阳温之气促使谷物成熟，布谷鸟不停地鸣叫，为天帝预报年成。因此，天如果不布散阴冷之气，万物便不能生育；地如果不散发阳热之气，万物便不能成熟。天穹圆圆的，大地方方的，它们以道为中枢联成整体，有规律地运行变化着。太阳是施予恩泽的，月亮是主管阴刑的，所以月亮归来万物死亡，太阳来到万物生存。太阳如果远离山丘，山丘的阳气就隐藏；太阳如果远离水域，水中的虫鱼便蛰伏；太阳如果远离树木，树木叶子便枯萎；太阳五天不露面，就是失职，圣人是不高兴这样的。

【原文】

21 日出于旸谷①，浴于咸池②，拂于扶桑③，是谓晨明④。登于扶桑⑤，爰始将行⑥，是谓朏明⑦。至于曲阿⑧，是谓旦明⑨。至于曾泉⑩，是谓蚤食⑪。至于桑野⑫，是谓晏食⑬。至于衡阳，是谓隅中⑭。至于昆吾⑮，是谓正中。至于鸟次⑯，是谓小还⑰。至于悲谷⑱，是谓餔时⑲。至于女纪⑳，是谓大还㉑。至于渊虞㉒，是谓高舂㉓。至于连石㉔，是谓下舂㉕。至于悲泉，爰止其女㉖，爰息其马，是谓县车㉗。至于虞渊㉘，是谓黄昏。至于蒙谷㉙，是谓定昏㉚。日入于虞渊之汜㉛，曙于蒙谷之浦㉜。行九州七舍㉝，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

里，禹以为朝、昼、昏、夜[34]。夏日至则阴乘阳[35]，是以万物就而死；冬日至则阳乘阴，是以万物仰而生。昼者阳之分[36]，夜者阴之分，是以阳气胜则日修而夜短，阴气胜则日短而夜修[37]。

【注释】

①旸（yáng 阳）谷：日出的地方，又叫汤谷。

②咸池：古代传说中的东方大泽。

③拂：经过。

④晨明：日行第一站"停歇"之时，即曙光初照时。

⑤登：升上。　扶桑：东方神木名，日出其下。这时日升到了树上。

⑥爰：句首助词，相当于"于是"。　将：行。

⑦朏（fěi 匪）明：即黎明时。日行第二站。

⑧曲阿：山名。

⑨旦明：天亮时。又叫平旦。日行第三站。

⑩曾泉：多水的地方。　曾：层，重。

⑪蚤：通"早"。

⑫桑野：东方地名。

⑬晏：晚于早饭之时。

⑭隅中：将近中午时。　隅：靠近。

⑮昆吾：南方山名。原注作"昆吾丘在南方。"

⑯鸟次：西南山名。鸟停歇的地方。　次：宿。

⑰小还：王念孙认为应作"小迁"。日到达鸟次山后，时过中午，略向西偏，所以说"小迁"。迁有西的意思。《白虎通义》："西方者，迁方也，万物迁落也。"

⑱悲谷：原注作"西南方之大壑，言其深峻，临其上令人悲思，故曰悲谷。"思：也是悲的意思。

⑲铺（bǔ）时：申时，下午三到五时。是晚饭之时。字又作"晡"。

⑳女纪：原注作"西北阴地。"

㉑大还：还也应作"迁"。日更偏西。

㉒渊虞：王念孙认为应认“渊隅”。

㉓高舂：原注作“时加(在)戌(戌时)，民碓(duì 对)舂时也。”用碓臼舂米多在傍晚。

㉔连石：西北山名。

㉕下舂：低舂，与“高舂”相对。高舂时碓踩扬得高。及至快舂熟时，就轻踩使碓抬得低，时间更向晚。所以叫此时为下舂。

㉖爰止其女：神话传说太阳乘车，驾六龙，神女羲和为御手。《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应为“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于日。”“其女”即羲和。

㉗县：悬挂。县是“悬”的古字。

㉘虞渊：又作禺渊，日落之地。

㉙蒙谷：北方山名。

㉚定昏：黄昏之后，天已黑。

㉛汜(sì 巳)水边。

㉜曙：明。　浦：水边。

㉝九州七舍：原注作“自旸谷至虞渊，凡十六所，为九州七舍也。”

㉞禹：王念孙认为应作“离”，划分。季节不同，一天朝、昼、昏、夜所占时辰不同。王充《论衡·说日》将一天分成十六分，说五月份昼夜之比是 11∶5，六月是 10∶6。从六月到十一月冬至时，昼每月减一分，夜加一分，冬至日昼夜比是 5∶11。其说和日行十六所相合。那么十六所应该是日行一昼夜所经的地方。

㉟阴乘阳：夏至时阴气开始抬头。

㊱分：一半。一天的各一部分。《列子·周穆王》：“人生百年，昼夜各分。”

㊲王引之认为下一节的“其加卯酉则阴阳分，日夜平矣”应该接在这一句的后头。“加卯”指斗柄指在卯辰，是春分。“加酉”指斗柄指向酉辰，是秋分。二“分”时昼夜平分，阴阳均衡。译文用王说，移下文三句于这里。

【译文】

太阳每天从旸谷起床，在咸池沐浴以后，经过扶桑树下，这时叫晨明。她升上扶桑树顶，于是开始启程，这时叫黎明。她到达曲

阿山时，是平旦。到达水泽曾泉，她停下用早点。到达桑野，她用午餐。到达衡阳山顶，接近正午。到达南方的昆吾山，她升上中天。到达鸟次，略向西偏。到了悲谷，是晡时，该用晚饭。再到西边的女纪，她快要西沉。到达渊隅，正是傍晚。再到连石山，是她快隐没的时候。到了悲泉，一天的路程将完，于是让羲和卸车息马，把车儿暂且悬挂。她慢步走到虞渊，已是黄昏。再到蒙谷，便是定昏。这时她安歇在虞水水边，余辉映照着蒙谷高崖之边。她每天如此行经九大州，有七处停息之所，行程五亿万七千三百零九里，把一天划分成早晨、白昼、黄昏、夜晚四段。夏至时阳气到顶阴气开始上升，万物靠近她会死亡；冬至时阴气到顶阳气开始上升，万物向着她便生长。白昼，归阳气主管；黑夜，属阴气管辖。因此阳气上升便昼长夜短，阴气上升便夜长昼短。斗柄指向卯酉时，阴阳二气平衡，是春分秋分，这时昼夜长短相等。

【原文】

22 帝张四维①，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②，一岁而匝，终而复始。指寅则万物螾螾也③，律受太蔟。太蔟者，蔟而未出也④。指卯，卯则茂茂然⑤，律受夹钟。夹钟者，种始荚也⑥。指辰，辰则振之也⑦，律受姑洗。姑洗者，陈去而新来也⑧。指巳，巳则生已定也⑨，律受仲吕。仲吕者，中充大也⑩。指午，午者忤也⑪，律受蕤宾。蕤宾者，安而服也⑫。指未，未昧也⑬，律受林钟。林钟者，引而止也⑭。指申，申者呻之也⑮，律受夷则。夷则者，易其则也，德以去矣⑯。指酉，酉者饱也⑰，律受南吕。南吕

者，任包大也[18]。指戌，戌者灭也[19]，律受无射。无射，入无厌也[20]。指亥，亥者阂也[21]，律受应钟。应钟者，应其钟也[22]。指子，子者兹也[23]，律受黄钟。黄钟者，钟已黄也[24]。指丑，丑者纽也[25]，律受大吕。大吕者，旅旅而去也[26]。其加卯酉，则阴阳分，日夜平矣[27]。故曰：规生矩杀，衡长权藏，绳居中央，为四时根[28]。

【注释】

①四维：见本卷 11·③。

②十二月指丑：王引之、庄逵吉认为应该作"十一月指子"。下文用十二律之首黄钟配十一月，是据周历正月在夏历的十一月。

③"指寅"句：王念孙认为这句应作"指寅，寅则万物螾螾然也"，才同下文句式一致。　螾螾：原注作"动生貌。"指万物始生时蠕动的样子。原文把"寅"解释成"螾螾然"，是用声训，后面对十一辰的解释大都如此，有些勉强可通，有些属牵强附会，不可全信。以此处为例，寅，甲骨文作两手捧箭，这是它的本义。后来假借表示地支的第三位，表示种种次第，如历法上表示太岁在析木次的一年，纪月代表夏历春正月，纪时辰表示一天的凌晨三到五时。这是寅的常用义。而螾，即"蚓"字，蚯蚓，《说文》释为"侧行者"，引申出蠕动的样子。这些意义和寅的本义、假借义很难找到联系。译文还是按原文字面意思直译，以存原貌。又：本卷第 13 节原注对十二律和十二月对应关系的解释和本段相合，和该段原文不合，因为那里音律配二十四节气，这里是配十二月。

④"律受"三句：律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律管"，古代用来校正乐音标准的管状仪器，多用竹制，以管的长短粗细来确定音律。从低音到高音的顺序是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管长从长递短。参见下文 23、24 节。又指音律、乐律，参见上文 13·㉗。古人认为"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风是"音之宗"(《主术》)，而"八风"又是和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所以拿律管或音律配月份或节气。从总体上说这种配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具体到某律为什么要配某月，古人的解释就不一定都有道理，常有附会之词，所以说法多歧异，甚至自相矛

盾。译文按原意，在注释中略加评析。　太蔟：作者取“蔟”的“聚集”义以附会初春自然景象，说这时万物蔟聚地下还没有生出。这个解释和上文第13节原注的解释不完全一致(见13·㉔)。

⑤“卯则”句：释“卯”为“茂”。《说文》：“卯，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和这儿的解说接近。卯字甲骨文象双刀相并，含“杀”义。甲骨卜辞有“卯牛”的记载。卯牛就是宰牛。繁体的“刘”作“卯、金、刀”，故“刘”有“杀”义，和“卯”相关(参用吴其昌《金文名象疏证》)。可见释“卯”为“茂”、“冒”都无根据，只是据音同来附会而已。

⑥种始荚也：释“钟”为“种”，释“夹”为“荚”，再附会仲春二月植物种子开始破甲壳而出。

⑦“辰则”句：释“辰”为“振”。《说文》：“辰，震也。三月阳气动，雷电振，民农时也，物皆生。”说法和这儿相近。按辰的本义指“蜃”，蚌蛤，与振动义无关。

⑧“姑洗”句：释“姑洗”为除旧出新。　陈：过去的事，对应“姑”义，是释“姑”为“故”。参见本卷13·⑱的原注。

⑨“巳则”句：释“巳”为“已”。《说文》：“巳，巳也。四月阳气巳(即后来的“已”字)出，阴气巳(已)藏，万物见(现)，成文章。”古代“巳”、“已”未分。又《说文》解释“包”字说：“象人裹妊，巳在其中，象子未成形也。”又将“巳”释为母腹中的胎儿之形，这一解释较接近甲骨文“巳”的字形。许慎说的“子未成形”和“生已定”接近。说四月“生已定”较勉强。

⑩中充大：“释“仲”为“中”，释“吕”为“大”，再附会四月动物胎儿在母腹中已经长大，来牵合“生已定”。吕本指脊椎骨，引申有“长”义。原文的解说字面上说得过去，于事理还是很牵强。

⑪“午者”句：释“午”为“忤”。《说文》：“午，啎也。五月阴气午(取“啎”义)逆阳，冒地而出。”午，郭沫若据甲骨文，说这个字像绳索形，定初义为“交”(纵横相交)。《史记·律书》：“午者，阴阳交。”《说文》：“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将数目字“五”(“㐅”)和“午”联系起来。本书、《史记》和《说文》一致以“午”的字义(“交”)同五月夏至时阴阳二气的关系(忤逆、相交)扯在一块儿，反映了古人的一种认识。

⑫安而服：《说文》：“蕤，草木华(花)垂貌。”本书这里释“蕤”为“安”，和《说文》相近。释“宾”为“服”。文意是说五月份阴气将升居主位，阳气将要让到宾位，“服”阴气。参见本卷13·⑮的原注。

⑬未，昧也：王念孙认为“昧”应为味。《说文》：“未，味也。六月滋味也。”《史记·律书》：“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都是附会的说法。又，《说文》解析“未”的字形说：“五行木老于未（六月）。象木垂枝叶也。”这种解释和释义不太一致，但受到有些学者的肯定，并由此判定“未”就是“昧”的古字。树木长成，枝叶繁茂，下必成荫，所以“未”本义即“昧”。取这种说法，那么原文作“昧也”不误。

⑭“林钟”句：释“林”为“止”，是认为它通“绑”。《说文》：“绑，止也。”（参用钱塘说）。钟似乎也讲成“终”。本卷13·⑬原注的讲法和这儿不全一样。

⑮申者呻之也：释“申”为“呻”，是说万物于孟秋七月在肃杀之气中呻吟哀叹。申的本义是“电”，古文象闪电形。释“申”为“呻”是取通假义。　之：王念孙认为这个字应在上句“止”之后。

⑯“夷则”三句：释“夷”为“易”（改变），释“则”为“法则”，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原意是说，七月阳衰阴盛，上天“施德”的法则让位给行刑杀的法则。《管子·四时》：“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　以：通“已”。

⑰酉者饱也：释“酉”为“饱”。《说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酎（zhòu纣）酒。”八月是成熟季节。但是“酉”和“饱”字义难联系起来。《说文》释为“就”。可见声训之滥。

⑱“南吕”句：意思是说八月是大收之时。这儿对“南”和“吕”的字义解释和本卷13·⑨一样，但两处对“南吕”一词的解释不一样。

⑲戌者灭也：释“戌”为“灭”。《说文》：“戌，灭也。九月阳气微，万物毕成，阳下入地也。”《史记·律书》：“戌者，言万物尽灭。”戌本指古代的一种兵器，形状和钺（斧）相近，释为“灭”和本义有关。

⑳“无射”句：释“射”为“厌（yān烟，满足）。《尔雅·释诂》：“射、豫、厌也。”钱塘根据《汉书》，说九月阴气大盛，残落万物不知厌足。

㉑亥者阂也：《说文》：“亥，荄也。”又，“荄，草根也。”又，“阂，外闭。”钱塘据这些说法阐发说：“言万物兼晐（gāi该，兼覆）而外闭之。”是说十月是闭藏之月。亥，甲骨文、金文象豕（猪）形（吴其昌说）。《说文》释“亥”为“荄”，是认为亥月（十月）草根在地下蓄积养分，待阳气上升时再复生。

㉒“应钟”句：参见本卷13·③原注。

㉓子者兹也：《说文》：“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用段注本。有的本子“人”作“入”）。”《史记·律书》：“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地

中)也。"子的本义是幼儿,引申有"孳乳"、"滋生"义,所以古人拿地支"子"来称阳气生发的十一月。

㉔"黄钟"句:《史记·律书》释这句话说:"阳气踵黄泉而出也。"阳气从地下复出。释"钟"通"踵",释"黄"为"黄泉"。但本书后文又说"黄钟"是黄气(土气)聚集成的,释"钟"为"集中"。至于"钟已黄"大约与《史记》说法相近,"已"通"以",从。或释为"用",则意思和后文所说同(以黄气钟聚而成)。参见23·⑬⑭。

㉕丑者纽也:《说文》:"丑,纽也。十二月万物动用事(行事,活动),象手之形。时加丑(月份在丑月),亦举手时也。"说十二月是人和万物开始举事之时。又,《说文》:"纽,系也。一曰结而可解。"结而可解,也是从寒阴之气的禁闭中解脱出来复苏的意思,寒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 丑:古文象手形。

㉖"大吕"句:原文意思说"大吕"辅助"黄钟"宣泄阳气以萌生万物。这儿释"吕"为"旅",同音通假。旅可通"膂",脊梁骨,比喻君王心腹得力大臣,引申出"辅助"义。参见13·㉕原注。

㉗"其加"三句:王引之认为这三句应移到第21节末尾。见21·㊲。

㉘"故曰"四句:《时则》:"制度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所以说"规生"(春生)、"矩杀"(秋杀)、"衡长(夏长)、"权藏"(冬藏)。绳喻天道,居中央,成"四维",定四季,所以说"为四时根"。参见五·15。

以上4～22节主要说明天区的构造,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北斗等天体的分布及其运行规律,介绍了相关的历法知识,如年、四季、月、二十四节气的确定等,始终贯穿着天象与人事的关系。

【译文】

天帝布张四维,执掌北斗循着四维旋转,每月斗柄移动一辰,十二个月又返回到出发的部位:正月斗柄指向寅辰,十一月指向子辰,一年运行一周,终而复始地运转下去。正月指向寅位,寅的含意是万物复苏萌动的样子,音律适用太蔟。太蔟的意思是万物聚集地下还没有长出。二月指向卯位,卯的含意是万物冒出来的样子,音律适用夹钟。夹钟的意思是种子破甲壳而出。三月指向辰位,辰的

含意是振动万物，音律适用姑洗。姑洗的意思是去旧来新。四月指向巳位，巳的含意是万物生长已经定型，音律适用仲吕。仲吕的意思是胎儿已在母腹中长大。五月指向午位，午的含意是阴气阳气交争，音律适用蕤宾。蕤宾的意思是阴气要安坐主位，阳气只好宾服。六月指向未位，未的含意是树木枝叶成荫，音律适用林钟。林钟的意思是阴气要占引导地位，阳气将告终止。七月指向申位，申的含意是万物在秋天杀气中呻吟，音律适用夷则。夷则的意思是改变法则，以阴刑取代阳德。八月指向酉位，酉的含意是秋收作物成熟，籽实饱满，音律适用南吕。南吕的意思是阳气听任阴气布满天空大地。九月指向戌位，戌的含意是阳气全都藏匿，音律适用无射。无射的意思是阴气杀灭万物不知满足。十月指向亥位，亥的含意是阳气闭藏地下，音律适用应钟。应钟的意思是万物顺应时令而聚藏。十一月指向子位，子的含意是万物孕育着准备滋生，音律适用黄钟。黄钟的意思是阳气从黄泉升起。十二月指向丑位，丑的含意是阳气虽然被纽结，但是可以消解，音律适用大吕。大吕的意思是辅助阳气升腾布散。所以说：规代表的春天的阳温之气主生育，矩代表的秋天的阴凉之气主刑杀，衡代表的夏季的阳热之气主成长，权代表的冬季的阴冷之气主收藏，而绳代表着正直的天道，它处在中央，是产生春、夏、秋、冬四季的总根。

【原文】

23 道曰规[①]，始于一[②]，一而不生[③]，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④]天地三月而为一时，故祭祀三饭以为礼[⑤]，丧纪三踊以为节[⑥]，兵重三罕以为制[⑦]。以三参物[⑧]，三三如九[⑨]，故黄钟

之律九寸而宫音调[10]，因而九之[11]，九九八十一，故黄钟之数立焉[12]。黄者，土德之色；钟者，气之所种也[13]。日冬至，德气为土，土色黄，故曰黄钟[14]。律之数六，分为雌雄[15]，故曰十二钟，以副十二月[16]。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为积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黄钟大数立焉[17]。

【注释】

①曰规：王念孙认为这两个字是衍文，“道”应属下句作“道始于一”。

②一：混一不分。

③一而不生：这是个假设关系的紧缩句。 而：通“如”，如果。有运动有变化才有生命，这句话符合辩证法。

④“故曰”所引见《老子》四十二章。《老子》文“一生二”前头还有“道生一”一句，将“道”放在“一”之前。本书修正了老子的观念，认为“道”就是“一”；就名称说叫做“道”，就形态、特征说，是“一”。本书引用时是有意舍弃“道生一”的。” 二：一般认为指阴阳二气。 三：即“阴阳合”产生的“和”气。

⑤三饭：古代礼制，祭祀用“尸”(代表鬼神受祭的活人)，尸持一口饭叫一饭。士礼用“三饭”。

⑥三踊：三次椎胸顿足以示哀痛。

⑦重：王念孙认为应为“革”。 罕：王念孙认为应为“军”。《五行大义》引本书此文“三罕”作“三令”，反复告诫。《孔丛子·问军礼》：“三令五申既毕，遂祷战，祈克(胜利)于上帝。”笔者取“三令”。

⑧参：通“叁”、“三”，三倍。

⑨如：是；为。

⑩黄钟：这儿指律管。 调：和谐适度。这句说九寸长的律管定出的宫音和谐适当。

⑪九：用九乘。

⑫黄钟之数：这儿既指黄钟律管内空所容气柱体积，又指律管长度。

⑬种(zhòng 众)：施种，产生。

⑭“日冬”二句：德气：五德之气。这里是说冬至时“土德”之气旺盛，所以

把同这个月相应的音律定名为"黄钟",等于说这一音律是黄色的土气聚成的。

⑮雌雄:即阴阳。

⑯"故曰"二句:十二钟:即十二黄钟律。以黄钟律、宫音为基础的十二律。副:配合。

⑰"十二"五句:十二各以三成:十二律管的"积"(容积和管长)每一管都是以三作乘数计算而成的。　置一:设首律管为"一"。　十一三之:另十一管的积数都用三乘。算法如下:

子(十一月律):设为1

丑(十二月律):1×3=3

寅(正月律):3×3=9

卯(二月律):9×3=27

辰(三月律):27×3=81

巳(四月律):81×3=243

午(五月律):243×3=729

未(六月律):729×3=2187

申(七月律):2187×3=6561

酉(八月律):6561×3=19683

戌(九月律):19683×3=59049

亥(十月律):59049×3=177147

最后的积数是"黄钟大数",是黄钟十二律管气柱的总数,单位是立方分。《汉书·律历志》也记有这种算法:"本起于黄钟之数,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积之,历十二辰之数,十有(又)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数(指个、十、百、千、万)备矣。"

【译文】

道的初始状态是混一的,如果永远是这种混一状态,就不能产生出宇宙、天地和万物。因此从混一状态中分化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交合成和气便有万物产生。所以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运行的时间,三个月定成一季,所以尸祭时以尸受"三饭"

作为礼仪，丧事以“三踊”作为礼节，军事上以“三令”作为礼法。用三计算物量的倍数，三三得九，所以用九寸长的黄钟律管校定的宫音和谐适度。九寸乘九得八十一立方分的管空容积；按一寸作九分处理，律管的长度是八十一分。这样，黄钟律管的粗细和长度便确定了。黄是土德的颜色，钟是五行之气聚集的意思。冬至时五行之气中的土气旺盛，土的颜色是黄的，所以将和冬至所在的十一月相应的音律叫“黄钟”。律的数量本来是六，因为分为雌雄，即阴阳两类，所以变成十二律，用它们分别配合十二个月。十二律管的积数都是用三相乘而得到的，所以设首律为一，用三来乘其余十一管的积数，得数是177147，这样，黄钟十二律的总的气柱体积数就确定了。

【原文】

24 凡十二律，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①。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与五如八②。故卵生者八窍③。律之初生也，写凤之音，故音以八生④。黄钟为宫，宫者，音之君也⑤。故黄钟位子，其数八十一，主十一月⑥，下生林钟⑦。林钟之数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数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吕。南吕之数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数六十四，主三月，下生应钟。应钟之数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宾。蕤宾之数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吕。大吕之数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则。夷则之数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夹钟。夹钟之数六十八，主二月，下生无射。无射之数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吕。仲吕

之数六十，主四月，极不生[8]。

【注释】

①“凡十”六句：这几句说的是“律”和“五音”的配合关系。“律”和“五音”的“音”，是相关但不相等的两个音乐概念。作为和“五音”（或“七音”，详后）相对的“律”，指的是乐音音高的标准，它和定律器的尺度密切相关。我国古代多用管器定音，注重管的长短粗细。管越长越粗发音越低沉浑重，越短越细发音越高而清扬。某种定律器的尺度规定以后，它的发音音高等是固定的。“五音”是指的音阶，即音高的等级系列。如宫、商、角、徵、羽相当于简谱的1、2、3、5、6，加上“变徵”(4)、“变宫”(7)，便是“七音”音阶（详后）。某一系列音阶的主音确定以后，便成为一类“调式”。主音不同，调式也不同。如以“宫”音为主音的调式叫“宫调式”，属于低音系列；以商音为主音的调式叫“商调式”，整个系列的音度高于“宫调式”。余可类推。可见音阶的音高是变化的。商调式“1”相当于宫调式的“2”，即所谓“宫调之商”。而音阶的不同音高是用“律”来校定的。低音系列的七音音阶和十二律的对应关系是：黄钟——宫、太蔟——商、姑洗——角、蕤宾——变徵、林钟——徵、南吕——羽、应钟——变宫。这种相配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每一律大都可以分配五音或七音，生发成多彩的音调（详后）。所谓“黄钟为宫”，就是以黄钟律的音高校定的宫音音高。黄钟律管在十二律中最长（81分），发音最低沉浑厚，宫音是五音之首，相对说是最低的一阶，所以用黄钟律定宫音。其他可以类推。

②“物以”三句：物以三成：即上文说的“三生万物”。　音以五立：指五行之气产生五音。　与：加

③窍：动物身上的器官孔洞。卵生的鸟类只有八孔，胎生的九孔。

④“律之”三句：这里是指传说的十二律的发现和最早的制定。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相传黄帝命令乐官伶伦制定乐律，伶伦从大夏国的西边到达阮隃山（即昆仑山）的北侧，在嶰溪之谷砍伐竹子，选择其中内空大小均匀的，从两节处截取三寸九分长的竹管，用它吹出的声音作为黄钟律的宫音，又一共制作了十二只竹管，来到阮隃山下，听那儿的凤凰鸣叫，以凤凰叫声来辩定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据此确定了十二律。这个传说表明古人认为音乐来自自然的观点，也说明了律分阴阳的来历。　写：模仿，仿照。　音

以八生：原意是说因为鸟有八窍，所以音以八生。这是附会之说。音以八生指“隔八相生”法，详下注。

⑤君：主，基础，指同一音阶系列中的主音。

⑥主：相配的意思。

⑦“下生”和下文的“上生”：指“隔八相生”法。详参本卷附录五。

⑧极不生：钱塘引《宋书·乐志》：“极不生，钟律不复相生。”指黄钟全律到此已尽，不再相生，但“半律”还可以相生。

按：本节注释主要参考《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4 年版)。

【译文】

在所有十二律中，黄钟确定宫音的音高，那么太蔟确定商音，姑洗确定角音，林钟确定徵音，南吕确定羽音。万物都产生于阴阳二气交合而成的“三”(和气)，乐音是五行之气聚合产生的，三加五等于八，所以卵生动物生有八窍。律最初的产生，是古人仿照凤凰的鸣唱来确定的，所以十二律根据隔八相生法产生。黄钟律确定宫音的音高，宫音又是五音的主音，所以黄钟居子位，其律管容积和相应的管长数是八十一，配合十一月份。黄钟律从下向上产生林钟律。林钟的数字是五十四，配合六月份，它从上向下产生太蔟律。太蔟的数字是七十二，配合正月，它从下向上产生南吕律。南吕的数字是四十八，配合八月份，它从上向下产生姑洗律。姑洗的数字是六十四，配合三月份，它从下向上产生应钟律。应钟的数字是四十二，配合十月份，它从上向下产生蕤宾律。蕤宾的数字是约五十七，配合五月份，它从上向下产生大吕律。大吕的数字是约七十六，配合十二月份，它从下向上产生夷则律。夷则的数字是约五十一，配合七月份，它从上向下产生夹钟律。夹钟的数字是六十八，配合二月份，它从下向上产生无射律。无射的数字是约四十五，配合九月份，它从上向下产生仲吕律。仲吕的数字是六十，配合四月份。到仲吕，黄钟的全律完结，不再相生了。

【原文】

25 徵生宫，宫生商，商生羽，羽生角[①]。角生姑洗[②]，姑洗生应钟，比于正音，故为和[③]。应钟生蕤宾，不比正音，故为缪。日冬至，音比林钟，浸以浊[④]。日夏至，音比黄钟，浸以清[⑤]。以十二律应二十四时之变[⑥]。甲子，仲吕之徵也；丙子，夹钟之羽也；戊子，黄钟之宫也；庚子，无射之商也；壬子，夷则之角也[⑦]。

【注释】

①"徵生"四句：刘绩、王念孙认为"徵生宫"应为"宫生徵"；"宫生商"应为"徵生商"。"宫生徵"是指"黄钟之宫"（黄钟律的宫音）下生"林钟之徵"（"林钟为徵"）；"徵生商"是指"林钟之徵"上生"太蔟之商"（"太蔟为商"）；"商生羽"是指"太族之商"下生"南宫之羽"（"南宫为羽"）；"羽生角"是指"南吕之羽"上生"姑洗之角"（"姑洗为角"）。以上都合隔八相生的规律。这儿的宫等五音，实际上包含了各自定音高的律名在内，如"宫"即"黄钟之宫"，用黄钟律定的宫音。

②角生姑洗：王引之说："音律相生，皆非同位者。上文曰'姑洗为角'，则角与姑洗为一，不得云'角生姑洗'也。生当为主。'角主姑洗'，犹言'姑洗为角'耳。"所谓"角主姑洗"应理解为"角主于姑洗"，即角音的音高由姑洗律确定。

③"姑洗"三句：理解这三句和下三句，关键在"和"、"缪"二字及涉及的"比"字。前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王引之认为"比于正音（指"五音"）应作"不比于正音"，释"比"为"入"，即列在。王氏说："不比于正音者，不入于正音也。言应钟是宫之变音，故不入于正音。不入于正音，则命名当有以别之，故名之曰'和'。和者，言其调和正音也。"关于"缪"，王氏说："蕤宾（即变徵）是徵（林钟之徵）之变音，故亦不入于正音。不入于正音，则命名当有以别之，故谓之缪（mù 目）。缪之言穆（用声训，缪通'穆'），穆亦和也。言其调和正音也。"王氏的意思是，五音音阶不够实用，所以把姑洗律生出的应钟定成宫音的变音"变宫"（即"7"），把应钟律生出的蕤宾定成徵音的变音"变徵"（即"4"），补足"五

音”为“七音”,使音阶更周全适用,“变宫”、“变徵”起了这种补足作用,所以称它们为“和”、“缪”。可见“变宫”、“变徵”是为了适应实际需要新增的两个音阶,变宫高于羽,变徵低于徵。“五音”就是这样衍为“七音”的。

④浸:逐渐。 浊:变浊,更浊。浊在音乐中指低音,律管越长越粗音越低。浊音与清音都是相对说的。详下条。

⑤清:变清,更清。音乐中的清音指相对的高音。律管越短越细音越清高。

这一节的“音时之配”是以十二律配二十四节气,同本卷第13节的配法一样。但是第13节用冬至比黄钟,这里用冬至比林钟,有出入。王引之认为原文被后人篡改,两处都应改正成冬至音比应钟,才符合“浸以浊”的说法。第13节从冬至起是逆排十二律,依次必须是:应钟(数约43,冬至),无射(45,小寒),南吕(48,大寒),夷则(51,立春),林钟(54,雨水),蕤宾(57,惊蛰),仲吕(60,春分),姑洗(72,立夏),大吕(76,小满),黄钟(81,芒种)。该段顺排无误,合“浸以清”的说法。笔者同意王说,不过对第13节原文未改动,照原样译出,以免变动太多。

⑥“以十”句:这句即承第13节说明为什么十二律要从夏至起顺排而从冬至起又逆排的原因:为了适应二十四节气阴阳盛衰变化的需要。“应变”二字正反映出古人用音律配合十二月、二十四时节的主观性。

⑦“甲子”十句:十二律同五音相配,每一律都可以作为主音分配五音,形成六十种不同的调式的音阶。古人制有“旋宫图”,以六十旋宫调和记日六十干支相配。六十干支从甲子到丁亥为一周期,表示六十个日子;六十旋宫调从“黄钟之宫”到“太蔟之羽”为一周。这样,就有了“某干支在某律之某音”的对应关系。如这里说的:甲子在“仲吕之徵”(冬至),丙子便在“夹钟之羽”(冬至后十二天,每“子”间隔十二天),戊子在“黄钟之宫”(离冬至二十四天),庚子在“无射之商(冬至后三十六天),壬子在“夷则之角”(冬至后四十八天),再从壬子到甲子,六十天毕。

以上23、24、25三节,主要讲“五音”、“十二律”、“六十旋宫律”的生成变化以及音律与历法的关系。

【译文】

黄钟之宫产生林钟之徵,林钟之徵产生太蔟之商,太蔟之商产

生南吕之羽，南吕之羽产生姑洗之角。角音以姑洗律来确定音高。姑洗又产生应钟，是为“变宫”，它不属于正音，所以称它为“和”音。应钟产生蕤宾，是为“变徵”，它也不属于正音，所以称它为“缪”音。冬至时，音律配合黄钟，按十二律倒着排列配合节气的办法，音律依次减短，所以是逐渐变清。夏至时，音律配合黄钟，按十二律顺着排列配合节气的办法，音律依次增长，所以是逐渐变浊。这样倒排又顺排，完全是为了适应二十四节气阴阳盛衰的变化。拿六十干支配合六十旋宫调，当甲子在仲吕之徵时，丙子在夹钟之羽，戊子在黄钟之宫，庚子在无射之商，壬子在夷则之角，再回到甲子，刚好是六十天。

【原文】

26 古之为度量轻重，生乎天道[①]。黄钟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广二尺七寸[②]。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寻自倍[③]，故八尺而为寻。有形则有声，音之数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为制[④]。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⑤]。律之数十二，故十二蔈而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寸。律以当辰[⑥]，音以当日，日之数十[⑦]，故十寸而为尺，十尺而为丈[⑧]。其以为量[⑨]，十二粟而当一分[⑩]，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两。衡有左右[⑪]，因倍之，故二十四铢为一两。天有四时以成一岁，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两而为一斤。三月而为一时，三十日为一月，故三十斤为一钧。四时而为一岁，故四钧而为一石[⑫]。其以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⑬]，十二律而为

六十音[14]，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15]。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16]。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17]。

【注释】

①天道：大自然固有的法则。下文的“天地之道”也是这个意思。

②“物以”三句：王引之认为“物以三生”下应该有“三三九”三个字。“幅广”句后应该有“古之制也”一句。 幅：布帛的宽度。《汉书·食货志》说幅宽2.2尺。郑樵《通志》说幅宽2.4尺。可见布的宽度并无定制，可宽可窄，至今如此。

③自倍：寻长是人身长(也是两臂平伸之长)的一倍，即等于身长，不是两倍。周制八寸一尺，寻即丈。

④“匹者”三句：制：钱塘引杜子春(东汉初经学家，治《周礼》)说：“制匹为衣，故匹言制。”《说文·刀部》：“制，裁也。”《说文·衣部》：“裁，制衣也。”制、裁同义，指裁剪缝制衣裳。所谓“制匹为衣”，即用一匹布帛裁制衣裳，所以说“一匹而为制”，等于说一匹布是裁制一身衣裳所需的。据此，所谓“中人之度”不是指中等身材的人身体的长度，而是指中等身材的人做一身衣裳所需布帛的长度，等于说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做一身衣裳要一匹布帛。古人衣裳宽大，布帛幅度又有宽窄，用布长。王引之认为“中人之度”指人的身长，以为原文多错讹，对原文大加校改，不可取。“匹”特用于一定规格的布的长度单位，没听说用来表示人长的。

⑤“秋分”二句：秋分：秋分节。 蔈(biāo标)：禾穗上的芒。字又作“秒”、“穮”。《说文》：“秒，禾芒也。” 定：成熟定形。《说文》“称”字下说：“秋分而秒定。”秋分时禾成熟，穗芒定形，所以用来规定长度单位。

⑥辰：十二辰。

⑦“音以”二句：音：五音。 日：日干。这两句说将十天干配成五组表数，五组天干又配五音。日干、五音、数的配法，钱塘说是这样的：甲己、徵、九相配，乙庚、商、八相配，丙辛、羽、七相配，丁壬、角、六相配，戊癸、宫、五相配。

⑧“律之”八句：王引之认为这一节原文多有误。他改定“十二蔈而当一粟”为“十二蔈而当一分”，改“十二粟而当一寸”为“故十分而为寸”，又将改后

的这六个字移在“日之数十”下面。定长度用“藁”不用粟，下文定重量用粟。笔者用王说。

⑨量：《说文》：“量，称轻重也。”这儿量指轻重。

⑩分：这儿是重量单位。一分合$\frac{1}{288}$两。

⑪衡：秤。　左右：分左右两侧。

⑫石：用作重量单位，一石合120斤。

⑬一律而生五音：一个音律产生一个五音音阶的调式，这个调式的主音音高由此律确定。

⑭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即用旋宫法得出六十调。参见本卷25・⑦。

⑮三百六十音：南朝宋时的钱乐之据京房的“六十律”引申制定三百六十律，在以律附时方面，发展到日配一律，虽和这里的三百六十音不是一回事，但多少有点联系。

⑯“律历”二句：律：乐律。　历：历法。两者都来自大自然，关系很密切。如度量制度常随音律而变动。以“度”为例，《汉书・律历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即谷子，子实）秬黍（黑黍）中者（大小适中的），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

⑰“下生”四句：这几句很明显是补足说明十二律相生的方法，高诱原注说“钟律上下相生，诱不敏也”，表示无力解释。这几句放在这儿显得游离，疑应接上文第24节“极不生”之后。因不见成说，笔者仍尊重原文，不移前。其含意可参见本卷附录五对“隔八相生法”的解释。

【译文】

古代制定度量衡单位的标准，都是从大自然的运动法则中来的。黄钟律管长九寸，万物是从“三”（和气）产生的，三三得九，三九二十七，所以定布帛的宽度为二尺七寸。音是隔八相生的，所以人长一般是八尺，寻等于人的长度，所以一寻定为八尺。有了形体的事物就有声响，音的数目是五，用五乘八，五八四十，所以四丈为一匹。匹，是中等身材的人裁制一身衣裳所需的布帛之长，所以一匹称作“制”。秋分时节禾穗的芒定形了，禾芒定形表示禾谷成熟，音

律的数目是十二，所以用十二根禾芒的长度定成一分。十二音律配十二辰，五音配记日天干，日干的数目是十，所以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用相近的办法制定重量单位，十二粒粟米的重量定为一分，十二分定为一铢，十二铢定为半两。秤杆有左右两边，于是将十二铢加倍，所以二十四铢为一两。天有四季，合成一年，于是乘以四，四四一十六，所以十六两为一斤。三个月是一季，三十天是一个月，所以三十斤定为一钧。四季合成一年，所以四钧定成一石。就音律的变化来说，一个音律可以产生一种五音调式，十二音律配成六十旋宫调，于是乘以六，六六三十六，所以三百六十音相当一年的天数。所以说音律历法的制定，都是据天地运动的法则。由阳律产生阴律，方法是原律数乘二再除以三，所得阴律数是原律数的三分之二；由阴律产生阳律，方法是原律数乘四再除以三，所得阳律数是原律数的三分之四。

【原文】

27 太阴元始，建于甲寅①，一终而建甲戌②，二终而建甲午，三终而复得甲寅之元。岁徙一辰，立春之后，得其辰而迁其所顺③，前三后五，百事可举④。太阴所建，蛰虫首穴而处，鹊巢乡而为户⑤。太阴在寅，朱鸟在卯，句陈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苍龙在辰⑥。寅为建，卯为除⑦；辰为满，巳为平，主生；午为定，未为执，主陷⑧；申为破，主衡⑨；酉为危，主杓⑩；戌为成，主少德⑪；亥为收，主大德⑫；子为开，主太岁⑬；丑为闭，主太阴⑭。

【注释】

①甲寅：是纪年干支。下文"甲戌"、"甲午"同。

②终：一个大的时间段落的终结。用于天文历法，一是指岁星运行周期十二年，一是指"三统律"中的"一统"，约占 1520 年。钱塘说："凡言终者，皆举余数也，三终则余六十岁。"按六十干支推算，从甲寅到甲戌，从甲戌到甲午，从甲午到甲寅，每隔二十年，共隔六十年，正好是"三终"(4560 年)的"余数"。这儿用余数代表三终实际数，即经过 4560 年，太阴建元又回到甲寅年。这儿即用"终"的第二义。

③得其辰：太阴每年移动一辰，刚好一年走完一辰的度数叫"得辰"，和"超辰"或"不及"相对而言。 迁其顺：大约指改变次序，超辰或不及，每年运行多于一辰或不足一辰。

④"前三"二句：原注作"前后，太阴之前后也。"太阴达到一辰的前或后的时日。 举：做。

⑤为户：指堵住巢洞口。

⑥"太阴"六句：在寅：在寅辰。这几句说太阴的运行和二十八宿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这是由岁星所行星次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推出的。参见本卷附录二。 朱鸟：南方七宿。 句陈：星名，在紫微垣内，靠近北极，共有六星。参见本卷附录九天文图。 玄武：北方七宿。 白虎：西方七宿。 苍龙：东方七宿。

⑦建、除：又叫建除十二神、建除十二辰。古代占卜用十二地支定方位岁月，以占吉凶，每一辰所主都有专名。太阴在某辰时，其征兆与该辰所"主"相关。每辰所主之兆，原文已作归纳，多属唯心之说，译文或译其意，或照用原文不译。本书、《汉书》以"十二辰"为表月之辰，《越绝书》以十二辰为表年之辰。

⑧陷：陷，攻克。

⑨衡：平衡。

⑩杓：小岁。

⑪少德：美德。

⑫大德：崇高品德。《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

⑬太岁：即大岁咸池。

⑭主太阴：王引之认为"太阴"是衍文，"主"下有脱文，指"主"的内容，译文用"某某"代之。

【译文】

太阴纪年开始建元是在甲寅年，经过一终建元在甲戌年，二终建元在甲午年，三终又回到甲寅年建元。它每年移动一辰，立春以后，它的运行和十二辰吻合，然后开始改变次序。在它到达某一辰的前三天或后五天，百事都可以施行。太阴建元的时候，冬眠动物藏身在洞穴中，鹊类归巢并且塞住巢的出口。当太阴在寅辰时，朱鸟在卯辰，句陈六星在子辰，玄武在戌辰，白虎在酉辰，苍龙在辰辰。太阴运行到寅辰时，这个月是建月；运行到卯辰时，这个月是除月；运行到辰辰时，这个月是满月；运行到巳辰时，这个月是平月，主生长万物；运行到午辰时，这个月是定月；运行到未辰时，这个月是执月，主攻陷；运行到申辰时，这个月是破月，主平衡；运行到戌辰时，这个月是成月，主美德；运行到亥辰时，这个月是收月，主大德；运行到子辰时，这个月是开月，主咸池；运行到丑辰时，这个月是闭月，主某某。

【原文】

28 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①]，其雄为岁星[②]，舍斗、牵牛，以十一月与之晨出东方[③]，东井、舆鬼为对[④]。太阴在卯，岁名曰单阏，岁星舍须女、虚、危，以十二月与之晨出东方，柳、七星、张为对。太阴在辰，岁名曰执除，岁星舍营室、东壁，以正月与之晨出东方，翼、轸为对。太阴在巳，岁名曰大荒落，岁星舍奎、娄，以二月与之晨出东方，角、亢为对。太阴在午，岁名曰敦牂，岁星舍胃、昴、毕，以三月与之晨出东主，氐、房、心为对。太阴在未，岁名曰协洽，岁星舍觜嶲、参，以四月与之晨出东方，尾、箕为对。太阴在申，

岁名曰涒滩，岁星舍东井、舆鬼，以五月与之晨出东方，斗、牵牛为对。太阴在酉，岁名曰作鄂，岁星舍柳、七星、张，以六月与之晨出东方，须女、虚、危为对。太阴在戌，岁名曰阉茂，岁星舍翼、轸，以七月与之晨出东方，营室、东壁为对。太阴在亥，岁名曰大渊献，岁星舍角、亢，以八月与之晨出东方，奎、娄为对。太阴在子，岁名曰困敦，岁星舍氐、房、心，以九月与之晨出东方，胃、昴、毕为对。太阴在丑，岁名曰赤奋若，岁星舍尾、箕，以十月与之晨出东方，觜巂、参为对。

【注释】

①摄提格：太岁纪年法"寅"年的别名。以下"单阏"是"卯"年的别名。其余类推。关于这套年名的具体含义，下文第41节的原注有解说，参见该节。关于"太岁纪年"参见本卷7·①。

②"其雄"句：古人认为"岁星为阳"，"太岁为阴"，所以说岁星是太岁的"雄"星。见《周礼·保章氏》郑玄注。参见本卷14·⑪。

③以：在。　十一月：王引之认为应该作"正月"。他说："《淮南》之太岁始建于寅，故以岁星晨出之正月定之，所谓寅年应寅月也。"十一月是子月，依原文，便成了寅年应子月。这一段讲的是根据岁星所在星次来推定太岁对应辰位的方法，说明太岁纪年法。岁星和假定的太岁逆向运行，起步应在同一星次同一月份，然后依次仍在同一月份各走到不同星次（或辰位）。岁星正是在寅月（夏历正月）从析木次的斗宿11°部位起行由西向东转入星纪次的，由此推定这时（寅月）太岁从析木次的斗11°、箕11°、尾9°部位起步由东向西走向卯辰（大火次）。原文"十一月"应改为"正月"，以下各月依次加两月，至"十月"改为"十二月"。参见本卷附录二。《史记·天官书》："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监德（岁星正月出现在东方的别名），色苍苍有光（正是春正月之色）……赤奋若岁，岁阴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与尾、箕晨出，曰天皓（岁星十二月出现在东方名称），黫（yān烟）然黑

色（正是冬十二月之色），甚明。” 按：从“单阏岁”到“困敦岁”，从二月到十一月略，岁星在各月的别名依次是：降入、青章、跰踵、开明、长列、大音、长王、天睢、大章、天泉。《汉书·天文志》说法同《史记·天官书》。有人将这句话断为“以十一与之。晨出东方……”，释“与”为“配合”，译“以十一月与之”为“用十一月同它相配”，同《史记》、《汉书》不合。笔者据王引之说及《史记》、《汉书》采用刘文典本的断句。

④为对：相对应，指在西方。《史记·天官书》说，如果岁星“失次”（超次或不及次），对应星宿会改变，如正月相对的星宿可能是舆鬼东的柳宿。太岁运行部位由岁星推定，岁星位置由二十八宿判定，所以这一节特意说明每月与岁星同出和为对的星宿，以明其运行次位。这是二十八宿的用处之一。

【译文】

太阴在寅辰时，这一年的别名叫摄提格，它对应的雄星是岁星，这时岁星行经斗宿、牵牛宿（在十二次的析木次到星纪次），岁星在夏历正月和斗、牵牛早晨一同出现在东方，而东井、舆鬼二宿和它们相对。太阴在卯辰时，这一年的别名叫单阏，这时岁星运行到须女、虚、危三宿（在玄枵次），岁星在二月和须女、虚、危早晨一同出现在东方，而柳、七星、张三宿和它们相对。太阴在辰辰时，这一年别名叫执除，这时岁星运行到营室、东壁二宿（在陬訾次），岁星在三月和营室、东壁早晨一同出现在东方，而翼、轸二宿和它们相对。太阴在巳辰时，这一年别名叫大荒落，这时岁星运行到奎、娄二宿（在降娄次），岁星在四月和奎、娄早晨一同出现在东方，而角、亢二宿和它们相对。太阴在午辰时，这一年别名叫敦牂，这时岁星运行到胃、昴、毕三宿（在大梁次），岁星在五月和胃、昴、毕早晨一同出现在东方，而氐、房、心三宿和它们相对。太阴在未辰时，这一年别名叫协洽，这时岁星运行到觜嶲、参二宿（在实沈次），岁星在六月和觜嶲、参早晨一同出现在东方，而尾、箕二宿和它们相对。太阴在申辰时，这一年别名叫涒滩，这时岁星运行到东井、舆鬼（在鹑首次），岁星在七月和东井、舆鬼早晨一同出现在东方，而斗、牵牛

和它们相对。太阴在酉辰时，这一年别名叫作鄂，这时岁星运行到柳、七星、张三宿（在鹑火次），岁星在八月和柳、七星、张早晨一同出现在东方，而须女、虚、危和它们相对。太阴在戌辰时，这一年别名叫阉茂，这时岁星运行到翼、轸二宿（在鹑尾次寿星次之间），岁星在九月和翼、轸早晨一同出现在东方，而营室、东壁和它们相对。太阴在亥辰时，这一年别名叫大渊献，这时岁星运行到角、亢二宿（在寿星次的一部分），岁星在十月和角、亢早晨一同出现在东方，而奎、娄和它们相对。太阴在子辰时，这一年别名叫困敦，这时岁星运行到氐、房、心三宿（在大火次），岁星在十一月和氐、房、心早晨一同出现在东方，而胃、昴、毕和它们相对。太阴在丑辰时，这一年别名叫赤奋若，这时岁星运行到尾、箕二宿（在析木次），岁星在十二月和尾、箕早晨一同出现在东方，而觜巂、参和它们相对。

【原文】

29 太阴在甲子，刑德合东方宫①，常徙所不胜②，合四岁而离，离十六岁而复合③。所以离者，刑不得入中宫，而徙于木④。太阴所居，日德，辰为刑⑤。德，纲日自倍因，柔日徙所不胜⑥。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处⑦。凡徙诸神，朱鸟在太阴前一，钩陈在后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后六，虚星乘钩陈，而天地袭矣⑧。凡日，甲刚乙柔，丙刚丁柔，以至于癸⑨。

【注释】

①刑：杀气，阴气。　德：旺气，阳气。　合：聚合，同处在一宫中。　宫：星官所处的天区。《史记·天官书》有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北宫“五宫”之说。

各宫都有主宰天神，中宫星座以北斗七星最重要，其他四宫每宫分布着二十八宿的七宿。五宫和五星、五官相关，参见本卷 6、9 节。

②所不胜：不能被某宫之神制服。　胜：制服。

③："合四"两句：钱塘说："二十年之中，德以东西南北中为序，刑以东西南北为序，周而复始，故唯有四年之合。"其"离"、"合"规律如下表所示。

刑德离合规律表

离合／干支纪年／五宫／刑德	合(4 年)	离(16 年)				复合
	甲乙丙丁 子丑寅卯	戊己庚辛 辰己午未	壬癸甲乙 申酉戌亥	丙丁戊己 子丑寅卯	庚辛壬癸 辰巳午未	甲乙丙丁 申酉戌亥
德	东西南北	中东西南	北中东西	南北中东	西南北中	东西南北
刑	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

说明："一合一离"为"一小终"，20 年。一终而得甲申年复合，二终而得甲辰年复合，三终而得甲子年复合。积 76 小终而而为"一大终"，是 1520 年，即"一统"。三大终而复于甲子建元，合 4560 年，即"三统历"的"一元"。古历建元本在甲寅，刑德离合独始甲子，因为始合年在甲子。这和上文"一终而建甲戌，二终而建甲午，三终而得甲寅之元"大体相合。

④"所以"三句：这几句说明刑德分离的原因。德是阳气，与中宫之气（土气）相合，能入中宫。刑是阴气，为中宫所不容，不能入中宫，只好转移到"木"方（东）。这是古人的看法。其实东方也属阳方范围的一部分。

⑤"日德"二句："日德"意思即"日为德"，这是一个没有判断标志的判断句。钱塘认为作"日为德"，也可。"日"指十日干。"辰"指十二辰。钱塘说："太阴所居，谓十干也。辰即十二支。干从日（天干记日），故曰德；支从月（十二支表十二个月），故曰刑。"

⑥"德"到"不胜"三句：纲：王引之认为应为"刚"；钱塘认为纲通"刚"。用十天干记日，十日分刚柔，即阴阳。其中甲、丙、戊、庚、壬奇数日（一、三、五、七、九）是"刚日"，属阳德，乙、丁、巳、辛、癸是"柔日"，属阴德（阳中之阴），即下文所说"凡日，甲刚乙柔……"。　自倍因：即"倍因自"，凭靠自己属"阳德"自由运行在五宫之中，不像柔日那样要依附刚日才能不受限制。倍通"培"，培

通"凭",凭借。因也是"凭靠"的意思。钱塘认为:十干中的"甲"(刘文典本所附钱塘文误成"申")主东方,丙主南方,戊主中央,庚主西方,壬主北方,阳德运行时都自处其位,这叫"自倍因"。又说,十干中的五个阴日是"阳中之阴"(总的说十干是"阳",偶数日又为"阴",所以叫"阳中之阴"),它们要依附不受限制的五个阳日,即"乙从庚、丁从壬、己从甲、辛从丙、癸以戊"。这便是"徙所不胜"。

⑦"刑"到"其处"四句:大体讲的是"五行相克"的道理。参考钱塘的说法试释如下:

首先将十二辰和四季、五行中的四行(土居中宫,"刑"不能进入,除四方(中央除外)配成四类:

寅卯辰——春、木、东(刑在"卯")

巳午未——夏、火、南(刑在"巳")

申酉戌——秋、金、西(刑在"戌")

亥子丑——冬、水、北(刑在"子")

水辰之木:"刑"在"卯"位时,可以使本来属"木"的"寅"、"辰"变得像"水"辰"亥子丑"一样。"水辰之木"等于说"水辰一样的木"。"水辰"是修饰性定语,不是领属性定语,不能理解成"水辰的木辰"。下同此。大致是指"刑"处在东方仲春二月(卯月)时,阴气"克"春天尚弱的阳气,使得春天气候如冬,如"倒春寒"之类。　木辰之水:"刑"在"子"位时,可以使本属"水"的"亥"、"丑"二辰变得像"木"辰"寅卯辰"一样。大致指"刑"处在仲冬十一月(子月)时,阴阳交争,冬天气候反常,冬暖如春,如"暖冬"之类。　金火立其处:当"刑"处在"巳"位时(孟夏),由于它后头的"午未"属"火",所以不受"刑"的干扰,能自处其位;当"刑"处在"戌"位时(季秋九月),由于它前头的"申酉"属金,也不受"刑"的影响,自处其位。这便是"金火立其处"。

透过神秘的外衣,可以发现以上说法中某些合理的内核。

⑧"凡徙"六句:诸神:即朱鸟等的主宰神。　虚星:二十八宿中的虚宿,属玄枵次,处于危、须女之间,占10°天区。钩陈在子,子是玄枵次对应的辰,而虚星在玄枵次的中间,所以说"虚星乘钩陈",虚星在钩陈上方,所以说"乘"(凌驾)。　袭:和。钱塘认为这几句讲"六神岁徙之法":以太阴为准确定诸神的运行次第和所在位置。

⑨"凡日"四句:日:日干。　癸:上面应有"壬"字。刚柔相对,癸是柔日,应

配上则日“壬”。

【译文】

太阴在甲子年时，刑和德聚合在东方宫，按照常规以东西南北的次序运动，运行到中宫时，德进入中宫，而刑转移到不能制服它的方位去，这样刑和德同行四年以后便开始分离，分离十六年以后又聚合同行于东西南北四宫。这种离合二十年为一周期。它们分离的原因，是刑害怕中宫的天神制服它，不敢入中宫而转移到木位的东宫去了。太阴所居的地方，记日天干为德，表月地支为刑。为德的十日干，甲、丙、戊、庚、壬五个奇数日是阳日，它们凭靠自身的阳刚之气，自由运行在五宫之中；乙、丁、己、辛、癸五个偶数日是阴日，它们按照乙从甲、丁从丙、己从戊、辛从庚、癸从壬的依附关系也能运行到五宫之中。太阴在寅时，刑可以使本来是水辰的亥丑二辰变得像木辰寅卯辰一样，使本来是木辰的寅辰二辰变得像水辰亥子丑一样，而刑在巳辰和戌辰时，属火的午未二辰和属金的申酉二辰都不受刑的干扰，能站稳自己的位置。大凡以下众神的运行次序和位置，以太阴为准来确定：朱鸟在太阴前居第一，钩陈在太阴后居第三，玄武在太阴前居第五，白虎在太阴后居第六。钩陈运行到和子辰对应的玄枵次时，这一次里居中的虚宿凌驾在钩陈之上，这时天地平和安宁。十日干当中，甲刚乙柔，丙刚丁柔，依此类推，直到壬刚癸柔。

【原文】

30 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①]，三辰皆木也[②]。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壮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壮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

也。水生于申，壮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胜[3]，生一，壮五，终九[4]；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5]，以三应五，故八徙而岁终[6]。

【注释】

①"木生"三句：本节是讲"五行"之气和十二辰所代表的季节的关系，也就是由季节所决定的"五行"之气生发、旺盛、衰息的变化规律。所谓生、壮、死(又叫"老"或"终")只是形象的说法，赋予"五行"之气以"生命"。现列表显示如下：

五行生、壮、死表

过程 时节 五行	生			壮			死		
	辰	季	月	辰	季	月	辰	季	月
木	亥	冬	10	卯	春	2	未	夏	6
火	寅	春	1	午	夏	5	戌	秋	9
土	午	夏	5	戌	秋	9	寅	春	1
金	巳	夏	4	酉	秋	8	丑	冬	12
水	申	秋	7	子	冬	11	辰	春	3

说明：每"行"从生到"死"都跨三个季节九个月份，其中第一个月生，第五个月壮，第九个月死，中间相隔三个月。

②三辰皆木："亥、卯、未"三辰都属木。后同此。从全过程看，寅、午、戌三辰兼属土、火二行。皆属某是"从其壮者定之"(钱塘说)。

③五胜：即五行相克。

④"生一"三句：钱塘认为"生于一，壮于五，终于九。"五行之气的生命过程跨九个月，都是第一个月生，第五个月壮，第九个月死。一、五、九都是次第

数词。

⑤神：北斗之神。 四十五日：北斗运行以四十五天为一段，含三个节气。参见本卷第13节。

⑥“以三”二句：三：三辰。 五：五行。 八徙：运行八个时段。 岁终：一年终结。45×8＝360(天)，不计零头数 $5\frac{1}{4}$。

【译文】

五行之气的木气生在亥月，壮在卯月，死在未月，亥、卯、未三辰都属木。火气生在寅月，壮在午月，死在戌月，寅、午、戌三辰都属火。土气生在午月，壮在戌月，死在寅月，午、戌，寅三辰又兼属土。金气生在巳月，壮在酉月，死在丑月，巳、酉、丑三辰都属金。水气生在申月，壮在子月，死在辰月，申、子、辰三辰都属水。五行相克，在它们从生到死的九个月中，生在头一个月，壮在第五个月，死在第九个月。五九四十五，所以北斗神四十五天转移一段。用三辰对应五行，三加五是八，所以北斗神移动八个时段刚好是三百六十天，一年终结。

【原文】

31 凡用太阴，左前刑。右背德①，击钩陈之冲辰②，以战必胜。以攻必克。欲知天道，以日为主③，六月当心④，左周而行⑤，分而为十二月。与日相当⑥，天地重袭⑦，后必无殃。星⑧，正月建营室，二月建奎、娄，三月建胃，四月建毕，五月建东井，六月建张，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牵牛，十二月建虚。

【注释】

①“左前”二句：参见本卷14·⑤。这儿的说法和该处相近。太阴属阴，顺阴行事则吉，逆阴行事则凶，这便是古代阴阳家“顺阴阳”之说。“左、前”为“阳”，逆阴，“右背（即后，据曾国藩说）”为阴，顺阴。就人事说，取左方、前方不利，取后方、右方有利。王引之认为这两句应作“右背刑，左前德”。他引《史记·天官书》：“太白（金星）出东为德，举事左之、迎之吉；出西为刑，举事右之、背之吉。”两者皆“吉”，原因在一顺阳德，一顺阴刑，正好推翻王氏之说，所以笔者保留原文，不用王说。

②击钩陈之冲辰：意思是“击于钩陈冲辰之时”。击：战争中发动进攻。冲辰：冲犯其他星辰。如钩陈在子辰，冲犯虚星。

③日：太阳。

④六月当心：这句的主语是“日”。下文说日“六月建张”，日夏历六月行至二十八宿的鹑火次（狮子宫），而“九月建房”，即走到大火次（天蝎宫）。因此，这句不宜理解成日在六月走到“心宿”部位（属大火次），否则与下文矛盾。《时则》：“季夏之月，招摇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吕氏春秋·季夏纪》：“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高诱注两书都说心宿夏六月“昏时中于南方”。古人认为心宿三星，中星为天王，居天之正中。“六月当心”当指此时日对着心宿，走到天中。

⑤左周而行：古人认为太阳绕地球行走，把太阳的这种运动轨道叫做“黄道”，实际上是太阳的“视运动”轨道。根据太阳视运动的规律，首先可以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再进一步分出一年的十二个月。所以下句说“分为十二月”。日“左”行应理解为从西北经西向南再向东走，实为右行；和岁星运行方向同，和太阴运行方向相反；和“咸池”（大岁）运行方向同，和斗柄运行方向相反。

⑥与日相当：指太阴的运行和太阳的运行相称，也就是按常规运行，阴阳调和。

⑦重袭：调和。

⑧星：应为“日”。以下日行的星次，大多是只举某一宿代表该次的所有星宿，仅二月是列出全宿。参见本卷附录二。

【译文】

大凡利用太阴来考察刑德和人事的关系，举事取左方前方不吉利，取右方后方吉祥。当钩陈星冲犯别的星辰的时候，发动进攻一定战必胜攻必克。要明白天道，应该以太阳为主。太阳六月份走到鹑火次的张宿，正好走完二十八宿的一半，这时它对着天中的心宿。它从左绕地球运转，将一年分成十二个月。如果太阴的运行和太阳的运行相称，那么天地阴阳和协，这以后人间一定没有灾殃。太阳正月从营室宿所在的陬訾次起行，二月走到奎、娄二宿所在的降娄次，三月走到胃宿所在的大梁次，四月走到毕宿所在的实沉次，五月走到东井宿所在的鹑首次，六月走到张宿所在的鹑火次，七月走到翼宿所在的鹑尾次，八月走到亢宿所在的寿星次，九月走到房宿所在的大火次，十月走到尾宿所在的析木次，十一月走到牵牛宿所在的星纪次，十二月走到虚宿所在的玄枵次。

【原文】

32 星分度①：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牵牛八，须女十二，虚十，危十七，营室十六，东壁九；奎十六，娄十二，胃十四，昴十一，毕十六，觜巂二，参九；东井三十三，舆鬼四，柳十五，星七，张、翼各十八，轸十七。凡二十八宿也②

【注释】

①星：二十八星宿。　分度：二十八宿和天球赤道所成的度数。

②凡二十八宿：这儿的排列顺序是：东方苍龙七宿，共 $75\frac{1}{4}$°；北方玄武七宿，98°；西方白虎七宿，80°；南方朱雀七宿，112°；合计 $365\frac{1}{4}$°。参见本卷附

录二①。

【译文】

二十八宿和天赤道所形成的夹角的度数分别是：角宿 12°，亢宿 9°，氐宿 15°，房宿 5°，心宿 5°，尾宿 18°，箕宿 $11\frac{1}{4}$°，斗宿 26°，牵牛宿 8°，须女宿 12°，虚宿 10°，危宿 17°，营室宿 16°，东壁宿 9°；奎宿 16°，娄宿 12°，胃宿 14°，昴宿 11°，毕宿 16°，觜嶲宿 2°，参宿 9°；东井宿 33°，舆鬼宿 4°，柳宿 15°，七星宿 7°，张宿、翼宿各 18°，轸宿 17°。总共二十八宿计 $365\frac{1}{4}$°。

【原文】

33 星部地名[①]：角、亢：郑；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牵牛：越；须女：吴[②]；虚、危：齐；营室、东壁：卫；奎、娄：鲁；胃、昴、毕：魏；觜嶲、参：赵；东井、舆鬼：秦；柳、七星、张：周；翼、轸：楚。

【注释】

①星部地名：即所谓二十八宿的"分野"。　部：古代区域单位，和"野"义近。星部即星宿分布的区域。"分野"是我国古代占星术中的一种观念，它认为地上各州郡邦国和天上一定的区域相对应，在该天区发生的天象预兆对应地区的吉凶祸福。分野说大约起源于春秋战国，大体以十二次为准(参见本卷附录二)。本书进一步按二十八宿来分野，与十二次相应。分野说是迷信，天地对应关系完全是人为规定的。这儿的国名是沿用先秦的诸侯国划分。

②"斗"五句：王引之认为应作"斗、牵牛、须女：吴越"。因"诸书无言斗但主越，须女但主吴者。"

【译文】

二十八星宿所在天区和各诸侯国所在地区的对应关系是：角、亢两宿对应郑国；氐、房、心三宿对应宋国；危、箕二宿对应燕国；斗、牵牛、须女三宿对应吴越；虚、危二宿对应齐国；营室、东壁二宿对应卫国；奎、娄二宿对应鲁国；胃、昴、毕三宿对应魏国；觜嶲、参二宿对应赵国；东井、舆鬼二宿对应秦国；柳、七星、张三宿对应周朝；翼、轸二宿对应楚国。

【原文】

34 岁星之所居，五谷丰昌；其对为冲①，岁乃有殃；当居而不居②，越而之他处，主死国亡。太阴治春则欲行柔惠温凉③；太阴治夏则欲布施宣明④；太阴治秋则欲修备缮兵⑤；太阴治冬则欲猛毅刚强⑥。三岁而改节，六岁而易常⑦，故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⑧，十二岁一康⑨。

【注释】

①冲：冲犯的星。

②当居而不居：钱塘说："当居者，岁星常率也。有盈缩，则越而之（往）他处。" 盈缩，《史记·天官书》："岁星赢缩，以其舍（止宿处）命国。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其趋舍而前曰赢（同"盈"），退舍曰缩。赢，其国有兵不复（重发生）；缩，其国有忧，将亡（将领败亡），国倾败。"《汉书·天文志》："凡五星早出为赢，赢为客；晚出为缩，缩为主人。五星赢缩，必有天应见杓也。"盈指提前到达某次，缩指迟到。后来也指太阳在黄道上运行速度的快慢，快叫赢，慢叫缩。

③欲：应当，适宜。指人间当政者应行什么样的政令。 凉：俞樾认为应作"良"。

④宣明：宣布使（人们）明确。

⑤备:《北堂书钞》百五十三引作“甲”。

⑥关于太阴治四季,钱塘说:“太阴各以其岁治其月,故月与太阴相应。治春者,寅、卯、辰之岁也;治夏者,巳、午、未之岁也;治秋者,申、酉、戌之岁也;治冬者,亥、子、丑之岁也。政必如其治,所以法天道。”钱说很精确。太阴每年移动只一辰,一辰只对应一个月,为什么能治四季呢?并非太阴在一辰同时兼管四季,而是在每三辰时管相应的一季,至另三辰时又转管另外一季。如在寅、卯、辰三辰的三年,它主管春季。其余类推。下文“三”、“六”、“十二”的说法与此相关。钱氏“政必如其治,所以法天道”是对本节几个“欲”字的极好注脚。

⑦“三岁”二句:改节:指气候反常,春热似夏。太阴每三年主一季,此三年主春,下三年主夏,便使这三年春如夏。”易常:改变常规。钱塘说:“如申破寅。”申年到寅年隔六年,申为秋七月,寅为春正月,申破寅大约指寅年春初气候如秋初。异常天象和因之造成的反常气象,确有一定的周期性、规律性。但“三年”、“六年”等只是大致的说法。

⑧衰:这儿指疾疫。

⑨十二岁:太阴运行一周天,行经十二辰。　康:荒。康、荒古字通。这儿指大饥荒。《穀梁传·襄公二十四年》:“一谷不升(登,收)谓之嗛,二谷不升谓之饥,三谷不升谓之馑,四谷不升谓之康。”

【译文】

岁星居留某一星次的年份,分野的国度五谷丰收;如果和它对应的是冲犯的星,那一年便有灾祸;它按常规应该居留某星次可是没有按时居留,而走到别的星次去了,便会使分野的国度发生君主死国家亡的事。太阴在寅、卯、辰年治理春季的时候,当政者适宜施行柔惠温良的政令;太阴在巳、午、未年治理夏季的时候,当政者适宜广加施舍,并且宣明旨意;太阴在申、酉、戌年治理秋季的时候,当政者适宜修缮兵器甲械;太阴在亥、子、丑年治理冬季的时候,当政者适宜实行猛毅刚强的政令。太阴每三年改变一次所治理的季节,每六年改变一次常规,所以人间三年发生一次饥荒,六年出现一次疾疫,十二年发生一次颗粒不收的大灾荒。

【原文】

35 甲齐，乙东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韩；庚秦，辛西夷；壬卫，癸越[①]。子周，丑翟，寅楚，卯郑，辰晋，巳卫，午秦，未宋，申齐，酉鲁，戌赵，亥燕。

【注释】

①“甲齐”十句：用天干分配各国和地区。以下是以地支为配。古人用这种纯属人为的比配关系来占卜吉凶，是唯心的。甲乙日配东方，丙丁日配南方，戊己日配中土，庚辛日配西方，壬癸日配北方，和本卷第6节及《时则》的配法相合。 越：王念孙认为应作“赵”。卫靠近赵，偏北。上文“南夷”已含越，不该重复。

【译文】

甲代表齐国，乙代表东夷；丙代表楚国，丁代表南夷；戊代表魏国，己代表韩国；庚代表秦国，辛代表西夷；壬代表卫国，癸代表赵国。子代表周朝，丑代表北翟，寅代表楚国，卯代表郑国，辰代表晋国，巳代表卫国，午代表秦国，未代表宋国，申代表齐国，酉代表鲁国，戌代表赵国，亥代表燕国。

【原文】

36 甲乙、寅卯，木也[①]；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②]，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③]。子生母曰义[④]，母生子曰保[⑤]，子母相得曰专[⑥]，母胜子曰制[⑦]，子胜母曰困[⑧]。以胜击杀[⑨]，胜而无报[⑩]；以专从事而有功[⑪]；以义行理名立而不

堕；以保畜养，万物蕃昌；以困举事，破灭死亡。

【注释】

①甲乙、寅卯，木也：这里是用天干、地支分配五行和四季，甲乙二干和寅卯二支都属木，并配春季。下四句理同。规定十干和十二支的五行归属以后，再根据五行生克的规律讲记日干支“母子”生克关系，以规定所表日子的吉凶，据此进行迷信占卜，说何种日子宜做什么不宜做什么。后世流行的“黄历”上有这类东西。“干”为“母”，“支”为“子”。

②戊己，四季：戊己配土，土居中央，所以主四季。

③“水生”五句：五行生克有一定道理，反映了相关物质之间的关系。如木得水则生，木燃生火等等。以季节论，冬、春、夏、秋、冬递相衔接而生。

④子生母曰义：指干支“下生上”（支生干的日子）。这种日子叫“义日”，好比子对母讲孝道，所以叫“义”。例如：“壬申”日，壬属水，申属金，“金生水”。

⑤母生子曰保（又作“宝”）：指“上生下”的日子。例如：“甲午”日，甲为木，午为火，“木生火”。这种日子叫“保”日。以上两种是所谓“吉日”。

⑥子母相得曰专。京房《易积算法》：“同气为专爻。”子母同气为“专”日。得：投合。例如：“甲寅”日，甲、寅都属木，所以相得，等于说“臭味相投”。也是吉日。

⑦母胜子曰制：指干支“上克下”的日子。例如：“戊子”日，戊属土，子属水，“土克水”。　制：挟制。

⑧子胜母曰困：指干支“下克上”的日子。如“甲申”日，甲属木，申属金，“金克木”。　困：闭，困扰。以上“干支”上下共相生二、相克二、相得一共五种关系，六十花甲子代表的日子的吉凶大都可由此推出。

⑨以：在。　胜：王引之认为应为“制”。

⑩无报：无复，不能再胜。

⑪而有功：钱塘认为应作“专而有功”。

【译文】

甲乙、寅卯属木；丙丁、巳午属火；戊己主四季，属土；庚辛、申酉属金；壬癸、亥子属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用干支相配来表时日，下支代表的五行能生成上干代表的五行，即子生母的日子叫做“义”日；母生子的日子叫“保”日；母子投合的日子叫“专”日；母克子的日子叫“制”日；子克母的日子叫“困”日。在“制”日攻击杀伐，能取胜，但不能再胜；在“专”日办事，一定会专心一意取得成功；在“义”日干大事，一定树立名望而且不会失去；在“保”日畜养，一定万物繁荣昌盛；在“困”日办事一定失败灭亡。

【原文】

37 北斗之神有雌雄①，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②，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③；十一月合子，谋德④。太阴所居辰为厌日⑤，厌日不可以举百事。堪舆徐行⑥，雄以音知雌⑦，故为奇辰⑧。数从甲子始⑨，子母相求⑩，所合之处为合⑪。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⑫。合于岁前则死亡⑬，合于岁后则无殃。

【注释】

①雌：王引之认为是“北斗之神右行者也。” 雄：斗柄。钱塘认为雄北斗能看见，雌北斗看不见。

②从：王念孙认为应为“徙”。

③“五月”二句：雄北斗左行，雌北斗右行，从十一月到下一年（按夏历）五月各行六个月，刚好相会在午辰。这时是夏至，阳极阴生，所以说“谋刑”。

④谋德：雄雌北斗运行一周，在十一月份从不同方向回到子辰，这时是冬至，阴极阳起，所以说“谋德”。

⑤太阴：王引之认为应作“雌”。雌北斗右行，月徙一辰，太阴（即太岁）左行，岁徙一辰，两者各不相涉。 厌（yà 压）日：王引之认为应作“厌”，无“日”字，是雌北斗的一种有特殊含义的别称。《周礼·春官宗伯·占梦》：“占梦掌

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郑玄注“天地之会”说：“天地之会，建厌所处之日辰（十干表示的日子）。”贾公彦疏：“建谓斗柄所建，谓之阳建，故左还（旋）于天；厌谓日（太阳）前一次（十二次的次），谓之阴建，故右还于天。”雄雌北斗之神从子辰起行，逆向而行。太阳正月起于营室，右向运行。十一月雄雌北斗会于子辰时，太阳行至星纪次的牛宿，在丑辰。五月雄雌北斗会于午辰时，太阳行至鹑首次的东井，在未辰……其余见下表。可以看出，雌北斗总是在太阳前一辰次紧紧追逼着太阳的行踪。古人因此称雌北斗为“厌”；她在哪一辰时，这一辰表示的月份叫“厌月”，这个月的日子叫“厌日”，是凶时。　厌：“压”的古字，有压迫、逼迫的意思（见《说文》）。

雄雌北斗、日行次对应关系表

辰（次）　月 星　类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雄　神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雌　神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太　阳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说明：日行本经“次”，为便于比较，这儿用与“次”对应的“辰”。

⑥堪舆：天地之间。《昭明文选·甘泉赋》李善注引本书此文：“《淮南子》曰：‘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许慎注：‘堪，天道也；舆，地道也。’”《汉书·扬雄传·甘泉赋》：“属堪舆以壁垒兮。”颜师古注引张晏说：“堪舆，天地总名也。”《史记·日者传》有堪舆家。《汉书·艺文志》列有《堪舆金匮》十四卷，属五行家类。后来称相地形风水的迷信职业者为堪舆家，鄂东方言称为“地仙”、“阴阳先生”。堪舆这儿作处所状语。

⑦以音知：这里将雌雄北斗生命化，所以能以音相知，虽逆向而行，而有聚会的时候。

⑧奇辰：阳性星辰。奇数是阳数。

⑨数：用六十“甲子”表数，始于甲子。

⑩子：指十二支。　母：十天干。　求：干支相配成对。

⑪合：钱塘认为“阴建所对之日（日干）合于阳建所对之辰”叫做合。

⑫八合：钱塘认为“堪舆之方（方位）二十四，日（天干）八（只用八干，戊已

居中央，不用）而辰（地支）十二，故有四辰无合也。”天干本只十个，又少用两个，有四地支失配，所以只有“八合”。“八合”的具体情况是：

11月雄北斗在子辰，雌北斗也在子辰。和子相对的辰是午（北南相对），靠近午的天干是丙。这样“丙午”为“一合”。参见本卷附录六“八合图”，下同。

2月雄北斗在卯辰，雌北斗在酉辰（参见本节注⑤表），酉对卯，卯对酉，卯靠近天干乙，作为雄北斗所对的天干，这样“乙酉”为“二合”。

……至10月雄北斗在亥辰，雌北斗在丑辰，亥对巳，丑对未，未近丁，这样“丁巳”为“八合”。一、六、七、十二四个月无合。

⑬岁：指太岁。钱塘认为“所谓岁前者，太阴未至之辰；所谓岁后者，太阴已至之辰。”

【译文】

北斗神分雌神和雄神，都是在一年的十一月从子辰开始运行，每个月移动一辰。雄神从左行，雌神从右行。它们五月会合在午辰，谋划阴刑；十一月都回到子辰，谋划阳德。雌神行宿的辰位总在日所到次的前一辰，对日形成逼迫之势，所以把雌神居留的辰代表的月份叫“厌”月。在“厌”月的日子中什么事情都不宜做。雄雌二神在天地之间缓缓运行，雄神凭着声音能知道雌神的行踪，所以称雄神为奇星。记数的六十干支从甲子开头，天干和地支互相配成对，如同母子。雄神所对着的地支和雌神所对着的天干两两相配，叫做“合”。十天干十二地支配成六十干支表示六十天终而复始，一年形成“八合”。合于太阴到达的辰位之前时，是凶年，主死亡；合于太阴到达的辰位之后时，是吉年，不会发生灾殃。

【原文】

38 甲戌，燕也①；乙酉，齐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②，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③；戊戌，

己亥，韩也[④]；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⑤]。八合天下也[⑥]。

【注释】

①“甲戌”至节末：这一节是用所谓“八合”分配地上的国家、地区，用于占卜。

②庚申：钱大昕认为应作“庚辰”，八合之七。

③癸亥，胡也：钱大昕认为下面应补“戊辰，某也”。详下注。

④戊戌、己亥，韩也：钱大昕认为应作“戊戌，某也；己巳，某也；己亥，韩也。”详下注。

⑤戊午：钱大昕认为应作“戊子，某也。”

⑥八合天下：钱大昕、王念孙认为，这里的“八合”分“大会”、“小会”两类共十六会。其中丙午、乙酉、甲戌、癸亥、壬子、辛卯、庚辰、丁巳是“大会”，即四面八方之会。此外的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是“小会”，即在中宫之会。本文尚缺戊辰、己巳两小会。大小十六会各分配一国。以上各注对原文的补充调整即据此。

【译文】

雌雄北斗二神三月甲戌之合配燕地；乙酉二月之合配齐地；丙午十一月之合配越地；丁巳十月之合配楚地；庚辰九月之合配秦地；辛卯八月之合配西戎；壬子五月之合配代地；癸亥四月之合配胡地。以上是八大会所对应的地上四面八方区域。戊辰之会配某地；戊戌之会配某地；己巳之会配某地；己亥之会配韩地；己酉之会配某地；己卯之会配魏地；戊午之会配某地；戊子之会配某地。以上是八小会所对应的地上中原地区。这便是“八合”同天下各地域的对应关系。

【原文】

39 太阴、小岁、星、日、辰五神皆合①，其日有云气风雨，国君当之②。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③，或曰天一，或曰太阴。太阴所居，不可背而可乡④。北斗所击⑤，不可与敌⑥。

【注释】

①星：岁星。 辰：北极星又称“北辰”。又，心宿也叫“辰”。这里不明确指。

②国君当之：《越绝书·计倪内经》：“阴阳万物各有纪纲，日月星辰刑德变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胜，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顺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圣人能明其刑而处其乡，从其德而避其衡（疑为“冲”），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殃。”这段话说尽“国君当之”的含意。 当：对待。指要慎重地对待。

③青龙：王引之认为即太岁。

④乡：通“向”。这儿应理解为“顺”。

⑤所击：当指北斗指向的天区对应的地上区域或国家。

⑥敌：对抗。

【译文】

太阴、斗杓三星、岁星、太阳、北辰五神都会合的时候，会出现云气风雨，国君要善于对待这类异常天象。天神中最尊贵的，莫过于青龙，或者叫天一，或者叫太阴。太阴居留在某辰的时候，对应地区的人们不能违背它，只能顺着它。北斗斗柄指的方位所对应的国家，不能和它对抗。

【原文】

40 天地以设①，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四维乃通②；或生或死，万物乃成③。蚑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窍肢体，皆通于天④。天有九重⑤，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⑥；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⑦。故举事而不顺于天者，逆其生者也⑧。

【注释】

①以：通“已”，已经。

②“阴阳”二句：错：交错。　通：畅通。

③“或生”二句：生死是生命的一个过程，生而死，死而生，新陈代谢，才有万物的繁衍，而生死的转化，都是由天地决定的，是自然法则。　或：有。

④通于天：如果说“天”指“自然”，认为人体器官是天然生成，可取。但下文的说法显然是牵强附会，缺乏科学依据。

⑤天有九重：钱塘说这儿的九重天，和前文说的九大天区的“九野”不同。他说西洋人讲历法有九层天的说法，可能是从中国传出而在中国却失传了。这九层天是(从一起)：宗动天，恒星天，填(即镇)星天，岁星天，荧惑天，日轮天，太白天，辰星天，月轮天。其中包括了五星和日月。古人这种划分和命名虽不科学，但反映了他们意识到宇宙空间的无限性。“九”不过言其多而已，不是实数。

⑥十二节：钱塘引《素问·宝命全形论》：“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唐王冰(号启玄子)注：“节，谓节气，外所以应十二月，内所以主十二经脉也。”《灵枢五乱篇》：“经脉十二者，以应十二月。”可知十二节是指十二经脉。四肢当指大的脉管。

⑦十二肢：和“十二节”同。　三百六十节：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数篇》：“天以岁终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副月数也。”《灵枢九针解》：“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者，络脉之灌渗诸节者也。”可见三百六十节的“节”，古人是指比十二经脉更小的经脉。

⑧其生：天然的生命法则。或指生命之源。

【译文】

天地确定以后，分成阴和阳。阳从阴产生，阴从阳产生。阴阳交错，四维才通畅。有生又有死，万物才能形成。用脚行走用嘴呼吸的动物，没有比人类更高贵的。人的孔窍肢脉形体，都和自然相通。天有九层，人也有九窍；天有四季，用来控制十二月，人也有四条主经脉，用来支配十二经脉；天有十二个月，用来控制三百六十天，人也有十二脉络，用来控制三百六十小经络。所以办事不顺应天时，就是违背天然的生命法则。

【原文】

41 以日冬至数来岁正月朔日①，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满五十日，日减一斗②；有余日，日益一升。有其岁司也③。摄提格之岁④，岁早水晚旱，稻疾，蚕不登⑤，菽、麦昌，民食四升⑥：寅；在甲曰阏蓬⑦。单阏之岁⑧，岁和，稻、菽、麦、蚕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⑨。执徐之岁⑩，岁早旱晚水，小饥，蚕闭，麦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⑪。大荒落之岁⑫，岁有小兵，蚕小登，麦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强圉⑬。敦牂之岁⑭，岁大旱，蚕登，稻疾，菽、麦昌，禾不为⑮，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雍⑯。协洽之岁⑰，岁有小兵，蚕登，稻昌，菽、麦不为，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维⑱。涒滩之岁⑲，岁和，小雨行，蚕登，菽、麦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⑳。作鄂之岁㉑，岁有大兵，民疾，蚕不登，菽、麦不

为，禾虫，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22]。掩茂之岁[23]，岁小饥，有兵，蚕不登，麦不为，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黓[24]。大渊献之岁[25]，岁有大兵，大饥，蚕开，菽、麦不为，禾虫，民食三升。困敦之岁[26]，岁大雾起，大水出，蚕、稻、麦昌，民食三斗[27]：子；在癸曰昭阳[28]。赤奋若之岁[29]，岁有小兵，早水，蚕不出，稻疾，菽不为，麦昌，民食一升。

【注释】

①以：从。 数（shǔ 鼠）：一个个地计算。 朔日：夏历每月初一。

②斗：王念孙认为为应作“升”。

③岁：岁星。 司：主管。这一句承上启下，强调自然条件对人类生产活动的制约作用。古代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靠天时，所以古人特别重视天象，以至神化，唯物中杂着唯心。如这一节讲岁时对人事的影响，把太岁所定年时的吉凶程式化，便多属唯心之说。这一句下面原插有一幅图表。刘文典说这个图表是讲太阴、岁星运行对应关系的，即前面第7节太阴在四仲、四钩，岁星行三宿、二宿的情况。其实还涉及前文五行生克的内容。王引之认为这幅图原书没有，是后人加的，而且安错了地方（图文不合）。为排印方便，笔者把此图移列本卷附录中，见附录七。

④摄提格：原注作“格，起。言万物承阳而起也。”这种说法和李巡注《尔雅》相同。《史记·历书》：“游兆摄提格征和元年”，张守节正义引孔文祥说：“以岁（岁星）在寅正月出东方，为众星之纪，以摄提宿（统摄众宿），以其为岁月之首，起于孟陬，故云格。（格），正也。”本节用岁名含义来说所在年的人事吉凶，是古人的“占岁”之说，可能有某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多主观不实的说法，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⑤登：原注作“成也。”登、成上古音近。

⑥民食四升：从全节看，似指老百姓每户每天能吃到的口粮，其数应该和年成丰歉相关。但下文作鄂岁、掩茂岁明明是荒年，民食反而多到“五升”、“七升”，令人费解，不知何故。存疑。

⑦“寅；在甲曰阏蓬。阐阏之岁……”：这儿的断句多有岐异。笔者用刘文

典本的句读而所用标点略别。有人作"寅在甲曰阏蓬",郝懿行在其《尔雅义疏》中引用本书此文时是如此句读的,似不妥。应该说"太岁在甲曰阏蓬"(见《尔雅·释天·岁阳》,下仿此)。更有人作"寅在甲曰阏蓬阐阏之岁",可疑。岁阳、岁阴配合纪年,实际即干支纪年,岁阳别名与岁阴别名的组合应和干支"花甲子"相合。《史记·历书》系统运用岁阳岁阴组合,从汉武帝太初元年"焉逢摄提格"(甲寅)起,到汉成帝建始四年"祝犁"(《尔雅》作"著雍")大荒落"(己巳),共七十六年(一部分原书无,后人所补),未见"阏蓬阐阏"("甲卯")的组合法;花甲子中的"六甲"也没有"甲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仿古运用"岁阳"、"岁阴"组合纪年,也未见"阏蓬单阏"的组合法。参见本卷附录八"岁阳、岁阴相配表"。　阏蓬:原注:"言万物锋芒欲出,拥遏未通,故曰阏蓬也。"这里释阏蓬为"拥遏",阏通"奄",蓬通"篷",含掩抑覆盖意。《史记》作"焉逢",《汉书》作"阏逢",都是用通假字。原注说的是正月初春景象。寅年应寅月,所以有这种说法。下皆同理。

⑧单阏(shàn　è善饿):原注作"单,尽。(这是以为单通"殚")阏,止也。(这是以为"阏"通"遏")阳气推万物而起,阴气尽止也。"说的是仲春二月(卯)的景象。

⑨旃(zhān 沾)蒙:原注作"在乙,言万物遏蒙甲而出,故曰旃蒙也。"《史记》作"端蒙",端、旃古音近。端通旃。旃本指古代的一种曲柄旗,引申出弯曲义。《说文》:"乙,象春草木冤曲而出,阴气尚强,其出乙乙也。"　蒙甲:植物种子的甲壳。种子破甲壳出芽,屈曲生长,即"遏蒙甲而出"、"冤曲而生"。原注解释岁阴年名含义和解释岁阳年名含义都力求相合相通。笔者主要注明原文或原注等的本意,以存古人的看法,一般不论其是非。

⑩执徐:原注作"执,蛰。徐,舒也。伏蛰之物皆散舒而出也。"本卷第28节作"执除",徐、除义通。此季春三月(辰)景象。

⑪柔兆:原注作"在丙,言万物皆生枝布叶,故曰柔兆也。"《史记·历书》作"游兆"。孙炎《尔雅音义》:"万物柔婉有条兆。"柔、游都含舒宽、自在意,如优游、优柔。兆指鲜明的形象。《说文》:"丙,万物成炳然。"《释名》:"丙,炳也。物生炳然皆著见(现)也。"执徐、柔兆意思相通。

⑫大荒落:原注作"荒,大也。方万物炽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史记·天官书》作"大荒骆",而《历书》仍作"大荒落"。骆通落。此季夏四月(巳)景象。

⑬强圉：原注作“在丁，言万物刚盛，故曰强圉也。”《说文》：“丁，夏时万物皆丁实。”《释名》：“丁，壮也。”今仍有“壮丁”语。　圉：本指牢狱，引申有牢实义。

⑭敦牂（zāng 赃）：原注作“敦盛牂壮也。言万物皆盛壮也。”孙炎说：“敦，盛。牂，壮也。言万物盛壮。”《说文》：“牂，牡羊也。”本义是公羊，引申为壮。此仲夏五月（午）景象。

⑮禾：这儿特指稻苗。

⑯著（chú 除）雍：原注作“在戊，言位在中央，万物繁养四方，故曰著雍也。”《说文》：“戊，中宫也。”《释名》：“戊，茂也。物皆茂盛也。”著有定的含意。雍有和谐义。

⑰协洽：原注作“协，和。洽：合也。言阴欲化万物和合。”《史记·历书》张守节正义引李巡：“言阴阳化生，万物和合，故曰协洽也。”

⑱屠维：原注作“在己，言万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维。”原注还释“屠”为“别”，疑由“屠宰”义而来。又释“维”为“离”，疑通“违”。《史记》作“徒维”。《释名》：“己，纪也。皆有定形可纪（记）识也。”意思是说六月万物长成，已经定形定性，各有区别。

⑲涒（tūn 吞）滩：原注作“涒，大。滩，修也。言万物皆修其精气也。”《吕氏春秋·序意》：“维秦八年，岁在涒滩。”高注：“涒，大也。滩，循也。万物皆大循其情性也。”但高氏紧接着又说：“涒滩，夸人短舌不能言为涒滩也。”不少人说原注中的“修”是“循”的误字。但“循精气”、“循情性”仍语意含糊。对于“涒滩”，前人今人均无确解。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引述了几家说法。松皋圆说，高诱“夸人”云云是“涒滩”的“或解”，认为“涒滩”“窘难”音近，意思是说和“窘难”义同。谭戒甫说，“涒滩”是双声联绵字，是汉代方言。谭氏据《说文》“涒，食已而复吐之”的解说，认为引申有：“吞吐之义”。又说“涒”和“屯”音近，《说文》释“屯”为“难”，“滩”从“难”声，也有难义。结论是涒滩“可借用为吞吐难言之语”。王佩诤认为“夸人”云云不是“或解”，只是借以譬况“涒滩”的读音，等于说“谈××××之××”。陈奇猷肯定了王说。笔者以为谭氏从联绵词角度研究较为可取，他的解说也较合理。本卷第22节，原文解释“指申”说：“申者，呻之也。”说万物在七月肃杀的秋气中呻吟，和“涒滩”之意似有联系。涒、叹声母同，滩、叹韵同（元韵），“涒滩”可拼出“叹”字。叹和“难言”、“呻吟”意义相关。《史记·天官书》司马贞索隐引李巡说：“涒滩，物吐秀倾垂之貌也。”此解也可

备一说。孙炎注《尔雅》同此，见张守节正义。

⑳上章：原注作："在庚，言阴气上升，万物毕生（生命终结），故曰上章也。"章有显明义。《说文》："庚，位西方也。象秋时万物庚庚有实也。"

㉑作鄂：原注作"零落也，万物皆移落。"此秋八月（酉）景象。

㉒重光：原注作"在辛，言万物就成熟其煌煌，故曰重光也。"

㉓掩茂：原注作"掩，蔽。茂，冒也。言万物皆蔽冒。"本卷第 28 节作"阉茂"。冒即"帽"，含覆盖义。此说季秋九月（戌）景象。

㉔玄黓（yì 义）：原注作"在壬，言岁终包任万物，故曰玄黓也。"郝懿行《尔雅义疏》："玄黓言万物终而幽翳也。"玄有幽暗义。黓指灰黑色。

㉕大渊献：原注作"渊，藏。献，迎也。言万物终于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阳。"是说冬十月万物暂时隐藏以待阳气再复出。

㉖困敦：原注作"困，混。敦，沌也。言阳气皆混沌，万物牙蘖也。"《史记·天官书》司马贞索隐引孙炎："困敦，混沌也。言万物初萌，混沌于黄泉之下也。"混沌指尚未成形。此冬十一月（子）景象。

㉗"蚕稻"二句：王念孙认为"蚕"下漏掉"登"字，"稻"下漏掉"疾"字；"蚕登"为句，"稻疾"为句，"麦昌"为句。"斗"应为"升"。

㉘昭阳：原注作"在癸，言阳气始萌，万物合生，故曰昭阳。"

㉙赤奋若：原注作"奋，起也。若，顺也。言阳（气）奋物而起之（振奋而使之兴起），无不顺其性也。赤，阳色。"赤指阳气。此言冬十二月（丑）景象。

以上 27～41 节，讲了岁阴岁阳纪年法，但重点是围绕着太岁、岁星、太阳、雌雄北斗的活动讲阴阳五行，突出天人关系，强调"仰天承顺"，顺应大自然。

【译文】

从冬至那天数到下一年的正月初一，如果刚好是五十天，这一年老百姓口粮就充足；如果不足五十天，粮食一天要减少一升；如果多于五十天，粮食一天增加一升。这些都是岁星在主管着。岁名叫摄提格的年份，雨季来得早，秋季干旱，稻子生病，蚕不能长成，豆类和麦类茂盛，老百姓有口粮四升。该年也就是岁阴的寅年。按岁阳说，太岁在甲，岁名叫阏蓬。岁名叫单阏的年份，气候平和，稻子、豆类、麦子和蚕都茂盛，老百姓有口粮五升。该年也就是岁阴的

卯年。按岁阳说，太岁在乙，岁名叫旃蒙。岁名叫执徐的年份，春季干旱，秋季多雨水，有小的饥荒，蚕孵化不出，麦子能成熟，老百姓有口粮三升。该年也就是辰年。按岁阳说，太岁在丙，岁名叫柔兆。岁名叫大荒落的年份，会发生小规模战争，蚕小有收成，麦子茂盛，豆类生病，老百姓有口粮两升。该年也就是巳年。按岁阳说，太岁在丁，岁名叫强圉。岁名叫敦牂的年份，有大旱，蚕能成熟，稻子生病，豆类、麦子茂盛，水稻禾苗不能长成，老百姓有口粮二升。该年也就是午年。按岁阳说，太岁在戊，岁名叫著雍。岁名叫协洽的年份，有小战乱，蚕能成熟，稻子茂盛，豆类、麦子不能成熟，老百姓有口粮三升。该年也就是未年。按岁阳说，太岁在己，岁名叫屠维。岁名叫涒滩的年份，气候平和，常有小雨降落，蚕能成熟，豆类、麦子茂盛，老百姓有口粮三升。该年也就是申年。按岁阳说，太岁在庚，岁名叫上章。岁名是作鄂的年份，有大规模战争，闹疾疫，蚕不能成熟，豆类、麦子不能成熟，稻禾生虫，老百姓有口粮五升。该年也就是酉年。按岁阳说，太岁在辛，岁名叫重光。岁名是掩茂的年份，有小饥荒，有战乱，蚕不能成熟，麦子不能生长，豆类茂盛，老百姓有口粮七升。该年也就是戌年。按岁阳说，太岁在壬，岁名叫玄黓。岁名叫大渊献的年份，有大的战争，发生大饥荒，蚕可以孵化出来，豆类、麦子不能长成，稻禾生虫，老百姓有口粮三升。岁名叫困敦的年份，有大雾，发洪水，蚕能长成，稻子生病，麦子茂盛，老百姓有口粮三升。该年也就是子年。按岁阳说，太岁在癸，岁名叫昭阳。岁名是赤奋若的年份，有小战乱，雨季早到，蚕孵不成，稻子生病，豆类长不成，麦子茂盛，老百姓有口粮一升。

【原文】

42 正朝夕①：先树一表东方②，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③，以参望日始出北廉④；日直入⑤，又树一表于东方⑥，

因西方之表以参望日[7]，方入北廉则定东方[8]。两表之中，与西方之表，则东西之正也[9]。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至则正南[10]。

【注释】

①正：校定，确定。 朝夕：早晨和晚上，特指日出和日落时。正朝夕等于说"正东、西于朝夕"或"以朝夕正东、西"。"正"和"朝夕"是一种特殊动宾关系。

②表：圭表，古代测日影的器具。

③操：持，执。 却：后退。 去：离。步：古代的一步等于现在的两步，约合六尺。

④参：参照，配合。 廉：侧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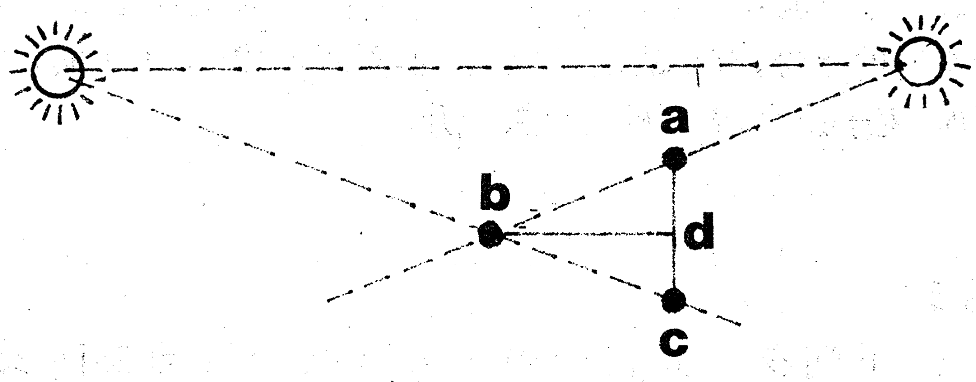
⑤直入：指一表(a)、二表(b)、日三点在一条直线上。这时日影投向西南方。

⑥东方：实际是第一表的南方。

⑦因：顺着，对着。 日：指落日。《周髀》："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guǐ鬼，日影)，日入复识其晷。"

⑧北廉：第三表(c)北侧。这时日影投向东南侧。 定东方：一、三两表连线的中点即正东。这是"正朝"。

⑨两表：一、三表。 中：一、三表连线的中点。 与：正对着，正合。是说这一点和第二表在一条直线上。这时，中点与西边第二表连线所指的方向分别是正东、正西。参看下图。



正朝夕图

⑩“日冬”十句：这一层是讲日在不同季节实际运行轨道南北移动的规律，说明正朝夕方法的根据。 至则正南（应补‘北’）：据《周髀》，这句是讲冬至时，日行虽是由东南向西南，但“东西相当正南方”；夏至时则“东西相当正北方”，根据“至”日能定南北。

【译文】

“正朝夕”的方法是：先在早晨树一表在东方，手持另一圭表从前一表位置后退十步，用手中的表配合参照前表来观测，当太阳刚开始从第一表的北侧升起，调整手中的表，使两表和太阳在一条直线上，这时两表的日影重合投向西南方，将手中表固定起来。然后日落时再树立一表在东边第一表的南边，用西方第二表配合参照观察落日，当太阳处在第二表和手中第三表的北侧，二、三表的日影重合投向东南方时，将第三表固定，这样就可以测定正东方向了，即一、三表连线的中点正对着二表时，中点和二表连接线就分别指着正东、正西。冬至时，太阳从东南隅升起，向西南隅落下。在春分和秋分时，太阳从正东升起，正西落下。夏至时，从东北隅升起，西北隅落下。冬至和夏至时，日行轨道实际偏到了正南或正北方。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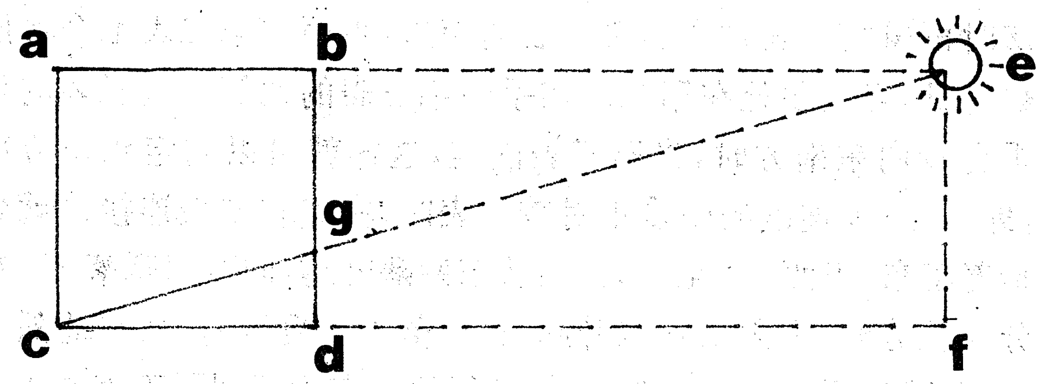
43 欲知东西、南北广袤之数者①，立四表以为方一里距②。先春分若秋分十余日③，从距北表参望日始出及旦④，以候相应⑤，相应则此与日直也⑥，辄以南表参望之⑦，以入前表数为法⑧，除举广⑨，除立表袤⑩，以知从此东西之数也⑪。假使视日出，入前表中一寸⑫，是寸得一里也⑬。一里

积万八千寸，得从此东万八千里[14]。视日方入[15]，入前表半寸，则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积寸，得三万六午里，除则从此西里数也[16]。并之东西里数也[17]，则极径也[18]。

【注释】

①广袤：东西为广，南北为袤。

②方一里：每边一里　距：通“矩”，正方形。为称说方便，如下图，称四表为：北边西头表(后)为 **a**，东边(前)为 **b**，南边西头(后)的为 **c**，东(前)为 **d**，日所在点为 **e**，日与地平距离垂足为 **f**，入前表交点为 **g**。



③先：在……前。　若：或者。选择春分或者秋分之前，因为这时太阳基本上是从正东向正西运行。

④始出及旦：从开始出现到升临地平线。日在地平线时为“旦”。这里用“旦”的本义。

⑤候：守候。　相应：**b**、**a** 表和日在一直线上，两表和日影重合。

⑥此与日直：**a** 表与日处在一条直线上，**ae** 连线基本上与地面(**cf**)平行。

⑦辄(zhé 哲)：就，立即。指抓紧日还在地平线上的时机，以求测量准确少差误。

⑧入前表数：即由 **e** 点至 **c** 点连线与 **bd** 交点 **g** 到 **d** 的距离，这是测算的关键数据，所以当以它为“法”，即作基准。日与 **c** 连线经 **g** 切入 **bd**，分 **bd** 为上下两段，叫“日入前表”。

⑨除举广：**cd** 为“广”，**cf** 为“举广”，即所谓“小股”、“大股”。

⑩除立表袤：即以 **gd**(小勾)除 **ef**(大勾)。

⑪以知：用此法可算出。　此：d 表所立的地点。　东西之数：从大地东极到 d 的距离。计算方法是根据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定理。古人认为日从大地东极升起，所以早晨从测量地到太阳的远近，就是测量地到地东极的距离。要求得到的本是 ae 之长，因为把 ae、cf 当成平行，可视 ae＝cf。为简便，计算时直接用 ae 取代 cf。计算过程如下：

$$\frac{cd}{ae}=\frac{dg}{ef} \quad 即 \quad \frac{cd}{ae}=\frac{dg}{ac}$$

$$ae=\frac{cd\times ac}{dg}=\frac{1\times 1}{dg}=\frac{1}{dg}$$

假定测得 dg 为一寸，三百步是一里，六十寸是一步（六尺），60×200＝18000（寸）

$$ae=1\div\frac{1}{18000}=18000(里)$$

用同法可测定观测地到地西极距离：假定测得 dg 是 0.5 寸，合$\frac{1}{36000}$里，则

$$a'e'=1\div\frac{1}{36000}=36000(里)$$

东极到西极共长 18000＋36000＝54000（里）

⑫一寸：即图中 dg 之长。因日在地平线上，∠ecf 很小，所以日入前表数很小。此数越小，测数越准。

⑬寸得一里：一寸和一里之比。　得：折合。

⑭此：观测地(d)。　东：到地东极。

⑮方：正要。

⑯除：是衍文。

⑰并：合并，相加。

⑱极径：东极到西极的直径之长。

【译文】

要想知道大地东西、南北的距离，可以树立四根圭表组成每边一里的正方形。在春分或者秋分之前十多天，从正方形北边两表配合着观看太阳，从开始出现到升临地平线，等着它和北二表互相对应，互相对应了就是两表同太阳处在同一条直线上，然后立即用南

边二表配合观看太阳，用日光射进南北居前（东）二表的有关数据为准，用南边西表至东表的距离除西表至日下距离，用日入前表数除日至地距离，两除式比率相等，根据这样的运算便能求出从观测地点到大地东极的距离了。假定测得的日出时入前表数是一寸，一寸折合一里，一里共合一万八千寸，便得知从观测点到大地东极距离是一万八千里。用同法在日落时向西观测，在日正要没入地平线时射入前二表（西表）连线的数据如果是半寸，那么半寸折合一里，用半寸除一里所合寸数，得三万六千里，此数即从观测地到大地西极的距离。把东西二数加起来，合计五万四千里就是大地东极到西极的距离。

【原文】

44 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处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处北也；分至而直，此处南北中也①。从中处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处南北中也②。从中处欲知南北极远近，从西南表参望日③，日夏至始出与北表参④，则是东与东北表等也⑤；正东万八千里，则从中北亦万八千里也⑥。倍之，南北之里数也⑦。其不从中之数也⑧，以出入前表之数益损之⑨。表入一寸，寸减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远一里⑩。

【注释】

①“未春”八句：这几句是说明求南北“中点”的方法。测南北距离，最好是在南北的中点进行。其他的原理和测东西距离相同。 直：钱塘说：“谓表与日（刘文典本附钱文误为“口”）直。”指表与日在一平直线上。钱氏说：“未春分，

日行其南(春分点——日行轨道从南向北与天球赤道的交点以南，即太阳偏春分点以南运行)，故处南则直(测量地在南方则可使表与日平直)。直在春分前，则直亦必在秋分后，虽已秋分，尚未直也。"又说："未秋分，日行其北(秋分点以北)，故处北(测量地在北方)则直，直在秋分前，则直亦必在春分后，虽已春分，尚未直也。唯二分气(春分、秋分二节气)至(到了)而直，方处南北之中(南北中心点)。皆视日道(日行实际轨道)之南北为定也(日道春分前、秋分后偏南；春分后、秋分前偏北)。"简言之，当春分和秋分时，如果观测地圭表和日平直的话，此地即南北的中点。如果观测地偏北或偏南，即使是在春分或秋分时，表与日也并不平直。

②"从中"三句：这三句意思重复又交错，和上下文难以衔接，疑是衍文。这几句前头的文字应紧接"从中欲知南北极远近"。译文删去这三句话。

③西南表：见下图，指甲图 **c** 表。

④"日夏"句：钱塘认为"夏至日出东北维，故从西南表望日。"东北对西南。

⑤"则是"句：钱塘认为"东北、西南两表与日参，如北前、北后两表与日参无异。"钱氏说的即在夏至时在南北中点测量，从 **c**、**b** 两表观望日的情况同前面测东西距时从 **a**、**b** 表观望日的情况无差别，也就是都和日"直"，可以用上述表位作为夏至时观测的表位，用上述日入表数(一寸)作为夏至时的日入前表数，所以说"东与东北表等"。两者测得的结果应相同，即下文说的数字。

⑥从中北：从南北中点到地北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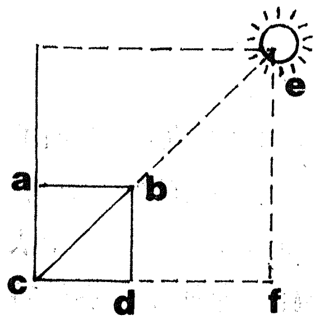
⑦倍之：因为观测点在中点，所以南北距离相等，中点至北极距离加倍就是大地南北极的距离，即 36000 里。这不是确数，是假定日入表数为一寸时的数字。

⑧"其不"句：钱塘认为"此为处南、北者言之。"指测量地在南方或北方，不在中点，所以测出的南北距离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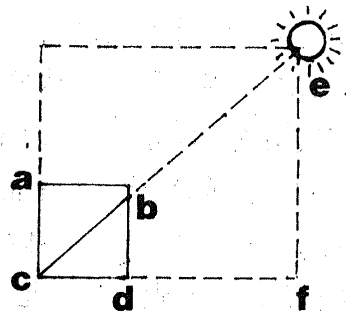
⑨出入前表之数：入前表：指 **ce** 连线与 **bd** 连线相交，在 **bd** 线内(图乙)。出前表：指 **ce** 连线不和 **bd** 相交，移至 **bd** 北侧和 **ab** 相交(图丙)。　益损：增减。钱塘说："处南则表出，处北则表入。"处南，日偏北，所以出表；处北，日偏南，所以入表。

⑩"表入"四句：入一寸：假设 **bg** 是一寸。寸减日近一里：每寸折合一里，测量地至北极距离比先前测得的至东极距离减去一里。　日：是衍文。　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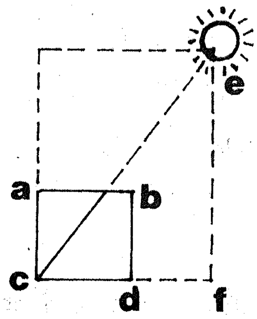
反过来加一里。图示如下：



图甲(处中)



图乙(处北)



图丙(处南)

【译文】

还没有到春分时表与日成直线，已经秋分了而表与日不成直线，这是观测地在南方的情形；还没到秋分表与日成直线，已经春分了表与日不成直线，这是观测地在北方的情形；在春分、秋分时表与日成直线的地方，便正处在南北的中点上。在中点处要测南北极的距离，可以从西南方表朝东北方向观望日。夏至那天日初升时，从西南表与东北表配合观望日，当三者成一条直线时，观测的结果和从西北表经东北表向东观察日成直线时测得的结果一样；已经测得距东极的距离是 18000 里，那么从南北中点至北极的距离也就是 18000 里。这个数加一倍，便是南北极距离里数，即 36000 里。这只是在南北中点夏至日测得的结果。假如不是在中点，而是在中点以南或以北测量，那就用增减在中点观测时太阳出入前表的数据这种方法来推算。入表数原先如果是一寸，那么至北极的距离比至东极的距离减少一里；出表数如果是一寸，那么距离增加一里。这样，北南观测地至北极的距离便可以知道了。

【原文】

45 欲知天之高，树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阴。北表一尺[①]，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阴短寸，南二万里则无景[②]，是直日下也[③]。阴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④]。则置从此南至日下里数[⑤]，因而五之，为十万里，则天高也[⑥]。若使景与表等，则高与远等也[⑦]。

【注释】

①一尺：应为“二尺”。日本《诸子大成·改正淮南鸿烈解》作“二尺”。下文“阴二尺”、“南千里阴短寸”可证。

②“南二”句：每千里日影短一寸，每万里则短一尺，二万里短二尺，等于说南二万里处日影消失。所以说无日影。　景：“影”的古字。

③是：此。指南二万里处。　直：这里同“值”，正当。　日下：太阳正下方。日光垂直照射，所以无影，由此处测得的才是日地距离，(两线间“距离”为垂直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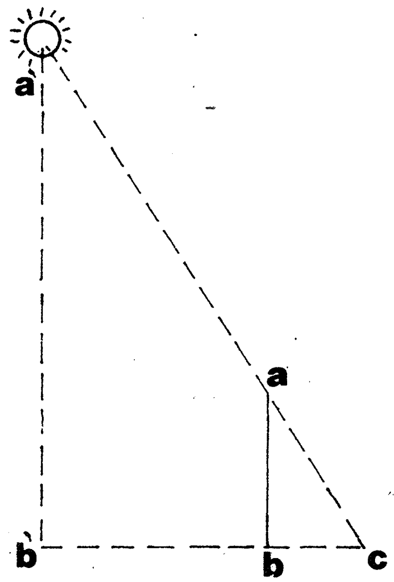
④“阴二”二句：北表高与其影比是 5∶1，则可以算出天高与北表至日下距离之比也是 5∶1。算法详下。　南：即下文说的“远”，北表至日下距离。高：日高，即日地距离。　者：表示假设语气。

⑤此：表立的地方。南至日下里数：即上文说的二万里。

⑥因而：于是。　五之：乘五。天高十万里不是科学的数据。前文第 4 节说天高五亿万里，都不是确数。

⑦“若使”二句：指影表比率是“1”时，天高与北表至日下距离相等。计算法如下：

连接表上端和影端成直角△acb；延长 ca 至日，延长 cb 至日下点，成直角△cab(线段都是



示意)。

已知:ab=10尺,cb=2尺,cb′=20000里(本应bb′为2万里,因bc只长二尺,可以忽略不计,以cb′为“远”长)。

∵ 相似△对应边成比例

$$\therefore \frac{a'b'}{ab}=\frac{cb'}{cb} \qquad a'b'=\frac{cb'\times ab}{cb}$$

$$a'b'=\frac{20000\times 10}{2}=100000(\text{里})$$

【译文】

要想知道天的高度,树立两根长一丈的表,两表在正南北方向上,相距一千里,在同一天测得它们的日影,北表是二尺,南表是一尺九寸,这样便可以知道向南一千里日影短一寸,向南二万里日影短去二尺,即那儿没有日影,也就是正处在太阳的正下方。已知北表表影是二尺,表高是一丈,其比例是1∶5,那么北表至日下距离与日高之比也是1∶5,则北表至日下距离二万里乘五,得十万里,就是天的高度。假若表高与日影相等,那么天高与北表至南边日下的距离相等。

卷三附录目次

(1)二十八宿名称表
(2)岁星、太岁运行对应表①、②
(3)"八风"名称比较表
(4)北斗运行定二十四节并配十二律图
(5)隔八相生法(三分损益法)简介
(6)"八合"图
(7)本卷第41节"有其岁司也"后的插图
(8)六十干支和岁阳岁阴年名对应表
(9)天文图二幅

附录一

二十八宿名称表

方位	象兽	星宿名 中国名称	异名	属今星座名称	星数
东方	苍龙	角		室女座 Virgo	2
		亢		室女座	4
		氐		天秤座 Libra，a、l、γ、β	4
		房		天蝎座 Scorpioπ、ρ、δ、β	4
		心	商星、大火、辰	天蝎座 Scorpioδ、α、τ	3
		尾		天蝎座 Scorpio	9
		箕		人马座 γ、δ、ε、η	4
北方	玄武	斗	南斗；北斗	人马座 Sagittarius	6
		牛（牵牛）		摩羯座 Capricornus	6
		女（须女）	婺女	宝瓶座 Aguarius	4
		虚		宝瓶座、小马座 Equuleus	2
		危		宝瓶座、小马座	3
		室（营室）		飞马座 Pegasusα、β	2
		壁（东壁）		飞马座、仙女座 Audromeda	2
西方	白虎	奎		仙女座、双鱼座	16
		娄		白羊座 β、γ、α	3
		胃		白羊座 Aries	3
		昴		金牛座	7
		毕		金牛座 Taurus	8
		觜（觜巂）		猎户座	3
		参		猎户座 Orionαγβ等	7
南方	朱雀	井（东井）		双子座 Cemini	8
		鬼（舆鬼）		巨蟹座 Cancer	4
		柳		长蛇座	8
		星（七星）		长蛇座 Hydra	7
		张		长蛇座	6
		翼		巨爵座 Crater；长蛇座	22
		轸		乌鸦座 Corvus；γ、ε、δ、β	4

附录二[①] 岁星、太岁运行对应表

12次 28宿 分野	危	虚	女	牛	斗	箕	尾	心	房	氐	亢	角	轸	翼	张	星	柳	鬼	井	参	觜	毕	昴	胃	娄	奎	壁	室
	齐			吴越		燕		宋		郑			楚		周			秦		晋		赵			鲁		卫	
	青州		扬州	江湖		幽州		豫州		兖州			荆州		三河			雍州		益州		冀州			徐州		并州	
	齐		吴	越		燕		宋		郑			楚		周			秦		赵		魏			鲁		卫	
方位	北					东							南							西							(北)	
28宿	危	虚	女	牛	斗	箕	尾	心	房	氐	亢	角	轸	翼	张	星	柳	鬼	井	参	觜	毕	昴	胃	娄	奎	壁	室
星分度	17	10	12	8	26	11.25	18	5	5	15	9	12	17	18	18	7	15	4	33	9	2	16	11	14	12	16	9	16

辰次	[15]子 30 玄枵[5]	[7]丑 30 星纪[15]	[11]寅 31 析木[9]	[9]卯 30 大火[11]	[4]辰 30 寿星[5]	[12]巳 32 鹑尾[2]	[16]午 30 鹑火[7]	[8]未 30 鹑首[18]	[15]申 31 实沉[5]	[11]酉 30 大梁[8]	[6]戌 30 隆娄[12]	[4]亥 31 娵訾[2]
次序	11 / 2	10 / 1	9 / 12	8 / 11	7 / 10	6 / 9	5 /8	4 / 7	3 / 6	2 / 5	1 / 4	12 / 3
12宫	宝瓶	摩羯	人马	天蝎	天秤	室女	狮子	巨蟹	双子	金牛	白羊	双鱼
岁阴/岁星	困敦/降入	赤奋若/监德	摄提格/天皓	单阏/天泉	执徐/大章	大荒落/天睢	敦牂/长王	协洽/大音	涒滩/长列	作鄂/启明	阉茂/跰踵	大渊献/青章
对应月份	夏 11 月	夏 12 月	夏 正 月	夏 2 月	夏 3 月	夏 4 月	夏 5 月	夏 6 月	夏 7 月	夏 8 月	夏 9 月	夏 10 月
	殷 12 月	殷 正 月	殷 2 月	殷 3 月	殷 4 月	殷 5 月	殷 6 月	殷 7 月	殷 8 月	殷 9 月	殷 10 月	殷 11 月
	周 正 月	周 2 月	周 3 月	周 4 月	周 5 月	周 6 月	周 7 月	周 8 月	周 9 月	周 10 月	周 11 月	周 12 月
	秦 2 月	秦 3 月	秦 4 月	秦 5 月	秦 6 月	秦 7 月	秦 8 月	秦 9 月	秦 10 月	秦 11 月	秦 12 月	秦 正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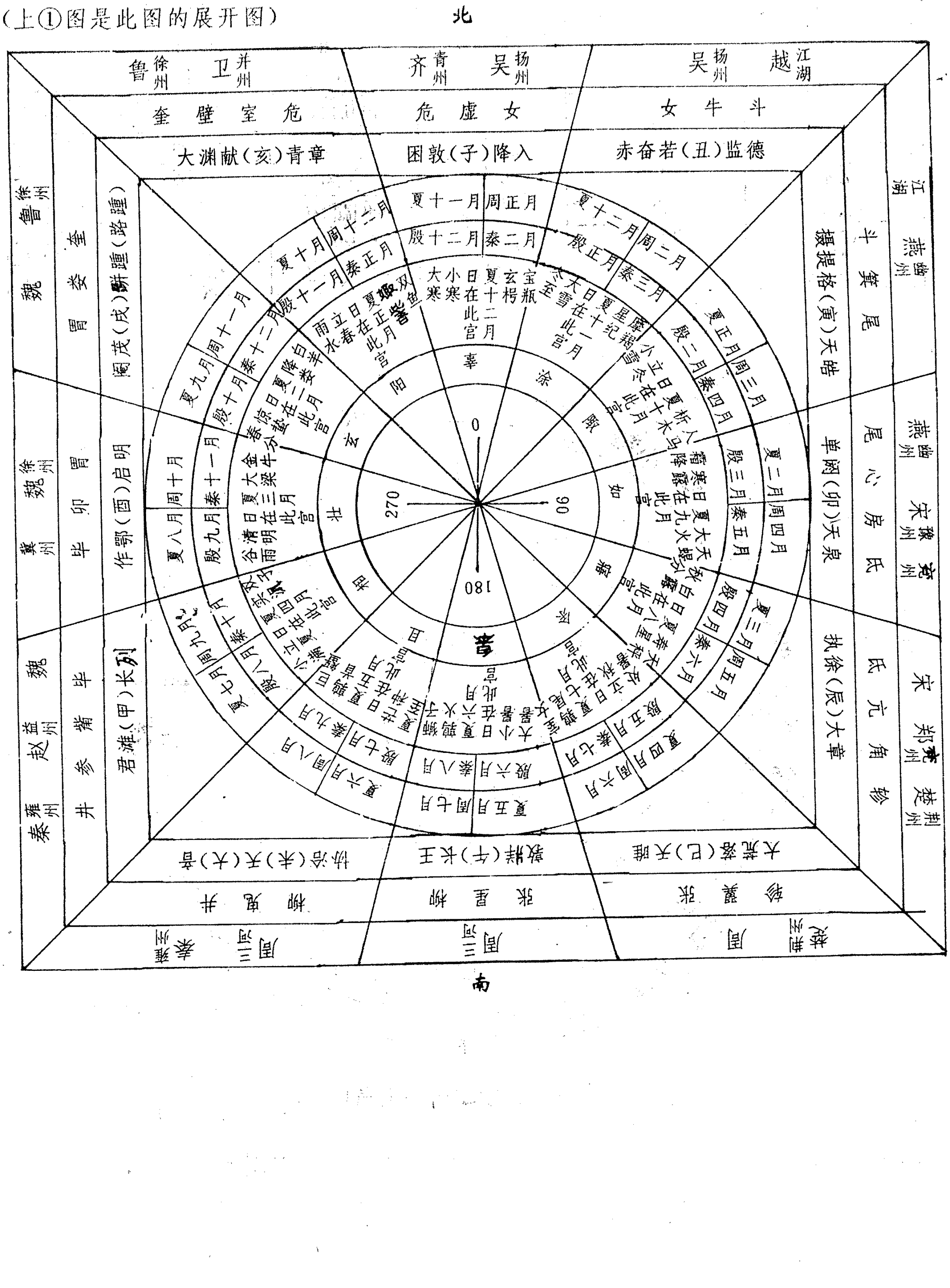
日躔	夏 12 月 日在此次	夏 11 月 日在此次	夏 10 月 日在此次	夏 9 月 日在此次	夏 8 月 日在此次	夏 7 月 日在此次	夏 6 月 日在此次	夏 5 月 日在此次	夏 4 月 日在此次	夏 3 月 日在此次	夏 2 月 日在此次	夏正月 日在此次
24 节气	大寒 小寒	冬至 大雪	小雪 立冬	霜降 寒露	秋分 白露	处暑 立秋	大暑 小暑	夏至 芒种	小满 立夏	谷雨 清明	春分 惊蛰	雨水 立春
	危 0°42′ 女 7°20′	牛 0°0′ 牛 8°55′	箕 20°5′ 尾 3°2′	房 10°9′ 氐 4°0′	角 10°15′ 轸 8°20′	翼 10°20′ 张 13°23′	星 6°48′ 柳 18°41′	井 28°49′ 井 13°49′	参 9°26′ 毕 10°48′	昴 4°41′ 胃 2°11′	娄 0°8′ 奎 8°56′	室 10°37′ 危 15°42′

月别名	辜	涂	陬	如	寎	余	皋	且	相	壮	玄	阳

说明：岁星别名（"监德"等 12 个）所配月、次和《史记·天官书》不同。参见"三·28·③"。

附录二②

（上①图是此图的展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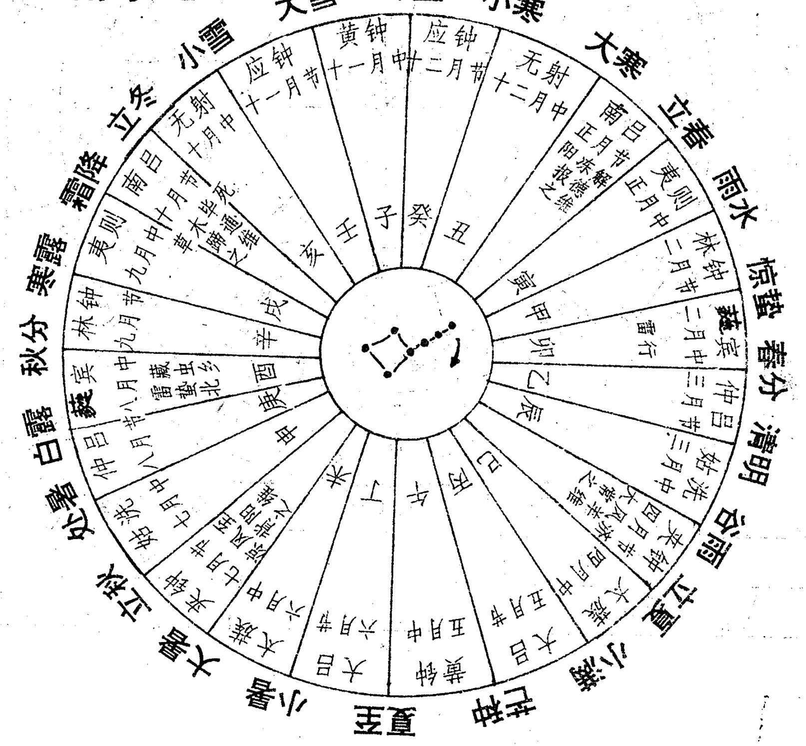


附录三

“八风”名称比较表

节令	方位	《吕氏春秋·有始》	《淮南子·天文》	《淮南子·地形》	《说文》
立春	东北	炎风	条风	炎风	融风
春分	东	滔风	明庶风	条风	明庶风
立夏	东南	熏风	清明风	景风	清明风
夏至	南	巨风	景风	巨风	景风
立秋	西南	凄风	凉风	凉风	凉风
秋分	西	飂风	阊阖风	飂风	阊阖风
立冬	西北	厉风	不周风	丽风	不周风
冬至	北	寒风	广莫风	寒风	广莫风

附录四



北斗运行定二十四节气图

附录五

隔八相生法（三分损益法）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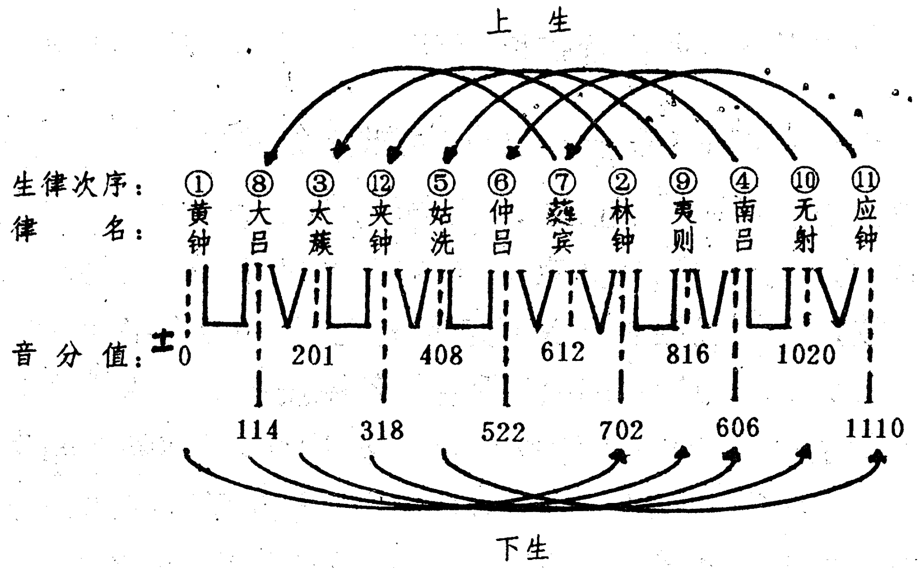
三分损益法　我国古代生律的方法。其所生的各律，形成一种律制，称为“三分损益律”。古希腊和古阿拉伯地区，亦有同类或类似的生律法和律制。三分损益法按振动体长度来进行律学计算。以 l 代表一定张力的一定弦长，去其三分之一，即“三分损一”，可得 l 上方五度音弦长 l′（$l\times\frac{2}{3}=l'$）。对弦长 l′增其三分之一，即“三分益一”，可得 l′下方四度音弦长 l″（$l'\times\frac{4}{3}=l''$）。从一律出发，如此继续相生。可以如《管子·地员》先求下方四度音（即从 $l\times\frac{4}{3}$ 开始），得出五音（即最初五律）；可以如《吕氏春秋·音律》，先求上方五度音，得出十二律；或如京房，算到六十律等。由于三分损益法以 3 为除数，因此，我国古代又把它简称为“三分法”，而称此种律制为“三分制”。由于这种生律法所生的各律按照十二律排列时，自出发律至所生律，连同首尾计数共为八律，因此，又称隔八相生法。隔八相生，实得五度音程（下方四度等于上方五度），因此，一般称为“五度相生法”。也有采用据信为发明者的姓氏，称之为“管子法”（指春秋间齐相国管仲），或称其律制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古希腊学者）律制”的。

按三分损益法生律的次序，求上方五度之律，传统上称为“下生”，求下方四度之律，传统上称为“上生”。从一律出发，下生五次（下生符号在图例的下方）、上生六次（上生符号在图例的上方），共得十二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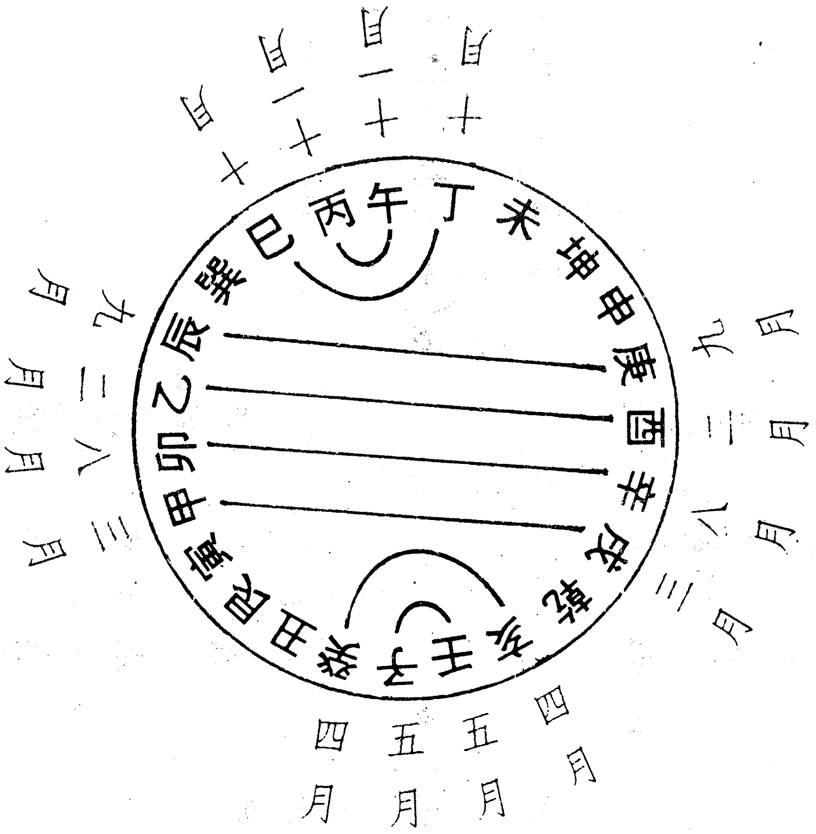
图例中各律与黄钟的音程距离记以音分值（以十二平均律半音为 100 音分）。各相邻两律间的半音，以方括号表示“大半音”（相距 114 音分），以尖括号表示“小半音”（相距 90 音分）。“下生”得上

五度，加 702 音分；“上生”得下四度，减 498 音分。从音分值可以明确看出，仲吕既不能循环复生黄仲，而各律之间又有大半音和小半音之别，不利于旋宫……。因此，古代的旋宫，在采用三分法的条件下，只是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

（录自《中国音乐词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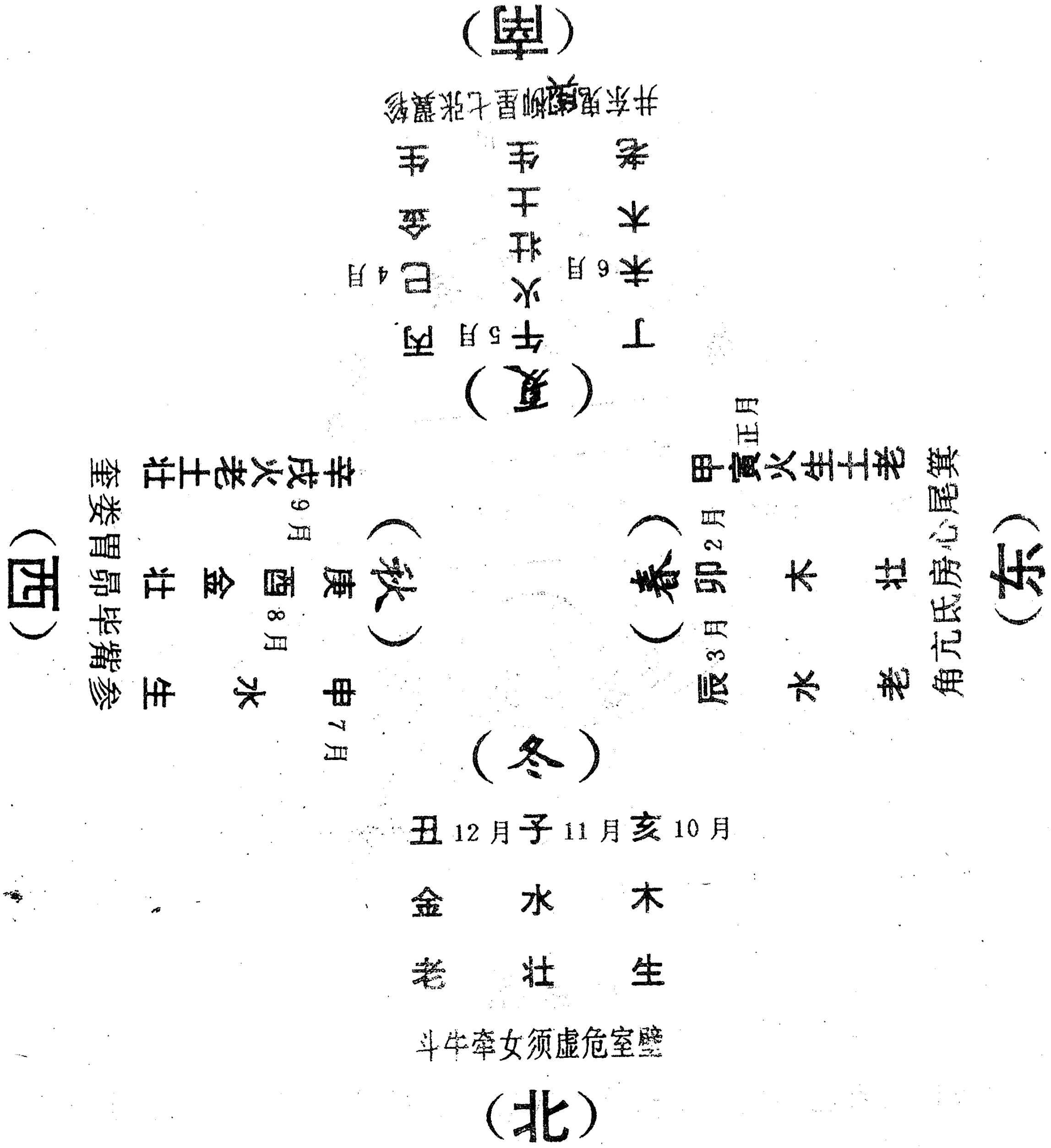
附录六



八合图

说明：二月乙酉之合。三月甲戌之合。四月癸亥之合。五月壬子之合。八月辛卯之合。九月庚辰之合。十月丁巳之合。十一月丙午之合。一、六、七、十二四个月无合。以上“八合”是“四面八方”的“大会”。另有戊戌、戊午、戊子、戊辰、己亥、己酉、己卯、己巳是“中宫”的八“小会”。

附录七



本卷第41节“有其岁司也”后的插图

说明：方位、季节、二十辰所对月份原文无，是译注者所加。原图每方三纵栏是按由右到左的顺序（直排法）排的，读法是“甲寅……”“卯……”“辰……”“丙巳……”“午火……”，“丁未……”。余类推。

附录八（一）

六十干支和岁阳岁阴年名对应表

干支	岁阳岁阴组合	用例（取自《资治通鉴》）
甲子	阏蓬困敦	周纪四起阏蓬困敦，周赧王十八年，前 297 年
乙丑	旃蒙赤奋若	汉纪四十三起旃蒙赤奋若，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 125 年
丙寅	柔兆摄提格	魏纪七起柔兆摄提格，魏邵陵厉公正始七年，公元 246 年
丁卯	强圉单阏	唐纪四十九起强圉单阏，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 787
戊辰	著雍执徐	随纪五起著雍执徐，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 608 年
己巳	屠维大荒落	汉纪二十九起屠维大荒落，王莽元年，公元 9 年
庚午	上章敦牂	晋纪二十四……尽上章敦牂，海西公太和五年，公元 370 年
辛未	重光协洽	宋纪四起重光协洽，刘宋太祖文帝元嘉八年，公元 431 年
壬申	玄黓涒滩	魏纪七……尽玄黓涒滩，曹魏邵陵厉公嘉平四年，公元 252 年
癸酉	昭阳作鄂	汉纪五十二……尽昭阳作噩，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 193 年
甲戌	阏蓬掩茂	秦纪二起阏蓬阉茂，秦始皇二十年，前 227 年
乙亥	旃蒙大渊献	汉纪三十起旃蒙大渊献，王莽天凤二年，公元 15 年
丙子	柔兆困敦	汉纪三十八起柔兆困敦，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 76 年
丁丑	强圉赤奋若	隋纪八起强圉赤奋若，隋恭帝义宁元年，公元 617 年
戊寅	著雍摄提格	唐纪一起著雍摄提格，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
己卯	屠维单阏	唐纪三起屠维单阏，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 619 年

干支	岁阳岁阴组合	用例(取自《资治通鉴》)
庚辰	上章执徐	唐纪六十七起上章执徐,唐懿宗咸通元年,公元860年
辛巳	重光大荒落	唐纪五起重光大荒落,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
壬午	玄黓敦牂	唐纪六起玄黓敦牂,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
癸未	昭阳协洽	后唐纪一起昭阳协洽,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公元923年
甲申	阏蓬涒滩	后唐纪二起阏蓬涒滩,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公元924年
乙酉	旃蒙作鄂	后唐纪三起旃蒙作噩,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公元925年
丙戌	柔兆掩茂	后唐纪三……尽柔兆阉茂,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公元926年
丁亥	强圉大渊献	后唐纪四……尽强圉大渊献,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公元927年
戊子	著雍困敦	晋纪十六起著雍困敦,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28年
己丑	屠维赤奋若	唐纪五十四起屠维赤奋若,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
庚寅	上章摄提格	宋纪七……尽上章摄提格,刘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
辛卯	重光阐阏	汉纪三十九……尽重光阐阏,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
壬辰	玄黓执徐	汉纪四十起玄黓执徐,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
癸巳	昭阳大荒落	晋纪二起昭阳大荒落,晋武帝泰始九年,公元273年
甲午	阏蓬敦牂	汉纪五十九起阏逢敦牂,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
乙未	旃蒙协洽	陈纪六起旃蒙协洽,陈宣帝太建七年,公元575年
丙申	柔兆滩	涒汉纪五十九……尽柔兆涒滩,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

干支	岁阳岁阴组合	用例(取自《资治通鉴》)
丁酉	强圉作鄂	汉纪六十起强圉作噩,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
戊戌	著雍掩茂	梁纪四……尽著雍阉茂,梁武帝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
己亥	屠维大渊献	汉纪六十……尽屠维大渊献,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
庚子	上章困敦	魏纪一起上章困敦,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
辛丑	重光赤奋若	周纪三起重光赤奋若,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320年
壬寅	玄黓摄提格	汉纪四起玄黓摄提格,汉高帝八年,公元前199年
癸卯	昭阳单阏	魏纪二起昭阳单阏,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
甲辰	阏蓬执徐	梁纪六起阏逢执徐,梁武帝普通五年,公元524年
乙巳	旃蒙大荒落	后晋纪六起旃蒙大荒落,齐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
丙午	柔兆敦牂	后晋纪六……尽柔兆敦牂,齐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
丁未	强圉协洽	后汉纪一起强圉协洽,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
戊申	著雍涒滩	魏纪三起著雍涒滩,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
己酉	旃蒙作鄂	汉纪三十九起旃蒙作噩,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
庚戌	上章掩茂	后汉纪四上章阉茂,后汉隐帝乾祐三年,公元950年
辛亥	重光大渊献	魏纪四起重光大渊献,魏明帝太和五年,公元231年
壬子	玄黓困敦	后周纪一……尽玄黓困敦,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公元952年
癸丑	昭阳赤奋若	梁纪十二起昭阳赤奋若,梁武帝中大通五年,公元533年
甲寅	阏蓬摄提格	魏纪四……尽阏逢摄提格,魏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

干支	岁阳岁阴组合	用例(取自《资治通鉴》)
乙卯	旃蒙单阏	魏纪五起旃蒙单阏,魏明帝青龙三年,公元235年
丙辰	柔兆执徐	晋纪三十九……尽柔兆执徐,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
丁巳	强圉大荒落	魏纪五……尽强圉大荒落,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元237年
戊午	著雍敦牂	魏纪六起著雍敦牂,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
己未	屠维协洽	汉纪二十七起屠维协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
庚申	上章涒滩	晋纪二十三起上章涒滩,晋穆帝升平四年,公元360年
辛酉	重光作鄂	唐纪四十二……尽重光作鄂,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
壬戌	玄黓掩茂	汉纪二十七……尽玄黓掩茂,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
癸亥	昭阳大渊献	汉纪二十八起昭阳大渊献,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
甲子	阏蓬困敦	……

附录八(二)

《史记·历书》用例:

焉逢摄提格太初元年(甲寅)①

端蒙单阏(太初)二年(乙卯)②

游兆执徐三年(丙辰)③

彊梧大荒落四年(丁巳)④

徒维敦牂天汉元年(戊午)⑤

祝犁协洽(天汉)二年(己未)⑥

商横涒滩三年(庚申)⑦

昭阳作鄂四年(辛酉)[8]
横艾淹茂太始元年(壬戌)[9]
尚章大渊献二年(癸亥)[10]
焉逢困敦三年(甲子)
端蒙赤奋若四年(乙丑)[11]
游兆摄提格征和元年(丙寅)
彊梧单阏二年(丁卯)
徒维执徐三年(戊辰)
祝犂大芒落四年(己巳)[12]
商横敦牂后元元年(庚午)
昭阳汁洽二年(辛未)[13]
横艾涒滩始元元年(壬申)
尚章作噩二年(癸酉)[14]
焉逢淹茂三年(甲戌)
端蒙大渊献四年(乙亥)
游兆困敦五年(丙子)
彊梧赤奋若六年(丁丑)
徒维摄提格元凤元年(戊寅)
祝犂单阏二年(己卯)
商横执徐三年(庚辰)
昭阳大荒落四年(辛巳)
横艾敦牂五年(壬午)
尚章汁洽六年(癸未)
焉逢涒滩元平元年(甲申)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乙酉)
游兆阉茂二年(丙戌)
彊梧大渊献三年(丁亥)
徒维困敦四年(戊子)

祝犂赤奋若地节元年(己丑)
商横摄提格二年(庚寅)
昭阳单阏三年(辛卯)
横艾执徐四年(壬辰)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癸巳)
焉逢敦牂二年(甲午)
端蒙协洽三年(乙未)
游兆涒滩四年(丙申)
彊梧作噩神雀元年(丁酉)
徒维淹茂二年(戊戌)
祝犂大渊献三年(己亥)
商横困敦四年(庚子)
昭阳赤奋若五凤元年(辛丑)
横艾摄提格二年(壬寅)
尚章单阏三年(癸卯)
焉逢执徐四年(甲辰)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乙巳)
游兆敦牂二年(丙午)
彊梧协洽三年(丁未)
徒维涒滩四年(戊申)
祝犂作噩黄龙元年(己酉)
商横淹茂初元元年(庚戌)
昭阳大渊献二年(辛亥)
横艾困敦三年(壬子)
尚章赤奋若四年(癸丑)
焉逢摄提格五年(甲寅)[15]

简注:

①焉逢:同"阏蓬"。 甲寅:汉武帝太初元年,《汉书》作"丙子"年,今通作

“丁丑”年(前 104)。

②端蒙:同“旃蒙”。

③游兆:同“柔兆”。

④彊梧:同“强圉”。梧通圉,二字古音同。

⑤徒维:屠维。

⑥祝犁:《尔雅》作“著雍”。本书以著雍配戊,而以屠维配己,《史记》这儿以徒维配戊。

⑦商横:《尔雅》本书以尚章配庚,《史记》这里以商横配庚,而以尚章配癸,见下“尚章协洽”。

⑧昭阳:《尔雅》,本书以重光配辛,而以昭阳配癸。《史记》以昭阳配辛。

⑨横艾:《尔雅》,本书以玄黓配壬,《史记》这里用横艾,是同实异名。横、玄古声母同。艾、黓音同。横、玄韵通,如“恒”和“桓”声符相同可证。

⑩尚章:本书用昭阳。《尔雅》同本书。

⑪从本条到末尾,是褚遂良所补,干支由以上推定。

⑫芒:通“荒”。

⑬汁洽:同协洽。

⑭噩:通“鄂”。

⑮从“焉逢摄提格”到“尚章赤奋若”(甲寅至癸丑)计 60 年。

下一年回到“甲寅”开始循环,记到汉成帝建始四年,共 16 年毕(祝犁大荒落,己巳)。

卷四 地 形

【题解】

本篇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地理文献之一。它涉及到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多方面丰富多彩的内容。作者根据天圆地方的盖天说，描绘了一幅古代中国及其周围世界的地形图：以大九州为中心，大地分成九州、八殥、八纮、八极；九州之内分布着九山、九塞、九薮、六水及相关的数十条河川。又用“八风”说明了气候状况。在介绍农作物、矿物和其他珍奇物产时，指明了产地方位，强调了这些物产同各地地形、土质、气候的关系。作者从人类是天地的派生物，人类要适应自然环境的思想出发，特别说明了水土、山川、气候等对人的生理、心理、风习的影响。还介绍了海外三十六国居民千奇百怪的生态特征。对限于当时科学水平尚难确知的自然现象，多沿袭《尚书·吕贡》和《山海经》等文献的传统，借助神话传说加以描述。虽然这些内容离科学距离尚远，但它反映了古人探索和揭开大自然奥秘的美好愿望，也给山河大地披上了神奇迷人的面纱，点染了壮丽的色彩。

本篇还对生物的起源、进化，部分矿物的形成转化，大自然几种基本物质之间的制约关系作了探讨。

【原文】

1 地形之所载[①]，六合之间，四极之内[②]。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③]，纪之以四时[④]，要之以太岁[⑤]。

【注释】

①形：王念孙认为是衍文。高诱本篇题解作“地之所载”。《山海经·海外南经》：“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是本书所本。

②四极：原注作“四方之极。”四方极远的地方。

③经：经过。

④纪：治理。这句是说四季的变化影响决定大地的变化，如河流水位的涨落，生物的生长、成熟、衰老，气候的冷热等等。

⑤要：原注作“正也。以太岁所在正天时也。” 太岁：即“大岁”。参见三·14·③和三·7·①。

【译文】

大地承载的范围，包括六合之间，四极以内。日月照耀着它，星辰经过它的上空，春夏秋冬四季管理着它，太岁给它正天时。

【原文】

2 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土有九山，山有九塞[①]，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谓九州[②]？东南神州曰农土[③]，正南次州曰沃土[④]，西南戎州曰滔土[⑤]，正西弇州曰并土[⑥]，正中冀州曰中土[⑦]，西北台州曰肥土[⑧]，正北泲州曰成土[⑨]，东北薄州曰隐土[⑩]，正东阳州曰申土[⑪]。何谓九山？会稽、泰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⑫]。何谓九塞？

曰太汾、渑厄、荆阮、方城、殽阪、井陉、令疵、句注、居庸⑬。何谓九薮？曰越之具区、楚之云梦、秦之阳纡、晋之大陆、郑之圃田、宋之孟诸、齐之海隅、赵之钜鹿、燕之昭余⑭。何谓八风⑮？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条风，东南曰景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丽风，北方曰寒风。何谓六水？曰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⑯。

【注释】

①塞：关塞。边界上的险要地方。

②九州：古代“九州”有两个含义。一是指“神州”（中国）之内的九个州。《尚书·禹贡》记作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尔雅·释地》、《周礼·夏官·职方氏》说法略异。《吕氏春秋·有始》和《禹贡》只一州之别，吕书有“幽州”无“梁州”。这个九州后来泛指中国。另一个含义指与“神州”并列的九个州，叫“大九州”，其概念和今天的“亚洲”的“洲”相近。本书这儿即指的大九州。大九州是自然地理概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阴阳家驺衍的著作中，“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所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在那儿）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阴阳家驺衍已经有了世界分成几大洲的认识。所谓小九州“不得为州数”，是说人为划分的侧重在行政区划的区域概念，数量是可以变动的，而大九州是地理上客观存在的“九”块陆地。

③“东南”句：原注作“东南辰为农祥，后稷之所经纬也，故曰农土。”十二支的“辰”，方位配东南，时日配春三月，这时是农事之始，所以原注说“东南辰为农神”。参见《天文》。以下均仿此。

④“正南”句：原注作“沃，盛也。五月建午，稼穑盛张，故曰沃土也。”

⑤“西南”句：原注作“滔，大也。七月建申，五谷成大，故曰滔土也。”

⑥“正西”句：原注作“并，犹成也。八月建酉，百谷成熟，故曰并土。”

⑦“正中”句：原注作“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

⑧台州：未详。唐代设有台州，当与此无关。

⑨泲(jǐ 挤)州：未详。

⑩薄州：原注作"薄，犹平也。气所隐藏，故曰隐土也。"气当指阳气。

⑪"正东"句：原注作"申，复也。阴气尽于北，阳气复起东北，故曰申土。"原注释申为"伸"。参见三·11·③，该处原注说："阴气极于北方，阳气发于东方。"以上原文对九州"土"的说明及原注的解释，大体是将各州所处的方位同季节联系起来。又，本书此节内容本自《吕氏春秋·有始》，只是"九州"所指不一样。吕书的九州是："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显然指的是"小九州"。

⑫会(guì 贵)稽：山名。在浙江省中部。　泰山：所指与今同。　王屋：在山西阳城、垣曲、河南济源三县之间。　首山：即首阳山。在山西永济县南。　太华：即西岳华山。其西有少华山，所以又叫它太华山。　岐(qī 奇)山：在陕西岐山县东北。　太行：所指与今同。　羊肠：在山西交城东北。　孟门：在陕西宜川东北、山西吉县西，绵亘黄河两岸。

⑬太汾：指太岳山与汾河结合处的险要地区。在山西。　渑厄：即冥厄。古隘道名。即今河南信阳县西南的平靖关。渑又作"黾"。　荆阮：在湖北武当山东南，汉水西岸。　方城：这儿指战国时楚长城。北从河南方城县北起，向西循伏牛山，折南沿白河、湍河分水岭，至邓县北。　殽阪(bǎn 板)：指今潼关以东至河南新安一带。殽又作"崤"。　井陉(jìng 径)：在河北井陉县。山形似井。　令疵：在河北滦城县、迁安县之间，同辽西相接。又作"令支"、"令止"、"离枝"。　句(gōu，同"勾")注：在山西代县西北。山形勾转，水势流注。又名陉岭、雁门山、西陉山。　居庸：在北京昌平县西北的军都山上，长城的重要关口之一。旧称军都关、蓟门关。

⑭具区：即江苏太湖。古又叫扬州薮、震泽。　云梦：古泽名。说法多歧异。一说先秦汉代所称云梦泽，大体包括湖南益阳县、湘阴县以北，湖北江陵县、安陆县以南，武汉市以西地区。　阳纡：古泽名。又称杨纡、杨陓(yū 迂)、阳华。旧说认为在陕西省，具体所指无定论。　大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说即钜鹿泽，故地在河北钜鹿县北。确址无定论。　圃田：故址在河南中牟县西。春秋时又名原圃，战国时又名圃中。　孟诸：故址在河南商丘东北、虞城西北。

又称孟猪、盟诸、明都、望诸，是同词异字，望和孟、明、盟古音近，都和诸、猪古音近。 海隅：原注作"海隅犹崖，盖近海滨是也。"指古齐地滨海的沼泽地带，不是具体泽名。郝懿行《尔雅义疏》："自登莱之黄县掖县以西，历青州之寿光乐安以东，及武定之海丰利津以北，延袤千余里间，皆海隅之地。" 钜鹿：在河北隆尧、巨鹿、任县三县一带。钜通"巨"。《尔雅·释地》"十薮"有"大陆"无钜鹿，另多"大野"一薮，在山东巨野县北。 昭余：故地在山西祁县西南、介休县东北。又叫昭余祁（《尔雅·释地》）、大昭。

⑮八风：参见三·8·①。

⑯赤水：说法很多。原注说发源于昆仑山东南麓。参见本卷4·③。 辽水：即辽河。流经吉宁、辽宁入渤海。 黑水：说法不一致。原注说在雍州，当指青海、甘肃境内的黑河。

【译文】

天地之间，有九州八极，大地上有九座大山，有九处要塞，九个湖泽，风有八种，水有六系。什么是九州？东南神州叫农土，正南次州叫沃土，西南戎州叫滔土，正西弇州叫并土，正中冀州叫中土，西北合州叫肥土，正北泲州叫成土，东北薄州叫隐土，正东阳州叫申土。什么是九山？指的是会稽山、泰山、王屋山、首阳山、太华山、岐山、太行山、羊肠山、孟门山。什么是九塞？指的是太汾、渑厄、荆阮、方城、崤阪、井陉、令疵、句注、居庸。什么是九薮？说的是越地的具区，楚地的云梦，秦地的阳纡，晋地的大陆，郑地的圃田，宋地的孟诸，齐地的滨海沼泽地带，赵地的钜鹿，燕地的昭余。什么是八风？东北风叫炎风，东风叫条风，东南风叫景风，南风叫巨风，西南风叫凉风，西风叫飂风，西北风叫丽风，北风叫寒风。什么是六水？指的是黄河、赤水、辽河、黑河、长江和淮河。

【原文】

3 阖四海之内[①]，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②]，陆径三千里[③]。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④]，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⑤]；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鸿水渊薮[⑥]，自三百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渊[⑦]。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⑧]。掘昆仑虚以下地[⑨]，中有增城九重[⑩]，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⑪]。上有木禾[⑫]，其修五寻[⑬]。珠树、玉树、琁树、不死树在其西[⑭]，沙棠、琅玕在其东[⑮]，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⑯]。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⑰]，纯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⑱]，维其西北之隅[⑲]。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⑳]。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㉑]，是其疏圃[㉒]。疏圃之池，浸之黄水[㉓]，黄水三周复其原[㉔]，是谓丹水[㉕]，饮之不死。

【注释】

①阖：合，总共。

②其：陈观楼认为是“六”的误字。本篇以上多参用《吕氏春秋·有始》文，吕书正作“通谷六，名州六百”。

③陆径：当作“陆注”。《吕氏春秋·有始》作“陆注三千”。高注作“陆无水，水盛(chéng成，容纳)内乃注之也。”指内陆河中消失在沙漠中的一种。 里：是衍文。《吕氏春秋·有始》无此字。这里都是说条数，不是说长度。

④太章：禹时臣，善奔走。下文“竖亥”同。

⑤步：一步合古五尺或六尺。

⑥鸿：大。

⑦“自三”二句：王念孙认为“三百”的“百”、“五十里”的“里”、“九渊”的“渊”是衍文。　有：通“又”。

⑧息土：原注作“息土不耗减，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息有生长的意思。　名山：大山。

⑨昆仑：古代神话中的“神山”。《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　虚：山。这个意义后用“墟”。这句说禹治水时掘昆仑山来填平低洼的地方，于是发现了昆仑山神异的景观。　下地：低地，用作谓语，意思是填平低地。

⑩增：通“层”，重叠的。

⑪“其高”句：俞樾认为“万一千里”说高度，“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说厚度。“千里”下应补“其厚”二字。

⑫上有木禾：《山海经·海内西经》：“昆仑之墟……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郭璞注：“木禾，谷类也。生黑水之阿，可食。”

⑬修：长。　寻：七尺。

⑭其西：原注作“在木禾之西也。”　琁：玉名。

⑮沙棠、琅玕：都是玉树名。

⑯“绛树”二句：绛(jiàng 匠)：赤色。　绛树、碧树、瑶树：玉树。

⑰里间九纯：俞樾认为“里”是衍文，第二个“间”是“门”的误字。“四里”指两门之间的距离，“九纯”指每座门的宽度。　纯：长度单位。

⑱九井玉横：九井是承受不死药的玉器。玉横是玉质的井栏。《说文·木部》：“横，阑木也。”段注：“凡以木阑之，皆谓之横。”阑同“栏”。《山海经》：“西有九井，以玉为槛。”郭璞注：“槛，栏。”

⑲维：围。

⑳内：通“纳”，受。

㉑倾宫：倾斜的宫。　旋室：旋转之室。或指用璇玉装饰之室。　县圃、凉风、樊桐：山名。　阊阖：登天的门。

㉒疏圃：天池。

㉓黄水：黄泉的水

㉔原：源头。

㉕丹水：王念孙认为应为“白水”。《楚辞·离骚》：“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王逸注：“《淮南》言白水出昆仑之原，饮之不死。”

【译文】

总计四海之内，东西长二万八千里，南北长二万六千里，水流长八千里，大山谷有六处，大河有六百条，内陆河有三千条。于是禹派太章从东极到西极，步行度量，长达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五步；又派竖亥从北极到南极，步行测量，长达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五步。总计大的深潭、湖泽，三仞深以上的，有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九个。于是禹用息土填塞洪水，因而造出了很多大山。禹在挖掘昆仑山来填平大地上的低洼之处时，发现了昆仑山中奇异的美景。山中有层叠城九重，城高一万一千里，厚达一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山上生长着木禾，它长三十五尺。珠树、玉树、琁树、不死树在木禾的西边，沙棠、琅玕在木禾的东边，绛树在木禾的南边，碧树、瑶树在木禾的北边。山旁有四百四十道门，门之间相距四里，每座门宽九纯，一纯是一丈五尺。山旁还有九个井一般的深潭，玉作栏杆，飞瀑流泄注入其中。深潭环绕在山的西北角。北门敞开着接纳不周风。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都在通天的阊阖门里面，那儿是天池。天池的水，是从黄泉里渗透出来的。泉水绕三圈又回到它的源头。它叫白水，喝了可以长生不死。

【原文】

4 河水出昆仑东北陬[①]，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②]。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③]，丹泽之东[④]，赤水之东[⑤]，弱水出自穷石[⑥]，至于合黎[⑦]，余波入于流沙[⑧]，绝流沙南至南海[⑨]。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⑩]。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

【注释】

①陬(zōu 邹):山脚;角落。

②"贯渤"二句:原注作"渤海,大海也。河水自昆仑由地中行,禹导而通之,至积石山。《书》(指《尚书·禹贡》)曰:'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入,犹出也。"渤海这里指蒲昌海(见毕沅《山海经》校注),即新疆罗布泊,由塔里木河、开都河、卡墙河汇聚而成。"罗布"是回语"聚水地区"的意思。古人认为黄河发源于葱岭,到罗布泊潜行地下,再出才是黄河。 积石山:有二说。一说为大积石山,即阿尼马卿山,在青海东南部,延伸到甘肃南部边境,是昆仑山脉中支,黄河绕行其东南侧。一说指小积石山,在甘肃临夏县西北,其西二十五公里有积石关,附近两山如削,黄河中流,形势极险要,是从兰州沿黄河谷地通青海的交通要冲。《山海经·西次三经》:"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前人多认为禹导河积石,即指小积石山。

③"赤水"二句:《山海经·海内西经》作"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赤水:今所知赤水有陕西宜川县入黄河的赤水,有陕西渭南县入渭河的赤水,还有云南、贵州、四川境内入长江的赤水河。据本书说的方位(昆仑山东南)似指渭南的赤水。确指未详。 南海:所指不明。古书说某支流所入之"海"有的是它的干流注入的海。本段的"南海"不作对译。

④丹泽之东:刘文典本这句属上一句。《山海经·海内西经》一作"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西南流注南海厌火东"。丹泽和厌火都不明确指。

⑤赤水之东:王引之认为这一句是衍文。

⑥弱水:凡水道由于水浅或当地人民不习惯造船而不通舟楫,只用皮筏交通的,古人往往认为是水"弱"不能胜舟,所以称"弱水",渐致夸张到说弱水浮不起鸿毛、芥草。古籍所载弱水极多。这里当指《尚书·禹贡》记载的禹"导弱水至于合黎"的弱水。其上源指甘肃山丹河,下游即山丹河与甘州河合流后的黑河。《说文》作"溺水"。 穷石:山名。在甘肃山丹县西南,即祁连山。

⑦合黎:一说是山名,在甘肃张掖县北。一说是水名,源于合黎山,是张掖河下游合弱水的名称。

⑧流沙:指沙漠。沙漠随风流行,故名。 南海:毕沅《山海经·海内西经》校注说指居延海,在内蒙额济纳旗。是由湖泊淤成的沼泽。大约因其在大漠以南,所以叫"南海"。

⑨"洋水"二句:洋水:原注作"洋水经陇西氐道,东至武都为汉阳(庄逵吉

疑是衍文)，或作养水也。”庄逵吉认为“养”当为“漾”。《水经注》引阚骃说：“汉或为漾。漾水出昆仑西北隅，至氐道，重源显发而为漾水。”《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依此，此洋水即漾水，所谓“为汉”的“汉”指西汉水，漾水是其上游一源。西汉水是嘉陵江上游的主要支流，其南源出甘肃天水县寨子山，北源出天水县长板梁子，和古注相合。另有一洋水源出陕西南部西乡县星子山，流入汉水。　南海：不论取“洋水”的哪种解释，它最后都是汇入了长江入海，所以这里的“南海”应指长江所入的东海。本段三见“南海”，所指方位都不明确。　羽民：见本卷16·⑬、一·9·⑬。

【译文】

黄河发源于昆仑山东北山麓，穿过一座浩大的湖泊，流出夏禹疏通的积石山峡谷。赤水发源于昆仑山的东南麓，向西南流入南海，在丹泽的东边。弱水从穷石山发源，流到合黎时，余波流进了沙漠，穿过沙漠以后，向南流入南海。漾水发源于昆仑山西北麓，流进了南海羽民国的南边。这四条河，是天帝的神泉，用来调和各种药物，滋润万物。

【原文】

5 昆仑之丘，或上倍之①，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②，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③。

【注释】

①或：又。或解释为“如果”。　倍：通“培”。培通“冯”(píng 凭)，乘，登。孙诒让认为“倍、培、陪字并通。”《庄子·逍遥游》：“而后乃今培风。”培通“冯”，即“凭”。

②维：系。到达。

③太帝：大帝，天帝。

【译文】

从昆仑山再往上攀登，就是凉风山了，登上了凉风山，就能长生不死。再往上登，就是悬圃山了，登上了悬圃山，就有了神灵，能呼风唤雨。再往上登，就到达天庭，登上了天庭，便成了神仙。天庭是天帝居住的地方。

【原文】

6 扶木在阳州①，日之所曊②。建木在都广③，众帝所自上下④，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⑤，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

【注释】

①扶木：即扶桑。　阳州：见本卷 2·⑪。

②曊(fèi 费)：照耀。这儿指日出。

③建木：神木名。　都广：南方山名。

④众帝：指众神。

⑤若木：神木名，在西方。

【译文】

扶桑木在东方的阳州，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建木在南方的都广山上，是众神上下天庭的地方，那儿正午时太阳不映出影子，呼喊时没有回音，大约那里是天地的中央。若木在建木西边，它的末梢挂着十个太阳，光华照耀着大地。

【原文】

7 九州之大，纯方千里[①]。九州之外，乃有八殥[②]，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大泽[③]，曰无通[④]。东方曰大渚，曰少海[⑤]。东南方曰具区，曰元泽[⑥]。南方曰大梦，曰浩泽[⑦]。西南方曰渚资，曰丹泽[⑧]。西方曰九区，曰泉泽[⑨]。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⑩]。北方曰大冥，曰寒泽[⑪]。凡八殥八泽之云，是雨九州[⑫]。八殥之外而有八纮[⑬]，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和丘，曰荒土[⑭]。东方曰棘林，曰桑野[⑮]。东南方曰大穷，曰众女[⑯]。南方曰都广，曰反户[⑰]。西南方曰焦侥，曰炎土[⑱]。西方曰金丘，曰沃野[⑲]。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⑳]。北方曰积冰，曰委羽[㉑]。凡八纮之气，是出寒暑，以合八正[㉒]，必以风雨[㉓]。八纮之外，乃有八极。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苍门[㉔]。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㉕]。东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阳门[㉖]。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㉗]。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曰白门[㉘]。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㉙]。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㉚]。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㉛]。凡八极之云，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节寒暑。八纮、八殥、八泽之云，以雨九州而和中土[㉜]。

【注释】

①纯：原注作"缘也。亦曰量名也。"这儿取前一义，指边缘。作量名见本卷上文 3 · ⑰。

②殥（yín 寅）：远。指远处。

③自：从。表示起始。

④大泽、无通：原注作"皆薮名也。"俞樾认为应作"曰无通，曰大泽"。

⑤大渚、少海：原注作"水中可居者曰渚。东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泽名

也。”大渚指洲。

⑥具区、元泽：王念孙认为“元”应为“亢”。亢也是大的意思。具区见本卷2·⑭。

⑦大梦、浩泽：原注作“梦，云梦也。浩。亦大也。”

⑧渚资、丹泽：原注作“盖近丹水，因其名，故曰丹泽也。”

⑨九区、泉泽：泽名。

⑩大夏、海泽：泽名。

⑪大冥、寒泽：原注作“北方多寒水，故曰寒泽也。”

⑫雨(yù 玉)：降水；化成雨。

⑬纮：原注作“维也。”这儿有网罗、包裹的意思，指包在八殡周边的更远的区域。

⑭和丘、荒土：原注依据《山海经》说：“凤所自歌，鸾所自舞，名曰和丘，曰荒土也。”传说中神鸟鸾凤自在歌舞的地方。

⑮棘林、桑野：古代东方的代称。

⑯大穷、众女：庄逵吉校注：“《御览》下有注云：‘民少男多女。’”

⑰都广、反户：依原注，都广这个国名与都广山有关。其民门户向北开，与常俗向南相反，所以称“反户”。其北面是向阳面。

⑱焦侥、炎土：原注作“焦侥，短人之国也，长不满三尺。”是矮人国。

⑲金丘、沃野，古人以西方为五行的“金”方，色配白，所以叫金丘、沃野。原注“沃，犹白也。”

⑳一目、沙所：原注作“国人一目，在面中央。沙所，盖流沙所出也。”大约沙漠地区常难睁眼，所以古人有如此想像。

㉑积冰、委羽：原注作“北方寒冰所积，因以为名。委羽，山名，在北极之阴，不见日也。”

㉒八正：原注作“八风之正也。”指八风的方位。

㉓以：因为。　风雨：兴起风雨。

㉔苍门：东北方五行属木，五色配青，所以叫苍门。所谓“门”当指山谷的风口。

㉕开明之门：原注作“明者，阳也，日之所出也，故曰开明之门。”

㉖阳门：原注作“东南月建在巳，纯阳用事，故曰阳门。”巳月指四月。

㉗暑门：原注作“南方盛阳，积温所在，故曰暑门。”

㉘白门：参见本节注⑲。

㉙阊阖之门：依原注，阊有大的意思，阖有闭合义。西方属酉位，配八月，是作物成熟收聚季节，所以西方之门叫阊阖之门。

㉚幽都之门：原注作"幽，阖也。都，聚也。玄冥将始用事，顺阴而聚，故曰幽都之门。"玄冥指阴气。此门和东南"阳门"相对。

㉛寒门：原注作"积寒所生，故曰寒门。"

㉜中土：原注指冀州。大九州之一。

以上1～7节说明地形。

【译文】

九州的面积，四边各是一千里。九州以外，还有八殡，也是四边各一千里。从东北方起叫无通，叫大泽。东方的叫大渚，叫少海。东南方的叫具区，叫亢泽。南方的叫云梦，叫浩泽。西南方的叫渚资，叫丹泽。西方的叫九区，叫泉泽。西北方的叫大夏，叫海泽。北方的叫大冥，叫寒泽。八殡八泽的云，化成雨降落到九州。八殡之外，又有八纮，也是各自四边长千里。从东北方起叫和丘，叫荒土。东方叫棘林，叫桑野。东南方叫大穷，叫众女。南方叫都广，叫反户。西南方叫焦侥，叫炎土。西方叫金丘，叫沃野。西北方叫一目，叫沙所。北方叫积冰，叫委羽。八纮的气流，形成气候的寒暑，因为所处方位和八风的方向相合，所以必定兴起风雨。八纮之外，又有八极。从东北方起是方土山，有苍门。东方是东极山，有开明门。东南方是波母山，有阳门。南方是南极山，有暑门。西南方是编驹山，有白门。西方是西极山，有阊阖门。西北方是不周山，有幽都门。北方是北极山，有寒门。八极的云气，化作雨洒遍天下；八门的风，调节着四季寒暑。八纮、八殡、八泽的云，都化成雨落到九州，滋润着中央土地。

【原文】

8 东方之美者，有医毋闾之珣玗琪焉①。东南方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②。西南方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③。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④。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仑之球琳、琅玕焉⑤。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⑥。东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⑦。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⑧，鱼盐出焉。

【注释】

①“东方”二句：东方：实际方位应该是东北方。　医毋闾：山名。又作“医巫闾”、“医无闾”(见《尔雅·释地·九府》和《说文》“珣”字下的释文)。在辽宁省中部大凌河以东，主峰望海山在辽宁省北镇县西北，以产锦州石著名。原注作“医毋闾，山名，在辽东属国。”　珣(xún 旬)玗(yú 于)琪：玉名。《说文·玉部》：“珣，医无闾之珣玗璂，《周书》所谓夷玉也。”段玉裁注：“璂琪同……盖医无闾、珣玗璂皆东夷语。”

②梁山：原注作“梁山在会稽。长沙湘南有犀角、象牙，皆物之珍也。”徐朝华《尔雅今注》说“梁山”指衡山。福建中部漳浦县南有梁山。梁山这里当泛指南方一带。

③华山：见本卷2·⑫。　金石：原注作“金，美金也。石，含玉之石也。”金指黄金，石即璞石。美玉实出陕西蓝田。

④霍山：在山西堆县东南，又叫太岳山，霍太山。原注作“出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也。”

⑤球琳、琅玕：美玉名。

⑥幽都：原注作“古之幽都在雁门以北，其畜宜牛羊马，出好筋角，可以为弓弩。”

⑦斥山：据《隋书·地理志》和《太平寰宇记》，斥山在山东荣城县南。原文“东北”应该是“东方”。　文：纹。　文皮：虎豹类的皮。

⑧岱岳：泰山。郝懿行说泛指中土。

【译文】

东方美好的物产，有医毋闾出产的珣玗琪。东南方美好的物产，有会稽山出产的箭竹。南方美好的物产，有衡山一带出产的犀牛角和象牙。西南方的美好物产，有华山的黄金和含玉宝石。西方的美好物产，有霍山出产的夜明珠和五彩玉石。西北方的美好物产，有昆仑山出产的球琳、琅玕美玉。北方的美好物产，有幽都出产的筋角硬弓。东北方的美好物产，有斥山出产的虎豹五彩毛皮。中部地区的美好物产，有泰山一带出产的五谷、桑麻和鱼盐。

【原文】

9 凡地形，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为积德①，川为积刑②；高者为生，下者为死③；丘陵为牡，溪谷为牝④。水圆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黄金，龙渊有玉英。土地各以其类生⑤。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⑥；障气多喑⑦，风气多聋；林气多癃⑧，木气多伛⑨，岸下气多肿⑩；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⑪；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⑫，丘气多狂⑬。衍气多仁⑭，陵气多贪；轻土多利⑮，重土多迟⑯；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释之冰，东方有君子之国⑰，西方有形残之尸⑱。寝居直梦⑲，人死为鬼。磁石上飞⑳，云母来水㉑。土龙致雨㉒，燕雁代飞㉓。蛤蟹珠龟，与月盛衰㉔。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㉕；垆土人大㉖，沙土人细；息土人美㉗，耗土人丑㉘。食水者善游能寒㉙，食土者无心而慧㉚，食木者多力而㸏㉛，食草者善走而愚㉜，食叶者有

丝而蛾[33]，食肉者勇敢而焊[34]，食气者神明而寿[35]，食谷者知慧而夭[36]，不食者不死而神[37]。凡人民禽兽万物贞虫，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飞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

【注释】

①山为积德：原注作"山仁，万物生焉，故为积德。"

②川为积刑：原注作"川水智，智制断，故为积刑也。《论语》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也。"山、水之说，是以山、水的某些特点为喻，赋予象征意义，不宜机械理解。这儿贬水，而《原道》中极力赞美水，那里是取水的和"道"相合的某些特性。

③"高者"二句：原注作"高者阳，主生，下者阴，主死。"原文和原注都是牵附阴阳五行之说，并没有多少科学道理，因为自然条件的优劣，不全由地势高低来决定。

④牡：雄的。 牝：雌的。这两句也不宜机械地理解。

⑤生：王念孙认为这个字下应补"人"字。

⑥"是故"二句：自然环境特别是水土确能影响生男还是生女。报载某地饮水中缺一种物质，致使该村尽生女孩。换饮水后即生男孩。

⑦障气：即瘴气，热带森林中的湿热之气，对人体有害。 喑(yīn 音)：哑。

⑧癃(lóng 龙)：又叫癃闭，小便不通症。《素问·宣明五气》："膀光不利为癃。"又指腿瘸病。参见六·1·③。

⑨伛(yǔ 雨)：驼背。

⑩肿：王念孙认为应作"尰"，特指脚肿。见《尔雅》。

⑪瘿(yǐng 影)：生在脖子上的一种囊状瘤子，多指押状腺肿大。俗叫大脖子病，鄂东农村叫"脬(pāo 抛)颈"。患这种病的人疲乏无力。

⑫痹：中医指由风、寒、湿等引起的肢体疼痛或麻木病。

⑬狂：王念孙认为应作"尪(wāng 汪)"。《说文》释"尪"为"跛曲胫"，指小腿弯曲而致跛。也可泛指其他部位的弯曲症。《吕氏春秋·尽数》："苦水所多尪与伛人。"高诱注："尪，突胸仰向疾也。"指鸡胸。

⑭衍:原注作“下而污者为衍。”污指深,低洼处。

⑮轻土:质地松散的土。　利:敏捷。今口语有“麻利”,即言办事快而利索。

⑯重土:板结的土。

⑰君子之国:原注作“东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食兽,使二文虎也。”东方于五行属木。《说文》释“夷”为“东方之人”,段注说:“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所以这儿用“君子之国”和西方的“形残之尸”相对。

⑱“西方”句:庄逵吉认为形残“一说即《山海经》之形天也。古声天、残相近。”形天即刑天。原注作“一说曰:形残之尸于是以两乳为目,腹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天神断其手,后天帝断其首也。”这里说的即《山海经》关于刑天的传说。　天:头顶。刑天指凿去其头。残和天上古声母都属“舌头音”(即舌尖中塞音),所以庄氏说两个字古声相近。这句说西方属金方,主战伐,所以人民多死于非命,如传说中的刑天即如此。

⑲直:通“值”,相当。“直梦”指作梦得到验证。

⑳磁石上飞:大约指被吸的金属物很快吸附到磁石身上。　上飞:向(它)身上飞来。含“使上飞”之意。

㉑云母:矿石名。

㉒土龙:原注作“汤遭旱,作土龙以象龙。云从龙,故致雨也。”

㉓代:原注作“更也。”指候鸟按季节交替南北飞。

㉔“蛤蟹”句:作者认为鳞介类的蛤蟹珠龟属“阴”,其盛衰受“阴者之宗”的月亮的圆缺的影响。参见三·3·③、十六·6·③。

㉕肥:俞樾认为应作“脆”。

㉖垆(lú 卢)土:黑色坚硬的土。

㉗息土:能促使生物生长的沃土。息和耗反义。

㉘耗土:不利生物生长的脊土。

㉙能:通“耐”,忍受。《汉书·赵充国传》:“汉马不能冬。”颜师古注:“能,读曰耐。”意指能、耐音同义通。

㉚食土者:如蚯蚓之类。《荀子·劝学》:“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这是拟人说法。

㉛奰(bì 闭):不醉而发怒。字从三目三大。详见《说文》。

㉜食草者:如鹿之类动物。

㉝食叶者：蚕类。　蛾：化成飞蛾（成虫）。

㉞食肉者：虎豹雕鹰类。

㉟食气者：原注说指赤松子之类的“仙人”。一说指龟类。

㊱食谷者：人类。　知：智。

㊲神：变成神。古人认为神仙不食人间烟火，没有生死。

【译文】

凡地形位置，东西方向的叫纬，南北方向的叫经。山高大沉稳，象征着仁爱宽厚的美德，水流动不定破坏力大，象征着巧诈残忍；高而向阳的地方促使生物成长，低而阴暗的地方加速生物的死亡；山丘壮实雄伟透出阳刚之气，溪谷幽深婉曲显出雌性的柔情。波纹圆转而曲折的水域藏着珍珠，波纹方正曲折的水域藏有玉石；清澈的水中含有黄金，混浊的龙潭定有玉中精品。土地各自因为它们不同的种类影响着人性。因此山中云气多使人生男孩，沼泽雾气多使人产女婴；湿热的毒瘴多使人喑哑，恶风邪气多使人耳聋；森林之气常使人尿闭，林木之气常使人背驼，岸边之气常使人跛脚；居岩石地区的人力气大，险阻地区的人多得粗脖子病周身乏力；暑热之气催人短命，寒冷之气助人长生；山谷之气导致肢体麻痹，丘陵之气造成肢体弯曲。低洼地方的湿暖之气教人仁爱，山陵妖气诱人贪婪；松软沃土上的人行动敏捷，板结贫脊土地上的人迟钝；常和清水为伴的人声音轻细，常和浊水打交道的人声音浑重；生活在急流边的人身体飘轻，生活在缓流边的人身体笨重；地处九州中心的人群里多出圣人。总之，人的生理心理性格特征都和他们生活的地域的地形气候特征相似，都和各地的自然环境相应。所以南方有常绿不衰的草，北方有不融化的冰，东方有长寿的君子国，西方有刑天那样被残杀的尸身。睡觉时做的梦能够应验，人死后灵魂化成鬼。磁石能吸附金属物，云母可以引来水。土龙能使旱天降雨，燕子和大雁按节令南来北去。蚌蛤、螃蟹、珍珠、乌龟随着月亮的盈亏而盛

衰。坚硬的土地上生活的人性格刚强，软土上生活的人性格脆弱；又黑又硬的土地上生活的人身材高大，沙土上生活的人体形细小；肥沃土地上生活的人漂亮，贫瘠土地上生活的人丑陋。食水的鱼类善于游水而且耐寒，食泥土的蚯蚓类没有长心却聪慧，啃木的熊罴类力气大爱发怒，食草的鹿类跑得快而愚蠢，食叶的蚕类抽丝作茧最后化成飞蛾，食肉的虎豹鹰雕勇敢凶悍，食气的龟类神秘长寿，食五谷的人类聪明短命，什么也不吃的已经修炼为神。凡人类、飞禽、走兽，一切生物包括细腰蜂一类小昆虫，都各自有适应环境的生存本领，有的奇蹄，有的偶蹄，有的飞行，有的奔走，一般人没有谁知道其中的奥秘，只有通达道的人才能推究出那中间的本原。

【原文】

10 天一地二人三①，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②，日数十，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③，辰主月，月主马，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④，时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⑤，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⑥，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⑦，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风⑧，风主虫⑨，虫故八月而化⑩。

【注释】

①“天一”句：原注作“一，阳。二，阴也。人生于天地，故曰三也。”

②日：十日干。参见三·15·⑥。天干为阳，所以说“一主日”。

③辰：十二辰，代表十二个月，所以下文说“辰主月”。

④四主时：一年有四季，所以说“四主时”。

⑤五主音：音有五阶，所以说“五主音”。

⑥六主律：音律十二，六阳六阴，所以说“六主律”。

⑦星：二十八宿。二十八宿每方七宿，所以说“七主星”。又，二十八宿中的“星”宿有七星，省称“星”。

⑧八主风：风有“八风”。

⑨风主虫：“风”字原从“虫”，“凡”声，“风动虫生”，所以说“风主虫”。

⑩八月：应为“八日”。《说文·风部》：“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

【译文】

天为阳是一，地为阴是二，人生于天地，是三，三三得九，九九八十一。天的清阳之气主管天干，天干有十个。天干主管人类，所以人怀胎十个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是偶数之首，偶数承接奇数，奇数主管十二辰，十二辰主管月，月主管马，所以马怀胎十二个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管北斗斗柄，北斗主管犬，所以犬怀胎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管四季，四季主管猪，所以猪怀胎四个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管五音，五音主管猿，所以猿怀胎五个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管六律，六律主管麋鹿，所以麋鹿怀胎六个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管星宿，星宿主管老虎，所以老虎怀胎七个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管风，风主管虫，所以虫类八天孵化出幼虫。

【原文】

11 鸟鱼皆生于阴，阴属于阳①，故鸟鱼皆卵生，鱼游于水，鸟飞于云，故立冬燕雀入海化为蛤②。万物之生而各异

类：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蝣不饮不食③，介鳞者夏食而冬蛰④。龁吞者八窍而卵生⑤，嚼咽者九窍而胎生⑥。四足者无羽翼⑦，戴角者无上齿⑧。无角者膏而无前⑨，有角者指而无后⑩。昼生者类父，夜生者似母。至阴生牝，至阳生牡。夫熊罴蛰藏，飞鸟时移。

【注释】

①阴属于阳：王念孙认为"阴"是衍文。"生于阴"指卵生；"属于阳"指鸟飞于天空，鱼游于水。参见三・3开头几句。"阳"取"明"之意。

②燕雀入海化为蛤：这是古人的误解。

③蜉蝣：一种昆虫，不食不饮，化生三天便死去。

④介鳞者：鱼鳖类。 介：甲壳。

⑤龁（hé 何）吞者：鱼鸟之类，它们不经咀嚼而整吞食物。 龁：咬。

⑥嚼咽者：哺乳类动物。《庄子・知北游》："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

⑦四足者：一部分兽类和两栖类动物。

⑧戴角者：牛羊之类。

⑨无角者：如猪。详下一条。

⑩指：当作"脂"。脂和膏笼统地说没有区别，分开来说有不同。《礼记・内则》："脂用葱，膏用薤。"郑玄注："脂，肥凝者；释者曰膏。"脂肪凝固较硬的叫"脂"，如牛油、羊油。脂肪较稀软的叫膏，如猪油。 无前、无后：《大戴礼记・易本命》："无角者膏而无前齿"，"有角者脂而无后齿"。段玉裁注《说文》"脂"字下引以上文句解释说："无前齿者，齿盛于后不用前"，无后齿是指"齿盛于前不用后"。牛类下齿用靠前的部位，猪类齿用靠后的部分。据此，"无前"似应指"无前齿"，即前齿不发达。"无后"应指"无后齿"，即后齿不发达。原注解释"无前"为"肥从前起"，释"无后"为"肥从后起"，费解。刘文典说"无前"、"无后""义不可通"，他怀疑"无"是"兑"（即锐，尖细）之误，认为猪马类"前小"后大，牛羊类"后小"前大。这种理解恐怕也难合事实。确解待考。

【译文】

鱼类和鸟类都是卵生但属于阳性动物，所以鱼鸟虽然是卵生，但鱼在水中游，鸟在空中飞，所以立冬以后燕雀投进海中变成蛤蜊。万物的生活习性各不相同：蚕只吃桑叶不喝水，蝉只喝水不吃食物，蜉蝣不吃也不喝，生甲壳和鳞片的龟类鱼类，夏天觅食冬天蛰藏；完整地吞吃食物的鱼鸟之类生有八个孔窍，是卵生，咀嚼以后再下咽的哺乳类动物生有九个孔窍，是胎生；四足动物没有羽毛翅膀，长角的动物不生上齿；无角的动物脂肪稀软，前齿不发达多用后齿，有角的动物脂肪凝固，下齿后部不发达多用前齿；白天出生的孩子像父亲，夜里出生的孩子像母亲；阴气太盛的生雌性，阳气太盛的生雄性；熊罴冬天蛰伏起来，飞鸟按季节迁徙居住地。

【原文】

12 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①]，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黄水宜金，清水宜龟。汾水濛浊而宜麻[②]，泲水通和而宜麦[③]，河水中浊而宜菽[④]，洛水轻利而宜禾[⑤]，渭水多力而宜黍[⑥]，汉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谷。

【注释】

①砥（dǐ 抵）：质地细的磨刀石，呈青黑色。

②濛浊：混浊。

③泲水：即济水。见本卷 17·⑩。

④中浊：王念孙认为应作“中调”。

⑤禾：古代可特指粟，即小米。

⑥黍:即黍子。其米叫黄米。

【译文】

因此白水适宜产玉,黑水适宜产细磨刀石,绿水适宜产碧,赤水适宜产朱砂,黄水适宜产黄金,清澈的水适宜龟的生活。汾水混浊适宜麻的生长,济水平和适宜麦类作物,黄河水调和适宜豆类,洛水轻畅适合谷类,渭水力强适宜黍子,汉水重而平和适合竹子生长,长江水肥厚仁慈而适合稻谷。平原地区的人聪慧,那里适宜种五谷。

【原文】

13 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兑形小头①,隆鼻大口,鸢肩企行②;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③;长大早知而不寿④。其地宜麦,多虎豹。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修形兑上,大口决眦⑤;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⑥。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偻⑦,修颈卬行⑧;窍通于鼻,皮革属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⑨。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闭也,寒水之所积也⑩,蛰虫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颈⑪,大肩下尻⑫;窍通于阴,骨干属焉,黑色主肾;其人蠢愚禽兽而寿⑬。其地宜菽,多犬马。中央四达,风气之所通,雨露之所会也。其人大面短颐⑭,美须恶肥⑮;窍通于口,肤肉属焉,黄色主胃;慧圣而好治⑯。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注释】

①兑:通“锐”,尖。

②鸢(yuān 冤):老鹰。　企:踮着脚看。

③“窍通”三句:这三句比较费解,试释如下:所谓“窍通于目”,是说人体其他“八窍”和眼窍是沟通的,九窍的功用互相影响。所谓“筋气属焉”,是说人体内的“真气”充满畅达与否和眼的关系很密切,气影响视觉,眼神又反映气的状况,气又与肝脏密切相关,所以说“东方主肝”。属有归属、连属两种意义。焉:之,指目。　主肝:古人以五行配五方、五色、五脏,其对应如下:

五行	五方	五脏	五色	窍
木	东	肝	青	目
火	南	心	赤	耳
金	西	肺	白	鼻
水	北	肾	黑	阴
土	中	胃	黄	口

“五脏”配五行、五方、五色古人说法很不一致,因为这种配法本身主观随意性很大,缺乏科学根据。以上配法只是根据本段内容推定。

④知:智。

⑤胐:王念孙认为应为“眦”,指眼眶。　决:开。

⑥兕(sì 似):雌犀牛。

⑦面:俞樾认为是衍文。杨树达认为这个字下面有脱文。　末偻:脊柱弯曲。

⑧卬:“昂”的古字,昂首。

⑨旄(máo 毛):旄牛。

⑩水:王念孙认为是“冰”的误字。

⑪翕(xī 西):合。

⑫下尻(kāo 考阴平):尻部向下突出。尻指尾脊骨部位,又指臀部。

⑬其人、禽兽:王念孙认为这四字都是衍文。

⑭颐(yí 移):腮帮子。

⑮恶:很。

⑯好:善于。

【译文】

东方是河流溪谷流注的地方，也是日月升起的方位。那里的居民体形尖细，小头，高鼻子，大嘴巴，鹰肩，踮着脚走路；身体各个孔窍和眼窍相通，经络气血也连缀着眼球；东方属青色，以肝脏为主；人们高大早慧但寿命不长。那里的土质适合种麦，虎豹很多。南方是阳气积聚的地方，也是炎热潮湿统治的地区。那里的居民形体修长，上部尖细，大嘴，大眼睛；身体各个孔窍和耳道相通，血脉也连缀着耳道；南方属赤色，以心脏为主；人们成熟得早，寿命短。那里的土质适宜种稻，犀牛大象很多。西方是高山高原地带，是河流发源的处所，也是日月落下去的地方。那里的居民脊背弯曲，脖子长，昂着头走路；身体各个孔窍和鼻腔相通，皮肤的发育、色泽和鼻子的呼吸密切相关；西方属白色，以肺脏为主；人们勇敢而不仁爱。那里的土地适合种黍子，旄牛犀牛很多。北方幽暗不明，是天老爷封闭的地域，也是寒冰堆积不化的地区，又是蛰藏动物栖身的处所。那里的居民身形萎缩，脖子短，大肩臂，尾椎骨向下突出；身体各个孔窍和阴道相通，骨骼的发育和阴部的功能相关；北方属黑色，以肾脏为主；那里的人们愚笨长寿。那儿的土地适宜种豆类，狗马多。中部地区四通八达，风云流通，雨露汇合。那里的居民大脸盘，腮帮短，胡须美，身体肥胖；身体各个孔窍和口腔相通，肌肉的发育和口的作用密切相关；中央属黄色，以胃为主；人们聪慧通达善于治理国事。那里的土地适合种五谷，牛羊等家畜很多。

【原文】

14 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①，菽夏生冬死②，麦秋生夏死③，荠冬生中夏死④。

木壮，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壮，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壮，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壮，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壮，金老，木生，土囚，火死⑤。

【注释】

①“故禾”句：原注作“禾者木，春木王（wàng 旺）而生，秋金王而死。”是说禾谷五行属木，春天也属木，木气旺盛，所以禾谷生长，而秋天金气旺盛，金克木，所以禾谷衰死。以下至“荠”句理同此。禾：指稻谷。

②“菽夏”句：原注作“豆，火也。夏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

③“麦秋”句：原注作“麦，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

④“荠冬”句：原注作“荠，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 中：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⑤五行生、壮、囚、老、死：参见三·30及卷三附录七。古人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界几种基本物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朴素认识，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但滥用于一切现象就不可全信了。

【译文】

在五行中，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又胜木。所以属木的禾谷在木气旺盛的春天生长，到金气旺盛的秋季便衰死；属火的豆类在火气旺盛的夏天生长，到水气旺盛的冬天便衰死；属金的麦类在金气旺盛的秋季播种，到火气旺盛的夏季便衰死；属水的荠菜在水气旺盛的冬天生长，到火气旺盛的夏季便衰死。各种物事莫不如此：属木的旺盛，属水的便衰竭，属火的生长，属金的受制约，属土的死亡；属火的旺盛，属木的便衰竭，属土的生长，属水的受制约，属金的死亡；属土的旺盛，属火的便衰竭，属金的生长，属木的受制约，属水的死亡；属金的强盛，属土的便衰竭，属水的生长，属火的受制约，属木的死亡；属水的旺盛，属金的便衰竭，属木的生长，属土的受制约，属火的死亡。

【原文】

15 音有五声，宫其主也。色有五章[①]，黄其主也。味有五变，甘其主也。位有五材[②]，土其主也。是故炼土生木[③]，炼木生火，炼火生云[④]，炼云生水，炼水反土[⑤]；炼甘生酸，炼酸生辛，炼辛生苦，炼苦生咸，炼咸反甘。变宫生徵[⑥]，变徵生商，变商生羽，变羽生角，变角生宫。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复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

【注释】

①章：花纹，色彩。

②位：方位。　五材：五行。

③炼：冶炼。这里兼含治理、处置、提炼多种具体意义。

④云：原注："云，金气所生也。"云代表金。

⑤反：返。

⑥"变宫"等：参见三·24、25。

以上 8～15 主要讲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同物产、物性、人性的关系，认为环境、条件影响制约物产、物性、人性，这种影响制约作用归结到"气"的作用，即阴阳二气、五行之气的作用。

【译文】

音有宫商角徵羽五种，宫调是其中的主音。色有黄青赤白黑五种，黄色是其中的主色。味有甘酸辛苦咸五种，甘味是其中的主味。方位有分配五行的东南西北中五种，和土相配的中央是其中的主位。因此利用土可以生出木，利用木可以生出火，利用火可以生出金，利用金可以生出水，处治水又返归到土；提炼甘味生出酸味，提炼酸味生出辛味，提炼辛味生出苦味，提炼苦味生出咸味，提炼咸味又返归甘味；变宫生出徵，变徵生出商，变商生出羽，变羽生出

角，变角又生出宫。因此，水可以调和土，土可以调和火，火可以熔化金，金可以处治木，木又返归到土。五行相生相克，人们就利用这种关系来制成器物用具。

【原文】

16 凡海外三十六国①：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②、天民③、肃慎民④、白民⑤、沃民⑥、女子民⑦、丈夫民⑧、奇股民⑨、一臂民⑩、三身民⑪；自西南至东南方，结胸民⑫、羽民⑬、欢头国民⑭、裸国民⑮、三苗民⑯、交股民⑰、不死民⑱、穿胸民⑲、反舌民⑳、豕喙民㉑、凿齿民㉒、三头民㉓、修臂民㉔；自东南至东北方，有大人国㉕、君子国㉖、黑齿民㉗、玄股民㉘、毛民㉙、劳民㉚；自东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㉛、句婴民㉜、深目民㉝、无肠民㉞、柔利民㉟、一目民㊱、无继民㊲。

【注释】

①海外：古人认为中国疆土四面环海，所以称中国以外地域为“海外”，或叫四海之外。

②修股民：原注作“修，长也。股，脚也。”股本指大腿。　脚：腿子。《山海经·海外西经》：“长股之国在雄常北，被(披)发。一曰长脚。”郭璞注：“……此人脚过三丈矣。黄帝时至。或曰长脚人常负(背)长臂人入海中捕鱼也。”又，《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有长胫之国。”郭璞注：“脚长三丈。”

③天民：《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国。食谷，使(役使)四鸟。”郝懿行认为：“‘先’当为‘天’，字之讹也。《淮南子·地形训》海外三十六国中有‘天民’”。

④肃慎民：原注作“肃，敬也。慎，畏也。”参见一·9·⑮。《山海经·海外

西经》:“肃慎之国,在白民北。有树名曰雄常,先入(当为‘人’)伐(当为‘代’)帝,于此取之(取雄常树皮为衣)。”郭璞注:“其俗无衣服,中国有圣帝代立者,则此木生皮可衣也。”

⑤白民:原注作“白身民,被发,发亦白。”《山海经·海外西经》:“白民之国,在龙鱼(人鱼)北,白身被发。有乘黄(神兽名),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又见《大荒西经》。

⑥沃民:《山海经·大荒西经》:“有沃之国,沃民是处(居于此国)。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无所不有)。”郭璞注:“言其土饶沃。”

⑦女子民:原注作“其貌无有须,皆如女子也。”《山海经·海外西经》:“女子国在巫咸(巫师之国)北,两女子居,水周(绕环)之。”郭璞注:“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怀妊矣。若生男子,三岁辄死。”又见《大荒西经》。《后汉书·东夷传》:“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说法近郭注。

⑧丈夫民:原注作“其状皆如丈夫,衣黄衣冠带剑。”　丈夫:男子。《山海经·海外西经》:“丈夫国在维鸟北,其为人衣冠带剑。”又见《大荒西经》。郭璞注:“殷帝太戊使王孟(《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一引《玄中记》作王英)采药,从西王母至此,绝粮,不能进,食木实,衣木皮,终身无妻,而生二子,从形(《御览》引《玄中记》作“背胁”)中出,其父即死。是为丈夫民。”

⑨奇股民:原注作“奇,只也。”《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之国在其(指“一臂国”)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目分阴阳,阴在上,阳在下),乘文马(白身朱鬣金目的神马,乘之寿千岁,见《海内北经》)。有鸟焉,赤黄色,在其旁。”郭璞说“其人善为机巧,以取百禽;能作飞车,从风远行。”汤时曾有此种人乘飞车至中土。袁珂据此认为“奇肱”当为“奇股”,即独脚民。

⑩一臂民:原注作“其人一臂一手一鼻孔也。”《山海经·海外西经》:“一臂国在其(指三身国)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黄马虎文(纹),一目而一手(指马前腿)。”古书上说此即半体而比肩之人。

⑪三身民:原注作“盖一头有三身。”《山海经·海外西经》:“三身国在夏后启北,一首而三身。”又《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荥水穷焉(穷尽于此山)。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帝俊即帝舜。

⑫结胸民:《山海经·海外南经》:“结匈国在其(指《海外西经》说的“灭蒙

鸟"所在地)西南,其为人结匈。"袁珂疑结胸即鸡胸。

⑬羽民:《山海经·海外南经》:"羽民国在其(指比翼鸟所在地)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郭璞注:"能飞不能远,卵生,画似仙人也。"又说此民"鸟喙长颊"。又见于《大荒南经》。

⑭欢头国民:《山海经·海外南经》:"欢头国在其(指羽民国)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或曰欢朱国。"郭璞注:"欢兜,尧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怜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神异经·南荒经》:"地方有人,人面鸟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鱼,有翼不足以飞,一名鹕兜。《书》曰:'放鹕兜于崇山。'一名驩兜。为人狠恶,不畏风雨禽兽,犯死乃休耳。"袁珂据近人研究,认为欢头、欢朱、欢兜、鹕兜等即"丹朱"(尧帝子),几种名称异名同实,古音相近相通,欢头国实即丹朱国,是丹朱的子孙后代所立之国。

⑮裸国民:见一·7·㉙。

⑯三苗民:原注作"在豫章之彭蠡。"即江西鄱阳湖一带。参见一·9·⑫。

⑰交股民:原注作"脚相交切。"《山海经·海外南经》:"交胫国在其东,其为人交胫。"郭璞注:"言脚胫曲戾相交,所谓雕题、交趾者也。"交股、交胫、交趾义近。

⑱不死民:原注:"不食也。"《山海经·海外南经》:"不死民在其(指交胫国)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王念孙认为"寿"应作"寿考"。

⑲穿胸民:原注作"胸前穿孔达背。"《山海经·海外南经》:"贯匈国在其东,其为人匈有窍。"元代周致《异域志》:"穿胸国在盛海东,胸有窍,尊者去衣,令卑者以竹木贯胸抬之。"

⑳反舌民:原注作"语不可知而自相晓。一说:舌本(根)在前,反向喉,故曰反舌也。"实际是南方土语外人难懂,如今之闽语、粤语。《山海经·海外南经》作"岐舌国"。郝懿行认为岐舌应作"反舌"。

㉑豕喙民:原注作"其喙如豕。"《山海经》无此国。

㉒凿齿民:原注作"吐一齿出口下,长三尺也。"

㉓三头民:原注作"身有三头也。"《山海经·海内西经》:"服常树,其上有三头人,伺琅玕树。"吴任臣《山海经广注》疑"服常树"即"沙棠",参见本卷3·15。传说三头人的三颗头可以"递卧递起",轮流休息,长有醒者,以伺守玉树上的珠子。

㉔修臂民:原注作"一国民皆长臂,臂长于身。"《山海经·海外南经》:"长

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张华《博物导》记载，此国人衣两袖长三丈。

㉕大人国：原注作“东南垆土，故人大也。”参见本卷9·㉖。《山海经·海外东经》、《大荒东经》、《大荒北经》都有大人国的记载。

㉖君子国：参见本卷9·⑰。《山海经·海外东经》：“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又见《大荒东经》。“大虎”应作“文虎”。

㉗黑齿民：原注作“其人黑齿，食稻啖蛇，在汤谷上。”杨树达说他留学日本时，在东京看到年长妇女常染齿黑如漆，因古时以黑齿为美。《山海经·海外东经》：“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人黑”下应有“齿”字。郭璞注：“《东夷传》曰：倭国东四十余里，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至也。”

㉘玄股民：原注作“其股黑，两鸟夹之。”《山海经·海外东经》说其人以鱼皮为衣，食鸥。又见《大荒东经》。

㉙毛民：原注作“其人体半生毛，若矢镞（箭头）也。”也见《山海经·海外东经》和《大荒北经》。

㉚劳民：原注作“正理躁扰不定也。”《山海经·海外东经》：“劳民国在其北，其为人黑。或曰教民。”又见《大荒北经》。

㉛跂踵民：原注作“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踮着脚走路。也见《山海经·海外北经》。

㉜句（goū 勾）婴民：《山海经·海外北经》：“拘缨之国在其东，一手把缨，一曰利缨之国。”郭璞注：“言其人常以一手持冠缨也。或曰缨宜作瘿。”袁珂说缨通“瘿”为是。关于瘿，见本卷9·⑪。

㉝深目民：《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方食鱼，名曰深目民之国。”郭璞注：“亦胡类，但（只是）眼绝深。”又见《海外北经》。

㉞无肠民：《山海经·海外北经》：“无肠之国，在深目东，其为人长而无肠。”郭璞注：“腹内无肠，所食之物直通过。”又见于《大荒北经》。

㉟柔利民：《山海经·海外北经》：“柔利国在一目东，为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一云留利之国，人足反折。”《大荒北经》：“有牛黎之国，有人无骨……”柔利当是正字，从“曲足”、“无骨”可知。

㊱一目民：原注作“目在面中央。”《山海经·海外北经》、《大荒北经》说法

相同。

㊲无继民:原注作“其人盖无嗣也。”《山海经·大荒北经》说此民是柔利民之后代,“食气、鱼”。食气者“神明而寿”(见本卷9·㉟)。

【译文】

总计海外共三十六国:从西北到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肃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从西南到东南方,有结胸民、羽民、欢头国民、裸国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凿齿民、三头民、修臂民;从东南到东北方,有大人国、君子国、黑齿国、玄股国、毛民、劳民;从东北到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婴民、深目民、无肠民、柔利民、一目民、无继民。

【原文】

17 洛棠、武人在西北陬①,硥鱼在其南②。有神二人连臂,为帝候夜③,在其西南方。三珠树在其东北方④,有玉树在赤水之上。昆仑、华丘在其东南方⑤,爰有遗玉、青马、视肉、杨桃、甘樝、甘华⑥,百果所生。和丘在其东北陬⑦,三桑无枝在其西⑧,夸父、耽耳在其北方⑨。夸父弃其策,是为邓林⑩。昆吾丘在南方⑪。轩辕丘在西方⑫。巫咸在其北方⑬,立登保之山⑭。旸谷、榑桑在东方⑮。有娀在不周之北⑯,长女简翟,少女建疵⑰。西王母在流沙之濒⑱。乐民、拏闾在昆仑、弱水之洲⑲。三危在乐民西⑳。宵明、烛光在河洲㉑,所照方千里。龙门在河渊㉒。湍池在昆仑㉓。玄耀、不周、申池在海隅㉔。孟诸在沛㉕。少室、太室在冀州㉖。烛龙在雁门北㉗,

蔽于委羽之山[28]，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后稷垅在建木西[29]，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流黄、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30]。狗国在其东[31]。雷泽有神[32]，龙身人头，鼓其腹而熙[33]。

【注释】

①洛棠、武人：原注作"皆日所入之山名也。"

②硥（bàng 蚌）鱼：原注作"如鲤鱼也，有神圣者乘行九野。"《山海经・海外西经》："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貍（郝懿行说应为"鲤"），一曰鰕（即大鲵，娃娃鱼，也叫人鱼，见《尔雅・释鱼》）。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鳖鱼，在夭野北，其为鱼也如鲤。"硥鱼即此龙鱼。袁珂说又叫"陵鱼"。　其南：原注作"在无继民之南。"

③"有神"二句：原注作"连臂大呼夜行。"指值夜放哨。"二人"应为"二八"，是神名。《山海经・海外西经》："有神人二八，连臂，为帝（天帝）司夜于此野。在羽民东。其为人小颊赤肩。"

④三珠树：《山海经・海外南经》："三珠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一曰其为树如彗。"

⑤华丘：袁珂认为即《山海经・海外东经》的"𨁂（同"嗟"）丘"。该处说："𨁂丘，爰（那里）有遗玉、青马、视肉、杨柳、甘柤、甘华，百果所生。"郭璞注："（𨁂）音嗟，或作发。"袁珂认为华、发、𨁂音近相通。

⑥遗玉：一种黑色玉。吴任臣认为即"瑿玉"，"琥珀千年为瑿"。《说文》作"瑿"。　青马：神马名。　视肉：《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聚肉，形如牛肝，有两目也；食之无尽，寻（旋即）更生如故。"类似的神话传说很多。如《古小说钩沈》所辑录的《玄中记》说："大月氏及西胡，有牛名曰日反，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复，创（伤处）即愈也。"　樝（zhā 楂）：《尔雅・释木》此字郭璞注："樝似梨而酢（cù 醋，酸）涩。"这里说"甘樝"，当是樝的别一种。　甘华：神木名，枝干皆赤，叶黄。

⑦和丘：见本卷 7・⑭。

⑧三桑：《山海经・北次二经》："洹山，三桑生之，其树皆无枝，其高百

切。”

⑨夸父：指夸父山。《山海经·中山经》“夸父之山”郝懿行注：“山一名秦山，与太华相连，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南。” 耽耳：原注作“耳垂在肩上。”国名，其民大耳垂肩。《说文》：“耽，耳大垂也。”或说即“聂耳国”。

⑩“夸父”二句：《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快追上日将入之，或作：“日入”，日将沉）。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海内西经》说该泽方百里，在雁门北）。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即桃林）。”又《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炎帝后代，共工之子）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⑪昆吾：原注作“楚之祖祝融之孙，陆终之子，为夏伯也。”《世本·帝系篇》记载：陆终娶鬼方氏妹女嬇为妻，孕三年而不生。剖其左右胁，各得三子，老六叫季连，芈姓，大约即昆吾。他是夏朝的侯伯。这里以其名名山。传说中的夏伯昆吾属地在河北濮阳一带。《山海经·中山经》记有“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郭璞说以之作刀剑，“切玉如割泥”，即所谓“昆吾之剑”。《海内经》也说到“昆吾之丘”，郭注同上。

⑫轩辕：原注作“黄帝有天下之号也。”这里以其号名山。《山海经·西山经》有“轩辕之丘”。郭璞注：“黄帝居此丘，娶西陵氏女，因号轩辕丘。”在河南新郑县西北。轩辕陵则在河南阌乡县南十里的铸鼎镇。《西山经》说轩辕丘在西王母所居玉山西四百八十里。

⑬巫咸：传说中古代的神巫，时代众说纷纭。这里指巫咸国，是巫师之国。《山海经·海外西经》：“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

⑭登保之山：众巫师上天下地的地方。《山海经·大荒南经》又作“登备之山”。

⑮旸谷：日出地。　榑：同“扶”。

⑯有娀（sōng 松）：传说中的国名。

⑰简翟、建疵：有娀国国君的两个女儿。原注作“简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瑶台，帝喾之妃也。天使玄鸟降卵，简翟吞之，以生契（xiè 屑，殷商的祖先），是为玄王，殷之祖也。《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也。”

⑱西王母：《山海经·西山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

戴胜(头戴玉胜,胜是首饰),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主知灾厉五刑残杀之气)。"《海内北经》和《大荒西经》有类似的记载。《汉书·地理志》:"西王母石室在金城临羌西北塞外。"

⑲乐民、拏(ná 拿)间:传说中的国名。

⑳三危:原注作"西极之山名也。"《山海经·西山经》:"三危之山,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物的神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白身四角,其豪(毛)如披蓑(蓑衣),其名曰獓㹿(依王念孙校),是食人。有鸟焉,一首而三身……其名曰鸱。"三危确指无定说,大约在甘陕一带。

㉑宵明、烛光:《山海经·海内北经》:"舜妻登比氏(舜的第三妃)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宵明、烛光是登比氏生的两个女儿。

㉒龙门:这里指陕西韩城县西北和山西河津县之间黄河两岸的龙门山。　河渊:黄河在龙门山南流,冲下落差很大的岩谷,形成深潭。河渊当指此。

㉓湍池:地名。未详。

㉔玄耀:原注作"水名。一曰山名。"　申池:池名。在山东临淄县西。春秋齐都城西门叫申门,左右有池,即申池。见《水经注》。　海隅:见本卷2·⑭。

㉕沛:汉初郡名。在安徽濉溪县北。

㉖少室、太室:原注作"嵩高山之别名。"嵩高山即中岳嵩山。

㉗烛龙:神名。原注作"龙衔烛以照太阴,盖长千里。视为昼,瞑(闭目)为夜,吹为冬,呼为夏。"《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海外北经》作"钟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目纵;正乘指合缝,乘通"朕",缝限),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毕沅说通"噎",吞食),是烛九阴(略同原注说的"照太阴"),是谓烛龙。""风雨是谒"即"谒风雨"。

㉘委羽山:见本卷7·㉑。

㉙后稷垅:周始祖弃的坟冢。　建木:原注:"在都广。都广,南方泽名。说其山,说其泽。"《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播种,琴依古音实即"耕"字)。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似竹的一种木,食其实不死,叫寿木)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此地之草)也,冬夏不死。"都广又作广都,或说即四川成都一带。这儿把后稷安息地描绘成乐园,反映古代人民对后稷的敬

爱之情。成都盆地也确是天府宝地。

㉚流黄:《山海经·海内西经》:"流黄酆氏之国,中方三百里,有途(道路)四方(达四方),中有山(即《海内经》的巴遂山)。"今四川有酆都城,不知与此有关否。　沃民:见本卷16·⑥,也是富饶乐土。

㉛狗国:未详。

㉜雷泽:泽名。在山东濮县东南,接荷泽县界。相传为舜渔之处。一说在山西永济县。

㉝熙:通"嬉",游戏。

以上16～17两节主要讲海外异族生态和海内外与地形相关的神话传说。

【译文】

洛棠山、武人山在西北角,硥鱼在无继国的南边。有两位神人,手臂相连,为天帝值夜放哨,在无继国的西南方。三珠树在它的东北方,有玉树在赤水之上。昆仑山、华丘在它的东南,那里有宝玉、青马、视肉、杨桃、甘樝、甘华等神异之物,是百果出产地。和丘在它东北角,不长树枝的三桑树在它西边,夸父山、耽耳国在它北边。夸父逐日时丢掉他的拐杖,化成的邓林便在这里。昆吾山在南方,轩辕丘在西方。巫咸在它北方,伫立在登保山顶。旸谷、扶桑在东方。有娀国在不周山之北,国君的两位公主大的叫简翟,小的叫建疵。西王母住在流沙边昆仑山的石洞中。乐民国、拏闾国在昆仑、弱水的洲上。三危山在乐民国西边。宵明、烛光二位女神在黄河的水洲上,她们的灵光照耀方圆千里。龙门山在河渊。湍池在昆仑山。玄耀山、不周山、申池在海边。孟诸泽在沛郡。少室、太室两峰在中土冀州。烛龙在雁门山以北,被委羽山遮住,终年不见太阳,那里的神是人面龙身,没长脚。后稷的坟冢在都广泽的建木西边,那里的人死而复苏,其中一半变成了鱼,在建木之间。流黄、沃民在它北方三百里,狗国在它东面。雷泽里有一种神,龙身人头,敲打着自己的肚子嬉戏游乐。

【原文】

18 江出岷山①，东流绝汉入海②。左还北流，至于开母之北③，右还东流，至于东极。河出积石④。睢出荆山⑤。淮出桐柏山⑥。睢出羽山⑦。清漳出楬戾⑧，浊漳出发包⑨。济出王屋⑩。时、泗、沂出臺、台、术⑪。洛出猎山⑫。汶出弗其，西流合于济⑬。汉出嶓冢⑭，泾出薄落之山⑮。渭出鸟鼠同穴⑯。伊出上魏⑰，雒出熊耳⑱。浚出华窍⑲。维出覆舟⑳。汾出燕京㉑。衽出濆熊㉒。淄出目饴㉓。丹水出高褚㉔。股出嶕山㉕。镐出鲜于㉖。凉出茅卢、石梁㉗。汝出猛山㉘。淇出大号㉙。晋出龙山、结给㉚。合出封羊㉛。辽出砥石㉜。釜出景㉝。岐出石桥㉞。呼沱出鲁平㉟。泥涂渊出樠山㊱。维湿北流出于燕㊲。

【注释】

①岷山：昆仑山南支巴颜喀拉山的分支，黄河、长江的分水岭。

②绝汉：接纳支流汉水。　绝：尽。意思说汉水入长江而尽。

③开母：山名。原注说“在东海中”，具体位置不明，不应在大海里。长江东流过程中，中途北向的地方不只一处，这里应指安徽境内北折处，在当涂县西南天门山。李白《望天门山》诗：“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直北回。”

④积石：即积石山。见本卷 4・②。

⑤睢（suī 虽）：水名。说法很多。一般认为指源出南条荆山入长江的沮水，在湖北西部。

⑥桐柏山：在河南西部与湖北交界地区。

⑦睢（suī 虽）：水名。古代鸿沟支派之一。故道在河南开封县东到安徽宿迁县南入泗水。已堙废。　羽山：山东有两座羽山，相传是舜杀鲧的地方，但和睢水流域不合。未详。

⑧清漳：有两个源头。东源出自山西昔阳西南，西源出自山西和顺县，两

源在左权县汇合。　楬(jié 节)戾：山名，在山西长治市一带。

⑨浊漳：有三源：西源出山西沁县西北，南源出山西长子县西南，北源出榆社县北。　发包：山名。又叫发鸠山，太行山的支脉。浊漳南源出此山。清浊二漳在河北涉县汇合为漳河。

⑩济：济水。又作沸水。黄河以北的一支出河南济源县西王屋山。　王屋：山名。在山西阳城、垣曲、河南济源三县之间。

⑪时：时水。源出山东临淄西南乌河。　泗：泗水。源出山东泗水县东的蒙山。　沂(yí 移)：沂水。源出山东沂源县鲁山。　臺：春秋齐邑，在山东历城县东南。　台：春秋鲁地，在山东费县南。原注将臺、台、术作为山名，不知所指。

⑫洛：指陕西西北部的北洛河。　猎山：山西北部白于山一带。北洛河入渭河。

⑬汶：大汶河。源出山东莱芜县北的马耳山。　弗其：俞樾认为是"马耳"之误。源于弗其山的是流入潍河的东汶河。

⑭嶓冢：在甘肃天水、礼县一带。

⑮泾：泾水。北源出甘肃平凉县。　薄落之山：在甘肃平凉县西。又称崆峒山、笄头山。

⑯渭：渭河。源出甘肃渭源县鸟鼠山。　鸟鼠山：因鸟和鼠同穴而得名。

⑰伊：伊河。源出河南卢氏县东南。　上魏：未详。

⑱雒：雒河，后作"洛河"。源出陕西华山南麓，至河南偃师县纳伊河，至巩县洛口以北入黄河。　熊耳：山名。在河南与陕西交界处，是洛、伊二河的分水岭。

⑲浚：古浚水在今河南开封、浚县一带。已堙没。　华窍：未详。

⑳维：即潍河。源出山东五莲西南箕屋山。　覆舟：未详。

㉑汾：汾水。源出山西宁武县管涔山。　燕京：当即管涔山。

㉒衽、渍熊：未详。

㉓淄：淄水。源出山东莱芜县鲁山。　目饴：未详。

㉔丹水：中丹水出陕西商县冢领山。　高褚：原注作"高褚一名冢岭山。"

㉕股、嶕山：未详。

㉖镐：未详。　鲜于：未详。

㉗凉、茅卢、石梁：未详。

㉘汝:汝河。上游即河南的北汝河。　猛山:在河南舞阳县。

㉙淇:淇水。出河南辉县淇山。　大号:山名。即淇山。

㉚晋:晋水。出山西太原市西南县瓮山。　龙山:即悬瓮山。　结给:应作“结绌”,龙山别名。

㉛合:合水。出陕西合阳县。　封羊:未详。

㉜辽:辽河。东辽河出吉林东辽县萨哈岭。西辽河出内蒙克什克腾。

㉝釜:釜阳河。出河北磁县西北釜山。　景:即釜山。

㉞岐:岐水。出陕西凤翔一带。　石桥:未详。

㉟呼沱:滹沱河。出山西繁寺县东泰戏山。　鲁平:未详。庄逵吉疑是“鲁乎”之误。

㊱泥涂:未详。　樠(mǎn 满)山:未详。

㊲淮湿:水名。出长城外燕山。庄逵吉认为应为湰水,源出河北遵化县北长城外,今名沙河。

【译文】

长江发源于岷山,东流接纳汉水注入大海。途中向左转向北流,到达开母之北以后,又右转再向东去,一直流向极远的地方入海。黄河发源于积石山。睢水出自荆山。淮河发源于桐柏山。睢河出自羽山。清漳河山自楬戾山,浊漳河出自发包山。济水发源于王屋山。时水、泗水、沂水出自臺、台、术三处。北洛河出自猎山。大汶河出自马耳山,向西流,汇入济水。西汉水发源于嶓冢山。泾水北源是薄落山。渭河发源于鸟鼠同穴的鸟鼠山。伊河出自上魏,洛河出自熊耳山西南。浚河出自华窍。维河出自覆舟山。汾水出自燕京山。衽水出自渍熊山。淄水出自目饴。丹水出自高褚山。股水出处自巕山。镐水出自鲜于。凉水出自茅卢、石梁。汝河出自猛山。淇水出自大号山。晋水发源于龙山,龙山即结绌山。合水出自封羊山。辽河一源出砥石山。釜河出自景山。岐水出自石桥山。滹沱河出自鲁平。泥涂河出自樠山。维湿河向北流出自燕山。

【原文】

19 诸稽、摄提[1]，条风之所生也。通视，明庶风之所生也。赤奋若，清明风之所生也。共工，景风之所生也。诸比，凉风之所生也。皋稽，阊阖风之所生也。隅强，不周风之所生也。穷奇，广莫风之所生也[2]。

【注释】

①诸稽、摄提：天神名，分管东北方。以下通视、赤奋若、共工、诸比、皋稽、隅强、穷奇，依原注分别是掌管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各方的天神。

②本节"八风"名称及所配方位和《天文》一样，而和本卷第2节不全同。

以上第18节讲北方(含长江)河流发源地，第19节讲风源。

【译文】

诸稽、摄提是主管东北方的天神，条风是由他们产生的。通视是主管东方的天神，明庶风是由他产生的。赤奋若是主管东南方的天神，清明风是由他产生的。共工是主管南方的天神，景风是由他刮起的。诸比是主管西南方的天神，凉风是由他吹起的。皋稽是主管西方的天神，阊阖风是由他兴起的。隅强是主管西北方的天神，不周风是由他扇起的，穷奇是主管北方的天神，广莫风是由他造成的。

【原文】

20 窔生海人[1]，海人生若菌，若菌生圣人，圣人生庶人[2]：凡窔者生于庶人[3]。羽嘉生飞龙[4]，飞龙生凤凰，凤凰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羽者生于庶鸟。毛犊生应龙[5]，应

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麒麟生庶兽：凡毛者生于庶兽。介鳞生蛟龙[6]，蛟龙生鲲鲠[7]，鲲鲠生建邪，建邪生庶鱼：凡鳞者生于庶鱼。介潭生先龙[8]，先龙生玄鼋[9]，玄鼋生灵龟，灵龟生庶龟：凡介者生于庶龟。暖湿生容[10]，暖湿生于毛风[11]，毛风生于湿玄[12]，湿玄生羽风[13]，羽风生暖介[14]，暖介生鳞薄[15]，鳞薄生暖介[16]。五类杂种兴乎外[17]，肖形而蕃[18]。日冯生阳阏[19]，阳阏生乔如，乔如生干木，干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于庶木[20]。根拔生程若[21]，程若生玄玉[22]，玄玉生醴泉[23]，醴泉生皇辜[24]，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于庶草[25]。海闾生屈龙[26]，屈龙生容华[27]，容华生蔈[28]，蔈生萍藻[29]，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于萍藻。

【注释】

①窭：俞樾认为应作“�septum”(bá 拔)，而且比照下文“羽嘉”、“毛犊”、“介鳞”、“介潭”用例，“胈”下脱了一个字。原注作“窭，人之先人。”海人及下文若菌、圣人，是作者设想的人类发展进化各个阶段的种类。

②庶：兼有“众多”、“普通”二义，与“圣”相对。

③“凡窭”句：王念孙释下文“凡根茇草生于庶草”认为“由庶草而上溯之，至于程若。”这一句也可以仿照王说来理解，指人类从“胈某”经历海人、若菌、圣人诸阶段一直发展到庶人。“生”有演化的含意，“于”是“到”的意思。其他同类几句话都作这种理解。

④羽嘉、飞龙：原注作“飞虫之先。飞龙有翼。”“飞虫”这儿指鸟类。

⑤毛犊：兽类祖先。　应龙：古代神话中有翼的龙。

⑥介鳞：原注作“介鳞，鳞虫(鱼类)之先。蛟龙，有鳞甲之龙。”陈广忠认为“介鳞”应作“鳞薄”，指鱼类祖先。

⑦鲲鲠：神鱼之类。下文“建邪”也是假想中的鱼类。

⑧介潭：原注作“龟之先。”　先龙：也是龟类之先。

⑨玄鼋(yán 元):神鳖。

“生于庶龟”以上是一层,分别说明人类、鸟类、兽类、鱼类、龟类各自内部的进化过程。以下到“肖形”句,说明五类生物共同的生命起源(即“湿玄”)、相关类的生命起源(如人类、兽类是“毛风”,鱼类、龟类、鸟类是“羽风”)以及相关类之间的演化关系(如龟鱼类之间的演化)。作者已经朦胧地认识到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

⑩暖湿:温暖潮湿的气。 容:陈广忠认为是“胲”之误。

⑪毛风:作者认为的哺乳类动物的生命之源。风指气。

⑫湿玄:湿气和細微物质。作者认为的生命的起源物。

⑬羽风:鸟类及其他卵生动物的生命之源。卵生动物鸟类最高级,所以说成“羽风”。

⑭暖介:龟鱼类的共同起源。

⑮鳞薄:生鳞片的鱼类的祖先。

⑯暖介:陈广忠认为应作“介潭”。据此,这句话是说龟类是由鱼类演化而来的。

⑰杂种:各大类下面繁多的小种类。 外:生物生存的自然环境。

⑱肖形:当指各种生物从遗传中保留本类的形态特征。 肖:像。 蕃:繁衍。

⑲日冯、阳阏:木类祖先。从这句开始讲几类植物的进化过程。下文的乔如、干木是木类植物不同进化阶段的种类名称,未详确指。

⑳根拔:王念孙认为是衍文。这句应和上文“凡毛者”等句式同例,作“凡木者……”。

㉒根拔生程若:王念孙认为应作“招摇生程若”。招摇是根生草类的祖先。“招摇”的常用义与此无关。

㉒玄玉:草类进化阶段中的一种。

㉓醴泉:同上注。

㉔皇辜:同上两注。

㉕根茇:草根。即根生草,和无根植物相对而言。

㉖海闾:原注作“浮草之先也。” 屈龙:即游龙,浮草的一种。《诗经·郑风·山有扶苏》:“山有乔松,隰有游龙。”郑玄注:“龙,红草也。游龙,犹放纵也。”即马蓼。其枝叶弯曲如龙。

㉗容华：指芙蓉。芙蓉的根为藕，不应归在浮草一类。

㉘蔈：原注作“蔈，流也。无根水中草。”即开黄花的苕（tiáo 调）。见《尔雅》。

㉙萍藻：王念孙认为“萍”是衍文。下文同此。

这一节作者试图说明生物的生命起源和进化过程，有许多说法符合现代生物学的道理。作者对生物作了正确分类：首先大分为动物植物两类。动物下再分为胎生哺乳动物和卵生两类。哺乳类再分成人类和兽类。卵生动物又分为鸟、龟、鱼三类。关于生命起源，作者认为各种生物都来源于一种湿润细微的气的物质。关于生物进化，作者已意识到各类生物从原始状态到高级状态的进化规律。现将本节的说法图示如下（此图采自陈广忠《淮南子泽注》）：

暖湿　→肢某　→海人　→若菌　→圣人　→庶人（人类）
毛风　→毛犊　→应龙　→建马　→麒麟　→庶兽（兽类）
湿玄→羽风→　羽嘉→飞龙→　凤皇→　鸾鸟→　庶鸟（鸟类）
暖介→　鳞薄→蛟龙→　鲲鲠→　建邪→　庶鱼（鱼类）
介潭→先龙→　玄鼋→　灵龟→　庶龟（龟类）
日冯→阳阏→　乔如→　干木→　庶木（木类）
根茇→程若→　玄玉→醴泉→皇辜→庶草（草类）
海闾→屈龙→　容华→蔈→萍藻→浮草（藻类）

【译文】

肢某生出海人，海人生出若菌，若菌生出圣人，圣人生出庶人：凡人类都是经由以上几个阶段发展演化而来的。羽嘉生出飞龙，飞龙生出凤凰，凤凰生出鸾鸟，鸾鸟生出庶鸟：凡鸟类都是经由以上几个阶段发展演化而来的。毛犊生出应龙，应龙生出建马，建马生出麒麟，麒麟生出庶兽：凡兽类都是经由以上几个阶段发展演化而来的。介鳞生出蛟龙，蛟龙生出鲲鲠，鲲鲠生出建邪，建邪生出庶鱼：凡鱼类都是经由以上几个阶段发展衍生出来的。介潭生出先龙，先龙生出玄鼋，玄鼋生出灵龟，灵龟生出庶龟：凡龟类都是经由以上几个阶段发展进化而来的。暖湿之气产生容某，暖湿之气又从毛风产生，毛风又从湿玄产生，湿玄又产生羽风，羽风产生暖介，暖

介产生鳞薄，鳞薄产生介潭。以上五类动物及其繁多的小种类，都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之下，从各自的生命之源兴起，通过遗传保留各自的生态特征而繁殖发展。日冯生出阳阏，阳阏生出乔如，乔如生出干木，干木生出庶木：凡木类都是经由以上几个阶段发展而来。招摇生出程若，程若生出玄玉，玄玉生出醴泉，醴泉生出皇辜，皇辜生出庶草：凡根生草类都是经由以上几个阶段发展而来。海闾生出游龙，游龙生出容华，容华生出蔈，蔈生出藻，藻生出浮萍：凡浮生无根的草类都是经由以上几个阶段发展而来。

【原文】

21 正土之气也御乎埃天[1]，埃天五百岁生缺[2]，缺五百岁生黄埃[3]，黄埃五百岁生黄澒[4]，黄澒五百岁生黄金[5]，黄金千岁生黄龙，黄龙入藏生黄泉[6]，黄泉之埃上为黄云[7]，阴阳相薄为雷[8]，激扬为电，上者就下[9]，流水就通而合于黄海[10]。偏土之气御乎清天[11]，清天八百岁生青曾，青曾八百岁生青澒，青澒八百岁生青金，青金八百岁生青龙[12]，青龙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为青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壮土之气御于赤天[13]，赤天七百岁生赤丹，赤丹七百岁生赤澒，赤澒七百岁生赤金，赤金千岁生赤龙，赤龙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为赤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弱土之气御于白天，白天九百岁生白礜，白礜九百岁生白澒，白澒九百岁生白金，白金千岁生白龙，白龙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为白云，阴阳相薄为

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牝土之气御于玄天，玄天六百岁生玄砥，玄砥六百岁生玄澒，玄澒六百岁生玄金，玄金千岁生玄龙，玄龙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为玄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⑭。

【注释】

①正土：中央之地。下文“四土”分别指东、南、西、北各方之土。　气：地气。　御：到，临。指上升。　埃天：中央色为黄，埃天即黄天。以下各“×天”，皆以色名，这里是指地气上升到天空形成的云气。

②缺：应为“砄”(jué 决)。《玉篇·石部》：“砄，石也。”下文的青曾、赤丹、白礜(yù 玉)、玄砥都是矿物名。青曾即天然硫酸铜，又叫石胆、胆矾等。赤丹即丹砂。白礜即硫砒铁矿，有剧毒，又叫毒砂。玄砥是一种黑色矿物。

③“缺五”句：王念孙认为这句和以下相关句语例不合，“生黄埃，黄埃五百岁”八个字是衍文。译文从王说。

④黄澒(hòng 讧)：澒指水银，字又作“汞”。《说文·水部》：“澒，丹沙所化为水银也。”黄澒及下文四澒是不同颜色的水银。

⑤黄金：即今义的金子。《说文·金部》：“金，五色金也，黄为之长，久埋不生衣，百炼不轻，从革不违……”“黄为之长者”即黄金。　生衣：生锈。　从革不违：黄金制的利器不易损伤。下文“赤金”指黄铅。《说文》：“铜，赤金也。”“青金”指铅。《说文》：“铅，青金也。”“白金”指银。《说文》：“银，白金也。”“玄金”指铁。《说文》：“铁，黑金也。”玄即黑色。这里用五金分配五方，其色正合五方之色：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中央黄。

⑥黄泉：古人认为黄泉是“黄龙”的体液形成的。以下四泉得名理同。

⑦埃：指水中雾气。

⑧阴阳：阴气和阳气，相当于冷气流热气流。　薄：靠近，接触。

⑨就：靠近。上者就下应指热冷气流相遇生雨水。

⑩黄海：居中部的海。下文四海分别指东海、南海、西海、北海。

⑪清天：应作“青天”。下句同。

⑫八百岁：当作“千岁”。

⑬壮：王念孙认为应作“牡”，与“牝”对。

这一节试图解说自然界的物质，主要是一部分矿物和“气”生成转化的过程和关系。有些说法有一定道理（如“气”的循环等）。有的则牵强附会（如“五龙”的设想），用五方、五色、五天、五海、五金、五泉等相配也是机械的。这一节和上一节探究生物、无生物之源流，依然贯穿着“气”的观念。

【译文】

中央正土之气升上天空形成黄天的云气，这种云气五百年化育出砄石，砄石五百年变成黄汞，黄汞五百年变成黄金，黄金一千年变出黄龙，黄龙藏入地下造成黄泉，黄泉的雾气蒸发上天成为黄云，阴气和阳气相接触形成雷鸣，猛烈撞击形成闪电，高处的云气靠拢低处的云气形成雨水，雨水降落大地集中于大小河道，大小河道汇合到中央的黄海。东方偏土之气升上天空形成青天的云气，这种云气八百年化育成青曾石，青曾石八百年变成青汞，青汞八百年变成铅，铅一千年化出青龙，青龙藏入地下造成青泉，青泉的雾气蒸发上天成为青云，阴阳二气相接触形成雷鸣，猛烈撞击形成闪电，高处的云气靠拢低处的云气产生雨水，雨水降落大地集中到大小河道，大小河道汇合到东方的青海。南方牡土之气升上天空形成赤天的云气，这种云气七百年化育成赤丹，赤丹七百年变成赤汞，赤汞七百年变成红铜，红铜一千年变出赤龙，赤龙藏入地下造成赤泉，赤泉的雾气蒸发上天成为赤云，阴气和阳气相接触形成雷鸣，猛烈撞击形成闪电，高处的云气靠拢低处的云气形成雨水，雨水降落大地集中到大小河道，大小河道汇合流入南方的赤海。西方弱土之气升上天空形成白天的云气，这种云气九百年化育出白礜，礜石九百年化成白汞，白汞九百年变出白银，白银一千年变出白龙，白龙潜入地下造成白泉，白泉的雾气蒸发上天形成白云，阴气阳气相接触形成雷鸣，猛烈撞击形成闪电，高处的云气靠拢低处的云气形

成雨水，雨水降落大地集中到大小河道，大小河道汇合到西方的白海。北方牝土之气升上天空形成玄天的云气，这种云气六百年化育出玄砥，玄砥六百年化成玄汞，玄汞六百年变成黑铁，铁一千年变出玄龙，玄龙潜入地下造成玄泉，玄泉的雾气蒸发上天形成黑云，阴气阳气相接触形成雷鸣，猛烈撞击形成闪电，高处的云气靠拢低处的云气形成雨水，雨水降落大地集中到大小河道，大小河道汇合到北方的黑海。

卷五　时　则

【题解】

时，季节。则，法则，规律。时则即季节变化的法则规律。有天地然后有四时。本篇紧承《天文》、《地形》二篇，叙述四时运行变化的规律和统治者顺应时则施行的政令。全篇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1～12节），按四季十二个月的时间顺序，逐季逐月记叙"时则"，内容很丰富，主要包括天象、气候、物候、农事等，是古代以农业为中心的生产活动经验的总结。叙时则时，穿插叙述天子依据时则制定施行的政令，正反比较，对照鲜明，是古代统治者施政得失的总结。

第二部分（13～15节），提出"五位"、"六合"、"六度"之说。"五位"将四季的正确政令归结于主宰五方天神的意旨；"六合"将四季十二个月两两组合，指明相关季节互相对应、影响的关系；最后以"六度"为喻，对正确的政令作了哲理性的描叙，归结到"道"上。第二部分是对第一部分内容的综合、归纳和升华。

顺天而行是全篇的主旨。天主要指大自然。有时和神联系起来，也是把大自然人格化。顺天而行就是要依循大自然固有的规律办事，这一思想是积极的。但作者常常简单地用天象来附会人事，则是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

本篇的主要内容，多据《吕氏春秋·十二纪》，又见于《礼记·月令》和《逸周书·时训》。《月令》有人认为也是以《十二纪》为本。

【原文】

1 孟春之月，招摇指寅①，昏参中②，旦尾中。其位东方，其日甲乙③，盛德在木④。其虫鳞⑤。其音角，律中太蔟⑥。其数八⑦，其味酸⑧，其臭膻⑨。其祀户⑩，祭先脾⑪。东风解冻，蛰虫始振苏，鱼上负冰，獭祭鱼⑫，候雁北⑬。天子衣青衣⑭，乘苍龙⑮，服苍玉，建青旗。食麦与羊，服八风水⑯，爨萁燧火⑰。东宫御女青色⑱，衣青采，鼓琴瑟⑲。其兵矛⑳，其畜羊㉑。朝于青阳左个㉒，以出春令㉓，布德施惠，行庆赏，省徭赋。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东效㉔，修除祠位㉕，币祷鬼神㉖，牺牲用牡㉗。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㉘，毋麛㉙，毋卵，毋聚众置城郭，掩骼埋骴㉚。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旱落㉛，国乃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飘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㉜；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雨霜大雹，首稼不入㉝。正月官司空㉞。其树扬㉟。

【注释】

①招摇：北斗杓端第七星。夏历以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寅位为正月之始。参见三·13等节。下同此。

②中：位于南天正中。

③其日甲乙：原注作“甲乙，木日也。”参见三·6·⑥。

④盛德在木：原注作“木王东方也。”东方五行属木，东方木气旺盛，主万

物萌生，所以说“盛德在木”。

⑤其虫鳞：关于五方的代表动物已见三·6，下同此。

⑥律中太蔟：参见三·13和三·22。下同此。

⑦其数八：原注作“五行数五，木第三，故曰八也。”古人用基数中的六、七、八、九、五分配五行水、火、木、金、土，于四季则春木、夏火、季夏土、秋金、冬水，春木对第三位的数字“八”。其余类推。

⑧其味酸：原注作“木味酸，酸之言钻也，万物钻地而生。”以酸味配五行的木，又滥用声训说酸的意思是钻，再扯到春天万物钻地而出上去，完全是唯心之说，不可取。以下对各“味”的说法多如此。

⑨臭（xiù 秀）：气味总称。

⑩其祀户：原注作“蛰伏之类始动，生出由户，故祀户也。”户祀是古代“五祀”之一。本篇说到的是户（春）、灶（孟夏、仲夏）、中霤（季夏）、门（秋）、井（冬）。中霤即室的中央，又作“中廇”。《礼记·曲礼下》“五祀”没有“井”，有“行”。《白虎通·五祀》和本篇相同。

⑪祭先脾：原注作“脾属土，陈设俎豆，脾在前也。春木胜土，言常食所胜也。一曰脾属木，自用其藏也。”可见这种配法的主观性，无道理。五行配五脏参见四·13·③。

⑫獭（tǎ 塔）：水獭，吃鱼类。　祭：原注说水獭杀死鱼以后，陈放在水边，祭享天地。这种说法不可信。祭字从手持滴血的肉祀神会意（见甲骨文），此事必先有杀生之事，所以引申出“杀”义，这儿应取此义。参用陆宗达的《古汉语词义答问》。

⑬以上是一层，讲天象、气象、物候。

⑭“天子”句：东方色主青，故衣青衣。下文“苍”也指青色。

⑮苍龙：八尺以上的青色马。

⑯八风水：原注作“取铜盘中露水服之，八方风所吹也。”

⑰爨（cuàn 窜）：烧火做饭。　萁（qí 其）：豆茎。　燧：取火器具。参见三·3·⑤。

⑱“东宫”句：原注作“春王东方，故处东宫也。”

⑲鼓琴瑟：原注作“琴瑟，木也。春木王，故鼓之也。”前一“木”指木质的。后一“木”指五行的“木”。

⑳其兵矛：原注作“矛有锋锐，似万物钻地生。”这是附会之说。

㉑其畜羊：原注作“羊土，木之母，故畜之也。”转弯抹角也要扯到“木”上。其实古人认为羊是吉祥的象征。

㉒青阳：即明堂。向东出的明堂叫青阳。 个：原注作“犹隔也。”“北头室，故曰左个。”面向东方，北为左。

㉓春令：原注作“宽和之令也。”

㉔三公：西汉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三公。武帝改太尉为大司马。西汉末改称丞相为大司徒，称御史大夫为大司空。 九卿：秦汉以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庭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为九卿。 东郊：原注：“郭外八里之郊。”春之数是“八”。

㉕除：扫除。 祠位：神位。

㉖币：圭璧。 鬼神：原注作“人神曰鬼，天神曰神。”

㉗用牡：原注作“尚蠲（juān 涓，通“涓”，清洁）洁也。”雄性洁净，这是古人的成见。

㉘夭：原注作“麋子曰夭。”

㉙麛（mí 迷）：原注作“鹿子曰麛。”

㉚骼：枯骨。 骴（cī 疵）：尸骨。以上是第二层，主要讲政令，从正面说。

㉛旱：《礼记·月令》作“蚤”（通“早”）。《吕氏春秋·孟春纪》作“早”。当以作“早”为是。

㉜莠（yǒu 有）：狗尾草，样子像谷子。

㉝首稼：先播的作物，等于说“头荐”。指冬小麦之类。《吕氏春秋》、《礼记·月令》作“首种”。

㉞官司空：原注作“司空主土，春土受嘉穑，故官司空也。”以下原注对各月的“官××”，都是把时令特点同官的职事联系起来解说某月为什么要“官”某官，大多较牵强附会。如说“二月兴农播谷，故官仓也”，五月“阳气长养，故官相；相，佐也”等等。秋冬多是“官”军事刑狱之官。以下不再一一引注。“官”这儿用为动词，但具体含义是“以……官为主”还是“注重某官”，或是“任命某官”，难以断定，权且对译成“代表官是……”。

㉟其树杨：原注作“杨木春光，故其树杨也。”解释方法与上条近似，有些很勉强，如二月的杏树，原注说：“杏有窍（孙诒让认为当作“核”）在中。窍在中，象阴布散在上，故其树杏。”《吕氏春秋》十二纪无“官”、“树”内容。

【译文】

孟春正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寅位，黄昏时，参星位于南天正中，黎明时，尾星位于南天正中。孟春的方位是东方，日干用甲乙。它宽厚的德泽在于属木。它的代表动物是鳞片类的苍龙。代表音是角调，十二律中的太蔟律和它相配。它的代表数是八，代表味道是酸味，代表气味是膻味。它的祭祀是户祀。祭祀时把属木的脾脏放在前面。和暖的春风消融了冰冻，冬眠动物纷纷复苏活动起来，鱼儿靠近水面残冰游弋，水獭开始捕杀鱼群，候鸟大雁开始飞回北国。天子穿青衣，骑青龙马，佩青色玉饰，树青色旗帜。吃麦和羊肉，喝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豆萁，用燧取火。东宫侍女穿青衣，佩青色采饰，鼓琴和瑟。代表兵器是矛，代表家畜是羊。天子月初在东向的明堂北屋召见群臣，发布春天宽和的政令，布施恩惠，行吉庆的赏赐，减轻徭役和赋敛。立春的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大夫等文武百官，到城郊八里处迎接春天的来临，修整清扫祭坛神位，用圭璧祈祷鬼神降福，祭祀用的牺牲用洁净的雄畜。禁止砍伐正在生长中的树木，不许毁坏鸟巢掏走鸟蛋，不准捕杀怀胎的母兽和幼小的麋鹿，不征集大量民工修建城郭，掩埋好暴露在野外的尸骨。如果孟春实行夏季的政令，那么雨水便不能适时降落，草木就会提前枯萎，国家就会出现恐慌；如果实行秋季的政令，那么老百姓就会发生大瘟疫，狂风暴雨会一起来到，蒺藜、狗尾草、蓬蒿这些杂草便竞相生长；如果实行冬季的政令，那么雨水就会失常，造成灾害，寒霜冰雹降临，头茬作物便没有收成。正月的代表官是司空。代表树是杨树。

【原文】

2 仲春之月，招摇指卯。昏弧中①，旦建星中②。其位东

方，其日甲乙。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华[3]，苍庚鸣[4]，鹰化为鸠[5]。天子衣青衣，乘苍龙，服苍玉，建青旗。食麦与羊，服八风水，爨萁燧火。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阳太庙[6]，命有司省囹圄[7]，去桎梏[8]，毋笞掠，止狱讼，养幼小，存孤独，以通句萌[9]。择元日[10]，令民社[11]。是月也，日夜分[12]，雷始发声，蛰虫咸动苏。先雷三日，振铎以令于兆民曰[13]："雷且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14]，生子不备[15]，必有凶灾！"令官市，同度量，钧衡石[16]，角斗称[17]，端权概[18]。毋竭川泽，毋漉陂池[19]，毋焚山林，毋作大事[20]，以妨农功。祭不用牺牲[21]，用圭璧，更皮币[22]。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残[23]；行夏令，则其国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24]。二月官仓[25]，其树杏。

【注释】

①弧(hú 胡)：又叫弧矢，有星九颗，成张弓搭矢状，对着天狼星，故名。属天舟座。

②建星：在斗宿上方，有星六颗，属人马座。上条和此条参见卷三附录九"天文图"。

③华：花的古字。这里是"开花"的意思。

④苍庚：黄莺。

⑤鹰化为鸠：原注作"喙正直不鸷搏也。鸠谓布谷也。"意思说鹰二月时嘴是直的，不勾弯，不搏击。化为鸠，未详其说。古书上称鱼鹰为"雎鸠"。此鸟雕首凫颈，鹭尾鸭掌，钩喙深目。是有名的"贞"鸟。学名是鸬鹚。

⑥太庙：原注作"东向堂，中央室。"

⑦省囹圄：原注作"赦轻微也。"赦免轻罪犯人。囹圄代囚犯。

⑧桎(zhì 至)梏(gù 故)：脚镣和手铐。

⑨"以通"句：原注作"草木不句萌者以通达也。"草木出芽弯的叫句，直的叫萌。这儿指萌发生长。参见八·2·⑰。

⑩元日：原注作"元者，善之长也。日，从甲至癸也。"元日即最吉利的日子。每月三旬，轮流用十天干记日，如上旬初一叫"上甲。"

⑪社：社神，土神。这儿指祭社神。

⑫日夜分：日夜相等。指春分。

⑬铎：原注作"木铃也。金口木舌为铎。"　兆民：万民。古代以一万亿为兆，常表数量多。

⑭戒：警惕出错。　容止：仪容举止。

⑮生子不备：原注作"以(在)雷电合房室(夫妻行房事)者，生子必有喑聋、通精(心理或生理怪异)、痴狂之疾。"　备：完好。可能雷鸣惊吓对受孕有影响。

⑯"令官"三句：官市：官府掌管的市场。　同：统一。　钧：统一。　衡：秤。　石：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⑰角：平。　称：王念孙认为应作"桶"，量器名，和斗同类。

⑱端：正。　权：秤锤。　概：刮平斗斛的器具，俗叫"斗趟子"。用斗等量谷物，会高出口面，用概刮使谷物和器口齐平，刮轻刮重都有名堂。

⑲漉(lù 鹿)：本指水渗下。这儿指使走失干涸。　陂(bēi 卑)：池塘。

⑳大事：指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事，如征伐、戍边、营建等。"作"有兴起的意思。

㉑不用牺牲：原注作"是月尚生育，故不用牺牲也。"牺牲指供祭祀用的牛、羊、猪等。

㉒更：代替。　皮：原注说是鹿皮。古人以鹿皮为吉庆物。　币：红黑色成捆的丝帛。

㉓残：害。《说文·歺部》："残，贼也。"又《戈部》："贼，败也。"又《歺部》："败，毁也。"残本义是毁坏，引申为害。今语有残害。

㉔螟(míng 名)：螟蛾的幼虫，吃禾苗心，危害很大。

㉕仓：仓人，官名。《周礼·地官·仓人》："仓人，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

【译文】

仲春二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卯位。黄昏时弧矢星位于南天正中，黎明时建星位于南天正中。仲春的方位是东方，日干用甲乙。它的代表动物是鳞片类的苍龙，代表音是角调，十二律中的夹钟律和它相配。它的代表数是八，代表味道是酸味，代表气味是膻味。它的祭祀是户祀，祭祀时把属木的脾脏放在前面。这时开始多雨水，桃李开始发花，黄莺啼唱起来，鹰化为布谷鸟。天子穿青色衣，骑青色龙马，佩青色玉器，树青色旗帜。吃麦和羊肉，喝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豆萁，用燧取火。东宫侍女穿青衣，佩青色彩饰，鼓琴和瑟。代表兵器是矛，代表家畜是羊。天子在明堂的东向正室召会群臣，下令主管官员赦免轻罪囚犯，除去他们的脚镣手铐，不要鞭打，调停官司诉讼；养育幼儿，关怀孤儿和孤老，这样来使万物生长繁茂。选择最吉利的日子，让老百姓祭祀土神。在这个月中，春分那天昼夜长短相等，雷声开始轰鸣，蛰伏冬眠的动物全都振动苏醒。在预计要响雷的前三天，摇铎铃晓喻百姓："雷快要响了，如果谁不警惕自己的仪容举动，生下的孩子就会残缺不全，一定遭灾受难！"下令官府管理的集市，要统一、验正尺、斗、秤等各种度、量、衡器具的标准。不要弄干、走失河川湖泽和池塘的水，不要焚烧森林，不要调集大量民工从事征伐、戍边、营造等大事，以免妨碍农事。祭祀不用牲畜，用圭璧、鹿皮和丝帛来代替，以保护家畜的繁殖生长。如果仲春二月施行秋季的政令，这个国家就要发大水，寒潮不时侵袭，盗寇敌国乘机侵犯；如果施行冬季的政令，阳气就不能战胜阴气，麦类作物不能成熟，老百姓因为饥荒而互相残害；如果施行夏季的政令，这样的国家就发生旱灾，暖气流提前到来，螟虫危害农作物。二月的代表官是仓人，代表树是杏树。

【原文】

3 季春之月，招摇指辰，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其位东方，其日甲乙。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桐始华，田鼠化为鴽[①]，虹始见[②]，萍始生。天子衣青衣，乘苍龙，服苍玉，建青旗。食麦与羊，服八风水，爨其燧火。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阳右个。舟牧覆舟[③]，五覆五反[④]，乃言具于天子，天子乌始乘舟[⑤]，荐鲔于寝庙[⑥]，乃为麦祈实。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⑦]。天子命有司，发囷仓[⑧]，助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使诸侯[⑨]，聘名士，礼贤者。命司空[⑩]：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通沟渎，达路除道，从国始，至境上。田猎毕弋[⑪]，罝罘罗网[⑫]，喂毒之药，毋出九门[⑬]。乃禁野虞[⑭]，毋伐桑柘[⑮]。鸣鸠奋其羽，戴鵀降于桑[⑯]，具扑曲筥筐[⑰]。后妃斋戒[⑱]，东乡亲桑[⑲]。省妇使，劝蚕事。命五库令百工审金铁、皮革、筋角、箭干、脂胶、丹漆，无有不良。择下旬吉日，大合乐[⑳]，致欢欣。乃合㹀牛、腾马、游牝于牧[㉑]。令国傩[㉒]，九门磔禳[㉓]，以毕春气。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登[㉔]；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三月官乡[㉕]。其树李。

【注释】

①鴽(rú 如):即鹌鹑,其形体颜色似田鼠,古人误以为田鼠化为这种鸟。

②见:现。

③舟牧:管船官使。　覆舟:翻过舟来底朝上,检查船底。

④五覆五反:原注作"是月天子将乘舟而渔,故反覆而视之,恐有穿漏也。五覆五反,慎之至也。"反和覆同义,翻转过来。

⑤乌:应作"焉",于。《吕氏春秋》作"焉"。

⑥荐:进献。　鲔(wěi 委):鲟鱼。　寝庙:古代宗庙中寝和庙的合称,连用泛指宗庙。庙是迎神处,在前;寝是放祖宗衣冠处,在后。见原注、《礼记·月令》注。

⑦内:纳,收藏。这儿是压抑的意思。

⑧囷(qūn 群阴平):一种圆形谷仓。

⑨使诸侯:原注作"使人聘问诸侯。"聘问有问侯、慰问的意思。下句的"聘"指招请,含尊重意味。

⑩司空:原注作"司空,主水土之官也。"

⑪毕:原注作"掩网也。"用作掩捕的网。《说文·芈部》:"毕,田网也。"是一种捕捉雀鸟的长柄网。二十八宿中的"毕"宿即因其八星组合形似毕网而得名。参见卷三附录九图。　弋(yì 易):用带丝绳的箭射鸟。这儿借代带丝绳的箭。

⑫罝(jū 居)罘(fú 扶):捕兔网。也泛指捕兽的网。

⑬九门:都城的九座城门。南边三门,其余三方各两门。见清人朱彬《礼记训纂》引王引之说。原注说天子城门十二。

⑭野虞:主管田猎山林的官。一说是农官。

⑮柘(zhè 这):柘树,叶可喂柞蚕。

⑯戴鵀(rén 人):即戴胜鸟,俗称呼哱哱。

⑰扑:王念孙认为是"栚(zhèng 朕)的误字。栚是架蚕箔的木架上的横木。　曲:原注:"薄也。"即蚕箔,用芦苇编成的养蚕席箔。　筥(jǔ 举):圆底筐。方的叫筐,圆的叫筥。

⑱斋戒:旧时祭祀鬼神或举行重大典礼前,穿整洁衣服,戒除嗜欲,以示虔诚,叫斋戒。

⑲乡:通"向"。

⑳大合乐：《周礼·春官·大司乐》："以舞乐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护、大武，大合乐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远人。"大合乐即指此。

㉑犦(léi 雷)牛：公牛。 腾马：公马。 游牝：母畜。 合：将公母畜合放使其交配。

㉒傩(nuó 挪)：原注作"傩，散。宫室中区隅幽暗之处，击鼓大呼，以逐不祥之气。"

㉓磔(zhé 辙)：分裂肢体。 攘：除。《吕氏春秋·季春纪》作"禳"。

㉔登：谷物成熟。

㉕乡：乡官。原注作"三月科民户口，故官乡也。"孙诒让认为"科"应作"料"。周代有"乡士"。《周礼·秋官·乡士》："乡士……各掌其乡中之民数而纠戒之。"与原注说法接近。

【译文】

季春三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辰位，黄昏时七星位于南天正中，黎明时牵牛星位于南天正中。它的方位是东方，日干用甲乙。它的代表动物是鳞片类的苍龙。代表音阶是角调，十二律中的姑洗律和它相配。它的代表数是八，代表味道是酸味，代表气味是膻味。它的祭祀是户祀，祭祀时把属木的脾脏放在前面。这时梧桐开始繁茂，田鼠变成了鹌鹑，彩虹开始出现，浮萍开始长出。天子穿青色衣，骑青色龙马，佩青色玉饰，树青色旗帜，吃麦和羊肉，喝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豆萁，用燧取火。东宫侍女穿青衣，佩青色彩饰，鼓琴和瑟。代表兵器是矛，代表家畜是羊。天子在东向堂的南头室召见群臣。管舟船的官员把船翻来复去检查多遍，确定完好无损，才禀告天子准备就绪，天子这才乘船打鱼，把打来的鲔鱼进献给宗庙，向鬼神祈祷，保佑夏粮作物麦子长得子实饱满。在这个月中，生化万物的阳气正旺盛，洋溢于四面八方，弯曲的小草纷纷冒出大地，直木一个劲往上长，呈现出难以抑制的蓬勃生机。天子下令主管官吏，打开官仓，资助青黄不接的贫苦百姓。又打开钱财库，取出

丝帛，派天使去慰问各诸侯国，招用名士，礼待贤人。命令管土地水利的司空，告诫他雨季来临，地下水位正在上升，要有次序地巡视大都小镇，周遍地察看田野，加固堤防，确保水利，疏通水道，清除大路上的障碍，从都城直到四方边境，都要畅通无阻。打猎的弓箭和各种罗网、毒杀野兽的药物，一律不准出城门。又向管山林农田的官吏下达禁令，不许砍伐桑树柘树。这时，斑鸠奋翅飞翔，戴胜鸟飞落桑林，预示着养蚕季节来临。要准备好蚕架、蚕箔、圆筐方筐。后妃斋戒以后，亲自去东方的桑田采桑叶。要减少妇女的杂务，勉励她们致力于蚕事。命令五类兵器库管理官吏，督促各类工匠仔细检查金铁、皮革、筋角、箭杆、脂胶、丹漆等原材料是否完好，不能有劣质品。选择三月下旬的吉日良辰，大规模演奏各种音乐，让百姓欢欣鼓舞。让公牛、公马在牧场上和母牛、母马交配。下令国都举行驱赶瘟疫的仪式，在都城九座城门杀宰牲畜，这样来除尽春末的妖邪之气。如果能实行以上这些政令，那么甘雨就会接连不断降临。如果季春实行冬季的政令，寒冷的气象就会时常出现，草木都会萧条，国家会有大恐慌；如果实行夏季的政令，老百姓就多疾疫，适时雨就不降临，山上的草木便不能长成；如果施行秋季的政令，就会常常天气阴沉，淫雨提早到来，战祸四起。三月的代表官是乡官。代表树是李树。

【原文】

4 孟夏之月，招摇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仲吕。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蝼蝈鸣[①]，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②]。天子衣赤衣[③]，乘赤骝[④]，服赤玉，建赤旗。食

菽与鸡，服八风水，爨柘燧火。南宫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5]。其兵戟[6]，其畜鸡[7]。朝于明堂左个[8]，以出夏令。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南郊[9]。还，乃赏赐，封诸侯，修礼乐，飨左右。命太尉，赞杰俊[10]，选贤良，举孝悌，行爵出禄。佐天长养，继修增高，无有隳坏[11]。毋兴土功，毋伐大树。令野虞，行田原，劝农事，驱兽畜，勿令害谷。天子以彘尝麦，先荐寝庙。聚畜百药[12]。靡草死[13]，麦秋至[14]。决小罪，断薄刑。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邻入保[15]；行冬令，则草木早枯，后乃大水，败坏城郭；行春令，则螽蝗为败[16]，暴风来格[17]，秀草不实。四月官田[18]，其树桃。

【注释】

①蝼蝈：有多种说法。原注蝼为蝼蛄，蝈为蛤蟆。《礼记·月令》孟夏之月，郑玄注指青蛙。《吕氏春秋·孟夏纪》高注为虾蟆。《广雅·释虫》王念孙疏证说蝼蝈即蝼蜮，是蝼蛄的异名。笔者取蝼蛄说。

②秀：植物吐穗开花。

③赤：可泛指红色。但古代又特指浅红色。《礼记·月令》孟夏之月"乘朱路，驾赤骝"，孔颖达疏："色浅曰赤，色深曰朱。"赤是比朱红浅的红色。译文保留原字，不对译。

④骝(liú 留)：黑鬣黑尾的赤色马。

⑤吹竽笙：原注作"竽笙空中(中空)，像阳，故吹之。"

⑥其兵戟：原注作"戟有枝干，像阳布散。"兵器配四季本属人为，原注的解说进一步加以附会。

⑦其畜鸡：原注作"鸡，羽虫，阳也，故畜之。"也是附会之说。

⑧明堂左个：原注作"南向堂，当盛阳，故曰明堂。东头室，故曰左个。"面向南则东为左。

⑨南郊：原注作“七里之郊也。”夏季的代表数是七。

⑩赞：原注作“白也。”应指选拔。《礼记·月令》孟夏之月“赞桀俊”郑玄注：“赞犹出也。”出是举荐的意思。白有禀告的意思。

⑪隳（huī 灰）：毁坏。

⑫聚畜（xù 序，蓄积）百药：原注作“是月阳气极，药草成，故聚积之也。”

⑬靡草：原注作“葶历之属。”又作亭历、丁历。初春生苗，三月开花结角，可入药。《礼记·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郑玄注孔颖达疏：“葶历之属，以其枝叶靡细，故云靡草。”

⑭麦秋至：秋这儿指成熟时节。《礼记·月令》蔡邕章句：“百谷各以其初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秋的本义即指谷物成熟、收成。《说文·禾部》：“秋，禾谷熟也。”《书·盘庚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有秋即有收成。因为谷物多在秋天成熟，所以引申指秋季。

⑮邻：都城的近郊区。　入保：原注作“四方之民来入城郭自保守也。”

⑯螽（zhōng 钟）：螽斯。一种害虫。旧说是蝗虫类的总名。

⑰格：至。

⑱田：田官。又叫田畯。《礼忙·月令》：“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郑玄注：“田谓田畯，主农之官也。”

【译文】

孟夏四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巳位，黄昏时翼星位于南天正中，黎明时婺女星位于南天正中。它的方位是南方，日干用丙丁。它美盛的德泽在于属火。它的代表动物是羽毛类的朱雀，代表音调是徵调，十二律中的仲吕和它相配。它的代表数是七，代表味道是苦味，代表气味是焦糊味。它的祭祀是灶祀，祭祀时把属火的肺脏放在前面。这时蝼蛄开始啼唱，蚯蚓钻出地表，王瓜长出，苦菜抽穗开花。天子穿赤色衣，乘赤色骏马，佩赤色玉器，树赤色旗帜。吃豆类和鸡。喝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柘木，用燧取火。南宫侍女穿赤衣，佩赤色彩饰，吹竽和笙。代表兵器是戟，代表家畜是鸡。天子在南向堂的东头室召会群臣，发布夏季的政令。立夏的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大夫文武百官，到南郊迎接夏季的来临。返回以

后，就行赏赐，分封诸侯，举行隆重的礼仪，演奏高雅的乐曲，宴享群臣百官。命令主管军务的太尉，选拔才干超群的杰出人才，推荐品德优良的贤士，举用孝敬亲长和友爱兄弟的人，授给他们爵位，赐给他们俸禄。要帮助老天爷养育百物，使它们不断繁衍生长，不出现毁坏夭折。不要大兴土木，不要砍伐大树。命令野虞官，巡行田野，勉励农事，驱赶庄稼地里的野兽家畜，不让它们伤害谷物。天子用猪尝过新麦以后，先进献给祖庙请祖宗神灵尝新。采集各种药材储备起来。葶历草这时衰死，麦子成熟的时节到来。判决轻罪犯人，处以轻微的刑罚。如果孟夏实行秋季的政令，有害的雨会下个不停，五谷不能正常生长，都城四郊的百姓就要涌进城内以求活命；如果实行冬季的政令，草木就过早枯死，不久就要发洪水，毁坏城郭；如果施行春季的政令，蝗虫就要为害，暴风要到来，该抽穗的草不能结下子实。四月的代表官是田畯，代表树是桃树。

【原文】

5 仲夏之月，招摇指午，昏亢中，旦危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虫羽，其音徵，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鸣[①]，反舌无声[②]。天子衣赤衣，乘赤骝，服赤玉，载赤旗。食菽与鸡，服八风水，爨柘燧火。南宫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鸡。朝于明堂太庙。命乐师修鞀鼙、琴瑟、管箫[③]，调竽篪[④]，饰钟磬，执干戚戈羽[⑤]。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⑥]，用盛乐。天子以雉尝黍[⑦]，羞以含桃[⑧]，先荐寝庙。禁民无刈蓝以染，毋烧灰，毋暴布[⑨]，门闾无闭[⑩]，关市

无索。挺重囚[11]，益其食。存鳏寡，振死事[12]。游牝别其群[13]，执腾驹[14]，班马政[15]。日长至[16]，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慎身无躁，节声色，薄滋味，百官静，事无径[17]，以定晏阴之所成[18]。鹿角解[19]，蝉始鸣，半夏生[20]，木堇荣[21]。禁民无发火，可以居高明，远眺望，登丘陵，处台榭。仲夏行冬令，则雹霰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不孰[22]，百螣时起[23]，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蚤成[24]，民殃于疫。五月官相[25]，其树榆。

【注释】

①䴗(jú 菊)：即伯劳，益鸟。原注说此鸟吃蛇。

②反舌：鸟名。原注作“百舌鸟也，能辨变其舌，反易其声，以效百鸟之鸣，故谓百舌。”辨变即遍变，是说变化多，参用刘文典说。

③鞀(táo 滔)：有柄的小鼓。　鼙(pí 皮)：鼓名。《诗经·大雅·緜》“鼛鼓”郑玄注：“凡大鼓之侧有小鼓谓之鼙。”鼙本指应和大鼓鼛(gāo 高)敲的一种小鼓，又叫“应鼙”。后来也指军鼓。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

④篪(chí 池)：古代竹管乐器。

⑤执：治理；掌管；料理。　干：盾。　戚：斧。　羽：顶端饰有羽毛的旗棍，用来指挥乐舞。

⑥大雩(yú 娱)：旱天求雨的一种祭祀。　盛乐：原注作“六代之乐。”指古乐。

⑦雉：王念孙认为应作“䎡(ruǎn 软)”，小鸡，今叫“子鸡”。原注作“新鸡”，正合王说。《广雅·释言》：“䎡，雛也。”《尔雅·释言》郭璞注：“今呼少鸡为䳺(同雛)。”《吕氏春秋·仲夏纪》作“天子以雏尝黍。”高诱注：“雏，春䳺也。”《礼记·月令》同吕书。

⑧羞：进献。《说文·丑部》：“羞，进献也。从羊，羊所进也。”　含桃：原注作“莺所含食，故言含桃。”即樱桃。

⑨暴:(pù 瀑):晒。这个意义后来用"曝"。　布:指葛布。原注作"火盛日猛,暴布则脆伤也。"

⑩门闾无闭:原注作"门,城门也。闾,里门也。民顺阳气,散布在外,当出入,故不闭也。"　里,里巷。

⑪挺:原注作"缓也。"挺有伸直的意思。《荀子·劝学》:"虽有槁暴不复挺者,猱使之然也。"

⑫死事:为国事而牺牲。这儿指死者亲属。

⑬游牝别其群:原注作"是月牝马怀胎已定,故别其群。"　别:分开。

⑭执其腾:原注作"不欲腾驹蹄(踢)伤其(牝马)胎育,故执之。"五尺以下马叫驹。

⑮班:颁布。《说文·刀部》:"班,判也。"又:"判,分也。"班的本义是分发玉器之类,引申为颁布。《汉书·翟方进传》:"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制礼乐,班度量。"颜师古注:"班谓布行也。"　马政:王念孙认为是指"养马之政教"。养马条例。

⑯至:极。"长至"等于说最长。夏至那天白天最长。

⑰径:急速,急躁。

⑱晏:热气,即阳气,据王念孙说。　所成:阴阳二气较量的结果。从"君子"到"所成",讲的是盛夏养生之道,要义在"静、慎"二字。

⑲鹿角解:原注作"夏至鹿角解堕也。"

⑳半夏:中草药名。居夏之半,故名。

㉑木堇:木名。原注说其花朝开暮落。皮和花可以入药。堇通"槿"。

㉒孰:"熟"的古字,成熟。

㉓螣(té 特阳平):蝗虫类害虫。

㉔蚤:通"早"。过早成熟的果实不硕大丰实。

㉕相(xiàng 向):官名。辅佐帝王的大臣。

【译文】

仲夏五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午位,黄昏时亢星位于南天正中,黎明时危星位于南天正中。它的方位是南方,日干用丙丁。它的代表动物是羽毛类的朱雀,代表音调是徵音,十二律中的蕤宾律

和它相配。它的代表数是七，代表味道是苦味，代表气味是焦糊味。它的祭祀是灶祀，祭祀时把属火的肺脏放在前面。小暑在这个月来到，螳螂生出，伯劳开始啼鸣，百舌鸟不再仿效百鸟啼叫。天子穿赤色衣，骑赤色骏马，佩赤色玉饰，插赤色旗。吃豆类和鸡。饮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柘木，用燧取火。南宫侍女着赤衣，佩赤色彩饰，吹竽和笙。代表兵器是戟，代表家畜是鸡。天子在南向堂中央室召会群臣，命令乐师修整鞀鼓、鼙鼓、琴瑟、管箫，调配好竽和篪，擦饰好钟和磬，整治好盾、斧、戈和指挥用的羽旗。命令主管官员为百姓祈祷高山大河和各处的水源，举行大雩祭祭祀上帝，为百姓祈求雨水，要用古代的乐舞。天子用小鸡品尝黍米，加上樱桃，然后首先进献给宗庙的祖先神灵。发布禁令，不许割取未成熟的蓼蓝制作染料，不许砍割草木烧灰作肥料，不要暴晒葛布，以免脆伤裂损。城门、里弄门不必关闭，听任老百姓在外活动自由进出。关卡和集市不要征收赋税。锾解重犯的刑罚，增加他们的饮食。抚恤孤寡老人，救济为国事死难的人员的家属，把已经怀胎的母畜和畜群分开喂养，给马驹套上络头，不让它们踢伤母马，颁布养马条令。夏至这天白天最长，开始冒头的阴气和正称雄的阳气抗争着，这时有些草木旺盛生长，有些濒临死亡，时令界限分明。君子实行斋戒，言行审慎沉稳，节制音乐女色，饮食清淡，让身体所有的器官平平静静，遇事舒缓不急，周密考虑以后再进行，这样来适应阳气阴气交争的季节特征。这时鹿角开始脱落，蝉儿开始鸣唱，半夏应时而生，木槿开花。发出禁令，让老百姓小心火烛，不要引起火灾。可以往高敞明亮的处所住，眺望远方，登上丘陵，处身高台榭屋之中。如果仲夏实行冬季的政令，冰雹霰雪就会砸伤庄稼，使道路不通，战乱随着到来；实行春季的政令，五谷就不能成熟，蝗虫一类的虫害时常发生，国家就要闹饥荒；如果实行秋季的政令，草木就会凋零，果实过早长成，老百姓要遭瘟疫的祸害。五月的代表官是相，代表树是榆树。

【原文】

6 季夏之月，招摇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其虫蠃[①]，其音宫，律中百钟[②]。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凉风始至，蟋蟀居奥[③]，鹰乃学习[④]，腐草化为蚈[⑤]。天子衣黄衣，乘黄骝，服黄玉，建黄旗。食稷与牛，服八风水，爨柘燧火。中宫御女黄色，衣黄采。其兵剑。其畜牛。朝于中宫。乃命渔人，伐蛟取鼍[⑥]，登龟取鼋[⑦]。令滂人[⑧]，入材苇。命四监大夫令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⑨]，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庙社稷，为民祈福。行惠令，吊死问疾，存视长老，行稃鬻[⑩]，厚席蓐[⑪]，以送万物归也。命妇官染采[⑫]，黼黻文章[⑬]，青黄黑白，莫不质良，以给宗庙之服，必宣以明[⑭]。是月也，树木方盛，勿敢斩伐。不可以合诸侯。起土功，动众兴兵，必有天殃。土润溽暑[⑮]，大雨时行，利以杀草粪田畴[⑯]，以肥土疆。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多风咳[⑰]，民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隰水潦[⑱]，稼穑不孰，乃多女灾[⑲]；行冬令，则风寒不时，鹰隼蚤挚[⑳]，四鄙入保。六月官少内[㉑]，其树梓。

【注释】

①其虫蠃：原注作“羽落而为蠃，蠃虫麟为之长。”《吕氏春秋·季夏纪》作“其虫倮”，高诱注：“倮虫(之属)，麒麟为之长。”《礼记·月令》也作“其虫倮”，郑玄注：“象物露见(现)不隐藏，虎豹之属恒浅毛。”走兽的毛一般比羽翅类的禽类短而薄，所以古人称走兽为倮虫。蠃通倮，倮同“裸”。

②百钟：即林钟。林有“众”的意思。

③奥：屋的西南角。《吕氏春秋》作“居宇(屋檐)”，《礼记·月令》作“居壁”。

④学习：学着速飞。　习：鸟速疾拍翅飞。也指鸟连续多次拍翅飞。

⑤蚈(qiān 千)：《吕氏春秋》高诱注为萤。《礼记·月令》作“腐草为萤”。萤火虫在腐草中产卵化出，古人误认为是腐草化成萤火虫。

⑥蛟：古代传说中能发洪水的一种龙。原注作“蛟有鳞甲，能害人，难得，故言‘伐’。”　鼍(tuó 驼)：鼍龙，俗叫猪婆龙，鳄鱼的一种，皮可以作鼓。

⑦鼋(yuán 元)：即鳖。　登：升。原注作“龟神，可以决吉凶，入宗庙，尊之，故言‘登’。”　取：原注作鼍、鼋“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庄逵吉评论说：伐、登、取“三字疏解为精。”原注“精”在从修辞角度(炼字)准确地注出了原文的语言特色，这类古注很可贵。

⑧滂人：原注作“掌池泽官也。”

⑨四监大夫：原注作“监四郡大夫也。”监管四个郡的县大夫。《吕氏春秋·季夏纪》高诱注：“周制，天子畿内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郡有鄙。故《春秋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周时县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耳。此云‘百县’，说周制畿内之县也。四监，监四郡大夫也。”“郡有鄙”当作“郡有四鄙”。《春秋传》指《左传·哀公二年》。本书原注和吕书高注略同。　令：杨树达认为是“合”字之误。吕书作“合”。下文“季冬之月”有“乃命四监收秩薪，以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其实作“令”也通。令指四监大夫转令郡大夫。　秩刍：收集草料。《说文·禾部》：“秩，积也。”积有积聚的意思。　刍(chú 除)：草料。

⑩稃(fū 夫)鬻(zhōu 粥)：谷物的壳叫稃。又专指麦麸。　鬻：即粥。《说文·禾部》：“稃，稃也。”又，“稃，穅也。”又，“穅，谷皮也。”穅同“糠”。稃又作“粰”。庄逵吉本误为“桴”。

⑪蓐(rù 入)：草垫。席蓐这里指埋葬用的垫子。

⑫采：《说文·木部》：“采，捋取也。从木从爪。”段注：“此与采同意。”《说文·禾部》：“采，禾成秀人所收者也。”段注：“此与采同意。”“采”字下段注又说：“采亦可云木成文人所取也。”是说树木成熟，纹路清晰，可以砍伐。由此引申出“彩色”义，又指彩色丝织品，这儿取此义，字今作“彩”，如“剪彩”。所谓“染采”即将本色染成各种彩色。本篇御女所衣的“青采”、“赤采”等，即已染的采。

⑬黼(fǔ 抚)黻(fú 福)文章：指彩帛的各种花纹。半白半黑的叫黼，半青半赤的叫黻，半黑半赤的叫文，半白半赤的叫章。

⑭宣:原注作“遍也。”周遍,指染色均匀,没有遗漏或深浅不一等现象。明:色泽鲜明。

⑮溽(rù 入):湿。

⑯利:有利。 以:于,对于。 杀草粪田畴:原注作“是月大暑,土润溽,暑湿重也。又有时雨,可以杀草为粪,美土疆。”《吕氏春秋》高诱注比此注更具体:“夏至后三十日大暑节,火王也。润溽而溼(应为“湿”)重,又有时雨。烧薙,行水灌之,如以热汤,可以成粪田畴,美土疆。”土疆即土地。这里说的是古人“火耕水耨”耕作法。《礼记·月令》郑玄注:“薙谓迫地芟草也……先薙其草,干烧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于其中,则草死不复生,而地美可稼也。”讲得更具体。 粪:肥,这儿用为动词。 畴(chóu 筹):田地。

⑰风咳:原注作“民疾病风,咳嗽上气。” 风:中医“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之一。《素问·风论》:“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素问·太阴阳明论》:“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这儿风指受风寒,等于说“伤风”。

⑱隰(xí 媳):低洼处。 潦(lǎo 老):渍,积水多。

⑲女灾:原注作“生子不育也。”庄逵吉说:“女灾,郑康成(郑玄)以为败任,是即生子不育之义也。”任通“妊”。败妊指胎儿坏死之类。

⑳隼(sūn 损):猛禽名,又叫鹘(hú 胡),可驯养为猎禽。 蚤:通“早”。挚:和“鸷”义通,搏击。

㉑少内:汉代是主管府藏的官。

【译文】

季夏六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未位,黄昏时心星位于南天正中,黎明时奎星位于南天正中。它的方位是中央,日干用戊己。它美盛的德泽在于属土。它的代表动物是裸虫类的麒麟,代表音调是五音之主的宫音,十二律中的林钟律和它相配。它的代表数是五,代表味道是五味之主的甘味,代表气味是五气之主的香气。它的祭祀是中霤祀,祭祀时把属土的心脏放在前面。这时凉风开始到来,蟋蟀移居到墙缝之中,幼鹰开始学练快速飞行,腐草中孵化出萤火虫。天子穿黄衣,骑黄色骏马,佩黄色玉饰,立黄旗。吃谷子和牛肉。

饮用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柘木，用燧取火。中宫侍女着黄衣，佩黄色彩饰。代表兵器是剑。代表家畜是牛。天子在中宫召会群臣，命令主管渔业的官员捕杀蛟龙，不使兴水害，剥取鼍皮留作鼓皮之用，把神龟恭敬地送进宗庙以备占卜之用，捉来鼋鱼制作鲜美的羹汤。命令掌管水域的官员，收缴芦苇等材料以备国家使用。命令四监大夫，传令他们所监管的各郡收聚草料，用来饲养祭祀用的牲畜，养肥以后用来祭享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神灵、祖宗寝庙、社神谷神，为老百姓祈求幸福。施行仁慈宽和的政令，吊唁丧事，慰问病人，探望长者老人，施舍麸粥，厚葬死者要合礼数，这样来送万物安然归逝。命令女官染制彩帛。黑白、青赤、黑赤、白赤、两两相配，青黄黑白彩色纷呈，无不质地优良，用它们制作祭祀宗庙时穿的礼服，所以染色务必均匀鲜明。这个月树木正在茂盛生长，所以不能砍伐。不宜召集诸侯会盟。如果这时大兴土木，兴师动众，必定受到上天的严惩。这个季节土地湿度大，温度高，常有雷阵雨，有利于烧草沤肥，增加土地的肥力。季夏如果实行春季的政令，就会使谷物子实早落，人们多受风寒而咳嗽气喘，老百姓就要流落他乡；如果实行秋季的政令，那么不论山地还是洼地都会雨水过多受涝灾，庄稼不能成熟，还会多发妇女怀胎不能正常生育的病症；如果实行冬季的政令，那么风寒就要提前到来，鹰隼提早击杀猎物，四方边远地区的人民纷纷逃进城里求生。六月的代表官是少内，代表树是梓树。

【原文】

7 孟秋之月，招摇指申，昏斗中，旦毕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

味辛，其臭腥。其祀门[①]，祭先肝。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②]，用始行戮[③]。天子衣白衣，乘白骆[④]，服白玉，建白旗。食麻与犬[⑤]，服八风水，爨柘燧火。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⑥]。其兵戈。其畜狗。朝于总章左个[⑦]，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罚之，以助损气[⑧]。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⑨]。还，乃赏军率武人于朝[⑩]。命将率，选卒厉兵[⑪]，简练桀俊[⑫]，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⑬]，顺彼四方。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禁奸塞邪，审决狱，平词讼。天地始肃，不可以赢[⑭]。是月农始升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障塞，以备水潦；修城郭，缮宫室；毋以封侯[⑮]，立大官，行重币，出大使。行是月令，凉风至三旬[⑯]。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⑰]，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无实；行夏令，则冬多火灾，寒暑不节，民多疟疾。七月官库[⑱]，其树楝[⑲]。

【注释】

①其祀门："五祀"中户、门分立，门当指大的门。城门、里门称门不称户。户当指室内房室的门，分开说，双扇的叫门，单扇的叫户。

②祭：杀。鹰始祭可以证明前文"獭祭鱼"的"祭"应当"杀"讲，而不是指祭祀。

③用始行戮：原注作"用是时，乃始行杀戮刑罚，顺秋气也。"古代在秋季处决死刑犯。 用：以，在。

④骆(luò 洛)：原注作"白马黑毛曰骆。"毛指马尾和马鬣，见《尔雅》。

⑤麻：《礼记·月令》孟秋之月"食麻"郑玄注："麻实(子实)有文理，属金。"郑氏认为麻子能吃，后人有沿袭这种说法的，如夏纬瑛说我国古时栽培

大麻，种子供食用，韧皮供纤维用，麻为“六谷”之属。陈奇猷否定了夏的说法，指出麻子有毒，不可吃。他据程瑶田的《九谷考》，断定“麻”字是“穈”字的省文。《吕氏春秋·本味》：“饭之美者，阳山之穄(jì 际)。”高诱注：“穄，关西谓之穈。”陈说可从。《说文·禾部》：“穄，穈也。”《一切经音义》(玄应)卷十五引用《说文》：“穄，糜也。似黍而不粘者。关西谓之糜。”可见穈即糜子，是黍类中不粘的一种。麻子大小如大豆，黑色有花纹，形似牛虱。可以榨油，作泻药。笔者儿时不知有毒，食之，一两颗尚无反应，再食，立刻头昏。

⑥白钟：《管子·五行篇》：“昔者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致五钟。令(命名)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大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名，五曰黑钟隐其常。”王绍兰认为其中的“景钟”即白钟。景含“白”义。

⑦总章：原注作“西向堂也。西方总成万物而章明之，故曰总章。” 左个：西向南头室。

⑧损气：原注作“阴气。”阴气伤物，所以叫损气。

⑨西郊：原注作“九里之外效也。”

⑩率：率字本作“衛”。《说文·行部》：“衛，将衛也。”后借“率”(本义是捕鸟网)和“帅”(本义是巾名)代替了本字衛。今通用“帅”。

⑪厉：“砺”的古字，磨砺。

⑫简：通“柬”，选择。

⑬诘诛：责问，遣责。

⑭赢：同“盈”，盛。

⑮毋以：这两个字一直管到“出大使”。

⑯三旬：陈奇猷据金其源认为“旬”指所谓“公旬”，指古代统治者规定人民每年为官府所作的无偿劳动，其时间根据年成好坏确定。丰年每年三天，中年二天，荒年一天。一般不超过三天。见《周礼·地官·均人》、《礼记·王制》。这里的“三旬”是个不确定的数字。上文第 3 节的“甘雨至三旬”同此。

⑰介虫：《吕氏春秋·孟秋纪》高诱注：“介虫，龟属。” 败：坏。

⑱库：主管兵器的官。

⑲楝(liàn 练)：楝树属落叶乔木，种子和树皮可入药。

【译文】

孟秋七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申位，黄昏时斗宿出现在南天

正中，黎明时毕宿出现在南天正中。它的方位是西方，日干用庚辛。它的威严的德行在于属金。它的代表动物是毛类的白虎，代表音是商调，十二律中的夷则律和它相配。它的代表数是九，代表味道是辛辣味，代表气味是血腥味。它的祭祀是门祀，祭祀时将属金的肝脏放在前面。这时凉风兴起，白露洒遍大地，寒蝉还能鸣叫，苍鹰开始捕杀鸟雀小兽。这个季节执行死刑。天子穿白衣，骑白身黑鬃的骏马，佩白色玉饰，树白旗。吃不粘的黍和狗肉。饮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柘木，用燧取火。西宫侍女着白装，佩白色彩饰，敲白钟。代表兵器是戈。代表家畜是犬。天子在西向堂的南头室召见群臣，发布秋季的政令。要清查那些不孝父母、不敬兄长、残暴蛮横的人，加以惩罚，来张扬秋天肃杀之气。立秋的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大夫等文武百官，到九里外的西郊迎接秋天的到来，返回以后，在朝廷嘉奖将官中勇武有功的人。命令将帅选拔士卒，磨砺兵器，挑选训练杰出优秀的将士，信用有功的军人，去征伐不义的诸侯，讨伐谴责那些凶暴傲慢的人，以安定天下。命令主管官吏，修订法律制度，修缮牢房，禁绝奸邪，审理判决案件，处理诉讼。秋季是天地开始显示杀气的时令，所以不能容许邪气猖獗横行。这个月农民开始收割谷物，天子品尝新谷以后，再进献给宗庙的祖宗神灵。下令百官，开始征收赋税；修整堤防，留心河道阻塞不通，以防备水患；修整城郭，修缮宫室；不要裂土封侯、任命大官、赏赐黄金、派出重要的使节。如果实行这些政令，那么凉风便会不断吹来。如果孟秋实行冬季的政令，那么阴气就会过盛，甲壳类动物会伤害谷物，战争会兴起；如果实行春季的政令，国家就要闹旱灾，阴气又卷土重来，五谷不结子实；如果实行夏季的政令，到了冬天就多火灾，寒暑失去调节，老百姓多患疟疾。七月的代表官是管库官，代表树是楝树。

【原文】

8 仲秋之月，招摇指西，昏牵牛中，旦觜巂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至，候雁来，玄鸟归①，群鸟翔②。天子衣白衣，乘白骆，服白玉，建白旗。食麻与犬，服八风水，爨柘燧火。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其兵戈，其畜犬。朝于总章太庙。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无或枉挠③；决狱不当，反受其殃。是月也，养长老，授几杖④，行稃鬻饮食。乃命宰祝⑤，行牺牲，案刍豢⑥，视肥臞全粹⑦，察物色⑧，课比类⑨，量大小，视少长⑩，莫不中度。天子乃傩，以御秋气⑪。以犬尝麻，先荐寝庙。是月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畜采⑫，多积聚，劝种宿麦。若或失时，行罪无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蛰虫培户⑬，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日夜分，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称⑭，理关市，来商旅，入货财，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方皆至，财物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有大恐；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皆复生⑮；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八月官尉，其树柘。

【注释】

①玄鸟：燕子。秋分南归，春分北至。

②群鸟翔：翔又作"养"。《吕氏春秋·仲秋纪》作"群鸟养羞"。指鸟类秋天生毫毛，准备过冬御寒。　羞：进。

③枉挠：枉曲。挠通"桡"，弯曲。

④几(jī 机)杖:案桌和手杖。几作席地而坐时靠身用。

⑤宰:掌管祭祀所用牲畜的官员。　祝:管祭祀祝祷的官员。

⑥案:察看。　刍豢(huàn 涣):草养的叫刍,牛羊类。谷养的叫豢,猪类。

⑦臞(qú 渠):瘦。　全:身体完好没有缺陷。　粹:毛色纯一。

⑧物色:毛色。《吕氏春秋·仲秋纪》"察物色"高注:"物,毛也。"物本指杂色牛,引申指按毛色所分的牲畜的种类、品级。《周礼·地官·牧人》:"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供)祭祀之牲牷。"孙诒让正义:"物犹言种类也……凡牲畜,区别毛色,各为种类,通谓之物。"《礼记·月令》仲秋之月"察物色"孔颖达疏:"察物色者,物色骍(xīng 辛,赤色)黝(yǒu 有,黑色)之别也。周礼阳祀用骍,阴祀用黝,望祀(祭山川)各以其方之色(各方的代表色)也。"

⑨课比类:依照惯例确定用哪种颜色。课,按一定的标准考核。《礼记·月令》仲秋之月"必比类",孔颖达疏:"已行故事(旧制,老规矩)曰比,品物相随曰类。"

⑩少长:年齿大小。《吕氏春秋》作"长短"。

⑪御:止。禁止秋气不使为害。

⑫趣:通"促",督促。

⑬培户:培土在洞口。蛰虫挖洞穴准备过冬,把挖出的土堆放在洞口周围,届时用来封塞洞口,叫培户。《礼记·月令》作"坏(通"培"。不是"好坏"的"坏")户",郑玄注:"坏,益(增)也。蛰虫益户谓小之也。""小之"即使洞口变小些。《礼记·月令》有"坏城郭",郑注坏为"益",孔颖达疏:"城郭当须牢厚。故言'坏'。""坏城郭"即培添泥土加厚加固土城墙。

⑭称:应为"桶"。见本卷2·⑰。

⑮复生:已近成熟的谷物又分蘖出新苗。这会分散养分,影响收成。

【译文】

仲秋八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酉位,黄昏时牵牛星出现在南天正中,黎明时觜嶲星出现在南天正中。它的方位是西方,日干用庚辛。它的代表动物是毛类的白虎,代表音是商调,十二律中的夷则律和它相配。它的代表数是九,代表味道是辛辣味,代表气味是血腥味。它的祭祀是门祀,祭祀时将属金的肝脏放在前面。这时凉

风吹来，候雁来到，燕子南归，群鸟长出秋毫准备过冬。天子穿白衣，骑白马，佩白色玉饰，立白旗。吃不粘的黍子和狗肉。饮用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柘木，用燧取火。西宫侍女着白衣，佩白色彩饰，撞击白钟。代表兵器是戈，代表家畜是犬。天子在西向堂的正室朝会群臣。命令主管司法的官员，重申和严肃执行各种刑律，杀人务必依据罪行，不可有一点冤屈；判决案件如果不合事实，到头来只会受上天惩罚。这个月里，要抚养好长者老人，赐给他们几案、手杖；施舍麸粥饮食。又命令太宰和太祝，巡视牺牲，察看牛羊和猪，看看它们是肥是瘦，是否完好无残缺，毛色是否纯一，按毛色分清类别品级，都要比照惯例考核归类，量好轻重，看清口齿，都要符合规定标准。天子举行驱疫仪式，以驾御秋气不让它为害作祟。用狗品尝过糜子以后，再首先进献给宗庙的祖宗神灵。在这个月中，可以修建大小城郭，疏通水道，挖好地窖，修整粮囤谷仓。又命令主管官吏，敦促百姓搞好收割、储藏、采摘，多多积聚财物，勉励百姓种好越冬的麦子。假如谁错过了农时，治他们的罪毫不犹疑。在这个月里，雷鸣开始停息，冬眠动物开始挖洞，积土在洞口准备入洞过冬。肃杀的阴气越来越占上风，阳气一天天衰微。江河开始干涸，秋分那天昼夜长短相等。要统一和校正度、量、衡等的标准，整顿关卡、集市，让客商自由来往交易，互通有无，增加收入，方便老百姓的生活。这样一来，四面八方的人都聚集到都邑，财物才不会短缺，天子不会缺乏用度，各种事情都能够顺心如意。如果仲秋施行春季的政令，秋雨便不降落，草木继续旺盛生长，国家会发生大的恐慌；如果施行夏季的政令，国家就闹旱灾，本该蛰伏的动物也不伏藏，五谷分蘖出新苗；如果施行冬季的政令，那么风灾就常常发生，雷鸣会提前收停，草木会过早枯死。八月的代表官是管军事的尉官，代表树是柘树。

【原文】

9 季秋之月，招摇指戌，昏虚中，旦柳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候雁来宾①，雀入大水为蛤②，菊有黄花，豺乃祭兽戮禽③。天子衣白衣，乘白骆，服白玉，建白旗。食麻与犬，服八风水，爨柘燧火。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其兵戈，其畜犬。朝于总章右个。命有司，申严号令，百官贵贱④，无不务入，以会天地之藏⑤，无有宣出⑥。乃命冢宰⑦，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⑧，藏帝籍之收于神仓⑨。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⑩。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学习吹⑪。大飨帝，尝牺牲。合诸侯，制百县⑫，为来岁受朔日⑬，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岁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⑭。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⑮。命太仆及七驺⑯，咸驾戴荏⑰，授车以级⑱，皆正设于屏外⑲。司徒搢朴⑳，北向以赞之㉑。天于乃厉服广饰㉒，执弓操矢以猎，命主祠㉓，祭禽四方㉔。是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乃趋狱刑㉕，毋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㉖，供养之不宜者㉗。通路除道，从境始，至国而后已㉘。是月，天子乃以犬尝麻，先荐寝庙。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㉙；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竟不宁㉚，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隋㉛，师旅并兴。九月官候㉜，其树槐。

【注释】

①候雁来宾：原注作“是月时候之雁从北漠中来，南之（至）彭蠡。盖以为

八月来者，其父母也。是(此，九月)月来者，盖其子也，羽翼稚弱，故在后尔。”原注如此解释候雁分八、九两月南来的原因，可参考，　宾：见下注。

②雀：刘文典本依原注以“宾雀”为一语。原注作“宾雀者，老雀也。栖宿人堂宇人间，如宾客者也。故谓之宾。”《说文·隹部》：“雀，依人小鸟也。”《太平御览》九四一引此文的许慎注：“雀，依屋之雀，本飞鸟也(属阳)，随阳下藏(九月阴气盛，阳气收藏)，故为蛤。”化蛤的说法是误会。又，《礼记·月令》季秋之月，郑玄注释“鸿雁来宾，爵(雀)入大水为蛤”说：“来宾言其客止未去也。”当依郑注以“宾”字属上句。既是“老雀”、“依人小鸟”、“依屋之雀”，不应说是“宾”。

③祭兽戮禽：原注依例释“祭”为“四面陈之”以祭天地，不可信。这儿“祭”与“戮”对言义同，足证祭应取杀义。

④百官贵贱：百官无论贵残者。《礼记·月令》季秋之月“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内(纳)”，孔颖达疏：“命百官贵之与贱……”，贵贱指官位高低。有人译“贵贱”为民之贵贱，可以比较。

⑤会：趋合，顺应。《礼记·月令》季秋之月孔颖达疏：“以会天地之藏者，会犹趣(通“趋”)也，言心皆趣向天地所藏之事，谓心顺天地以深闭藏也。”孔氏深得“会”在这儿的深层含义，比高诱注成“合”、郑玄注成“聚”要准确得多。

⑥宣：散失，泄露。

⑦冢宰：官名。周代冢宰是六卿之首，又叫太宰。《周书·周官》：“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相当于后来的丞相、宰相。

⑧举五谷之要：《吕氏春秋·季秋纪》这句话高注：“举书五种之要，具文簿也。”《礼记·月令》季秋之月此句郑玄注：“定其租税之簿。”文簿这儿指记录财物的簿籍，近似今天的财物帐簿。原注释“要”为“簿书”。

⑨帝籍：原注作“天子籍田千亩，故曰‘帝籍之收’，籍田所收之谷也。”籍田：古代帝王在春耕前亲耕农田，以奉祀宗庙，寓劝农之意。《诗经·周颂·载芟·序》：“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毛传：“籍田，甸师氏所掌，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又作“藉田”。《汉书·文帝纪》：“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之粢盛。”天子“亲耕”只是做个样子，实际是“借民力治之”。　神仓：贮存籍田所出用作祭祀谷物的仓，因这种谷物用于祭祖宗神灵，所以叫神仓。

⑩百工休：原注作“霜降天寒，朱漆难成，故百工休止，不复作器也。”　百

工：各种工匠。

⑪上丁：原注作“是月上旬丁日。” 入学习吹：原注作“入学宫，吹笙竽，习礼乐。”《礼记·月令》作“命乐正，入学习吹。”

⑫制：使合制度，规定制度。

⑬受朔日：原注作“豫明年之历日也”。高诱注《吕氏春秋》这句话说：“来岁，明年也。秦以十月为正，故于是月受明年历日也。由此言之，《月令》为秦制也。”沈祖緜考证，认为吕书十二纪还是用的传统的夏历，不是秦历。沈氏说：“此云月朔，非岁首也。盖是月颁历书，使知每月月朔而已。”陈奇猷肯定了沈说。依本书惯例，沈说为是。受朔日又叫“定朔”、“经朔”。古人发现日的运行有赢缩（太阳在黄道上运行速度的快慢），月行也有迟速，每年大月小月相间，朔日并不固定，必须依据月行迟速来确定，叫做“定朔”。颁布确定的朔日即“受朔”。 受：“授”的古字。

⑭“与诸”四句：《吕氏春秋·季秋纪》高注：“诸侯所税轻重，职贡多少之数，远者贡轻，近者贡重，各有所宜。” 贡岁：即岁贡。 度：标准。

⑮五戎：原注作“戎，兵也。刀、剑、矛、戟、矢曰五戎。”

⑯太仆：官名。掌管君王车马牧畜之事。 七驺（zōu 邹）：《礼记·月令》“命仆及七驺”，郑玄注：“仆，戎仆及御夫也。七驺，谓趣马，主为诸官驾说（即“脱”，卸）者也。”天子马六种，各有主管官吏，另加总管，合为“七驺”。驺通“趋”。

⑰戴荏：戴通“载”，插。 荏：刘绩认为是“旌”的误字。载旌指插旗帜。

⑱授车以级：就是“以级授车”。原注作“级，等也。授当车者以高下各随其等级。”

⑲正：整齐。吕书作“整”。 设：陈列。 屏：本指帝王的门屏。这儿指猎场上天子营帐外的屏障。

⑳司徒：原注作“司徒主众，教导之也。”周代司徒掌管教化，是六卿之一。 搢：插。 朴：吕书和《礼记·月令》作“扑”，鞭杖。

㉑赞：告诫。

㉒厉：戎装、猎服。 广饰：原注作“广其所佩之饰，以取禽。”指增带便利打猎的饰物。

㉓主祠：主持祭典的官员。

㉔祭禽四方：《礼记·月令》郑玄注：“以所获禽祀四方之神也。” 禽：泛

指鸟兽。

㉕趋：督促。

㉖不当：原注作“谓无德受禄也。”

㉗不宜：原注作“谓不孝也。”

㉘后：王念孙认为是后人妄加的字。

㉙鼽（chóu 仇）：鼻子不通症。

㉚竟：“境”的古字。

㉛解：“懈”的古字，懈怠。　隋：通“惰”。吕书作“堕”。

㉜候：候望之官，负责守备。

【译文】

季秋九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戌位，黄昏时虚星位于南天正中，黎明时柳星位于南天正中。它的方位是西方，日干用庚辛。它的代表动物是毛类的白虎，代表音调是商调，十二律中的无射律和它相配。它的代表数是九，代表味道是辛辣味，代表气味是血腥味。它的祭祀是门祀，祭祀时将属金的肝脏放在前面。候雁全都飞来客居，小家雀投进大海变成了蛤蜊，菊开出黄灿灿的花儿，豺狗开始捕杀小的走兽和飞鸟。天子穿白衣，骑白身黑鬃的马，佩白色玉饰，立白旗。吃不粘的黍和狗肉。饮用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柘木，用燧取火。西宫侍女着白装，佩白色彩饰，撞击白钟。代表兵器是戈，代表家畜是犬。天子在西向堂的北头室朝会群臣。命令主管司法的官员，重申法令，严明法纪；官吏不论品级高低，都必须致力于收藏大事，顺应天地秋天闭藏万物的意旨，不能有所宣泄。又下令主持政务的冢宰，农事全部结束以后，要把五谷收成的情况记载在簿书上，把天子籍田的谷物藏进储存祭祀用谷的神仓之中。这个月里，霜降开始，各种工匠应该停止工作。又命令主管官员说：寒冷的气流一起到来，老百姓受不了寒冷，要让他们回到家里避寒。在这个月的上旬丁日，要组织人们进学宫练习吹奏竽笙等，演习礼乐；举行大飨祭仪祭享天帝，用牺牲作祭品，让天帝品尝；召集诸侯开

会，规定百县的各种制度，其中包括颁定来年各月的朔日，确定各个诸侯国税收的轻重，向朝廷纳贡的数量，都按它们所处地域的远近和土质肥瘠确定标准。还要教民田猎，熟练使用刀、剑、矛、戟、弓箭五种兵器。命令太仆和七驺全都驾好猎车，插好各种旗帜，并按等级分发给大小官吏，然后让他们整齐地排列在天子营帐屏风外的两侧。主管教化的司徒在绅带上插着扑鞭，面朝北方训诫众官，要严守田猎的规定。然后天子身着戎装，加带便于打措的各种佩挂物，手执弓箭开始打猎。狩猎完毕，命令主祀官员，用猎获的飞禽走兽祭祀四方神灵，感报它们护佑狩猎的功德。这个月草木枯黄凋落，可以砍伐树木烧制木炭。蛰虫全都躲藏起来。于是敦促刑狱官，不要留下死罪的囚犯，没收那些没有功德、不讲孝道的官吏的俸禄。疏通道路，清除障碍，从边境起，直到国都，都要畅通无阻。这个月天子用犬尝过不粘的黍子以后，首先进献给祖庙的神灵。如果季秋实行夏季的政令，国家就要发洪水，贮藏过冬的物品就会腐烂，老百姓多犯鼻子阻塞症；如果实行冬季的政令，国内就多盗贼，边境不得安宁，国土被分裂；如果实行春季的政令，那么和暖的风就会到来，老百姓懒洋洋的打不起精神，战争四处发生。九月的代表官是候官，代表树是槐树。

【原文】

10 孟冬之月，招摇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肾。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①]，虹藏不见[②]。天子衣黑衣，乘玄骊[③]，服玄玉，建玄旗。食黍与彘，服八风水，爨松燧火。北宫御女黑色，

衣黑采，击磬石。其兵铩[4]，其畜彘。朝于玄堂左个[5]，以出冬令。命有司，修群禁，禁外徙，闭门闾，大搜客，断罚刑，杀当罪，阿上乱法者诛。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北郊[6]。还，乃赏死事，存孤寡。是月，命太祝祷祀神位，占龟策[7]，审卦兆，以察吉凶。于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行积聚，修城郭，警门闾，修楗闭[8]，慎管籥[9]，固封玺[10]；修边境，完要塞，绝蹊径；饬丧纪[11]，审棺椁衣衾之薄厚，营丘垅之小大高痺[12]，使贵贱尊卑各有等级。是月也，工师效功[13]，陈祭器，案度程，坚致为上[14]。工事苦慢[15]，作为淫巧[16]，必行其罪。是月也，大饮蒸[17]，天子祈来年于天宗[18]，大祷祭于公社[19]，毕，飨先祖。劳农夫，以休息之。命将率讲武[20]，肄射御[21]，角力劲[22]。乃命水虞、渔师[23]，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侵牟[24]。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发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十月官司马，其树檀。

【注释】

①大水：原注认为是淮水。据《吕氏春秋·孟冬纪》这句话的高诱注，陈奇猷校释引范耕研说，雉入淮为蜃的说法本自《国语·晋语》："雉入于淮为蜃。"这也是古人的误会。　蜃（shèn 圣）：蛤蜊。

②见：现。原注作"虹，阴中之阳也。是月阴盛，故不见也。"虹是大气中的小水珠经日光照射发生折射和反射作用而形成的，多出现在夏季的雨后。古人用阴阳作用加以解释。

③骊（lì 丽）：纯黑色的马。

④铩（shà 杀）：一种长矛。

⑤玄堂：原注作“北向堂。” 左个：北向之左即西头。

⑥北郊：六里之郊。

⑦龟策：龟甲和蓍草，占卜用物。

⑧楗：竖插在门闩上使门闩拔不开的木棍。字也用“键”。 闭：门闩上插楗的孔。楗叫牡，闭叫牝。这儿楗闭代表整个门闩。

⑨管籥（yuè 月）：即钥匙，用来拨开楗棍。因其形似乐器的管籥，故名。后用作“钥”。

⑩封玺：印封。

⑪饬（chì 赤）：庄逵吉本作“饰”，原注作“饰，治也。” 纪：原注作“数也。”礼数。

⑫丘垅：坟墓。 痺（bēi 卑）：通“庳”，低。

⑬工师：主管百工的官吏。

⑭坚致：坚固细密。 致：细致，精致。

⑮苦：器物等粗劣。 慢：原注作“不牢也”。

⑯淫巧：原注作“非常之巧。”过分奇巧，华而不实。超越常情都可以叫“淫”。

⑰大饮蒸：原注作“蒸，冬祭也。于是时，大饮酒而祭，求明年之福祥也。”这里说“明年”，可知上一段“受朔”仅就定月朔而言，不能据以说是用秦历（十月为岁首）。

⑱天宗：原注作“凡属天上之神，日月星辰皆为天宗也。”指各类天神。

⑲公社：原注作“后土之祭也。”指祭社神。社神众氏共有，所以称为“公社”。公社与下文“先祖”相对，有先公后私的意思。

⑳讲：练习。今仍有“讲习”一词。

㉑肄（yì 意）：学习。今有“肄业”一词。

㉒角：角逐，比试。

㉓水虞：管水域的官。渔师：渔业吏。

㉔牟（móu 谋）：取。常指非法多取。

【译文】

孟冬十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亥位，黄昏时危宿位于南天正

中，黎明时七星位于南天正中。它的方位是北方，日干用壬癸。它美盛的德泽在于属水。它的代表动物是介甲类的玄武，代表音调是羽音，十二律中的应钟律和它相配。它的代表数是六，代表味道是咸味，代表气味是腐味。它的祭祀是井祀，祭祀时把属水的肾脏放在前面。这时水开始结冰，大地开始凝冻，雉投进淮河化成了蛤蜊，霓虹暂时隐退不露面。天子穿黑衣，骑纯黑的马，佩黑色玉饰，树黑旗。吃黍和猪肉，饮用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松木，用燧取火。北宫侍女着黑衣，佩黑色彩饰，击打磬石。它的代表兵器是铩，代表家畜是猪。天子在北向堂的西头室朝会群臣，发布冬季的政令。命令主管官员，执行各项禁令，禁止居民迁徙外流，关闭城门和里门，大规模搜查外来的流动人员，判决罪犯，执行刑罚，处决其中的死刑犯，严惩阿谀上司扰乱法纪的人。立冬的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大夫文武百官，到六里外的北郊迎接冬天的来临。然后赏赐为国事献身的人的亲属，抚恤孤儿寡妇。这个月内，命令太祝祈祷祭祀神灵，用龟和蓍草进行占卜，仔细察看卦象，考察吉凶。这时天子开始穿上皮裘，下令百官小心贮存好过冬物品。命令司徒巡查人力财力积聚的状况，修建城郭，警戒城门里门，修整门闩，谨慎保管钥匙，加固印封；整治边防，完备关塞，堵塞田间小径，防止践踏农田；修订丧事的礼数，检查内棺外椁和随葬衣被的厚薄，测量坟垅的大小高低，让它们的规模符合贵贱尊卑等级。在这个月内，主管工匠的官吏献出工匠们的成品，陈列出祭器，察看款式规格，坚固精致的列为上品。工匠的制作如果粗制滥造，质量粗劣，或者过分奇巧，华而不实，一定要追究他们的罪责。在这个月，天子举行冬日的蒸祭，畅饮美酒，向日月星辰各方天神祈祷来年的幸福；还要在公社举行盛大祭典，祭享社神，然后再祭祀祖宗神灵。要慰劳辛勤耕作了一年的农民，让他们休养生息。命令将官习武，演习射箭和驾御，比试武艺高低。又命令主管水域和渔业的官员，收取河流湖泽的赋税，但不准非法巧取豪夺。如果孟冬实行春季的政令，那么

冰冻就不坚实，地气散发出来，老百姓多有流离失所；如果实行夏季的政令，就有暴风经常刮起，正值冬日却不寒冷，冬眠动物重又钻出藏身之处；如果实行秋季的政令，霜雪就不按时令降落，小规模战乱时有发生，国土被邻国侵占。十月的代表官是司马，代表树是檀树。

【原文】

11 仲冬之月，招摇指子，昏壁中，旦轸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肾。水益壮，地始坼，鳱鴠不鸣[①]，虎始交。天子衣黑衣，乘铁骊[②]，服玄玉，建玄旗。食黍与彘，服八风水，爨松燧火。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磬石。其兵铩，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庙。命有司曰：土事无作，无发室居[③]，及起大众，是谓发天地之藏，诸蛰则死，民必疾疫，有随以丧[④]。急捕盗贼，诛淫泆诈伪之人[⑤]。命曰畼月[⑥]。命奄尹[⑦]，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乃命大酋[⑧]，秫稻必齐[⑨]，曲蘖必时[⑩]，湛熺必洁[⑪]，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⑫]，无有差忒[⑬]。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泽。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牛马畜兽有放失者，取之不诘[⑭]。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⑮]，野虞教导之；其有相争夺，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去声色，禁嗜欲，宁身体，安形性。是月也，荔挺出[⑯]，芸始生[⑰]，丘蚓结[⑱]，麋角解，水泉动，则

伐树木，取竹箭。罢官之无事、器之无用者[19]，涂阙庭门闾[20]，筑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闭。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氛雾冥冥[21]，雷乃发声[22]；行秋令，则其时雨水，瓜瓠不成[23]，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疾疠[24]。十一月官都尉[25]，其树枣。

【注释】

①鳱(gān 甘)鴠(dàn 旦)：山鸟名。又作鶡鴠、鶡旦、盍旦、鳱鴠，这些称呼很可能都像这种鸟的叫声。《礼记·月令》仲冬之月郑玄注，说是一种"求旦之鸟"，理解成夜鸣以求天亮。郑氏理解鸟名含意是"号(háo 豪)旦"。

②铁：黑色。

③无发室居：《吕氏春秋·仲冬纪》作"无发盖藏"。这里宜用吕书文字的意思为好。

④有：通"又"。　丧(sàng 桑去声)：应指逃亡。理解为"死事"也可通。

⑤淫泆(yì 逸)：放纵。

⑥畼月：《说文·田部》："畼，不生也。"段玉裁注："今之'畅'盖即此字之隶变(隶书变形)"吕书和《礼记》作"畅"。郑玄注："畅犹充也。"孔颖达疏："……言名此月为充实之月，当使万物充实不发动也。"原注作"阴气在上，民人空闲，故命曰畼月。"段玉裁注《说文》"畼"字引上述郑注以后说："盖皆义之相反而相生也。"所谓"不生"指不生殖、不生长、"无作"、"无发"、无"起"，而这些正是为了休养生息，积蓄生命力，以待春和日暖时更加蓬勃旺盛的生长。段氏可以说得畅字的精义。这个字不作字面对译。

⑦奄尹：即太监头目。原注作"奄，官也。尹，正也。"刘文典疑原注的"官"是"宦"之误。日本《诸子大成·改正淮南鸿烈解》引原注作"宦"。《礼记·月令》郑玄注："奄尹，主领奄竖之官也。于周为内宰，掌治王之内政(宫廷内务)。"奄后作"阉"，指割去生殖器。

⑧大酋：原注作"主酤酒官也。"《说文·酋部》："酋，绎酒也。从酉，水半见于上。《礼》有大酋，掌酒官也。"绎本指抽丝，引申为"治理"、"管理"。

⑨秫(shú 熟)：粘高粱，可用来做烧酒。

⑩曲蘖:酒曲。这儿指下曲。蘖通“糵”。

⑪湛:通“渐”,浸泡。《礼记·内则》:“渍,取牛肉,必新杀者,薄切之,必绝其理(断其纹路),湛诸美酒。”郑玄注:“湛亦渍也。” 熺(xī 西):《吕氏春秋·仲冬纪》作“馆”。《仪礼·特牲·馈食礼》:“主妇视馆,爨于西堂下。”郑玄注:“炊黍稷曰馆。”湛,馆这里主要指浸泡和蒸煮的器具等。

⑫火齐:火候。《礼记·月令》仲冬之月“火齐必得”,孔颖达疏:“谓炊米和酒之时,用火齐生熟必得中(适中)也。” 齐:通“剂”,份量。《周礼·天官·亨人》:“掌共鼎镬,以给水火之齐。”郑玄注:“齐,多少之量。”贾公彦疏:“谓实(装,添)水于鼎及爨之以火皆有多少之齐。”

⑬差忒(tè 特):差错。

⑭取之不诘:失主领回去,官府不加责罚。《吕氏春秋·仲冬纪》这句话许维遹注:“取之不诘者,警戒其失主也,并无诛罪。”

⑮疏食:《吕氏春秋·仲冬纪》高诱注:“草实曰疏食。” 实:子实。

⑯荔:马荔草,又叫蔺。 挺:拔出。引申为生出。

⑰芸:芸蒿。野菜名。

⑱丘:后用“蚯”。 结:扭结成团。古人观察物象很细致。

⑲罢:减去。

⑳涂:用泥浆涂抹填补。 阙:门。

㉑冥冥:昏暗的样子。

㉒乃:原注作“十一月雷发其声,非其时,故言‘乃’也。”这是特意释虚词的含义。

㉓瓜瓠(hù 户)不成:《礼记·月令》仲冬之月郑玄注:“子宿直(值)虚危,虚危内有瓜瓠(星名,虚宿、危宿东北边的四星,又叫“瓠瓜”,参见卷三附录九天文图)。”虚宿季秋中于南天,应处在十二辰的戌位;危宿孟冬中于南天,应在亥位。如果它们窜入仲冬开始的子位,就是异常天象,使仲冬出现秋季的气象,造成雨雪交加,古人认为会使人间的“瓜瓠不成”。这种说法缺乏科学依据。

㉔疠(lì 厉):这里指瘟疫。

㉕都尉:管军事的官。

【译文】

仲冬十一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子位，黄昏时壁宿出现在南天正中，黎明时轸宿出现在南天正中。它的方位是北方，日干用壬癸。它的代表动物是介甲类的玄武，代表音调是羽音，十二律中的黄钟和它相配。它的代表数是六，代表味道是咸味，代表气味是腐味。它的祭祀是井祀，祭祀时将属水的肾脏放在前面。这时冰更加坚实，大地开始冻到坼裂的程度，鸮鴠鸟不叫了，老虎开始交配。天子穿黑衣，骑黑马，佩黑色玉饰，树黑旗。吃黍和猪肉，饮用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松木，用燧取火。北宫侍女着黑衣，佩黑色彩饰，敲击磬石。它的代表兵器是铩，代表家畜是猪。天子在北向堂的中央室召会群臣，命令主管管员说：土木工程不要动工，不要打开地窖，也不要征调众多百姓服劳役；如果兴土木、开地窖、用民工，这就是扰动了天地的闭藏，这样，各种冬眠动物就会冻死，老百姓必定染上疾病，又会随着发生流亡的事。要加紧捕捉盗贼，惩罚胡作非为招摇撞骗的歹徒。这个月叫做“畅月”。命令阉官的头目，重申宫中的禁令，仔细察看大小门户，谨慎守护宫中的居室，内外门户都要定时关闭，减少妃嫔宫女侍寝承欢的事。又命令主管酿酒的官员，粘高粱和稻谷必须备齐，下酒曲必须适时，浸泡和蒸煮的器具必须洁净，用的水必须香冽，瓦器必须精良，火候必须适中，所有这些都要符合规程，不能有差错。天子又命令主管祭祀的官员，祭祀天下的大河名泽。在这个月里，农民如果有不好好收藏积聚，让牛马牲畜、饲养的野兽走失的，失主可以认领回去，对他们只须告诫一番，不必严加责备。有人能在山林湖泽采摘草子、猎取禽兽的，管山林湖泽的官员要加以指导；如果有人互相争夺，就治他们的罪不能宽赦。在这个月中，冬至那天白昼最短，被压住的阳气冬至以后开始同阴气抗争。君子实行斋戒，居室隐蔽，身体要静，远离音乐美色，禁绝嗜欲，使身心都得安宁。这个月，马荔开始抽芽，芸蒿开始长出，蚯蚓缠结成团，麋鹿脱角，泉水涌动，这时可以砍伐树木，削

制竹箭。减省无事的官吏和无用的器具，修补好宫门、院门、里门和城门，加固监狱的墙垣。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顺应天地闭藏的用心。如果仲冬实行夏季的政令，国家就要发生旱灾，到处雾气弥漫，一片昏沉，雷竟然又轰鸣起来；如果实行秋季的政令，就会雨水过多，瓜瓠不能成熟，国家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如果实行春季的政令，螟虫就会伤害农作物，水源全都枯竭，老百姓多发瘟疫。十一月的代表官是都尉，代表树是枣树。

【原文】

12 季冬之月，招摇指丑，昏娄中，旦氐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大吕。其数六，其味咸，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肾。雁北乡[1]，鹊加巢[2]，雉雊[3]，鸡呼卵[4]。天子衣黑衣，乘铁骊，服玄玉，建玄旗。食麦与彘，服八风水，爨松燧火。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磬石。其兵铩，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命有司，大傩旁磔[5]，出土牛[6]。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射渔，先荐寝庙。令民出五种[7]，令农计耦耕事[8]，修耒耜[9]，具田器。命乐师大合吹而罢[10]。乃命四监，收秩薪[11]，以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12]。是月也，日穷于次[13]，月绝于纪[14]，星周于天[15]，岁将更始。令静农民，无有所使。天子乃与公卿大夫饰国典，论时令，以待嗣岁之宜。乃命太史[16]，次诸侯之列[17]，赋之牺牲[18]，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刍享[19]。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则白露早降，介虫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则胎夭伤，国多痼疾，命之曰逆[20]；

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十二月官狱[21]，其树栎[22]。

【注释】

①乡：通“向”。

②加：通“架”。

③雊（gòu 够）：野鸡叫，是求偶的表示。

④鸡呼卵：原注作“鸡呼鸣求卵也。”母鸡一般冬天暂停生蛋，叫“歇窠”。开春后再开始新一轮产程。每下蛋之前，常常“咯……咯咯”的鸣叫。以上四句都是写春天将临的征候。

⑤大傩：原注作“今之逐阴驱疫，为阳导也。”《吕氏春秋·季冬纪》高诱注：“今人腊月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周礼·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下衣，裙类），执戈扬楯（盾牌），率百官隶（及，一个接一个）而时傩，以索室驱疫鬼。此之谓也。”有人认为“傩”就是驱疫时人们的呵斥声。　旁磔：原注作“四面皆磔犬羊，以禳四方之疫疾也。”　旁：普遍。指各方。

⑥土牛：泥塑的牛。原注作“今乡县出劝农耕之土牛于外是也。”

⑦五种：即五谷的种子。《吕氏春秋·季冬纪》高诱注：“出之于窖，简（通“柬”，挑选）择之也。”

⑧耦：二人同耕。

⑨耒（lěi 垒）耜（sì 似）：古代似犁的农具，木把叫耒，黎头叫耜。

⑩“命乐”句：《礼记·月令》季冬之月这句话郑玄注：“岁将终，与族人大饮作乐于大寝以缀恩（联络感情）也。言‘罢’者，此用礼乐于族人最盛，后年（下一年）若时（这时，腊月）乃复然（这样）也。”指当年最后一次盛大的礼乐活动，来年此时才重又举行，所以说“罢”。　吹：管乐。

⑪收秩薪：收秩义近连用。参见本卷6·⑨。

⑫薪燎（liào 料）：祭天时用的柴和照明火炬。

⑬日穷于次：季冬十二月日行至玄枵次，一年终结。　穷：尽，走完。参见三·㉛和卷三附录二表①。

⑭月绝于纪：指日月相会的情形。　绝：尽。　纪：会，指日月相会。月球

走到地球和太阳之间，月球的黄经和太阳相等，呈新月之象，月日同时出没，叫“会”，在夏历每月初一。每年相会十二次，十二月初一是当年的最后一次，所以说“月绝于纪”，等于说一个周期的相会完结。

⑮星：二十八宿。

⑯太史：西周、春秋时太史掌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等。

⑰次：排次序。

⑱赋：征收。

⑲刍享：祭享的物品。

⑳逆：反常。

㉑狱：刑狱官。

㉒栎（lì 立）：即柞（zuò 佐）树。

附“十二月令简表”（见 325 页）采自陈广忠《淮南子译注》。有改动。

【译文】

季冬十二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丑位，黄昏时娄宿位于南天正中，黎明时氐宿位于南天正中。它的方位是北方，日干用壬癸。它的代表动物是介甲类的玄武，代表音调是羽音，十二律中的大吕和它相配。它的代表数是六，代表味道是咸味，代表气味是腐味。它的祭祀是井祀，祭祀时将属水的肾脏放在前面。大雁这时向北方飞去，喜鹊开始架巢，野鸡叫着求配偶，母鸡“咯咯”叫着预告要下蛋了。天子穿黑衣，乘黑马，佩黑色玉饰，树黑旗。吃麦和猪肉，饮用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松木，用燧取火。北宫侍女着黑衣，佩黑色彩饰，击打磬石。代表兵器是铩，代表家畜是猪。天子在北向堂的东头室召会群臣。命令主管官员，举行腊月驱除疫鬼的仪式，将杀死肢解的犬和羊陈列在四方城门以驱赶阴邪之气。制作土牛放在郊外，劝勉农民勤劳耕种。命令主管渔业的官员开始打鱼，天子亲自前去射猎，将射到的鱼首先进献给祖宗寝庙。下令农民从地窖里取出五谷的种子加以挑选，并且合计好春耕播种的事，修理好耒耜，准备好耕田器具。又命令乐师举行最盛大的音乐典礼，招待皇

亲国戚，这是一年中最后一次。又命令四监大夫，收集各自主管的四个郡的柴薪，供给祖庙祭祀及各种祭享作燃料和照明的火炬。这个月里，太阳走完十二次，月亮也完成了和太阳的一年中最后一次相会，二十八宿也走完了一周天，新的一年即将开始。下令百官要让农民安静下来，集中注意力于即将开始的农事，不要征用他们负担徭役。这时天子和公、卿、大夫们一道修订国家法典，研究讨论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年的政令。又下令太史，排定异姓诸侯的等级次序，按不同等级向他们征收牺牲，供皇天、上帝、社神、谷神享祭之用。又下令和天子同姓的各诸侯国，供奉祭祀祖庙用的牛羊猪犬，卿士大夫直到平民百姓，供奉祭祀山林名川的祭品。如果季冬实行秋季的政令，那么白露就提前降落，甲虫就会兴妖作怪，四方边远地区的居民逃进城邑避灾求生；如果实行春季的政令，那么兽类胎儿就会夭死，国家出现难以治愈的疾病，这种反常现象叫它做“逆”。如果施行夏季的政令，那么水涝就会败坏国家，应时的雪迟迟不降，冰冻消融。十二月的代表官是狱官，代表树是栎树。

【原文】

13 五位：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①]，贯大人之国[②]，东至日出之次[③]，榑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④]，太皞、句芒之所司者[⑤]，万二千里。其令曰：挺群禁，开闭阖，通穷窒，达障塞，行优游[⑥]；弃怨恶，解役罪，免忧患，休罚刑；开关梁[⑦]，宣出财，和外怨，抚四方，行柔惠，止刚强。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⑧]，贯颛顼之国[⑨]，南至委火炎风之野[⑩]，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爵有德[⑪]，赏有功，惠贤良；救饥渴，举力农，振贫穷，惠孤寡，忧罢疾[⑫]；出

大禄，行大赏，起毁宗，立无后，封建侯，立贤辅。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13]，日月之所道，江汉之所出，众民之野，五谷之所宜，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14]，东至于碣石，黄帝、后土之所司者[15]，万二千里。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无不囊怀，溥汜无私[16]，正静以和；行稃鬻，养老衰，吊死问疾，以送万物之归。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沉羽[17]，西至三危之国，石城金室，饮气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牧所司者[18]，万二千里。其令曰：审用法，诛必辜[19]，备盗贼，禁奸邪，饰群牧[20]，谨著聚[21]，修城郭，补决窦，塞蹊径，遏沟渎，止流水，邕溪谷，守门闾，陈兵甲，选百官，诛不法。北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22]，北至令正之谷[23]，有冻寒积冰、雪雹霜霰、漂润群水之野，颛顼、玄冥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申群禁，固闭藏，修障塞，缮关梁，禁外徙，断罚刑，杀当罪，闭关闾[24]，大搜客，止交游，禁夜乐，蚤闭晏开[25]，以塞奸人[26]，已德[27]，执之必固。天节已几[28]，刑杀无赦，虽有盛尊以亲，断以法度。毋行水，毋发藏，毋释罪。

【注释】

①碣石：山名。在河北昌黎县，南距渤海约四五十里。 朝鲜：汉武帝时设乐浪郡，以古朝鲜为中心，相当于今朝鲜平安南道、平安北道及黄海北道一部分。

②大人之国：原注说在朝鲜之东。古书上所记的大人国很多。

③次：暂住的地方。日出东方，行于太空，所以说东方之极是日之次。

④青土：王引之认为应作“青丘”。

⑤太皞、句芒：见三·6·②、③。

⑥优游：宽缓柔和。

⑦关梁：水陆要会处。　梁：水中拦鱼的堤堰，引申为水域要道。

⑧北户孙：据原注，即《地形》中的“反户”。　北：背，反。

⑨颛顼：见三·1·⑬、三·6·⑫。

⑩委火：南方地名。

⑪爵：赐给爵位。

⑫罢：通“疲”。

⑬两恒山：“两”字原注说“未闻”，疑是衍文。恒山即北岳恒山。

⑭息壤句：庄逵吉说《太平御览》引此文下有注：“禹以息土湮（堵塞）洪水，以为中国九州。”

⑮黄帝、后土：见三·6·⑨。

⑯溥氾：广大，普遍。

⑰沉羽：即弱水。水弱能沉羽毛，故名。参见四·4·⑥。

⑱少皞、蓐牧：见三·6·⑩、11。

⑲辜：罪。

⑳牧：古代称地方官长。

㉑著（zhuó 啄）聚：贮存积聚。

㉒九泽：北方之泽。　夏晦：原注作“夏，大也。晦，暝也。”北方广漠阴晦的地方。

㉓令正：庄逵吉认为应作“令止”。谷名，在河北滦县迁安之间。参见四·2·⑬“令疵”。

㉔关间：王念孙认为应作“门间”。

㉕蚤：通“早”。

㉖塞：王念孙认为应作“索”。

㉗德：通“得”。

㉘天节：一年的节令。　几：尽。

【译文】

东、南、中、西、北五方的定位是：东方最远的地方，从碣石山起，经过朝鲜，穿越大人国，东到太阳暂住并升起的地方，即扶桑和

青丘树木之野，是太皞、句芒主宰的区域，共一万二千里。二神的政令是：放松各种禁令，打开关闭的门扇，疏通阻塞之处，畅通障碍、关塞，让万物自由自在；抛弃怨恨和憎恶，解放役夫和罪人，免除忧愁祸患，停止惩罚和刑法；开放关卡和津梁，散发仓库的财物，缓和邻国的仇怨，安抚四面八方，实行温和的政策，制止恃强凌弱的人。南方极远的地方，从反户以外起，穿过颛顼国，向南到委火发炎风的旷野，是赤帝、祝融主宰的地域，共一万二千里。二神的政令是：赐爵位给有德的人，奖赏有功的人，优待贤良的人，救济饥渴的灾民，举荐致力于农事的人，振救贫苦的人，关怀孤儿寡妇，忧虑疲弱患病的人；实行高俸禄，执行重赏，振兴濒临毁灭的宗族，选立绝后国家的继承者，封土建立诸侯国，选定贤良的辅佐大臣。中央广大的地区，从昆仑山以东起，横越恒山，是日月普照的地带，是长江和汉水的发源地和流域，又是人口密集地区，这里适宜五谷生长，龙门、黄河、济水从这里穿过，是大禹用息壤填塞洪水造出的陆地，它东到碣石山，是黄帝、后土主宰的区域，共一万二千里。二神的政令是：办事要公正不阿，明察秋毫而又不苛繁，能包容庇护滋润万物，没有什么不放在心上，博大无私，公平温和；施舍麸粥，抚养老弱，吊死问疾，送万物安然归逝。西方最远的地方，从昆仑山横越流沙河和弱水，向西到三危，那里有宝石砌垒的城堡，黄金装饰的房屋，居民只食空气，能长生不死，是少皞、蓐牧主宰的区域。二神的政令是：审慎地使用法律，诛杀的一定是罪大恶极的人；防备盗贼，禁绝邪恶行径，整顿地方长官；小心收藏积聚，修建城郭，填补河道决口和河堤漏洞，堵塞田间小径，遏止水患，阻拦泛滥的洪水，壅塞溪谷水流；守备城门里门，陈列兵器甲杖，挑选大小官吏，惩办不法之徒。北方最远的地方，从九泽一直穷尽大冥的边际，向北到令止山谷，那里是严寒冰冻、雪雹霜霰不断，存储水源的地方，是颛顼、玄冥主宰的区域。二神的政令是：反复申述各种禁令，加固储藏，修筑障碍关塞，修整关卡津梁，禁止居民外流，判定刑罚，处决死刑罪

犯，关闭城门里门，大举搜捕外来的歹徒，禁止交游，不准夜游寻欢作乐，门户要早关晚开，以便搜查坏人，抓住了坏人以后，要严加拘押看管。一年的节令已尽，执行刑罚和死刑不能宽赦，即使是势力大地位尊贵的亲族，也要依法判决。不要扰动水源，不要动用贮存，不要放走罪犯。

【原文】

14 六合[①]：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②]。孟春始赢[③]，孟秋始缩[④]；仲春始出[⑤]，仲秋始内[⑥]；季春大出，季秋大内；孟夏始缓[⑦]，孟冬始急[⑧]；仲夏至修[⑨]，仲冬至短[⑩]；季夏德华[⑪]，季冬刑毕。故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冻；五月失政，十一月蛰虫冬出其乡[⑫]；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发；九月失政，三月春风不济[⑬]；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实；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⑭]。春行夏令，泄[⑮]；行秋令，水；行冬令，肃。夏行春令，风；行秋令，芜；行冬令，格[⑯]。秋行夏令，华[⑰]；行春令，荣[⑱]；行冬令，耗[⑲]。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雾。

【注释】

①合：对应。含有互相制约影响的意思。

②十二个月的对应关系，一是春秋、冬夏相对，隐含着阳与阴的关系；二是奇数对奇数，偶数对偶数，一、三、五分别对七、九、十一，二、四、六分别对八、十、十二，又是阳对阳，阴对阴。

③赢：生长。

④缩：萎缩。

⑤出：二月始播种。

⑥内：八月收敛。内通“纳”。

⑦缓：原注作“四月阳安。”阳气安定。缓含舒松义。

⑧急：原注作“十月寒肃。”阴气肃杀。　急：急迫。

⑨至修：夏至白天最长。

⑩至短：冬至白天最短。

⑪德华：应作“德毕”。阳气穷尽。德毕和下句“刑毕”相对。夏至时阳气至极点，故说德毕。冬至时阴气到极点，故说刑毕。

⑫冬：杨树达认为应作“各”。　乡：居住地。

⑬济：止。济的本义是渡过。引申为成，再引申为止。雨过天晴、雪止天晴叫“霁”，剪断叫“剂”。济、霁、剂音同义通。

⑭疾狂：原注作“不华而实也。”作物因气候反常，该成熟结实时继续风长，子实不饱满。

⑮泄：发散泄失。

⑯格：王念孙认为应作“落”，零落。

⑰华：木开花。

⑱荣：草开花。

⑲耗：零落。

【译文】

一年之中十二个月相应的两个月互相制约影响而产生变化叫做六合，它们是：孟春一月与孟秋七月是互相对应的，仲春二月与仲秋八月是互相对应的，季春三月与季秋九月是互相对应的，孟夏四月与孟冬十月是互相对应的，仲夏五月与仲冬十一月是互相对应的，季夏六月与季冬十二月是互相对应的。孟春万物开始生长，

孟秋万物开始衰亡；仲春开始播种，仲秋开始收藏；季春是春耕大忙季节，季秋是全面收割时光；孟夏时阳气舒缓平和，孟冬时阴气肃杀逞强；仲夏夏至以前白天逐渐变长，到夏至日长到极点，仲冬冬至前白天越来越短，到冬至日短到极限；季夏时阳气的化育之德已趋穷尽，季冬时肃杀的阴气即将退隐。所以正月政令失当，七月就凉风不来；二月政令失当，八月就雷鸣不停；三月政令失当，九月就不下霜；四月政令失当，十月就无冰冻；五月政令失当，十一月冬眠动物就钻出穴洞；六月政令失当，十二月草木还不凋零；七月政令不妥，正月便大寒不散；八月政令不妥，二月就听不到雷鸣；九月政令不妥，三月便春风不停；十月政令不妥，四月草木便不结子实；十一月政令不妥，五月便降雹霜；十二月政令不妥，六月五谷便不开花而结虚瘪的子实。如果春天实行夏天的政令，春气就会失散；施行秋天的政令，便多水患；施行冬季的政令，就会充满肃杀之气。如果夏季施行春季的政令，便多风；施行秋季的政令，便田野荒芜；施行冬季的政令，草木凋落。如果秋天施行夏季的政令，树木就继续繁茂；实行春季的政令，草类就茂盛生长；实行冬季的政令，草木便过早衰落。如果冬天实行春季的政令，阴气便会发散；实行夏季的政令，便出现干旱；实行秋季的政令，就雾气弥漫。

【原文】

15 制度阴阳[1]，大制有六度[2]：天为绳[3]，地为准[4]，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绳者，所以绳万物也；准者，所以准万物也；规者，所以员万物也[5]；衡者，所以平万物也；矩者，所以方万物也；权者，所以权万物也。绳之为度也，直而不争[6]，修而不穷，久而不弊，远而不忘；与天合

德，与神合明；所欲则得，所恶则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⑦]；厥德孔密[⑧]，广大以容。是故上帝以为物宗[⑨]。准之为度也，平而不险[⑩]，均而不阿；广大以容，宽裕以和；柔而不刚，锐而不挫；流而不滞，易而不秽[⑪]；发通而有纪[⑫]，周密而不泄，准平而不失。万物皆平，民无险谋，怨恶不生。是故上帝以为物平。规之为度也，转而不复[⑬]，员而不垸[⑭]；优而不纵[⑮]，广大以宽；感动有理[⑯]，发通有纪；优优简简[⑰]，百怨不起。规度不失，生气乃理[⑱]。衡之为度也，缓而不后，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吊而不责[⑲]；当平民禄，以继不足；勃勃阳阳[⑳]，唯德是行；养长化育，万物蕃昌；以成五谷，以实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㉑]。矩之为度也，肃而不悖[㉒]，刚而不愦[㉓]；取而无怨，内而无害[㉔]；威厉而不慑，令行而不废；杀伐既得，仇敌乃克。矩正不失，百诛乃服[㉕]。权之为度也，急而不赢[㉖]，杀而不割[㉗]；充满以实，周密而不泄；败物而弗取，罪杀而不赦；诚信以必，坚悫以固[㉘]；粪除苛慝[㉙]，不可以曲。故冬正将行[㉚]，必弱以强，必柔以刚，权正而不失，万物乃藏。明堂之制，静而法准，动而法绳；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是故燥、湿、寒、暑以节至，甘雨膏露以时降。

【注释】

①"制度"句：制度：法令礼俗的总称。 阴阳：古人用阴阳来解释万物的产生发展变化及相互关系，如天地、日月、昼夜、方位、四季、音律、君臣、父子、男女等等，莫不分阴阳。本书"阴阳"最根本的是阴阳二气。

②大制：主要的基本法规、准则。

③绳：本指木工用的墨线。比喻法则、标准。其他五度这里都是用比喻义。

④准：水平仪。《汉书·律历志上》："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

⑤员："圆"的古字。

⑥争：俞越认为通"竫"，弯曲。《仪礼·士丧礼》郑玄注："竫，屈也。江、沔之间谓萦收绳索为竫。"　萦收：绕绳成圈。

⑦移：俞樾认为通"迆"，邪而不正。　匡：通"軭"，曲。

⑧厥：其。　孔：大，甚。　密：细密，周密。

⑨宗：本。从本节内容看，是把作为喻体的"绳"等，和作为本体的"度"揉和在一起描述，以突现自然之"度"(天道)的特性，并采用了拟人的手法，值得留意。

⑩险：高低不平。

⑪易：简易。　秽：本义是荒芜的杂草，引申为繁杂。

⑫发通：散发贯通。　纪：法度，纲纪。

⑬复：原注作"遏也。"遏止。复本指在一个地方来回地走，所以引申出遏止义。

⑭垸(huán 环)：本指用漆掺和着骨灰涂抹器具，是油漆中的预备工序，今叫"刮灰"。涂沫动作往来反复，所以有转动义。

⑮优：优游自在。

⑯感动：因感奋而动，受外物影响而动。

⑰优优：宽缓的样子。　简简：宽大的样子。

⑱理：顺，通。

⑲吊：恤问。　责：责备。

⑳勃勃：旺盛的样子。　阳阳：清明和暖的样子。《楚辞》王褒《九怀·尊嘉》："季春兮阳阳，列车兮成行。"

㉑明：和阳、行、昌、疆押韵。

㉒悖：乱。

㉓愦：昏愦。

㉔内：纳，收入。

㉕百诛：众多受诛伐者。

㉖赢：增长。

㉗杀而不割：杀伐攻战不夺取其国土，指战争目的只在惩罚不义之人。下

文“败物而弗取”意思同此句。

㉘悫(qiè 确):诚实;谨慎。

㉙粪:除。 苛慝(特):暴虐奸邪。

㉚冬正:即冬政,指“权政”。

【译文】

法令制度有阴有阳,变化很多,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有六种:天的运行规律是墨线,地的运动规律是水准,春令是圆规,夏令是秤杆,秋令是矩尺,冬令是秤锤。墨线,是用来使万物正直的;水准,是用来使万物平正的;圆规,是用来使万物圆全的;秤杆,是用来使万物均衡的;矩尺,是用来使万物方正的;秤锤,是用来使万物权变的。墨线作为一种度量器具,它正直而不弯曲,修长没有尽头,经久而不破败,遥远而不遗忘;它和天德相合,和神明相符;喜欢的它就拿取,讨厌的它就抛弃;从古到今,从来都不斜曲;它的德行十分周全细密,广大而宽容。因此上帝以它为万物的根本。水准仪作为一种测量器具,它平静而不起伏,公平而不偏袒;广大包容,宽裕平和;柔顺而不刚强,锐利而不折损;流畅而不止滞,简易而不繁杂;散发贯通而又有约制,周密而不泄失,平稳而不摇落。它使万物平正不邪,人们没有险恶心计,怨恨不会滋生。因此上帝以它为万物的正宗。圆规作为一种度量器具,它转动不受阻遏,圆圆的但不乱滚乱转;优游自在但不放纵,心胸空廓宽大;感奋而动有条不紊,散发贯通有纲有纪;宽和舒缓宏大无比,它使种种怨恨不会发生。有它存在,万物的生气就能通畅不悖。秤杆作为量器,舒缓但不落后,公平而无怨恨;施舍而不求回报,恤问而不责备;它恰当地平衡人民的收入,接继不足的人;它旺盛清和,只知布施恩德;促使万物生长发育,使它们繁荣昌盛;让五谷成熟,叫国家富足。它的法度存在,天地就一片光明。矩尺作为一种量器,它庄重而不乱来,刚强而不昏愦;取走它不抱怨,收进也不生害;它威严但不可怕,令行而无

废弛；讨伐无不得手，仇敌必定战胜。矩的法度存在，众多受诛罚者就会驯服。秤锤作为量器，急切但不多取，讨杀邪恶但不剥夺；充满而盈实，周密而不泄散；致物失败但不索取，诛杀罪犯决不宽赦；诚实守信说到做到，坚定沉着而稳固；扫除暴虐奸邪，但不用巧诈权术。所以冬季的政令一旦实行，弱小必定变成强大，柔软必定变成刚强。只要权的法度存在，万物就收敛隐藏。明堂的法规制度，清静时效法水准，行动时效法墨绳，春季用规度来治理，秋季用矩度来治理，冬季用权度来治理，夏季用衡度来治理。因此，干燥、湿润、寒冷、暑热，都按照季节适时出现，甘甜肥美的雨露按照时令降临。

十二月令简表

十二月	斗柄	十二支	星宿	五行	五方	天干	五虫	五音	十二律	五数	五味	五臭	五祀	五脏	物候	五色	五乐	五谷	五畜	四迎	五朝	五兵	十二官	十二树	主要节气	农事	政事
孟春		寅	参、尾	木	东	甲乙	鳞	角	太蔟	八	酸	膻	户	脾	侯雁北	青	琴瑟	麦	羊	东郊	青阳左个	矛	司空	杨	立春	禁伐木	省徭役
仲春		卯	弧、建星	木	东	甲乙	鳞	角	夹钟	八	酸	膻	户	脾	桃李华	青	琴瑟	麦	羊		太庙	矛	仓	杏	春分	蓄水	同度量
季春		辰	七星、牵牛	木	东	甲乙	鳞	角	姑洗	八	酸	膻	户	脾	虹始见	青	琴瑟	麦	羊		右个	矛	乡	李		修堤防	开府库
孟夏	招	巳	翼、婺女	火	南	丙丁	羽	徵	仲吕	七	苦	焦	灶	肺	蝼蝈鸣	赤	竽笙	菽	鸡	南郊	明堂左个	戟	田	桃	立夏	劝农事	选贤良
仲夏		午	亢、危	火	南	丙丁	羽	徵	蕤宾	七	苦	焦	灶	肺	螳螂生	赤	竽笙	菽	鸡		太庙	戟	相	榆	夏至	执腾驹	关市无索
季夏		未	心、奎	土	中	戊己	蠃	宫	林钟	五	甘	香	中霤	心	蟋蟀居奥	黄		稷	牛		中宫	剑	少内	梓		杀草粪田	毋兴兵
孟秋		申	斗、毕	金	西	庚辛	毛	商	夷则	九	辛	腥	门	肝	寒蝉鸣	白	钟	糜	狗	西郊	总章左个	戈	库	栋	立秋	农升谷	练兵
仲秋		酉	牵牛、觜巂	金	西	庚辛	毛	商	南吕	九	辛	腥	门	肝	侯雁来	白	钟	糜	狗		太庙	戈	尉	柘	秋分	种宿麦	同度量
季秋	摇	戌	虚、柳	金	西	庚辛	毛	商	无射	九	辛	腥	门	肝	菊有黄华	白	钟	糜	狗		右个	戈	候	槐		伐薪	习五戎
孟冬		亥	危、七星	水	北	壬癸	介	羽	应钟	六	咸	腐	井	肾	水始冰	黑	磬	黍	彘	北郊	玄堂左个	铩	司马	楢	立冬	农夫休息	杀当罪
仲冬		子	壁、轸	水	北	壬癸	介	羽	黄钟	六	咸	腐	井	肾	冰益壮	黑	磬	黍	彘		太庙	铩	都尉	枣	冬至	取疏食	造酒
季冬		丑	娄、氐	水	北	壬癸	介	羽	大吕	六	咸	腐	井	肾	雁北向	黑	磬	黍	彘		右个	铩	狱	栎		始渔	饰匡典

卷六 览 冥

【题解】

本篇的原题解说:"览观幽冥(指深藏在事物内部难以察觉到的)变化之端(端绪,指规律),至精感天,通达无极(无限),故曰'览冥。'"本篇的中心内容,是通过阐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万事万物的相互关系和固有的运动变化规律,来论证人类必须让自己的精神返回天道,进而证明"无为"学说和政治主张的正确性。作者从观察大量"玄妙深微"的自然现象和人事入手,归纳出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着"同气感应"的关系。事物之所以能够同气相应,是因为万物都产生于阴阳二气;气贯穿着一切事物,是它们运动变化的动因。而阴阳二气又本原于虚静无形的道。道是无私无欲的,因而事物的联系和运动变化规律是天然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耳目之察"、"心意之论"都"不足以明物理"、"定是非"。人只能而且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全性保真",用"至精"、"至微"、"纯粹"专一的气与天道沟通,像天道那样"无为"、"无事"、"不言"。这样,才能逢凶化吉,安邦治国,益寿延年;否则,便要招灾惹祸,国破家亡,贻害生灵。

作者肯定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必须按自然规律办事,这是积极的。有时作者把事物之间的联系神秘

化，认为人的精诚之气能直接感动上天，而邪恶之气会直接触怒天意，把好多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上天直接挂上钩，这是不科学的。

【原文】

1昔者，师旷奏《白雪》之音①，而神物为之下降②，风雨暴至，平公癃病③，晋国赤地④。庶女叫天⑤，雷电下击，景公台陨⑥，支体伤折⑦，海水大出⑧。夫瞽师、庶女⑨，位贱尚枲⑩，权轻飞羽⑪，然而专精厉意⑫，委务积神⑬，上通九天，激厉至精⑭。由此观之，上天之诛也⑮，虽在圹虚幽闲⑯，辽远隐匿，重袭石室⑰，界障险阻，其无所逃之，亦明矣。

【注释】

①师旷：春秋时晋国的宫廷乐师。　《白雪》：原注作“太乙五十弦琴瑟乐名也。”《乐府诗集·白雪歌序》：“《琴集》曰：‘白雪，师旷所作，商调曲也。’”

②神物：原注作“即神化之物，谓玄鹤之属来至，无头鬼类操戈以舞也。”

③平公：春秋时晋国的国君，名彪。　癃：原注作“笃疾。”是指深重的病。又具体指足不能行走之症。《说文》（段注本）：“癃，罢（通“疲”）病也。”段玉裁注：“‘病’当作‘癃’。罢者，废置之意。”《史记·平原君列传》：“躄（bì 壁，两腿瘸）者自言不幸有罢癃之病。”又指小便不通症，参见四·9·⑧。

④赤地：旱灾或虫灾严重时寸草不生的地面。　赤：空。如“赤手空拳”。原注作“赤地，旱也。唯圣君能御（止）此异。平公德薄，不能堪（受），故笃病而大旱也。”以上师旷平公事见《韩非子·十过》：晋平公晚年昏聩寡德，他强迫师旷奏他没资格听的“清徵”乐曲。“一奏之，有玄鹤二八（十六只）道南方来，集（停歇）于郎（廊）门之垝（guǐ 诡，高处）；再奏之而列（排列成行）；三奏之，延（伸长）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zhòng 仲）宫商之声，声闻于天。”平公又强迫师旷奏“清角”乐曲。“一奏而有玄云（黑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

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

⑤庶女叫天：原注作“庶贱之女，齐之寡妇，无子，不嫁，事姑（婆母）谨敬。姑无男有女，女利（以……为利，贪得）母财，令母嫁妇，妇益不肯。女杀母以诬寡妇。妇不能自明，冤结叫天，天为作雷电下击景公之台……毁景公之支体，海水为之大溢出也。”

⑥景公：齐景公。　陨（yǔn 允）：这里指倒塌，毁坏。

⑦支：四肢。这个意义后来用“肢”。

⑧大出：大量漫出到陆地上。齐国东边靠海。

⑨瞽（gǔ 古）师：乐官。　瞽：眼瞎。古代用瞽者作乐官，所以称乐官为瞽。

⑩位贱尚葈（xǐ 喜）：即“位贱于（比）尚葈。”原注作“尚，主也。葈者，葈耳，菜名也。幽、冀谓之檀菜，洛下谓之胡葈。主是（葈菜）官者，至微贱也。瞽师、庶女复贱于主葈之官，故曰‘权轻飞羽也’。”王引之说：“主葈耳之官，书传未闻。尚枲，盖即《周官》‘典枲下士二人’者，典亦主也。（见《周官·典妇功》）言典枲本贱官，瞽师、庶女又贱于典枲。枲谓麻矣（大麻的雄株），非谓枲耳也。”洪颐煊说：“《周礼·天官》‘典枲掌布缌（sī 思，细麻布）缕纻之麻草之物’，是庶女为之……葈即枲字。”王、洪之说当从之。

⑪权轻飞羽：即“权轻于（比）飞羽。

⑫专精：精神专一。　厉意：坚定意念。　厉：磨砺。这里有通过磨砺使坚定的意思。

⑬委：抛开，摈除。　务：事务。指外界事物的干扰。

⑭激厉至精：原注作“以精诚感之（九天）。”　激厉：激发勉励；感动。

⑮诛：泛指惩罚。

⑯圹（kuāng 旷）虚：墓穴。或指旷野。　幽闲：僻静的地方。

⑰重袭：重叠。屈原《九章·怀沙》：“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朱熹集注：“袭亦重也。”

【译文】

从前，晋平公硬要师旷为他演奏《白雪》雅乐，神物玄鹤因此从天而降，狂风暴雨骤然来临，平公因此得了重病，晋国大旱，三年中

土地寸草不生。齐国贫贱的寡妇含不白之冤呼告上天，引起雷鸣电闪，击倒了齐景公的高台，砸伤景公的肢体，海水汹涌漫上陆地。那眼瞎的乐师、贫贱的寡妇，他们的地位比小小的尚葇还低，权力比飘飞的羽毛还轻，但是由于他们精神专一，意志坚定，摈除外界的干扰，全神贯注，终于上通天意，用精诚感动了苍天。由此看来，当上天要惩罚违逆天意的罪人的时候，即使他们处在墓穴幽僻之中，远远地躲藏起来，钻进层叠的石屋里面，隔着层层障碍险阻，也无法逃脱惩罚，这是明摆着的。

【原文】

2 武王伐纣①，渡于孟津②，阳侯之波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于是武王左操黄钺④，右秉白旄⑤，瞋目而㧑之⑥，曰："余任，天下谁敢害吾意者⑦！"于是风济而波罢⑧。鲁阳公与韩构难⑨，战酣日暮，援戈而㧑之，日为之反三舍⑩。夫全性保真，不亏其身，遭急迫难⑪，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⑫，何为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胁陵⑬，勇武一人⑭，为三军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犹若此⑮，又况夫宫天地⑯，怀万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于人形⑰，观九钻一⑱，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尝死者乎⑲！

【注释】

①武王：周武王。　纣：殷纣王。

②孟津：古黄河渡口名，在河南省孟县西南，孟津东北。

③阳侯：波神名。原注作"阳侯，陵阳国侯也。其国近水，休（"溺"的正字，见《说文》）水而死，其神能为大波，有所伤害，因谓之阳侯之波。"俞樾认为"陵

阳国”是“阳国”之误。陵阳国是汉高祖时的侯国,《史记·高祖功臣侯表》有陵阳侯傅宽。阳国见于《春秋·闵公二年》:“齐人迁阳。”杜预注“阳”为“国名”。又《水经》:“沂水南经阳都县故城东,县故阳国城也。”即古阳国所在地。今山东沂水县西南有阳都城。阳是周代侯国,后被齐所灭。陵阳是汉设置的县,故址在安徽省石埭(dài 代)县东北。石棣现作石台,在安徽省南部贵池附近。俞说可以。

④黄钺:用黄金作装饰的斧钺,古代是天子用的兵器,后世用作帝王的仪仗。有时也特赐给出征的重臣以表示威重。

⑤白旄(máo 毛):古代指挥部队用的一种军旗,用旄牛尾安在竿头。

⑥抣:“挥”的异体字。

⑦任:王念孙认为是“在”的误字。 害:通“曷”,二字上古音同(都是“匣”母“月”部字)。曷又通“遏”,止。《尔雅》:“曷、遏,止也。”《诗经·商颂·长发》“则莫我敢曷”,《荀子·议兵》引诗“曷”作“遏”。参用王念孙说。

⑧济:停止。参见五·14·⑬。

⑨鲁阳公:原注作“鲁阳,楚之县公,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国语》所称鲁阳文子也。楚僭号称王,其守县大夫皆称公,故曰鲁阳公。” 鲁阳:治所在河南鲁山县。 构难:结仇。《战国策·秦策一》:“将西面以与秦强为难。”《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难都是仇敌的意思。

⑩反:返。 舍:宿。指太阳在二十八宿运行时休息的星区。

⑪迫:逼近。

⑫出:超出,离开。 者:表示假设语气,相当于今语“(如果)……的话”。

⑬胁陵:胁迫欺陵。

⑭武:原注作“士也。江、淮间谓士为武。”本书多称“士”为“武”,当是古代方言词。

⑮要:求取。

⑯宫天地:原注作“以天地为宫室。”

⑰偶:通“寓”,寄托。

⑱观九钻一:即钻一而观九,指据少知多。俞樾说:“言所观览者多,而所钻研者少也。《精神篇》曰:‘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则无一之能知也。’是其义。”数始于一,借以言少;终于九,借以言多。《人间》:“执一而应

万，握要而治详，谓之术。”也和这里意思相同，实际说的是只要得道就能无所不知，所以下面说“知之所不知”。

⑲心未尝死者：原注作“谓心生与道同者也。”从“夫死生”到这一句，出自《庄子·德充符》：“夫保始之徵，不惧之实，勇士一人，雄入于九军，将求名而能自要者尚犹若是，而况官天地，府万物，直寓六骸（身形），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者乎！”这一节说一般的追逐名誉的人精诚所至尚且能动天地感神灵，那么得道的人更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成。二·7也有类似的议论。

【译文】

周武王讨伐殷纣王。从孟津渡黄河，波神阳侯掀起大浪，迎着水流猛烈冲击，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人马彼此看不见。这时，周武王左手握住黄钺，右手拿着军旗，圆睁怒眼，挥动旗帜，说道：“我在这里，哪个敢违逆我的意志！”话音刚落，河面就风平浪静。鲁阳公和韩国结仇开战，战斗正难分难解，太阳却西沉了。鲁阳公举戈向着太阳挥击，太阳竟为他退回三舍。一个人如果能保全天性和纯真，不让身形受损，那么当他遭逢危难时，他的精诚便能通达上天，得到助佑。如果不曾离弃道这个根本，什么事不能成功呀！那将死生看成同一境域的人，是不能胁迫欺凌的，这样的勇士，一个人就能称雄三军。他们只不过追求名誉罢了，要求功名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以天地为宫室，胸怀万物，与造化为友，蕴含着中和之气，只把人的躯体当成暂时的寄托，精研少许就能看清无限，推知不曾知道的事，而且心性和道同存的人呢！

【原文】

3 昔雍门子以哭见于孟尝君[①]，已而陈辞通意，抚心发声，孟尝君为之增欷呜唈[②]，流涕狼戾不可止[③]。精神形于

内[④]，而外谕哀于人心[⑤]，此不传之道[⑥]。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为人笑。故蒲且子之连鸟于百仞之上[⑦]，而詹何之骛鱼于大渊之中[⑧]，此皆得清净之道、太浩之和也[⑨]。

【注释】

①雍门子：原注作"雍门子，名周。善弹琴，又善哭。雍门，齐西门也，居近之，因以为氏。哭，犹歌也。"雍门子见孟尝君的事，《说苑·善说篇》记载甚详。大意说：孟尝君问雍门子能否以鼓琴让他悲伤。雍门子说了一番只有经历了由贵而贱、由富而贫、生离死别等不幸，内心充满悲哀的人，才会听到他的琴声而"流涕沾衿"，否则，"虽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尝君不以为然。雍门子便预言齐国在纵横之争中必无好结局，孟尝君也定将受连累落到悲惨的境地。"于是孟尝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殒(眼泪落在睫毛上但没掉下来，是说悲伤得不厉害)。雍门子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微挥羽角……孟尝君涕浪汗(阑干，纵横散乱)增欷，下而就(走扰去)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立即)若破国亡邑(封地)之人也。'"这些记载可作下文"已而……不可止"的注脚。　孟尝君：战国四君子之一的齐相田文，封于薛。本书多次涉及此人。

②增：原注作"重也。"指反复不停。　欷(xī 希)：抽泣。　呜咽(yì 义)：失声抽泣。

③狼戾：原注作"犹交横也。"同狼藉。《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回答滕文公问治国："……乐岁(丰年)，粒米(谷米、粮食)狼戾，多取(多征税)而不为虐(苛暴)，则(却)寡取之……"赵岐注："(狼戾)犹狼藉也。饶多狼藉(纵横)，弃损(抛散)于地。"

④形：形成。　内：内心。

⑤谕：显示，表露。　哀：使……哀伤。

⑥不传之道：原注作"言能以精神哀悲感伤人心，不可学而得之。"

⑦蒲且子：原注作"楚人善弋者。"　连：兼得。《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弋白鹄，连驾鹅。"张守节正义："驾鹅连，谓兼获也。"南朝梁刘孝威《结客少年场行》诗："近发连双兔，高弯落九乌。"

⑧詹何：原注作"楚人知道术者也。"　骛鱼：原注作"言其善钓，令鱼驰骛

来趋钩饵，故曰‘骛鱼’。”原注说明所谓“使动”用法。　骛（wù 务）：乱跑。这里是“使跑来”之意。詹何善钓事《列子·汤问》记载更详：“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条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形容鱼大）于百仞之渊、汩流之中，纶不绝，钩不伸（被拉直），竿不挠（弯）。楚王闻而异之，召问其故。詹何曰：‘臣闻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鸧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臣因其事，放（仿效）而学钓，五年始尽其道。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一心只想着鱼儿上钩）；投纶沉钩，手无轻重，物（外物）莫能乱（乱其心神、动作）。鱼见臣之钩饵，犹沉埃聚沫（泡沫，水泡儿），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也。大王治国诚能若此，则天下可运于一握（手掌中），将亦奚（何）事哉？’……”

⑨太浩之和：原注作“得其精微，故曰太浩之和也。”　太浩：天，天然，大自然。　和：平和，中和。上条引录《列子》文中的“用心专，动手均”、“心无杂念”等是“和”的具体表现。

【译文】

从前，雍门子凭着善于悲歌而受到孟尝君的接见。见面以后，雍门子陈述了一番人只有在悲愁的境遇中才能被悲歌哀乐感动的道理，激发孟尝君的悲情，然后他手按胸部唱起悲凉的乐曲，孟尝君果然情不自禁地欷歔叹息，以至泣不成声，泪流满面，不能控制自己。人的悲情在内心形成，从言语、歌哭中自然流露出来，引发别人心弦的共鸣，这不是专靠口耳相传可以得到的。假若平庸的歌手不懂得精神主宰外形的作用，只是一味模仿别人的外表形色，必定会被人嘲笑。蒲且子能从百仞高空一举射中两只飞鸟，詹何能让深渊的鱼儿纷纷跑来上钩，这都在于他们掌握了清心静志、天然平和能产生神奇功效这个奥妙。

【原文】

4 夫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知不能论①，辩不能解②，故东风至而酒湛溢③，蚕咡丝而商弦绝④，或感之也⑤；画随灰而月运阙⑥，鲸鱼死而彗星出⑦，或动之也⑧。故圣人在位，怀道而不言⑨，泽及万民。君臣乖心，则背谲见于天⑩。神气相应，征矣⑪。故山云草莽，水云鱼鳞⑫，旱云烟火，涔云波水⑬，各象其形类，所以感之。夫阳燧取火于日⑭，方诸取露于月⑮。天地之间，巧历不能举其数⑯。手征忽恍⑰，不能览其光⑱，然以掌握之中⑲，引类于太极之上⑳，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同气相动也㉑。此傅说之所以骑辰尾也㉒。

【注释】

①知：智。智慧。或者指智者。

②辩：口才好。或指口才好的人。

③“故东”句：王念孙认为“酒性温，故东风至而酒为之加长（zhǎng 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曰：‘水得夜益长数分，东风而酒湛溢，故阳益阳而阴益阴。’义与此同也。” 湛（zhàn 战）：盈满，和“溢”义近连用。

④咡（èr 二）：原注作“老蚕上下丝于口，故曰咡丝……咡或作珥（见三·3·⑨）。蚕老时，丝在身中正黄，达见于外如珥（玉制耳环）也。”后一解释和三·9·③的原注大致相同。 商弦绝：原注作“新丝出，故丝脆。商于五音最细而急，故（商弦）绝也。”“商，西方金音也。蚕，午火也，火壮金困，应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也。”此注比三·9·③的原注多了五行生克的解释。

⑤感：感应，因受外界影响而引起相应的感情、动作或变化等。

⑥“画随”句：大意是说用芦苇灰在月光照射的地面画圈并留缺口，月运会随之缺损。这种说法无科学依据。“画随灰”可以理解为“以灰画随”。灰指芦苇等烧的灰（见原注）。随指圈（quān 全阴平）。这样解释有两种可供进一步讨论的依据：一是随通“隋”，即“椭”，长圆形。《齐俗》：“窥而于盘水则员（圆），于杯则随。”《群书治要》引作“于杯水即椭。”一是通“卷”，见高亨《古字通假会

典·寒部第六(下)·卷字声系》。而卷有“卷曲”义，且又通“圈”。有人说“随”应作“芦”，但无根据。原注作“以芦苇灰随牖下月光中，令圆画缺其一面，则月运亦缺于上也。”此处的“随”疑为文，或是原注者另有所理解。月运即月晕，月光通过云层中的冰晶时，经折射在月亮周围形成大圆圈。月晕常被认为是天气变化的预兆。参见本卷11·⑦。

⑦“鲸鱼”句：原注作“鲸鱼，大鱼，盖长数里(这是想象之说，可能注者未见其实)，死于海边。鱼之身贱也，彗星为变异，人之害也，类相动也。”今所知鲸鱼死在海边，多因海水退潮时“搁浅”所致。古人以为同彗星出现相关，不知所据。

⑧动：惊动，感应而动。

⑨“怀道”句：原注作“圣人行自然无为之道。”

⑩背谲(jué 决)：原注作“日旁五色气，在两边外出为背，外向为谲，内向为珥，在上外出为冠。”背谲有反常怪异的意思。大约古人是将他们认为反常的日珥现象称为“背谲”。日珥是太阳表面红色火焰状的炽热气体，日全食时肉眼能看到。　见：现，出现。

⑪征：征兆，迹象。

⑫“故山”二句：原注作“山中气出云似草莽，水气出云似鱼鳞。”

⑬“旱云”二句：原注作“旱云，亢(高亢)阳气，似烟火。涔，大潘(chù 触，水聚积)水也。云出于涔，似波水也。”

⑭夫阳燧：王念孙认为应作“夫燧”。夫燧即阳燧的别称。阳燧见三·2·⑤。

⑮方诸：见三·2·⑥。

⑯巧历：灵巧的历术家。

⑰征：求取，指抓住，拿着。　忽恍：细微的东西。

⑱览：同“揽”，持取。　其光：原注作“言手虽览得微物，不能得其光。一说：天道广大，手虽能征其忽恍无形者，不能览得日月之光也。”依下文，以讲成“日月之光”为好。

⑲以：以之。“之”代夫燧、方诸。　掌握：放在手中。

⑳引类：招引同类。　太极：天。

㉑阴阳同气：阴物和阴物同阴气，阳物和阳物同阳气。不是说“阴气”和“阳气”相同。　动：原注作“犹化也。”相感应引起变化。

㉒“此傅”句：原注作“言殷王武丁梦得贤人，使工（画师）写（绘）其象，旁（广）求之，得傅说于傅岩，遂以为相，为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兴也。死托精（灵魂）于辰尾星（心宿和尾宿）。”

【译文】

各种事物互相感应，其中的奥秘玄妙深微，聪明的人说不明白，善辩的人不能解释。所以东风来到酒便涨多，蚕吐丝时商调琴弦便容易断绝，或许就是因为互相感应；用芦苇灰在窗下的月光中画圆圈而缺一边，月晕便出现残缺，鲸鱼死在海滨，彗星便会出现，或许是因为受了惊动。圣人执掌政位，怀抱着无为之道并不动口说教，恩泽自自然然遍及万民。君臣离心离德，太阳旁边的五色云气便会出现异常。神和气的互相感应，总会有一定的征兆反映出来。因此山中的云气像草莽，水面的云气似鱼鳞，旱天的云气如烟火，雨天的云气若水波，各种云气的形状都和它们产生的环境相似，这都是因为感应造成的。夫燧从日光那里取火，方诸从月光那里取露水。天地之间这种神奇的感应现象，灵巧的历术家也不能说清究竟有多少。手可以握住细微的物体，可是抓不住日月的光芒，但是有了夫燧和方诸在手，又能从九天之上引来日光月光，火和水可以立刻出现，原因在阴物和阴物、阳物和阳物各各同气能互相感化。这也正是傅说死后他的英魂飞升九天骑坐在辰星、尾星的原因。

【原文】

5 故至阴飂飂①，至阳赫赫②，两者交接成和而万物生焉③。众雄而无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④！所谓不言之辩，不道之道也。故召远者使无为焉⑤，亲近者使无事焉⑥，惟夜行者为能有之⑦。故却走马以粪，而车轨不接于远方之

外[8]，是谓坐驰陆沉[9]，昼冥宵明，以冬铄胶[10]，以夏造冰[11]。

【注释】

①飕飕：寒气逼人的样子。飕本指寒冷的西风。参见三·8·⑦。

②赫赫：干旱炎热的样子。

③以上三句出自《庄子·田子方》："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有个东西）为之纪（纲纪，支配者）而莫见其形。"

④"又何"句：即"又所能造何化"的倒置。这里把"造化"拆开来用，是"造成变化"的意思，和"造化"一词的一般意义不全一样。

⑤"故召"句：原注作"远者，四夷也。欲致化四夷者，当以无为。无为，则夷荒自至也。"　使：使用。下一句的"使"同此。

⑥"亲近"句：原注作"近者，诸夏也。欲亲近者，当以无事。无事，则近人自亲附之。"　亲近者：使近者亲附。

⑦"惟夜"句：原注作"夜行，喻阴行也。阴行神化，故能有天下也。一说：言入道者如夜行幽冥之中，为能有召远亲近之道也。"以上三句出自《管子·形势篇》："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空言亲民不起作用），唯夜行者独有之也。"房玄龄《管子·形势解》："所谓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行德天下，莫能与之争矣。"所谓"阴行"、"心行"等，都指用阴柔无为、不露行迹之道使物自化，与用言语说教、强行役使的阳刚之术相对。"夜行"喻阴柔无形。

⑧"故却"二句：原注作"止马不以（之）走，但（只）以粪（马粪）粪（肥）田也，行至德之效也。一说：国君无道，则戎马生于郊；无事，止走马以粪田也，故兵车之轨不接远方之外。"《老子》四十六章："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高亨的《老子正诂》说："此言天下有道，干戈不兴，走马不用于军而用于田也。"　却：使退下。　走马：善奔驰的马，本用于战场，现在使它耕田，好像说退役务农，所以说"却"。　粪：《说文》："弃除也。"本指弃除粪便一类的垃圾，引申为粪便和用粪便肥田。　接：连接，延续。

⑨坐驰：坐着而奔驰。　陆沈：即陆沉。有三种含义：一指无水而沉，喻隐居世俗之中。语见《庄子·则阳》："方且与世违（不合世俗），而心不屑与之俱（随俗），是陆沉者也……"郭象注："人中隐者，譬无水而沈也。"引申为埋没。

一指愚昧、迂执。《论衡·谢短》:“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一指国土沦丧。这里取第二义,详下注⑪。

⑩以:于,在。下句“以”同。 铄(shuò 烁):熔化金属。 胶:用动物的皮、角等熬制的粘性物质。

⑪“是谓”到“造冰”四句:杨树达认为这几句“与上文语意不贯,疑上当有脱文。”这几句说的都是违背常情(自然之态)的现象(二十·2说到类似的反常景象,可以为证),与上文语意对立,“是”指代的应有反无为之道而行的内容。原注作“言坐行神化,疾于驰传,沈浮冥明,与道合也。”又作“言以非时铄胶造冰,难成之也。”“是谓”一直管到“造冰”,四小句的内容应属同一性质,或者都是作者肯定的,或者都是否定的。原注以前二小句为肯定,以后二小句为否定,割裂了同一句子成分(宾语),似乎不合原意。译文参用杨说作适当增补。

【译文】

最阴冷的阴气寒冷逼人,最阳热的阳气炽热难近,阴阳二气接触融合变成中和之气,万物便由中和之气产生。如果都是雄性没有雌性,又怎能造成变化呢!用中和之气造化万物,这就是所谓不用言语的论辩,不能称说的道。所以召来边远的四夷靠无为,亲附中土的诸侯凭无事,只有行阴柔无形之道的君主才能归服人心,据有天下。所以从战场上撤下战马用于农田,不让兵车驰向遥远的地方。(否则),那就叫做想坐着奔跑一样的愚蠢,白昼昏暗黑夜反而光明,在严冬低温下熔化胶,在酷热高温的夏天制造冰。

【原文】

6 夫道者,无私就也①,无私去也②。能者有余,拙者不足;顺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③,和氏之璧④,得之者富,失之者贫。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难以知论,不可

以辩说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黄主属骨[5]，而甘草主生肉之药也，以其属骨，责其生肉[6]，以其生肉，论其属骨，是犹王孙绰之欲倍偏枯之药而欲以生殊死之人[7]，亦可谓失论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销金，则道行矣；若以慈石之能连铁也，而求其引瓦，则难矣，物固不可以轻重论也。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之引铁，蟹之败漆[8]，葵之乡日[9]，虽有明智，弗能然也[10]。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为治者，难以持国，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应者[11]，为能有之。故峣山崩[12]，而薄落之水涸[13]；区冶生，而淳钩之剑成[14]；纣为无道，左强在侧[15]；太公并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观之，利害之路，祸福之门，不可求而得也。

【注释】

①就：靠近。指亲近。

②去：离开。指疏远。

③隋侯之珠：原注作“隋侯，汉东（汉水东边）之国，姬姓诸侯也。隋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敷）之。后蛇于江中衔大珠以报之。因曰隋侯之珠，盖明月珠也。”

④和氏之璧：事详《韩非子·和氏》。

⑤地黄：药名。　属（zhǔ 主）：连接。这里有促使生长的意思。

⑥责：要求。含强使做某事的意思。

⑦王孙绰：原注作“盖周人也。一曰：卫人王孙贾之后也。”王念孙认为这句第二个“欲”字是衍文。　生：救活。　殊死：即死。殊、死同义。《史记·淮南王刘安传》：“太子即自刭，不殊。”

⑧蟹之败漆：原注作“以蟹置漆中，则败坏不燥（涂后不干），不任用也。”未详其理。

⑨乡：通“向”。

⑩然：原注作“犹明也。”指明了所以然。

⑪太和：即“太浩之和”。

⑫峣山：见二·19·⑫。

⑬薄落之水：这里当指源出甘肃平凉县西薄落山的泾水。二·19说到“峣山崩，三川涸”，三川包括泾水。原注也说“一曰：薄落，泾水也。”

⑭区冶：原注作“区，读‘歌讴’之‘讴’。区，赵人，善冶剑工也。” 淳钩：原注作“古大锐（极锋利）剑也。”

⑮左强：原注作“纣之谀臣也。教纣无道，劝以贪淫也。”

【译文】

天道它不会私心亲近谁，也不会私心疏远谁。能够行天道的功德有余，不能很好地行天道的功德不足；顺应天道便得利，违背天道就遭灾。好比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到它们的人便富裕，失去它们的人就贫穷。得和失拿什么尺度去衡量，非常精深微妙，难以凭智慧论定，也不能靠辩才说清。怎么知道是这样呢？那地黄的主要功用是生长骨骼，而甘草的作用主要是生长肌肉，如果硬要本来生骨的去长肉，要本来长肉的去生骨，这就像王孙绰用一剂药治好了偏瘫症，便想用加倍的这种药让死人复生，这也可以叫做失去常理了。因为火能烧焦木头，就用火熔化金属，这样做是行得通的；如果因为磁石能吸铁，因而要求它吸瓦，那就难了。事物本来是不能根据它们的轻重便论定性能的。夫燧能取火，磁石能吸铁，螃蟹能坏漆，葵花向日，即使你再聪明，也不能知道这些现象的所以然。所以说只凭耳目的考察，是不足以分清事物的原理的；仅靠心中的想法，是不足以论定是非的。所以靠聪明来治理的人，难以保住国家，唯有精通阴阳变化而又把握住自然感应规律的人，才能拥有天下。峣山崩塌，薄落河便干涸；区冶出世，淳钩宝剑便铸成；殷纣王昏暴无道，佞臣左强便出现在他身边；姜太公和周文王一起出世，所以周武王功业告成。由此看来，利害祸福的来龙去脉，是不能预见把

握的。

【原文】

7 夫道之与德，若韦之与革①。远之则迩②，近之则远③，不得其道，若观鯈鱼④。故圣若镜，不将不迎⑤，应而不藏⑥，故万化而无伤。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⑦？今夫调弦者，叩宫宫应，弹角角动，此同声相和者也⑧。夫有改调一弦⑨，其于五音无所比⑩，鼓之而二十五弦皆应，此未始异于声，而音之君已形也⑪。故通于太和者，惽若纯醉而甘卧⑫，以游其中⑬，而不知其所由至也。纯温以沦⑭，钝闷以终⑮，若未始出其宗，是谓大通。

【注释】

①“夫道”二句：原注作“革之质象道，韦之质象德。”依原注，原文本该说成“道之与德，若革之与韦”，大约为了押韵，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革：去了毛的兽皮。 韦：经过加工的熟皮，进一步加工使改变质朴性质是韦和革的区别，所以这里用革喻道，以韦喻德。但和皮革制品相比，革和韦都更多地保存朴性。

②迩：近。

③远：王念孙认为应用“疏”，疏和鱼押韵。原注作“欲去(而)远之，道反在人侧；欲以事求之，去人已远也。”依原注，“远之”和“近之”的“之”都指道。原注作“无事者近人，有事者远人。”可见“远之”、“近之”二句是说无为者可以得道，有为者难得道。译文照字面意思译出。

④“不得”二句：原注作“鯈(tiáo 条)鱼，小鱼也，在水中可观见，见而不可得，道亦如之。”这是说道无所不在，离人极近，但想得道却很难。

⑤将：原注作“送也”。不将不迎的意思和上文“无私就也，无私去也”相

同。

⑥应而不藏：原注作“应，犹随也。谓镜随人形好（美）丑，不自藏匿者也。”“故圣若镜”到“无伤”出自《庄子·应帝王》：“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胜任）物而不伤。”郭象注“应而不藏”说：“来即应，却即止（止应）。”意思是说任凭物来去，不藏留所应之物于镜中（即“至人”心中）。

⑦“其得”二句：原注作“自谓得，乃失道者也。自谓失道，未必不得道也。”将“其”理解为“人们”。也可以理解为“道”。这两句承镜子的比喻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不将不迎，应而不藏”——因为得到的就是失去的，失去的未必不是得到的，得失无定，何必迎送藏留呢？译文只从字面译出。王念孙认为“非”是“衍文”；俞樾认为“非”上应加“未始”，“乃”是“衍文”。两人都不明“非乃得之也”是反诘句。“也”通“邪”。原注“未必不得”正与反诘语气切合。参用杨树达说。

⑧“今夫”四句：弦：杨树达认为是“瑟”的误字。　叩宫宫应：弹定为宫调的此瑟，放在附近的另一宫调瑟应和发声。弹角角动理同。　同声：音律相同。

⑨有：通“或”。《庄子·应帝王》正作“或”，详下注。　改调一弦：换调成另一种音调。依下文，当指“五音”以外的新音调，如变宫成变徵；参见下一条。

⑩比：入，列入。也有“合”的意思。详参三·25·③。

⑪“鼓之”三句：鼓之：拨奏改换了音调的瑟。　未始异于声：并不和乐音不同。指改调之后的音调虽不属于五音之列，但仍然是一种乐音的音调（如变宫、变徵之类）。　君：主。指新的音调也能作为一种调式的主音。　形：现，或形成。“今夫”到“已形也”出自《庄子·应帝王》，较本书详尽：“……于是为之调瑟，废（放置）一（一把瑟）于堂（厅堂），废一（另一把瑟）于室（厅堂后的卧室），鼓宫（指厅里的宫调瑟）宫（室中的宫调瑟）动（振动发声），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或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不属五音之列），鼓之，二十五弦（瑟有二十五根弦）皆动（仍指同调的内室那把瑟），未始异于声，而音之君已（矣）！”本书化用《庄子》文，是拿乐声共振现象说明“同气相应”的规律。

⑫惛：通“惛”，糊涂。指迷迷糊糊的状态，不含贬义。　纯醉：大醉。

⑬其中：原注作“道之中也。”也可指太和之中。

⑭纯温：原注作“纯，一也。温，和也。”　沦：原注作“没也。喻潜伏也。”

⑮钝闷：原注作“无情（情欲）也。”　终：原注作“欲终始于道。”永远和道同处。

【译文】

道和德的区别如同革和韦。你觉得道远不可及，它就在你身边，你觉得它近在眼前，它又像远在天边。人们难以得到道，如同在岸上观看深水中的小鱼，可望而不可得。道的圣明有如铜镜，不送走也不迎来，如实地映照出物像而不留藏，所在事物千变万化都对它无损伤。它得到的正是要失去的，失去的不正是会得到的吗？那调整瑟的音调的情形，叩出这只宫调瑟的音响，另一只宫调的瑟便应和起来，弹奏这只角调的瑟，另一只角调瑟就随着振响，这是同音律相应和的现象。或者再改调成另一类音调，这种音调和五音不同，弹奏起这种音调的瑟，另外同调的瑟照样会发生应和现象，这种音调并不和乐音有不同，因而它也成为一定调式的主音。所以通达太浩之和的人，他昏昏迷迷的如同喝醉了美酒酣睡着，在太浩之和中遨游，而不明白自己是怎样到达这种境界的。他纯一温顺地隐伏着，无情无欲地始终和道在一起，好像从未离开过道这个本原，这就叫做彻底的通达。

【原文】

8 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1]，天清地定，毒兽不作，飞鸟不骇，入榛薄[2]，食荐梅[3]，噆味含甘[4]，步不出顷亩之区，而蛇鳝轻之，以为不能与之争于江海之中。若乃至于玄云之素朝[5]，阴阳交争，降扶风[6]，杂冻雨[7]，扶摇而登之[8]，威动天地，声振海内，蛇鳝着泥百仞之中[9]，熊罴匍匐丘山磛岩[10]，虎豹袭穴而不敢咆[11]，猿狖颠蹶而失木枝[12]，又况直蛇鳝之类乎！凤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风雨不兴，川谷不澹[13]，草木不摇，而燕雀佼之[14]，以为不能与之争于

宇宙之间⑮。还至其曾逝万仞之上⑯,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之疏圃⑰,饮砥柱之湍濑⑱,邅回蒙汜之渚⑲,尚佯冀州之际,径蹑都广⑳,入日抑节㉑,羽翼弱水,暮宿风穴㉒。当此之时,鸿鹄鸧鹳莫不惮惊伏窜㉓,注喙江裔,又况直燕雀之类乎!此明于小动之迹,而不知大节之所由者也㉔。

【注释】

①赤螭(chī 痴)、青虬(qiú 求):古代传说中的无角龙。

②入:原作"人",依刘文典校改。

③荐梅:原注作"草实也。状如桑椹,其色赤,生江滨也。"杨树达认为荐、梅是两种植物子实。

④噆:见二·18·⑦。

⑤"若乃"句:原注作"玄,黑。素,白也。黑云升合于明朝也。"指乌云出现的早晨。

⑥扶风:原注作"疾风也。"和"飙风"相近。

⑦冻雨:原注作"暴雨也。"

⑧扶摇:原注作"发动也。"扶摇本指旋风。这里是形容由下直上的样子。

⑨蛇鳝:王念孙认为应作"蚖鳝(tuó 驼)",蚖蝉即鼍鼍,参见五·6·⑥、⑦。《说文》:"鳝,鱼也。皮可以为鼓。"《吕氏春秋·古乐》:"鳝乃偃寝(仰卧),以其尾鼓其腹。"《史记·太史公自序》:"鼍鳝与处。"司马贞索隐:"本作蚖鳝,即鼍鼍字也。"王念孙说:"下言'又况直蛇鳝之类',则上文'著泥百仞之中'者,非谓蛇鳝也……言蚖蝉……且伏于深渊而不敢出,况蛇鳝……之类乎?"

⑩磛(chán 谗)岩:山多石的样子。也指山石。见《玉篇》。

⑪袭:指藏入。

⑫狖(yòu 又):猿的一种,长尾而昂鼻。 颠蹶:跌落。 失:落下。

⑬澮:水漫出。又当水摇动讲。

⑭佼:通"姣",轻侮。《广雅》:"姣,侮也。"

⑮宇宙:原注作"宇,屋檐也。宙,栋梁也。"这是"宇宙"的原意。

⑯还:孙诒让认为是"逻"(同"逮",及)的误字。 曾:原注作"犹高也。"曾

通"层"。层有重叠义，引申为高。《水经注·瀔水》："山甚层峻，未有升其巅者。"《晋书·阮籍传附阮脩》："翕然层举，背负太清。"和这里意思相近。　逝：原注作"犹飞也。"逝有远离的意思。

⑰昆仑、疏圃：见四·3·⑨、㉒。

⑱砥柱：山名。原在河南三门峡市东北的黄河中，现已炸毁。

⑲邅(zhān 沾)回：转来转去。　蒙汜：原注作"日所生之地。"

⑳径：经过。　都广：见四·17·㉙

㉑入日抑节：原注"送日入于抑节之地。"依原注，"抑节"是日入之地的名称。

㉒"羽翼"二句：原注作"濯羽翼于弱水之上。风穴，北方寒风从地出也。"王念孙认为原文的"羽翼"是"濯羽"之误，依原注可推论。又《说文》"凤"字下说："濯羽弱水，莫(暮)宿风穴。"即用本书此文。　弱水：见四·4·⑥。

㉓鴚鸖：即鴚鹤，鹤类鸟。

㉔大节：等于说大事、壮举。和"小迹"相对。

【译文】

那赤螭和青虬在冀州大地漫游的时候，天空清朗，大地宁静，毒蛇猛兽不乱动，飞鸟不惊骇。它们进入树林草丛之中，觅食荐梅，品尝美味，足迹所至不超过百亩地区。蛇和鳝鱼因此小看它们，认为不能同自己在大江大海里争雄斗胜。若是到了乌云聚合的清晨，阴阳二气交争，兴起疾风暴雨，那赤螭、青虬乘风沐雨腾空飞升，威力震撼大地，声音振荡四海，鼋鼍钻进百仞深的泥层中藏身，熊罴爬伏在山丘岩石间不能动弹，虎豹躲进巢穴里不敢咆啸，猿狖手脚失灵跌下树枝——它们尚且吓成这般丑态，何况只是小小的蛇鳝之类呢！凤凰飞翔在圣明君王的国度时，雷霆敛迹，风雨不兴，河流川谷静静流淌，小草大树直立安稳，那燕雀因此轻侮凤凰，以为不能同自己在屋檐梁柱之间争雄斗胜。后来凤凰盘旋高飞到万仞之上，翱翔在四海之外，经过昆仑山的疏圃，痛饮砥柱下的湍流急水，在日出之地蒙汜的水洲上安闲漫步，又徜徉在冀州大地，跨越都广

山岭，送夕阳回到抑节之后，再到弱水沐浴清洗美丽的羽翼，最后歇息在寒冷的风穴之中。当凤凰如此壮游天下的时候，那鸿鹄和鸧鹤莫不惧怕惊恐，东躲西窜，以至只顾藏头嘴于江滨一动不动——鸿鹄鸧鹤尚且吓成这般模样，更何况只是小小的燕雀之类呢！这些蛇鳝、燕雀，全是些只看见了小举动，却不知道豪行壮举是怎么回事的角色呀！

【原文】

9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①]，上车摄辔，马为整齐而敛谐[②]，投足调均[③]，劳逸若一，心怡气和，体便轻毕[④]，安劳乐进，驰骛若灭[⑤]，左右若鞭[⑥]，周旋若环[⑦]，世皆以为巧，然未见其贵者也。若夫钳且、大丙之御也[⑧]，除辔衔，去鞭弃策[⑨]，车莫动而自举，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动，星耀而玄运[⑩]，电奔而鬼腾，进退屈伸，不见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过归雁于碣石，轶鹍鸡于姑余[⑪]。骋若飞，骛若绝[⑫]，纵矢蹑风[⑬]，追猋归忽[⑭]，朝发榑桑，日入落棠[⑮]。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虑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于胸中，而精神踰于六马[⑯]，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注释】

①王良：原注作“晋大夫邮无邺子良也，所谓御良也。一名孙无政。为赵简子御，死而托精于天驷星(即房宿四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 造父：原注作“嬴性，伯翳之后，飞廉之子，为周穆王御。”天文有造父星，又名司马、伯乐，属危宿，有星五颗。

②敛谐：原注作“马容体足调谐也。”指马全身和谐。 敛：收敛，指驯顺。

容：面容。　体：四肢以外的躯干。

③投足：举足，动脚。　均：均匀。

④毕：原注作"疾也。"有灵活、敏捷的意思。

⑤灭：原注作"没也，言疾也。"指很快消逝。

⑥左右：向左向右跑。　鞭：通"緶(biàn 辫)。"《说文》："緶，交枲(麻)也。"段玉裁注："谓以枲二股交辫之也。交丝为辫，交枲为緶。"指把丝麻等编成辫绳。这里比喻马忽左忽右灵活敏捷的样子。参用俞樾说。

⑦周旋：转圈儿。

⑧钳且、大丙：原注作"古得道之人，以神气御阴阳也。"一说是天神太乙的御手。

⑨"除辔"二句：刘文典认为应作"除辔含衔，去鞭弃策"，才合四字对偶句式。

⑩耀：闪烁。　玄：原注作"天也。"

⑪"过归"二句：过：超过。　轶(yì 佚)：超越。　姑余：原注作"山名，在吴。"在苏州西南。　鹨鸡：又作鹍鸡。原注说是凤凰的别称。原注说："言其御疾，自碣石过归雁，便复东南，轶过鹨鸡于姑余山也。

⑫绝：绷紧的弦等突然断绝弹飞，喻疾速。

⑬纵：杨树达认为通"趴"，踩。　蹑：踏。

⑭猋(biāo 标)：又作"飙"，又分音成"扶摇"。《尔雅》："扶摇谓之猋。"《说文》："飙，扶摇，风也。"　忽：疾风。又作"飔"。《说文》："飔，疾风也。"张衡《思玄赋》："乘猋忽兮驰虚无。"　归：追赶。《说林》："以兔之走，使大如马，则逮(追上)日归风。"参用王念孙说。

⑮日入：王念孙认为应如上文作"入日"。　落棠：见四·17·①。

⑯"嗜欲"二句：嗜欲：意愿。这里无贬义，泛指意念。　形：成。这里有形成而存放着不外露的意思。　蹫：应作"喻"。庄逵吉本原注作"喻，和也。"陈观楼认为当"晓"讲，即使明白。　六马：古代帝王驾车用六匹马。参见五·9·⑯"七驺"注。

【译文】

从前，王良、造父两位名御手驾马车，上车就拉住缰绳，马便随

着他们巧手的控制，整齐和谐地举步行进，步伐迈得均匀，猛跑慢行都不乱套，神情愉悦，心气平和，动作轻便敏捷，甘心劳苦，乐意进取。奔跑起来转眼消逝，左冲右突有如编辫，转着圈儿又似滚环。世人都以为他们技艺精巧，可人们并没有看到真正可珍贵的御术。若说那钳且、大丙的御术，才堪称非凡！他们压根儿不用缰绳马衔，也无须手执马鞭，车儿不用发动便自行运转，马儿不用驭使便奔驰向前。有如日月运转，星光闪耀，天体运行，又如电光急闪，鬼神升天，进退屈伸全无形迹可见。不用招手指点，不用厉声吆喝，一会儿在碣石山超过北归的大雁，转眼又到姑余越过南来的鹍鸡。驰骋如急风，奔跑似弦断。像踩着飞箭，像踏着大风，如飙飔你追我赶。清晨伴着旭日从扶桑出发，傍晚随夕阳归宿落棠。他们凭着"不用"而成就大用，不靠思虑精明，手儿灵巧；意愿欲念深藏在心中，精神自然感化六马，这便是用自然无为的道术来驾御呢！

【原文】

10 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1]，以治日月之行律[2]，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3]；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限；道不拾遗，市不豫贾[4]；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孰；虎狼不忘噬，鸷鸟不妄搏；凤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5]，飞黄伏

皂[6]，诸北、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7]。然犹未及虙戏氏之道也[8]。

【注释】

①力牧、太山稽：原注作“黄帝师。”传说黄帝梦有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依据占卜寻访，果得力牧于大泽，任为将领。见《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等。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十大经观》等记作“力黑”。黑通“墨”。墨、牧音同。

②律：原注作“度也。”陈观楼等认为“律”应属下一句，下一句的“治”是衍文。

③孰：熟。下文“孰”同此。

④豫贾：抬高物价，定成高价。　豫：变动。又豫可释为“诳”，欺诈。不豫贾等于说明码实价，不卖假贾。　贾：“价”的古字。《荀子·儒效》：“鲁之粥(鬻，卖)牛马者不豫贾。”杨倞注：“豫贾，定为高价也。”《鹖冠子·泰录》：“百化随而变，终始从而豫。”变、豫相对同义换用。《盐铁论·力耕篇》：“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细致)牢而不伪。”豫、伪同义对用。第二种讲法取王引之说。两解都适用本文。

⑤驾：皇帝的车乘。

⑥飞黄：神兽名。又作乘黄、腾黄。飞、乘、腾义近，且乘、腾上古音同。参见四·16·⑤。　皂：通“槽”，马槽。据王念孙说。见《广雅疏证》“皂”字条。

⑦诸北、儋(dān 丹)耳：原注作“皆北极夷国也。”儋耳古书有二指。在北方荒远的即原注所说，参见四·17·⑨“耽耳”条。另南方的儋耳在今海南省。汉武帝设儋耳郡。《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张晏说：其人“镂其颊皮，上连耳匡(框)，分为数支，状似鸡肠，累耳下垂。”儋本作“瞻”。《说文》：“瞻，垂耳也。南方有瞻耳之国。”《山海经·海内南经》作“离耳”。郭璞注：“锼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不食五谷，但啖蚌……”此处似可取南方的儋耳。

⑧虙(fú 伏)戏氏：又作伏羲氏、宓羲氏、庖牺氏等。

本节内容和二·14 神农、黄帝之治相近。

【译文】

从前，黄帝治理天下，有力牧、太山稽两位贤臣辅佐他，因而能依照日月运行和阴阳二气变化的规律来调节四季的法度，修正历法的标准，区分男女雌雄，明确上下关系，分出贵贱等级，使强壮的不欺凌幼弱的，人多的不残害人少的。人们能够保全天年而不夭折，农作物年成好不闹荒灾；百官公正无私，上下关系协调没有怨恨；法令严明不昏暗，辅佐者正直不阿附。耕田的不互相侵犯田界，渔民不争夺河湾鱼多的渔场；路途没有人贪拾失物，市面没有谁抬高物价；城门昼夜敞着，乡镇盗贼绝迹；边远地方的旅客以财物相送，连猪狗都把豆子、谷子吐弃在路上，没有争论之心。天下这样清平安定，因此日月也格外光明，星辰都按正轨运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虎狼不随便伤害，猛禽不随便搏击；凤凰飞临庭院，麒麟在郊外闲游；青龙进献车驾，飞黄安伏槽枥；远在地北天南的诸北、儋耳人莫不奉献贡品。但是黄帝的治国安民之术还赶上不伏羲氏的道术呢。

【原文】

11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①]，水浩洋而不息[②]，猛兽食颛民[③]，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④]，断鳌足以立四极[⑤]，杀黑龙以济冀州[⑥]，积芦灰以止淫水[⑦]。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⑧]，颛民生。背方州[⑨]，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⑩]，枕方寝绳[⑪]。阴阳之所壅沈不通者，窍理之[⑫]；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当此之时，卧倨倨[⑬]，兴眄眄[⑭]；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⑮]；其行蹎蹎，其视瞑

瞑[16];侗然皆得其和[17],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18],魍魉不知所往[19]。当此之时,禽兽蝮蛇无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无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20],上际九天,下契黄垆[21],名声被后世,光晖重万物[22]。乘雷车,服驾应龙[23],骖青虬[24],援绝瑞[25],席萝图[26],黄云络[27],前白螭,后奔蛇[28],浮游消摇,道鬼神[29],登九天,朝帝于灵门,宓穆休于太祖之下[30]。然而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31]。何则?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

【注释】

①爁(làn 滥)炎:即爁焱,火势蔓延。《广韵》:"爁焱,火延也。"爁和滥音同义通,水泛滥叫滥,火蔓延叫爁。

②浩洋:王念孙认为应作"浩溔(yǎo 咬)",《广韵·小韵》:"溔,浩溔,大水貌。"

③颛民:原注作"颛,善。"《说文》:"颛,头颛颛谨貌。"章太炎《新方言》卷二:"今浙西嘉兴谓人迂谨曰颛顼顼。"颛民即善良忠厚的百姓。

④女娲: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她和伏羲氏兄妹相婚而生人类。原注作"女娲,阴帝,佐虙戏治者也。三皇时,天不足西北,故补之。"

⑤鳌:原注作"大龟。天废顿(倾),以鳌足柱之。"

⑥黑龙:原注作"水精也。" 济:救助。 冀州:原注作"九州中,谓今四海之内。"这里的"九州"指大九州。参见四·1·①。

⑦芦灰:原注作"芦,苇也。生于水,故积聚其灰以止淫水。"本卷4说"画随灰而月运阙",原注"灰"为芦灰。大约古人认为芦苇和月都属阴物,所以能"同气"感应。 淫水:原注作"平地出水为淫水。"指泛滥的水。

⑧狡虫:毒蛇猛兽。狡本指壮健的狗,引申出凶猛、狂暴义。《广韵·巧韵》:"狡,狂也。"《墨子·节用中》:"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带着武器)行。" 虫:包括兽类。原注"虫"为"狩",狩同"兽"。《水浒》中还称老虎为"大虫"。

⑨背：背朝着，背靠。 方州：大地。“背方州，抱圆天”是形象说法，意思是遵循天地运行的法则。从“背方州”到“绝止之”都是写女娲的所作所为，形象很高大。

⑩“和春”二句：和、阳、杀、约字都是使动用法，分别是使温和、使炎热、使肃杀、使敛藏的意思。两句写女娲使四季气候各归其常。

⑪方：矩尺。“枕方寝绳”也是形象化的说法，指严格遵从阴阳变化规律治事。

⑫“阴阳”二句：壅沈（同“沉”）：壅塞阻滞。 窍：通，贯通。 理：疏理。

⑬倨倨：原注作“卧无思虑也。”

⑭眄眄：当是“盱盱”之误。眄眄是斜视的样子。盱盱（见二·14·㉓）含义更合这儿文意。参用王念孙等说。以上两句《庄子·应帝王》作“其卧徐徐（安闲的样子），其觉（醒来）于于（无知的样子）。”

⑮“一自”二句：《庄子·应帝王》作“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成玄英疏：“或马或牛，随人呼召。”《经传释词》：“一，犹或也。”

⑯“其行”二句：蹎（diān 颠）蹎：迟重舒缓的样子。 瞑瞑：昏暗不明的样子。

⑰侗（tóng 童）然：幼稚无知的样子。侗通“僮”。僮本指儿童，引申出童稚无知。

⑱浮游：随意而游。

⑲魍魉：飘忽无依的样子。从“卧倨倨”到这一句，写太古初民混沌未开的状态。

⑳功烈：功业。功、烈义同。

㉑“上际”二句：原注作“上与九天交接，下契（刻）至黄垆。黄泉下垆土地。” 垆土：见四·9·㉖。

㉒重（chóng 虫）：层加。这里有照射到的意思。

㉓服：服马。古代驾车时居中的马。在两边的叫骖。这里是以为服马的意思。 驾：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应龙：古代传说中有翼的龙。

㉔骖：以为骖马。

㉕援：执，持。 绝：特异的。 瑞：瑞玉。古代玉制的信物。《说文》：“瑞，以玉为信也。”王筠《说文句读》：“犹今言印信。”

㉖席：以为垫席。 萝图：原注作“车上席。”可能是绘有花纹图案的垫席。

㉗络：缠绕，笼罩。原注作“黄云之气络其车。”

㉘奔蛇：原注作“腾蛇也。”一种神蛇，会飞。

㉙道：“导”的古字。这里是以为前导的意思。

㉚宓（mì 密）穆：安静平和。　太祖：原注作“道之太宗也。”

㉛固然：原注作“自然也。”以上盛赞女娲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至德。

这一节描述的初民状态，和二·14写的“至德”之世相近，而与该处写的伏羲之治略别。

【译文】

远古的时候，四根擎天柱倾倒了，九州大地裂开了，天不能满盖大地，地不能遍载万物，大火蔓延不熄灭，洪水泛滥不止息，猛兽吞食善良的人民，凶禽捕捉老人孩子。于是女娲炼成五色石修补苍天，斩下鳌足作擎天柱，积聚芦灰制止洪水。苍天补好了，擎天柱立正了，洪水干涸了，冀州安定了，猛兽杀死了，善良的人民有活路了。女娲背靠着方正的大地，拥抱着圆圆的苍天，让春天温和，夏天炎热，秋天肃杀，冬天寒冷。她头枕着矩尺，身躺在墨绳上，阴阳二气阻塞不通的，她给疏理融通，危害万物、妨害人民积聚财物的逆乱之气，她给除尽。在这天清地宁的环境之中，人们睡眠时无思无虑，起床后憨态可掬；一会儿以为自己是马，一会儿又以为自己是牛。他们行动沉稳舒缓，看东西若明若暗；幼雅天真，都能得到天然的平和，没有谁知道自己是从何而来；随意游荡着，没有什么需求；飘飘忽忽，没有什么目标。在这时，猛兽毒蛇全都藏起爪牙，收敛螯毒，没有捕捉咬食的欲念。考察女娲的这种丰功伟绩，上可以通九天，下可以铭刻在地下的垆土上，名声留传后世，光晖普照万物。她乘着雷车，应龙居中驾辕，青虬配在两边，手持稀世瑞玉，铺着萝图车垫，上有黄云缭绕，前面白螭开道，后面腾蛇簇拥，随意遨游，自由自在，鬼神作引导，登临九天，在灵门朝见天帝，安静和穆地在大道始祖那里休息。可她这时并不炫耀自己的功劳，不张扬自己的美名。她隐藏起真人的道术，为的是遵从天地的自然。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道德一旦和上天相通，智慧巧诈就消失灭绝了。

【原文】

12 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道澜漫而不修①，弃捐五帝之恩刑②，推蹶三王之法籍③，是以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掩而不兴④，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春秋缩其和⑤，天地除其德，仁君处位而不安，大夫隐道而不言⑥，群臣准上意而怀当⑦，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参耦比周而阴谋⑧，居君臣父子之间而竞载，骄主而像其意⑨，乱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亲，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墆裂⑩，容台振而掩覆⑪；犬群嗥而入渊⑫，豕衔蓐而席澳⑬；美人挐首墨面而不容⑭，曼声吞炭内闭而不歌⑮；丧不尽其哀，猎不听其乐⑯；西老折胜⑰，黄神啸吟⑱；飞鸟铩翼⑲，走兽废脚⑳；山无峻干，泽无洼水㉑；狐狸首穴㉒，马牛放失㉓；田无立禾，路无莎薠㉔；金积折廉㉕，璧袭无理㉖；磬龟无腹，蓍策日施㉗。

【注释】

①澜漫：分散杂乱的样子。

②捐：和"弃"同义。 五帝：《史记》等书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易·系辞》下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帝王世纪》指少皞、颛顼、高辛、尧、舜。

③推蹶：推倒。 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这里只泛指古圣君，桀在汤、文之先。

④掩：掩盖，遮蔽。 兴：提倡。

⑤缩：原注作"藏也。言和气不复行也。"

⑥隐道而不言：原注作"隐仁义之道，不正谏直言

⑦准：以为准。　怀：原注作“思”。　当：原注作“合也。取合主意，不复以道正谏也。”

⑧“疏骨”二句：骨肉：亲人。　自容：求得自身立足君前。　参耦：即叁偶。三三两两。　比周：拉帮结派以谋私利。　阴谋：暗中谋划。

⑨竞载：杨树达认为“谓争乘车。”载有乘车的意思。这里指奔走于二者之间。刘文典本以“而竞载”属下一句，似乎理解成争着拥戴（主子），载通戴，也讲得通。笔者取庄本句读和杨氏解释。　骄：使骄纵。　像：原注作“犹随也。”

⑩植社：社主，土地神的神主（牌位）。植社即“置社”，社主的别称。《礼记·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孔颖达疏：“为之特置，故曰置社。”　槁：王念孙说传统字书、韵书无此字，是“墩”之误，《说文》释墩为“坼”，即裂开。这句说由于长期不祭祀使社木干裂。《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孔子学生）。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用松木），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⑪容台：原注作“行礼容（礼仪）之台。方不能行礼，故天文（杨对达疑当作“大”）振动而败也。”

⑫“犬群”句：原注作“言将灭坏，犬失其主，故嗥而入渊也。一说：言犬祸也。”以“一说”为好，指反常气象造成的灾祸，如地震之类。下句同。

⑬“豕衔”句：原注作“豕衔其蓐席入于澳（水边，或港湾），言豕祸也。一说：衔蓐自藏。”两说不矛盾。以上两句说君主倒行逆施，上天震怒，降灾人世，六畜不宁。

⑭挐着：原注作“乱头也。”愿意弄乱头发以避祸。乱世常有这类事。　挐：见二·11·⑤。　容：修饰容颜。

⑮“曼声”句：原注作“曼声，善歌也。见世乱衰（当作“衰乱”）将灭，故吞炭自败音声，闭气不复动（当作“歌”）也。”《战国策》有“豫让吞炭为哑”的记载。参见九·十六·②。

⑯“猎不”句：听：俞樾认为是“德”之误，听的繁体和“德”形近。德通“得”。杨树达认为听通“逞”，逞有“尽”义。　乐：快乐。

⑰“西老”句：原注作“西王母（见四·17·⑱）折其头上所戴胜，为时无法度。”　老：通“姥”，姥通“母”。

⑱“黄神”句：原注作“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

⑲“飞鸟”句：见二·19·⑭。

⑳废：原注作“跛蹇（jiǎn 减，跛）也。”使残废。杨树达认为“废”没有“跛”

义，认为废通“癶(bō 拨，八字脚、罗圈腿之类)”。但是废在汉代已经有残废义，跛足也是残废。桓宽《盐铁论·诛秦》：“无手足则肢体废。”这个例句杨氏在他的《盐铁论要释》中解释韵语时引用了，未及其义。

㉑洼水：原注作“渟水。”水止不动叫渟，指清水。洼通“窐”。《说文》释窐为清水。

㉒首穴：头朝巢穴。又叫“首丘”。这句说野兽死得多。

㉓放失：走散。失通“佚”。这句说牛马无人饲养看管，都逃跑了。

㉔莎(suō 唆)薠(fán 烦)：野草名。莎的地下块茎叫香附子，可入药。薠似莎而大。以上二句说田野一片荒芜，连野草都不生长。

㉕“金积”句：金指金属器皿。 积：堆积。 折廉：边角因锈蚀而磨损。

㉖璧袭无理：袭和上句“积”义近。 理：璧玉上的花纹。以上二句写乱世空废房屋中金银玉器等损坏的情形，和上文田野荒芜相映照。或者指暴君大量搜刮金银珍宝而又堆积废置以致损坏，和杜牧《阿房宫赋》揭露秦始皇搜罗六国珍宝而又“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亦不甚惜”之意相似。此解也合原意。

㉗“磬龟”二句：原注作“磬，空也。(龟)像磬，数钻以卜，故空尽无腹(腹甲)也。言桀为无道，不修仁德，但数(屡屡)占龟，莫得吉兆也。”卜用龟甲，筮用蓍草。

【译文】

到了夏桀统治的时候，天子昏庸不明事理，治国之道散乱不加以修整，抛弃五帝恩威并用的良策，推翻三王正确的法规。因此，至高的德性泯灭不能发扬，五帝的道统被掩盖不能提倡；天子办事背离上天的意志，发号施令违反时令规律；春天秋天藏起平和之气，苍天大地不再布施恩泽；仁德的诸侯王身处君位心神不安，大夫怀藏正道不敢进谏直言；群臣看主上脸色行事，一心迎合主子的心意，不惜疏远骨肉亲情以求个人立足之地；奸佞之徒三三两两拉帮结派，暗中谋取私利，奔走在君臣父子之间，争着骄纵主子，看谁会奉迎仰鼻息，搅乱人心好从中渔利。这样一来，君臣离心离德尖锐对立，骨肉分离各自东西；社主长期无人祭祀以至于干枯破损，礼

台受震倒塌毁灭；丧家之犬成群哀号着跳进深渊，猪衔着垫草跑到水边寻找栖息地；美女蓬头垢面不加打扮，歌手吞炭致哑不肯歌吟；办丧事的不尽情表露哀思，打猎的得不到应有的乐趣；西王母折断美丽的玉质头饰，黄帝的幽灵凄厉地长啸叹息；飞鸟翅翼被伤损，走兽四肢落下残疾；山丘上良材美木被砍尽，水域搅浑得鱼儿没法生存；狐狸的尸体到处头朝巢穴躺着，牛马逃离栏圈四散走失；田野上看不见生长的禾苗，路边也没有生命力很强的野草；再看那昏君的府库之中，堆积的金银器皿久经锈蚀失去了边角，玉器上刻镂的美丽花纹都磨灭不清；昏君把占卜的龟壳钻得稀烂得不到吉兆，还要每天拿蓍草问鬼求神！

【原文】

13 晚世之时，七国异族[①]，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攻城滥杀，覆高危安；掘坟墓，扬人骸[②]；大冲车，高重京[③]；除战道，便死路[④]；犯严敌，残不义[⑥]。百往一反，名声苟盛也[⑦]！是故质壮轻足者，为甲卒千里之外[⑧]，家老羸弱，凄怆于内[⑨]；厮徒马圉[⑩]，軵车奉饷[⑪]，道路辽远，霜雪亟集，短褐不完[⑫]，人羸车獘[⑬]，泥涂至膝[⑭]，相携于道，奋首于路[⑮]，身枕格而死[⑯]。所谓兼国有地者，伏尸数十万，破车以千百数，伤弓弩、矛戟、矢石之创者，扶举于路。故世至于枕人头，食人肉，菹人肝，饮人血，甘之于刍豢。故自三代以后者，天下未尝得安其情性，而乐其习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于人虐也[⑰]。所以然者何也？诸侯力征，天下合而为一家[⑱]。

【注释】

①七国：战国末期的齐、楚、燕、赵、韩、魏、秦。　异族：族氏不同。七国君主异姓氏，齐姓田，楚姓芈，燕姓姚，赵姓赵，韩姓韩，魏姓魏，秦姓嬴。以上据原注。

②"掘坟"二句：据《史记·田单列传》记载，田单用反间计诱使燕军掘齐即墨城外齐人坟冢，以辱先人。齐人果然照办，"尽掘垄墓，烧死人"，从而激怒即墨守城齐军民。此可为一例。

③"大冲"二句：大：加大，动词。　冲车：原注作"大铁着其辕端，马被(披)甲，车被兵(兵器)，所以冲于敌城也。"　高：加高。　重京：王念孙认为应作"重垒"。高重垒等于说深沟高垒。

④除：清除障碍物。

⑤便：使便利。　死路：堵塞不通的路。

⑥残：杀，消灭。

⑦苟：姑且。

⑧"为甲"句：即"为甲卒于千里之外"。甲是战车上的甲士，卒是步卒。

⑨家老：家中年长者。　羸：体弱者。　弱：未成年的孩子。　凄怆(chuàng创去声)：悲伤。

⑩厮徒：服劳役的奴隶。　马圉：马夫。

⑪軵(rōng 冗或 fǔ 辅)：《说文》："軵，反推车也，令有所付也。"用车时一般在车后推使前行。"反推"、"令有所付"指不用车时，挽住车辕倒推，靠在避闲的地方。引申泛指推。

⑫短褐：古代仆役或穷人穿的粗麻布上衣。短通"裋(shù 竖)"，与褐同义。

⑬獘：《说文》："獘，顿仆也。"本义是仆倒。引申有破弊义。

⑭涂：泥泞。

⑮奋首：原注作"民疲于役，顿仆于路，仅能摇头耳。"释奋为摇动。也可以理解为拉车时仆跪在地，伸颈扬头奋力挣扎的样子。

⑯格：通"辂"，挽车用的横木，挽车人用手扶着而胸部推之。《兵略》："百姓……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人间》："羸弱服格于道。"

⑰夭：享尽天年，和"夭于人虐"相对。上文"未尝"一直管到"人虐也"止。

⑱"天下"句：王念孙认为"合"上脱"不"字，这是认为作者主张天下大一

统，反对诸侯分割。

【译文】

到了晚近的战国末年，天下分裂成七个不同姓氏的国家。各诸侯国制定自己的法令制度，都依自己的风俗。合纵和连横的两派从中离间，于是各国兴兵互相争斗。他们攻城略地，滥行屠杀，高城夷为平地，安稳化作危险；挖开别人的坟墓，抛散坟中的尸骸；加大攻城的战车，增高防御的壁垒；清除作战的驰道，疏通阻塞的路径；进犯强大的敌军，杀死不义的人。驱使百人出征，生还只有一人，名声姑且大盛！身强力壮行动敏捷的，征去充当兵卒，在千里以外拼命，年老体弱幼小的，在家忍受悲痛。服役的奴仆马夫，拉车供应粮饷。道路遥远，霜雪交加，衣衫破烂，人们疲困不堪，车辆破损不全，泥泞深达膝盖，大家互相搀扶拉扯着，拼命挣扎向前，常常有人冻累而死，倒在挽车横木上面。世人所说的兼并别国占有领土的人，总要使几十万人横尸旷野，破坏的车辆以千百计算，被弓箭、矛戟、滚石致伤的，被搀扶着抬着，沿途到处可以见到。因此世上以至枕骷髅，吃人肉，脍人肝，喝人血，比品尝牛肉猪肉还要甜美。所以从三代以后的那段年月里，天下的人们不能安定他们的天性、享受纯朴风俗的快乐、保障长命、享尽天年而不夭死在人祸中。造成这种惨状的原因在哪里？在于诸侯之间动武征战，天下没有成为大一统的国家。

【原文】

14 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①]，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②]，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

所以迎天德也[③]。

【注释】

①天子：指汉武帝。

②拱揖：拱手合掌。指从容舒静，轻松自如。 指麾：指挥，指手挥臂，不费力。

③迎：顺应。 天德：上天的意旨，指无为而治。汉初尚黄老之说，行休生养息政策。

《荀子·不苟》："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君子至德，嘿然（默然不语）而喻（人自明其心），未施而亲（不施恩而人自亲近之），不怒而威。"可作这一节的参证。

【译文】

到了当代，天子在高位上，以道德执掌天下，用仁义作为辅佐，所以身边的群臣奉献他们的智慧，广大的百姓感念天子的恩德，天子只需拱手指点一下，天下的人便会归服，春夏秋冬四季都按时献上贡物，天下大统一，子孙代代相传。这就是五帝要顺应上天意旨的原因。

【原文】

15 夫圣人者，不能生时，时至而弗失也。辅佐有能，黜谗佞之端[①]，息巧辩之说，除刻削之法[②]，去烦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消知能，修太常[③]，隳肢体[④]，绌聪明；大通混冥，解意释神，漠然若无魂魄，使万物各复归其根。则是所修伏牺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钳且、大丙不施辔衔而以善御闻于天下，伏戏、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

遗于后世，何则？至虚无、纯一，而不嚶喋苛事也[5]。《周书》曰："掩雉不得，更顺其风。"[6]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7]，挬拔其根[8]，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9]，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10]，殚尽太半[11]，而欣欣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12]。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瓮[13]，沟植生条而不容舟[14]，不过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无其本者也[15]。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输也。潦水不泄，瀇漾极望[16]，旬月不雨则涸而枯泽[17]，受瀷而无源者[18]。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19]。何则？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凿井。

【注释】

①黜(chù 触)：贬退，罢免。　端：事端。多指乱子、事故。这儿指歪门邪道。

②刻削：严酷刻薄。

③太常：指国家大的礼法常规。秦设"奉常"官职。汉景帝时改名"太常"，掌管礼乐郊庙社稷事宜。

④隳肢体：毁坏身体。指根除情欲享受，这样必使身体受苦。

⑤嚶(zá 杂)喋(dié 迭)：本指水鸟或鱼类成群夺食的样子。比喻贪得。

⑥《周书》：《尚书》的一部分，记周代史实。　"掩雉"二句。原注作"言掩雉虽不得，当更从其上风，顺其道理也。言可行与不(否)，犹当以道德为本。喻申、商之法失之也。"

⑦申、韩、商：见二·9·⑦。

⑧挬(bó 脖)：拔。《广雅·释诂三》："挬，拔也。"

⑨凿：本指挖槽或穿孔的工具，引申出刻镂义，再引申出刻意制作的意

思，又有穿凿附会的意思。《正字通·金部》："凿，恣意不求合义理谓之凿。"《孟子·离娄下》："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赵岐注："恶人欲用智而妄穿凿，不顺物之性而改道以养之。"这里用"凿"不用"制"、"定"、"修"等，含贬斥之意。　五刑：古代以墨（即黥，在脸上刺字涂墨）、劓（yì 意，割鼻）、剕（fèi 废，砍脚）、宫（阉割生殖器）、大辟（死刑）为"五刑"。

⑩艾：通"刈（yì 义）"，割；砍。

⑪殚（dān 丹）：尽。　太半：大半。

⑫出：王念孙认为是"止"之误。《说林》："若被蓑而救火，毁渎而止水。"（毁当为"凿"）

⑬梓：王念孙认为是"枿"之误字。枿同"蘖"字。参见二·9·⑭。

⑭条：枝条。　不容舟：不容于舟。　容：容许生存。

⑮狂生：妄生，盲目生长。树桩分蘖出的枝条数量很多，由于得不到充足营养，大都嫩弱难以成材，所以说"狂生"。

⑯沆（wǎng 往）漭（yàng 样）：同"汪洋"，水广阔无边的样子。

⑰泽：通"释"，散发。又作"泽泽"。《诗经·周颂·载芟》："载芟载柞（通"斫"），其耕泽泽。"郑玄笺："将耕，先始芟（割草）柞其草木，土气蒸达而和，耕之则泽泽然解散。"《经典释文》："泽泽，音释释。"音释释即通释释。

⑱瀷（yì 翼）：水潦积聚。　者：宜作"也"。

⑲"譬若"四句：原注作"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言羿怅然失志（意），若有所丧亡，不能复得不死之药以续之也。"姮娥即嫦娥。姮一作"恒"，避汉文帝刘恒名讳而改为"姮"，又改成同义字"常"，后作"嫦"。

【译文】

圣人，他也不能造出时运，只不过时运来到他会及时把握而已。遇上贤能的人辅佐，就能抵制谗佞之徒的歪门邪道，平息巧辩之徒的胡言乱语，废除残酷刻薄的法令，去掉繁琐杂乱的事务，堵死流言的传播途径，塞住结党营私的门路，收起智巧之能，修整重大的礼法常规，禁绝各种嗜欲贪念，抛开小聪明，彻底通悟，混混沌沌，解放精神，淡泊得如同失魂落魄一样，让万事万物各自回归到

它们的根本上去。这么一来，就是走上了伏牺氏所开辟的轨道，返归到五帝所遵循的道统。那钳且、大丙不使用缰绳马衔却以善于驾御闻名天下，伏戏、女娲不设置法令制度却凭至高的德性留名后世，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达到了虚静无为的纯粹专一的境界，而不费心机忙乎繁杂的事务。《周书》上说："如果没能伏击到雉鸡，应该再从它飞走的风向去寻找。"说的是要顺应事理。如今那申不害、韩非、商鞅一类法家人物，拔去事物的根子，抛开问题的本源，不穷究社会弊端的由来，以及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状况，不顾常情刻意制定出五种刑罚，冷酷无情地加以实施，背离道的根本，一心追逐锥尖刀口那样微薄的利益，宰割百姓，刮尽他们大半财物，却扬扬自得总以为天下太平了，这就像抱着薪柴去灭火，挖开洞穴来阻止流水。那井边树蔸子上分蘖出来的嫩枝，禁不起汲水瓦罐的频繁碰撞，河渠边树桩子分蘖出的弱条，受不住舟船的来回挤压，不出三个月必定死去。原因在哪里？都是由于它们盲目风长而又得不到树根的充足养分。黄河转了九道弯才注入大海，可是水流永不断绝，是因为有巍巍的昆仑雪山提供无尽的水源；暴雨形成的渍水不会流散，广阔无边，一眼望不到头，可是十天半月不降雨便会干涸蒸发干净，是因为靠老天爷降雨积聚，却没有可靠的来源。比方说后羿求西王母给他一点长生不死的灵药，他的妻子嫦娥偷吃后飞上了月宫，后羿惆怅得若有所失，惋惜再得不到神药。为什么后羿会惆怅惋惜呢？因为他不知道不死药是怎样炼治成的。所以说向邻居讨火种不如自己掌握着取火的燧，靠请人在外面取水不如在自己院子里打口水井。

卷七　精　神

【题解】

本卷可以称为“生命篇”，全面论述了生命来源、生命要素、生命价值以及养生之道等重大问题。

作者认为人的生命和万物一样。来源于阴阳相成的“气”；“烦气为虫，精气为人”。这种来源于精气的生命，由形、气、神三要素构成。形骸是物质因素，神是精神因素；至于“气”，主要是指充满于人体内的流动着的物质，但有时作者又把“神”和“气”混而不分。形、气、神三者，互相依存、互相影响，而以神为主宰，“神者心之宝也”。形神又是相对独立的，或形残而神全，或形健而神乱。作者机械地认为精神天出，形骸地生，人死以后形归大地而消失，精神返归天地之间永存。这就导致了形神关系的二元论。

作者把生命看作气的变化过程中具有暂时性的物质状态，生死是气的自然转化。因此极力主张人对生死应该听其自然，不必刻意求生，更不用怕死。其中不无积极的一面，但有时偏激到说“安知夫绞经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死了比活着好。作为人生观，调子就太低沉了。其他篇里也不乏这种说法。

生命既以神为主宰，因此养生应该重在守神、存神，其原则是合于道性——保持恬静虚无的天性。养形方面，只要能够保证生命

的延续就行了。文章反复赞颂这方面的理想中的典范——真人，加以神化，同时反复批判贪求物欲名位的世俗邪风，而主要目标是统治者的上层。篇末特意举出五位君主因贪欲而误国害己的史实，正是规劝当代当权者的。

【原文】

1 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①]，窈窈冥冥[②]，芒芠漠闵[③]，澒濛鸿洞[④]，莫知其门[⑤]。有二神混生[⑥]，经天营地[⑦]，孔乎莫知其所终极[⑧]，滔乎莫知其所止息[⑨]。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⑩]，万物乃形。烦气为虫[⑪]，精气为人[⑫]。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⑬]，我尚何存[⑭]？是故圣人法天顺情，不拘于俗，不诱于人[⑮]，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⑯]。天静以清，地定以宁，万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⑰]。

【注释】

①惟：只(有)。 像：《楚辞・天问》："遂(远)古之初，谁传道(说)之？上下(天地)未形，何由考之？冥昭(夜昼)瞢暗(混而不分)，谁能极之(弄透它)？冯翼惟像，何以识之？"闻一多《天问疏证》："像与象同。《韩非子・解老篇》曰：'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韩诗外传》八曰：'未见凤凰，惟思凤象。'是无形可睹而但(只)可拟想者谓之象，故《老子》四十一章曰：'大象无形。'《淮南子・原道篇》曰：'网(原文作"缴"，从王念孙说改。参见一・6・⑩)不若无形之像。'"依闻一多说，像这里特指无法看到其真实面貌，只能凭想象拟测的一种状态，即天地未形成以前的宇宙混沌未分的阶段的状况。这里"像"和"无形"意思一样。

②窈窈冥冥：深远奥秘，昏暗不明的样子。

③芒芠(wén 文)漠闵：混沌的样子。

④澒(hòng 閧)濛鸿洞(tóng 同)；也是混沌的样子。原注释以上三句作“皆未成形之气也。”

⑤莫知其门：原注作“皆无形之象，故曰‘莫之其门’。”今语还说对某事物不明原委为“摸不着门”。

⑥二神混生：原注作“二神，阴阳之神也。混生，俱生也。” 混：同。

⑦经营：造设。

⑧孔乎：原注作“孔，深貌。” 乎：同“然”，样子。

⑨滔：原注作“大貌。”“孔乎”、“滔乎”二句形容二神的形态。

⑩刚柔：阳刚之气和阴柔之气。 相成：相互作用而形成(新的物质——“和气”)。

⑪烦：原注作“乱也。” 虫：泛指人以外的动物。

⑫精气：精纯的气。参见三·1·⑨。本卷主要内容是讲形神关系，主旨是强调存神养性，所以在首段说明人类来源于“精气”，作为立论的依据，统领全篇。

⑬“精神”二句：门：来源，指天。 反：返。 根：根源，指地。原注作‘精神无形，故能入天门；骨骸有形，故反其根，归土也。”

⑭我：指人类。原注作“言人死(精神、形骸)各有所归，我何犹常存。”

⑮“是故”三句：法；依循。 情：天地的本性，即自然规律，和“情欲”义不同。 于：被。

⑯“阴阳”二句：纲、纪：法度，即自然规律。

⑰“天静”二句：清静、宁定是天地的基本特性和法则，两个“之”都指此。法：以为法度，即遵循不背。人类只有依循自然法则，保存宁静清和的精气才能生存。首节提出本卷的基本观点。

【译文】

远古还没有天地的时候，只有模糊恍忽没法说清楚的状态，没有有形之物，这种状态是深远昏暗、混沌不分的，没法摸清它的门道。那时有阴阳二神同时出现，一块儿造天设地。它们本身深远得

没有尽头，浩大得没有止境。于是二神把混沌状态分开成天地，散开成八方极远的区域，让阳气和阴气互相作用形成中和之气，万物才由中和之气生成。杂乱的气产生鸟、兽、鱼、虫等类动物，精纯的气产生人类。因此，人的精神归上天所有，形骸归大地所有。人死以后，精神返回天这个本源，而骨骸返归大地这个根基，人还有什么永存不变的呢？所以圣人依循天地的运动规律，不受世俗拘束，不被人事诱惑，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阴阳、四季的运行变化为法则。天的本性是清静，地的本性是安宁，万物失去这种本性就死亡，依循这种本性便生存。

【原文】

2 夫静漠者，神明之宅也；虚无者，道之所居也[1]。是故或求之于外者，失之于内；有守之于内者，失之于外[2]。譬犹本与末也，从本引之[3]，千枝万叶莫不随也。夫精神者，所受于天地；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背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故曰一月而膏[5]，二月而肤[6]，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体以成[7]，五藏乃形[8]。是故肺主目，肾主鼻，胆主口，肝主耳[9]。外为表而内为里，开闭张歙[10]，各有经纪[11]。故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12]、三百六十六日[13]，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14]。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15]，以与天地相参也[16]，而心为之主[17]。是故耳目

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日中有踆乌[18]，而月中有蟾蜍[19]。日月失其行，薄蚀无光；风雨非其时，毁折生灾；五星失其行，州国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纮以大[20]，尚犹节其章光[21]，爱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劳而不息乎[22]？精神何能久驰骋而不既乎？

【注释】

①“夫静”四句：神明：原注下文“一生二”的“二”作“二曰神明”，那么神明这儿指阴阳二气，由阴阳二神而来。 宅：寄托的处所。一、二两句说阴阳二气喜欢处在静漠之中，三四两句说道处在虚无状态中，离开了虚无就会失去道。

②“是故”四句：外：外形，人的躯体。 内：内心，内在精神。所谓求外失内、守内失外，指的是使外形和精神分离，而且都违背静漠、虚无这个根本。有：或。

③本：喻静漠、虚无。 引：拉。

④“故曰”下所引为《老子》文。参见三·23·④。背阴抱阳是说万物都有阴阳相对的两个方面。 背：背靠；或释为用背驮着。 冲：《说文·水部》：“沖，涌摇也。”本指水涌动激荡，字后用“冲”。冲气即阴阳二气相激荡。“万物”二句，是具体解释“二生三，三生万物”的。

⑤膏：原注作‘始育如膏也。”指生命的初始状态，有如膏脂。以下到“十月”句，讲人的孕育过程。

⑥胅(dié 迭)：本指骨节的隆起部分。这里指胚胎渐大如肿块。

⑦以：通“已”。

⑧藏：内脏。

⑨“是故”四句：古人认为人的内脏和五官相通，这本来不无道理。但硬说某一内脏主管某一五官，就有点机械了。正因为如此，本书对此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配法。参见下文和四·13·。

⑩歙(xī 西)：合。

⑪经、纪：经管，主管。

⑫九解：即九野。 解：分，和“分野”义近。参见三·4·①。

⑬三百六十六：应为“三百六十”。参见三·40·⑦。

⑭三百六十六节：同上条应为“三百六十节”。　节：参见三·40·⑦。

⑮“故胆”五句：原注用五行配五脏来解说，随意性很大。例如说“胆，金也。金石云之所出，故为云”。又说“肝，木也。木为风生，故为风”。而上文原注又说肝属金。

⑯参：参伍，匹配。以上用天地、四季、风雨等比附人体构造和情感变化，无非是强调人类不能违背自然。

⑰心为之主：原注作“心，土也，故为四行之主。”

⑱踆(qūn 群阴平)乌：原注作“谓三足乌。”　踆：脚趾。

⑲蟾(chán 缠)蜍(chú 除)：癞蛤蟆。

⑳纮：宏大。

㉑章：文彩，光华。

㉒曷：何。　熏：孙诒让认为应作“勤”。

【译文】

静漠，是阴阳二神的住宅；虚无，是道居留的处所。因此，只追求外形的人，会失去内在精神的保养；或者只注重内在精神保养的人，会失去外形的健康。好比树的根和梢的关系，抓住树根来拉树木，千枝万叶没有不随着动的，抓住静漠、虚无这个根本，外形和内在精神都可以保养好。人的精神，是从上天得来的；而形体，是从大地得来的。所以说：“道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产生和气，和气产生万物。万物都背着阴抱着阳，阴阳交接激荡而成为中和之气。”所以说人的生命孕育过程是：一个月成膏脂状态，第二个月变成肿块状态，第三个月成胎，第四个月长肌肉，第五个月生筋，第六个月长骨骼，第七个月成人形，第八个月胎儿会蠕动，第九个月胎儿躁动于母腹，第十个月呱呱落地。形体长成以后，五脏随之形成。所以肺脏主管眼，肾脏主管鼻，胆主管口，肝脏主管耳。外部的五官是表，内里的五脏是里，五官的开合张闭，各有一种内脏主管着。所以人的脑袋呈圆形，象天穹，脚呈方形，象大地。天有四季、五行、九

野、三百六十天，人也有四肢、五脏、九窍、三百六十经脉。天有风雨寒暑，人也有取予喜怒。所以胆配云，肺配气，肝配风，肾配雨，脾配雷，这都是和天地相匹配，而心脏是五脏之主。因此人的耳目如同天上的日月，显露聪明的光耀，人的血气如同风雨一样运行滋润。日中有只三足乌，月中有只蟾蜍。日月如果不按常规运行，就会被咬蚀而失去光辉；风雨来得不合季节，就会毁折树木和农作物，造成灾害；五星不按常规运行，它们对应的州郡国家就遭灾殃。那天地之道，宏大到极点，天地尚且还节制它们的光彩，爱惜它们的神气，人的耳目哪能长久劳乏而不休息呢？人的精神哪能长久驰骋而不耗尽呢？

【原文】

3 是故血气者，人之华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气能专于五藏而不外越，则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则耳目清、听视达矣。耳目清、听视达，谓之明。五藏能属于心而无乖，则勃忘胜而行不僻矣[①]。勃志胜而行之不僻，则精神盛而气不散矣。精神盛而气不散则理，理则均，均则通，通则神[②]，神则以视无不见[③]，以听无不闻也，以为无不成也。是故忧患不能入也，而邪气不能袭。故事有求之于四海之外而不能遇[④]，或守之于形骸之内而不见也[⑤]。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见大者所知小。

【注释】

①勃志：旺盛的气。　胜：占优势。“勃志胜”与“胸腹充”、“精神盛”相对，

都是从肯定方面说，所以不采用原注说的“胜或作遁”的说法，此说把“勃志”看成了悖乱之气。

②神：奇妙高超，不可捉摸。

③以：后省“之”，指“神”。下二“以”字同此。

④有：通“或”。　遇：原注作“得”。

⑤见：这里和“遇”同义。这一句和前一句的含意同上文“是故或求之于外者……失之于外”二句相近，意思是说形和神二者的保养都贵在听其自然，不要人为地去“求”和“守”，越求越守，越损形伤神。

【译文】

所以说人的血气和五脏是人体的精华。血气能专注于五脏而不外泄，那么内脏便能充实而嗜欲也随之减少。内脏充实嗜欲减少，那么耳目就清晰、明亮，视听就畅达无阻碍。耳清目明，视听畅达无碍，这叫明。五脏能受心的主宰而不与心违逆，那么人的旺盛之气占上风，行为便不至于怪僻。旺盛之气占了上风行为不怪僻，那么人的精神便旺盛而且精气不会消散。精神旺盛精气不散失，那么生命的运动便有条不紊，有条不紊就心气平和，心气平和便畅达无阻，畅达无阻便能产生出神奇莫测的功力。凭着这种神奇的功力，就能视无不见，听无不闻，什么事都可以成功。这样，忧愁祸患便不会临身，邪气也没法子入侵。所以事情有时到四海之外去追求而不能得到，有时死守内心而不能见效。所以贪多反而所获很少，看得大反而所知很小。

【原文】

4 夫孔窍者，精神之户牖也；而气志者，五脏之使候也①。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脏摇动而不定矣。五脏摇动

而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血气滔荡而不休，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则祸福之至[②]，虽如丘山，无由识之矣[③]。使耳目精明玄达而无诱慕[④]，气志虚静恬愉而省嗜欲，五脏定宁充盈而不泄，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则望于往世之前，而视于来事之后，犹未足为也[⑤]，岂直祸福之间哉！故曰："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⑥]。是故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哗耳，使耳不聪；五味乱口，使口爽伤[⑦]；趣舍滑心，使行飞扬[⑧]。此四者，天下之所养性也[⑨]，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气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劳，弗疾去，则志气日秏[⑩]。

【注释】

①气志：即气，气脉。　使候：使有使者义，候有斥候(侦察兵)义。使者起交通作用，斥候起防范避失作用。候也含守护义。这里喻沟通和保护作用。

②祸福：义偏在"祸"。

③识：知。

④玄达：畅通。玄有玄妙义。

⑤未足为：指功力大，不够它对付。本书形容本领高力量大常用类似说法。

⑥以：此。以通"已"，已有此义。见《尔雅》。　淫：流散。

⑦爽伤：王念孙认为应作"厉爽"，指因病而败味。"五色"至"飞扬"几句出自《庄子·天地篇》，庄子文作"使口厉爽"。

⑧趣舍：即趋舍，义偏在"趣"，指追名逐利。或解释成"取舍"，则指计较得失。　飞扬：原注作"不从轨道也。"即行为越轨的意思。

⑨性：原注作"生也。"性、生两字古代常互通。以生通性的如《荀子·劝学》："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⑩秏：原注作"犹乱也。"这是认为秏通"眊(máo 毛)"，昏乱。又秏同"耗"。取原注指气血失调。

【译文】

人的五官七窍，是精神的门窗，而气脉是五脏的使者和斥候。如果耳目沉湎在声色当中，那么五脏就动荡不安。五脏动荡不安，那么血脉就动荡不能休停。血脉动荡不休停，那么精神就奔驰在形骸之外不能内守。精神奔驰在形骸之外不内守，那么灾祸来临，即使大得像山丘，你也没法感觉到。如果让耳目精明通畅，不受外界的诱惑，血脉虚静安稳省去嗜欲，五脏安宁充实，血气不外泄，精神谨守形骸不散失，那么，即使是遥远的往事和未来的事，也不够你看清的，更何况只是觉察倾刻之间发生的灾祸呢！所以说："想得越远，知道得越少。"这是说精神不能让它外泄。所以五色迷乱眼睛，使两眼昏花不明；五声哗乱耳朵，使两耳闭塞不灵；五味搅乱口舌，使口舌麻木败味；追逐名利惑乱心术，使人胡作非为。这四样东西，是世间一般人用来养生的，然而全是人生的累赘。所以说，嗜欲这玩艺，使人真气泄失，而爱憎之情，使人心力劳损，假如不赶快去掉它们，就会使人气血日益耗损。

【原文】

5 夫人之所以不能终其寿命而中道夭于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①。夫惟能无以生为者，则所以脩是生也②。夫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③。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也④；不能知一，则无一之能知也。譬吾处于天下也，亦为一物矣。不识天下之以我备其物与？且惟无我而物无

不备者乎？然则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与物也，又何以相物也⑤？虽然，其生我也，将以何益⑥？其杀我也⑦，将以何损？夫造化者既以我为坯矣⑧，将无所违之矣⑨。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绞经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强求已⑩，其杀我也不强求止⑪。欲生而不事⑫，憎死而不辞，贱之而弗憎，贵之而弗喜，随其天资而安之不极⑬。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于有形之类，犹吾死之沦于无形之中也。然则吾生也物不以益众，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间者乎⑭！

【注释】

①生生：前"生"，动词，使生，养(生)；后"生"，生命。生生即养生的物质条件。

②脩得生：即长生。刘安避父"刘长"名讳，凡说"长"都换用"脩"。脩、修在"长"这项意义上上古多通用。

③总：原注作"合"。 一：原注作"万物合同，统于一道。"指万物都由道产生，又受道主宰，在这点上没有差异。

④"能知"二句：原注作"上一，道也；下一，物也。"下两句同。

⑤相物：互相看成"物"。物用作动词。这句说人也是万物之一，不必把自己看成不同于物。

⑥益：增加。

⑦杀：死，让死去。"虽然"到"何损"几句，是说大自然生杀我人类，全凭自然规律，并不是特意要增减什么，人对自己的生死也应听其自然。

⑧为坯：制作成人形，就像陶匠制作陶器一样，所以说"为坯"。

⑨无所违之：原注作"言既以我为人，无所离(回避)之。喻不求亦不避

也。”

⑩不强求已：原注作“言不恶(wù 务)生也。”　已：止，阻止。

⑪不强求止：原注作“言不畏死。”

⑫事：原注作“治”。指致力追求。

⑬资：原注作“时也。一曰性也。”　极：原注作“急也。喻道人(得道的人)不急求生也。”

⑭“吾又”句：原注作“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本性)也。”

这一节强调人的生命(形神两方面)都来自天地，死后返回天地，这是自然规律，人应该顺其自然。这段话有的出自《庄子·人间世》，整节的基调也似庄周口气。

【译文】

有些人之所以不能享尽天年寿终正寝而半路死于刑杀，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这种人养生的条件太优厚了。只有不千方百计活命的人，才能够长生。天地运转相通，万物归合于道。能懂得道，就无所不懂；不懂得道，就啥事也不通。比方说，我们人类处在天下，也是万物中的一种，不知天下万物是为我们人类特备的呢，还是没有我们人类时万物就已经齐备了呢？当然是后一种情形。可见我们人也是一种物，其他事物也是物，人这种物和别的物，为什么要把对方看成“物”，而以为自己不是“物”呢？虽然这样说，造化生出我们人类，是要增加什么吗？造化杀灭人类，是要减少什么吗？都不是。造化已经把我造成人形，我将不必违逆造化的意图。我怎么知道用针灸治疗想活命不是糊涂，断定自缢轻生不是福事呢？或许人活着就是服劳役，而死去到是休息么？天下茫茫，谁能够弄明白这些呀！造化生成我，不必勉强去阻止，活着就是了；造化让我死去，也用不着勉强去阻止，死掉就是了。盼望活命，没错，只是不必为活命而费事；讨厌死亡，人之常情，但不必逃避死神；人家作贱你，不用怀恨在心；人家抬举你，不必沾沾自喜。随顺天意时运安然

处之，不要操心着急。我活着有七尺身躯，死后也有下棺之地；活着并列于有形的万物，如同死后进入那无形的行列之中。可见我活在人间，万物不因此而更多，我死后大地的泥土不因此加厚，我又哪里知道为着生死利害而欢喜憎恨呢！

【原文】

6 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①，譬犹陶人之埏埴也②：其取之地而已为盆盎也，与其未离于地也无以异；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澜而复归其故也③，与其为盆盎亦无以异矣。夫临江之乡，居人汲水以浸其园，江水弗憎也；苦污之家④，决污而注之江，污水弗乐也。是故其在江也，无以异其浸园也；其在污也，亦无以异其在江也。是故圣人因时以安其位，当世而乐其业。

【注释】

①攫援：拾掇。 攫：用手抓取。 援：取。

②埏（yán 延）埴（zhí 直）：和泥制作陶器。 埴：粘土。

③漫澜：又作“澜漫”。见六·12·①。

④污：地势低洼积水。

【译文】

造化拾掇万物，如同陶匠和泥制作陶器：从地上取土做成了盆盎以后，和未离开土地时没有什么差别；已经烧成陶器破碎散离又回到土地上，和盆盎也没有什么差别。临江生活的居民，汲取江水灌溉菜园，江水不因此怀恨；苦于地势低洼多积水的人家，挖开水

洼让积水流入江里，积水不因此高兴。因为当水在江中时和灌园以后没有什么不同；当水在洼地时和在江中也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圣人顺应时运而安处自己的位置，适合时宜而乐守自己的事业。

【原文】

7 夫悲乐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过也；好憎者，心之暴也[①]。故曰："其生也天行[②]，其死也物化[③]，静则与阴俱闭，动则与阳俱开。"[④]精神澹然无极，不与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形劳而不休则蹶，精用而不已则竭。是故圣人贵而尊之，不敢越也。

【注释】

①暴：王念孙认为是"累"之误。

②天行：原注作"似天气也。"指天空气的运行。

③物化：原注作"如物之变化也。"指由此物变为彼物。

④"故曰"引语见《庄子·天道》，又见《庄子·刻意》。《庄子》文后两句作"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　闭：即阴德，主收藏。这里指隐匿避祸。开：即阳德，主万物生长。这里指出世有为，造福天下。

【译文】

悲乐反复，是对德的偏离；喜怒无常，是对道的犯罪；好憎分明，是心的负累。所以说："人活着就像自然之气行空，死去如同物的异化；静处时和阴气一同闭合，行动时和阳气一同开启。"因此精神饱满永远用不尽，也不随外物而失散，这样天下人自然会服你的德行。所以心是形体的主宰，而精神是心灵的宝贝。形体劳累不休息，心脏就会梗塞；精神使用过度，心力便会衰竭。因此，圣人很看

重保护身形和蓄养精神，不敢超越使用它们的限度。

【原文】

8 夫有夏后氏之璜者[①]，匣匮而藏之，宝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宝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圣人以无应有，必究其理；以虚受实，必穷其节[②]；恬愉虚静，以终其命。是故无所甚疏，而无所甚亲；抱德炀和，以顺于天；与道为际，与德为邻；不为福始，不为祸先；魂魄处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无变于己。故曰至神[③]。

【注释】

①璜：玉名。半璧叫璜。

②节：事物的细节。

③至神：最神妙的境界。

【译文】

人们得到了夏后氏的璜玉，就用匣子珍藏起来，认为璜玉是最贵重的珍宝。精神的宝贵之处，远非夏后氏的璜玉能相比的。因此圣人用虚无的精神来对付有形的实物，必定能穷究事物的道理和真相；他恬愉虚静，安然渡过自己的一生。因此他对外界的一切没有什么格外疏远，也没有什么特别亲近；他只是怀抱着清静的德，熏陶着中和之气，以顺从天性；他和道合为一体，与德紧紧相依；不去干导致祸或福的事；他的魂魄安处形骸之中，精神固守着清静这个根本；无论是生的诱惑还是死的威胁，都不能扰动他恬静的精神。所以说他进入了神妙的意境。

【原文】

9 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识其外[1]；明白太素[2]，无为复朴[3]，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4]，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5]，而消摇于无事之业[6]。浩浩荡荡乎[7]，机械知巧弗载于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为变；虽天地覆育，亦不与之抮抱矣[8]。审乎无瑕，而不与物糅；见事之乱，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胆[9]，遗耳目，心志专于内，通达耦于一[10]。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11]，浑然而往，逯然而来[12]。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损其形骸。不学而知，不视而见，不为而成，不治而辩。感而应，迫而动，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13]。以道为纠[14]，有待而然[15]。抱其太清之本而无所容与[16]，而物无能营。廓惝而虚[17]，清靖而无思虑。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涸而不能寒也[18]，大雷毁山而不能惊也，大风晦日而不能伤也。是故视珍宝珠玉犹石砾也[19]，视至尊穷宠犹行客也，视毛嫱、西施犹颠丑也[20]。以死生为一化，以万物为一方[21]，同精于太清之本，而游于忽区之旁[22]。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契大浑之朴[23]，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寝不梦，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腾[24]。反复终始，不知其端绪。甘螟太宵之宅[25]，而觉视于昭昭之宇[26]，休息于无委曲之隅[27]，而游敖于无形埒之野[28]。居而无容，处而无所；其动无形，其静无体[29]；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无间，役使鬼神；沦于不测，入于无间。以不同形相嬗也[30]，始终若环，莫得其伦[31]。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32]。是

故真人之所游㉝。

【注释】

①“治其”二句：这里特指精神专一，不受外物诱惑，不是指认识方面的只知一不知二和修养方面的求外失内、守内失外。后二者是作者所否定的。参见本卷2·②和5·④，此处同该二处说法不矛盾。

②明白：洁白，是形容词。

③复：返。

④樊：樊篱。指界域。

⑤“芒然”句：见二·11·⑦。

⑥“而消”句：见二·11·⑧。

⑦浩浩荡荡（shāng 伤）：浩大的样子。

⑧“是故”四句：覆育：杨树达认为应作“覆坠”。这几句出自《庄子·德充符》，庄文作“虽天地覆坠”，指天塌地陷，是说变化之大。 抮抱：又作“紾抱”，转动。指变动、改变。

⑨正：王念孙认为应作“亡”。亡通“忘”。《庄子·大宗师》作“忘其肝胆，遗其耳目”。《俶真》也有“忘肝胆，遗耳目”。这是写真人出神入化的神态。

⑩耦：合。 一：指道。

⑪“居不”二句：也是写真人神情专一的状态。十八·1说得道者“居知所为，行知所之”，字面上和这里矛盾，实际上是一致的。这里说的是“若愚”，那儿讲的是“大智”，合起来恰是得道真人的全貌。

⑫逯（lù 路）然：原注作“谓无所为，忽然往来也。”指随意行走的样子。

⑬“感而”五句：感而应、迫而动：指真人精神意识“入定”，不起支配作用，对外界事物的影响作本能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是出神入化的一种神态。不得已：不由意识来控制，自然而生。 已：止，控制。“如光”二句是对这种状态的形象比喻。 景：影。 放：仿效。这个意义后多用“仿”。《广雅·释诂三》：“放，效也。”古书用例很多。所谓“如景之放”就是如物影的模仿物形，和“如影随形”同义，指自然如此，不是人有意而为。参见一·5·④。刘绩、王念孙认为“放”应改为“效”，王绍兰认为“放”是“敫（jiǎo 绞，光闪耀）”之“误”，杨树达认为“放”自有“散射”义。两派三说都值得商榷，笔者不用。

⑭纠(xùn 训):通"训"。《说文通训定声》:"纠,假借为训。"原注作"纠者,法也。"指准则,法则。

⑮有待而然:原注作"以道待万物,故曰有待,而默默如是。"　待:依凭。然:如此。

⑯太清:天道,自然。　无所容与:原注作"无所容与于(对)情欲也。"　容与:放纵。《庄子·人间世》:"以求容与其心。"成玄英疏:"容与犹放纵也。"

⑰廓惝(chǎng 敞):大。

⑱涸:杨树达认为通"冱(hù 互)"。《广韵·暮韵》:"冱,寒凝。"张衡《思玄赋》:"清泉冱而不流。"这句和上句出自《庄子·齐物论》,庄文作"河、汉冱而不能寒。"涸、冱二字古声母同,韵相通,主要元音都是 a,仅韵尾略异,故可通。

⑲石砾:王引之认为应作"砾石"。　砾:小石。

⑳颠丑:王引之认为应作"倛魄",指用作求雨的土偶人。又作"欺魄"。《列子·仲尼篇》:"若欺魄焉,而不可与接。"张湛注:"欺魄,土人也。"《列子》文原是形容南郭子"貌充心虚,耳无闻,目无见,口无言,心无知,形无惕(不变,似无知觉)",形若槁木,心如死灰的样子,所以用土偶人喻之。

㉑方:类。指同类。

㉒忽区:原注作"忽恍无形之区旁也。"

㉓契:合。　浑:原注作"不散之貌。"

㉔"其魄"二句:原注作"魄,阴神;魂,阳神。阴不沉抑,阳不飞腾,各守其宅也。"古人认为魄属形体范畴,所以说是"阴神";魂属精神范畴,所以说是"阳神"。

㉕甘瞑:见二·14·①。　太宵:原注作"太宵,长夜之中也,言其直瞑于大道之处。"

㉖觉:醒。　昭昭:光明。这句和上句说真人虽然好像甘眠在漫漫长夜,却能看到无限的光明,即所谓至昏而至明的意思。

㉗委曲:曲折。原注作"无委曲之隅,无形埒之野,冥冥无形象之貌也。"所谓"无委曲之隅",指弯转之处却看不出弯曲来,因为弯转太大,能见到的是直线,如地球的表面。

㉘敖:通"遨"。

㉙"居而"四句:原注作"言其人居无形容可得见也,处无常所。""无形无

体，道之容也。”

㉚嬗(shàn 善)：原注作“嬗，传也。万物之形不同，道以相传生也。”嬗还有替换义。这句应该指得道真人神奇莫测的变化。

㉛伦：条理。

㉜假：通“格”，至。假、格上古声母同(都读为 g)，韵相通。

㉝“是故”句：俞樾认为应作“是真人之游也”，这句总收上文。

这一节写真人的特点，多和《俶真》相近而更细致。又多化用《庄子》文。

【译文】

所谓真人，是本性和道完全融和的人。所以他好像有形，又像无形，好像充实，又像空虚；他精神专一而不转移，致力于内在的修养而不受外物的干扰；他洁白朴素，无所作为返归真朴，遵循着根本，谨守着精神，遨游在天地之间，茫然徘徊在尘世以外，逍遥在宇宙初始的那种虚无状态里。他心胸浩大，心里不装一点儿机诈巧伪。因此，死和生这么大的变故，不能使他发生变化；即使天塌地陷，他也不跟着打转转。他审慎地对待自己洁白无瑕的本质，不和外物混杂；他面对纷乱的事物而保守着根本。就像这样，他忘掉自己生着肝胆这些内脏，也忘掉自己长着耳目这些器官，不用它们去接触外界事物，只是专注内在修养，让自己的精神通畅地和道融成一体。他居处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行动时不明白要上哪儿去，浑浑噩噩地去，又恍恍忽忽地来。他身形像枯木，心灵如死灰，忘却自己的五脏，抛开自己的身躯。他不用学习就能懂得，不用张眼就能看见，不用做就能成功，不用下功夫就能有辩才。他感触到什么便自然产生反应，受到迫压便自然行动，不必凭意识控制便能前往，就像光的闪耀，又像影子跟着物体。他以道为准绳，有道作依靠，所以才能像上面说的那样。他拥抱着天道这个根本，不放纵情欲，因而外物没法迷乱他的精神。他心胸开阔虚空，清静安宁没有思虑。烧遍大泽的烈火不能使他感动热气，黄河、汉水冰冻了不能使他觉着寒冷，炸雷毁掉山丘不能使他受惊吓，狂风刮得天昏地暗

不能使他受伤害。因此，他把珍宝珠玉看成小石子，把至尊的帝王无穷的荣宠看成过客，把美艳动人的毛嫱、西施看成土偶人。他将死生看作一种自然变化，将万物看作一类，让自己的精神和大道这个根本同在，遨游在恍忽无边的区域里。他有精气而不使用，有神功而不显露，和浩大浑一的质朴紧紧结合着，立足在太清之中。因此，真人寝卧时不作梦，他的智慧不萌发，他的阴魄不受抑制，阳魄不飞腾。他忽来忽去，从哪儿开头，到哪儿终止，你没法知道来龙去脉。他似乎酣眠在漫漫的黑夜，却又清醒地看见了光明的天宇，在看不出弧形的弯转处休息，在没有边界的区域遨游。他居处时看不见他的形容，也没有能见得到的住所；他动作时不露痕迹，静止时没有形体；他似乎存在又似乎消失，说他活着又像死去；他能进入没有缝隙的地方，能役使人鬼天神；他既能进入深远莫测的领域，也能处身极狭窄的空隙当中。他就是这样以不同形态不断地幻化着，从始到终有如圆环转动，没法弄清他的规律条理。这，就是他的精神能够升华到道的崇高境界的原因。以上就是真人的行状。

【原文】

10 若吹呴呼吸，吐故内新，熊经鸟伸，凫浴猿躩，鸱视虎顾[①]，是养形之人也，不以滑心[②]。使神滔荡而不失其充[③]，日夜无伤而与物为春[④]，则是合而生时于心也[⑤]。且人有戒形而无损于心[⑥]，有缀宅而无耗精[⑦]。夫癞者趋不变，狂者形不亏，神将有所远徙[⑧]，孰暇知其所为！故形有摩而神未尝化者，以不化应化，千变万抮而未始有极[⑨]。化者，复归于无形也；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岂木也[⑩]？犹充形者之非形也[⑪]。故生

生者未尝死也，其所生则死矣；化物者未尝化也，其所化则化矣。轻天下，则神无累矣；细万物，则心不惑矣；齐死生，则志不慑矣；同变化，则明不眩矣。众人以为虚言，吾将举类而实之。

【注释】

①“若吹”五句：吹呴（xū 虚）：张口出气。 内：通“纳”。 经：吊。 凫：野鸭。 蠼（jué 决）：跳跃。 鸱（chī 痴）：这儿指鹞鹰。这五句说的是古代养生术之一的“导引术”，和《三国志》所记华佗的“五禽戏”差不多。

②不以滑心：原注解释开头到此句说：“若此养形之人，导引其神，屈身跳踉（liáng 梁），是非（这不是）真人之道也。滑，乱也。言此养形者耳，不足以乱真人之心也。”原注的最后一句话应理解为真人根本不借助导引之术来求长生，不把这种事放在心上。以上几句出自《庄子·刻意篇》：“……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无限）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真人忘却一切而又无所不有，无须行导引术求长生。

③滔荡：滔涌激荡，指剧烈活动。 不失其充：是说真人虽然激烈活动也不会使充实于内的气血耗损。 充：参见一·18·①。

④日夜：原注作“日夜，喻贼（伤）害也。无伤，无所贼害也。”日夜指昼夜和四季阴阳的变化。昼夜和四季转换时阴阳二气变化剧烈，人的身体容易受寒热变化的伤害。本书多处强调在夏至、冬至阴阳交争时，人要格外注意静养。得道真人始终保持虚静心态，所以无论气候怎样变化也不能伤害他，所谓大火不能热、冰冻不能寒就是“无伤”的注脚。 与物为春：和万物一起受到大自然的养育而生命力旺盛。 春：旺盛生长。刘禹锡诗“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春即此意。

⑤是：这。指上两句说的情形。 合：原注作“合于道。” 生时干心：刘绩、王念孙认为“干”应作“于。这句意思是“生四时之化于其心，是说真人的性行合于道，能在心中产生出像四季化育万物那样的功能，即能顺应四时变化永

葆旺盛的生命力，这不是一般养形求长寿的人所能相比的。

⑥戒形：原注作"戒，或作'革'。革，改也。言人形骸有改更而作化也。指外形改变，如残肢、生疮之类。戒通"革，两字上古同音，都是"见"母(读g)"职"部。　心：指神。

⑦缀宅：原注作"缀宅，身也。精神居其宅则生，离其宅则死。言人虽死，精神终不耗减，故曰无耗精也。"此注深得原文"形灭神存"之旨，但对缀字失解。缀的本义是缝合，引申出连结义，再引申出牵制义，由此义引申出停止义。《礼记·乐记》："礼者所以缀淫也。"郑玄注："缀犹止也。《荀子·成相篇》："春申道缀，基毕输(基业皆败毁)。杨堙注："缀，止也。"缀宅指神离开身躯，即人死亡。(缀宅，止于宅，停止了在身躯的活动。)杨树达认为缀通"辍，也可。

⑧"夫癞"三句：原注作"言病癞者形生神在，故趋(通"趣"，志趣)不变也……狂体具存(完好保存)，故曰不亏，但精神散越耳，故曰神有所远徙也。"生癞疮的人虽然外形有损但精神不损，还是完善的活人；疯子虽外形完好，只不过行尸走肉罢了。强调存神的重要。

⑨"故形"三句：摩：原注作"灭，犹死也。"　未尝化：原注作"神变归于无形，故曰未尝化。人犹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形骸。"　抮：转动，指变化快速。

⑩"夫使"句：原注作"使木生者，天地。故曰'岂木也?'"

⑪充形者：原注作"充形者，气也。"

【译文】

呼气吸气，吐故纳新，像熊攀爬，像鸟伸颈，像野鸭浮水，像猿猴跳蹦，像鸥鹰环视，像老虎回头，做这些导引动作的人，不过是保养自己的身形罢了，真人不必为这种养形之术而烦心。即使他的精神如浪滔激荡，也不会耗失充满于内的精气，昼夜阴阳的变化不能伤害他，他能和万物沐浴着春光旺盛生长一样永葆青春的活力，这是因为他的性行合于道，在心中产生了适应季节变化的功能。有的人形体改样了，但心神无损；有的人生命终止了，但精神永存。那生癞疮的人精神正常，所以志趣行为没有异常，而癫狂病患者虽然形体完好无缺，但他的精神将要远离身躯，谁有闲功夫去弄清他究竟在干什么荒唐事！因此，如果有人形体受到磨损而精神不曾变化，

那么这种人就能以不变应付外物的变化，哪怕外物千变万化，变得团团转而且没完没了，他也可以适应。人的形体死后返回无形，精神不死，和天地同存。那树木死后，青色便消失了，让树木活着的，哪里是树木自身呢？这如同充满人的形体的，不同形体本身一样呢！所以，产生生命的东西是不死的，而它产生的生命会死去；化育万物的东西是不变的，而它化育成的万物会变化。轻视天下吧，那样你的精神就不会有负累；小看万物吧；那样你的心神就不会惑乱；把生和死看得一样吧，那样你就无所畏惧；把变化看成没有变吧，那样你的眼睛就不会昏花。平庸之辈会认为我说的这些全是虚妄的话，但我会列举事实证明我的话没错。

【原文】

11 人之所以乐为人主者，以其穷耳目之欲，而适躬体之便也。今高台层榭[1]，人之所丽也，而尧朴桷不斫[2]，素题不枅[3]；珍怪奇异[4]，人之所美也，而尧粝粢之饭[5]，藜藿之羹[6]；文绣狐白[7]，人之所好也，而尧布衣掩形，鹿裘御寒[8]。养性之具不加厚[9]，而增之以任重之忧[10]，故举天下而传之于舜，若解重负然，非直辞让，诚无以为也。此轻天下之具也[11]。禹南省，方济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乃熙笑而称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何足以滑和！"视龙犹蝘蜓[12]，颜色不变，龙乃弭耳掉尾而逃[13]。禹之视物亦细矣。郑之神巫相壶子林[14]，见其征，告列子。列子行泣报壶子。壶子持以天壤[15]，名实不入[16]，机发于踵[17]。壶子之视死生亦齐矣。子求行年五十有

四而病伛偻[18]，脊管高于顶，䐃下迫颐[19]，两脾在上，烛营指天[20]，匍匐自窥于井曰："伟哉造化者！其以我为此拘拘邪[21]？"此其视变化亦同矣。故睹尧之道，乃知天下之轻也；观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细也[22]；原壶子之论，乃知死生之齐也；见子求之行，乃知变化之同也。

【注释】

①台：原注作"四方（方形）而高曰台。"　榭：原注作"加（架）木为榭。"台上用木架的屋叫榭。

②朴：未加工的木头。　桷（jué 决）：方形的椽子，放在檩上架着屋顶的木条。原注解释"朴"为"采"。王念孙据此判定"朴"应作"樸"，即栎树。《韩非子·五蠹》："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

③素题：椽和梁的端斗保持木料的本色。　题：端头。　枅（jī 机）：原注作"不枅者，不施欂（bó 薄）栌（lú 卢）。"枅和欂栌即斗拱，放在柱和梁之间，有方形，也有曲形，除实用外，兼起装饰作用。参见八·10·②。远古茅屋简陋，当然没有这类构件。又，枅是"刊"的异体字，有雕刻义，用此义也通。

④异：庄逵吉、王念孙认为应作"味"。

⑤粝：粮粗糙叫粝。　粢：王绍兰认为应作"穧（zī 资）"。穧原专指稷，在古代是所谓"疏食"，即粗粮。而粢古代指祭祀用的谷物，和穧有别。这两个字从汉代起混用。

⑥藜：草本植物，嫩叶能吃。　藿：豆叶。　羹：古代指菜汤。

⑦文绣：绣有花纹的锦帛。　狐白：狐腋下的皮，纯白色，需多只狐的这种毛皮才能制一件皮衣，所以贵重。

⑧鹿裘：鹿皮制成的皮衣。古人的裘，剥取兽皮稍作处理作衣，并不加工细作。

⑨性：通"生"。　具：食、衣、住一类的物质条件。

⑩"而增"句：即"以任重之忧增之。"　增：加上。

⑪天下之具：帝王的生活条件。　按：用尧让天下的事实论证天下可轻没有说服力。一则据史书记载（当然是传说）尧到老年不能理事才非常慎重地禅

位给舜，并非嫌劳而无利，卸包袱；二则禅让是原始公社的产物。当然后一点作者不可能认识到。

⑫蝘(yǎn 眼)蜓(tíng 廷)：晰蜴，又叫守宫。原注引东方朔给汉武帝说的以守宫为谜底的谜语："谓为龙，无有角；谓为蛇，而有足。蹞蹞(kuí 葵，行动迅疾)脉脉，喜缘壁。"破谜底说："非守宫，即晰蜴。"

⑬弭(mǐ 米)：止。指搭拉下来。 掉：摇。

⑭壶子林：原注说是郑国隐士，列子的老师。

⑮持：据，主张某种说法。 天壤：原注作"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归其本。故曰持天壤矣。"

⑯名实不入：原注作"名，爵号之名。实，币帛货财之实。不入者，心不恤(爱惜)也。"

⑰机发于踵：原注作"机(发)，喻疾也。谓命危殆(危)，不旋踵而至，犹不恐惧。"

⑱子求：原注说是楚国人。 行年：年纪刚过。

⑲肊(yì 义)：臆，胸部。

⑳烛营：原注作"烛，阴华也。营，其窍也。烛营读曰括撮也。"《汉语大字典》据此注语收此词，注音为 kuò cuó，释义为"男子下身"。杨树达认为烛通"豚"，豚又通"臀"，指屁股，营指肛门。原注解释以上四句说："躯(身子)正员(圆)也。"深得原文夸张驼背畸形之意。

㉑拘拘：原注作"好貌。"指美态。杨树达认为拘通"朐(qǔ 取)"。《说文》："朐，健也。"此义和"好"相通。这里写子求以极丑为美，论"知变化之同"。又拘拘(gōu 勾)有拳曲义。《庄子·大宗师》："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一块儿)语曰：'孰能以无为首(头)……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为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俄而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子舆)曰：'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拘拘也！曲偻发背，上有五管(五脏的穴口)，颐隐于齐(肚脐)，肩高于顶，句赘(颈椎隆起如瘤)指天。'……其心闲而无事，跰𨇤(pián xiān 骈鲜，行步不稳的样子)而鉴于井曰：'嗟乎！夫造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本书化用《庄子》文，将"子来"写成"子求"，又将子舆事移到子来身上。拘拘的两种解释都适用本文。这里宣扬的以丑为美、以变为未变的观点，把握得不恰当会导致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

㉓天下：王念孙认为应作“万物”，这里照应上文夏禹细万物的事。

【译文】

人们之所以乐意做君主，是因为看到君主可以放纵耳目的欲望，能让身体舒舒服服。那高耸的楼台层叠的榭屋，是一般人以为壮丽的，可是尧帝住房用不加砍削的栎树作椽子，梁柱的端头不加雕饰，也没有斗拱一类的复杂结构；各种珍奇的食品，是一般人以为味道佳美的，可是尧帝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野菜豆叶汤；刺绣的锦帛和纯白的狐裘，是一般人所喜爱的，可是尧帝用麻布衣遮身裹体，用鹿皮衣挡寒保暖。尧帝的养生物质条件不比一般人更丰厚，还要比一般人多出繁重的政务所带来的忧虑，所以尧帝把天下禅让给舜，好像是放下了重担一样，这并不是仅仅出于他谦让的美德，实在是君主的职位没啥值得占着的。这便是轻看君主的生活条件的例证。夏禹王到南方巡视，正乘船过长江，一条黄龙游出来背驮着船底，船上的人个个吓得脸色忽青忽白，失去常色。可禹王独自嬉笑着乐哈哈地说道：“我从上天接受重任，竭尽全力为千万百姓操劳。我活着，是寄身天地之间；死了，是返回天地里去。哪里值得为生死而搅乱平和的心境呢！”禹王眼里的黄龙就像一条小小的守宫，他望着黄龙面不改色，那龙终于搭拉起耳朵，摇着尾巴逃走了。夏禹王把宠然大物看得多么渺小呀。郑国的神巫给隐士壶子林看相，看出壶子林脸上显露着凶兆，便把这事告诉壶子的弟子列子。列子一边走一边哭着前去报告了壶子。谁知壶子向列子大谈人的生命本是来自天地，终归要回老家去的道理，还说持这种人生哲学的人根本不把名利放在心里，死亡的威胁就像机弩被脚踏动一样猝不及防，害怕是无济于事的。壶子把生死看得完全齐同啊。子求年纪刚过五十四岁得了伛偻病，脊椎骨高过头顶，胸的下部贴近腮帮子，脾脏的位置在腹部上方，下身朝天。子求爬到井边窥视自己的尊容，说：“伟大啊，造物主！你怎么把我变成这么奇妙的曲

弯之形呀？"这位子求把美丑的变化看得等同啊。所以看看尧帝让位的作法，就明白君位权势是轻微的；看看禹王的气概，就明白万物是渺小的；研究研究壶子的言论，就明白生死是齐等的；看到了子求的行动，就明白变和不变是相同的。

【原文】

12 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关之途；禀不竭之府，学不死之师；无往而不遂，无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①；屈伸俯仰，抱命而婉转；祸福利害，千变万紾，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蝉蜕蛇解②，游于太清，轻举独住③，忽然入冥。凤凰不能与之俪，而况斥鸮乎！势位爵禄何足以概志也④！

【注释】

①幽：拘禁。

②蝉蜕蛇解：蝉脱壳，蛇脱皮，比喻从尘世中解脱出来。又，道教称得道的人死而成仙为蝉蜕。

③住：王念孙认为应作"往"。

④概志：和上文"挂志"意思同。详参二·7·㉘。

【译文】

至德的人倚靠着拔不动的大柱，走在没有关隘的路上；享用着取之不尽的宝库，求学于长生不老的老师；无论到哪里都顺当，不管到哪儿都畅通；不为活命牵肠挂肚，不为死亡神魂牵绕；能屈能伸，能俯能仰，固守天命不违离；祸也好，福也好，利也罢，害也罢，

哪怕千变万化，什么能使他心生忧虑！像这样的人，拥抱着朴素，谨守着精粹，如同蝉脱壳蛇脱皮一样，从尘世中解脱出来，漫游在天道之中。他轻快地飘升，独个儿远去，倏忽间溶进那幽深昏暗之中。凤凰都不能和他媲美，更何况那平庸的鹁雀呢？权势和爵禄哪值得他萦绕心头呀！

【原文】

13 晏子与崔杼盟，临死地而不易其义①。殖、华将战而死，莒君厚赂而止之，不改其行②。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③；殖、华可止以义，而不可县以利④。君子义死，而不可以富贵留也；义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则直为义耳，而尚犹不拘于物，又况无为者矣！尧不以有天下为贵，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国为尊，故让位⑤；子罕不以玉为富，故不受宝⑥；务光不以生害义，故自投于渊⑦。由此观之，至贵不待爵，至富不待财⑧。天下至大矣，而以与他人；身至亲矣，而弃之渊。外此，其余无足利矣。此之谓无累之人。无累之人，不以天下为贵矣。上观至人之论，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许由之意，《金滕》、《豹韬》废矣⑨；延陵季子不受吴国，而讼闲田者惭矣⑩；子罕不利宝玉，而争券契者愧矣⑪；务光不污于世，而贪利偷生者闷矣。故不观大义者，不知生之不足贪也；不闻大言者⑫，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穷鄙之社也⑬，叩盆拊瓴⑭，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尝试为之击建鼓⑮，撞巨

钟，乃性仍仍然[16]，知其盆瓴之足羞也。藏《诗》、《书》，修文学[17]，而不知至论之旨，则拊盆叩瓴之徒也；夫以天下为者[18]，学之建鼓矣。

【注释】

①“晏子”二句：鲁襄公25年（前548年），齐国大臣崔杼杀死了荒淫无度的齐庄公，立齐景公，和崔庆共掌朝政。晏子拒绝为不义的庄公而死。后来崔杼召集文武百官在祖庙盟誓，威逼大家服从自己。晏子对天发誓只忠于社稷，不忠于权臣。崔氏用兵器威胁晏子，晏子终不服。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晏子春秋・内篇上第五》。

②“殖、华”三句：殖指杞梁，华指华周，是齐国勇士，为齐国攻打莒国，被莒人包围。莒人爱他们勇武，厚赂而劝他们停止进攻。殖、华不从，战死。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③劫：胁迫。

④县：通“眩”，迷惑。用杨树达说。

⑤“公子”二句：公子札是吴王寿梦的小儿子（第四子）。鲁襄公十二年七月，寿梦死，嫡长子诸樊继位，要让位给有才德的季札。季札认为按礼义应由嫡长子嗣位，坚辞不受，弃家隐耕。季札又名季子，曾封于延陵，又称延陵季子。参见《左传・襄公十四年》。

⑥“子罕”二句：子罕是齐臣，宋戴公六代孙。宋人得玉，献给子罕，辞不受。献者说给玉工鉴定过，是珍宝。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子以玉为宝；若与我，是皆丧宝也。不如人有其宝。”

⑦“务光”二句：务光是商汤时的隐士。汤伐夏桀，让天下给务光。有人对务光说：“汤杀了君王，让位给你是想将不义之名加在你身上。”务光于是坚决辞受君位，跳进深渊而死。

⑧“至贵”二句：这里的贵、富指精神的高贵和富有。　待：依赖。

⑨《金縢》：《尚书》的篇名。周武王病重，周公向三王祷告，愿意用自己代武王死。史官把周公的祷词策简收藏在金縢匮中。　《豹韬》：古代兵书《六韬》中有《豹韬》八篇，相传是姜太公所作。这两种都是治国安天下的典籍，轻

天下的人无需用它们，所以说“废”。

⑩闲田：古代分封诸侯，分剩的土地叫做“闲田”。见《礼记·王制》疏。

⑪契券：债务的凭据。

⑫大言：至言。合道的言论。

⑬穷鄙：偏远地区。

⑭拊：轻轻敲打。　瓴（líng 玲）：装水的瓶子。

⑮尝试：即试，含假设的意思。　建鼓：大鼓，古代乐器。

⑯性：庄逵吉、王念孙认为应为“始”。乃、始连用是古代书面语常用语。仍仍：惘然若有所失的样子。

⑰文学：古代教贵族子弟的学科，内容包括各种社会科学知识。

⑱“夫以”句：王念孙认为“夫”下应加“无”。笔者以为“夫”是“无”的误字。这一句紧承上文，正反对照，不必用“夫”阻断语气。

【译文】

齐国的晏子和权臣崔杼在祖庙盟誓，面对死亡也不改变他忠于社稷而不屈从于弑君贼臣的正义立场。杞梁和华周两位勇士替齐国攻打莒国，身陷死境，莒国国君用重金收买他们停止战斗，他们不改变自己效忠齐国的态度。晏子这样的人可以用仁来迫使他屈服，但不能用武力压服；杞梁、华周这样的人可以用义来阻止，但不能用财利来迷惑。君子为义而死，而不能用富贵诱使他们偷生；为义而行动，而不能用死亡来恐吓他们干什么。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坚持道义才这样，尚且不受物欲的拘束，更何况什么也不为的人呢？尧帝不以占有天下为贵重，所以把君位禅让给虞舜；吴国的公子季札不以享有国家为尊贵，所以辞让长兄让给他的王位；子罕不以据有宝玉为富有，所以不接受别人送给他的玉；务光不因为贪生而伤害忠义，所以自动跳进深渊淹死。由此看来，最大的尊贵不靠爵号，最大的财富不靠钱财。天下够大的，可是尧把天下让给他人；身子够可爱的，可是务光把自己的身躯投进深渊里。除开天下和生命，别的东西都不值得当成利益，而尧帝、务光这些人不惜舍弃这

种大利，这就叫没有负累的人。没有了负累，自然不把天下看得宝贵了。向上观察至德的人的理论，深入研究道和德的旨意，以它们作标准来对照考察眼下世俗人们的所作所为，就够为这些人害羞了。所以如果深明许由让天下的思想，那么《金滕》、《豹韬》之类的治国谋取天下的典籍便成了废物；比比延陵季子不肯接受吴国君位，那么为得到封余的土地而争讼的人便会内愧了；看看子罕不贪得宝玉的利益，那么争抢契卷的人便羞惭了；想想务光不受世俗的玷污，那么贪利偷生的人便感到苦闷了。所以不懂得大义的人，就不知道生是不值得贪求的；没听到崇高言论的人，就不知道天下是不值得当成利益的。如今那穷乡僻壤的地方祭祀社神，人们敲着瓦盆和水瓶奏乐，互相唱和，自以为快乐。如果为他们击响华丽的大鼓，撞起洪亮的大钟，他们便会怅然若有所失，晓得自已敲打盆瓶为乐够丢人的。那些收藏《诗》、《书》，进修文学课业，却不懂最高妙的道理的人，便是些敲打瓦盆、水瓶还自以为乐的人，而不把天下当成追逐目标的人，就是学习中击打大鼓的人。

【原文】

14 尊势厚利，人之所贪也；使之左据天下图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由此观之，生尊于天下也①。圣人食足以接气，衣足以盖形，适情不求余。无天下不亏其性，有天下不羡其和②，有天下无天下一实也。今赣人敖仓③，予人河水，饥而餐之，渴而饮之，其入腹者不过箪食瓢浆④，则身饱而敖仓不为之减也，腹满而河水不为之竭也。有之不加饱，无之不为之饥，与守其篅笔⑤，有其井，一实也。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大忧内崩⑥，大怖生狂。除秽去累⑦，莫若

未始出其宗，乃为大通。清目而不以视，静耳而不以听，钳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虑，弃聪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弃知故。觉而若眯⑧，以生而若死⑨，终则反本未生之时，而与化为一体⑩。死之与生一体也。

【注释】

①尊：王念孙依原注"故曰'生贵于天下'矣"判定"尊"应作"贵"。

②羡：原注作"过。"指有余。　和：安逸。

③赣：赐。　敖仓：古代米仓名，在河南省荥阳县北。

④箪(dān 丹)：古代盛饭的圆形竹器。　浆：喝的水。古代酒也称为浆。

⑤篅(chuán 船)：一种装粮食的器具，多用篾席围成，和囤类似，今俗叫"囤子"，可随装物多少盘转升降高度。　笹(dùn 钝)：即囤。

⑥内崩：内脏崩摧(严重伤损)。蔡琰《悲愤诗》："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见《后汉书·董祀传》)。

⑦秽：本指田中的杂草。引申有荒芜、邪恶等义。这里指杂念、邪念。

⑧眯：王引之认为应作"眯(mī 迷阴平)"，指梦魇。这句"觉"(醒)与"眯"对言，指醒而如在梦中。

⑨以：刘绩、杨树达认为是衍文。

⑩化：造化。指天地。

【译文】

高贵的地位和丰厚的利禄，是一般人所贪求的；假若让某人左手掌握着代表权位的天下版图，而用右手刎颈自杀，即使愚蠢的人也不肯这么干。由此可见，生命在一般人心目中是比权位贵重的。但圣人饮食只求延续生命，衣着只求遮身，适应生命的起码需求而已，不追求更多的享受。不占有天下不会亏损他的天性，占有天下也不会加多他的安乐，占有天下和不占有天下，对圣人来讲实际上是一样的。假若现在赐给别人敖仓和黄河，此人饿了吃点敖仓的粮

食，渴了喝点黄河的水，那吃进肚子的粮食和喝进去的水，不过一竹篮饭、一瓢水罢了。他吃饱了，敖仓的粮食储备不因此明显减少；喝足了，黄河的水更不会因此而干枯。有了敖仓、黄河他不会死撑猛灌，饮食过量；没有敖仓、黄河他也不会减少食量，故意挨饿受渴。他的正常食量和他守着自己的粮囤、水井时是一个样子。这就是人的正常的需求和欲望。而大怒会破坏阴气，大喜会失落阳气。大忧会摧残内脏，惊恐会导致发狂。要想排除杂念邪欲和精神负累，没有比永远不离开道这个正宗更有效的，能牢牢守住根本，就是彻底的通达清醒。让你的双眼明亮，别去贪看五光十色；让你两耳清静，别去听靡靡之音；把你的口闭紧，别爱多嘴多舌；让你的心舒宽坦荡，别去冥思苦想；摒弃聪明巧智，返回到最纯洁的境界中去，休养精神抛开巧诈；醒着如在梦中，活着如同死去。这样，你终究会返回到大自然之中，也就是和你的天父地母融成一个整体。死和生原本是相依相伴不可分离呀。

【原文】

15 今夫繇者[①]，揭镢锸[②]，负笼土，盐汗交流[③]，喘息薄喉[④]。当此之时，得茠越下[⑤]，则脱然而喜矣[⑥]。岩穴之间[⑦]，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⑧]，捧心抑腹，膝上叩头[⑨]，蜷局而谛[⑩]，通夕不寐[⑪]。当此之时，哙然得卧[⑫]，则亲戚兄弟欢然而喜[⑬]。夫修夜之宁[⑭]，非直一哙之乐也。故知宇宙之大，则不可劫以死生；知养生之和，则不可县以天下；知未生之乐，则不可畏以死；知许由之贵于舜[⑮]，则不贪物。墙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为墙乎？冰之凝，不若其释也，又况不为冰乎？自无蹠有，自有蹠无[⑯]，终始无端，莫知其所

萌。非通于外内[17]，孰能无好憎？无外之外，至大也；无内之内，至贵也。能知大贵，何往而不遂[18]！

【注释】

①繇：通“徭”，指劳役。

②揭：高举。　镢(jué 决)：镢头，刨土的工具。　锸(chā 插)：翻土的农具，即锹。

③“负笼”二句：笼：盛土器具。　盐汗：咸汗。汗含盐，味咸，所以叫盐汗。

④薄喉：迫逼冲击咽喉，呼吸急促，大喘气有这种感觉。

⑤庥(xiū 休)：躲荫。　越：树冠大的树，下多荫。又指两棵树枝叶交错，下也多荫。这些意义后用“樾”。越含有超越的意思，大树枝叶超越范围广，多荫，所以把这种树叫“越”。

⑥脱然：原注作“舒也。”舒畅的样子。

⑦岩穴之间：山洞中。越下之荫和洞穴之荫有小大久暂之分，隐含喻意。

⑧病：患病，动词。　疵：孙诒让疑是“疝”之误。《急就篇》：“疝瘕颠疾狂失响。”颜师古注：“疝，腹中气疾上下引(扯动)也。”《释名·释疾病》：“心痛曰疝。”疝(shàn 扇)是一种心腹气痛病，常因小肠串气疼痛上连心脏引起心痛，寒气所致。　瘕(jiǎ 假)：妇女腹中结块病。也泛指一般人腹内结块，是一种恶疾。

⑨膝上叩头：病人腹痛难忍，弓身头膝相撞。　上：向上。

⑩踡局：弯曲成一团，痛苦挣扎的样子。腹部剧痛的人常作此状。　谛：同“啼”。

⑪夕：《文选·长笛赋》注引作“旦”。

⑫哙(kuài 快)：通“快”，畅快。

⑬亲戚：这儿和“兄弟”并用，应专指父母。

⑭修夜：长夜。也隐含喻意。以上两个对比引出“宇宙之大”、“未生之乐”的议论

⑮许由：尧让天下给许由，许由不受，逃隐深山中，而舜受尧禅让，所以说许由贵于舜。

⑯“自无”二句：原注作自无蹠(zhí 直，至)有，从无形至有形也；自有蹠

无，从有形至无形也。至无形，谓死生变化也。”参见一·12·⑤。

⑰外内：详下文及注释。

⑱“无外”六句：原注作“言天无有垠外，而能为之外，喻极大也。无内，言其小，小无内，而能为之内，道尚微妙，故曰至贵也。”本书经常用无限大、无限小来说道的无形的特点。原注又作“言道至微，能出入于无间，故曰何往而不遂，遂，通也。”

【译文】

那服徭役的人，高举镢头、铁锹挖土，背着笼子运土，咸汗淋漓，气喘咻咻，喉咙干痛。在这种时候，能够到大树荫下歇息片刻，就舒坦轻松而高兴了。在山洞中居留，就不只是树荫下暂时休息那一点儿快乐。患心腹痛和腹中长结块的病人，疼痛得捧住心口、按着腹部，膝盖上抬和头额扣击，卷曲着身子叫喊呻吟着，通宵达旦不能入睡。在这种时候，如果能畅快地安睡下来，守候在身边的父母、兄弟便欢欢喜喜了。彻夜的安宁，就不只是一会儿的轻松那一点儿快活。所以，懂得宇宙伟大的人，是不能拿生死来胁迫他的；懂得保持中和之气来养生的人，是不能拿天下权位来迷惑他的；懂得未降生尘世那种乐趣的人，是不能拿死亡来吓唬他的；懂得许由比虞舜高贵的人，是不会贪求物质享受的。墙壁一动不动地竖在那儿，不如倒下去自在，更何况压根儿不成墙呢？冰块凝结得硬棒棒的，不如溶化开来，更何况压根儿不由水结成冰呢？从无形有形，又从有形到无形，这种生死有无的转化，从来没有穷尽，没有谁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不是通晓“内外”的人，哪个能做到没有爱憎感情呢？没有外界的地方以外的领域，是无限大的；没有内里极限以内的微妙境域，是最珍贵的。如果能懂得这种无限大和无限微妙，走到哪里不遂心如意呢！

【原文】

16 衰世凑学①，不知原心反本②，直雕琢其性，矫拂其情③，以与世交。故目虽欲之，禁之以度，心虽乐之，节之以礼，趋翔周旋④，诎节卑拜⑤。肉凝而不食⑥，酒澄而不饮⑦。外束其形，内总其德⑧，钳阴阳之和而迫性命之情⑨。故终身为悲人。达至道者则不然。理情性，治心术；养以和，持以适；乐道而忘贱，安德而忘贫；性有不欲，无欲而不得⑩；心有不乐，无乐而不为⑪；无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性者不以滑和⑫。故纵体肆意，而变制可以为天下仪⑬。

【注释】

①衰世：近代道德衰落之世。　凑：原注作“趋也。”凑学指舍本逐末，为追求虚名而修养。

②原：推究本原。　心：性，天性。

③“直雕”二句：原注作“雕琢其天性（刻意改变人清静恬淡的天性），拂戾（违背）其本情（也是指天性），以合（迎合）流俗，与世人交接也。”　矫拂：强行改变，违逆。

④趋翔：趋附。

⑤诎：屈。　节：关节。

⑥肉凝：肉做熟了放的时间长，脂肪凝固。

⑦酒澄：酒中杂质澄清。也指搁置之久。

⑧总：束。《说文》：“总，聚束也。”把东西聚集起来再捆束紧叫总。

⑨性命：指生命。以上一层（含下句）揭露伪君子“禁欲”的虚伪可悲.

⑩“性有”二句：原注作“言其守虚，执持不欲之情性，则无有所欲不得也。”这是“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在养性上的具体体现。下几句同。

⑪“心有”二句：原注作“言其志正，不乐邪淫之乐，则无有正乐而不为乐，言皆为之乐也。”

⑫“而便”句：刘绩等认为“而”应作“不”。

⑬“故纵”二句:原注作“纵,放也。肆,缓也。仪,法(可效法的,标尺)也。”度制:即法度,原则。从“纵体肆意”的说法,可知本书不是一概反对正常的生活需求和健康的欲念,只是反对邪念贪欲乱人的纯洁本性,这是和“禁欲主义”不一样的。

【译文】

近代道和德衰落之世,人们趋附末学,只是刻意改变人的天性,强行矫正违逆人的本性,以此来与世俗交往。所以他们眼睛本想饱美色之福,却用法度来禁止,心里本来喜欢享乐,却拿礼法来节制,让人们趋附周旋,卑躬屈膝。肉冷得凝固了不肯去吃,酒放得澄清了不肯去喝。束缚正当的言行举止,压抑内在的德性,钳制阴阳二气的调和,压制生命的常情。所以这种人一辈子扮演悲剧角色。通达至道的人就不是这样了。他调理性情,修治心术;让性情修养得平和,让心术保持着适宜;他以得道为乐因而忘掉自己的地位卑贱,以有德为安宁因而忘掉自己生活的清贫;他生性没有贪欲,因而没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他本心不追求快乐,因而没有什么快乐不为他所有;无益于美好情愫的事情他不拿来成为德的负累,不适于纯洁天性的行为他不拿来扰乱平和。所以他身体宽松舒坦,意念自由驰骋。他这种修身养性的法则可以作为天下人的规范。

【原文】

17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①],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绊其足,以禁其动,而欲修生寿终,岂可得乎?夫颜回、季路、子夏、冉伯

牛，孔子之通学也[②]。然颜渊夭死[③]，季路菹于卫[④]，子夏失明[⑤]，冉伯牛为厉[⑥]，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见曾子，一臞一肥[⑦]。曾子问其故，曰："出见富贵之乐而欲之，入见先王之道又说之[⑧]。两者心战，故臞；先王之道胜，故肥。"推此志，非能贪富贵之位[⑨]，不便侈靡之乐，直宜迫性闭欲[⑩]，以义自防也。虽情心郁殪[⑪]，形性屈竭，犹不得已自强也[⑫]，故莫能终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⑬]，适情而行，余天下而不贪，委万物而不利，处大廓之宇，游无极之野，登太皇[⑭]，冯太一[⑮]，玩天地于掌握之中[⑯]，夫岂为贫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乐，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岂若能使无有盗心哉！

【注释】

①本：探究本原。下一句"原"意义同此。　所以欲：产生欲念的原由。所欲：贪念的东西，即欲念、欲望。

②颜回、季路、子夏、冉伯牛：都是孔子的学生。　通学：通晓孔子学说的人。

③颜渊夭死：颜渊以德行见长，十八岁死。

④季路菹于卫：季路又称子路，字子由，以勇见长。仕于卫，在卫君父子争权的拼杀中丧命，被剁成肉酱。事又见十・15・⑤。

⑤子夏失明：参见一・14・⑬。

⑥冉伯牛：即冉有。得恶疾死。　厉：恶疮。或指瘟疫。这些意义后作"疠"。

⑦臞（q 渠）：瘦削。又作癯。

⑧说：悦。

⑨"非能"句：王念孙认为"贪"上应补"不"。"非能"管这一句和下一句。

⑩宜：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⑪殪(yì 义)：致死。

⑫"形性"二句：屈：尽。　已：止。　强：勉强。

⑬容身：容纳身躯，指站得住脚，为人所容。

⑭太皇：原注作"天地。"

⑮冯：原注作"依也。"此义后作"凭"(简化字)。　太一：原注作"天之形神。"又指道。

⑯玩：摆弄。　掌握：即手掌，名词。

【译文】

今天的儒家，不去探究人们欲念产生的原因，只是禁止人们的欲念，不去考察人们追求享乐的由来，只是阻止人们享乐。这种做法就像挖开了江河的源头却用手掌去堵塞滚滚江流一样。在上位的人管理人民，如同畜养禽兽，不堵塞好苑囿垣墙的缺洞，让它们产生逃走之心，再系绊住它们的脚不准乱动，像这样对待人民，却想他们长生寿终正寝，哪能行呢？那颜回、季路、子夏、冉伯牛，是孔子通晓专门学问的高徒。可是德高的颜渊早死，子路在卫国被剁成肉酱，子夏因为丧子悲哭失明，冉伯牛得了恶疮，他们这样不得善终，都是因为强迫自己做违逆天性的事因而伤了中和之气。子夏见曾子，一时瘦一时胖，曾子问子夏是什么原因。子夏说："我出外见到富贵人家那么快乐，便想得到富贵，回来学习先王之道，又喜欢上了。两种思想在心里打仗，所以被折腾得瘦削不堪；先王之道占了上风，又胖起来了。"分析一下子夏这话的意思，他不是压根儿不贪富贵地位、不追求侈靡的享乐，只是压抑自己的情欲，用义来防范自己。这种人虽然因此心情郁闷得要死，心身都耗损干净，还是不能停止勉强自己压抑情欲的做法，所以不能享尽天年。至德的人，估量食量大小进食，度量好身材制衣，能容身的地方才去逗留，适合性情的事才去做；把天下留给别人自己不贪得，抛开万物不以它们为利；身处空廓无垠的天宇，遨游在无尽头的区间，登上天空，

依凭大道，玩赏天地于手掌之中，哪会为着富贵而伤神得一会儿胖一会儿瘦呢！儒家之徒不能使人没有念头，只会制止人们已经产生的欲念；不能让人没有享乐之心，只会禁止人们享乐。让天下的人们只是畏惧刑罚才不敢做盗贼，哪比得上教人们根本不萌生偷盗的念头呢！

【原文】

18 越人得髯蛇[1]，以为上肴，中国得而弃之无用。故知其无所用，贪者能辞之；不知其无所用，廉者不能让他。夫人主之所以残亡其国家，损弃其社稷[2]，身死于人手，为天下笑，未尝非为非欲也[3]。夫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4]，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5]，献公艳骊姬之美而乱四世[6]，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时葬[7]，胡王淫女乐之娱而亡上地[8]。使此五君者，适情辞余，以己为度，不随物而动，岂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学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辔不行，学御者不为辔也[9]。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无用于己，则万物之变为尘埃矣。故以汤止沸，沸乃不止；诚知其本，则去火而已矣[10]。

【注释】

①髯蛇：大蛇，长数文。髯又作蚺。

②损：丧失，毁坏。《说山》："小人之誉人反为损。"高诱原注："损，毁也。"

③"未尝"句：第二个"非"是衍文。

④"夫仇"句：原注作"仇由，近晋之狄国。晋智襄子欲伐之，先赂以大钟。

仇由之君贪，开道来受钟，为和亲。智伯因是(乘此机会)以兵灭取其国也。”

⑤“虞君”句：见《左传·僖公五年》。参见十八·5。

⑥“献公”句：原注作“晋献公伐骊戎，得骊姬及其娣(妹子)……艳(爱慕)其色而嬖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遂为杀太子申生而立奚齐……四世者，奚齐、卓子、惠公夷吾、怀公圉也。”

⑦“桓公”句：原注作“齐桓公好味(美味)，易牙蒸其首子而进之，遂见(被)信用，专任国政，乱嫡庶。桓公卒，五公子争立，六十日而殡，虫(蛆虫)流出户，五月不葬，故曰不以时葬也。” 甘：以为甘美。 和：调味。

⑧“胡王”句：原注作“胡，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遗(赠送)女乐(歌女)以淫(乱)其志。其臣由余谏，不从，去戎来适秦。秦伐戎，得其上地。上地，美地也。”

⑨“故射”四句：原注作“不治矢，言不为而得用之。然则(这样说来)为者不得用之。”这段注语可以作两种理解：一是说不制箭的学射者非得有箭，因为箭对他是有用的，不可缺的；制箭的工匠不用箭，卖给别人，因为他不需要箭。这和上下文有用、无用之说相衔接。二是说不为而为，为而不为，提倡无为。笔者取前一理解。

⑩已：止，指止沸。

【译文】

越人抓到大蛇，当成上等佳肴，而中原地区的人没有吃蛇的习惯，捉到蛇觉得没用而丢掉。因此，如果知道一种东西没有用场，贪婪的人也会推辞不要；如果不知道没有用场，廉洁的人也不能推让给别人。有些君主之所以害得自己国破家亡，毁掉社稷，自己死在别人手中，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没有不是因为为非分的欲望。仇由贪得大钟的贿赂，亡掉了自己的国家；虞国君主贪得垂棘宝璧，遭到晋军擒杀；晋献公贪恋骊姬的妖美，酿成晋国四代的祸乱；齐桓公贪尝易牙进献的人肉来调味口，死后尸体腐烂了不能按时下葬；胡王沉湎于女乐的欢娱，丢掉上好的土地。假如这五位君主能随顺自己的天性，抛弃非分的欲念，以自己正常的需要为限度，不因为外物的诱惑而动贪心，哪会造成这么大的灾祸呢？所以说射手没有

箭便不能射中目标，而学习射术的人自己不制造箭，必须从制箭工匠那里得到箭；御手没有辔头便不能驾马行驶，而学习御术的人自己不制造辔头，必须从制辔头的匠人那里得到辔头。这是因为箭对射手、辔头对御手是不可缺少的。懂得扇子在冬天、皮衣在夏天对自己派不上用场，那么没有用的万物在你眼中就变得如同尘土一样了。所以加沸水到锅里停止水的沸腾，沸腾是不会停息的；假如真懂得事物的本原，那么撤去灶堂的火，水沸就会停息了。

卷八　本　经

【题解】

本篇原题解说："本，始也；经，常也。本经造化出于道，治乱（主要指'治'）之由，得失（主要指'得'）之常，故曰'本经'。"这儿释本为"始"是指本原；确切一些，应释成根本。本经指根本性的、经常而又长远起决定性作用的治国平天下的原则。

本篇的主题思想是阐明实行道治是天下长治久安的根本的永恒的法宝，而仁义礼乐只是暂时、局部起作用的治标之术。文章拿太古至人清静无为之治的美妙功效同五帝三王的仁义之治、末世暴君昏王的乱世胡为作了两个层次的鲜明对照，有力地论证了以上主旨，并从人的素质上深刻阐述了实行道治的关键，是最高统治者必须以道德为准绳修身养性，从根本上去尽贪欲，先正己身。文章用很大的篇幅、铺张的笔墨，反复揭露晚世暴君穷奢极欲丧尽天性的罪行，显然是在苦口婆心地讽谏当代最高统治者以历史为镜，采纳作者的治国大计，显示了刘安的胆识。

作者在回顾历史时，对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有否定的倾向，而对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以及阶级矛盾的激化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

本篇上承《精神》，将存神养性的理论运用于治国大事，下启

《主术》，论君主的具体治国原则。全篇结构绵密，层次井然。

【原文】

1 太清之始也①，和顺以寂漠②，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推移而无故③；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调于义④；发动而成于文，行快而便于物⑤；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侻而顺情⑥；其心愉而不伪，其事素而不饰。是以不择时日，不占卦兆；不谋所始，不议所终；安则止，激则行⑦；通体于天地，同精于阴阳，一和于四时，明照于日月，与造化者相雌雄⑧。是以天覆以德，地载以乐⑨；四时不失其叙，风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扬光⑩，五星循轨而不失其行。当此之时，玄元至砀而运照⑪，凤麟至，蓍龟兆⑫，甘露下⑬，竹实满⑭，流黄出⑮，而朱草生⑯，机械诈伪莫藏于心。

【注释】

①始：王念孙认为应作“治”。这一节写作者理想中的远古圣王的无为之治。

②寂漠：原注作“不扰民。”

③推移：变化。　故：原注作“常也。”。这句说统治者顺遂事物自然发展，不用常规来限制。

④“在内”二句：原注作“在内者，志在心。平欲，故能合于道。出于外者，身所履行也。行不越规矩，故能调义。‘义’或作‘德’也。”　按：以作‘德’为好。道、德相对，是作者所肯定的，这是本书常例。而义，在和道德并举时，是作者所否定的。参见《俶真》及本节下文。

⑤“发动”二句：原注作“发，作也；动，行也。”指行动。　文：文章。本指礼

法制度，这儿指合道的规则。　快：迅速。　便：有利。

⑥说（tuō 脱）：原注作“简易也。”又有适当的意思。又读 tuì（退），有美好、相宜的意思。三种解释相通。

⑦“安则”二句：安和激的主语是事物，止和行的主语是圣王，有使止、使行的意思。这二句说圣王随顺事物自然，不人为干预，和上文的“推移而无故”意思差不多。

⑧“通体”五句：通、同、一，三字义近，都有同的含意。体、精、和三者相对，分别指圣王的形、神、气，即生命的三要素。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指大自然，即造化的具体内容。　雌雄：原注作“犹和适也。”即亲密相伴，是通、同、一的形象化说法。参见一·8·⑧“为人”注。这五句写古圣王从内心到外形都和天道和谐一致。开头到此是一层，写远古“太清之治”的原则、作法。以下阐述治理的效果。

⑨乐：原注解释成“生”，指生存、生长。乐字本身没有“生”的意思。这里是指大地提供安乐的环境，万物得以生存和旺盛生长。原注解释的是“乐”字的句中具体语义。这句和上句说的就是所谓“天施地化”、“阳施阴化”。参见三·2。

⑩淑清：明朗，纯净。　淑：《说文·水部》：“淑，清湛也。”本指水清澄透明。这里形容日月明朗。

⑪玄元：原注解释“玄”为“天”，“元”为“气”。俞樾认为应作“玄光”。综合二说可理解成道的光辉，所以可以说“运照”。　砀：原注作“大也。”王绍兰认为砀《说文》释为“文石（有花纹的石头）”，无大的意义，这儿应通“啺”（“唐”的异体字，唐有大义，见《说文》）。“玄元”，庄逵吉本作“玄玄”，玄元指“道”。玄玄既指天，又指道家的义理。《老子》上篇首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本指道的深远幽冥无形的特点，也指道。　运照：原注串讲中释为“遍照”，还说这句是写君王恩德浩大普照。这句应指天道在“治世”广施德泽，以说明君王之治合于天道，而不是写君恩。

⑫兆：指呈现出吉兆。

⑬甘露：这儿同甘霖、甘雨，指及时雨。

⑭竹实：竹子结的子实，状如小麦。古人以竹开花结实为吉兆，凤凰喜吃。《韩诗外传》八：“凤乃止帝东国，集帝梧桐，食帝竹实。”《庄子·秋水》也说鹓鶵（yuānchú 冤除，凤类鸟）“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旧注说练实是竹实。

满：成熟饱满。

⑮流黄：玉名。

⑯朱草：一种红色的草。原注作“朱草生于庭（院子），皆瑞应（祥兆）也。”

【译文】

远古圣王自然无为治理天下，随顺事物的天性，让万物安安静静，保持它们的本真面目，不加雕饰；他闲适清静而不浮躁，听凭事物自然发展，不用清规戒律去限制；他的内在精神符合道性，外在行为和德协调；他一举一动都成法度，办事快速有利于事物；他的言语简略合理，行为洒脱顺常情；他心胸愉快开朗不藏虚伪，行事素朴不装模作样。因此，那时干什么都用不着占卦问卜来挑黄道吉日；不用考虑如何开头，也不用议论结果会怎样；事物安定不动时，让它们安静不动，事物激发变化时，由它们运动变化；他的形体和天地相联通，精神和阴阳二气相融汇，中和之气和四季相适应，英明与日月相辉映，整个身心和大自然水乳交融，亲密无比。正因为这样，苍天把德泽施给万物，大地提供乐土养育众生；四季的气候不混乱顺序，风雨不施暴虐；日月清清朗朗放射光明，五星循着正轨运行。在这样的太平盛世，大道之光浩荡普照，凤凰、麒麟来到，蓍草、龟甲显示吉兆，甘霖遍洒，竹实饱满，流黄宝玉出现，朱草生在庭院，机诈巧伪没法钻进人们纯美的心田。

【原文】

2 逮至衰世①，镌山石②，锲金玉③，擿蚌蜃④，消铜铁，而万物不滋⑤。刳胎杀夭⑥，麒麟不游；覆巢毁卵，凤凰不翔；钻燧取火，构木为台；焚林而田⑦，竭泽而渔；人械不足，畜藏有余：而万物不繁兆⑧，萌芽、卵、胎而不成者，处

之太半矣。积壤而丘处，粪田而种谷[9]，掘地而井饮，疏川而为利，筑城而为固，拘兽以为畜，则阴阳缪戾[10]，四时失叙，雷霆毁折，电霰降虐[11]，氛雾霜雪不霁[12]，而万物夭燋[13]。菑榛秽，聚埒亩[14]；芟野菼[15]，长苗秀[16]；草木之句萌、衔华、戴实而死者[17]，不可胜数。乃至夏屋宫驾[18]，县联房植[19]，橑檐榱题[20]，雕琢刻镂，乔枝菱阿[21]，夫容芰荷[22]，五采争胜，流漫陆离[23]，修掞曲挍[24]，夭矫曾桡[25]，芒繁纷挐[26]，以相交持，公输、王尔无所错其剞劂削锯[27]，然犹未能澹人主之欲也[28]。是以松柏箘露夏槁[29]，江、河、三川绝而不流[30]；夷羊在牧[31]，飞蛩满野[32]，天旱地坼；凤凰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兽于是鸷矣[33]。民之专室蓬庐[34]，无所归宿，冻饿饥寒死者相枕席也[35]。及至分山川溪谷使有壤界，计人多少众寡使有分数[36]，筑城掘池，设机械险阻以为备，饰职事[37]，制服等[38]，异贵贱，差贤不肖[39]，经诽誉[40]，行赏罚，则兵革兴而分争生，民之灭抑夭隐[41]，虐杀不辜而刑诛无罪，于是生矣。

【注释】

①逮：至。

②镌（juān 损）：原注作"犹凿也。求金玉也。"《说文·金部》："镌，琢石也。"和此注同。指开凿山石以得金和玉。

③锲（qiè 怯）金玉：原注作"锲刻金玉以为器也。"

④擿（tì 替）蚌蜃（shèn 慎）：原注作"擿犹开也。开（蚌蜃）以求珠也。"

⑤万物不滋：指以上做法破坏了自然生态，影响万物正常繁殖生长。

⑥刳（kū 枯）：从中剖开再挖空。 夭：幼小的动植物都可叫夭。这儿指幼兽。刳胎、杀夭是并列的两件事。

⑦田：打猎。字又作“畋”。

⑧兆：多。古代以万亿为兆。

⑨粪：施肥。

⑩缪戾：错乱。缪通“谬”。

⑪电：王念孙认为是“雹”之误。刘文典本已改成“雹”。

⑫霁（jì 季）：雨、雪停止，天放晴。

⑬燋：通“憔”。憔悴。《氾论》：“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清之则燋而不讴。”高诱注：“燋，悴。”　夭：死。

⑭“菑榛”二句：菑（zī 兹）：除草。　榛：丛木。　秽：杂草。　埒：田界。这两句说垦荒为田。

⑮芟（shān 山）：除，割。　菼（tǎn 坦）：初生的荻，似苇。

⑯苗秀：谷始生叫苗，吐花叫秀。这儿泛指禾苗、谷物。《论语・子罕》：“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结实）者有矣夫！”朱熹注：“谷之始生曰苗，叶华（花）曰秀，成谷曰实。”

⑰句萌：参见五・2・⑨。

⑱驾：通“架”。

⑲县联：王念孙认为应作“緜（绵）联”。指屋檐板。　植：原注作“户植也”。指从外面关门时直立在两扇门交合部位以加锁的直木。因其直立，故名“植”。

⑳橑（liáo 辽）：屋椽。　榱（cuī 崔）题：屋椽前端伸出檐下的部分，也叫“出檐”。榱是椽的别名，椽、桷、橑、榱是一物异名。　题：端头。题本指额头，引申为端头。

㉑乔枝：乔木的枝条。　菱：俞樾认为应该作“凌”，向上伸。《说文》“菱”作“蔆”，这儿误“凌”为“蔆”，又误成“菱”。这句至下文“交持”，描写房屋木构件上的花草树木花纹、图形，是写刻饰之巧。

㉒夫容：即“芙蓉”，荷花。　芰（jì 计）荷：菱和荷叶。《楚辞・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朱熹注：“芰，菱也……荷，莲叶也。芙蓉，莲花也。《本草》云：‘莲其叶名荷，其花未发为菡萏，已发为芙蓉。’”

㉓流漫：原注作“采色相参和也。”采色错杂的样子。　陆离：分散的样子。

㉔掞（yàn 艳）：舒展。　挍（jiāo 交）：纷杂。

㉕夭矫：屈伸自如的样子。　曾挠：层叠弯曲。

㉖挐：乱，牵扯着。

㉗公输：即鲁班。 王尔：古代巧匠。 错：措，处置。 剞劂：参见二·12·③。 削：刮刀。

㉘澹：满足。从这一句和上文的“人械不足，畜藏有余”，可以看出作者不是一概反对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主要是反对统治者聚敛财富，穷奢极欲，因为这样不利于巩固封建统治。

㉙箘(jùn 菌)：竹名。 露：通“簬”，竹名。原注作“松柏根茂，箘露竹筦，皆冬生难杀之木(冬季青绿不死的植物)，当是时夏槁死也，刺君作事不时(不合时宜)，阴阳失序(指气候反常之类)。”

㉚三川：参见二·19·⑬。

㉛夷羊在牧：原注作“夷羊，土神。殷之将亡，见(现)于商郊牧野之地。”夷羊当是一种怪异“神兽”，它的出现被古人看成凶兆。 牧野：古地名。在河南省淇县西南。周武王联合诸侯在这里打败殷纣王。

㉜飞蛩(qióng 穷)：蝗虫。

㉝句爪：原注作“鹰鹯”(zhān 沾，似鹞鹰的一种猛禽)之属也。” 居牙：原注作“熊虎之属也。”句同“勾”。居同“倨”，指曲尺形。刘文典说又作“锯”，则指锯齿。 距：公鸡等禽类爪后突出像脚趾的部分。 鸷：指逞凶。

㉞之：往。 专室蓬庐：很窄小的茅屋。当指逃难时临时的居留处。

㉟枕席：互相枕垫着，指死尸多。

㊱分数：明确的人口数量。

㊲饰：整治。

㊳服等：官吏服色的等级差别。

㊴不肖：不贤。

㊵经诽誉：原注“经”为“书”，指书写。

㊶隐：隐痛。

【译文】

到了道德衰落的时代，统治者驱使人民开凿山石采取金玉，雕刻金玉作成装饰品，扒开蚌蛤摘取珍珠，熔铸铜铁制造器具，这就使得自然资源大量消耗，万物不能正常繁衍生长。剖开兽胎，杀死幼兽，吓得麒麟不敢露面；掀翻鸟巢毁坏鸟蛋，使凤凰不愿意飞临；

钻燧石取火种，砍伐树木修建楼台；焚毁林木猎杀禽兽，放干池沼捕捞鱼虾；人民的器械用具缺乏原材料，而国库中的物资储备堆积如山：万物因此不能繁衍，草木发芽、鸟雀下蛋、兽类怀胎，新生命眼看就要诞生却遭扼杀，这种情形占了大半。人们积土成山，在山上居住，给农田施肥播种谷物，在地上打井取水，疏通河道谋取水利，修筑城垣作坚固的屏障，捕捉野兽驯养成家畜，这就搅得大自然阴阳错乱，四季气候失去常规，雷霆毁坏房屋，折断大树，雹霰降落造成灾害，大雾不散，霜雪不停，万物因此枯萎早死。铲除丛木杂草开荒造地，芟割野草栽种禾苗，发了嫩芽、含苞欲放、果实满枝的草木因此毁掉的不计其数。修建高楼大厦，精心构造装饰，屋檐的边板、屋门的植木、屋椽的端头，处处刻着草木花纹图案。有的枝条修长舒展，有的婉转盘曲；艳丽的荷花、碧绿的荷叶、紫红的菱角，五彩流光，鲜艳夺目；各种装饰参差错落，屈伸自如，姿态万千。公输、王尔那样的能工巧匠，面对这样的绝作也会不知道怎样使唤刀凿斧锯。可是，这还不能满足君王的贪欲，继续滥用自然资源。因此本来长青不衰的松柏美竹，竟在盛夏植物繁茂的季节里凋落枯死；浩荡的长江、黄河和泾水、渭河、汧水，也干涸断流；怪兽夷羊出现在商郊牧野，飞蝗遮天蔽日；苍天久不降雨，大地干旱燥裂；凤凰不来降落，生着勾爪、尖牙、利角、距趾的凶禽猛兽到处肆虐，残害生灵。老百姓离乡背井，挤在狭窄的窝棚里，无家可归，饥寒交迫冻饿而死的，尸体层层叠叠。到后来，又分割山河划出国界，计算人口数量，修建城池，设置机弩关塞作防备，整治官职，制定服饰等级，分出贵贱贤愚，著书立说蜚短流长，实行赏罚，于是争夺天下的战争迭起，人民忍受着压抑杀灭的痛苦，无辜被害，这些惨剧就发生了。

【原文】

3 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者也①。是故上下离心，气乃上蒸；君臣不和，五谷不为。距日冬至四十六日②，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阴阳储与③，呼吸浸潭④；包裹风俗⑤，斟酌万殊⑥，旁薄众宜⑦，以相呕咐酝酿⑧，而成育群生⑨。是故春肃秋荣，冬雷夏霜，皆贼气之所生⑩。由此观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⑪；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⑫。是故明于性者，天地不能胁也；审于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圣人者，由近知远，而万殊为一。古之人，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⑬。当此之时，无庆贺之利⑭，刑罚之威，礼、义、廉、耻不设，毁、誉、仁、鄙不立⑮，而万民莫相侵欺暴虐，犹在于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众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于是忿争生，是以贵仁⑯。仁鄙不齐，比周朋党，设诈谞⑰，怀机械巧故之心⑱，而性失矣，是以贵义。阴阳之情莫不有血气之感⑲，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是以贵礼。性命之情⑳，淫而相胁，以不得已则不和㉑，是以贵乐。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㉒，而非通治之至也㉓。

【注释】

①"天地"三句：合和：融合，就像今语"拌和"。这儿指天地分开以后，形成阴阳二气的酝酿情形。参见七·1。　乘：凭借。　人气：庄逵吉认为应作"一气"，指纯一之气。

②四十六日：指从立冬到冬至的时间。参见三·13。

③储与：徘徊不定，又可作"容与"、"犹豫"等，是联绵词。原注解释为"尚羊，无所主之貌"，尚羊即徜徉。

④呼吸：吸收。　浸潭：原注作"广衍也。"指浸润扩散。

⑤风俗：指不同的区域。贾谊《过秦论》："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以"殊俗"借指边远地区。风俗和下面的"万殊"、"众"义近，都是指天地之间的万物。

⑥斟酌：仔细安排。

⑦旁薄：原注作"旁，并。薄，近。"指靠近。有遍及、广泛影响的意思。　宜：使适宜。

⑧呕咐：(xūfù 嘘付)：吹拂。指长养。　酝酿：原注作"犹调和也。"　咐：二·11 作"苻"。

⑨成育：化育。　群生：众生，万物。　按：从"距日冬至"到这一句，文字和基本内容与《俶真》第二节所写的天地形成的初期状态很相近(见二·2)，是紧承本节头三句而来，进一步说明"皆成一气"的，所描写的阴阳二气的情况和《天文》、《时则》等篇多次说及的冬至前后的阴阳二气的情况不同(冬至前立冬后阴气充塞天地，阳气下藏地底；至冬至阴极阳始上升)，而且冬天是万物收藏季节，不是化育季节。所以，这一层不是写的冬季的情况。据此，怀疑"距日冬至四十六日"是别处的文字误掺在此。但笔者尚未见成说，仅质疑于此，译文仍存原貌，加括号以示有疑。

⑩"是故"三句：由天地阴阳化育万物"皆乘一气"推论，如果阴阳失调便造成四季气象反常，即上文所说君主倒行逆施"则阴阳缪戾，四时失叙"，以及本段所说"上下离心，气乃上蒸"。贼气即指阴阳失调造成的邪恶之气，包括大自然的异常气象和人间的邪恶风气两方面。

⑪一：相同，一样。"一人之身"等于说"与人之身一"。下句"一人之制"同。"天地"至"之制也"几句是说天地宇宙的构成原理和运动法则同人体是一样的，都受"气"的主宰。这几句是下文的推理前提。

⑫"六合"二句：这两句句意和前两句相同，反复说是修辞上的需要(强调并加强语势)。　制：形制，体式，这儿和"身"是同义而换词，叫"变文"。

⑬"故圣"至"优游"六句：依俞樾说校定原文如下："故圣人者，由近而知远，以万殊为一同，气蒸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俞氏所据是《文子·下德篇》的文句。《文子》一书内容、文句多和本书雷同，一般认为是袭取本书连缀而成，所以可以反转来利用它校订本书疑误。按：这几句由"故圣人者"一气贯通下来，中间掺进"古之人"显然不妥，故从俞说。　优游：自在地遨游。

⑭贺：陈观楼认为应作"赏"。"庆赏"和下面"刑罚"相对。

⑮鄙：鄙薄，指薄情，和“仁”（宽厚仁慈）反义。

⑯贵：看重，指提倡“仁”的道德规范来对付不仁行为。以上三句讲“仁”产生的原因。归结于要解决人的物资需要和生产不足的矛盾，有一定的道理。

⑰谞（xǔ 许）：机谋。

⑱机械：本指灵巧的器具，机弩发动的器械，引申指机巧，巧诈。今语则从另一角度产生出死板无变化的含义，和古义相反。　巧故：巧诈。

⑲阴阳之情：指雌雄男女的性欲。　血气之感：指性欲因男女接触而冲动起来。

⑳性命之情：生命常情。指喜怒哀乐之类。

㉑“淫而”二句：淫：指上面说的“情”过度发泄。　胁：威胁生命。所谓“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大忧内崩，大怖生狂”（见七·14）。　以：若。或释成“此”。　已：止。　不和：气血失调。

㉒救：防止，制止。《说文·攴部》：“救，止也。”

㉓通治之至：最彻底全面的办法。作者不完全否定儒家的仁义礼乐这一套礼法，但认为只是消极防范的治表的办法，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译文】

天地之间的混一之气拌和融汇而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再化育形成万物，全靠着那纯一的气。因此在上位的和在下位的离心离德，邪气就会升上天空；君臣不和，五谷就不能生长。（从立冬到冬至四十六天），天含着阳气还没有下降，地怀着阴气还没有上扬；后来，阳气开始下降，阴气开始升腾，还没有融汇，它们各自在天地之间游荡，渐渐地互相吸收浸润，融合以后又漫延扩散开来，这种中和之气包裹着广大的区域，准备生成万物，遍及众生使它们各得其宜，和气抚佛着，调配着，终于化育成众多的生命。因此春天像秋天一样肃杀，秋天像春天一样的繁荣，冬天雷声不断，夏天寒霜普遍，这些反常气象都是阴阳失调之后产生的有害邪气所使然。由此看来，天地宇宙的构成原理和运动法则，和人的形体、生命是一样的——都是“气”在支配着。所以，明白天性的人，大自然的变异不

能威胁他；明察天象人事感应符验的人，怪异的现象不能迷惑他。所以圣明的人能从身边的事推知遥远的事，把事物的千差万别看得没有差别，他的正气通天地，他和整个世界一起自在地遨游。在这样的圣人治理的时代，既没有庆功奖赏的利诱，也没有刑杀惩罚的威逼；既不必用礼、义、廉、耻来制约，也没有对仁的赞誉和对刻薄的非议，万民百姓不互相侵犯欺凌残害，人们还处在混沌之中。到了道德衰落的时代，人口众多，财物很少，人们从事繁重的劳动而生活资料不足，于是心生忿恨，为着活命而你争我夺，因此这时要借重仁来制止纷争。有人讲仁厚，有的人却不仁，不仁的人结党营私，心怀机诈巧智，甚至丧失天性，因此这时要借义来制止私心。阴性和阳性都有情欲，异性相吸引没有不引起情欲冲动的，男女群居混在一处不加分隔，就会发生淫乱行为，因此这时要借重礼来加以限制。人的感情，如果无节制地渲泄就会威胁生命，不能控制就要失调，因此这时要借重乐来进行疏导调节。所以说，仁、义、礼、乐这些东西，可以用来防范或制止某一方面的品行败坏，但算不上修身养性的最彻底有效的手段。

【原文】

4 夫仁者，所以救争者；义者，所以救失也；礼者，所以救淫也；乐者，所以救忧也。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阴阳从而包之[①]，则财足而人澹矣，贪鄙忿争不得生焉。由此观之，则仁义不用矣。道德定于天下而民纯朴，则目不营于色，耳不淫于声；坐俳而歌谣[②]，被发而浮游，虽有毛嫱、西施之色不知说也[③]，《掉羽》、《武象》不知乐也[④]，淫泆无别不得生焉[⑤]。由此观

之，礼乐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后仁生，行沮然后义立⑥，和失然后声调，礼淫然后容饰⑦。是故知神明然后知道德之不足为也⑧，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释其要而索之于详，未可与言至也⑨。

【注释】

①"神明"三句：神明：这儿指"道"。 反：返。 初：初始，指宇宙未形成时的那种混沌纯一状态，这里指精神状态达到的领域。 包：包容，融合。指人的精神状态和天地阴阳相合，灾异不生，故大自然生态正常，万物繁茂，财富充足。所以下句说"则财足而人澹。"

②"道德"三句："道德"当偏指"德"。或"道"是多出的字。本书道德对讲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上一层讲"道"(神明)，这一层讲"德"。参见《俶真》题解。 坐俳(pái 排)：《辞源》(修订本)"俳"字义项三"徘徊"引本文这一句("坐俳而歌谣")为书证，则"俳"同"徘"，有徘徊意。那么"坐俳"是指或坐着或起身往来走动，形容自在歌乐的情态。下句"被发"(披发)修饰"浮游"，与"坐俳"相对。

③说：同"悦"。

④《掉羽》：原注作"羽舞也。"又叫做"雀羽"。 《武象》：原注作"周武王乐也。"

⑤淫泆(yì 义)：淫乱放荡。这里主要指男女之间的淫乱行为。 无别：即男女授受不亲之类。

⑥沮(jǔ 矩)：败坏。

⑦"礼淫"句：这一句疑有误字。"是故"几句，德衰、行沮、和失、礼淫相对；仁生、义立、声(即"乐")调、容饰相对。前者为"失"，后者为"救失"，故不当说"礼淫""容饰"，当说"某淫"而"礼饰"。饰，修，立。又，"和失"、"礼淫"二句次序应互换，前文都是按仁、义、礼、乐顺序说的。笔者尚未见有人对此质疑，姑且改为"情淫然后礼饰"，句序也改顺。译文亦据此译出。

⑧道德：应为"德"，见前注②。又，上文有"是故德衰然后仁生"，也足证这

里和《俶真》一样，是把道、德、仁义依档次分开说的，后人不明本书“道”、“德”的专义，误将“道德”当作常义而混用，妄改原文。下句道德也应改为德。

⑨至：指“道”。

【译文】

提倡仁，是用来防止争夺财富的；提倡义，是用来防止狡诈不讲信用的；提倡礼，是用来防止淫乱的；提倡乐，是用来防止忧伤的。依靠道来安定天下，人心就会返回清静无欲的初始质朴境界；人心返回这种境界，那么民性就变善了；民性变善以后，天地阴阳便和民性融合一致，这样阴阳和谐，四季不乱，万物繁茂，财物充足，人民的需求得到满足，贪婪鄙陋的思想和争斗的行为便不会滋生了。由此看来，用道来改造人性，仁义就没有用了。用德来安定天下，人民便会纯朴无华，这样他们眼睛不会被美色弄迷糊，耳朵不会被乐音搞混乱；人们或安适地坐着讴歌，或悠闲地走动着吟唱，或披着长发轻快地飘游，这时，即便眼前有毛嫱、西施般的美色，也逗不起他们的兴趣，为他们演奏《掉羽》、《武象》那样动人心魄的乐舞，他们也不会快乐，荒淫放荡、男女鬼混的事哪能在人们中发生呢？由此看来，用德来净化人心，礼乐就没有用了。因此，德衰落以后才有仁产生，品行败坏的风气漫延才会有义出现，淫荡风气流行才会有礼法的制定，人们感情失去平衡喜乐无常才会创作音乐来调节。因此，懂得依靠神妙的道来彻底改造人性，德就不值得提倡了，懂得德可以净化人心，仁义就不值得实行了，懂得仁义也有一定的救失作用，礼乐就不值得制定了。如今背弃道这个根本法宝，而去追求仁义礼乐这些末节，放下简要有效的办法，而去寻找繁琐无用的治标术，这种人用不着跟他去讲最高深的道。

【原文】

5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识也；星月之行，可以历推得也；雷震之声，可以钟鼓写也①；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也②。是故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见者，可得而蔽也③；声可闻者，可得而调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别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领也④。及至建律历，别五色，异清浊⑤，味甘苦⑥，则朴散而为器矣⑦；立仁义，修礼乐，则德迁而为伪矣。及伪之生也，饰智以惊愚，设诈以巧上⑧。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⑨。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⑩；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⑪。能愈多而德愈薄矣⑫。故周鼎著倕，使衔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为也⑬。

【注释】

①“雷震”二句：震，王念孙认为应作“霆”。 写：仿效。

②“风雨”二句：本书认为音乐来源于“气”，音律和气象关系密切。参见《天文》。

③蔽：原注作“或作察。”

④神明：这里指鬼神。 领：原注作“理也。”领会，理解。就是认清的意思。

⑤清浊：主要指音的高低。参见三·25。

⑥味：区别味道，辨味。

⑦朴：未加工的树木。喻本色。 器：器具。

⑧巧：原注作“欺上也。”今俗语还说不讲真话、骗人为“搞巧”。

⑨“有能”句：王念孙认为应作“未有能治之者也。”意思是说诈伪风行，天下尚未有能以道治理的，必待“至人”出现才能治之。

⑩“苍颉”二句：苍颉：传说中的黄帝时的史官。原注作“苍颉始视鸟迹之文(花纹)，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

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降落）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

⑪“伯益”二句：原注作“伯益佐舜，初作井，凿地而求水。龙知其将决川谷，　漉（lù 录，水渗漏）陂池，恐见害，故登云而去。”　神：据《论衡·感虚篇》，指众神。原注错释成龙的“神”。参用刘文典说。

⑫能愈多而德愈薄：把能和德对立起来，是不对的。

⑬“故周”三句：原注作“倕，尧之巧工也。周铸鼎，著倕像于鼎，使衔其指……以戒后世，明不当大巧为也。”这是道家“弃智”的偏激主张，《庄子》有类似的说法，见《胠箧篇》。

【译文】

天地够大了，但是可以用矩尺和圭表来测定它们的大小；星月的运行够复杂了，但是可用历法来推算它们的运行规律；雷霆的轰鸣够吓人了，但是可以用钟鼓之声来模拟它；风雨的变化够神密了，但是可以根据音律来了解它。因此，庞大而能看见的东西，总是能够设法度量的；明亮而可看清的东西，总是能够有办法观察的；声音能听到的，总是能够调节的；色彩能察觉的，总是能够分辨的。但是，大到没有极限的东西，天地也包含不了；细到没有极限的东西，鬼神也领略不到它的奥秘。这至大至微的就是无形无声无色的道。等到制定律历、分出五色、区分五音清浊、辨别味道甘苦以后，朴木就变成器具了；提出仁义、制定礼乐以后，德就被遗弃只剩下虚伪了。当虚伪产生以后，就用智谋来吓唬愚昧的人，玩弄诈术来欺蒙君王。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人能一时占有天下，却不能治理好天下。从前苍颉创造文字，苍天担心没人再种粮食而降撒粟谷，鬼害怕得在黑夜哭泣；伯益挖成水井，龙担心水源枯干登空而去，山川百神迁往昆仑山栖身。人们的智能越多德就越少。所以周朝铸的鼎上铸有巧匠工倕的像，让他口衔着手指头，这是让后人明白高超的技巧是不可取的。

【原文】

6 故至人之治也，心与神处，形与性调；静而体德[①]，动而理通；随自然之性而缘不得已之化[②]；洞然无为而天下自和[③]，憺然无欲而民自朴；无机祥而民不夭[④]，不忿争而养足；兼包海内，泽及后世，不知为之者谁何。是故生无号，死无谥；实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让，德交归焉而莫之充忍也[⑤]。故德之所总道弗能害也[⑥]，智之所不知辩弗能解也。不言之辩，不道之道[⑦]，若或通焉，谓之天府[⑧]。取焉而不损[⑨]，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谓瑶光[⑩]。瑶光者，资粮万物者也[⑪]。

【注释】

①体：依照。《管子·君臣上》："衣服绖绕（gǔnmiǎn，即"衮冕"，天子及上公的礼服、帽子），尽有法度，则君体法而立矣。"尹知章注："体，犹依也。"

②缘：循。 得：能。 已：止。指人为限制使停止。

③洞然：混沌的样子。

④机（jì 计）祥：鬼神之兆。这儿指吉兆。

⑤充忍：王念孙认为忍通"牣"，满。《诗经·大雅·灵台》："于牣鱼跃。"毛亨传："牣，满也。"《史记·殷本纪》："充仞宫室。"仞通"牣"。《后汉书·章八王传》："充牣其第。"

⑥总：聚集。 道：说，动词。

⑦前一个"道"：说。

⑧天府：原注解释为"天之府藏。"危宿三星有天府星（见《晋书·天文志上》）。《天文》说天庭有"六府"，"谷府"是其中之一（参见三·9）。当指天上储藏财物的府库。

⑨焉：之。指瑶光。

⑩瑶光：原注作"瑶光，谓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运，历指十二辰，擿起阴阳，以杀生万物也。"参见三·10·①、⑬、⑭、㉒。 按：所谓"天府"、"瑶光"

应理解为大自然。

⑪资粮：供给粮食，等于说养育。

【译文】

所以至德的人治理天下，心脏和精神紧紧相依，形体和性情和谐一致；静处时遵循着德，行动时合符于理；随顺事物的自然本性，听凭事物完全按自身的规律去变化，不人为地加以限制；他混混沌沌地无所作为，而天下自然和顺，恬静无欲念而人民自然纯朴无华；没有鬼神的征兆人民不会夭折，人们不必忿恨争夺而给养自然充足；他的德泽遍布天下，延及后世，可是人们不知道施给恩泽的是谁。因此至德的人活着没有名称，死后没有谥号；他不聚敛财物，也不追求扬名，施恩不自以为有恩而求报答，受恩的不故作姿态地谦让，美德纷纷聚集到他身上他不显出盈满。所以德聚集在身的人，说三道四不能伤害他；智力不能理解的事，能言善辩也解释不清。不说话的辩才，不能称说的道，如若你能达到这种境界，那就叫进入了天府，无所不有了。拿走了却不减少，舀走了却不枯竭，这就是瑶光。所谓瑶光，就是养育万物的北斗天神。

【原文】

7 振困穷，补不足，则名生；兴利除害，伐乱禁暴，则功成。世无灾害，虽神无所施其德；上下和辑[1]，虽贤无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时[2]，道路雁行列处[3]，托婴儿于巢上，置余粮于亩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4]，而不知其所由然[5]。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狶、修蛇皆为民害[6]。尧乃使羿诛凿齿

于畴华之野[7]，杀九婴于凶水之上[8]，缴大风于青丘之泽[9]，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10]。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陕险易远近始有道里[11]。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12]，以薄空桑[13]，龙门未开[14]，吕梁未发[15]，江、淮通流[16]，四海溟涬[17]，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18]，导廛、涧[19]，平通沟陆[20]，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是以称尧、舜以为圣。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琁室、瑶台、象廊、玉床[21]；纣为肉圃、酒池[22]，燎焚天下之财[23]，罢苦万民之力，刳谏者[24]，剔孕妇[25]，攘天下[26]，虐百姓。于是汤乃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27]，放之夏台[28]；武王甲卒三千破纣牧野，杀之于宣室[29]。天下宁定，百姓和集[30]。是以称汤、武之贤。由此观之，有贤圣之名者，必遭乱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乱世之中，含德怀道，拘无穷之智[31]，钳口寝说[32]，遂不言而死者众矣。然天下莫知贵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33]；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其粗也[34]。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35]，异路而同归[36]。晚世学者，不知道之所一体，德之所总要[37]；取成之迹[38]，相与危坐而说之[39]，鼓歌而舞之。故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诗》云："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40]此之谓也。

【注释】

①辑：和。

②容成氏：原注作"黄帝时造历术者。"

③雁行列处：原注作"长幼有差也。"指尊卑自然有序。

④"虎豹"二句：原注作"虎豹扰人，无害人之心，故可牵尾。虺(huǐ 毁)蛇不螫毒，故可蹶履也。"　扰：繁体作"擾"，字从"夒"，故有柔顺、驯服义。《广韵·小韵》："扰，顺也。"《尚书·皋陶谟》："乱而散，扰而毅。"孔融传："扰，顺也。"《昭明文选》陆机《文斌》："或虎变而兽扰。"李善注引应劭说："扰，驯也。"明代康海《中山狼》第二折："这狼怎比羊的驯扰……"。扰的烦扰义和柔顺义看似相反，实则相通。

⑤"而不"句：原注作"时人谓自当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作者幻想中的古朴太平世界。

⑥猰(yà 亚)貐(yǔ 雨)：原注作"兽名也。状若龙首。或曰似狸，善走而食人，在西方也。"　凿齿：原注作"兽名。齿长三尺，其状如凿，下彻(伸到)颔下，而持戈盾。"　九婴：原注作"水火之怪，为人害。"　大风：高诱注为"风伯也，能坏人屋舍。"俞樾说《昭明文选》刘孝标《辨命论》李善注引高诱注："大风，鸷鸟。"下文"缴大风于青丘之泽"可证，当是另一说。鸟飞风起，故两说不矛盾。封豨(xī 希)：原注作"大豕。楚人谓豕为豨也。"封有大义。封豨即野猪。修蛇：原注作"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类。"指巨蟒。

⑦畴华：原注作"南方泽名。"《国语》记载有依畴、历华二地。

⑧凶水：原注作"北狄之地有凶水。"

⑨"缴大风"句：原注作"以缴(zhuó 卓，系在箭上的绳)系矢射杀之。"青丘之泽：参见五·13·④。泽或作"野"。

⑩桑林：原注作"汤所祷旱桑山之林。"传说商汤因为天大旱而在此祈祷自责。

⑪陕：同狭。　易：平坦。　道里：指道路。

⑫共工：原注作"水官名也，伯有之后。"　振滔：振荡，掀起。

⑬空桑：原注作"地名，在鲁也。"

⑭龙门：见四·17·㉒。

⑮吕梁：山名。在今山西境内，南和龙门山相接。一说在彭城吕县，今江苏徐州一带。

⑯通流：指贯通合流。

⑰溟涬(xìng 幸)：混混茫茫的样子，形容洪水浩大无边际。也作"涬溟。"

⑱伊阙：山名。在洛阳西南九十里。

⑲瀍(chán 缠)、涧：二水名

⑳沟陆：《太平御览》八十一引作“沟洫”。

㉑琁（xuán 旋）室：用琁玉作装饰的房屋。 瑶台：用瑶玉作装饰的楼台。 象廊：用象牙作装饰的廊殿。殿堂下四周的房屋叫廊。 玉床：用玉作装饰的床。 王念孙认为这句前应有“桀”字。上句并说“桀、纣”，这句和下句分说桀和纣。

㉒肉圃、酒池：原注作“纣积肉以为园圃，积酒以为渊池。今河内朝歌，纣所都也，城西有糟丘，酒池处是也。”

㉓燎焚：俞樾认为应作“撩聚”。撩：《广雅·释诂》：“聚也。”

㉔刳谏者：指剖挖比干的心。

㉕剔孕妇：原注作“纣解剔（孕妇）观其胞裹。”

㉖攘：掠夺。或释为乱。

㉗南巢：在安徽巢县西北。

㉘夏台：古台名。又名钧台，在今河南禹县南。相传桀囚汤于此。

㉙宣室：原注作“殷宫名。一曰：宣室，狱也。”

㉚集：止。安定。

㉛拘：指拘束不用，和“钳”相对。

㉜寝：息，停止。

㉝“故道”四句：这是《老子》首章的话。作者引老子的话是为了说明深奥的“道”一般人不理解，所以“天下莫贵其（怀道者）不言。”

㉞粗：粗略的，非精华的。这几句承老子言而来，说文字记录不可能传达“道”的真谛。

㉟指：旨。意图。

㊱同归：原注作“同归修仁义也。”

㊲“不知”二句：道之所一体：道是混一不可见其形的。 德之所总要：德是概括精要的。本书认为道是驾驭万事万物的总规律，玄妙之至，德是从属于道的具体规律，也是抽象概括的，两者都难以为常人所认识。故有下文之讥议。

㊳取成之迹：成指既成的事，即上文五帝三王的业绩。五帝三王行仁义所创建的业绩非常具体实在，易为常人所理解，故受到赞颂，以此说明道德这种无形、抽象的规律难以为人们所认识。本节追述五帝三王的事迹显然不在赞颂，而是说明他们不过是就事论事地做了一些行仁义的好事，而且是乱世提

供了客观条件,他们并不是按道德的原则行事。这是理解这一节的难点。

㊴危坐:高坐。严肃恭敬的样子。　说:谈论。指赞颂三王五帝的业绩。

㊵《诗》:指《诗经・小雅・小旻》。　暴(bó 搏)虎:与虎搏斗。　冯(píng 凭)河:无舟渡河。冯通"淜"。《说文》:"淜,无舟渡河也。"暴虎、冯河指眼前的危险。引诗意思是说只知道眼前的一点儿危险,不知无形的大祸患,讥讽儒学凡俗之徒眼光短浅,只晓得以仁义治标,不懂以道根治天下。这是此节主旨。

【译文】

赈济穷困,补助不足,这样名望就产生了;兴利除害,伐乱禁暴,这样功业就成就了。如果世间没有灾害,那么即使是神也没地方施舍他的德泽;如果上下和睦团结,即使是贤人也没法建树他的功业。从前古帝容成氏的时代,人们在道路上像大雁一样有秩序的行走,干农活的人把婴儿寄放在巢上没有危险,把余粮放在田头不会丢失,虎豹可以尾随在它们后面,毒蛇可以用脚踩踏,人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太平安宁。到了尧帝的时代,十个太阳一起升在天空,烤焦禾苗庄稼,晒死野草树木,使人民没有东西吃。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这些凶猛的奇禽怪兽毒虫,一起出来残害百姓。于是尧帝派后羿在畴华杀死凿齿,在凶水杀死九婴,在青丘泽用缴箭射死大风,又射落十个太阳中的九个,杀死猰貐,在洞庭斩断修蛇,在桑林捉住封豨。人民欢欢喜喜,推举尧为天子。于是天下不论是广阔的平原还是险峻的山区,远远近近开始有了道路。舜帝的时候,共工掀起洪水,大水逼近空桑,龙门尚未凿开,吕梁尚未挖通,长江、淮河混合泛滥,天下洪水茫茫,人民都逃上山丘,爬上大树。于是舜派禹疏通三江五湖,辟开伊阙,疏导廛水、涧水,挖通大小河川,让它们平静地流注东海。洪水排泄出去了,九州平静了,人民都安生了。因此后人称颂尧、舜为圣人。晚近的时代,出了桀、纣两个暴君,夏桀修建琁玉装饰的宫室,瑶玉装饰的楼台,象牙装饰的廊屋,打制玉石装饰的床榻;殷纣王修肉圃,凿酒池,聚敛天下

财富，劳苦百姓，耗损民力，他挖出比干的心脏，挑破孕妇的胎衣，侵扰天下，残害百姓。于是商汤率领兵车三百乘在南巢讨伐夏桀，将夏桀流放囚禁在夏台；周武王带领甲士步卒三千在牧野打败殷纣王，在宣室杀死他。天下安宁，百姓和乐。因此后人称颂商汤、周武王是贤人。由此可见，要获取圣人、贤人的美名，一定得遭逢乱世祸患。现在至德的人生在乱世中，含着德，怀着道，约束着无尽的智慧，闭口不说，终于在沉默中死去，这样的人多着呢。然而天下没有人看重他们的沉默不言。所以说可以言传的道，不算永恒的道；可以称说的名，不算永恒的名；那写在竹帛、刻在金石上，可以传给后人的，只是道的粗略内容罢了。五帝三王，他们做的具体事情不同，但出发点是一样的；走的具体道路不同，但都归结于行仁义。近世求学问的人，不懂得道是混一无形的，德是概括精要的；他们只知道采取五帝三王已经完成的那些具体业绩，聚在一起，正襟危坐，大谈仁义，演奏鼓乐，跳起古舞，赞颂古圣先贤。所以他们虽然自称博学多闻，但免不了糊涂。《诗经》说："说人家不敢搏杀老虎，不敢无舟渡河。只知道应该不怕眼前的危难，却不懂得更多更多。"这正是说的高谈仁义的所谓博学多闻之徒啊。

【原文】

8 帝者体太一[1]，王者法阴阳[2]，霸者则四时[3]，君者用六律[4]。秉太一者，牢笼天地[5]，弹压山川，含吐阴阳，伸曳四时[6]，纪纲八极[7]，经纬六合[8]，覆露照导[9]，普泛无私[10]，蠉飞蠕动，莫不仰德而生。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11]，含气化物，以成埒类[12]；赢缩卷舒，沦于不测，终始虚满，转于无原[13]。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

出入有时；开阖张歙，不失其叙；喜怒刚柔，不离其理。六律者，生之与杀也，赏之与罚也，予之与夺也，非此无道也[14]。故谨于权衡准绳，审乎轻重，足以治其境内矣。是故体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伦；聪明耀于日月，精神通于万物；动静调于阴阳，喜怒和于四时；德泽施于方外，名声传于后世。法阴阳者，德与天地参，明与日月并，精与鬼神总；戴圆履方，抱表怀绳，内能治身，外能得人[15]，发号施令，天下莫不从风。则四时者，柔而不脆，刚而不鞼[16]；宽而不肆，肃而不悖[17]；优柔委从[18]，以养群类。其德含愚而容不肖，无所私爱。用六律者，伐乱禁暴，进贤而退不肖，扶拨以为正[19]，壤险以为平，矫枉以为直，明于禁舍开闭之道，乘时因势以服役人心也[20]。帝者体阴阳则侵[21]，王者法四时则削，霸者节六律则辱，君者失准绳则废[22]。故小而行大，则滔窕而不亲；大而行小，则狭隘而不容[23]，贵贱不失其体[24]，而天下治矣。

【注释】

①帝者：这里指称帝者，即天子一类，如五帝。 太一：这儿当指形成天地万物的元气。《礼记·礼运》："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郑玄注："大，音泰。"即"太"。孔颖达疏："大(太)一者，谓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气也。"本书《诠言》："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也指"道"。《吕氏春秋·大乐篇》："万物所出，主之以太一。"高诱注："太一，道也。"二义在此是一致的。本节以太一、阴阳、四时对举，正合《礼记·礼运》对太一的解说。又，本书讲无为之治有一个重要观点：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子应行无为之道，让群臣各司职守，不加干预。本节也涉及这种看法。参见《主术》。

②王者：指称王者，或以"王道"(儒家称以仁义治天下为"王道")治天下

者，如三王。

③霸者：指诸侯中之称霸者，或以“霸道”（和“王道”相对，指靠武力、刑罚、权势等治国家）治国者。　四时：四季各主生、长、杀、藏，法度分明。

④君者：指未称王的小国君主，如孤竹君之类。　六律：下文阐释“六律”时说指“生之与杀也，赏之与罚也，予之与夺也”，指刑律法制。以上从帝到王到霸到君依等级渐低，故后文有“大而行小”、“小而行大”之说。

⑤“秉太”二句：王念孙认为以下分述“太一”等的含义和特点，非写帝、王等运用它们如何如何，所以不该有动词“秉”字。　牢笼：笼罩。此句到“而生”对“太一”的解说正合“元气”或“道”的特点。

⑥伸曳（yè 叶）：原注作“犹伸引，和调（即调和）之也。”

⑦纪纲：管理。

⑧经纬：治理。

⑨覆：覆盖。　露：显露，和“覆”反义。　照：刘文典说《昭明文选》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李善注引此文作“昭”，于文意为好，指昭示，和“导”（引导）义近。

⑩普泛：普遍广泛。指遍及万物，所以说“无私”。

⑪形：形成。　体：形体。

⑫埒类：有形的物类。

⑬无原：不可度量之境，和“不测”义近。　原：度量。《广雅》：“量、谅度也。”谅通“原”。《韩非子·主道》：“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汉书·王莽传》：“功亡（无）原者赏不限。”都用原的度量之义。

⑭道：指方法，法术。用一般意义。

⑮外能得人：原注作“能得人之欢心。”王念孙据原注认为原文应作“外得人心”。其实“得人”含得人心的意思，不必改原文。

⑯䩻（guì 贵）：折断。

⑰肃：原注作“急也。”　悖：乱。

⑱委从：杨树达认为“从”当读作“纵”，放松。委从指松宽，对万物不加约束，听其自然。

⑲拨：杨树达认为通“癶”，枉曲不正。《说文·癶部》：“癶，足刺癶也。读若拨。”所谓“足刺癶”，指八字脚、罗圈腿之类，行走不正。故“癶”有不正义。原注释“拨”为“任”。任通“壬”，奸佞。原注和杨说相通。　扶：治。

⑳服役：使服从，受役使。

㉑侵：原注作“为诸夏所侵凌。”是说天子如果行“王者”之道，就是把自己降低到诸侯王的地位，会受诸侯王的侵凌。如东周末期周天子便是如此。

㉒“君者”句：原注作“为臣所废，更立贤君。”此句透露所谓“六律”指“准绳”，即法度。

㉓“故小”四句：小：指“君者”之类。“王者”、“霸者”相对于“帝者”说是“小”；相对于“君者”说又是“大”。　行大：大指“太一”之道。相对说，“阴阳”、“四时”比“六律”大。　滔窕：原注作“不满密也。”滔指大；窕，空隙。就像小个子穿特大衣裳，不得体。如“君者”用“帝者”的治术，就大术用于小，所以臣民不亲附。　容：包容。不容指驾驭不住臣下和诸侯王。

㉔体：体统，体制。这儿的贵贱不失体和儒家提倡用等级制度和观念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言行不同，是强调国家最高统治者（天子）要依循天道，实行无为之治，让群臣百官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其作用；在“道”为统率的前提之下，群臣百官、各职能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形采用仁义礼乐和法治的有用的治术。这是本节的主旨。

【译文】

称帝者要遵循天道，实行自然无为之治；称王的诸侯王要效法阴阳化育万物的德行，可以实行仁义之治；称霸的诸侯王要仿效四季的法则，依靠法治；没有称王的小国君主运用法度管理国家。天道，它以混沌质朴的元气笼罩包裹天地，控制山川，吞吐阴阳二气，调节四季，经营八极，管理六合，覆盖、显露、昭示、引导万物，它无私地遍施物类，大大小小的生物，没有哪一类不仰承它的德泽而生存发展。阴阳二气，承受着天地间的中和之气，造成万物千差万别的形体，含着和气化育万物，生成不同的物类；它伸缩卷舒，进到无法测度的境域，开始虚空，终至盈满，转动在无法计量的区域。四季中，春季主生育，夏季主成长，秋季主收敛，冬季主匿藏；剥夺和给予都有节度，进出都有定时；开合张闭，不失它固有的次序；喜怒刚柔，不违离它本来的原理。六律，是指生和杀、赏和罚、予和夺，除了

这六种，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谨慎地守住权衡准绳这些法度，审慎地处理用法度的轻重尺寸，就足够管理好有限的国度。因此，遵循天道治天下的人，明白天地的性情，通达道德的条理；他的聪明辉映日月，精神融通万物；动静都和阴阳二气协调，喜怒都和四季和谐一致；他的德泽广施到四方以外的地域，名声流传到后世。效法阴阳的人，他的德行和天地相配，英明与日月同辉，精气同鬼神相合；他头顶着圆圆的天穹，脚踏着方正的大地，掌握圭表墨绳，内能修身，外得人心，发号施令，天下无不闻风而动。仿效四季的人，柔顺而不脆弱，刚坚而不折断；宽缓而不放纵，急迫不紊乱；优柔宽容，来养育各种物类。他的德行容纳愚昧不贤的人，没有私心和偏爱。运用六律的人，讨伐作乱者，禁止残暴行为，进用贤才，摒弃不贤的人，使歪邪变成正派，铲除险阻变为平坦，纠正弯曲变成笔直，懂得禁止、放松、开合的原则，顺应时势来驾驭人心。假如称帝者依循阴阳，就会受到诸侯王的欺侮；称王者效法四季，就会被强大的诸侯削弱；称霸者用六律来节制，就会受凌辱；未称王的君主失去了法度，就会遭废黜。所以说地位低的小国君主如果实行大的治国方略，就会显出空泛失体而不能使人亲附；地位高的帝王如果实行小的治国原则，就会显得狭隘而无法包容天下。贵贱都不失自己的体统，那么天下便大治了。

【原文】

9 天爱其精[①]，地爱其平，人爱其情[②]。天之精，日月、星辰、雷电、风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虑、聪明、喜怒也。故闭四关，止五遁[③]，则与道沦[④]。是故神明藏于无形[⑤]，精神反于至真[⑥]，则目明而不以视，耳聪而

不以听，心条达而不以思虑；委而弗为，和而弗矜，冥性命之精⑦，而智故不得杂焉。精泄于目则其视明⑧，在于耳则其听聪，留于口则其言当，集于心则其虑通。故闭四关则身无虑，百节莫苑⑨。莫死莫生，莫虚莫盈，是谓真人⑩。

【注释】

①精：精气。下文说精指日月星辰等等，这些都是天的精气化成的。参见三·1。

②"地爱"二句：平：俞樾认为应释为"土治"。《诗经·黍苗》："原隰（xí 席，低湿之地）既平。"毛享传："土治曰平。"等于说平和安定。下文说平指五行，即五行之气各得其宜而不乱。还是讲的"气"。　情：指人的思想感情。下文说情指"思虑、聪明、喜怒"。

③"故闭"二句：四关：原注作"耳、目、心、口。"　五遁：依下文应指精神因五种物质享受而泄失。

④沦：原注作"入也。"指相合。

⑤神明：这里指精神。

⑥精神：王念孙认为应作"精气"。神、气、形为生命三要素。若作"精神"，则和上句重复。

⑦冥：有"远"义。这儿用为动词，指远离，抛弃。或释为深藏。性命之情即上文说的"人之情"，也就是"思虑、聪明、喜怒"等。"冥性命之情"就是不动脑筋、不运用聪明、不喜怒无常，保持恬静虚无的心态，故下句说能如此则"智故不得杂焉。"

⑧泄：原注作"犹通也。"很准确。这儿不能理解成泄失，下文"在"、"留"、"集"和"泄"义相仿，可看作临时同义词。

⑨苑：原注作"病也。"指枯萎之病。今口语"蔫"（niān 拈，植物失去水分而萎缩；人精神不振）和"苑"义同。又今方俗语上述意思还说成"yān"或"yāng"，也就是"苑"字。此字上古属"影"母（零声母），"元"韵，今音正读"yān"，有的方言转为"yāng"。参见二·5·①。

⑩"莫死"三句：这儿把"真人"神仙化，实际是说道真人生而如死、实而如

虚、有而如无的那种精神极度淡漠，完全超脱尘世的状态。这一节和下一节本是一个整体，因下节文字太多，注释也多，故另作一节。

【译文】

上天爱惜它的精气，大地爱惜它的平静，人类爱惜他的感情。天的精气，是精气化出的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地的平静，是指水、火、金、木、土这五行之气和它们生成的物类安宁；人的感情，是指思虑、聪慧、喜怒。所以闭目塞听、缄口静心，防止精神、气血因沉溺于五种物欲而散失，就和道融合了。因此精神保存在静漠虚无状态中，精气返回到最真朴的境界，就可以做到眼睛明亮却什么也不去看，耳朵聪灵却什么也不去听，心眼儿透亮却什么也不去想；委弃外界事物什么也别干，保持平和不要骄矜，抛掉思虑、聪慧、喜怒这些人之常情，那么诈巧就不会混杂在心中了。精气通到眼睛里视觉就明，在耳朵里听觉就灵，在口中言语就适当，集中在心脏思虑就通畅。所以闭塞眼、耳、口、心四道关口，人就没有忧虑，周身经脉就不会萎缩生病。不死不活，不虚不实，这叫真人。

【原文】

10 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构驾，兴宫室；延楼栈道，鸡栖井干[①]；標枺欂栌[②]，以相支持；木巧之饰，盘纡刻俨[③]；嬴镂雕琢[④]，诡文回波[⑤]；淌游瀷減[⑥]，菱杼紾抱[⑦]；芒繁乱泽，巧伪纷挐[⑧]，以相摧错：此遁于木也。凿污池之深[⑨]，肆畛崖之远[⑩]；来溪谷之流，饰曲岸之际；积牒旋石[⑪]，以纯脩碕[⑫]；抑減怒濑[⑬]，以扬激波；曲拂邅回[⑭]，以像湡、浯[⑮]；益树莲菱，以食鳖鱼[⑯]；鸿鹄鷫鷞[⑰]，稻

梁饶余；龙舟鹢首[18]，浮吹以娱：此遁于水也。高筑城郭设树险阻；崇台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穷要妙之望[19]；魏阙之高，上际青云；大厦曾加[20]，拟于昆仑；修为墙垣，甬道相连[21]；残高增下[22]，积土为山；接径历远[23]，直道夷险；终日驰骛，而无蹟蹈之患[24]：此遁于土也。大钟鼎，美重器；华虫疏镂[25]，以相缪纱[26]；寝兕伏虎[27]，蟠龙连组[28]；焜昱错眩[29]，照耀辉煌；偃蹇寥纠[30]，曲成文章；雕琢之饰，锻锡文饶[31]；乍晦乍明，抑微灭瑕[32]；霜文沈居[33]，若簟籧篨[34]；缠锦经冗[35]，似数而疏[36]：此遁于金也。煎熬焚炙，调齐和之适[37]，以穷荆、吴甘酸之变[38]；焚林而猎，烧燎大木；鼓橐吹埵[39]，以销铜铁；靡流坚锻[40]，无猒足目[41]；山无峻干，林无柘梓[42]；燎木以为炭，燔草而为灰；野莽白素[43]，不得其时；上掩天光，下殄地财[44]：此遁于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

【注释】

①"延楼"二句：延楼：原注作"高楼"。　栈道：凌空架设的通道，通连各楼之间。　鸡栖井干：喻高楼的众多和交错复杂。　鸡栖：当指鸡舍。《后汉书·陈蕃传》附朱震事：朱震不畏权势，弹劾济阴太守单匡贪赃枉法，并牵连到单匡之兄中常侍车骑将军单超。汉桓帝收捕单匡并责问单超。老百姓编出歌谣歌颂朱震："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朱震字伯厚）。"说朱震视单超的车如鸡舍马如狗，敢于渺视权位。　井干：井的围栏，喻楼房甬道纵横交错状。又，"井干"为楼名，汉武帝所建，万木交架，形似井干，故名。杨树达认为这儿是以井干为喻又兼指井干楼。

②欂栌：柱头。　欂栌：斗拱。梁柱顶端加的探出成弓形的承重构件叫拱；一层层的拱之间垫的方木块叫斗。合称斗拱。

③盘：盘龙。　纡：曲屈。　俨：昂首的样子。指昂首的虎形。

④嬴镂：花纹刻镂。

⑤诡文(纹):奇异的文字。 回波:回旋的水流。

⑥淌游泧(yì 义)瀷(yù 玉):水流急湍。

⑦菱杼:菱类水草。杼通“芧(zhù 柱)”,菱类,即三棱草。 纱抱:错杂缠绕。

⑧芒繁两句:芒:光。 泽:光采。 巧伪:奇巧。

⑨污池:深池。

⑩肆:极。这里指修到远处。 畛崖:边界。这句说水池面积很大。

⑪积牒:堆积。

⑫纯:缘,指做边子。 碕(qí 奇):曲折的堤岸。

⑬抑:阻遏。 怒:使激荡。《水经注·江水》:“今滩上有石……致怒湍流。”

⑭拂:逆。 遭回:见六·8·⑲。

⑮像:模仿。 湡(yú 鱼)、浯(wú 吴):原注作“湡,番隅。浯,苍梧。之(这)二国多水……故法而象之也。”

⑯食(sì 似):养。

⑰鹔鹴:雁类鸟。

⑱鹢(yì 益):鸟名。似鹭鹚。

⑲“侈苑”二句:侈:扩大。 穷:尽。看得远。 要(yāo 腰)妙:美好的样子。

⑳曾:层。 加:架。

㉑甬道:原注作“飞阁复道也。”飞阁之间复杂的通道。

㉒残:削去。 增:填充。 下:低处。

㉓接:原注作“疾”通“捷”。 径:原注作“行也。”王念孙认为这句应在下句后。

㉔蹪蹈:王念孙认为应作“蹪陷”,仆倒落入坑凹中。

㉕华:花。

㉖缪紾:相纠结。

㉗兕(sì 似):雌犀牛。

㉘组:丝织的宽带。

㉙焜(kūn 昆)昱(yù 玉):光明,明亮,昱同“煜”。

㉚偃蹇(jiǎn 简):曲折婉转的样子。 寥纠:缠绕的样子。

㉛铙(naó 挠):铁纹。

㉜微:通"舋(xìn 信)",缝隙。舋,今简作"衅"。参用孙诒让说。

㉝沈居:没入器身。沈通"沉"。

㉞簟:竹席。　籧(qú 渠)篨(chú 除):苇或竹编的粗席。原注说喻剑身纹路之美。

㉟缠锦:杨树达怀疑应作"缠绵",指缠绕。　经冗:如经线般冗长。

㊱数(cù 促):密。

㊲齐和:份量。齐通"剂"。

㊳"以穷"句:依原注,荆、吴两地善调酸甜美味。

㊴橐:风箱。　埵(duǒ 朵):风箱和火炉相连的通风管子。可能用耐火泥做成。埵是坚土。

㊵靡流:使熔成液态。　坚锻:锤结实。

㊶猒(yān 烟)足:满足。猒今作"厌"。"目"或作"日"。

㊷柘梓:原注解释"柘"为"桑",则梓即梓木,桑梓常并用。但原注又释"梓"为"滋生",则是"栓"之误,即"櫱"字,复生的嫩枝。孙诒让据此怀疑"柘梓"是"硕櫱"之误,硕和"峻"相对,櫱和"干"相对,是说长的树和大的嫩枝。

㊸野莽:野草。　白素:疑指草灰遍地。或指被烧光。

㊹殄(tiǎn 舔):尽,耗尽。

【译文】

大凡祸难产生的根子,都在沉湎于物质享乐而丧失天性。沉湎于物质享乐有五个方面。大兴土木,建造宫室;高楼栈道,交错连接如鸡舍井栏;梁柱斗拱,互相支撑;精巧的装饰,有盘曲的神龙,昂首的卧虎;雕刻的花纹,或像奇异的文字,或似回旋的水流;在湍急的流水中,有菱草缠绕;花纹光彩繁杂耀眼,奇巧纷乱,互相交错:这是使天性丧失的有关木的享乐。池沼挖得深而又深,水面延得远而又远;引来溪谷的流水,曲曲折折的岸边巧加装饰;堆积的玉石,给曲岸镶边;阻遏住湍急的流水,激起波浪翻腾;水渠曲折回转,模拟水国河渠纵横交错的美景;池水渠道之中,再种上莲花菱角,用来饲养鱼鳖;那喂养天鹅大雁的稻谷足足有余;坐上刻有龙形、鹢

鸟的船儿，浮泛在水中寻欢取乐：这是使天性丧失的有关水的享乐。筑起高高的城廓，设置险要的障碍；建起高耸的台榭，修起宽大的苑囿，来尽情观赏美妙的景色；魏阙台观高耸云天，层叠的大厦可和昆仑山比高低；修起墙垣，用甬道相连；削去高丘，填平凹地，积土成山；弯曲处改成直路，险地变成平地，以便疾速奔向远方；整天策马奔驰，不必担心颠仆落入坑间：这是使天性丧失的有关土的享乐。铸造大型、精美的钟鼎重器，刻镂着花草百兽图，互相勾连缠绕；卧着的是犀牛、猛虎，蟠龙如同连接的丝带；明亮耀眼，灿烂辉煌；曲折纠缠，巧妙地组成华美的花纹；雕刻锻铸的装饰纹理，好像金属天然生成；隐隐约约，光洁得没有缝隙瑕斑；如霜的花纹沉进器身，就像竹簟苇席的纹路；缠绵而修长，疏密相宜：这是使天性丧失的有关金属的享受。煎煮烧烤，调配合口的味道，尝遍楚地、吴地的酸甜风味；焚烧森林打猎，毁掉多少参天大树；拉响鼓风机，溶化铜铁；铁水奔流，锤声叮当，没有休停的时日；山上没有了高大的树木，林间没有壮实的幼苗；烧木为炭，烧草成灰；原野山丘一片光秃秃，草木不能按季节长出；大火使日月无光，大地上的资财被毁尽：这是使天性丧失的有关火的享乐。以上五种使人精气耗散、丧失天性的物质享受，只要沾染了其中的一种，就足以丢掉天下。

【原文】

11 是故古者明堂之制[①]，下之润湿弗能及，上之雾露弗能入，四方之风弗能袭；土事不文，木工不斫，金器不镂；衣无隅差之削[②]，冠无觚赢之理[③]；堂大足以周旋理文[④]，静洁足以享上帝、礼鬼神：以示民知俭节。

【注释】

①明堂：原注作“王者布政之堂。上圆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谓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历，颁宣其令，谓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按昭穆次序供奉祖宗牌位，左昭右穆，左右隔一辈，同侧上下隔两辈），谓之‘太庙’；其上可以望氛祥（吉祥之气），书云物（记下云色），谓之‘灵台’。”此注说明堂之制（体制）甚详。关于天子坐明堂颁历法出政令，参见《时则》。

②隅差之削：原注作“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质（质朴），皆全幅为衣裳，无有邪角。邪角，削杀也。”所谓全幅为衣裳指不加裁剪。削指裁剪。《天文》讲度量制度时说到“匹者中人之度，一匹而为制”，和此注所说相关，两处注释可互相参证。参见一·8·③。

③觚（gū 姑）：酒器，比爵大。　蠃（luǒ 裸）：通“螺”。《尔雅·释鱼》：“蠃……大者如斗……可以为酒器。”　理：纹理，条纹。

④周旋理文：原注作“升降揖让修礼容，故曰周旋。理文，理政事文书也。”等于说行礼仪和处理政务。这段话出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

【译文】

因此，古代明堂的建筑体式规模，只求下能防潮湿，上能遮挡雾露雨雪，四面能挡风；土木工程不讲究华丽的修饰，墙壁上不绘花纹，木构件不加工砍削，金属器皿不加刻镂；衣裳不精工裁剪缝制，冠冕不修饰觚和螺形花纹；明堂的大小够行礼和处理政事文书，静穆适合祭享天帝鬼神就行了：以此来向人民作出俭朴的示范。

【原文】

12 夫声色五味，远国珍怪，瓌异奇物①，足以变心易志，摇荡精神，感动血气者②，不可胜计也。夫天地之生财也本不过五，圣人节五行，则治不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

则乐；乐斯动，动斯蹈[3]，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歌舞节则禽兽跳矣[4]。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则愤，愤斯怒，怒斯动，动则手足不静。人之性，有侵犯则怒，怒则血充，血充则气激，气激则发怒[5]，发怒则有所释憾矣[6]。故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所以饰喜也；衰绖苴杖[7]，哭踊有节，所以饰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钺，所以饰怒也。必有其质，乃为之文[8]。

【注释】

①瑰(guī 归)：同“瑰”，奇特。

②感动：感应而动。和今义不全同。

③斯：起承接作用，用法同“则”。上下文的斯同比。动、蹈、荡三字都写心理活动，程度逐渐升级。

④“歌舞”句：俞樾认为“歌”、“节”是衍文。 禽兽：像禽兽一样地。

⑤发怒：使怒气发泄出来，和今用法、意义不全同。

⑥释：解除。 憾：不满，恨。

⑦衰缞(cuīdié 催迭)：指孝服。衰是用麻布做成的孝服，披在胸前。衰字后用为“缞”。绖是带子，系在头上和腰间。 苴(cū 粗)杖：孝杖，粗糙的竹杖，居父丧时用。苴通“粗”。

⑧质：实，指真情。 文：外在形式。

【译文】

音乐、美色、五种味道，异域的珍怪奇特物品，这些足以改变思想意志、使精神血气动荡不宁的东西，不可胜数。天地生成的财物不过木、土、水、金、火五种，圣人节制这五种物质享受，所以治国办事不会失败。大凡人的性情，心情平和欲望得到满足就快乐；快乐了心便活动起来；感情由激越而奔腾；激越奔腾便要歌唱；歌唱不能充分渲泄感情便会手舞足蹈；手舞足蹈便像鸟兽一样狂蹦乱跳。

人的性情，心里有了忧愁便产生悲伤，悲伤积聚便变成哀痛，哀痛不止又化成愤闷，愤闷要发泄便转成恼怒，恼怒起来便有所动作，有动作手脚便不能安宁。人的性情，受到侵犯便会生怒气，怒气上升血随着朝上冲，血往上冲气就激越，气激越憋着的怒气便发泄出来，怒气一旦发泄就能消除心中的一些怨恨了。所以演奏钟鼓管箫，舞动干戚羽旄旗，是用来表现喜悦的；穿戴孝服，拄用孝杖，规定号哭踩脚的礼节，是用来表现悲哀的；兵器铠甲，羽旄军旗，金鼓斧钺，是用来表现愤怒的。一定得有某种真实的情感，才为表现这些情感规定相应的礼仪形式。

【原文】

13 古者圣人在上，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愿。夫人相乐，无所发贶[①]，故圣人为之作乐以和节之。末世之政，田渔重税，关市急征；泽梁毕禁[②]，网罟无所布，耒耜无所设；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殚于会赋[③]；居者无食，行者无粮；老者不养，死者不葬；赘妻鬻子[④]，以给上求，犹弗能澹；愚夫蠢妇皆有流连之心[⑤]，凄怆之志。乃使始为之撞大钟[⑥]，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失乐之本矣[⑦]。

【注释】

①发贶(kuàng 况)：贶有赐予义，赐本指上予下，也可泛指给予他人。联系上下文，发贶可以解释为发泄，将感情充分表现出来。所谓无所发贶，指没法把内心快乐的感情用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下句说圣人制定音乐来让

人们适当地表达快乐之情。下一层说乱世人民心中只有悲哀，音乐便无用了。这里是进一步阐述上一节“钟鼓管箫……所以饰喜”、“必有其质，乃为之文”的观点。

②泽梁：水中捕鱼处。梁指鱼梁，水中筑的堤坝，用来拦水捕鱼。

③会赋：计算人口数量征收赋税，相当于人头税。 会：计算。

④赘妻：原注作“从嫁也。”或作赁妻。指把妻子抵押给他人。原注说“或作赁妻”，也是典卖之意。 鬻(yù 育)：卖。

⑤流连：依恋不舍。这句和下句当是照应上文“赘妻鬻子”句，所以说即使是愚蠢的夫妇，也有不忍骨肉分离之心，难分难舍。

⑥使：刘文典认为是衍文。“乃始”连用是常语，不当插入“使”字。

⑦乐之本：音乐的根本作用是当人们心中快乐之时，用音乐来调节快乐之情，使之恰当地宣泄，不至过分。根本无快乐，便无所谓调节。这是“文为质设”的观点。

【译文】

古时候圣人在上位，政令教化平和，对人民广施仁爱；上下同心，君臣和睦；人民衣食有余，家家户户富足；父母慈爱，子女孝敬，兄长温良，弟弟恭顺；活着没有怨恨，死时也不遗憾；天下团结融洽，人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众人都心中充满快乐，但不知道怎样来表现快乐之情，因此圣人为他们制定音乐来调节，让人们用音乐适当宣泄快乐。衰世君主为政，农民渔民承受沉重的赋税，关卡集市上买卖人难逃横征暴敛；鱼场全被封闭，渔民鱼网没处撒，农人犁锄没处用；民力被徭役耗光，财物被赋税刮尽；在家时没有饭食，外出时没有干粮；老人得不到赡养，死后没人安葬；抵押妻室，卖掉儿女，来供给官府朝廷的需求，即使如此，还不能填满统治者的欲壑；即便是呆男傻妇，也都有留恋不舍的心情，为骨肉分离而凄凉悲痛。人民处在这样悲惨的境况下，再为他们撞击洪钟，敲打响鼓，吹奏竽笙，弹拨琴瑟，就失去了音乐的根本意义和作用了。

【原文】

14 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给，君施其德，臣尽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爱而无所憾恨其间。夫三年之丧，非强而致之，听乐不乐，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绝也。晚世风流俗败[①]，嗜欲多，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尽亡[②]，被衰戴绖[③]，戏笑其中，虽致之三年，失丧之本也。

【注释】

①流：流失。风和流是两个词。

②亡：无。

③被：披。

【译文】

古时候在上位的需求微薄而人民富足，君主布施恩德，臣子尽忠心，父母赐给慈爱，子女竭尽孝心，大家各自奉献自己的爱心，因而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遗憾怨恨。守孝三年整，不是勉强他这样做的，在守孝的漫长三年中，听到音乐快乐不起来，吃着美食不觉得甜美，因为思念敬慕先辈的真情还萦绕在心头啊。近世便大不一样了。真诚美好的风俗流失败坏，人们嗜欲多，礼义废弃，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塞胸中，对死者的悼念之情全都没有了，虽然披麻戴孝，却嬉笑游乐如常日，虽然也守了三年孝，却失去了丧礼的根本意义和作用。

【原文】

15 古者天子一畿[①]，诸侯一同[②]，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万民，争地侵壤，乱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诲之不变，乃举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党，封其墓[③]，类其社[④]，卜其子孙以代之[⑤]。晚世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举不义之兵，伐无罪之国，杀不辜之民，绝先圣之后，大国出攻，小国守城，驱人之牛马，傒人之子女[⑥]，毁人之宗庙，迁人之重宝[⑦]，血流千里，暴骸满野[⑧]，以澹贪主之欲，非兵之所为生也。

【注释】

①畿：方千里为畿，天子所有的国土。

②同：方百里为同，诸侯所有的土地。

③封其墓：原注作“有贤者受恶君之诛，则封殖其墓。若武王伐纣，封比干之墓是也。”堆土为坟叫做“封”。封、坟都有高大义。封的本义是给树木培土。古代“墓”指平埋棺木，墓等于说“埋没”。堆成土包叫“坟”，所以有“墓而不坟”的说法。

④类其社：原注作“祭社（社神）曰类。”类是一种祭名。

⑤“卜其”句：原注作“卜，择立其子孙之贤（贤者）也。天子不灭国，诸侯不灭姓，古之政也。”卜有选择义。　政：礼制。

⑥傒（xì 细）：原注作“系囚之系，读曰鸡。”指拘押。又通“嫨”，女奴，见《说文》。

⑦重宝：鼎类象征国家权力的东西。

⑧暴：暴露。

【译文】

古时候天子国土方千里，诸侯国土方百里，各守本分，不能互相侵犯。有不行王道的诸侯王，残酷虐待百姓，争夺地盘，侵略别的

国家，不守礼法，违犯禁令，召他来朝拜他不来，发布命令他不执行，禁止他，他不停止，教导他，他不悔改。于是天子发兵讨伐他，杀死作乱的国君，撤换他的奸党，修建被暴君残害的贤者的坟茔，祭祀社神，挑选他们的贤德子孙继承爵位。近世诸侯致力于扩大土地，侵夺别国国土，无休止地兼并；发动不义战争，攻打无罪的国家，杀戮无辜的人民，灭绝先圣的后代；大国发动进攻，小国被迫守城，赶走人家的牛马，拘禁别人的子女，毁掉别国的祖庙，搬走别国的国宝，血流千里，尸横遍野，以满足贪婪君主的欲望。这不是建立军队发动战争应有的目的。

【原文】

16 故兵者所以讨暴，非所以为暴也；乐者所以致和，非所以为淫也；丧者所以尽哀，非所以为伪也。故事亲有道矣①，而爱为务②；朝廷有容矣③，而敬为上；处丧有礼矣，而哀为主；用兵有术矣④，而义为本。本立而道行，本伤而道废。

【注释】

①事：侍奉。　亲：这里指父母。《孟子·尽心》上："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　道：原注作"孝道。"

②务：致力。

③容：礼仪，法度。容有仪表义。人的仪表、举止应遵循一定的法度，所以称礼节方面的法度为"容"。《吕氏春秋·士容》："此国士之容。"高诱注："容，犹法也。"这句指朝廷上君臣间的升降进退之类的礼节。

④术：原注作"术，数也。阴阳天生（刘文典怀疑当作'地'）虚实之数也。"指以阴阳为指导，以虚实为核心内容的战术，如攻守、动静、向背、刚柔、信诈

等等。

【译文】

所以说军队是用来讨伐暴乱的，不是拿来造成暴乱的；音乐是用来陶冶中和性情的，不是拿来助长淫乱行为的；丧礼是用来充分表达哀情的，不是借它装模作态的。所以侍奉父母是要讲孝道的，但要致力于真心敬爱；朝廷君臣见面是有礼仪法度的，但要以敬重君王为上；居丧是该有一定礼节的，但要以表达发自内心的哀悼之情为主；用兵是必须讲究战术的，但要以正义为根本。根本确立了，道才能通行；根本受伤害，道就废弃了。

卷九　主　术

【题解】

本卷全面论述了君主治国的方针、策略和方法，描绘出作者理想的圣明君主的形象。内容要点如下：

根本方针是无为而治。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无为不是“凝滞而不动”，而是要“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最大限度地发挥群臣百官的作用，充分运用众人的才智。因此必须“君臣异道”。君主的天职是紧握“权势”驾驭群臣，使国家机器以君主为轴心和谐运转。君王既是发动机又是润滑剂；群臣必须选用货真价实的良材，而且必须因材施用，各得其宜，不可“弃材”。

以无为之术统帅法治。立法的目的是制约全社会所有成员——上至天子、群臣，下到庶民百姓去邪守正，静化精神，从而达到天下太平无事，以利于无为之治。因此，有法必用，用法必公，法贵宽缓简约；反对枉法、苛刑。

以仁、义、礼、乐辅佐无为之术。要遍爱人类，民为国之本，而衣食是民之本。君主必须重视发展生产，富国足民，爱惜民财民力，使百姓安居乐业。治民之术以“神化”为上，以“至精”、“至诚”感化人民，归真返朴，天下自会大治。

关键是君主自身的素质。君主要以“道”、“德”为标准加强自身的修养，身教重于言教，事事作出表率。要清心寡欲，去奢尚俭，赋敛适度。心要细志要大，智要圆行要方，能要多事要简。这样才能如日月行天，群臣万民仰慕归依。

本卷论主术，体现了本书以道家为主体兼融儒、法、术数各家以为己用的特色。

【原文】

1 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①。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②；因循而任下③，责成而不劳④。是故心知规而师傅谕导⑤，口能言而行人称辞⑥，足能行而相者先导⑦，耳能听而执正进谏⑧。是故虑无失策，谋无过事⑨；言为文章⑩，行为仪表于天下⑪；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⑫；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⑬，所以蔽明也；黈纩塞耳⑭，所以掩聪；天子外屏，所以自障⑮。故所理者远，则所在者迩⑯；所治者大，则所守者少⑰。

【注释】

①“处无”二句：出自《老子》二章。 处：行，实行。 事：治。《战国策·秦策四》：“齐、魏得地葆（同“保”）利而详事下吏。”高诱和鲍彪都注事为“治”，治理。这儿用为名词，指治术，治国原则。 教：教化。

②一度：坚守大自然的法度。即第7节所说“权衡规矩，一定而不移”、“常一而不邪”。

③因循：这里应指随顺事物既有的状态，不人为干预。 任：任用，也有听

任的意思，即放手让其去干。

④责成：督促完成。

⑤规：原注作“谋也。”指谋略。　师傅：原注作“师者，所从取法则者也。傅，相也。”指太师、太傅，帝王的老师。　谕：晓谕。　导：开导。

⑥行人：官名。《周礼·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主管诸侯朝见天子和代表天子出使聘问诸侯。　称辞：陈说。

⑦相者：赞礼之官，有导引宾客的职务。

⑧执正：即执政。正通“政”。主管政务的官。　谏：原注说“或作‘谋’。”以作谋为好。这句指天子由执政转达百官的意见而不直接听取。以上四句写无为之治的具体作法。

⑨谋：王念孙认为应作“举”，举动，和虑相对说。　过：错误。

⑩文章：文采。

⑪于天下：俞樾认为是衍文。俞氏是根据前后都是四字句来判断的，可参用。

⑫喜怒：杨树达认为应作“怒喜”，喜和上文“理”、下文“已”押韵。按：理、喜、已上古音同属“之”韵。

⑬旒（liú 流）：皇冠前后下垂的玉串，前边的能遮目，表示目不妄视。

⑭黈（toù 豆）：土黄色。　纩（kuàng 旷）：丝绵。古代帝王冠冕两侧悬垂到耳部的黄色丝绵球叫黈纩，用它们塞耳，表示耳不妄听。

⑮外屏：帝王居住处门外的屏风。　自障：以屏风拦隔自己，表示远离奸佞小人。按：蔽明、掩聪几句见《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篇》。又《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谏九》：“冕前有旒，恶多所见也；纩纮珫耳，恶多所闻也。”参用杨树达说。

⑯所理者：治理的国土。　远：辽阔。　所在者：帝王居处活动的范围。迩：近。这两句说，帝王据有天下，应该深居简出，以近治远，即上文说的“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千里之外。本卷第 11 节对此意有详细阐发。

⑰“所治”二句：语意和前二句相近。也可理解成帝王主持国家大政方略，应该少插手具体事务，而抓住根本性的东西（道）。“少”有简要之意。也就是所谓以简驭繁，以少制多。

这一节阐明无为之治的作法、效果、原理，主张最高统治者充分发挥群臣

百官的作用，而自己少干预，这是积极的“无为”，发展了道家“无为无不为”的观点，和消极的无所作为有本质不同。

【译文】

君主治理天下的方略，应该是实行无为之治，不动口说教而使人民自然感化。君主自己清静不浮躁，坚守自然法则不动摇，随顺事物固有的状态不加干预，充分发挥大臣百官的作用，督促他们各尽其责而自己不用费力。根据以上原则，君主心里藏有韬略却让师傅来晓喻开导，能言善道却让行人去陈说，腿脚灵便却让相者去引导宾客，耳朵聪灵却由执政听取计谋再转达。这样，君主考虑问题便不会失策，行动办事便没有过错；说话顺理成章，行为可以作天下的表率；进退适合时宜，一举一动都合道理；不因为有美有丑而产生喜好和憎恶之情，也不为着赏罚而高兴发怒；事物叫什么名称就让它们叫什么名称，属什么类别就听它们属什么类别；什么事物都还是本来的样子，而不是由君主个人造成的。所以古代的帝王，冠冕前面装饰的一排玉串，这是用来遮挡视线的；冕的两边垂悬着黄色的丝绵球，这是用来堵塞耳孔的；天子宫门外立着屏风，这是用来隔绝小人的。因此君王治理着辽阔的国土，他的活动范围应该近些；君王主管着治国大计，他专注的问题操持的事情应该少而精要。

【原文】

2 夫目妄视则淫，耳妄听则惑，口妄言则乱。夫三关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规之①，乃是离之；若欲饰之②，乃是贼之③。天气为魂④，地气为魄⑤；反之玄房，各处其宅⑥。守而勿失，上通太一⑦。太一之精，通于天道⑧。天道玄默⑨，

无容无则⑩；大不可极，深不可测；尚与人化⑪，知不能得。

【注释】

①规：原注串讲这句时释成“规合”，指合拢，约束。　之：指事物。下面三个“之”同。

②饰：原注解释为“好”，喜好。因喜欢而刻意修饰，所以释饰为好，这是句中的具体语义。

③贼：害，败坏。以上四句是说凭个人嗜欲行事，必定造成和主观愿望相反的结果。

④魂：古人认为能够离开人的躯壳而存在的精神为魂，精神由天之阳气产生，所以说天气为魂。

⑤魄：古人认为附着于人的形骸的灵感为魄，形骸由地之阴气产生，所以说地气为魄。魄的这种意义还保留在“气魄”、“魄力”、“体魄”这些合成词中。气魄，《现在汉语词典》释为“做事的魄力”；“体魄”释为“体格和精力”。可见“魄”相当于血气一类的物质性的东西。魂、魄相当于人体三要素的“神”、“气”。

⑥“反之”二句：反：返。　玄房：《辞源》(修订本)收有“玄宅”一词，释为“墓穴”，书证是韩愈《昌黎集·郑君墓志铭》：“洞然浑朴绝瑕谪(世人的吹毛求疵)，甲子一终反玄宅。”又收有“玄室”一词，其第二义项是“墓室”，书证有二。一是《艺文类聚·四七》所录汉张衡《司徒吕公诔》：“去此宁宇，归于幽堂，玄室冥冥，修夜弥长。”二是《晋书·左贵嫔传·元后诔》：“奚定宅兆，克成玄室。”疑玄房就是玄宅、玄室、幽堂。观上下文意，反之玄房指人死去；各处其宅指魂(精神)归天穹，魄(血气)随形骸返地府，即所谓气、神各归其本原。有人说玄房“喻人体”，译这二句为“使它们返回到人体，(魂为精神，魄依形体)，便各自处于它们的处所”。喻人体之说不知何所依据，存考。

⑦太一：参见八·8·①。

⑧通于天道：王念孙认为应作“通合于天。”天、精上古押韵，《文子·自然篇》作“通合于天”。按：天上古属“真”韵(eng)，精属“耕”韵(en)，仅韵尾鼻音略异。今湖北孝感话还读天如 tin。不过这儿的“天”仍指天道。

⑨玄默：清静无为。

⑩容:形貌。 则:常规。这句指道变化无常,如能大能小,能刚能柔等等。

⑪尚:通"常"。《汉语大字典》释尚的此义正引本书这一句作书证,又引于省吾《诸子新证》:"尚应读作'常'('读作'即指音同通假),金文常字通作'尚'。"有人释成"主掌",尚虽有"掌"义,但在此句难通。这句和下句是转折关系,是说道虽常使人发生变化,但人的智力却不能了解它。 与:予,给。或释为参与。

【译文】

眼睛乱看就会淫邪,耳朵乱听就会糊涂,嘴巴胡说就会乱套。这三道关口,不能不谨慎地把住。凭着嗜欲办事,看起来像是管束住了,实际上正是使它离散开;主观上像是喜欢它,实际上正是害了它。天的阳气化成人的灵魂,地的阴气化作人的气魄;人死以后,躯体埋进坟墓,灵魂归天,气魄回地。保住魂魄不让散失,人的精神就能向上与元气相沟通。这元气的精华,是和天道融通汇合着的。天道是玄妙沉静的,它没有形貌,也没有常规,其大无限度,其深不能测定;它经常使人发生变化,但人凭智慧不能认识它。

【原文】

3 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①,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②,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③,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④,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⑤,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杀⑥,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⑦。其地南至交趾⑧,北至

幽都[9]，东至旸谷[10]，西至三危[11]，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末世之政则不然。上好取而无量，下贪狼而无让[12]；民贫苦而忿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13]；上下相怨，号令不行；报政有司[14]，不务反道，矫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为治，无以异于执弹而来鸟，捭棁而狎犬也[15]，乱乃愈甚。夫水浊则鱼噞[16]，政苛则民乱。故夫养虎豹犀象者，为之圈槛[17]，供其嗜欲，适其饥饱，违其怒恚[18]，然而不能终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则下多诈[19]，上多事则下多态[20]，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不直之于本[21]，而事之于末，譬犹扬堁而弭尘[22]，抱薪以救火也。故圣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块然保真[23]，抱德推诚；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24]，至精为神[25]。

【注释】

①神农：传说中的古代部落首领。他尝百草教民栽种，号神农氏。

②四域：四方境界。泛指外界事物。

③尝谷：原注作"谷，新谷也。荐之明堂，尝之也。"尝谷即尝食新收获的五谷，又叫尝新。古代尝新要祭祀祖先，然后尝食。参见卷五《时则》。

④迁延：原注作"犹倘佯也。"自由自在的样子。 入之：指进明堂。

⑤端悫（què 确）：正直诚实。

⑥杀：王念孙认为应作"试"。《荀子》中《议兵》、《宥坐》二篇、《史记·礼书》都有"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的话；《太平御览·皇王部三》引本书此文正作"不试"；《文子·精诚篇》也作"不试"。王说是。这儿试、用同义换用。《诗

文》:"试,用也。"

⑦神:神验,神妙。

⑧交趾:泛指今两广以南和越南北部一带。

⑨幽都:见四·8·⑥。

⑩旸谷:见三·21·①。

⑪三危:见四·17·⑳。按:神农氏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不可能有这么辽阔统一的疆域,这只是一种假想的一统天下。

⑫贪狼:刘文典《集解》本作"贪狼"。乖戾不驯或凶狠险恶。庄逵吉本作"贪很"。义同。　狼:戾。

⑬彰:明。等于说公然,明目张胆地。

⑭报政:刘文典本作"报政",庄逵吉本作"执政"。报政有"陈报政绩"的意思,也可和"执政"相通。《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译"报政"为"报告政事"。台湾六十教授合译《白话史记》译作"报告治政成果"。

⑮捭"陈观楼认为是"挥"字之误,本书《说山》有"执弹而招鸟,挥棁而呼狗。"《说文》:"挥,奋也。"指用力挥动。陶方琦说《意林》、《太平御览》九百五等书引许慎注:"挥,挟。棁,杖也。"《说文》:"棁,木杖也。"又"挟,捭持也。"刘文典说《太平御览》九百五引此文"捭"作"袖"(指袖中藏着)。　棁(zhuō 捉):木杖,短棍。　狎(xiá 侠):亲近而态度不庄重,有玩弄、戏弄义。

⑯噞(yǎn 演):原注作"鱼短(缺少)气,出口于水,喘息之谕也。"指鱼在水中因氧气不足而露口到水面的样子,多发生在夏天天气闷热、气压低、暴雨将临之时。笔者儿时在农村常见此状。噞和"喁"音近义通。《说文·口部》:"喁,鱼口上见(现)。"

⑰圈(juàn 倦)槛(jiàn 鉴):关养兽类的栅栏。

⑱恚(huì 惠):怒。"违其怒恚"指不让发怒撒野性,使驯服。

⑲故:巧。本书用例很多,常"智故"、"曲故"、"巧故"连用。

⑳态:事态,指生事。

㉑直:通"植",立。

㉒堁(kè 客):尘埃。　弭:止,消除。

㉓块然:安然,无动于衷的样子。

㉔神化：从精神上感化，无形的感化。

㉕至精：最精粹的道术。　神：神妙。

【译文】

从前神农氏治理天下，精神沉静而不躁动，智慧不用在思想言行上面，只是怀着一片仁爱真诚的心意。因而甘雨按季节降落，五谷茂盛生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月按季考察民情，年终向祖宗神灵报告丰收的喜讯，按季节尝吃新谷，在明堂告祭祖神。明堂的体制样式，有天穹一样的圆形顶盖，风雨不能侵袭，寒暑不能伤害。每当告祭祖宗神灵时，神农氏带领百官从容不迫心胸坦荡地走进明堂，因为他怀着公心养育着人民。他的人民质朴、稳重、正直、诚实，不互相争夺，因为财物充足，不劳累身子事情就能成功。他依靠着大自然的资助，精神和天地融成一体。因此，他虽然身处高位手握大权却从不恃权逞威，制定有刑律政令却不必动用，法令简明不烦杂，所以对人民的教化功效神奇。他的疆土南到交趾，北到幽都，东到旸谷，西到三危，没有哪一处不听从。在这时，法律宽大，刑罚轻缓，监牢空虚，天下习俗统一，谁也不怀奸心。近世的政事就不是上面那样。君王喜欢索取而没有休止，官吏贪婪凶狠不懂谦让；人民贫穷困苦被迫互相争夺财物，花费辛劳却得不到成果；智巧诈伪萌发兴起，盗贼明火执杖地行动；上下互相怨恨，政令不能执行；政务大臣和各部门的主管官员，不致力于归依道统，违背治国的根本，只注意细尾末节；德政被砍削殆尽，刑罚不断增加：想这样治理好天下，无异于手拉弹弓却想招来鸟雀，挥舞着棍棒却想逗狗玩耍，那只会乱上添乱。水混浊鱼儿就要把口露出水面喘息，政令烦杂人民就会动乱不安。所以驯养虎、豹、犀牛、大象，给它们修造栅栏，供给它们爱吃的食物，适时投放，不让挨饿，也不让过饱，使它们驯驯服服，像这样精心地饲养，可是不能使它们享尽自然寿命，这是由于它们的身体受到强行约制。因此在上位的人诡计多端，下

面的人便如法炮制，善于欺诈；在上位的人没事找事，在下位的人便跟着无事生非；在上位的人烦扰不定，在下面的人便不得安宁；在上位的人贪得无厌，在下位的人便互相争夺。不立足于根本而追求末节，好比扬起尘埃来制止尘土飞扬，抱着薪柴救火。因此，圣人事情简省而容易治理，要求少而容易知足；不用施恩自然显出仁爱，不用信誓旦旦就显得诚实，不用索取就能够获得，不用做什么就能收到成效；他安然不动地保守着纯真的天性，拥抱着德以诚待人；天下人归向他，如同回音应和，又像物影随形：这是由于他修养在根本。刑罚不足以移风易俗，杀戮不足以禁绝奸邪；唯有从精神上感化才是可贵的，那最精纯的无为之道就是神丹妙药。

【原文】

4 夫疾呼不过闻百步，志之所在，逾于千里[①]。冬日之阳，夏日之阴[②]，万物归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来，不麾而自往[③]；窈窈冥冥，不知为之者谁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诵[④]，辩者弗能形[⑤]。昔孙叔敖恬卧而郢人无所害其锋[⑥]，市南宜辽弄丸而两家之难无所关其辞[⑦]。鞅軩铁铠[⑧]，瞋目扼腕[⑨]，其于以御兵、刃，县矣[⑩]！契券束帛，刑罚斧钺，其于以解难，薄矣！待目而照见，待言而使令，其于为治，难矣！蘧伯玉为相[⑪]，子贡往视之，曰："何以治国？"曰："以弗治治之。"简子欲伐卫[⑫]，使史黯往觌焉[⑬]。还报曰："蘧伯玉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险阻，何足以致之[⑭]？"故皋陶喑而为大理[⑮]，天下无虐刑，有贵于言者也；师旷瞽而为太宰[⑯]，晋无乱政，有贵于见者也。故不言之

令，不视之见，此伏羲、神农之所以为师也。

【注释】

①“夫疾”三句：疾：猛，大。　闻：使听到。　志：思想，精神。这几句说“言”的作用不如“神化”。

②阴：荫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③“故至”三句：像：参见七·1·①。　麾：挥，手向外挥动示意离开，和“招”反义。

④诵：称说。指说明白。

⑤形：形容，描绘，说出形态。

⑥“昔孙”句：原注作“孙叔敖，楚大夫也(孙叔敖是楚令尹)。盖乘马三年，不知其牝牡(雌雄)，言其贤也(应该说言其精神专注，不费心于琐事)。但(只)恬(安然)卧养德，折冲(制敌取胜)千里之外，敌国不敢犯害，故郢(楚都，在今湖北江陵县内)人不举兵出伐，无所害其锋于四方也。”　害：王念孙认为是“用”之误，旁证很多。俞樾又认为是“容”之误，容、害形近，容有“用”义，引《老子》“兵无所容其刃”为证。认为无害是说不用兵器，不打仗。按：害字不误，害其锋指损害兵器的锋刃，不损伤兵器的锋刃更具体形象地说明了不必用兵作战的意思。“不用其锋”反而意思含糊抽象。《孙子·谋攻》：“必以全(全胜之策)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全获)，此谋攻之法也。”曹孟德注“兵不顿”为“不顿兵血刃”，顿通“钝”，即伤损之意。”(兵)不害其锋”和“兵不顿”意思正同。害自有“损伤”、“折伤”之义。《说文》：“害，伤也。”《诗经·大雅·荡》：“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拔。”郑玄笺：“枝叶未有折伤。”可见害的本义正是使造成创伤。又，锋又可解释为“锐势”、“锐气”，则“郢人无所害其锋”可以理解成楚国军队没有损伤其锐气，也合原文意思。

⑦“市南”句：原注作“宜辽，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为费无忌所逐(此事详见《人间》第13节)，奔郑，郑人杀之。其子(太子建之子)胜在吴，令尹子西召之(楚令尹子西召胜归楚)，以为白公。请伐郑以报仇，子西许之，而未出师。晋人伐郑，子西救之。胜怒曰：‘郑人在此，仇不远矣。’欲杀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辽，得之可以当(抵得上)五百人。’乃往视之，告其故，不从。举之以剑而不动，而弄丸(玩健身球一类的东西)不辍(止)，心志

不惧，曰：‘不能从子为乱，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杀子西。故两家虽有难，不怨宜辽。故曰无所关其辞也。”此例主要说宜辽宁死不参与两家纷争，故能免祸，以证明“不多事”的必要。 关：关涉，相干。 其辞：指熊宜辽对白公胜说的保持中立的话。

⑧鞅(yāng 央)：套在牛马颈上的皮带。见《说文》。 鞈(gé 革)：古代革制的胸甲。鞅鞈可泛指皮制护甲。孙诒让认为应作“鞼鞈”。刘家立集证本作“鞼鞈”，庄逵吉本、刘文典本作“鞅鞈”。《汉语大字典》“鞈”字条下引本书此句依刘家立本作“鞼鞈”。鞼(guì 贵)指有文采的皮革(见《说文》)，则“鞅鞼”指质量好精制的胸甲，和“铁铠”相对，孙诒让说为佳。

⑨扼腕：一手握另一手之腕，是古人表示悲愤或激怒的手势语。

⑩县：悬殊，差距大，距离远。《汉书·高帝纪》：“秦，形胜之国也，带河(以黄河为池，指天然屏护)阻山(华山)，县隔千里。”这种意义后来用“悬”。原注说：“县，远也。比于德，不及之远(和以德服人，相差得远)。”

⑪蘧伯玉：原注作“卫大夫蘧瑗也。”

⑫简子：原注作“晋卿赵鞅也。”

⑬史黯：原注作“史墨也。”晋国太史，姓蔡名墨，史是其职。黯、墨义通。《庄子·徐无鬼》作“史默”。 觌(dí 笛)：见。

⑭致：达到

⑮皋陶(yáo 遥)：传说中舜的掌刑官。 瘖(yīn 音)：哑。 大理：司法官。

⑯师旷：见六·1·①。 太宰：周朝管王室内外事务之官。

【译文】

大声呼喊声音只能传到百步远，思想精神能够到达的地方，可以超越千里之外。万物冬天喜欢晒太阳，夏天喜欢躲荫凉，没有谁驱使它们这样。所以那最精纯混一的道术，不用招手它自动来到，不用挥臂它自动离开；它幽深渺茫，神不知鬼不觉地使事情自然成功；聪慧的人说不清它的特点，能说会道的人描绘不出它的形状。从前孙叔敖安然静卧着，楚国不动刀枪而称雄天下。楚都城南的宜辽熊面对白公胜的宝剑威逼，泰然自若地转弄着手中的金属球，说出保持中立的话，后来白公胜和令尹子西两家的战难没有使宜辽

熊受牵连。披挂着精制的皮制护胸甲和铁制铠甲，怒目圆睁，感情激愤，立马战阵，这样来抵御敌兵的刀枪剑戟，功效比以德服人差远了！钱财笼络，酷刑镇慑，这样来解除祸难，作用比以德感化小多了！靠眼睛看清事物，靠言辞发号施令，这样来治理天下，比以德治天下难多了！蘧伯玉担任卫国的丞相，子贡前去拜望他，说："你用什么办法治理卫国？"蘧伯玉回答说："靠不治来治理。"赵简子准备攻打卫国，先派太史蔡墨前去探听虚实。蔡墨回来报告说："蘧伯玉担任着卫国的丞相，不能对卫用兵，卫国形势险要，防守坚固，有什么力量把它的国土弄到手呢？"所以皋陶凭着哑疾而做了舜帝的司法官，天下没有残暴的刑罚，哑巴有比会说话珍贵的地方啊；师旷双目失明而做了晋室的太宰，晋国政局没有动乱，盲人有比明目人珍贵的地方呀。所以说，不动嘴就能实行政令，不睁眼就能明察秋毫，这就是古帝伏羲、神农成为后世师表的奥秘。

【原文】

5 故民之化也[①]，不从其所言，而从所行。故齐庄公好勇，不使斗争，而国家多难，其渐至于崔杼之乱[②]。顷襄好色，不使风议，而民多昏乱，其积至昭奇之难[③]。故至精之所动，若春气之生，秋气之杀也，虽驰传骛置，不若此其亟[④]。故君人者，其犹射者乎[⑤]？于此豪末，于彼寻常矣[⑥]。故慎所以感之也。夫荣启期一弹，而孔子三日乐，感于和[⑦]。邹忌一徽[⑧]，而成王终夕悲，感于忧。动诸琴瑟，形诸音声，而能使人为之哀乐，县法设赏，而不能移风易俗者，其诚心弗施也。宁戚商歌车下，桓公喟然而寤[⑨]，至精入人深

矣！故曰：乐听其音则知其俗[10]，见其俗则知其化。孔子学鼓琴于师襄，而谕文王之志，见微以知明矣[11]。延陵季子听鲁乐而知殷、夏之风[12]，论近以识远也。作之上古，施及千岁而文不灭[13]，况于并世化民乎？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抱质效诚，感动天地，神谕方外；令行禁止，岂足为哉[14]！古圣王至精形于内，而好憎忘于外；出言以副情[15]，发号以明旨；陈之以礼乐，风之以歌谣；业贯万世而不壅[16]，横扃四方而不穷[17]；禽兽昆虫与之陶化，又况于执法施令乎？

【注释】

①“故民”句：王念孙认为应作“民之化上”，下句的“其”字，正指“上”而言。王说可从。也可以看作语意的省简，“化”即包含“化于上”之意。古人语尚省简。又“故”字用在句首，有时很明显地是表示因果关系，有时不一定表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只起承转作用，这是本书常例。从这句往下，六句话（语法上的“句子”），用了五个“故”字！这类故字，本可不对译，但为存原文风貌，笔者一律照译不变，其他地方均仿此，不再交代了。

②齐庄公：齐庄公名光，灵公子。崔杼乘灵公病危之时帮助光夺回太子位，继而立为齐君，即为庄公。庄公好养勇武之士，又恃勇连连发动对盟主晋国及其他诸侯国的战争，政见和崔杼发生分歧，又和崔杼之妻私通，终于在一次撞入崔家勾引崔杼妻时遭伏兵袭击而惨死。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及十九年、二十一年（“好勇”事）、二十三（袭莒事）。又参见七·13·①。

③顷襄：即楚襄王，名横，战国末期楚国国君，曾为质于齐，其父楚怀王囚于秦，横被从齐国迎归继位。　昭奇：楚国大夫。《战国策·楚策四》记有庄辛批评襄王“专淫（宠幸男色）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的话，襄王骂庄辛老糊涂了。不久秦兵大举进攻楚国，侵占大片楚地，襄王逃到城阳避难。　风议：高谈阔论，满城风雨的议论。　其：这种情况。

④“故至”五句：至精：这里指人的最精诚的精神。　动：指活动。　生、杀：

指生长、杀灭的作用威力。　驰：车马快跑。这儿是使快跑的意思。　传(zhuàn 赚)：传车。　骛(wù 务)：乱跑。　置：放开。骛置指放开跑。　此：指"至精之所动"。　亟(jí 疾)：疾，急速。这几句是说精神的感化作用如同大自然的阴阳之气生杀万物的作用一样迅猛而不可抗拒。故下文说要"慎所以感之"。

⑤其：表示反问语气。

⑥"于此"二句：意思是瞄准时极微小的差错会导致很大的差误。比喻忽视精神作用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豪：通"毫"。　寻常：八尺为寻，倍寻为常。与毫末相比寻常长多了。

⑦荣启期：春秋时隐士。孔子游泰山，见荣启期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先生何乐也？"答："吾乐最多：天生万物，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吾得为男，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指早夭)者，吾行年九十矣，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

⑧徽：通"挥"。指挥手弹奏。　邹忌：战国时人，以鼓琴游说齐威王，被任为相国。事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⑨宁戚：春秋卫国人，穷困潦倒，听说齐桓公称霸，赶着牛车去见桓公。一天，一边喂牛，一边敲着牛角唱起商调歌曲，感动了桓公，任为大田官。

⑩"乐听"句：乐：中国古代诗、乐(音乐)，舞三者结合在一起称为"乐"，它比音乐的含义要广。因此"乐听其音"要理解为听他们"乐"中的"音乐"，即"唱"的曲调。

⑪"孔子"三句：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向鲁国的击磬官师襄子(也善琴)学弹琴。师襄指定了一只曲子但没说名称。孔子反复学练，开头十天学会了曲调，不久又掌握了技法，最后领会了曲子的主题，而且听出这只曲子描写的是周文王胸怀天下的远大志向和高大的形象。师襄这才十分敬佩地交底说：此曲正是他的老师传授给他的歌颂周文王的的《文王操》。可见原注解释的"谕，教。教之鼓《文王操》也"，前一半是不对的。谕通"喻"，明白，主语是学生孔子，而不是老师师襄。

⑫延陵季子：见七·13·⑤。他曾出使鲁国欣赏周代古乐。事详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⑬施(yì 义)：及，延及。

⑭"令行"二句：这两句意思是说靠君王严厉的法令不可能达到以至诚感动天地的效果。

⑮副：符合。

⑯业贯：王念孙认为应作“叶贯”，指“积累”。《方言》：“叶，聚也。楚通语也。” 贯：累。《俶真》：“横廓六合，揲贯万物。”揲贯同叶贯。王说可从。这一句和下一句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极言精神感化作用影响的深远，“不壅”、“不穷”都是讲其作用大得无限度。“业贯”和“横扃”两个词都是同义并列复合词。“叶”释为“积”，疑叶通“叠”，叶、叠上古音同。两字上古都是“叶”韵。叶的声母中古属“以”母，即“喻四”，叠的声母是“定”母（音近 d，浊音）。古音学已承认上古音“喻四归定”，即中古声母为“喻四”的字，上古有些读作“定”母。从形声字看，堞、喋、蝶、谍、牒，今读 die，声符都是“枼”，而叶的繁体字声符也是“枼”，可见叶和堞等读音关系很密切。叠又和谍等上古同音，那么叶和叠上古也应该音同。叠有重叠、累积的意思。这样释“叶”为“积聚”才有依据。又，今楚地方言还将把东西合拢或压紧些叫“ye”，可能就是《方言》所说的那个“叶”。原注释“贯”为“通”，“业”字无注。有人据此译“业”为“功业”，可比较。

⑰横扃：桓亘。

【译文】

所以人民受君王的教化，不是听他的言传，而是服他的身教。所以，齐庄公喜好宠信武士和穷兵黩武，虽然他没有要本国人民互相争斗，但国家却多灾多难，这种状况渐渐发展到崔杼作乱，杀死庄公。楚襄王好色，虽然他没有让人去鼓吹色情，但人民淫乱成风，这种状况积累起来发展到丧失国土逃出京城的灾难。所以最精诚的精神的感化活动，如同春天的阳气生长万物、秋天的阴气杀灭万物，即使是驾上传车狂奔急驰，也比不上它的疾速。所以作君主的，不是像射手一样吗？描准时极细微的偏差，就会造成极大的差误。所以要慎重地对待精神的感化作用呀。荣启期弹了一支表达旷达之情的乐曲，孔子听了就快活了三天，因为他受到了曲调平和之情的感染。邹忌弹了一支哀伤的曲子，齐威王便悲伤了一整夜，因为他受了曲调悲哀之情的传染。感情通过乐音表现出来，就能使人听了或者悲哀或者快乐，而公布法令、设立奖赏，却不能移风易俗，这

是因为实行赏罚的人不是凭着赤诚之心啊。宁戚在牛车下边唱起商调悲歌，齐桓公听到后感叹不已，明白了宁戚的苦衷，终于用他为官，最精纯的感情深深地感动了桓公的心呀！所以说，表演歌舞，听懂其中的音乐，就能了解到表演者的风俗，看到了他们的风俗，就明白怎样去感化了。孔子向师襄学习弹琴，从乐曲中听明白了周文王的志向，他透过隐微的音乐语言，眼前浮现出鲜明的形象，悟出了明确的主题。延陵季子欣赏鲁国的传统音乐，了解到殷代、夏代的风习，这是由近而知远。这些创作于上古的乐章，流传千年而文采不磨灭，还能给听者以启迪，何况它们在当时感化人民的作用呢？商汤的时候，连续七年大旱，汤王亲自在桑林向苍天祈祷，责备自己施政的过错，因而很快乌云密布四海，大雨降落千里大地。怀抱着质朴之情，奉献出赤诚的心，就能感天动地，神奇地感化四方八面；靠发布政令来强使人民干什么不干什么，哪能起到如此神妙的作用呀！古代圣王最精纯的精神在心中形成，好憎之情就抛到九霄云外了；他的言谈饱和着真情，发布号令来表明自己仁慈的旨意；把礼乐摆在人民面前，借歌谣来委婉讽谕；他的这种精神教化的影响之伟大，整个宇宙也不够容纳；就连禽兽昆虫都要受到陶冶感化，更何况这样的君王发号施令——谁不打心眼里服从？

【原文】

6 故太上神化[①]，其次不得为非[②]，其次赏贤而罚暴。衡之于左右[③]，无私轻重[④]，故可以为平；绳之于内外[⑤]，无私曲直[⑥]，故可以为正；人主之用法，无私好憎，故可以为命[⑦]。夫权轻重，不差蚊首[⑧]；扶拨枉桡[⑨]，不失针锋[⑩]；直施矫邪[⑪]，不私辟险[⑫]；奸不能枉，谗不能乱；德无所立，怨无

所藏⑬：是任术而释人心者也⑭，故为治者不与焉⑮。

【注释】

①太上：次第语。相当于"首要的"。神化是治民之本，上策。

②得：能够。这句说用礼义等约束人民，使他们不做错事，是消极的限制，中策。下一句说动用刑罚惩治犯罪者，下策。

③衡：和下面的"绳"均比喻法度，用两喻体引出下文人主用法的正意。参见五·15。　左右：指所称之物，比喻君王身边地位高低不同的人。

④无私：不凭私心。轻则轻，重则重，如实反映出来。

⑤内外：所量之物的不同部位，有里外不同，比喻和君王有不同关系的人。一般皇族为内，宫中为内；非皇族为外，府(行政部门)中为外；文臣为内，武将为外。诸葛亮《前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昏君常因宠信妻党、太监、佞臣而误国，即所谓"私内"。

⑥无私曲直：不凭私心定是非；是则是，非则非，不以曲为直，以直为曲。

⑦为命：施行政令。　命：令。

⑧"夫权"二句：权：本为秤锤，引申为衡量，称量。这儿不能取"秤锤"义。　蚊首：喻极轻微的份量。

⑨扶拨：治理。两字同义连用。扶，《本经》"扶拨以为正"，原注"扶"为"治"。《说文》："拨，治也。"拨乱反(返)正，即用此义。《本经》"扶拨"之拨笔者采用原注和杨树达说释为"不正"、"奸佞"，依该处上下文对应关系灵活处置。该处"扶拨以为正，壤(攘，除)险以为平，矫枉以为直"对言，"拨"、"险"、"枉"对文。此处"扶拨"对"权"，故取拨的本义，而不取通假义。这是依据语境定义原则。　枉桡：弯曲，当指枉法致冤屈之事。

⑩针锋：针尖。比喻细微。

⑪直：使直。　施(yì 义)：邪，歪邪。

⑫辟："避"的古字，回避。这句说不凭私心而回避艰险，即不回避棘手之事。

⑬"德无"二句：是说君主执法过严过苛细只会招来怨恨，而得不到报谢。即下句说的"释人心"。

⑭任：用，凭靠。　术：这儿特指法律，法令。《广雅·释诂一》："术，法也。"《礼记·文王世子》："公族之罪，虽亲不以犯有司（不恃亲族地位干涉有司执法），正术也（维护法律的公正）。"郑玄注："术，法也。"《商君书·算地》："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术即立法。弄明术的含义对理解本节内容很重要。　释：抛掉，失去。

⑮"故为"句：王念孙依据原注"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与"和《老子》言"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以及《文子·下德篇》作"知（智）不与焉"武断地认为本句"不与"上应有"智"字，否则"文不成义"。王说不对。综观这节文字及旨意和《本经》第8节所说的"君者用六律"的内容完全一样，是讲法治只适用于小国的"君者"，而不适用于"帝者"或"王者"。帝者行无为之治，王者行仁义之治。所以说"为治者不与焉"。这里"为治者"主要指天子。这一节讲术未讲智，下文才讲智。原注"治在道"说对了，"不在智"则不适于本节，当说"不在术"。《老子》文自说智，但不适于此处。详参八·8。　与：用。《诗经·唐风·采苓》："人之为言，苟亦无与。"毛亨传："无与，勿用也。"《管子·海王》："我未与其本事也。"尹知章注："与，用也。"　焉：之，指术

【译文】

所以治理天下，最根本的是从精神上感化，次一等的是用仁义礼制限制人民不能做错事，而奖赏贤才惩罚已经出现了的暴虐行为是下策。秤对于所称量之物，不会凭私心而改变它们的轻重，所以秤是公平的；墨线对所量之物的里里外外，不会凭私心而改变它们的曲直，所以墨绳是正直的；君主用法也是一样，不出于私心偏好而改变执法量刑的尺度，所以他能实施政令，这是法治所能起到的作用。但是，君主在实行法治时，权衡轻重，不差锱铢；整顿枉屈，不失针尖；纠正歪邪，不以私心避风险；奸佞小人不能使他枉法，进谗言者不能使他乱法；执法如此严明苛细，其后果必然是恩德树立不起来，怨恨反而滋生：这是只凭借法术而丢去人心的做法，所以治理天下的天子是不应该采用它的。

【原文】

7 夫舟浮于水，车转于陆，此势之自然也。木击折轊[①]，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载焉[②]。是故道有智则惑，德有心则险，心有目则眩[③]。兵莫憯于志而莫邪为下[④]，寇莫大于阴阳而桴鼓为小[⑤]。今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⑥]，不为胡、越改容[⑦]，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⑧]，一日刑之[⑨]，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⑩]。故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人有困穷，而理无不通。由此观之，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任人之才，难以至治。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⑪]；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騵马而服騊駼[⑫]；孔、墨博通，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险阻也[⑬]。由此观之，则人知之于物也，浅矣；而欲以遍照海内[⑭]，存万方，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⑮]。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觡伸钩[⑯]，索铁歙金[⑰]，椎移大牺[⑱]，水杀鼋鼍，陆捕熊罴，然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⑲]，擒之焦门[⑳]。由此观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㉑]。

【注释】

①轊(wèi 卫)：字本作“害”。套在车轴末端的青铜或铁制的圆筒状构件，上有孔，用来插辖。《史记·田单列传》：“以轊折车败，为燕所虏。”轊这儿指代车的轴端。轴端撞折，车轮脱落，则车散坏。

②“水戾”三句：水戾：指水流湍急回旋。船在这种水域容易触礁石或岩岸而损毁。 巧拙：等于今语技能太差、手艺不行。原注作“言木石无巧诈，故不怨也。”以上车舟之例是说有了智能反招怪罪，不如像木石无智能为好。

③“是故”三句：道、德：应指本来循道抱德的人。 有智、有心：指如果抛

弃道、德而用智能。　心有目：这是形象的说法，等于说心眼儿太多，指过分机灵。

④兵：兵器。　憯(cǎn 惨)：原注作“犹利也。”指锋利。　志：指人的精神作用。　莫邪：宝剑名。又作“镆铘”。　下：低下，下等，等于说无用。

⑤寇：原注作“寇亦兵也。”也指兵器。这里泛指使用武力。下面说的“桴鼓”即指击鼓进军，使用武力。　大：指作用、威力的大小。　阴阳：原注说指“阴阳虚实之道”，即战争中的谋略、战术等。这些和兵器桴鼓所代表的战争行动比较，是无形的，看不见的，但决定着战争的胜败。原注解说上一句和这一句说：“以智(疑是“志”之误，原文这里是否定“智”的)意精诚伐人为利。《老子》曰：‘重积德则无不克。’故以莫邪为下。”这两句是从另一角度肯定精神感化和无为之治的巨大威力和作用。参见十·9·⑩。

⑥“今夫”三句：权衡规矩：这里指大自然的法则，这种法则受道支配。参见五·15。　秦楚：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这儿借指强敌威胁。

⑦胡越：借指祸患。胡、越古代是处在北方和南方边远地区的异族，常和中原地区发生战争，造成祸难，所以用胡、越借指祸患。《史记·司马相如传·谏猎疏》：“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危险)哉！”

⑧“常一”二句：常一：恒一。　邪：歪斜不正。　方行：正行。　流：旁流，也是偏斜的意思。

⑨刑：通“型”，定型。或通“形”，形成。

⑩“而以”句：是说权衡规矩这些量器本身并不做什么，人们使用它们时才发挥它们的作用，所以说“以无为为之”。这是自然之势。以上用“权衡规矩”来比喻天道是永恒不变的，即下文所说“世无废道”、“理无不通”，在于人怎样对待它罢了。

⑪干舟：干是“榦”的简化字。王念孙认为“榦”是“軨”(即“舲”)之误。舲即小船。原注说：舲舟“危险，越人习水，自能乘之，故(应说“而”)汤、武不能也。”

⑫伊尹：商朝初大臣，姓伊，尹是官职。　騵(yuán 原)：原注作“黄马白腹曰騵。”一说“騵”应作“原”，是国名，在益州西南，产千里马。　駒(táo 陶)駼(tú 涂)：原注作“野马也，胡人所习。”《说文》说騊駼是“北野之良马”。

⑬榛薄：原注作“聚木为榛，深草为薄。”王念孙认为“险阻”上应有“出”字。

⑭遍:刘文典认为是衍文。《群书治要》引此文无“遍”字。

⑮达:王念孙认为应作“远”。远、浅押韵。

⑯觡(gé 革):骨角,麋鹿的角。 制:或作“剔”。杨树达认为制通“折”,两字古音同(两字上古都是“章”母,“月”韵)常互相通用。

⑰索:原注作“绞也。” 歙:合。

⑲大牺:当指牺樽,又叫“大(tài 太)尊”,相传是远古时祭祀用的酒樽,瓦质。今河南杜康河边还有一个三米高的酒樽(见 1992.3.19.《武汉晚报》)。

⑲鸣条:地名。在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相传是商汤伐夏桀的地方。

⑳焦门:原注说又作“巢门”。即南巢。见八·7·㉗。

㉑勇力:王念孙认为当作“勇”,和“智”相对。

这一节否定“智”、“勇”,主要是认为国君单凭个人的智、勇不足以治天下,并不是一概否定智、勇。下文即主张君主要充分发挥众人的才智。

【译文】

船航行水上,车走在陆地,这是自然之势。行车时树木撞断车轴,急流中礁石撞破船只,人们不抱怨树木和石头,而是怪罪驾车人和撑船人技能笨拙,这是因为木石没有智力和技巧,而御手和船夫是有头脑心计的。因此,本来循道的人,一旦用上智谋就会变糊涂,本来守德的人,一旦用心计便很危险,而一个人心眼儿太灵光就会头昏眼花。如果说精神的作用比兵器还锋利,那么莫邪宝剑也是迟钝的;战争中没有比运用谋略作用威力更大的,那么临阵击鼓进军便是小事一桩了。现在人们使用的权衡规矩,一经制定便不改变体制,秦、楚的强力不能改变它们的节度,胡、越的祸患不能改变它们的模样,永远保持统一的标准而不偏斜,公正地度量一切而不走样子,一旦定型,便万世传用下去,它们凭着自己无知无觉而为人们做了说不尽的事。因此世上有亡国的君主,却没有能废弃的道术;人有穷愁潦倒的时候,但事理没有行不通之处。由此看来,无为是道的根本。所以说掌握了无为这个道的根本,就能应付任何变化;而凭着个人的才智,是难得达到治理好天下的目的的。商汤和

周武王，都是圣明的君王，但是他们习惯于陆地的生活，不能和南方水国的越人乘坐小船自如地泛游在江湖上。伊尹，是贤明的国相，但他生活在中原内地，不能和胡人一样骑上骏马、降服野马。孔子和墨子博学多才，但不能和山民一样出入在丛林草莽、崇山峻岭之中。由此看来，人的智能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和驾驭能力，是浅薄的；想凭靠个人有限的智力光照四海，存恤万方，而不遵循道术，只是专用一己之能，那么他走投无路的日子就不远了。因此，个人的智慧是不足以治理天下的。夏桀勇武有力，他能徒手折断骨角，拉直铁钩，绞纽铁索，叠合金属板，椎破或搬动祭祀用的牺樽；下水敢斗杀大鳖和鼍龙，上山能擒捉熊罴。可是商汤率领兵车三百辆，能在鸣条围困住他，在南巢将他捉住。由此看来，凭个人的勇武是不能保住天下的。

【原文】

8 智不足以为治，勇不足以为强，则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①]，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坎井之无鼋鼍，隘也；园中之无修木，小也。夫举重鼎者，力少而不能胜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无绝梁[②]，万人之聚无废功。夫华骝、绿耳[③]，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④]，伎能殊也。鸱夜撮蚤蚊[⑤]，察分秋豪，昼日颠越[⑥]，不能见丘山，形性诡也[⑦]。夫螣蛇游雾而动[⑧]，应龙乘云而举[⑨]，猿得木而捷，鱼得水而骛[⑩]。故古之为车也，漆者不画，凿者不斫[⑪]；

工无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职，不得相奸[12]；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13]，而职事不嫚[14]。夫责少者易偿[15]，职寡者易守，任轻者易权[16]。上操约省之分[17]，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君臣弥久而不相猒[18]。

【注释】

①庙堂：朝廷。

②梁：栋梁，比喻优秀人物。“无绝”是双重否定，等于说“不会没有”，即一定有。下句“无废”近此。

③华骝（liú 留）、绿耳：都是名马。

④豺狼：王引之认为应作“狼契”，即狼猰，都是犬名。见《广雅》、《玉篇》、《广韵》。

⑤鸱（chī 痴）：猫头鹰。　蚤蚊：他书引此文多无“蚊”字。

⑥颠越：王引之疑为“瞋目”之误。《庄子·秋水》作“鸱夜撮蚤，察豪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

⑦诡：异。

⑧螣（téng 滕）蛇：传说中的一种会腾空而飞的蛇。　动：王念孙认为应作“腾”。

⑨应龙：见六·11·㉓。

⑩骛：急驰。

⑪凿：雕凿，是雕刻匠的事。　斫：砍削，一般木工的事。

⑫奸（gān 甘）：干犯。

⑬苦：使用过度而受损。事情过度都可叫“苦”。又读 gǔ（古），有“粗劣”义。参见五·10·⑮。

⑭嫚：通“慢”，迟缓，被耽误。

⑮责：“债”的古字。

⑯权：原注作“谋也。”俞樾认为宜作“劝”，劝勉。可参考。

⑰分：职务。

⑱猒：本指饱，足，引申为厌倦，厌弃。后写作“厭”，今简为“厌”。

【译文】

智慧不足以治天下，勇武不足以逞强，那么个人的才智不够用就很明显了。但是，君主足不出朝廷，却能了解天下事，这是因为他能用身边的事物来推知远处的事物，利用身边的人来了解远处的人。所以集中众人的力量来办事，就没有什么重担不能胜任；发挥众人的智慧办事，就没有什么难事做不成功。小水坳和井里找不到鼋鼍，是由于它们太窄狭；菜园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是因它面积太小。一个人举重鼎，力量小举不起来，等到众人合力来搬开，就用不着个个都是大力士了。所以上千人的群体中一定会有栋梁之材，上万人聚合起来不会有办不好的事。华骝、绿耳那样的名马，一天能行千里，但如果让它们去捕捉野兔，就不如猎犬了，这是因为各自的技能不同。猫头鹰黑夜里能抓住跳蚤，明察秋毫，可是一到白昼，即使瞪圆两眼，连山丘也看不见，这是由于它的生性怪异。螣蛇在雾气中升腾，应龙乘云飞举，猿猴在树林里敏捷无比，鱼儿在水中疾游如飞。所以古时候制造车子，油漆匠不管画图纹，雕匠不管砍削；各类工匠都只擅长一种技能，官吏不身兼几职，各人守着自己的岗位，不能互相干扰侵犯；人人各得其宜，事事都安宁不乱，所以器具不受损伤，事情不会耽误。债少容易还清，职务少容易持久不懈怠，担子轻大家努力承担。上头君王操心少，下面百官轻松地做好分内的事情，因此君臣虽然长期相处互相不会厌弃。

【原文】

9 君人之道，其犹零星之尸也[1]，俨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为丑饰，不为伪善[2]。一人被之而不褒，万人蒙之而不褊[3]。是故重为惠，若重为暴[4]，则治道通矣。

为惠者，尚布施也。无功而厚赏，无劳而高爵，则守职者懈于官，而游居者亟于进矣。为暴者，妄诛也。无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则修身者不劝善，而为邪者轻犯上矣。故为惠者生奸，而为暴者生乱；奸乱之俗，亡国之风。是故明主之治，国有诛者而主无怒焉，朝有赏者而君无与焉。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也；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诛赏之来，皆在于身也，故务功修业，不受赣于君。是故朝廷芜而无迹，田野辟而无草，故太上下知有之⑤

【注释】

①零星：又作“灵星”，星名，又称天田星，主稼穑。古人在辰日祀于东南，以祈祷年成或禀报事功。《诗经·周颂·丝衣·序》：“高子曰：‘灵星之尸也。’”唐孔颖达疏：“灵星之尸，言祭灵星之时人为尸。”尸即“尸主”。《史记·封禅书》记载，汉高祖曾下令在郡国县立灵星祠，在年节以牛祀之。灵星又可代称后稷。尸主代神受祭时，端坐不言，故以之喻君王无为之治。

②不为伪善：王念孙认为应作“不伪善极”。伪通“为”。　极：隐藏，由“穷尽”义引申而来。极和“饰”对言义近。不饰丑，不藏善（美好），指听其自然，即上文所说“无私曲直”、“无私轻重”、“无私好憎”之意。王说当从。

③“一人”二句：被：受，指受君恩。蒙义同。　褒：大。参见二.3.⑦。　褊（biǎn 贬）：《说文·衣部》：“褊，衣小也。”引申泛指狭小。这两句说君王对任何人一视同仁。

④“是故”二句：重：慎重对待，不随便轻易去做。杨树达释重为“难”，即“不肯为”，也通。　若：似。杨树达说：“暴与非之不可为，人人所知也；若惠与善，则人以为当为者也，而亦不可为。”故此处强调如同“重为暴”一样地“重为惠”，指君行清静无为之治，赏罚都不可轻易行之，不独罚该慎。王念孙不明此意，武断地说“若”字是衍文，而且说这两句同《诠言》“重为善若重为非”意思“不同”。杨树达驳王氏甚详，参见《淮南子证闻·卷三》。

⑤“故太”句：原注作“言太上之世，下知之人皆能有此术。”　知：智。太上

之世指远古时代，即作者理想中的无为而治的时代。依原文和原注，“有之”的“之”是指“无为之术”，勉强可通。这句话出自《老子》十七章第一句。不少《老子》版本作“太上，不知有之”，“下”作“不”。《老子》该章全文是：“太上，不（或作“下”）知有之；其次，亲之；其次，誉之；其次，侮之。故信（君王的诚信）不足，焉有不信（人民不信任君）。犹兮其贵言哉（君王慎重地对待自己说的话，不轻易开口）！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我自能成事，不知有君的作用）。”若取“不知有之”，则“之”指君王的恩德、作用。无为而民自治，这是老子所认为的最理想的境界。“太上”和“其次”对言，意为“最上等的”、“最好的”。此意也正是本书此节之意。“亲之”指“德治”所致；“誉之”指“仁义之治”所致；“畏之”指“法治”所致；“侮之”则是暴君桀、纣之类的下场。“誉之”以下（含此）都是老子否定的，本书《俶真》等篇也反复陈述同样的治国观点。据此，此处应以作“太上不知有之”为好。若依原文作“下知有之”，原注也不足取，高亨据“下知有之”，训“下”为“民”，训“知”为“知道”。他说：“下知有之者，民知有君而无爱恶、恩怨于其间也。”是说只知有君王存在而已，而没有“亲”、“誉”、“畏”、“侮”等情发生，也合老子及本书文意。

【译文】

治理人民的事理，有点像祭祀灵星神时的尸主一样：尸主处在供位上面，庄严静默，不声不响，可是祭享了的人却能不知不觉中受到吉祥福佑。所以得道之君不掩饰人们的丑行，也不隐藏人们的美德。一个人承受君王的恩德，不觉得很多很大；许多人分享，也不觉得很少很小。因此，君王非常慎重地对待施恩惠，就像非常慎重地对待实行暴力惩处一样，绝不轻举妄动，若能这样，治国的路子便畅通无阻了。行惠的君主，喜欢广泛施舍，以致无功的受赏，无劳的得高爵位，这样一来，在官位的人便玩忽职守，松松垮垮，闲居无官职的士人便极力谋取官职。行暴政的君主，喜欢乱行杀戮惩罚，致使无罪的人屈死，品德端正的人受刑罚，这样一来，本来注重品德修养的人便不肯再努力行善，而搞歪门邪道的人便敢于随意犯上作乱。所以，广施恩惠助长奸邪，乱行暴政导致动乱；奸邪动乱成

风，是国家灭亡的祸根。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国家有受诛罚的事，但不是出自君主的恩赐。受诛罚的人不怨恨君王，因为他们罪有应得；受奖赏的人不感戴君王的恩德，因为他们是凭功劳换取。人们懂得赏罚的到来，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行为表现，因此都努力建功立业，不指望得到君王个人的恩赐。因此，朝廷一片荒芜人迹罕见，田野开垦出来没有荒地。所以最美好的是远古无为之治的时代，人民都不知道有君王的恩德和惩罚存在。

【原文】

10 桥直植立而不动[①]，俯仰取制焉[②]；人主静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③]。譬而军之持麾者[④]，妄指则乱矣。慧不足以大宁[⑤]，智不足以安危[⑥]；与其誉尧而毁桀也，不如掩聪明而反修其道也[⑦]。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财；处愚称德，则圣人为之谋。是故下者万物归之，虚者天下遗之[⑧]。

【注释】

①“桥直”句：杨树达认为“直植”应为“植直”。原文二字误倒。 桥：就是“桔槔”。“桔槔“可能是“桥”的分音形式，正字当是“桥”。桔槔由立柱和杠杆(横木)组成，立柱固定，控制横杆上下运动以取运物体。植即立柱，直指直立不动，喻君王静处无为。

②取制：指横木受立柱控制，喻君王不动而可控制臣民自由活动。

③修：治，办事。

④譬而：譬如、譬若。而、如、若古音近常互相通用，用例很多。

⑤慧：原注作“小惠”，恩惠。 大：有扩大、增加意，动词。

⑥智：原注作“小智”。本书所否定的“智”一般都指小智，等于说“小聪

明”，和“大智若愚”的大智相对。　安：使安稳。安危等于说转危为安。

⑦反：返。道是根本，本原，所以常常说“反道”、“归道”，有“由末返本”之意。

⑧遗（wèi 卫）：给予。这儿和“归”义近。

【译文】

桔槔的立柱直立着而不活动，却能控制住横木上下升降打水运物；君王静漠而不浮躁，能让百官办好政事。又好比军队中拿指挥旗的将官，如果他瞎指挥部队就要混乱了。君王的小恩小惠，不足以让人民得到更大的安宁，君王的有限智慧，不足以使国家转危为安；与其赞美尧的仁义指责桀的暴虐来沽名钓誉，不如收起聪明返回到依循道治。君王清静无为，上天就会赐给时运；君王廉俭守节，大地就会生长财富；君王安守愚钝处事合德，圣明的人才自然会为他出谋献策。所以说处在低处，万物就归附，保持虚廓宽大的胸怀，天下就归他所有。

【原文】

11 夫人主之听治也①，清明而不暗，虚心而弱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②，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于是乃始陈其礼，建以为基，是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虽幽野险途则无由惑矣。人主深居隐处以避燥湿，闺门重袭以避奸贼③，内不知闾里之情，外不知山泽之形，帷幕之外④，目不能见十里之前，耳不能闻百步之外，天下之物无不通者，其灌输之者大⑤，而斟酌之者众也⑥。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⑦。乘众人之智，则天下之不足有

也；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8]！

【注释】

①听：指听政，处理政务。和"治"义同。

②辐凑：如车轮的辐条凑聚于车毂一样。

③闺门：内室的门。　袭：重。　避：王念孙认为这一句的"避"应作"备"，他认为"奸贼"指"盗贼"，说"重门所以防贼，故言备。作'避'，则义不可通矣。"王说不妥。这里的"奸贼"指奸佞之徒，不是指盗贼。本卷第一节"天子外屏，所以自障"和这句话意思一样。上句的"燥湿"才含某种喻意。所以"避"字不误。

④帷幕：指居室。

⑤灌输之者：喻传送信息给君王的渠道。

⑥斟酌：出谋划策。从"人主深居"到这一句，是一个长句，要一口气读下来。

⑦"是故"两句：出自《老子》四十七章。

⑧保：原注作"犹守也。"

这一节呼应本卷首节，对首节"所理者远，则所在者迩；所治者大，则所守者少"作了详尽阐发。

【译文】

君主治理政务，能够清醒不糊涂，心胸空廓而思想温和，这样群臣就会如同辐条凑聚到车毂一样紧紧团结在君主的周围，和君主协调一致，不论是聪明的还是愚笨的，贤能的还是无能的，没有不各尽其力的。达到了这种境界，才谈得上讲究君臣的礼节，建立和谐的君臣关系，作为治理好天下的基础。如果君主能够充分利用众人的力量和智慧，并且驾驭自如，如同御手善于驾车使马一样，那么即使达到了幽暗危险的道路上，也没有什么险恶能叫君王头昏眼花手忙脚乱。君主深居简出躲开气候的燥热潮湿，重门紧闭避开奸臣的干扰，他没亲眼看到近处里巷的民情，也没亲自视察过远处山川的形势，居室以外的地方，他两眼看不到十里开外，两耳听

不到百步远，可是天下的事物他无所不知，这是因为给他输送信息的渠道宽阔通畅，同时替他出谋划策的人很多很多。所以他足不出户而能了解天下事，眼不窥探窗户而能知道天象。充分发挥众人的智慧才能，那么天下就不够他治理了；只用个人的心智，那么连君主自身都难得保全啊！

【原文】

12 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所利，夫举踵天下而得所利①。故百姓载之上弗重也，错之前弗害也，举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猒②。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员者运转而无方者③，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④，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⑤；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⑥。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⑦，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

【注释】

①举踵：抬抬脚，比喻轻而易举，不费力。　而：杨树达认为应在“天下”之上。“举踵”的是君主；“得所利”的是“天下”，即上句说的“万人”。这句紧承上几句说君王不费力却能使人民得利；“夫”的用法比较特殊，“用于复合句最后一个分句之首，表示对上文的结语或推论”，有时可译为“这”（何乐士等五人《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02页，北京出版社，1985年）。如《荀子·议兵》：“虑必先事（即事前）而申之以敬（严肃），慎终如始，终始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同上书用例）据以上分析，笔者将这一分句属上文，而和下句隔断。

②"故百"四句：这几句主语"百姓"一贯到底；"之"都指君主；不仅载、错（措，放置）、举、推是陈述"百姓"的，而且重、害、高、猒（厌的古字，厌烦）也是陈述"百姓"的，四字都是"意动"用法，"感到……"之意。这四句极写君民关系的融洽自然，民对君的拥戴之至。

③"臣道"句：王念孙认为这句应作"臣道方者"，其他六字是因涉上文而衍。

④先倡：走在前头，指勤于职事。

⑤"是故"二句：君臣异道、同道：《庄子·天道》："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这就是君臣"同道"。《庄子》文接下去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这就是君臣"异道"。

⑥相使：有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的意思。

⑦"夫人"到"能者"六句：这几句同上一节有关几句完全重复，仅个别句序不同，观文意，这种重复没有什么必要；"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紧承"上下有以相使"。笔者疑这几句是涉上文而衍，但未见成说，姑就原文译出而加括号以示有疑。

【译文】

因此，君主用德来感戴天下人，而不运用个人的智慧，只是依顺对万人有利的自然之势办事，因而抬抬脚便让天下人得到应得的利益。所以老百姓把君王顶在自己头上并不感到压得慌，把君王放在自己眼面前并不感到碍事，把君王举过头顶并不觉得他高高在上，推着君王往前走并不产生厌烦。君王治国的方法圆通灵活，便能终而复始地不停运转，化育万物功效神奇；虚无恬静，随顺事物的本性，常常处在后位而不抢在前面。臣子办理政务的方法方方正正，说话正确，做事得当；遇事抢先干，职责分明而不推委，这样来建功立业。所以君行无为之道，臣行有为之道，天下太平；君和臣都有为或臣和君都无为，天下就会乱套。君王行无为之道，臣克尽职守，各自处在恰当的位置，那么上下便能配合默契，互相制约又

互相促进。(君主治理政务,心胸虚廓,思想温和,清醒而不糊涂,那么群臣便会像辐条凑聚在车毂上一样紧紧团结在君王周围而和君王谐和一致,不论是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能的还是无能的,没有不各尽其责的。)这样君王能够驾驭群臣,群臣能够效力君主,治国的方法就明确了。

【原文】

13 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千钧之重,乌获不能举也[①];众人相一,则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则乌获不足恃;乘众人之制者[②],则天下不足有也。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③],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夫载重而马羸,虽造父不能以致远;车轻马良,虽中工可使追速。是故圣人举事也,岂能拂道理之数,诡自然之性[④],以曲为直,以屈为伸哉[⑤]?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是以积力之所举,无不胜也;而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聋者可令嗺筋[⑥],而不可使有闻也;喑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处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胜其任,则举之者不重也;能称其事,则为之者不难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则天下一齐,无以相过也。

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

【注释】

①乌获：原注作“乌获，秦武王之力士也。武王试其力，使举大鼎，腕脱而不任，故曰不能举也。”

②制：杨树达认为应作“智”。

③而：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④诡：违背。

⑤屈：屈和曲不加区分时义近。要加区分时，曲有弯弯曲曲的意思，其弯转多；屈则指收缩拳曲，如“屈指”、“屈腿”。所以这儿曲、直反义，屈、伸反义。

⑥嚾：王绍兰、孙诒让都认为是“噍”(即“嚼”)之误。　嚼筋：指嚼牛筋使熟(皮软)用来缠弓弩。今方俗语还说多话令人生厌为“嚼筋”(武汉有此语)，则是转义。

【译文】

周文王聪明却好向别人请教，所以他很圣明；周武王勇敢却好向别人求教，所以他能打败殷纣王。利用众人的智慧，就没有什么事不能胜任；利用众人的力量，就没有什么不能承担。千钧的重鼎，大力士乌获不能举起来；众人一起合力抬，那么上百人就力量有余了。所以只用一个人的力量，那么乌获那样的大力士也不值得当成资本来眩耀；发挥众人的智慧，那么天下就显得很小不够你治理了。大禹能挖通长江疏导黄河，替天下人兴利，然而他不能使江河倒流；后稷开垦荒地，指导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然而他不能让禾苗在冬季生长。难道是他们个人的本事没有全拿出来吗？不是的，而是客观形势不许可呀！如果勉强干客观条件不许可干的事，不遵循事物的规律，那么即使是神仙圣人也没法凭他们个人的本领把事情办成，又何况当代的普通君主呢？负荷沉重马又疲弱，就是造父那样的高明御手也不能驾着车马走到远处去；如果车上装的东西轻，马儿又精壮，那么就是中等技能的御手也能驾着马车跑得很

快。所以圣人办事，哪能抛开事物的规律，违背事物的自然属性，把生就是弯曲的变直，将本来是拳屈的伸开呢？他没有不是依循事物的天性而加以利用的。所以积聚众人的力量办事，没有什么事不能胜任；发挥众人的智慧行事，没有什么事不能成功。聋人可以让他嚼牛筋，但不能要他听到声音；哑人可以叫他看守牢房，但不能要他传话。他们生理上有缺陷，因而有些能力就不具备。所以有某种生理功能的人就让他处在适合这种功能的职位上，有某种技能的人就安排他干适合这种技能的工作。他的力量能胜任交给他的担子，那么他挑起来就不觉得沉重了；他的才能和交给他的任务相称，那么干起来就不感到困难了。不论力量大小、水平高低，让他们干上适合自己力量水平的事情，那么天下的人便都可以一样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不至于发生因为力不胜任出差错而受人责备的事。圣明的君王兼顾着使用各种人才，所以天下没有废才。

【原文】

14 人主贵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执正营事[①]，则谗佞奸邪无由进矣，譬犹方员之不相盖，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鸟兽之不可同群者[②]，其类异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敌也。是故圣人得志而在上位，谗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犹雀之见鹯而鼠之遇狸也[③]，亦必无余命矣。是故人主之一举也[④]，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故一举而不当，终身伤。得失之道，权要在主[⑤]。是故绳正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以修者然也[⑥]。故

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隐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⑦，何也？无得于玉石，弗犯也。使人主执正持平，如从绳准高下，则群臣以邪来者，犹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灵王好细要⑧，而民有杀食自饥也⑨；越王好勇⑩，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⑪。尧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⑫；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为治，而势可以易俗明矣！《书》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⑬此之谓也。

【注释】

①营：王引之说："诸书无训营为'典'者(原注训为'典'——主管)，'营'当为'管'，字之误也。"按：原文、原注都不误。营本义是"匝居"(见《说文》)，即四围垒土而居，引申为营造，再引申为经营、管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营，引申之为经营，凡有所规度，皆谓之营。"《汉语大字典》营字条"管理"义正引本书此文及高注作书证。《诗经·小雅·黍苗》："肃肃谢(邑名)功，召伯营之。"郑玄笺："营，治也。"治即治理，管理。

②可：王念孙认为此字是衍文。他认为后人习见"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语)，故加上此字。王说可参考。"不同群"与"不可同群"意思有别。

③鹯(zhān 沾)：鹞子一类的猛禽。

④一：王念孙认为此字是涉下文"一举而不当"而衍。这里是泛言举才，非言"一举"。

⑤权要：关键。

⑥"是故"四句：绳：喻君主。 木：喻臣。 有事：费事。 所缘以修者：按照弹出的墨线来修整。 缘：循，依照。 修：整理加工。 然：这样。指木经加工变直。 这几句是说只要君王自身正直，自会使臣子也正派，不必用气力便能收到治理好国家的效果。

⑦抓(guā 瓜)：原注作"玉石坚，抓不耐(通"能")入，故不抓。"王念孙认

为此字是“捭(bāi 掰，裂开，破开)”之误。按:《玉篇》释“抓”有“引”、“击”两义。其中“击”义用于此处也可通，只是不如用“捭”更准确。

⑧灵王:楚灵王。灵王好细要(腰)事又见于《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盆成适的话，《韩非子・二柄篇》等书也提及此事。

⑨杀食:原注作“省食。”　杀(shài 晒):减省，裁削。《广雅・释诂》:“杀，减也。”《集韵・怪韵》:“杀，削也。”《周礼・地官・廪人》:“若食不能人二釜(fǔ 甫，量器名，一釜合六斗四升)，则令邦(诸侯国)移民就谷，诏王(天子令诸侯王)杀邦用(开支)。”

⑩越王:指句践。句践好勇事除上注⑧所说两书和楚灵王事并提外，《管子》、《荀子》等多种古书都有记载。

⑪其以:即以其，用它。王念孙认为“俗”字下应有“易”(容易)字文意才足。王说可参考。

⑫仁化:用仁感化。　里:古代基层居民组织单位，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今“邻里”词来源于此。

⑬《书》:指《尚书》，引文出自《周书・吕刑》。《十三经注疏》本作“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下一句是“其宁维永”。　庆:指善德善行。

【译文】

君主如果看重推崇正直忠诚的人，让这样的人担任要职，执掌政务，那么谗佞奸邪的小人便没有路子可以钻进来爬上去了，这就好比方形和圆形不能吻合、直线和曲线不能重合。鸟兽不同群，因为他们不同类；虎和鹿不在一块儿走，因为它们力量不匹敌。所以圣明的人受到君王青睐处在重要的职位上，谗佞奸邪之徒想干扰君王以售其奸，那就好比小鸟碰到了鹞鹰，老鼠遇到了山猫，也就一定保不住他们的小命了。所以君王举用人才，不可不审慎。君王用人得当，就会国家太平，上下团结，群臣亲近，百姓顺从；用人失当，就会国家危险，上下不和，群臣怨恨，百姓动乱。所以君王一次用人失误，便终身受害。国政的得失，关键的因素在君王身上。所以上面墨线牵得正，下面木材便取得直，并不要匠人费很大气力，

按着拉直的墨线修整就能这样了。所以君王如果诚信正直，那么正直的人士就能立足朝廷执掌政务，奸佞之徒便销声匿迹了；君王如果不正派，那么奸邪之徒就会得志，忠臣就隐退不出了。人们之所以不去剖开玉石做成瓢，而专拣瓠瓜剖成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剖裂玉石不能有收获，玉石坚硬不容侵犯。假使君王办事公平正直，就像用墨绳水准测定曲直高低一样，那么大臣中有谁敢冲着君王搞歪门邪道，就是以卵击石，以火投水。所以楚灵王喜欢杨柳细腰，楚国的老百姓便纷纷减食饿瘦自己；越王勾践喜欢勇武，越国的百姓便都在战争中争赴险地，抢着去死。由此看来，权势这个关键东西，依靠它来移风易俗，是很容易的。尧还是平民百姓时，他的仁慈感化不动一个里巷的邻人；夏桀占着君位，便能凭权势令行禁止。由此看来，君王的贤明不足以治理好天下，而权势却能改变风俗，这是明摆着的。《周书·吕刑》说："天子一人有善行，万民就有依靠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15 天下多眩于名声，而寡察其实，是故处人以誉尊[①]，而游者以辩显。察其所尊显，无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数利害之地[②]，而贤众口之辩也[③]。治国则不然，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群臣辐凑，莫敢专君[④]。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国佐治，必参五行之[⑤]。阴考以观其归，并用周听以察其化；不偏一曲[⑥]，不党一事[⑦]。是以中立而遍[⑧]，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百官述职，务致其公迹也[⑨]。主精明于上，官劝力于下[⑩]，奸邪灭迹，庶

功日进[11]。是以勇者尽于军[12]。乱国则不然。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上暗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说谈者游于辩，修行者竞于往[13]；主上出令则非之以与[14]，法令所禁则犯之以邪；为智者务于巧诈，为勇者务于斗争；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周比，以弄其上。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职，而被甲兵，不随南亩[15]，而有贤圣之声者，非所以都于国也[16]。骐骥、騄駬，天下之疾马也，驱之不前，引之不止，虽愚者不加体焉[17]。今治乱之机，辙迹可见也，而世主莫之能察[18]，此治道之所以塞。

【注释】

①处人：即处士，隐士。下文"为行者"、"修行者"就是"处人"中的某些人。他们以隐居的"高行洁举"博取虚名，再凭这种虚名去求得官位，是一种"曲线升官"的行径。所以下文说"修行者竞于往"，作者主张对他们"必治于官"，在实践中加以考核。

②分数(fènshù 份树)：资质技能，等于说本领、才干。指"以誉尊"的"处人"的实际才干。　利害：当指说客所进意见的利害作用。　地：质地。指实质，实际情形。

③贤：认为正确。

④专：制，挟制。

⑤"事不"三句：法律：指常规。　便：对……有利。　佐：辅佐。　参五：即叁伍，反复比较验证。　这几句是说官吏所办的事虽不合常规成法，只要对治国有利，便应通过反复验证然后支持做下去。是强调注重实际效果，不拘泥表面形式。

⑥一曲：片面、狭隘的言论。

⑦党：阿附，偏私。

⑧中立：正立，不偏邪。　遍：全面。

⑨"百官"二句：述职：本指诸侯向天子陈述职守、政务，和"报政"相近。后

指地方官向中央政府汇报施政情况。这里指后者。 公迹:即功绩,政绩。

⑩劝:勉。劝力即勉力,努力。

⑪庶:众人。

⑫“是以”句:联系下文“为智者……”,此句上应有“为智者勤于政”之类的话。

⑬竞:争着。 往:前往。《韩诗外传》:“山林之士为名,故往而不返。”修行者即相当于山林之士。其中有真修行者,也有借修行以沽名钓誉干求仕宦者。

⑭非之以与:在同党中进行非议。 以:于。 与:同党,党与。下句“以”作“用”讲。

⑮“且夫”三句:治:务,从事。 官职:政事。 而:王念孙认为应作“不”。“不被(披)甲兵”指不参加战争。 随:循,指到……地方去。 南亩:借代农业劳动,农事。以上写不文、不武、不懂生产的空有“贤圣”之名的士人,“修行者”中的一部分人。

⑯都:王念孙认为是“教”之误。指行教化。参见下注。

⑰加体:指托身于马。加己身于马体,或加己体于马身,意思一样,指用马。 “骐骥”至“加体焉”几句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右篇》:“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耨而名(出名),非所以教于国也。今有马于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让后退)之不止……则臧获(奴隶、奴婢)虽贱,不托其足(即所谓‘不加体焉’)。”

⑱莫之能察:莫能察之。

这一节是强调君王考核选用官吏必须从实践中进行检验,以真才实学和品德高尚为标准,不可被名不副实的人所蒙骗。

【译文】

天下人往往被一些人表面的名声所迷惑,却很少去考察他们的实际。因此有些隐居士人常常借着人们的盲目赞誉而爬上高位,周游天下的说客常常凭着如簧之舌而显贵。考察一下这些士人、说客骗取要职高位的原由,没有什么别的原故,只是由于君王不能明察他们的真实本领和言辞的利害关系,而一味迷信众人的溢美之辞正确无误。在大治的国度里情况就不是这样,君王对谈论国事的

说客一定要深究他们的进言是否反映了治国的良法，对修身的士人一定要放在官职上考核他们是否有真才美德；君王掌握着官吏的名分来要求官吏名实相符大臣们克守本职来奉献功绩；官吏不得言过其实，行为不得超越法规；群臣紧紧团结在君王周围，没有谁敢挟制君王。如果官吏办的事不合常规成法，只要于国有利能辅佐国政，就经过反复比较检验而加以推行。君王暗中考查官吏来观察他们的意向，全面周密地听取各种意见来观察他们的发展变化；不偏听偏信片面之辞，不主观地只根据偶然的一件事作出结论。因此君王能够站得正，看得全，权威能遍及天下；大臣们都公平正直，不敢搞歪门邪道；百官都忠于君王，尽责尽职，致力于建功立业。在上位的君王精明，在下位的官员努力，奸邪之徒不见踪迹，众人的功业日益长进。因此，（有智能的人勤于政务），有勇力的人尽力于军事，乱世就不是这样了。只要是众口称颂的人，没有功劳也加以奖赏，忠于职守的人反而无罪遭到诛罚；君王昏暗糊涂，大臣结党拉派没有忠心；说客们摇唇鼓舌周游撞骗，标榜修身实践的士人争先恐后地追逐官位；君王发布号令，臣下就在同党中非议诽谤；法令禁止的事，臣下偏要用歪风邪气来触犯；靠智谋混饭吃的人挖空心思搞阴谋诡计，靠武力求利的人全力以赴地舞刀弄棒争斗不停；大臣专权，小吏仗势，结党拉派，捉弄君王。国家表面上在君王手中，按古人的说法已经名存实亡了。再说那种不肯在官位上尽职，不能披挂上阵，不懂稼穑艰难，徒有“圣贤”虚名的人，是不能靠他们来在国家里实施教化的。骐骥、騄駬，是天下闻名的千里马，但是如果驱赶它它不前进，拉住缰绳它又不停步，即使是笨蛋也不会骑在它身上的。现在治乱的关键是什么，前人的经验教训都明摆着，可是当代的君王却看不清楚，这便是治国的路子阻塞不通的根由。

【原文】

16 权势者，人主之车舆；爵禄者，人臣之辔衔也。是故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审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①]，不辞其躯者，何也？势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让，中行文子之臣[②]。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让背其主而臣智伯[③]。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之下[④]，身死为戮，国分为三[⑤]。豫让欲报赵襄子[⑥]，漆身为厉[⑦]，吞炭变音，擿齿易貌[⑧]。夫以一人之心而事两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岂其趋舍厚薄之势异哉[⑨]？人之恩泽使之然也。纣兼天下，朝诸侯[⑩]，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于牧野，岂周民死节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义厚而号令行也。夫疾风而波兴[⑪]，木茂而鸟集，相生之气也[⑫]。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是故臣尽力死节以与君[⑬]，君计功垂爵以与臣。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⑭]。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蹄马矣[⑮]，是犹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数也[⑯]。

【注释】

①殊：死。殊和“死”这里义同。

②豫让：《战国策·赵策一》：“晋毕阳之孙豫让，始事范中行氏，不说（悦），去（离开范氏）而就（投靠）知伯，知伯宠之。及三晋（韩、赵、魏三家）分知氏（知氏执掌晋国），赵襄子最怨知伯，而漆其头（头骨）以为饮器。豫让遁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矣！’”当豫让第二次行刺赵襄子时，襄子责备他事范氏又事智伯，不忠范氏反忠范氏之仇智氏，豫

让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后要求襄子让他剑击襄子衣裳以明仇已报，忠心已尽，自刎而死。"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豫让不过是个不讲是非邪正，只重私恩私利的庸士，本书此处是用他为例说明君王施恩于臣的重要。　中行（háng 航）文子：详十八·12·⑥。

③臣：为……臣。

④"智伯"句：详十八·15·12等节。

⑤三：韩、赵、魏三家。

⑥报赵襄子：报复赵襄子，向赵襄子报仇。

⑦厉：恶疮。

⑧擿（tī 梯）：捶。这里指敲掉。

⑨"或欲"二句：徇：为某种目的而牺牲。　其：指豫让。　趋舍：趋向，取舍。　厚薄之势：当指势力大小，不是指待遇厚薄。有人译成"他们的给予厚薄……"，误解原意。这是个反诘句，意思是豫让背范氏效死智氏，不是看两家势力大小，故下句说"恩泽使之然也。"这从豫让在智伯被消灭后不投靠势力大的赵襄子而要杀赵襄子可证。

⑩朝：使朝服。

⑪疾风：王念孙认为应作"风疾"，和"木茂"对称。

⑫相：偏指一方，即"波"、"鸟"。"相生之气"等于说"相生以气"。

⑬与：交结，相处。下句"与"同此。

⑭死：为……而死。

⑮蹄马：即踢马，踢人之马，指烈马。比喻难驯服。

⑯数：术，方法。

【译文】

权力和地位，是君王的车子；爵位利禄，是君王控制臣属的缰绳和嚼子。因此，由于君王处在掌握着权势的重要地位又控制着封赏爵禄的权柄，他能审慎把握住处事宽缓和急迫的分寸和剥夺、施予的节奏，所以天下人能尽力国事而不倦怠。君臣相处，关系和感情并不像父子那样亲密深厚，不是骨肉亲情的天伦关系，可是臣属

能竭尽全力不怕牺牲生命，不惜为君王捐躯，这是为什么呢？是国君善于正确运用自己的地位使他们这样的。从前有个豫让本来是晋国范氏中行文子的家臣。智伯攻打中行氏，吞并了中行氏的封地，豫让背离原先的主子中行文子，而投奔到智伯门下为臣。后来智伯为争夺土地和赵襄子在晋阳城打了一场恶仗，智伯惨败被杀，被人耻笑，由他把持的晋国被瓜分变成了韩、赵、魏三国。豫让为感激智伯的知遇宠信之恩，决心向赵襄子报杀主之仇。他全身涂上油漆，让身上生出恶疮，吞下木炭让自己的声音变样，又敲掉牙齿，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以便行刺赵襄子。豫让只长着一颗心，而先后侍奉两个主子，对先前的主子背叛离弃，对后来的主子一心为他献出身躯，难道豫让是根据主子的权势大小来决定自己的取舍去留吗?不是，而是主子的恩泽使他或弃或忠的。殷纣王据有整个天下，使诸侯都拜倒在他脚下，凡是人迹所到、舟船所通的地方，没有不称臣驯服的。然而周武王只率领三千甲士和步卒，就将他在牧野打败了，难道是由于周国百姓天生为君王效死，殷朝百姓生就反骨么？不是这样，而是周武王对人民恩重情深才使人民听从号令呀。风大波浪自然兴起，树木茂密鸟雀自来安巢，这都是气在发生作用。因此臣属如果不能从君王那儿满足自己的欲望，君王也休想从臣属身上得到自己的需求。君臣之间的施予，是一定要有施有报的。所以臣竭尽全力不惜牺牲生命争取君的信重，君就该按功赐爵来交结群臣。因此君王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也不会替无德之君卖命。如果君王的恩德不遍洒到人民身上，却想驱使他们乖乖地听使唤，那就像用鞭子去降服烈马一样了，这又像想不靠雨水指望庄稼成熟，完全是行不通的办法。

【原文】

17 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是故人主好鸷鸟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1]，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乱[2]，事勤财匮，万民愁苦，生业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黼黻文章、絺绤绮绣[3]、宝玩珠玉，则赋敛无度，而万民力竭矣。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为百姓力征，强凌弱，众暴寡，于是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以和辑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断[4]；大路不画[5]，越席不缘[6]；大羹不和[7]，粢食不毁[8]；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周流五岳。岂其奉养不足乐哉？举天下而以为社稷[9]，非有利焉。年衰志悯，举天下而传之舜，犹却行而脱屣也[10]。衰世则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处人主之势，则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在于宫室台榭、陂池苑囿、猛兽熊罴、玩好珍怪。是故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罴猒刍豢[11]；百姓短褐不完，而宫室衣锦绣。人主急兹无用之功[12]，百姓黎民憔悴于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13]。

【注释】

①狡躁：狂暴。　狡：《广韵·巧韵》："狡，狂也。"　躁：暴躁。　康荒：淫乐迷乱。《汉语大字典》"康"的"逸乐、淫乐"义正引本书此句作书证。　荒：《尚书·五子之歌》："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孔融传："迷乱曰荒。"孔颖达疏："好色好田（畋，打猎）则精神迷乱，故迷乱曰荒。"原注"康"为"安"，注"荒"为"乱"，

应分别理解为“淫乐”和“迷乱”，指君王沉溺于荒淫的生活中。

②务：通“骛”，乱跑为骛。这儿指乱。务、乱同义连用。

③絺(chī 痴)绤(xì 细)：原注作“絺绤，葛(用葛藤的纤维织成的布)也。精曰絺，粗曰绤。” 绮(qǐ 起)：有文彩的丝织品。

④断：应作“斫”。断、斫二字繁体、异体形近，故误。

⑤大路：原注作“上路，四马车也。天子驾六马。”即驾四匹马的大车。路通“辂”。《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鲁国大夫)谏曰：“君人者，将昭德(明德)塞违(违礼之事)，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美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太庙)茅屋(太庙用茅草盖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不调五味)，粢食(等于“主食”)不凿(舂，加工成细粮)，昭(示)其俭也。’”这是臧哀伯劝止鲁桓公收受宋国贿赂的郜鼎时所说的话，和本文“是故茅茨……粢食不毇”内容相近。

⑥越席：原注作“越，结蒲为席也。” 越(kuò 阔)：通“括”，编结。用蒲草编的席叫越席。 缘：边子。“不缘”指不用布帛镶边。

⑦大(tài 太)羹：专指祭祀用的肉汁。 和：调五味叫“和”，和即调配。

⑧毇(huǐ 毁)：原注作“细也。”指舂细。

⑨举天下而：这四字俞樾认为是涉下文而衍。

⑩“年衰”三句：志：神志。 悯：原注解释成“忧”，则“志悯”指心忧。杨树达认为应释为“惛忘”，即年老记性不好。悯通“惛”。《礼记·曲礼上》：“八十、九十曰耄。”郑玄注：“耄，惛忘也。” 耄：无。 无：亡。亡通“忘”。人老记忆力衰退，故称八十、九十岁老人为“耄”。杨说较原注为佳。 举：拿。 却行：后退。原注“犹却行而脱屣”为“言甚易也”，指尧让天下很轻易，是说不以君位为贵。《孟子·尽心上》：“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破草鞋)也。”则指舜推让不肯受禅让，也是不以君位为贵的意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年迈决定禅位给舜，而不让不肖之子丹朱继位，尧死三年以后，舜“让辟(避)丹朱于南河之南(潼关以下的黄河的南边)。”尧帝决定舜作接班人，广泛征求群臣意见，并先叫舜代行天子职务，经过了长期考察比较才最后作出决定，是非常慎重的，不可谓让位“甚易”。所以这儿以取后一解为妥。

⑪猒：饱。这个意义后用“餍”。猒又作“厭”(厌)，由“饱”引申出“厌恶”之义，也适用于此。 刍豢：泛指牲畜。

⑫兹：同“滋”，增加。 功：这儿应指事工，指修建宫室的事。《诗经·豳风

·七月》:“十月纳禾稼……嗟我农夫,我稼既同(农活做完了),上入(进都邑)执(作,负担)宫功(修建宫室之事)。”农闲季节,本该让民休养生息,而昏暴之君此时以繁重的劳役加在百姓头上,所以说“百姓黎民憔悴于天下”、“使天下不安其性”。

⑬性:通“生”。“不安其性”等于今语“不能安生”。

【译文】

统治人民的方法,应该是用静处来修养自身,用俭约来作出表率。君王清静寡欲下民就不受骚扰,君王洁俭省约人民就不抱怨。人民骚动不安政局就混乱,人民怨声载道时对君王就说不上感戴。政局混乱贤能的人士就不愿意为君王出谋献策,君王寡情少恩勇士就不肯为君王献身。所以君王若是喜好畜养观赏凶禽猛兽、收藏珍怪奇物,性情凶暴,淫乐迷乱,不爱惜民力,驰骋在猎场上,理政和休息游乐不按时节,这样百官必定跟着乱成一团,精疲力竭,财钱耗尽,万民愁苦,生产荒废。君王如果喜欢修筑高台,挖掘深池,雕琢刻镂,为自已建造豪华的宫殿苑囿,追求寝居游览的安乐,又讲究穿戴,衣必彩色绚丽的各种华丽丝帛葛布,戴必珍宝珠玉,必然赋敛无度,万民难逃财穷力尽。尧帝据有天下,不是为着贪求万民的财富,利用君王的地位享受安乐,而是为了改变诸侯混战、强大的欺凌弱小的、势众的残害人少的混乱局面,因此尧帝就带头实行节俭,向人们讲清要互相仁爱,让大家和睦相处。所以他的住房用茅草盖顶,不加修剪,栎树做梁,不加砍削;坐的大车不绘花纹,车上垫席用蒲苇编成,不镶花边;享祭神灵祖先的食品不调五味,吃的主食不舂捣成细粮;按季节外出巡察狩猎,只为施行教化,因此辛苦地走遍三山五岳,足迹遍天下。难道他应有的给养不够他享受吗?不是的,因为他一心为的是国泰民安,不是瞅着做君王有利可图。到他年纪老迈,精力不济时,就慎重其事地把天下传给舜,可是舜还一度避让不肯接受,视抛弃天下如丢掉破草鞋一样,因为舜

深知要以尧帝为楷模来治理天下，绝不是轻快的事。衰败时代的情形就是另一个样子。有人一旦据有了天下这笔大财富，登上了万民主宰的高位，就耗尽百姓的气力，来供养他声色的享乐，一心用在修建宫室楼台、开辟池沼苑囿、猎取畜养猛兽熊罴、搜罗珍奇宝物这些事上头。因此贫苦的人民连糟糠也吃不到口，而君王畜养的虎狼熊罴却吃厌了猪肉羊肉；百姓粗布短衣都破烂不堪，而皇室贵族却穿的是锦绣。君王急于增加那些无用的行宫别墅的建筑，百姓黎民为此离乡背井奔命于天下，弄得疲惫不堪，所以使天下人无法安生。

【原文】

18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延颈举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无以明德[1]，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2]，非平正无以制断[3]。是故贤主之用人也，犹巧工之制木也[4]：大者以为舟航柱梁，小者以为楫楔[5]，修者以为榈榱[6]，短者以为朱儒枅栌[7]；无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规矩方圆，各有所施[8]。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9]，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犹无可弃者，而况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举，乡曲之所不誉[10]，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职也[11]。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12]，及其下，牧竖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13]，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14]。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15]，或任百而尚轻。是故审豪厘之计者，必遗天下之大数；不

失小物之选者[16]，惑于大数之举，譬犹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17]，存危国，继绝世，志在直道正邪，决烦理挐，而乃责之以闺阁之礼[18]，奥窔之间[19]；或佞巧小具[20]，谄进愉说[21]，随乡曲之俗，卑下众人之耳目[22]，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权，治乱之机[23]：是犹以斧劗毛，以刀抵木也[24]，皆失其宜矣。

【注释】

①澹：同"淡"。

②怀：来，使归附。

③制断：裁决。指论定是非。

④制木：裁取木料。制好比剪裁。

⑤"大者"二句：航：有二义适用于此。一是泛指船。《方言》卷九："舟，自关(函谷关)而东或谓之航。"是说关东称舟船为"航"。此字当同"舡"。《玉篇·舟部》："舡，船也。"舡又读chuán，即船。《集韵》："船，俗(俗体)作舡。"可见航、舡、船是同词异字。本书《道应》："一呼而航来。"另一义是所谓"方舟"，即两船并联，因此称船架成的浮桥为航。本书《氾论》："古者大川名谷，冲绝(断)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穿木)方版以为舟航。"实际上也指木排、竹筏一类的东西。 楫：船桨。 楔：即填充器物空隙使牢固的木橛、木片。王念孙认为"楫楔"是"棳楷"之"误"，棳楷是小梁。王氏虽多旁证，但一者字形致误可能性小，更主要的是原文切合文意："楫"对"舟航"，"楔"对"柱梁"，大小成配。若作"棳楷"则"舟航"失对，"梁"和"小梁"也相混。王说不可取。

⑥榈：同"櫩"。 榱(cuī 崔)：即椽子，

⑦朱儒：梁上短柱。

⑧各有所施：王念孙认为此句文意未尽，下宜补"殊形异材，莫不可得而用也。"可参考。

⑨鸡毒：王念孙认为是"奚毒"之误。中草药中有"鸡头"而无"鸡毒"，而鸡头指"芡"，性温甘甜可食，无毒。奚毒又名乌头、乌喙、草乌头、土附子、两头尖等等，野生者有剧毒，以煎汁涂在箭头刀刃，射杀人立死，故又叫"射罔"。但入

药能以毒攻毒，可治毒蛇咬伤及多种凶症恶疾。详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七下毒草类“乌头”条。

⑩乡曲：乡间，偏僻处。指见识浅陋的人。

⑪所以官之：封给他的官职。

⑫“鹿之”二句：据文意，是说鹿善于上山而不善于下山。 獐：似鹿而小。大约通常情况之下比鹿跑得快。 跂（qì 气）：企望，及。

⑬责：要求。

⑭大功：大事。

⑮有：或。

⑯选：杨树达认为通“算”，和上文“计”同义。选、算上古同音，都是“心”母“元”韵，读如 san。《论语・子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盐铁论・杂论》引作“何足选也”。

⑰并：王念孙认为应作“从”，服从。

⑱闺阁：本指宫中小门。《尔雅・释宫》：“宫中之门谓之闱（王宫内的侧门）。其小者谓之闺（宫中小门）。小闺谓之阁（闺旁更小的门）……”闺阁这里指内宫。

⑲奥窔（yào 耀）：《尔雅・释宫》：“西南隅（“室”西南角）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yí 移），东南隅谓之窔。”古代宫中室门开在南边靠东的一侧，西南角最隐蔽，所以称西南角为“奥”，有隐秘的意思。室的东南角靠近门户，常被打开的门扇遮挡，光线较弱，所以叫室东南角为“窔”。“奥窔”这里指宫中内室。内宫内室之事一般由宦者、女主管理主持，所以这里拿来和执政大臣对比。

⑳小具：指小才能，派不上大用场。

㉑说：悦。

㉒“卑下”句：有低三下四哗众取宠的意思。

㉓机：机要大事。

㉔“是犹”二句：剸（jiǎn 剪）：割断。 抵：王念孙认为当作“伐”。《说山》：“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剋。”

【译文】

君王所处的地位，正像那发射光明的日月在天空一样，天底下

所有的人全都用敬畏的目光看他的尊容，侧耳倾听他的号令，伸长脖子、踮着脚盼望着他赐给光明温暖。因此，君王只有淡泊才能显示美好的品德，只有宁静才能实现远大的目标，只有宽宏大度才能容纳一切，只有仁慈厚道才能服众，只有公平正直才能断明是非。所以贤明的君王选用人才，如同技艺高明的工匠裁取木料：大的拿来做舟船梁柱，小的用来做船桨楔子，长的用来做屋檐椽条，短的用来做短柱斗拱；不论大小长短，都让它们派上恰当的用场，圆规矩尺，都用得恰到好处。天下的毒物，没有比乌头毒性更大的，可是良医用袋子装起来珍藏着，因为它对治疗恶疾顽症有大用。所以说森林草野中的树木野草，尚且没有可以抛弃的，更何况大活人呢？如今那些朝廷不提拔、乡间浅陋的人不赞颂的人，并不是他们无才缺德，而是对这些人用非所能。鹿朝山上跑，快得獐子也撵不上，但等鹿下山，牧童都能追上，它的能耐有长有短呀。所以有雄才大略的人，不可以苛求他会雕虫小技，而小聪明的人，不能交给他大事。每个人都各有不同的才干，就像每种物体都有各自不同的形状，有的人背一斤东西就嫌太重，有的人挑上百斤的重担还觉轻松。所以只知道算清豪厘小数的人，一定搞不清天下大事；盘算小东西不出差错的人，碰到大数目就糊涂了。好比狸猫不能要它捕捉牛，而老虎不能要它去逮老鼠。有些人的才能，可以平定九州，降服异域，挽救危亡的诸侯国，复兴濒临灭绝的世族，他们的志向在于宏扬正气纠正邪风，处理烦难杂乱的问题，却要求他们去主管宫内的事务；有些人只有点小本事，善于谄媚逗乐、追随浅陋的风俗，低三下四地哗众取宠，却交付给他们天下的大权，参与治理国家的机要之事：这种大才小用、庸才重用的做法，就像用大斧去割断毛发，用剃刀去砍伐树木一样，两者都不合他们的实际啊。

【原文】

19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①]。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修同，群臣辐凑；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是故威立而不废，聪明先而不獘[②]；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达而不暗；善否之情[③]，日陈于前而无所逆。是故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泽兼覆而不偏，群臣劝务而不怠；近者安其性[④]，远者怀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舆马者，足不劳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绝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欲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然而群臣达效忠者[⑤]，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刍荛[⑥]，犹不可弃也；使言之而非也，虽在卿相人君[⑦]，揄策于庙堂之上[⑧]，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是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责其辩[⑩]。暗主则不然。所爱习亲近者，虽邪枉不下，不能见也；疏远卑贱者，竭力尽忠[⑪]，不能知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内、存万方，是犹塞耳而听清浊[⑫]，掩目而视青黄也[⑬]，其离聪明则亦远矣！

【注释】

①争：王念孙认为应作"动"。

②先：王念孙认为应作"光"。光通"广"。王引之《经义述闻·周易上》："光之为言犹广也。" 獘：蔽。遮蔽。

③否(pǐ 痞)：恶，坏。

④性：原注作"生也。"

⑤志达：王念孙认为应作"达志"。《氾论》："不能达善效忠。"与此句法同。"达志"和"效忠"结构相同。

⑥褐夫：指卑贱者。卑贱者穿褐衣。　刍荛：樵夫。

⑦卿相人君：泛指地位尊贵者。

⑧揄（yú 余）：原注作"出也"。揄有拉出、抽出之义。

⑨乃：通"若"，如果。

⑩而：王念孙认为此字应在上句"可行"之上。而通"如"，如果。而和上句"乃"义同。乃、若、如、而、尔古常通用。

⑪竭力尽忠：刘文典认为这句前应补"虽"字。

⑫清浊：指乐音。五音分清浊。

⑬青黄：代表五色。

【译文】

作君王的，他凭借天下人的眼睛观看万事万物，依仗天下人的耳朵谛听各种声音，利用天下人的智慧考虑问题，借助天下人的力量举手投足。因此发布的号令能够贯彻到底，群臣的情况能够上达；百官同心协力，群臣紧紧团结在君王周围；不凭高兴施赏赐，不凭恼怒行惩罚。因此君王的权威树立而不会丧失，眼光远大而不昏暗；是非善恶每天出现在眼前而全不弄错。所以贤能的人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能力低的也能拿出吃奶的气力；君王的恩德遍布而没有偏私，群臣勤勉努力而不懈怠；中土居民安居乐业，边远异族归服德政。能够把天下治理得这么好原因何在呢？在于君王采用了正确的用人方针，而不只凭君王一个人的才能。所以利用车马的人，不费脚力能达到千里远；乘坐舟船的人，不会游水能横渡江海。君王在主观心意上，没有不想集中天下人的智慧、充分发挥众人的力量的，可是那些对君王奉献忠心的大臣，却很少不以自己的忠诚使君王陷入困惑。因此君王不可只凭他们是否有忠心而判定是非：假若说的是正确的，即使是役夫樵民，也不可拒之千里；假若

说的不对，即使身居高位，在朝廷上出谋划策，也不一定要采纳。是非在谁身上，不能凭地位的贵贱尊卑来论定。这就是说，英明的君王听取群臣的意见时，如果他的计策可用，就不该觉得他地位低采纳了是丢人的事；如果他的话行得通，就不必嫌他嘴笨而不肯听取。昏君却不是这样。自己喜欢、熟悉的亲近的人，虽然邪曲不正派，也装作没看到；疏远低贱的人，虽然竭力尽忠，也当不知道。或者把进善言的人抢白得哑口无言，或者对直言敢谏的人横加罪名无端杀害。像这样是非不分、忠奸不辩、不纳善言，却奢望光照四海，抚慰万方，这就像堵住两耳听音乐、蒙住双眼看颜色，他离耳聪目明还远着呢！

【原文】

20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①]，法不法也[②]；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③]；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④]。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剬有司[⑤]，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⑥]。夫寸生于䅬[⑦]，䅬生于日，日生于形，形生于景，此度之本也[⑧]。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于本者不乱于末，睹于要者不惑于详。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

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⑨；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者而不用⑩，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⑪，故令行于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⑫。"故禁胜于身⑬，则令行于民矣。

【注释】

①县：悬，挂。指制定并公布。　法：刑法。

②法不法：第一个"法"指按刑律治罪。《史记·秦始皇本纪》："初，缪公亡（走失）善马，岐下野人（农夫）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逐得，欲法之。"《汉书·酷吏传·王温舒》："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史、汉皆用"法"为动词作治罪讲，而王念孙认为这个法字应该作"罚"，不可取。下一个"法"指守法。王氏还说"县法"的"法"也应该作"罚"，理由是和下文"设赏"相对。王氏不知这个法字特指"刑律"，即刑法，非泛指法律、法令。刑法是专惩治触犯刑律者的，自含惩罚之意，和"赏"相对。《说文》："法，刑也。"《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汉高祖入咸阳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即指惩治条例。

③"中程"二句：中：合。　程：这儿指奖赏章程。　缺：触犯，如鱼之破网。　绳：这儿即指上文"县法"的"法"。

④中度：合法度。等于说"守法"，守规矩。

⑤剬：这儿同"制"。控制，制约。

⑥"无为"三句：这几句是本书"无为"观点极重要的例句。　以其言：王念孙认为应作"以言其"，可信。　以：而。"非谓其"和"以言其形成转折关系。

⑦稞：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都断定是"穈"的讹误之字。参见三·26·⑤。

⑧"稞生"四句：这几句不易解。今遵俞樾说改订文句如下："稞生于形（有形的植物），形生于景（用本义"光"，此句姑理解为万物生长靠阳光），景生于日（太阳），此度之本也。"古人用禾穗的芒长来确定长度的基础单位"分"，是出于"法自然"的观念。这里把"度之本"追根到"日"，实即指"阳气"。《原道》

说："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度"之"本为阳气，"乐"之"宗"是"风"(《原道》："天之偏气怒者为风)，从这两个已知前提类比出此处的正意："法"产生于"人心"；制定法的最终目的是使人类"莫得自恣"(见上文)，从而"道胜"而"理达"，"反于无为"，归结到"道"上。

⑨"是故"二句："有诸已而不非诸人"，指自己有过错不要非难人家同类的错误。"无诸已不求诸人"，指自己没有的善行不要苛求别人有。联系下文，这两句的说法是针对全社会的所有人而设的，君王应该带头守法，不要只是苛求人民守法。

⑩者：此字王念孙认为应在上文"亡图"之下。

⑪自：自身。　检式仪表：榜样表率。

⑫"孔子"五句：见《论语·子路》。

⑬胜：战胜。"禁胜于身"等于说君王自己能受法约制。

【译文】

法，好比天下的度量衡制度，又是君王手中的水准和墨绳。国家制定颁行刑法，目的是依法惩罚犯法者；设立奖赏章程，目的是依据章程奖赏有功的人。刑法和规章一经制定，符合奖赏章程的就要嘉奖，触犯法网的就要治罪；尊贵的人犯了法不减轻惩罚，卑贱的人犯了法不加重刑罚；犯法的人虽然贤能也一定严办，守法的人虽然没才能也不可无端加罪。所以秉公执法的风气形成了，徇私枉法的歪风邪气就行不通。古代设置司法官，是为了约束人民，不让他们恣意妄为；设立君王，是为了制约主管官员，不让他们独断专行；而制定宗法礼制，是用来限制君王，不让他专横武断。人民、官吏、君王，从下到上都受到限制不能放纵，那么道就占主导地位，道占了主导地位，事理就通达，这样便可以回到无为之治的境界。这里说的"无为"，不是什么都凝滞不动，而是说不要事无大小都由君王一人来办，或者说不要只凭人的意愿而不管事物的自然规律。"寸"的长度是根据禾穗的芒长来制定的，禾穗的芒长产生于有形体生命的植物，有形的植物要生长离不开光，光是太阳放射出来

的，而太阳又是火热的天之阳气变成的——这就是“度”制的本原。音乐产生于五音，五音产生于十二律，十二律产生于风——这就是声音的祖宗。法的情形一样，它产生于道义，道义产生于众人的需要，众人的需要合人心，这就是治国的要领。所以和根本相通了就不会被末节搞乱，抓住了要领就不会被繁琐搞糊涂。法，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下钻出来的，而是产生于人间又返转来用它使人们正派。所以自己身上有什么过错就不要非难别人同样的过错，自己没有某种善德美行就不要苛求别人有这种善德美行，十全十美的人是没有的，“圣人”也不例外；根据众人的心愿制定的法律，在上位的人不要随意废掉，禁止人民做的事君王自己不能去干。所谓亡国，不是说没有了君王，而是说国家法制不存在了；有些人要变更法律，并不是没有成法，而是有成法不用，有法不用等于没有法。所以君王立法，首先自己要作好守法执法的楷模表率，这样才能令行天下。孔子说：“自己光明正大，不必发号施令，下面就会闻风而动；自己不正派，虽然三令五申，下面也懒得理睬。”所以，君王能用法来严格管住自己，那么政令就能在人民中畅行无阻了。

【原文】

21 圣主之治也，其犹造父之御：齐辑之于辔衔之际[①]，而急缓之于唇吻之和[②]；正度于胸臆之中，而执节于掌握之间[③]；内得于心中，外合于马志。是故能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诚得其术也。是故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④]。体离车舆之安而手失驷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舆马不调，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为治。执术

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矣[⑤]；明分以示之，则蹠、蹻之奸止矣[⑥]。夫据除而窥井底[⑦]，虽达视犹不能见其睛[⑧]；借明于鉴以照之，则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劳，精神不竭，物至而观其象[⑨]，事来而应其化，近者不乱，远者治也。是故不用适然之数[⑩]，而行必然之道，故万举而无遗策矣[⑪]。今夫御者，马体调于车，御心和于马，则历险致远，进退周游，莫不如志。虽有骐骥𫘧駬之良，臧获御之[⑫]，则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贵其自是，而贵其不得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夺，毋曰不争。"如此，则人材释而公道行矣[⑬]。美者正于度，而不足者逮于用[⑭]，故海内可一也。夫释职事而听非誉，弃公劳而用朋党[⑮]，则奇材佻长而干次[⑯]，守官者雍遏而不进。如此，则民俗乱于国，而功臣争于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释之而不用，是犹无辔衔而驰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吞舟之鱼，荡而失水[⑰]，则制于蝼蚁，离其居也；猿狖失木[⑱]，而擒于狐狸，非其处也[⑲]。

【注释】

①齐：整齐，一致，这儿是使齐一的意思。 辑：和，这儿是使和谐的意思。之：驾车的马，有多匹。 际：间。这句说众马随御手缰绳的控制而整齐和谐地行进。

②唇吻之和：指平和的吆喝声。 唇吻：口。

③节：竹根做成的鞭子，所以叫做"节"。

④驷马：古代同驾一车的四匹马叫驷。这儿泛指驾车的马。

⑤管、晏：管仲、晏婴，春秋时齐国的两位著名政治家。 尽：充分发挥出

来。

⑥蹠、蹻(juē 决阴平):盗跖、庄蹻。前者是春秋时齐国奴隶起义领袖,被统治者诬为盗。后者是楚怀王时的农民起义领袖,古书记载,他起义后闹得楚国四分五裂。后者又指入云南称王的楚将庄豪。古书常"蹠蹻"并称,所以这儿以取前一义为妥。

⑦除:王引之认为是"干"之误,指井栏。干的繁体与"除"字形似。

⑧达视:指看得远。　睛:瞳子,眼珠子。

⑨象:王念孙认为是"变"之误。作"象"也说得通。"象"承"观","应"接"化",各有所配搭,不必"变"、"化"连复。

⑩适然:偶然。适有"恰好"义,恰好多指意义巧合,故得产生偶然之义。《韩非子·显学》:"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本书此处和韩书同。

⑪遗策:等于说"失策","失误"。

⑫臧获:原注作"古之不能御者,鲁人也。"刘文典本以"鲁"为鲁国。臧获一般是指奴婢,封建统治者错误地认为"上智下愚",故以下贱的"臧获"为愚者的代名词。笔者疑这儿的"鲁人"似指"鲁钝之人",即蠢人。参见本卷15、17,该处"虽愚者不加体",所依据的《韩非子·外储说》文作"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本书换"臧获"为"愚者"。

⑬释:这儿应指心情愉悦,等于说"思想获解放"。上文所引几句话含有听其自然的意思,下文二句也含优劣各得其宜的意思。"释"便是如此驾驭人材的效果。

⑭"美者"二句:王念孙认为"美"是"羡"之误,指"多余"。"羡者"指才能多的人。"正"是"止"之误。"止于度"指君王对这种人不要抬得太高,因为再能干的人也有不足之处。"不足者"相当于"不肖者",能力差的人。"建"是"逮"之误,逮指及。"逮于用"指发挥其应有、能有的作用。

⑮"夫失"二句:释:放弃。　职事:本指职能,这能应指是否称职。　公劳:当指出以公心勤于政事的人,与"朋党"相对立。

⑯奇材佻(tiāo 挑)长:原注作"奇材,非常之材。佻长,卒(最终)非纯贤(纯正贤能)也。"这儿以树木喻人材:本来是能长成栋梁之材的好树苗,受恶劣环境的影响而变成虚空不结实的瘦长之木,喻本来是好人才,因君王用人不分贤愚忠奸,也变成庸才。　佻:轻薄,轻浮。这儿指树木虚空不结实,这种

"泡(pāo 抛,虚空松软,不坚硬)材"无大用。 干(gān 甘)次:这儿指庸才爬上力不相称的高位。 干:超越。 次:官职等级。

⑰荡:指不小心。 失水:指蹦到岸上。

⑱狖(yòu 右):猴的一种。

⑲"而擒"二句:擒:捉住。实际上也可指制服,战胜,不一定局限于具体的"捉"。本书《兵略》:"吴王夫差西遇晋公,禽之黄池。"原注作"禽之,服晋也。"吴王为黄池之会,并未俘虏晋公,这里禽训制服,古籍不乏此用法。详参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擒庞涓》。 处:读 chǔ。

【译文】

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就像造父驾御车马:善于调节辔头使马儿步伐整齐和谐,疾驰缓步都随顺他平和的吆喝;驾御的法术熟谙于胸间,竹鞭紧紧握在手心;那缰绳的松紧、吆喝的高低、鞭儿的挥舞,无不传达出他内心的旨意,而马儿们也都心领神会。因此,不论是前进后退,还是转弯绕圈儿,都能蹈矩循规,路不会走岔,多远也能如期到达,可人马都还有富余的气力,这实在归功于御术神奇!所以说权位和权力,就是君王的车子;大臣,就是君王的驾车马匹。君王不在车上坐稳,马儿又不明白他一举一动的旨意,这样而不出车毁人亡的危险,从古到今都是没有的事。所以车马不协调一致,王良也没能耐驱车上路;君臣不和,唐尧、虞舜也没法子治好天下。掌握法术来驾御,那么管仲、晏婴的雄才大略就最大限度地施展出来;明确君臣的职分并认真落实,那么盗跖、庄蹻那样的大盗也难找作乱的机会。爬伏在井栏上朝着井底的水照脸,即使眼力再好也看不清你的眼珠子;用明镜来照,脸上的毫毛斑点也能看清楚。所以英明的君王耳目不劳累,精神不耗损,物体到了跟前能看清它们的形象,事情发生了能应付它们的变化,不论远近都能治理得有条不紊。所以不靠偶然的机运而遵循必然规律,无能做什么都不会失误。那优秀的御手,马儿身体和车子协调一致,御手的心思和马儿和谐沟通,那么经过险阻,达到远方,进退转圈子,没有不称心如意

的。即使有了骐骥、騄駬那样的良马，让不懂驭术的蠢才去驾驭，那么良马反而暴烈放肆起来，没法制服它们了。所以治理政务的官吏，可贵的不在他们自以为正确，而在于他们不能做坏事，这取决于君王驾御的本领怎样。所以说："不能助长他们的贪欲，也别压抑他们合理的要求；不能鼓励他们争名夺利，也别叫他们放弃正当的权益。"能像这样恰如其分，那么人才便获得解放，公平的用人之道便能实行了。才能多的人重用要有限度，才能不足的人也要放到适用的位置上，这样，整个天下人才的心态就平衡了。如果不问才能是否称职而只根据人们的非议或赞扬来判定人才优劣好坏，抛弃一心为公勤于政务的人而运用结党营私之徒，那么本来是好人才也会变成无用之才，而且跻身他力不相称的位置，忠于职守的人反倒被拦住晋升之路。这么一来，全国的民间风俗就会混乱，功臣也会在朝廷因不受重用而争吵不休。所以法律制度，是君王用来控制百官百姓的，如果抛开不运用，这就像不用辔头而骑马疾驰，群臣、百姓反过来要捉弄君王呢。所以说君王有了法术便能控制臣民，没有了法术就要被臣民控制。吞舟大鱼，一旦不留心跳到了陆地上，就要受蝼蛄、蚂蚁的欺侮，因为它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水域；猿猴失去了树林，就被狐狸制服，因为它呆错了地方。

【原文】

22 君人者释所守而与臣下争①，则有司以无为持位，守职者以从君取容②，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转任其上矣。夫富贵者之于劳也，达事者之于察也，骄恣者之于恭也③，势不及君④。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为之，则智日困而自负其责也。数穷于下则不能伸理⑤，行堕于国则不

能专制[6]。智不足以为治，威不足以行诛，则无以与天下交也[7]。喜怒形于心者欲见于外[8]，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离心而群臣相怨也。是以执正阿主，而有过则无以责之；有罪而不诛，则百官烦乱，智弗能解也[9]；毁誉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则人主逾劳，人臣逾逸，是犹代庖宰剥牲[10]，而为大匠斫也[11]。与马竞走，筋绝而弗能及；上车执辔，则马死于衡下[12]。故伯乐相之，王良御之[13]，明主乘之，无御相之劳而致千里者，乘于人资以为羽翼也。是故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为而无好也[14]。有为则谗生，有好则谀起。昔者齐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饵之，虞君好宝而晋献以璧马钓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乐诱之[15]，是皆以利见制于人也[16]。故善建者不拔[17]。夫火热而水灭之，金刚而火销之，木强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胜也[18]。故中欲不出谓之扃[19]，外邪不入谓之塞[20]。中扃外闭，何事之不节[21]？外闭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后能用之，弗为而后能为之。精神劳则越，耳目淫则竭。故有道之主，灭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22]，不夺之事；循名责实，使有司[23]。任而弗诏[24]，责而弗教；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25]。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

【注释】

①“君人”句：这句说的就是上文所说的“君臣同道”，君弃无为之术而行臣职。以下述君行臣道的后果。

②从君取容：原注作“随君之欲，以取容媚。”指看君王脸色行事，以求容

身立足。

③“夫富”三句：之于：之是助词，无实义，只表示这三个句子形式作下面“不及”的主语。　于：对。　劳：勤劳政事。　察：考察政务。　恭：恭谨守职。

④势：这里有“势必”的意思，“势”修饰“不及”。　不及：不如，赶不上。以上四句是说君王同道，臣必懈怠而不尽职。此句宜加“也”字煞尾，承接阐发上文的语气便更为显豁。

⑤数穷于下：指国君的智术消耗在庶务之中，必神智不清，所以说这样便“不能伸理”，此句和下文“智不足以为治”对应。

⑥行堕于国：指国君陷进繁琐的国事，君行如臣，不像个君王的样子，所以说这样便“不能专制”。专制指控制臣民，这儿不含凭主观独断专行的贬义。此句和下文“威不足以行诛”对应。

⑦天下：王念孙认为应作“下”，指臣下。　交：字面意思是交接，打交道。指建立作者所认为正常的君臣关系——君是坐车的，臣是拉车的。

⑧“喜怒”句：王念孙认为此句应作“喜怒形于心，嗜欲见（现）于外”。按：原文的“者”字无误。这个“者”是表示假设语气，相当于今语“如果……的话”句意是说心中有了喜怒之情的话，就要（“欲”）流露在言语、表情、行为上，“见”的就是心中的喜怒之情，无需再加“嗜欲”。本书此处吸收了术数家的观点，主张君王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内心意图情感，以免被奸佞之徒利用钻空子。慎子、韩非子对这种法术论之甚详，提倡君王神密莫测。本书则侧重在君行“无为”。

⑨智：指君王的智，和下句“明”相对。　解：指解“烦乱”，和下句“照”相对。

⑩庖宰：两字连读义同，指厨师。

⑪“而为”句：“斫”下当有“木”一类的字，以和上句“牲”对称。

⑫死：陈观楼认为此字用在这里“义不可通”，他据《文子·上仁》校订为“服”。　按：原文不误。死有“拼命”、“效死”、“不灵活”三义都适用于此。《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将义》：“将者不可以不义；不义则不严，不严则不威，不威则卒弗死。”此为拼死、拼命之义，此例句意切近本文，彼说“将”威卒“死”，此说“君”威马“死”，强调保持君威的重要。取“不灵活”义则谓臣一旦由君王驾驭，便不能乱来，不像“竞走”时那样可以纵情驰骛。陈观楼取“死”的本义，自然“义不可通”。

⑬王良御之：上文用御手造父喻君王，这里御手改喻臣，而以乘车人喻君：彼处讲“术”，此处讲“势(位)”，角度异，不矛盾。比喻取相似点而已。

⑭有为：王念孙认为应作“有立”(有所建树)，否则和“无为”矛盾。 按：“有为”和上句“无为”不冲突；“有为”和“有立”是一个意思。“无为”指治术，“有为”指目的；积极的“无为”正是落脚于“有为”，即上文说的“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言其莫从己出也”，正是“有为而无好”的意思。原注“无好”为“无私好”，等于“莫从己出”。

⑮“昔者”三句：这三件事参见七·18·⑤、⑦、⑧。

⑯见……于：被。

⑰“故善”句：这句下面有注文“言建之无形也”。王念孙认为此注文是正文杂进注释，“善建者不拔”是引用《老子》五十四章首句，引用之后，原文再对《老子》语加以解释，说引文的意思是“言建之无形也”。王说可供参考。 建：建立功业。 拔：动摇。

⑱“夫火”五句：火热、金刚、木强、水流都是比喻“有为”，嗜欲外露，以衬托“造化者”(无为之道)的无形无欲而“莫能胜”。

⑲中：内心。 扃：关闭。

⑳塞：闭塞。

㉑何事之不节：“何事”是节的前置宾语，下文同此。 节：节制。

㉒伐：王念孙认为应作“代”。指代替臣。

㉓使有司：应作“使各有司”，即让官员都有实权实职。

㉔诏：令。

㉕以奈何为宝：原注作“道贵无形，无形不可奈何，道之所以为贵也。”奈何常用作反问，表示“无可奈何”的意思，所以原注用“不可奈何”来解释“奈何”，说明“道”无所不能，谁都奈何它不得。杨树达认为“奈何”指己不知而求教于人。可参考。

【译文】

统治臣民的君王如果抛开君王的本分，去抢臣下分内的职责，那么，各个职能部门的主管官员，就闲在自己的官位上无事可干了；本来忠于职守的官员也只好顺从君王的意愿献媚讨好，看君王

的脸色来行动；他们收起自己的智慧不用，反过来把自己该做的事全都推到君王身上。在国君事必亲躬、包揽一切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些身居尊贵地位的卿相对勤劳国事，通达事理的大臣们对于考察政务，骄傲放纵的官僚们对于谦恭谨慎，势必不如君王了。君王不运用群臣的才能，而喜欢什么都自己干，就会每天伤透脑筋，背上沉重的包袱没法摆脱。这么一来，国君有限的解数在庶务中用光了，他就不能办事合理；国君完全陷在具体的国政当中，他就不能专心一意地控制群臣百官了。君王的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君王的权威不足以施行诛罚，就没办法和臣下正常打交道了。君王心中如果产生喜怒的情绪，就会流露在言语、神态、行动上，这样，本来忠于职守的人就放弃正直转而阿附君王，主管官吏就出以私心歪曲、破坏法律来顺从歪风，奖赏不符功劳，惩罚不合罪过，上下离心，君臣互相怨恨。因此如果执政大臣阿附君王，他们有了过失，君王就没办法责备；有罪的如果不加以惩处，百官就会心情烦躁思想混乱，国君再怎么聪明也解不开他们心里的疙瘩；毁谤和吹捧的风气滋长起来，国君再怎么英明也不能照亮人们的心田。如果不正本清源返回到自然无为，那么君王越辛苦劳累，臣下就越安逸闲适，这就像掌管祭祀的人取代厨师宰杀牺牲，又像低能的木工代替高明的工匠斫削木料。御手和马赛跑，跑断腿也追不上马；但坐到车上操纵辔头，马就不能不套着轭头乖乖地听使唤了。所以让伯乐去相马，由王良赶车，英明的主人安稳地坐在车厢里，不必相马赶车就能达到千里远，这是由于充分利用了相马人和御手的特长，就如虎添翼了。所以统治臣民的人，他应该行清静无为之道而守住本分，有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大志而没有个人的喜好贪欲。君王插手庶务杂事，谗佞之徒就冒出来；君王有私好贪欲，阿谀之徒就忙开了。从前齐桓公喜爱调味口，易牙就烹煮他的大儿子献给齐桓公让他上钩骗得宠信；虞国君主贪得垂棘璧玉和屈产良马，晋献公就拿璧玉良马来迷惑他上圈套借到了进军道路；胡王爱好音乐，秦穆公就用

歌女诱使他同秦国交好丢掉了宝地。这三位昏君都是因为利欲迷住心窍而被别人算计了呀！所以善于建树的人，他的建树是稳如泰山的，因为他的建树靠的是捉摸不住的无形的道术。那火虽然猛烈灼热但水能泼灭它，金属虽然坚硬无比但火能熔化它，木材虽然结实但利斧能砍断它，水虽然无孔不入但土能堵住它，只有自然之道什么东西也休想制服它。所以内心的欲念不外露叫做把住了门关，外界的邪气不能攻心叫做关卡守得紧。欲念不外露，邪气不能侵入，什么样的人不能控制住，什么事不能成功呢？不用然后能用，无为然后有为。人的精神劳累就会散失，耳目沉溺于声色精气就会枯竭。所以得道的君王，熄灭心火，抛掉杂念，以清静虚无来对付一切；他不代替臣下说东道西，不把群臣分内的事务揽到自己手里；他只按照百官的名分来要求他们落实自己的任务，让他们各自主管分内的事情。任用他们但不对他们唠唠叨叨，提出要求但不指手划脚；以不知为法术，以什么也奈何不得的道为宝。能做到这一步，那么百官群臣便会各自坚守自己的岗位了。

【原文】

23摄权势之柄，其于化民易矣。卫君役子路，权重也[①]；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②]。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托势者胜也。故枝不得大于干，末不得强于本，则轻重大小有以相制也[③]；若五指之属于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属于大也。是故得势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④]；所守甚约，所制甚广。是故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岂其材之巨小足哉[⑤]？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

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楚庄王伤文无畏之死于宋也，奋袂而起⑥，衣冠相连于道⑦，遂成军宋城之下⑧，权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⑨，楚国效之；赵武灵王贝带鵕䴊而朝⑩，赵国化之。使在匹夫布衣，虽冠獬冠，带贝带、鵕䴊而朝，则不免为人笑也。

【注释】

①卫君：春秋卫出公，名辄。几次被赶下君位，逃难他国。所以本书以他为“怯者”的典型。　子路：卫出公第一次在位时，子路任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出公遇叛乱出奔鲁国，子路在战斗中为报君恩而战死。所以本文说“卫君役子路”见《左传·哀公十五年》。

②“景、桓”句：综合王念孙、俞樾说，此句应作“桓、景臣管、晏……”。齐景公是有名的昏庸之君，不过常听晏子的直谏。事详《晏子春秋》。管、晏都是智慧的政治家。

③则：王念孙认为应作“言”。这句是解说上两句的，和下文“言以……”句同。

④存：王念孙认为应作“任”，承担。

⑤巨小：大小、粗细。这里指尺寸。　足：指大。这句说十围之木、五寸之键都或细或短，却派大用。围这里应指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拢起来的圆周长，一般不过一尺左右。十围之木虽不算细，和千钧之重比，它还是细的。

⑥“楚庄”二句：春秋鲁宣公十四年(前595年)楚庄王派文无畏(申舟)出使齐国，要文无畏经过宋国时不向宋借路径直通过，以向宋国挑衅。文无畏知此去必遭宋人杀害，但迫于君命，只得交代了后事前往，果遭杀害。楚庄王乘机发兵攻宋。事见《左传·宣公十四年》、《吕氏春秋·行论篇》。　奋袂：挥袖，愤怒的动作。

⑦“衣冠”句：《左传》原文说庄王听到文无畏死信后愤怒到极点，来不及穿鞋、佩剑、坐车就只身冲向街市欲发兵攻宋，侍从的人纷纷追在后头送鞋、送剑、送车。所谓“衣冠相连于道”是指在庄王影响下随他出征的人很多。

⑧成军：等于说“成事”。成事古代有特指战胜的意思。《左传·宣公十二年》：“其为先君宫(为随军的先君神主作宫室以祀之)，告成事而已。”杜预注：“祀先君，告战胜。”孔疏：“告成事，告战胜也。”

⑨楚文王：春秋楚君，名熊庇，楚武王熊达之子。 獬冠：原注作“獬(xiè 懈)豸(zhì 志)之冠，如今御史冠。”獬豸是传说中的独角神兽，能帮助法官用头角触说谎的人，分辨曲直。后来把獬豸冠叫“御史冠”。御史管纠察。

⑩赵武灵王：战国初赵君，曾从服装入手，提倡“胡服骑射”，改革国政，富国强兵。 贝带：原注作“以大贝饰带，胡服。” 鵔(jùn 俊)鶵(chóu 俦)：鵔是鵔鸃(yí 仪)，即锦鸡，羽毛美丽可为装饰。古代有“鵔鸃冠”。《汉书·佞幸传》：“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鵔鸃，贝带。”颜师古注：“以鵔鸃毛羽饰冠，海贝饰带。”鶵也是一种雉鸡，见《玉篇》。据此鵔鶵是指用野鸡尾羽装饰的冠，现在在戏曲中常能见到。但原注说鵔鶵“读曰‘私钮头’，二字三音也”。以“夋”作声符的字上古音有的声母是 s(“心”母)，而“鶵”和“头”上古声母相同(“定母，d 而浊音)，韵极靠近。所以原注说“二字三音是有理由的。私钮头古籍又作师比、胥纰、犀毗、鲜卑，是古代北方胡人的一种金属兽形衣带钩，因是音译外来词，故写法很多。《战国策·赵策》：“武灵王赐周绍胡衣，衣冠贝带，黄金师比。”高诱联系赵武灵王事释“鵔鶵”为“私钮头”也有道理。笼统地说，“贝带鵔鶵”借代胡服。关于“私钮头”详参罗常培《语言与文化》。

【译文】

君王紧紧地握住了权柄，那么他教化人民就轻而易举了。无能的卫出公能役使勇武的子路，因为卫出公握有大权；昏庸的齐景公和齐桓公能让精明的管仲、晏婴作他们的臣属，因为景公、桓公身处国君尊位。怯懦的臣服勇武的，愚庸的驾驭聪慧的，因为怯懦、愚庸的托身的地位胜过勇武聪慧的。所以树枝不能比树干粗大，树梢不能比树根结实，这样重的、大的就可以制约轻的、小的了；像五根手指属手臂控制，它们搏击、拉扯、抓取十分敏捷灵活，没有不随心所欲的，这是说小的属大的控制。所以说谁获得了有利的地位，他掌握着的很小，能胜任的却很大；所守的很少，控制的却很广。所以十围粗的木柱，能承受千钧重的房屋的重量；五寸长的插销，能控

制门的开关。难道是木柱插销的粗细长短足以使它们胜任重力或开关吗？不是的。而是它们处在关键的位置上。孔丘、墨翟学习先圣的学说，精通六艺的理论，但是嘴里宣传他们的言论，亲身实践他们的志向，仰慕他们的义理、追从他们的作风，并且为他们奔走效劳的忠实信徒不超过几十人。假如让孔丘、墨翟处在天子的位置上，那么天下便到处都是儒、墨之徒了。楚庄王为文无畏在宋国被杀害而伤心，挥袖而起，领兵去攻打宋国，一路上跟随前往的楚国人接连不断，终于在宋国都城打了胜仗，因为楚庄王权势很重啊。楚文王喜欢戴獬豸冠，楚国人都仿效他；赵武灵王系着贝带、戴着鵔鸃冠上朝，整个赵国都兴起胡服骑射的风气。假如楚文王、赵武灵王处在平民百姓的地位上，即使也戴上獬豸冠，系上贝带、戴上鵔鸃冠，跑到朝廷上去，就不免叫人笑话了。

【原文】

24 夫民之好善乐正，不待禁诛而自中法度者，万无一也；下必行之令，从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阴未移，而海内莫不被绳矣。故握剑锋，以离北宫子、司马蒯蒉不使应敌[①]；操其觚[②]，招其末[③]，则庸人能以制胜。今使乌获、藉蕃从后牵牛尾[④]，尾绝而不从者，逆也；若指之桑条以贯其鼻，则五尺童子牵而周四海者，顺也。夫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⑤]，以水为资；天子发号，令行禁止，以众为势也。夫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利，威行也，若发城决唐[⑥]。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风而驰易以远。桓公立政，去食肉之兽、食粟之鸟、系罝之网，三举而百姓说[⑦]；纣杀王子比干而骨

肉怨⑧，斮朝涉者之胫而万民叛⑨，再举而天下失矣。故义者，非能遍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从风；暴者，非尽害海内之众也，害一人而天下离叛。故桓公三举而九合诸侯，纣再举而不得为匹夫⑩。故举错不可不审⑪。

【注释】

①"故握"二句：综合王念孙、王绍兰、俞樾三家的说法，这两句改订成："故握剑锋，虽以北宫子、司马蒯蒉不可使应敌。"原文误"虽"为"离"，倒置"以"于其上；缺"可"则语意不明畅。 锋：刀剑的尖子。握剑锋指倒持剑，喻本末倒置。 北宫子：战国时齐国人，有勇力。 蒯蒉：战国时赵国的善击剑者。 应：迎击。

②觚（gū 姑）：原注指剑柄。这里当指角质棱形剑托。觚可以指多角棱形器物。

③招（qiáo 乔）：原注为"举"。所谓"招其末"是指握剑成上扬之势，作刺击的架势。末即剑锋。

④乌获：见本卷 13·①。 藉蕃：也是大力士。

⑤桡（ráo 饶：固定在船两侧的桨。

⑥城（kǎn 坎）：堤岸。 唐："塘"的古字，指堤。

⑦"桓公"三句：罝（jū 居或 jiē 街）：本是捕兔网，引申为网住，捕捉。 说：悦。

⑧比干：商代贵族，纣王的叔父。相传因屡谏纣王，被剖心而死。

⑨斮（zhuó 斫）：同"斫"，斩断，剁。

⑩再：二、两，和"三"对言。指杀比干、斫朝涉者的胫两件事。这里不宜当第二次讲。

⑪错：通"措"。

【译文】

能够自觉地喜欢美德、乐意正派、不靠禁令诛罚就遵守法度的老百姓，一万人当中难有一个。君王发布法令坚决实行，服从的人

就让他得到好处，敢违抗的就叫他遭殃，能这样，转眼的功夫，天下人没有不严守法纪的。所以如果握着剑尖，以剑柄对着人，即使是北宫子和司马蒯蒉那样的勇士、击剑高手，也不能靠他迎战敌人；如果紧握剑柄，扬起剑头，那么武术平庸的人也能靠他制服战胜敌人。如果让乌获、藉蕃那样的大力士在牛的身后拉住牛尾巴，尾巴拉断了牛也不听话，因为这是倒行逆施；如果用手指粗的桑木枝条穿着牛的鼻孔，那么五尺牧童也能牵着牛周游天下，因为这是顺应形势。七尺长的船桨能够控制船左行右转，这是由于依靠水的作用力；天子发号施令能够令行禁止，这是依靠众人的拥护。能够堵塞危害人民的事，推行有益于人民的事，君王的权威便会树立起来，就像挖开池塘的堤岸水就能畅流灌溉田地一样。所以顺流而下不费劲就到达目的地，背对着风奔跑轻飘飘地就跑得很远。齐桓公登上君位处理政事，下令不许畜养食肉猛兽、吃粮食的雀鸟，撤除捕捉禽兽的网罗，只办这三件事百姓就心悦诚服了；殷纣王残杀自己的叔父王子比干使得骨肉怨恨，斩断早晨涉水渡河的人的小腿，引起万民叛乱，只这两种暴行就使他丢掉了天下。所以国君的义举，用不着使天下所有的人都同时获得利益，而只要使一人得利，天下人便会从中受感化；君王的暴行，用不着让天下所有的人都受害，只要残害一人，天下人便会离心而背叛。所以齐桓公只办了三件好事便九合诸侯，成为盟主；殷纣王只干了两种坏事就遭覆灭，想当个平头百姓也不可能了。所以说一国之主的一举一动都不可不特别慎重啊！

【原文】

25 人主租敛于民也①，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馑有余不足之数②，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高台层榭，接

屋连阁，非不丽也，然民有掘穴狭庐所以托身者[3]，明主弗乐也[4]；肥浓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于口者，则明主弗甘也；匡床蒻席[5]，非不宁也，然民有处边城、犯危难、泽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惨怛于民也[6]，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岁登民丰，乃始县钟鼓[7]，陈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乐之，国无哀人。故古之为金石管弦者[8]，所以宣乐也；兵革斧钺者，所以饰怒也[9]；觞酌俎豆[10]，酬酢之礼[11]，所以效善也[12]；衰绖菅屦[13]，辟踊哭泣[14]，所以谕哀也。此皆有充于内[15]，而成像于外[16]。及至乱主，取民则不裁其力[17]，求于下则不量其积，男女不得事耕织之业以供上求，力勤财匮，君臣相疾也[18]。故民至于焦唇沸肝，有今无储，而乃始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是犹贯甲胄而入宗庙，被罗纨而从军旅[19]，失乐之所由生矣。

【注释】

①租：田赋；租税。这儿指收租税。

②饥馑：王念孙认为应作“饶饥”。饶对馑，有余对不足。

③掘：王念孙认为应作“堀”，即“窟”，指土室。

④“明主”句：原注作“不乐其大丽也。” 乐：以为乐。

⑤匡：原注作“安也。” 蒻（ruò 弱）：原注作“细也”。蒻本指嫩的香蒲。这儿指细软。

⑥惨怛（dá 达）：忧伤悲痛。

⑦县：悬。

⑧金：钟类。 石：磬类。 管：箫类。 弦：琴类。

⑨饰：明，表现。修饰则鲜明。

⑩觞酌：酒器；饮酒。 俎（zǔ 祖）豆：祭器。俎是放食物的案。豆是盛食

物的高脚盘。

⑪酬酢(zuò 坐):主客互相敬酒。主敬客叫酬,客敬主叫酢。

⑫善:王念孙认为应作"喜"。乐、怒、喜、哀相对。

⑬菅(jiān 尖)屦(jù 具):草鞋。

⑭辟踊:见三·23·⑥。

⑮充:实。指内心实在的真情。

⑯像:形象,表情、言语、举动等。

⑰裁:度量。

⑱疾:怨恨。

⑲"是犹"二句:喻所用失当。

【译文】

国君向人民征收赋税,一定得事前盘算一下年成好坏,估量一下人民积畜多少,弄清老百姓是饱是饥,有余还是不足,做到心中有底,然后再酌情征取供君王车马衣食所需的赋税。高耸的楼台,层叠的榭屋,联绵鳞比的宫室,并不是不壮丽呀,但是老百姓还有挤在土室窄屋里安身的,英明的君王不会以住在华丽的宫室楼阁里为快乐;肥腴醇厚甜美脆嫩的酒食,并不是不味美呀,但是老百姓还有糟糠粗粮都吃不到口的,英明的君王不会以享受佳肴美味为甜美;安适的床榻,细软的垫席,并不是睡上去不安宁呀,但是老百姓还有戍守边城、冒着危难、战死荒野、尸骨暴露的,英明的君王不会以寝卧舒适为安适。所以古代统治臣民的人,他为人民的痛苦而悲伤,国家有挨饿的,君王就不挑食物的花样;老百姓有受冻的,君王就不穿裘皮;只有在年成好百姓丰衣足食的时候,君王才悬挂钟鼓,陈列干戚,君臣上下同享欢乐,国家也没有悲哀的人。所以古代制作铜钟、石磬、箫管、琴瑟,是用来抒发快乐之情的;制造兵刃、铠甲、斧钺,是用来显示愤怒的;规定祭祀和酬答的礼节,是用来传达交流喜悦的;披麻戴孝,捶胸跺脚,号啕痛哭,是为了表示哀悼的。这种喜怒哀乐之情,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而通过一定的外在

形式表现它们。到了乱世君王头上，搜刮民脂民膏不顾人民的力量，聚敛民财民物不管人民的家底，男女不能从事耕织的本业来供给上面的奢求，民力疲劳，财源匮乏，君臣互相怨恨。所以老百姓给弄到唇焦舌燥，心急火燎，混过今日，明日米缸露底，在这样的凄风惨雨中，却撞击大钟，敲打响鼓，吹奏笙竽，弹拨琴瑟，这如同穿戴着甲胄进祖庙祭享神灵，披着细软华美的丝衣出征作战，完全失去了制定音乐的目的意义。

【原文】

26 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蹠耒[①]，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时有涔旱灾害之患，无以给上之征赋车马兵革之费[②]。由此观之，则人之生悯矣！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③]，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虽涔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穷流亡也。故国无九年之畜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悯急[④]，无三年之畜谓之穷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则得承受于天地，而不离饥寒之患矣[⑤]。若贪主暴君，挠于其下[⑥]，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则百姓无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⑦]。

【注释】

①蹠：踏，踩。蹠耒指耕种。

②无：有的版本作“有”，通“又”。连上文是说家大口阔，加上灾荒，又要纳赋，故下文说民生“悯矣”。

③率：也是计的意思。　畜：蓄。

④悯急：忧愁得很，等于说大忧。

⑤离：通“罹”(lì 利)，遭受。

⑥挠：扰乱。

⑦天和：天的和气即天的施予。　地德：地主生长，施德于人。天和地德总指大自然的赐予。

【译文】

老百姓生活主要靠农业生产，一个男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不超过十亩，中等土质田地一年的收获，每亩不过四石。妻子儿女老老少少靠这些收获养活，常常有水旱虫灾作害，还要上缴赋税供给官府朝廷车马军队的费用。由此看来，人民的生活就够忧愁了！全国这么大的面积，打他三年耕作积余够一年用的粮食，九年算下来就有够三年用的储备粮，十八年有六年的储备，二十七年就有九年的储备，这样，即使发生水旱虫灾，老在姓也不会陷入困境四处流浪。所以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叫做衣食不足，没有六年的储备叫做大忧，没有三年的储备叫做穷困。所以有了仁慈英明的君王，他取用民财有节制，自己的供奉有限度，那么就能承受天地的施予，而不会遭受饥寒的灾难。若是碰上贪婪残暴的君王，他骚扰下民，侵夺百姓，来满足他无穷无尽的贪欲，那么老百姓就没福分承受天恩地德了。

【原文】

27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①]，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②]，五谷蕃植。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

植桑麻，肥墝高下[3]，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4]，秋畜疏食[5]，冬伐薪蒸[6]，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7]。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8]，不取麛夭[9]，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10]，罝罘不是布于野；獭未祭鱼[11]，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12]。孕育不得杀，鷇卵不得探[13]，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得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14]，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而修封疆[15]；虾蟆鸣、燕降而达路除道[16]；阴降百泉则桥梁[17]；昏张中则务种谷[18]；大火中则种黍菽[19]；虚中则种宿麦[20]；昴中则收敛畜积[21]，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应时修备，富国利民，实旷来远者[22]，其道备矣；非能目见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于心，则官自备矣[23]。心之于九窍四支也[24]，不能一事焉，然而动静听视皆以为主者，不忘于欲利之也。故尧为善而众善至矣；桀为非而众非来矣。善积则功成，非积则祸极[25]。

【注释】

①人君：王念孙认为应作“君人”。这是据本书惯例。如上文第22节多处用“君人者”。“人君”的“君”是名词。“君人者的“君”是动词。二者静动韵味不同。

②群生：二字连续，偏正结构，和“五谷”对称。指众生，即一切生物。 遂：顺利，与下面“蕃”对称，作修饰语。

③肥：土质肥沃，指肥土。 墝(qiāo 敲)：土质坚硬贫脊，指脊土。 高：地势高，如山地丘陵。 下：低洼处。

④果蓏(luǒ 裸):原注作“有核为果,无核为蓏。”蓏古指瓜类植物果实,有籽无核。

⑤畜:蓄。　疏食:原注作“菜蔬曰疏,谷食曰食。”

⑥薪蒸:原注作“大者曰薪,小者曰蒸。”《诗经·小雅·无羊》:“以薪以蒸。”郑玄笺:“粗曰薪,细曰蒸。”和高诱注同。

⑦转尸:原注作“转,弃也。”转通“捐”(二字上古韵同,声母极近),所以原注训转为“弃”。捐有弃义。弃尸指抛尸露于荒野,不得安葬。

⑧畋:打猎。　掩:原注作“犹尽也”。

⑨麛(mí 迷)夭:原注作“鹿子曰麛,麋子曰夭。”这儿泛指幼兽。

⑩豺未祭兽:原注作“十月之时,豺杀兽,四面陈之,世谓之祭兽也。”训祭为“杀”是准确的。古人以为豺杀兽“四面陈之”是祭天地,属迷信之说,不可取。这儿主要是依据兽类捕食的规律来判定季节及相关生态情况。下文“獭祭鱼”、“鹰隼挚”同此。关于“祭”字作“杀”讲,详参陆宗达《古汉语词义答问·说“祭”字》篇(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 年,28 页至 30 页)。

⑪獭未祭鱼:指孟春之时。参见五·1·⑫。

⑫以火烧田:王念孙认为“烧”是衍文。烧和火这儿同义。原注说“不得用烧田”即训火为烧。《尔雅》:“火田为狩。”火田即烧田。《管子·王制》、《说苑·修文》都有“昆虫未蛰,不以火田”的说法。昆虫未蛰,指十月之时。

⑬彀(kū 枯):鸟卵,或已孵化的鸟卵。字又作“鷇”、“鷇”。读 kòu(寇)时则指须母鸟哺食的幼鸟。

⑭发:生长。　蒸气:如气之上升。指长得很快。

⑮四海之云至:原注作“立春之后,四海出云。”“立春”或作“春分”。这里指雨季来临。　封疆:这里指田界。修封疆指准备春播。

⑯“虾蟆”句:依原注指三月份。

⑰阴降百泉:依原注指十月份。十月阴气盛。河流水位下落,便于修桥。

⑱昏张:与下文大火中、虚中、昴中详参本书《天文》、《时则》。

⑲“大火”句:指四月份。

⑳“虚中”句:指八月份。　宿麦:越冬小麦。

㉑“昴中”句:指季秋九月。

㉒实:满,充实。动词。　旷:空。　实旷:指使人民、国库丰足。　来:使归附。

㉓官自备：联系上下文，官当指耳目等外部器官，与“心”相对而言，即下文说的“九窍四支”。　备：完备，指功能得以健全。这里喻君王能有利民利国的善心，臣民就能听从指挥，各尽其职。

㉔支：肢。

㉕极：至，到。

【译文】

食，是人民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君王的根本。所以，治理人民的君王，能够上循天时，下尽地利，中用人力，万物就能顺利生长，五谷就能茂盛繁殖。君王应该指导人民养育六畜，按季节栽种，致力于农业生产，发展桑麻业，肥沃的平原湖区，贫脊的高原山地，都栽种相宜的农作物。丘陵坡地险阻的地域不宜生长五谷的，用它们栽种竹木，春季可以砍伐枯林，夏季可以收获瓜果，秋季可以收集疏菜杂粮，冬季可以砍伐薪柴来供民用。因此活着的人不缺生活用度，死去的不至于弃尸荒野。所以先王治国的方法，畋猎时不杀光群兽，不捕捉鹿子、麋子，不放干池沼捞鱼，不焚毁森林打猎。没到豺狗脯杀弱兽的十月，不准在野外张布罗网；不到水獭捕杀鱼群的初春时节，不准在水域撒网下罾；不到老鹰鹘鸟捕杀食物的立秋时节，不许在山谷张设罗网；草木开始凋落的九月以前，不准进山林动斧开锯；昆虫开始蛰伏的十月以前，不准烧田。怀胎的母兽不准捕杀，正在孵化的鸟蛋不准摸取，鱼没长到一尺长不许捞捕，猪不满一岁不准宰杀。因此，草木的生长如同热气上升，走兽归山如同泉水奔流，飞鸟入林好似烟云聚集，所有这些兴旺的景象，都是君王保护生物的正确措施带来的呀！所以先王治理政事，雨季到来的仲春时节就要农民修整田界，作好春播的准备；虾蟆鸣唱、燕子归来的阳春三月，就组织人民修通道路；阴气降临百川的初冬十月，就发动人民修建桥梁；张星黄昏升上南天的三月，催促农民抓紧种谷；大火星黄昏升上南天的四月，督促农民播种黍豆；

虚星黄昏升上南天的八月，提醒农民种好越冬的麦子；昴星黄昏升上南天的季秋九月强调农村要搞好收割储藏，并开始砍伐树木柴薪。这一系列政令，上告苍天，祈求护佑；下布万民，令其实行。先王之所以能顺应天时，政令周全，富国利民，使国库民囤财物堆满，让远方的异族归顺，是由于他治国之道完美；并不是先王眼睛天生明亮，腿脚天生灵便，而是他的心灵要让眼睛、腿脚得到好处。心要给器官好处，器官就不会忘掉心灵，这样一来各种器官就自然功能健全而各尽其职了。人的心脏同九窍四肢比较起来，它不能代替任何器官的具体工作，然而手脚的一举一动，耳目的一看一听，都是由心主宰着的，它们不会忘记心给自己的好处。所以尧帝心地美好，众人的心田也随之美好起来；夏桀心狠胡作非为，众人也就跟着为非作乱了。积累美德善行就能功业告成，恶贯满盈大祸就临头了。

【原文】

28 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①；智欲员而行欲方②；能欲多而事欲鲜。所以心欲小者③，虑患未生，备祸未发，戒过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辐凑而为之毂④。智欲员者，环复转运，终始无端，旁流四达，渊泉而不竭，万物并兴，莫不响应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备具⑤，动静中仪，举动废置⑥，曲得其宜⑦，无所击戾⑧，无不毕宜也。事欲鲜者，执柄持术，得要以应众，执约以治广，处静持中⑨，运于璇枢⑩，

以一合万，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于微也，志大者无不怀也，智员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鲜者约所持也。

【注释】

①心欲小：等于今语“小心”，即考虑处理问题要谨小慎微，不粗心大意。这里按传统习惯视心为思想器官，孟子所说的“心之官则思”。　志：和心”相对，指志向，或指胸襟。

②员：圆。指灵活圆通。

③所以：此句以下数句都是阐发前三句的，不能够成因果关系，疑“所以”应作“所谓”。又，以用作动词当“认为”、“以为”讲时，意思同“谓”。承上文“凡人之论”，取此义也通，仍应当作“所谓”讲。

④“是非”句：是非：当指正确的人和有错误的人。　毂(gǔ 鼓)：车轮中心有窟窿可以插轴的部分，辐条一头接轮辋，一头接毂外沿。这儿喻君王。这句说不论是正确的人还是有错误的人，只要他情愿团结在君王周围，君王就容纳他们。指志大者能容人。

⑤备：全。　具：完备。备、具这儿同义。

⑥废置：废弃，指停止。废、置同义。“举动废置”等于说“举止”。

⑦曲：周全，普遍；全都，无不。成语有“曲尽其妙”。

⑧击戾：击通“隔”，二字上古音同，声母都是“见”母(读 g)，韵都是“锡”部(读 eg)。洪颐煊说：《尚书·益稷》“戛击鸣球(球玉戛击地响着)”，《昭明文选·长扬赋》作“拮隔”，可证“击”通“隔”。《荀子·修身篇》：“行而俯项(后脖子)，非击戾也。”和此处意思相近。　戾：背逆。按：“曲得其宜，无所击戾”都是陈述“举动废置”的，是说有才干的人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非常适当无阻碍。

⑨持中：有保持中正平稳的意思，和“处静”义近。中或指中和之气。

⑩璇枢：本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一颗星天枢和第二颗星天璇星，它们和天玑、天权组成“斗”形，控制着斗“柄”三星的运转。

【译文】

衡量圣明人物的标准，概括地说有三条：考虑问题要细致，处事要谨慎，同时志向要远大，胸怀要开阔；智谋要灵活圆通，同时品行要方正；才能要广泛，同时办事要简易。所谓心要细，是指在祸患尚未发生的时候就要预见到并加以防备，警惕过失，谨慎对待萌芽状态的危险，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所谓志向要远大、胸怀要开阔，是指能包容所有的诸侯国，统一四方边远地区；恩德遍及百姓，让他们亲密得像同一宗族的人；不论是一向正确还是犯有过失的人，只要他们心向着你，就要团结他们在自己周围。所谓智谋要灵活圆通，是说能像圆环那样反复运转，永无休停；像江河那样到处奔流，四通八达；像深渊泉水那样永不枯竭；万物因此而兴盛，没有不如回音应和的。所谓品行要方正，是说站得直，不弯腰，朴素洁白，不受污染；穷困时不改变操守，通达时不趾高气扬。所谓才能要广泛，是说文武齐备，行为合法度，一举一动都能恰如其分，没有阻碍困难，没有不完全适宜的。所谓办事要简易，是说掌握权柄和运用心计，以简驭繁，以少制多，保持虚静平和，如同璇枢控制斗柄运转，一声号令，就能聚集千军万马，如同符节相合那样有权威。所以细心谨慎的人禁绝错误于萌芽状态，志向远大的人无所不容，智谋圆通的人无所不知，品行方正的人有所不为，才能多的人无事不会，办事简易的人掌握着那万能法宝。

【原文】

29 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①]，瞽箴师诵[②]，庶人传语[③]，史书其过[④]，宰彻其膳[⑤]，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⑥]，舜立诽谤之木[⑦]，汤有司直之人[⑧]，武王

立戒慎之鞀[9]，过若豪厘，而既已备之矣。夫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尧、舜、禹、汤、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10]。当此之时，鼙鼓而食[11]，奏《雍》而彻，已饭而祭灶；行不用巫祝[12]，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祸：可谓至贵矣。然而战战栗栗，日慎一日。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心小矣。《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13]其斯之谓欤？武王伐纣[14]，发巨桥之粟[15]，散鹿台之钱[16]；封比干之墓[17]，表商容之闾[18]，朝成汤之庙[19]，解箕子之囚[20]；使各处其宅，田其田；无故无新，惟贤是亲，用大其有，使大其人，安然若故有之[21]。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志大也[22]。文王周观得失，遍览是非，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才，皆著于明堂[23]。于是略智博问[24]，以应无方。由此观之，则圣人之智员矣。成、康继文、武之业[25]，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弘，勇服于孟贲[26]，足蹑郊菟[27]，力招城关[28]，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29]，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丑[30]以成王道，论亦博矣[31]。然而围于匡[32]，颜色不变，弦歌不辍，临死亡之地，犯患难之危，据义行理而志不慑，分亦明矣[33]。然为鲁司寇[34]，听狱必为断，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已。夫圣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约，故举而必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35]，故动而必穷矣。吴起、张仪，智不若

孔、墨，而争万乘之君，此其所以车裂支解了[36]。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37]，难而必败。凡将设行立趣于天下，舍其易成者[38]，而从事难而必败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39]，不可不察也。

【注释】

①博士：古代的教授之官。这里指诗赋博士。博士始置于战国，秦汉因袭。　诵：朗读。

②瞽：见六·1·⑨。　箴：规谏，告诫。乐官有规谏君王之责。　师：也指乐师。古代乐官中的优秀者可为太师或小师。

③庶人：春秋时的农业劳动者。周天子常把他们赏赐给诸侯王，在诸侯王府中服役的也称庶人。后泛指无官职的平民，其地位在士之下，而高于商、工等。庶人地位卑贱，见君王施政得失，不能直陈于君王，只得在街市议论相传，由有关官吏报告给君王。所以说"传语"。

④史：史官，有记载君王言行之职。以上出自《国语·周语》召公规劝周厉王广开言路的谏辞。

⑤宰：掌管膳食的官员。　彻：通"撤"，撤除。彻膳当指控制君王膳食。

⑥"故尧"句：原注作"欲谏者，击其鼓。""敢"或作"欲"。

⑦诽谤：不当面批评叫诽谤，无贬义。

⑧司直之人：原注作"司直，官名，不曲也。"

⑨鞀（daó 桃）：有柄小鼓。摇鼓以警戒君王慎行。

⑩"皆坦"句：王念孙认为"而南面"应在"坦然"之下。

⑪鼛（gāo 高）鼓：一种大鼓。原注作"王者之食乐也。《诗》云：'鼓钟伐鼛。'"君王进食时要鸣钟击鼓。

⑫巫祝：古代从事通鬼神的迷信职业者，又叫巫史。

⑬引诗见《诗经·大雅·大明》。此诗是歌颂文王、武王扬威灭商，据有天下的史诗。　昭：明，光明正大。　聿：语气词，无实义。　怀：来，招来。

⑭伐纣：王念孙认为应作"克殷"。下文说的都是灭殷之后的事。以下出自《尚书·大传》。

⑮巨桥:殷纣王的粮仓名。在今河北曲周东北。

⑯鹿台:纣王筑的高台,故址在今河南淇县,纣的府库在此。

⑰封比干之墓:见本篇 24·⑧。

⑱表商容之闾:原注作"商容,殷之贤人。老子师,故表显其里。"商容是纣时大夫,因直谏被贬。

⑲成汤:商朝开国君主。原注作"言圣人以类相宗。"

⑳箕子:纣王叔父。封国于箕,故称箕子。谏纣王不听,披发装疯为奴,被纣囚禁。

㉑"用非"三句:"非其有"、"非其人"指不是武王原有的亲近之人。 晏然:安然。指发自真心。 若故有之:如同他原先的亲近之人一样。这几句说武王"惟贤是亲",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

㉒也:刘文典认为应作"矣",以和下文相关几句语气一致。

㉓著:记载。指记取历史经验教训。

㉔略:取。

㉕成、康:西周初期的周成王、周康王。

㉖孟贲(bēn 奔):古代勇士。

㉗蹑:追。 郊:通"狡"。狡猾。 菟:通"兔"。《楚辞·天问》:"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洪兴祖补注:"菟与兔同。"

㉘招:见本卷 24·③。 城关:城门闩门的横木。

㉙素王: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其位的人。《论衡·定贤篇》:"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后以素王称孔子。《抱朴子·博喻》:"是以立素王之业者,不必东鲁之丘。"

㉚鉏(chú 锄):锄。

㉛论:指孔子修《春秋》。

㉜匡:春秋宋邑。在今河南陈留。

㉝分:指天命,命运。孔子在匡受匡人围困时,说:"天生德于予,匡人其如予何?"

㉞鲁:鲁定公。 司寇:掌司法的官。

㉟"其所"句:王念孙认为"多"上应该如上文"有约"加"有"字,通"又"。

㊱"吴起"三句:吴起:参见十·16·③和十二·26。张仪无车裂肢解事,是苏秦之误。

㊲巧：欺骗。

㊳“凡将”二句：趣：趋，行。设行、立趣同义。“易”下应有“而必”二字。

㊴六反。俞樾认为指心小志大、智圆行方、能多事鲜这两两对立的六方面。原注解释成了孔、墨、苌弘、孟贲、吴起、张仪六人。孔子在此为作者所肯定。苌弘、孟贲、墨子只作为比较用，非正面所述。原注显然不对。

【译文】

古时候天子听政，有公卿正面进谏，博士诵读诗歌，乐师规劝讽谕，平民在街市议论国事，史官记录天子的过失，宰臣掌握天子的膳食，天子对上上下下这么多监督限制还认为不够。所以尧帝设置供要进谏的人用的鼓，舜帝树起了谤木让人们书写意见，商汤有司直官员，周武王设有警戒自己审慎的拨浪鼓，那怕有微小的过失出现，他们早已有防备的措施了。圣人对于善事，无论多小的也要做；而对于过失，不论多小也要立即改正。所以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都能心胸坦荡地称王于天下。在他们那时候，君王饭前要先击鼙鼓，饭毕要演奏了《雍》乐后再撤席，饭后还要祭灶神；他们办事不用巫祝通鬼神，鬼神也不敢作祟，山川之神不敢为祸。这可以称得上最贵重的德政了。可是他们还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小心。由此看来，圣明的帝王是多么小心呀。《诗经》赞颂说：“就是挚国的任家二女儿，生下的这位周朝文王，言行谨慎小心翼翼，心地光明地事奉上帝，给国家人民引来很多幸福。”说的正是这回事吧？周武王消灭了殷纣王，打开巨桥粮仓把粮食发放给人民，把鹿台府库里的钱分给百姓；修高忠臣比干的坟墓，在贤人商容的故里立表表彰他的美德，朝拜商汤的庙堂以表示仰慕，把箕子从囚禁中解放出来带回镐京加以重用；让人们都返回家园，耕种自己的田地；不论旧臣还是新人，只要贤能就亲近他们，任用的不都是自己原有的亲信，让他们像原有的亲信一样各安其位。由此看来，圣人的胸怀够博大了。周文王全面考察了先王的施政得失，广泛地研究

了前人治国的是非，尧、舜昌盛的经验，桀、纣灭亡的教训，都记载成册存放在明堂之中以供借鉴；然后集思广益，多方求教，来适应处理天下大事的需要。由此看来，圣人的智谋够圆通了。周成王、周康王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谨守祖宗成法，研究前人存亡的事实，看清了成败演变的规律，不合道的话不讲，不符义的事不做，一言一行都不随随便便，一定要选择好的再去做。由此看来，圣人的品行够方正了。孔子算得上通才，他的智慧超出苌弘，勇敢压倒孟贲，腿脚灵敏得能追上狡猾的野兔，力气能举起城门的关门杠子，他的才能够多了。可是他的勇敢和力气并不为常人所知，技艺一般人也不了解，他专心一意地埋头教导，终于被人们尊为“素王”，他办事也够简易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这期间灭亡了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被臣下杀掉的君主有三十六位，孔子采集善事，隐去丑行，编成《春秋》，张扬王道，其论说也够博洽了。他不免在宋国被匡人围困，但他面不改色，弹琴歌吟不停，身处死境，敢冒危难，根据义理行事，而心无畏惧，他对命运也够明确了。可是他担任鲁国司寇时，处理案件总是谨慎判断，编写《春秋》，不言及鬼神，也不敢迷信自己，主观臆断。圣人的智慧已经够多了，加上他操持的事又很简约，所以他的事业必定兴盛发达；愚庸的人智力本来就够低下了，加上事务繁琐，所以一举一动都行不通办不成。吴起、张仪，他们智慧赶不上孔子、墨子，却在大国君王那儿争强斗胜，这就是他们落得车裂、肢解下场的原因。凭着正道实行教化，就轻而易举而且必定成功；靠邪门歪道欺蒙世人，困难重重而且注定失败。大凡想在天下有所作为，却又舍弃容易而且一定成功的简约之法，而采取繁难必败的方法的人，是愚蠢糊涂使他这样做的。以上所讲的六个方面两两相反相成的为人处世原则，不能不认识清楚呀。

【原文】

30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虽在断割之中[①]，其所不忍之色可见也；智者，虽烦难之事，其不暗之效可见也。内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诸人[②]；由近知远，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③]。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诛而大有宁也，唯恻隐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独断也[④]。故仁智错，有时合；合时为正，错者为权：其义一也[⑤]。

【注释】

①断割：决断，多指不得不处置所不应处置或不愿处置的人。参见十八·26楚子发判决犯人事。

②"内恕"三句：内恕：心地宽厚。 心之所欲：杨树达认为似应作"心之所不欲"。 诸：之于。《论语·卫灵公》："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这几句的意思相近。

③仁智之所合：仁指"内恕"，智指"由近知远，由己知人"；内恕包含着推己及人的内容。所以说是仁智之所合而行。

④"小有"四句：小有、大有：是说对别人的小毛病严加教育以至责罚，正是使之有大的作为，得到大的利益，智者有决断这样做，而仁者有时做不到，这就是下面说的"仁智错"。 恻隐：同情心。唯恻隐推而行之，是说教或诛小过，出发点还是出于爱护。

⑤"故仁"四句：错：不合，不一样。仁表现为宽恕，智有时表现为不宽恕，所以说"错"。 正：常法，根本的。 权：权宜之计，灵活处治。 其义一：指"正"和"权"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一致的。这一段是说君王对待人民和百官要以"仁"为正道，而辅之以"智"术。这里的仁除了"仁慈"之意，还包括所谓"神化"。

【译文】

广泛地了解万物而不懂得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不能叫智；普遍地爱护各种生物而不爱人类不能叫仁。所谓仁，就是要爱护自己的同类；所谓智，就是不能糊涂。仁慈的人，虽然有时不能不处置不得不处置的人，但他不忍心那样做的神色还是会流露出来；聪慧的人，虽然碰上烦难的事，他智慧的光辉还是在闪耀。心地宽厚能够反躬自省，自己所不情愿的，不拿来强加给别人；由近知远，由己知人。这是仁和智结合起来行事。对别人小的毛病严加管教，是为了使他能有大的出息，对小的错误加以责罚，是为了让他得到大的安宁，只是出于同情爱护之心来推动他朝前走，这就是智者的决断，而一味讲仁的人是做不到的。所以仁和智，有时是相矛盾的，有时又是吻合的。既仁又智，这是正道常法；有时不相合，则是权变的做法。但两者都要从真正爱护人出发是一致的。

【原文】

31 府吏守法[①]，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物之若耕织者，始初甚劳，终必利也众，愚人之所见者寡；事可权者多，愚之所权者少[②]。此愚者之所多患也[③]。物之可备者，智者尽备之；可权者，尽权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后合[④]，愚者始于乐而终于哀。今日何为而荣乎，旦日何为而义乎，此易言也；今日何为而义，旦日何为而荣，此难知也[⑤]。问

瞽师曰："白素何如？"曰："缟然。"曰："黑何若？"曰："黵然[⑥]。"援白黑而示之，则不处焉[⑦]。人之视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师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故言白黑与人同，其别白黑与人异。入孝于亲，出忠于君，无愚智，贤不肖皆知其为义也，使陈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鲜矣[⑧]。

【注释】

①府吏：官府中的下级官吏。《孔雀东南飞》："'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守节即奉公守法，与此处"府吏守法"相合。

②"终必"四句：综合俞樾、王念孙说改订这几句文字如下："终必利也。物之可备者众，愚人之所备者寡；事之可权者多，愚人之所权者少。"主要据下文"物之可备者，智者尽备之；可权者，尽权之"推断。

③之所：应该作"之所以"，解释因由。下文"此智者所以寡患"可证。

④忤：逆，不顺。指处逆境。

⑤"今日"六句：大意是说愚者眼光短浅，只会贪享眼前的荣华快乐，不顾是否合义及由此造成的后果，所以常常"始于乐而终于哀"。智者则相反，"先忤而后合。"

⑥黵（dǎn 胆）：《说文》："黵，桑葚之黑也。"本指桑葚熟透后的黑色，引申泛指深黑色，见《集韵》。这儿应取本义，瞽师是用桑葚之色来说明"黑"色的具体状况。

⑦处：有决断的意思，等于说明确表态。

⑧忠孝行：忠孝之行。

【译文】

府吏遵守法度，君子受义制约。如果君子只凭法度而不凭道义，那人也就像府吏一样，是没资格主持国家大政的。耕田这种事是辛劳的，纺织这种事是麻烦的，但老百姓不放弃耕织，因为他们明白可以靠耕织过日子。人之常情不能不穿衣吃饭，而获得衣食一

定得靠耕田织布，这是所有的老百姓都一致看得明明白白的。其他事物也和耕织的情形一样，开始很辛劳，最终会获得利益。事物可以具备的很多，但蠢人能具备的很少；事情可以灵活处置的很多，但蠢人能灵活权变的很少。这就是蠢人多灾多难的原因。事物可以具备的，聪明人能全都具备；事情可以权变的，聪明人全都灵活处理。这就是聪明人很少遭难的原因。所以聪明人往往先处逆境而最终顺遂如意，蠢人常常开头得意扬扬而最后痛苦悲哀。你告诉他眼前怎么干便能荣华富贵，将来再考虑怎样做合道义的事，不用费口舌他就能听懂并接受你的话；你告诫他应该从现在开始多行义事，将来再考虑享乐的事，你讲得唇干舌燥他也不明白你说的道理。愚蠢的人就是这样糊涂昏愦。你问盲乐师："洁白的颜色是咋样的？"他会说："就是白色丝织品那样呀！"又问："黑色呢？"他会说："跟熟透的桑葚的颜色一样嘛！"可是你再拿来白黑两种颜色的物件摆在他眼前要他分辨，他就哑口无言了。人分辨黑白靠眼睛，说道黑白用口，盲乐师可以用口描述黑白，但没办法看清哪是白哪是黑，所以他描述黑白和正常人一样，而分辨黑白的能力却与正常人不同。在家应该孝顺父母，在官位上应该尽忠君王，无论蠢人聪明人、贤德的人不贤的人，都晓得忠孝是合道义的行为；如果让他陈述怎样尽忠尽孝、为什么要尽忠尽孝，大多数人就要傻眼了，能理解得透彻的聪明人实在少啊！

【原文】

32 凡人思虑，莫不先以为可而后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异。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两者为本，而加上以勇力辩慧、捷疾劬录[①]、

巧敏迟利[②]、聪明审察，尽众益也[③]。身材未修，伎艺曲备，而无仁智以为表干[④]，而加之以众美[⑤]，则益其损。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则狂而操利剑；不智而辩慧怀给[⑥]，则弃骥而不式[⑦]。虽有材能，其施之不当，其处之不宜，适足以辅伪饰非，伎艺之众，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⑧]，不可借便势；有愚质者，不可与利器[⑨]。

【注释】

①劬(qú 渠)录：勤劳。《泰族》作“劬禄”。又作“劬劳”、“拘录”、“鞫录”。

②迟利：王念孙认为“迟”是“犀”之误。　犀利：锐利。

③众益：即上句“勇力辩慧”等各种长处。

④表干：表指仪表，干指主干。即上文说的“两者为本”之“本”。

⑤众美：即上文说的“众益”。

⑥辩慧：好口才。　怀给：《汉语大字典》“怀”字下仅以本书此句为例并引高诱原注“怀，佞也”为证，释怀为“巧言善辩”，未列别的证据。王念孙认为怀佞“义不相近”，认为怀是“儇(xuān 宣)”之误。儇有奸佞义。《楚辞·九章·惜诵》：“忘儇媚以背众(不从世俗)兮，待明君其知之。”王逸注：“儇，佞也。”又有小聪明义。《说文》：“儇，慧也。”徐锴《说文系传》：“谓轻薄、察慧、小才也。”《荀子·非相》：“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杨倞注：“(儇子)轻薄巧慧之子也。”又有敏捷，迅速义。《广韵·仙韵》：“儇，疾也。”《诗经·齐风·还》：“子之还兮，揖我谓我儇兮。”毛亨传：“儇，利也。”孔颖达疏：“儇，利言其便利驰逐。”　给：有敏捷义。《庄子·徐无鬼》：“王射之敏给。”成玄英疏：“敏给，犹速也。”又有口齿令俐义。《论语·公冶长》：“御人以口给。”联系上文，这儿参用王说取“儇给”的“敏捷”之义。辩慧说口才，儇给说举动；本文都是作为人的长处说的，不取贬义。

⑦弃骥而不式：王念孙认为应作“乘骥而惑”。举《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知而辩慧儇给，则迷而乘良马也。”《吕氏春秋·当务篇》：“辩而不当论，信而不当理，勇而不当义，法而不当务，或而乘骥也，狂而操吴干将也。”文与本书相近，意思相同。

⑧野心：原注解释“野”为“外”。《说文》：“野，郊外也。”引申为边鄙地区，再引申为“粗鄙”，不合礼仪谓之野。本节讲以仁、智为本，下两句讲“愚质者”和“智者”相对，这句的有野心者当与“仁者”相对。所以“野心”应指粗俗不仁之心。

⑨利器：喻国家权力。《老子》：“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译文】

大凡人们考虑问题，莫不事先认为可以行得通然后才去做，但做的结果有人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有人把事情办错了，这是由愚蠢和聪明来决定的。人的性情，没有比仁更珍贵的，没有比智更迫切需要的。把仁作为主体，用智来推行仁，以仁和智作基础，再加上勇武有力，能言善辩，办事麻利而又勤快，处事灵巧而又犀利，耳聪目明善于分析，这就十分完美了。自身的才能没有多高，只是学会了很多雕虫小技，又没有仁和智来作标尺和主干，却加上许多其他的性格上的长处，这些长处越多害处越大。所以不仁却勇武有力，决断果敢，就像疯子手中握着利剑；没有大智却能说会道，敏捷灵巧，就像骑着千里马而漫无目标。虽然有才能，如果用得不恰当，只会被用来助长虚伪，粉饰过错，雕虫小技多不如少好。所以有粗俗不仁之心的人，不能让他得到有利的地位；天资愚昧的人，不能交给他国家大权。

【原文】

33 鱼得水而游焉则乐；塘决水涸，则为蝼蚁所食。有掌修其堤防，补其缺漏，则鱼得而利之。国有以存，人有以生。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治国上使不得与

焉[1]；孝于父母，弟于兄嫂，信于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为也。释己之所得为，而责于其所不得制[2]，悖矣！士处卑隐，欲上达，必先反诸己。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说[3]，不信于友。说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4]。道在易而求之难，验在近而求之远[5]，故弗得也。

【注释】

①“治国”句：俞樾认为“使”前应补“非”字。这里是拿治国和修身作比较。治国受君的控制，不得君命你便不能参与；修身是个人的事“不得上令而可得为之”。意指修身易，治国要从修身做起。这里吸取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提倡仁、义、智，也是儒家的东西。这和其他的地方否定仁、义、礼、智似乎矛盾，而实则不矛盾。作者是主张以“道德”为统率而行仁、义、礼、智，反对抛弃“道德”而只行仁、义、礼、智，而且行仁、义、礼、智的最终目的是返归到道治。以道为本，博采各家以为己用，这是本书一大特色。

②责：要求。　其：应指自己。　制：治，和上句“为”义近。这里含由自己作主的意思。

③说：悦。不说，指父母不悦。

④专诚：王念孙认为应作“诚身”。

⑤“道在”二句：易、近都指自身。难、远指和“自身”相对说的“说亲”、“信友”、“上达”。这里是强调修身是根本。

【译文】

鱼儿得到了水才能游得快乐；如果池塘堤坝决口水流干了，鱼就要被蝼蛄蚂蚁吞食掉。有人主持修整堤防，补好缺口，鱼就能得到水而享受利益。国家有东西让它存在下去，人有东西让他活命。能保住国家的东西就是仁义；能使人生存的就是人们自己要有善

德。国家没有了仁义，即使再大也一定灭亡；人没有善心，即使勇武也一定受伤害。治国大事没有君王的命令一般人不能参与；孝敬父母，顺从兄嫂，取信朋友，这些事用不着君王下令便能办到。抛开自己能作主的事，却要求自己去做不能由自己作主的事，这违背了事理！士人处在卑微隐逸的地位时，想要进取为官，必须首先从自身修养做起。进取为官是有门道的，如果名誉树立不起来，就不能为君王选用了。获取名声是有门道的，如果不取信于朋友，就不能获得名誉。取信朋友是有门道的，如果侍奉父母而父母不高兴，就不能取信于朋友。让父母高兴是有诀窍的，自身的修养不诚恳，就不能侍奉好父母了。诚恳修身是有窍门的，如果心不专一，就做不到诚恳修身。门道就在举手可得到的地方却到困难的地方去寻找，灵丹妙药就在身边却到老远的地方去寻觅，所以总是得不到手。

卷十　缪　称

【题解】

本篇可以看成《主术》的续篇，紧承《主术》，对该篇已经强调，但未及展开的上层统治者的自身修养问题，作了全面、具体乃至琐细的阐述。

作者认为天命（客观条件）是成事的最终决定因素，人只能“循理受顺”，适应天命。但在相同的客观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又是人的主观努力，其关键又在人的“情”。本篇用主要篇幅反复强调性情的作用，认为人的一切言行莫不出自情，受情的支配，情对别人的影响也最大，而美情善德致善果，丑情恶德致恶果。因此，自身修养的根本任务是修养美好的情操。

修养的最高境界仍然是“道”和“德”，即清静虚无。其次是要有仁爱之心，要讲义理。在坚持以道、德为本的前提下，对儒家的仁、义、礼、乐作了充分的肯定。全篇广泛征引儒家经典《易》、《书》、《诗》、《礼》以及孔孟、子思、荀况的言论和观点，所以命篇名为“缪称”。缪有“异”（不同）和“交错”的意思，不是指荒谬、怪异；称有“引述”、“并举”的意思，不是指“称谓”。作者站在道家立场，视儒学为“异”，将“异说”的儒学同道家思想糅合起来，兼收并用，这便是篇名“缪称”的含义。

修养的态度和方法多取自儒家。强调要积小善成大德，要恒一，终身不懈，专一不二。而最重要的是“求诸己”，靠自觉，要“慎独。”

在写法上，作者自称“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要略》），有时显得琐细和层次不清。但全篇论道开头，赞得道圣人收尾，以道、德为本，仁义为用的主线还是很明晰的。

【原文】

1 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平乎准，直乎绳，圆乎规，方乎矩①；包裹宇宙而无表里②，洞同覆载而无所碍。是故体道者，不哀不乐，不喜不怒；其坐无虑，其寝无梦；物来而名③，事来而应④。

【注释】

①乎：用法同“于”，比。

②表里：内外。无表里是说不分内外，从里到外包裹无遗漏。

③名：称名，叫得出名称。是说能认识清楚，无所不知。

④应：对付。这句是说无所不能。

【译文】

道高到极点没有止境，深到极点没有尽头；它比水准平，比墨绳直，比规圆，比矩方；它包裹整个宇宙从里到外没有一点遗漏，无形地覆盖承载着万物不受任何障碍。所以和道融为一体的人，不哀不乐，不喜不怒，坐着时无思虑，睡觉时不做梦；器物来到能叫出它们的名称，事情发生了能应付自如。

【原文】

2 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①，心扰则百节皆乱。故其心治者，支体相遗也②；其国治者，君臣相忘也③。黄帝曰："芒芒昧昧，从天之道，与元同气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⑤，上下一心，无岐道旁见者。遏障之于邪，开道之于善⑥，而民向方矣⑦。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⑧。"

【注释】

①百节：见三·40·⑦。

②遗：忘。指各安其位，互不干扰。

③君臣相忘：指君臣各守其位，互不干扰。遗忘的说法，可参见二·7·①。

④"黄帝"四句：所引黄帝的话出自《吕氏春秋·应同》："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　芒芒昧昧：高诱注作"广大之貌。"　道：王念孙认为应依《吕氏春秋》作"威"。《泰族》引黄帝此语也作"因天之威"。威这儿当"德"讲。　元：天。庄逵吉本作"玄"。　黄帝的话，陈奇猷怀疑出自《黄帝泰素》一书。《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说此书是六国时韩诸公子作的，刘向《别录》说法和班固相近，是阴阳家之书。

⑤"言同"二句：略，谋略，方略。　指：指归，意图。　同：上下（君臣）相同，即下文说的"上下同心，无岐道旁见"。

⑥道：导，引导。　之：下臣或民。

⑦方：正，正道。

⑧"故易"三句：引文出自《易经》第十三卦《同人》的卦辞。高亨说，此卦卦辞的原意是统治者在郊外组织民众习武，占得此吉卦，预示可以去田猎或打仗，能克险取胜。《周易大传》之一的《彖传》解说此卦卦形、卦名、卦辞时增加了很多内容，要点有：此卦上卦是"乾"（☰）卦，下卦是"离"（☲）卦。乾是阳卦，象征君子；离是阴卦，象征臣民。又上卦中爻是阳爻，象征君王居正位；下卦中爻是阴爻，象征臣民居正位。君和臣民都处在"中正"之位，守"正道"。君子在

上，臣民在下，都守中正之道，表示上下同心同德，所以可以无险不克。本书引用此卦辞，主要取《彖传》的上述解说，以论证君行正道，上下同心，可以无往不胜。

【译文】

君主是国家的心脏，心脏健全平和，全身的血脉便能平稳流畅，心脏节律紊乱，全身血脉也随之紊乱。所以一个人心脏如果健全，肢体就相安无事；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君臣就各安其位。黄帝说："至德的人多么伟大呀！他能顺承上天的德泽，精气和上天的元气相通达。"所以至德的人，说出的谋略与臣民心意不谋而合，办事的意图得到臣民的应和。君王和臣民同心同德，没有人走岔道和持不同的见解。君王能阻止臣民走歪门邪道，又能启发引导臣民行善，因而人民都朝正路上奔。所以《易经》上说："统治者在郊外聚集民众准备出征，由于上下同心，一定能渡过难关而取胜。"

【原文】

3 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积恩之见证也；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者也[1]。故道灭而德用，德衰而仁义生。故上世体道而不德[2]，中世守德而弗坏也[3]，末世绳绳乎唯恐失仁义[4]。君子非仁义无以生，失仁义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无以活，失嗜欲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知各殊矣。《易》曰："即鹿无虞，惟入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5]。"

【注释】

①比(bì 闭):紧挨着,贴近。　众适:适宜众人,合众人心意。

②德:用德。

③坏:俞樾认为是"怀"字之误。　怀:来,使归服。这句说中世以德治天下,不思用仁义怀来远方之民。

④绳绳乎:小心谨慎的样子。　乎:然。《管子·宙合》:"故君子绳绳乎慎其所先。"从"故道灭"到这一句,参见二·11、15。

⑤"易曰"五句:引文是《易经》第三卦《屯》卦的"六三"的爻辞。《屯》卦的"屯"本身含有"难"的意思,其卦辞中又有"勿用有攸(所)往"的话,意思是说人处在险难之境,不可有所往。此卦上是"坎"(☵)卦,象征"雨",下是"震"(☳)卦,象征雷。雨为阴,雷为阳,卦象表示雷雨并作,阴阳交争,出现艰难。高亨说爻辞大意是:"君子逐鹿而无虞官助之,鹿入于林中,则求之不如舍之,仍往求之,亦难得鹿。"其喻意是"象人有所追求,无人相助,而所追求者又难得,则宜知难而止。"　即:就,追逐。鹿喻利。君子指贵族。　几:求。　舍:弃。　吝:难。本书这儿引此爻辞是说明君子怕失去仁义而不怕失利,小人反之。

【译文】

道,是万物的引导;德,是人的天性的扶助;仁,是恩惠厚重的表现和证明;义,是和别人心连心,办事适合别人的意愿。所以道被抛弃了就用德来取代,德衰微了就产生了仁义。所以远古至人之治依靠道而不靠德,中古圣王之治谨守着德而不知道用仁义来归服,近世贤王治国小心谨慎地抱住仁义唯恐失去。君子没有了仁义就没法活下去,失掉了仁义就等于丧失了生存的条件;小人离开了嗜欲就没法活命,离开了嗜欲就等于要他的命。所以君子害怕失掉仁义,小人唯恐失去利益;观察他们害怕什么,就知道君子和小人的不同了。《易经·屯卦》"六三"爻辞说:"追逐鹿而得不到守林官的帮助,即使追进深山老林也得不到鹿。君子懂得追求不到手不如舍弃,硬要追下去危险在前头等着呢。"

【原文】

4 其施厚者其报美，其怨大者其祸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无患者①，古今未之有也。是故圣人察其所以往，则知其所以来者。圣人之道，犹中衢而致尊邪②？过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愿于上以交其下，谁弗戴？以其所欲于下以事其上，谁弗喜？《诗》云："媚兹一人，应侯慎德③。"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

【注释】

①畜："蓄"的古字，积聚。

②中衢：即衢中。 衢：四通八达的大路。 致：杨树达认为通"置"，设置，备办。 尊："樽"的古字。这儿借代酒。

③"诗云"三句：引诗指《诗经·大雅·下武》。这首诗歌颂周武王上继"三后"(周祖太王、王季、文王)文治的德政，以武治为次，下开万世基业。 媚：喜爱。 兹：此。或当"哉"讲。 一人：指周武王。 应：毛亨传释为"当"。 侯：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尔雅释诂》：'侯，乃也。'……'应侯顺德(本书引作"慎德"，慎、顺古通用)犹《左氏传》'应乃懿德'也。"郑玄笺："能当此顺德，谓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增高)大'。"侯释为"乃"，即"此"。 慎：顺，指美好。 联系上下文，本书作者对诗中的"一人"是理解成"一个人"，指少数人，和"百人"相对，也就是"小"、"大"相对。引此诗是说明圣人能从小处、个别的事情上表现出仁爱之心，便能积聚成大的美德，得到臣民的拥戴。这个意思可参见九·24。"媚兹一人"，笔者按本书作者的理解意译，不译作"臣民热爱武王一人"。

【译文】

如果施予别人丰厚，那么别人的回报也就丰盛；如果结怨大，那么招祸也就深重，施予浇薄却有厚报，积聚怨恨却无祸患，从古

到今没有这种事。所以圣人明白自己怎样和别人交往，也就知道别人将会怎样回敬自己。圣人为人处世的方法，有点儿像在通衢大道上置酒款待过往行人吧？行人舀酒喝，有的多，有的少，各自适合自己的需要罢了，并不在乎得到的多还是少。所以能够得到一人的心，就能由此影响百人来拥戴。一个人如果能够用他希望上司对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下属，他的下属哪个不爱戴他呢？用他要求下属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上司，他的上司哪个不喜欢呢？《诗经·大雅·下武》说："（周武王）能从爱护每一个人做起，所以能够成就崇高的功德。"继往开来的功业是伟大的，爱护一个人的善行是不显眼的；但是正因为能积累小的善行，才能形成崇高的美德啊。

【原文】

5 君子见过忘罚，故能谏；见贤忘贱，故能让；见不足忘贫，故能施。情系于中，行形于外。凡行戴情[①]，虽过无怨；不戴其情，虽忠来恶。后稷广利天下，犹不自衿；禹无废功，无废财，自视犹觖如也[②]。满如陷[③]，实如虚，尽之者也[④]。

【注释】

①戴：通"载"。载情等于说带着感情，出自真心。

②觖（jié 决）：不满。　如：然。

③陷：缺少。

④尽：极，使完美无缺。

【译文】

君子看到了别人的过失就忘掉批评别人会招来责罚，所以他直言敢谏；发现了贤才便忘掉举荐贤才可能使别人地位高过自己，所以他乐意让贤；看到了衣食不足的人便忘掉接济别人会穷了自己，所以他能慷慨解囊。内心萦绕着真情，就流露在外在行动上。凡是言行举动饱含着真情，虽然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别人也不会怨恨；言行不由衷，虽然做出忠诚的样子，也招人憎恶。后稷为普天下人谋取了利益，但他不自夸；夏禹治水没有白费民力民财，但他不自满。他们都从完满中看到了缺陷，在充实中感到了空虚，因为他们要求自己尽善尽美。

【原文】

6 凡人各贤其所说[①]，而说其所快。世莫不举贤，或以治，或以乱，非自遁[②]，求同于己者也。己未必得贤[③]，而求与己同者，而欲得贤，亦不几矣[④]。使尧度舜，则可；使桀度尧，是犹以升量石也[⑤]。今谓"狐狸"，则必不知狐，又不知狸[⑥]。非未尝见狐者，必未尝见狸也[⑦]。狐、狸非异，同类也，而谓"狐狸"，则不知狐、狸。是故谓不肖者贤，则必不知贤；谓贤者不肖，则必不知不肖者矣。圣人在上，则民乐其治；在下，则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寝关曝纩[⑧]，不得须臾宁。故《易》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⑨]。"言小人处非其位，不可长也。物莫无所不用[⑩]。天雄乌喙[⑪]，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侏儒瞽师，人之困慰者也[⑫]，人主以备乐[⑬]。是故圣人制其剟材[⑭]，无所不用矣。

【注释】

①说：悦。

②遁：原注作"欺"，欺骗。《群书治要》引此文有许慎注："遁，失。"也适用于这里。

③得：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④几(jī 机)：近。"不几"等于说离得远，达不到目的。

⑤石：一石合十斗。

⑥"今谓"三句：狸：豹猫，也叫狸子、山猫。狐属犬科，狸属猫科。因为它们捕食的习性相近，人们混而称之，后来渐渐以"狐狸"偏指狐，这种习惯叫法实际上混淆了狐和狸，所以作者以此比喻贤愚不分。

⑦"非未"两句：非……必：不是……就是。表示不相容关系的选言判断。

⑧关：机关，机械上的发动处。《后汉书·张衡传》："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　纩：这儿指蚕茧。曝晒蚕茧，蛹虫挣扎其内，至死方停。

⑨"故易"三句：引文出自《易经·屯卦》"上六"爻辞。高亨释此爻辞说："涟如犹涟然，流泪不断之貌。乘马盘旋，流泪不止，是其行徘徊，其心悲痛。"《象》传说："泣血涟如，何可长也！"爻辞本意是说人处危亡之境，危在旦夕。本书引此爻辞兼指使人民痛苦不堪的小人难久处其位。

⑩"物莫"句：这句出现三重否定，使文意和本意相反，应去掉"莫"字。

⑪天雄：中草药名，有剧毒，但可入药治凶顽恶疾，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七下》毒草类："天雄，乃种(栽)附子而生出，或变出。其形长而不生子，故曰天雄。其长而尖者谓之天锥，象形。"又说："气味辛温有大毒。"　乌喙：即乌头。参见九·18·⑨。

⑫困慰：困窘抑郁。　慰：古字作"尉"，小篆作"叞"。《说文·火部》："叞，从上按下也。从𡰥(即"夷"，平)、又(右手)，持火以叞申(伸，使平展)缯也。"尉就是古老的熨斗，尉是熨的古字。引申出安抚慰问之义，字用"慰"。从另一角度产生"抑压"义。《庄子·外物》："心若县(悬)于天地之间，慰暋沈(屯)。"陆德民《经典释文》："慰，郁也。"今鄂东方言还有读"慰"如"郁"的。可见慰、郁音义皆通。原注(此卷一般认为是许慎注)："慰，可蹶也；一曰：慰，极也。"所谓"可蹶"，指会摔倒。所谓"极"，指内心痛苦。许慎这儿是随文释义，并不是"慰"本身有此二义。庄逵吉认为"慰"应作"怼"，也没弄明"慰"自有抑郁之义。

⑬人主以备乐：杨树达认为汉魏时宫中有以侏儒人充作优伶的。　乐：参

见九·5·⑩。

⑭制其剟材：疑应作“制剟其材”。 制：裁取。 剟(duō 多)：砍削。作“制剟其材”文意自顺。这儿以匠人处理木料喻君王用人才。参见九·18。

这一节讲用人问题。说了用人要有客观标准，不可让害民小人得志；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译文】

一般说人们都欣赏自己所喜欢的人，喜欢的是能让自己快意。世人没有不举荐自以为贤能的人，但是有的依靠所选用的人把事情办好，有的因为用了所举荐的人把事情搞糟，并不是举荐人才时有意欺骗自己，而是只要求所举荐的人合自己的口味。可是你自己的水平不一定很高，按你自己的水平来寻求合口味的人，想得到真正的贤才，也就难达到主观愿望了。让尧帝鉴识虞舜，当然是蛮够格的；如果叫夏桀那样的暴君去衡量唐尧那样的圣人，就好比用升子去量一石粮食，是没法一次量清的。现在一般人都习惯说“狐狸”，他们一定既不知道狐是啥动物，也不知道狸是啥玩艺；他们不是从未见过狐，就一定是压根儿没见过狸。狐和狸虽然不是异类，而且生活习性很相近，但也只是同大类罢了。可是人们混称“狐狸”，足见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狐，什么是狸。所以把不贤的人说成贤人，那他一定不明白什么才叫贤才；把贤才说成不贤，那他一定不明白什么是不贤。圣明的人处在上位，老百姓乐意他的治理；圣人不在上位，百姓钦慕他的志向。小人占着上位，老百姓就像睡在机器的发动机关上面，又像晒着的茧中的蚕蛹，不能有片刻安宁。所以《易经》说：“骑在马上徘徊不定，面临险境血泪淋淋。”是说小人占着他不该占的位置，人民的日子过不下去，小人在高位上也呆不长了。物件没有什么没有用的。天雄和乌头，是草药中有剧毒的两种，而良医用它们救人的性命。侏儒和盲乐师，是人中间困窘抑郁的残疾人，而君王用他们做乐官优伶。所以圣人如同巧匠裁取砍削

木料，没有什么材料不能派上用场。

【原文】

7 勇士一呼，三军皆辟[1]，其出之也诚。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2]，中心必有不合者也[3]。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4]，求诸己也。故上多故则民多诈矣，身曲而景直者[5]，未之闻也。说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6]。感乎心，明乎智，发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势接[7]，而不可以照讯[8]。戎、翟之马，皆可以驰驱，或近或远，唯造父能尽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贤或不肖，唯唐、虞能齐其美：必有不传者[9]。中行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10]，盖力优而克不能及也[11]。用百人之所能，则得百人之力；举千人之所爱，则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树而引其本[12]，千枝万叶则莫得弗从也。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不可内解于心[13]；圣人之养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热，冰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赖其功者，若失火舟中[14]。故君子见始，斯知终矣。媒妁誉人，而莫之德也[15]；取庸而强饭之，莫之爱也。虽亲父慈母，不加于此，有以为，则恩不接矣[16]。故送往者，非所以迎来也；施死者，非专为生也。诚出于己，则所动者远矣[17]。锦绣登庙，贵文也；圭璋在前，尚质也[18]。文不胜质之谓君子。故终年为车，无三寸之辖不可以驱驰；匠人斫户，无一尺之楗不可以闭藏[19]。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结[20]。

【注释】

①辟:"避"的古字。

②意:意图。　戴:通"载",行,用王念孙、洪颐煊说。

③中心:即"心中"。

④王:王念孙认为应作"匡",正。

⑤景:影。

⑥"说之"四句:说:言语,言谈。　容貌:外部表情。　感忽:王念孙认为"精诚之动人者。"即至诚之情。这几句用说教、行为、诚情递次比较,归结到最能起作用的是以至精感化。

⑦形势:即上文说的"载情"之行。　接:交往,指影响。

⑧照諰(jì 记):昭告,指用空洞的说教行其令。　諰:告诫。

⑨不传者:原注作"心教之微眇不可传也。"　传:言传。

⑩中行穆伯:春秋晋臣。　生:指驯养。

⑪克:俞樾认为应为"德"。　及:应为"反",即"服"。

⑫辟:"譬"的古字。

⑬解:解除。

⑭"若失"句:原注作"若舟中之人同心救火,不相为赐也。"

⑮莫之德:即"莫德之"。　德:感恩。

⑯恩不接:等于说不领情,因为父母"有以为",有私心。

⑰动:感动。

⑱"锦绣"四句:登:升,进入。　圭璋:玉器。　在前:祭祀祖宗神灵时把玉器摆在丝帛前面,表示至诚纯洁之心。　文:形式。　质:内容,指真情。

⑲一尺:刘文典认为应作"五寸"。《意林》引作"五寸"。

⑳斯:应作"期",期望。　结:结果。

这一节主要讲君子应该爱人以诚。"诚"是"文眼"。

【译文】

勇士大声一呼,三军为之退避,因为他的呼喊发自肺腑。所以领唱的人没有人应和,上头有了意图下面没人领会执行,那必定是因为双方思想感情不融洽。所以舜帝不离开座位而能匡正天下,这

是由于他首先做到了自身正直。所以在上位的人爱要手腕，老百姓也跟着搞欺诈。身子弯曲而影子直，没听说有这种怪事。用说教达不到的，靠表情动作可以达到；靠表情动作达不到的，用至诚的心可以达到。心里动了真情，头脑随着明智，表露在外在形式上，这就是精诚所至，可以凭这种饱和着至诚的形式来感化别人，不能靠言不由衷的说教来告诫人家。戎、翟出产的良马，全是善于奔驰的，不论远近，只有造父那样的御手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气力；三苗族的百姓，都是能教育得忠诚老实的，不论贤愚，只有唐尧、虞舜那样的圣君才能使他们都具备美德：他们一定掌握着不可言传的微妙法术。中行穆伯能徒手与老虎搏斗，但是不能驯养老虎，原因在于只是力大而不懂得驯养老虎的诀窍。能够运用百人的才能，就能得到百人的力量；办上千人喜欢的事，就博取上千人的心；好比砍伐大树，拖住树的根部，千枝万叶没有不跟着动的。慈父疼爱子女，不是图子女报答，而是抛不开那颗爱心；圣人养育百姓，不是希求役使百姓，而是要尽爱民的天职；这如同火自自然然是炽热的，冰自自然然是寒冷的，哪里用得着特意修炼呢？等到需要依靠子女赡养，依赖人民出力的时候，他们自会尽孝尽忠，就像船走到江心失火，全体乘客都会和船夫一道奋力灭火一样。所以君子在事情开头的时候，就想到了事情的结果。媒人花言巧语地撮合成婚事，别人并不打心眼里感激，因为知道她们不过是为了钱财；雇用佣工的主人一个劲劝佣工吃饱吃好，佣工并不敬爱主人，因为他们知道主人不过是要他们多卖气力。即使是亲爱慈祥的父母，如果不具备真诚的爱心，而是对子女有什么希求，那么子女也不会领养育之恩。所以馈赠厚礼送客人上路远行，不能抱着指望客人将来回赠的念头；给死者厚葬，不应该只是求得死者在天之灵的保佑和生者心灵的安慰。如果是出自至诚纯洁的心，那么感化的作用就深远了。祭祀祖宗神灵，在庙堂供上锦绣，是看重形式的美好；而把圭璋玉器摆在祭品前边，则是表示崇尚质朴纯情。美好的形式不胜过质朴纯洁的

真情，才称得上君子。所以花一整年功夫造成一部车子，但缺少一根三寸长的插销，车子就不能投入运行；木工做门，没有五寸长的键，门便不能关紧。所以君子行事总是期望事情有个美好的结局。

【原文】

8 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导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泽[1]，而不可以昭認。在混冥之中，不可谕于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乱，盖情甚乎叫呼也。无诸己，求诸人，古今未之闻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诚在令外也。圣人在上，民迁而化，情以先之也。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与令殊也。故《易》曰："亢龙有悔。"[2]三月婴儿，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爱谕焉者[3]，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旷旷乎大哉！身君子之言[4]，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于外[5]。故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鹰翔川，鱼鳖沈，飞鸟扬，必远害也[6]。子之死父也[7]，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8]，恩心之藏于中，而不能违其难也[9]。故人之甘甘[10]，非正为蹠也[11]，而蹠焉往[12]；君子之惨怛[13]，非正为伪形也[14]，谕乎人心，非从外入，自中出者也。义正乎君，仁亲乎父。故君之于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为苟简易[15]；父之于子也，能发起之[16]，不能使无忧寻[17]。故义胜君，仁胜父，则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圣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18]：我其性与[19]！其次曰：微彼[20]，

其如此乎！故《诗》曰："执辔如组。"[21]《易》曰："含章可贞。"运于近，成文于远[22]。夫察所夜行，周公惭乎景[23]，故君子慎其独也[24]。释近斯远[25]，塞矣！

【注释】

①泽：通"释"，散解。泽和"消"义近，指分辨事物。目可消泽和上文"心可神化"意思相近，指它们感知外界事物是无形迹的，不可捉摸的，不像口那样能用可以听见的言语去教导告诫人，比喻以至情感化人的神奇功效。所以下文说"在混冥之中，不可谕于人"，"情甚乎叫呼"，"信在言前"，"诚在令外"。

②"故易"二句：引文出自《易经·乾卦》"上九"爻辞。高亨释爻辞本意说："亢，读为沆，池也。沆龙，池中之龙。悔，较小之不幸。池中之龙实处困境，比喻人处困境，乃较小之不幸，故筮遇此爻有悔。"《象传》依据此卦"上九"阳爻在最上位，释此爻辞为"盈不可久"，释亢为"高"，以龙喻君王，意指居极高之位的君王骄傲自满，难以久长，故生悔意。本书此处引用此爻辞，显然是取《象传》的说法。

③谕：使心中知觉到。　焉：之，指婴儿。

④身：原注作"身君子之言，体行君子之言也。"

⑤感动：指他人被感化触动。

⑥害：原注作"鹰怀欲害之心，故鸟鱼知其情实，故远之。"这个比喻只取"情实"一点，说明情真威力之大。

⑦死父：为父而死。下句死字用法同。

⑧要（yāo 腰）：通"邀"，取得。

⑨违：避开。

⑩甘甘：前一"甘"，乐意，动词。后一"甘"，乐意做的事，名词。

⑪正：仅仅。　蹠：愿望。下文"各从其蹠而乱生焉"，原注作"蹠，愿也。"

⑫焉：句中助词，无实义。　往：有达到、实现的意思。

⑬惨怛：悲痛。

⑭伪：刘文典疑是衍文。王念孙认为"为"是衍文。不管保留哪个字，句意都和上文"正为蹠"的"为"一样，读 wèi（卫），介词，表目的。所谓"为形"，指为了做出外在形式而做出形式，把形式当目的，不是作为表达真情的方式。

⑮简：王念孙认为是衍文。原注释“苟易”为“苟合易行”，指迎合君心而改变符合道义的做法。

⑯发起：使有所行动。

⑰忧寻：原注作“忧长也，仁念也。”这里取“寻”的“延长”义。原注的意思是说子女为了孝敬父母而甘心长久忧心忡忡。原注又说：“父母不乐子之如此，终不能止。”是说子女的长忧是因为父母的仁慈而引发的诚挚之情，父母没法制止。于省吾《诸子新证》：“寻应读作‘憛’(tán 谈)，古从寻从覃字通……《广雅·释诂》：‘憛，思也’，然则此文‘忧憛’即‘忧思’。”忧思也就是忧愁、忧悲。“忧寻”一词下文多次出现，于省吾说较原注为好。

⑱太上：作者理想中的远古无为而治的时代，即“至德”之世，“真人”的时代。

⑲我其性：原注作“我性自然也。” 与：欤，和“其”连用，表示揣问语气。

⑳其次：原注作“五帝也。” 微：连词，“如果不是”的意思，下文引出结果，常接问句。范仲淹《岳阳楼记》：“微斯人，吾谁与归？” 彼：指百姓。

㉑“故诗”二句：引诗出自《诗经·邶风·简兮》第二章：“硕人俣俣(yù 玉，英武的样子)，公庭万舞(在宗庙宫庭前表演干戚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这首诗本是赞美一位舞师的英武美好形象。“执辔如组”是形容舞师模拟驾御马车的舞姿有条不紊，如同用“组”(丝线)织帛一样。本书这儿引诗是指圣君治国如高明的御手驾马车那样得心应手。

㉒“《易》曰”三句：引文见《易经·坤卦》“六三”爻辞：“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高亨释爻辞本意说：“筮遇此爻，前途如武王克商，所占之事可行。或从王事，不能成功，但亦有好结果。” 含：戡，克敌致胜。 章：通“商”，商纣王。 可贞：占卜的事可行。 终：善终，好结局。《象传》释爻辞含章可贞为“以时发也”，释其余二句为“知(智)光(广)大也”，大意是说“人有文章在内，则必以时发之于外，见之于行事，可归于正也……因人有文章，则才智广大，故虽无成亦有终也”(高亨)。本书引爻辞取《象传》的说法。“运于近，成文于远”和《象传》说法一致。近指从修养自身的至诚做起，成文于远指影响深远，终有美果。文章指远见卓识或美好的情操。

㉓“周公”句：“惭”应为“不惭”。这句说周公能“慎独”，所以夜行无愧。景：影。不惭乎影有“身正不怕影子歪”的意思。

㉔慎独：这是儒家修身的重要内容。

㉕斯：应作“期”。

【译文】

精诚的心，可以用它来神妙地感化别人，但不能用它来说教；精明透亮的眼睛，可以用它来察分秋毫，但不能用它来告诫。心和眼睛的这种功能，是在无形之中发挥作用的，不能让人知晓。所以舜帝不离开座位天下就治理好了，桀不走下宫殿的台阶天下就乱了，这是由于感情的影响作用远远胜过大喊大叫呀。自己做不到的却要别人做到，从古到今都没听到这种事。人民赞同你的言论并且随之说话诚实，是由于你在言教之前一向说实话；人民服从你的命令并且被教化好，是由于你除了发号施令还有忠诚的表现。圣人在上位，人民归顺被感化，是由于首先对人民动之以真情。君王在上面发号施令，宣传动员，可是下面人民不响应，是由于君王的感情和政令是两码事。所以《易经》说：“身处高位的真龙天子为自己的骄傲自满造成了恶果而后悔。”三个月的婴儿，还不懂得利害，但慈母的爱心却能使他明白地感受到，这是由于母亲的真情和他相通。所以言教的作用，小而又小啊！不言之教的功效，大而又大啊！能够实践君子说的话，叫做信；能够切合君子的意向，叫做忠。忠诚和信实在内心形成了，就对外界产生感化效应。所以禹王手持干戚，在宫庭台阶前跳起古舞，表示变武力征讨为德治，作乱很久的三苗很快就归服了。老鹰在河川上空盘旋飞翔，鱼鳖慌忙沉入水底，鸟儿也高飞远避，它们深知老鹰存心要伤害自己，自然会躲得远远的。儿子为父亲去死，臣为君王牺牲生命，世间确实有人这样做，这些人并不是拿不怕死邀取美名，而是感恩之情藏在心中，因而不能逃避死难啊。所以人们甘愿去做自己乐意的事，并非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某种愿望，可是愿望常常达到了；君子悲伤痛苦，并非只是做出悲痛的样子，因而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他们都不是迫于外力才乐或悲，而是从内心产生了真诚的悲乐感情。义的位置比君王重

要，仁比父亲更可亲近。所以君王对臣下，有权决定他们的死活，但是不能让重义的臣苟合君心改变道义；父亲对儿子，有资格吆三喝四地使唤他们，但是不能让讲孝道的儿子不为行孝而忧心忡忡。所以，如果把义和仁放在高于君和父的位置上，那么就会君尊臣忠，父慈子孝了。圣人在上位，他的教化灵验如神。远古无为而治的至德明君说：我治理天下只是顺其自然吧？此后的以德治天下的五帝说：如果不是人民的拥护，哪能把天下治理得这样太平呢？所以《诗经》上说：“驾御辔绳如同织丝帛。”《易经》上说：“胸中怀有美好的情操，行为就能走上正道。”能够抓住自身美德的修养，就能影响深远获得美好的结果。周公在黑夜里省察自己的所作所为，身正影正毫无愧色。所以君子能够“慎独”。放弃自身的修养指望实现远大的目标，行不通啊！

【原文】

9 闻善易，以正身难。夫子见禾之三变也[①]，滔滔然曰[②]：“狐乡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见善则痛其身焉。身苟正，怀远易矣。故《诗》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③]小人之从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义，所求者同，所期者异乎[④]？击舟水中[⑤]，鱼沈而鸟扬，同闻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负羁以壶餐表其闾[⑥]，赵宣孟以束脯免其躯[⑦]。礼不隆而德有余，仁心之感，恩接而憯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⑧]，在家老则为恩厚[⑨]，其在责人则生争斗。故曰：“兵莫憯于意志，莫邪为下；寇莫大于阴阳，桴鼓为小[⑩]。”圣人为善，非以求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⑪]。故

人之忧喜，非为踱⑫，踱焉往生也⑬。故至人不容⑭，故若眯而抚⑮，若跌而据。圣人之为治，漠然不见贤焉，终而后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骐骥不能与之争远。今夫夜有求，与瞽师并；东方开，斯照矣⑯。动而有益，则损随之⑰。故《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⑱"。

【注释】

①"夫子"句：原注作"夫子，孔子也。三变，始于粟，粟生于苗，苗成于穗也。" 第一个于：从。后两个于，引出行为动作的直接对象，无实义。

②滔滔然：深沉的样子。

③"故诗"三句：引诗见《诗经·小雅·节南山》第四章头两句。这首诗是一首政治讽喻诗，有人说是批评周幽王时的佞臣姓尹的太师的，而归结到刺幽王的不正。　躬：亲身。

④"小人"四句：苟：只，表示范围。王引之《经传释词》："苟，犹但也。"但即只。这几句是说同是孜孜以求，出发点（心）不同，结果就不一样。强调要有正确的主导思想。

⑤击舟水中：击舟于水中。指划船拍击水而出声。

⑥"僖负"句：原注作"厘负羁，曹臣。晋重耳出（流亡国外）过曹，负羁遗以壶餐。重耳反晋（返归晋国得王位），伐曹，令兵不入其间。"《人间》叙这件事作"厘负羁"。僖、厘古音通。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杨树达认为"餐"应作"飧"（sūn 孙），指一种水浇饭。古人在主食吃完以后添加这种食品以助饱，有点像今天吃完干饭以后再喝点稀粥之类，农村多见。《左传》记厘负羁事作"乃馈盘飧"，并藏璧其中，暗中交好重耳。关于"飧"参见《礼记·玉藻》"君既食，又饭飧"孔颖达疏。

⑦"赵宣"句：赵宣孟即赵盾，谥号宣子，春秋时晋灵公的正卿。灵公暴虐无道，赵盾数谏，灵公设酒诱杀赵盾，得一卫士拼死救出。此人原来是赵盾在首阳山打猎时以饭和肉救济过的饥民灵辄。　束脯：一束干肉。　免其躯：免掉杀身之祸。事见《左传·宣公二年》。

⑧"俱之"句：俱：全，都是。　之：句中助词，无实义，表示这句话意未完。

叫呼：不礼貌地吆喝。这句和下句举生活常识说明以仁心施恩的重要。

⑨家老：家中年长者。　为恩厚：意思是说长辈态度粗暴随便，晚辈还是体会到是出于爱心，所以不计较。

⑩"故曰"五句：这里是强调至诚的仁心感人的巨大威力，把儒家的仁治和道家的无为之治糅在一起。参见九·7·⑤。

⑪期：期约，相会。"名不与利期"是说求名不以获利为目的。这句和上句主要不在否定或肯定求名求利，而是阐明不求反而能得即无为而有为的观点。

⑫漉（lù 鹿）：希望，冀幸。

⑬"漉焉"句：原注串释上句和这句说："非为冀幸往生利意也。"以上三句是说人的忧喜出自真情触发，并非为着某种目的，但客观上却达到了感染别人的目的。

⑭至人：王念孙认为应作"至至"，指达到了至德的人。下文第14节有"至至之人"。　容：修饰外表。

⑮眯：原注作"芥（微细物）入目也。"　抚：原注作"扪之。从中（内心）发，非为观容也。"这句是说眼中有异物，用手揉搓，是自发的下意识动作，并非预先有什么目的。下句意思同。

⑯"今夫"四句：承上文说明圣人之治如日之行，能给人照亮，缺此，则人们和瞎子一样。

⑰"动而"二句：否定为"益"而"动"。求益必招损。

⑱"故易"三句：引文出自《周易大传·序卦》："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序卦》是专门解说六十四"别卦"卦序的，作者认为六十四卦是依据各卦的意义关系排列的。"剥"本是第二十三卦卦名，《复》是紧接的第二十四卦。《序卦》这一条的原意是说万事万物衰落到极点便会朝其反面转化——复兴，所以用《复卦》承接《剥卦》。剥这儿是剥落、衰落的意思。原注说此引文的含意是"言物剥落而复生也"，大体符合《序卦》原意。本书引此文主要取《序卦》中对立物向相反方面转化的观点，说明过于求益反而招损，反对存功利之心，主张用精诚感化人。

【译文】

懂得应该行善容易，亲身行善就难了。孔夫子看到庄稼由种子

变成禾苗，又由禾苗长出穗的变化过程，深深感叹说："狐狸头朝山丘死去，我们人类不该忘本吧？"所以君子看到善事，就深切地感到自己应该去恶从善。自身如果正直无邪，归服远方的人就容易了。所以《诗经》说："君上不能亲身行正道，百姓不可能信赖他。"小人办事总是说只要捞到好处就行，君子办事只求合道义，他们在孜孜以求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只是追求的目标不同吧？在船上摇浆击水，鱼沉入水底，水鸟飞向高处，听到响声是一样的，躲避的地方不同，但都是为了避害这一点是一致的。春秋时曹国的僖负羁赠给逃亡到曹国的晋公子重耳一壶水浇饭，重耳后来消灭曹国后就在僖负羁的居地立表旌表他的功德；赵宣子用一束干肉救济过饥民灵辄，后来在受到晋灵公暗害时灵辄保护赵宣子免遭杀身之祸。僖负羁和赵宣子馈赠的物品并不丰厚，但是得到的报偿却很重，他们出于仁爱的心，以恩德待人，悲悯之情油然而生，所以使受恩者刻骨铭心。同样是吆三喝四，家中长者这样对待晚辈，晚辈会认为是真心的爱护；如果这样呵斥陌生人，就可能引起争吵甚至斗殴。所以说："兵器的锋利比不上精神感化的威力，就是莫邪宝剑也显得迟钝；武力攻打功效不如神奇的谋略大，击鼓进军就是小事一桩。"圣人行善，并不是为着求名可是名望随之而来，求名不是为着得利可是利禄自然归他。所以一个人忧喜发自内心，并不希冀感染别人，但感染作用自然产生。所以至德的人从不修饰自己的外表，所以他的言行就像灰尘眯糊了眼睛手下意识地去揉搓，又像人跌跤时手自然要支撑住一样。圣人治国，开头不声不响地，看不出有啥高招，但是后来就知道他是英明伟大的，就像日行天空，骐骥不能和它竞赛谁跑得远。现在人们在暗夜寻找东西，和盲人一个样；等到旭日东升，就照得通明通亮了。人的举动带来了利益，损失就随着来到。所以《易经》的传文《序卦》里说："事物的衰落不是无尽头的，所以要用象征'复生'的《复卦》来承接《剥卦》。"

【原文】

10 积薄为厚，积卑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辉[①]，小人日快快以至辱[②]。其消息也[③]，离朱弗能见也。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④]，非为日不足也，其忧寻推之也[⑤]。故《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⑥]。"怀情抱质，天弗能杀，地弗能埋也，声扬天地之间，配日月之光，甘乐之者也。苟乡善，虽过无怨；苟不向善，虽忠来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诸人不如求诸己得也[⑦]。声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⑧]，无非己者。操锐以刺，操刃以击，何怨乎人？故管子文锦也，虽丑登庙[⑨]；子产练染也，美而不尊[⑩]。虚而能满，淡而有味，被褐怀玉者。故两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树兰，美而不芳[⑪]，继子得食，肥而不泽[⑫]，情不相与往来也。生所假也，死所归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⑬]，王子闾张掖而受刃[⑭]，不以所托害所归也。故世治则以义卫身，世乱则以身卫义，死之日，行之终也，故君子慎一用之。无勇者，非先慑也，难至而失其守也；贪婪者，非先欲也，见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见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祸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夺也[⑮]。人之欲荣也，以为己也，于彼何益？圣人之行义也，其忧寻出乎中也，于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独称；贫贱者多矣，而伯夷独举[⑯]。以贵为圣乎？则圣者众矣；以贱为仁乎？则贱者多矣[⑰]。何圣、仁之寡也？独专之意，乐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⑱]，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归乎伯孟[⑲]，必此积也。不身遁，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独梁，不为无人不兢其容[⑳]。故

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难[21]。

【注释】

①孳孳：同“孜孜”，勤勉。

②怏怏：不满意的样子。

③消息：消减生长。

④宿：止留。等于说处在、碰上了。

⑤忧寻：见本卷8·17。　推：推论。

⑥“故诗”三句：引诗出自《诗经·大雅·文王》首章。相传这首诗是周公颂扬周文王以告诫周成王的。引诗大意是，周虽是有悠久历史的旧邦（国家），但它受天命伐商建国，则是新兴的国家。　旧邦：周自后稷开始，历史悠久。维：则。　命：天命。一说这首诗是述周文王受命建立周国，本书作者是取后一说法，用周文王事证明“君子日孳孳以成辉”。

⑦得：杨树达认为是衍文。

⑧文：有“言辞”、“文辞”（指说话和写作能力）和“善”、“美德”、“礼仪”两类意义适用于此处。　官：所有义项只有“效法”一义适用于此处。效法含通过模仿来学习的意思。《礼记·礼运》：“其官于天也。”郑玄注：“官犹法也。”孔颖达疏：“皆是取法于天也。”联系上文，宜取“文”的“言辞”义。人的言语能力主要是在模仿中自然学到的，这和声自召、貌自示类似（“名自命”的说法不准确）。这几句是比喻善德靠自己养成。取“文”的善或美德义也通，那样“声自召、貌自示、名自命”就是比喻，“文自官”是正意，或看成类比。

⑨“故管”二句：《太平御览》四百四十七引本书此文原注（刘文典认为是高诱注）：“（管子）相桓公，以霸功成事，衣文锦之服，大书在明堂，故曰虽丑登庙也。”本文所谓“丑”当指管仲“不羞小节”的种种行为。“文锦”指生活奢华。“登庙”或指居庙堂之高，即任齐相；或指其政绩“大书在明堂”。　管子：名夷吾，字仲，谥号“敬”，又称管敬仲。年轻时家贫，与鲍叔友善，二人合伙经商，管仲常多分盈利。他三次为官，三次被逐；三次作战，三次逃跑。后来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小白夺得君位，公子纠死，管仲被小白（即齐恒公）囚禁，得鲍叔举荐被桓公任为齐相，以霸道佐桓公成为春秋时的第一位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也“富比公室”、生活奢侈。他曾说自己是“不羞小

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人。孔子也认为管仲虽然不重小节，贪财利，但很有作为，功不可灭，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参见《史记·管晏列传》和《论语·八佾》22条和《宪问》9条、16条、17条。

⑩“子产”二句：《太平御览》引此文原注：“子产相郑，以乘车济朝涉者。《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绢染者，以子产喻母人（妇人）。《月令》曰：‘命妇官染绢’，温暖其民，如人之母也。” 练染：把生丝煮熟，使之柔软洁白。所谓“美”，指子产仁慈的美德。所谓“不尊”，指仁者不贪，常处在清贫之中。下文说“以贱为仁”即这个意思。《史记·郑世家》记载，郑简公封给子产六邑，“子产让，受其三邑”。这里举管仲、子产两个情况相反的例子，说明人的荣辱贵贱都是由自己决定的。管仲虽不羞小节但“耻功名不显于天下”，所以虽“丑”而“登庙”；子产仁爱，只有妇人之心，所以“美而不尊”。 子产：公孙侨，字子产，谥号成子。春秋郑简公时的执政大臣。司马迁称他是“仁爱人，事君忠厚。”孔子游经郑国，和子产亲如兄弟。子产死，孔子称颂子产是“古之遗爱（仁爱之人）”，郑国民众“悲之如亡亲戚（父母亲人）”。子产在郑国也实行改革，铸法律条文于鼎，刷新了郑国政治。认为子产只有妇人之心是不确切的。他主张以德政为主，辅以猛刑，宽猛相济。详参《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临终告诫儿子大叔的话。

⑪“男子”二句：原注作“兰，芳草，艾（当为“女”）之美芳者，男子树之，盖不芳。”作者拿这个比喻说明真情相感的重要，但比喻本身没有科学依据。

⑫“继子”二句：原注作“继子有假母也。”继子有两种。一指女子改嫁的丈夫前妻所生之子，一指同宗族某房过养别房以继香火之子。前者为继母，后者为养母，和继子均无直系血缘关系，所以称为“假母”。一般认为继母、养母和继子之间缺乏真情，特别是前一种。《齐俗》：“亲母为其子治扢秃而血流至耳，见者以为其爱之至也。使在于继母，则过者以为嫉（恨）也。” 不泽：不感到有恩情。或释泽为“光泽”，或释泽通“怿”（愉悦），则指心情。

⑬“故弘”句：原注作“弘演，卫懿公臣。狄人攻卫，食懿公，其肝在（剩下肝未吃）。弘演剖腹以盛之也。”事详《吕氏春秋·仲冬纪·忠廉篇》。

⑭“王子”句：原注作“楚白公（即白公胜。参见十二·2·①）欲立王子闾为王，不可，刺之以兵，子闾不受。”王子闾是楚平王之子，白公胜的伯父。白公胜起兵为父报仇，想拥立王子闾为楚王，王子闾宁死不从。事见《左传·哀公十六年》。 掖：通“腋”，胳肢窝。

⑮遏：止。　夺：改变。

⑯伯夷：商代末孤竹君的长子，和弟叔齐互让君位。后二人投奔周武王，劝阻武王伐纣。武王不听，逃进首阳山中，不食周粟，饿死。封建统治者以他们为“仁”人的典范，其实是不分是非的糊涂虫。

⑰贱者：应作“仁者”。上文说“贫贱者多”，这里假令凡贱者都仁，便应该仁者多，但事实上不是如此，以引出下文的反问：“何圣、仁之寡也？”若作“贱者”，那么问句必定是“何圣、贱之寡也”，不成话。

⑱“独专”三句：这三句是回答上面的问题。要成圣人、仁人，必须“专心”，必须“乐意”，时时日日并且终生修养善德，这是一般贵者、贱者难做到的，所以圣者、仁者少。　滔滔：水奔流的样子。比喻不停息。

⑲“始乎”二句：叔季：本指兄弟中排行最小的，这里指小和少。　伯孟：本指兄弟中排行居长的，这儿指大和多。

⑳“不身”四句：遁：欺骗。　斯：则，乃。　兢：即兢兢，小心谨慎的样子。

㉑自信者难：即欺蒙自己容易。

这一节主要讲修养善德达到圣、仁要靠积累善行，积累必须持之以恒，持之以恒必须专心一意，而关键又在“求诸己”，甘心情愿地去实践。

【译文】

薄的积累多了可以变厚，矮的积累多了可以变高。所以君子每天不知疲倦地行善，终于养成光辉的美德，而小人每天因贪欲不能满足而怏怏不乐，以致品德败坏而受辱。这是面消长的道理，就是离朱那样的好眼力也不能看清楚。周文王听到了善事唯恐自己赶不上，而自己有不善的事如同遭受到灾害，并不是只为偶然的不足而不满意，而是深深忧虑长此下去将发展到不可收拾。所以《诗经》上说：“我们周国虽然历史悠久，但现在是遵照天命建立起周王朝，又是新兴的国家。”怀着真情，抱着质朴，上天不能扼杀，大地不能埋没，声威传扬在天地之间，和日月的光辉相比配，这是甜美快乐的事啊。如果能向善，虽然做错了事，别人不会埋怨；如果不能向善，即使忠心也会招来祸患。所以怨天尤人不如责怪自己，要求别

人不如要求自己。声音是自己发出来的，模样儿是自己显示出来的，名称是自己定下的，言辞是自己模仿学会的，没有什么不是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拿着锐利的宝剑刺伤别人，握着锋利的兵刃攻击别人，闯下这样的大祸怎么可以埋怨别人不避开你的刀剑呢？所以管仲虽然有许多不拘小节的不光彩的行为，但他胸怀立功名于天下的雄心壮志，终于锦衣玉食，功业记载在齐国的宗庙之中；子产仁慈宽厚，虽然有此美德，却不过被人贬为妇人之心，自己也享受不到尊荣富贵。看起来空荡荡的，实际上很充实，咋一尝清淡淡的，细细品味味道很浓，身穿粗布短衣却怀揣着美玉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感情不专一不能博得一人喜欢，感情专一可以得到上百人的喜爱。男子汉种出的兰花，看着色彩艳丽却没有芳香，继子由养母哺育，长得胖胖的却没有神采，因为双方缺乏天生的感情沟通。生命是暂时寄托在人世的，死才是必然的归宿。所以弘演面对仁义毫不犹豫地壮烈损躯，王子闾张开臂腋毫无惧色地接受刀砍，他们都不为苟且偷生而妨害死得其所。所以处在治世就用义来维护自身的纯洁健康，世道乱时就为保卫正义而献身；这条原则要坚持到死的那天为止。所以君子对待生死是非常慎重的。没有勇气的人，并不是生来就胆怯，而是灾难临头不能坚持操守；贪得无厌的人，并不是天生就欲壑难填，而是见到了利益忘掉了贪利的危害。虞国君王看到晋国赠送的垂棘璧玉，就不捉摸虢国灭亡的灾难很快会蔓延到自己身上。所以只有达到了道的境界的人，才不可阻遏和改变他的信念。一般人想得到荣耀，都是为了自己，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圣人行义事，他的忧思出自内心，对他个人有什么好处！所以自古以来帝王够多了，但只有夏禹、商汤、周文王受人称颂；人们中贫贱的人够多了，但只有伯夷被抬得很高，假若说凡地位尊贵的帝王便等于圣人，那么天下的圣人就该很多了；假若说凡是地位贫贱的人便等于仁人，那么天下的仁人就该很多了。但事实上圣人、仁人很少，这是为什么呢？要成为圣人、仁人，必须专心一意、甘心情愿、全神

贯注地行善，如同滔滔东流的江河，每天都有新的长进，甚至不晓得衰老已经朝自己逼近，开头收获十分微小，最终成果就很大很多，必定得经过这种坚持不懈的积累，一般人谁能做到这样呀！不欺蒙自己，就不会欺骗别人，就像一个人过独木桥，他不会因为旁边没有人看着就蒙哄自己不显出谨慎小心的样子。不过让旁人相信自己容易，而要不蒙住两眼欺骗自己就难了。

【原文】

11 情先动，动无不得；无不得则无莙[①]；发莙而后快[②]。故唐、虞之举错也，非以偕情也[③]，快己而天下治；桀、纣非正贼之也[④]，快己而百事废。喜憎议而治乱分矣[⑤]。圣人之行，无所合，无所离[⑥]。譬若鼓，无所与调[⑦]，无所不比，丝、管、金、石，小大修短有叙，异声而和；君臣上下，官职有差，殊事而调。夫织者日以进，耕者日以却[⑧]，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闻乞之歌而悲，出而视之，其母也[⑨]。艾陵之战也[⑩]，夫差曰："夷声阳[⑪]，句吴其庶乎[⑫]！"同是声，而取信焉异[⑬]，有诸情也[⑭]。故心哀而歌不乐，心乐而哭不哀。夫子曰[⑮]："弦则是也[⑯]，其声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外者也。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文情理通[⑰]，则凤麟极矣[⑱]，言至德之怀远也。输子阳谓其子曰[⑲]："良工渐乎矩凿之中[⑳]。"矩凿之中，固无物而不周。圣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马，医骆以治病[㉑]，同材而各自取焉[㉒]。上意而民载，诚中者也[㉓]。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

也[24]。悏于不已知者[25]，不自知也。矜怚生于不足[26]，华诬生于矜[27]。诚中之人，乐而不悏[28]，如鸮好声，熊之好经，夫有谁为矜[29]？春女思，秋士悲[30]，而知物化矣；号而哭，叽而哀[31]，而知声动矣；容貌颜色，理诎伛倨佝[32]，知情伪矣[33]。故圣人栗栗乎其内[34]，而至乎至极矣[35]。

【注释】

①莙(jūn 君)：积结，阻滞。《要略》："以莙凝天地，发起阴阳。"莙、凝同义连用。杨树达认为莙通"蕴"。

②发：开，散发开。 快：畅快。

以上四句泛言人之常情都是情动于心中，就会通过一定的方式(言行举止等)表露在外("得")，这样感情便不至于郁结于心，感情宣泄出来就感到畅快。只是感情有善恶的区别，美好的情操感化人心，使天下归服，罪恶的情欲导至暴行，使天下乱离。所以下文说圣君"快己而天下治"，暴君"快己而百事废"。这里还是强调修养善德的重要性。

③偕：调和。所谓"非以偕情"，是说尧、舜的一举一动，都是内心美好感情的自然流露，并不是有意要以自己的感情去调和(教化)百姓的感情，而百姓无形中受到感化，所以能够"快己而天下治"，也就是无为而民自治的意思。这里把儒家的仁化和道家的无为之治揉和在一起。下文"圣人之行，无所合，无所离"，以及鼓"无所与调，无所不比"的比喻，便是对"非以偕情，快己而天下治"的阐发。无所离合、无所与调正是"非以偕情"的注脚。

④正：恰好。这里含"偶然"的意思。 贼：残害。所谓"非正贼之，快己而百事废"，是说桀、纣的暴行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他们发泄内在丑恶情欲的必然产物，如此必导至"百事废"。

⑤议：原注说这句意思是"下有喜议而国治，有憎议而国乱"，对"议"未具体解释。俞樾认为议通"仪"。仪有"形"的意思，即表现。"喜憎议"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指人民对国君的爱憎决定着国家的治乱，这是原注的说法。一是指国君的感情决定着国家的治理。"爱憎"泛指感情。笔者倾向后一种理解，因为这里是强调君王的修养问题。

⑥无所离合：指不人为地干预事物。

⑦无所与调：鼓作为一种乐器，主要起调节整个乐队演奏的节奏的作用，带有指挥的性能，而不能直接和其他乐器一起奏出乐曲。所以说“无所与调”。但正因为它能控制节奏，任何乐器都能与它并用，所以下句又说“无所不比”。比：并列。鼓喻君王的作用。

⑧“耕者”句：这里指用耒耜、锹翻地一类的农活，其操作是朝后退的。上句“织者日以进”指织布时织成的布幅往前延伸。

⑨“申喜”三句：原注作“申喜亡其母，母乞食于道。”事出《吕氏春秋·季秋纪·精通》：“周有申喜者，亡（失散）其母，闻乞人歌于门下而悲之，动于颜色，谓门者内（接纳）乞人之歌者，自见而问焉（之），曰：‘何故而乞？’与之语，盖其母也。”

⑩艾陵之战：原注作“吴王夫差与齐战于艾陵也。”《春秋（经文）·哀公十一年》：“五月，公（鲁哀公）会（联合）吴伐齐。甲戌（二十七日），齐国书帅师及吴战于艾陵，齐师败绩（大溃败），获齐国书。” 艾陵：在山东省泰安县南六十里。一说在莱芜县东边，即艾邑。

⑪夷：原注作“谓吴。” 阳：原注作“吉也”。《易经》中阳爻或阳卦象征吉利，所以原注如此解释。

⑫句吴：原注作“夷语，不正言‘吴’，加以‘句’也。” 庶：原注作“几也。”有希望，能获胜。吴字古声母是“疑”母（读作 ŋ），句字的声母是“见”母（读 g）。ŋ、g 都是舌根音，发音部位同。两字的韵也相近。今吴方言仍读“吴”为“ŋ”（苏州、温州口语如此）。原注说的，即指“句吴”是“吴”的当时的吴语读音的书面形式。

⑬信：相当于“信息”。

⑭诸：之于。“有诸情”。等于说来自不同的感情。

⑮“夫子”三句：王引之认为原注中的“闵子骞三年之丧毕，援琴而弹”，是正文而被误作注文，这两句应还原到“夫子曰”上头，否则孔子的评论有尾无头，不合前两例叙述方式。 闵子骞：孔子学生。

⑯是：那样的；一样。上文“同是声”的“是”近此。

⑰理：有条理。理通等于说畅通，沟通。

⑱极：至，来到。

⑲输子阳：人名。未知其详。

⑳渐：原注作“习也。” 凿：凿子，木工打眼挖槽的工具。

㉑医骆：原注作“越医。”名叫骆的医生。

㉒“同材”句：原注作“自，从也。矩凿之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治马，或以治病。”

㉓诚中者也：原注作“志或发（于）中之于大。”指诚情发自内心感化力大。

㉔彶：“急”的异体。《说文·心部》释“急”字形“从心，及声”。 不己知：不知己。

㉕矜：骄。 怚：王念孙认为应作“怚”（jù 举），《说文·心部》：“怚，骄也。”

㉖华诬：不实。参见二·14·㉜。

㉗“诚中”二句：原注作“忠信之人，自乐为之，非彶彶也，如鹀自好为声耳。” 彶：这里可以作两种解释。一当“急”讲（见上注 24），指急于追求利益。不彶即无所为。下文说“有谁为矜”可证。一作“虚诈”讲。原注释成“彶彶”，通“伋伋”。《集韵·缉韵》：“伋伋，虚诈貌。”不彶指乐从心发，诚实不虚。两解都通。

㉙有：通“又”。 谁为：即为谁，为什么。

㉚“春女”二句：原注作“春女感阳则思，秋士见阴而悲。” 春女：怀春之女。《诗经·豳风·七月》：“女心伤悲。”郑玄笺：“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郑玄说秋士感阴气思女而悲有些片面。《辞源》（修订本）释“秋士”为“士之暮年不遇者”，引本书此文和原注为书证，也失之片面。悲秋之士不必都是思女，也不必非到暮年，说“不遇”则可。古代失意的知识分子多有悲秋的毛病，可参阅宋玉的《九辩》。

㉛叽：哀叹。

㉜理：刘绩、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伸：是“伸”之误。 佝：应作“句”（gōu 勾）。 诎：通“屈”。倨句指直曲。《大戴礼记·劝学》：“其流行痺下倨句，皆循其理。”清人王聘珍注：“倨，直也。句，曲也。”古人席地盘膝而坐，为礼貌坐姿。如果伸直两腿叉开坐，则是不逊的态度，是为“倨”。所以倨有“直”义和傲慢不逊义。诎伸倨句指人的身体动作。诎句表示卑恭，伸倨表示高傲。

㉝伪：通“讹”，变化。

㉞栗栗乎：恐惧的样子。乎同“然”。

㉟至极：最高的精神境界，即合于道。

【译文】

人的感情首先在内心产生并活动起来，活动着的感情无不通过一定的方式宣泄出来，宣泄出来以后就不会郁结在内，感情散发开就心情畅快。所以唐尧、虞舜的仁德举动，并不是为了调和人民的感情，但是他们痛快地表露出美好的情感之后，人民就自然受感化而使天下大治；夏桀、商纣王并不是偶然巧合干出残害人民的事，而是他们罪恶的情欲发泄出来，自己痛快了，天下的种种事情就被搞乱。君王的感情的表现，决定着天下的治乱。圣人的行为举动，不是存心要按自己的意志去调节事物，将本来分散的硬凑拢来，或者把本来合在一块的拆开。好比鼓，它不能直接和别的乐器一起演奏出乐曲，但什么乐器都可以由它来调节节奏，在鼓点的统一控制下，琴瑟、箫笛、金钟、石磬，大大小小、长长短短，井然有序，各种音色互相应和，奏出和谐美妙的乐曲；君王安坐上位，群臣安处下位，官职各不相同，任务各有区别，但配合得协调一致。那织布是一天天向前伸展的，翻地是一天天往后退的，劳作的方式相反，但完成了任务是一样的。申喜听到门外行乞者的歌声，触动了悲情，出门一看，歌者原来是他失散了多年的母亲。吴国联合鲁国在艾陵和齐国交战，吴王夫差说："咱们吴军的呐喊声高昂充满喜气，吴国保准要打胜仗吧！"同样都是声音，但从中获取的信息却不同，声音中饱含着不同的感情呀。所以心情悲哀歌声就不快乐，心情快乐哭声不会哀痛。孔子的弟子闵子骞守完三年孝以后拿起琴来弹奏，孔夫子听了说："琴还是原先的那把琴，但声调却变样了。"礼仪形式，是用来和人们交往的；而感情，应该发自内心表现在礼仪形式上。只讲礼仪形式就会忽略真情，只讲感情真诚又会忽略必要的形式。如果用必要的形式充分传达出内心的真情，那么凤凰、麒麟就会降临了，这是说最高的善德能够感化归服远方的人。输子阳对他儿子说："高明的工匠在运用矩尺和凿子的过程中逐渐熟练地掌握技艺。"掌握了运用矩凿的法度，就没有什么事不能办得周全。圣

王凭着它治理人民，造父靠它调理车马，医骆用它诊治疾病，他们都是从良工运用矩凿的道理中掌握了一定的法度。君王有了意图人民便去执行，这是由于诚纯之情发自内心感化的力量大。还没讲话人民就信赖，不用号召人民就主动前往，这是因为事先有所感动。有些人着急人家不了解自己，其实是他们缺乏自知之明。骄傲的来源是只有半罐子水，而浮华诬妄之辞又来自自傲。内心赤诚的人，他的快乐自然得体，如同鴝鵒喜欢歌唱，狗熊喜欢攀援悬吊，又是为谁故作矜持呢？怀春的女子感春哀怨，失意的文士感秋悲愁，从中可以知道物候的推移；有时嚎啕大哭，有时长嘘短叹，从中可以知道心态的卑亢。所以圣人总是战战兢兢，一刻也不懈怠，因而能修养到最崇高的境界。

【原文】

12 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顺，人也①。太公望、周公旦，天非为武王造之也；崇侯、恶来②，天非为纣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泽；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③。昔东户季子之世④，道路不拾遗，耒耜余粮宿诸晦首⑤，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庆，兆民赖之⑥。凡高者贵其左，故下之于上曰左之，臣辞也⑦；下者贵其右，故上之于下曰右之，君让也⑧。故上左迁则失其所尊也⑨，臣右还则失其所贵矣⑩。小快害道，斯须害仪⑪。子产腾辞⑫，狱繁而无邪⑬。失诸情者，则塞于辞矣⑭。成国之道，工无伪事，农无遗力，士无隐行，官无失法。譬若设网者，引其纲而万目开矣⑮。舜、禹不再受命⑯，尧、舜传大焉，先

形乎小也[17]。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禅于家国[18]，而天下从风。故戎兵以大知小[19]，人以小知大[20]。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无载焉而不胜[21]，大而章，远而隆[22]。知此之道，不可求于人，斯得诸己也。释己而求诸人，去之远矣[23]。君子者乐有余而名不足，小人乐不足而名有余，观于有余不足之相去，昭然远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闻也。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子曰："钧之哭也[24]。曰：'子予奈何兮乘我何！其哀则同，其所以哀则异[25]。'"故哀乐之袭人情也深矣。凿地漂池[26]，非止以劳苦民也[27]，各从其蹠而乱生焉[28]。其载情一也，施人则异矣[29]。故唐、虞日孳孳以致于王，桀、纣日快快以致于死，不知后世之讥己也。凡人情，说其所苦即乐[30]，失其所乐则哀，故知生之乐，必知死之哀。有义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惧，如饥渴者不可欺以虚器也。人多欲亏义，多忧害智，多惧害勇。嫚生乎小人[31]，蛮夷皆能之[32]；善生乎君子，诱然与日月争光[33]，天下弗能遏夺。故治国乐其所以存[34]，亡国亦乐其所以亡也。金锡不消释则不流刑[35]，上忧寻不诚则不法民[36]。忧寻不在民，则是绝民之系也[37]。君反本，而民系固也[38]。至德小节备，大节举。齐桓举而不密，晋文密而不举。晋文得之乎闺内，失之乎境外；齐桓失之乎闺内，而得之本朝。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而聪明。君不与臣争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经而成之[39]，齐桓、秦穆受而听之。照惑者以东为西，惑也[40]，见日而寤矣[41]。卫武侯谓其臣曰："小子无谓我老而羸我，有过必谒之。"[42]是武

侯如弗羸之必得羸[43]。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论者也[44]。

【注释】

①"功名"二句：遂：成。也可以讲成"终于"。　天：天然，和"人"(人为)相对。从这一节的内容看，天和"命"、"时世"意思相通，指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或事实，如人的寿命长短、生活环境、世道等。　理：事理，也指客观规律。　顺：这里和"理"意思应一样，指自然之势。这两句是这一节的中心论点。作者一方面强调"天命"、"时世"是人事成败的最终决定因素，人不能改变它，只能顺应，而落脚点是要人们善于遵从天命，适应环境，也就是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核心是"求诸己"，修养善德。本节内容都围绕着怎么样"循理受顺"从各个侧面展开，这是理解本节的关键。

②崇侯：殷纣王时的诸侯。名虎，助纣为虐，曾怂恿纣王囚禁周文王于羑里。参见十二·㉟。　恶来：纣臣，善进谗言。详见《史记·殷本纪》。

③"教本"四句：《孟子·滕文公上》："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金楼子·立言》："教者生于君子，以被小人；利者兴于小人，以润君子。"和本书这四句意思相近。　教：教化，即统治。　利：物质财富。君子、小人这里特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④东户季子：原注作"古之人君。"

⑤耒耜：泛指农具。　余粮：收割下来尚未运归于仓的粮食。　宿：放在外面过夜。　晦：同"亩"。

⑥以上从"教本乎"到这句是第一小层，写"循理"之一：君子、小人要各得其宜。实际上是说统治者要会调教劳动人民，让他们安分守己，这样天下便太平无事。

⑦"凡高"三句：左：第一个"左"指左方。面南而立，左东右西。东为"阳"方，西为"阴"方，阳为吉、为上、为天、为君，所以古人以左为尊贵。原注"天道左旋"，指太岁、太阳左行于天。第二个"左"指辅佐，臣对君起辅佐作用。　辞：谦让。"臣辞"是说臣应甘处辅佐的旁下地位，不能与君"同道"。

⑧"下者"三句：右：前"右"指右方。所谓"贵其右"，是说臣甘守下位，以忠君为本分才算自尊自重，若违其本分，则失其贵。第二个"右"指佑助，指君对臣只起帮助引导作用，不代臣行其职。"君让"即指君王避让臣事而安居君位。

⑨左迁：迁离君位。

⑩右还：即离臣位，让君待臣如臣之尊君。以上“凡高”到这一句是一小层，写“循理”之二：是说应该君臣异道，各守其位。这是君臣之间的“理”。

⑪“小快”二句：小快：满足个人私欲。　斯须：片刻，指眼前利益。　仪：法度。

⑫腾辞：原注作“腾，传也。子产作刑书，有人传词诘之。”据此，腾是传播、散布的意思。宋王禹偁《扬州谢上表》：“冀（希望）圣心之察微，免众口之腾谤（民众在朝廷外流言批评指谪）。”据《左传》记载，子产在郑国执政，仁刑并用，宽猛相济，而以仁为本，改革弊政，公布新法，对宗室贵族，既抑制其贪欲，又适当满足其利益，不使离叛。新政初行，遭到部分贵族反对，甚至叫嚷“孰杀子产，吾其与（助）之！”但三年以后，新政见成效，舆论大变，人们歌颂子产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使增产）。子产而（如果）死，谁其嗣（继承）之？”详参《左传・襄公三十年》。所谓“腾辞”当指以上情形。子产称得上既充满仁爱之心，又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本书这儿举子产的事例正是说明为政既要有仁心诚情，又要看得远，不求“小快”，不蔽“斯须”。

⑬“狱繁”句：原注作“繁，多也。狱虽益多，而下无邪也。”是说子产的法治收到了去邪的效果。

⑭“失诸”二句：原注作“失之事情，则为世人辞所穷塞也。”这说的是和子产相反的为政情况。

⑮纲：提网的总绳。　目：网眼。

⑯“舜、禹”句：原注作“受命于人，不受于天。”指尧帝受天命而有天下，舜、禹相继为君是由人事决定的，尧圣明而传给舜，舜圣明传给禹。这里即阐发“循理受顺”的作用。

⑰“尧、舜”二句：原注作“形，见也。先见微小，以知大。”指从小处、从自身做起而成大业。

⑱“刑于”三句：引诗出自《诗经・大雅・思齐》，是第二章的后三句。这首诗是周代奴隶主歌颂太任、太姜、太姒、文王的，主要是颂文王圣德。太任是周季历的妃，文王之母。太姜是周太王的妃。太姒是文王正妻，武王之母。　刑：法度，仪法。　于：至于。　寡妻：正妻，嫡妻。引诗意在说明上文“先形乎小”，以“传大”。

⑲“故戎”句：俞樾认为这句是说器物可以以大知小，以衬人可以以小知

大。

⑳“人以”句：观小节可知大节。或指圣人善于以小知大，慎于小而成于大，即下文说的“至德小节备，大节举”。

㉑“君子”四句：王念孙认为“此言君子之道，始于卑近，而终于高远，是以久（王氏校改原文“大”为“久”）而弥章，远而弥隆。上文云：‘圣人之为治，漠然不见贤焉，终而后知其可大也。’意正与此同。” 无：无论什么东西。 载焉：放在他身上。 焉：于之。 胜：承担。

㉒“大而”二句：大：王念孙认为应作“久”。 章：彰，明。 隆：高。这两句和上文“若日之行，骐骥不能与之争远”、“东方开，斯照矣”意思相近。

㉓从上文“小快”到这一句是一层，写“循理”之三：治国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小处”即“求诸己”。

㉔钧：均，同样。 之：助词，表示这句话没说完，无实义。

㉕“曰”四句：原注“子”为“孔子”。杨树达说：“《淮南书》称‘子曰’者，他篇绝未见。盖此篇多本自《子思子》……《子思子》书多称（孔子曰为）‘子曰’，此节盖亦本之（据《子思子》）而仍其称耳。”杨氏校核《子思子》佚文，说本篇与《子思子》佚文相同的多达七、八节。 子予：当指孔子学生宰我。宰我名予，字子我，孔子对学生称名。本书引此例是取“其哀则同，其所以哀则异”的观点。宰我是《论语》中记载的“十大人才”中能言善辩的两个之一。他曾几次拿“仁”和丧礼问题来刁难孔子，受到孔子痛斥，说他是“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圬（粉刷）”。参见《论语》《公冶长》第十节、《雍也》第二十六节、《阳货》第二十一节。《子思子》佚文记载的这件事也很像孔子驳斥宰我关于哭和哀的言论。 奈何兮乘我何：即“何（怎么）奈何兮乘我”。 奈何：制服的意思。 乘：钻空子，或战胜，与奈何义近。孔子用反问，语气很激烈。

㉖漂：王念孙认为应作“湮”，同“堙”，堵塞。

㉗止：王念孙认为应作“正”。

㉘蹠：见本卷8·⑪、⑫。

㉙“其载”二句：参见本卷11·③、④。

㉚说：通“脱”。

㉛嫚：通“慢”，傲慢，不懂礼节。

㉜“蛮夷”句：这句说边远地区的异族人不开化，生性不讲礼节。

㉝诱：原注作“美称也。”当与“秀”通。

㉞所以存：赖以生存的东西。

㉟消释：熔为液态。　刑：通“型”，模子。

㊱法民：以法治民，规范人民。

㊲“忧寻”二句：优寻：见本卷8·17。　系：用来约束（人民）的东西。

㊳从上文“君子者乐有余”到这句是一层，写“循理”之四：君主要靠至诚至善感化人民，重复上文“喜憎议而治乱分”的意思。

㊴百里奚：春秋时秦国国相，曾佐秦穆公称霸。

㊵“照惑”二句：照：原注作“晓”。告诉。　惑者：指黑夜迷路者。

㊶寤：通“悟”，清醒。

㊷“卫武”三句：卫武侯：春秋卫君，在位五十三年，享年九十五岁。　羸：认为老弱无用。　谒：陈述，说出来。

㊸如：即使。这句大意说卫武侯说这些话正说明他已经很老了，以衬出“老而不舍”的赞美。

㊹从上文“至德小节备”到这句是一层，写“循理”之五：治国要“小节备，大节举”才称得上“至德”，尤其要虚心听取下臣意见，发挥臣才。

【译文】

功成名遂，决定于天命；遵循事理，靠人为。姜太公吕望、周公姬旦，不是上天特意为周武王造出的；崇侯虎、恶来，不是上天特意给纣王生出的；有那种世道，便有那样的人应运而生。君子的天职是教化统治，小人承受他们的恩泽；小人的本分是生产财富，供奉君子享用。从前的君王东户季子时代，路不拾遗，耒耜和收割的庄稼留在田头过夜不会丢失，这是由于东户季子让君子小人各守自己的天职本分。所以说一国君王有了美德，亿万人民便有了依靠。凡是高居君位的都以“左”方为贵，所以臣下对君上要说“辅佐”，这是臣的谦辞；在下位的以“右”方为贵，所以君上对臣下要说“佑助”，这是君王的避让。所以如果君上偏离“左”位就会失掉他的尊严，臣下把“右”位送给君王就会失去他的贵重。贪图小的痛快伤害道义，只盯住眼前利益妨碍法度。子产颁行新法受到流言非议，但

是执行新法虽然案件增多但煞住了邪气。如果治国的措施不是从真情善心出发，就会受舆论反对而终于行不通。在成功的治国方法下，工匠不弄虚作假，农民不吝惜劳力，士人不隐居避世，官吏不乱法度。好比撒网，抓住了纲绳就能使所有的网眼张开。舜和禹不再受天命而登帝位，是由于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尧已经为舜创立了基业，舜又继承尧宏扬了大业，而他们的宏伟事业又是从小的方面发展来的。他们在家庭中首先给嫡妻作出表率，又示范于兄弟，再影响到国家，这样天下百姓就随着形成好风气。所以兵器知道了大的就可以推知同一样式的小的，对人来讲是从小处推知他的大处。君子治国的方法，开始时好像近处也不能控制住，低处也登不上去，可是却无所不能容载，无所不能胜任，时日越久越显出功效，越远越显得崇高。要掌握这样的治国方法，不能指望别人，而只能从自身得到。抛开自身而指望别人，那就离它远了。君子快乐有余而名望不足，小人快乐不足而名声有余。看一看他们的有余和不足，差距明明白白地远着呢。内心怀有情感不萌发滋蔓，硬憋着不吐露在外表，这种情形是没有的。君子思索的是义而不考虑利，小人贪求的是利而不顾义。孔子说过："子予说同样都是哀哭，有什么不同呀！我对他说：'子予啊，你怎么能钻空子难倒我呢！他们的哀哭是一样的，但是哀哭的原因不同。'"所以哀和乐侵袭人的感情是多么深呀。有的人要老百姓挖池子，另外的人要老百姓把池子填上，这些人不一定是存心要折腾百姓，只是各自受自己欲望支配那样干了而弄出乱子。人们都怀着一定的情感这是一样的，但给别人造成的影响却迥异。所以唐尧、虞舜每天孜孜不倦地修养善德，终于使天下大治；桀、纣每天贪心不能满足，怏怏不乐，终于自取灭亡，还没预料到后世的人会讥笑自己呢。人之常情都是这样的：摆脱了他认为痛苦的事便快乐，丧失了他觉得快活的东西便哀伤，所以享受了生的欢乐，必定明白死的悲哀。坚守道义的人不能拿利来哄骗他，勇敢的人别想以恐惧来胁迫他，就像饥渴的人不能捧着空

罐子来欺蒙他一样。人贪欲多了就亏损道义，忧愁多了就妨害智慧，畏惧多了就伤害勇气。倨傲无礼产生在小人身上，不开化的蛮夷都习惯如此；美德产生在君子身上，那美好的品德可以和日月争光辉，天下没有什么能阻遏改变他们的志向。所以治国的君王欢喜的是使国家赖以生存的美德，亡国的君王喜爱的是导至国家灭亡的嗜欲。铜矿、锡矿不熔化成液态就不能灌进模型，君王的忧思不诚恳就不能规范人民。忧思不用到人民身上，就是断了维系人民的纽带；君王返归治国的根本，团结人民的纽带就牢固了。至德圣君不忽略任何小节，也注重大节。齐桓公注重大节而忽视小节，晋文公小节考虑得周全而不注重大节。所以晋文公宫内的事得心应手，但和各国的关系处理失策；齐桓公宫室的事失误，但朝政治理得好。水朝低处流越积越广阔浩大，君王谦恭下问便聪明。君王不去争抢臣下职责内的事，这样治国的路子就通畅了。管夷吾、百里奚谋划国家大事并取得成就，是由于齐桓公、秦穆公能听取采纳他们的主张。黑夜里给迷路人指路，把东边当成了西边，因为他自己都是糊涂的，太阳出来后才醒悟过来。卫武侯年老时对臣属们说："后生们不要认为我老迈年高就以为我不中用了，发现了我的过失一定给指明。"这说明卫武侯虽然不认为自己老迈力衰，别人已看清他确实是老得很了，可见他能老而不放松自己的修养。所以能够到老不松懈修养自己的美德，就能通晓国家存亡的道理了。

【原文】

13 人无能作也[①]，有能为也；有能为也，而无能成也。人之为[②]，天成之。终身为善，非天不行；终身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③]，我也；祸福，非我也。故君子顺其在己者而

已矣[④]。性者，所受于天也；命者，所遭于时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⑤]，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⑥]；不忍为非，而未能必免其祸。君，根本也；臣，枝叶也。根本不美，枝叶茂者，未之闻也。有道之世，以人与国；无道之世，以国与人。尧王天下而忧不解，授舜而忧释。忧而守之，而乐与贤终，不私其利矣。凡万物有所施之，无小不可；为无所用之，碧瑜粪土也。人之情，于害之中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者[⑦]，必其甘之者也；同师而超群者，必其乐之者也。弗甘弗乐而能为表者[⑧]，未之闻也。君子时则进，得之以义，何幸之有[⑨]！不时则退，让之以义，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饿死首阳之下，犹不自悔，弃其所贱，得其所贵也。福之萌也绵绵[⑩]，祸之生也分分[⑪]。福祸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圣人见其始而知其终。故传曰："鲁酒薄而邯郸围，羊羹不斟而宋国危[⑫]。"

【注释】

①作：创造，创始。这句说造化在天，非人力能及。

②人之为：杨树达认为应作"人为之"。

③否(pǐ 丕)：恶，坏。

④顺：杨树达认为应作"慎"。

⑤指：旨，旨意，这儿指志向。

⑥必其得福：王念孙认为应作"必得其福"。

⑦膊：王念孙认为应作"腞"(zhuǎn 专上声)，切成块的肉。

⑧表：原注作"立见也。"表指测日影的圭表。表立而影即现。立见相当于"立竿见影"，喻收效很快。

⑨何幸之有："有何幸"的倒装句式。

⑩绵绵：细微。

⑪分分：王念孙认为应作"介介"，指微小。

⑫"故传"三句：引文见《庄子·胠箧》。"鲁酒"句：鲁国和赵国一起朝楚王，献酒。鲁国的酒淡薄，赵国的醇厚。楚国主酒吏向赵使者索酒，赵使不给。楚吏怀恨在心，用赵酒偷换鲁酒进给楚王。楚王嫌"赵酒"薄，发兵围赵都邯郸。举此事是说明祸至于不测。不过赵使不能权变是其直接原因，楚王"要哭不得嘴瘪"是实质性根由，偶然中还是有必然的。本书对这类事例的必然性往往认识不清，而归之于莫测的"命"。"羊羹"句：依原注，宋将华元与郑国交战，宰羊劳军，没分给他的御手。御手怀恨在心，作战时故意将华元的马车赶进郑军营阵中，使华元被擒，危及宋国。羊羹：带汁的羊肉。俞樾认为"斟"是再次添加，不斟指再添时给得比别人少。此说较合事理。又，《左传·宣公二年》述这件事以"羊斟"为人名。孙诒让折衷说，"羊"指人，"羹不斟"为句，是说羹不添加给姓羊的御手。

【译文】

人没有能耐创造出什么，但是有能力做可做到的事；有能力做可做到的事，但没有能耐最终决定事情的成功。人只能顺应天理去做，由天来决定成功。一辈子行善事，没有天时条件行不通；一辈子干不善的事，没有天时条件不会灭亡。因此是善是恶，取决于人们自身；是福是祸，便不由人自己决定了。所以君子审慎地对待自己能做到的事罢了。人的禀性，是天赋的，命运，就是你遭逢的世道。有才能但遇不上好世道，这是天命。姜太公有什么力量？比干有什么罪过？他们由着自己的禀性实行自己的志向，一个得利，一个遭害。追求实现志向各有自己的做法，能否达到理想在于天命。所以君子能行善。但不能一定得到幸福；不忍心作恶，也未必能避开灾祸。君王，是根本；群臣，是枝叶。根不壮实，枝叶却茂盛，没听说有这种事。有道之世，圣君把贤才选拔到国家机关中去；无道之世，昏君将国家"送"给他人。尧帝治理天下忧虑不能消解，后来把国政传

给舜，忧虑解脱了。忧虑缠身时尧帝坚守岗位毫不懈怠，最终又乐意传位给贤人。守也好，传也好，都是一心为了国家，而不是为谋私利。万物都是有用处的，没有什么小的东西不能利用；如果没有谁肯用，就是玉石也成了粪土。人之常情，对害处总是力求挑小的，而对好处总是抢着捞大的。所以味道相同的肉食，总是喜欢大块的厚肉，那一定是他以为大块厚肉更好吃；同一个老师而超群的学生，那一定是热爱学习的。没有浓厚的兴趣乐意去做，却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没听说有这种事。君子处在世上，碰上了好时运便进取，凭着道义得到重用，有什么可以庆幸的！世道不好就隐退，避世也是为了道义，有什么不幸的！所以伯夷饿死在首阳山下，并不后悔，因为他抛弃了自以为不义的贱行，而保持了自以为可贵的仁心。幸福的萌生，根由细如游丝；灾祸的到来，迹像微似尘介。祸福开始萌芽时，总是隐微不明显的，所以老百姓轻视不当一回事，只有圣人才做得到从萌芽状态预见到最终的结果。所以古书上说："鲁国献给楚王的酒本来不如赵国献的醇厚，可是赵国反而受到楚军的围困；华元宰羊劳军忘掉重分给御手一份，结果被御手出卖遭郑军擒捉而危及宋国。"

【原文】

14 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也，以为国也。适于己而无功于国者，不施赏焉；逆于己便于国者，不加罚焉。故楚庄谓共雍曰[①]："有德者受吾爵禄，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无一焉[②]，吾无以与女。"可谓不逾于理乎！其谢之也[③]，犹未之莫与[④]。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⑤]。行政善，善未必至也[⑥]。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慚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

相乐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国者多矣，而齐桓、晋文独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坛焉[7]，而三王独道。君不求诸臣，臣不假之君，修近弥远，而后世称其大，不越邻而成章[8]，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礼可为也[9]，而莫能夺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怀也。义载乎宜之谓君子，宜遗乎义之谓小人[10]。通智得而不劳[11]，其次劳而不病[12]，其下病而不劳。古人味而弗贪也；今人贪而弗味。歌之修其音也，音之不足于其美者也[13]，金石丝竹，助而奏之，犹未足以至于极也[14]。人能尊道行义，喜怒取予，欲如草之从风。召公以桑蚕耕种之时弛狱出拘[15]，使百姓皆得反业修职；文王辞千里之地，而请去炮烙之刑[16]。故圣人之举事也，进退不失时，若夏就絺绤，上车授组绥之谓也[17]。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18]；列子学壶子，观景柱而知持后矣[19]。故圣人不为物先，而常制之，其类若积薪樵，后者在上。

【注释】

①楚庄：即楚庄王。　共雍：楚臣。

②女：汝，你。

③谢：谢绝。

④未之莫与：即“未莫与之”。“未莫”双重否定表示肯定。这一句等于说“如同给与了一样”。意思是说给他讲清了赏罚的道理，虽然没有赏赐爵禄，但等于鼓励他争取获赏，这也是一种“赏赐”。说明赏赐分明能激励人上进。

⑤“周政”三句：至：原注作“至于道也。”达到了道的境界为“至”。　善：原注作“善施教，未至于道也。”善是“好”的意思。　行：原注作“尚粗也。”虽可以行得通但粗糙不精善。至、善、行是相比较而分等次的说法，比较抽象。这里的说法和下文第17节不太一致。

⑥“行政”二句：王念孙认为这两句有脱漏的文字，应作“行政未必善，善

政未必至也”。

⑦七十坛:原注作“封乎泰山,盖七十二君也。”刘文典据此认为原文“七十”也应改成“七十二”。 封:古代帝王在名山大川筑祭坛祭祀天地或盟誓的一种活动。封有筑坛之意。

⑧邻:周代基层组织单位之一。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又,指帝王的近臣。《尚书·益稷》:“钦四邻。”孔融注“四邻”为帝王“前后左右之臣”。两义于此都适用。取前一义是说“修近弥远”;取后一义是指君不与臣争功而越俎代庖。 成章:乐曲终止一节为一章。后指事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

⑨孝己:殷高宗之子,被放逐而仍不失礼。

⑩“义载”二句:义和宜的关系是办事符合大道理叫“义”;义者,宜也,宜有合理的含义。小人的“宜”指只适合小道理或私利,这种“宜”不合“义”。

⑪通智:等于说“大智”,道所产生的无所不通的智。

⑫病:疲惫不堪。

⑬“歌之”二句:《说文》:“歌,咏也。”徐锴《说文系传》:“歌者,长引其声以诵之也。”按一定的乐曲咏唱并配乐器伴奏叫“歌”,“徒歌曰谣”。歌与一般的“音”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歌之修其音”,“修其音”就是徐锴说的“长引其声以诵之”。古代以音乐施行教化,移风易俗。这里的歌相当于“乐”。“音之不足”句是解释为什么要创制歌乐的。下文“金石”几句又是说“歌”(即“乐治”)还不是最高的治国之道,最高的是“通治”。

⑭极:即道治。

⑮召(shào 绍)公:又称邵公、召康公,名奭(shì 式),封于召(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成王时任太保,治理今陕西以西地区。他是周代燕国的始祖。 弛:放松。 拘:在押犯人,当时多是奴隶。

⑯“文王”二句:见《吕氏春秋》。文王不满纣王暴政,崇侯虎进谗言,纣王囚文王于羑里。文王臣散宜生献珍宝、美女、良马救出文王,文王献出洛西之地,请求纣王除炮格酷刑。参见十二·㉟。

⑰绥:车上拉手以便站稳的绳子。

⑱“老子”二句:原注作“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齿刚。”

⑲“观景”句:原注作“先有形而后有影,形可亡而影不可伤。” 持后:保持居后状态,引申为谦让,不争先恐后。事见《列子·说符第八》。

【译文】

圣明的君王实行赏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利益。合自己的心意但对国家没有功劳的人，不给赏赐；违背自己意志但做了有益于国家的事的人，不施惩罚。所以楚庄王对共雍说：“有德的人受我封给的爵禄，有功的人受我赏赐的田宅。德和功这两样，你一样都没有，我没办法赏你。”庄王这些话可以称得上不违背常理呀！他谢绝了共雍的请赏，虽然没有赏给他爵禄、田宅，但给了他修德立功的勉励，也算是一种无形的赏赐。周代的政治达到了道治标准，算上等；殷商的政治可以说好，算中等；夏代的政治行得通，不算好，属下等。行得通的不一定很好，好的不一定精美。达到了至德水平的圣王，不会满足于行得通，也不会拿“好”作问心无愧的标准，他怀着德，遵循道，使君王和臣民很融洽愉快，而且臣民不知道这快乐是君王给他们的。据有天下的居王够多的，可是只有齐桓公、晋文公出名；泰山上留有古代七十二位帝王的祭坛，可是其中只有三王被后人称颂。君王不对臣提出苛繁的要求，臣也不百事依赖君王。从自身修养做起，虽然近但影响更加深远，而且后世的人们称颂他伟大，不出家门便事业有成，没有人能达到这种崇高的境界。所以殷高宗之子孝己在流放中坚持的礼节，一般人也是可以做到的，却没有人能夺走他的美名，因为一般人不能有孝己那样的襟怀。行为合理而充满大义的是君子，只讲合小道理和私利而抛弃大义的是小人。具备大智的人有所得却不辛劳，次一等的人辛劳但不劳累不堪，最下等的是终生痛苦而又不愿意辛劳。古人品赏滋味但不贪嘴，如今的人贪吃却不懂得品味。创制歌乐来移风易俗，是因为一般的声音不够优雅，难起到教化的作用，但是配合着金、石、丝、竹伴奏的美妙的歌咏，还不足以达到最理想的治理。能让人们尊崇道实行义，那么便能像草随风倒一样地改变他们的喜怒取予之情了。周初的召公在养蚕耕种季节放宽刑狱，把在押的囚犯释放出来，让百姓都能返回家乡投入农业生产；周文王让出千里封地，

作为条件请求纣王废除炮格酷刑。所以圣人办事，进退都不失时机，如同夏天换穿葛布衣，上车时递上绥绳，都是这个道理。老子拜商容为师，商容张开嘴吐出舌头，老子便领悟了“守柔”的道理；列子向壶子学习，看到了物影随形而生但物会损坏影不受伤的现象，就懂得了谦让的好处。所以圣人不处在事物的前头，却能经常控制事物，这很像堆放薪柴，后放的压在先放的上面。

【原文】

15 人以义爱，以党群，以群强[1]。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所制者小矣[2]。铎以声自毁[3]，膏烛以明自铄，虎豹之文来射，猿狖之捷来措[4]。故子路以勇死[5]，苌弘以智困[6]，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7]。故行险者不得履绳，出林者不得直道[8]，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9]，人能贯冥冥入于昭昭，可与言至矣。鹊巢知风之所起，獭穴知水之高下，晖目知晏，阴谐知雨[10]，为是谓人智不如鸟兽，则不然[11]。故通于一伎，察于一辞，可与曲说[12]，未可与广应也。宁戚击牛角而歌，桓公举以大政[13]；雍门子以哭见孟尝君，涕流沾缨[14]。歌哭，众人之所能为也；一发声，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谕人心不可及也。简公以懦杀[15]，子阳以猛劫[16]，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于律者，其清浊一也[17]；绳之外与绳之内，皆失直者也[18]。纣为象箸而箕子叽[19]，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20]，见所始则知所

终。故水出于山，入于海；稼生乎野，而藏乎仓；圣人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

【注释】

①“人以”三句：党：通“谠”，言语美好、正直。　群：会合，联合。这三句是全节的总起。

②“是故”四句：这几句“德”和“威”，“义”和“武”分别相对，德薄义浅则威武无用。四个小句实际是两个条件复句构成的一个并列关系复句。

③“铎以”句：梁处素认为上一句的“矣”是“吴”之误，“吴”应属此句作“吴铎”。原注作“铎，大铃，出于吴。”古书常称“吴铎”。《盐铁论・利议篇》：“吴铎以其舌自破。”

④措：原注作“刺也。”

⑤“故子”句：见七・17・④。

⑥“苌弘”句：参见十三・12・④。《左传・哀公三年》记有此人的事。

⑦以智不知：这是本书较特殊的表述方式，意思是有智而不用，所谓“真人不露相”、“大智若愚”、“大巧反拙”和此意思相近。参见十八・17 秦牛缺被劫贼追杀事。

⑧“故行”二句：绳：指直路。“不得履绳”即不能走直路。　出林：出入、穿过深山老林。两句的喻意和下文“贯冥冥入于昭昭”相同。

⑨“事有”句：俞樾认为“至”应作“宜”；“有所害”应作“有所不容”，容通“用”。所谓“明有所不容”指在黑暗中眼睛失去了作用，喻智的作用有限。

⑩“晖目”二句：庄逵吉认为“目”应作“日”，晖日即鸩鸟。　阴谐：鸩的雌鸟。《广雅》：“雄曰运日，雌曰阴谐。”　晏：天空清朗无云。天将放晴时晖日先叫，将阴雨时阴谐先鸣，所以说一个知晏，一个知雨。

⑪“为是”二句：为是：因此。这两句隐含的意思是说上述鸟兽特聪明，以至有人觉得它们比人还聪明，但它们的聪明是有限的，然后转入下文“通于一伎”之说。鸟兽之智有限喻个人的智慧有限。

⑫曲：一隅，曲说等于说一孔之见。

⑬“宁戚”二句：见九・5・⑨。　政：王念孙认为应为“田”。

⑭“雍门”二句：见六・3・①。　缨：系在脖子上的帽带。

⑮简公:齐简公,被田成子杀死。见十三·8·⑦。

⑯“子阳”句:详见十三·8·⑧。

⑰清浊一:清浊相混,等于说五音失调。 一:混而不分。

⑱“绳之”二句:指偏离墨线便不能取直,正中墨线才能取直。

⑲象箸:象牙筷子。 叽:哀叹。纣王进食要用象牙筷子,箕子由此推论纣王必逐渐豪华奢侈无度,因此为国家前途担忧。事详《韩非子·喻老》。

⑳偶人:桐人,木偶人,代替活人殉葬。这在殉葬习俗上算是一种进步。但孔子仍然认为偶人太像真人,憎恨这种做法不仁,斥骂说:“始作俑(即偶人)者,其无后(断子绝孙)乎!”见《孟子·梁惠王上》。

【译文】

人应该从道义出发去爱人,用美德善言去团结人,依靠众人的团结获得强大的力量。所以如果广施德泽,威力就能遍及远方;如果缺少道义,武力制服人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铃铎因为能摇动发出声音而终被铎舌撞破,蜡烛因为能照明而把自己熔尽,虎豹的美丽毛皮招来射杀,猿猴因为敏捷而被刺伤。所以子路因为勇敢而死于卫国的内难,苌弘因为聪慧而被周人杀害,这些人都是只能运用智能去认识处理事物,而做不到虽有大智却深藏不露。所以走在险路上的人开头不能走直路,穿过深山老林的人总要绕很多弯路,黑夜走路的人眼睛看不见了,只得伸出两手摸索着走。事物各有适宜的用处,聪明有时派不上用场,人如果能通过黑暗糊涂而达到光明彻悟,就可以和他谈论至道了。鸟鹊筑巢知道风向而挑选适当的位置,水獭造穴知道根据水位的高低,雄鸩用叫声预报天将放晴,雌鸩的鸣唱预报有雨。因此就认为人的智慧不如鸟兽就不对了,它们的出自本能的“聪明”总是有限的。所以只通晓一种技艺,只能分辨片言只语的真假,这种人可以同他说些浅陋的道理,要他们什么都懂问啥答啥就不行了。宁戚敲击牛角悲歌感动了齐桓公,桓公任命他担任大田官;雍门子用哀歌见孟尝君,使孟尝君悲从心起,以至眼泪打湿了帽带。悲歌痛哭,一般人都会;但是一发悲声使人听了

就能触动真情，那就得有精诚的感情。所以唐尧、虞舜的治国方法是可以模仿的，但他们用精诚感化人心是常人不能企及的。齐简公因为怯懦而被田成子杀死，子阳因为实行猛政而遭劫杀，都是因为不懂得尧舜治国之道。所以唱歌如果不合音律，他的歌声就会清浊不分，五音失调；墨绳不能切中的部位，都不能取直。纣王用象牙筷子进食，箕子哀叹不已，预感到纣王贪欲无法遏止，国家将要灭亡；鲁国用木偶人陪葬，孔子叹息心痛，诅咒不仁者断子绝孙。圣人看到事物的苗头便能预见到结局。所以江河发源于山中定将流注大海，庄稼长在田野最后一定要归粮仓，圣人看到事物有怎样的开头，就知道它将如何收场。

【原文】

16 水浊者鱼噞[①]，令苛者民乱，城峭者必崩，岸崝者必陀[②]。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吴起刻削而车裂[③]。治国譬若张瑟，大弦组[④]，则小弦绝矣。故急辔数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施于四海。是故禄过其功者损，名过其实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祸福不虚至矣。身有丑梦，不胜正行；国有妖祥[⑤]，不胜善政。是故前有轩冕之赏[⑥]，不可以无功取也；后有斧钺之禁，不可以无罪蒙也[⑦]。素修正直，弗离道也。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是故积羽沉舟，群轻折轴，故君子禁于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积快而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积恨而成怨[⑧]。故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

积毁也。

【注释】

①者:则。下二句的“者”用法同此。

②峭(zhēng 争):同“峥”,山高峻。 陀:同“堕”,崩塌。

③“吴起”句:原注作“吴起相楚,设贵臣相坐之法,卒车裂也。”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相楚悼王,实行法治,富国强兵,触犯了旧贵族利益,趁悼王死的机会,贵族发动叛乱,射死吴起。司马迁也说吴起“以刻暴少恩亡其躯”。其实吴起是为了改革而献身的。参见十二·26。

④组:王念孙认为应作“絙”(gēng 耕),急,紧。组是“绽”的古字,意义和此处难合。

⑤妖祥:凶兆。 祥当兆头讲可指吉兆,也可以指凶兆。《尚书·咸有一德》:“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孔融传:“祥,妖怪也。”孔颖达疏:“祥是恶事先见之征,故为妖怪也。”

⑥轩冕:古代卿大夫的车和冕服,借指高官厚禄。

⑦“后有”二句:这两句是说严刑峻法逼在身后,只要不犯罪,就不会受诛杀之祸,意思是祸根在己,不会“虚至”。

⑧怨:王念孙认为应作“恶”。下文“谤”也应作“恶”。德、善和恶对言,都指自身的品行,不是指他人的恩怨。

【译文】

水混浊鱼儿就会口露出水面,法令苛繁百姓就会混乱,城墙陡峭必定崩塌,谷岸高峻必定崩落。所以商鞅制定苛法终于自己被肢解,吴起实行峻法终于遭车裂。治理国家好比调瑟,大弦绷得太紧,小弦就要断了。所以缰绳拉得太紧急鞭子抽得过密,不是驾御千里马应有的方法。能够听到的声音,不过传播百里地;听不到的声音,才能遍传四海。因此俸禄超过了自己的功劳的人就会受损害,名过其实的人就会受到蒙蔽。如果功劳品德合于实际再加上适当的名号,祸患不会无缘无故地降临。一个人做的恶梦,胜不过他正直的

品行；一个国家出现的凶兆，胜不过美好的政治。所以前面放着高官厚禄的赏赐，不可以靠无功捞到手；后面严刑峻法在禁止，不会因为没罪而蒙受诛罚。你只管修养纯洁的品德，作个正人君子，不离开道，就会平安无事。君子不认为小善不值得行就放弃，因为他明白小善积累起来就成大善；也不认为小恶没什么妨害就去作，因为他懂得小恶积累多了就变成大恶。所以说羽毛堆得多了也可以把船压沉，很多轻东西一起放到车上也能压断车轴，所以君子禁止自己做任何微小的坏事。做一件令人愉快的好事不足以形成美德，但坚持做好事就能养成崇高的品德；干一次令人悔恨的坏事不足以败坏品德，但老干坏事就会恶贯满盈。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善政美德，千秋万代受人称颂；夏桀、殷纣王的暴政恶行，千年万世遭人唾骂。

【原文】

17 天有四时，人有四用。何谓四用？视而形之莫明于目，听而精之莫聪于耳，重而闭之莫固于口，含而藏之莫深于心。目见其形，耳听其声，口言其诚，而心致其精，则万物之化咸有极矣。地以德广，君以德尊，上也；地以义广，君以义尊，次也；地以强广，君以强尊，下也。故粹者王，驳者霸[①]，无一焉者亡。昔二皇凤凰至于庭，三代至乎门，周室至乎泽。德弥粗，所至弥远；德弥精，所至弥近。君子诚仁，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诚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与其由人若[②]，仁德之盛者也。故情胜欲者昌，欲胜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数[③]，欲知地道，物其

树[4]；欲知人道，从其欲。勿惊勿骇，万物将自理；勿挠勿撄[5]，万物将自清。察一曲者，不可与言化；审一时者，不可与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昼，日月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无形者也。骄溢之君无忠臣，口慧之人无必信[6]；交拱之木无把之枝[7]，寻常之沟无吞舟之鱼。根浅则末短，本伤则枝枯。福生于无为，患生于多欲，害生于弗备，秽生于弗耨。圣人为善若恐不及，备祸若恐不免。蒙尘而欲毋眯，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发，祸由己生。圣人不求誉，不辟诽[8]，正身直行，众邪自息。今释正而追曲，倍是而从众[9]，是与俗俪走[10]，而内行无绳，故圣人反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尝之而无味，视之而无形，不可传于人。大戟去水，亭历愈张[11]，用之不节，乃反为病。物多类之而非，唯圣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为人上者不忘其下。诚能爱而利之，天下可从也；弗爱弗利，亲子叛父。天下有至贵而非势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寿而非千岁也；原心反性则贵矣[12]，适情知足则富矣，明死生之分则寿矣。言无常是，行无常宜者，小人也；察于一事，通于一伎者，中人也；兼覆盖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13]，圣人也。

【注释】

①驳：杂，不纯粹。

②"善之"二句：善：善德。 由：从。"由我"等于说在自己身上。 其：它，仍指善德。 若：一样的。句意说善德在我身上，和在他人身上一样。这是讲

君子诚仁，不施亦仁，无为而别人自蒙其仁，自受其感化。下一句下断语：这样的人才是仁爱美德盛大的人。下文说的圣人“正身直行，众邪自息”也是这个意思。

③数：原注作“谓律历之数也。”

④物：观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仞沟洫，物土方。”杜预注：“物，相也。”即仔细看。　树：栽种的东西。

⑤攖：扰乱，纠缠。

⑥口慧：同“口惠”，空口答应给人好处但不兑现。《礼记·表记》：“口惠而实不至，怨灾及其身。”

⑦交拱之木：互相缠绕而生长的藤类木。

⑧辟：避。

⑨倍：背。　是：正确。

⑩俪：并。

⑪“大戟”二句：大戟：中草药名。　张：通“胀”，肿。

⑫原：(回到)本源。

⑬度(duó 夺)：估量。　伎：技，才干技艺。

这一节是全篇的总结，强调以道家的“德治”为上。

【译文】

天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人有四种有用的器官。哪四种有用的器官呢？一是明察秋毫的眼睛，没有什么能像眼睛那样看得清楚明白；二是聪灵的耳朵，没有什么能像耳朵那样听得精细准确；三是牢靠的嘴，没有什么能像嘴那样开合自如；四是神密莫测的心，没有什么能像心那样含而不露。眼睛看清物体的外形，耳朵听清物类的声响，嘴说清事物的实情，再加上心聚集着万物的精气，这样万物的变化便全在人的把握当中了。国家的疆域靠德政来扩展，君王的威望靠德政来提高，这是上等的治国之道；国家的疆土靠义来扩大，君王的威望靠义来提高，这是次一等的治国之道；国家领土依仗强力来扩张，君王的威严靠强力来抬高，这是下等的治国之术。所以治国之道纯粹的可以尊奉为王，治国之术驳杂的可以称

霸，两方面都不具备的只能亡国。远古伏羲、神农两位圣王的时候，凤凰飞临皇宫的庭院；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时候，凤凰飞到宫室的大门口；周朝立国以后凤凰只飞到郊外的沼泽中。君王的德行越粗疏，凤凰来到的地方越远；君王的德行越精纯，凤凰来到的处所越近。君子打心眼里是仁爱的，所以施恩给人是仁爱的，不施恩也是仁爱的；小人压根儿就不仁，所以给人小恩小惠算不上仁慈，不施舍自然就更不仁了。君子的美德在自己身上，如同在别人身上一样，他的美德能无形之中濡染他人，这是仁德盛大的人。所以高尚的情操战胜贪欲的人昌盛，贪欲战胜高尚情操的人衰亡。要想明白天道，就观察天象的运行变化；要想了解地道，就观察大地上生长的物类；要想知道人道，就考察人们的欲念。不必惊慌，不用害怕，万物会自自然然有条不紊；不要扰乱，不要纠缠，万物会自自然然清静安宁。只能看清一角一隅的短视者，不能和他讨论万物的变化；只能适应一个季节的蝉，不能同它谈论天地之大。太阳在黑夜就隐没了，月亮白天不露面，它们虽然给人间光明，可是不能昼夜当班，只有天地能包容万物，而能够包裹天地的，唯有那无形的道。骄气横溢的君王不会有忠臣，空口许诺恩惠的人不会讲信用；缠绕的藤类树木长不出一握粗的枝干，七八尺、十几尺的河沟里不会有吞舟大鱼。根浅的树，枝干短；根受伤损，枝叶就枯萎。幸福来自无为，祸患生自多欲，灾害来自无防备，杂草生于不耘锄。圣人行善唯恐做不到，防备灾祸唯恐避不开，灰尘弥漫却不眯眼，徒步渡水却不打湿脚腿，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有自知之明的人不埋怨别人，懂得命运的人不抱怨苍天。幸福靠自己创造，灾祸是自己招惹。圣人不追求赞誉，也不逃避非议，他立身正，走道直，各种邪气自会止住。如果抛开正路朝弯路上奔，背离真理随波逐流，这就是同流合污，失去了修身养性的标准，所以圣人我行我素不走这种同流随俗的歪道。道如果添上花样显出形迹，就不算最纯真虚无的道；最纯真虚无的道，品尝着清淡没异味，看起来无形象，不能言传给常人。

大戟草能消除腹水，亭历草能消肿胀，如果使用无节制，反会加重病情。事物大多表面相似而实际不同，只有圣人才能分辨隐微的差别。善于驾御的人不会心里没有马，善于射箭的人不会忽视弓弩，善于为人君的人不会忘掉臣民。如果诚心实意地爱护臣民，并且让他们得到利益，天下人就能归顺；既没爱心又不给实利，亲生儿子也会背叛父亲。天下有最珍贵的宝物，但不是指权势地位；有最大的财富，但不是指金玉；有最长的寿命，但不是指活一千年。回归本心，返归天性，就会尊贵了；适合性情，欲望容易满足，就富有了；懂得生死的分定，就永垂不朽了。说话老是出错，办事总是不妥，这是小人；能明察一桩事，精通一种技能，这是中不溜儿的人；无所不知，无所不有，并且能估量人们的才能，再决定怎样运用，这才称得上圣人。

卷十一　齐　俗

【题解】

齐、齐一，同一。俗，礼俗，包括礼法、礼仪、风俗、习惯等。

作者认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乃至不同的个人，都有不同的礼俗。但是，任何礼俗都来自一定的客观环境，是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环境、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的反映；礼俗形式又是为一定的内容服务的。礼俗形式千差万别，其来源和作用是同一的。这是“齐俗”的第一种含义。

基于以上的认识，作者主张统治者对反映客观实际的各种礼俗应该尊重，要入乡随俗，不能拿人为的某种礼法标准去判定各种礼俗的贵贱是非；制定礼法必须因时因地制宜，不能泥古不化，一家独尊，更不能搞形式主义，人为地制造出繁琐无实用的礼俗来强使人们接受，以致束缚人们的手脚，以“文”害“质”，妨害人的天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至是无非”，能够“兼覆”一切的真理——道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以道论者，总而齐之”，天下的人都能“体道返性”，纯朴的风俗便会形成，天下便能大治。这是“齐俗”的又一种含义，也是本篇的主旨所在。

基于以上主旨，本篇对孔孟儒家的礼法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指出了其虚伪性和危害性。

【原文】

1 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①。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②。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③，末世之用也。夫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也。今世之为礼者，恭敬而忮④；为义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则失礼义之本也，故搆而多责⑤。夫水积则生相食之鱼，土积则生自宂之兽⑥，礼义饰则生伪匿之本⑦。夫吹灰而欲无眯，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

【注释】

①"率性"二句：率性：依循本性。《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性指天性，禀性，天赋的本性。道家认为人的天性是"清静恬愉"（见十八·1·①）。儒家的孟子认为人的天性"善"，荀子则认为人的天性"恶"。

②珠玉：借指财利，物质利益。

③造：造成。

④忮(zhì 志)：原注作"害也。"指嫉妒，忌恨。"恭敬而忮"是指被恭敬的尊贵者受嫉妒、忌恨。

⑤搆：结怨。　责：指责。

⑥宂：当为"宍"。宍是古"肉"字，指吃肉。用刘文典说。

⑦匿：通"慝"，奸。　本：王念孙认为当作"士"，指儒者。

【译文】

依循天性行动叫做道，获得了这种天性叫做德。天性丧失以后就看重仁，道失去以后就看重义。所以仁义树立起来道德就离开了，礼乐制定出来纯朴就散失了，是非显示出来百姓就迷乱了，珠玉尊贵起来人们就互相争夺了。仁义、礼乐、是非、珠玉这四种东

西，是衰落之世制造出来的，是末世所利用的。礼，本来是为了区别尊卑、分清贵贱的；义，本来是为了和谐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如今讲礼节的人，表面上恭恭敬敬，心里却嫉妒被自己恭敬的人；讲义理的人，广施恩德为的是换来人家的报答。君臣之间因为讲礼义而互相非难，骨肉亲人因为讲礼义而产生怨恨，这就失去了提倡礼文的本来目的意义，所以使人们结怨而多互相指责。水积聚得深广了就生出互相吞食的鱼类，土堆积成山丘就出现吃同类的肉的野兽。尘土飞扬却想不眯眼睛，徒步渡水却想不打湿腿脚，这是不可能的。

【原文】

2 古者，民童蒙不知东西，貌不羡乎情[①]，而言不溢乎行[②]。其衣致暖而无文，其兵戈铢而无刃[③]，其歌乐而无转，其哭哀而无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无所施其美，亦不求得。亲戚不相毁誉，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礼义之生，货财之贵，而诈伪萌兴，非誉相纷，怨德并行，于是乃有曾参、孝己之美，而生盗跖、庄蹻之之邪。故有大路龙旂[④]，羽盖垂绥[⑤]，结驷连骑，则必有穿窬拊楗、抽箕逾备之奸[⑥]；有诡文繁绣，弱緆罗纨[⑦]，必有菅屩跐踦[⑧]，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

【注释】

①羡：泛滥，和下一句"溢"同义。《汉书·沟洫志》："然河灾之羡溢，害中国（中原地区）也尤甚。"所谓"貌不羡乎情"，指外貌憨厚不富于表情，等于今语"表情不丰富"。

②言不溢乎行：指说话老实，不超过行动，即不讲做不到的空话、漂亮话。

③“其衣”二句：致和戈两字，王念孙、俞樾认为是衍文。　暖：俞樾认为是“缓”字之误，缓通“缦””，丝织品无花纹叫缦。《说文·纟部》：“缦，缯无文。”《国语·晋语》：“乘缦不举。”韦昭注：“缦，车无文也。”　铢：原注作“楚人谓刃顿为铢。”庄逵吉说：“顿即钝字。”“缦”即“无文”，“铢”即“无刃”；缦修饰无文，铢修饰无刃。又，铢、钝上古声母相同。

④大路：原注作“天子车也。”路，通“辂”。　龙旂：原注作“交龙为旂。”绘有交龙的旗帜。

⑤绥（ruí 瑞阳平）：本指帽带的末端部分。《礼记·内则》：“冠绥缨。”孔颖达疏：“结缨颔下以固冠，结之余者散而下垂谓之绥。”引申像绥的下垂物也称为绥。这儿指车盖四周下垂的丝线饰缨。

⑥穿窬（yú 余）：穿墙翻墙，指偷盗。窬通“逾”，越过。　拊（fǔ 抚）：本指抚摸，这里指搏取，即拍击而取出。用王引之说。　抽箕：王引之认为是“扣墓”之误，扣（hú 胡）和掘音通义同。扣墓指盗墓。　备：通“培”。原注作“备，后垣。”后文有“凿培而遁之”，原注“培”为“屋后墙”。原注“抽”为“握”。箕有树木名之义。《国语·郑语》：“且宣王之时有童谣曰：‘檿弧箕服（箭袋），实亡周国。”韦昭注：“箕，木名。”疑原注是取“箕”的此义。

⑦弱：细软。　緆（xì 细）：细麻布。

⑧菅屩（jué 决）：草鞋。　跐（cī 次阴平）踦（qī 期）：行走不便。或解释为不齐全，与下句“不完”相对义近。原注“跐”为“偶”（双），释“踦”为“适”（往）。“双适”似指两脚同时前移，行走困难的样子。曹丕《典论·酒诲》：“中常侍张让子奉为太医令，与人饮酒……将罢，又乱其舄履，使大小差踦，无不颠倒僵仆。”差踦即“跐踦”。

【译文】

远古时代，人民幼稚无知不辨东西南北，模样儿憨厚质朴看不到丰富的表情，说话老老实实不会夸夸其谈。他们衣着朴素，兵器迟钝，歌谣充满快乐而不婉转，哭泣充满哀伤而不放声。凿井取水，耕田而食。大家没有啥好东西赠送他人，也不希求得到别人的馈赠。亲人不互相诋毁也不互相吹捧，朋友不互相怨恨也不互相感

恩。等到礼义一产生，财物一贵重，欺诈虚伪就萌发兴起，非议赞誉纠缠不清，怨恨感恩结伴而行，这样便出现了曾参、孝己那样的美德，产生了盗跖、庄蹻那样的邪行。所以有了大车龙旂，华美的垂缨伞盖，结连不断的车马，就一定有穿越墙壁、撬门入室、盗墓翻围墙这些偷盗的坏事；有人穿文彩奇异的丝帛锦锈、细布轻绢，就一定有人草鞋不全、粗衣破烂。所以高和低总是形成倾斜之势，长和短总是形成鲜明的差异，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原文】

3 夫虾蟆为鹑[①]，水蚤为蟌莣[②]，皆生非其类，唯圣人知其化[③]。夫胡人见黂[④]，不知其可以为布也；越人见毳[⑤]，不知其可以为旃也[⑥]。故不通于物者，难与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⑦]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⑧]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⑨]；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⑩]。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⑪]！故糟丘生乎象箸[⑫]，炮烙生乎热斗[⑬]。子路撜溺而受牛谢[⑭]，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⑮]。"子赣赎人而不受金于府[⑯]，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赣让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远，通于论者也。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齐于俗，可随也；事周于能，易为也。矜伪以惑世，伉行以违众[⑰]，圣人不以为民俗。

【注释】

①“虾蟆”句：青蛙或蟾蜍变成鹌鹑，恐是古人观察之误。二物都生活在田间，大的田鸡、蟾蜍其皮色灰而有斑纹的，远看形似鹌鹑，有可能致误。

②水虿(chài 柴去声)：蜻蜓等昆虫的幼虫，生活在水中，浮游水面，一般脱皮十余次后化为成虫。　蟌莣：王念孙认为是“蟌”(cōng 匆)之误。蟌即蜻蜓。《广韵》引本书作“水虿为蟌。”《说林》：“水虿为蟌。”高注曰：“水虿化为蟌。蟌，青蜓也。”

③“皆生”二句：原注作“其化视阴入阳，从阳入阴。”上两例是从阴变阳。又，水虿与蜻蜓不应看成“异类”。

④黂(fén 坟)：一种粗麻，可以织成布。

⑤毳(cuì 粹)：鸟兽的细毛。

⑥旃：通“毡”。

⑦“鲁从”句：原注作“尊尊亲亲，仁者弱也。”

⑧“后世”句：这句当有“矣”字煞尾。

⑨“二十”句：齐国从姜太公吕望受封到战国齐康公，二十四代。齐简公四年，齐贵族田成子杀简公，任相国，吕氏之齐变为陈(与田同)氏之齐。

⑩三十二世：当为三十四世。从鲁伯禽至顷公，是三十四代。伯禽是周公之子，代周公受封于鲁。鲁顷公被楚考烈亡所灭。

⑪言：孙诒让认为当为“矣”。

⑫“故糟”句：参见十·15·⑲。　糟丘：酒糟所积成山丘。

⑬热斗：即熨斗。原注作“庖人进羹于纣，热，以为恶，以热斗杀之。赵国斗可以杀人，故起炮烙。”陶方琦说，《北堂书钞》引本书此文作“炮烙始于热斗”。引许慎注：“热斗，熨斗也。纣见熨斗烂人手，遂作炮格之刑矣。”《太平御览》八十三引《帝王世纪》：“纣欲重刑，乃先为大熨斗，以火爇之，使人举，辄烂手不能胜。纣怒，乃更为铜柱，以膏涂之，加(架)于爇炭之上，使有罪者缘焉，足滑跌堕火之上，纣与妲己笑为乐，名曰炮格之刑。”

⑭“子路”句：原注作“撜，举也，拼出溺人，主谢以牛也。”撜、拼都是“拯”的异体字，古字本作“丞”，像人陷坎井之中，有人以双手救出之形。登、升、丞三个声符都兼表义。

⑮“鲁国”句：刘文典认为这句当有“矣”字煞尾。

⑯子赣：即孔子学生子贡。原注作“鲁国之法，赎人于他国者，受金于府。”

详见十二·12”。

⑰伉行:高尚的行为。如子贡不受府金。

【译文】

虾蟆变成鹌鹑,水虿化成蜻蜓,都是不同类的变化相生,唯有圣人知道这种变化的道理。胡人看到麖麻,不知道它可以织布;越人看到毳毛,不知道它可以做成毛毡。所以不通晓物性的人,难同他谈论事物的变化。从前姜太公吕望、周公姬旦,分别受封于齐、鲁以后二人见了面,太公询问周公:“您打算怎样治理鲁国?”周公回答说:“提倡尊敬尊长,爱亲人。”太公说:“鲁国从此要衰弱下去了。”周公问太公:“那您又怎样治理齐国呢?”太公说:“我要举用贤才,崇尚立功。”周公说:“齐国后代必定有被劫杀的君王!”那以后,齐国日益强大,直到齐桓公称霸,二十四代时国政被田氏篡夺;鲁国日益削弱,到三十四代亡国。所以《易经》上说:“走在秋日的霜上,结硬冰的寒冬就快到了。”圣人就是这样从开始的隐微迹像预见到结果。子路救起溺水的人,接受了主人答谢的牛,孔子对这件事发表评论说:“鲁国必定兴起救人于患难的风气。”子贡拿出钱财赎出奴隶,不按鲁国法令收受官库的钱币,孔子评论说:“鲁国不会再有自己掏腰包去赎人的事了。”子路接受答谢能勉励人们修养美德,子贡推让奖赏却让人不再行善。孔子眼光锐利,能从小处看到大处,从近处看到远处,他是位通晓事理的圣人啊。由此看来,廉洁的美德在一些人的身上存在,但是不能普遍公开地推行。所以一个人的行为品质和风俗一致,人们才会跟着他学;办事和能力相称,就容易办成。装出矜持虚伪的廉洁模样来迷惑世人,自视清高不俗而脱离群众,圣人是不会拿这种品性去改造民俗的。

【原文】

4 广厦阔屋，连闼通房[1]，人之所安也，鸟入之而忧；高山险阻，深林丛薄，虎豹之所乐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积水重泉，鼋鼍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云》[2]，《九韶》、《六英》[3]，人之所乐也，鸟兽闻之而惊；深溪峭岸，峻木寻枝，猿狖之所乐也，人上之而栗。形殊性诡，所以为乐者，乃所以为哀，所以为安者，乃所以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谌[4]，使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宜，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齿[5]，筐不可以持屋[6]；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铅不可以为刀，铜不可以为弩；铁不可以为舟[7]，木不可以为釜。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8]。夫明镜便于照形，其于以函食[9]，不如箪[10]；牺牛粹毛，宜于庙牲[11]，其于以致雨，不若黑蜧[12]。由此观之，物无贵贱。因其所贵而贵之，物无不贵也；因其所贱而贱之，物无不贱也。夫玉璞不厌厚，角觡不厌薄[13]；漆不厌黑，粉不厌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则均，其用一也。今之裘与蓑，孰急？见雨则裘不用，升堂则蓑不御，此代为常者也[14]。譬若舟、车、楯、肆、穷庐[15]，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贤”者[16]，言不致鱼于木，沉鸟于渊。

【注释】

①闼(tà 踏)：门。小门为闼。

②《咸池》、《承云》：原注作“皆黄帝乐。”

③《九韶》：原注作“舜乐。”《六英》：原注作“帝颛项乐。”

④照谌：照谌在《缪称》中原注解释为告诫。这儿当取照耀之义。

⑤摘：剔，挑。摘、剔古音近，都是“锡”韵；摘声母是“端”母（读 d），剔是“透”母（读 t）。

⑥筐：原注作“小簪也。”王念孙认为“筐”应作“筳”。《玉篇》释“筳”为小簪，正和原注相合。

⑦“铁不”句：这句所说仅就古代情况而言。

⑧“即万”二句：一齐：指各有所用，地位均等，无贵贱、愚智之分。 过：责备过错。或理解为超过。

⑨函：王念孙认为当作“承”，通“蒸”。

⑩箄：王念孙认为当作“箅”，指蒸物用的炊箅。王氏说：“《说山篇》云：‘弊箅甑瓾在旃茵之上，虽贪者不搏（取）。’是箅为物之贱者。然明镜虽贵，若用以蔽甑底，则气不上升而食不熟。竹箅虽贱，而可以烝食。”“镜形圆，箅形亦圆，故连类而及之。若箄笥之属，则拟之不于其伦矣（镜与箄不能比拟）。”王氏辩之甚微。

⑪“牺牛”二句：牺牛毛色纯一，古代祭祀要用毛色纯一的牛作牺牲。刘文典认为粹应为“骍”。纯赤为骍。

⑫黑螭（lì 利）：原注作“神蛇也。潜于神渊，盖能兴云雨。”

⑬角觡（jiǎo 皎）：刀剑鞘外的角质装饰。

⑭常：陈观楼认为是“帝”字之误，指主。《说林》：“旱岁之土龙，疾疫之刍灵，是时为帝者也。”帝为天下之主，故引申出主的意思。

⑮楯（chūn 春）：同“輴”（辅），古代用于泥路的一种交通工具。 肆：王念孙认为当作“鋉”（niǎo 鸟），沙行用具。 穷庐：又作“穹庐”，山野交通工具。关于“楯”，原注作“泥地宜楯。”明杨慎《丹铅续录・四载》：“楯即辅也。”“状如长床穿桯（tīng 厅，横木），前后着（安置）两金（铁棍）关轴焉。其状庳下而宽广，故行涂（泥路）用之。”其形制当似雪橇。 关于“鋉”，杨慎说：“恐如今之山东皮帮鞋，漏水不漏沙之义。” 关于“穹庐”，一般只有氈帐义，不适于此（这里都是讲的交通用具）。原注作“草野宜穷庐。”《史记》有“山行乘欅”之说。欅读 jú（局）时指登山用的带钉的屐（见《集韵》），所谓“谢公屐”之类（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脚着谢公屐。”）欅、屐音近。又欅又指山轿，可能和今天的“抬杠”相似，四川叫“滑杆”，湖北罗田叫“抬子”。据此，“穹庐”、“穷庐”即指“轿”。穷、轿上古声母都是“群”母（读 g 而为浊音）；轿属“宵”韵（读若 o），庐属“侯”韵（读音比发 o 嘴略张，舌位下移），宵、侯两韵音极近。所以“穷庐”声

母韵相拼便是“轿”，是轿的分音写法。又“梮”音“局”，局也属群母，韵属“屋”韵，其发音只比“侯”部多一入声尾“g”，则“穷庐”相拼切也得“梮”音。据以上论证，穷庐取登山钉鞋或山轿二义都无误。

⑯不上贤：《老子》三章首句。“上”有的版本作“尚”。本书此处引用此文，意在说明“物各因其宜，故不须用贤”（原注）。

【译文】

高大宽阔的房屋，重门相通，层层相连，这是人们安居的地方，但鸟儿飞进以后，就会忧虑不安；高山险阻，茂密的森林，丛生的草木，这是虎豹的乐园，但人进入以后，就会产生畏惧；大川深谷，渊潭重泉，是鼋鼍自由生长的处所，但人跌落进去便会淹死；《咸池》、《承云》、《九韶》、《六英》，这是人们喜爱的古乐，但鸟兽听了就会惊骇；深谷陡岸，高木长枝，这是猿猴所喜爱的，但人攀登上去就会胆战心惊。形体不同，生性迥异，人类引以为快乐的，鸟兽鱼虫引以为哀，鸟兽鱼虫觉得安全的，人类觉得危险。于是苍天覆盖，大地承载，日月照耀，让万物各各适宜自己的天性，有安稳的住处，适宜的环境，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愚蠢的人有他的长处，聪明人有不足的地方；柱子不能用来剔牙齿，小簪子不能用来撑房屋；马不能用来负重，牛不能用来快跑；铅不能用来铸刀，铜不能用来造弩；铁不能用来造船，木不能用来做锅。各种东西都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安置在适宜的位置上，这样万物在有用这一点上便一致了，因而不至于互相说长道短，指责过错。那明镜便利照形，用它来安在甑里蒸食物，就不如炊箅了；牺牛毛色纯一，适宜作祭祀用的牺牲，用它来求雨，就不如神蛇了。由此看来，物类无所谓贵贱。抓住它可贵的一点来断定它贵重，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贵重的；抓住它低贱的方面来贬低它，没有什么东西不是低贱的。玉璞人们不会嫌它厚，角觡人们不会嫌它薄；漆越黑越好，粉越白越好。这四种东西，人们对它们的要求相反，但人们急需它们时，都很管用却是完全一样的。

现在那裘衣和蓑衣，哪一样更急需呢？在雨地里裘衣不能用它遮雨，进了屋内，蓑衣又用不上了，这是因为它们在不同的环境里，替换着占据主要地位。比方说在水上航行用船，在平坦的道路行走用车，过泥泞的地带用辅，过沙漠用𫘤，翻山越岭用抬轿，本来就是各有所宜的。所以《老子》说："不要崇尚贤才异能"，是说不能把鱼赶到树上去，把鸟沉到深渊里。

【原文】

5 故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①]，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②]，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譬若播棋丸于地，员者走泽，方者处高，各从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风之遇箫[③]，忽然感之，各以清浊应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狢得埵防[④]，弗去而缘。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而足迹不接诸侯之境，车轨不结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也，皆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于末也[⑤]；有余者非多财也，欲节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也，民躁而费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诛，非所为也，其所守也。

【注释】

①师：刘文典认为此字应在下句"工"之下。"工师"为官名，掌管百工。奚仲是古代传说中车的发明者，黄帝之后，曾为夏代车正。"大田"自为官名，是掌管农事的官员。

②泽皋：沼泽地。

③遇：陈观楼认为应为"过"。　箫：指排箫，古代的一种竹管乐器，用一组长短不等的细竹管按律编排而成，所以下句说"各以清浊应"。

④狟(huán 还)：同"貆"。幼貉。又指豪猪。又字同貛(huān 欢)，狗貛，善掘土，穴居山野，昼伏夜出。　狢(hé 禾)：同"貉"，栖息山林，昼伏夜出，食鱼虾鼠兔等小动物。　埵(duǒ 朵)防：堤坝。硬土为埵。

⑤微：追求。

【译文】

所以尧帝治理天下的时候，任命舜为司徒，主管教化百姓；任命契为司马，主管军务；任命禹为司空，主管建筑工程；任命后稷为大田，主管农事；任命奚仲为工师，主管百工。尧帝领导万民，让住在水边的从事渔业，让住在山林的从事林业，让住在谷地的从事牧业，让住在平原的从事农业。土地都适合各种行业，各行各业都有适合的器械，各类器械都派上适当的用途，各种用途都适合使用器械的人才。沼泽地区的人编织鱼网，捕鱼捞虾；丘陵地区的人耕种田地，生产粮食布帛。这样就能拿自己所有的物质去交换自己不生产的东西，拿自己善于制作的器物去交换自己不会制作的器物。因此离开和背叛的人少，而顺从的人多。好比把棋子撒在地上，圆形的滚进低洼处，方形的停在高处，各自找到了安稳的归宿，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如同风忽然疾速穿过箫管，空气振动作用使长短竹管发出高低不同的乐音。那猿猴得到了茂密的林木，不会抛开而去打洞；狟貉有了堤坝挖的洞穴，不会离开而去攀缘树木筑巢。万物没有避开有利的而靠近有害的。所以邻国之间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鸣狗叫可以互相听到，可是足迹不接触各诸侯国的国境，车

道不通到千里以外，都各自过着安宁的生活。所以混乱的国家好像很热闹，太平的国家好像很空荡，要灭亡的国家总感到财物不足，能生存的国家总感到财物有余。空荡荡的，并不是人烟稀少，而是人们都各自安守本业；闹哄哄的，并不是人丁兴旺，而是人们都离开本业四出追求末业。感到有余，并不是财物特别丰富，而是人们欲望有节制，浪费财物的事情少；感到不足，并不是没有财物，而是人们贪欲控制不住，耗费财物的事太多了。所以五帝三王的法典，不是凭主观制造出来的，而是依循客观规律制定的；他们的刑律禁令，不是随意编造的，而是遵照客观实际设置的。

【原文】

6 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①，以睦②；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③；治欲者不以欲，以性④；治性者不于性⑤，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⑥。原人之性⑦，芜涉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之也。羌、氐、僰、翟⑧，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騠⑨，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婴儿，生而徙国，则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观之，衣服礼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夫竹之性浮，残以为牒⑩，束而投之水则沉，失其体也⑪。金之性沉，托之于舟上则浮，势有所支也。夫素之质白，染之以涅则黑；缣之性黄⑫，染之以丹则赤；人之性无邪，久湛于俗则易⑬，易而忘本，合于若性⑭。故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河水欲清，沙石涉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圣人能遗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⑮。夫性，

亦人之斗极也。有以自见也，则不失物之情；无以自见，则动而惑营。譬若陇西之游[16]，愈躁愈沉。孔子谓颜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于我也亦忘。虽然，汝虽忘乎，吾犹有不忘者存。"[17]孔子知其本也。夫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以入军则破。是故不闻道者，无以反性。

【注释】

①"凡以"句：王念孙认为前一个"以物"是衍文。本文所依据的《吕氏春秋·不苟论·贵当》作"治物者不于物，于人"。详下注。

②睦：所据吕氏文没有"以睦；治睦者不以睦"。有人认为睦是"陆"（土地，大地）字之误，可以参用。从上句到"以道"的十三个"以"字都通"于"，在于。详下注。"不于性"的"于"是正字。杨树达《词诠》：以，"（一二）介词，用同'于'。"杨氏归结说此种以字用于形容词下。但"以"、"于"因音近而通用当可不受此限制。

③欲：贪欲，物欲。和"性"相对，欲属物质范畴。

④性：相当于性情、性格，相对说属精神范畴。

⑤于：在于。有"决定于"的意思。

⑥从首句到"以道"：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事物的生性受客观环境的影响而变化，如水土决定物性，人又可以改造土壤，君王可以影响民风等等。二是说要保持本性或使被改变了的性情返归本性，决定于循"道"。后者是落脚点。本节末说"不闻道者无以反性"，主旨极明。这一层文句和含意都较难懂，引证有关资料作为参考。所据《吕氏春秋》原文："名号大显，不可彊求，必繇（由）其道。治物者不于物，于人；治人者不于人，于君；治君者不于君，于天子（与"天子"相对，"君"指诸侯王等）；治天子者不于天子，于欲；治欲者不于欲，于性。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君子审在己者而已矣。"陈奇猷《校释》："例以上下文，此'治人者不于事于君'当作'治人者不于人于事，治事者不于事于君'两句。传抄者误于两'不于'之间脱去八字耳……《淮南·齐俗》作'治人者不以人以君'，亦误，当作'治人者不以

人以事，治事者不以事以君’两句，传抄者则于两‘以事’之间脱去八字也……金文‘事’‘吏’同字。”“此文‘治物者不于物于人’云云，犹言治物者不在于治物而在于治人，治人者不在于治人而在于治吏，治吏者不在于治吏，而在于治君，下文仿此（可依此类推下余几句文意）。‘治欲者不于欲于性’，当释为‘治欲者不在于治欲而在于治性。’”“《淮南》‘以’字皆当训于也。”陈氏理解吕氏和本书原意为：治天下的根本在于最高统治者从自身做起，返归清静虚无的天性，循道无为，则臣民万物自然大治，可谓得原文精粹。

⑦原：推究（来龙去脉）。

⑧羌：古代西部的一个少数民族。　氐：古代西部少数民族。　僰（bó博）：古族名，居西南，在今四川境内的长江两岸一带，尚悬棺之葬。

⑨重：反复多次。　象、狄騠（tī 提）：古代的翻译官员。《礼记·王制》：“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寄，当取“寄托”之意，靠其沟通。象，当取仿拟之意，仿不同的语言。译，是通用名称，沿用至今。至于“狄騠”、“狄鞮”则应该是“译”的分音写法，依上古音，译、狄声母极近，译騠韵极近。取狄的声母拼合騠、鞮的韵母即是译。

⑩牒（dié 迭）：竹简。

⑪体：本有的特性。

⑫缣（jiān 尖）：细绢。

⑬湛（jiān 尖）：浸泡。喻相处受影响。

⑭若：此。或他，别的。

⑮斗极：北斗星和北极星。　寤：悟。

⑯陇西：古郡名，在今甘肃省。成语有“得陇望蜀”，典出《东观汉记·隗嚣传》东汉光武帝刘秀《敕岑彭书》。本书为西汉前期之作，与此出典难以联系。但刘秀书中的“人若不知足，既平陇，重望蜀。每一发兵，头鬓为白（足、蜀和白古韵相临近）”似乎是民谚，不一定始于西汉之末。本书特意举陇西之游作譬，是否说贪欲不足的危害，与上述谣谚是否有关，无据可断，录此存疑。

⑰“孔子”六句：事出自《庄子·田子方》，原文是庄周编排的贬儒扬道的寓言，孔子已非儒家圣人，而是道学的信奉者。故事大意是颜回极力推崇孔子的德行，并说自己竭力学习孔子。孔子说颜回并未看到和学习到自己的新东西（指弃儒从道），要颜回把以前的那些都忘掉，转而学习他的道家新精神。服：行。　不忘者：不可忘的东西，即天道，亦即下句说的“本”。《庄子·田子

方》文："吾服，女（汝）也甚忘（大可忘却）；女服，吾也亦甚忘。虽然，女奚（何）患焉！虽忘乎故吾（旧我），吾有不忘者存。"

【译文】

大凡万物的生存不取决于万物本身，而取决于土地；治理土地不在于土地，而在于人；治理人民不在于人民，而取决于君王；君王要调治的不在于表面的言行，而在于欲念；摒除欲念不在于消极地压抑节制，而在于修炼性情；修炼性情不在于性情，而在于达到"德"的要求；达到"德"的要求还不是最高的境界，归根结底要和"道"融为一体。探究一下人性的发展变化就可以明白：人的性情变得芜杂污秽，而不能保持清净洁白，是受了外界灰尘的污染蒙蔽。羌、氐、僰、翟，他们的婴儿生下来时哭声都相同，等到他们长大以后，虽然有翻译帮他们通话，但离开了翻译还是言语不通，这是由于他们从小受的教育和濡染的习俗不同。由此看来，衣着礼仪风俗，不是人的天性决定的，而是从外界影响接受的。竹子的特性是能浮在水面，但是砍削成竹简，缠成一大捆丢进水里便沉了，因为失去了原先中间空的形体特点。金属物本来入水便沉，但放在船上又能随船飘浮水面，因为这时它们处在受船身支托的地位。本来洁白的生绢，用涅染过便变黑，本来是黄色的细绢，用朱砂染过便变红，人的性情本来不邪恶，长久处在坏的风俗之中便会受濡染而改变，一旦改变就忘掉了原先的本性，和他周围人群的习性相合了。所以说日月总是要发光的，但浮云可以遮住它们的光辉；河水生性是清亮的，但泥沙可以使它混浊；人的天性本该是平淡的，但嗜欲会伤害它。唯有圣人能抛开外物的诱惑返归自己的美好天性。那乘船夜航迷失了方向不辨东西南北的人，看到了北斗星和北极星就清醒了。那美好的天性，就是人们心中的北斗星和北极星。能够发现自己固有的天性，就不会丧失事物的常情；不能发现自己的天性，就会动不动受外物的迷乱。好比去遥远的陇西旅游，如果贪赏

那异域的风光而急于赶路，腿脚便会越走越沉重。孔子对赞美他的颜回说："我以前的那些所谓的儒家言行，你可以忘掉，你向我学到的那些所谓美德，我也要忘掉。虽然这样，你忘掉了从前的我，我还有值得记取的新精神在呢。"孔子是懂得返归道这个根本的人啊。如果放纵贪欲丧失天性，举动总是不会正确的。凭着贪欲来修身就很危险，凭着贪心治国就要乱套，凭着贪欲用兵就要失败。因此不懂得道的人，没办法返归天性。

【原文】

7 故古之圣王，能得诸己，故令行禁止，名传后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将举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玺之抑埴①，正与之正，倾与之倾。故尧之举舜也，决之于目；桓公之取宁戚也②，断之于耳而已矣③。为是释术数而任耳目，其乱必甚矣④。夫耳目之可以断也，反情性也。听失于诽誉，而目淫于采色，而欲得事正，则难矣。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哀可乐者笑可哀者⑤，载使然也，是故贵虚⑥。故水击则波兴⑦，气乱则智昏。智昏不可以为政⑧，波水不可以为平。故圣王执一而勿失⑨，万物之情既矣⑩，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贵，无适于天下⑪。圣人托于无适，故民命系矣。

【注释】

①埴：这儿指印泥。

②"桓公"句：事见九·五·⑨和十·15·⑬。

③"故尧"至"已矣"：这几句先承认尧以目决、桓公以耳断的确是事实，先

让一步，然后转出下文说明仅凭耳目决断是不行的，尧和桓公的目决耳断是以“反性情”为前提的。

④“为是”二句：转承上文而来。　为是：因为这（尧、桓之事）。　术数：有两种意义。一指权术、策略。一指用阴阳五行生剋的理数来推断人事吉凶，和天命相关。对前一义的术数，本书有时肯定，如《主术》强调君王要掌握权势以驾御群臣时，主张用术数；当强调弃智尚虚无时，又将术数作为智术范畴的东西加以否定。本书否定这种含义的术数居多。对后一义的术数，本书是肯定的，因为作者认为阴阳五行生剋是万物固有的客观规律。此处以“释术数”和“任耳目（代表智能）”对立，显然是取第二义。

⑤者：王念孙认为前一“者”是涉下一“者”字而衍。哀可乐、笑可哀共用一“者”字，表示判断句中间的提顿语气，此者字是助词，不是代词。

⑥贵虚：原注作“虚者，心无所载于哀乐也。”

⑦击：王念孙认为当作“激”。激喻感情冲动心绪混乱，若作“击”则不确切。

⑧智昏：王念孙认为当作“昏志”，和“波水”对称。

⑨一：指事物的根本。《诠言》：“一者，万物之本也。”

⑩既：王念孙认为当作“测”。本书多用当“尽”讲的“测”字表示“尽”义。主要依据是这里“测”、“服”押韵，而“既”、“服”不同韵。上古音测、服都是入声“职”韵。不过“既”属“物”韵，职、物二韵主要元音相同，仅韵尾略异（一是 g 尾，一是 d 尾），也可通押。

⑪适：通“敌”。适、敌上古音同韵（都是“锡”韵），声母切近。敌、嫡、镝和适繁体字声符相同，故适常通嫡、敌。

【译文】

所以古代的圣王，因为能从自身做起而得道，所以有令即行，有禁即止，美名留传后世，恩德布施天下。因此凡是要办事，一定得首先平心静气。心平气静，才能办事正确，如同印玺按印泥，正着按留下的图形是正的，歪着按留下的图形是歪的。所以尧举用舜，的确是通过眼睛观察作出决定的，齐桓公任用宁戚作大田官，确实是听了宁戚的哀歌之后才作出决断的。如果只看到这两件事的表面，

就断定可以抛开阴阳术数而只使用耳目的聪明，那么乱子一定大得很。要知道之所以能够凭耳闻目见作出正确判断，前提必须是返归了天性合乎情理。如果听觉被诽谤和赞颂搅得失灵，眼睛被彩色搞得昏花，却想能办事正确，那就难了。怀着哀情的人听到欢歌却流泪，怀着快乐的人看见别人哭反而发笑。面对欢歌而悲哀，面对痛哭而发笑，是怀着的感情使他这样的，从这种反常的现象可以看出，虚静无情感是可贵的。所以水流急速波浪就兴起，神气混乱头脑便发昏。头脑发昏的人不能让他主持国政，正像波动的水不能作水准。所以圣王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不丧失，万事万物的情理就全都可以掌握了，四夷九州就归服了。事物的根本规律是最珍贵的，掌握了它便无敌于天下。圣明的君王能依靠这无敌的法宝治国，所以人民情愿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他手里。

【原文】

8 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①]，为义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见不过十里，而欲遍照海内之民，哀乐弗能给也[②]；无天下之委财[③]，而欲遍澹万民[④]，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寻也[⑤]，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虽病不哀[⑥]，强亲者虽笑不和，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故厘负羁之壶餐[⑦]，愈于晋献公之乘棘[⑧]；赵宣孟之束脯，贤于智伯之大钟[⑨]。故礼丰不足以效爱，而诚心可以怀远。故公西华之养亲也[⑩]，若与朋友处，曾参之养亲也[⑪]，若事严主烈君，其于养一也。故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也[⑫]，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三苗髽首[⑬]，羌人括

领[14]，中国冠笄，越人鬋鬋[15]，其于服一也。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之于四达之衢[16]。今之国都，男女切踦[17]，肩摩于道，其于俗一也。故四夷之礼不同，皆尊其主而爱其亲，敬其兄；猃狁之俗相反[18]，皆慈其子而严其上。夫鸟飞成行，兽处成群，有孰教之？故鲁国服儒者之礼，行孔子之术，地削名卑，不能亲近来远。越王勾践鬋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19]，拘罢拒折之容[20]，然而胜夫差于五湖[21]，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22]。胡、貉、匈奴之国[23]，纵体拖发[24]，箕倨反言[25]，而国不亡者，未必无礼也。楚庄王裾衣博袍[26]，令行乎天下，遂霸诸侯。晋文君大布之衣[27]，牂羊之裘[28]，韦以带剑[29]，威立于海内。岂必邹鲁之礼之谓礼乎[30]？是故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进，虽之夷狄徒倮之国[31]，结轨乎远方之外，而无所困矣。

【注释】

①论：杨树达认为可能是"谕"之误。谕和下句"明"义同。

②给：足，和下文"足"同义换用。

③委财：积累的财物。　委：堆积。

④澹：通"赡"，供给人财物。又有富足义。又有满足义。三义于此都适用。

⑤寻：刘文典认为通"覃"（qín 秦），延长，延伸。《尔雅·释言》："覃，延也。"又，寻有攀缘义。寻、覃上古同属"侵"韵。

⑥病：本指重病。引申有疲惫不堪义。这里指干号假哭以至疲惫不堪。

⑦餐：当为"飧"。详见十·9·⑥。

⑧愈：通"逾"，超过。厘负羁是真心讨好重耳，献公是行诱骗，所以这里说壶飧逾于垂棘之璧。

⑨贤：胜过。原注作"智伯以大钟灭仇由。"参见七·18·④。

⑩“故公”句：原注作“公西华，孔子弟子也。与朋友处，睦而少敬。”

⑪“曾参”句：原注作“曾参事亲，其敬多。”曾参是古代出名的孝子。

⑫“故胡”三句：弹骨：原注作“胡人之盟约，置酒人头骨中，饮以相诅（发誓）。”《汉书·匈奴传》记有这类事。 契臂：盟誓时刻臂出血。 歃血：盟会时嘴唇涂上牲畜的血表示诚心。 歃（shà 霎）：用嘴吸取。

⑬三苗：参见一·9·⑫ 髽（zhuā 抓）首：用麻束发。中原地区礼俗，妇人居丧以麻发相合扎的发髻叫髽，而三苗人作为常用发式。

⑭括领：即打领带。杨树达说：“今欧洲人服结领，殆（恐怕是）羌人之遗制欤？”可为一疑。

⑮鬋（jiǎn 剪）、鬋（jiǎn 剪）：两字义同，都指剪剃头发。杨树达疑应作“鬋发”。下文有“勾践鬋发文身”。

⑯“妇人”二句：辟：避。 拂：庄逵吉说《太平御览》引此文，字作“祓”（fú 伏，消灾），有注作“除其不祥。”则古法认为男女会于大路为不吉的事。

⑰切踦：和“接踵”意思相近。 踦：脚。

⑱獫狁（xiǎn 显 yǔn 允）：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战国后称匈奴。

⑲皮弁：古代冠名，用白鹿皮制作。是视朝的常服。 搢笏：插笏版于腰带之上。

⑳拘罢：圆形。 拒折：方形。无拘罢拒折之容指像貌怪异不端正。 拘通“钩”；罢通“椑”，椑本是椭圆形酒器，引申出椭圆形义。椭圆之容即鸭蛋脸，美容。

㉑五湖：泛指太湖一带的湖泊。

㉒泗上：泗水之滨。泗水在今山东中部。孔子曾在泗上讲学，后来以泗上称学术之乡。泗上十二诸侯当泛指中原各诸侯国。 九夷：与中原相对而言的四方少数民族。

㉓貉：通“貊”（mò 漠）：古代东北部的少数民族。

㉔纵体：指衣不约体，胡乱缠裹。 拖发：长发披散。

㉕箕倨：古代铺席于地而坐，礼貌的坐姿是跪而臀部落在脚后跟上。箕倨则是臀落席，两腿前伸奓开，如箕形，是傲慢无礼的姿势。 反言：古代中原地区说通语的人听不惯边远地区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称他们的话为“反言”或“反舌”。

㉖裾衣：宽大的衣服。衣襟宽大叫裾。 博袍：宽大的长衣。

㉗大布：原注作“粗布也。”陶渊明《杂诗》之八：“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

㉘牂（zāng 赃）羊：母羊。

㉙韦：去毛加工成的兽皮，熟皮。　带：系挂。晋文公衣着事见《墨子·兼爱中篇》。

㉚邹鲁：代孟子、孔子，儒家。孟子是山东邹县人。孔子是山东曲阜人。

㉛之：往。　徒倮：不穿衣。徒通“袒”。倮同“裸”。

【译文】

提倡实行仁的人一定是用哀乐之情去打动人，提倡实行义的人一定是用剥夺和施予让人明白事理。眼睛能看到的距离不超出十里地，却想以仁慈之光普照天下的人民，哀乐之情是远远不够用的；手中不可能掌握全天下积累的财物，却想供给所有百姓的需求，利益是不够分配的。再说人们的喜怒哀乐，是有了感触才自然产生的。所以哭声从口中发出，眼泪从眼睛流出，这都是内心积满了悲痛的感情而表现在外表，好比水向低处流，烟朝高处升，有谁在推动它们呢？所以勉强哭的人，即使干号到精疲力竭的地步，也不显得悲哀，勉强做出亲热姿态的人，虽然笑容满面也不显得温和，感情出自内心声音反应到外表才显得真诚。所以厘负羁的一壶水泡饭的馈赠，胜过了晋献公的垂棘宝璧；赵宣子的一束干肉，胜过了智伯的大钟。所以礼物丰厚不足以表明爱心，而赤诚的爱心可以归服远方的人。所以公西华赡养父母，就像和朋友相处那样随便，曾参侍奉父母，就像侍奉威严残酷的国君那样诚惶诚恐，他们的态度虽然不同，但在奉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所以胡人盟誓时用人头骨装酒，越人盟誓时刺臂流血，中原地区是歃血而盟，采用形式各不相同，但在表示诚信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三苗人用麻束发，羌人打领结，中原人束戴冠巾插笄簪，越人剪短发，装束虽然不同，但在为了装饰和某种实用目的上却是一致的。古帝颛顼有条法规，如果发生了妇女和男子在路上不相回避的事，就要在四通八达的

路口禳除邪秽之气。如今的大都市里，闹市街头行人如潮，男女擦肩碰脚不算伤风败俗。古代和今天男女间的礼节不同，但都市风俗习惯却是一致的。所以四夷的礼节形式不同，但都是表示尊重君王，热爱父母，敬重兄长；猃狁的风俗相反，人们慈爱孩子而对尊长却很威严。鸟成行齐飞，兽类成群杂处，有谁教它们这样呢？所以鲁国实行儒家的礼节，采用孔子的学说，结果反而国土被侵夺，名望低下，不能亲附归服远近的人。越王勾践剃发文身，没有戴鹿皮帽插笏版上朝的礼节，样子生得歪斜不正，可是他在太湖一带战胜了吴王夫差，南面称霸，中原地区的诸侯都率领各自管辖的小国来朝拜。北方的胡人、貉人和匈奴，衣服胡乱缠身，长发拖到地上，像畚箕那样伸腿而坐，说话叽哩呱啦，可是它们的国家不灭亡，原因在于他们有自己的礼节。楚庄王宽衣长袍，号令通行天下，终于称霸诸侯。晋文公穿粗布衣，披母羊皮裘，皮带系着宝剑，在天下树立起威风。由此可见，哪能说一定得孔孟儒家的礼节才算礼节呢？所以到了某个国家就该遵从他们的习俗，到了别人家中就该回避人家的忌讳，不要犯禁忌走进去，不要违反礼俗大摇大摆地撞入，能够入乡随俗，就是到了裸身的落后国度，走到遥远的异域，也不会受困扰。

【原文】

9 礼者，实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①，而仁发恲以见容②。礼不过实，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丧，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伪辅情也；三月之服③，是绝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而务以行相反之制，五缞之服④。悲哀抱于情⑤，葬埋称

于养，不强人之所不能为，不绝人之所能已[6]，度量不失于适，诽誉无所由生[7]。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还之礼也[8]，蹀《采齐》、《肆夏》之容也[9]，以为旷日烦民而无所用，故制礼足以佐实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陈钟鼓，盛管箫，扬干戚，奋羽旄[10]，以为费财乱政，制乐足以合欢宣意而已[11]，喜不羡于音[12]。非不能竭国麋民，虚府殚财，含珠鳞施[13]，纶组节束[14]，追送死也，以为穷民绝业而无益于槁骨腐肉也，故葬埋足以收敛盖藏而已。昔舜葬苍梧，市不变其肆[15]；禹葬会稽之山，农不易其亩。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俭之适者也。乱国则不然。言与行相悖，情与貌相反；礼饰以烦，乐优以淫[16]；崇死以害生，久丧以招行[17]。是以风俗浊于世，而诽誉萌于朝，是故圣人废而不用也。

【注释】

①节：征验。《荀子·性恶》："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王引之说："节，亦验也。"节有"符节"义，引申出符合、相合。"为之节文"意思是制定合于情的礼仪形式。

②恲(pēng 烹)：色。指脸色。"发恲"等于说"发于恲"。原注"恲"为"色"。杨树达发挥印证原注，说《说文》有"艴"字，释为"缥色"(即青白色)；宋玉《神女赋》"頩薄怒以自持兮"，李善注引古本《方言》："頩，怒色青貌。"杨氏据此认为恲、艴、頩三字音义皆同，释本文此句为"仁心见乎容色"。杨氏以"容、色"同义，则"发、见"同义。据此"发恲以见容"即"发于恲而见(现)于容。"《汉语大字典》"恲"字下引据本书此句、原注和杨氏之说释此"恲"为动词，"流露"，显然曲解了许慎原注和杨说，把"色"解成"流露"，则"发恲"同义了。恲的原义是慷慨、心情激动，与"愤"义同。《玉篇》："恲，忼慨也。"又有忿闷义。忿闷激怒之情形于脸色则为青白色，这当是其"缥色"义的来历。又，"发恲"还可解为"发愤"，用于此句则指把积闷于心中的感情发泄出来，但也不宜单独释"恲"为"流露"。"色"也不见有动词"流露"之义。

③三月之服：原注作“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礼。”服指守丧。《宋书·礼志》引用《尸子》：“禹治水，为丧法曰：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月。”

④五缞之服：原注作“五缞，谓三年、期年（一年）、九月、五月、三月服也。”古代丧礼，丧服按亲疏关系分成五等，有斩缞、齐缞、大功、小功、缌麻五种，称为“五服”，即“五缞之服”。相对应守丧时间也有长短不同，越亲丧期越长。后又以“服”表示宗族中的血缘远近关系。“出五服”则表示同宗关系很远者，可以通婚。

⑤抱：怀，合。

⑥“不绝”句：陈观楼认为“能已”上应有“不”字。这句承上句，说相反的情况，哀情不能止也不可强止之，应顺其自然。

⑦诽誉：当偏在指“诽”。适度则无可诽议。

⑧槃还：同“盘旋”。

⑨蹀：踏。参见二·17·⑩。《采齐》、《肆夏》：原注作“皆乐名也。”我国古代“乐”包括唱、舞、伴奏，不单指今义的“音乐”。

⑩羽旄：乐舞所执的雉羽和旄牛尾。

⑪“制乐”句：刘文典认为此句前当有“故”字，上下文对称的句子都有“故”字。

⑫羡：滥；乱。“喜不羡于音”是说不因为高兴而沉溺于音乐之中，被音乐搞乱天性。

⑬含（hàn 汉）珠：古代贵族葬礼，人死后把玉物放在死者口中叫含，所含之物也叫“含”（又作“唅”、“琀”）。又叫“口实”。天子用珠，诸侯用玉，大夫用碧，士用贝。 鳞施：原注作“玉纽也。”指用金丝玉片编成的铠甲状覆尸玉衣。《吕氏春秋·节丧》：“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高诱注：“含珠，口实也。鳞施，施玉于死者之体如鱼鳞也。”《汉书·霍光传》：“光薨，赐璧珠玑玉衣。”颜师古注：“《汉仪》注：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缀之，以黄金为缕。要（腰）以下玉为札，长尺，广尺二寸半，为甲，下至足，亦缀以黄金缕。”

⑭纶组：丝绳组带。组本指组绊。 节束：捆缚。这句出自《墨子·节葬下》：“乎（上脱“存”字）诸侯死者，虚车（当作“库”）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墓穴）……”本书此句与“纶组节约”意思同。

⑮肆：市集贸易处。

⑯“礼饰”二句：饰：修饰，指花样多。　以：而。　优：王念孙认为应作“扰”为好。　扰：乱。

⑰招行：杨树达说：“招当读为翘，举也。招行谓以孝行哗世。”招另有羁绊义，把牲畜拴系起来叫招。《孟子·尽心下》：“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lì立，猪栏），又从而招之。”朱熹注：“招，罥也，羁其足也。”招的本义是打手势叫人。引申出招致，招抚，使归顺义，由使归顺义引申出牵系、羁绊义。“招行”指久丧束缚守孝者的行动，荒废正业，害人不浅，与上句“害生”相对。《墨子·节葬下》批评久丧说：“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早）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本书此节反对厚葬久丧的观点以至文句，多本自《墨子》文，所以释“招行”为“束缚行动”更合原意。

【译文】

礼节仪式，是人际关系、感情的表现形式；仁慈的举动，是恩德的真实验证。所以礼仪应该依据人的感情制定和感情契合，仁慈应该是仁爱之心在容颜上的自然流露。礼仪形式不超过实际感情，仁慈的举动不超越表达恩德的限度，这是治世的作法。规定子女为父母守三年孝，这是勉强人们去做难以做到的事，结果人们只得用虚伪的感情来应付礼节形式；规定守孝三个月，才是充分表达哀情切合人们的天性。儒家、墨家不研究人类感情的变化规律，却硬要主观地实行违反常情的礼制，规定守孝期限和孝服。哀悼仪式符合实情，葬礼对得住父母养育之恩，不勉强人们做不能做到的事，也不禁止人们充分尽哀，礼节的规定恰如其分，就不至于发生诽议“不孝”的事。古人并不是不会制定繁琐的尊卑进见礼节，不会表演《采齐》、《肆夏》那样的舞乐，而是认识到拿那些繁文缛节旷日持久地麻烦百姓毫无用处，所以制定的礼节足够帮助表明真情实意就行了。古人并不是不会陈设钟鼓，热闹地吹奏管箫，舞动干戚，挥动羽

旄，纵情歌舞，而是认识到那样做耗费钱财，扰乱政事，所以制定音乐足够抒发欢乐的感情就行了，因此既抒发了内心的喜悦之情，又不至于沉溺在音乐之中而乱天性。古人并不是不会耗尽国库储备、劳民伤财，为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举行厚葬，让死者含珠宝裹玉衣，带走生前的享受，来追念死者的恩德，送他们归天，而是认识到这样做穷了百姓，毁了正业，而对枯骨腐肉毫无益处，所以安葬足够掩盖遗体就行了。从前舜帝南巡去世在苍梧，就地埋葬，全国都市店肆照常营业；禹王巡视江南死后葬在会稽山上，农民照常在田间耕作。他们真算得上懂得生死份定，通晓享受应当适度的人。乱国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说的和做的相违背，感情和外表不一致；礼节花样烦多，音乐乱而失去节度；崇尚厚葬害苦活人，规定长期守丧束缚人们的手脚。因此世风污浊，朝廷诽谤的事萌生，所以圣明君王废除他们那一套不采用。

【原文】

10 义者，循理而行宜也；礼者，体情制文者也。义者宜也，礼者，体也①。昔有扈氏为义而亡②，知义而不知宜也；鲁治礼而削，知礼而不知体也。有虞氏之祀③，其社用土④，祀中霤⑤，葬成亩⑥，其乐《咸池》、《承云》、《九韶》⑦，其服尚黄。夏后氏其社用松⑧，祀户，葬墙置翣⑨，其乐《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⑩，其服尚青。殷人之礼，其社用石，祀门，葬树松，其乐《大濩》、《晨露》⑪，其服尚白。周人之礼，其社用栗⑫，祀灶，葬树柏，其乐《大武》、《三象》、《棘下》⑬，其服尚赤⑭。礼乐相诡，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亲疏之恩，上下之伦。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传代之俗，譬由

胶柱而调瑟也[15]。故明主制礼义而为衣，分节行而为带。衣足以覆形，从《典》、《坟》[16]，虚循挠[17]，便身体，适行步，不务于奇丽之容，隅眥之削[18]。带足以结纽收衽[19]，束牢连固，不亟于为文句疏短之鞻[20]。故制礼义，行至德，而不拘于儒墨。

【注释】

①"义者"二句：王引之认为这两句和上文完全重复，怀疑是后人旁批之文误掺入正文。这二句出自《礼记·中庸》和《礼器》。"义者宜"和"礼者体"都是用音训释词。

②有扈氏：原注作"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传位于子启)，故伐启，启亡之。"尧、舜禅让，夏禹传子，各据不同的历史情况，不能以此非彼，以彼非此。所以作者说有扈氏"知义而不知宜"。

③有虞氏：古部落名。舜帝姚重华属此部落，所以称他为"虞舜"。　有：词头，无实义。　祀：王念孙认为应作"礼"。

④社：社神的牌位。　用土：堆土(为社)。

⑤中霤：祭名。下文的"户"、"门"、"灶"同此。详见五·1·⑩。

⑥葬成亩：原注作"田亩而葬。"当指深埋于耕地下，上仍可耕种，不影响生产。所以说"成亩"。

⑦《咸池》、《承云》：原注作"舜兼用黄帝乐"。　《九韶》：原注作"舜所作也。"

⑧夏后氏：即禹受舜禅位建立的夏朝。也称夏后、夏氏。《论语·八佾》："夏后氏以松。"

⑨墙：古代柩车饰物，即棺罩四周的帐幔。作用如住宅的围墙，故名。　翣：古代棺饰，垂于棺的两旁，形似翣扇，故名。《尔雅·释丧制》："(舆棺之车)其盖曰柳……其旁曰墙，似屋墙也。"《仪礼·既夕礼》："巾奠乃墙。"郑玄注："墙，饰柩也。"《记礼·檀弓上》第三："殷人棺椁(棺用椁)，周人墙置翣。"《说文·羽部》："翣，棺饰也(大徐本作"棺羽饰"，此依段注本)。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垂。"杨树达说："此云夏礼，与彼(指《礼记》)违异。然《氾论

篇》又云:'周人墙置翣。'知《淮南》左右采获(引用),故不免自相刺谬。"

⑩《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都是古乐舞名。有的是禹时的,有的是禹以前的。

⑪《大濩》、《晨露》:原注作"汤所作乐。"

⑫栗:栗树。

⑬《大武》、《三象》、《棘下》:周武王时乐。

⑭尚赤:原注作"火德,故尚赤也。"上文殷人"尚白",原注说"金德,故尚白";夏人"尚青","木德,故尚青";有虞氏"尚黄","土德",故尚黄。五行、五色、五方之配参见《天文》和《时则》。

⑮胶柱而调瑟:用胶粘住瑟上调弦的短柱,柱不能转动,就无法调整音高。比喻固执拘泥,不知变通。成语"胶柱鼓瑟"本此。有的词书以《文子·道德篇》同样文句为本,不举本书,欠妥。一般认为《文子》是袭用本书。 由:犹。

⑯《典》、《坟》:《典》本指《尚书·舜典》,称为"五典"。《坟》指我国古代最古的书籍,有《三坟》的说法。这里当泛指常道、准则。

⑰循挠:循有抚摸义。挠有搅缠、阻碍义。"虚循挠"当指衣着宽松得体,感到舒适方便。下二句"便身体"、"适行步"和这句意思相近,强调衣服要实用。

⑱隅眥之削:指着意裁剪变花样。参见一·8·③和八·11·②。

⑲衽(rèn 认):衣襟。

⑳亟(jí 即):急切。 文句(gōu 勾):圆形花纹。 疏短:孙诒让疑为"疏矩",指方形花纹。句为圆曲,矩为方直。疏有刻画、雕饰义。这里当指花纹。 鞻:"鞋"的古用字,古代指生皮制的鞋。见《说文》。孙诒让疑此字有误。上文说"带"的用途,不当扯到鞋上去。此外本该用和上文"容"、"削"一类的字。未详应为何字,姑据文意灵活译出。《说文·革部》:"鞻,生革鞮也。"鞮和"饰"上古音近。此句如作"文句疏矩之饰"则可通文意。存考。

【译文】

所谓义,就是遵循事理而又行为适合时宜;所谓礼,就是体现真实感情而制定的形式。(义的含义本是适宜,礼的含义就是得体。)从前夏启的庶兄有扈氏拘泥于"义"而被启杀死,就由于他死抱着已过时的禅让之义却不知道那已不合变化了的时世;鲁国靠

孔孟儒家的礼法治国，结果一天天衰弱，就由于鲁君不懂得礼是体现真情实意的。有虞氏的礼法是：他们的社神堆土而成，季夏六月在室内祭祀后土神，人死以后深埋于耕地下面，舞乐用《咸池》、《承云》、《九韶》，服饰崇尚黄色。夏后氏的礼法是：他们的社神用松木做成，于春天举行户祭，送葬时灵车上棺柩四周围上帐幔，装饰着翣扇形状的饰物，舞乐用《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和《六英》，服饰崇尚青色。殷代的礼法是：他们用石头做成社神，在秋季举行门祭，葬礼有在墓上种松树，舞乐用《大濩》、《晨露》，服饰崇尚白色。周代的礼法是：他们的社神用栗木，在夏季的四、五月祭祀灶神，葬礼有在墓上种柏树，舞乐用《大武》、《三象》和《棘下》，服饰崇尚赤色。四代的礼乐都发生了重大变异，服制也不相同，但是他们的礼仪都恰当地体现了亲疏的感情和上下人伦关系。如果死抓住一个君王的法典，拿它作典范去否定转变了的礼俗，那就好比胶柱鼓瑟了。所以圣明的君王制定礼义来作衣裳，分清礼节来作衣带。衣服足够遮身就行，要合常规，宽松舒适不绊手绊脚就很好，不必追求特别美丽的样式，而着意裁剪缝制。带子足够扎紧纽绊收束衣襟，系得牢固便行，不用急切讲究绣上圆转方直的花纹图饰。所以说制定礼义的根本目的，是帮助人们修养最高的美德，不能受儒家、墨家那一套限制。

【原文】

11 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所谓聪者，非谓闻彼也，自闻而已[①]；所谓达者，非谓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则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视则明，以听则聪，以言则公，以行则从。故圣人裁制物也，犹工匠

之斫削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别也②，曲得其宜而不折伤。拙工则不然，大则塞而不入，小则窕而不周，动于心，枝于手③，而愈丑。夫圣人之斫削物也，剖之判之④，离之散之。已淫已失，复揆以一⑤；既出其根，复归其门；已雕已琢，还反于朴⑥。合而为道德，离而为仪表⑦。其转入玄冥，其散应无形⑧。礼义节行，又何以穷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离道德之本，曰礼义足以治天下，此未可与言术也。

【注释】

①"所谓"至"而已"六句：这几句出自《庄子・骈拇》："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见彼也，自见而已矣。"

②分别：分和别同义连用，是两个词，和今天合成词意义不同(今有离别、辨别、不同、各自等义)，是指分明，清楚。

③枝：分散。《易・系辞下》："中心疑者其辞枝。"孔颖达疏："中心于事疑惑，则其心不定，其辞分散，若闲枝也。""动于心，枝于手，而愈丑"和《易》语意思相似，一说言辞，一说手的动作而已。

④判：和"剖"义同。

⑤"已淫"二句：淫：放纵，散乱。　失：通"泆"(yì 义)，这儿和淫同义。揆：度量。　一：标准、尺度。

⑥反：返。

⑦"合而"二句：而：则。　为：以。王引之《经传释词》："为犹以也。"　仪表：规范事物的标准。《人间》："仪表规矩，事之制也。""合而"句承上文"已淫已失……还反于朴"几句，总括其意。一、根、门、朴就是指的道德。"离而"句启下文"其转……无形"两句，前后是因果关系，因为离有仪表，所以能"转入玄冥"、"散应无形"。

⑧"其转"二句：转：离开，离去，与"散"对言义近。　玄冥：暗昧幽深的境界。　应无形：即应以无形，应付事物不显形迹。这两句是说达到了道的意境。玄冥、无形都是道的特征。

这一节的中心意思是说治民不靠礼义约制，而靠道德来规范。礼义是外

在的东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引导人们归返到道德的境界。而要得道，要靠自身修养。

【译文】

所谓眼明，不是说能看见别人，而是说能看清自己罢了；所谓耳灵，不是说能听到别人的声音，而是说能听清自己的心声罢了；所谓通达，不是说能了解别人，而是说有自知之明罢了。所以说自己的身心是道寄托的处所，身心修养到家了，那么道也就定居在你身上。道不离弃你，那么凭着它观看就能明晰，凭着它谛听就能聪灵，凭着它说话就公正，凭着它行动就顺遂。所以圣人决断处置事物，如同巧匠砍削木料，与墨线契合如神，又像良厨宰割牲畜，分解得清清楚楚，没有不恰到好处而且不损伤刀斧。笨拙的工匠就不是这样，不是榫头大榫眼小安不进去，就是榫头小榫眼大，安上去空脱脱地不严实；心神不定，手不听使唤，越折腾越不成样子。圣人处置事物，解剖自如，条分缕析。散乱以后，再用一定的标准归总；离开了根本的，让它们回到根本；已经雕琢的，让它们返归质朴。归合，以道德为中心；离析，以法则为准绳。这样就能进入幽冥之中，应付一切却不露形迹。靠礼义来约制人们，怎么能最终从根本上治理好天下呢？世上所谓明白事理的人，大多离开道德这个根本，说什么有了礼义就足够治理天下了，这种人不值得同他谈论治国的方略。

【原文】

12 所谓礼义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一世之迹也。譬若刍狗土龙之始成[①]，文以青黄[②]，绢以绮绣[③]，缠以朱丝，尸祝袀袨[④]，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后，则壤

土草蒯而已[5]，夫有孰贵之？故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禹之时，天下大雨[6]，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武王伐纣，载尸而行[7]，海内未定，故不为三年之丧始[8]。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9]，故朝死而暮葬。此皆圣人之所以应时耦变[10]，见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钁插[11]，知三年非一日，是从牛非马，以徵笑羽也。以此应化，无以异于弹一弦而会《棘下》。夫以一世之变，欲以耦化应时，譬犹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仪不可以百发[12]，一衣不可以出岁。仪必应乎高下，衣必适乎寒暑。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13]，七十余圣，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世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夫能与化推移为人者[14]，至贵在焉尔[15]！故狐梁之歌可随也[16]，其所以歌者不可为也[17]；圣人之法可观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辩士言可听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18]；淳均之剑不可爱也，而欧冶之巧可贵也[19]。今夫王乔、赤诵子[20]，吹呕呼吸，吐故内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今欲学其道，不得其养气处神，而放其一吐一吸[21]，时诎时伸，其不能乘云升假亦明矣[22]。五帝三王，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抱大圣之心，以镜万物之情[23]，上与神明为友，下与造化为人[24]。今欲学其道，不得其清明玄圣，而守其法籍宪令[25]，不能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之巧；得百走马，不若得伯乐之数。"

【注释】

①刍狗、土龙：原注作"刍狗，束刍为狗，以谢过求福。土龙，以请雨。" 刍(chú 除)狗：古代祭祀用的草扎的狗，用完便丢弃。后用来比喻轻贱无用之物。 土龙：土制的龙。《庄子·天运》："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装物的竹器)，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持)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其爨之而已。"本书当本庄子此文。

②文以青黄：即以青黄文之。

③绢：杨树达认为通"缘"，指镶边。 绮绣：有花纹的丝织品。

④祝：传告鬼神言辞的人。 袀(jūn 均)：纯一不杂。 袨(xuàn 炫)：黑色衣服。"袀袨"指穿纯黑色的斋服。

⑤蒯：王念孙认为宋以前字书无此字，是"葪"字之误。"草葪"即"草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细故慸葪兮。"司马贞《索隐》："葪音介。"慸即"蒂"。《汉书》作"蒂(蔕)芥。"

⑥大雨：王念孙认为应作"大水"。本书《要略》有"禹之时，天下大水。"

⑦"武王"二句：《史记·伯夷列传》："西伯(周文王在殷朝封为西伯——西方诸侯之长)卒。武王载木主(木制灵牌)——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奚(就)及干戈，可谓孝乎？'"载尸而行即指此事。

⑧"故不"句：王念孙认为"不"字当删去。"始"是注文误入正文。此句应作"故为三年之丧"。意思是说，天下尚未安定，武王要显扬周文王的美德以归服天下人心，所以定三年之丧。三年守丧由周武王始。下文说"知三年而非一日"可证王说。又本书《要略》说武王"治三年之丧"，"以俟远方"。

⑨陂塘之事：指修理堤防。 事：治。

⑩耦：合。适应。

⑪修：美，赞美。 镢(jué 决)插：大锄和锹。镢用来开荒挖地，插用来开挖沟渠。插又作"臿"、"锸"。上文说干戚是舞具，此处用干戚和镢锸相对而说，是否指农人舞时所用，未详。

⑫仪：弓弩上的瞄准器，用以校正目标。瞄准一次只适用一次，所以说"一仪不可以百发。" 发：发射。

⑬禅(shàn 善)：古代帝王祭地叫禅。 梁父(fǔ 甫)：又作梁甫，山名。在今山东泰安东南，西连徂徕山。秦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 年)、东汉建武中元元年(公元 56 年)禅梁父山。

⑭为人：王念孙认为是衍文。涉下文“为人”而衍。

⑮焉：之。

⑯狐梁：当是“瓠梁”，古代善歌者。孙志祖说：《三国志·蜀志·郤正传》：“瓠梁托弦以流声。”注引本书“瓠巴鼓瑟而鳣鱼听之。”又引此文作“瓠梁之歌”。刘文典说《北堂书钞》一百六引此文正作“瓠梁”，并引注文：“瓠梁，善歌之人也。”《艺文类聚》四十三所引略同。　可随：学着唱。

⑰所以歌者：唱得动人的原由。

⑱形：形容，描绘。

⑲淳均、欧冶：见六·6·⑭。

⑳王乔、赤诵子：原注作“王乔，蜀武阳人也。为柏人令，得道而仙(成仙)。赤诵子，上谷人也。病疠入山，导引轻举。”赤诵子通常写成“赤松子”。

㉑放：仿，模仿。

㉒假：原注作“上也。”假通“遐”，有远义。人死可叫“仙逝”，也叫“登假”。又通“格”，至。

㉓镜：洞察。

㉔为人：见一·8·⑧。

㉕宪令：法令。

【译文】

所谓礼义，是五帝三王制定的法规习俗，各适用于他们的那个时代。好比祭祀时用的刍狗和求雨时用的土龙，开始制作它们的时候，用彩色涂上花纹，用有花纹的丝帛镶边，用红色丝绳缠扎起来，尸祝穿上纯黑色的斋衣，大夫戴上礼帽，这么庄严地迎送它们。等到用过以后，就如同泥土草芥一样被抛掉，还有谁贵重它们呢？所以在舜的时候，有苗不归顺，于是舜修明德政，停止战争讨伐，把干戚用于歌舞之中，这样来感化三苗。禹的时候，天下洪水泛滥，禹王让人民聚积泥土和柴草，选择丘陵居处。周武王讨伐殷纣王，用车载着刚去世的父亲西伯姬昌的神主前去征战；消灭了殷纣王以后，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所以武王为文王守三年孝，以表示继承发扬文王的美德，归服人心，从此有了三年之丧的礼节。禹王时天

下遭受着洪灾，忙于修筑堤防的大事，所以死后立即安葬。这些都是圣人为了顺应时世和切合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制定的礼节，是适合时宜的。现在如果赞美干戚之舞而嘲笑举着大锄和锹起舞，只知道三年之丧而非议一天的丧期，这等于认识牛而不认识马，认为徵音好听就说羽音难听。拿这种死板的态度来对待事物的发展变化，和拔动一根琴弦就想奏出《棘下》古乐没有什么不同。拿古人依据当时变化了的情况制定的礼法，来用于又发生了变化的时世，想要合适恰当，好比冬天穿夏布衣而夏天穿皮衣。校正一次弓弩的瞄准仪，不可能凭它来发射一百次，一种衣服不能四季都适用。瞄准仪必须根据目标的高低随时调整，衣服必须根据气候变化调换。因此时代不同了治国的方法就得改变，时间变化了风俗就该变动。所以圣人认定世道来制定法规，顺应时世来治理国家。古代的圣王，在泰山祭过天，在梁父祭过地的，有七十多位，他们的法度都各不相同，并不是追求标新立异，爱唱反调，而是因为时世变了。因此不能照搬他们已经制定的成法，而应该效法他们立法的原则。他们立法的原则，就是依据时世的变化不断改变成法。能够根据时世的变化不断变法，最可宝贵的精神就在这里啊！所以瓠梁的歌是可以学着唱的，但他唱得那么感人的奥妙却是不能把握的；古代圣王的成法是可以观摩的，但是他们制定法规的根据却是难以探究的；巧辩家的高谈阔论是可以听到的，但是他们为什么那样能言善辩却是说不清楚的；淳钩宝剑没有什么可爱惜的，可珍贵的是欧冶的铸剑技巧。那王乔、赤诵子，呼呼吸吸，吐故纳新，忘掉身形，丢掉智虑，怀着朴素，返归真纯，遨游于玄眇境界，和上天相通，终于登仙。现在如果有人想学习他们的成仙之道，但又不懂他们养气存神的奥妙，只是模仿他们一吐一吸、时屈时伸的动作，这种人不可能腾云驾雾升天成仙，这是明摆着的。五帝三王，他们小看天下，渺视万物，视生死如一，认定万变不离其宗，怀抱着无所不通无所不容的博大胸襟，来洞察万事万物的真谛，上与天道为密友，下和造化作侣伴。现

在如果有人想学习他们的治世之道，但又不懂得他们清静纯洁玄妙的崇高精神，只是死守着他们的法典条文，这种人不能治理天下，是明摆着的。所以说："得到十把利剑，不如得到欧冶铸剑的技巧；得到百匹良马，不如得到伯乐相马的法术。"

【原文】

13 朴至大者无形状①，道至眇者无度量。故天之圆也不得规，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故其见不远者，不可与语大；其智不闳者，不可与论至。昔者冯夷得道②，以潜大川；钳且得道，以处昆仑③；扁鹊以治病，造父以御马，羿以之射，倕以之斫。所为者各异，而所道者一也④。夫禀道以通物者，无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为酸，或以为甘⑤，煎熬燎炙，齐味万方⑥，其本一牛之体。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⑦，或为棺椁，或为柱梁，披断拨檖⑧，所用万方，然一木之朴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⑨，其合道一体也⑩，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其曲家异而不失于体。伯乐、韩风、秦牙、管青⑪，所相各异，其知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

【注释】

①朴：没有加工成器的木材。喻"道"。

②冯夷：原注作"冯夷，河伯也。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

③"钳且"二句：原注作"钳且得仙道，升居昆仑山。"参见六·9对钳且、大丙"以弗御御之"的描绘。

④所：刘文典说《意林》引此文作“得”。

⑤以为：把（它）烹制成。

⑥齐味：王念孙认为“齐”同“剂”，“味”应作“和”。剂和即调和，调配。

⑦梨：原注作“分也。”据此梨通“离”。

⑧披：分开。　拔：原注作“析理也。”指分开。　檖：原注作“顺也。”当通“遂”。

⑨指奏：即旨趣。奏通“趣”。

⑩体：王念孙认为是衍文。因下文“不失于体”而衍。

⑪韩风、秦牙、管青：都是古代善于相马的人。

【译文】

最大的朴没有形状，最微细的道没有短长。所以天虽然是圆的，但是没有什么圆规能测度，地虽然是方的，没有什么矩尺能丈量。古往今来叫做宙，四方上下叫做宇，道在宇宙之间，但不知道它的具体处所。所以看得不远的人不能和他谈论大，智慧不广的人不能和他讨论至极。从前冯夷得了道，潜进大河成了河神；钳且得了道，升上昆仑山成了仙人；扁鹊凭着道治病，造父凭着道成了神御手，后羿凭着道成了神射手，工倕凭着道成了能工巧匠。他们做的具体事情各不相同，但得道是一致的。接受了道因而通达事理的人，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好比共用一口池塘灌溉田地，他们得到的水是同源的。现在屠宰了牛烹调牛肉，有人做成酸的，有人做成甜的，或煎或熬，或烧或烤，调味的方法成千上万种，但是牛肉都来自同一条牛。砍下楩楠豫樟剖开加工，有的做成棺椁，有的做梁柱，或剖开，或锯断，用途成千上万，但是原料都是未加工的木材。所以百家的言论，具体的旨趣不同，但要管用必须合道是一样的，好比琴瑟、箫管、金钟、石磬一起演奏乐曲，曲子不管怎么换动，它们都不会离曲谱。伯乐、韩风、秦牙、管青，他们相的马各不一样，但是都了解马性是一致的。所以三皇五帝的法典不同，但是他们得民心是一致的。

【原文】

14 故汤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礼[①]，桀、纣之所以亡，而汤、武之所以为治。故剞劂销锯陈[②]，非良工不能以制木；炉橐埵坊设[③]，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④]；庖丁用刀十九年[⑤]，而刀如新剖硎[⑥]。何则？游乎众虚之间。若夫规矩钩绳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⑦]。故瑟无弦，虽师文不能以成曲[⑧]；徒弦，则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悲也。若夫工匠之为连钒、运开、阴闭、眩错[⑨]，入于冥冥之眇，神调之极[⑩]，游乎心手众虚之间[⑪]，而莫与物为际者[⑫]，父不能以教子。瞽师之放意相物[⑬]，写神愈舞[⑭]，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为平者准也，为直者绳也。若夫不在于绳准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术也[⑮]。故叩宫而宫应，弹角而角动，此同音之相应也。其于五音无所比，而二十五弦皆应，此不传之道也[⑯]。故萧条者形之君[⑰]，而寂寞者音之主也[⑱]。

【注释】

①"故汤"二句：入：进入。这里指占领。汤是夏的诸侯国，周是殷的诸侯国，各有自己的领地疆域。入夏、入殷即指推翻夏、殷入主天下为天子。夏、商、西周都是奴隶制国家，基本制度没有改变。

②剞劂：见二·12·③。 销：杨树达认为通"削"。参见八·2·㉗。削至今有 xiāo(销)音。

③炉橐埵坊：原注作"皆冶具也。" 橐埵：见八·10·㊴。 坊：原注作"土刑也。"指铸造用的土模型。刑通"型"。

④屠牛吐：原注作"齐之大屠。"《韩诗外传》记有此人拒娶齐王丑公主的故事。有些古籍"吐"作"坦"。杨树达认为"吐"是"坦"之"误"。但吐、坦上古音声母相同(都是"透"母，读如 t)，吐属"鱼"韵，读如 a。坦属"元"韵，读如 an。a、

an 二音相通，今山西方言仍读 an 如 a 而带鼻音，如“三”读如“杀”。吐、坦只是一词二音的不同书面形式。吐、坦二字意义也相通。今方俗语说人长得像貌端正或衣服穿得整齐为“抻(chēn)吐”(武汉语)。心情舒畅、生活舒适为“舒坦”，也说成“日子过得蛮抻吐”。　以：当为“可以”。

⑤庖丁：见《庄子·养生主》。

⑥新剖硎：新刀、剪放到磨石上磨出锋利的刃，今语叫“开口”，北京方言叫“开刃儿”。《现代汉语词典》“开口”条：“开刃儿。”　“开刃儿”：“刀、剪等在开始使用时抢(读上声)、磨使锋利。”剖有“开”义。“剖硎”即“剖于硎”，放到磨石上开口。《庄子·养生主》作“刀刃若新发于硎”。发也是“开”的意思。“出发”也叫“开路”。把干菜用水泡胀，叫“发水”，即用水泡开。杨树达根据许慎原注“新剖，始制(原作‘製’)”，认为“始制”是刚铸造出来，“硎”当作“型”，指模型，说“新剖型”是“谓刃之锋利如新自模型中剖出也。”此说可疑。新打出的刀不经过“开口”，刀刃是不会锋利的。如果是用模子浇铸的，也不会有锋利的刃。

⑦“此巧”二句：巧：技艺，技巧。　具：工具。　所以巧：获得技巧的原因、奥妙。

⑧师文：原注作“乐师。”

⑨连钒：原注作“钒发也。”指发动机械的机关。钒同“机”。　运开：原注作“相通也”。当指机关的通连。　阴闭：原注作“独闭也。”可能是指机械内部机关的自动关闭。　眩错：原注作“因而相错也。”当指机件的交错勾连。这句是写巧匠制造的机械的巧妙复杂，即下文说的“入于冥冥之眇，神调之极”，不可言传。

⑩冥冥之眇：微妙莫测。　神调：即《庄子·养生主》写庖丁解牛的所谓“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完全凭“神”来控制动作，像微雕高手就是这样。　极：极点，顶点。

⑪“游乎”句：即手随神动。　众虚：王念孙认为是涉上文的“众虚”而衍。

⑫“而莫”句：此句当指“不以目视”物。　际：交接。

⑬放意：纵意，随心所欲。　相：像，模拟。

⑭写：描摹：　愈：通“喻”，明白。指其乐能合舞的节奏。参用马宗霍说。舞：指舞蹈动作。此句和上句是说高明的音乐师虽然目不能视，却能用乐曲来表现事物的形象、神情并且配合舞蹈动作，他凭的也是“神”。

⑮“若夫”三句：是说不靠墨绳便能取直，不用水准便能取平，这种神通是他人所难有的。“不共之术”和上文“父不能以教子”、“兄不能以喻弟”意思一样。

⑯从“故叩”到“道也”六句：参见六·7·⑧至⑪。这里以同音应和喻以神驭物。

⑰萧条：原注作“深静也。”指极清静。本书认为清静是人的天性，神主宰形体，所以说“萧条者形之君”。　君：主。

⑱“而寂”句：原注作“微音生于寂寞。”这个意思可以借鲁迅先生《药》中的一段坟场描写来理解：“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战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功夫修炼到“入静”境界的人，能够下意识地感知一般人听不见的极细微的动静，没有什么声响他“听”不到。所以说“寂寞者音之主。”这句和上句是说掌握了神妙高深的道术便能洞察入微，无所不能驾驭。

【译文】

所以商汤推翻夏桀以后采用夏朝的基本法制，周武王推翻殷纣王以后采用殷代的基本礼法，夏桀、殷纣王凭着这些礼法终于灭亡，商汤、周武王采用这些礼法治理好了天下。所以有了雕刻用的各种刀具，没有优秀的工匠不能用它们来处置木料；有了火炉风箱模型这些冶炼铸造设备，没有灵巧的冶炼工匠不能用它们来制成金属利器。屠牛吐一早晨能分解九条牛，可是他的刀还锋利得可以剃下毛发；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可是刃口还像刚开过口的新刀一样。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他们使刀时能运行于牛体的所有空隙之间，根本不碰着骨节。那规矩钩绳，这些都是发挥技巧的工具，而不是工匠获得技巧的决定性条件。所以说如果瑟没有弦，即使是师文那样高明的乐师也不能弹出曲子；但仅仅有了瑟弦，一般人却不能奏出感人的悲调。所以说，瑟弦，是弹奏悲曲的器具，但它不是奏出悲曲的决定性条件。高明的工匠制造灵巧复杂的机械，明暗机关、各种构件错杂通连，达到了神奇莫测的程度，他靠的是用精神

来驾驭工具，手的一招一式全受心神的控制，根本不用眼睛去接触物体，这种出神入化的本领，就是父子也不能相传。盲乐师随心所欲地用乐曲来描摹事物的状貌神情，契合舞蹈的节奏，这种神通，即使是兄长也不能使弟弟明白。如今一般人是靠水准仪测平度，靠墨绳取直。如果不需要用水准、墨绳就能测平取直，这就不是人人都能具有的工夫了。所以调整瑟的音调时，叩出这只宫调的瑟，另一只宫调的瑟随着应和起来，弹奏起这只角调的瑟，另一只角调的瑟随着振响起来，这是同音律相应和的现象。或者改调成另一类音调，这种音调和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不相合，弹奏起这种音调的瑟，另外的同一音调的瑟照样会发生应和现象，其中奇妙的道理是不能言传的。所以说沉静的精神是形体的主宰，而进入彻底静寞的意境什么细微的音响都能感知。

【原文】

15 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观之，事有合于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于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于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①]，去忤于心者也。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②]。若夫是于此而非于彼，非于此而是于彼者，此之谓一是一非也[③]。此一是非，隅曲也[④]；夫一是非[⑤]，宇宙也。今吾欲择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谓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⑥]。《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⑦]为宽裕者曰勿数挠，为刻削者曰致其咸酸而已矣[⑧]。晋平公出言而不当，师旷举琴

而撞之，跌衽宫壁[9]，左右欲涂之[10]。平公曰："舍之！以此为寡人失。"孔子闻之曰："平公非不痛其体也，欲来谏者也。"韩子闻之曰："群臣失礼而弗诛，是纵过也。有以也夫[11]，平公之不霸也！"故宾有见人于宓子者[12]，宾出，宓子曰："子之宾独有三过：望我而笑，是攓也[13]；谈语而不称师，是返也[14]；交浅而言深，是乱也。"宾曰："望君而笑，是公也[15]；谈语而不称师，是通也；交浅而言深，是忠也。"故宾之容一体也，或以为君子，或以为小人，所自视之异也[16]。故趣舍合[17]，即言忠而益亲；身疏，即谋当而见疑。亲母为其子治扢秃而血流至耳，见者以为其爱之至也；使在于继母，则过者以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从观者异也。从城上视牛如羊，视羊如豕[18]，所居高也。窥面于盘水则员，于杯则隋，面形不变其故，有所员有所隋者，所自窥之异也。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窥我者乎[19]！若转化而与世竞走，譬犹逃雨也，无之而不濡。常欲在于虚，则有不能为虚矣；若夫不为虚而自虚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于道者如车轴，不运于己而与毂致千里，转无穷之原也。不通于道者若迷惑，告以东西南北，所居聆聆[20]，一曲而辟[21]，然忽不得[22]，复迷惑也，故终身隶于人，辟若伣之见风也[23]，无须臾之间定矣。故圣人体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则几于免矣。

【注释】

①批：排除。 施(yì 义)：邪。

②"至是"三句：作者认为的"至是"即"道"，这是最高的真理。

③一：或。

④此一是非：即“一是一非”的“是非”。　隅曲：角落，偏僻处。

⑤夫一是非：指“真是非”。　夫：彼。

⑥不知：陈观楼认为是衍文，涉上句“不知”而衍。

⑦“老子”二句：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六十章首句。蒋锡昌《老子校诂》：“烹小鲜者不可挠，挠之则鱼碎；治大国者当无为，为之则民伤。”

⑧“为宽”二句：“为宽裕者”，指不苛求味道的人，喻无为而治者。　数：密，常常。　挠：搅动，喻挠民。“为刻削者”，指苛求味道的人，喻行苛法者。咸酸：泛指各种味道。　已：停止。

⑨“晋平”三句：见《韩非子·难一》。晋平公和群臣宴饮，喝到高兴时，喟叹说：“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以臣民唯君言是从为最大的快乐。“言而不当”即指这些混帐话。　跌：通“轶”，越，过。《说文》：“跌，越也。”跌、轶上古同音。　衽：指晋平公的衣襟。　宫：俞樾认为当作“中”。

⑩涂：指补好撞坏的墙壁。

⑪“有以……也夫”：是“平公之不霸也，有以也夫！”的倒装句。　有以：有来由。

⑫宾：刘文典认为当为“客”，指门客。　见人：引见客人。这个“客人”即下文“宾出”、“子之宾”、“宾之容”的“宾”。“宾曰”应为“客曰”。　宓子：宓子贱，孔子弟子，曾任单父县令。这里所引事出自《战国策·赵策四》。

⑬搴(qiān 牵)：傲慢，随便。

⑭返：《群书治要》、《意林》引此文作“反”，《太平御览》引作“叛”。

⑮公：通“容”，恭敬而又从容。

⑯所自视：所从视，从什么地方看，等于说看问题的角度、立场等。　自：从。

⑰舍：王念孙认为是衍文。“趣合”和“身疏”相对，不该有“舍”。趣指志趣。

⑱豕：杨树达认为是“豚”之误。豚古代可泛指猪，又特指小猪。《吕氏春秋·壅塞篇》作“夫登山视牛若羊，视羊若豚”，是本书所本。

⑲庸遽：怎么，哪里。又作“庸讵”。

⑳聆聆：明白。

㉑一：一旦。　曲：转弯。　辟：僻，偏僻小路。

㉒然忽：王念孙认为应作“忽然”。

㉓辟：“譬”的古字。　伣：各家旧注都认为是“綄(huǎn 缓)”的误字。

统：古代的一种测风器具，叫“候风羽”，楚地方言叫“五两”，用鸡毛五两结在长竿上制成。

【译文】

天下的是非没有一定的标准，世人各自把自己认为是的当成是，而把自己认为非的当作非，他们所说的是非各不相同，都以自己为是而以别人为非。这样说来，事情符合自己见解的就是“是”，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是；违背自己心意的就是“非”，从来就没有真正的非。所以一般求是的人，不是探求真理，而是专找合自己见解的东西；找错误的人，不是排除错误，而是要除掉违背自己意愿的东西。违背自己的东西，不一定不符合别人的心意；合自己心意的，不一定不被世俗所否定。最正确的真理不存在错误，完全错误的东西无正确可言，这样的才是真是真非。如果是在此为是而在彼为非，在此为非而在彼为是，这叫做或是或非。这种是和非，只适用于一隅偏见；那真正的是和非，适用于整个宇宙。现在我想选择是来遵循它，识别非来避开它，可是又弄不明白世人所说的是非，到底哪算是，哪算非。《老子》说：“治理大国，就像烹制小鱼。”他的意思是说心胸宽广的人不老去翻搅，他懂得翻搅多了会把小鱼给弄得稀烂；而太讲究的人一定要做得合味口才罢休，别的什么也不管。晋平公乘着酒兴讲了一些很不得体的话，师旷举起琴撞击平公，琴擦过平公的衣襟撞到墙上，身边的人准备把撞破的墙给补起来。平公说：“别补了！留着它鉴戒我的过失。”孔子听到这件事，评论说：“平公并不是不珍惜他君王的贵体，而是要用宽容大度鼓励群臣进谏。”韩非子后来著书评论这件事说：“群臣失礼而不惩罚，这是纵容过失。平公不能称霸诸侯，有来由呀！”有位门客给宓子贱引见了一位宾客，宾客离开以后，宓子贱对门客说：“你引见的宾客有三样过失：他看到我就嘻皮笑脸，这是傲慢轻浮；和我谈话不称我老师，这是犯上无礼；他和我交情浅却无所不谈，这是说话没有分寸。”门

客说："看到您就笑容满面，这是恭敬而又从容；和您交谈不称您老师，可见他学问高深；交情浅而推心置腹，这是忠厚的明证。"那位宾客的容貌举止是一样的，有人认为他是君子，有人认为他是小人，这是由于各人看问题的角度和观点不同。所以志趣相投，言语越忠诚越亲密；关系疏远，谋略越恰当越被猜疑。亲生母亲为儿子治瘌痢头，弄得血流到了耳朵上，看见的人认为这是母亲爱子心切；假若是继母也这么做，那么经过旁边的人会认为继母恨孩子故意整治他。事情原本完全一样，看法不同是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从城上俯瞰，地上的牛只有羊那么大，羊只有小猪娃那么大，这是由于处在高处。就着盘子中的水照脸，是圆形的，就着杯子中的水照，是椭圆形的。脸还是那老样子，有时照成圆形，有时照成椭圆形，是由于用来映照的盛水器的形状不同。现在我想正正派派为人处世，哪里知道世人用怎样的眼光看我呢？如果你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处世态度来趋附世人的口味，这好比逃避下雨，不管你朝那儿跑，只要在雨地里都会被打湿。你老想着处在虚静的意境，可是它又不是人为能达到的；那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形成的虚静境界，不是凭羡慕能够达到的；只有通达道的人才能有这种境界。所以通达道的人好像车轴，自己并不转动而随车毂的转动达到千里远，这种运动无休无止。不通达道的人像迷路的人，你在某处告诉他东南西北，他在那地方是明白方向了，一旦转弯拐进了幽僻小径，一下子又认不清路径，又迷失了方向，所以这种人一辈子受人奴役，好比那候风羽随风转动，没有片刻是安定的。所以圣人和道融为一体，返归天性，以不变应万变，就接近免受世俗役使的自由境地了。

【原文】

16 治世之体易守也①，其事易为也，其礼易行也，其责

易偿也[2]。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农无废功，工无苦事[3]，商无折货，各安其性，不得相干[4]。故伊尹之兴土功也[5]，修胫者使之跖䦆[6]，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准[7]，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而悖；失处而贱，得势而贵。圣人总而用之，其数一也。

【注释】

①体：王念孙认为应为"职"。《群书治要》引作"职"。

②责："债"的古字。

③苦：粗劣。

④干：干犯。

⑤伊尹：商朝初期大臣，名伊，尹是官名。

⑥跖：踩。　䦆：王念孙认为当作"铧"。指锸。䦆是大锄，不可说"跖"。原注说"长胫以蹋插者，使入深"可证。

⑦眇者：独眼。

【译文】

在治世，人们容易坚守本职工作，任务容易完成，礼仪容易实行，债务容易偿还。因此一人不兼几个官职，一种官职不兼管几种事务，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具体活动内容。所以农夫在一块儿谈论劳力强弱，士人在一块儿谈论德行高低，工匠在一块儿切磋技艺精粗，商贾在一块儿交流生意经。因此士人没有失检点的行为，农夫没有劳而无获的事，工匠没有粗劣的产品，商贾没有蚀本的买卖，各行各业的人都安安生生，不至于互相干扰。所以伊尹兴建土木工程的时候，长腿的让他们踩锹，背力强的让他们背土，独眼的让他们测水平，驼背的让他们涂抹地坪，各种

特长特点都用得恰到好处，因而人们的生性就没有优劣贵贱之分了。胡人善于骑马，越人善于驾船。形状种类不同，改做不相宜的事就会乱套；失去了恰当的处所就被人瞧不起，得到了恰当的位置就受人尊重。圣人统筹安排，合理使用，人们便能同样地显示出自己的才干了。

【原文】

17 夫先知远见，达视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责于民。博闻强志[①]，口辩辞给[②]，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敖世轻物[③]，不污于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为民化。神机阴闭，剞劂无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为民业。故苌弘、师旷，先知祸福，言无遗策，而不可与众同职也；公孙龙折辩抗辞[④]，别同异，离坚白，不可与众同道也；北人无择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渊[⑤]，不可以为世仪；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⑥]，三日不集[⑦]，而不可使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⑧]，不可以为国俗。夫挈轻重不失铢两[⑨]，圣人弗用，而县之乎铨衡[⑩]；视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准[⑪]。何则？人才不可专用，而度量可世传也[⑫]。故国治可与愚守也[⑬]，而军制可与权用也。夫待騕褭、飞兔而驾之[⑭]，则世莫乘车；待西施、毛嫱而为配[⑮]，则终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并用之[⑯]。夫骐骥千里，一日而通，驽马十舍[⑰]，旬亦至之。由是观之，人材不足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

而诛不敢[18]。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19]。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故谚曰："鸟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此之谓也。

【注释】

①志：记。

②给：言语便捷。《论语·公冶长》："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孔子的话是说饶舌令人生厌。

③敖：同"傲"。

④公孙龙：战国时赵人，字子秉。是战国时期名家的代表人物，著有《坚白论》、《白马论》，论述名实关系，提出了"白马非马"的著名逻辑名题。 折辩抗辞：善于辩论。

⑤北人无择：原注说是古代隐士，曾批评舜德衰微。事见《庄子·让王》。 清泠（líng 玲）：清凉。

⑥鸢（yuān 冤）：老鹰。

⑦集：鸟停在树上叫集。指停歇。

⑧逮：及。

⑨挈（xié 协）：同"絜"，度量。

⑩县：悬。 铨衡：称量轻重的器具。有的类书引此文作"权衡"，即秤。疑铨是权的正字。《说文》释权为"黄花木"，而释铨为秤。一般借"权"称秤锤，当以"铨"为正字。

⑪浣：通"管"，望远器具。《泰族》："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准则说。"

⑫"人才"二句：这儿并不是否定专门人才，只是强调人再聪慧有特才也是有限的，主张用众才，人尽其才。

⑬与：以，靠。下句"与"同。

⑭騕褭：见一·16·⑨。 飞兔：也是名马。

⑮毛嫱：王念孙、陶方琦都认为应作"落慕"，也是古代美女。《群书治要》引此文作"西施、落慕"。

⑯并：《群书治要》引此文作"遂"。 遂：即。

⑰舍：古代称行军一天宿营叫舍，后称一宿为舍。十舍即十天，故下句说“旬亦至之”。

⑱禁：王念孙认为当作“难”。“危为难”意思是规定高难的事要人去完成，所以人们“不敢”接受。作者批判“三责”是基于一切从实际出发，顺应自然的基本观点。

⑲干：求。

【译文】

能够先知先觉，有卓识远见，这自然是人才中的高档次，但是治世君王不拿这样的高标准去苛求百姓。博闻强记，能言善辨，这自然是聪明人中的上等，但是英明的君王不拿这样的高水平去要求群臣百官。高傲自负，不和世俗同流合污，这自然是士人中品行高洁的，但治世君王不拿这样的高修养去教化百姓。能制作神妙的机械，不露雕凿痕迹，这自然是巧匠中的妙手，但是治世君王不要求百姓都掌握这种技艺。所以苌弘、师旷，他们能预知祸福，说的话没有失策的，因而他们不能和普通人同操一种职业；公孙龙善于论辩，能分别同异，离析坚白，因而不能和众人有共同的学说；北人无择非议舜的德行自己投进清凉的深渊，他的行为不能拿来作为世人的规范；公输般、墨子用木料制成鸢鸟，能飞行三天不落地，但不能让他们做普通工匠。所以高不可及的要求，不能作为衡量一般人的尺度；难以达到的品行，不能拿来推行为一国的风俗。那种掂量轻重不差铢两的神手，圣人不任用，而用秤来称量；目测高低不差尺寸的神眼，英明的君王不任用，而用望远镜和水准仪。为什么呢？再高明的人才也不能永远供人们使用，而度量器具是可以世代相传的。所以太平盛世可以靠愚钝来保持，指挥军队可以采用权变的策略。如果一定要等有了騕袅、飞兔那样的良马才驾车，那么世间就别想乘车了；一定要等遇上西施、落慕那样的绝代佳人才婚配，那么一辈子也别想成家了。可见不指望出现古代那样的英俊人物，

而当代的人才就够用，这是就当代现有的人才充分加以利用。骐骥固然能日行千里，劣马用十天也能走同样远。由此看来，再好的人才也不值得专门依靠他们，而以道治国的原则是可以普遍长久管用的。乱世治国用人的方法不是这样。把尺度定得高高的，达不到的人就治罪；把担子装得重重的，挑不起的人就惩罚；把事情搞得难难的，不敢去干的人就诛杀。人民被这三种不切实际的苛求逼得走投无路了，必然要故作聪明来欺诈上司，甚至用歪门邪道来求得免去重担。所以虽然有严刑峻法也不能禁止奸邪。为什么呢？人们的能力达不到那么高难的要求呀。所以谚语说："鸟到了穷途末路会啄天敌，兽到了穷途末路会触撞对手，人到了无路可走时就会行诈术。"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原文】

18 道德之论，譬犹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驰骛千里不能易其处。趋舍礼俗，犹室宅之居也，东家谓之西家，西家谓之东家，虽皋陶为之理，不能定其处。故趋舍同，诽誉在俗；意行钧[①]，穷达在时。汤、武之累行积善，可及也；其遭桀、纣之世，天授也。今有汤、武之意，而无桀、纣之时，而欲成霸王之业，亦不几矣。昔武王执戈秉钺以伐纣胜殷，搢笏杖殳以临朝[②]。武王既没[③]，殷民叛之，周公践东宫[④]，履乘石[⑤]，摄天子之位，负扆而朝诸侯[⑥]，放蔡叔，诛管叔[⑦]，克殷残商[⑧]，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后文，非意变也，以应时也；周公放兄诛弟，非不仁也，以匡乱也。故事周于世则功成，务合于时则名立。昔齐桓公合诸侯以乘车，退诛于国以斧钺[⑨]；晋文公合诸

侯以革车，退行于国以礼义。桓公前柔而后刚，文公前刚而后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权制诸侯钧者，审于势之变也。颜阖，鲁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币先焉，凿培而遁之[10]，为天下显武[11]。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况身乎！世多称古之人而高其行，并世有与同者而弗知贵也，非才下也，时弗宜也。故六骐骥、四駃騠[12]，以济江河，不若窾木便者[13]，处世然也[14]。是故立功之人，简于行而谨于时[15]。

【注释】

①钧：均。

②殳（shū 书）：古代兵器名。用竹或木制成，一端有棱，长丈二尺，用于兵车拨开障碍物。　杖殳：以殳作手杖，联系下文"武王先武而后文"及"执戈秉钺"，同"搢笏杖殳"对言，"杖殳"当指息武用文治。

③没："殁"的古字，死亡。

④践东宫：指辅佐太子成王。

⑤乘石：原注作"人君升车有乘石也。"周公为摄政王，行天子职权，所以登车用乘石。

⑥负扆（yǐ 以）：指坐天子之位。　负：靠着。　扆：古代宫中放在门窗之间的屏风，天子坐位在屏风前边，朝南。《论衡·书实》："户牖之间曰扆，南面之坐位也。负扆南乡坐，扆在后也。"　朝：受朝拜。

⑦蔡叔、管叔：都是周武王之弟，周公摄政辅成王，蔡叔、管叔发动叛乱，被周公平息。

⑧克殷残商：纣王之侄武庚禄父，被周武王封为殷君，后伙同蔡叔、管叔发动叛乱，被周公所杀。"克殷"指降服叛乱的殷遗民。"残商"指杀武庚。

⑨"昔齐"二句："合诸侯以乘车"，即以乘车合诸侯。"退诛于国以斧钺"，即退以斧钺诛于国。下文"前柔后刚"即指此。　以乘（shèng 剩）车合诸侯：为和平而会盟诸侯。《史记·齐世家》：齐桓公说："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兵车之会指为战争合盟诸侯。下文晋文公合诸侯以革车即以兵车。

⑩培：屋后墙。

⑪武：原注作"楚人谓士为武"。称士为武是当时楚语。士有时指武士，这里指文士。

⑫玦騠（juétí 决题）：原注作"北翟之良马。"

⑬窾（kuǎn 款）：空。

⑭世：王念孙认为应作"势"。"处势"指所处的地位、环境。

⑮简：严肃。

【译文】

道和德作为万事万物的规律，好比日月行空，广至江南河北，它们不改变自己的归宿；驰骋到千里之外，它们不改变自己的运行轨迹。而人们的举止，社会的礼俗，好像人们住在自己的房屋里，你从东边看，它在西边，你从西边看，它又在东边，是没有固定方位的，即使让公正无私的远古法官皋陶来裁决，也不能确定它们的位置。所以同样的言行举止，是受诽谤还是受赞誉，取决于习俗；志向品行一样，是走投无路还是飞黄腾达，取决于时世。商汤、周武王积累美德善行，这是人们能够做到的，但是他们碰上夏桀、商纣王那样的暴君乱世来大显身手，建功扬名，却是天赐的机运。如果只有汤、武那种志向，但没有桀、纣那样的乱世，而想成就讨灭暴君平治天下的大业，也是空想罢了。从前周武王手持干戈斧钺，用武力讨伐纣王，战胜殷人；建立周王朝以后，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插着笏板，以殳枪作拐杖，用文德君临天下。武王病逝以后，殷朝遗民乘机叛乱复辟，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行天子之礼，代理天子的职位，坐在天子的宝座上接受诸侯的朝拜，流放参与叛乱的兄长蔡叔，诛杀伙同作乱的兄弟管叔，降服叛乱的殷朝遗民，杀掉叛民首恶纣王的侄子武庚，在明堂祭祀文王，七年以后归政给武王。周武王先用武力后行文治，不是志向变了，而是为了适应时世；周公流放兄长，诛杀兄弟，不是不仁，而是为了匡正叛乱。所以事情切合时世便能成功，行为符合时宜便能树立名声。从前齐桓公为了和平而盟会诸

侯，回到国内又用武力巩固政权；晋文公为了战争而盟会诸侯，回到国内又以礼义治国。齐桓公先柔后刚，晋文公先刚后柔，可是两人都能号令天下，控制诸侯，这是因为他们能够审时度势，随机应变。鲁国的隐士颜阖，鲁君要用他为相他不情愿，鲁君又派人先赠给他重礼，他干脆在住宅的后墙打洞溜之大吉，成了天下著名的士人，鲁君没有再追究加罪。如果颜阖碰上商鞅、申不害那样的法家铁腕人物当权，必定诛连三族，何况他自身呢！世人大多称颂古代的贤人，崇敬他们的德行和成就，同时代也有这种贤人却不晓得当成宝贝，并不是这些贤人才能比古代贤人低下，而是他们的高才不合时宜。所以驾上六匹骐骥，或者是四匹駃騠，这样来渡长江黄河，不如坐上一根空心木便当，这是因为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所以建立功业的人，他行事严肃认真，谨慎地对待时世。

【原文】

19 今世俗之人，以功成为贤，以胜患为智，以遭难为愚，以死节为戆[①]；吾以为各致其所极而已[②]。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发佯狂以免其身也[③]，然而乐直行尽忠以死节，故不为也。伯夷、叔齐非不能受禄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乐离世伉行以绝众，故不务也。许由、善卷非不能抚天下、宁海内以德民也[④]，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让、要离非不知乐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⑤]，然而乐推诚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从箕子视比干，则愚矣，从比干视箕子，则卑矣；从管、晏视伯夷，则戆矣；从伯夷视管、晏，则贪矣。趋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乐其务，将谁使正之？曾子曰："击舟水中，鸟闻之而高翔，鱼闻之而渊藏。"故所趋

各异，而皆得所便。故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⑥]，庄子见之，弃其余鱼[⑦]。鹈胡饮水数斗而不足，鳣鲔入口若露而死[⑧]；智伯有三晋而欲不澹，林类、荣启期衣若县衰而意不慊[⑨]。由此观之，则趋行各异，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节者见难不苟免；贪禄者见利不顾身，而好名者非义不苟得。此相为论，譬犹冰炭钩绳也，何时而合？若以圣人为之中，则兼覆而并有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飞鸟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栖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趋舍行义，亦人之所栖宿也，各乐其所安，致其所蹠，谓之成人[⑩]。故以道论者，总而齐之。

【注释】

①戆（qàng 杠）：鲁莽，不明智。

②极：最终目的。《礼记·乐记》："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孙希旦集解："极犹归也。"用法和本书此句相近。

③箕子：王念孙依下文句例推定是衍文。

④善卷：传说中的上古隐士。《庄子·让王》："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事又见《荀子·成相篇》、《吕氏春秋·下贤》。吕书作"善绻"。参见二·19·⑤。

⑤豫让：见九·16·②。 要离：春秋时刺客。吴公子光杀吴王僚以后，又阴谋杀僚子庆忌。要离献计，让公子光砍断他的右手，杀死他的妻子，然后诈称负罪出逃，到卫国去见庆忌。庆忌信之而与之谋夺吴国。至吴地，要离乘渡江之机刺中庆忌要害。庆忌释放了要离，让他归吴国。要离至江陵伏剑自尽。事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又见《吕氏春秋·忠廉》。

⑥"故惠"句：原注作"惠子，名施。仕为梁相。从车百乘，志尚未足。""庄子

……见惠施之不足，故弃余鱼。”“弃余鱼”表示鄙视惠施。　孟诸：泽名。见四·2·⑭。

⑦余鱼：当指庄子垂钓所获之鱼。

⑧“鹈胡”二句：鹈（tí 题）胡：水鸟名，俗叫“淘河”或“塘鹅”。体大嘴长，嘴下有皮囊可以伸缩。胡后用“鹕”。　蝉鲔：孙诒让认为是“蝉蜟（即蜩）”之误。蝉（知了）饮而不食。又认为“死”当为“饱”，草书二字近似。

⑨林类、荣启期：原注作“皆隐士。”事见《列子·天瑞》。　县：悬。　衰：蓑（suō 唆）衣。　慊：遗憾，不满意。荣启期见九·5·⑦。

⑩成人：完人，无缺陷的人。即上文所说的“未有可是非者也”。依其天性能有所长即是完美的人。《论语·宪问》：“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的观点和本书此处近似，只是加了一条“文之以礼乐”的思想政治标准。

【译文】

现在持世俗观点的人，以功业完成作为贤能的尺度，以战胜祸患作为聪明的标准，认为遭灾的人愚笨，认为为节操献身的人鲁莽；但是我们认为以上几种人都实现了各自的最终目的，无所谓贤愚优劣。王子比干不是不知道披头散发装疯卖傻可以免遭杀身大祸，但是他乐意正直尽忠来为节操而死，所以他不做装疯避祸的事。伯夷、叔齐不是不能接受周朝的俸禄和官职来建功立业，但是他们乐意远离尘世保持高洁的品行以致自绝于世俗，所以他们不去接受高官厚禄。许由、善卷不是没有能力安抚天下，使天下安宁来为民造福，但是他们羞于因外界事物搅乱平和的天性，所以不肯接受君位。豫让、要离不是不知道享受家庭快乐，让妻儿平平安安来苟且偷生，但是他们乐意披肝沥胆，决心为主子效死，所以不稀罕留在人世。如果从箕子的角度看比干，那比干就愚蠢了，从比干的角度看箕子，箕子就卑下了；从管仲、晏婴的角度看伯夷，伯夷就鲁莽了，从伯夷的角度看管、晏，管、晏就贪婪了。人们的追求不同，爱好相反，因而各自乐意做自己的事，有谁能使他们改弦易辙并论

定是非呢？曾子说过："在水中敲打船体，栖息水边的鸟听到声响飞往高空，浮游水面的鱼听到声响藏进深渊。"所以行动各不相同，却都得到便利。所以惠施带着百乘大车经过孟诸泽，正在泽边垂钓的庄周，看到惠施那副贪心不足的神气，把自己钓的鱼全都丢进水里。鹈胡饮几斗水还感到不够，蝉嘴吸进那么一点露水便饱了；智伯控制着晋国的大权，贪欲不能满足，林类、荣启期衣服破得像蓑衣一样却毫无怨恨。由此看来，追求各不相同，凭什么互相非议呢！看重生命的人不为了利益害自己，坚守节操的人临难不苟且逃避；贪得利禄的人见利不要命，喜爱名声的人不合道义的好处不随便取得。把这些现象相提并论，好比冰和炭火、钩和墨绳，什么时候能够吻合相容呢？假如让圣人来作仲裁，就会兼容并蓄，没有什么值得肯定否定的。飞鸟习惯筑巢，狐狸习惯打洞；习惯筑巢的巢筑成了就有栖息处，习惯打洞的洞挖好了就有了歇宿地；追求和行动，也就是人们的归宿寄托，各人乐意自己的安身之处，达到自己的意愿，能够这样的人，就算完人了。所以如果根据道来评论的话，就会一视同仁，认为这些现象本质上是一致的。

【原文】

20 治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士无伪行，工无淫巧，其事经而不扰，其器完而不饰。乱世则不然。为行者相揭以高[①]，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器用逐于刻镂[②]；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文者处烦挠以为慧。争为佹辩，久稽而不诀[③]，无益于治；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于用。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

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强者，无以掩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参无所施其善，孟贲、成荆无所行其威④。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浇天下之淳⑤，析天下之朴，牿服马牛以为牢⑥；滑乱万民，以清为浊，性命飞扬，皆乱以营；贞信漫澜，人失其情性。于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乱其目，刍豢黍粱、荆吴芬馨以嚂其口⑦，钟鼓管箫、丝竹金石以淫其耳，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其心。于是百姓糜沸豪乱⑧，暮行逐利，烦挐浇浅⑨，法与义相非，行与利相反，虽十管仲弗能治也。

【注释】

①揭：举。

②逐：《群书治要》引此文作"遽"。遽和"极"义近。

③稽、诀：《群书治要》作"积"、"决"。

④成荆：古代勇士。又作"成庆"。

⑤浇：薄。使薄。

⑥牿（gù 故）：关牛马的栏圈，引申为束缚。

⑦嚂（làn 滥）：原注作"贪求也。"　嚂其口：满足口的嗜欲。

⑧糜沸：如粥沸滚。　豪乱：如豪毛之乱。形容百姓受扰的厉害。

⑨烦挐：使乱更乱，乱上添乱。　浇浅：使浅更浅。烦、浇都用为动词，含"使……"之意。

【译文】

太平国家的治理方法，君王没有苛杂的法令，官吏没有烦琐的政务，士人没有虚伪的行为，工匠不滥用技艺，政事合常规而不混

乱，器物完美而不雕饰。乱世就不是这样。修养品德以求官位的士人互相吹捧抬高身价，行礼仪的人拿虚伪的形式互相夸耀；车舆极尽雕琢，器用竞相刻镂；求取财物的人争抢难得得到的东西把它们当成宝贝，以文辞相诋毁的人把会写冗长的文章当成聪明。官吏们比赛诡辩的本领，政事积压着长久不能处理，对治国毫无好处；工匠们一心制作奇异的器具，累月经年才能完工，不合实用。所以古帝神农的法令说："男子成年后如果不从事耕种，天下就有人因此受饥饿；妇女成年后不从事纺织，天下就有人因此受冻。"所以神农氏亲自耕种，他的妻子亲自纺织，为天下百姓作表率。神农氏教导人民，不要珍贵难得得到的财物，不要器重无用的物件。所以那时男子不努力耕田便没法吃饱肚子；女子不下力纺织便没衣裳遮身；有余或不足，都直接影响着各人的生活水平；衣食丰足了，奸邪就不会产生，人们安居乐业天下就太平无事。所以在这样的太平世界，孔丘、曾参那样的仁人没地方好行善，孟贲、成荆那样的勇士没地方好显威风。衰败的世道风俗完全不同。人们凭着聪明技艺弄虚作假，雕饰各种无用的器物，贵重远方的奇货，珍爱难以得到的财宝，却不积蓄生活必需的物质；纯厚的民俗给弄得淡如白水，完整的朴木给砍得支离破碎，牛马被关进栏圈没人使用；百姓给闹得心神不定，清白的给弄成混浊，人们像大风中的蓬草，飘来飘去无法安生；忠贞诚实的美德散失干净，人们全失去善良的天性。君王就是以造成这样的混乱局势为代价，才得以获取翡翠、犀牛角、象牙和花纹美丽的装饰来饱眼福，得到牛羊犬猪、精粮细米、各种地方风味来满足食欲，演奏钟鼓丝竹金石乐器来享受美声，追求礼仪形式，弄得是非不分、流言四起，搅得神智昏昏。这样，百姓乱成一锅粥、一团麻，没日没夜地忙着谋利，真是乱上添乱，已经淡如清水的人情还要掺水，礼法和道义相背，行为和义理相违，这样的乱世，即使有十位管仲也不能治理好。

【原文】

21 且富人则车舆衣纂锦[1]，马饰傅旄象[2]，帷幕茵席[3]，绮绣绦组[4]，青黄相错，不可为象[5]；贫人则夏被褐带索[6]，含菽饮水以充肠，以支暑热，冬则羊裘解札[7]，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8]。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足以论之[9]。夫乘奇技伪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饥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返本，由是发其原而壅其流也[10]。夫雕琢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农事废，女工伤，则饥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诛者[11]，古今之未闻也[12]。

【注释】

①纂：彩绣。

②傅：设置。

③茵：席。指车上的座席。

④绦(tāo 涛)：丝带。

⑤为象：形容，描绘。

⑥则夏：据下文应为“夏则”。　带：系，束。　索：粗麻绳。

⑦解札：原注作“裘败解也。”指破败。

⑧炀：烤火。

⑨论：通“伦”，论定次序。有比的意思。

⑩由是：王念孙认为应作“是由”。由通“犹”。

⑪干：犯。

⑫之未闻：依上古汉语习惯应作“未之闻”，即未闻之。

【译文】

再说富贵的人家，车舆用彩绣车衣，马用旄牛尾和象牙作饰

物，车上的帷帐座垫，都用彩色丝织品制成，各种颜色交错着，没法形容它们的华丽；穷苦人家，夏天穿粗布短衣，胡乱系着粗麻绳，吃豆类喝清水充饥，支撑着暑热，冬天羊皮衣破破烂烂，粗布衣袍不能遮身，只得蹲在灶门前向火取暖。所以同是入籍的平民百姓，可是贫富的悬殊，如同君王和奴仆，没办法相提并论。那些凭着奇特技艺弄虚作假搞歪门邪道的人，却能在世上过着丰足的生活，而坚持正义和品德修养得好，不肯苟且得利的人，却免不了饥寒的灾难，在这种不公正的情况之下，要想人民丢开末业返归农桑本业，就像挖开了水源又堵塞河道一样。雕琢刻镂，迫使人们弃农从工，必然破坏农业生产；讲究服饰的华丽，逼得农妇致力于刺绣，必然伤害纺织业。农事荒废，纺织业受伤害，这就是饥寒的根源。饥寒交迫，人们能不触犯刑律，从古到今没听说这种事。

【原文】

22 故仕鄙在时不在行①，利害在命不在智。夫败军之卒，勇武遁逃，将不能止也；胜军之陈②，怯者死行，惧不能走也。故江河决，沉一乡③，父子兄弟相遗而走，争升陵阪，上高丘，轻足先升④，不能相顾也；世乐志平，见邻国之人溺，尚犹哀之，又况亲戚乎？故身安则恩及邻国，志为之灭；身危则忘其亲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体有所痛也⑤。夫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扣门求水，莫弗与者，所饶足也；林中不卖薪，湖中不鬻鱼，所有余也。故物丰则欲省，求澹则争止。秦王之时，或人葅子⑥，利不足也；刘氏持政，独夫收孤，财有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政⑦，

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弗能禁也。

【注释】

①仕鄙：陈观楼认为应作“仁鄙”。“仁鄙”和下句“利害”都是反义相对。《本经》：“毁誉仁鄙不立。”

②陈：“阵”的古字。

③“故江”二句：王念孙认为应作“故江河决流，一乡父子……”。

④“轻足”句：《群书治要》引此文作“轻足者先”。

⑤“故江”至“痛也”：以上连用几个比喻，意在说明时世的作用，比喻本身都不算很帖切恰当。

⑥或：有。

⑦政：通“正”。

【译文】

所以说认为一个人是仁德还是鄙俗，不取决于人的行为；是得利还是受害，不取决于人的聪明。败军的兵卒，勇敢的也要逃跑，将领没法制止住；胜军的队伍，胆怯的士卒也勇于临阵牺牲，恐惧吓不跑他。所以江河溃口，一乡的父子兄弟丢开亲人各自逃命，争先恐后地跑上高坡山丘，腿脚快的先上去，不能顾及别人；太平世界，人们心气平和，看到邻国的人溺水，尚且同情救助，更何况亲人呢？可见自身安稳，恩情用到邻国人身上，尽心尽意去帮助；自己处在险境，连亲人都顾不上，外人更不会去解救了。正在游水的人不能拯救溺水的人，因为他自己手脚急于划水；被烧伤了的人不能再救火，因为他自己疼痛难忍。人民衣食有余就能互相谦让，衣食不足就会互相争抢。互相谦让礼义就产生，互相争夺就发生暴乱。过路人敲门讨水喝，主人没有不给的，因为水有的是；在山林里卖不出柴薪，在湖区卖不出鱼，因为人人都有多余的柴或鱼。所以说物质丰富了人们的贪欲就会变得淡薄，要求得到满足争夺就会停止。秦始皇那会儿，有人切碎自己的亲生儿女，因为财物不足；咱们刘家

坐天下，老光棍收养孤儿，因为财物有余。所以天下太平，小人都能安分守己过日子，财利不能引诱他干坏事；世道混乱，就是君子也要做越轨的事，法令也禁止不住。

卷十二　道　应

【题解】

本篇和《原道》都是本书集中论道的篇章。所不同的是，《原道》侧重于理论阐述，本篇是形象化的解说。二者异曲同工，相得益彰。全篇撷取五十六则史实或寓言故事，从各个侧面对道作了极其形象生动的说明。其中五十二则都是叙述史实或故事以后，引证《老子》的话作结，点明主旨。引用《老子》语录共五十五条，涉及《老子》八十一章中的三十八章。所采用的史实、故事出自《吕氏春秋》的最多，将近二十则；其次是《庄子》，将近十则。另外还有《韩非子》、《荀子》、《晏子春秋》等。由此可见《淮南子》和《老子》、《庄子》、《吕氏春秋》的渊源关系以及以道家为主体兼融各家的特色。

作者说故事，讲道德，不仅是为了把深奥的哲理通俗化，以增强可读性，更在于说明作为万物本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生发展总规律的“道”，已被古往今来的无数事实所验证，它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这便是“道应”的旨意。

五十多则故事，虽大多有所本，但作者不是照抄，取舍加工的痕迹处处可见。不少片断十分精彩，可当小小说来读。

【原文】

1 太清问于无穷曰[①]："子知道乎？"无穷曰："吾弗知也。"又问于无为曰[②]："子知道乎？"无为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无为曰："吾知道有数。"曰："其数奈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窈，可以明[③]；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太清又问于无始曰[④]："乡者[⑤]，吾问道于无穷。无穷曰：'吾弗知之。'又问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无为曰：'吾知道有数。'曰：'其数奈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吾所以知道之数也。'若是，则无为知与无穷之弗知，孰是孰非？"无始曰："弗知之深[⑥]，而知之浅；弗知内，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叹曰："然则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为弗知，弗知之为知邪？"无始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⑦]？"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⑧]。"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注释】

①太清：原注作"元气之清者也。"太清及下面的无穷、无为、无始都是虚构的人物。四人的对话出自《庄子·知北游》而略有变动。如无为言道之数庄文作"吾知道之可以贵、可以贱，可以约、可以散"；太清转告无为的话庄文用"泰清以之言问乎无始"一句带过，未作重述，简繁各异趣。 无穷：原注作"无

形也”。

②无为：原注作“无为有形，故知道也。”

③窈：通“幽”，暗。　明：古音读如 máng(盲)，与引、刚、阳、方押韵。

④无始：原注作“未始有之气也。”

⑤乡者：刚才。乡通“向”。

⑥之：王念孙认为此字应在上文“无为知与无穷之弗知”的“无为”下面。

⑦形：前一“形”应作“形形”，第一个“形”作动词用。《庄子》文正作“形形”。

⑧所引《老子》文见《老子》二章，有的版本作“斯不善已”，已通“矣”。下文所引见《老子》五十六章头二句，“不”或作“弗”。又见《庄子·知北游》。

【译文】

太清问无穷说：“您了解道么？”无穷回答说：“我不了解。”又问无为：“您了解道么？”无为说：“我了解道。”太清又问：“您了解道有可以说出的特点么？”无为说：“我知道道有一定的特点。”太清问：“道的特点怎样？”无为说：“我知道道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暗，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付无穷。这就是我所了解的道的特性。”太清又去对无始说：“刚才，我向无穷询问道。无穷说：‘我不了解道。’我又问无为。无为说：‘我了解道。’我问他：‘您了解道也有可以说出的特点么？’无为说：‘我知道道是有一定的特点的。’我又问：‘道的特点怎样？’无为说：‘我知道道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暗，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付无穷。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道的特性。’这样说来，那么无为的了解道和无穷的不了解道，哪个是，哪个非呢？”无始说：“不了解正是了解得深刻，而了解正是了解得肤浅；不了解是了解实质，而了解只是了解外表；不了解是了解精华，而了解只是了解大略。”太清听完无始的话仰天叹息说：“这么说来不知正是真知吗？知正是不知吗？谁个知道知是不知，而不知正是知呢？”无始说：“道是听不到声音的，能听到声音的就不是真道；道

是看不见形状的，能看见形状的就不是真道；道是不可言传的，能够言传的就不算真道。谁知造成形体的道是没有形状的呢？”所以《老子》说：“如果天下的人都知道善良的东西是善良的，那么就显露出恶来了。”所以《老子》又说：“智者不言，言者不智。”

【原文】

2 白公问于孔子曰[①]：“人可以微言[②]？”孔子不应。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吴、越之善没有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渑之水合[③]，易牙尝而知之[④]。”白公曰：“然则人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何谓不可！谁知言之谓者乎[⑤]！夫知言之谓者，不以言言也[⑥]。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于浴室[⑦]。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吾知也[⑧]。”白公之谓也。

【注释】

①白公：春秋时楚平王之孙，太子建之子。建被费无忌谗害，白公奔吴，后归楚为巢大夫，号白公。曾举兵杀死令尹子西等，后被叶公打败，自缢死。又见本卷5、46。本节故事出自《吕氏春秋·精谕篇》，又见《列子·说符》。

②微言：密商，密谋。白公欲发动叛乱，又怕事情败露，故有此问。孔子虽和白公胜同时，但史书无白公见孔子密商的记载，杨伯峻认为此事是传说。

③菑、渑：水名。菑水在今山东境内，即菑河。渑水源出山东淄博东北。

④易牙：见七·18·⑦。此人善调味辨味。

⑤谁：王念孙认为当作“唯”。

⑥不以言言：原注作“心知之。”

⑦浴室：又作“法室”，地名。白公事败自缢于此。

⑧所引《老子》语出自《老子》七十章。 宗、君：都是“主”、“本”的意思。蒋锡昌《老子校诂》：“此言唯普通人君顽钝无知，是以不知圣人之教也。”

【译文】

白公请教孔子说：“人可以密谋吗？”孔子不回答。白公又问：“假若把石头丢进水里，别人能够找到吗？”孔子说：“吴、越地区会潜水的人能够摸出来。”白公又说：“如果把水泼进水中去，怎样呢？”孔子说：“菑水和渑水汇合起来，辨味专家易牙尝一尝就能分清哪是菑水哪是渑水。”白公说：“这么说来，人根本就不能和他们密谋么？”孔子说：“怎么说不可以！恐怕只有明白你说的话的含意的人才可以和他说隐讳的话！那善于领会人家言语的含意的人，不用说话他心里就明白了。争鱼的人没有不沾水的，追逐野兽的人没有不快跑的，不是他喜欢这样做，而是利欲使他自然而然要这样。所以最高妙的话就是不说出来别人便能领悟，最有效的行为就是什么也不做便能成功。那些见识短浅的人所争夺的，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利！”白公胜不懂孔子的话中包含的深刻道理，所以最后叛乱失败而自缢于浴室。所以《老子》说：“说话要有宗旨，办事要有主心骨。因为人们无知，所以不能了解我。”这无知的人说的就是白公啊。

【原文】

3 惠子为惠王为国法，已成而示诸先生①，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说之，以示翟煎②，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

也?”翟煎对曰:“今夫举大木者,前乎邪许[3],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岂无郑、卫激楚之音哉[4]?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国有礼,不在文辩。”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5]。”此之谓也。

【注释】

①先生:俞樾认为“先生乃长老有德者之称。”刘文典认为先生指长老有德者是战国时的常语。《庄子·天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韩非子·五蠹》:“夫离(罹)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与本书此文用法同。本节事出自《吕氏春秋·淫辞篇》。

②翟煎:魏臣。《太平御览》六百二十四引此文作“翟璜”。

③邪许:号子声。“邪许”上古音相当于今天的“哟和”或“呀哈”。

④激楚:高亢凄清的音调。或指古乐名。

⑤所引《老子》语出自《老子》五十七章。 滋:越。 彰:详明。《老子》五十七章全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令滋章,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译文】

惠施为梁惠王制定国法,写成以后拿给德高望重的年长儒生征求意见,儒生都认为很好。惠子于是呈报给梁惠王,惠王十分高兴,拿去给翟煎看。翟煎说:“好。”惠王说:“既然都说好,那么可以颁布实行吗?”翟煎说:“不能。”惠王说:“好却不能颁行,为什么呢?”翟煎说:“现在那抬大木头的人,前头的喊一声‘呀哈’,后头的也应和起来。这种‘呀哈、哟和’是抬重物时鼓劲的歌声。难道没有郑国、卫国激越凄楚的美妙音乐吗?不是的。可是人们抬举重物时不用郑、卫雅乐,因为那不如这号子声适用。治理国家在于礼法的

实际内容，不在于法律文辞修饰得漂亮。”《老子》说：“法令越详明，盗贼越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4 田骈以道术说齐王①，王应之曰：“寡人所有，齐国也。道术难以除患。愿闻国之政。”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为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为材。愿王察其所谓②，而自取齐国之政焉。已虽无除其患害③，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可陶冶而变化也。齐国之政，何足问哉？此老聃之所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问者，齐也；田骈所称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阴阳，阴阳不及和，和不及道④。”

【注释】

①田骈：即陈骈。战国时齐国学者。学于彭蒙，游学稷下，能言善辩。与彭蒙、慎到为一学派，主张“齐一”论，否定事物差别。著作《田子》二十五篇，已亡佚。　齐王：齐宣王。

②所谓：所说的话的意旨。上文“言之谓者”意思同此。

③已：此，指“其所谓”之中。刘文典本“已”属上句。

④本节出自《吕氏春秋·执一篇》。

【译文】

田骈用道术游说齐宣王，齐宣王回答他说：“我所拥有的，是齐国。你说的道术难以消除国家的祸患。我希望听到治理好国家政事的高见。”田骈回答道：“我说的道术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政事，

但是可以用来治理好国政。好比说森林里没有成材的树木，但是可以有办法培植出良材美木。希望大王仔细考察我说的话的意旨，自然会从中领悟出治理齐国政事的道理了。虽然我说的道术没有关于消除国家祸患的具体内容，但是天地之间，六合之内，是可以用道术来陶冶化育的。齐国的政务，哪里值得询问呢？这就是老聃所说的'没有形状的形状，没有物体的形象'啊。像大王您所说的，只是一个小小的齐国罢了；而我田骈所说的，是培植良材的问题。良材比不上森林，森林比不上雨水，雨水比不上阴阳二气，阴阳二气比不上中和之气，中和之气比不上道。"

【原文】

5 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府库分人[①]。七日，石乙入曰[②]："不义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听也。九日，叶公入[③]，乃发大府之货以予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④]，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⑤]。夫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也。不能为人，又无以自为，可谓至愚矣。譬白公之啬也，何以异于枭之爱其子也[⑥]？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也[⑦]。"

【注释】

①"白公"二句：事见本卷2·①及《左传·哀公十六年》。

②石乙：《左传》及一般古籍都作石乞，是白公的党羽。白公败后石乞被叶公子高烹死。

③入：指从方城率众攻进楚都郢城。

④“乃发”二句：大府、高库都是楚国府库名。《泰族》：“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

⑤擒：打败。白公战败逃出郢城在山中自缢死，其党羽藏其尸。叶公以烹刑逼石乞供出藏尸处，石乞宁死未从。所以“擒”字在这儿不宜取擒捉之义。参见九·21·⑲。

⑥枭之爱其子：枭子长大后即吃掉母枭。枭子借喻贪欲。这一节文字取自《吕氏春秋·分职篇》。

⑦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九章。刘文典本“如”作“知”，当是误字。揣：通“捶”，锻击。本篇第34节“大司马捶钩者”，原注作“捶，锻击也。”揣、捶上古音同为“歌”韵（读如ai），声母相近，故可通假。

【译文】

白公胜夺得楚国政权以后，不肯把府库的粮食、兵器分发给民众。夺权的第七天，石乞进见白公胜说：“我们得的是不义之财，又不肯布施给民众，祸患必定来临。既然不肯给民众，不如烧掉，别叫人家利用这些东西来害我们。”白公胜不听。第九天，叶公子高率兵从方城出发打进郢都，立即分发大府的财物给民众，拿出高库的兵器发给人民，依靠民众攻打白公胜，第十九天就打败了白公胜。国政本不该白公胜所有而他想占有，可以说贪婪到极点了。不能为他人着想，又没能耐保住自己，可以说愚蠢到极点了。白公胜的吝啬，和枭鸟疼爱孩子最后被长大的孩子吃掉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老子》说：“抱着敧器想灌满，不如只装一半；锤得太尖细了，很快便会折断。”

【原文】

6 赵简子以襄子为后①，董阏于曰②：“无邮贱，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为人也，能为社稷忍羞③。”异日，知

伯与襄子饮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请杀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为社稷忍羞，岂曰能刺人哉！"处十月，知伯围襄子于晋阳，襄子疏队而击之，大败知伯，破其首以为饮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为天下溪④。"

【注释】

①赵简子：见九·4·⑫。赵襄子是简子的庶子，名无邮。襄子与智伯事参见十八·5和十八·9，十八·12。

②董阏于：赵简子臣。

③是：他，指无邮。　为人：这个人。多用于叙述人物性格外貌等，是古人常语。

④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二十八章。"雄"指刚强，"雌"指柔弱。　溪：沟谷，指卑下处。《老子》文后有"为天下溪，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译文】

赵简子决定立庶子无邮——后来的赵襄子为继承人，董阏于说："无邮出身卑贱，现在立他为继承人，这是为什么？"简子说："无邮这个孩子，他今后定能为国家忍辱负重。"后来，智伯和赵襄子在一起饮酒，智伯无缘无故向襄子头上猛击一掌，襄子手下的大夫要求杀掉智伯。襄子却说："先君立我为继位人，曾说过我将会为了国家忍受羞耻，可没说过我能杀人呀！"过了十个月，智伯联合韩魏在晋阳围攻赵襄子，襄子分兵袭击智伯军，大败智伯，襄子剖开智伯的头颅作饮器。所以老子说："虽然懂得刚强，却谨守着柔弱，甘心处在天下卑下的地位。"

【原文】

7 啮缺问道于被衣①，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视，天和将至。摄女知②，正女度，神将来舍。德将来附若美③，而道将为女居。蠢乎若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言未卒，啮缺继以雠夷④。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实不知⑤，以故自持⑥；墨墨恢恢⑦，无心可与谋⑧。彼何人哉⑨！"故《老子》曰："明白四达，能无以知乎⑩？"

【注释】

①啮缺、被衣：原注作"皆尧时老人也。"　被：同"披"。本节出自《庄子·知北游篇》，啮缺、披衣都是庄子虚似的人物，以其缺齿、披衣而取名。

②摄：收敛。　女：你。下同。

③"德将"句：依《庄子》文当作"德将为女美"。

④雠夷：原注作"熟视不言貌。""雠夷"应该是"眱"(即"睇")的分音写法。雠、眱上古声母同为"定"母(读若 d 而为浊音)，眱、夷同为"脂"韵。"雠"的声母和"夷"的韵母拼合就是"眱"。眱今读 dì(弟)。《广韵·脂韵》："眱，熟视不言。"正和原注一致。而"雠"、"夷"二字字义和"熟视不言"无关，仅借其音而已。

⑤直实不知：当依《庄子》文作"真其实知"。"不"应属下句作"不以故自持"。　其：句中助词，无实义。　真其实知：真正懂得天道。

⑥故：巧，智巧。　持：守；恃。

⑦墨墨恢恢：《庄子》作"媒媒晦晦"，指懵懵懂懂的样子。实即与今语"迷迷糊糊"、"模模糊糊"相同。

⑧与(yù 玉)参与。或释为介词，同。

⑨彼何人哉：此句赞美啮缺是位非凡人物。

⑩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十章。"能无以知乎"，有的版本作"能无为乎"，或作"能无以为乎"。

【译文】

啮缺向披衣问道，披衣说："端正你的形体，集中你的视力，天然的和气将会来临。收敛你的智能，端正你的思路，精神将会在你心中住宿。神德将为你显得美妙，大道将留在你身上。你将变得天真无邪，就像那刚生下的牛犊，不知道探求外界的事物。"披衣的话还没有说完，啮缺还是像先前那样瞪着眼睛不言不语。披衣一边走着一边哼着欢歌离去，说："身形如同枯骸，内心如同死灰；真正懂得了天道，不凭智巧自作矜持；看上去懵懵懂懂没有心计，不能同他谋划什么。那是怎样的人啊！"所以《老子》说："虽然心明眼亮无所不通，能够不凭着这去自作聪明么？"

【原文】

8 赵襄子攻翟而胜之，取尤人、终人[1]，使者来谒之，襄子方将食而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忧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须臾[2]。今赵氏之德行无所积，今一朝两城下[3]，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楚、吴、越皆尝胜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孔子劲杓国门之关[4]，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胜者，以强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5]。"

【注释】

①尤人、终人：翟的二邑。尤或作“左”。本节出自《吕氏春秋·慎大览》，又见《列子·说符篇》。

②“江河”四句：大：涨水。今方俗语说洪水到来为“发大水”。　不过三日：原注作“三日而减。”　飘风暴雨：《老子》：“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日中不须臾：《吕氏春秋·慎大览》此句有高诱注：“《易》曰：‘日中则仄’，故曰不须臾。”是说太阳当顶只一会儿便要偏西。这几个比喻说明极盛的事难以持久，盛则转衰。《说苑·谈丛篇》：“江河之溢，不过三日；飘风暴雨，须臾而毕。”

③“今一”句：王念孙认为当作“一朝而两城下。”

④杓（biāo 标）：引，拉开。或说字当作“扚”（dí 敌），举；拉开。

⑤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四章首句。有的版本作“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或”又作“有”。或、有皆通“又”。　冲：虚，正字本作“盅”。《说文》：“盅，器虚也。”引申为虚空。

【译文】

赵襄子派兵攻打北翟获胜，夺取了翟人的尤人、终人两座邑镇。使者前来谒见襄子，襄子正要吃饭而脸上露出忧虑的神色。他身边的人说：“一早晨就攻下两座城镇，这是常人都会高兴的事。现在您却有忧色，为什么呀？”赵襄子说：“长江、黄河发洪水，不过三天便会退下去；狂风暴雨、太阳当顶，都是片刻的现象。现在我们赵氏的德行没有积累多少，这么轻快地夺取了两座城镇，衰亡恐怕接踵而至吧？”孔子知道了这件事，说：“赵氏将要昌盛的！”得胜反而忧虑，凭着这种精神能昌盛，为一点胜利而沾沾自喜，是衰亡的祸根。打胜仗不是什么难事，保持胜利成果就难得多了。贤明的君主凭这种认识来保持胜利果实，所以他缔造的幸福能传给后代。齐、楚、吴、赵四国都曾经战胜诸侯称霸天下，可是最后还是自取灭亡，因为四国君主不懂得保持胜利的道理。只有有道君主才能保持胜利。孔子力气大得能拉开大都城城门的门闩，可是他不愿意凭着力大而出名。墨子善于防守敌人的进攻，连公输般都佩服他的守城之

术，可是墨子不愿意凭他的军事才干扬名。善于保持胜利的人，总是虽处于强势却显出柔弱。所以《老子》说："道是虚的，但是用起来又无穷无尽。"

【原文】

9 惠孟见宋康王[①]，蹀足謦欬[②]，疾言曰："寡人所说者，勇有功也[③]，不说为仁义者也。客将何以教寡人？"惠孟对曰："臣有道于此：人虽勇，刺之不入；虽巧有力，击之不中。大王独无意邪[④]？"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闻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击之而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不敢击。夫不敢刺、不敢击，非无其意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意也。夫无其意，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心[⑤]。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⑥]。大王独无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对曰："孔、墨是已[⑦]。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者。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此贤于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惠孟出，宋王谓左右曰："辩矣，客之以说胜寡人也！"故《老子》曰："勇于不敢则活[⑧]。"由此观之，夫勇反为不勇耳。

【注释】

①惠盎:宋国人。盎或作"益"。　宋康王:战国宋君,名偃,被齐湣王讨灭。本节出自《吕氏春秋·顺说篇》。又见《列子·黄帝》。

②謦(qǐng请)欬:咳嗽。欬同"咳"。

③功:王念孙认为当作"力"。

④"臣有"至"意邪":王念孙认为"人"前应补"使"字,"巧"是衍文。

⑤心: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⑥四累:曾国藩认为指"四层",即上文四种情形:刺不入,击不中;弗敢刺,弗敢击;无其意;欢然爱利之。　上:上等。指第四种情况为上等。

⑦已:通"矣"。

⑧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七十三章。此句前面一句是"勇于敢则杀"。《老子》七十六章说:"坚强者死之徒(通"途",道路),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故坚强处下,柔弱处上。"所谓"敢"就是坚强,大胆;所谓"不敢"就是柔弱,忍让。老子主张藏刚于柔,以柔克刚。

【译文】

惠盎见宋康王,康王跺着脚,咳嗽着,提高嗓子说:"我所喜欢的,是勇敢有力的人,不喜欢讲仁义的人。你准备拿什么高见指教我呀?"惠盎回答说:"我这里有个道术,能够让人有这种功夫——再勇武的人刺不进他的身体,再有力的人击不伤他。大王难道不想有这种功夫吗?"宋康王说:"好!这种功夫我想听你说说。"惠盎又说:"刺他刺不进去,击他击不伤,但受了刺击还是一种侮辱。我这里还有一种道术,能够让人有这种威风——再勇敢的人不敢刺他,再有力的人不敢击伤他。但不敢刺、不敢击,并不等于没有刺击的意图。我这里还有一种道术,能够让人有这种品性——别人根本没有伤害他的意图。虽然没有伤害他的意图,但还没有爱他使他得到利心愿。我这里还有一种道术,能够使人有这种美德——让天下所有的男女莫不都欣喜急切地要爱他使他得到利益。这种美德胜过了勇武有力,在四种情形中属于最上一等。大王难道不想获得这种

招人爱的美德么？"宋康王说："这是我想获得的。"惠孟又说："孔子和墨子就是有这种美德的人。孔丘、墨翟，他们没有尺寸地盘却成为众人敬慕的精神领袖，没有一官半职却能成为众人精神的主宰，天下的男男女女没有谁不伸长脖子、踮着脚仰望他们，情愿让他们平安幸福的。现在大王是大国的君王。如果您真有孔、墨那样的志向，那么全宋国的利益便都属于您了，这比孔、墨只是受人仰慕强多了！"宋康王无话可答。惠孟出去以后，宋康王对左右的人说："这位说客真会说话，他的游说折服了我啊！"所以《老子》说："勇于柔弱就能活命。"由此看来，大勇反而成了不勇呢。

【原文】

10 昔尧之佐九人①，舜之佐七人②，武王之佐五人③。尧、舜、武王于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资也。故人与骥逐走则不胜骥，托于车上则骥不能胜人。北方有兽，其名曰蹶④，鼠前而兔后，趋则顿，走则颠，常为蛩蛩駏驉取甘草以与之⑤，蹶有患害，蛩蛩駏驉必负而走。此以其能，托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斫者，希不伤其手⑥。"

【注释】

①尧之佐九人：禹、皋陶、稷、契、伯夷、倕、益、夔、龙。

②舜之佐七人：原注作"皆与尧同，臣其七人也。"舜佐七人是尧佐九人中的七位。

③武王之佐五人：周公、召公、太公、毕公、毛公。

④蹶：同"蟨(jué 决)"，兽名，又叫蟨鼠。相传前足短(如鼠足)，后足长(如

兔足)，不善走(故名“蹷”、“蟨”)而善觅食，与蛩蛩駏驉相互依存，被称为比肩兽。《尔雅·释地》：“西方有比肩兽焉，与邛邛岠虚比(并列，挨着)，为邛邛岠虚啮甘草，即有难，邛邛岠虚负而走，其名谓之蟨。”《吕氏春秋·不广》：“北方有兽，名曰蹷，鼠前而兔后，趋则跲，走则颠，常为蛩蛩距虚取甘草以与之。蹷有患害也，蛩蛩距虚必负而走。此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本书即据吕氏文。

⑤蛩蛩(qióng 穷)駏驉(jùxū 矩虚)：兽名。相传前足长，后足短，善走而不善求食。参见上条。蛩蛩又作“邛邛”。駏驉又作“岠虚”，《说文》作“巨虚”。

⑥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七十四章。本书此处引此文意在强调君王要善于发挥百官的作用，不可包办代替，和《老子》原意不尽相同。

【译文】

从前尧帝的辅佐大臣有九人，舜的辅佐大臣有七人，周文王有五人。他们跟九位、七位、五位辅佐大臣相比，不具备大臣们各自的一种本领。可是都能够很轻松地获得事业成就，都在于善于充分利用众人的帮助。所以人和千里马赛跑不能胜过千里马，而坐在车上马就得由人驾驭了。北方有一种奇兽，它名叫蹷，前脚短如鼠，后腿长如兔，快步走便仆倒，跑起来便栽筋斗，常常为善走不善觅食的蛩蛩駏驉采取甘草给它们吃，蹷如果碰上灾难，蛩蛩駏驉一定背上蹷逃走。这两种怪兽凭着自己的长处把自己寄托在对方身上来弥补自己的短处。所以《老子》说：“那代替高明工匠砍斫的人，很少有不砍伤手的。”

【原文】

11 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①]，嗣君应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愿以受教[②]。”薄疑对曰：“乌获举千钧，又况一斤乎[③]？”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④]，文君谓杜赫曰：“愿学

所以安周。”赫对曰：“臣之所言不可[5]，则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则周自安矣。此所谓弗安而安者也[6]。”故《老子》曰：“大制无割[7]”，“故致数舆无舆也[8]。”

【注释】

①薄疑：战国时卫臣。 卫嗣君：战国末卫国国君。战国末期的卫国已是临近灭亡的一个弱小诸侯国，国君称“君”不称“王”。下文周昭文君同此。 王(wàng 旺)术：统治天下之术，天子帝王之术。所以卫嗣君另求治理“千乘”之国的“君术”。

②乌获：参见九·13·①。

③举千钧：比喻“王术”。 一斤：比喻千乘之国。

④杜赫：东周人。 昭文君：东周国君。战国末的东周已由天子之国沦为弱小的国家，地位不如一般的大诸侯国。下文“文君”是昭文君的略称。有人认为脱漏了“昭”字。

⑤所言：即“安天下”之术，也就是“王术”。

⑥弗安：即安天下之术，昭文君以为安天下之术不适用于安周，杜赫说正是这种治术能自然而然安周。

⑦大制无割：见《老子》二十八章末句。有的版本“无”作“不”。蒋锡昌说：“‘大制’犹云‘大治’；‘无割’犹云‘无治’。盖无治，可以使朴散以后之天下复归于朴，正乃圣人之大治也。”高亨说：“大制因物之自然，故不割，各抱其朴而已。”所谓“大制”即道家所理想的完美无缺的道治，无为之治。 割：分割。《齐俗》说：“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眇者无度量。”意思和“大制无割”相近。《老子》二十八章的主旨正是“归真返朴”。

⑧“故致”句：引文见《老子》三十九章。这句话的原文各种《老子》传本多有不同，本书引用的是其中的一种。注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舆”是“誉”的通假字。 数：有人认为是衍文，有的版本作“故数致舆无舆”，数(shuò 硕)可释为“疾速”，则此句意思是：所以急于求取荣誉反而没有荣誉。有的版本作“故至誉无誉”。《庄子·至乐篇》：“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故曰：‘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为哉！”有人认为庄

子文“故曰：‘……至誉无誉’”即引《老子》三十九章文。此说较合本书这一节主旨。所谓“至誉无誉”就是老子说的“太上，不知有之”（《老子》十七章）。

【译文】

薄疑拿帝王统治天下之术游说卫嗣君，卫嗣君不以为然，回答说：“我所据有的，只是个千乘之国，希望先生拿治理千乘之国的方法指教我。”薄疑回答道：“大力士乌获能举起千斤重物，更何况一斤重的东西呢？”杜赫拿安定天下的治术游说周昭文君，昭文君觉得不对路子，对杜赫说：“我希望学点安定我们周国的具体方法。”杜赫回答说：“您如果认为我所说的安天下之术不能用，那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安定周国；您如果懂得我所说的安天下之术能够用，那么周国自然会安定了。这就是所谓认为不能安定之术正是可以安定之术。”所以《老子》说：“最完美的治国之道是不能分割开的”，“所以说最高的荣誉就是根本没有人赞颂你”。

【原文】

12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妾于诸侯[1]，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赣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辞不受金[2]。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受教顺可施后世[3]，非独以适身之行也。今国之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金，则不复赎人。自今以来[4]，鲁人不复赎人于诸侯矣。”孔子亦可谓知礼矣[5]。故《老子》曰：“见小曰明[6]。”

【注释】

①妾：王念孙认为当作“臣妾”为好。臣妾指男女家奴。《吕氏春秋·察微》作“臣妾”。

②“子赣”二句：又见十一·3·⑯。 赐：子贡的名。子贡善经商，是鲁国巨富。

③受：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教顺：即教训，等于说“教化”。顺、训古多通用。

④自今以后：等于说从今以后。来有将来义。《荀子·解蔽》：“不慕往、不闵来。”杨倞注：“往，古昔也；来，将来也。”《书·召诰》：“越若来三月……太保朝至于洛。”孔颖达疏：“来者，于二月之后依顺而来，次三月也。”《孟子·滕文公下》：“如知其非义，斯速已（停止）矣，何待来年！”《吕氏春秋·察微》作“自今以往”。

⑤礼：王念孙认为是“化”之误字。本书《齐俗》第3节评论同一事说：“子路受而劝德，子赣让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远，通于论者也。”又说：“唯圣人知其化。”本节取自《吕氏春秋·察微》，吕书评论此事说“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以上正和《老子》语“见小曰明”相合。又，依原文作“礼”也可通。所谓“知礼”是指懂得礼的作用在于移风欲俗，而不是用来“矜伪以惑世，伉行以违众”，行礼贵在“齐于俗”（见十一·3）。

⑥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五十二章。此句下一句是“守弱曰强”。

【译文】

鲁国的法律规定：鲁国人给诸侯作臣妾，有人能将他们赎身为平民的，从国库里拿钱给以奖励。子贡从诸侯那里赎出了作臣妾的鲁国人，赎回以后推辞不受国库的奖金。孔子说：“赐做得不对啊！圣人办事，能够移风易俗，他的模范行动所起的教化作用可以影响后世，并非只是适合自己的品行就算好。如今我们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赎了奴仆接受国库奖金，自然会被认为不廉洁；可是如果都不拿奖金，就不再有人肯去赎人了。从今以后，鲁国人不再从诸侯手里赎出臣妾了。”孔子也可以称得上懂得事物变化的人了。所以《老子》说：“能明察秋毫叫做‘明’。”

【原文】

13 魏武侯问于李克曰[1]："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数战而数胜[2]。"武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其独以亡，何故也？"对曰："数战则民罢[3]，数胜则主憍[4]；以憍主使罢民，而国不亡者，天下鲜矣。憍则恣，恣则极物[5]；罢则怨，怨则极虑[6]。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刭于干遂也[7]。"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8]。"

【注释】

①魏武侯：战国魏君，名击，魏文侯之子。　李克：战国初政治家，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魏文侯攻灭中山后，封太子击为中山君，翟璜举荐李克任中山相，辅佐击，政治上多有建树。《汉书・艺文志》儒家录有《李克》七篇，今已散佚。本节出自《吕氏春秋・适威》，吕书首句是"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问于李克曰"。《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说李克任魏文侯相，各注家都说本文"武侯"应作"文侯"。但吕书明言"武侯之居中山也"，当不误。又，一说李克即李悝。克、悝(kuī 亏)上古声母同，同为"溪"母(读 K)，韵极近，克属"职"韵，悝属"之"韵，仅韵尾微异，故二字通用。李悝是魏文侯相，法家。若以李克即李悝，则武侯当作文侯。

②数(shuò 硕)：屡次。《吕氏春秋・适威》此句作"骤战而骤胜"，骤、数义正同。

③罢：通"疲"。

④憍：同"骄"。

⑤物极：《吕氏春秋》此语高诱注作"极尽可欲之物。"等于说穷奢极欲。

⑥极虑：吕书此语高注作"极其巧欺不臣之虑。"等于说挖空心思欺骗作弄君王。

⑦干遂：吴地名，未详其确地。

⑧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九章。有的传本作"功成身退，天之道。"这句前

面的话是："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译文】

魏武侯问李克说："吴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李克说："屡战屡胜。"武侯不解地问："屡战屡胜，是国家的大好事，吴国独独因此灭亡了，又是什么缘故？"李克回答说："屡次作战老百姓必定疲于奔命，屡屡得胜，君王必然骄傲自满；让骄傲的君王去役使疲惫不堪的百姓，而不亡国，这种事天下少见啊。君王骄傲就会放纵，放纵就会穷奢极欲，壑欲难填；百姓疲惫就会怨恨，怨恨就会挖空心思欺诈谋叛。从上到下都走极端，吴国的灭亡还算晚呢！夫差就因为这而败在越王勾践手下，自刎于干遂。"所以《老子》说："功成名就，激流勇退，符合自然规律。"

【原文】

14 宁越欲干齐桓公①，困穷无以自达，于是为商旅，将任车②，以商于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③，爝火甚盛④，从者甚众。宁越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⑤！"命后车载之。桓公及至，从者以请，桓公赣之衣冠而见⑥，说以为天下。桓公大说，将任之。群臣争之曰⑦："客，卫人也。卫之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问之。问之而故贤者也⑧，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也。以人之小恶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听必有验，一听而弗复问，合其所以也。且人

固难合也[9]，权而用其长者而已矣。当是举也[10]，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其一焉[11]。"以言其能包裹之也[12]。

【注释】

①宁越：《主术》第5节、《缪称》第15节、《齐俗》第7节、《氾论》第14节都引其事而作"宁戚"。　干：求官叫干。本节用《吕氏春秋·举难》文。吕书也作宁戚。清人黄生认为戚是"越"的误字，越本作"戉"，和"戚"形近音也近，故致误。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否定了黄说，认为本书此处误"戚"为"越"，宁戚、宁越是两个人。后者是周威公时人，曾为周威公师（见《汉书·古今人物表》）。许、陈之说当从。

②将：送。　任车：载物的车，等于说货车。"为商旅，将任车，以商于齐"，刘文典本如此断句。三句应作一句读。　为(wèi 卫)：替，介词。经商者不是宁戚，而是宁戚给商旅赶牛车借此到齐国求官，足见其穷无以自达。下文"饭牛"也可证宁戚是给商人帮工。宁戚当是穷愁潦倒的士人。原注作"任，载也。"陈奇猷："'任车'系一名词，犹言载物之车。'为'读去声。'将任车以至齐'犹言送载物之车至齐。"又，《列女传》记宁戚事："宁戚欲见桓公，道无从，乃为人仆，将车宿齐东门外……"

③辟：除，指清道使闲杂人"回避"。实即"辟(避)"的使动用法，使回避。

④爝火：火炬，火把。

⑤"异哉"二句：《吕氏春秋》"歌者"前面有"之"字，之当"此"讲。桓公据宁戚的"商歌"判定他是"非常人"，旧注纷纷附会宁戚所诵诗歌的篇名内容。高诱《吕氏春秋》注说是诵《诗经·硕鼠》，则其中"适彼乐国，爰得我直"、"适彼乐土，爰得我所"、"适彼乐郊，谁之永号"打动了桓公，因为宁戚是卫国寒士，以齐国为乐土投奔，桓公自然高兴。另说几种诗歌是表达"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怨愤，也能触动桓公，因多是后人附会，不赘录。下文"合其所以"即与"商歌"内容相关。

⑥"桓公"三句：及：《吕氏春秋》作"反"，即"返"。　至：到了朝廷。　从者：桓公的随从人员，陪伴宁戚于后车。　赣：赐。赣其实就是"给"。两字声母同，韵可通。

⑦争:通"诤(zhèng 郑)",规谏。今语有据理力争。由争辩义而来。

⑧而:通"如"、"若"。

⑨合:王念孙认为应作"全"。吕书正作"全",该书《举难》开头一句即"以全举人固难"。

⑩当是举:即"是举当"。　当:恰当。

⑪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二十五章。有的传本"道大"在"天大"之先。"王处其一焉"后文是"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大:取其浩大混成之意,是老子给"道"立的别称。老子所说的"王"是体"道"无为而治的圣君、真人。本书引《老子》语用意在本节末句。

⑫以:通"已",此。本书经常用这个意义的"以"字。

【译文】

宁戚想求助齐桓公施展自己的才能,但是穷困得没办法去齐国见桓公,于是给去齐国都城经商的行商赶运货牛车,晚上停宿在齐都城外。桓公这时刚巧去郊外迎接客人,打开城门,随从让宁戚赶的那辆牛车回避到一边去,桓公一行人举着火把,把四周照得如同白昼,随从的人很多。宁戚在车旁喂牛草料,远远望见桓公悲从心起,敲击着牛角大声唱起激越凄楚的歌曲。桓公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悲歌,情不自禁地拍打着他的仆从的手说:"奇妙呀,那唱歌的是位不同凡响的人物!"于是下令后面的车子载上宁戚返回。到了朝廷,随从人员请桓公安置宁戚,桓公赐给宁戚衣裳冠巾并接见他。宁戚拿治理天下的事游说桓公,桓公大喜,打算任用宁戚。大臣们纷纷规劝说:"这位宾客,是卫国人。卫国离我们齐国不远,君王不如派人到卫国去查访一下。查访的结果如果说明宁戚本来是位贤人,再任用他也不晚。"桓公说:"不对。去查访,不过是怕他有些小毛病罢了。因为人家的小毛病而忘掉人家的大长处,这正是人君失去天下士人的原因。"大凡一个人听到声音一定会产生心理效应,桓公只听了一次宁戚的歌声和谈话,便不再去打听他的底细,这正由于宁戚的言谈投合他的心意。再说人本来很难十全十美,权衡轻

重主次以后用别人的长处就行了。桓公这件事办得恰当，他果真得到了一位人才。所以《老子》说："天大，地大，道大，王也大。宇宙中有四大，而王是其中之一。"这话是说君王应该像天、地、道一样能包容万物。

【原文】

15 大王亶父居邠[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②]：翟人之所求者地，无以财物为也。大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处而杀其子，吾弗为。皆勉处矣[③]！为吾臣，与翟人奚以异[④]？且吾闻之也，不以其所养害其养[⑤]。"杖策而去，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⑥]。大王亶父可谓能保生矣。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禄，则必重失之；所自来者久矣[⑦]，而轻失之，岂不惑哉！故《老子》曰："贵以身为天下，焉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⑧]。"

【注释】

①大(tài 太)王亶(dǎn 胆)父：周朝第十三代先祖，即古公亶父，也称周太王，王季之父，文王之祖父。　邠(bīn 斌)：在今陕西彬县。本节出自《吕氏春秋·审为》和《庄子·让王》。吕书"大"作"太"，翟作"狄"。

②曰：衍文。《吕氏春秋》无此字。这儿是作者叙述，不是翟人所说的话。

③勉：吕书此字高诱注为"务"，含努力、尽力之意。"勉处"等于说"好好地住下去"。太王这段话是迁徙岐山前对百姓讲的劝慰之辞，大意是不肯为土地而和狄人作战以伤害百姓，让百姓好好与狄人相处。

④与翟人：即"与为翟人臣"，古书语尚省简，观上下文即知其意。　奚：

何。

⑤所养：当据吕书作“所以养”，指土地等。

⑥岐山：在今陕西岐山东北。周的发源地。

⑦所自：当据《吕氏春秋》、《庄子》作“生之所自”。

⑧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十三章。 贵：珍视。 以身为天下：高亨说：“以身为天下者，视其身如天下人也”，“视其身如天下人，是无身矣，是无我矣，是无私矣。如此者，方可以天下寄托之。” 焉：乃、则，用刘师培说。

【译文】

太王亶父住在邠的时候，狄人经常侵扰。太王拿皮革、丝织品和珍珠、玉石赠送给狄人以求和好安宁，但翟人不肯接受，因为他们要的是土地，并不是追求财物。太王对百姓解释说：“和别人的兄长生活在一起而杀死他的兄弟，和别人的父亲生活在一起而杀死他的儿子，我不能做这种事情。大家都好好地在邠生活下去吧！作我的臣民，同作狄人的臣民有什么两样呢？况且我听说过，不能因为贪得养生之物而伤害生命。”于是策马离开邠地，百姓成群结队跟随太王离去，后来在岐山下建成周国。太王亶父可称得上能爱护生命的人。即使富贵，也不因为贪求养生之物而伤害身体；即使贫贱，也不因为贪利而拖累形体。现在有人从先人那儿继承了爵禄，就生怕失掉；而生命也是来之不易的，却轻易丢弃它，难道不糊涂吗！所以《老子》说：“珍视为了天下人而忘掉自身，有这种美德的人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爱惜为天下人而不顾自身，有这种美德的人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

【原文】

16 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①：“身处江海之上，心在魏阙

之下，为之奈何[②]？”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犹不能自胜。”詹子曰：“不能自胜则从之。从之，神无怨乎！不能自胜而强弗从之，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是故“用其光，复归其明”也[③]。

【注释】

①中山公子牟：即魏牟，战国时魏国的公子。魏攻下中山以后，封他于中山，所以称中山公子牟。　中山：鲜虞人所建的国家。其地战国时在今河北定县一带。　詹子：即詹何。见一·6·③、六·3·⑧。本节出处同上节。

②魏阙：见二·8·⑦。

③所引《老子》语分别见《老子》五十五章和五十二章。高亨《老子正诂》“知和”作“精和”，这段话上文有“精之至”、“和之至”。“精”即指至精，最旺盛的精气。“和”即指至和，最淳厚的中和之气。　常：自然之道，自然之性。　益：增加；或贪得。　生：生命。也可以说是指养生之物。　祥：灾祸。参见十·16·⑤。　曰：则。　心：意志，欲念。　强：通“僵”，倒仆，指病重。用马叙伦说。或说强指逞强。《老子》五十五章的大意是说得道之人如同无知无欲的婴儿一样，保持着天然的旺盛精气和淳厚的中和之气，因此有无限的生命力；人如果贪求物欲或思虑过度便会伤害精气、和气，导致生命衰老以至早亡。本书引老子语意在说明人不可有贪欲，但也不能人为压制正常的欲望，两者都有害于保持天然的精和之气；只有听任自然，保持精和之气才能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光：指潜在于心中的智慧之光。　明：即察微的能力，所谓“见小曰明”。

【译文】

中山公子魏牟请教术士詹何说：“我身处江海过着隐居避世的生活，但是心中又老惦记着朝廷和君王，我该怎样解决这种矛盾呢？”詹何说：“珍惜生命吧。能够珍惜生命就能轻视利禄。”中山公

子魏牟又说："我虽然知道应该重生轻利的道理，只是还做不到战胜名利的欲念。"詹何说："不能控制住欲念，那么就放纵它，听其自然。放纵以后，你的精神就获得解放没有抱怨了！既不能战胜欲念又要勉强压抑不愿放松，这就叫双重伤害；受这种矛盾心理双重伤害的人，归在短命一类啊！"所以《老子》说："保持旺盛的精气和淳厚的中和之气，这是常规，懂得这种常规就是明察；贪图物欲总想长生不老就会有灾殃，意志和欲念驱使着精气就会病倒。"因此"开启你内心的智慧之光，返归到明察精微的境界中去"，这样便不会遭殃。

【原文】

17 楚庄王问詹何曰①："治国奈何？"对曰："何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②。"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庙社稷③，愿学所以守之。"詹何对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任于身④，不敢对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⑤。"

【注释】

①楚庄王：陈奇猷认为应作楚顷襄王。本节出自《吕氏春秋·执一》，又见《列子·说符》。

②"何明"二句：刘文典本以"何"为疑问代词，以这两句为反问句。《吕氏春秋》这两句作"何闻为身，不闻为国"，以"何"为詹何自称。《列子》也作""臣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也。"刘本不可从。

③立：《列子》作"奉"。杨树达认为立通"莅"，临。"莅宗庙社稷"即登临君位掌握国政。

④任：王念孙认为应作"在"。吕书此句作"为国之本在于为(治)身"。《列

子·说符》也作“故本在身”。

⑤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五十四章。

【译文】

楚庄王问詹何说：“治理国家靠什么？”詹何回答道：“我詹何只明白怎样修养自身的德行，不明白怎样治理国家。”楚王又说：“我现在能够登临君位执掌楚国国政，希望学习守天下的方法。”詹何回答说：“我没听说过自身修养好了而国家却乱糟糟的，也没听说过自身昏乱而国家却治理得好好的。所以治国之本在于治身，我不敢拿枝节问题来回答君王。”楚王说：“好。”所以《老子》说：“修养好自身，他的‘德’才会真纯。”

【原文】

18 桓公读书于堂，轮人斫轮于堂下，释其椎凿而问桓公曰：“君之所读者何书也？”桓公曰：“圣人之书。”轮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轮扁曰：“是直圣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①：“寡人读书，工人焉得而讥之哉！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然，有说。臣试以臣之斫轮语之：大疾②，则苦而不入③；大徐，则甘而不固④。不甘不苦，应于手，厌于心⑤，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为轮。今圣人之所言者，亦以怀其实⑥，穷而死，独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⑦。”

【注释】

①悖然：忿怒的样子。悖通“怫”(fú 扶)。《说文·色部》作“艴”，释为“怒色”。悖、怫上古同音，都是“并”母“物”韵。

②大：通“太”。　疾：急，紧。指做活时性急图快。

③苦：粗糙。榫头粗大、榫眼窄小之类。

④徐：缓慢，太小心过细。　甘：光滑好看。

⑤厌：满。本节出自《庄子·天道》。庄子文此处作“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而有数存乎其间”。

⑥以：通“已”，已经。　实：指圣人学说中不能言传的实质性的东西，与糟粕相对。

⑦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一章，老子的话就是本节的主旨。认为高明的东西不可言传，有正确的一面，也有说得绝对的一面，任何高明的技艺、学问、道理仅靠言教耳听是学不到手的，必须通过长期的艰苦实践才能达到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自由境界；但如果由此就认为神秘得不可知，根本学不到手则是错误的。

【译文】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有位叫做扁的车轮匠在堂下做车轮，轮扁放下手中的锤子、凿子问齐桓公：“君王正在读着的是什么书？”桓公说：“是圣人的书。”轮扁说：“这位圣人还活着吗？”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说：“这书里只有圣人的糟粕罢了！”桓公一下变了脸色，怒气冲冲地说道：“我读圣人之书，你这工匠凭什么讥笑我呀！你说得清楚就算了，说不清楚便处死。”轮扁说：“是的，我说得出道理来。我试试拿我做车轮的体会来说说其中的道理：如果太急躁，榫头、榫眼做得很粗糙，就会滞涩安不进去；如果太过细，榫头砍小了，榫眼挖大了，就会松松垮垮安不牢固。不松不紧，得心应手，达到最妙的程度，这种手艺我没法教给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子也没法从我这儿学到手。因此我已年逾古稀，老迈无力了还得做车轮。圣人所说的话中如果也包含着高妙的道理，因为不能言传，必定随着

圣人走完人生的旅程被圣人带到另一个世界中去，只有其中的糟粕还在罢了！”所以《老子》说：“可以言传的道，不是永恒的道；可以称呼的名，不是永恒的名。”

【原文】

19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①，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夫爵赏赐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怨也，臣请当之。”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皆知杀戮之专，制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专其政②。故《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③。”

【注释】

①司城：官名。春秋时宋国因避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为司城。　子罕：这里指战国时宋国的司城皇喜，字子罕，他逐宋君而篡位。另春秋时宋国贤臣不喜也字子罕，官司城，即传说不受宝的子罕。本节出自《韩非子·二柄》和《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又见《说苑·君道》和《韩诗外传·卷七》。

②却：王念孙认为当为“劫”。《韩非子·二柄》作“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于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作“子罕杀宋君而夺其政。”

③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三十六章。　国之利器：《韩非子·喻老》：“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制君。”利器当泛指君权及君王治国的策略。　示：给（人）看，让（人）知道。

【译文】

从前，司城子罕辅佐宋国国政，对宋君说：“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治理好坏，取决于君王施行赏罚。那爵禄赏赐，是人民喜爱的，君王您亲自执掌；杀戮刑罚，是人民怨恨的，我来承担吧。”宋君说：“好！我受百姓的赞美，你受百姓的怨恨，我知道这么一来自己就不会被诸侯们嘲笑了。”宋国人都知道杀戮大权，全控制在子罕手中，众大臣都亲附子罕，老百姓都畏惧子罕。时间不满一年，子罕就劫持宋君而篡夺了宋国的政权。所以《老子》说：“鱼儿不能离开深渊，君王治国的策略不能随便让别人知道。”

【原文】

20 王寿负书而行[①]，见徐冯于周[②]。徐冯曰：“事者应变而动，变生于时。故知时者无常行。书者言之所出也，言出于知者，知者藏书[③]。”于是王寿乃焚书而舞之[④]。故《老子》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⑤]。”

【注释】

①王寿：原注作“古好书之人。”

②徐冯：原注作“周之隐者也。”本节出自《韩非子·喻老》，《喻老》的写法和本篇相似。韩文此句作“见徐冯于周途。”

③知者藏书：韩书作“知者不藏书。”当从韩书补“不”字。

④焚书：韩书作“焚其书”。原注作“自喜焚其书，故舞之也。”

⑤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五章。 中：通“盅”，空虚。

【译文】

王寿背着书在外面行走，在周国的大路上遇见隐士徐冯。徐冯

说："人的行为应当适应变化而变动，变化产生于时世。所以识时务的人没有固定的行为。书，是人的言论的记载，言论出自智慧的人，而智慧的人是不藏书的。"王寿听了徐冯的开导把自己背的书全烧了，随后轻快得手舞足蹈起来。所以《老子》说："议论太多，术数就会穷尽，不如保持虚静。"

【原文】

21 令尹子佩请饮庄王①，庄王许诺②。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③，曰："昔者君王许之，今不果往④，意者臣有罪乎？"庄王曰："吾闻子具于强台。强台者，南望料山⑤，以临方皇⑥，左江而右淮，其乐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当此乐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⑦。"

【注释】

①子佩：原注作"楚庄王之相。"楚国国相称"令尹"。　请饮：原注作"请置酒也。"

②庄王许诺：王念孙、刘文典认为这一句下应补"子瑕具于京台，庄王不往"。依据是《昭明文选·应休琏与满公琰书》李善注引本书此处有以上两句。子瑕即子佩。京台即强台。

③疏：王念孙认为应作"跣"，原注释"疏"为"徒跣"，正是"跣"的解释，指赤脚。疏字从"𤴓"，即"疋"。疏通"疋"(shū 疏)"。《说文通训定声》："疏，假借(通假)为疋。"《说文·疋部》："疋，足也。"古人坐在席上，入坐前脱掉鞋子，所以说"疏"。则疏本有赤脚之义。　揖：拱手礼。

④果：诚。说话算数叫果，叫诚。

⑤料山：山名。又作"猎山"。

⑥以:而。　方皇:水名。

⑦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三章。有的传本“使心不乱”作“使民不乱”,心当指民心。　可:王引之《经传释词》:“可,犹所也。”　见:现。《老子》三章旨意是要君王常使民无知无欲,行无为之治。本书引老子语侧重说明君王要重修善德而去贪欲。

【译文】

楚国的令尹子佩请示庄王设酒宴,庄王答应了。子佩于是在强台备办了酒宴,但庄王不肯前往。子佩赤着脚拱手站在殿下,问庄王:“先前君王答应设酒宴,现在又不肯前往,我猜想是我有什么过错吧?”庄王说:“我听说你把酒宴设在强台。那强台,南望料山,临着方皇泽,左边是长江,右边是淮水,那里的美景可以令人快乐得忘掉死的悲哀。像我这种少德的人,没资格享受这样的快乐啊。我担心去了以后留连忘返。”所以《老子》说:“不要显露出足以引起欲望的东西,别让思想给搅乱。”

【原文】

22 晋公子重耳出亡,过曹,无礼焉[①]。厘负羁之妻谓厘负羁曰:“君无礼于晋公子,吾观其从者,皆贤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晋国[②],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厘负羁遗之壶馂而加璧焉[③]。重耳受其馂而反其璧。及其反国,起师伐曹,克之,令三军无入厘负羁之里。故《老子》曰:“‘曲则全,枉则直。[④]’”。

【注释】

①“晋公”三句：参见十八·16、十·9·⑥。

②夫子：指重耳。

③遗（wèi 魏）：赠。　馂（jùn 俊）：同“飧”，古时吃过干饭之后加添的水饭。《礼记·内则》：“子妇佐馂……旨甘柔滑，孺子馂。”相当于今天煮得很烂的稀粥。重耳流亡途中饥饿，宜吃稀粥。参见十·9·⑥“飧”字注。

④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二十二章。这两句下面还有“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老子引用的古语（二十二章末说“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

【译文】

晋公子重耳在国外流亡，经过曹国，曹共公对他很不礼貌。曹臣厘负羁的妻子对厘负羁说：“咱们国君对公子重耳不礼貌，我看出跟随重耳的几位都是贤人，假若由他们帮助公子回到晋国执掌国政，必定要讨伐我曹国。你何不乘现在给他们一些好处呢？”厘负羁按妻子的话赠给重耳一行一壶糜粥，还加上璧玉。重耳接受了糜粥退还了璧玉。等到重耳返回晋国登上君位以后，便发兵讨伐曹国，攻克了曹国以后，重耳下令三军，不许侵扰厘负羁所住的里巷。所以《老子》说：“受得住委屈才能保全自己，经得起冤枉，事理才能伸直。”

【原文】

23 越王勾践与吴战而不胜，国破身亡①，困于会稽②。忿心张胆③，气如涌泉，选练甲卒，赴火若灭④。然而请身为臣，妻为妾，亲执戈为吴兵先马走⑤，果擒之于干遂。故《老子》曰：“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

行[6]。"越王亲之[7]，故霸中国。

【注释】

①国破身亡：意思偏在"国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战于夫椒，勾践大败，退守会稽，只是国破，并未身亡。

②会稽：越国都城，今浙江绍兴。这里指会稽山。

③忿心：心中忿激。　张胆：形容很勇敢。

④若灭：好像没有火一样。以上"忿心张胆"到"若灭"是写勾践被吴军围困在会稽山时，准备与吴军决一死战。后经大夫文种劝说，改用委曲求全之计，向吴国求和，吴王允许越国作吴国的属国。下文即写勾践委曲求全的作法，所以用"然而"转承。吴越争战事见《国语·越语》。

⑤吴兵：王念孙认为应为"吴王"。　先马走：《国语·越语》作"前马"。先马、前马即"马前卒"，即在马前开路的人。　走：仆人。有人认为是衍文。

⑥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七十八章。　莫之能行：莫能行之。

⑦亲：亲身实行。

【译文】

越王勾践与吴国交战失败，国土沦丧，被围困在会稽。勾践心中忿怒，胆量很大，怒气像泉水涌流，选练士卒，决心赴汤蹈火，决一死战。但是经大夫文种劝说，以屈辱的条件和吴国达成和议，勾践愿意亲自作吴王的臣仆，让妻子作吴王的妾，亲自拿着戈为吴王牵马开路，经过十年卧薪尝胆，终于在干遂打败并消灭了吴国。所以《老子》说："柔可以胜刚，弱可以胜强，天下人没有谁不懂得这个道理，但是没有谁能够实行。"越王勾践能亲自实践以柔弱胜刚强的策略，所以他终于称霸中原地区。

【原文】

24 赵简子死，未葬，中牟入齐[①]。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围之[②]，未合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击金而退之[③]。军吏谏曰："君诛中牟之罪，而城自坏，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闻之叔向曰[④]：'君子不乘人于利[⑤]，不迫人于险。'使之治城，城治而后攻之。"中牟闻其义，乃请降。故《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⑥]。"

【注释】

①中牟：地名。战国时赵献侯元年从耿城（今山西河津西）迁都到中牟，故址在今河南南乐、河北大名、山东聊城之间，当时的黄河东岸。　入齐：指中牟守将乘赵简子死去机会投靠齐国。

②"襄子"句：王念孙认为"围"字应移到下句"未合"之前。《韩诗外传》述此事作"襄子兴师而攻之，围未匝而城自坏者十丈"。《新序·杂事》述此事作"襄子率师伐之，围未合而城自坏者十堵"。

③金：钲（zhēng 争），古代的一种铜质打击乐器，作战时击钲表示收兵。退之：让部队撤退，退兵。

④叔向：春秋时晋国大夫。

⑤乘：欺凌，欺压。《国语·周语中》："乘人不义。"韦昭注："乘，陵也。"《汉书·礼乐志》："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颜师古注："乘，陵也。"又有进攻义。《吴子·应变》："若我众彼寡，分而乘之。"《史记·高祖本纪》："楚兵不利，淮阴侯（韩信）复乘之，大败垓下。"张守节正义："乘，进也。"又有战胜、胜过义。《广韵·蒸韵》："乘，胜也。"《书·西伯戡黎》："周人乘黎。"孔融传："乘，胜也。"以上三义从乘的"凌驾"义引申而来，都适用于此处。　利：有利的地位、形势，和下一句的"险"相对。利指己方所处形势，险指对方所处形势。叔向的话用于战争，如果是作为策略，是可取的；如果是用作战略指导思想，则是迂腐之见。赵襄子这次发兵主要是平定叛乱，可能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借天赐良机来感化叛者。如果逼之太急，效果可能相反。

⑥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二十二章。这一章的旨意是主张委曲以求全，

处强而示弱，以柔来克刚。作为斗争策略，可取；作为处世哲学，一味忍让是消极的，不可取。

【译文】

赵简子刚死，还没有下葬，中牟守将便叛变投靠齐国。赵襄子安葬父亲简子五天以后，发兵讨伐中牟城，包围还没有合拢，中牟城墙突然倒塌了十丈，襄子下令鸣金退兵。军吏劝谏说："君王讨伐中牟叛变的罪人，城墙自己倒塌了，这是天老爷帮助我们，为什么反而撤退离开呢？"襄子解释说："我听叔向说过这样的话：'君子不在自己处在有利形势时去欺凌别人，不在别人处在险境时去逼迫他走绝路。'让他们把城墙修好，修好城墙以后再进攻。"中牟将士听说襄子这样讲道义，于是要求投降。所以《老子》说："正因为不跟别人争夺，所以天下没有人能争得过。"

【原文】

25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对曰："良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马者，若灭若失，若亡其一①。若此马者，绝尘弭辙②。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马。臣有所与供儋缠采薪者九方堙③，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之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马矣，在于沙丘④。"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牡而黄。"使人往取之，牝而骊⑤。穆公不说，召伯乐而问之曰："败矣，子之所使求者⑥！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⑦！"伯乐喟然大息曰⑧："一至此乎⑨？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⑩。若堙

之所观者，天机也[11]。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内而忘其外[12]，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13]。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贵乎马者。”马至，而果千里之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14]。”

【注释】

①“良马”五句：良马：观下文，当指普通的好马，优于“驽马”。　形容筋骨：外貌体格，与“神”相对。　天下之马：指超凡的千里马。《庄子·养生主》将厨师分成“族庖”、“良庖”和以神运刀的“庖丁”（即神庖）三类，和这里对马的分类近似。　若灭若失：隐隐约约。　若亡其一：一指形体。若灭、若亡二句指相马不拘于外形而察其“神韵”。身与形相互为“偶”，亡其一即注意神而亡掉形。下文九方堙牝骊误为牡黄即指“亡其一”而专注其神。

②绝尘：等于说绝世，世上无可相比的。原注说“不及”，含“望尘莫及”的意思。　弭辙：灭迹。指马行飞速，无足迹可见。所以原注说“引迹疾也”。

③供：王念孙认为当作“共”。　儋：通“担”，挑。　缠：原注解释为“索”。王念孙认为字应作“纆（mò墨）”，《说文》作“纆”，训为索。《玉篇·纟部》：“纆，索也。”而缠的常义是缠绕，捆束。王氏把“担”和“纆”都看成名词（扁担、锹担和绳索）。其实这里可以看成动词，“担、缠、采”共一个宾语“薪”，指挑柴、捆柴、砍柴，泛指打柴。　九方堙：人名。姓九方。又作九方皋。古代善相马者。

④沙丘：地名。在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相传纣王在此筑台，畜养禽兽。秦始皇病死于此。

⑤骊（lí离）：纯黑色的马。

⑥“子之”句：王念孙认为“求”下应补“马”字。

⑦“毛物”二句：物：颜色。　牝：母的。　牡：公的。　又何马之能知：即“又能知何马”的倒装句。

⑧大：通“太”。

⑨一：乃；竟然。王引之《经传释词》：“一，犹乃也。”《吕氏春秋·知士》：“静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高诱注：“一，犹乃也。”

⑩千万臣：千万于臣，超出我千万倍。　无数：没法估度。

⑪天机：天赋的灵性。

⑫在：察。“在内”等于说深入到里面去了。内指精神，外指形体。

⑬“见其”二句：所见、所视：想要看到的，指精神。 所不见、所不视：不必留心的，指外形。

⑭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诎（同“屈”），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竭尽）。”

本节又见于《列子·说符》。

【译文】

秦穆公对伯乐说：“你年纪很大了。你同族的子弟中有可以派他们相马的人吗？”伯乐回答说：“一般的好马，可以凭外貌骨架来识别它。若是识别天下难得的千里马，就得注意它身上若隐若现的神韵，甚至抛开它的形体不顾。像这种马，超凡绝世，奔驰如飞，不留足迹。我的孩子们，都是下等材料，可以告诉他们那种外形的马是一般好马，但不能传授他们相千里马的本领。我有一位一起打过柴的朋友九方堙，这人在相马本领方面，不在我之下。让我引见给君王吧。”穆公接见了九方堙，派他出外选取千里马。三个月以后九方堙回来禀报说：“我已经相中了一匹千里马，在沙丘。”穆公问：“是怎样的马呢？”九方堙说：“雄的，黄色。”穆公派人前往沙丘提取，却是匹纯黑的雌马。穆公很不高兴，叫来伯乐责备说：“败兴得很！你引见的那个求马人！连毛色、雌雄都分不清楚，又能识别什么千里马！”伯乐听了深深叹了一口气，说：“竟然到了这样神妙的地步么？这正说明他为什么本领高出我千万倍，神妙得无法估量啊。像九方堙观察到的，是马的天赋灵性。他正是看到了马的精华而忘掉了粗糙的东西，考察到马的内在素质而忘掉了马的外形特征，他看的是应该看的，而不去管不必看的。像他这种相马的经验，比千里马还贵重呢。”马赶回以后，果然是匹千里马。所以《老子》说：“最直的好像是弯的，最灵巧的好像是笨拙的。”

【原文】

26 吴起为楚令尹[①]，适魏，问屈宜若曰[②]：“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之为人也[③]。”屈子曰：“将奈何？”吴起曰：“将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④]，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⑤]，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⑥]。”屈子曰：“宜若闻之，昔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将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是变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闻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⑦]，逆之至也。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⑧]。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⑨]。宜若闻之，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惑吾王之数逆天道[⑩]，戾人理，至今无祸，差须夫子也[⑪]！”吴起惕然曰[⑫]：“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⑬]，不可更也。子不若敦爱而笃行之。”《老子》曰[⑭]：“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注释】

①吴起：战国中期法家、兵家。初任鲁将。入魏为西河郡守。后入楚为楚悼王令尹。参见十·16·③。

②屈宜若：楚国大夫，后流亡到魏国。若或作“臼”、“咎”。

③人：王念孙认为是“之”字之误。“为之”指为政，治理政事。

④衰：削减。　平：抑制使降低。　制禄：法定俸禄。

⑤损：减少。　绥：安抚。指接济。

⑥时：以时。依时势。名词修饰动词。王念孙认为时字上应补“以”字，他不明白名词作状语本身含有“以”的意思。

⑦始：俞樾认为应作“治”。　本：应作“弃”。上文“人之所本”的“本”同此。

⑧得志：指吴起任鲁将时，伐齐获胜。

⑨得志：指吴起任魏将时，守西河，秦不敢犯魏境。

⑩数：多次。

⑪差须夫子也：当作“差！须夫子也。”差同“嗟”，叹词。《说苑·指武篇》记此事作“嘻！且待夫子也”。 须：等着。这句是警告吴起。

⑫惕然：惊惧的样子。

⑬成形之徒：已经定形的道路。 徒：通“途”。屈宜若的意思是说要从根本上改好兵为好仁，否则祸难免。

⑭《老子》曰：依本篇常例前面应有“故”字。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四章和五十六章。 和：合。

【译文】

吴起任楚国令尹，一次到魏国去，对流亡在魏国的楚国大夫屈宜咎说：“君王不知道我吴起不贤能，任用我作楚国令尹。先生试试观察我吴起如何治理楚国。”屈宜咎问：“你打算怎样做？”吴起说：“我准备削减楚国贵族的爵位，平抑法定的俸禄，将过高的降下来；减少富豪的财富，接济安抚贫穷的百姓；精心训练军队，等待时机和各国争利。”屈宜咎说：“我屈宜咎听说，从前善于治国的人，不改变旧的制度和常规。现在你准备削减楚国的爵位，平抑法定的俸禄，减少富人的财富去接济贫苦人，这是改变旧的制度和常规，实行这些变革不利。我又听说：‘容易被激怒，是背离天德；兵器，是杀人的器具；争斗，是人们厌弃的。’现在你暗中谋划背离天德的事，好用兵器，挑起人们厌弃的争斗，这是倒行逆施到顶了。再说你先前任鲁国将领，不应该动用鲁军打齐国的主意，而你打败齐军满足了你的意愿。接着你任魏国西河郡守，统率魏兵，本不该战胜秦国，而你使秦国不敢东犯魏界，又实现了自己的意愿。我听说，不祸害别人，就不能给自己招祸。我早就怀疑我们楚王多次违背天道，背离事理，怎么至今没遭灾祸，唉！那灾祸正等着你呢！”吴起警觉地问道：“还可以改变吗？”屈宜咎说：“已经形成的局面不能改变了。

你不如实心实意地做些忠厚仁爱的事，或许可以避开灾祸。”所以《老子》说：“挫掉自己的锐气，排除自己的纷扰；掩盖自己的光辉，混同在世俗之中。”

【原文】

27 晋伐楚，三舍不止[①]。大夫请击之，庄王曰：“先君之时[②]，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孤之过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时，晋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晋伐楚，此臣之罪也。请三击之[③]。”王俯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为在己，且轻下其臣[④]，不可伐也。”夜还师而归。《老子》曰[⑤]：“能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注释】

①舍：古时行军三十里为一舍。

②先君：去世的君王，庄王之父。楚庄王的父亲是楚穆王商臣，祖父是楚成王。

③三：刘文典说宋本作“王”。或认为三字是衍文，杨树达说《新序》述此事无“三”字。本节所记事又见《新序·杂事篇》。

④轻：有人认为是“君”字之误。或理解成（君）轻（己）而下其臣。上文庄王拜群大夫即“轻己”的行动。“轻下”义同。

⑤《老子》曰：依文例前应加“故”字，本书特爱滥用“故”字。而这儿该用又不用，疑有脱漏。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七十八章。引文的下两句是：“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译文】

晋国攻打楚国，推进九十里地还不停止。楚国的大夫们请求楚庄王还击。庄王说："先王在世时，晋国不敢攻打楚国，到了我头上晋国不断进攻楚国，这是我的过错啊。怎么好连累诸位大夫受辱呢？"众大夫都说："早一辈的大臣在世时，晋国不敢进攻楚国，现在到了我们身上，晋国不断攻打楚国，这是我们群臣的罪过啊。请君王还击晋军吧。"庄王难过得低下头，眼泪打湿了衣襟，起身向众大夫行跪拜礼。晋国人听到这件事以后，议论说："楚国君臣争着说过失在自己身上，而且楚王还降低自己的身份那样谦恭地对待群臣，咱们不能再打下去了。"晋军连夜回师退回国内。所以《老子》说："能够承担国家的耻辱，这才叫社稷的主宰。"

【原文】

28 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①，公惧，召子韦而问焉②，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祸且当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以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谁为君乎③？宁独死耳！"子韦曰："可移于岁。"公曰："岁，民之命。岁饥，民必死矣。为人君而欲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尽矣，子韦无复言矣④！"子韦还走，北面再拜曰："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⑤。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赏君⑥，今夕星必徙三舍⑦，君延年二十一岁。"公曰："子奚以知之？"对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赏。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⑧，三七二

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岁。臣请伏于陛下以伺之⑨。星不徙，臣请死之⑩。”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⑪。”

【注释】

①荧惑：火星。　心：心宿。详见三·4·③、7和三·32。本节出自《吕氏春秋·制乐》。

②子韦：司星官。主管天文。

③谁为君：为谁君。

④韦：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⑤“天之”句：是说上天能尽知人间事而公正。

⑥有：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⑦舍：星次，星宿运行所到之处。日月五星每行二十八宿中的一宿为一舍。参见六·2·⑩。　徙三舍：运行二十八宿中的三宿，这样灾星荧惑便离开宋所分野的“心、氐、房”三宿，转移到其他星宿部位去了。

⑧七里：王念孙认为应为“七星”。这里的“星”当指各宿中所包含的星官（星座），心、氐、房三宿正好含二十一星座，可见星九十颗，古代星官的观察是很准确的。

⑨陛下：这里用的是本义，指宫殿的台阶之下。　伺：守候。

⑩死之：为君王而死。

⑪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七十八章。本节写宋景公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殃及臣民，这种精神当然是可贵的，但认为他的精诚能感动上天，则纯属迷信说法。

【译文】

宋景公的时候，荧惑星走到了分野宋国的心宿部位，景公很害怕，叫来太史子韦问他说：“荧惑在心宿，这是怎么回事？”子韦说：“荧惑，是管上天惩罚的，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将要落到君王身上。虽然这样，但是可以把灾祸转嫁到宰相头上。”宋景公说：“宰

相是靠他来治理国家的，把死转嫁到他身上，不吉利。”子韦说：“可以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景公说：“老百姓都死了，我给谁做君王呢？我情愿自己一个人死！”子韦又说：“可以转嫁到年成上。”景公说：“收成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年成不好闹饥荒，老百姓必定没活路了。作人君的却让自己的百姓死去来让自己活命，还有谁要我作君王呢？可见我的性命已注定要完结了，你不必再说转嫁灾祸的话了！”子韦听到这里，起身转了个圈，然后面向北向景公行了再拜大礼，说：“我斗胆恭贺君王！苍天在高处能听到人间的一切。君王刚才讲了做人君的应该如何对待臣民的三句话，上苍一定给君王以与“三”有关的赏赐，今天晚上荧惑星一定会走出心、氐、房三宿，君王要延长寿命二十一年。”景公说：“你凭什么知道这些的？”子韦回答说：“君王讲了三句怎样做人君的话，所以上天有‘三’赏。荧惑星必定运行心、氐、房三宿转到别的星宿去，每经这三宿中的一宿，要走过七个星座，三七二十一，所以君王随着延长二十一年寿命。我愿爬在陛阶下面等候着，如果荧惑星呆在心宿或氐、房二宿不离开，我甘愿替君王受灾死去。”景公说：“行。”这天晚上，荧惑星果然移动了三宿。所以《老子》说：“能够承担国家的不祥，这样的人能成为天下的君王。”

【原文】

29 昔者，公孙龙在赵之时[1]，谓弟子曰：“人而无能者，龙不能与游。”有客衣褐带索而见曰：“臣能呼。”公孙龙顾谓弟子曰：“门下故有能呼者乎？”对曰：“无有。”公孙龙曰：“与之弟子之籍。”后数日，往说燕王，至于河上，而航在一汜[2]，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来。故曰圣人之处世[3]，

不逆有伎能之士[4]。故《老子》曰："人无弃人，物无弃物，是谓袭明[5]。"

【注释】

①公孙龙：见十一・17・④。

②航：船。　氾：水边。

③曰：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④逆：拒绝。　伎：技的古字。　士：古代称在"六艺"中有一技之长的人为"士"。

⑤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二十七章。有的传本作"是以圣人恒善救人，而无弃人；恒善救物，而无弃物。是谓袭明。"　袭：覆盖，掩藏，不外露。

【译文】

从前，公孙龙在赵国的时候，对弟子们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技能，我公孙龙不能同他交往。"有位客人穿着粗布短衣，系着粗麻绳腰带来见公孙龙，说："我会大声呼喊。"公孙龙对弟子们说："我门下有会大声呼喊的学生吗？"弟子们回答说："没有。"公孙龙说："那么把这位客人列入学藉。"几天以后，公孙龙带着弟子前去游说燕王，到了黄河南岸，可渡船停在河对岸，便叫那位会呼喊的新弟子呼喊摆渡的艄公，此人只喊了一声，渡船就摇过来了。因此圣人处世，不拒绝有一技之长的士人。所以《老子》说："人没有可以废弃的，物没有可以废弃的，能够这样处事待人，叫做'内明'。"

【原文】

30 子发攻蔡[1]，逾之[2]。宣王郊迎，列田百顷而封之执圭[3]。子发辞不受，曰："治国立政，诸侯入宾，此君之德也；

发号施令，师未合而敌遁，此将军之威也；兵陈战而胜敌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劳而取其爵禄者，非仁义之道也。”故辞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4]。”

【注释】

①子发：战国楚宣王、威王时将领。他的事本书多次提到，如本卷第38节，十八·23、十八·26、十九·9。

②蔡：下蔡，在今安徽凤台。攻蔡事有误。

②逾：越，胜。

③列：分割。这个意义后用“裂”。列土指封给功臣土地。 执圭：楚国的最高爵位，又称“上执圭”。

④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二章。

【译文】

楚将子发率兵攻打下蔡，胜利而归。楚宣王亲自到郊外迎接他，封给他良田百顷，又封给上执圭的爵位。子发谢绝不接受，说：“治理好楚国的国政，使诸侯各国都来楚国朝拜，这是君王的德行所致；发号施令，部队还没有和敌军交锋敌人便溃逃了，这是将军的威风所致；部队上阵作战打败敌军，这是靠老百姓的力量。利用人民的功劳而取得爵禄，不是仁义之道。”因此子发拒绝受封赏。所以《老子》说：“功业成就但不居功。正因为不居功，所以功绩永存。”

【原文】

31 晋文公伐原[1]，与大夫期三日[2]，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军吏曰：“原不过一二日将降矣。”君曰：“吾不

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与大夫期。尽而不罢，失信得原，吾弗为也。”原人闻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闻[3]，亦请降。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4]。”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5]。”

【注释】

①原：原为周邑。在今河南济源县北。晋文公帮助周王室平定了王子带叛乱，周襄王把原、温等四邑赐给文公，原人、温人不服，所以文公发兵讨伐。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②期：约定。

③温：今河南温县，紧邻晋国。

④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二十一章。　窈：深远。　冥：暗昧不明。　精：精气。　信：诚而不欺，说话算数。

⑤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六十二章。　市：求，博取。　加：超越。

【译文】

晋文公讨伐原邑，和大夫们约定三天攻下原邑。打了三天，原人不投降，文公依约下令撤兵离去。军吏说：“再有一两天原人就会投降了。”文公说：“我当初不知道原邑不可能三天攻下，但是我已经和大夫们约定用三天拿下。现在三天过去了，如果不撤兵休战，失信而夺得原邑，我不能这样干。”原人听说以后，说：“有这样讲信用的君王，能不投降吗？”于是投降。温邑人听说原人投降了，也要求投降。所以《老子》说：“深远幽冥的道啊，其中有精气。那精气非常真纯，真纯中含着诚信。”所以“美妙的言辞可以博得尊敬，美好的行为可以使你作人上之人。”

【原文】

32 公仪休相鲁[①]，而嗜鱼。一国献鱼，公仪子弗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鱼，故弗受。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毋受鱼而不免于相，则能长自给鱼。"此明于为人为己者也。故《老子》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②]。"一曰："知足不辱[③]。"

【注释】

①公仪休：鲁国的博士。本则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又见《韩诗外传》、《吕氏春秋·节士篇》。

②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七章。 后：放在后头。 先：处在前头。 外：置之度外。老子这些话颇有点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意思。不过他所说的"私"不完全等于今天说的"自私自利"，而且"外其身而身存"也是蛮有哲理的，不必斥之为"用'无私'作幌子，以达到个人极端自私的目的。"

③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四十四章。

【译文】

公仪休担任鲁国国相，非常喜欢吃鱼。全鲁国的人都向他献鱼，公仪休一概谢绝。他的弟子劝谏说："夫子爱吃鱼，又不接受国人献的鱼，为什么呢？"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不接受献的鱼。如果因为接受国人献的鱼面被君王免去相位，虽然爱吃鱼，但没法再得到官府供给的鱼；不接受人们献的鱼保住相位，便能长久吃到公家配给的鱼了。"这位公仪休算得上懂得为人又为己的人。所以《老子》说："把自己摆到后头，反而能占先；把生命置之度外，反而能保住性命。这不正是因为无私心吗？所以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又说："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到侮辱。"

【原文】

33 狐丘丈人谓孙叔敖曰[①]："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曰："何谓也？"对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处之。"孙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②]。"

【注释】

①狐丘丈人：狐丘是地名，丈人指年长者。原注作"老而杖于人者。" 孙叔敖：本书多次写到这位楚庄王的贤令尹。参见九・4・⑥、十八・2。本则又见《荀子・尧问》等书。

②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三十九章。

【译文】

狐丘的一位老人对孙叔敖说："人有三种招怨恨的东西，您知道吗？"孙叔敖说："此话怎讲？"老人回答道："爵位高了，士人便会妒忌；官做大了，君王便会嫌恶；俸禄丰厚了，埋怨便找上门来。"孙叔敖说："我爵位越高，我的神气越卑恭；我的官越大，我的欲望越小；我的俸禄越丰厚，我布施越广泛。我用这种办法来避免三方面的怨恨，行吗？"所以《老子》说："尊贵一定以卑贱为根本，高大一定以低矮为基础。"

【原文】

34 大司马捶钩者，年八十矣[①]，而不失钩芒。大司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钩，

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②]。”是以用之者必假于弗用也[③]，而以长得其用，而况持无不用者乎[④]，物孰不济焉[⑤]！故《老子》曰：“从事于道者同于道[⑥]。”

【注释】

①大司马：官名。本则出自《庄子·知北游》。庄文此句作“大马之捶钩者”。 捶：打锻。 钩：兵器名。《汉书·韩延寿传》：“铸作刀剑钩镡。”颜师古注：“钩亦兵器也，似剑而曲，所以钩杀人也。”古有“吴钩”之说。

②“于物”二句：是说一心一意，集中精力在锻钩上，别的事全不放在心里。

③用之者：用在锻钩上的精力。 不用者：指不过问其他的事省出的精力。 假：借助。

④无不用者：无处不能用的，指万能的道。

⑤济：助。 焉：于之。 济焉：从道那儿得到帮助。捶钩人的经验主要是说做事要集中精力，全神贯注。作者进而推论“道”可以无为而无不为。

⑥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二十五章。引语后还有“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 从事：等于说信奉，归依。 同：合，合而为一体。

【译文】

楚国的大司马有位锻造钩的工匠，已经八十岁了，可是锻造的钩仍然锋芒锐利。大司马问他：“你是手艺好呢？还是有别的道术呢？”老工匠说：“我是坚守着一种精神的。我从二十岁起就开始爱好锻钩，对别的事物全都不放在眼里，除了钩我什么都不留心在意。”所以这位工匠是把不用于别的事情上的精力全都用到锻钩上面，这样便能精力长久管用，何况把握了无论什么都管用的道呢，什么事物不能从道那里得到帮助呀！所以《老子》说：“紧紧追随道的人就能和道合为一体。”

【原文】

35 文王砥德修政[①]，三年而天下二垂归之[②]。纣闻而患之曰："余夙兴夜寐，与之竞行，则苦心劳形；纵而置之，恐伐余一人[③]。"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义而善谋[④]，太子发勇敢而不疑[⑤]，中子旦恭俭而知时。若与之从[⑥]，则不堪其殃；纵而赦之，身必危亡。冠虽弊，必加于头[⑦]。及未成，请图之。"屈商乃拘文王于羑里[⑧]。于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驺虞、鸡斯之乘[⑨]，玄玉百工[⑩]，大贝百朋[⑪]，玄豹、黄罴、青犴、白虎文皮千合[⑫]，以献于纣，因费仲而通[⑬]。纣见而说之[⑭]，乃免其身，杀牛而赐之。文王归，乃为玉门[⑮]，筑灵台[⑯]，相女童[⑰]，击钟鼓，以待纣之失也。纣闻之曰："周伯昌攻道易行，吾无忧矣！"乃为炮烙[⑱]，剖比干，剔孕妇，杀谏者。文王乃遂其谋[⑲]。故《老子》曰："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⑳]。"

【注释】

①文王：参见十·14·⑯。　砥：磨砺，比喻磨炼。本节事参见《史记·殷本纪》、《周本纪》。

②"三年"句：原注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也。"　垂：边疆，借指疆域。字后来用"陲"。

③伐：砍杀。　余一人：古代帝王自称。

④行：俞樾认为是衍文。这一句和下二句都是写人物品行性格，不是写行为，不应独于此处用"行"字。

⑤发：周武王名。　旦：周公名。

⑥从：顺从。

⑦"冠虽"二句：比喻势在必行，不可避免。　弊：敝，破。

⑧屈商：纣王臣。　羑(yǒu 有)里：殷监狱名，在今河南汤阴。

⑨散宜生：周臣。　驺(zōu)虞：原注作"白虎黑文(花纹)而仁(仁慈)，食自死之兽(不吃活兽)，日行千里。"　鸡斯：原注作"神马也。"

⑩玄玉：黑色的玉。　工：俞樾认为是"珏"(jué 决)字之误。《说文·珏部》："珏，二玉相合为一珏。"字又作"珏"、"瑴"。《左传·庄公十八年》："皆赐玉五瑴。"《左传·襄公十八年》："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瑴。"《穆天子传》："于是载玉万瑴。"都用瑴(珏)作玉的量词。两串玉为一珏。详下条。

⑪朋：两串贝为一朋。王国维《说珏朋》："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贝玉，于玉则谓之珏，于贝则谓之朋"，"又旧说二玉为珏，五贝为朋。然以珏、朋诸字形(指甲、金文，如珏作'𦍒'，朋作'𠁁'等)观之，则一珏之玉，一朋之贝，至少当有六枚。余意古制贝玉皆五枚为一系，合二系为一珏若(或者)一朋。"

⑫犴(hān 酣)：即驼鹿，皮可制革。我国东北大兴安岭地区有出产。又叫堪达罕。　合：即"盒"。

⑬因：通过。　费仲：纣的佞臣。　通：达。

⑭说：悦。

⑮玉门：原注作"以玉饰门，为柱枢也。"

⑯灵台：周代台名。用来观天象，或游乐。

⑰相女童：挑选女孩。　相：视，选择。以上写文王故意装作沉溺享乐，以麻痹纣王，所谓处强而示弱。所以下文纣王说"周伯昌改道易行"，自以为"无忧矣。"

⑱炮烙：应为"炮格"，是一种铜架，刑具，不是烙铁。纣作炮格，由熨斗(烙铁)启发而来。

⑲遂：实现愿望。

⑳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二十八章。很多学者都认为《老子》这一章的文字多被后人窜改，参见马叙伦《老子校诂》、高亨《老子正诂》、张松如《老子校读》。诸家认为"知其荣"是秦汉人妄加的话，应依《庄子》所引作"知其白"。白：洁白。用于本节即指文王"砥德修政"的高洁行为。　辱：古有黑义，字后作"黣"，指品行污垢。用于本节即指文王假装"改道易行"，沉溺享受。　谷：山谷。《老子》中的"谷"、"溪"等字象征着卑下、谦让、宽容、柔弱、不争等意义。本节所引《老子》语译文采用校正的文字，即改"荣"为"白"。

【译文】

周文王还是殷朝诸侯的时候，心怀天下，砥砺美德，修明政事，只三年功夫，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就归附了周国。纣王知道以后，忧心忡忡地说："我如果起早贪晚地同周竞争，那就要煞费心机，劳损身体；如果放纵它置之不理，又恐怕它会杀到我头上来。"崇侯虎说："周伯姬昌仁慈仗义而且善于谋略，他的太子姬发勇敢而又果断，中子姬旦谦恭节俭而又了解时势。假如顺从他们，那就忍受不了他们的灾难；如果放纵宽容，我们必定危险灭亡。帽子再破旧，也是要戴在头上的。趁周国还没成大气候，及早设法制服它。"于是纣王让屈商把文王拘禁在羑里大牢里。周臣散宜生立即用千金寻求天下的珍奇物品，得到了驺虞、鸡斯良马、玄玉百珏、大贝百朋，玄豹、黄罴、青犴、白虎的彩色毛皮上千盒，用来献给纣王，通过佞臣费仲疏通，送到纣王手里。纣王见了很高兴，于是释放了姬昌，还杀牛赏赐他。文王回到周国，便用玉装饰屋门，修建了灵台，挑选了美貌的少女，经常在灵台奏乐玩乐，这样来等待着纣王的闪失，再相机行事。纣王知道以后说："周伯姬昌终于改弦易辙，放弃了野心，我没有忧虑了！"于是更加暴虐无道，设置炮格酷刑，挖出王子比干的心脏，挑出孕妇腹中的胎儿，杀害直言谏诤的大臣。文王终于实现了他的计划。所以《老子》说："知道应该品行高洁，但有意朝脸上抹黑，处在天下卑微的地位。"

【原文】

36 成王问政于尹佚曰①："吾何德之行②，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时③，而敬顺之④。"王曰："其度安在⑤？"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⑥。"王曰："惧哉，王人乎⑦！"尹佚

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吾畜也[8],不善则吾雠也。昔夏、商之臣反雠桀、纣而臣汤、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归神农[9],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无惧也[10]?"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11]。"

【注释】

①成王:周成王。　尹佚:西周初的史官,又作史佚。尹或史都是官名。佚是人名。古人常把职务、身份名称放在名字之前,有些职务身份名逐渐演变成姓氏。

②"吾何"句:即"吾行何德"的倒装,之字表示这种倒装,无实义。

③使之时:即"使之以时"、"以时使之",也可以说成"时使之"。王念孙认为"时上当有'以'字",实在是不明古人语言习惯。古汉中名词(特别是表示时间、地点等的)直接放在动词后头,意义上是表示动作行为的时间、处所、对象、目的或方式方法,是常例,而且一直保留在现代汉语中。如"跑月票"就是说凭月票乘车船上下班,简洁明确,谁都能解其意。这是汉语简洁凝练的特色,古今皆然。

④颠:通"慎"。

⑤在:至,达到。本篇第42节"吾犹未能之在"。原注作"吾尚未至此地。""未能之在"即"未能在之",原注似乎释"在"为"至"。王念孙认为"在"是"至"之误。待考。

⑥"如临"二句:语出《诗经·小雅·小旻》,是该诗末二句,写清醒的有远见的人惧怕祸患来临,极度小心谨慎之态。有人说《小旻》是周朝大夫刺周幽王的,本书让成王时的史官说出,是不是这两句话古已有之,未详。

⑦"惧哉"二句:即"王人乎,惧哉"的倒置,为强调谓语而采用这种句式,多用于感叹、赞叹。王人,即"君人",作君王。

⑧畜:顺民。与"雠"反义。《说文·田部》:"畜,田畜也。"本义是人饲养的禽兽,读chù(触)。引申为饲养,读xù(序)。用于人则为"养育"。由此引申出"驯服"、"顺从"义。古人看成"孝"的同义词。《广雅·释言》:"孝,畜也。"王念孙疏证:"《祭统》云:'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孝、畜古同

声，故孝训为畜，畜亦训为孝。"《书·盘庚中》："汝共作我畜民。"曾运乾注："畜，谓顺于德教也。"柳宗元《封建论》："……私其尽臣畜于我也。"封建统治者把统治人民看成畜养禽兽，欲其驯顺，故有"畜民"、"臣畜"之说，把州的长官叫做"牧"。这里"畜""雠"相对，都作名词性判断谓语，都用为名词，所以解释为"顺民"。

⑨宿沙：原注作"伏羲、神农之间，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

⑩其：表示疑问语气，无实义。

⑪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二十章。一般《老子》本都如此，只是无"也"字。独马王堆汉墓帛书本这两句作"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刘殿爵《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初探》认为"人之所畏"指君主，君主是人们畏惧的人；下一句是说君主也不可以不害怕畏惧他的臣民。讲的是君主对人民的态度。见《明报月刊》1982年9月号。帛书本的文字及刘氏解说较合本节主旨。所谓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本节正是告诫最高统治者要恭谨国政，善待臣民，否则将众叛亲离，步桀、纣、宿沙君的后尘。而通行本文字意思是"别人害怕的，不能不害怕"，语意较一般，联系本节意思，是说要接受历史教训，懂得背离民心是可怕的事，也通。老子的本意是什么，值得研究。

【译文】

周成王向太史佚请教政事说："我要具备怎样的品德，老百姓才会亲附我？"尹佚回答道："用民要合时宜，行为要恭敬谨慎。"成王说："怎样才能做到这种态度？"尹佚说："好像面临深渊，好像走在薄冰上。"成王说："做一个君王，这么可怕么？"尹佚说："天地之间，四海之内，你善待人民，他们就是你的顺民，不善待，他们就是你的仇敌。从前夏代的臣民反叛夏桀，商代的臣民反叛纣王，而夏代臣民臣服商汤王，殷代臣民臣服周武王，宿沙的人民都自动起来攻打宿沙君王而归附神农氏，这些历史事实是世人都知道的，怎么能不害怕臣民的背叛呢？"所以《老子》说："别人所畏惧的，不能不畏惧。"

【原文】

37 跖之徒问跖曰[1]："盗亦有道乎？"跖曰："奚适其无道也[2]！夫意而中藏者，圣也；入先者，勇也；出后者，义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之。"由此观之，盗贼之心必托圣人之道而后可行。故《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3]。"

【注释】

①本节出自《庄子·怯箧》，主旨即节末所引《老子》语意。"夫意"句《庄子》作"夫妄意室中之藏"，不如本书意思恰切。这里所说的"圣人"特指儒家的圣人，"道"特指儒家的仁、义、智、勇之类，是作者所否定的。《庄子》甚至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未免偏激片面，结果是导致愚民政策，毁灭人类文明。

②奚适：到哪里，何处。　适：往。

③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十九章头两句，接下去还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利：得利，动词。

【译文】

盗跖的门徒问盗跖说："盗贼也有道术么？"盗跖说："到哪里能没有道术呢？能够猜中别人家中藏着什么财物，就是圣明；带头进去，就是勇敢；最后离开，就是讲义气；分赃公平，就是仁爱；知道能不能下手，就是聪慧。这五条儒家道术不具备，而能成大盗的，天下没有。"由此看来，盗贼的歹念一定得利用圣人之道然后才能实现。所以《老子》说："禁绝圣人，抛弃智慧，人民就获利百倍。"

【原文】

38 楚将子发好求技道之士[①]，楚有善为偷者往见曰："闻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②]，愿以技赍一卒[③]。"子发闻之，衣不给带，冠不暇正，出见而礼之。左右谏曰："偷者，天下之盗也，何为之礼[④]？"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与[⑤]。"后无几何，齐兴兵伐楚，子发将师以当之，兵三却。楚贤良大夫皆尽其计而悉其诚，齐师愈强。于是市偷进请曰："臣有薄技，愿为君行之。"子发曰："诺。"不问其辞而遣之。偷则夜解齐将军之帱帐而献之[⑥]。子发因使人归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将军之帷，使归之于执事[⑦]。"明又复往取其枕[⑧]、子发又使人归之。明日又复往取其簪，子发又使归之。齐师闻之，大骇，将军与军吏谋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头[⑨]！"乃还师而去[⑩]。故曰无细而能薄[⑪]，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资也[⑫]。"

【注释】

①技道：即技艺，特长。

②偷也：王念孙认为前面应有"楚市"两字。

③赍(jī 机)：原注作"备。"具备；充当。

④为之礼：对他讲礼。

⑤与：通"预"，预先(知道)，预料。

⑥帱帐：帷帐。

⑦执事：敬称，表示不敢直指对方。

⑧又：王念孙认为当作"夕"。下文"明日又"的"又"也应作"夕"。

⑨君：王念孙认为当为"军"。音同致误。

⑩乃：或作"则"，即。

⑪曰：王念孙认为是衍文。"无细"应为"技无细"。"能薄"应作"能无薄"。

⑫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二十七章。引语前后的话是:“故善人者,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深妙的道理)。”相关的话还有“圣人恒善救人,而无弃人;恒善救物,而无弃物。” 善人:好人,完美的人,又指圣明的人。 不善人:恶人,有缺陷的人,如偷儿之类。 资:凭借,帮助。本书引老子的话意在说明人君要善人运用各种人,人尽其能,这是贯穿全书的人才观和用人原则。

【译文】

楚将子发喜欢搜罗有一技之长的士人,楚国集市上有个小偷前来会见子发,他对子发手下人自我介绍说:“我听说子发将军要搜罗有一技之长的士人。我,是楚国集市上的偷儿,愿意凭我的偷盗本领充当他部队中的一名小卒。”子发听手下人禀报以后,来不及束好衣带戴正帽子,出来以礼接见了小偷并留在军中听用。左右的人劝谏子发说:“小偷,是天下的盗贼,将军为什么要对他这样礼待?”子发说:“这不是你们这些人能够预见的。”这以后不多久,齐国发兵攻打楚国,子发领兵抵御齐军,楚军接连后退。楚国的贤大夫都拿出了全部计谋费尽了诚心想挽回败局,可是齐军越战越强。在这节骨眼上,那位小偷到子发帐中请求说:“我有点微不足道的技能,愿意为您施展施展。”子发说:“行。”也不问清小偷说的话指的是什么就打发他走了。小偷连夜去齐军将领的营帐中解下帷帐拿回来献给了子发。子发派人送还齐军将领,去的人说:“咱们楚军一位小卒出外打柴,得到了将军的帷帐,子发将军派我归还给将军。”第二天夜里小偷又潜入齐军将领营帐中偷走他的枕头,子发又派人归还给齐将。第三天晚上小偷又偷回齐将的簪子,子发照旧派人送回去。齐军听说以后,一片惊慌,将军同军吏商量说:“我们今天再不撤退离开,楚军恐怕要来取走我的脑袋了!”于是立即回师离去。所以人的技艺、能力没有什么大小高低,在于君王如何使用罢了;善于使用,小技能也能派上大用场。所以《老子》说:“不好

的人，是好人的借鉴，这也是一种帮助。”

【原文】

39 颜回谓仲尼曰：“回益矣[①]。”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②]。”仲尼曰：“可矣，犹未也[③]。”异日复见，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仲尼曰：“可矣，犹未也。”异日复见曰：“回坐忘矣[④]。”仲尼遽然曰[⑤]：“何谓坐忘？”颜回曰：“隳支体[⑥]，黜聪明[⑦]，离形去知，洞于化通[⑧]，是谓坐忘。”仲尼曰：“洞则无善也[⑨]，化则无常矣[⑩]。而夫子荐贤[⑪]，丘请从之后。”故《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至柔，能如婴儿乎[⑫]！”

【注释】

①益：长进。指经过一段时间修养以后有提高。本节出自《庄子·大宗师》，文字略有变动。颜回和孔丘的对话是庄子的虚构。

②忘礼乐：原注作“回忘礼乐，绝圣弃智，入于无为也。”

③犹未：还不够，意思是说还要进一步修养。

④坐忘：静坐而忘掉外物和自我，这是道家所追求的一种寂静恬愉的精神境界。用于养生，即是气功的境界；用于处世，则是无为。

⑤遽然：神态突然变化的样子。

⑥隳（huī 灰）：废弃。　支：肢体。“隳肢体”指把肢体看得不存在了。

⑦黜（chù 触）：废除，抛弃。

⑧洞：混同。　化通：《庄子》作“大通”，指道。

⑨善：《庄子》作“好”，指偏好，嗜好。

⑩常：执着于常理，如仁义礼智之类。

⑪夫子：孔丘尊称颜回，把颜回看作先贤。　荐：原注作“先也。”

⑫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十章。载：句首语助词，相当于"夫"，无实义。《诗经》中这种"载"用得很多。 营：通"魂"，两字上古声母相同（都是"匣"母，读如"h"而为浊音），韵可通。魂魄是两个概念，魂相当于灵魂，精神，魄指气魄，属形体范畴。详参九·2·④、⑤。 抱：紧紧相合。 一：一体。道家主张形、气、神合为一体，神是主宰。这和"忘形"实质上是一致的。参见一·29。"能无离乎"，是用揣度商量的语气表示肯定的意思，直说便是不能分离，必须"抱一"。抱一也隐含合于道的意思。 专气：聚结精气。专通"抟"，柔合拢来。 至柔：达到柔和的境界。 婴儿：老子笔下的婴儿是纯洁天真、无智无欲但又充满生命力的象征。 儿：读 ní（倪）。

【译文】

颜回对孔仲尼说："回近来颇有长进呢。"仲尼问道："此话怎讲呀？"颜回说："我忘掉礼乐了。"仲尼说："不错呀，但还不够啊。"过了好些日子，颜回又去见孔仲尼，说："回近来又有新的进步了。"仲尼说："此话又怎讲呢？"颜回说："回忘掉仁义了。"仲尼说："不错呀，但还不够呢。"又过了好些时日，颜回又去见仲尼，说："回达到'坐忘'的妙境了。"仲尼突然改变脸色问道："什么叫做'坐忘'呀？"颜回说："我静坐时忘掉了自己的存在，视而无所见，听而无所闻，好像远离了形体，变得无知无识，和道融化混同，这就叫'坐忘'。"仲尼说："混合于道就没有了嗜好，和道融为一体便不拘泥于常理。看来夫子已经超过了我很远，让我孔丘跟在你后头好好学习吧。"所以《老子》说："魂魄能够合为一体，能不分离吧？聚结精气达到柔合的境地，能如同婴儿吧？"

【原文】

40 秦穆公兴师，将以袭郑。蹇叔曰[①]："不可。臣闻袭国者，以车不过百里，以人不过三十里，为其谋未及发泄

也[②]，甲兵未及锐弊也[③]，粮食未及乏绝也，人民未及罢病也[④]，皆以其气之高与其力之盛至[⑤]，是以犯敌能成[⑥]。今行数千里，又数绝诸侯之地[⑦]，以袭国，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图之！”穆公不听。蹇叔送师，衰绖而哭之[⑧]，师遂行。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矫郑伯之命[⑨]，以十二牛劳秦师而宾之[⑩]。三帅乃惧而谋曰：“吾行数千里以袭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备必先成，不可袭也。”还师而去。当此之时，晋文公适薨，未葬，先轸言于襄公曰[⑪]：“昔吾先君与穆公交[⑫]，天下莫不闻，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吊吾丧，而不假道[⑬]，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⑭]。请击之。”襄公许诺。先轸举兵而与秦师遇于殽[⑮]，大破之，擒其三帅以归。穆公闻之，素服庙临[⑯]，以说于众[⑰]。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矣[⑱]。”

【注释】

①蹇叔：秦国国相。

②为：因为。　其：这样做，指“不过百里”、“不过三十里”。　发泄：泄露。和今义不同，今指尽量发出情欲或不满情绪。

③甲兵：戴甲的车兵，与“步卒”相对。　锐：急剧，疾速。　弊：困乏，疲惫。

④罢：通“疲”。　病：痛苦不堪。

⑤至：极。

⑥威：威服。俞樾认为应作“灭”。本节出自《左传·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又见《吕氏春秋·悔过篇》，吕书作“灭”，也通。

⑦绝：穿越。

⑧衰绖(cuīdié 摧跌)：丧服。衰是缀在胸前的麻布，绖是系在腰上或头上的麻带。

⑨矫：假称。弦高事又见十八·11。　郑伯：郑穆公。

⑩宾之：当客人招待。

⑪先轸：晋国中军元帅。　襄公：文公的儿子，名欢。

⑫"昔吾"句：晋文公重耳流亡在外时，在秦国受到秦穆公的礼遇和帮助，并有姻亲关系。

⑬不假道：指这次秦军袭郑途经晋地没有向晋国借路。　假：借。

⑭死吾君：认为我们君王已死去。　弱：认为幼小。孤指襄公。无父叫孤。

⑮殽（xiáo 淆）：山名。在今河南处洛宁西北，西接陕县，东接渑池。

⑯庙临：即临省。

⑰说：解说，说明。

⑱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七十一章。《老子》这一章主要是讲人应该有自知之明。　尚：通"上"，高明。　病：难堪。

【译文】

秦穆公兴师动众，准备袭击郑国。蹇叔说："不能这样干。我听说凡是偷袭别国的军事行动，用兵车行军不能超过一百里地，用步卒不能超过三十里地，这是因为只有这样作战计划才不会泄露，部队才不会过度疲劳，军队给养才不会消耗尽，人民才不至于疲惫不堪，前线后方都能斗志高昂，战斗力旺盛，因此进攻敌人能消灭他们。现在我军行军几千里，又多次穿越其他的几个诸侯国地域，这样去袭击郑国，我不明白有什么根据可行。请君王重新考虑这件事！"穆公不听蹇叔的劝告。蹇叔到郊外给部队送行，他披麻戴孝，哭哭啼啼，部队就这样上路了。经过周都洛邑向东进发，郑国商人弦高假借郑穆公的命令，拿出十二头牛犒劳秦军，并代表郑国国君用宾客礼节欢迎他们。秦军的三位统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为事情已经败露，惊恐地商量说："我军行军几千里来偷袭人家，还没到达目的地人家郑国就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意图，他们一定事先作好了防备，不能再去袭击了。"于是率军往回走。正在这时候，晋文公刚去世，还没有安葬，晋军的中军主帅先轸说："早先我们先君与秦穆公交好，天下没有谁没听说，诸侯没有谁不知道。现在我们

先君去世还没有安葬，秦国不派使臣前来吊丧，偷袭郑国途经我国国境不借路，这样无礼是看到我们先君死了新君又幼弱。让我带兵拦击他们回国的部队。”晋襄公答应了。先轸领兵和秦军在殽山相遇，大败秦国，俘获秦军三位统帅胜利返回。秦穆公听说部队惨败，穿上丧服来到祖庙，向百官说明过错在自己身上。所以《老子》说："知道了好像不知道，这是高明的；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终归出洋相。”

【原文】

41 齐王后死[①]，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议。薛公欲中王之意[②]，因献十珥而美其一[③]。旦日，因问美珥之所在，因劝立以为王后。齐王大说，遂尊重薛公[④]。故人主之意欲见于外[⑤]，则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⑥]。”

【注释】

①齐王：战国齐威王。本节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②薛公：田婴，号靖郭君，封于薛，称薛公。他是威王之子，孟尝君之父。

③珥：用玉作的耳饰。

④尊：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⑤意欲：意图嗜欲。　见：现。

⑥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五十二章，其中前二句重见于五十六章。　兑：渠道，通“隧”（孙诒让说）。又通“穴”，孔洞。（俞樾说）。人体各器官的孔窍也可以叫兑。　门：精神之门。　勤：劳累。

【译文】

齐威王的王后死了，想立一位新王后，但没定下来，便让群臣议论这件事。薛公想迎合威王的心意，于是献上十枚珥，特意指明其中那一枚最美。第二天，田婴打听明白那枚最美的珥赐给了那位妃嫔，便断定这位妃嫔是威王最宠幸的，于是劝威王立这位妃嫔为王后。齐王非常高兴，从此很看重薛公。所以君王的意图和嗜欲如果轻易表露在言行上，就会受臣属的挟制。所以《老子》说："堵塞住宣泄欲念的孔道，关闭接触外物的门户，便终身不受劳苦。"

【原文】

42 卢敖游乎北海[①]，经乎太阴[②]，入乎玄阙[③]，至于蒙谷之上。见一士焉，深目而玄鬓，泪注而鸢肩[④]，丰上而杀下[⑤]，轩轩然方迎风而舞[⑥]。顾见卢敖，慢然下其臂[⑦]，遁逃乎碑[⑧]。卢敖就而视之，方倦龟壳而食蛤梨[⑨]。卢敖与之语曰："唯敖为背群离党[⑩]，穷观于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面好游，至长不渝[⑪]。周行四极，唯北阴之未窥。今卒睹夫子于是[⑫]，子殆可与敖为友乎？"若士者蓉然而笑曰[⑬]："嘻！子中州之民，宁肯而远至此，此犹光乎日月而载列星[⑭]，阴阳之所行，四时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⑮]，犹窔奥也[⑯]。若我南游乎冈㝗之野[⑰]，北息乎沉墨之乡[⑱]，西穷窅冥之党[⑲]，东开鸿濛之光[⑳]，此其下无地而上无天，听焉无闻[㉑]，视焉无眴[㉑]。此其外，犹有汰沃之汜[㉒]，其余一举而千万里[㉓]，吾犹未能之在[㉔]。今子游始于此，乃语穷观，岂不亦远哉[㉕]！然子处矣[㉖]！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外[㉗]，吾不可以久

驻。”若士举臂而竦身㉘，遂入云中。卢敖仰而视之，弗见，乃止驾，柸治㉙，悖若有丧也㉚，曰：“吾比夫子，犹黄鹄与壤虫也㉛。终日行，不离咫尺，而自以为远，岂不悲哉！”故《庄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㉜。”此言明之有所不见也。

【注释】

①卢敖：原注作“燕人，秦始皇召以为博士，使求神仙，亡（逃亡）而不反（返）也。” 北海：北方边远地区。《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匈奴“乃徙武（苏武）北海上无人处”，一般认为北海指今贝加尔湖。

②太阴：原注作“北方也。”太阴有阴气极盛的意思。

③乎：于。玄阙。原注作“北方之山也。”下句的蒙谷也是北方山名。

④泪注：王念孙认为应作“渠颈”。 渠：大。渠通“巨”。《艺文类聚》引此文作“渠颈而鸢肩”。

⑤丰：丰满。 杀：瘦削。

⑥轩轩然：飘飘然。形容舞姿轻盈。

⑦慢然：慢慢地。 下：放下。

⑧遁逃：逃避。 乎：于。 碑：王念孙认为应作“碑下”，指山脚后面。碑又作“崥”，山脚。

⑨倦：原注作“楚人谓倨为倦”。 倨：蹲坐。 蛤梨：蛤蜊。梨通“蜊”。

⑩唯：只。 为：是。 党：乡党，家乡。

⑪渝：王念孙认为应作“渝解”，改变，松懈。

⑫卒：通“猝”，忽然。

⑬若：此；或释为“那”。 龹（quán 权）然：露齿而笑的样子，这儿有讥笑的意思。

⑭“子中”三句：中州：中原地区。 而远：杨树达认为应作“远而”。 光：照耀。乎：句中助词，无实义。

⑮夫：于。 不名：没有名称。叫不出名称。

⑯窔奥：房屋的角落。详见九·18·⑲。

⑰冈㝗(liáng 良):空旷。《说文·宀部》:"㝗,康也。"段玉裁注:"㝗,康㝗也。各本删'㝗'字,今补。康㝗以叠韵成文。"又,《说文·宀部》:"康,屋康㝗也。"《说文系传》:"屋虚大也。"康㝗本指房屋空虚而大,引申为空旷虚廓。冈㝗就是康㝗。又,康字的声母和㝗字的韵母相拼正是"旷"字,可以看作"旷"字的分音写法。冈㝗之野就是"旷野",为了音节的和谐舒缓,写成了"冈㝗之野"(四字短语)。这种现象在古文中屡见不鲜。又,冈、康的声母虽有送气不送气之分,但至今有些方言这两类声母混而不分。

⑱沉墨:即沉默。

⑲窅(yǎo 咬)冥:幽暗深远。 党:所,处所。党释为"所"见《方言》。

⑳开:王念孙认为应作"关"。开和关的繁体字字形相近致误。关通"贯",指通达。 鸿濛:见二·14·④。

㉑焉:之。 无:王念孙认为当作"则"。又说"眴"同"眩",指眼睛昏眩,迷茫不清。

㉒汰沃:原注作"四海与天际水流声也。" 汜(sì 四):原注作"涯也。"水边。"汰沃之汜"指大海水天相接处,即无边无际的极远处。

㉓"其余"句:原注作"汰汜之外也"。例如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在古人想来便是"汰汜之外"了。

㉔未能之在:即未能在之。原注作"尚未至此也。" 在:至。到达了即"在"。

㉕"今子"三句:始于此:杨树达认为应作"始至于此"。《论衡·道虚篇》有"至"字。 穷观:尽观,看到尽头了。 远:相差远。

㉖处:留。

㉗汗漫:虚构的仙人名。汗漫有虚无飘渺不可捉摸的意思。这种命名法和本篇开头的"太清"、"无穷"等一样。 九垓:九天。

㉘竦:耸。

㉙柸(pèi 配)治:原注作"楚人谓恨不得为'柸治'也。"王念孙认为"柸治"上应有"心"字。"柸治"是叠韵词。俞樾认为"心柸治"就是"心不怡"。他认为"不怡二字本于《虞书》,古人习用之语。《国语·晋语》:'主色不怡'……非必楚语,因声误而为柸治。"

㉚悖:心乱,惑乱。 若:像。

㉛壤虫:原注作"虫之幼也。"

㉜所引《庄子》语见《庄子·逍遥游》。本节的主旨同《庄子·逍遥游》、《庄子·秋水》有相似之处，文风也相近。　小年：短的寿命。　大年：长的寿命。　朝菌：一种朝生暮死的菌类植物。　晦：阴历每月最末一天。　朔：每月的头一天。晦朔可有两解：本月底到下月初为两天，朝菌活不过一天，所以说"不知晦朔"。从当月初到当月底，则指不知一个月有多长。　蟪蛄：寒蝉。　春秋：代表一整年。寒蝉夏生秋死，只能经历一二个季节，所以说"不知春秋。"

【译文】

卢敖漫游北方，经过北海以北的地带，进入玄阙山中，到达蒙谷山，发现那儿有一位士人，这位士人眼窝深陷，两鬓黑色，大脖颈鹰肩，上身丰满，下身细长，正迎风翩翩起舞。此人回头看见了卢敖，慢慢放下手臂停止舞动，逃避到山脚后面。卢敖走过去观看，此人正蹲在龟壳上吃蛤蜊。卢敖上前和此人搭话说："只有我卢敖是离乡背井，躲开人群，观览了六合以外所有的地方，能这样的人世间恐怕没有第二个吧？我卢敖从小喜爱漫游四方，长大以后这种兴趣一直没改变和消减。我游遍了四方极远的地域，只是还没见过北阴。现在忽然碰上夫子在这山中，您大概愿意和我交个朋友吧？"这位士人裂开嘴冷笑着说："嘿嘿，您是中原人，宁肯远道来到这北阴之地，不过这一带还有日月照耀，众星缀天，阴阳二气还在这里运行，四季的变化还在这里发生，这儿和那叫不出名称的地域相比，还只是一个小角落呢。像我向南游过的无边无际的空旷之地，在北方休息过的寂静的乡土，向西边走尽过的幽暗处所，向东到过的日出之处，这些地域下没有大地，上没有天空，听不到任何声响，看起来两眼眩晕。此外还有那水天相接的大海的彼岸。虽然我动一动便能行千万里，但我还不能到达那里。现在您才游到此地，就大谈看尽了一切地域，难道不差远了吗！不过您呆在这儿好了！我同汗漫先生已约好在九天之上见面，没时间在这儿陪伴您了。"此人抬起臂膀，一耸身，便消失在云层中。卢敖仰头望去，已看不见那人的

踪影，于是停下马车，心中闷闷不乐，昏昏沉沉地若有所失，自言自语说："我和这位先生相比，如同小虫子比黄鹤一样。我整天走个不停，还近在咫尺之地，但我却自以为很遥远了，难道不可悲吗！"所以《庄子》说："短命的赶不上长寿的，小聪明赶不上大聪明，朝生暮死的菌类不知道月初月末，夏生秋死的寒蝉不知道一年。"这说的是眼力好的人也有看不见的东西。

【原文】

43 季子治亶父三年①，而巫马期絻衣短褐②，易容貌往观化焉③。见得鱼释之④，巫马期问焉曰⑤："凡子所为鱼者，欲得也。今得而释之，何也？"渔者对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鱼也。所得者小鱼，是以释之。"巫马期归以报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暗行，若有严刑在其侧者。季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尝问之以治，言曰：'诚于此者刑于彼⑥'。季子必行此术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⑦。"

【注释】

①季子：即宓子贱。王念孙认为"季"是"孚"之误，孚、宓古音同。宓子贱见十一·15·⑫。　亶父：又作单父。在今山东单县。

②巫马期：孔子弟子。又作巫马旗。　絻（wèn 问）：古代的一种丧服。去冠，用布包裹发髻。　短褐：粗布衣服。短通"裋（shù 树）"，本指童仆穿的粗布长襦，泛指粗布衣。褐和裋粗略说义同。

③易容貌：等于说化装。　化：教化。巫马期此次是微服访察同窗的政绩如何。

④"见得"句：其他古藉和后来的类书此句大都作"见夜鱼者释之"、"见夜

渔者得鱼则释之”、“见夜渔者得则舍之”。本书《泰族》有“见夜渔者得小即释之”。语简详之别，此处语虽简但意已达。

⑤焉：之。

⑥诫：王念孙认为当作“诚”。本节出自《吕氏春秋·具备》，吕书作“诚”，高诱注此句：“施至诚于近以化之，使刑行于远。”解“刑”为刑罚。又，吕书这句话是孔子教诲宓子贱的话，彼处作“丘尝与之言曰：‘诚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术于亶父也。”有人认为“刑”通“形”，指表现出。吕书叙述这个故事后评论说：“三月婴儿，轩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钺在后，弗知恶也，慈母之爱谕焉，诚也。故诚有（又，下同）诚乃合于情，精有精乃通于天。乃（衍文）通于天，水（脱“火”字）木石之性皆可动也，又况于有血气者乎？故凡说（劝谏、游说）与治之务莫若诚。听言哀者，不若见其哭也；听言怒者，不若见其斗也。说与治不诚，其动人心不神（灵验）。”这段话主要是说待人和治政必须心有至诚至精之情并且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便能起无形的感化人民的神效，这恰是本书反复强调的观点（如《精神》、《缪称》）。据此，改“诫”为“诚”，释“刑”通“形”切合文旨。

⑦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十二章。本书引《老子》语和老子本意不完全一样，“去彼取此”只用原文字面而表达新的内容。

【译文】

宓子贱治理亶父三年，曾经做过亶父宰的孔门弟子巫马期脱掉冠帽，用布包着发髻，穿上粗布衣，化装前去察访宓子贱的教化成效如何。巫马期看到有人夜里捕鱼，捕到鱼又放回水中，就询问此人：“您打鱼，为的得到鱼。现在捕到手了又放掉，为什么呀？”渔人回答说：“宓子贱不愿意人们捕捉没长成的小鱼。我刚才捉到的全是小鱼，因此都放了。”巫马期回去把这件事报告给老师孔子，说：“宓子贱的德政到极点了！他能让人们暗夜行事，就像有严刑放在身边一样，不敢乱来。宓子贱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施政效果呢？”孔子说：“我曾经询问宓子贱治政的窍门，他告诉我：‘精诚的仁爱之心表现在身边的小事上，就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宓子贱一定是实行了这种治术。”所以《老子》说：“去掉那些有害的，选取这些有

益的。”

【原文】

44 罔两问于景曰[①]：“昭昭者神明也[②]？”景曰：“非也。”罔两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谢[③]，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辉烛四海。阖户塞牖，则无由入矣。若神明，四通并流，无所不及，上际于天，下蟠于地[④]，化育万物而不可为象，俯仰之间而抚四海之外[⑤]，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⑥]。”

【注释】

①罔两：影子外层的淡影，即影子的影子。 景：“影”的古字。这儿将罔两、景当成寓言中虚拟的人物，见于《庄子·齐物论》。

②昭昭：指光，又特指日光。 神明：这儿应指无所不通，圣明如神的“道”。

③受：受日照射，指白昼日从扶桑升起，照临万物。 谢：落下，指夜间日落。

④蟠：屈曲，环绕。

⑤俯仰之间：片刻之间。

⑥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四十三章。此章其他文句是：“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稀)能及之矣。”

【译文】

罔两问影子说：“日光就是神明么？”影子回答说：“不是。”罔两又问：“您根据什么知道的？”影子说：“太阳每天从扶桑升起又从西边落下去，它白天照临宇宙，那明亮的光辉，照耀着四海。可是门窗

紧闭的地方，它就没法射进去了。像那神明，通向四面，遍流八方，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上至九天，下居大地，化育万物却不显露出迹象，一俯一仰便能触及四海之外，日光哪里能够有这样的神通呢？”所以《老子》说：“天下最柔软的东西，能够冲破天下最坚硬的东西。”

【原文】

45 光耀问于无有曰[①]：“子果有乎？其果无有乎？”无有弗应也。光耀不得问，而就视其状貌[②]：冥然忽然，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极也！光耀曰：“贵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无矣，未能无无也。及其为无无，又何从至于此哉[③]！”故《老子》曰：“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④]。”

【注释】

①本节出自《庄子・知北游》。《俶真》也用了这则寓言。

②就：《庄子》文作“孰”（熟）。都可讲通。

③“光耀”至“此哉”七句：参见二・3。

④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四十三章。参见本篇 44・⑥。

【译文】

光耀问无有说：“您果真有呢？还是果真无有呢？”无有不答理光耀。光耀得不到它要问的东西，于是走拢去仔细看无有是个啥模样儿：黑呼呼，恍忽忽，看它看不见形状，听它听不到声响，摸它摸不着，一眼望不到头啊！光耀感叹说：“珍贵呀！谁个能达到这样神

奇的境界呢？拿我光耀来说吧，我只能具备‘无形’、‘无声’两个特点，让人抓不着、听不见，但是不能连‘光亮’也没有，人们还是看得见我炫耀自己。等我知道‘无有’先生什么都没有，才明白我再神妙又怎能达到‘无有’的境地呀！”所以《老子》说：“什么都没有的东西可以渗透到没有缝隙的地方，我由此懂得无所作为是有益的。”

【原文】

46 白公胜虑乱①，罢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贯颐②，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郑人闻之曰：“颐之忘，将何不忘哉③！”此言精神之越于外，智虑之荡于内，则不能漏理其形也④。是故神之所用者远，则所遗者近也⑤。故《老子》曰：“不出户以知天下，不窥牖以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⑥。”此之谓也。

【注释】

①虑：谋。本节出自《韩非子·喻老》。

②錣(zhuì 缀)：马鞭头上的刺针。　贯：穿。　颐(yí 移)：面颊，腮帮子。

③“郑人”三句：白公胜的父亲太子建流亡到郑国时被杀。这时郑国因为晋国侵略向楚求救。楚令尹子西准备发兵救郑。白公一心思虑着报父仇，忘掉一切。郑人恐怕因此得不到楚援，故有此议论。“将何不忘”，指担心忘掉发兵救郑的事。事见《左传·哀公十六年》。

④漏：原注作“补空也。”补足，充实。　理：调理。

⑤遗：忘。　近：指身形。

⑥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四十七章。引文的后几句是：“是以圣人弗行而知，弗见而名，弗为而成。”《老子》这一章片面强调“无为”的作用，本书此节引《老子》文并非照搬老子的思想，而主要是借《老子》的话说明人思虑太过会伤

损精神和形体，主张存神养性以养生。《主术》也引了《老子》这一章的“不出户”两句，那里是强调君王要发挥众人的智慧。同是“无为”，本书和《老子》是不全一样的。参见九·11·⑦。

【译文】

白公胜一心考虑发动叛乱报杀父之仇，下朝以后站在那儿，倒拿着马鞭，鞭梢上的尖针刺穿了他的面颊，血流到地上他还不知道。郑国人听说这件事以后，议论说：“白公胜连自己的腮帮子都给忘了，还有什么不会忘掉呀！”这是说人的精神一旦离开了心身，而智虑又在那心海掀起波涛，就不能充实气血和调理身形了。因此精神用的地方越远，那么就会不顾及自己的形体。所以《老子》说：“足不出户能知天下事，眼不望窗能看到大自然的运动规律。如果走得越远，他知道的就越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47 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车①，置边吏。然刘氏夺之，若转闭锤②。昔武王伐纣，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柴箕子之门③，朝成汤之庙，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④，破鼓折枹，弛弓绝弦，去舍露宿以示平易⑤，解剑带笏以示无仇。于此天下歌谣而乐之，诸侯执币相朝⑥，三十四世不夺⑦。故《老子》曰：“善闭者，无关键而不可开也；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也⑧。”

【注释】

①传(zhuàn 撰)车:古代传达君王和官府公文的马车。

②闭锤:络车上的纺锤形转轴。土法缫丝,将锅中煮熟的蚕茧丝头牵出搭在络车架上绕成卷,叫络丝,这种器具叫络车,其轴转动灵活,这里比喻轻而易举(如转闭锤)。这种络车也可用作绕绳、线,供编席簟时之用。古人称之为"格"。即收丝器。见《方言》卷五。江浙一带叫"篗头"。见《说文通训定声》。原注作"闭锤,格也,上之锤,所以编薄席,反覆之易。"此注似应作"格上之锤,所以……"。这里即指用络架绕线用来织席簟。 反覆之易:转动极灵活。

③柴箕子之门:原注作"纣死,箕子亡之(逃往)朝鲜,旧居空,故柴护其门。"庄逵吉说:"柴护其门者,设军士护之也。"柴通"寨",通"塞",护卫。

④武王灭纣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参见九·29·⑮至⑳。

⑤去:离开。 舍:房屋。 平易:简易。

⑥币:本指用作礼物的丝织品,泛指玉、马、皮、帛等礼物。

⑦三十四世:周代从周武王到周赧王共三十四代。

⑧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二十七章。 关:门闩。 键:闩上的插销。约:绳索。

【译文】

秦始皇得天下以后,害怕江山守不住,于是调遣大批兵卒戍守边疆,修筑长城,修建关卡,设置障塞,备办传车,设立边官。可是咱刘家夺取秦皇天下,如同转动格架上的轴锤那么容易便当。从前周武王讨伐殷纣王,在牧野打败纣王,推翻了殷朝。于是加高比干的坟墓,旌表商容的故里,保护箕子的旧宅,朝拜商汤的庙堂;发放巨桥的粮食,散发鹿台的钱币;锤破战鼓,折断鼓椎,松开弓弩,弄断弓弦;离开房舍,露宿在外,来表示生活简朴,解下宝剑,插着笏板,来表示没有仇敌。于是天下百姓唱歌谣庆贺太平,诸侯拿着厚礼争相朝拜,江山传了三十四代没被夺走。所以《老子》说:"善于关闭的人,不用关键可是你打不开;善于捆缚的人,不用绳索可是你解不开。"

【原文】

48 尹需学御[①]，三年而无得焉，私自苦痛，常寝想之。中夜，梦受秋驾于师[②]。明日，往朝。师望之，谓之曰[③]："吾非爱道于子也[④]，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驾。"尹需反走[⑤]，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梦受之[⑥]。"故《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也[⑦]。"

【注释】

①尹需：古代善御的人。

②秋驾：原注作"善御之术。"本节出自《吕氏春秋·博志》。陈奇猷认为"秋驾"类似今天杂技表演中的飞车术。陈氏是根据"秋"字的训释来推定的。所举书证有：《昭明文选·王元长(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念负重于春冰，怀御奔于秋驾。"奔指奔马。《水经注·江水》有"乘奔御风"，秋驾之马奔跃如飞腾。《荀子·解蔽》："凤凰秋秋，其舞若干。"杨倞注："秋秋犹跄跄，谓舞也。"《周礼·春官·大司乐》郑玄注："《书》曰：'鸟兽跄跄。'谓飞鸟走兽跄跄然而舞也。"《汉书·礼乐志·安世房中歌》："飞龙秋游上天。"颜师古注："苏林曰：'秋，飞貌也。'"陈氏结论说："据此，是秋为翩然而舞之貌。秋驾为驾马腾骧(xiāng 襄，马昂首快跑)秋秋然，即驾马腾跃，翩翩而舞也。其类似于今杂技团表演飞车之术无疑矣。"陈氏说得很肯定。如果说"飞车"指马驾车腾空而起越过障碍物，是可信的。如果是指"飞车走壁"，则值得进一步研究。又，秋字解为舞貌，飞貌，同此字本义和常用其他义找不出联系。笔者认为秋是象声词，和"嗖"音近义通。《现代汉语词典》："嗖，象声词，形容很快通过的声音。"秋，上古属"清"母(读 C)"幽"韵，和"嗖"同音的"叟、瞍"属"心"母(读 S)"幽"韵，两字韵同，声母发音部位同(舌尖前音)，故两字可通用。其实形容枪弹、箭、剑等急速运动的声音还有"啾"、"唰"等，"倏"字也形容快速运动，秋、啾、嗖、倏、唰这些字音近义皆可通。秋驾形容马飞腾而逝，如离弦之箭，如飞舞之剑，如出膛之弹，如狂疾之风，这种驾术自然非同凡俗了。

③"师望"二句：《吕氏春秋》这两句作"望而谓之曰"，当从吕书为是。

④爱：吝惜，舍不得。"爱道"等于说留着高招、秘术不肯传授。

⑤反走：即还走，旋走。这是古人行再拜大礼的一种预备动作，绕个圈再跪拜。

⑥今夕：陈奇猷认为等于说“昨夜”。许维遹认为夕通“昔”。《吕氏春秋·慎大览》：“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此写商汤灭夏桀事)陈奇猷注：“‘今’者，最近之词；‘昔’字既有夕义，亦是过去之词……‘今昔’犹言最近的过去之夜，即昨夜也。《史记·龟策传》‘今昔壬子，宿在牵牛’，(司马贞)〈索隐〉云：‘今昔犹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谓昨夜为今昔。’”此说可解误“今夕”为“今天夜晚”之惑。否则，今夜未至，何来先梦！

⑦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十六章头四句。 致虚极：即极致虚。 极：竭力。 致：达到。 守静笃：即笃守静。 笃：切实。 作：兴起、生长。 复：循环反复。老子认为万物的生灭运动是相对的，最终都返归于“虚”、“静”，虚静是万物的根本天性。修养到“归根”境界便能得“道”，得道者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尹需(又作“儒”)之师所要传授的可能就是返归虚静之道的秘诀。

【译文】

尹需拜师学习驾御术，三年之久没有收效，他暗自痛苦，经常在睡觉时思虑这事。一天半夜，他梦中从老师那儿学到了“秋驾”的御术。第二天，尹需去见老师。老师望见他后对他说：“我不是舍不得把驾御术传授给你，只是恐怕你没有条件学到手。今天我教给你‘秋驾’的本领。”尹需环走一圈，朝北向老师行再拜礼，说：“我有天赐幸运，昨天晚上我已梦见接受了老师的‘秋驾’秘术。”所以《老子》说：“竭尽全力达到虚无，切切实实保持静寞。万物一起生长，我静观它们循环返复。”

【原文】

49 昔孙叔敖三得令尹，无喜志；三去令尹，无忧色；延

陵季子，吴人愿一以为王而不肯[①]；许由，让天下而弗受；晏子与崔杼盟，临死地不变其仪[②]：此皆有所远通也。精神通于死生，则物孰能惑之！荆有佽非[③]，得宝剑于干队[④]。还反度江[⑤]。至于中流，阳侯之波，两蛟挟绕其船。佽非谓枻船者曰[⑥]："尝有如此而得活者乎[⑦]？"对曰："未尝见也。"于是佽非瞑目勃然[⑧]，攘臂拔剑，曰："武士可以仁义之礼说也，不可劫而夺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⑨]，弃剑而已[⑩]，余有奚爱焉！"赴江刺蛟，遂断其头。船中人尽活，风波毕除。荆爵为执圭[⑪]。孔子闻之曰："夫善载[⑫]！腐肉朽骨弃剑者[⑬]，佽非之谓乎！"故《老子》曰："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焉[⑭]。"

【注释】

①延陵季子：见七·13·⑤。　一：是衍文。本节出自《吕氏春秋·知分》，吕书无"一"字。

②"晏子"二句：见七·13·①。

③佽（cì 次）非：又见十三·18、十八·23·②。吕书作"次非"。或作"兹非"、"佽飞"。

④干队：吕书作"干遂"，本篇第 13 节和第 23 节两见作"干遂"，是吴邑名。

⑤度：后来用"渡"。

⑥枻（yì 义）：桨。用作动词，划桨。

⑦尝有：吕书作"尝见"。

⑧瞑目勃然：王念孙认为应作"勃然瞋目"。

⑨"此江"句：陈奇猷认为应作"此腐肉朽骨"，是佽非指自身，表示轻看生命。先秦有视人为"朽骨烂肉"的说法，见《韩非子·忠孝》。

⑩弃剑而已：吕书作"弃剑以全己"，意思一样。　已：止，指灾难便没有

了。弃剑而全身，这是佽非不愿意的。

⑪爵：赐爵。为：以。《玉篇》：“以，为也。”吕书作“荆王闻之，仕之执圭”。爵为执圭，即“爵之以执圭”，“以执圭爵之”。“仕之执圭”即“仕之以执圭”，“以执圭仕之”。

⑫载：俞樾认为是“哉”字之误，不对。载可通“哉”，两字古代可互通，见高亨《古字通假会典》419页～420页。

⑬“腐肉”句：吕书这句前有“不以”，当从吕书补足。

⑭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七十五章。

【译文】

从前孙叔敖三次得到令尹高职，但不露出欢喜之意，三次离开令尹职位，但没有忧愁之色；延陵季子，吴国人要立他为王，但他不肯；许由，尧把天下让给他，他不接受；晏子与崔舒盟誓，面临死亡威胁不改变他的态度：这些人都对事物看得开，想得深远。人的精神如果能够认识到死生分定，那么外物有什么能惑乱他呢！楚国有位佽非，在干遂邑镇得到宝剑，返回时渡长江。船走到江心，波神掀起大浪，两条蛟龙在船两边绕来绕去。佽非对艄公说：“你见过在这种险境中能逃生的么？”稍公回答说：“没见过。”这时佽非血气上涌，怒目圆睁，捋起衣袖，拔出宝剑，说：“武士可以用仁义之礼说服，不能胁迫他改变志向。人的身体总是要变成腐肉朽骨的，虽然把宝剑丢给蛟龙可以保全自身，但生命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说完便跳进江里刺杀蛟龙，终于斩断它们的头，一船人全得以活命，风浪也平息下来。楚王封给佽非执圭爵位。孔子听到这件事说：“好啊！不因为吝惜生命而丢掉宝剑，佽非称得上这样的人呢！”所以《老子》说：“只有那不贪生怕死的人，才比珍视生命的人高明。”

【原文】

50 齐人淳于髡以从说魏王①，魏王辩之②。约车十乘，将使荆。辞而行，人以为从未足也③，复以衡说，其辞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从心志④，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⑤。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虽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⑥，先王以见大巧之不可也⑦。故《慎子》曰⑧："匠人知为门，能以门，所以不知门也。故必杜，然后能门⑨。"

【注释】

①淳于髡(kūn 昆)：战国时齐国学者，齐威王时为大夫，博学多闻。　从：纵，合纵。　魏王：魏惠王。

②辩：认为口才好。

③人：孙诒让认为应作"又"。本节出自《吕氏春秋·离谓》，吕书此句作"有以横说魏王"，有通"又"。

④心：王念孙认为应作"之"。吕书作"失从之意"。

⑤固：鄙陋。陈奇猷说："淳于髡滑稽多辩，喜为人排难解纷(详《史记·滑稽传》)。战国之季(末期)，言纵横之风甚炽。淳于髡有鉴于合纵连横皆无济于存亡继绝之实，徒使战祸频仍，民生涂炭，故既说以纵，又说以横，使魏王明于纵横皆不足恃，所以解纵横之纷争也。"魏王不解淳于髡这个玩笑的深意，所以疏远他。吕书和本书作者也认为淳于髡徒弄口舌，不务根本，斥之为"固"。其实淳于髡是抓住了要害的。

⑥"周鼎"二句：见八·5·⑬。　齕(hé 河)：咬。

⑦"先王"句：王念孙认为"不可"下当有"为"字。吕书有此字。八·5 同样的一句也有"为"字。

⑧《慎子》：书名。战国赵人慎到著。《慎子》一书只留下残卷七篇，此处引文残本上已没有。他的"君无为，臣有为"思想和本书相合。

⑨所引《慎子》文，孙诒让认为语义难通，疑有脱误。孙氏试校正如下："匠

人知为门，不能以闭，所以不知门也。故必杜然后能开。”孙氏说：“言门以开闭为用，若匠人为门，但能开不能闭，则终未知为门之要也。”孙氏说终未知为门之要，很正确。本书引《慎子》的话正为论证言和行要“有宗”、“有本”，“关键”主关闭，正是为门的要害。不过“然后能门”的“门”可解为“做门”。 杜：关键。

【译文】

齐国人淳于髡用合纵游说魏惠王，魏惠王认为他能言善辩。于是准备好十乘车子，让淳于髡出使楚国实施合纵。淳于髡告辞正要启程，又觉得合纵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又用连横说劝说魏王，他的话还像讲合纵那样振振有辞。魏王认为他反复无常，便停止他出使楚国的使命，并且疏远他。淳于髡没能实现合纵的意愿，又不能促成连横的事，这正是他鄙陋的表现。说话要有宗旨，办事要抓住根本，失去了宗旨和根本，技能虽多，不如少好。所以在周朝的鼎上铸刻着工倕的像，特意让工倕咬着自己的手指头，先王以此告诫人们大巧是不能用的。所以《慎子》说：“匠人知道做门，但如果不知道怎样使门关闭，就等于不懂得做门。所以一定要知道做关键，然后才算会做门。”

【原文】

51 墨者有田鸠者[①]，欲见秦惠王[②]，约车申辕[③]，留于秦周年不得见[④]。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甚悦之，予以节[⑤]，使于秦。至，因见予之将军之节[⑥]，惠王见而说之。出舍，喟然而叹，告从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见，不识道之可以从楚也。”物故有近之而远，远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⑦]，不掩以绳[⑧]，至所极而已矣。此所谓《管子》“枭飞

而维绳”者⑨。

【注释】

①田鸠：即田俅子。墨子的弟子。

②秦惠王：秦惠文王，孝公之子。

③申：束，捆扎。

④周年：据下文应作“三年”。本节出自《吕氏春秋·首时》，吕书作“三年”。

⑤予：给。　节：符节。吕书此句作“与将军之节以如(往)秦”，当从吕书。

⑥予之将军之节：据吕书，六字是上文错置于此，当删去。“因见”连下句读，下句的“见”可删去，作“因见惠王而说(悦)之”。

⑦大人：德行高尚的人。《荀子·解蔽》：“明参(比配)日月，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易经·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即得道的人。

⑧掩：应作“扶”，缘，循。　扶以绳：固守一定的法则。不扶以绳是说应灵活权变，相时而动。吕书《首时》的主旨即提倡适应时势。“首时”即向时，顺时的意思。下句说“至所极而已”即是说只要能达到最终目的，道路可以灵活。一说掩作“弹”讲，指弹墨线取直，也通。

⑨所引《管子》语出自《管子·宙合篇》，《管子》文作“鸟飞而准绳”。“所谓”二字应在“《管子》”下面。原注作“言为士者上下(进退)无常，进退无恒，不可绳也。”陈观楼说：“《管子·宙合篇》曰：‘鸟飞准绳，此言大人之义也’云云，大意谓鸟飞虽不必如绳之直，然意南而南，意北而北，总期于还山集(止栖)谷而后止，则亦与准于绳者无异，所谓‘苟(如果)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也。”《管子·宙合篇》主旨和《吕氏春秋·首时》相近。本书从道家顺应自然的观点出发，特别强调“因时而动”，是一种重要的策略观念。

【译文】

墨家信徒中有位叫田鸠的人，想见秦惠文王，他装好车子绑好车辕到了秦国，在秦国一呆三年不能见秦王。有位门客向楚威王推荐了田鸠，于是田鸠前去见楚王。楚王很喜欢他，赐给他将军的符节，派他出使秦国。田鸠到了秦国，拿上符节顺利地见到了秦王，秦

王也很喜欢他。田鸠离开馆舍，深深叹息着，告诉他的随从人员说：“我早先在秦国呆了三年不能见到秦王，当时没认识到会见秦王的门路可以从楚国打通呢。”所以说事物近在身旁却远在天边，远在天边却近在眼前。所以德行高尚、思想开通的人行事，不死守一定的规矩，能够达到最终目标就行了。这就是《管子》所说的“鸟儿东南西北地飞翔，好像没有固定的路线，但终究要回到它们的栖宿地”。

【原文】

52 沣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尘垢①，投金铁针焉②，则形见于外③，非不深且清也，鱼鳖龙蛇莫之肯归也④。是故石上不生五谷，秃山不游麋鹿，无所阴蔽隐也⑤。昔赵文子问于叔向曰⑥：“晋六将军⑦，其孰先亡乎？”对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对曰：“其为政也，以苛为察，以切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计多为功。譬之犹廓革者也⑧，廓之，大则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闷闷，其民纯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⑨。”

【注释】

①沣水：水名。源出陕西长安县西南秦岭山中，北流至西安入渭水。

②金铁针：金和铁对言，金指黄铜。金铁可泛指金属。王念孙认为“针”是衍文，认为针、铁重复。这句连下句说沣水之清澈，应保留针字为妥，带有夸张意味。“千仞”本身是夸张，针现其形更加夸张。若说“金铁”，夸张之意不明显，“金铁”形状、大小均含糊。

③见：现。

④莫之肯归：即“莫肯归之”。这句即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之意。水清喻待人过于苛察或求全责备。

⑤隐：王念孙认为是“蔽”的注文掺入正文，应删去。

⑥赵文子：即赵武，又称赵盈。春秋时晋臣。　叔向：见本卷 24·④。

⑦六将军：春秋晚期晋室的六卿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各统领一军。中行氏被智氏所灭；智氏被韩、赵、魏所灭。

⑧廓：张开。

⑨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五十八章头四句。　闷闷：宽厚的样子。　纯纯：质朴的样子。　察察：苛刻。　缺缺：高亨说缺通“狯”，狡诈。缺、狯古音同属“溪”母（读 K）“月”韵（读 at），故可通。又，缺与“谲”古音也相近。《老子》二十章有“众人察察，我独闷闷”。

【译文】

沣水深达千仞，不受尘垢污染，清澈得丢进金属针可以现出形状来，不能说它不深不清，但是正因为这样，鱼鳖龙蛇都不肯留在里面。因此石头上不长五谷，秃山上没有麋鹿来游动，因为那儿无法藏身。从前赵文子问叔向说：“我们晋国的六位将军，他们哪一家先灭亡呢？”叔向回答道：“中行氏和智氏两家。”文子又问：“为什么呢？”叔向回答说：“这两家治理政事，把吹毛求疵当成明察，把刨根究底当成英明，把刻薄下级当成忠君，把鬼点子多当成功劳。这好比扩张皮革，死劲地拉，大是大了，却是破裂皮革的蠢办法。所以《老子》说：“谁的政治宽容，他的人民就纯仆；谁的政治苛杂，他的百姓就诡诈。”

【原文】

53 景公谓太卜曰①：“子之道何能？”对曰：“能动地。”晏子往见公，公曰：“寡人问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对曰：

‘能动地。’地可动乎?”晏子默然不对。出,见太卜曰:“昔吾见句星在房、心之间②,地其动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见公曰:“臣非能动地,地固将动也。”田子阳闻之曰:“晏子默然不对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见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谓忠于上而惠于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刿③。”

【注释】

①景公:齐景公。 太卜:主管占卜的官,以观天象卜人事凶吉,多迷信之说。本节见《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第21则,较本书文字略详。如“太卜曰:‘然’”后有:“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对,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臣不死,君不受欺)焉。忠于君者,岂必伤人哉!’(下接“晏子出”)”本书略去这段话,让晏子的自我表白由陈子阳的评语包含进去,较《晏子春秋》略而有致。

②句星:又作钩星。原注为“客星”。《史记·天官书》:“兔(chān 搀),一名钩星,出房、心间地动。”兔是辰星别名,《史记·天官书》“兔过太白”司马贞《索隐》:“《广雅》云:‘辰星谓之兔星。’则辰星之别名兔。或作‘毚’也。”疑“兔”是“毚”字之省简,毚、辰一音之转。又狡兔、大兔称为“毚兔”,则是以“兔”代“毚”。但是辰星既指“北辰”(即北极星,北极星又叫“钩陈”)又指心宿(心宿又叫“大辰”),还指水星。这里不可能指心宿,但指钩陈还是指水星,未详。房星又叫“天驷”,驷或作四,由四颗星组成。古人说辰星(钩星)行至房宿、心宿之间会发生地震,可能是附会“辰”字之义。《说文》用音训释辰为“震”。也可能上述天象时发生过地震,那也许是巧合,很难说有科学根据。

③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五十八章。这两句下面还有“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两句。老子是提倡不露锋芒。张松如说:“‘廉而不刿(guì 贵,砍断)’,此古语也。亦见于《荀子·不苟》篇,杨倞注:‘廉,稜也。《说文》云:‘刿,利伤也。’但有廉隅,不至于刉伤也’。” 割:断,绝情。或通害,又通“遏”,可指呆板倔强。

【译文】

齐景公问太卜道:“你的本事是什么呀?”太卜回答说:“我能叫地震动。”晏子去见景公,景公说:“我问太卜:‘你的本事是什么呀?’他回答说:‘我能叫地震动。’地能叫它动么?”晏子默不作答。出来以后晏子去找太卜,说:“早先我看见钩星处在房、心二宿之间时,地才震动吧?”太卜说:“是这么回事。”晏子走了以后,太卜连走带跑地赶到景公那儿,说:“我并不能叫地震动,是地本来要发生震动的。”齐臣田子阳听说这件事,评论说:“晏子默然不答景公,是不愿意揭穿太卜的谎言害他因欺君之罪而被杀;又去见太卜,是启发太卜自觉承认撒谎免得景公受欺蒙。晏子真称得上忠于君上又爱护下臣啊!”所以《老子》说:“虽然方正,但是并不绝情;虽然有棱角,但是并不伤人。”

【原文】

54 魏文侯觞诸大夫于曲阳[①]。饮酒酣,文侯喟然叹曰:“吾独无豫让以为臣乎[②]!”蹇重举白而进之[③],曰:“请浮君[④]!”君曰:“何也?”对曰:“臣闻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⑤],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让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觞而饮釂不献[⑥],曰:“无管仲、鲍叔以为臣,故有豫让之功[⑦]。”故《老子》曰:“国家昏乱,有忠臣[⑧]。”

【注释】

①魏文侯:战国时魏国立国君主,名斯。致力改革,任用贤能,强国富民,可称明君。 觞:饮酒器。这儿指设酒招待。下文的觞指酒。 曲阳:地名。在今河南曲阳西沙河之东。

②豫让：见九·16·②。

③白：酒杯。特指罚酒的酒杯。又叫“大白”。《说苑·善说》：“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酒政，曰：‘饮不釂者，浮以大白。’”

④浮：原注作“罚也。”浮、罚古音声母相同，都是“并”母（读b而为浊音），韵近。

⑤有命：掌握命运。等于说运气好。这句和下句是说父母生活条件好，难显出子女孝顺，君王有道，天下太平，显不出为君效死的忠烈之臣。豫让为智伯报仇，是在智伯惨遭赵襄子杀害之后。

⑥釂（jiào 叫）：干杯。　献：主人敬客人酒。

⑦“无管”二句：意思是说智伯未得贤臣辅佐，致使贪暴失国身亡，才成全了豫让的所谓“忠”。文侯的思豫让实际是得意于自己能任贤举能（如李悝、西门豹等人），或思贤才。

⑧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十八章。　忠：有的版本作“贞”。这一章全文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贞臣。”老子的意思不在赞扬仁义、忠孝、智巧，相反地，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道”废弃的产物。如果实行道治，就不会产生，也用不上这一套。魏臣蹇重的话正合老子的观点。

【译文】

魏文侯在曲阳设酒招待众位大夫。酒兴正浓，文侯深深叹息说：“我独独没有豫让这样的忠烈之士作大臣么！”蹇重举起罚酒的大杯捧给文侯，说：“要罚君王一杯！”文侯问：“为什么罚我？”蹇重回答道：“我听说，命运好的父母不知道什么是孝子，有道的君王不知道什么是忠臣。那豫让的君主智伯，又怎样呢？”文侯接过罚酒一饮而尽，不再给大家敬酒，说：“智伯没有管仲、鲍叔那样的贤才辅佐，所以才成全了豫让誓死为他报仇的功名。”所以《老子》说：“国家黑暗动乱，才有忠贞之臣。”

【原文】

55 孔子观桓公之庙①，有器焉，谓之宥卮②。孔子曰："善哉！予得见此器。"顾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则正，其盈则覆③。孔子造然革容曰④："善哉，持盈者乎！"子贡在侧曰："请问持盈。"曰："益而损之⑤。"曰："何谓益而损之？"曰："夫物盛而衰，乐极则悲；日中而移，月盈而亏。是故聪明睿智⑥，守之以愚⑦；多闻博辩，守之以陋⑧；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贵广大，守之以俭⑨；德施天下，守之以让。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尝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新成⑩。"

【注释】

①桓公：鲁桓公。本节出自《荀子·宥坐》，又见《说苑·敬慎》、《韩诗外传》等书。

②"有器"二句：《荀子》、《说苑》作"有欹器焉"、"而有欹器焉"。欹器是古代的一种盛水器，重心在中间，空则倾斜，水装到中部则平正，水满则倒覆。古人常放在座右，以戒空虚和自满（特别是戒满），所以又叫"宥坐"、"宥卮"。相传五帝、三王时就有此物，现已有人研究复原。宥通"右"。坐是"座"的古字。卮：酒器。

③"水至"四句：《荀子》作"弟子挹（酌）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说苑》作"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三书都注重持中戒满。本书独略去"虚则欹"，似乎和道家主张虚空相关，所以忌而去之，当不是无意省简。

④造然：突然，表示有所领悟。　革：改变，改、革音近义同。

⑤益：有的传本作"揖"。王念孙认为作揖字是"真传"，揖通"抑"，释此句为"损而又损"，是说对待盈满的态度应该是竭力压抑损减。其实取"益"的溢

漫义同样讲得通，意思是如果溢满便减损它。

⑥睿(riù 瑞)：聪明。

⑦守之以愚：即“以愚守之”。下几句句式同此。

⑧陋：狭窄，浅薄。

⑨俭：少。

⑩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十五章末三句。 服：有的传本作“保”、“复”。马叙伦认为三字古音可通假，义也相通。 此道：即道家哲学概念的“道”。不：高亨等认为是衍文。有的传本作“是以能敝复成”。《老子》这一章有“能浊以止，静之徐清”，二十二章有“敝则新”，正和“能弊而新成”意思相同。

【译文】

孔子参观鲁桓公的庙堂，看到庙中有一件器皿，叫做宥卮。孔子说：“真好呀！我能够看到这种器物。”回头对随行的弟子们说：“取水来！”水取来后，灌进宥卮中去，装到中部时，宥卮平平正正，灌满时，便倒覆了。孔子突然改变了脸色说：“好呀！这器物是告诉人们对待盈满的态度呢！”子贡在一旁说：“请问夫子，对待盈满的态度怎样。”孔子说：“这器物告诉我们：盈满了便赶快减损。”子贡问：“为什么盈满了要减损呢？”孔子解释说：“事物旺盛了就转向衰败，快乐到极点便产生悲哀；太阳到了中午便向西偏斜，月亮圆了便渐渐残缺。因此，聪明睿智，要靠愚笨来保持；见识多口才好，要靠孤陋寡闻来保持；勇武刚毅，要靠胆小怯懦来保持；富足尊贵，要靠节俭朴素来保持；恩德遍及天下，要靠谦逊退让来保持。这五条，是先王用来保住天下不丧失的法宝。违背这五条，没有不危险的。”所以《老子》说：“能够保持这种道的人，不要求满足欲望。正因为不满足，所以能由破变新，由败转成。”

【原文】

56 武王问太公曰："寡人伐纣天下，是臣杀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后世之用兵不休，斗争不已，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问也！夫未得兽者，唯恐其创之小也；已得之，唯恐伤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则塞民于兑[①]，道全为无用之事[②]，烦扰之教，彼皆乐其业，供其情[③]，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瞀而载之木[④]，解其剑而带之笏。为三年之丧，令类不蕃；高辞卑让，使民不争。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娱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礼以弇其质[⑤]，厚葬久丧以亶其家[⑥]，含珠、鳞施纶组以贫其财[⑦]，深凿高垄以尽其力。家贫族少，虑患者贫[⑧]。以此移风，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也[⑨]。"

【注释】

①兑：原注作"耳目鼻口也。"　于：助词，无实义。"塞兑"参见本卷 41·⑥。

②全：俞樾认为应作"令"。　道：导。

③供：王念孙认为应为"佚"，安逸。

④瞀：通"鍪"，兜鍪，头盔。　载：通戴，使戴。　木：应作"术"，通"鹬"(yù 玉)，鸟名。这儿指鹬鸟冠，古代掌管天文的官员戴的帽子，像鹬鸟之形，此鸟能知气象的变化。一说"戴之鹬"指戴鹬羽毛装饰的帽子。这句和下句指偃武修文。参用王引之、王绍兰、俞樾三家之说。

⑤弇(yǎn 演)：掩盖。

⑥亶：通"殚"，尽。

⑦"含珠"句：见十一·9·⑬、⑭。这句也指厚葬。

⑧贫：应为"寡"，少。

⑨所引《老子》语见《老子》三十七章。　化：变化。　欲：欲望。　作：兴起，

产生。 无名之朴：即“道”。道无名，未雕饰。这一节中姜太公所谓长治久安的法宝归根到底是使官吏和老百姓“无知无欲”，无财无力，是地地道道的愚民、弱民政策。其中以厚葬、劳役来让人们财尽力竭，以久丧来节制生育，以繁文滋礼来掩盖质朴，和本书其他篇章对这些劳民伤财、压抑天性的做法的批判自相矛盾，可以说是本书的糟粕。姜太公的话本身也有自相矛盾的，如一方面说要让人民“皆乐其业，佚其情”，一方面又说要让人民“亶其家”、“贫其财”、“尽其力”。

【译文】

周武王问姜太公道：“我起兵攻夺殷纣王的天下，这是臣杀自己的君王，下伐上。我担心将来这类的战争不能停息，人们的争斗不能制止，您看怎么办呢？”姜太公说：“君王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没有猎获野兽时，唯恐射杀野兽的伤口小，不能得到手；得到野兽时，又唯恐伤肉太多，影响猎物的质量。君王如果想长久据有天下，那就堵塞住人民的眼耳口鼻，不让他们有任何欲望，引导他们，让他们做无用的事情，对他们施行繁琐的说教，让他们都乐守本业，安分守己，由清醒明白引向糊涂暗昧。这时就去掉他们的头盔，让戴上鹬鸟羽毛装饰的帽子，解下他们的宝剑，让他们插笏上朝。制定守丧三年的礼制，让他们不能繁衍后代；提倡位高的和位卑的都互相谦让，使人民不产生争斗。用酒内让他们心情舒畅，用音乐让他们快快活活，用鬼神使他们畏惧天命，用繁文缛节掩盖他们的本色，用厚葬久丧耗尽他们的家产，用豪华的随葬物使他们贫穷，深挖壕沟高筑城墙耗尽他们的体力。家家贫穷，同族人少，这样天下图谋作乱的人便少了。用以上的办法来改变风俗，就可以稳坐江山不至于丧失。”所以《老子》说：“万物在变化中如果萌生欲念，我就用叫不出名称的质朴的道来镇服。”

卷十三　氾　论

【题解】

本篇题为“氾论”，涉及到的问题确实比较广泛，但有一根主线贯串全篇，那就是朴素的唯物思想和辩证观点。

在法制问题上，提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以“利于民”、“周于事”为根本原则，而不是简单地以古今定是非；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特别强调“法与时变，礼与俗化”，“常故不可循”。

在治政方针上，提出“权变”的策略思想，主张从实际出发，宽猛相济，刚柔并用；能屈能伸，“乘时应变”；只有胸怀博大、志向高远才能运用权变的艺术。

在是非问题上，认为没有绝对的是和非，是非标准是以时空为转移的。

在人才评价问题上，主张一方面要看主流，反对求全责备，以小过掩大美；另一方面要看本质，看发展，由“小”知大。

在祸福问题上，认为利害、强弱、存亡可以互相转化；特别强调去贪欲，保持心气平和；贪利是致祸的根源，虚静无为才能免祸。

本篇还对鬼神观念的产生原因作了相当科学的解释，既反对“愚”民盲目迷信鬼神，又反对对鬼神观念作简单否定，分析入情入

理。

全篇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有力，层次清晰。

【原文】

1 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①]，其德生而不辱[②]，予而不夺[③]，天下不非其服[④]，同怀其德[⑤]。当此之时，阴阳和平，风雨时节，万物蕃息[⑥]，乌鹊之巢可俯而探也，禽兽可羁而从也[⑦]，岂必褒衣博带，句襟委章甫哉[⑧]！古者民泽处复穴[⑨]，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热蚊虻。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⑩]，上栋下宇[⑪]，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⑫]，緂麻索缕[⑬]，手经指挂[⑭]，其成犹网罗[⑮]；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便其用[⑯]，而民得以掩形御寒。古者剡耜而耕[⑰]，摩蜃而耨[⑱]，木钩而樵[⑲]，抱甀而汲[⑳]，民劳而利薄；后世为之耒耜耰锄[㉑]，斧柯而樵，桔皋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㉒]，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㉓]。乃为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负儋之勤也[㉔]，而作为之揉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为鸷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而作为之铸金锻铁[㉕]，以为兵刃，猛兽不能为害。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㉖]，人各以其所知[㉗]，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㉘]，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㉙]。

【注释】

①古者:原注作“三皇以前也。” 鍪(móu 谋):原注作“头着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一说:鍪,放发也。”第一种解释是指古代形状像兜鍪的帽子。兜鍪本是古代战士的头盔,因其将头部覆盖住,所以叫“兜鍪”。所谓放发是指披头散发,长发蒙头盖颈,根本不用帽冠。两种解释,都是说明远古帝王虽无后世那样的礼服,但行德政,所以人民拥护。 绻(quǎn 犬)领:即翻皮毛作衣领。原注作“皮衣屈而絰(zhì 至,缝缀)之,如今胡家(匈奴人)韦袭(皮外衣)反褶以为领也。一说:绻,绕颈而已,皆无饰。”这句及本节内容出自《荀子·哀公篇》,又见《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荀文有:“鲁哀公问舜冠于孔子,孔子不对(杨倞注:‘哀公不问舜德,徒问其冠,故不对也。’)。三问,不对,哀公曰:‘寡人问舜冠于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对曰:‘古之王者,有务而拘领(杨注:‘务,读为冒。拘与句同,曲领也。’冒即‘帽’)矣,其政好生而恶杀焉(杨注:‘言虽冠衣拙朴,而行仁政也。’),是以凤在列树,麟在郊野,乌鹊之巢可附而窥也。君不此问而问舜冠,所以不对也。’”晏子文有:“(齐)景公问晏子曰:‘吾欲服圣王之服,居圣王之室,如此则诸侯其至乎?’晏子对曰:‘法其节俭则可,法其服,居其室,无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服饰)致诸侯也……且古者尝有絰衣挛领而王天下者,其义(当为‘政’)好生而恶杀。’”“有务”同“有鍪”。“拘领”、“挛领”同“绻领”。又,兜鍪,秦、汉以前叫“胄”。兜鍪是胄的分音写法,胄和兜古代声母很相近(仅清音、浊音之分),胄和鍪韵接近(“侯”、“幽”两韵相通),用兜的声母和鍪的韵拼合,就是胄。正字应该是胄。古文字胄像头戴帽形。

②生:让人民安生。 辱:王念孙认为应作“杀”。上注所引二书都作“杀”。杀:死,让死去。

③予而不夺:原注作“予,予民财也。不夺,无所征求于民也。”指轻赋税,使民富。

④“天下”句:原注作“非,犹讥呵也。” 服:服饰。

⑤怀:原注作“归也。” 怀其德:因其德而归服。

⑥“万物”句:原注作“政不虐,生无夭折也。”

⑦从:原注作“犹牵也。”使跟在后面走叫“从”,所以原注解释为牵。

⑧“岂必”二句：褒：衣襟宽大。 句(gōu 勾)襟：曲襟。弯曲的衣襟。 委：原注作“委貌冠”。一种帽檐委曲的冠。 章甫：冠名。以上是儒服。

⑨泽处：住在水边。 复穴：在堤岸悬崖上挖的洞穴。

⑩作为之：作：始。 为：给。 构：架。 宫室：王念孙认为应作“室屋”。室屋是古人常语。《礼记·月令》：“毋发室层。”《管子·八观》：“宫营大而室屋寡。”《吕氏春秋·怀宠篇》：“不焚室屋。”《史记·天官书》：“城郭室屋门户之润泽。”

⑪栋：屋脊梁。 宇：屋檐。

⑫伯余：原注作“黄帝臣也。”传说黄帝时发明衣服的人。

⑬绬(tián 田)：绩，搓麻成线索。 索：捻，用手指搓转。

⑭经：纵线。指牵纵线。 挂：通“绊”，结，打结，打疙瘩。指编结。

⑮网罗：捕鱼捕鸟禽的网。

⑯胜复：胜通“縢”，织布机上持经线的轴。《说文·木部》：“縢，机持经者。”段玉裁注：“《三仓》曰：‘经所居，机縢也。’《淮南·氾论》曰：‘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便其用……’胜者，縢之假借字。” 复：通“椱”，一说指织机上卷布用的轴；段玉裁说是叩击使纬线和经线结合紧密的构件，每抛穿一梭，椱随脚踏撞击一次。《说文·木部》：“椱，机持缯也。”段注：“缯字不可通。《玉篇》作‘绘’。按：当作‘会’。会者，经与纬之合也。纬与经合虑其不紧，则有椱入经之间以紧之。”段说为是。此件随脚踏反复不停地往返撞击，所以叫“椱”，是织机上不可缺少的重要部件。“机杼椱椱”代指织布机。

⑰剡(yǎn 眼)：锐利。使锐利，磨使锋利。

⑱耨(nòu)：古代锄草的器具。引申为锄草。

⑲木钩：木镰刀。

⑳甀(zhuì 坠)：小口罂，用来汲水。

㉑耰(yōu 优)：古代捣碎土块的农具。用土覆盖种子也叫耰。

㉒“乃为”二句：窬：空。 方：并。 航：原注作“舟相连为航也。”

㉓委输：运送。装车船叫委，卸下来叫输。

㉔“乃为”二句：乃：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为：因为。 鞄：“靼”的误字。靼(dá 达)：柔软的皮革。 屩(juē 决阴平)：草鞋。 儋：同“担”。

㉕金：黄铜。

㉖“故民”二句：迫：受逼迫。　困：受困。

㉗所知：王念孙认为应作“知”，智。所字涉下文两“所”字而衍。所知指知道的东西，和这儿句意不合。

㉘常故：等于说“常规”，“老一套”。

㉙“则先”句：这一句是全节的中心句，点出这一节的中心意思。

【译文】

远古的时候，曾经有戴着形似兜鍪的帽子，穿翻毛皮领衣服的君王而能治理好天下的，他的德政让人民好好活着，而不是叫人民没活路，让人民得到财物而不是聚敛民财，因此，天下人并不讥笑他的服饰，而是都被他的恩德感化而归顺。在那时候，阴气、阳气平平和和，风雨按季节来到，万物繁衍生长，乌鸦、喜鹊在低处筑巢，没有人去伤害，禽兽驯服得可以用绳子系着牵着走，哪里一定得穿上宽大的衣服，系上宽腰带，穿着曲襟衣，戴着章甫帽呢！古时人民居住在水乡泽国，在提岸悬崖上打洞栖身，冬天受不住霜雪雾露的袭击，夏天熬不住暑热和蚊虻叮咬。圣人就为人民筑土架木修成房屋，上有脊梁，下有屋檐，能遮风挡雨，躲避寒暑，百姓因而住得安乐。伯余刚开始教人们制作衣裳的时候，搓麻绳，捻麻线，用手牵拉经线，靠手编结，做成的那种“衣裳”，就像捕捉鱼虾禽兽的罗网；后世发明了织布机，方便人民用来织出布帛，因而人民得以遮蔽身子，抵御寒冷。古时候磨利石片当犁头耕田，磨快蚌蛤当锄头除草，用木镰刀打柴，抱着瓦瓶打水，人民劳累而获利很少；后世发明耒耜耰锄翻田耘土播种，制出斧头砍柴，发明桔皋取水，人民劳动轻松而得利多。古时候大川深谷阻断交通，使人们不通往来，于是挖空大树，拼合木板，做成舟船簰筏，因此不同地理环境的人们能够互通有无。因为人们到千里之外全靠徒步行走，肩挑背驮十分辛

劳，于是发明车子，用马拉牛拖，人民坐车达到远方却不劳累；因为凶猛的禽兽伤害人民无法抵御，于是教会人们铸锻铜铁，制成兵器，凶猛的禽兽不能再为害了。所以人民被艰难逼迫就要寻求方便的办法，被祸害困扰就会造出防备的器具，人们各自凭自己的聪明才智，避开有害的，靠近有利的。既然常规老套不能死守，器械不能因袭不变，那么就是先王的法度也是有可以改变的了。

【原文】

2 古之制，婚礼不称主入①，舜不告而娶②，非礼也；立子以长，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③，非制也；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④，非法也。夏后氏殡于阼阶之上⑤，殷人殡于两楹之间⑥，周人殡于西阶之上⑦，此礼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⑧，夏后氏堲周⑨，殷人用椁⑩，周人墙置翣⑪，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于暗，殷人祭于阳，周人祭于日出以朝⑫，此祭之不同者也；尧《大章》⑬，舜《九韶》，禹《大夏》，汤《大濩》，周《武象》，此乐之不同者也。故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⑭，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⑮，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⑯，所推移上下者无寸尺之度⑰，而靡不中音⑱。故通于礼乐之情者能作音⑲，有本主于中，而以知榘矱之所周者也⑳。

【注释】

①"古之"二句：婚礼不称主人：古代婚礼规定，子女婚姻由父母作主（"父母之命"），由媒人提亲（"媒妁之言"）。"不称主人"指不能由父母亲自出面提

亲(这是丢人的),而必须由父母以外的叔伯父、兄长、师友为媒。主人指父母。这句话是省简的说法,真正的意思就是儿女婚事得父母作主,媒人牵合。婚礼不称主人,见《春秋·隐公二年公羊传》和《桓公八年公羊传》。《隐公二年公羊传》这一句何休注:“为养廉远耻也。”唐徐彦疏:“谓养成其廉,远其惭耻也。”大意是说由媒人说亲是为了养成子女的廉耻之心。

②“舜不”句:原注作“尧知舜贤,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顽,常欲杀舜,舜知告则不得娶也。不孝莫大于无后,故孟子曰:‘舜不告,犹告尔。’”相传尧帝以二女娥皇、女英许配给舜,舜又不禀告其父瞽叟,这都不符合后来的礼法,事实是尧舜之时根本没有后来才有的那种婚礼。孟轲硬要扯到“无后不孝”上为舜的自主婚姻作解释,说“不告,犹告尔”。高诱原注也附合孟轲,而本书引用舜事是证明“此礼之不同”、“因时变而制礼乐”,不是宣传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③伯邑考:原注作“武王之兄。”据史书记载,伯邑考被纣王杀害。原注又说:“废长立圣,以庶代嫡,圣人之权(灵活处理)尔。”

④“文王”句:古礼规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但国君为早立嗣,可以十二岁加冠,娶妻,十五岁可生子。

⑤殡:停放灵柩。　阼(zuò 坐)阶:大堂东面的台阶。东边是“主位”(主人之位,与宾位——西位相对)。原注作“于阼阶,犹在主位,未忍以宾道远之。”不把死者当远客看待。

⑥楹(yíng 盈):堂屋前面的柱子。原注作“殷殡之于堂上两柱之间,宾主共。”有暂为主,即将为宾之意。

⑦西阶:原注作“盖以宾道远之。”看来从夏到周,人们离别死者的心态是渐趋开化,这是精神文明的一种进步。

⑧瓦棺:原注作“瓦棺,陶瓦。”即陶质棺。

⑨堲(jí 即)周:土棺。　堲:烧结的土块。　周:覆盖。原注作“夏后氏,禹世,无棺椁,以瓦广二尺,长四尺,侧身累之,以蔽土,曰堲周。”一说指用烧成的砖周放于棺材的四面,则是椁的雏形。《礼记·檀弓上》:“夏后氏堲周。”郑玄注:“火熟(用火烧熟)曰堲。烧土冶以周于棺也。或谓之土周。”似以后一说为宜。

⑩椁:外棺。

⑪墙置翣(shā 煞):原注作“周人兼用棺椁,故墙设翣,状如今要(刘文典

本如此，庄本作“翣”，刘本误）扇，画文（花纹），插置棺车箱以为饰。多少之差，各从其爵（死者爵位）命（诰命，指女者）之数也。”参见二一·10·⑨。

⑫“夏后”三句：祭于暗：原注作“于室中，中夜祭之也。” 祭于阳：原注作“于堂上，日平旦祭也。” 祭于日出以（于）朝：原注作“于日出时祭于庭中。朝者，庭也。”俞樾依据《礼记·祭义》文和郑玄注、孔颖达疏否定了高诱的原注。认定这里说的祭都是指郊祭（郊外设坛而祭）；“暗”指黄昏时，“阳”指正午日中天时，“朝”指日出时。《祭义》：“郊之祭，大报天（祭天报其恩）主日（以日为主），配以月（兼祭月）。夏后氏祭其暗，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从）朝及暗。”周人礼繁，有时祭事从早晨延到天黑。俞说较可信。

⑬《大章》：原注作“尧乐也。”乐含歌舞及伴奏。下文《九韶》是舜乐，《大夏》是禹乐，《大濩（huò 获）》是汤乐，《武象》是周武王乐。

⑭道：治国方法，制度。

⑮事：治。也是治政方法，制度。 施（yì 义）：及，传。

⑯施：放置。这儿有接触的意思。

⑰寸尺：指量长度的器具。 度：量。

⑱靡：无。 中（zhòng 仲）：切合。 音：音律。

⑲音：王念孙认为是“言”的误字。言属下一句，当“说”讲。那么“作”即指制定恰当的礼乐。

⑳“（言）有本”二句：本：根本，指合时宜的原则。 中：心中。 榘（jǔ 矩）矱（huò 惑）：尺度，法则。 周：合。

【译文】

按照古代的礼制，儿女婚姻得由父母作主，虞舜没禀告父母就娶了尧帝许配给他的女儿娥皇、女英，这是不合古礼的；立嗣子要立长子，文王不立嫡长子伯邑考而立伯邑考的弟弟武王为嗣子，这是不合古制的；古礼规定男子三十岁才能娶妻，文王十五岁便生了武王，这是不合古法的。夏后氏时人死以后灵柩停放在堂屋的东阶上，殷朝时灵柩停放在厅堂的楹柱中间，周代灵柩停放在西阶上，这是三代殡礼不同的地方；有虞氏时用瓦棺，夏后氏时用土棺，殷朝人用椁，周朝人柩车上要装饰翣扇形状的饰物，这是葬礼不同的

地方；夏后氏的郊祭在黄昏时举行，殷人在中午举行，周人在早晨举行，这是三代祭礼上不同的地方；尧帝时用《大章》舞乐，舜帝时用《九韶》舞乐，夏禹王用《大夏》舞乐，商汤王用《大濩》舞乐，周武王用《武象》舞乐，这是古帝王在用舞乐上的不同。所以五帝治理天下的制度、方法虽然有差别，但是他们的恩德都能遍及天下，三王治理国政的制度、方法有差异，但是他们都能名扬后世，这都是因为他们能够适应时势的变化来制定礼乐，好比师旷手触摸瑟柱，上下移动时并没有拿尺来度量，却无不切合音律。所以通达礼乐情理的人就能制定出恰当的礼乐，这是说他心里有谱在主宰着，因而知道怎样才能符合法度。

【原文】

3 鲁昭公有慈母而爱之①，死为之练冠②，故有慈母之服③；阳侯杀蓼侯而窃其夫人④，故大飨废夫人之礼⑤。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⑥。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⑦，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夫夏、商之衰也，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⑧。

【注释】

①鲁昭公：春秋末期鲁国国君。　慈母：原注作“慈母者，父所命养己者

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为之女母，礼为缌麻三月。”孙诒让认为原注中的“为之女母”应在“养己者也”之下，“女”应作“如”。这一意义的“慈母”指庶母身份的养母，地位和生母相同，死后丧服同生母。另一含义指诸侯王幼时的乳母，今俗称乳娘、奶娘、奶妈，由大夫的妾或士的妻充任，其丧服缌麻三月。本文此处说的当指这种乳母。慈通“饲”或“食”，都有养育之意。

②练冠：古代丧服。父母周年祭为“小祥”，小祥所用丧服叫“练”。这儿指为乳母守一年孝。

③“故有”句：意思是说因鲁昭公为乳母守一年丧，遂有这种丧服流传下来，而原先对乳母只有三月缌麻之服。以上三条注释仅就高诱原注加以解说，孙诒让认为高诱的注不尽合古制，如原注所说不适用于诸侯，只适用于大夫、士。详见《仪礼·丧服》和《礼记·内则》。

④“阳侯”句：原注作“阳侯，阳陵国侯也。蓼侯，皋陶之后，偃姓之国侯也，今在庐江。”“阳侯见蓼侯夫人美艳，因杀蓼侯而娶夫人。”关于“阳侯”，参见六·2·③。

⑤“故大”句：原注作“古者大飨饮酒，君执爵，夫人执豆。”因阳侯杀蓼侯夺其夫人，“由是废夫人(执豆)之礼”，此礼之废由此事而起。　大飨：古代的一种祭礼，即“大祫”祭。古代高祖以上的神主之庙要拆毁，迁其神主入太祖庙中供奉，合祭已毁庙的神主和未毁庙的神主叫“大祫”，也叫“大飨”。

⑥著：显著。这里是使显著，即继承发扬的意思。

⑦经：和“常”义近，指常规、常则、常理。

⑧多：赞美。

【译文】

鲁昭公有位乳母，昭公很爱戴她，乳母去世以后，照公破例为她守孝一年，从此有了为乳母守孝一年的礼节。阳陵国侯杀死蓼侯抢走蓼侯的夫人，所以从此以后举行大飨祭典时废除了由夫人执豆的礼仪。先王的制度，不恰当的就废除它；近代的治国方法，如果是好的，就继承并发扬光大。因此礼乐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圣人制定礼乐，但是不受礼乐限制；治理国家虽然有常规，但必须以对人民有利为根本原则；政令教化虽然有规范，但必须以能切

实可行为最好；只要对人民有利，就不一定要效法古制；只要切合实际情况，就不一定要遵循旧法。夏朝、商朝到了末世，桀和纣没有改变古制还是灭亡了；夏、商、周刚兴起的时候，夏禹、商汤、周武王不因袭旧法却兴旺发达起来。所以圣人的法度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礼节随着风俗习惯的不同而改变，衣服器具各各便利实用，法令制度各各适合时宜。所以改变古制无可非议，因循世俗不值得赞美。

【原文】

4 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王道缺而《诗》作①，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②。《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③！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④。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⑤。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⑥。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注释】

①"王道"句：原注作"《诗》所以刺（不由）王道。"（"不由"二字据刘文典说补）。《诗》即《诗经》，本来叫《诗》，后来奉为儒家经典，才称《诗经》。

②坏：败坏，动词。东西破损、变质叫坏，今语还是如此。原注作"《春秋》所以贬绝不由礼义也。"此处有"不由"二字，可推定上文注语也应有这两个字。

③"儒者"二句：意思是说用衰世产生的刺王道之缺的《诗》、《春秋》来开导世人，不如用三代兴盛的经验来教导人。"岂若"句承上句省去了"循"字。作

者的本意是说明不能以为凡古就好，不过话讲得有些绝对化。《诗》、《春秋》所“刺”的可以作为鉴戒；《诗》、《春秋》也有褒赞的可借鉴的正面经验。

④“夫道”二句：其缺：即上文说的“王道缺”。 其全：即“三代之盛”，未缺者。

⑤“诵先”四句：王念孙认为“《诗》”是衍文。那么《书》应该指《书经》，即《尚书》。两个“闻得”的“得”是衍文。

⑥“得其”二句：原注作“圣人所言微妙，凡人（俗人，和“圣人”相对）虽得之，口不耐（能）以言。”原文的“得”字是衍文。

【译文】

百川源头不同但最后都归向大海，百家的事业不同但是都以治理好天下为目的。“王道”残破不堪因而产生了《诗》，周王室衰微、礼义遭到毁坏因而产生了《春秋》。《诗》和《春秋》虽然是学问中的上品，但都是反映衰世的作品，儒家用它们来教导世人，哪里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经验来教导世人呢！如果认为《诗、》《春秋》是讲的古代的道理就贵重它们，那么还有比产生《诗》、《春秋》更古的时代呢。与其称道反映王道残破的《诗》、《春秋》，不如称道更早的三王盛世的政绩。诵读三王的《书》，不如听到他们说的话；听三王说的话，不如得知他们说话的根据。他们说话的根据，又是一般人用言语说不清楚的。所以说可以言传的道，不算永恒的道。

【原文】

5 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①]，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②]，洞洞属属[③]，而将不能[④]，恐失之，可谓能子矣[⑤]！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⑥]，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

扆而朝诸侯[7]，诛赏制断，无所顾问[8]，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9]！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10]，请而后为，复而后行[11]，无擅姿之志，无伐矜之色[12]，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所以应时矣。何况乎君数易世[13]，国数易君，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以成威势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礼，一定之法，应时偶变[14]，其不能中权[15]，亦明矣。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16]。故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17]，而非所以为治也[18]。故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时省其用，虽日变可也[19]，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20]，得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21]。

【注释】

①专制：等于说独断专行。　专：独。　制：决断。

②奉持：捧持，捧器皿和拿东西。这一句到“恐失之”是写侍候父亲小心恭谨的神态，生动地描绘出孝子的形象。

③洞洞属属：恭敬虔诚的样子。《礼记·祭义》：“洞洞乎，属属乎，如弗胜，如将失之。”孔颖达疏：“洞洞属属，是严敬之貌。”

④而：通“如”。“而将不能”和上条所引的《礼记》文“如弗胜”意思一样。

⑤子：为子，尽孝子之道。

⑥籍：原注作“图籍”，指版图，代表国家、江山，引申为“位”，天子之位。

⑦“诛管”二句：参见十一·18·⑥、⑦。

⑧顾问：问。顾这儿和问同义，含有请示请教的意思。今语意为有某种专门知识供咨询的人，是名词。

⑨武：刚毅果决。

⑩委质：臣见君时，屈膝而委身于地。　委：曲。　质：身体。

⑪复：禀告。

⑫擅姿：专断放肆。姿通“恣”，放纵。 志：心，意。 伐矜：自夸自傲。

⑬世：杨树达认为应作“法”。《诠言》：“又况君数易法，国数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本书相同的语句经常重复出现。

⑭偶：合，适应。

⑮中(zhòng 仲)权：符合权变的策略。

⑯“道犹”四句：金石指钟磬，一旦铸成，它们的音色就固定不变了。 每弦改调：琴瑟的弦音调可以随时调整。

⑰具：工具，手段。 人：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⑱所以为治：这里指执行法制礼义的正确的方法、原则。原注打比方说：“犹弓矢，射之具也，非耐(能)必中也，中在其人之功。”

⑲“若乃”三句：考：考核。 省：省察。 日：每天。

⑳当：合。 于：助词，无实义，由当“和”讲的介词虚化而来，可不译出。下三句的“于”同此。 祥：原注作“顺也。”

㉑正：正确的原则。

【译文】

周公旦侍奉父亲周文王，行为不敢专断，办事不敢由自己作主，他在文王面前，身子柔顺得好像禁受不起衣裳的重量，说话轻言细语好像没有发出声音，每当给文王端茶递水、侍候起居的时候，总是恭恭敬敬，好像捧着千斤重物力不胜任，唯恐有所闪失，真可以称得上能尽孝子之道啊！武王去世时，侄子成王年纪还小，周公为了继承文王创立的事业，履行天子的职责，担任摄政王处理国政，他平息了夷狄的叛乱，诛杀惩治了谋叛罪人管叔、蔡叔，坐在天子的宝位上受诸侯朝拜，诛罚赏赐都由他作出决断，不请示年幼的成王，威风震动天地，声势慑服四海，真可以称得上刚毅果断啊！成王长大成人以后，周公把国政归还给成王，以臣礼恭谦地侍奉成王，遇事一定请示报告成王以后才去执行，没有一点专横放肆的意思，看不出一点骄傲居功的神情，真可以称得上能行臣道啊！所以

周公一个人前后三次改变身份和为人态度，这是为了顺应时势啊。何况同一位君王多次改变治国之法，或者同一个国家多次改换君王，各自凭着他的地位来做他喜欢的事，除去他憎恶的东西，以便树立威势满足自己的嗜好欲望，在这种情势之下，却要拿固定不变只适用于某个时间的礼法来应付千变万化的时势，这样做不能符合权变的原则，是明摆着的。所以圣人所遵循的治国原则叫做道，具体做的叫做事。道好比金钟石磬，一旦定了音调就不能改变；事情好比琴瑟，弦的音调可以随时调整。所以法制礼义这些东西，只是治国的工具，而不是治理好国家的决定因素。所以用仁作为经线，用义作为纲纪，这是万世不变的。至于说考核人才，经常省察他们的言行表现，决定升降进退，这一类具体事情，即使每天变动也是可以的，天下哪有常规呢！只要切合世事，适合人情，遵循自然规律，顺应神灵，就可以正确治理了。

【原文】

6 古者人醇工庞[①]，商朴女重[②]，是以政教易化，风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犹无镝衔橛策錣而御馯马也[③]。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④]，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⑤]，夏后氏不负言[⑥]，殷人誓[⑦]，周人盟[⑧]。逮至当今之世，忍询而轻辱[⑨]，贪得而寡羞，欲以神农之道治之，则其乱必矣。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⑩]，天下高之[⑪]；今时之人，辞官而隐处，为乡邑之下[⑫]，岂可同哉！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⑬]，修戟无刺[⑭]。晚世之兵，隆冲以攻[⑮]，渠幨以守[⑯]，连弩以射[⑰]，销车以斗[⑱]。

古之伐国，不杀黄口[19]，不获二毛[20]，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夫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舜执干戚而服有苗[21]，然而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由此观之，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22]；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

【注释】

①醇：原注作"厚，不虚华也。"醇本指酒味厚而纯。引申为纯厚，字后来用"淳"。　工庞：原注作"器坚致也。"指工匠制作的器具结实精致。

②商朴：原注作"不为诈也。"　重：原注作"贞正无邪也。"《大戴礼记·王言》："民敦工璞，商悫（què 确，诚实）女憧。"当是本书所本。重通"童"、"憧"，未开知识的样子。

③镝衔：原注作"口中央铁，大如鸡子（鸡蛋）中黄（蛋黄），所制马口也。"即马嚼子。　橛：马口中衔的横木，也是马嚼子。镝衔铁质，可能形似箭镝，故名"镝衔"。王念孙以高诱原注只解释了"镝衔"而未涉及"橛"为理由断定"橛"字是后人"妄加"的字，似乎有些武断。古人常常同义词语复用，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注与不注，不足为凭。　策錣（zhuì 缀）：见十二·46·②。　驲（hàn 悍）马：烈马。

④"昔者"句：原注作"无制令，结绳以治也。"指尚无成文的法令制度。

⑤"唐虞"句：原注作"有制令，焕乎（然）其有文章（成文的法令）也。其政常仁义，民无犯法干（犯）诛，故曰无刑也。"指虽有成文之法，不需动用。

⑥不负言：原注作"言而信也。"　负：背。

⑦誓：原注作"以言语要（约）誓，亦不违。"

⑧盟：会盟。《礼记·檀弓》："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叛），周人作会而民始疑。"《盐铁论·诏圣》："夏后氏不倍（背）言，殷誓周盟，德信弥衰。"

⑨询：同"诟"，耻辱。　轻辱：不怕丑。

⑩伯成子高：原注作"尧时人也。"事见《庄子·天地》。

⑪高：认为高尚，敬重。

⑫为乡邑之下：被乡间的人瞧不起。　下：认为低贱。

⑬槽矛：原注作“木矛也。”　无击：原注作“无铁刃也。”槽通“酋”。　矛又作“柔”。

⑭修：长。　刺：原注作“锋也。”

⑮隆冲：原注作“隆，高也。冲，所以临敌城，冲突坏之（冲撞敌城使毁坏）。”指攻城用的冲车。

⑯渠幨（chān 搀）：原注作“渠，堑也。一曰：甲名，《国语》曰‘奉文渠之甲’是也。幨，幰，所以御矢也。”幨和幰（xiǎn 显）都是帐幕。幨又作“襜”，本指衣裳前襟。

⑰连弩：原注作“连车（当作：“弓”）弩，通一弦。”安有机关，可连发数箭的弩机，用脚踏发动。

⑱销车：原注作“以牛挽之，以刃著（安置）左右，为机关发之，曰销车。”

⑲黄口：幼儿，小孩。

⑳二毛：有白发的老人。春秋时鲁襄公因不忍心杀已受伤之敌，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而被楚军打得大败，还以“君子”自夸。大司马子鱼对襄公作了无情的批判，说：“爱其二毛，则如服焉。”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子鱼论战)所以下文说“于今为笑”。

㉑“舜执”句：见一·9·⑫。

㉒论：杨树达认为当作“谕”，通“喻”，表明。“喻民俗”意思是法度要反映、符合民俗。　节：调节，节制。　缓急：宽严。“节缓急”意思是掌握好宽严，当宽则宽，该严就严。下文第八节“故圣人之道，宽而栗……”和此处意思同。

【译文】

远古时期，人民淳朴厚道，工匠制作器皿坚实精细，商贾诚实不欺诈，女子天真纯结，因此政教容易感化，风俗容易改变。当代人的道德渐渐衰落，风俗渐渐浇薄，想用质朴纯厚的方法治理已经风习败坏的人民，这就像不用马嚼子和带针刺的马鞭去驾御烈马。从前神农氏没有法令制度而人民自觉服从，唐尧、虞舜时虽然有了法令制度但是没有人触犯，夏后氏说话讲信用，殷代时兴赌咒发誓，周代时兴歃血为盟。到了当今这种世道，人们习惯忍受耻辱，贪得

财物不顾羞耻，想再用神农氏那种方法来治理，就必定乱套了。伯成子高拒绝封为诸侯，情愿隐居种田，天下人都赞美他品行高洁；如今的人拒绝做官，就被乡下人瞧不上眼，哪能再同古代一样呢！古代的兵器，只有弓和剑罢了，木矛没有铁刃，长戟没有锋尖。近代的兵器，冲车做得又高又大用来攻城，壕沟和帐幕用来防守，连发的机弩用来射杀，装有尖刀的战车用来打斗。古代攻克敌国，不杀小孩，不捉老人，那时认为是讲人道，今天再这么做便被人嘲笑。古人引以为光荣的事情，今人认为是丢人的；古代用来治理好天下的办法，今天会搞乱天下。神农、伏羲不实行赏罚老百姓不干坏事，可是今天执政的人不能再废除法令来治理百姓；虞舜执干戚而舞使有苗族归顺，可是今天征伐的人不能再丢开武器去制止暴乱。由此看来，制定法律制度，是用来反映人民的习俗的，应该宽严适度；器械用具，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制作应该恰当适用。

【原文】

7 夫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①，贤者立礼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与远举②；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③。耳不知清浊之分者，不可令调音；心不知治乱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独闻之耳④，独见之明，然后能擅道而行矣⑤。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今世之法籍与时变，礼义与俗易⑥，为学者循先袭业，据籍守旧教，以为非此不治，是犹持方枘而周员凿也，欲得宜适致固焉，则难矣。今儒墨者称三代、文武而

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7]；非今时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称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也。今夫图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出世，而狗马可日见也。[8]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而先称古[9]，虽愚有余。故不用之法，圣王弗行；不验之言，圣王弗听[10]。

【注释】

①万物：杨树达、刘文典认为当作“愚民”，与下句“不肖者”相对。

②与：以。　举：行走。

③使：《群书治要》引此文作“以”。

④耳：应作“聪”，与下句“明”相对。听觉灵为聪，视力好为明。

⑤擅：任意。　道：取道，选择道路。

⑥义：“仪”的古字。意义的“义”本作“宜”，后来用“义”取代了“宜”，于是另造“仪”字表示“礼仪”这个意义。

⑦“今儒”二句：称：颂扬。　言：这儿和“称”同义，等于说宣扬。这两句是说儒、墨称颂古圣之法但并不去实践，就是宣扬自己不实行的东西，批评孔、墨之徒言行不符，不务实际。下两句是说孔、墨批判现实而又不去改造它，就是承认自己反对的东西可以存在下去。意思和这两句一样。

⑧“今夫”四句：事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⑨道而：王念孙认为应为“而道”。道与称同义。

⑩圣王：《群书治要》作“明主”。刘文典认为作“明主”好，和上面的“圣王”避免重复。

【译文】

圣人制定法律制度，愚民受制约；贤人制出礼法，不贤的人被约束。受法律制约的愚民不能走得高远；被礼法约束的不贤的人不能适应变化。耳朵不能分辨清浊的人，不可以叫他调整音律，心里

不懂治乱根源的人，不可以让他制定法律制度。只有听觉特别灵敏、视力特别好的人，才能随意选择道路朝前走。殷朝改变了夏代的法令，周朝改变了殷代的法令，春秋时各诸侯国又纷纷改变周代的法令礼仪，还有什么古法好遵从呢！如果盲从古法，不过是长辈立法，晚辈照搬罢了。如果懂得法治产生的根由，那么就能适应时世而变法；如果不懂得法治产生的根源，即使因袭古法旧制，到头来还是会乱套。现在的法典已经随着时代变化，礼仪已经随着风俗改变，而那些做学问的人还是因袭死守前人的老套，以为离了这些老古董便不能治国平天下，这如同拿上方形的榫头硬朝圆形的榫眼里塞，想要能够相合而又牢固，那就难了。如今的儒家、墨家之徒，称颂三代、周文王周武王的古法，可自己又不实行，这等于宣扬行不通的东西；非议眼前的现实可是又不去改造，这等于听任自己反对的东西存在下去。称颂自己认为正确的，做的却是自己认为错误的，因此整天伤透脑筋却对治国没好处，劳损身体耗尽智力却对君王没帮助。现在那些画工总爱画鬼怪而讨厌画狗马，啥道理呢？鬼怪不在世上出现，而狗马人们天天见到，画鬼容易画狗马难啊！挽救危局，治理乱世，没有聪明才智办不到；但是称颂老古董，即使是笨蛋，智能也绰绰有余。所以无用的法规，圣王不采用；不符实际的话，明君不听取。

【原文】

8 天地之气，莫大于和①。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②。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

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3]；引而伸之，可直而睎[4]。故圣人以身体之。夫修而不横[5]，短而不穷，直而不刚，久而不忘者，其为绳乎？故恩推则懦，懦则不威；严推则猛，猛则不和；爱推则纵，纵则不令；刑推则虐，虐则无亲。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大臣将相[6]，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7]。使吕氏绝祀而陈氏有国者，此柔懦所生也。郑子阳刚毅而好罚[8]，其于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9]。此刚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见柔懦者侵[10]，则矜为刚毅[11]；见刚毅者亡，则矜为柔懦。此本无主于中[12]，而见闻舛驰于外者也[13]，故终身而无所定趋[14]。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郁而无转[15]，清之则燋而不讴[16]。及至韩娥、秦青、薛谈之讴[17]，侯同、曼声之歌[18]，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何则？中有本主以定清浊，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易道[19]，遇小人则陷沟壑。何则？目无以接物也。故魏两用楼翟、吴起而亡西河[20]，湣王专用淖齿而死于东庙[21]，无术以御之也；文王两用吕望、召公奭而王[22]，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霸，有术以御之也。

【注释】

①大：贵重。不是指数量多少、体积大小。　和：中和之气。这是本书经常用到而又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②“故圣”五句：原注作“言刚柔宽猛相济也。”这种治术是以道家为本又

兼融儒、法的产物，和老子强调以柔为主有所不同。　栗：坚硬。

③伸：当据刘绩本作“怀”，包容。

④睎：望。

⑤横：阻塞。长的东西通过窄狭地，横则阻塞不通，绳可卷曲，所以不会出现以上现象。

⑥大臣：指陈成常，陈又作“田”，陈田古音同。陈成常杀齐简公事见十八·15。

⑦田：是衍文。或用“陈”，或用“田”，但不能陈田连用，因为姓陈就是姓田。　鸱夷子皮：是范蠡到齐国以后的称呼。范蠡辅助越王灭吴以后，移居齐国经商，有鸱夷子皮之称，又称陶朱公。钱大昕认为陈成常杀齐简公时，范蠡尚未离越到齐，不可能是陈成常的同党，本书此处有误。刘文典据《韩非子》、《墨子》否定钱说。

⑧郑子阳：原注说子阳是郑国国君，又说是郑国国相。事见《吕氏春秋·首时》

⑨猘(zhì 至)狗：疯狗。原注作“国人逐猘狗以乱扰，舍人(家臣)因之(趁动乱机会)以杀子阳，畏其严也。”

⑩侵：被侵犯。

⑪矜：王念孙认为当作“务”。下句的“矜”字同此。

⑫本：陈观楼认为此字应在“无”字之下。下文有“中有本主”正和“无本”意思相反。

⑬舛(chuǎn 喘)：违背，悖乱

⑭趋：方向，归宿。

⑮浊之：唱低音。下句“清之”指唱高音。　转：婉转。

⑯燋：通“憔”。原注作“悴”。指憔悴，歌声苍白无力，不圆润不丰满。　讴：通“煦”(xù 叙)，这里指温润。不讴和燋意思相近。《集韵·虞韵》：“讴，煦也。”《说文·火部》：“煦……一曰温润也。”所谓“燋而不讴”大约指提高嗓门儿时声音沙哑干涩。

⑰韩娥：韩国歌手。曾在齐国雍门演唱，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秦青：秦国歌手，薛谈是他的学生。三人事均见《列子·汤问》。

⑱侯同、曼声：古代歌手。歌和讴，笼统地说(训诂上叫“浑言”)两字义同。相对来说(叫“析言”)合乐叫歌，徒歌叫讴。歌是按照一定(已制定的)曲子演

唱，可有伴奏。讴是没有伴奏的随意哼唱。本书这儿是浑言。

⑲易道：走平安的路。　易：平。刘文典认为“易道”上应补“得”字。

⑳“故魏”句：原注作“魏文侯任楼翟、吴起，不用他贤，秦伐，丧其西河之地。”顾千里认为楼、翟是两个人，楼是楼鼻(bí 鼻)，翟是翟强。《韩非子·难一》：“魏两用楼、翟而亡西河。”“吴起”是衍文。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魏文侯派吴起守西河，秦兵不敢犯。直到魏武侯时，吴起与田文争相位，还自夸“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向)，韩、赵宾从”。《战国策·魏策三》：“魏王……所用者，楼鼻、翟强也。”顾说可参考。

㉑涽王：齐涽王。原注作“田常之后，代吕氏为齐侯，春秋之后僭号称王。”淖齿：原注作“楚将，奔齐为臣。涽王无道，淖齿杀之，擢其筋，悬庙门之梁，三日而死。”事见《战国策·齐策六》。

㉒召公奭：见十·14·⑮。

【译文】

天地之间的气，没有比中和之气更贵重的。有了中和之气，阴阳调和，昼夜分明，这样就能生长万物。万物春分时节生长，秋分时节成熟，无论生长还是成熟，都离不开精纯的中和之气。所以圣人治国的原则是：宽松而又坚定，威严而又温和，柔软而又刚直，猛烈而又仁慈。如果太刚强就会折断，如果太柔软就会卷曲，圣人刚好掌握在刚柔之间，正是得到了道的根本。积聚阴柔之气便会低沉，积聚阳刚之气便会飞扬；只有阴气和阳气交融，才能形成中和之气。那墨绳作为一种度量的器具，可以卷曲包围；牵直以后，又能用它瞄准测直。所以圣人亲身体现墨绳的这种能屈能伸的特性。虽然长但不阻塞，虽然短但不会穷尽，虽然正直但不刚坚，长久但不会被遗忘，这便是墨绳的特性吧？所以只靠恩德来推行政令便显得懦弱，懦弱就没有威信；只靠严厉来推行政令就显得猛烈，猛烈就不能和睦；只靠仁爱来推行政令就会放纵，放纵就没人听从号令；只靠刑罚推行政令就显得暴虐，暴虐就没人亲附。从前齐简公放弃国家的权柄，一心宠信大臣将相，让他们树立并独占威势，结私成

党，公室的政令不能贯彻下去，所以让陈成常、鸱夷子皮一伙人能够实现弑君篡政的阴谋，使太公吕望传下的齐国断了继嗣，吕氏的齐国变成了陈氏的齐国，这就是齐简公的柔弱怯懦酿成的恶果。郑国的子阳刚毅好罚，他实行惩罚时，说一不二，从不宽赦。子阳的家臣中有个人折断了一只弓，他畏罪害怕被杀，就趁街市上人们追杀疯狗造成的动乱，杀死子阳。这就是刚毅猛烈造成的悲剧。如今那些不懂得宽猛相济这个道理的人，他们看到柔弱怯懦便会被人欺凌，就追求刚毅猛烈；看到刚毅猛烈招致灭亡，就追求柔弱怯懦。这种人心中没有根本作主心骨，让所见所闻的外界事物来搅乱自己的思想，所以一辈子没有固定的方向。比如不懂音律的人唱歌，唱低音时沉闷而不婉转悠扬，唱高音时干涩而不圆润。说到韩娥、秦青、薛谈、侯同、曼声这些名歌手，不论是无伴奏的随意哼吟，还是合乐的演唱，都是内心积聚着愤激的感情，这种感情充满胸中，通过音乐表露出来，因此没有不合音律而且不和谐动心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有根本主宰着来确定音调的高低变化，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扰，自成法度。现在那盲人走在路上，别人叫他往左走他就往左走，叫他朝右走他就朝右走；碰上君子给他指引到平坦安全的路上，遇到小人害他陷进深沟。为什么呢？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外物。所以魏国换着用楼翟、吴起守西河而失去了西河，齐湣王专用淖齿一人而被淖齿杀死在东庙，都是由于没有权术驾驭臣属；周文王同时任用姜太公吕望和召公奭而治理好天下，楚庄王专用孙叔敖一人而称霸诸侯，都是由于有权术驾驭臣属。

【原文】

9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①，

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2]；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趋舍人异，各有晓心[3]。故是非有处[4]，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之民[5]，是非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有以相使也[6]。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7]；譬若斤斧椎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时，以五音听治[8]，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9]，谕寡人以义者击钟[10]，告寡人以事者振铎[11]，语寡人以忧者击磬[12]，有狱讼者摇鞀[13]。"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14]，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15]，此而不能达善效忠者，则才不足也。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16]，入刍稾[17]，头会箕赋[18]，输入少府[19]。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20]，东至会稽、浮石[21]，南至豫章、桂林[22]，北至飞狐、阳原[23]，道路死人以沟量[24]。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详，而道仁义者谓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继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25]，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26]。当此之时，天下雄儁豪英暴露于野泽，前蒙矢石，而后堕溪壑，出百死而给一生[27]，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厉诚，以决一旦之命。当此之时，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以为不肖。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28]，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29]，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30]，有时而用也。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

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也。此见隅曲之一指[31]，而不知八极之广大也。故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

【注释】

①右：尊崇。《墨子》有《明鬼》三篇，今存下篇，主张人死为鬼，为恶者会受到鬼神报复惩罚。　非命：否定有“命”。《墨子》有《非命》三篇，否定天命，认为吉凶祸福皆在人为。

②杨子：即杨朱。参见二·9·⑦。

③晓心：晓于心，心中明白。“各有晓心”是说明于己则非于人。

④处：处所，环境。“是非有处”意即是非的判定都是以时空为转移的，没有绝对的是和非，在此时此地为是，到彼时彼地可能为非，反之亦然。

⑤丹穴：原注作“南方当日下之地。”　太蒙：原注作“西方日所入处也。”　反踵：原注作“国名，其人南行，武迹(脚印)北向。”是脚掌向后长的怪人。　空同：原注作“戴胜极下之地。”戴胜指神话人物西王母。西王母居昆仑山瑶池。疑空同在昆仑山下。甘肃平凉县西有崆峒山，疑空同即崆峒山。　大夏：见四·13·⑩。　北户：即“反户”，北通“背”。见四·14·⑤、五·37·⑧。　奇肱：《地形》第25节有“一臂民”，即此奇(jī 机)肱民。在西南方。　修股：也见《地形》第25节。以上都是九州以外的异国。

⑥使：支使，支配。

⑦“此之”四句：原注作“于诸夏之所是，八寅(《地形》作“殥”)之所非而废也；于诸华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其实八殥的各个国家之间也是如此，不单是华夏与八殥。

⑧以五音听治：详以下各句注。

⑨“教寡”句：原注作“道和阴阳，鼓一声以调五音，故击之。”鼓作为乐器，虽不能自成乐曲，但它控制乐队的节奏，本书用它比喻“道”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特点。所以说教以道者击鼓。所谓“调五音”即统一各种音调的节奏。参见十·11·⑦。

⑩“谕寡”句：原注作“钟，金也，义者断割，故击之。”所谓“义者断割”是说实行义和坚守义的人往往割弃私情私利，如大义灭亲，守义不辱，为义献身之

类。　谕：晓谕，使明白。

⑪“告寡”句：原注作“铎，铃，金口木舌，合为音声。事者非一品，故振之。”本书又以铎因有“舌”而自毁，以喻“有为”之害，无为自安。这儿似乎也有这种寓意。振铎是警诫君王不可生事扰民。参见十·15·③。

⑫“语寡”句：原注作“磬，石也，声急，忧亦急务，故击之。”这是原注者的一种看法。

⑬鞀(táo 桃)：有柄的小鼓。汉代以前鞀鼓穿有木柱，用时树立着。

⑭馈：原注作“食也。”指用饭。《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旦让儿子伯禽代替自己去鲁主持国政时告诫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　捉：握住。　哺：口中含着的食物。周公事与这儿所说夏禹事相同。

⑮劳：忧。古汉语“忧劳”常连用。

⑯发：调派。　适戍：被罚守边的人，多为囚犯。适通“谪”，惩罚，贬。　戍：防守。

⑰入：收缴。　刍槀(gāo 高)：喂牲口的草料。

⑱头会箕赋：征收苛捐杂税，搜刮民财。　头：按人头，按人口。　会：聚敛。　箕：撮取垃圾的畚箕。这儿意思是像用畚箕收聚地上的尘土、垃圾一样，喻搜括民财的快急、干净。原注说：“头会，随民口数，人(人人，每人)责(强取)其税。箕赋，似箕然(大意是像用箕聚秽物于其中的样子)，敛民财多，取意也(取比喻“敛民财多”之意)。”箕赋又作“箕会”、“箕敛”。《人间》写秦始皇暴政：“大夫箕会于衢。”《史记·张耳陈余传》写秦暴政：“头会箕敛，以供军费。”会也可读“kuài 快”当总计、计算讲。按年度计算叫会，见《周礼·天官·小宰》“听出入以要会”郑玄注(“月计曰要，岁计为会”)。又，有人把“箕”理解成“豆箕(应为“萁”，箕、萁未见通用)”，把高诱原注“似箕然”理解成“像豆箕燃烧之状”(以为“然”是“燃”的古字)，释译“箕赋”为“像燃烧豆箕一样威迫百姓”，不知何所据，似乎是对高诱注的误解。录以存辨。

⑲少府：原注作“官名。如今司农。”秦代的少府是九卿之一，属皇帝的私府，掌管山海地泽的税收，供皇帝享用。东汉时掌管宫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等。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⑳临洮(táo 逃)：在今甘肃武山县东南。　狄道：原注作“汉阳之县。”秦设的县名，在临洮，是陇西郡治所。原注说的汉阳当指东汉时改天水所置的

郡。

㉑浮石：东海中的岛屿。

㉒豫章：郡名。治所在今南昌。 桂林：秦郡名。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南。

㉓飞狐：原注作“在代郡南飞狐山。”飞狐是古代要隘名，在今河北涞源县北蔚县南，地势极为险要，是古代由河北平源通北方边郡的咽喉要道，原注说在代郡南，则是指与上述要隘相通连的要道飞狐口，为东汉建武十三年朝廷诏令王霸所筑，在代城南（蔚县东）。 阳原：原注作“在太原。或曰：代郡广昌东五阮关是也。”前者在今山西太原西南。后者在今河北宣化县西南。伏波将军马援曾于东汉建武二十一年将三千骑兵出此关。飞狐、阳原并提，当以后者为是。

㉔以沟量：原注作“言满沟也。”杨树达说：“古人言物之多，往往云‘以某为量’。”如《吕氏春秋·期贤》：“无罪之民，其死者量于泽矣。”《史记·货殖传》：“畜至用谷（山谷）量牛马。”

㉕奋袂（mèi 妹）：感情激动时把袖子一甩，准备行动。古人袖长，故有此说。 袂：衣袖。

㉖皇天：即天。古人常“皇天后土”并言（语出《尚书·武成》），是把天地看成神灵的说法。

㉗绐（dài 代）：原注作“至也。”和“致”意义相通，指求得。与“绐”音同的“逮”也有“至”、“追及”义。绐和至、逮上古音接近，可以通假。高诱原注训绐为至实际上是用的声训，认为绐通至。

㉘“履天”二句：履图籍：见本卷 5·⑥。 刘氏之貌冠：原注作“高祖于新丰（地名）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所谓竹皮冠即老笋的皮所制的帽子。其帽檐卷曲，所以又叫委貌冠。《汉书·高帝纪上》：“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也。”应劭说：“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鹊尾冠是也。”颜师古注：“竹皮，笋皮，谓笋上所解（脱落）之箨（tuò 唾，笋皮）耳……今人亦往往为笋皮巾（冠巾），古之遗制也。”可见唐代还有此冠。今仍有用笋皮做斗笠的。所谓造刘氏之冠，指刘邦已“及贵”，物以人贵，本来普通的笋皮帽也姓“刘”了。

㉙九斿（liú 流）：即“九旒”。又作“九游”。天子的旌旗。《礼记·乐记》：“龙旂九旒，天子之旌也。”旒是旌旗的下垂饰物。

㉚“一世”二句：一世：一时。代：更换。雌雄：比喻高低、胜负。战时重武轻文，坐天下后反过来，故说代为雌雄。

㉛隅曲：角落。指窄狭处。一指：喻极小。《孟子·告子上》：“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臂，而不知也，则为狼疾（即“狼藉”，稀里糊涂）人也。”孟子的意思和本书此处相近。

【译文】

弹琴唱歌击鼓跳舞来作乐，盘旋周转反复谦让来讲礼，用丰厚的葬品长久守丧来送别死者，这是孔子所提倡的，但是墨子反对；人人互相亲爱，崇尚贤才，敬重鬼神，不信天命，这是墨子所主张的，但是杨子反对；保全纯真的天性，不因为外物而拖累身形，这是杨子所宣扬的，但是孟子反对。人们的取舍各不相同，各人都只明白自己的想法。所以确定是非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处在一定的环境里就是对的，离开了一定的环境就是错的。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这些九州以外的异国，他们的是非各不相同，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之间，都各有一定的相处的礼节。这里认为的正确，不等于那里认为的正确；这里认为的错误，不等于那里认为的错误；好比斧头椎子凿子各有各的用处。夏禹的时候，凭五音来处理政务，悬挂着钟鼓磬铎，设置了鞀鼓，用来接待四方士人，并发布号令说：“拿道来指教我的敲大鼓，用义开导我的敲钟，报告我事故的摇铎，告诉我忧愁的击磬，有官司诉讼的摇鞀鼓。”在这时，夏禹一顿饭要被打断十次，洗一回头要被打断三次，他就是这样忧虑着天下的人民，有这样开明的君王，还不能向君王献良策尽忠心，就怪这种人才能不够了。秦始皇的时候，台榭筑得高高的，苑囿修得大大的，驰道通向远方，铸成十二个铜人，调派囚徒戍守边防，收缴草料供部队使用，按人头征收谷物搜括民财，运进皇帝的私库。被征调服劳役、守边防的青壮年男子，西到临洮、狄道，东到会稽、浮石，南到豫章、桂林，北到飞狐、阳原，一路上死去

的人填满沟壑。在这种时候，忠谏的人被认为不吉利，讲仁义的人被当成狂人。到了我们汉朝高帝起兵时，保存要灭亡的，延续绝嗣的，高举义旗，心怀愤激之情，亲自手持兵器，为百姓向皇天请命。在这时，天下英雄豪杰，在荒原草野风餐露宿，冲杀时冒着利箭滚石，撤退时落进溪谷，不顾百次死亡的危险，才得到一次生存机会，这样来争夺天下的统治权，奋发勇武精神，激励忠诚之心，来决定一时的命运。在这样的时世，穿上宽衣系着博带谈论儒学墨学的人，被看成无才之辈。等到暴秦已被推翻，战乱已经平息，天下已经安定，我们高帝继承周文王的事业，建立了周武王那样的功勋，登上了天子宝座，当年的竹皮帽被称为“刘氏冠”而风行天下，聚集邹、鲁的儒墨学者，贯彻先圣的遗教，树立起天子之旗，乘坐天子的大车，造出九旒旌旗，撞击大钟，敲打响鼓，演奏《咸池》古乐，举着干戚起舞。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有谁要提倡武力便会被怀疑居心叵测。一时之间，主张文德和崇尚武功两种人交换着高低胜负地位，这是由于时世的需要所造成的。现在尚武的人非议崇文的人，崇文的人非议尚武的人，崇文尚武互相非议，他们不懂得文武各适用于不同的时世。这些人只看到一个小角落、一根手指头，而不知道世界有多么广大。所以说朝东望，看不见西墙；朝南看，见不到北方；只有不偏向任何一方，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原文】

10 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①]；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②]。尧无百户之郭，舜无置锥之地[③]，以有天下；禹无十人之众，汤无七里之分[④]，以王诸侯。文王处岐周之间也[⑤]，地方不过百里，而立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纣之盛

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6]，然而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7]。故圣人见化以观其征，德有盛衰，风先萌焉。故得王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形者虽成必败。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将败也，太史令向艺先归文王，期年而纣乃亡[8]。故圣人之见存亡之迹，成败之际也，非待鸣条之野、甲子之日也[9]。今谓彊者胜则度地计众[10]，富者利则量粟称金，若此，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者，而万乘之国无不破亡者矣[11]。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妇皆能论之[12]。赵襄子以晋阳之城霸，智伯以三晋之地擒[13]；湣王以大齐亡[14]，田单以即墨有功[15]。故国之亡也，虽大不足恃；道之行也，虽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与宅[16]。"言去殷而迁于周也。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于焦门[17]，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18]；纣居于宣室[19]，而不反其过，而悔不诛文王于羑里[20]。二君处彊大势位[21]，修仁义之道，汤、武救罪之不给[22]，何谋之敢当[23]！若上乱三光之明[24]，下失万民之心，虽微汤、武，孰弗能夺也？今不审其在己者，而反备之于人[25]，天下非一汤、武也，杀一人，则必有继之者也。且汤、武之所以处小弱而能以王者[26]，以其有道也；桀、纣之所以处彊大而见夺者，以其无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夺，是趋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筑宫于五行之山[27]。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

塞险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则天下纳其贡职者回也[28]；使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矣[29]。”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夺也。周公可谓能持满矣。

【注释】

①德：通“得”。“道得”与下文“理塞”相对，意思即“得道”。

②家：古代诸侯的领地叫国，大夫的领地叫家。这儿家和国应视为同义，相当于“国家”，不是“家庭”的意思。

③“尧无”二句：两句说尧、舜没有为部落首领之前的地位身分。舜原先是平民，打鱼、耕田、烧窑都干过。下文禹、汤情况同此。

④分（fèn 份）：所分得的，整体中的一部分。这里指属于自己的领地。

⑤岐周：见十二·15·⑥。

⑥郡县：郡县作为行政区划的专名，始见于周代。周制县大于郡，县辖四郡，全国设百县。秦始皇时郡大于县，全国置三十六郡。汉沿用秦制。本书以郡县用于夏、商，是泛指领有的国土。

⑦亡形：灭亡的征兆。形指迹象，即行不仁。

⑧“夫夏”六句：出自《吕氏春秋·先识篇》。终古、向艺是古代贤士。

⑨鸣条：见九·7·⑲。 甲子之日：周武王在牧野打败殷纣王的日子。据说是周历二月五日。

⑩彊：“强”的正字。强是彊的通假字，后来逐渐代替了彊字，强的本义（虫名）不用，专表通假义（强弓、强大等），而正字彊渐废。

⑪“则千”二句：不：王念孙认为两句的不字都是衍文。王氏认为千乘说的是小国，万乘说的是大国，以大小论存亡，则小国不能称霸，大国必不灭亡。刘文典认为上句的不字不误，只有下句的不字是衍文。刘氏把千乘、万乘都看成大国，与小国相对（小国必亡的意思在言外）。“今谓”至“亡者矣”五句用的是假言推理的归谬推理法，王、刘二说都不违原意。但是战国时诸侯国以万乘为强大，相对以千乘为弱小，所以王说为佳。《韩非子·孤愤》：“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梁启雄《韩子浅解》：“乘，兵车。天子有兵车万乘，诸侯千乘，卿百乘。此文以‘万乘’代‘大国’，以‘千乘’代‘小国’。”《孟子·梁惠王上》：“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

家。”杨伯峻《孟子译注》：“古代的国家以兵车的多少来衡量国家的大小。刘向《战国策·序》说战国晚世‘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韩、赵、魏（梁）、燕、齐、楚、秦七国为万乘，宋、卫、中山以及东周、西周则为千乘。”

⑫论：知道。《说山》：“以小明大，以近论远。”高诱原注作“论，知也。”

⑬“赵襄”二句：见十八·5、9。赵襄子“霸”，泛言强大，不是特定含义的称霸。　擒：被打败。参见九·21·⑲。

⑭“湣王”句：见本卷8·㉑。

⑮“田单”句：原注作“燕伐齐而灭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田单以市吏率即墨市民以击燕师，破之。故曰有功也。”事在湣王被淖齿杀死之后。此次攻齐燕军由乐毅率领，田单用著名的火牛阵败齐军，收复失地。齐襄公任田单为相。　即墨：在今山东平度县南。

⑯引诗出自《诗经·大雅·皇矣》，是这首诗的首章末二句。该诗歌颂周代始祖之德，重点讴歌周文王的武功。　乃：于是。　眷：顾恋，关怀。　西顾：顾视西方。商都朝歌在东，周在岐山，处西边。　此：指岐周地方。　维：句中助词。　与：给予。　宅：马瑞辰认为通“度”，审度。一说宅指居，安居。引诗大意是说上帝（天帝）见殷纣王气数已尽，于是助周文王选定岐周为根据地以图天下。

⑰焦门：商汤擒夏桀的地方。参见九·7·⑳、八·7·㉗。

⑱夏台：见八·7·㉘。《史记·夏本纪》：“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

⑲宣室：见八·7·㉙。据《史记·殷本纪》、《周本纪》记载，周武王伐纣于牧野，纣败逃进鹿台，自焚而死，武王斩其头。宣室当是鹿台里的宫室名。所以这一句中的“居”含有据守或被围困的意思。

⑳羑里：见十二·35·⑧。

㉑彊大势位：王念孙认为应作“彊大之势”。

㉒救罪：等于说改过。这句话是假设之词。是说假如桀纣是仁义的君王而汤、武生谋叛之心，那么悔过都来不及。这一句表达不太清楚。

㉓何谋之敢当：即敢当何谋。　当：王念孙认为是“虑”之误，俞樾认为是“畜”（蓄）之误。

㉔三光：日月星。代表天意。

㉕备：防备。

㉖且：表示承接语气，有“再说”的味道。

㉗五行之山：即太行山。

㉘回：迂回。这句说来朝贡的人难以到达山中。

㉙“使我”二句：原注作“周公言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当来伐我，无为于五行之山，使天下来伐我者难也。言其依德，不恃险也。”意思是说要行德政；若行暴政，该当受正义之师的讨伐，用不着据险防范。周公的话中含有如果行暴政，讨伐者虽难进入山中，但终究是防守不住的这种意思。

【译文】

国家存在的原因，是得道；国家灭亡的原因，是悖理。尧原先没有百户人家的城郭，舜原先没有立锥之地，可是后来拥有了天下；禹原先没有十个人的势力，汤原先没有七里的领地，可是后来能称王于诸侯。周文王处在岐周一带，土地方圆不过百里，可是终于立为天子，是因为他实行“王道”；夏桀、殷纣王开头是那样强盛，人迹所能到达、车船所能通行的地方，没有不是他们的属地的，可是最终性命丢在别人手中，被天下人耻笑，是因为不行仁义早就种下了祸根。所以圣人是通过对隐微迹象的观察来发现事物的重大变化的。德政的兴盛和衰落，事先都有苗头从风气上显露出来。所以实行“王道”的人虽然开头弱小终究会强大起来，有灭亡形迹的人虽然一时成功，到头来必定失败。当夏朝将要灭亡的时候，夏桀的太史令终古事先就投奔了商汤，三年后夏桀果然灭亡了；殷朝将要破败的时候，纣王的太史令向艺事先就归附了周文王，一年功夫殷纣王果真灭亡了。所以圣人总是在存亡成败转化的时候发现败亡的迹象，而不是像夏桀和殷纣王那样，等到发生了鸣条被擒、甲子日身陷绝境的祸事时才知道大祸临头。现在有人以为凡是强大的就会胜利，于是一心盘算着怎样地广人多，凡是富有的就会有利，于是醉心于积聚粮食金钱，按他们的逻辑，千乘小国的君王是不能称霸称王的，而万乘的大国是不会灭亡的。存亡的规律，如果像这样容易推断出来，那么笨男蠢妇也都能这样推论。赵襄子只是凭借着

晋阳孤城就称霸，智伯拥有三晋的地盘被消灭；齐湣王控制着偌大的齐国而死于非命，田单只靠一座即墨城立下了收复失地重振齐国的大功。所以说一个国家要灭亡了，即令国土再大也靠不住；能实行王道，即使国家小也不可轻视。由此看来，国家的生存取决于得道，而不取决于地大；国家的灭亡决定于失道，而不决定于土地小。《诗经》上说："天帝顾视西方岐地，这里给周人居住相宜。"这是说上天要抛弃殷王朝而转向助佑周族。所以乱国的君王，追求扩大土地而不致力于行仁义，追逐抬高自己的权位而不致力于修养道德，这是抛弃赖以生存的法宝而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夏桀被关在南巢，还不能够否定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反而后悔没有把汤杀死在夏台；殷纣王被围困在宣室，还不知道反省自己的罪过，反而后悔没有把周文王杀死在羑里。假如夏桀、殷纣王这两个君王处在势力强大的时候，能够实行仁义之道，商汤、周武王纠正罪过都来不及，还能有什么图谋呢！如果上乱日月星辰的光辉，下失万民之心，即令没有商汤、周武王，谁个不能夺走天下呢？现在不检查自己身上的罪恶，却反而防范别人，须知天下不是只有一个商汤和一个周武王，杀掉一个商汤、周武王，一定还有接踵而起的人。再说商汤、周武王之所以能处在弱小的地位最后称王，是因为他们手中有道义；夏桀、殷纣王之所以处在强大的地位终于被夺走天下，是因为他们无道。如果现在有人不采用前人称王天下的经验，反而增加自身导致被剥夺的行为，这是走向灭亡的道路呢。周武王消灭了殷王朝以后，想在太行山上修建宫殿。周公说："这不可以的！那太行山区，是闭塞险阻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以德政治理天下，那么，天下各地前来朝拜进贡的使者走迂回曲折的路，不利于他们前来；如果我们实行暴政，那么天下讨伐我们的正义之师难以顺利完成他们的光荣使命。"这就是周朝延续三十六代而不被人夺走江山的原因，周公可称得上能够正确对待满盈的了。

【原文】

11 昔者，《周书》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权也[①]。"此存亡之术也，唯圣人为能知权[②]。言而必信，期而必当[③]，天下之高行也[④]。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⑤]，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⑥]。直而证父，信而溺死[⑦]，虽有直信，孰能贵之？夫三军矫命，过之大者也。秦穆公兴兵袭郑，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将西贩牛，道遇秦师于周、郑之间，乃矫郑伯之命，犒以十二牛，宾秦师而却之，以存郑国。故事有所至，信反为过，诞反为功。何谓失礼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战于阴陵[⑧]，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相与篡之[⑨]。恭王惧而失体[⑩]，黄衰微举足蹴其体，恭王乃觉，怒其失礼，夺体而起[⑪]，四大夫载而行[⑫]。昔苍吾绕娶妻而美[⑬]，以让兄。此所谓忠爱而不可行者也。是故圣人论事之局曲直[⑭]，与之屈伸偃抑，无常仪表，时屈时伸。卑弱柔如蒲韦，非摄夺也[⑮]；刚强猛毅，志厉青云，非本矜也[⑯]：以乘时应变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礼也；至其迫于患也，则举足蹴其体，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礼不足以难之也。孝子之事亲，和颜卑体，奉带运履；至其溺也，则捽其发而拯，非敢骄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则捽父，祝则名君[⑰]，势不得不然也，此权之所设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⑱]。可与适道，未可以立也[⑲]。可以立，未可与权。"权者，圣人之所独见也。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舛者，谓之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矣[⑳]。故礼者，实之华而伪之文也[㉑]，

方于卒迫穷遽之中也，则无所用矣。是故圣人以文交于世，而以实从事于宜，不结于一迹之途，凝滞而不化，是故败事少而成事多，号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也。

【注释】

①所引《周书》文是《逸周书》文。　上言：明智之言。　下言：不明智之言

②为：是。　权：权变。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③期：约定。　当：承担(诺言)。

④高行：高尚的品行。

⑤“直躬”句：原注作“直躬，楚叶县人也。叶公子高谓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来而取之曰攘也。”　攘：窃取。本指扣留自己跑来的家禽牲畜。但也可指偷窃。《孟子·滕文公下》有“月攘邻鸡”的故事。　直躬：品行正直的人。《韩非子·五蠹》举此事，直躬揭发了父亲的偷窃行为，被楚令尹以“不孝”之“罪”杀掉。韩非用此事证明儒家“忠孝”之不可行。本书的观点和韩非相近。

⑥“尾生”句：原注作“尾生，鲁人。与妇人期于梁(桥)下，水至溺死也。”有的书引此注作“(妇)不至而水溺死”。尾生为守信约，抱着桥柱任猛涨的河水淹死，是典型的书呆子。

⑦信而溺死：王念孙认为应作“信而死女”。　死：为……而死。

⑧“昔楚”句：这句话叙述不清。原注有“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阴陵，吕锜射恭王中目，因而擒之”的文句，俞樾怀疑这是正文掺进了注文。　阴陵：庄逵吉说：“古声‘阴’、‘鄢’同，故以鄢陵为阴陵，非九江之阴陵也。”庄说是。此阴陵即鄢陵，在今河南鄢陵西北。《人间》记此事作鄢陵。晋楚鄢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575年，楚大败，是历史上一次著名战役。阴、鄢上古分属侵、元两韵，音极相近，可能古代在楚方言中二音相同。至今湖北省孝感(古楚地之内)地带仍读“鄢”为“阴”，读“面”为“命”，读“欠”为“沁”，an和in相混。

⑨潘尪(wāng汪)、养由基、黄衰微(原注音为“拄”，二字古音通)、公孙丙：都是楚大夫。　相与：一起。　篡：夺回。《说文》：“逆而夺取曰篡。”所以原注说：“篡晋，取恭王。”所谓“篡晋”就是“篡于晋”，从晋军手中夺回(恭王)。

⑩失体：原注作“威仪不如常，坐不能起也。”即失去平时君王之仪态，吓得瘫坐于地。原注又准确又生动。

⑪“黄衰”四句：蹴：用脚踢。 觉：清醒过来。大约原来已被吓昏了！ 怒：因……而发怒。 失礼：原注作“谓举足蹴君也。”臣怎能踢君？恭王只会对自己的臣属耍威风，在敌人面前是胆小鬼。 夺体：脱身。大约这会儿几个大夫在搀扶他，恭王一怒之下，挣脱搀扶，自己站起身。

⑫载：当指坐上战车。这段救君故事写得很精彩。黄大夫真有胆识！如果这会儿还拘于君臣之礼，跪在地上求恭王起身，就糟了！

⑬“昔苍”句：原注作“苍吾绕，孔子时人。以妻美好，推与其兄。兄则爱矣，而违亲迎曲顾之谊（不合婚礼），故曰不可行也。”

⑭局：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⑮“卑弱”二句：卑：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韦：杨树达认为应作“苇”。《荀子·不苟》：“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本书这儿即本于《荀子》文。 摄：通“慑”。 慑夺：等于说因慑于威势而改变志向。这里提倡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

⑯本：王念孙认为应作“夸”。上条所说的《荀子》文有“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则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非夸诞”和“非夸矜”意思相近。

⑰祝则名君：祭祀亡父时，祝祷之词称先父为“君”，讳称其名，表示恭敬。

⑱适：往。这里指达到，取得。

⑲立：原注指“立德、立功、立言”。杨伯峻解释成“立于礼”，依礼行事，处处合礼。孔子的话见《论语·子罕》（第30段），《论语》文“以”字都作“与”。本书只一处用与字，其他改成“以”，都应通“与”，介词，跟、同。

⑳反丑：返归到丑恶。例如孟子说：“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因拘守“男女授受不亲”之礼而看着落水的嫂子淹死，这不是讲礼转化成了禽兽吗？所以本书反复强调不可因拘泥于“礼义”的形式而害其实质。

㉑实之华（花）：花要结成果实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徒供观赏罢了，比喻礼仪形式要为实际服务。 伪之文：人为的形式。人的性情、德行是天然固有的，这是“实”，礼仪是人们据“实”而制定的，是“伪”，所以也可以改充或废弃不用。《荀子·性恶》：“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即“人为”的意思。这儿不能当“虚伪”讲。

【译文】

从前，《周书》上有这样几句话："明智的言论，是臣下采用的；'不明智'的言论，是君王采用的。明智的言论，说的是正常的道理；'不明智'的言论，说的是权变的道理。"这些话所讲的是决定存亡的治国法术，只有圣人才懂得权变。说话一定要守信用，约定的事一定要承担下来付诸行动，这是高尚的品行。直躬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直躬证实了父亲的偷盗行为；尾生和一位女子约定在桥下幽会，女子没有来，尾生守在桥下被暴涨的洪水淹死。直躬正直，可是证明的是父亲；尾生守信，为那位女子白送命。虽然他们一个正直，一个守信，谁能看重他们的高贵品行呢？作战中假传军令，是一种大过错。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部队经过东周国境向东开拔，郑国商人弦高正要到西边去贩牛，路途中在东周和郑国交界的地方碰上了秦军，于是假借郑国国君的命令，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礼待秦军，把秦军哄得不敢前进撤退回去了，这样保住了郑国不至于沦为秦国的"飞地"。所以说当紧急事件突然来临的关头，如果讲什么忠诚老实，反而会酿成过失，而欺诈反而能立下功勋。什么是失礼却有大功劳呢？从前楚恭王和晋国在鄢陵交战，被晋军射伤左眼而遭擒。楚国大夫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冲入晋军抢回恭王。恭王吓得瘫坐在地上神智失常，黄衰微情急之中抬腿狠狠踢了恭王一脚，恭王才清醒过来，被黄大夫的失礼举动激怒，挣脱众人的搀拉站起身来。四位大夫簇拥着恭王上了兵车逃回楚军阵中。从前苍吾绕娶了个妻子，长得很美，便让给了兄长。这种"忠君"和"爱兄"的做法在通常情况之下是行不通的。因此圣人分析事情的曲直，根据不同情形伸缩俯仰，并没有固定的法度，有时弯腰屈背，有时昂首挺胸。当他柔弱得像蒲苇的时候，并不是慑于威势而抛弃志向；当他刚强猛毅气冲云天的时候，并不是狂妄自大：两种态度都是为了应付时世的变化。君臣相见时，臣要屈膝下拜，为的是遵守君臣之礼；到了祸患逼近时，臣子即令抬腿踢君王的贵体，天下人

也不能非议。因此真正有忠心的人，礼法是不能阻止他尽忠的。孝子侍奉父亲，和颜悦色，卑躬屈膝，捧着衣带，扶正鞋子；到了父亲溺水的时候，便揪住头发拉他上岸，不是敢骄横侮辱父亲，而是为了救他的性命。所以父亲溺水时揪他的头发往上拉，祭奠亡父祝祷是不叫父亲的名讳而称“君”，具体情势不能不这样区别对待。权变的做法就是用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的。所以孔子说：“可以和他一起学习的人，不一定能和他一起走上正道；可以和他一起走上正道的人，不一定能够和他一起事事依礼行事；可以和他一起事事依礼行事的人，不一定能够和他一起运用权变。”运用权变，是圣人才有的独到的胆识。所以先处逆境而后顺遂如意，叫做懂得权变；先称心如意而后倒霉，叫做不懂权变。不懂得权变，善德会转变成丑行。所以礼仪形式和实质的关系，好像果实和花的关系，礼仪形式是人为的。当人们处在不能讲究礼仪形式的紧急困窘环境时，它就没有用处了。因此圣人用礼仪形式和世人交际，而用实用的办法把事情做得适合时宜，不拘泥于一种模式一条路径，凝滞不变。因此失败的事少，成功的事多；号令通行天下，没有谁能非议他。

【原文】

12 猩猩知往而不知来①，干鹊知来而不知往②，此修短之分也③。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④，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车裂而死。苏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屩嬴盖⑤，经营万乘之主⑥，服诺诸侯⑦，然不自免于车裂之患⑧。徐偃王被服慈惠⑨，身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然而身死国亡，子孙无类⑩。大夫种辅翼越王勾践⑪，而为之报怨雪耻，擒夫

差之身，开地数千里，然而身伏属镂而死[12]。此皆达于治乱之机，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苌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苏秦知权谋而不知祸福，徐偃王知仁义而不知时，大夫种知忠而不知谋。圣人则不然，论世而为之事，权事而为之谋，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内之寻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乱，礼义绝，纲纪废，强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无差，贵贱无序，甲胄生虮虱[13]，燕雀处帷幄[14]，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属臾之貌[15]，恭俭之礼，则必灭抑而不能兴矣。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而乃始立气矜，奋勇力，则必不免于有司之法矣。是故圣人者，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因资而立功；物动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变；化则为之象[16]，运则为之应。是以终身行而无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为而难成者，有难成而易败者。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趋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伪诈也；易为而难成者，事也；难成而易败者，名也。此四策也，圣人之所独见而留意也。

【注释】

①猩猩：原注作"北方兽名，人面兽身，黄色。《礼记》曰：'猩猩能言，不离走兽。见人狂走，则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抓）之，饮而不耐（能）息（停），不知当（会）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来'也。"又作"狌狌"。《荀子·非相篇》："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杨倞注："狌狌，兽，似人而能言。"

②干（gān 甘）鹄：原注作"鹊也。人将有来（将来的）事忧喜之征（兆），则鸣，此知一也。知岁多风，多巢于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杨树达认为"知岁多风"也是"知来"，怀凝原注不可靠。按：人皆探其卵是说此类事过

去已常发生，而此鸟只知避风不知避人祸，从这一角度说它“不知往”是说得通的。动物的某种习性或“能力”，大多出自本能，并非真有人类一样的智力。所谓“往、来”也是相对的，“今天”的“明天”是“后天”的“昨天”。比喻总是跛脚的。知往、知来之喻只在说明人的才能有“修短之分”，不能死扣。

③修短：长处和短处。 分：不同。此之长为彼之短，此之短为彼之长。所以说修短之分。

④“昔者”二句：原注作“苌弘，周宣王之大夫。”“晋范、中行氏之难（晋室内难），以叛其君也。周刘氏（周室大臣刘文公，苌弘是刘氏的大夫）与晋范氏世为婚姻，苌弘事刘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晋人让周（范氏败，晋室责怪周人助范氏），周为（因此）杀苌弘以释之（推卸责任，了结此事，苌弘作了替罪羊）。故曰‘不能自知，车裂而死’也。”《左传》、《国语》均载苌弘事，未说到车裂的事。王念孙认为车字当作“铍”（pī 批）。铍是剑一类兵器，形如刀而两边有刃。

⑤鞮屩：见本卷1·㉔。 赢：原注作“籯，囊也。”籯是竹制的箱笼之类。字又作“籝”。 盖：原注作“步盖也。”又说：“初带赢囊，襜步盖。”襜是身前围裙，也叫护膝。怀疑步盖就是护膝。“鞮（应为“鞮”）屩赢盖”指穿着寒酸，似贫民。《战国策·秦策一》写苏秦用“连横”游说秦惠王，上书十次，秦惠王不接受，财钱耗尽，貂裘破烂，离开秦国回家，“赢縢履屩，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黎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纴（织布机），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本书此处写的应是这时苏秦的穷愁潦倒相。“赢縢”注家解说纷纭，一说指绑腿，疑“赢盖”即此物。

⑥经营：往来周旋。等于说钻营。

⑦服诺：说服。 服：使信服。 诺：使应诺，即听从。

⑧车裂之患：苏秦“合纵”成功后，为约纵长，挂六国相印，居燕，受燕文侯宠信。文侯死，苏秦和文侯遗孀私通，担心文侯子燕易王治罪，自请去齐国作间谍，暗中助燕弱齐。受到齐重用，被争权的政敌派刺客刺成重伤，临死时苏秦建议齐湣王将他车裂处死并宣布为奸贼。湣王依计而行，果然诱捕到刺客并杀之，为苏秦报了仇。苏秦死后其反间阴谋才暴露。一般都说苏秦是反间计败露后遭齐车裂，与《史记》不符。参见《史记·苏秦列传》。本书引用苏秦事意在说明“知往不知来”的短视者没有好结局，大体符合一般史家对苏秦一类说客的看法。

⑨徐偃王：西周穆王时徐国（在今安徽，都城在泗县）国君。《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十四年（前934年），穆王率楚君伐徐，打败徐国。《韩非子·五蠹》也举徐偃王事说明列国纷争之际不可行仁义，必须尚武。 被服：实行，采用。

⑩无类：即无余类，绝嗣。

⑪大夫种：即文种。

⑫属镂：利剑名。文种在句践最困难时献委曲求全之策挽救了越国，又辅助句践兴越灭吴。句践后来听信谗言逼文种自杀。

⑬“甲胄”句：原注作“生虮虱，(甲胄)不离体也。”指战争之久。

⑭“燕雀”句：这句说田原荒芜，人烟稀少，遍地军营。 帷幄：军帐。

⑮属臾：原注作“谨也。”恭谨的样子。指儒行。

⑯象：形象。“为之象”指能认清它的(新)模样。

【译文】

猩猩知道过去但不能预见未来，干鹄能预见未来但不记得过去，这是长处和短处的不同。从前有位苌弘，他是周王室执掌历数的官员，天地之气，日月的运行，风雨的变化，律历的规律，他无所不通，却不能预知自己的命运，最后死于刀下。苏秦原本是个平民百姓，出门靠两条腿走路，脚蹬草鞋，腿缠裹带，周旋在大国君王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六国诸侯王采纳他的合纵策略，然而不能避免车裂的祸患。徐偃王实行慈爱仁义，天下朝拜他的多到三十二个国家，然而终于身死国亡，断子绝孙。越国大夫文种，辅佐越王句践，为越国报仇雪耻，擒获了吴王夫差，使越国扩大领地几千里，然而终于伏利剑而死。这些人都通晓治乱的大计，却不懂得保全自己性命的方法。所以苌弘懂得天象规律而不懂得世间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苏秦善于玩弄权术谋略而不懂得祸福的根由，徐偃王只晓得行仁义而不晓得办事要看时势，大夫文种只讲忠君报国而不会替自己谋退路。圣人就不是这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分析世上的事物，权衡事情的各种情况作依据，决定谋略，因此舒展开来可以充塞天下不留一点儿空隙，装进窄狭之处也不显得挤塞。假

若天下已经荒乱，礼义已经被弃绝，纲纪已经废弛，强大的欺凌弱小的，用武力互相征伐互相排除，臣和君失去差别，贵和贱不讲次序，军人的甲胄长了虮虱，燕子家雀在军营里安家，战争还无休无止，在这种局势之下才想着实行儒家的恭谨俭朴的礼节，那一定被消灭、受压抑而不能兴盛。假如天下安宁，政教平和，百姓恭顺和睦，君臣关系亲密，这时却要显露你的骄横气概，发挥你的勇武威势，就一定难逃法网了。因此称得上圣人的人，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顺时世来行动，凭着自己的天资来立功；事物运动起来知道它的转化，事情有了苗头观察它的动向；变化了能认识它的新模样，运动的有法子对付。因此圣人终生顺利而没有困窘。所以事情有的可以做但不能说，有的可以说但不能真地去干，有的容易做但难成功，有的难成功而容易败坏。所谓可以做而不能说的，是取舍；可以说但不能真地去干的，是欺诈；容易做但难成功的，是事业；难成就而容易败坏的是名声。这四种策略，是圣人独到的见识并且注意的事。

【原文】

13 诎寸而伸尺①，圣人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杀弟之累，齐桓有争国之名。然而周公以义补缺，桓公以功灭丑，而皆为贤。今以人之小过掩其大美，则天下无圣王贤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②；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胜数，犹之为易也③；水激兴波，高下相临，差以寻常，犹之为平④。昔者曹子为鲁将兵⑤，三战不胜，亡地千里。使曹子计不顾后，足不旋踵，刎颈于陈中⑥，则终身为破军擒将矣。然而

曹子不羞其败，耻死而无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7]，三战所亡，一朝而反之，勇闻于天下，功立于鲁国。管仲辅公子纠而不能遂，不可谓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难，不可谓勇；束缚桎梏，不讳其耻，不可谓贞。当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躯，不顾后图，岂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论其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8]，而求其小善，则失贤之数也[9]。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而有大誉，无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鳣鲔[10]，而蜂房不容鹄卵，小形不足以包大体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若其大略非也，虽有闾里之行[11]，未足大举。夫颜喙聚[12]，梁父之大盗也[13]，而为齐忠臣。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14]，而为文侯师。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宁其危，解其患[15]。景阳淫酒[16]，被发而御于妇人，威服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灭者，其略得也[17]。季襄、陈仲子立节抗行[18]，不入污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不能存亡接绝者何？小节伸而大略屈。故小谨者无成功，訾行者不容于众[19]；体大者节疏，蹠距者举远[20]。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过亨，利贞[21]。"言人莫不有过，而不欲其大也。

【注释】

①诎：屈。　寸：喻小。　尺：喻大。

②灼：烧。

③“河上”三句：原注作“言河上本非丘垄之处，有易之地犹多，以大言之也，以谕万事多覆于少。”大意是说平原地区丘垄即使再多，但从总体看，还是平原。　河：特指黄河。　丘冢：小山包，也包括坟堆。　易：平。　覆：掩盖。

④“水激”四句：原注作“虽有激波，犹以为平，平者多也。犹橘柚冬生（指偶而有冬生的），人曰冬死，死者众也；荠麦夏死（偶或夏死），人曰夏生，生者多也。”原文大意是说河水虽然常起波涛，但总的讲水还是平的。原注又设两喻来说明看事物要看主流、看本质、看必然的道理。　差以寻常：指浪峰和浪谷之差有“寻常”之距。八尺为寻，倍寻为常。“差以寻常”是说浪头高达一丈左右。

⑤曹子：即曹沫，又叫曹刿，也作曹翙。春秋时鲁国武士。其事见《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长勺之战中曹刿助鲁庄公大败齐师。本书此处写他的败仗。

⑥陈：“阵”的古字。

⑦“柯之”三句：相传齐君和鲁君在柯（今山东阳谷东）相会，曹沫持剑相随，劫持齐君订立盟约，收复失地。　揄：引，拉。　造：逼近。义与“凑”通。

⑧略行：大的美德。

⑨数：术数。这里指做法。

⑩鳣（zhān 沾）：原注作“大鱼，长丈余，细鳞，黄首，白身，短头，口在腹下。”即鳇鱼。形似鳄鱼，肉可吃。　鲔（wěi 伟）：原注作“大鱼，亦长丈余。”即鲟鱼。

⑪闾里之行：品行受到乡里（邻居）称颂。

⑫颜喙聚：王念孙认为喙应作“啄”。《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吕氏春秋·尊师篇》、《韩非子·十过》作“颜涿聚”，也有古籍作“颜烛趋”、“颜烛雏”的。啄、涿、烛音近，聚、趋、雏音近。喙为形误。《史记·孔子世家》说颜是孔子的学生。《晏子春秋·外篇》说颜为齐景公管鸟雀。《左传·哀公二十三年》记载颜庚（名）死于齐晋黎丘之战，四年后他的儿子受到封赏。所以本书说颜是齐的“忠臣”。

⑬梁父：山名。参见十一·12·⑬。

⑭段干木：战国初魏国人，复姓段干，名木，原为晋国市侩，求学于子夏。他的事迹详见十九·4，参见十八·21·㉑。　大驵（zǎng 脏上声）：原注作“驵，市侩也。”也叫“马侩”。驵本指好马。市侩，古代指买卖的中间人，又叫“牙

侩”。后来指唯利是图的商人。儒家以商人为小人。侩：有“会”(合)义。《后汉书·郭太传》注引《说文》：“驵，会也。谓合两家之买卖，如今之度市也。”“大驵”则指市侩的头头或这方面很出名的人物。

⑮“孟卯”五句：原注作“孟卯，齐人也。及为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战国策》曰芒卯也。”古音孟、芒同音，都是明母阳韵(读如 mang)。芒卯安魏事见《战国策·魏策三》。

⑯景阳：楚顷襄王时的名将。曾应燕国之请，率楚军用计救燕。事见《战国策·燕策三》。

⑰略：大计。

⑱季襄：王念孙认为“襄”是“哀”之误。孔子弟子有公皙哀，字季次，即此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的话：“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唯季次未尝仕。”《史记·游侠列传》：“季次、原宪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和本书说法相合。　陈仲子：齐国人，孟子弟子，隐居於(wū 乌)陵。又作“田仲”、“陈仲”、“於陵仲子”。事详《孟子·滕文公下》第十节。孟子嘲讽说，像陈仲子那样想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只有蚯蚓才能做到。本书与孟子看法相近。

⑲訾(zǐ 子)：诋毁。　訾行：原注作“好掩人之善，扬人之短，訾毁人行。”

⑳蹠距：脚大。　蹠：足。　距：通“巨”。　举：抬。

㉑所引《易》语见《易·小过》。《彖传》释卦辞为小事错误，无伤大体，仍能亨通，和经文本意不尽吻合。本书这儿引此卦辞显然是采用《彖传》的解说。

【译文】

在小事上委曲，对大事要伸张，圣人是这样做的；小处可以弯腰，大处必须站直，君子是这样行事的。周公有杀死谋叛的兄弟管叔的精神负担，齐桓公小白有和公子纠争夺国政的坏名声。但是周公用匡扶周室的正义举动弥补了杀弟的缺憾，齐桓公用称霸诸侯的功勋抵销了争权夺位的丑事，两位都算是贤人。假如因为别人小的过失就抹掉他的大的美德，那么天底下就没有圣王贤相了。所以，眼睛有了疵点，只要不妨害视力，就不能烧烤它；喉管中生了病，只要不妨碍呼吸，就不能用凿子凿除。黄河流域的平原地区，小

山包多得数不清，但这一地区还是平原；水流得急会起波浪，有时浪头高达一丈左右，但河水总的说还是平的。从前曹沫为鲁国带兵作战，三战三不胜，丢失土地千里。假若当时曹子心中不考虑将来长远之计，不转身朝后逃，在阵前刎颈自杀，那么他永远是个败军的败将了。可是曹子不为一时的失败而害羞，他感到羞耻的是不能建功立业。后来在柯地齐、鲁会盟时，他拔出三尺利剑，比着齐桓公的胸膛，逼迫齐桓公归还夺走的土地，三次战争中丧失的国土，片刻之间便收回了。他的大勇大智天下闻名，为鲁国立下功勋。管仲辅佐公子纠继承君位不能成功，不能说他聪明；在公子纠与小白争权的战斗中失败自顾逃命，不能为纠的灾难而死，不能叫勇敢；在被小白关押后，又接受鲍叔举荐，为桓公效力，不以此为耻辱，不能叫贞节。有了这不智、不勇、不贞三种德行，平民不愿和他交朋友，君王不愿以他为臣。可是管仲从囚禁中解放出来受到桓公重用，执掌齐国政事，九次盟会诸侯，一度扶正周王室。假若管仲当初身临绝境献出生命，不考虑以后的大计，哪有助桓公称霸的功勋呢！如果君王评价他的臣属不考虑臣的大功，不着眼于臣的大节，只要求臣的小节，这便是失去贤才的做法。所以只要一个人有大德，就不用非议他的小节；如果有大的名誉，就不必吹毛求疵，纠住小的失误。牛蹄踩成的小水凼里长不出鳇鱼和鲟鱼，蜂窝里容不下天鹅蛋，形体狭小的东西包容不了形体大的东西呀。人的常情，没有谁没短处。如果他的大的方面是正确的，虽然有些小过错，也不足以成为累赘。如果他大的方面错了，虽然有受邻里夸赞的品行，也不值得重用。那梁啄聚，曾经是梁父山中的大盗，后来成了齐国忠臣。段干木原先是在晋国作经纪人的，后来魏文侯引以为老师。孟卯娶他嫂子作老婆，生下五个孩子，后来做魏相，替魏国解除危难。景阳沉溺于酒色，常常披头散发，和女人鬼混，后来率领楚军救助燕国，声威慑服诸侯。这四个人，都有短处，可是功名留传后世，因为他们大的才干得到了施展。季哀、陈仲子坚持节操，行为清高，不肯跻身

于污浊君王的朝廷，不吃乱世的粮食，结果活活饿死，不能建树存亡继绝的功业，原因何在？因为小节保持了但大的才干被埋没了。所以在小事上谨慎的人没有大的成就，爱吹毛求疵专找别人过失的人不为众人所容；身体魁梧的人血脉流畅，脚大腿长的人跨步高远。从古到今，五帝三王，没有哪一位是十全十美。所以《易经》上说："小过错无伤大体，照样亨通有利，因为能正视时世。"是说人没有不犯过失的，只是不让小过失酿成大错罢了。

【原文】

14 夫尧、舜、汤、武，世主之隆也，齐桓、晋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尧有不慈之名①，舜有卑父之谤②，汤、武有放、弑之事③，五伯有暴乱之谋④。是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⑤。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责。求于一人则任以人力，自修则以道德。责人以人力，易偿也；自修以道德，难为也。难为则行高矣，易偿则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⑥，明月之珠不能无颣⑦，然而天下宝之者，何也？其小恶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贤乎天下则难矣。夫百里奚之饭牛⑧，伊尹之负鼎⑨，太公之鼓刀⑩，宁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众人见其位之卑贱，事之污辱，而不知其大略，以为不肖。及其为天子三公，而立为诸侯贤相，乃始信于异众也⑪。夫发于鼎俎之间，出于屠酤之肆，解于累绁之中⑫，兴于牛颔之下，洗之以汤沐，祓之以爟火⑬，立之于本朝之上⑭，倚之于三公之位，内不惭于国家，外不愧于诸侯，符

势有以内合[15]。故未有功而知其贤者，尧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市人之知舜也[16]。为是释度数而求之于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17]。何则？能效其求[18]，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19]。

【注释】

①“然尧”句：原注作“谓天下不以予子丹朱也。”指禅让给舜而不传位给儿子丹朱。

②“舜有”句：原注作“谓瞽叟降在庶人也。”舜的父亲瞽叟是平民。 卑：使地位低下。

③“汤武”句：原注作“殷汤放桀南巢，周武弑纣宣室。”

④“五伯”句：原注作“齐桓、晋文、宋襄、楚庄、秦穆，德未能纯，皆有争夺之验，故曰有暴乱之谋也。”伯：霸。

⑤责备：要求完美无缺。

⑥璜：原注作“半璧为璜”。 考：洪颐煊认为是“者”之误。者和玷义同，指斑点。

⑦纇(lèi 类)：本指丝织品上的疵点，引申泛指瑕疵。

⑧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虞国灭亡时被晋国俘去，作陪嫁之臣送入秦国。后出走到楚国，被楚人所执，又被秦穆公用五张牡黑羊皮赎回，用为大夫。后辅助穆公建立霸业。 饭牛：喂牛。

⑨负鼎：伊尹曾为厨师，负鼎俎，调五味，以干汤，汤任为相。

⑩鼓刀：吕望曾为屠户。参见十九·2·⑤。

⑪信：原注作“知也。” 异众：异于众，和普通人不同。

⑫“解于”句：指管仲从关押中被齐桓公释放并重用。

⑬祓(fú 服)：消灾求福的迷信仪式。 爟(guàn 灌)火：举火。举行祓除活动时点火驱邪。爟火本指掌火的管。

⑭本朝：原注作“国朝。”即当朝。

⑮符势：符应的势头。 内合：原注作“内合于君。”这句说上述人物在卑微时有某种征候和君王相感应，所以被君王看重。

⑯市人:市民。泛指普通人、庸人。

⑰“为是”二句:度数:准则方法。指评价人才的原则方法。　朝肆:市朝,街市之中。有些奇人隐身都市“卑贱”的行业中。　草莽:乡间。这两句承上文所列举的例子,补充说明不可误以为人才一定要在民间卑贱者中去寻找,关键在把握衡量人才的正确标准和方法,即前文所说一要看大节,二要避免求全责备。至于到什么地方去发现人才,不是问题的关键。

⑱效:奏效。“效其求”等于说达到要求,求而有所得。这种得带有偶然性、盲目性。

⑲所以取人:即上文说的“度数”。

【译文】

那尧、舜、汤、武,是君王中功业最盛大的,齐桓公、晋文公是五霸中的皎皎者。但是尧有不慈爱儿子的名声,舜让父亲处在卑微的地位受人非议,商汤、周武王有逐上弑君的反叛行为,五霸要负施用暴力挑起战乱的责任。所以君子对一个人不要求十全十美。他严于律己,端方正直但不因此锋芒毕露,有棱有角但不因此尖酸刻薄,博学多才但不因此嘲讽讥刺,文武双全但不要求别人能文能武。他要求别人是根据其能力大小来交给任务,对自己是要求从道德上修养。根据别人的能力来要求人家,别人容易兑现;要求自己从道德上修养,是难事。事情难做到而自己去做就显出品行高尚,容易兑现任务,要求就得到满足。那夏后氏的璜玉不能没有瑕斑,明亮如月的夜明珠不能没有疵点,但是天下人都珍贵它们,为什么呢?它们的小毛病不足以妨害整体的美感。假若老记住别人的短处而忘掉人家的长处,像这样片面偏颇,在天下求得贤才就难了。那百里奚替主人喂过牛,伊尹曾经围着锅台打转侍候人,姜太公曾经操刀屠宰,宁戚曾经给人赶货车唱悲凉的歌来求官,但他们有美德存留在身上。一般人只看到他们地位卑贱,干的事很不光彩,却不了解他们的雄才大略,以为是无能之辈。等到他们做了天子的三公,但任了诸侯的贤相,才被人们知道是与众不同。伊尹从鼎锅砧

俎边发迹，姜太公从屠宰店铺里显身，管仲从监牢里解放出来，百里奚从牛颈下兴起，用香汤沐浴洗去身上的污垢，举行袚除仪式除却身上的晦气，提拔到朝廷上，封给三公高位，对内无愧于国家，对外无愧于诸侯，他们能够在微贱中被明君看中，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某些征兆势头和君王的心意暗暗吻合。所以他们还没有建树便知道他们是贤才，尧发现舜就是如此；功业建立以后才知道别人是贤才，市民百姓是这样认识舜的。假如因为上面说到的贤才大多出自民间，出身微贱，就放弃评价、选拔人才的尺度方针，一味钻进街市跑到山野去寻觅贤才，那么会失掉很多人才的。为什么呢？那样做虽然会得到人才，但不知道取用人才的尺度和方针。

【原文】

15 夫物之相类者，世主之所乱惑也；嫌疑肖象者[①]，众人之所眩耀[②]。故狠者类知而非知[③]，愚者类仁而非仁[④]，戆者类勇而非勇[⑤]。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与石，美之与恶[⑥]，则论人易矣。夫乱人者，芎䓖之与藁本也[⑦]，蛇床之与麋芜也[⑧]，此皆相似者。故剑工惑剑之似莫邪者，唯欧冶能名其种；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⑨]；暗主乱于奸臣小人之疑君子者[⑩]，唯圣人能见微以知明。故蛇举首尺[⑪]，而修短可知也；象见其牙，而大小可论也。薛烛庸子，见若狐甲于剑[⑫]，而利钝识矣。臾儿、易牙，淄、渑之水合者，尝一哈水而甘苦知矣[⑬]。故圣人之论贤也，见其一行而贤不肖分矣。孔子辞廪丘，终不盗刀钩[⑭]；许由让天子，终不利封侯[⑮]。故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所烧也；未尝

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所害也。由此观之，见者可以论未发也，而观小节可以知大体矣。故论人之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施，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贫则观其所不取。视其更难[16]，以知其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财货，以论其仁；振以恐惧，以知其节：则人情备矣。

【注释】

①嫌疑：疑惑难明的事。　肖（xiào 孝）象：相似。

②眩耀：迷惑。

③“故狠”句：原注作“狠者自用，像有知，非真知。”　狠：刚愎自用；有决断。

④“愚者”句：原注作“愚者不能断割，有似于仁，非真仁也。”　断割，决断。

⑤“戆者”句：原注作“戆者不知畏危难，有似于勇，非真勇。”

⑥美之与恶：王念孙认为应作“葵之与苋”。此处连举两事喻差别明显。原文勉强可通，玉为美，石为恶。

⑦芎（xiōng 兄）䓖（qióng 穷）：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像芹菜，全草有香气。地下茎可入药，也叫“川芎”。芎又读 qiōng（穹）。　藁本：香草名。根入药。又作槀本、藁茇。《山海经·西山经》记载其叶可以毒鼠。

⑧蛇床：一年生草本植物。中药用其实（蛇床子）入药，有小毒，可治性病，杀虫。　蘪芜：草名。《本草纲目》说此草“茎叶靡弱繁芜”，故名。又其叶似当归，香似白芷，又称蕲茝、江蓠（因当归又名蕲，白芷又名蓠）。蘪又作“蘼”。以上四种植物都有香气，都可入药，但药性功用不同。所以这儿作为相似而实异的例子。

⑨“玉工”二句：碧卢：美玉名。　猗顿：原注作“鲁之富人，能知玉理。”猗顿以经营盐业等成为鲁国巨富，和陶朱公齐名。其相玉之巧与伯乐相马并称。见《尸子·治天下》。

⑩疑：通“拟”，似，模仿。

⑪尺：尺寸，高度。

⑫薛：齐国邑名。 烛庸子：烛庸氏之子，通晓利剑鉴别术。 狐甲：俞樾认为应作“爪甲”。 若爪甲：像爪甲的短剑。形容剑短小。 于：当为“之”字。

⑬臾儿、易牙：原注作“皆齐之知味者。” 淄、渑：水名，在山东。相传二水味道不同，一带甜味，一带苦味，一般人感觉不出来。 合：相混。当指舀出来以后不告诉哪是淄河的水，哪是渑河的水，而不是指把两种水混合装在一个器皿中。 哈：原注作“口也。”

⑭“孔子”二句：廪丘：春秋齐邑。在今山东鄄城西北。 辞：原注作“齐景公养（供养）孔子，以（因为）言未见（被）从（采纳），道（主张）未得行，不欲虚禄（指空享廪丘之封），辞而不受。” 刀钩：指不值钱的东西（和封地相对而言）。钩，有的释为衣带钩。《庄子·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也用钩同国家政权相比。 终：终究，必定。表示推论事情发展的趋势和结果。这两句说孔子不肯空享封地这样大的利益，由此可以想见，他绝不会去盗刀钩一类小玩艺，说明抓住典型的个别事实可以判定一个人的品质。下文举许由的事例意思同此。

⑮利：以……为利，贪得好处。天子和诸侯对比。

⑯更：经历。《史记·大宛传》：“因欲通使（派使臣通大月氏）。道必更匈奴中。”古有“更事”一语：《三国志·魏武帝纪》：“吾预知当尔，非圣也，但更事多耳。”更、经古音声母同，都是“见”母（读 g），韵近（一为“阳”韵，一为“耕”韵）。

本节紧承上节，换一个角度论评价人材的原则。上节讲论人要看大节主流，这一节讲要从联系发展中观察，注意带本质性的言行。二者从根本上是相通的。

【译文】

事物中有很多类似的，使世上的君王迷惑不解；有些彼此酷似难以区分的现象，使一般人眼花缭乱。所以刚愎自用的人，看上去聪明，实际上是武断；愚蠢的人好像宽厚慈悲，实际上是懦弱；戆头戆脑的人，看起来勇敢，实际上是鲁莽。假若人与人的差距，像美玉和石头、葵菜和苋菜那样明显，那么论定人的优劣便容易了。使人混淆不清的情形，如同川芎和藁本，蛇床草和蘼芜，这些植物气味

相似但性质功用不同。所以普通的铸剑工匠常常把普通的剑当成了莫邪宝剑，只有欧冶那样的神冶工能识别它们的种类；普通的玉工常常把一般的玉当成碧卢美玉，只有鉴别珠宝的专家猗顿才能不弄错；糊涂昏庸的君王常常把伪装成君子的奸臣小人当成了君子，只有圣明的君王才能从隐微的迹象中看清真相。所以，根据蛇昂头的高低尺度，可以知道它的长短；象的牙长得有多长，可以论定它的年龄大小。薛地的烛庸氏之子，看到爪甲那么长的短剑，就能识别一般剑的利钝；把淄河、渑河的水混放着，臾儿、易牙，只要尝一口便能根据甜苦分出哪是淄河的水，哪是渑河的水。所以圣人识别贤才，看到他的一种行为，贤或不贤就分清了。孔子推辞廪丘封邑，据此可以断定他绝不至于去偷盗刀钩一类不值钱的小玩艺；许由连天子高位都不肯接受，据此可以断定他绝不稀罕封侯之赏。所以不曾被火烧伤过的人不敢抓住火，是因为他常常看到火是会烧死人的；不曾被刀剑刺伤的人不敢抓住锋刃，是由于他看到过刀剑的锋刃是能伤人的。由此看来，从已经看见的现象可以推知还没有发生的事，观察小节可以推知大体。所以评价人才的方法，地位尊贵时看他怎样举荐别人的，富有时看他施舍的多少，处境困窘时看他不接受什么，地位卑下时看他不做哪些事，贫穷时看他不拿取别人的钱财。观察他经历危难的情形，看他勇气如何；拿他喜爱的东西触动他，看他操守怎样；交给他钱财，判断他是否仁爱；用恐惧的事震动他，看他有无节操。这样多侧面的反复观察考查，一个人各个方面的情况便了解得全面了。

【原文】

16 古之善赏者，费少而劝众；善罚者，刑省而奸禁；善予者，用约而为德；善取者，入多而无怨。赵襄子围于晋

阳，罢围而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左右曰："晋阳之难，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寡人社稷危，国家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礼。"故赏一人而天下为忠之臣者莫不终忠于其君①，此赏少而劝善者众也②。齐威王设大鼎于庭中，而数无盐令曰③："子之誉，日闻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芜，仓廪虚，囹圄实。子以奸事我者也。"乃烹之。齐以此三十二岁道路不拾遗。此刑省奸禁者也。秦穆公出游而车败，右服失马④，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阳，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者，伤人⑤。吾恐其伤汝等。"遍饮而去之。处一年，与晋惠公为韩之战⑥，晋师围穆公之车，梁由靡扣穆公之骖⑦，获之⑧。食马肉者三百余人，皆出死为穆公战于车下，遂克晋，虏惠公以归。此用约而为德者也。齐桓公将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⑨，有轻罪者赎以金分⑩，讼而不胜者出一束箭⑪。百姓皆说，乃矫箭为矢⑫，铸金而为刃⑬，以伐不义而征无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无怨者也。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⑭，以近谕远，以小知大也。故圣人守约而治广者，此之谓也⑮。

【注释】

①"故赏"句：王念孙认为"天下为忠之臣"应作"天下之为臣"。本则例证出自《吕氏春秋·义赏》、《韩非子·难一》。吕书的有关文句是："仲尼闻之曰：

'襄子可谓善赏矣。赏一人而天下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韩子书有关文句是："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本书袭用吕书、韩书此事例，有两处明显修改。一是删去"仲尼闻之曰"。据前人考证，赵、魏、韩三家灭智氏事发生在周定王十六年，时孔子已死二十七年。一般考证家都说韩非文是"诬妄"之说。本书据史实删去了"仲尼闻之曰"，这是尊重史实的。但韩非是疏误还是运用寓言笔法，值得研究。查韩子引此事落脚点和吕书、本书完全相反。韩子恰恰认为赵襄子这回不首赏真正有大功之臣张孟谈而首赏所谓"忠"臣高赫（吕书作"赦"），是赏之失当，并批评说"仲尼不知善赏"。韩子站在法家的重罚、尚战功的立场，认为赵襄子既不惩罚骄侮之臣，又赏无功的高赫，"是失赏也"。其矛头显然是对着儒家的所谓"忠"的，所以拉出孔子的幽灵作箭靶。《庄子》中的孔丘形象，好多都是别有用心的虚拟人物。本书杂取儒法，这里是倾向儒家（倡"忠"）而未取韩非。与此相关，本书将韩书、吕书的"莫敢失礼"改为"莫不终忠于其君"，为强调"忠"，所以不惜文繁加上"为忠之臣"的话。其意思是说"忠臣"要"终忠"——平常要"忠"，君处危难之际要"忠"到底。王念孙据吕书校改本书徒看字面，不可从。又，"为忠之臣者"的"者"，陈奇猷认为，是衍文。此者字实多余。又，赵襄子赏高赫事参见十八·9。

②"此赏"句：王念孙认为"劝善者众也"应作"劝众者也"。

③数（shǔ 鼠）：列举过错，责备。　无盐：战国齐邑。在山东省东平县东。据史书记载，威王烹东阿城大夫的事和烹无盐令的事很相近。参见《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

④马：王念孙认为是衍文。服指居中驾辕的马，右服即居中而在右侧的服马。此则事例出自《吕氏春秋·爱士》，吕书无此"马"字。吕书高诱注："四马车，两马在中为服，《诗》（《诗经·郑风·大叔于田》）曰'两服上襄'是也。两马在边为骖，《诗》（同上）曰"两骖如舞'是也。"　失：通"佚"，逃走。

⑤"而不"二句：还：通"旋"，随即。　伤人：吃骏马肉不随着饮酒伤身体。穆公不追究杀马，而关心吃马的乡下人。

⑥韩之战：即秦晋韩源之战，事在《左传·僖公十五年》。

⑦梁由靡：晋大夫。　扣：吕书高诱注为"持"。杨树达认为指"牵马"。用圈、环套住或拢住叫扣。用手五指紧抓住也叫扣。

⑧获之：吕书无此细节，而有惠公的车右路石以殳杖击中穆公铠甲六次

的记述。王念孙据原注"将获穆公"认定"获"上脱"将"字。这个"获之"理解为晋人要活捉穆公也未尝不可。

⑨犀：原注说此字或作"三"，是指只出三副甲，数量不多。

⑩以金分：原注作"出金随罪轻重，有分两也。"

⑪束：十二支箭为一束。

⑫矫：使直。这儿指把竹竿用火烤弄直。 箭：专用来做箭竿的竹子。《说文》："箭，矢也。"段玉裁校改成"矢竹也。"也叫"箭竹"。晋人戴凯之《竹谱》记载，箭竹以会稽山所产最好，高约一丈，节间矩离三尺，质地坚韧，是东南一带特产。参见四・8。

⑬刃：原注作"五刃也，刀、剑、矛、戟、矢也。"

⑭"孔子"二句：原注作"少正，官，卯其名也，鲁之谄人。孔子相鲁七日，诛之于东观之下，刑不滥也。"《论衡・讲瑞》说少正卯聚徒讲学，抢了孔子的生源。孔子任鲁司寇，"三月而诛少正卯"（《史记・孔子世家》）。 邓析：原注作"诡辩奸人之雄也。子产诛之，故奸禁也。"邓析是春秋末的名家，法家先驱。郑人，做过郑国大夫。创办私学，以所作《竹刑》（书于竹简上的法律）教人，宣传法治，影响很大，他善于辩说。子产杀邓析后仍用其《竹刑》，原注说子产"不以人废言"。

⑮守约而治广：这一节讲赏罚、取予归结到一个"约"字，还是道家的虚静无为之说。

【译文】

古代善于奖赏的君王，花费少而勉励的人多；善于惩罚的君王，刑罚简省而奸邪禁绝；善于赐予的君王，费用简约而感恩的人多；善于收取的君王，收得多而百姓无怨言。赵襄子被智家军围困在晋阳城内，包围解除以后奖赏五位有功的人，高赫排名第一。身边的人说："晋阳这回遭战祸，高赫没有大功，现在得头赏，为什么呢？"赵襄子说："晋阳被围困时，我的社稷、国家处在危险关头，群臣没有不对我露出骄侮之心的，只有高赫不失君臣的礼节。"所以赏一个人而天下的忠臣没有不对他们的君王尽忠到底的，这就是奖赏少数的人而勉励的人很多。齐威王在庭院里摆好大鼎，列举无

盐县令的罪状说:“赞颂你政绩的声音,每天通过你收买的人传到我的耳中。但我派人检查了你在无盐干的事,那里田野荒芜,仓廪空虚,监狱里关满了人。你是用奸诈来欺骗我。”于是烹了无盐令。齐国从此以后三十二年路不拾遗。这就是刑罚简省而奸邪禁绝。秦穆公出外游猎,马车破了,居右的服马逃走,被乡下人捉去。穆公带人追到岐山南边,乡下人正杀死那匹马煮着吃。穆公对他们说:“吃这种骏马的肉,如果不随着喝酒,会伤身子的。我特地赶来是怕伤了你们身体。”说完叫随从人员让乡下人全喝过酒才离开。过一年,秦穆公和晋惠公在韩源交战,晋军包围了穆公的指挥车,晋国大夫梁由靡已经拉住穆公的骖马,正要活捉穆公。去年吃马肉的一伙三百多人,都冒死为保卫穆公在指挥车周围拼杀,终于打败晋军,俘虏了晋惠公胜利归国。这便是费用省约而得到报答多。齐桓公准备出征讨伐诸侯中发动战乱的人,但铠甲兵器不够用,于是发布命令,让犯有重罪的犯人每人出三副铠甲一支戟抵罪,轻罪犯人按罪行轻重程度拿出不同分量的铜铁赎罪,输了官司的人出一束箭。老百姓都很高兴,纷纷选用直箭竹来做箭,熔铸铜铁造出各种兵刃,桓公用这些武器征讨不义之君,无道之国,终于称霸天下。这就是收入多但老百姓没有怨言。所以圣明的君王依照人民的喜好来鼓励人民向善,依照人民憎恶的来禁止奸邪,所以能够奖赏一个人而天下人都赞颂,惩罚一个人而天下人都害怕。所以说最有效的赏赐不费事,最有效的惩罚不毫无节制。孔子杀掉少正卯而鲁国的歪风邪气堵住了,子产杀掉邓析郑国的奸邪禁绝了,这两位政治家都能由近论远,由小知大。所以圣人主张掌握住要领而收广泛的效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17 天下莫易于为善，而莫难于为不善也。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也；所谓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适情辞余，无所诱惑，循性保真，无变于己，故曰为善易。越城郭，逾险塞，奸符节[①]，盗管金[②]，篡弑矫诬，非人之性也，故曰为不善难。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患者，由嗜欲无厌，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县官法曰[③]："发墓者诛，窃盗者刑。"此执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罔其奸邪[④]，勒率随其踪迹[⑤]，无愚夫蠢妇皆知为奸之无脱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胜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后[⑥]，司寇之徒继踵于门，而死市之人血流于路[⑦]。何则？惑于财利之得而蔽于死亡之患也。夫今陈卒设兵[⑧]，两军相当，将施令曰："斩首拜爵，而曲挠者要斩[⑨]。"然而队阶之卒皆不能前遂斩首之功[⑩]，而后被要斩之罪[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⑫]。故利害之反，祸福之接，不可不审也。

【注释】

①奸：原注作"私。亦盗也。"

②金：王念孙认为是"玺"之误。

③县："悬"的古字，悬挂。指公布。　官法：国法。

④者：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罔：同"网"。

⑤勒率：也指法网。勒本指马络头，率本指一种捕鸟网，这里比喻法网。

⑥然而：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⑦死市：死于街市。古代处决犯人在十字街头。

⑧夫今：应作："今夫"，这是本书的习惯语，常用于转启下文。　陈：阵的

古字。

⑨要:“腰”的古字。

⑩阶:王念孙认为应作“伯”。古代部队编制,五人叫“伍”,十伍(五十人)为“队”,二队为“伯”。队伯泛指部队基层组织。　前:前进。　遂:成。

⑪后:后退

⑫去:离开。　恐死:怕死,指怕敌人杀死。　就:靠近。　必死:指违军令必受腰斩。这句说人们虽然怕死但往往不懂法令的严酷,贪利反而犯法招杀戮之祸。所以下文说利害之反、祸福之接不可不审。

【译文】

天下的事情没有比为善更容易的,而做坏事很难。所谓为善,只要清静无为便能做到;所谓做坏事,是急躁贪欲多导致的。心情安适,去掉多余的欲念,不受诱惑,依循天性,保住纯真,不让自己发生变异,就能为善,所以说为善容易。而干坏事要翻越城墙,越过险要的关卡,偷盗符节、印章、钥匙,篡位、杀人、制造假命令、编造谎言,这些胡作非为,都是违反人的天性的,所以说作恶是难事。现在人们之所以犯被关押的罪行或者陷进刑杀的祸患之中,是因为嗜欲无限膨胀,不知节制的缘故。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天下公布着国法:“盗墓的处死,偷窃的判刑。”这是当政者主管着的。那法令针对着不法之徒,法网随时搜寻着坏人的踪迹,无论是愚笨的男子还是蠢笨的妇人,都懂得干坏事、触犯刑律是逃脱不了法律制裁的。但是那些不成器的子弟,贪欲无穷无尽,冒着死罪去干坏事,终于遭受刑杀的耻辱。每年立秋以后,司法人员接连不断来到死囚牢门提取犯人,在十字街头处死的罪犯血流满路。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因为被谋取不义之财的贪心弄昏了头脑,因而看不到死亡的祸患在等着自己。现在战场上两军对垒,摆开阵势,将官下军令说:“斩敌首的封给爵位,后退逃跑的腰斩。”但是阵列中的士卒都不能够冲锋前进争取斩敌首立功,却向后溃退受腰斩的惩治,这是只害怕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却不明白后退必定按军法处死。所以利益会

向灾害转化，跟着福后头的是祸，这个道理不能不弄明白呀！

【原文】

18 事或欲之，适足以失之；或避之，适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风者，波至而自投于水①。非不贪生而畏死也，惑于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犹此也。齐人有盗金者，当市繁之时，至，掇而走②。勒问其故曰③："而盗金于市中④，何也？"对曰："吾不见人，徒见金耳⑤！"志所欲，则忘其为矣。是故圣人审动静之变，而适受与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节。夫动静得，则患弗过也⑥；受与适，则罪弗累也；好憎理，则忧弗近也；喜怒节，则怨弗犯也。故达道之人，不苟得，不让福；其有弗弃，非其有弗索；常满而不溢，恒虚而易足。今夫溜水足以溢壶榼⑦，而江、河不能实满卮，故人心犹是也。自当以道术度量，食充虚，衣御寒，则足以养七尺之形矣；若无道术度量而以自俭约，则万乘之势不足以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为乐矣⑧。孙叔敖三去令尹而无忧色，爵禄不能累也；荆佽非两蛟夹绕其船而志不动，怪物不能惊也。圣人心平志易⑨，精神内守，物莫足以惑之。

【注释】

①"波至"句：王念孙认为"自投"上面应补上"恐"字，断句则应改成"波至而恐，自投于水"。这是写被惊涛骇浪吓昏了，为避浪而向水里跳，怕死反而找

死。即下文所说“惑于恐死而反忘生”。前一节的“惑于财利之得而蔽于死亡之患”、“去恐死而就必死”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说明欲望令人神志不清，往往干出和愿望完全相反的事。

②掇(duō 多)：拿取。

③勒：抓住盗金者的人。具体所指可以是金的主人，可以是差役或别的什么人。勒，见上一节注⑤。此则寓言出自《吕氏春秋·去宥》，又见《列子·说符》。

④而：尔，你。

⑤徒：只。　耳：罢了。

⑥过：访，探望。这儿有找上门来的意思。

⑦溜：屋檐。　榼(kē 科)：古代盛酒或水的壶。

⑧“则万”二句：这两句是说无道术制约的人，贪欲无穷无尽。原注举桀、纣为例，说“无道术度量，不得为匹夫，何尊乐之有乎”，未理解原文的意思。

⑨易：平。

【译文】

有些事情，你本来想得到手，恰恰因此而失去；有时你本来想回避开，恰恰因此而撞个满怀。有个楚国人乘船过江遇上大风，巨浪袭来，此人非常惊恐，为了避开浪头竟自己跳进江里。他不是不贪生怕死，而是给怕死的念头给吓昏了反而忘掉了要活命。所以人的嗜欲，也就像这样。有个齐国人偷金子，正当集市上十分热闹的时候，他去了，抓起金子便跑开。捉住他的人问他：“你敢在集市上偷金子，哪来这么大的胆子？”齐人回答说：“我没看见人，眼睛里只有金子！”心里装的尽是想要的东西，所以就不顾自己是在干什么了。因此圣人仔细考察事物运动和静止的变化，恰如其分地掌握接受和给予的分寸；理顺爱憎的感情，调和喜怒的情绪使它们有节制。动静得当，祸患就不来光顾；接受给予适度，罪过就不来缠着；爱憎理顺了，忧虑就不沾边；喜怒有节制，怨恨就不来侵犯。所以通达道术的人，不随随便便捞好处，也不推让应得的福利；自己该享

有的不抛弃，非分的不去索取；永远充实但不漫出，持久虚空但容易知足。屋漏水足够装满酒壶——假若只装一壶的话；长江、黄河的水装不满酒杯——假若无休止地舀下去的话。人心的知足和不知足就是这样的。自觉地用道术来度量，吃只求充饥，穿只求御寒，这就足够保养七尺身躯了；假若没有道术作尺度来约束自己，那么万乘的地位也嫌不尊贵，拥有天下这个财富也嫌不快乐呢。孙叔敖三次离开令尹的官位但没有忧伤的神色，爵禄不能拖累他啊；荆佽非处在两只蛟龙在他船两边绕来绕去的危急关头，保护宝剑的心不动摇，怪物不能惊吓他啊。圣人平心静气，精神守着内脏血脉，外物不能够惑乱他的神志。

【原文】

19 夫醉者，俯入城门，以为七尺之闺也[①]；超江、淮，以为寻常之沟也：酒浊其神也。怯者，夜见立表，以为鬼也；见寝石，以为虎也[②]：惧掩其气也[③]。又况无天地之怪物乎[④]！夫雌雄相接，阴阳相薄，羽者为雏鷇[⑤]，毛者为驹犊，柔者为皮肉，坚者为齿角，人弗怪也；水生蚝蜃[⑥]，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为磷，人弗怪也。山出枭阳[⑦]，水生罔象[⑧]，木生毕方[⑨]，井生坟羊[⑩]，人怪之，闻见鲜而识物浅也。天下之怪物，圣人之所独见；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独明达也；同异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

【注释】

①闺：小门。上圆下方的小门叫闺。

②以石为虎：汉名将李广，出猎见草丛中石，误以为虎，射而中矢没箭头。近视之，方知是石。再射，不能入。司马迁是写飞将军神力超人，但也可以说明精神的作用。

③掩：夺。

④“又况”句：“无”是衍文。这句承上文，写神气昏乱散失的人，见常物尚且误为异物，如果见到真怪物又将如何？如果有“无”字则文意难顺。再者下文明言世上有山妖水怪之类，只是常人不能理解而圣人知之，这里不应该说“无天地之怪物”。

⑤鷇（kòu 扣）：须母鸟哺食的幼鸟。

⑥蛖：当作“蚌”（bàng 蚌），大蚌。　蜃：蛤蜊。蛖所指之物与这儿说的“水生”不合。而且“蚌蜃”同类，正可并说连用。

⑦枭阳：原注作“山精也。人形，长大，面黑色，身有毛，足反踵，见人而笑。”据此注，此物和今天传闻的“野人”相似。其他古书又记为“枭杨”、“枭羊”。

⑧罔象：原注作“水之精也。”传说中的水怪。

⑨毕方：原注作“木之精也。状如乌，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谷。”

⑩坟羊：原注作“土之精也。鲁季子穿井（挖井），获土缶，其中有羊，是也。”

【译文】

喝醉了酒的人，会低着头进城门，他误以为是通过七尺高的闺门；渡过长江、淮河，他以为是过了一条丈把宽的小水沟：这是因为酒醉得他神志不清了。胆小的人，晚上看到立着的圭表，以为是鬼；看见躺着的石头，以为是老虎：这是由于恐惧吓散了他的魂，何况这种人碰上了天地间真正的怪物呢！雌雄交配，阴阳贴拢，羽翼类的产卵孵雏，毛类的怀胎生驹犊，柔软的是皮肉，坚硬的是牙齿、犄角，人们见了不以为怪物；水域生长蚌哈，山中出产金玉，人们见了不以为怪物；老槐发天火，人死后血气长久了发出磷火，人们不感到奇怪。山里出现了枭阳，水中出现了罔象，树上长出了毕方，土里挖出了坟羊，人们就奇怪了，这是因为见闻少，对事物知识浅薄。天

下的怪异之物，只有圣人能认识清楚；利害的转化，只有智者能看透；似同似异难分辨清楚的现象，世俗庸人被弄糊涂。

【原文】

20 夫见不可布于海内，闻不可明于百姓[①]，是故因鬼神禨祥而为之立禁[②]，总形推类而为之变象[③]。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飨大高者而彘为上牲[④]，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⑤]，相戏以刃者太祖軵其肘[⑥]，枕户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⑦]。"此皆不著于法令，而圣人之所不口传也。夫飨大高而彘为上牲者：非彘能贤于野兽麋鹿也，而神明独飨之。何也？以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绨绵曼帛温暖于身也[⑧]，世以为裘者难得贵贾之物也[⑨]，而不可传于后世[⑩]，无益于死者，而足以养生，故因其资以詟之[⑪]。相戏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戏，必为过失，过失相伤，其患必大，无涉血之仇争忿斗[⑫]，而以小事自内于刑戮[⑬]，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⑭]。枕户橉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⑮]，则不待户牖之行[⑯]，若循虚而出入，则亦无能履也[⑰]。夫户牖者，风气之所从往来，而风气者，阴阳相捔者也[⑱]，离者必病[⑲]，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凡此之属，皆不可胜著于书策竹帛而藏于官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所由来者远矣。而愚者以为禨祥，而狠者以为非[⑳]，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

井灶、门户、箕帚、臼杵者[21]，非以其神为能飨之也，恃赖其德，烦苦之无已也。是故以时见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22]；赤地三年而不绝流，泽及百里而润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23]。故马免人于难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24]，葬以大车为荐[25]。牛马有功，犹不可忘，又况人乎！此圣人所以重仁袭恩[26]。故炎帝于火，死而为灶[27]；禹劳天下，死而为社[28]；后稷作稼穑，死而为稷[29]；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30]。此鬼神之所以立。

【注释】

①"夫见"五句：见、闻：指看到、听到的怪异现象。　布：公布。　明：说明白。

②机(jī 机)祥：迷信鬼神可以致吉凶。

③总形：汇合各种形象。形，人们熟知的形象、形状等，如上文注释对山妖水怪等的描摹，其中"人形"、"毛"、"踵"、"笑"、"乌"、"足"等都是人们已知的。　推类：类推，以类相推断其为何物。如说毕方像乌鸦，坟羊是羊等。　变：通"辨"，说明，分辨。

④飨：祭祀。　大高：原注作"祖也。一曰上帝。"　彘(zhì 至)：猪。

⑤藏：给死者穿上裘随葬于地下。

⑥相戏以刃：以刀相嬉戏。　太祖：指祖宗神灵。　搣(róng 容)：挤逼；推拉。

⑦户橉(lìn 吝)：门槛。

⑧绨(tí 啼)：光滑厚实的丝织品。　绵：丝绵。　曼帛：原注作"细帛。"这句话语意不明。"非能"疑当作"非不能"。原文意思应该是：不用裘给死者穿，不是说裘不如绨绵曼帛保暖，相反地，是因为裘比绨绵等珍贵，埋掉可惜。古代还没有棉花纺成的布，丝织品相对说是普通衣料，不像狐裘那样贵重。

⑨贾："价"(價)的古字。

⑩不：王念孙认为是衍文。疑此“不”字即“非不能”的“不”误置于此。

⑪资：用处。　詟(zhé 哲)：原注作“忌也。”禁忌。詟有畏惧义，禁忌义由此而来。

⑫涉：涉及。　血之仇：等于说深仇大恨，血海深仇。

⑬内：入，陷入。

⑭累：原注作“恐也。”指吓唬。

⑮玄化：神妙的变化。

⑯之：当作“而”。

⑰能：疑是衍文。《太平御览》引此文无此字。

⑱捔(jué 决)：抵触；角逐。

⑲离：通“罹”，遭受。

⑳狠者：见本卷 15 · ③。

㉑臼杵：过去农村舂米谷等的工具。

㉒“触石”四句：这几句写高山地带云雨的情景。太山代表高山。　出：云生。　合：云聚合。　肤寸：薄而小。　崇朝：终朝。原注作“日旦至食时为终朝。”指短时间。　雨：降雨。

㉓秩：品级。按品级。

㉔其：指牛。

㉕“故马”至“为荐”四句：这几句文字有脱误。《意林》引本书此文作：“马免于人难者，死葬之以盖，蒙之以衾；牛有德于人者，死葬之以大车。”译文据此译出。

㉖袭：重。增加。

㉗“故炎”二句：王念孙认为“于”应为“作”。　灶：灶神。原注作“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于灶神。”

㉘“禹劳”二句：劳字下应有“力”字。原注作“劳力天下，谓治水之功也。托祀于后土之神。”社即土神。

㉙“后稷”二句：后稷应作“周弃”。原注作“稷，周弃也。”　稷：谷神。

㉚“羿除”二句：原注作“羿，古之诸侯。河伯溺杀人，羿射其左目；风伯坏人房屋，羿射中其膝。又诛九婴、窫窳之属。有功于天下，故死托祀于宗布。”“此尧时羿，非有穷后羿。”　宗布：孙诒让认为指禳除灾害之神。

本节从民俗学、心理学的角度对鬼神观念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科学的解

释，而不是像“愚者”那样盲目迷信鬼神，也不是像“狠者”那样简单地否定鬼神思想。

【译文】

有些现象不能公布于天下，有些传闻不能向百姓说明，因此就利用鬼神决定吉凶祸福的迷信观念来定出种种禁忌，汇合各种人们熟知的形象、形态加以类推，给这些现象、传闻作出解释。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例如世俗的说法说：“祭享祖先神灵的牺牲，猪是上等祭品；安葬死者时裘皮不可以随葬；拿着兵刃嬉戏打闹，祖宗神灵会推拉臂肘；枕着门槛躺着，鬼神会踩脑袋。”这些说法全都不写在法令里，而且圣人也不宣传。祭享祖先神灵以猪为上等祭品，并不是猪比野兽麋鹿之类好，神明只享用它，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在人们认为，猪是一般人家普遍饲养而容易得到的家畜，所以利用这种方便来抬高它的品位。裘皮不可以给死者穿上随葬地下：并不是它不能像粗细丝绵那样保暖，而是因为世人认为裘皮是难得到的价值昂贵的东西，可以代代相传，死人穿去了没有益处，留着足够活人保养身体，所以根据它的使用价值规定忌讳它作随葬衣服。拿着兵刃嬉戏打闹，祖宗神灵会推拉胳膊肘：因为拿着兵刃打闹，难免失手伤人，害处很大，本来没有血海深仇，只因玩耍而引起恶斗以致伤人死人，因为小事而陷进刑杀之中，愚昧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忌讳这种事，所以搬出祖宗神灵来吓唬，让这些蠢人思想上受到约束。枕在门槛上躺着，鬼神会踩脑袋：假若鬼神真的变化莫测，就用不着穿窗过户；如果鬼神凭虚进来，就无所谓践踏。原来门窗是风所通过的必由之路，而风又是阴阳二气竞争的现象，遭门风吹袭会致病，所以人们借鬼神踩头之说来达到告诫的目的。这种种说法，自然都不能全都写进法典里藏在堂堂官府之中，所以利用鬼神致吉凶的观念来解释它们，为的是愚昧的人不懂得这些事情的危害性，于是借鬼神的权威来达到教育的目的，这种做法由来久远

着呢。可是愚昧的人们以为真有鬼神致吉凶的事，而武断自信的人们又简单地加以否定，只有得道者才能通晓其中的真相。如今世上时兴祭井灶、门户、畚箕扫帚、杵臼，并不是它们的神灵真能享用祭祀，只是人们平日靠着它们居家过日子，没完没了地麻烦辛苦它们，因此每逢年节，人们感念它们的好处，用祭祀的方式表示不忘记它们的功劳罢了。高空的水气接触冰凉的岩石凝成小水珠，水珠变成一小块一小块薄云，小块的薄云聚合成降雨云，不到小半天时间便雨洒天下，这种气象只有泰山那样的高山地带才能发生；大旱三年却能不断流，灌溉百里地滋润草木，只有长江、黄河能够这样，因此天子把天下的山川分成品级加以祭祀。所以战马使人免遭危险灾难的，死后人们用茅草苫裹着埋葬，蒙上被褥；耕牛为人们辛勤劳作，死后人们用大车拖着掩埋。牛马有功劳，人们尚且不能忘怀，更何况人呢！这就是圣人要给人增加仁爱恩德的原因。所以炎帝教会人们用火，他死后被尊为灶神；大禹为天下人辛劳费力，他死后被尊为土神；周弃教会人们稼穑，他死后被尊为谷神；羿为人们除掉了天下多种害人精，他死后被尊为禳除妖异的宗布神。以上便是鬼神观念产生的原因。

【原文】

21 北楚有任侠者[①]，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②]，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免而遂反，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而谏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于难，而不知所以无难。论事如此，岂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③]，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④]，不可不私藏。私藏而

富，其于以复嫁易。"其子听父之计，窃而藏之。若公知其盗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计。知为出藏财，而不知藏财所以出也。为论如此，岂不勃哉[5]！今夫儆载者[6]，救一车之任[7]，极一牛之力，为轴之折也，有如辕轴其上以为造[8]，不知轴辕之趣轴折也[9]。楚王之佩玦而逐兔，为走而破其玦也，因佩两玦以为之豫，两玦相触，破乃逾疾[10]。乱国之治，有似于此。夫鸱目大而眎不若鼠[11]，蚈足众而走不若蛇[12]，物固有大不若小，众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13]，非圣人，孰能观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论也，唯道之在者为贵。何以明之？天子处于郊亭[14]，则九卿趋，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齐。当此之时，明堂太庙，悬冠解剑，缓带而寝[15]。非郊亭大而庙堂狭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贵也，非特天子之为尊也，所在而众仰之。夫蛰虫鹊巢，皆向天一者[16]，至和在焉尔！帝者诚能包禀道[17]，合至和，则禽兽草木莫不被其泽矣，而况兆民乎！

【注释】

①任侠：抱不平；负气仗义。

②发觉：被发现，暴露。和今语"发觉"语义相近而用法略异。今天一般必须带宾语。古汉语可以作不带宾语的动词。

③子：这儿指女儿。古汉语"子"可指儿和女。这则故事出自《韩非子·说林上》。

④有如：或者，或许。有可能。有通"或"。也可讲成"假如"。 出：古代男方遗弃妻子叫"出"。古代封建礼教规定有所谓"七出"或"六出"。七出是：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奉公婆，四、口舌（多嘴多舌、搬弄是非），五、盗窃，六、

妒忌，七、恶疾。帝王、诸侯之妻无子可以不出，只有“六出”。后来也叫“休”。“出”和“休”是专门用来对付妇女的，不能和“离婚”划等号。

⑤勃：通“悖”。

⑥僦（jiù 就）：租赁。　载：指车。

⑦救：通“勼”，聚集。《集韵·尤韵》：“勼，《说文》：‘聚也。’古作‘救’。”《说文·勹部》：“勼，聚也。从勹，九声。读若鸠。”勹即“包”的古字。段玉载注：“《释诂》（指《尔雅·释诂》）曰：‘鸠，聚也。’《左传》作‘鸠’，古文《尚书》作‘逑’。辵部（指《说文·辵部》）曰：‘逑，敛聚也。’《庄子》作‘九’。今字则‘鸠’行而‘勼’废也。”可见“聚合”这个语义，古字作“勼”，取“包合”之意，故从‘勹’，而音同通假之字有鸠、逑、九、救等等。和“勼”义通的字还有“纠”（纠合）。今语说将绳索头发聚拢编成辫子叫“jiū”，也叫“绞”。头发盘成的结叫“鬏”。小孩的小发辫叫“鬏鬏辫”。今方俗语说将湿衣服、湿毛巾等绞干叫“jiù”；说物件收缩成团叫“jiù”，或叫“qiú”。其实“勼”和“聚”古音也很接近。　任：装的货物。救一车之任，是说将货物装得满满实实，可能还用绳子绑得紧紧的。“救任”和“极力”正相对。

⑧有：通“又”。　如：杨树达认为是“加”字之误。　造：通“簉”，副，附属的。这儿指备用件。造又通“凑”，也有“附加”之意。

⑨趣：促，促成。

⑩“楚王”五句：刘文典说《太平御览》九百七引本书此文作：“楚王佩玦逐兔，马速玦破，乃取两玦重而着之，其破疾愈。”据此，“为走”的“为”是“马”之误。逾通“愈”。

⑪眎：同“视”。

⑫蚈（qiān 千）：马陆。俗称多脚虫。

⑬之：往。这儿指发展到，转化成。

⑭郊：城外。天子都城外百里为郊。

⑮“当此”四句：这几句是说九卿在朝廷值班者，天子不在跟前时，行动很自在。

⑯天一：应作“太一”。指“元气”或指道。

⑰禀：受。

本节通过四则小故事，说明有所为不如无所为，违背客观规律的有所为常常走向主观愿望的反面，避祸适足以致祸。最后仍然归结到禀道至和，顺应

自然。

【译文】

北楚有个仗义行侠的人，他的子孙多次劝他不要做行侠的事。他不听。县境内发生了盗贼偷盗案件，官府大肆搜查他家的房舍，和盗窃案有牵连的事果然被发觉，他连夜惊慌地逃走。官府的差役跟踪追捕，在半路追上了，他平时施舍过恩德的一些朋友都为他抗拒官差，使他免遭逮捕，安全返回家中，对他的孩子们说："你们多次阻止我行侠。现在有了灾难，果然靠那些受过我周济的人免去灾祸。你们劝我的话，是不能采用的。"这位侠客只知道是怎样免除灾难的，却不知道怎样不发生灾难。像他这样看问题，那能不糊涂呢！宋国有个人嫁女儿，嘱咐女儿说："这桩婚事不一定能成功。假若夫家以后遗弃你，你不能不早作准备偷偷地藏点钱财。偷藏的钱财多了，到时候凭着这些钱财再嫁人就容易了。"他女儿听信了父亲的计谋，在婆家常常偷取钱物藏起来。她公公发现媳妇的偷盗行为后，把她赶走了。她父亲不但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反而自以为得计。这个做父亲的只晓得为了女儿被遗弃而教女儿偷藏钱物，却不晓得偷藏钱财正导致被遗弃。像他这样分析事情，哪有不悖谬的呢！现在有个人租用车子运货，他将货物装得满满的，想最大限度地使用牛力，为了怕车轴压断，又在车上放上一副备用的车辕和一副车轴，不知道这加上的车轴、车辕正会造成车轴压断的后果。楚王佩戴着一只玉玦追赶兔子，马奔跑时撞破了玉玦，后来他就佩戴两只玉玦作为预备，结果两只玉玦互相碰撞，破得更快。使国家混乱的治理方法，和这种作法相似。那鸱鸟的眼睛很大，但视力不如小眼睛的老鼠；马陆的脚很多，不如没长脚的蛇跑得快。事物本来有大的不如小的，多的不如少的。至于说强变成弱，弱变成强，危转成安，存走向亡，除开圣人，谁能看清这些现象！大小尊卑，是不能笼统地论定的，只有道存在的事物才是贵重的。怎样说明这个道理

呢？天子处在郊外亭中的时候，九卿、大夫都为天子而奔忙着，坐着的人赶快爬伏在地上，斜靠着的人连忙站得齐齐整整的。而这时候，留在朝廷值班的大臣们，挂上官帽，解下佩剑，解带宽衣，安然躺下。不是郊外的亭屋比朝堂尊严，而是天子呆在亭屋里呀。天道的尊贵，不只是像天子的尊严那样，仅仅当他出现在那里的时候众人才做出敬仰的样子来。那些蛰伏的昆虫，鸟鹊的巢窝，都朝向着太一，因为最中和之气在那里啊！帝王如果真能禀承天道，融合最中和之气，那么禽兽草木没有不受到他的恩泽的，何况千千万万的民众呢！

卷十四　诠　言

【题解】

详细地解释阐明叫做“诠”。本篇翻来覆去讲的不外乎“无为”两个字，堪称一篇名符其实的无为思想的“诠言”。

“无为者，道之体也。”道的本质就是无为。道是唯一的、永恒的真理，“道无不通”，“与道争则凶”。所谓“无为”，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归根返本、“执一”、“守常”，以永远不变的道来应万变。具体地说，无为包括去仁义，轻名利，弃智慧，不为善不为恶，不好勇不尚力，不追求不辞让。总之，一切听其自然，并特别强调命运不可抗拒，成功决定于时遇。而要做到以上这些，关键又在灭欲养性，从自身修养做起。作者看到了对立物的转化，承认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有一定的辩证观。但强调的是好的事物极甚则向坏的方面转化，以证明其无所事事的主张。本篇很明显地吸收了老庄特别是庄子无为思想中的消极部分。

【原文】

1 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

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方以类别[①]，物以群分，性命不同，皆形于有。隔而不通，分而为万物[②]，莫能及宗[③]。故动而谓之生，死而谓之穷。皆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④]，物物者亡乎万物之中[⑤]。

【注释】

①方：品类。

②万物：王念孙怀疑应为“万殊”，指各种不同的物类。

③及：王念孙认为应作“反”，返归。　宗：本，即太一(元气)。

④不物：原注作“不物之‘物’，恍惚虚无。”　物物者：原注作“造万物者也。”第一个“物”是动词，造(物)。　不物：不是物，即“物物者”，指“道”。

⑤“物物”句：亡：消失。这儿的“亡”实质上是特殊形态的“存”，是看不见的存在。“道”作为规律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原注说“不在万物之中”，其中的“在”是“属于”的意思，不能理解成“存在”，意思是说“道”不属于万物中的任何一种。本篇和本书多数篇章一样，在卷首先说明“道”的性质、作用，作为纲。这种写法成了一种模式，反映了作者以道家思想为本的立场，但在写法上给人以重复之感。

【译文】

无形的天地，浑浑沌沌，呈现为尚未分离的整体，还没有造成有形的万物，这种状态的元气称为“太一”。万物都产生于这种混一的元气，成形以后各不相同，有飞禽、游鱼、走兽，这种造物过程叫做分辨事物。按照种类将万物区分成不同的品类以后，它们的性质和生命状态就各不相同了，但是都表现为有形这点是一致的。各类事物互相阻隔不通，于是显示出千差万别，不能再返回到它们的本原的那种混一形态。因此万物处于运动状态叫做“生”，而“死”是生命运动的终止。无论处在哪种状态它们都属有形的物，而不是虚无的非物而创造物的东西，造物者已经消失在万物之中。

【原文】

2 稽古太初[①]，人生于无，形于有，有形而制于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谓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圣人不为名尸[②]，不为谋府[③]，不为事任[④]，不为智主；藏无形，行无迹，游无朕[⑤]；不为福先，不为祸始；保于虚无，动于不得已[⑥]。欲福者或为祸，欲利者或离害[⑦]。故无为而宁者，失其所以宁则危；无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则乱。星列于天而明，故人指之；义列于德而见，故人视之。人之所指，动则有章；人之所视，行则有迹。动有章则词[⑧]，行有迹则议。故圣人掩明于不形，藏迹于无为。王子庆忌死于剑[⑨]，羿死于桃棓[⑩]，子路菹于卫[⑪]，苏秦死于口[⑬]。人莫不贵其所有，而贱其所短[⑬]，然而皆溺其所贵，而极其所贱，所贵者有形，所贱者无朕也[⑭]。故虎豹之强来射，猿狖之捷来措[⑮]。人能贵其所贱，贱其所贵，可与言至论矣。

【注释】

①稽：考查。　太初：天地未分以前。

②尸：主宰，承担者。这句至“游无朕”化自《庄子·应帝王》。

③谋府：藏计谋的府库。等于说智囊，出谋划策的人。

④事任：事务的承担者。

⑤朕：兆，迹象。

⑥已：停止。

⑦离：通“罹”，遭受。

⑧词：王引之认为应为“诃”，讥讽，呵斥。“诃”和“议”义近而且押韵，上古两字同属“歌”韵（王力拟音为“ai”）。

⑨“王子”句：参见十一·19·⑤“要离”条。

⑩“羿死”句：羿在本书出现十余次。这里当指有穷氏时的夷羿，又称后

羿。传说中夏代东夷族首领，推翻夏朝，夺取太康的王位。后因喜欢射猎，不理政事，被家众杀死。 桃棓(bàng 棒)：原注作"棓，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段玉裁认为棓是棒的异体字。

⑪"子路"句：见七·17·④。

⑫"苏秦"句：见十三·12·⑧。

⑬短：缺。和"有"反义。

⑭"然而"四句：然：这样。 而：表示顺承关系。"然而"在这儿不是转折连词。 溺：沉浸。 极：远，远离。和"溺"相对。因为贱视，所以远离，等于说不重视。 无朕：无形迹。

⑮措：通"刺"，或通"戳"。

【译文】

考察天地未分的时候，人产生于无形，无形产生出有形，一旦有了形体，就受外物的制约。能够返回到产生人的无形境界，就像没有形体一样的人，叫做真人。真人是太一还没有区分物类的时候产生的。圣人不做名声的主宰，不做谋略的储藏者，不承担事情的担子，不做智慧的主人；他隐藏时没有形态，行动时不露痕迹，遨游时没有征兆；他不事先预卜幸福，也不招引祸事；他保守着无形状态，活动完全出于自然。想得到幸福的人有时造成灾祸，想捞取利益的人有时遭受损害。所以靠着无为得到安宁的人，失去无为便危险；靠无事治理好天下的人，失去无事便会使天下混乱。星辰排列在天空闪闪发亮，所以人们指指点点；义通过施恩德表现出来，所以人们总注视着。人们指点的星辰，运动起来有轨道；人们老注视着的行义的人，行动起来有迹象。运动有了轨迹人们就会讥刺，行动有迹象人们就要非议。所以圣人把自己的光辉掩盖在无形中，把形迹隐藏在无为里。王子庆忌因为勇武死在剑下，后羿喜欢射猎被桃木棍打死，子路勇敢忠诚被卫国人剁成肉酱，苏秦死于摇唇鼓舌。人没有不以自己"拥有"为贵重，而以自己"短缺"为低贱，因而沉溺在那自以为贵重的"拥有"之中，而远离自以为低贱的"短缺"，

因为他以拥有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他短缺的东西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所以虎豹因为具有强大的特点而招来射杀，猿猴因为具有敏捷的特性而招致刺伤。人如果能贵重他的“短缺”，贱视他的“拥有”，就可以和他谈论最高深的道理了。

【原文】

3 自信者不可以诽誉迁也，知足者不可以势利诱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通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①]，通于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调[②]。詹何曰：“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为方，规不正不可以为员，身者事之规矩也，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原天命则不惑祸福，治心术则不妄喜怒，理好憎则不贪无用，适情性则欲不过节。不惑祸福则动静循理，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不贪无用则不以欲用害性[③]，欲不过节则养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于外，弗假于人，反己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为也，不可以慧识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强胜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则五无殆，五见则德无位矣。故得道则愚者有余，失道则智者不足。渡水而无游数[④]，虽强必沉，有游数，虽羸必遂，又况托于舟航之上乎！

【注释】

①无奈何：无可奈何，没法对付。

②不：王念孙认为是衍文。“足”下当补“以”字。 调：王念孙认为应作“和”。“滑和”是本书常用语，且和“为”、“何”押韵（同属“歌”韵）。

③“不贪”句：俞樾认为第二个“用”字是衍文。

④游数：游泳术。“游数”和下文的“舟航”都比喻“德”和“道”。

【译文】

自信的人不能用诽谤赞誉来动摇他的信心，知足的人不能用权势利益来诱发他的欲念。所以通天性的人不追求天性所做不到的事情，懂得命运的真情的人不忧虑命运无可奈何，通达道的人外物不能够搅乱他的中和之气。詹何说过：“不曾听说自身修养高而国家混乱的事，不曾听说自身思想混乱而国家治理好的事。”矩尺不正不能用它划出方形，圆规不正不能用它划出圆形，自身的修养是事情的圆规矩尺，没听说自身弯曲而能使别人端正的事。弄清天命的本原，端正心计，理顺好憎感情，调和性情，那么治国的路子便通畅了。弄清了天命的本原就不被祸福所迷惑，端正心计就不会喜怒失常，理顺爱憎感情就不会贪得无用之物，调和了性情欲念就不会超过节度。不被祸福所迷惑就一举一动遵循事理，不喜怒无常赏罚就不会出偏差，不贪得无用之物就不会因物欲而伤害天性，欲念不超过节度就能对养生条件知足。这四种修养，都不能从外界求得，不能借助他人的力量，立足于自身才能得到。天下的事不能靠智力做好，不能靠聪慧认清，不能靠人的本事办成，不能靠仁慈使人亲附，不能靠强力取胜。智力、聪慧、本事、仁术、强力这五种东西，都属于人的才能范畴，如果只有这些才能而德行不高，就不能完成一件事。德行修养好了，这五个方面就没有危险；只突现这五种才能德行就站不住了。所以获得了道，愚笨无能的人也会力量富余；失去了道，聪明人也会力不从心。泅渡深水却没有游泳术，虽然

身强力壮也必定沉没；有了游泳本领，虽然身体瘦弱也必定顺利渡过，更何况托身在舟船上面呢！

【原文】

4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载；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国，能有其国者必不丧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遗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亏其性①，能全其性者必不惑于道②。故广成子曰③："慎守而内，周闭而外④，多知为败；毋亲毋听⑤，抱神以静，形将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⑥。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⑦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强胜不若己者，至于与同则格；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度⑧。故能以众不胜成大胜者，唯圣人能之。

【注释】

①原：使回到本原。古人以为心是思想器官，思虑太多（用心过度）会乱神，乱神会损害天性。"原其心"意思是使心绪平静以养神保性。

②不惑于道：对于道不迷惑，也就是能循道。

③广成子：原注作"黄帝时人。"一说即老子。

④而：用法相当于“于”。

⑤亲：庄逵吉本作“视”，当以庄本为是。

⑥“不得”二句：刘文典本将这两句归入广成子的话里。依广成子话的句式、用韵，这两句不像广成子的话，而是本书作者的话。刘本标点不可从。

⑦所引《易》语见《易经·坤卦》“六四”爻辞。高亨释此爻辞说：“括，束结也。束结囊口，则内无所出，外无所入。此喻遇事缄口不言，塞耳不听，如此则无咎亦无誉。”《象》传释爻辞：“‘括囊无咎’，慎不害也。”人谨慎则无灾害，与经意一致。《坤》卦全由阴爻组成，阴主闭藏。

⑧“强胜”四句：已见《原道》（第10节）。彼处“至于”句作“至于若己者而同”，“其力”句“度”作“量”。“与同”即“若己”，指势均力敌。格：阻隔。成语有“格格不入”。

【译文】

治国的根本，必定在安定人民；安民的根本，在于衣食充足；衣食充足的根本，在于不使失去农时；不使百姓失去农时的根本，在于君王和官府减少徭役；减少徭役的根本，在于君王、官吏节制物欲；节制物欲的根本，在于返归清静安逸的天性；返归天性的根本在于去掉精神负担；去掉了精神负担，心胸就虚廓；心胸虚廓气脉就平和；平和是道的素质，虚廓是道的宅舍。能够享有天下的天子，必定不至于失去诸侯国；能够享有诸侯国的诸侯王，必定不会失去大夫的采邑；能够治理好采邑的大夫，必定不会抛弃自身；能够修身的人，必定不会忘掉自己的心；能使自己心灵返归本原，必定不至于亏损天性；能够保全天性的人，必定不会对于道迷惑不解。所以广成子说：“审慎地把守着内心，周密地对外界封闭，知道太多会坏事；不要看不要听，拥抱着精神安安静静，形象将自然而然端正。”不能从自身有所得却能了解别人，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易经》里说：“把口袋捆得紧紧的，没有怪罪也没有赞誉。”能够称霸称王的人，一定是获得胜利的人；能战胜敌手的人，一定是力量强大的；力量能强大，一定是利用众人的力量；能发挥众人的力量，一定

是得人心；能得人心，一定是从自身有所收获；能从自身有所收获，一定是靠柔弱之术。凭着强力胜过不如自己的人，碰上和自己力量均等的对手就会阻隔难胜；用柔术胜过力量超出自己的人，他的无形之力不可度量。所以能够从多次失败中转为大胜利，只有圣人有这种道术。

【原文】

5 善游者，不学刺舟而便用之[①]；劲筋者，不学骑马而便居之；轻天下者，身不累于物，故能处之[②]。泰王亶父处邠[③]，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币珠玉而不听，乃谢耆老而徙岐周[④]，百姓携幼扶老而以之，遂成国焉[⑤]。推此意[⑥]，四世而有天下[⑦]，不亦宜乎？无以天下为者，必能治天下者[⑧]。霜雪雨露，生杀万物，天无为焉，犹之贵天也；厌文搔法[⑨]，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无事焉，犹尊君也。辟地垦草者，后稷也；决河浚江者[⑩]，禹也；听狱制中者[⑪]，皋陶也——有圣名者，尧也。故得道以御者，身虽无能，必使能者为己用；不得其道，伎艺虽多，未有益也[⑫]。方船济乎江，有虚船从一方来，触而覆之，虽有忮心，必无怨色[⑬]。有一人在其中，一谓张之，一谓歙之[⑭]，再三呼而不应，必以丑声随其后。向不怒而今怒，向虚而今实也。人能虚己以游于世，孰能訾之！释道而任智者必危，弃数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无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乱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⑮]，愚不足以至于失宁。守其

分，循其理，失之不忧，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无取，出者有授而无予[16]；因春而生，因秋而杀，所生者弗德，所杀者非怨：则几于道也[17]。

【注释】

①刺：撑船。 用之：运用游泳术。这儿以善游喻天生本领，以舟船代表客观事物。前文又用舟航喻道。比喻总是取其所需。下句“劲筋”、“骑马”喻意同这句。

②处之：指处在君位。“轻天下”的说法只能从不谋一己之私这个角度才值得肯定。否则便是不切实际的空话、乌托邦。

③泰王亶父：已见十二·15。该篇叙述略详。“泰”彼处作“太”。“狄人”作“翟人”。“皮币”作“皮帛”，古以帛充币。“不听”作“弗受”。古公亶父离邠徙岐周，以忍让处理部族矛盾，大约是羽翼未丰，力不能敌。作为奴隶主，很难说有什么仁爱之心或无争之道。

④谢：辞别。或解释为致歉意。参见十二·15 亶父的迁徙告别演说辞。

⑤焉：于此，在岐周。

⑥推此意：以此意推论。

⑦四世：四代。指太王、王季、周文王、武王。

⑧“无以”二句：应和上面注②同样理解。

⑨厌文：倦于文牍。 搔法：持法，掌握法令。一说厌通“案”，案文指处理文牍，也通。

⑩浚：疏通。

⑪听狱：审理案件。 制中：裁决公正。

⑫“故得”六句：强调“道”是对的，但把“道”和才智完全对立起来就太偏激了。

⑬“方船”五句：撞翻的应是方船。 方：并。方船可能是箄筏之类。 忮心：恨心。心中狠。怨色：这儿应指怨恨的言语等，如下文的“丑声”。

⑭“一谓”二句：“谓”的是“方船”之人。 张：撑开。 歙：原注说“持舟楫者谓近岸为歙，远岸为张”。 近：靠拢。 远：离开。

⑮不足：刘文典认为当作“不足以”为妥。

⑯“入者”二句：入者句等于说送上门来就收着，并不主动索要。“无予”是说不出于施舍之心也不图回报。

⑰几：《群书治要》引作“近”。

【译文】

善于游泳的人，不必学会撑船本领，运用游泳术就够方便的；筋骨强健的人，不必学会骑马的本事，凭他的脚劲行走就够便利的；小看天下的人，他自身不受外物的拖累，所以能安处其位。太王亶父处在邠地时，狄人经常来骚扰，亶父拿皮革、帛币、珠玉来侍奉狄人，狄人要的是土地，还是照样侵扰。亶父于是辞别邠地的长老迁移到岐周，百姓扶老携幼跟随他，终于在岐周建立了周国。从亶父的这种志向来推论，经过四代人据有了天下，不是合时宜的事吗？不把占有天下作为目的的人，必定能治理好天下。霜雪雨露，使万物生长死亡，上天并没有做什么，人们还是贵重上天；忙于文牍，主持法令，管理百官，治理人民，是有司的事，君王不插手这些政务，人们还是尊崇君王。开垦荒地的是后稷，挖决黄河疏通长江的是大禹，审理案件裁决公正的是皋陶，但是享有圣君名望的是尧帝。所以掌握着道来驾御的君王，自己即使没有才能，但一定能使有才能的人为他所用；如果没有掌握住道，技能即使再多，也没有益处。有人乘簰筏渡江，有条空船从一方漂下来，撞翻簰筏，筏上的人虽然心中恼火，但一定没办法表示怨恨。假如那条船上有一个人，筏上的人有的喊着要那人快朝江中撑开去，有的人叫着要那人快向岸边划，可是再三呼喊那人毫无反应，这时筏上的人必定接着骂出难听的话。前一种情况下不发怒后一种情况发怒，因为前一种情况是空船，后一种情况是船上有人。人如果让自己虚无缥渺地在世上遨游，谁能诋毁他呢！放弃道而凭智慧办事必定危险，抛开术数而用才能必定困窘。只有因为欲念多而灭亡的，没有因为无欲念而危险的；只有凭欲念治国而乱天下的，没有因为守常规而失去天

下的。所以智慧不足以免除祸患，愚蠢不足以导至失去安宁。守本分，循事理，失去了不忧虑，得到了不欢喜。所以成功的人不是他做了什么，有收获不是他追求到的；有收益只是接受而没索取，有付出只是交给别人而没有恩赐之心；万物适应春天生长，随着秋天死去，被养育的不感恩戴德，被杀灭的无恨无怨：达到这种境界就接近道了。

【原文】

6 圣人不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誉之德，不求人之誉己也；不能使祸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来，信己之不攘也。祸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穷而不忧；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祸福之制不在于己也，故闲居而乐，无为而治。圣人守其所以有①，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无，则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则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治国者，先为不可夺，以待敌之可夺也。舜修之历山而海内从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风。使舜趋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犹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于不乱而事为治者②，必危；行未固于无非而急求名者，必挫也。福莫大无祸，利莫美不丧。动之为物，不损则益，不成则毁，不利则病，皆险也，道之者危③。故秦胜乎戎而败乎殽④，楚胜乎诸夏而败乎柏莒⑤。故道不可以劝而就利者⑥，而可以宁避害者。故常无祸，不常有福；常无罪，不常有功⑦。

【注释】

①以：通“已”，已经。

②固：必。未固和“未必”义同。　于：助词，无实义。“未固于不乱”等于说“未必不乱”，即委婉地说还有乱。下句“固”同此。

③“动之”六句：动：原注作“有为也。”指有一定的目的。　之：助词，无实义，只表示“动之为物”这句话不独立成句，话没说完。　为：造成。　损：减少。　益：增多。　病：毛病、弊病。　道：走道，循道。这几句话将损益、成毁、利病这些成对的概念当成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概念，为其“无祸即福”的说法从哲理上找依据。“不损则益”有人认为应作“不益则损”。

④“故秦”句：胜戎事参见七・18・⑧；败于殽事参见十二・40。

⑤楚：楚昭王。　败乎柏莒：吴国大败楚于栢莒。栢莒又作柏举，在今湖北麻城东北。参见十五・8・⑫。

⑥劝：勉励。　而：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就：趋附，追逐。

⑦常：通“尚”。

【译文】

圣人不去做让人非议的事，但不讨厌别人非议自己；修养值得赞誉的品德，但不要求别人称颂自己；他不能使祸不到来，但相信自己不去惹祸；不能使福必定来临，但相信自己不会排除福。灾祸的到来，不是他招惹产生的，所以遇到绝路并不忧虑；幸福的来临，不是他追求得到的，所以一帆风顺时并不自夸。他懂得祸福的控制权不在自己手中，所以清闲自在快快活活地生活着，无所作为地处理各种事情。圣人守着自己已经据有的东西，而不追求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假如追求没有得到的东西，已有的那一份就会失掉；保住自己已有的一份，想再得到的自然会到手。所以用兵作战的原则是，先做出不能打赢的态势，这样来等待敌方致败的弱点出现；治理国家的方法是，先装出不想夺取别国的姿态，这样来等待敌国可以被自己夺取的机会。舜在历山修养德行，天下人归顺他被他感化，周文王在岐周修整德政，天下的风习被他改变。假若舜只顾追

逐天下的利益而忘掉修养自身德行，那么他自身都保不住，哪会有尺寸的地盘！所以当天下还处在乱中时而人为地去治理乱世，一定危险；自己的品行还有可非议之处而急着追求名声，一定碰钉子。福没有比无祸更大的，利没有比不丧失已得手的更美好。按照既定目的创造出来的万物，不减少就增多，不成器就毁坏，不有利就有害，这种转化是危险不可尝试的，谁想试着走这种转化的路，危难等着他呢！所以秦穆公计胜西戎骗得土地却在殽山大败于晋军手中，楚昭王战胜了中原各诸侯国却在柏莒被吴国打败。所以不能用道来规劝追逐利的人，而可以靠它安定想避害的人。所以崇尚无祸，不崇尚有福；崇尚无罪，不崇尚有功。

【原文】

7 圣人无思虑，无设储。来者弗迎，去者弗将[①]。人虽东西南北，独立中央。故处众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独不离其坛域[②]。故不为善[③]，不避丑，遵天之道；不为始，不专己，循天之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从天之则。不求所无，不失所得，内无旁祸，外无旁福[④]。祸福不生，安有人贼[⑤]！为善则观，为不善则议；观则生贵[⑥]，议则生患。故道术不可以进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离害[⑦]。故圣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见誉；法修自然，己无所与。虑不胜数，行不胜德，事不胜道。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穷，而道无不通，与道争则凶。故《诗》曰："弗识弗知，顺帝之则[⑧]。"有智而无为，与无智者同道；有能而无事，与无能者同德。其智也，

告之者至，然后觉其动也[9]；使之者至[10]，然后觉其为也。有智若无智，有能若无能，道理为正也。故功盖天下，不施其美[11]；泽及后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伪灭也。

【注释】

①将：送。

②坛域：范围。

③善：王念孙认为应作“好”。好、丑、道押韵（古音同属“幽”韵）。

④旁：偏侧。指意外的。

⑤贼：害。

⑥贵：王引之认为应作“责”。

⑦离：离开。

⑧引《诗》出自《诗经·大雅·皇矣》。这两句是第七章“天帝”告诫周文王的话。

⑨“其智”三句：大意说“有智无为”的人貌若痴呆，他不会主动行动。告：通“嗥”（háo 毫）：大声呼喊。下三句意思同这几句。

⑩“使之”句：俞樾认为这句前面应补上“其能也”三字，和“其智也”相对，呼应上文“有能而无事”。

⑪“故功”二句：盖：压倒。　施：通“侈”，夸耀。《论语·公冶长》：“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伐、施对言，都是自夸之意。

【译文】

圣人没有思虑，没有储备。来的他不迎接，走的他不欢送。人们都在东奔西走，南来北往，他独个儿静静地站在中央。所以他处在众人都弯腰曲膝的环境中却不丧失正直；天下人都随波逐流，他独不离开自己的立足点。所以不显露美，也不遮盖丑，只是遵循着自然之道；不创始，不自专，只是依循着自然之理；不预谋，不失时，和自然相约；不求得利，不推让幸福，遵从自然法则。不追求自己没有的，不失去自己已经得到的，内没有意外的祸事，外没有意外的

福利。祸福根本不发生，怎么会有人为的伤害呢！行善事人们就盯着，做坏事人们就非议；人们盯着就产生责备，人们非议就产生祸患。所以道术不能凭它进取求名，而可以靠它退后修身；不能凭它得利，而可以靠它避害。所以圣人不用品行去求名，不用智慧去受赞誉；法规产生于自然，自己没有什么要参与。思虑胜不过术数，品行胜不过“德”，人为胜不过“道”。人为的事有时不成功，追求有时得不到。人有走投无路的时候，但道无时无处不通，和道争高低胜负，就有凶险。所以《诗经》上说：“不能自作聪明，要顺从天的法则。”有智慧但是无所作为，和没有智慧的人的“道”相同；有才能但是无所事事，和没有能力的人的“德”一样。这样的“聪明人”，呼喊他他才走过来，这时你才感觉到他是个活物；这样的“能人”，使唤他他才走去，这时你才觉出他在行动。有智慧好像没有智慧，有才能好像没有才能，道理才是正确的。所以功勋压倒天下人，但是不夸耀自己的美德；思泽传到后世，但是不据有这种名声。道理通达了，人为的事便灭绝了。

【原文】

8 名与道不两明，人受名则道不用[①]，道胜人则名息矣。道与人竞长[②]，章人者[③]，息道者也。人章道息，则危不远矣。故世有盛名，则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为善，欲为善者必生事，事生则释公而就私，货数而任己[④]。欲见誉于为善，而立名于为质[⑤]，则治不修故[⑥]，而事不须时[⑦]。治不修故，则多责；事不须时，则无功。责多功鲜，无以塞之，则妄发而邀当[⑧]，妄为而要中[⑨]。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责[⑩]；事之败也，不足以弊身[⑪]。故重为善若重为非，而几于道矣。

【注释】

①受：王念孙认为应为“爱”。

②人：是“名”之误字。下文“章人”、“人章”的人都应作“名”。整个这一节都是讲“道”和“名”的对立。

③章：明。这个意义后来用“彰”。

④货：王引之认为应为“背”。

⑤质：王念孙认为应为“贤”。

⑥修故：遵循事理。修，遵循。《商君书·定分》：“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史记·殷本纪》：“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修的遵循义当从“学习”义引申而来。　故：事理、法则。这个意义由“根由”义引申而来。

⑦须：待，等待。这儿含“符合”之意。

⑧妄：胡乱。　发：行。　邀当：求取切合要求。邀有半路拦截之意，引申出强取、强求义。

⑨要中(zhòng 仲)：意思和“邀当”相同。上句和这一句是说官吏在“责多功鲜，无以塞之”的情况下，不知抛弃名利思想，继续胡作妄为以求得功名。当和中都指符合立功受赏的要求，或指达到自己的目的。

⑩更：改变。

⑪不：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獘：倒下。

【译文】

名和道不能同时露脸，人爱名道就不受重视，道驾驭了人名就消失。道和名竞争高低，显身扬名，是抛弃道的作法。名声显露道被抛弃，危险就不远了。所以世上的人有了盛名，他衰败的日子就到了。想据有名声的人一定要做善事，要做善事一定生出事端，事端发生了，就会抛掉公心而迁就私心，违背术数而放任自流。想通过行善来受人赞誉，通过显示贤能来树立声望，办事就不遵循事理，急于求成而不等待时机成熟。办事不循事理，指责就多；急于求成不等待时机，就没有功劳。指责多功劳少，没法弥补，就任意乱来求得成功。这样做即使成功了，也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责备；如果仍

然失败，就足以使自己身败名裂。所以能够慎重对待行善如同慎重对待作恶的人，就接近道了。

【原文】

9 天下非无信士也，临货分财必探筹而定分[①]，以为有心者之于平[②]，不若无心者也。天下非无廉士也，然而守重宝者必关户而全封[③]，以为有欲者之于廉，不若无欲者也。人举其疵则怨人，鉴见其丑则善鉴，人能接物而不与己焉[④]，则免于累矣。公孙龙粲于辞而贸名[⑤]，邓析巧辩而乱法[⑥]，苏秦善说而亡国[⑦]。由其道则善无章，修其理则巧无名[⑧]。故以巧斗力者，始于阳，常卒于阴[⑨]；以慧治国者，始于治，常卒于乱。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胜则质掩，邪巧则正塞之也。

【注释】

①探：取，抽出。　筹：筹码，用来计数。多用竹片做成。

②以为：认为。　有心者：指人。　平：公平。下句"无心者"指筹码。

③全：俞樾认为是"玺"字之误。　玺封：加印。

④不与己：不掺进私心。　与：参与。

⑤公孙龙：见十一·17·④。　贸名：搞乱概念。　贸：杂乱。　名：事物的名称，名称是概念的语言形式。

⑥邓析：见十三·16·⑭。

⑦苏秦：见十三·12·⑧。　国：王念孙认为是"身"之误字。

⑧名：通"明"，和上句"章"同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名，假借为明。"假借指通假。

⑨“始于”二句：原注作“言智巧之所施，始之于阳善，终于阴恶也。”这二句和下三句出《庄子·人间世》。参见本卷 23·③所引《庄子》文。

【译文】

天下并不是没有诚实的人，但是临到分钱财时一定要用筹码来确定份数，因为人们总认为人心的公平，不如那无心的筹码。天下并不是没有廉洁的人，但是看守重宝的人一定要关好门窗并且加上印封，因为人们总认为有物欲的人在廉洁方面，不如没有欲望的门窗印鉴。别人指出自己的毛病就怨恨人家，但是镜子映出自己的丑处却认为是好镜，人如果和外物接触时像明镜那样不掺杂一己私见，就免去精神负担了。公孙龙善于言辞而搅乱了名实关系，邓析巧辩而搞乱了法令，苏秦善于游说而丧身。遵循道，特长就失去光彩；遵循理，灵巧就不能显露。所以用灵巧斗力的人，始于善，但常终于恶；用智慧治国，始于治，但常终于乱。让水向低处流，谁不能办到呢？使水受阻向上喷涌，没有巧妙的方法不能做到。所以文彩占上风，质朴就被掩盖；邪恶施展灵巧，正直就被阻塞。

【原文】

10 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乱。虽有圣贤之宝[1]，不遇暴乱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汤、武之王也，遇桀、纣之暴也。桀、纣非以汤、武之贤暴也，汤、武遭桀、纣之暴而王也。故虽贤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时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无名，布施而使仁无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来，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无为而自治。善

有章则士争名，利有本则民争功，二争者生，虽有贤者，弗能治。故圣人掩迹于为善，而息名于为仁也。外交而为援[②]，事大而为安，不若内治而待时。凡事人者，非以宝币，必以卑辞[③]。事以玉帛则货殚而欲不餍[④]；卑体婉辞，则谕说而交不结[⑤]；约束誓盟[⑥]，则约定而反无日。虽割国之锱锤以事人[⑦]，而无自恃之道，不足以为全。若诚外释交之策[⑧]，而慎修其境内之事，尽其地力以多其积，厉其民死以牢其城[⑨]，上下一心，君臣同志，与之守社稷，斅死而民弗离[⑩]，则为名者不伐无罪，而为利者不攻难胜，此必全之道也。

【注释】

①宝：俞樾认为当作“资”。

②外交：对外交好。外，外国。 为援：取得援助。这儿当指在诸侯纷争中求外援。

③“非以”二句：非……必：不是……就是。表示二者必居其一。

④餍：满足。餍的本义是吃饱。

⑤谕说：劝说，等于说讲明道理，说好话。

⑥约束：订立条约。 誓盟：结成同盟。古代结盟要举行发誓仪式。参见十一·8·⑫。

⑦锱锤：原注作“六两曰锱，倍锱曰锤。”十二两为锤。这句连下两句是说送给外国的财物很少，表面看无害大局，但若无“自恃之道”，危害还是很大的，这是从这种外交政策的立足点、性质上来说的。

⑧外：陈观楼认为当在“释”字下“交”字上。

⑨厉：激励。这个意义后作“励”。

⑩斅(xiào 效)：通“效”，尽，致。

【译文】

德可以用来修养自身，不能使别人残暴；道可以用来治理自身，不能使别人昏乱。虽然具备圣贤的资质，但是没遇上残暴混乱的世道，道、德可以用来保全自身，却不能靠它们称霸称王。商汤、周武王称王天下，是碰上了桀、纣的暴政。桀、纣不是因为商汤、周武王的贤而残暴的，商汤、周武王是遭逢桀、纣的暴政才称王的。所以虽然是贤王，也一定得等待机遇。机遇，就是碰上一定的时代条件而发挥了贤德的作用取得成功，不是只靠智能去追求而成功。君子修炼品行但使善德不显露出来，广施恩泽但不让仁心闪现光辉，所以士人行善却不明白自己的善行是受了谁的教导，人民满足了利益却不明白利益是谁给的。所以无为就会自然而然治理一切。君子的善行如果显露出来，士人就会争夺名声，利益如果有本原人民就会争夺功劳，争名争功的风气一旦形成，即使有贤君，也不能治理好。所以圣人行善时不留痕迹，行仁时隐去名声。和外族异国交好求得援助，费很大的事才得到安宁，不如把国内的事办好等待时机。大凡侍奉别国，不是送去珍宝财钱，就是对人家低三下四。拿玉帛侍奉它，就会财钱耗尽但欲望得不到满足；低三下四，好听的话说尽了但友好关系建立不起来；签订条约结成同盟，条约签订了保不准啥时候背约毁盟。即使只是拿出很少的财物送给别国，而没有可靠的自身条件，也不足以保全。如果放弃外交策略，一心办好国内的事，充分利用土地潜力增加积累，激励人民不怕牺牲来巩固城防，上下一心，君臣志向一致，团结臣民一起守卫国家，人民效死力而不离弃，那么想扬名的君王不必去讨伐无罪的国家，想得利的君王不必去攻打难战胜的对手，这才是确保国家完整的方法。

【原文】

11 民有道所同道①，有法所同守。为义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②，故立君以一民。君执一则治③，无常则乱。君道者，非所以为也，所以无为也。何谓无为？智者不以位为事④，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患⑤，可谓无为矣。夫无为，则得于一也。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则猖狂⑥，壮则暴强，老则好利。一身之身既数变矣⑦，又况君数易法，国数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径衢不可胜理⑧，故君失一则乱，甚于无君之时。故《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⑨。"此之谓也。

【注释】

①道：前一个"道"，路，喻"法"。后一个"道"，行（道），循路而走，喻"守法"。　所：则。这个"所"也有指示主语"民"的作用。下句的"法"指"一"、"常"，永恒法则。

②为：因为。　相：人民之间。　固：团结。这里有巩固团结的意思。　必：通"毖"，戒敕。《广雅·释诂四》："必，敕也。"王念孙疏证："必，当为'毖'。"必是"柲"的古字，一说指戈矛上的柄。泛指"固定"。这儿也可取此义，则"固"、"必"同义。

③一：即下句的"常"，常规，永恒的法则，实际上就是"道"。"本经训"的"本经"也是这个含义。

④位：权位，权势。

⑤患：王念孙认为应作"惠"。"为惠"和"为暴"相对，反义。

⑥猖狂：漫不经心，不稳重。也可指任性。

⑦一身：俞樾认为应作"一人"。　既：既然。

⑧之：至，到。　径衢：小路和大路，这儿代表民间、百姓，和上一句的"人"（在官位者）相对，是说从上到下各有自己的好憎，国君不能就事论事一一治理，必须抓住根本（即"一"），去其欲，归于道。

⑨引诗出自《诗经·大雅·假乐》。 愆：过错；犯过错。 率由：遵循。旧章：老规矩。朱熹《集传》释为“先王之礼乐政刑”。作者这儿引此诗句实际是论证“执一”。

【译文】

人民有了道路便会一同走在道路上，有了法规就会一同守法。因为当初靠义理不能使人民紧密团结，靠盛势不能使人民受到警诫，所以设立君王来使民心齐一。君主掌握了“一”就治理好天下，没有掌握常规天下就混乱。君王治国之道，不是靠有所为，而是靠无为。什么叫“无为”？聪明的人不借权位生事，勇武的人不借权势施强暴，仁慈的人不借地位施恩惠，这可以叫“无为”。做到了这种无为，就算掌握了“一”。“一”，它是万物的本原，无敌的道术。大凡人的性格，年轻时浮躁轻狂，年壮时凶狠刚强，老了便贪利。一个人一生既然多次改变性格，更何况一国的君王常常改变法令，一个国家又多次换动君王呢！人们借自己的地位来达到自己的爱憎，从官吏到百姓爱憎五花八门，是难以一一调理清楚的，所以君王失去了“一”便会乱套，这种混乱比当初没有设立君王的时代还要厉害。所以《诗经》上说：“别出差错，别忘了过去，完全照老规矩办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12 君好智，则倍时而任己，弃数而用虑。天下之物博而智浅，以浅澹博，未有能者也。独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穷术也。好勇，则轻敌而简备，自负而辞助。一人之力以御强敌，不杖众多而专用身才[①]，必不堪也。故好勇，危术也。好与，则无定分[②]。上之分不定，则下之望无止。若

多赋敛，实府库，则与民为雠。少取多与，数未之有也。故好与，来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观之，贤能之不足任也，而道术之可修明矣。

【注释】

①杖：同“仗”。 身：己。

②定分：固定的份量。“无定分”指施予多少不定。

【译文】

君王如果喜欢运用智术，就会违背时运而只信赖自己，抛弃术数而动用心计。天下的事物广搏而人的智术浅短，用浅短的智术去适应广搏的事物，没有能办到的。只用个人的智术，失误必定很多。所以喜欢运用智慧，是条绝路。喜欢勇武，就会轻视敌人而忽略防备，只依靠自己而拒绝帮助。凭一个人的力量去抵御强大的敌人，不依仗众人而只用自己的才能，必定承担不起重任。所以喜欢勇武，是一条危险的路。喜欢施予，就没有固定的份量。上面的份量不定，下面的奢望就没止境。假如为了多施予而增加赋税以充实府库，就会和人民结下仇怨，而赋税收得少施予的多，国库中的财钱数量不足开销。所以喜欢施予，是招致怨恨的做法。仁智勇力，虽说是人的美好才质，但是不足以治理天下。由此看来，贤能是不值得任用的，而道术是可以遵循和发扬光大的。

【原文】

13 圣人胜心[①]，众人胜欲。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重

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邪与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一置一废，故圣人损欲而从事于性[2]。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接而说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宁于体，听之不合于道，视之不便于性。三官交争，以义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3]，饮毒药非不苦也，然而为之者，便于身也。渴而饮水非不快也，饥而大餐非不澹也，然而弗为者，害于性也[4]。此四者[5]，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观之，欲之不可胜，明矣。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使在己者得，而邪气因而不生[6]，岂若忧瘕疵之与痤疽之发，而预备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蝇蚋弗敢入，昆山之玉瑱而尘垢弗能污也[7]。圣人无去之心而心无丑，无取之美而美不失[8]。故祭祀思亲不求福，飨宾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

【注释】

①胜：任。有任用、听任的意思。下句的“胜”同此。原注解释为战胜之胜，王念孙驳之甚详。若依原注，则“众人胜欲”大违本书旨意。本书的“众人”等于说“凡人”、“庸人”、“小人”，和“圣人”相对。

②事于：王念孙认为是衍文。“从性”即顺性。

③痤疽：毒疮。

④性：通“生”，生命。

⑤此四者：指上文说的割座疽、饮毒药、饮水（特指生水）、饥而大餐。

⑥因而：王念孙认为应改成“自”。《太平御览》引作“邪气自不生”。

⑦瑱：杨树达认为通“缜”，细密。“鼎沸”对“玉瑱”，都是主谓结构。

⑧“圣人”二句：“无去之心”即“无去丑之心”，“丑”字蒙下文而省去。“无取之美”当作“无取之心”，“取”下也省去“美”。若依原文，则文不成义。

【译文】

圣人凭心办事，众人凭物欲行事；君子凭着正气行动，小人凭邪气行动。内心活动有利于天性，外在的行为符合义理，遵循事理行动，不受外物的羁绊，叫正气。看重滋味，沉溺声色，喜怒无常，不顾带来后患，叫邪气。邪气与正气互相伤害，物欲与天性互相损害，不能两立，一方树立，另一方便废弃，所以圣人抛弃物欲而顺从天性。眼睛爱看美色，耳朵爱听乐音，口爱尝美味，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欢喜，不懂得嗜欲的害处，贪吃不安宁身体，贪听不合于道，贪看不利于天性。口、耳、眼这三种器官争着接受物欲，而用义理来制约它们的，是心。割毒疮不是不痛，喝有毒性的药不是不苦，但是病人愿意这样忍痛受苦，因为对身体健康有利。干渴时喝生水不是不痛快，饥饿时猛吃一顿不是不能满足食欲，但是人们不这样做，因为对生命有害。以上四种情况，耳眼鼻口这些器官不知道取舍，靠心来控制它们，让它们各得其所。由此看来，不能凭物欲行事是明显的。大凡调理身体保养天性，只要做到调节起居，适量饮食，平和喜怒，便利行动，让这种养生之道落实在自己身上，那么邪气自然不会产生，哪像忧虑瘕疵和毒疮发作而预先防备着那样伤神费事呢！那装得下牛的大鼎水沸腾着，牛蝇蚊子不敢进去，昆山美玉纹理细密，尘垢不能污损它。圣人没有去掉丑的心，但心灵没有丑，没有掠取美的心，但心灵的美不丧失。所以祭祀为的是追思亲人不是为祈求神灵降福，宴请宾客为的是表达敬意而不考虑回报，唯有不汲汲追求，才能得到要得到的东西。

【原文】

14 处尊位者，以有公道而无私说，故称尊焉，不称贤也①；有大地者，以有常术而无钤谋②，故称平焉，不称智

也。内无暴事以离怨于百姓[3]，外无贤行以见忌于诸侯，上下之礼，袭而不离，而为论者莫然不见所观焉，此所谓藏无形者。非藏无形[4]，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决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汤、武平暴乱，因时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5]，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则人与之讼，在力则人与之争[6]。未有使人无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于己者也；未有使人无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于己者也。此两者常在久见[7]。故君贤不见，诸侯不备；不肖不见，则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则民用可得，诸侯弗备则天下之时可承[8]。事所与众同也，功所与时成也，圣人无焉[9]。故《老子》曰："虎无所措其爪，兕无所措其角[10]。"盖谓此也。

【注释】

①贤：德才兼备，这儿侧重在"才"。

②钤(qián 钳)：权。　钤、权古声母相同(都是"群"母，读 g 的浊音)，韵接近("侵"、"元"二韵相通)，义可通。　钤谋：权变之术和谋略，和"常术"相对。本书在强调顺应时世、从实际出发时，提倡"权变"(如《氾论》)；在强调遵循永恒不变的道术时，又将"权谋"作为智力因素加以否定。似乎以"常术"为本，为战略原则，以"权谋"为"用"，为策略原则。策略为战略服务，故有主次轻重之分。所以对"权"的两种态度看似矛盾，实不矛盾。

③离：通"罹"，遭受。"离"和下一句的"见"(被)相对义近。

④非：此字疑是衍文。或下句应作"孰弗能形"。

⑤得、取：两字不加区分时意义相同，所以现在有合成词"取得"。细分时，得，古文字从"又"(即右手)持"贝"。后加"彳"旁，《说文》释成"行有所得"，有遇而得的意味，不是有目的求取的。取，从"又"持"耳"，本指战争中俘获战俘，割下耳朵报战功，所以有"强夺"之意。成语有"巧取豪夺"，"取"不可换为

“得”。

⑥在:王念孙认为应作“任”。

⑦久:当作“不”。下文两“不见”句即对这句“不见”的阐释。

⑧“百姓”二句:民用:即民力、民心。民力、民心为统治者所用,所以说“民用”。 承:通“乘”。

⑨无:应作“无与”。或理解为“无为”。

⑩引所《老子》语见《老子》五十章。有的传本作“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下文还有“兵无所容(用)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他身上没有致命的弱点)。”大意是说善于养生的人,灾难、凶险对他无可奈何。 措:置,安放。指使用。

【译文】

身处尊贵地位的人,因为有公道而没有私见,所以才说他尊贵,而不说他贤德;据有大地的人,因为遵循常法而不弄权谋,所以说他公平,而不说他聪明。国内不做暴虐的事招来老百姓的怨恨,对外不显露贤德来引起诸侯的猜忌,上下一致,合而不离,想评头论足的人寂静无声,因为他们看不到想看到的动静形迹,这就叫做隐藏在无形之中。如果不是隐藏在无形之中,谁不能摸清他的底细呢?三代君王所遵循的道路,就是因势利导。所以说禹疏通江河,是遵循水往下流的规律;后稷种植谷物,是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商汤、周武王平定暴乱,是顺应时势。所以天下可以得到但是不能用强力夺取,霸王可以接受但是不能追求。凭智慧行事别人便和你争论不休,靠武力行事别人就和你争来抢去。不存在叫别人没有智慧这种事情,但可以使别人不能运用智慧来对付自己;不存在叫别人没有力量的事情,但可以使别人不能用力来对付自己。这两种作法(避智避力)永远存在于不现形之中。所以君王的贤德不显露出来,诸侯就不戒备;不贤不暴露出来,百姓就不怨恨。百姓不怨恨民心民力就归君王所有,诸侯不戒备夺取天下的时机就可以利用。事情是和众人一同做的,功业是顺应时运成就的,圣人在其中消声匿

迹，看不到他做了什么。所以《老子》说："（善于保护生命的人），老虎用不上它的利爪，犀牛用不上它的尖角。"就是说的这种情形。

【原文】

15 鼓不灭于声，故能有声；镜不没于形，故能有形①。金石有声，弗扣弗鸣；管箫有音，弗吹无声②。圣人内藏，不为物先倡，事来而制，物至而应。饰其外者伤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③，见其文者蔽其质④。无须臾忘为质者⑤，必困于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伤骨骸，枝叶美者害根茎⑥，能两美者，天下无之也⑦。

【注释】

①"鼓不"四句：王念孙认为"灭"应作"藏"。"没"应作"设"。"不藏于声"指鼓不能自己发声。"有声"指击而有声。"不设于形"指镜中本无物形。"有形"指物来映照即有物形映入镜中。

②无声：王念孙认为应作"弗声"，指不发声。王氏的理由是"声"和上文"鸣"同义，而"无"（"没有"）是动词，"弗"是否定副词，修饰用作动词的"声"应用副词"弗"。这句的意思是说不吹就不发声，而不是说不吹就没有声音。王说可参考。

③扶：扶持。"扶情"等于说"纵情"。扶持有助其发展的意思。

④见：现，显示。

⑤质：王念孙认为应为"贤"。

⑥茎：孙诒让认为应作"荄"。荄也是根。

⑦"能两"二句：这种说法有点绝对化。强调不以文害质，不本末倒置当然对。

【译文】

鼓本来没有藏着声音，所以敲打才发出声音；镜子里面本来没有物形，所以外物来照镜时才映出形象。金钟石磬可以发声，但不扣击它们也不鸣响；管箫可以发出乐音，但不吹也不会发出乐音。圣人深藏着才德，不做倡导的事，事物来到时才驾驭它们，物件临身时才作出反应。修饰外表会伤害内心，放纵感情会妨害精神，显露文彩会掩盖质朴。没有哪一刻忘掉炫耀贤德，必定困扰天性；百步以内不忘掉事物容貌的人，必定拖累他的身形。所以羽毛翅翼美好矫健的飞禽，因为善飞而伤损骨骸；枝叶美好茂盛的树木，因为枝叶消耗营养多而损害根部。能够两全其美的，天下没有。

【原文】

16 天有明，不忧民之晦也，百姓穿户凿牖，自取照焉；地有财，不忧民之贫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①]。至德道者若丘山[②]，嵬然不动[③]，行者以为期也[④]。直己而足物[⑤]，不为人赣[⑥]，用之者亦不受其德[⑦]，故宁而能久。天地无予也，故无夺也；日月无德也，故无怨也[⑧]。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夺。唯灭迹于无为，而随天地自然者，唯能胜理而无受名[⑨]。名兴则道行，道行则人无位矣[⑩]。故誉生则毁随之，善见则怨从之[⑪]。利则为害始，福则为祸先；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丧其霸。故国以全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为常，富贵其寄也。能不以天下伤其国，而不以国害其身者，焉可以托天下也[⑫]。不知道者，释其所已有，而求

其所未得也，苦心愁虑以行曲[13]，故福至则喜，祸至则怖，神劳于谋，智遽于事[14]，祸福萌生，终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15]。不喜则忧，中未尝平，持无所监。谓之狂生[16]。

【注释】

①"地有"四句：所谓"自取富"，在奴隶制、封建制的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只是作者的幻想而已。

②至德道者：当作"至德者"。或作"德（通"得"）道者"。本书罕见"至德道者"的说法。有人认为应作"故德"（通"得"）道者"，也通。

③嵬（wéi 为）然：高大的样子，同"巍然"。

④"行者"句：原注作"行道之人，指以为期。"大意是说以高山作为前进目标。

⑤"直己"句：只是为自己生长万物。意思是山生万物出于自然，并无目的。

⑥赣：赐予。

⑦不受德：不感恩戴德。这儿只是就山的某些特性比喻"无为"的好处。其实古人感戴山河之德，《氾论》已写到。彼处是写实，这儿是取喻，没有矛盾。

⑧"天地"四句：无予、无夺，无德、无怨，都含象征意义，为作者论证"无为"服务，都不能据实理解。

⑨唯：当作"为"，是。　为受名：当作"无爱名"。依王念孙说。

⑩"名兴"二句：前一"道行"，应作"道不行"，依王念孙说。　位：立，指立名。无位即无名、"息名"。

⑪怨：王念孙认为应作"恶"，与"善"相对。

⑫焉：则。《老子》书常以焉为"则"。

⑬"苦心"句：刘文典本断句如此，庄本（《四部备要》线装袖珍本册五）同刘本。有人在"故"字处断句，以"曲故"为一词。曲和故同义，指智巧。两种断句都不违原意。曲也可当曲折讲。

⑭遽：通"剧"，劳。"智剧"指用智过度。

⑮乃反愁人：《太平御览》七百三十九引此文作"乃反怨人"，较合上下文意。

⑯“持无”二句：持：王念孙说《昭明文选·任昉哭范仆射诗》李善注引本书此文“持”作“台”，高诱注“台”为“持”。其实台、持古同音(声母都是“定”母，韵部同属“之”部)，持为正字，台为通假字。 监：借鉴。监是“鉴”的古字。狂生：狂妄的人。

【译文】

天自有光，不必担忧老百姓老在黑暗中生活，他们开门挖窗，自会从天上采光照亮房屋；大地有的是财宝，不必忧虑老百姓贫穷，他们伐木割草，自会从大地获得财富供给衣食。得道的人有如山丘，高山巍然不动，行路人把它作为目标攀登。高山只是自然而然地为自己生长出万物，不是为了恩赐给人类，取用山林财富的人类也不认为是受了山的恩德而去报答它，所以山能够安宁久存。天地不赐予，所以也不剥夺；日月不给人恩德，所以也不抱怨人们不感恩。喜欢获取的人必定多怨恨，喜欢施予的人必定会夺取。唯有在无为中隐去踪迹，顺随天地自然的人，是能凭着理办事而不爱名的人。名望兴盛起来道就行不通，道行得通人就失去名位了。所以赞誉产生，毁谤紧随而至；善行显露出来，恶迹就跟着来到。利是害的开始，福是祸的先导；唯有不追求利的人是没有害的，唯有不追求福的人是没有祸的。是诸侯却去求做霸主的，必定连普通诸侯也保不住，是霸主却求统治整个天下的，必定丢掉霸主地位。所以诸侯国以保全自身为长远，称霸称王只是暂时寄托的名分；人生以能活命为长远，富贵只是暂时寄托在人身上。能够不因为据有天下损害自己的诸侯国，能够不因为要成为诸侯而伤害自身，这样的人就可以将天下托付给他。不懂道的人，放弃自己已经有的，追求自己还没得到的，苦心孤诣地要弄智巧，幸福来临就欢喜，灾祸临头就恐怖，为谋划劳损精神，为处理琐事用尽智力，灾祸由此产生，却终生不后悔，明明是自作自受，却反而怨天尤人。不是沾沾自喜，就是忧心忡忡，心里老是不平衡，操守没有明确的标准，人们称之为狂

妄之徒。

【原文】

17 人主好仁，则无功者赏，有罪者释；好刑，则有功者废，无罪者诛。及无好者，诛而无怨，施而不德；放准循绳[1]，身无与事[2]；若天若地，何不覆载？故合而舍之者君也[3]，制而诛之者法也。民已受诛，怨无所灭[4]，谓之道。道胜，则人无事矣。圣人无屈奇之服[5]，无瑰异之行；服不视，行不观，言不议；通而不华，穷而不慑，荣而不显，隐而不穷，异而不见怪[6]，容而与众同。无以名之，此之谓大通。

【注释】

①放：仿效。

②无与：无以，没有什么。

③舍：当为“和”。

④怨无所灭：王念孙认为当作“无所怨憾”。

⑤屈奇：王念孙认为“屈奇，犹瑰异耳。”又认为“屈奇双声字，似不当分为两义也。”意思是说“屈奇”是双声联绵词，不必分开解释。屈奇其实就是“奇”。

⑥见：被。

【译文】

君王如果喜欢仁慈，就会对无功的人给奖赏，把有罪的人放过；如果喜欢刑罚，有功的人就会被废弃，没罪的人就会被诛杀。而没有喜好的君王，被诛罚的人没有怨恨，受施舍的人不感恩德；他效法水准，遵循墨绳，自己没什么事要做；和天地一样，什么事物不

被他覆盖和承载呢？所以把万物融合起来使它们平平和和的，是君王的职分，限制和诛杀罪人是法律的功能。人民已经被诛罚，但是没什么怨恨遗憾，这叫做合道。道主宰一切，人们便无事可做了。圣人不穿奇装异服，没有怪异行为；他的服饰人们看不上眼，举动人们不观看，言语人们不议论；通达时不奢华，困窘时不畏惧，荣升时不炫耀，隐退时不困窘，超凡脱俗而不被人感到怪诞，仪表和普通人相同。不好拿什么命名，就叫做“大通”。

【原文】

18 升降揖让，趋翔周游[①]，不得已而为也，非性所有于身，情无符检[②]。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构耳[③]，岂加故为哉[④]？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为丽[⑤]。歌舞而不事为悲丽者，皆无有根心者[⑥]。善博者不欲牟[⑦]，不恐不胜，平心定意，捉得其齐[⑧]，行由其理，虽不必胜，得筹必多[⑨]。何则？胜在于数，不在于欲。驰者不贪最先[⑩]，不恐独后，缓急调乎手，御心调乎马[⑪]，虽不能必先载[⑫]，马力必尽矣。何则？先在于数，而不在于欲也。是故灭欲则数胜，弃智则道立矣。贾多端则贫[⑬]，工多技则穷，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条[⑭]，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无术，虽钻之不通[⑮]；有百技而无一道，虽得之弗能守。故《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一也。其仪一也，心如结也。[⑯]”君子其结于一乎？

【注释】

①"升降"二句：古代宾主相见的一套礼节动作。　升：登台阶。　降：下堂迎接。　揖让：拱揖谦让（让前后等）。　趋翔：小步疾行。　周游：周旋。

②符检：切合。感情与行为、言论与事实相合叫符检。检，验。

③解构：即"邂逅"。本指不期而遇，偶然相会。这种相会带有巧合性质。这儿即取"巧合"即自然切合之意，和人为安排相对，所以说不得已而为是"不解构"。

④加故：故意，等于说发自内心，所以下句说"无有根心"。原注把"岂故"作为一个语言单位来解释，未涉及"加"字。加有"外加"之意，本来没有而添上去，和"故意"意思相通。

⑤矜：疑是"务"之误字。

⑥根心：根于心，指发自内心的感情。

⑦博：古代的一种类以下棋的游戏。博是"簙"的古字，但"博"通行，比"簙"用得多。后来泛指赌博。　牟（móu 谋）：求取。原注解释"不欲牟"说："博其棋，不伤为谋也。"指不着意动脑筋追求取胜，这是棋术高明的表现。这儿举此例是论证"无欲"的好处。

⑧捉：王念孙认为应为"投"，指投箸。箸可能就是后来的"骰"（色子）。齐：适当，中意。

⑨筹：筹码。博棋以筹码计算输赢。

⑩轴（zhòu 纣）：赛马。　王念孙注作"轴之言逐也（逐、轴古同声）。"意思是说轴和逐古音同，意义一样；轴的意思就是"逐"。逐即角逐，竞赛输赢。

⑪御心：驾御者的意图。

⑫载：成功。《小尔雅·广诂一》："载，成也。"《国语·周语上》："夫利，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载也。"韦昭注："载，成也。"

⑬贾（gǔ 古）：指坐商。　端：头绪。多端指多变。成语有"诡计多端"。

⑭"故木"句：作者认为树木高大妨碍枝条生长，大约是指营养分散。有些枝条养料不足而枯死；或因枝叶茂密，有些枝条日照不足而发育不良。大树上常可见到一些枯枝，可证作者的说法。下句水大害深指同量的水铺展的面积越大深度越浅。木、水的这种情况都是相对而言的，取其某一点作喻罢了。

⑮"有智"二句：智和术对言，术指道术，而不是技术。术的本义是道路。通：王念孙认为应为"达"，理由是术、达押韵。　上古术为"物"韵，达为"月"

韵，两韵音近。

⑯引诗出自《诗经·曹风·鸤鸠》首章后四句。这首诗字面意思是赞美君子公正宽厚，法有常度。本书引此诗即取其“仪一”、“心如结”之旨。 淑：善，美好。 仪：仪度，态度。 如结：如物固结不散乱。 鸤鸠（shī jiū 尸纠）：布谷鸟。原诗用鸤鸠公平哺育七只幼雏起兴设喻。

【译文】

升阶下堂，拱揖谦让，小步疾走，盘绕周旋，是不得已才讲这套礼节的，并不是出自人的天性；内心的感情并不同这些举动符合。做出不得已的事情，是不切合心意的，哪里是特意这么做呢？所以不得已唱歌的人，不能表露出悲情；不得已跳舞的人，不会努力展示优美的舞姿。唱歌、跳舞不能表露悲情展示优美姿态，都是由于没有发自内心的真情。善于博弈的人，不一心想着取胜，他不害怕不胜，只是平心静气，投箸符合心意，举棋落子遵循下棋规律，虽然不一定最后取胜，但得到的筹码必定多。为什么呢？取胜决定于术数，不取决于主观愿望。善于赛马的人，不贪求跑在最前头，也不害怕独自落后，他只是用手调节着快慢，驾御的意图支配着马体，虽然不能必定占先，马力一定充分发挥出来。为什么呢？占先决定于术数，不取决于主观意愿。因此去尽欲念术数就任用自如，抛掉智慧道术就站住脚了。商贾诡计多端就会贫穷，工匠技艺太多就会困窘，因为心不专一。所以树木高大影响枝条全面发育，水流布面积大广影响它的深度。只有智慧而没有术数，即使用锥子钻也钻不成孔洞；有百种技艺但没有独一无二的道术，即使得到了也不能守住。所以《诗经》上说：“美好的君子，他的仪态总是一定不变的。仪态一定不变，因为诚心坚如盘石。”君子的诚心不是都固结在专一上么？

【原文】

19 舜弹五弦之琴而歌《南风》之诗[1]，以治天下；周公殽臑不收于前[2]，钟鼓不解于县[3]，以辅成王而海内平。匹夫百晦一守[4]，不遑启处[5]，无所移之也。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6]，使人为之也。处尊位者如尸[7]，守官者如祝宰[8]。尸虽能剥狗烧彘[9]，弗为也，弗能无亏[10]；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后，虽知弗教也，弗能害也[11]。不能祝者，不可以为祝，无害于为尸[12]；不能御者，不可以为仆，无害于为佐[13]。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张琴，小弦虽急，大弦必缓。

【注释】

①五弦琴：原注作"古琴五弦，至周有七律，增为七弦也。"《南风》：古诗名。《史记·乐书》："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裴骃集解引王肃："《南风》，育养民之诗也。其辞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司马贞索隐："此诗之辞出《尸子》及《(孔子)家语》。"《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玄注："《南风》，长养之风。"孔颖达疏："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教天下之孝也。"孔氏据前人引《尸子》、《孔子家语》，诗词还有"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二句。"五弦"指只有宫、商、角、徵、羽五音。

②殽臑：王引之认为"殽"指俎上的肉，"臑"当作"腝"，指豆中的肉，这里代指俎豆。笔者认为，俎豆泛指食具。殽臑(nào 闹)也可泛指食物。这一句和周公一饭三吐哺意思一样。

③县：悬挂。这个意义后用"悬"。这一句也是说勤于政务。周公即所谓"守官者"。

④晦：同"亩"。

⑤遑(huáng 皇)：闲暇。 启处：即起居，等于说作息。"不遑启处"指作息都匆匆忙忙，生活不安定。语出《诗经·小雅·四牡》。此诗写奴隶主繁重的徭

役使奴隶们不得安生。本书这儿暗用此诗文句只在说明普通百姓为生活琐事所缠，难得“清静无为”，以衬“尊者”可以“无为”。下句“无所移之”是说平民百姓摆脱不了终日劳苦的处境。

⑥治不足：政事不够办，是说君王琐事很少，空闲很多。

⑦尸：见三・23・⑤。

⑧祝：见十一・12・④。

⑨剥：疑通“包”，包扎。 狗：见十一・12。

⑩亏：损失。“弗能无亏”是个紧缩短语，意思是即使不会剥狗烧彘也无损失。不可理解成“不能无损失”。

⑪弗能害：应作“弗能无害”，结构和语意和“弗能无亏”同。

⑫“不能”三句：意思是不能为祝者照样可以为尸主，喻君不能为臣照样可以为君，即下文所说。

⑬佐：俞樾认为应作“左”，代表君王。参见十・12。

【译文】

舜帝只需弹奏五弦琴吟诵《南风》诗，就治理好天下；周公进餐时还要忙政务，钟鼓悬挂着不解下来，辛勤地辅佐成王平定天下。平民百姓一家人守着百亩土地，没有片刻空闲，因为他们摆脱不开赖以生存的土地。君王一人要执掌整个天下，但时间还有富余，政务不够他料理，因为他把事情交给大臣百官去办了。处在尊位的君王如同尸主，处在官位的大臣百官如同祝宰。尸主虽然会包扎刍狗、烧猪，但他不做这些归祝宰的事，即使不会做这些事也没有损失；俎豆的摆设次序，黍稷的陈列先后，尸主虽然懂得，但他不去指指点点，即使不懂这些规矩也没有妨碍。不懂祝祷的人不能让他担任祝者，但不影响这种人作尸主；不会驾车的人，不能用他做仆役，但不影响他处在主位。所以地位越尊贵的人身体越安逸，身份越高的人杂事越少。好比弹琴，小弦虽然音调急切，但大弦声音必定舒缓。

【原文】

20 无为者，道之体也；执后者，道之容也。无为制有为，术也；执后之制先，数也。放于术则强，审于数则宁。今与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虽怨不逆者，后也。三人同舍，二人相争。争者各自以为直，不能相听。一人虽愚，必从旁而决之，非以智，不争也[①]。两人相斗，一羸在侧。助一人则胜，救一人则免[②]。斗者虽强，必制一羸[③]，非以勇也，以不斗也。由此观之，后之制先，静之胜躁，数也。倍道弃数，以求苟遇；变常易故，以知要遮[④]；过则自非，中则以为候[⑤]；暗行缪改[⑥]，终身不寤：此谓狂人。有祸则诎，有福则赢[⑦]，有过则悔，有功则矜，遂不知反[⑧]，此谓狂人。

【注释】

①"非以"二句：有人认为这两句应作"非以智也，以不争也"。其实不补"也"，把"不争也"看成承上省了介词"以"未尝不可，因为不影响文意表达。

②救：止，阻止。《说文》："救，止也。"救解释为"止"，有"拉开"之意。今语还说阻止打架为"扯劝"。救可通"纠"、"揪"。

③必制一羸：即"必制于一羸"。制含有"被制"的意思。

④"倍道"四句：倍：背。　遇：偶合。不期而会叫遇。苟遇即不按常规办事，碰运气。　故：和"常"义近，指固有的。　知：智。　要遮：半路拦截，也是不循常规，碰运气的意思。

⑤中：中的，达到了目的。　候：征验。这里有走运、运气好的意思。

⑥缪（miù 谬）：期诈，虚伪。

⑦赢：通"盈"，满。

⑧反：返。回头，回心转意。

【译文】

无为，是道的本体；持后，是道的一种表现。无为驾驭有为，叫做术；持后制服占先，叫做数。仿效法术就强大，审慎对待数就安宁。现在有个人给别人送和氏璧，没能交到别人手里，因为去得太早，接受的人还没到约定地点呢；找到接受人以后交给了他，虽然埋怨别人但是并不反悔，因为最后完成了任务。三个人住在一起，其中两人争吵起来。争吵双方各人都认为自己正确，听不进对方的话。另一人虽然愚蠢，必定从旁判定谁是谁非，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不争输赢。两个人打斗起来，另一个瘦弱的人站在旁边，如果他帮一个人的忙，这人就打赢；如果他拉开其中的一人，这场打斗就平息了。打斗的两位虽然身强力壮，但免不了受体弱的牵制，不是因为这人勇敢，而是因为他没参加打斗。由此看来，后来的制约居先的，文静的胜过暴躁的，这就是数在起作用。背离道抛弃数，只求偶然的机遇；改变常规定律，凭聪明捕捉机会；错了就否定自己，侥幸中的就以为走运；暗中行动假装改过，一辈子不觉悟：这就叫狂妄。遇到灾祸就屈服，有点福利就自满，有了过失就后悔，有了功劳便骄傲，始终不知道回心转意，这种人叫做狂妄的人。

【原文】

21 员之中规，方之中矩，行成兽[1]，止成文[2]，可以将少，而不可以将众。蓼菜成行[3]，瓶瓯有堤[4]，量粟而舂，数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国。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馈，可以养家老，而不可以飨三军。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易故能天，简故能地[5]。大乐无怨，大礼不责，四海之内，莫不系统[6]，故

能帝也。

【注释】

①行成兽：行军时阵列如兽形。　杨树达说："行成兽，乃谓勒众（领兵）时行（háng杭）阵之名，犹《左传》云鹳鹅之陈（阵）之比……"本书《俶真》："文章成兽。"《泰族》："员中规，方中矩，动成兽，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陈军。涤杯而食，洗爵而饮，盥而后馈，可以养少，而不可以飨众。"这段话和此处相近，可证"成兽"之义。所谓"龙虎阵"之类近此。

②止：停。　文：原注作"文谓威仪文采。"

③蓼（liǎo了）菜：水草名，生在水边。　成行：原注作"蓼菜小，皆有行列也。"

④瓶：古代汲水器。　瓯（ōu欧）：小盆。　堤：原注作"瓶瓯下安也。"指瓶瓯的底座。下安，能放稳。一说字当作"提"，提手，蓼菜、瓶瓯二句似乎是比喻寻常小事，或者是代表摘菜、汲水这些琐事。

⑤"易放"二句：能天、能地喻广大。

⑥系统：等于说统领、统率。为帝者能统领天下，非一般诸侯王可比。

【译文】

圆阵符合圆规，方阵符合矩尺，行军组成兽阵，列队有条有理，这样的指挥官可以带领少量人马，但不能统帅万马千军。蓼菜排成行列，瓶瓯都有底座，量出米来舂碎，量出粟米来烧饭，这样的人可以管家务，但不能治理国家。洗净杯盘进食，洗好爵饮酒，洗手以后再侍候长辈用饭，这样的人可以奉养家中长者，但不能管理三军的膳食。不平易不能办大事，不简易不能组织众多的人。大型的音乐一定平易，重大的礼仪必定简单。能够简单平易所以能像天地那样博大广阔。大型的音乐平易因而没有哀怨，重大的礼仪简易因而不受责备。四海之内都能统领，所以这样的人能作天子。

【原文】

22 心有忧者，筐床衽席弗能安也①，菰饭犓牛弗能甘也②，琴瑟鸣竽弗能乐也。患解忧除，然后食甘寝宁，居安游乐。由是观之，生有以乐也，死有以哀也。今务益性之所不能乐，而以害性之所以乐，故虽富有天下，贵为天子，而不免为哀之人。凡人之性，乐恬而憎悯，乐佚而憎劳。心常无欲，可谓恬矣；形常无事，可谓佚矣。游心于恬，舍形于佚，以俟天命，自乐于内，无急于外，虽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概③，日月廋而无溉于志④。故虽贱如贵，虽贫如富。大道无形，大仁无亲，大辩无声，大廉不嗛⑤，大勇不矜，五者无弃，而几乡方矣⑥。

【注释】

①筐床：方正舒适的床。《庄子·齐物论》："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经典释文》："司马（彪）云：'筐床，安床也。'崔（譔）云：'筐，方也。一云正床也。'" 衽：原注作"柔弱也。"柔软。

②菰（gū 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生于浅水，果实叫菰米，可食。 犓（chú 除）：食草牲畜叫犓。泛指牛羊类家畜。

③概：气概，指志气。"一概"等于说专一、坚定的志向。概和下句"志"义近。

④廋（sōu 搜）：藏。 溉：原注解释为灌溉，则指淹没、浇薄。"溉志"等于说挫伤、削弱志气。又溉通"概"，牵系。"无溉（概）于志"即不放在心上，不当一回事。详见二·7·㉕。这一句和上一句是说再大的利益（坐天下）再大的灾异（日月无光）都不能让得清静之道者动心。《庄子》所谓"物莫之伤，大浸稽天（洪水涛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熔化），土山焦而不热"和此处意思相近。（见《庄子·逍遥游》对"神人"的描写）。

⑤嗛（xián 衔）：和"衔"同义，用口衔物。指贪婪。

⑥方：原注作“道也。”正道为方。

【译文】

心里有忧愁的人，安适的床榻柔软的垫席不能让他安睡，菰米饭牛羊肉吃着不觉得味美，琴瑟竽的演奏不能叫他快乐。忧患消除以后，才吃得香甜睡得安宁，住得安稳玩得快活。由此看来，活着是有乐趣的，死去是悲哀的。如今有些人认为干有益于养性的事就不能快乐，而以为伤害天性的事可以带来快乐，因此这种不顾保养天性只求快乐的人，即使富有天下贵为天子，也免不了成为悲剧角色。大凡人的天性，喜欢恬适而讨厌忧虑，喜欢安逸而讨厌辛劳。心中经常没有欲望，可以叫恬淡；身形经常无事，可以叫安逸。心处在恬适中，身形处在安逸中，等待天命安排，心中自寻快乐，不着急身外的事，虽然天下那么大，不足以改变他坚定的志气，即使日月都躲藏起来他也不放在心上，所以虽然低贱他觉得尊贵，虽然贫寒他觉得富有。大道没有形象，大仁没有偏爱，大辩没有声音，大廉没有贪心，大勇没有矜夸。这“五大”不抛弃，就差不多归向正道了。

【原文】

23 军多令则乱，酒多约则辩①。乱则降北②，辩则相贼。故始于都者常大于鄙，始于乐者常大于悲，其作始简者，其终本必调③。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飨，卑体婉辞以接之，欲以合欢，争盈爵之间反生斗④。斗而相伤，三族结怨⑤，反其所憎，此酒之败也。《诗》之失僻⑥，乐之失刺⑦，礼之失责⑧。徵音非无羽声也，羽音非无徵声也，五音莫不有声，而以徵羽定名者，以胜者也⑨。故仁义智勇，圣人之所

备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10]。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11]。阴阳之始，皆调适相似。日长其类，以侵相远[12]，或热焦沙，或寒凝水。故圣人谨慎其所积。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野而藏于廪，见所始则知终矣。席之先雚蕈[13]，樽之上玄酒[14]，俎之先生鱼[15]，豆之先泰羹[16]，此皆不快于耳目[17]，不适于口腹，而先王贵之[18]，先本而后末[19]。圣人之接物，千变万轸，必有不化而应化者。夫寒之与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为衰其暑；大热铄石流金，火弗为益其烈：寒暑之变，无损益于己，质有之也[20]。

【注释】

①约：酒礼，酒规。　辩：争论。

②北：败逃。打败仗向后逃叫北。北有背(bèi 倍)义。

③“故始”四句：王念孙认为两个“大”、“本”都是“卒”的误字。卒，终，和“始”相对。这几句出自《庄子·人间世》，庄文相关句作“卒”。　都：优美。《诗经·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楚辞·九章·悲回风》：“惟佳人之永都兮……”朱熹集注：“都，美也。”　鄙：丑恶，粗俗。都本指国都，大都市，引申出美盛义。鄙本指边远地区，引申出鄙陋、丑恶义。　调：通“鵰”(diāo 凋)。《玉篇·多部》：“鵰，丁幺切，多也，大也。”庄子文相关句式作“巨”。《庄子·人间世》：“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太)至(甚)则多奇巧(异常的机巧，诡计)。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守酒规)，常卒乎乱，泰至则多奇乐(酗酒胡来)。凡事亦然，始乎谅(诚信)，常卒乎鄙(险恶)。其作始(起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里讲的是物极必反的道理。

④盈爵：斟酒的满浅。爵，酒器。

⑤三族：泛指家族。

⑥《诗》之僻：原注作“《诗》者，衰世之风也。”这儿的诗当指《诗经》中反映所谓“衰世之风”的作品，如所谓“淫佚”之音。作者认为这是《诗经》发展过程

的末流、不正之音。　僻:邪僻不正。　失:失误。

⑦乐之失刺:作者认为古代圣王制乐的目的在于“和”,即让君臣上下和谐一致。后来音乐变成怨刺的工具,这是失其本。

⑧礼之失责:礼的制定本来是区别贵贱尊卑,维护等级制度。作者认为大礼应简易可行,后来发展到只追求形式的繁文缛节,人们难以实行,所以产生苛责害性的事,失去了礼的根本作用。以上三句也是说明始正终邪,始治终乱,始美终恶,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会走向反面。

⑨“徵音”五句:大意是说事物的定名是依据其主要的本质特征而不受次要特点的影响,以说明要抓“本”弃“末”。“五音莫不有声,而以徵、羽定名”,是举徵羽以代表其他三音,不是说以徵羽定所有五音之名。　胜:其中一种声调占主导地位,其他杂声可不计。

⑩“故仁”四句:大意说一般圣人仁义智勇是四者齐备的,那么笼统称“圣”就行了。但实际情形是具体的圣人往往某一方面突出,所以定出仁、义、智、勇来分别称呼。此例说明的道理和五音之例相同。　备:全。

⑪“阳气”四句:参见三·5。

⑫侵:通“浸”,逐渐。

⑬席:垫席。古人席地而坐,用小块的席垫坐或放物,后来才发展到制造桌椅。席置于筵上,筵是大的垫子,相当于后来的地毯。称酒席为“筵席”由此而来。　先:居前,贵重之意。下面几句的“先”同此。　雚(huán 还):同“萑”,即荻,芦苇类水草。　蕈(tán 谈):苇类植物。雚蕈这里指草编的席,是席中低廉粗劣者,但它产生于席类之先。

⑭樽:古人盛酒器,这里也可代表酒。　上:以为上,崇尚。　玄酒:古代未发明酒时以水代酒,深水看似玄色,所以古人习惯称代酒之水为“玄酒”。或指薄酒,味淡之酒。今仍有“水酒”的谦辞。

⑮俎:古代祭祀时陈放牺牲的案几类器具,这里也可代指牺牲。　生鱼:即未烹煮的鱼。用牛羊猪作牺牲在用生鱼之后。人类吃熟食也在吃生食之后,所谓“穴居野处,茹毛饮血”。

⑯豆:古代盛放带汁肉食等菜肴的高脚盘,这里也可指代这类菜肴。　泰羹:同“太羹”,有“太古(远古)之羹”的含意,特指不调五味的带汁肉食。以上几句以祭品为例,说明事物总是由简单到复杂,从粗劣到精致,而简单、粗劣是复杂精致的本原,人不能忘根本,以喻不能弃“道”这个万物之本。所以下文

说先王“先本后末”。

⑰快:感到舒服。

⑱贵:以为贵,珍视。

⑲“先本”句:重本的意思。 后:放在后面。

⑳“大寒”七句:王念孙说“其暑”的“暑”应为“热”,“大热”的“热”应为“暑”。火以“热”言,气温以“暑”言。王氏改字当然较原文确切,只是原文不一定有误。 衰:减弱。 益:增加。 损:减少。 质:本质。火的本质是“热”,不论在冬天还是夏天它都如此。这一节多方设喻论证要尚简、贵本、抓主流、看本质,归根结底要重“道”。

【译文】

作战命令不统一或多变部队就会混乱,酒宴上酒令太多就会发生争执吵闹。部队混乱就容易投降或临阵败逃,酒席上发生争吵就容易造成伤害。所以开头美好的事常常最后变成丑陋,开头快乐的事常常以悲剧结束,起始简单的事,最终一定变得繁复。现在有人备办美酒佳肴款待客人,以卑恭的态度委婉的言辞接待,想这样来结成好朋友,可是在酒席上因为争饮酒的多少反而发生争斗,打斗起来难免互相伤害,以至于双方族人结下仇怨,反而变成了仇人,这就是酗酒在坏事。《诗》的失误在于后来的邪僻,乐的失误在于后来用于怨刺,礼的失误在于后来的苛责。徵音里并不是没有掺杂羽声,羽音里并不是没有掺杂徵音……五音没有不掺入别种声调的,但仍然以“徵”、“羽”等等来分别给五音定名,因为五种声调各以本调为主体,别的杂音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仁义智勇四种品质,是圣人都齐备的,但是对具体的某位圣人只用一种名号称呼他,是就他那种品质最突出来说的。阳温之气发生在东北方,衰弱在西南方;阴冷之气发生在西南方,衰弱在东北方。阴气和阳气在开始发生时,都是调和相似的。它们随着时日变迁增长本类的成分,以至渐渐差别拉大,阳气极盛时高热炕焦沙石,阴气极盛时低温使水结冰。所以圣人谨慎对待事物量的积累。河水发源于高山

最终流入大海，庄稼生长在田野最后藏进仓廪，看到它们的开始便能推知它们的归宿了。祭祀祖宗神灵时，把粗劣的草席放在前边，酒以玄酒为上品，俎上把生鱼摆在前边，豆装的“太羹”摆在前边，这些祭品说起来不好听，看起来不顺眼，吃起来不合口胃，可是先王贵重它们，因为本末的位置要摆正，不能忘掉根本。圣人和外界事物打交道，事物变化复杂而又迅速，圣人一定掌握着能应付千变万化的不变的妙道。那寒冷和温暖是相反的。大寒冻裂大地滴水成冰，这时燃烧着的火不因此而减弱热度；高温熔化石头使金属化成液体，这时烧烧的火不因此增加温度：寒暑的变化对火的温度不能增高也不能降低，因为火有它自己的性质。

【原文】

24 圣人常后而不先，常应而不唱①；不进而求，不退而让。随时三年，时去我先②；去时三年，时在我后。无去无就，中立其所。天道无亲，唯德是与③。有道者，不失时与人；无道者，失于时而取人④。直己而待命，时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时之去不可追而援也⑤。故不曰我无以为而天下远，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⑥。古之存己者，乐德而忘贱，故名不动志；乐道而忘贫，故利不动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乐，静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与言道矣。自身以上至于荒芒尔远矣⑦，自死而天下无穷尔滔矣。以数杂之寿⑧，忧天下之乱，犹忧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龟三千岁，浮游不过三日⑨，以浮游而为龟忧养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忧天下之乱，而乐其身之治者，

可与言道矣。君子为善不能使福必来,不为非而不能使祸无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祸之来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内修极[10],而横祸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积其德[11];狗吠而不惊,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忧。万乘之主卒,葬其骸于广野之中,祀其鬼神于明堂之上,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聪明虽用,必反诸神,谓之太冲[12]。

【注释】

①唱:领唱;倡导。和"应"(应和或响应)相对。

②"随时"二句:"时去"疑应作"时在"。这两句是说跟着时间走,时间就在我的前头。下两句是说如果抛开时间自己往前走,时间就落在我的后头。作者的本意似乎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上两句"不进而求,不退而让"和下两句"无去无就,中立其所"的正意,但这个比喻很晦涩,算不上恰切。所谓不进求不退让、无去就持中立,就是上文第 6 节说的"圣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一切听命运安排,不必妄动。

③"天道"二句:无亲:无偏心。"唯德是与"即唯与德,"是"是助词。 与:相与;帮助。 德:有德之人。《老子》七十九章有"天道无亲,恒与善人"的话。

④"有道"四句:与人:即与于人,被人帮助。 取人:即取于人,被人剥夺。

⑤"直己"四句:直己:使自己正直。 时:时运,时机。 迎:逆。 反:返,让它(时)退回去。 要遮:等于说阻拦,不让走。 援:拉住。

⑥"故不"二句:无以为:没有什么作为。 远:远离。两句话一个意思,无为,不欲,天下会自行落到自己手中。

⑦荒芒:远古时代。 尔:应为"亦"。下句的"尔"字同此。

⑧杂:原注作"匝也。从子至亥为一匝。"匝,周。从子至亥有两种所指。一是指子月至亥月,则为一年,数匝即数年。一是指"十二辰",即太岁运行周期十二年,人一生可有若干个十二年。后说较妥。

⑨浮游:同"蜉蝣",一种昆虫。幼虫可在水中生活一年至五六年。成虫飞

行水面，寿命仅数小时到一星期左右。

⑩极：原注作“中也。”极的本义是屋的中栋，即正梁，引申出中、中正义，又有准则、正义等义。　修极：修以极，按正确标准修养。

⑪累积：王念孙认为应作“不累”。　累：负累。

⑫太冲：极虚静和谐的境界。

【译文】

圣人常常处后而不领先，常常应和而不倡导；既不前进追求，也不退后辞让。跟在时间的后头三年，时间总在自己前面；离开时间三年，时间落在自己后面。既不离开也不俯就，站在不先不后的处所。天道没有偏心私情，它只是帮助有德的人。有道的人，不失去时机得到世人的帮助；无道的人，失去时机被别人剥夺。使自身正直等待着命运的安排，机遇来了不能迎上去叫它退回去；阻截时运而追求合时的人，时运走远了不能追上去拉它返回。所以圣人不说自己无所作为天下会离自己远远的，也不说自己不想得天下天下就不落到自己手中。古代的会保存自己的人，乐于修德而忘掉低贱，所以名位不能动摇自己的志向；乐于得道而忘掉贫穷，所以利益不能使他动心。名利充满了天下，不足以牵系他的心，所以清廉而能快乐，虚静而能知足。所以自身修养得好的人，可以同他谈论道。从活着往上推算到远古时代，时间够久远了，从死时往后算，世界无穷无尽真够大的了。凭着一个人几十年的寿命，去忧虑天下的混乱，就像担心黄河的水会减少，流出泪水来增加它的水量；神龟寿命长三千年，蜉蝣活不到三天，凭着短命的蜉蝣而替神龟的养生条件担忧，人们必定嘲笑它不自量。所以不忧虑天下的混乱，而乐于自身修养得好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道。君子行善不能让幸福一定到来，不做坏事不能叫灾祸不降临。幸福的到来，不靠自己追求，所以得到了幸福不夸耀自己的本领；灾祸的降临，不是自己招惹的，所以遭到了灾祸不后悔自己的行为。内在的修养遵循着一定的准

则，但横祸加身，都是天意，不是人为的。所以圣人心中常常是恬淡静寞的，不因外物而使德的修养受连累；狗的吠叫不能惊吓他，他相信自己的感情纯真无瑕。所以懂得道的人不惑乱糊涂，懂得命运的人不忧虑。万乘大国的君王死了，把他的尸骸埋在旷野里，而在明堂上祭祀他的神灵，因为精神比形体贵重。所以精神处在制约地位，形体就服从精神，形体左右了精神，精神就会耗尽。耳目这些器官虽然要使用，但最终都返归到精神的主宰之中，这种极虚静中和的境界叫做“太冲”。

卷十五　兵　略

【题解】

本卷是军事篇，集中论战争。

首先指出战争的根源。人要生存，财物不足，分配不均，引起纠纷。强凌弱，勇欺怯，贪婪凶暴者残害天下，造成社会动乱。于是“圣人”挺身而起，用武力除暴安良，这样便产生了战争。立足于这种认识，认为战争的目的只应该是“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这种正义战争“所由来者远”，是十分必要的。后世把战争用来“利土壤之广”、“贪金玉之略”，变成不义之战，这是作者所反对的。作者对战争的两种性质认识明确，态度鲜明，既反对一味地“偃兵”，又反对好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辅助手段，和政治密不可分。对危害社会、百姓的恶势力，“教之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再不听，“则制之以兵革”；对独夫民贼应尽早用暴力铲草除根，不使酿成大害。

战争取胜的因素极多，但决定性的条件并不多。这些条件首先是战争的正义性，与此相关的是政治清明，而这两条的核心又在于义战和明君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护，人民和士兵懂得是为自己的切身利益打仗。人民和士兵的拥护，最要紧的又是民心和士气。

所以君王和主将平时要千方百计“因民欲”、鼓士气。能够主要依靠德政和人民拥护可以做到“不战而止”，这是作者认为的战争的最佳境界，体现了以政治统帅军事的重要思想。

战术、策略、战法、军务、将官、兵力、装备、天时、地利等因素，是致胜所不可或缺的，但不是最根本的，这些因素必须以“道”为指导才能起作用。作者反复详尽地阐述了“道”在战争中的运用和神奇威力，诸如以无形制有形，以静制躁、以后制先、以逸待劳、随机应变、强调“气”和“势”等等，内容很丰富。

本篇是我国古代军事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它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兵家的军事学说，其中受《孙子》、《吕氏春秋》的影响较明显，有许多宝藏值得发掘。

【原文】

1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①，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凡有血气之虫，含牙带角，前爪后距。有角者触，有齿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趹②；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人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为甲，铄铁而为刃。贪昧饕餮之人③，残贼天下，万人搔动，莫宁其所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④，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⑤。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⑥，颛顼尝与共工争矣⑦。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⑧，尧战于丹水之浦⑨，舜伐有苗，启攻有扈⑩。自五

帝而弗能偃也[11]，又况衰世乎？

【注释】

①略：原注作“获得也。”

②趹（jué 决）：用后蹄踢。

③饕（tāo 掏）餮（tiè 帖去声）：本指传说中的一种凶恶的兽。比喻凶恶的人，又指贪吃的人。

④夷：平。　秽：本指田间荒草。引申指丑恶行为或祸害。

⑤中绝：原注作“谓若殷王中相绝灭。”

⑥“黄帝”句：原注作“炎帝，神农之末世也。与黄帝战于阪泉，黄帝灭之。”阪泉在今河北涿鹿。

⑦“颛顼”句：参见三・1・⑬

⑧“故黄”句：原注作“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

⑨“尧战”句：原注作“尧以楚伯受命，灭不义于丹水。丹水在南阳。”丹水在今河南西南部，古属楚地。　浦：水边。

⑩启攻有扈：参见十一・10・②。

⑪自：杨树达认为应当“虽”讲。详参杨氏《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卷二・二十二“自”作“虽”义用例》和《词诠》。杨氏例证详确。　偃：本指向后倒下，引申为停止。

本节指出战争起源于古代圣王平暴安民，由来久远，且不可避免，为论证战争应该是正义的张本。

【译文】

古代用兵的人，不是为了扩大土地疆域的利益和贪求获取金玉财物，而是要存亡继绝，平息天下的动乱，铲除万民的祸害。凡是有生命的动物，有的长着牙齿，顶着犄角，有的脚上生着前爪后距。有犄角的会触撞，有牙齿的会噬咬，有毒腺的会螫刺，有蹄子的会踢蹬；它们高兴时互相戏闹打斗，发怒时互相残害：这都是天性。人类有衣食的欲望，但物资不能满足需求，所以当人们群居杂处，分

配不均匀，需求不能满足时，便发生争夺。发生了争夺，强壮的就胁迫弱小的，勇猛的就欺凌怯懦的。但人类没有强健的筋骨和锋利的爪牙，所以就裁割兽皮做成铠甲，熔化铁做成兵刃。贪婪蛮横凶恶的人，残害天下善良的人，人民骚动，不能安生。这时圣人挺身而出，讨伐强暴，平定乱世，铲平险恶，除掉祸害，把混乱变成清平，把危险变成安宁，所以凶恶作乱的坏人不能不被灭种。战争的由来很久远了。黄帝曾经和炎帝打过仗，颛顼曾经和共工恶战争夺天下。所以黄帝在涿鹿之野打败蚩尤，尧帝在丹水之滨消灭楚伯，舜帝征伐过有苗的叛乱，夏启攻灭不服的有扈氏。虽然是圣明的五帝也不能偃兵息鼓，更何况后来衰落时代的君王呢？

【原文】

2 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教之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临之威武而不从，则制之以兵革。故圣人之用兵也，若栉发耨苗[①]，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澹一人之欲，祸莫深焉。使夏桀、殷纣有害于民而立被其患[②]，不至于为炮烙；晋厉、宋康行一不义而身死国亡[③]，不至于侵夺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过而莫之讨也，故至于攘天下[④]，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长海内之祸，此大伦之所不取也[⑤]，所为立君者[⑥]，以禁暴讨乱也。今乘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⑦]，是为虎傅翼[⑧]，曷为弗除[⑨]！夫畜池鱼者必去猵獭[⑩]，养禽兽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

【注释】

①栉(zhì 至)：梳头。

②立：立即，及时。 被：有“覆盖”义，引申为扑灭。患应指暴君害民之患。或释为“使遭受”，也可以。

③晋厉、宋康：晋厉公、宋康王。前者是春秋时晋国暴君，后者是战国时宋国暴君。宋康王事参见十二·9·。厉公事参见十八·2·⑪。

④攘：原注作“乱”。

⑤大伦：王念孙认为应作“天伦”，指天道。天伦等于说天理。

⑥所为：所以。为通“以”。

⑦乘：利用。“乘万民之力”意思是处在君位，控制着统治人民的权力。残贼：同义连用，祸害。残和贼的原义都是伤害、破坏。

⑧傅：添加。

⑨曷：何。

⑩猵(biān 编)：獭类动物。

【译文】

战争，是用来禁止暴行讨伐叛乱的。炎帝造成了火灾，所以黄帝擒捉他；共工造成了水灾，所以颛顼砍了他的头。对那些作乱的坏人，先用道理教育他们，用德行开导他们，如果不听教导，就对他们显示威势武力来震动。武力震慑仍然不驯服，就刀兵相见加以制止。所以圣人用兵，如同梳头锄草，去掉的是少数害虫，保护的是多数善良百姓。杀戮无罪的人民来保护无义的君王，害处没有比这更大的；耗尽天下财物来满足一个暴君的贪欲，灾难没有比这更深的。假若夏桀、殷纣王刚开始做出害民的事时及时扑灭祸患的苗头，就不会发展到造出炮格酷刑的地步；假如晋厉公、宋康王只做第一件不义的坏事时就叫他们身死国亡，就不会演变到侵夺别国干尽暴虐的事。这四个暴君，都是在有小过时没有人讨伐他们，所以发展到搞乱天下，祸害百姓。放纵一个暴君的邪恶而增加天下的灾祸，这是天理所不允许的做法。设立君王的目的，本来就是禁止

暴虐讨伐叛乱嘛。如果处在统治万民的地位反而残害人民，这就是如虎添翼，为什么不及时除掉呢！养鱼的人必定要清除池塘中的猵獭，养禽兽的人必定要消灭豺狼，更何况治理人民呢！

【原文】

3 故霸王之兵，以论虑之[1]，以策图之，以义扶之，非以亡存也[2]，将以存亡也。故闻敌国之君有加虐于民者，则举兵而临其境，责之以不义，刺之以过行。兵之其郊，乃令军师曰："毋伐树木，毋抉坟墓[3]，毋爇五谷[4]，毋焚积聚，毋捕民虏[5]，毋收六畜。"乃发号施令曰："其国之君，傲天侮鬼，决狱不辜[6]，杀戮无罪，此天之所以诛也[7]，民之所以仇也。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复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帅民之贼者[8]，身死族灭！以家听者[9]，禄以家[10]；以里听者，赏以里；以乡听者，封以乡[11]；以县听者，侯以县[12]。"剋国不及其民[13]，废其君而易其政[14]，尊其秀士而显其贤良[15]，振其孤寡恤其贫穷[16]，出其囹圄赏其有功[17]。百姓开门而待之，淅米而储之[18]，唯恐其不来也。此汤、武之所以致王，而齐桓之所以成霸也。故君为无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饮，夫有谁与交兵接刃乎！故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晚世之兵，君虽无道，莫不设渠堑，傅堞而守[19]，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广壤也。是故至于伏尸流血，相支以日[20]，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为之故也[21]。

【注释】

①论:通“伦”,伦理。

②存:存在的国家。用为名词。下句“亡”用法同此。

③抉(jué 掘):挖掘。

④爇(ruò 若):烧。

⑤捕民虏:捕捉老百姓为俘虏。

⑥决狱:判案。“决狱不辜”等于说制造冤案。

⑦所以诛:诛讨的原因。

⑧“帅民”句:俞樾认为“帅”应作“卫”。“民之贼”即民贼,指暴君。暴君称为“独夫民贼”。帅的正字本作“衛”(见《说文》),和卫的繁体字“衛”形近而致误。以上文字出自《吕氏春秋·怀宠》,吕书相关句是:“民有逆天之道,卫人之雠者,身死家族不赦。”高诱注:“卫,犹护助也。救无道之君,则身死家戮不赦贷(宽)也。”“人之雠”即“民之贼”、“无道之君”。

⑨以:带领、率领。　听:服从。下几句同此。

⑩禄以家:吕书此语高诱注:“以一家禄之。”赏给全家俸禄。以一家有按全家计算的意思。下文“以里”同此。

⑪封以乡:把乡封给作采邑。

⑫侯:封为侯。这儿指县侯。

⑬剋:同“克”,攻克。

⑭政:等于说政权机构,主要指公卿大臣。

⑮尊、显:使尊显。指推举为官。　秀士:优秀的士人。　贤良:贤德优良的人。

⑯振:通“赈”,救济。

⑰囹圄:借代“犯人”。

⑱淅(xī 析):淘(米)。　储:作准备。

⑲“莫不”二句:渠堑:壕沟。指护城河。　傅:附。依靠,凭借。这几句说虽然被进攻之国的国君昏暴无道,因为攻者也不义,所以老百姓仍然拼死守卫抗拒。

⑳支:持。“相支以日”指双方相持时日长久。

㉑自为:为一己私利。如称霸夺地等。

这一节以义战可以“不战而止”同不义之战伏尸流血却达不到王霸功效

对比，为下文阐明兵贵“有道”作铺垫。

【译文】

所以能够称霸、称王的诸侯用兵，根据伦理来考虑，用策略来谋取，用正义来扶助，目的不是消灭存在着的国家，而是让被暴君搞得要灭绝的国家复兴起来。所以听到敌国君王有对人民实行暴政的事，就发兵来到该国边境，谴责暴君的不义行为，列举暴君的罪过。部队到达该国的都城郊外，就传令全军：“不准砍伐树木，不准挖掘坟墓，不准烧毁五谷，不准焚烧积蓄的财物，不准抓老百姓当战俘，不准没收六畜。”接着又向该国民众发布文告：“你们国家的君王，傲视天命，轻侮神灵，制造冤狱，滥杀无辜，这就是上天要诛讨、人民仇恨的原因。大军来到你们国内，是为了废除不义昏君，让有德的人复位。有谁敢违背天意，保护害民贼的，本人处死，全族灭尽！带领全家听从我军的，赐给全家人俸禄；率领一里居民顺从我军的，赏赐全里；率领全乡顺从我军的，把该乡封给领头人；率领全县归顺的，封他为县侯。”攻克敌国不牵连该国人民，只是废除它的君王，改换它的大臣，把优秀贤良的人才选拔到朝廷为官；赈济孤儿寡妇，抚恤贫穷家庭；释放被关押的无罪冤民，奖赏有功者。对这样的仁义之师，百姓敞开大门等待着，淘好米准备饭食，唯恐义军不到自己家里来。这就是商汤、周武王能取得天下的原因，也是齐恒公成为霸主的原由。所以如果一国的君王无道，人民思念义兵来讨伐昏君，如同旱天盼望及时雨，口渴想得到饮水，又有谁动刀动枪抵抗呢！所以义兵所到之处，往往不作战就达到制止暴乱的目的。后世用兵作战，某国的君王虽然无道，但人民还是开挖壕堑，依仗城堞防守，因为来进攻的人不是冲着暴君来的，而是借诛暴安良的名义侵占别国土地，扩大自己的地盘。因此打得尸横遍野，血流满地，战事旷日持久，但是称王称霸的功效还是不能在世上出现，这是因为战争是为少数人私利的缘故。

【原文】

4 夫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为身战者不能立其功。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①；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谓道者，体圆而法方②，背阴而抱阳③，左柔而右刚④，履幽而戴明⑤，变化无常，得一之原⑥，以应无方⑦，是谓神明⑧。夫圆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圆无端，故不可得而观⑨；地方而无垠，故莫能窥其门。天化育而无形象，地生长而无计量，浑浑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无朕。所以无朕者，以其无常形势也。轮转而无穷⑩，象日月之运行，若春秋有代谢⑪，若日月有昼夜，终而复始，明而复晦，莫能得其纪⑫。制刑而无刑⑬，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胜而不屈⑭。

【注释】

①工：精巧。

②体：依照，根据。 圆方：天圆地方，规圆矩方，指自然规律、法则。

③背(bēi 杯)：用背(bèi 倍)驮着。背和抱有紧紧依靠的含义。 阴阳：古人以阴阳代表对立物的双方，认为万事万物的关系、变化都可以用阴阳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这种作用是神妙莫测的。

④左右：左为主，右为辅；柔为主，刚助之。

⑤履：踩。 幽：暗。这句有幽明相济而立足于“幽”的意思。“明”和方、阳等押韵。

⑥一之原：“一”这个万物的本原，即道。

⑦无方：没有方位、区间，即所有的，一切，无限的。

⑧神明：神妙英明。指不可捉摸。

⑨观：观的对象是上句的“端”，头绪。圆的东西没有头也无所谓尾。

⑩轮转：如车轮转动。

⑪春秋：借代四季。

⑫纪：本义是蚕丝的头绪，泛指事物的头绪。

⑬制：制定，规定。　刑：通“形”。

⑭屈：被屈服。

这一节讲“道”的特点和神妙莫测的作用，用兵合道则必胜。

【译文】

为扩张土地而发动战争的人不能实现自己称王的目的，为一己私利发动战争的人不能建立功业。办事为他人的人，众人帮助他；办事为自己的人，众人离开他。得到众人的帮助，即使弱小必定变强大；众叛亲离的人，即使强大必定灭亡。军队失去了道就弱小，得到了道就强大；将领失去了道就笨拙，得到了道就灵巧；国家得道就生存，失道就衰亡。所谓道，就是依据着“圆”又效法“方”，背驮着“阴”怀抱着“阳”，左手用“柔”右手持“刚”，脚踏着“幽”头顶着“明”。事物的变化没有常规，只要掌握了那独一无二的本原——道，便能应付无穷，这叫做“神明”。那圆的是天穹，方的是大地。天穹圆圆的没有开头，所以不可能看到它的头尾；大地方方的无边无际，所以没法窥探它的门户。上天化育万物没有形迹，大地生长万物无法计量，浑厚而又深沉，谁知道它们的蕴藏！所有有形事物的运动都有征兆，唯独道没有。道之所以没有征兆，是由于它没有固定的形态。它像车轮那样转动永远没有止境，就像那日月行空，又像四季的更替，还像日月运动形成昼夜，终结了又开始，明亮了又晦暗，没有谁能找到头绪。它制约有形的万物但自己不受规范，所以功业可以完成；它产生万物但自己不属于物类，所以能战胜一切而不被折服。

【原文】

5 刑[①]，兵之极也[②]；至于无刑，可谓极之矣[③]。是故大兵无创[④]，与鬼神通。五兵不厉[⑤]，天下莫之敢当；建鼓不出库[⑥]，诸侯莫不慴㥄沮胆其处[⑦]。故庙战者帝[⑧]，神化者王。所谓庙战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时也[⑨]。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内政治也[⑩]。古得道者静而法天地，动而顺日月，喜怒而合四时，叫呼而比雷霆，音气不戾八风[⑪]，诎伸不获五度[⑫]。下至介鳞，上及毛羽，条修叶贯[⑬]，万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偪[⑭]，处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润乎草木；宇中六合，振豪之末，莫不顺比[⑮]。道之浸洽[⑯]，滒淖纤微[⑰]，无所不在，是以胜权多也[⑱]。夫射，仪度不得，则格的不中[⑲]；骥，一节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战而不胜者，非鼓之日也[⑳]，素行无刑久矣[㉑]。故得道之兵，车不发轫[㉒]，骑不被鞍，鼓不振尘，旗不解卷，甲不离矢[㉓]，刃不尝血；朝不易位[㉔]，贾不去肆，农不离野；招义而责之[㉕]，大国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顺道而动，天下为响；因民而虑，天下为斗。猎者逐禽，车驰人趍[㉖]，各尽其力，无刑罚之威，而相为斥阆要遮者[㉗]，同所利也。同舟而济于江，卒遇风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杼船[㉘]，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忧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为天下除害，而与万民共享其利，民之为用，犹子之为父，弟之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决塘，敌孰敢当！故善用兵者，用其自为用也[㉙]；不能用兵者，用其为己用也。用

其自为用，则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为己用，所得者鲜矣。

【注释】

①刑：杀。指杀死敌军。

②极：最高的形式。战争的形式很多，有包围、击溃、俘敌、迫敌投降等等，其最反映战争特点的是杀敌，从肉体上消灭敌军。所以说刑杀是兵之极。

③极之：达到了最终目的，或者说最理想的结果。指不战而胜，双方均无伤亡，包括用计和政治手段。也就是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王念孙认为这一句应作“可谓极之极矣”，可参考。

④大兵无创：这是个假设分句，意思是如果大规模的战争没有伤亡。下一句对这一假设作解释：原因在于和鬼神相通。不能理解成凡是大战争都无伤亡。

⑤五兵：五种兵器。泛指兵器。 厉：磨快。这个意思后用“砺”。

⑥建鼓：古代召集军队或发号施令的鼓。 库：特指兵械储放处。

⑦慴（zhè 这）：恐惧。 倰（líng 凌）：惊怖。 沮：沮丧。

⑧庙战：这儿指不举兵而在朝廷谋划以服敌。即所谓“战胜于朝廷”（《战国策·齐策一》）。

⑨神化：以神妙之术使变化。或指从精神上感化。

⑩内政治：读成“内政/治”。

⑪戾：乖违，违逆。 八风：参见三·8·①。

⑫获：原注作“误也。”疑通“惑”。 五度：五行。

⑬条修叶贯：枝繁叶茂。 修：长。 贯：贯通，或满。《孔雀东南飞》中“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诗句，和这句意思相近。这儿当是比喻万物生长旺盛。

⑭偪（bī 逼）：同“逼”，狭窄。下句的“窕”指空隙。小而不偪，大而不窕是形容道能大无边，小无极。这类话语本书经常出现。

⑮“宇中”三句：宇中：原注作“四宇也。”“宇中六合”指天下。 振：通“侲”，幼小。“振豪”指新长的毫毛，和“秋毫”义近。“振豪之末“比哈极微细的地方，和“宇中六合”相对义反。 顺比：和上文“有序”义近。 比：排列。

⑯浸洽：浸润。

⑰滑淖：见一·1·⑯。

⑱胜权：致胜的谋略。

⑲格：箭靶。　的：箭靶的中心。“格的”这儿泛指箭靶。

⑳鼓之日：击鼓交战的时候。

㉑素：平时。　无刑：没有法规。　刑：法。

㉒轫(rèn 刃)：支住车轮不让它转动的木头。　发轫：指开动车子。后多比喻事业开始。

㉓离：通“罹”，遭到。

㉔朝：朝廷。这里借代官员。　位：职位，官职。因为是以德服敌，最后是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所以一般官吏都不会变动官职。下几句写城乡安宁，贸易、生产正常。有人译这一句为“朝廷不移动位置”，似指朝廷不撤离都城避难，也可为一说。

㉕招(qiáo 乔)：举，提出。招的本义是用手打招呼叫人过来，其动作要抬手，所以引申出“举起”义，又有列举义。

㉖趍(chí 驰)：奔跑。王筠《说文句读》释“趍”字说：驰和趍虽然义同，但“义似小异，盖谓马之奔曰驰，人之奔曰趍。”

㉗斥：守候。　闉：同“堙”(yīn 音)，指堵塞。

㉘捽(zuó 昨)：抓住。　招：杨树达认为通“櫂”(简作“棹”zhào 赵)，似桨的划船工具。　杼：疑通“柱”，撑。又杼可通“抒”，舀出，则指舀出船中的水。杨树达解释这句说：“谓疾持楫以引船耳。”似释“杼”为“引”。有人释“捽招”为“拔取帆樯使之落下”，不知所据。

㉙自为：为自己。自指士兵自身。“自为用”等于说为自身利益而战。上文第 4 节有“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为之故也”、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下文“为已”指为将帅君王。士兵知道为切身利益而战就不怕牺牲，只是为将帅君王卖命，便无积极性。

【译文】

歼灭杀死敌军，是战争的极端形式；如果做到没有伤亡便能屈服敌军，可称为最理想的战争结局。因此大规模的战争却没有伤亡，是因为指挥艺术和鬼神相通。在这种情形下，不用厉兵秣马，天

下没有谁敢对抗；战鼓不出兵械库，诸侯没有谁不吓破胆呆在那儿。所以能够实行“庙战”的人可以称帝，能够从精神上感化别人的人可以称王。所谓“庙战”，就是效法天道；所谓“神化”，就是效法四季变化的规律。在国境内整顿政事，远方异族仰慕你的德政，在战争还没有发生时就稳操胜券，诸侯被你的威势慑服，是因为国内政治清平。古代得道的人静处时效法天地，活动时顺应日月，喜怒变化符合四季规律，呼喊如同雷霆，声音和气脉不背戾八风，屈伸不乱五行。下到介鳞类的鱼鳖，上到毛羽类的禽兽，繁荣旺盛，万物林林总总，从本到末，没有不秩序井然的。因此进入小地方不感到狭窄，处在大范围不显得空荡；它浸透金石，滋润草木；大到宇宙天下，小到秋毫之末，没有什么不排列有序。道的浸润渗透，稀薄细微，无所不在，因此得道的人取胜的谋略就多了。射箭不掌握法度，就不能射中靶心；千里马，完全不节制它，就不能日行千里。作战不能取胜，原因不在临阵的时候有什么不妥当，而是因为平素治军没有法度很久了。所以得道的军事行动，兵车不启动车轮，骑兵不给马加鞍，战鼓不振动尘埃，军旗不开卷，铠甲不遭箭射，兵刃不沾血腥；官员不改变职位，商人不逃离店铺，农民照常耕田；高举正义之旗，谴责敌方的不义。这样一来，大国必定归服朝拜，小国必定不攻而投降。顺应人民的意愿，利用人民的力量来办事，铲除残害人民的奸贼，就能产生以上的神效。所以说利益一致的人互相拼死相报，感情投合的人互相成全，愿望相同的人互相帮助。遵循道行动，天下人如回声应和；按人民意愿考虑，天下人为他战斗。打猎的人追赶禽兽，马车急驰，随从奔跑，各尽其力，并无刑罚的威逼，却能齐心协力为主人守候、堵塞、拦截，原因在于大家能共享猎物。同船渡江，突然遇到大风大浪，素不相识的乘客们，都急忙抓起桨和能划水的物件撑船，像左右手那样配合默契，不是因为互相报恩，而是因为有共同的忧患。所以英明的君王用兵，为天下除害，并且和万民百姓共享战争的利益，老百姓替君王效命，如同儿子为父亲，

弟弟为兄长，这样产生的威力加在敌人头上，有如高山崩塌，大河溃堤，敌军哪个敢抵抗！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让士兵懂得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战；不会用兵的人，让部队替君王将帅的私利卖命。让士兵懂得是为自身利益作战，那么天下没有谁不能利用；叫部队替少数人的利益送死，得到的支持便很少了。

【原文】

6 兵有三诋①：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②，拱揖指挥而天下响应③，此用兵之上也④。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⑤，号令明，两军相当，鼓錞相望⑥，未至兵交接刃而敌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习险隘之利，明奇正之变⑦，察行陈解赎之数⑧，维枹绾而鼓之⑨，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属肠⑩，舆死扶伤，流血千里，暴骸盈场，乃以决胜，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⑪，而莫知务修其本，释其根而树其枝也。

【注释】

①诋：原注作“要事也。”刘家立集证引前人的说法：“诋者，‘柢’之借字。《尔雅·释言》：‘柢，本也。’”刘说可疑。“三诋”之中，依作者观点，“上策”才是“本”，充其量把“中策”也归入“本”里，而“下策”原文明显归在“末”中，怎么能说“三本”？“诋”自可以通“柢”，似不适用于此处。诋另有“法”义。《玉篇·言部》：“诋，法也。”此处疑应取此义，指作法，策略。原注的“要事”应该理解成“主要的作法”，即举其大要而言，不是说的“根本之事”。

②折冲：借指使敌军撤退。　折：挫败。　冲：冲车，古代攻城的大战车。《吕氏春秋·召类》："孔子闻之曰：'夫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乎千里之外者……'"高诱注："冲车所以冲突敌之军，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国，不可攻伐，使欲攻己者折还其冲车于千里之外，不敢来也。"

③拱揖指㧑：参见六·14·②。

④用兵之上：即前文说的"至于无刑，可谓极之(极)"。

⑤约束：这儿指纪律。　信：实。指军纪严明，规定了就照办。

⑥錞(chún 纯)：錞于。古乐器名。青铜制，形似今天的高脚痰盂，顶部多安有虎形提纽，可悬挂。常与鼓配合，用来指挥部队进退。《汉语大字典》第六册 4223 页有插图可参看。錞当象其鸣声；于即"盂"，状其形。故名。

⑦奇(qí 棋)正：古代兵法用语。对阵交锋为正，设计邀截袭击为奇。《孙子·势篇》："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有"不正"义，指变幻莫测，神异非常。

⑧行(háng 杭)陈：行阵。陈是"阵"的古字。　解赎：分合。赎通"续"，连接，指合拢。分合是阵势的一种变化。

⑨维：是衍文。　桴绾"应作"绾桴"。均从王念孙说。原注作"绾，贯。桴系于臂以击鼓也。"用绳索丝帛把鼓槌系在手臂上以免失落。

⑩涉：本指蹚浅水走过去。涉血形容流血之多，蹚着血水走！　属：通"躅"，踩踏。属、躅上古同音，都是"定"母"屋"部字，故能通假。有人直接校改"属"为"躧"，其义虽通，字不可通。

⑪事治：意思和下句"务修"同，致力于干(什么)。事有"从事"意。

【译文】

用兵主要有三种策略境界：治理好国政，理顺国内的大事，施行仁义，广布恩惠，健全法制，堵塞邪道，群臣亲附，百姓和睦，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钦服它的威势，四夷感怀它的恩德，在朝廷上修明政治就能使千里之外的敌军不敢来犯，从从容容，轻松省力，天下就能如回音应和，这是用兵的上策和最高境界。地广人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纪律严格，号令明确，两军对阵，鼓錞彼此能看清，不用冲杀交手敌军便吓得转身逃跑，这是次一等的用兵策略和

境界。了解作战的相宜的地理环境，熟悉有利的险要地势，懂得“奇正”变化的奥妙，明白行阵分合、兵力集散的规律，然后击鼓进军，利刃相拼，飞箭相撞，蹚着血水，踩着死伤者流出的肚肠，抬回牺牲将士的尸体，扶下伤员，流血千里，尸骸躺满沙场，经过这样残酷的恶战才取胜，这是用兵的下策和最糟的境界。如今天下人都只晓得致力于武力解决问题的末策，而不懂下功夫抓好以德威服人的根本大计，这是砍去树根而栽种树枝。

【原文】

7 夫兵之所以佐胜者众，而所以必胜者寡①。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②，士卒殷轸③，此军之大资也，而胜亡焉④。明于星辰日月之运、刑德奇该之数⑤、背乡左右之便⑥，此战之助也，而全亡焉⑦。良将之所以必胜者，恒有不原之智⑧，不道之道，难以众同也。夫论除谨⑨，动静时，吏卒辨⑩，兵甲治，正行伍，连什伯⑪，明鼓旗，此尉之官也⑫。前后知险易，见敌知难易⑬，发斥不忘遗⑭，此候之官也⑮。隧路亟⑯，行辎治⑰，赋丈均⑱，处军辑⑲，井灶通，此司空之官也⑳。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㉑，无遗辎，此舆之官也。凡此五官之于将也㉒，犹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择其人，技能其才㉓，使官胜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飞鸟之有六翮㉔，莫不为用。然皆佐胜之具也，非所以必胜也。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㉕，则兵弱矣。故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㉖，选

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知强弱之势，此必胜之本也。

【注释】

①"夫兵"二句：佐胜：取胜的辅助条件。　必胜：取胜的决定性因素。详下文。

②给：和"足"同义。

③殷：原注作"众也。"　轸：原注作"乘(车子)轮多盛貌。"引申为盛。

④胜亡焉：曾国藩认为意指胜不系于此。杨树达肯定曾说，进一步挑明"亡"当"不在"讲。　焉：于此(上述条件)。所谓"亡焉"等于说不在于此，不决定于此。亡不能理解成消亡。下文"全亡"的"亡"同此。

⑤奇(jī 机)该：原注作"阴阳奇秘之要"。"奇该"就是阴阳。奇指单数，为阳。该有"全"义，指偶数，为阴。阴阳术本身包含神奇莫测的意思。"明于"至"之便"三句当指观察天象以定吉凶。参见"三・17、32、40、42"等有关"刑德"、"阴阳"、"左右"、"背向"之说。

⑥乡：向。本书"方向"的"向"多用"乡"。

⑦全：全胜。彻底取胜叫"全"。见《孙子・谋攻》。

⑧原：来源。"不原"等于说"不明白来源"。这是神秘化的说法。作者意在强调神奇莫测，据实理解的话，这种说法是唯心的。

⑨论除：原注作"论贤除吏。"　除：授给官职。杨树达认为"论"通"抡"，选择。也通。

⑩辨：通"办"，治理，整顿。《吕氏春秋・过理》王丹回答齐湣王说："……王名称东帝(齐湣王自称"东帝")，实辨天下……"高诱注："辨，治也。"公王丹吹捧与秦昭王争称帝的齐湣王确实能治天下，与帝号名实相符。

⑪什伯：即什佰，古代军队基层建制名称。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二十五人为"行"，百人为"佰"。

⑫尉：古代武官名。《通典・兵类》说尉辖八百人。

⑬"前后"二句："险易"的"易"，平坦、平安。"难易"的"易"，容易(对付)。

⑭发：原注作"有所见。"　斥：候望，侦察。

⑮候：军候，侦察兵。此处当指候者之长。

⑯亟：原注作“言治军隧道疾也。”是说迅速修整道路。

⑰行辎：原注作“道路辎重也。”

⑱赋丈均：原注作“赋治军垒，尺丈均平也。”　赋：治。

⑲处军辑：营帐搭得安稳。　军：古代用兵车围成营垒驻宿叫军，“军”由“勹(包的初文)”、“车”会意。　辑：安定。

⑳司空：原注作“军司空，补空修缮者”。负责营建工程的官。

㉑淫：过量。　舆：装载。

㉒五官：王引之认为上文只说了四官，“兵甲治”后应补“此司马之官也”一句。司马是掌军法之官。

㉓技能：用作动词，有度量的意思。

㉔翮(hé 核)：毛羽中间的硬管，翎茎。

㉕畔：通“叛”。

㉖事业：人的成就。《易·坤文言》：“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孔颖达疏：“所营谓之事，事成谓之业。”业指大的成就。

【译文】

战争胜利的辅助因素很多，但必胜的决定性因素却很少。铠甲坚硬，兵器锋利；战车牢固，战马优良；储备富余，给养充足；士卒众多，年轻体壮：这些都是战争取胜的重要凭借，但胜利并不取决于这些条件。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刑德阴阳的变化道理、行军扎寨方位的选定怎样才有利，这些对战争的胜利都有帮助，但战争的彻底胜利不决定于这些因素。良将之所以必胜，总是因为有弄不清来源的智谋，不能言传的法术，是很难和一般人相同的。挑选任用军吏谨慎，行动适合时机，军吏士卒管理得有条不紊，兵器铠甲装备齐全，这是司马的职责。整顿组织好行、伍、什、佰这些部队基层单位，明确军旗战鼓的信号，这是尉官的职责。摸清大部队行军时前面和后面是危险还是安全，发现了敌军弄清是难对付是容易对付，不忘记侦察了望敌情，这是军候的任务。迅速修整好道路，及时运输辎重，军垒大小均匀，营帐扎得安稳，靠近水源设军灶，这是

司空的责任。在部队后头做好收容工作，转移或驻宿都没人掉队离散，装载不过量，没有遗失的辎重，这是军舆的职责。这五种官员对于将领来说，就像身躯和四肢的关系，一定要挑选恰当的人，估量他们的才干，让他们能胜任自己的任务，做好份内的工作。告诉他们政务，向他们申述军令，让他们像有爪牙的虎豹，有健翅的飞鸟，没有不为将帅效力的。但是这些全都只是辅佐胜利的条件，不是必胜的决定因素。战争的胜败，根本在于政治。政治能够驾驭人民，人民亲附君王，那么部队就强大；人民左右了政局，百姓背叛君王，那么部队就弱小。所以德政和道义足以感怀天下百姓，功业成就足以对付天下的紧急事件，选用人才足以得贤士的拥护，谋虑足以了解敌我力量强弱的形势，这些才是必胜的根本因素。

【原文】

8 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①，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②，西包巴、蜀，东裹郯、淮③；颍、汝以为洫④，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⑤，绵之以方城⑥；山高寻云⑦，溪肆无景⑧。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为甲胄；修铩短鏦⑨，齐为前行；积弩陪后，错车卫旁；疾如锥矢⑩，合如雷电，解如风雨。然而兵殆于垂沙⑪，众破于柏举⑫。楚国之强，大地计众⑬，中分天下。然怀王北畏孟尝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强秦，兵挫地削，身死不还⑭。二世皇帝，势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为郡县。然纵耳

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15]，发闾左之戍[16]，收太半之赋[17]，百姓之随逮肆刑[18]、挽辂首路死者[19]，一旦不知千万之数。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20]，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21]。戍卒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22]，称为大楚，而天下响应。当此之时，非有牢甲利兵劲弩强冲也，伐棘枣而为矜[23]，周锥凿而为刃[24]，剡摲筡[25]，奋儋钁[26]，以当修戟强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为之麋沸蚁动[27]，云彻席卷[28]，方数千里。势位至贱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应之者，积怨在于民也。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29]。至汜而水[30]，至共头而坠[31]。慧星出而授殷人其柄[32]。当战之时，十日乱于上[33]，风雨击于中。然而前无蹈难之赏，而后无遁北之刑，白刃不毕拔[34]，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无与御，而善战者无与斗。明于禁舍开塞之道[35]，乘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

【注释】

①存政：使国家生存的政治。

②颍：水名。淮河的支流。　泗：水名。参见四·18·⑪。

③郯：古地名。在今山东郯城。　淮：王念孙认为应作"邳"，邳县在今江苏邳县西南。

④汝：颍水支流。参见四·18·㉘。　洫：沟。这儿指天然护城河。

⑤垣：作为城垣。　邓林：原注说是"沔水上险"。《史记·礼书》："阻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司马贞《索隐》说在楚国北境，襄州南风林山即是邓林。

⑥方城：见四·2·⑬。　绵：缠绕。

⑦寻：延伸。

⑧肆：极深。深不见日光，故无影。

⑨鏦（cōng 匆）：小矛。

⑩锥矢：王引之认为应作“鍭矢”。鍭矢是古代用于近射的一种金镞齐尾羽的箭，头重中深，多用于田猎或射礼。《周礼》、《尔雅》、《说文》都有记载。古籍常误作“锥矢”或“镞矢”。

⑪垂沙：地名。又作垂涉。沙、涉音近。确址未详。有人考证垂沙即重邱之误。楚怀王二十八年，秦联合齐、韩、魏攻楚，杀楚将唐昧（又作“眛”、“蔑”），夺楚重邱。重邱在方城一带。参见《史记·楚世家》、《史记·律书》、《战国策·楚策三》、《荀子·议兵》等。

⑫柏举：古地名。在湖北麻城市，市东北有柏子山，市东有举水，故名“柏举”。春秋时吴败楚于此，攻进郢都。

⑬大：王念孙认为应作“支”，也是“计”的意思。《大戴礼记·保傅》：“燕支地计众，不与齐均。”若依原文，释“大”为“扩大”也可通。大地即本书常说的“广地”。

⑭“然怀”四句：见《史记·楚世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⑮阿房之宫：即故阿房宫，故址在今西安市阿房村。

⑯闾左：里门左边的贫民。

⑰太半：大半。指征收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为赋税。

⑱随逮：原注解释成“应召”。逮：及，追及为逮。随逮似应理解为随时遭受。　肆刑：原注作“极刑”。

⑲挽辂首路：见六·13·⑯。

⑳“天下”二句：敖然：同“熬然”，熬煎。忍受痛苦折磨。或指愁怨的样子。倾然：倾侧要倒下的样子，形容痛苦至极时站立不稳的样子。　苦烈：“若焦热”以火烧作比喻，那么“若苦烈”也应该是比喻，似应理解成极苦的药或毒药。若苦烈即如同服了烈性毒药一样。

㉑憀（liáo 聊）：原注作“赖”。应指聊赖，依托。吏民不相憀是说吏和民都失去依靠，而不是说“官吏百姓不能互相依赖”。上句“不相宁”指都不安宁，可证。

㉒攘臂：捋衣出臂，表示振奋。　袒右：脱去右边的衣袖。

㉓矜（qín 琴）：矛柄。

㉔周：原注作“内也。”即“纳”，安装。这句说将木工工具锥、凿作矛刃装在荆树、酸枣树枝的矛柄上。

㉕剡（yǎn 眼）：举起。　斬（chàn 产去声）：削尖。　筡（tú 途）：竹名。

㉖奋：振动，挥动。　儋：同“担”，扁担一类器具。

㉗縻：通“糜”，粥。　糜沸：如粥沸腾。比喻动乱不堪。蚁动喻意同。

㉘彻：除。“云彻”等于说如风卷残云。这句形容反秦义军的声势浩大。

㉙东面迎岁：原注作“太岁在寅。”岁指太岁。太岁在寅为吉兆，表示新纪元的开始。

㉚汜（sì 似）：地名。在今河南中牟县南。　水：发生大雨水。汜又指汜水，在河南省。

㉛共头：山名。在河南济源县境内。　坠：原注作“陨也。”指有陨石坠落，或指山崩。

㉜“彗星”句：原注作“时有彗星，柄在东方，可以扫西人也。”依原注彗星授柄殷人是妖星助之的意思。

㉝“十日”句：这是沿用神话中的说法，夸张地写战争的残酷激烈景象。

㉞“白刃”句：形容取胜之速。　毕拔：全抽出来。指己方或敌方均可。这句等于说“兵不血刃”。

㉟禁舍开塞：当指正确的施政措施，所谓“为存政”。大意是说禁塞邪恶，扶助正气。

【译文】

土地广阔，人口众多，不足以逞强；铠甲坚固，兵刃锋利，不足以取胜；高大的城墙，深深的壕堑，不足以固守；严厉的命令，苛繁的刑罚，不足以显威。实行仁政，即使是小国必定生存；实行暴政，即使是大国，必定灭亡。从前楚国的地盘，南方环曲着沅水、湘水，北方缠绕着颍水、泗水，西边包含巴郡、蜀郡，东边包裹着郯和邳；颍水、汝水作壕沟，长江汉水作护城河；以邓林险塞作城垣，以方城环绕北疆；高山耸向云端，溪谷深到不见日影。地理形势非常有利，士卒百姓都很勇敢；蛟龙、犀兕的皮革制成甲胄，长矛短矛整齐排列在前；连发的硬弩靠后陈放，错金战车护在两旁；冲锋有如离弦镞箭，集合好像雷鸣电闪，散开恰似暴风骤雨。可是楚军在垂沙陷入险境，又在柏举被吴军打败。楚国如此强大，还想扩张土地增加

人口，和秦国平分天下。但是怀王北边畏惧齐国的孟尝君，背离社稷委身强秦，结果兵败地削，死在秦国不能返回。秦二世胡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能到的地方，舟船通航的处所，没有不成为秦的郡县的。但二世还要放纵声色的贪欲，穷尽奢侈糜烂生活的各种花样。不顾百姓的饥寒穷困，调动万乘车辆修建阿房宫，征调贫苦百姓去戍守边防，按三分之二的比率征收赋税，老百姓随时遭受极刑、拉车死在路途的，每天不计其数。天下百姓在痛苦中挣扎如同烈火烧身，又如饮毒后站立不稳，从上到下不得安宁，官吏百姓没法安生。戍卒陈胜被迫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振臂一呼号召反秦，自称“大楚”，天下纷纷响应。开始起事的时候，义军并没有坚固的铠甲、锐利的兵刃、强劲的弓弩和高大的冲车，砍下荆棘、酸枣树当矛柄，按上锥子凿子作矛刃，举起削尖的竹竿，挥动扁担大锄，来抵挡秦兵的长戟硬弩，攻城略地，义军所到之处，秦兵没有不投降，城池没有不攻克的。整个天下在陈胜带动之下沸腾动乱起来，各路义军如风卷残云，席卷方圆几千里。陈胜的地位极其低贱，而且器械很不锋利，然而他一个人首倡，天下便响应，因为老百姓心中早就积满了对秦王朝的怨恨。周武王起兵讨伐殷纣王，向东进军迎着太岁，到达汜水时，天降大雨，河水猛涨。到达共头山时，发生山崩。接着又出现彗星，它的“帚柄”指向殷都方位，好像交到殷人手中助一臂之力。两军撕杀时，太阳失去光亮，天昏地暗，雨骤风狂。战斗如此艰苦险恶，但是武王的部队前无“赴汤蹈火者重赏”的许诺在诱惑，后无“畏敌逃跑者重罚”的军令在威逼，许多将士来不及拔出刀剑，武王就得到了天下。由此可见，善于防守的人用不着设防，善于战斗的人不用动刀枪；懂得禁绝奸邪扶持正气的治国方略，充分利用有利的时势，顺应老百姓的心愿，天下自然会到手中。

【原文】

9 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积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浅[①]，则势之所胜者小[②]；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广。威之所制者广，则我强而敌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故费不半而功自倍也。汤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穷武也。故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③]。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胜愚，智侔则有数者禽无数[④]。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蓄积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故运筹于庙堂之上[⑤]，而决胜于千里之外矣。

【注释】

①以：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②胜：王念孙认为应作“服”，和下文“制”义同。

③“故全”二句：原注作“德先胜之，而后乃战，汤武是也。”　全兵：即胜兵。

④智：刘文典本依前人作“势”。现依庄本取“智”字。　侔（móu 谋）：相等。上文的“均”、“敌”和侔义同。　数：兵法。　禽：“擒”的古字，制服，战胜。这儿不当擒捉讲。参见九・21・⑲。

⑤运筹：谋划策略。

【译文】

所以善于为政的人注重积累德行，善于用兵的人注意蓄积人民和士卒的愤怒；德行积累得多人民就可以使用，愤怒蓄积得满军威就可以树立。所以文德加在人民身上少，那么威势能产生的慑服

作用就小；恩德布施的面广，威势能慑服的面也大。威势慑服的面大，那么我方就强，敌方就弱了。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先使敌人衰弱然后再与敌交战，所以费事不到一半功效就加倍。商汤的领地当初只有见方七十里，却能称王天下，因为他修德政；智伯拥有千里地盘结果灭亡，因为他穷兵黩武。所以千乘小国如果施行德政便能称王，万乘大国如果好战就会灭亡。所以胜利之师总是先在德政上胜过敌方然后再作战，而败军是先诉诸武力然后求胜。双方的德政相同时，那么人多的战胜人少的；双方势均力敌时，那么智者战胜愚者；双方智谋一样时，有术数的制服不懂术数的。凡是用兵，一定要先在朝廷上谋划：君王哪一方的贤明？人民哪一方的亲附？将领哪一方的能干？国家政局哪一方稳定？蓄积储备哪一方充足？士卒哪一方的精锐？铠甲兵刃哪一方的坚固锐利？器械装备哪一方的方便使用？所以在朝廷上谋划好策略，便能决定千里以外的胜利。

【原文】

10 夫有形埒者，天下讼见之[1]；有篇籍者[2]，世人传学之：此皆以形相胜者也，善形者弗法也[3]。所贵道者[4]，贵其无形也。无形，则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诈也，不可规虑也。智见者人为之谋，形见者人为之功[5]，众见者人为之伏，器见者人为之备。动作周还[6]，倨句诎伸，可巧诈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动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8]；进退诎伸，不见朕垫[9]；鸾举麟振，凤飞龙腾；发如秋风，疾如骇龙[10]；当以生击死[11]，以盛乘衰；以疾掩迟，以饱制饥；若以水灭火，若以汤活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

不用达[12]？在中虚神，在外漠志，运于无形，出于不意。与飘飘往，与忽忽来[13]，莫知其所之；与条出，与间入[14]，莫知其所集[15]。卒如雷霆[16]，疾如风雨；若从地出，若从天下；独出独入，莫能应圉[17]；疾如镞矢[18]，何可胜偶[19]？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绪？未见其发，固已至矣[20]！故善用兵者，见敌之虚，乘而勿假也[21]，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击其犹犹，陵其与与[22]；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23]。善用兵，若声之与响，若镗之与鞈[24]；眯不给抚[25]，呼不给吸。当此之时，仰不见天，俯不见地；手不麾戈，兵不尽拔；击之若雷，薄之若风；炎之若火，凌之若波。敌之静不知其所守，动不知其所为[26]。故鼓鸣旗麾，当者莫不废滞崩阤[27]，天下孰敢厉威抗节而当其前者[28]！故凌人者胜，待人者败，为人杓者死[29]。

【注释】

①讼：原注作“公也。”

②篇籍：书籍。

③形：杨树达认为是衍文。善者指有水平的人。

④所贵：当作“所以贵”，此句和下句构成原因判断句，“所以……者，……也”是常用句式。

⑤功：事。指作为，行动。

⑥还：旋。

⑦倨：这儿和“伸”义近。　句(gōu 勾)：这儿和“诎”义近。倨句诎伸指进退。

⑧玄逐：王念孙认为应作“玄运”。　玄：天。　运：运行。

⑨垐(yín 垠)：同“垠”。

⑩“发如”二句：秋：疑为“猋”。龙：王念孙认为应作“电”。

⑪当：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⑫用:刘绩认为是衍文。

⑬“与飘”二句:“飘飘”疑作一“飘”字。“忽忽”疑作一“忽”字。下文“条”、“间”者未叠用,可推知。飘和忽指飘忽的风。

⑭“与条”二句:条疑应为“倏”。间疑应为“阖”。如依原文,则指窄狭处。“道”有无孔不入的特点。

⑮集:止。

⑯卒:通“猝”。

⑰圉:御。

⑱镞矢:应为“镞矢”。参见本卷8·⑩。

⑲偶:相配,比得上。

⑳固:已经,早就。　至:来到(面前)。

㉑假:宽假,放过。

㉒“击其”二句:犹犹、与与是“犹与”的拆用,都是犹豫的意思。拆用联绵词多见于骈偶句式。

㉓霆:当为“电”。或通“电”字。参见三·2·⑤。闪电才需“掩目”。

㉔镗(tāng 汤):象声词。鼓声或钟、锣声。　鞈(tà 踏):通“鞳”,鼓声。原注说是“鼓鞞声”。鞞即“鼙”,特指“应鼓”,和大鼓相应和的小鼓。可见“鞈”声弱于“镗”声。

㉕不给:顾不上。

㉖“敌之”二句:这二句实际上是写“善用兵”的一方,并非指“敌人”。准确表述应该是:我之静敌不知其所守,我之动敌不知其所为。原文中途改换主语,是不妥当的。“敌之”二字多余。“静”与“守”,“动”与“为”都说的是“善用兵者”一方,指善用兵者动静都不可捉摸,“神出而鬼行”。

㉗废:本义是房屋倒塌。《说文》:“废,屋顿也。”引申为破灭、覆灭。　陁(zhì 至):崩颓。废滞崩陁四字同义复用,指溃败,覆灭。

㉘厉威:扬威。　抗节:坚持节操。等于说“抗衡”,不屈服。

㉙杓:原注作“所击也。”攻击的目标,即靶的。所谓“为人杓”就是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攻击目标之内。这一节的“善用兵者”简直是“道”的化身,写得极铺张。

【译文】

有形迹的事物，天下人都能看到它；载于书籍的东西，世人都能流传学习它：这都是以形取胜的，高明的人是不效法的。人们之所以看重道，是贵重它的无形。无形，就不能挟制和逼迫，不能估量测度，不能搞鬼欺诈，不能打它的主意。你的智慧暴露出来人家就用计谋来对付，你的行动暴露出来人家就拿行动对付你，你的大部队暴露出来人家就打埋伏，你的器械亮出来人家就做好防备。动作周旋，伸伸屈屈，会落入敌人巧计欺诈的种种举动，都不是好的。高明者的行动，神出鬼没，如星辰闪烁，像天体运行；进退屈抻，不露形迹；如鸾鸟高飞，如麒麟跳动，如凤凰飞翔，如神龙腾空；出动时有如飙风，迅疾似可怕的闪电；用生动灵活攻击呆滞死板，凭旺盛的气势驾驭死气沉沉；用迅猛压倒迟缓，用饱食之兵制服挨饿的敌军；如同以水灭火，如同以沸水浇雪——这样的神兵到哪里不能如愿以偿？去哪里不能达到目的？在内心让精神虚静，对外界使欲念淡漠，运动不露形迹，攻击出其不意。像飘忽的轻风那样来来往往，谁也不知道他要到哪儿去；从缝隙中进进出出，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停歇。像雷霆一样突如其来，像风雨一样说到就到；好像从地下钻出，好像从天空降下；独出独进，没法子应付防御；快得像离弦短箭，什么东西能和他相匹敌？忽暗忽明，谁知道他的头绪？还没看见他出发，早就来到你跟前！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发现了敌军的弱点，紧紧抓住绝不放过，追击逃敌绝不舍弃，逼近而歼灭之，绝不让逃走；攻击并压倒犹豫不决之敌，要拿出迅雷不及掩耳、闪电不及遮眼的气势。善于用兵，如同回音的应和，如同小鼓紧随大鼓；叫敌人眼睛被灰尘眯住来不及揉搓一下，上气不接下气。这样的神兵从天而降，敌人抬头看不见天，低头看不清地；手不知道挥戈，刀剑来不及全抽出来；攻上去气势如雷鸣，逼拢去快如狂风；像烈火一样蔓延，像波涛一样盖顶。静止时敌人摸不清是怎样在防守，行动时敌人搞不清要干什么。对于这样的部队，一旦擂响战鼓，挥动军旗

冲杀过来，敢抵抗的没有不土崩瓦解彻底覆灭的，天下谁还敢向它耀武扬威与它抗衡阻挡它前进呢！所以能够驾驭敌方的部队取胜，消极待敌的部队失败，成了攻击目标的部队只有死路一条。

【原文】

11 兵静则固，专一则威，分决则勇①；心疑则北，力分则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锱铢有余；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数倍不足。故纣之卒，百万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专而一。故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将卒吏民，动静如身，乃可以应敌合战。故计定而发，分决而动。将无疑谋，卒无二心，动无堕容；口无虚言，事无尝试②，应敌必敏，发动必亟。故将以民为体，而民以将为心；心诚则支体亲刃③，心疑则支体挠北④。心不专一，则体不节动⑤；将不诚心⑥，则卒不勇敢。故良将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鸟之羽，若蚈之足；可以行，可以举，可以噬，可以角；强而不相败，众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诚从其令，虽少无畏；民不从令，虽众为寡。故下不亲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将，其形不战⑦。守有必固，攻有必胜，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机固以形矣⑧。

【注释】

①分决：职责确定。　分（fèn 份）：职分。

②尝试：等于说没有把握，拿不定。

③支：肢，四肢。　刃：王念孙认为应作“剙”，剙同“䚞”，即“暱”，亲近。今

简作“昵”。这两句用心和肢体的关系比喻将领和人民的关系，非实写。

④挠：扰乱。　北：背离。

⑤节：节制。不节动等于说乱动。

⑥诚心：王念孙认为应作“诚必”，指说话算数，有决断。

⑦“故下”四句：下指民，上指将帅。心，承上文喻将帅。心不用指将帅失去威信。形，喻士卒。

⑧机：关键，决定因素。　以：通“已”。　形：形成，决定。

这一节主要讲将领和士卒、百姓的关系。

【译文】

部队平静就稳定可靠，上下齐心就有威力，士卒职责分明就勇敢；士卒对将帅不信赖就失败，兵力分散就削弱战斗力。所以能分散敌方的兵力，使敌军士卒产生疑惑，那么用极少的兵力对付敌军也绰绰有余；不能分散敌方兵力，使敌军士卒产生疑惑，那么用数倍的兵务对付敌军也不够用。所以殷纣王的士卒，百万人百万条心；周武王的部队，三千人都是一条心。所以千人同心就能发挥一千人的力量，万人异心就抵不上一个人的作用。将帅和士卒，官吏和人民，他们的行动如果像人的身体那样协调一致，就可以对付敌人，同敌军交战。所以计划制定以后就按照执行，任务明确以后就付诸行动。将领谋划不犹疑，士卒便没有二心，行动不会懈怠；将领不讲空话，办事不犹豫不决，部队对付敌人必定敏捷，行动起来必定快速。所以将领把人民当作躯体，而人民把将领看成心脏；心诚肢体就亲近心脏，听它指挥，心疑肢体就和心脏背离而乱动。心脏不专一，躯体就不能有节制地活动；将领不诚信，士卒就不勇敢。所以良将的士卒，如同老虎的牙齿，如同兕牛的犄角，如同鸟雀的羽毛，如同多脚虫的脚；靠脚行走，靠羽翼高飞，靠牙齿咬噬，靠犄角触撞；它们各自强劲但是不互相败坏，各自数量众多但是不互相伤害，因为都受一颗心的支使控制。所以假若人民果真听从将令，即使数量少也没什么可以畏惧；人民如果不服从命令，即使人再多也

等于很少。所以下面百姓不亲近将领，将领这颗心脏就失去作用；士卒不敬畏将领，他们这些躯体就懒得动弹。防御有必定牢固的条件，进攻有必定取胜的因素，不用等到和敌人动刀枪时再分胜负，存亡的决定性因素早就已经形成了。

【原文】

12 兵有三势，有二权。有气势，有地势，有因势。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诚积逾而威加敌人，此谓气势。硖路津关[①]，大山名塞，龙蛇蟠，却笠居[②]，羊肠道，发笱门[③]，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过也，此谓地势。因其劳倦怠乱、饥渴冻暍[④]，推其捡捡[⑤]，挤其揭揭[⑥]，此谓因势。善用间谍，审错规虑[⑦]，设蔚施伏[⑧]，隐匿其形，出于不意，敌人之兵无所适备，此谓知权。陈卒正，前行选[⑨]，进退俱，什伍搏[⑩]，前后不相撚[⑪]，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伤敌者众，此谓事权。权势必形，吏卒专精，选良用才，官得其人，计定谋决，明于死生，举错得失[⑫]，莫不振惊。故攻不待冲隆云梯而城拔，战不至交兵接刃而敌破，明于必胜之攻也[⑬]。故兵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为苟发。故胜定而后战，铃县而后动[⑭]。故众聚而不虚散，兵出而不徒归。唯无一动，动则凌天振地，抗泰山，荡四海，鬼神移徙，鸟兽惊骇，如此，则野无校兵国无守城矣[⑮]！

【注释】

①硖：通“狭”。

②却笠居：王念孙认为应作“簦笠居”。《后汉书·杜笃传》注引作“簦笠居”。簦笠，斗笠。　居：处。喻山如斗笠之形。

③发笱：王念孙认为当作“鱼笱（gǒu 狗）”。一种竹编的捕鱼篓，安篾签于口内，成圆锥形，鱼等可进不可出。鄂东农村叫做“倒签笼”。笔者儿时曾见一农民用此器捕鱼，夜置晨取，得水蛇一篓！这儿喻山谷口的险要。

④暍（yē 椰）：中暑；受暑热。

⑤揺：《说文》、玉篇》、《广韵》、《集韵》皆无“揺”字，实即“摇”字异形的误字。摇摇即要倒的样子。成语有“摇摇欲坠”。

⑥挤：推挤使坠落，排挤使出。　揭揭：动摇。

⑦审错：审慎措置。错同“措”，安排。

⑧设蔚施伏：王念孙认为应作“设施蔚伏”，指在茂密草丛中设伏兵。

⑨选：整齐。

⑩搏：刘家立认为当作“抟”。结聚。

⑪撚：践踏。《太联御览》引作“蹑”。

⑫失：王念孙认为应作“时”。

⑬攻：王念孙认为应为“数”。《太平御览》引作“必胜之数。”

⑭铃：是“钤”之误，即“权”。权县即“权悬”，指知“二权”。

⑮校（jiào 较）兵：操练部队。

【译文】

用兵有“三势”，有“二权”。有“气势”，有“地势”，有“因势”。将领充满勇气并且渺视敌人，士卒果断勇敢并且乐意战斗，三军人马，百万大军，斗志凌云，怒气如狂风，吼声如雷霆，积满忠诚之情并且威势压倒敌军，这叫做“气势”。崎岖的道路，险要的渡口关卡，大山名塞，像龙蛇一样蟠曲，像斗笠一样排列，羊肠小道，鱼笱似的谷口，一人守住关隘，千人不敢撞过，占据着这样的有利地形，叫做“地势”。利用敌军的疲劳松懈散乱、饥饿干渴受冻受热的机会，乘其摇摆欲坠、动荡不安，把敌军逼向死境，这叫做“因势”。善于使用

间谍侦察敌情，行反间之计，措施和谋虑审慎周密，在茂密丛林草莽中设伏兵，隐藏部队的形迹，出其意料之外，使敌人的部队无法适应和防范，这叫做“智权”。队列规正，行军整齐，进退一致，队伍紧凑，前后不互相拥挤践踏，左右不互相干扰，受伤的少，杀伤敌军多，这叫做“事权”。权谋和优势全都显示出作用，军吏和士卒专心精锐，选用良才，用人恰当，计谋确定果断实施，懂得怎样保存自己避免牺牲，一举一动都适应时势，这样的精锐之师，没有谁不被震动，没有谁不害怕。所以进攻不依赖高大的冲车和云梯敌城便被拿下，作战不用两军交锋敌军就被打败，这是因为懂得具备了必胜的条件才发动进攻的术数。所以战争没有必胜的把握绝不随便和敌人交锋，进攻没有必取的条件绝不随便发动。所以一定要料定能取胜之后才开战，权谋确定以后再行动。这样一来，人马集中一次就不至于毫无收获而离开，部队出击一次就不至于空手返回。不采取行动则已，一旦采取行动，就要惊天动地，撼动泰山，搅翻四海，吓走鬼神，惊散鸟兽，能够像这样，那么就用不着在野外比武练兵准备作战，国家也不用征兵守卫城池了！

【原文】

13 静以合躁[①]，治以持乱[②]，无形而制有形，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其力也[③]。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则威可立也。视其所为，因与之化；观其邪正，以制其命；饵之以所欲，以罢其足；彼若有间，急填其隙；极其变而束之，尽其节而仆之。敌若反静，为之出奇；彼不吾应[④]，独尽其调[⑤]。若动而应，有见所为[⑥]；彼持后节[⑦]，与之

推移。彼有所积，必有所亏；精若转左[8]，陷其右陂[9]。敌溃而走，后必可移[10]。敌迫而不动，名之曰奄迟，击之如雷霆，斩之若草木，耀之若火电，欲疾以速，人不及步铜[11]，车不及转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虽众多，势莫敢格。诸有象者，莫不可胜也；诸有形者，莫不可应也。是以圣人藏形于无而游心于虚。风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开闭[12]，以其无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13]，贯金石，穷至远，放乎九天之上[14]，蟠乎黄卢之下[15]，唯无形者也。善用兵者，当击其乱，不攻其治，是不袭堂堂之寇[16]，不击填填之旗[17]。容未可见，以数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敌人执数，动则就阴[18]；以虚应实，必为之禽。虎豹不动，不入陷阱；麋鹿不动，不离罝罘；飞鸟不动，不绖网罗；鱼鳖不动，不擐屡喙[19]。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是故圣人贵静。静则能应躁，后则能应先；数则能胜疏[20]，博则能禽缺[21]。

【注释】

①合：对付。

②持：王念孙认为应作"待"。也是对付的意思。《孙子·军争》："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本书此处即本孙子文。持、待古同音，都是"定"母"之"部字。持有"对抗"义，两字音同义通，不改原文也行。

③罢：通"疲"。使疲劳。

④彼不吾应：即彼不应吾。

⑤调：王念孙从用韵的角度校改此字为"和"，意义相同，这儿指平和、谐和。依王说，那么这一句的大意是设法使敌方失去平静，即迫敌行动的意思。尽：使完结，使消失。有人依原文释"调"为"调动"，译此句为"我方尽量用各种方法调动他"，也通。

⑥有：通"又"。

⑦彼持后节:原注作“彼谓敌。持后节,敌在后,使先已。” 节:节制。下句说要设法摆脱敌军从后节制的被动局势,转向我从后节制敌军。原注作“使先已”就是这个意思。

⑧精:敌之精兵。 左:左方,一般指东方。

⑨陷:攻击,消灭。 右陂:原注作“西也。”所谓“精”就是上文说的“所积”。上文说的“所亏”应指精兵转移后留下的薄弱兵力。陷其右陂当指当敌主力精锐转移到东边以后,我绕到西边敌后去消灭其薄弱部队。

⑩“敌溃”二句:大意说西边弱敌溃逃以后,“以后制先”的有利形势便转到我方。以上讲的是当处于强敌尾随我军的不利形势时,如何与敌人兜圈子变被动为主动。属运动战的战术。

⑪铜:王引之认为是“趍”(即“趋”)的误字。 铜(xuān 宣):一种小盒。此字的音义在这里均难相合。趋意义和此处切合,而且和上下文的木、速、縠、角(四字是“屋”韵)、格(“铎”韵,和“屋”韵音近)押韵(趋是“侯”韵,“侯”、“屋”二韵主要元音同,仅“屋”韵多一个入声韵尾“g”)。

⑫开闭:这儿意义偏在“闭”字,“开”不取义。王念孙认为“开”当为“关”字。

⑬滑淖:和“滒淖”义近。参见一·1·⑯。

⑭放:原注作“寄”。寄放,托身。

⑮黄卢:黄泉。卢又作“垆”。

⑯是:衍文。 堂堂:盛大的样子;仪容庄严的样子。

⑰填填(zhèn 正):原注作“旗立牢端貌。”牢固整齐的样子。《孙子·军争》:“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阵)。”是本书所据。

⑱就:走向。 阴:可指凶险。一说“就阴”指敌方隐蔽起来,也通。

⑲擐(huàn 换):穿。 屡:应为“唇”。

⑳数(cù 促):密,和“疏”反义。

㉑博:俞樾认为应为“抟”,圆。指全,完整,与“缺”反义。 禽:“擒”的古字,制服。

【译文】

用安静来对付敌方的急躁,用有条有理来对付敌方的混乱,用

无形来制约有形，凭借无为来适奕变化，即使不能从敌人那里取胜，可是这是使敌人不能取胜的作战原则。敌方在我方之前行动，这样就会暴露他们的形迹；对方急躁妄动，这样就导致他们疲劳。敌方的形迹暴露出来，那么我方就掌握了取胜的主动权，敌军疲惫，那么我军的威力就显示出来。针对着敌方的所作所为，来同他们周旋，不断改变我方的对策；观察敌方的“奇正”变化，来控制他们的命运；用敌人想要得到的东西作为诱饵引他们上钩，来牵着敌人疲于奔命；对方如果露出破绽，我方要赶紧乘虚而入；让敌人玩尽了花招再捆住他的手脚不能动弹，等他们精力耗尽再将他打翻在地。敌军如果由运动返归安静，便对他使出奇招调动他；对方如果不予理睬，唯一的办法还是搅乱他们的调和心态。假若敌人被调动起来，又会暴露他们的行动意图；如果敌军处在我军后边，掌握了控制我军的有利形势，那么我军就要与他们周旋，来摆脱受控制的被动局面。对方只要集中优势兵力和大部队尾随我军，他的后方基地必定空虚兵力薄弱；他的精锐部队如果被我引到东边，我军便迂回到西边攻克他的基地，消灭其薄弱部队。基地的敌军如果溃败逃走，以后制先的有利形势便转移到我军手里。敌军受到我军的强大压力而龟缩不动，这叫做滞留迟疑，这时我军就要用雷霆之势猛攻猛打，像割草伐木一样消灭他，我军的攻击必须像火烧电闪，行动务必神速，叫敌军迈不开脚步，战车来不及转动轮子，兵器如同长着的树木，弓弩如同羊头上的角，拔不出，拉不开，敌军即使人多势众，势必不敢抵抗。各种有动向显示的敌人，没有不能战胜的；各种暴露形迹的部队，没有不能对付的。因此，圣人把自己隐藏在无形之中，并且让心神处于虚静状态。风雨可以遮挡，因为它们有形；但冷热关不住，因为气温是没有形状的。那能够稀薄柔和、精细隐微，贯穿金石，穷尽最遥远的地域，寄身到九天之上，盘曲到黄泉之下的，只有无形的道呢。善于用兵的人，定会攻击混乱之敌，而不攻击整肃之军；不袭击气势旺盛的敌寇，不攻打阵容整齐的敌军。敌

人的真相还看不清的时候，就运用术数来和敌人相持；一旦发现敌方露出致命的弱点，便乘机制服他。敌人掌握了术数，我军如果妄动便是自寻凶险；敌军以“虚”来对付我军的“实”，我军必定被敌军制服。虎豹隐伏不乱跑，不会落进陷阱；麋鹿不乱动，不会碰上罗网；鸟儿不乱飞，不会被网罗系绊；鱼鳖不乱游，不会被钓钩钩上嘴唇。万物没有不因为妄动而受制约的。因此圣人贵静。安静便可以对付躁动者，处后便能够对付抢先的；周密便能战胜粗疏者，完整便可以制服残缺的。

【原文】

14 故良将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止如丘山，发如风雨；所凌必破，靡不毁沮[①]；动如一体，莫之应圉。是故伤敌者众，而手战者寡矣[②]。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③]；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罴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④]，不能通其知而一其力也。夫水势胜火，章华之台烧[⑤]，以升勺沃而救之，虽涸井而竭池，无奈之何也；举壶榼盆盎而以灌之[⑥]，其灭可立而待也。今人之与人，非有水火之胜也[⑦]，而欲以少耦众[⑧]，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众。”此言所将，非言所战也[⑨]。或将众而用寡者，势不齐也[⑩]；将寡而用众者，用力谐也　若乃人尽其才，悉用其力，以少胜众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

【注释】

①靡:无。

②手战:用手战斗。等于说肉搏战、徒手拼打。如此牺牲必惨重。

③卷手:拳手,手握成拳头。　挃(zhì 至):原注作“搗也。”

④席:以为席。用作动词。

⑤章华:台名。见一·24·⑥。

⑥榼(kē 科):古代一种椭圆形酒壶。这句比喻众人齐心协力,和“以升勺”对比。

⑦“非有”句:意思说人的性质都一样,不像水天生能灭火。

⑧耦:同“偶”。参见本卷 10·⑲。

⑨“此言”二句:大意说所谓以少胜多指的是将领如何发挥部队的战斗力,而不是单纯指人数多寡。即下文说的“齐”、“谐”与否的问题。下文还强调战斗力极强的“众”,休想以“少”胜之。作者能从本质上看问题。

⑩势:力。

本节论述良将用兵必能使全军上下同心协力,如此则战斗力强;强调部队的素质,而不是单看数量。

【译文】

所以良将带兵,使士卒同心协力。勇敢的不会只身冲杀,胆怯的不会独个儿后退;静守时稳如山丘,冲锋时疾似风雨;遭到攻击的敌军必定惨败,没有不毁灭沮丧的;行动时有如一个整体,没有谁抵挡得住。因此杀伤敌人很多,而短兵肉搏的情形很少。五根指头更替弹击,不如握紧拳头狠狠一击;上万人一个一个地上去,不如百把人一起临敌。现在那虎豹虽然敏捷,熊罴虽然力大,但是人类吃它们的肉,用它们的皮做垫席,因为它们不能沟通思想和集中力量。水的威力胜过火,章华高台上失火,如果只用升子、勺子盛水灭火,即使舀干深井大池里的水,也把大火无可奈何,因为每次泼的水太少;如果同时用上大小水壶、酒壶、盆盆罐罐,立刻可以把火扑灭。现在人和人之间,并没有水火那样的性质差异,却想简单地

以少对多，不能成功是很明显的。有的兵家说："少可以胜众。"这话说的是将领如何带兵的问题，而不是说的具体战斗中的情形。有的将领带兵多但战斗力很弱，因为力量不能往一处使；有的将领带兵少但战斗力强，因为力量谐调一致。假若是人尽其才、充分发挥战斗力的大部队，却能用小部队打败它，从古到今没听说过这种事。

【原文】

15 神莫贵于天，势莫便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凡此四者，兵之干植也①，然必待道而后行，可一用也。夫地利胜天时，巧举胜地利，势胜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时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诱也，仁者可夺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谋也。将众者有一见焉，则为人禽矣。由此观之，则兵以道理制胜，而不以人才之贤，亦自明矣。是故为麋鹿者则可以置罘设也，为鱼鳖者则可以网罟取也，为鸿鹄者则可以矰缴加也，唯无形者无可奈也。是故圣人藏于无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观；运于无形，故其陈不可得而经②。无法无仪，来而为之宜；无名无状，变而为之象。深哉瞷瞷③，远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穷至高之末，下测至深之底④；变化消息，无所凝滞；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渊。虽有明目，孰能窥其情？

【注释】

①干(gàn 敢去声)植：主干。喻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是"主干"，但

还不是“根本”。

②陈:“阵”的古字。　经:有“度量”、“治理”义。这儿指摸清规律加以对付。

③晭晭(zhǒu 肘):深远的样子。

④测:尽。与“穷”义同。《原道》:“高不可际,深不可测。”高诱原注作“度深曰测。一曰尽也。”

本节紧承上文,阐明将领带兵作战“同其心,协其力”,归根结底是要“以道理制胜”。本卷论军事的基本写法几乎都是讲了具体问题立即又扯到“道”上去。“道”是主线贯穿全篇。

【译文】

用兵作战,精神没有比合天道更可贵的,形势没有比占据有利地形更方便的,行动没有比抓住时机更急切的,功用没有比得人和更有利的。这四个方面,是决定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但是一定得依赖道的指导去利用它们,才能发挥其中一种因素的作用。地利胜过天道,人的巧妙举动胜过地利,时势胜过人和。所以利用天道的可以被天道迷惑,凭借地利的可以受地形束缚,依赖时机的可以受时机逼迫,依靠人和的可以被人际关系弄糊涂。仁慈、勇敢、诚信、廉洁,是人的美好资质。但是勇敢的人可以引诱他冒险,仁慈的人可以利用他的好心剥夺他,诚信的人容易被欺骗,廉洁的人容易打商量。统帅大军的将领只要表现出四种美德中的一种,就会被别人利用而制服。由此看来,战争依靠道的规律决定胜利,而不依靠人的才德高,也就明确了。因此像麋鹿那样乱跑的部队便可以用兽网捕获,像鱼鳖那样乱跑的部队便可以用鱼网捕取,像鸿鹄那样高傲的部队便可以用带丝绳的箭射落,唯有无形的东西把它无可奈何。因此圣人在没有尽头的地方隐藏着,所以他的情况不可能看到;他运动在无形之中,所以他的阵法不可能弄明白。没有法式,没有仪度,事情来了再针对它采取相宜的对策;没有名称,没有开关,事情变化了再随着改变景象。深幽啊玄妙,遥远啊渺茫;从冬到夏,从春

到秋，随着岁月永远走不到尽头。向上达到最高的顶点，向下深入最深的底层；变化生长，没有任何阻碍。心灵飘荡在幽暗渺茫的原野，志趣藏进有无数漩流的深渊。即使你有明亮的眼睛，哪里能窥探到它的真情？

【原文】

16 兵之所隐议者天道也[①]，所图画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决胜者钤势也。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机[②]，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乃至中将，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专用人与势，虽未必能万全，胜钤必多矣。下将之用兵也，博闻而自乱，多知而自疑，居则恐惧，发则犹豫，是以动为人禽矣。今使两人接刃，巧拙不异，而勇士必胜者何也？其行之诚也。夫以巨斧击桐薪[③]，不待利时良日而后破之；加巨斧于桐薪之上，而无人力之奉，虽顺招摇、挟刑德而弗能破者[④]，以其无势也[⑤]。故水激则悍，矢激则远。夫栝淇卫箘簵[⑥]，载以银锡，虽有薄缟之幨[⑦]，腐荷之矰[⑧]，然犹不能独射也[⑨]。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势，则贯兕甲而径于革盾矣[⑩]。夫风之疾，至于飞屋折木；虚举之下大迟自上高丘[⑪]，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势如决积水于千仞之堤，若转员石于万丈之溪。天下见吾兵之必用也，则孰敢与我战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贤于万人之必北也，况以三军之众，赴水火而不还踵乎[⑫]？虽诮合刃于天下[⑬]，谁敢在于上

者！

【注释】

①隐议：暗中审度议论。指仰观天象占卜吉凶再议定计谋。和“明言”相对。

②机：机变。

③桐：通“童”，幼小。“桐薪”即小树木。“巨斧”和“桐薪”对照。杨雄《法言·学行》：“师乎！师乎！桐子之命也。”桐子即小子。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十八·尔雅下》“荣，桐木”条：“荣为桐木，亦是通称（泛指），非谓‘梧桐’也（郭璞注《乐雅》释“桐木”为“梧桐”，王氏辩驳之）。桐之言‘童’也，小木之名也。《淮南·兵略篇》曰：‘夫以巨斧击桐薪，不待利时良日而后破之。‘桐薪’对‘巨斧’，盖言其小者也。”

④招摇：见五·1·①。　刑德：见三·29·①。

⑤势：这儿特指物体在剧烈运动中所产生的冲击力，和“气势”义近。

⑥栝（guā 瓜）：这里指桧树。　淇卫箘簵：参见一·6·⑥。“栝淇卫箘簵”借代良箭。　箘簵：箭名。

⑦幨（chān 搀）：帷帐。车的帐幔。

⑧矰：王念孙认为当作“橹”，大盾牌。

⑨射：王念孙认为应作“穿”。

⑩径：经。穿透。

⑪举：当作“轝”，同“舆”。“虚舆”指不驾马牛的车，靠人推。　迟：当为“逵”，四通八达的大路。　自：有“另外”义。这儿当“又”、“或者”讲。

⑫还：旋。

⑬诎（diào 掉）：原注作“卒也。”卒通“猝”，突然。

本节阐述“势”在战争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它胜过天时、地利、人和。从本文看，“势”既指运动中形成的爆发力，又指士兵将官的“气势”，包括勇武、胆略等。

【译文】

战争中观察天象以占卜吉凶，这是天道；测绘地理图形，这是

地形；公开议论的是人事；而用来决定胜利的是权变和气势。所以最高水平的将领用兵，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再运用机变，靠气势来发动，因此部队不吃败仗。到中等水平的将领手中，上不了解天道，下不知道地利，专靠人和与气势，即使不一定能够万全必胜，但是取胜的机会一定多。下等水平的将领用兵，见闻广博造成混乱，智谋多引起犹疑，平时怕这怕那，战时犹豫不决，因此一有行动就被敌人制服。现在让两人持兵刃较量，武艺不相上下，但勇敢的一方必定打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勇者决意取胜。用大斧猛砍小树，不用在吉日良辰就能砍断劈开；如果只是把大斧置放在小树上，但不用人力举斧砍击，即使顺应斗柄指引的吉日良时，利用刑德阴阳的护祐，而不能砍断剖开，因为这时静止的斧头根本没有冲击力。所以水流激荡起来便凶猛有力，箭弹射出去便能达到远处。有了良箭，涂上银锡，即使是薄缟制成的车帷、腐朽的荷叶做的盾牌，它也不能自个儿穿透。假若用上强弓硬弩，借助弓弩的弹力发射出去，那么就能射穿兕牛皮制的铠甲，透过皮革做的盾牌了。那狂风运动疾速，有着卷走房屋，折断大树的威力；不驾牲口的车子能在大路行走，或者上高山，是由于人用力推动它。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他指挥的部队气势如同积水冲决千仞大堤，又像把圆形大石推下万丈溪谷。天下人看到我军将士决一死战必取胜利的气势，那么谁敢和我军交手呢！所以百把人有了必死的气概，胜过上万的溃败之敌，更何况凭借三军的大部队，赴汤蹈火而决不回头呢？即使是突然爆发战争，又有谁敢指望占上风呢！

【原文】

17 所谓天数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①]。所谓地利者，后生而前死，左牡而左牝[②]。所谓人事者，庆赏

信而刑罚必[3]，动静时举错疾。此世传之所以为仪表者，固也[4]，然而非所以生。仪表者，因时而变化者也。是故处于堂上之阴而知日月之次序，见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圣人达其至。故鼓不与于五音而为五音主，水不与于五味而为五味调，将军不与于五官之事而为五官督[5]。故能调五音者，不与五音者也；能调五味者，不与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将军之心，滔滔如春，旷旷如夏[6]，湫漻如秋[7]，典凝如冬[8]，因形而与之化，随时而与之移。

【注释】

①"所谓"五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参见三·30·⑥。　左、右、前、后：以面朝南为准，左东右西，前南后北。这几句释"天数"即指北斗运行的规律。上节说的"隐议"与此相关。

②"所谓"三句：后和牝代表阴，前和牡代表阳。阴柔隐蔽则生，阳刚妄动则死；以后制先则生，处先制于后则死。

③必：这儿和"信"义近。

④固：固然（如此），和"然而"构成让转关系。

⑤五官：见本卷第7节。

⑥旷旷：明朗开阔的样子。

⑦湫（qiū 秋）漻（liáo 辽）：寂寥；静寂空虚。参见一·3·⑧。

⑧典：坚硬。参用俞樾说。《考工记·辀人》："是故辀欲颀典。"郑玄注："颀典，坚刃貌。"笔者疑"颀典"是"坚"的分音写法。颀和坚上古声母极近，仅清浊微别；典和坚一个是"文"韵，一个是"真"韵，音也极近。取"颀"的声母和"典"的韵相拼就是"坚"。此可证俞氏的说法不无道理。存在的疑问是"典"能否和"颀典"划等号，待考。

这一节和上节一样，肯定天道、地利、人和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是将领要以无为制有为，如鼓之协调五音，水之调和五味，调节好

"五官"各司其责;同时还要善于"因形而化"、"随时与之移",这是主张用积极的"无为"思想来治军。

【译文】

所谓天数,指的是二十八宿的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运行的规律及其与人事吉凶的关系。所谓地利,指的是处后则生处前则死,处左则凶处右则吉。所谓人事,指的是赏和罚都要说到做到,举动要适时,措施要有决断。以上四方面,是传统的被看成法则的东西,这种看法固然没错,然而还算不上确保生存的因素。法则是应当随着时代变化的。所以观察堂上的阴影移动的情况便知道日月运行的次序,看见瓶里的水结冰了便知道天下气候的变化。事物各自形成的原因是微妙的,唯有圣人能够透彻地认清。所以鼓不产生五种音调但它是五音的主宰,水是没有味道的但它能调和五味,将军不直接参与五官所主管的具体军务,但他是五官的总督。所以能协调五音的,不属于能奏出五音的乐器;能调和五味的,不属于有五味的物质;能总督五官完成各自职责的,是不可测度的。所以将军的心,和暖如春,明朗如夏,寂寥如秋,凝结如冬,顺应外物的变化,随着时世的推移而转移。

【原文】

18 夫景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清音浊①,观彼之所以来,各以其胜应之。是故扶义而动,推理而行,掩节而断割②,因资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举,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轻来;合如兕虎,敌故奔走。夫飞鸟之挚也俯其首③,猛兽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

爪[4]，而噬不见齿。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先忤而后合，前冥而后明；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故所乡非所之也，所见非所谋也，举措动静莫能识也。若雷之击，不可为备；所用不复，故胜可百全；与玄明通，莫知其门。是谓至神。

【注释】

①"夫景"二句：字面意思是说物直影则直，音清回声则清，反之亦然。其喻意在下两句，大意说善用兵者善于发挥己方优势和有利条件（"胜"）极巧妙地对付敌方，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有巧计，我计更巧。

②"掩节"句：原注作"掩，覆也。覆其节制（而）断割（之）也。"意指打乱敌方的部署使其丧失主动权。

③挚：攫取。　俯其首：低着头，指佯装没看见猎物。

④爪：王念孙认为应作"牙"，以避同上句重复。下句"噬"下应补"犬"字，以避和改字以后的本句重复。

本节讲用兵贵机诈神秘，所谓"兵不厌诈"，神出鬼没。是策略和战术问题。

【译文】

物形是曲的，影子不会是直的；声音是清的，回声不会是浊的。观察敌方谋略、行动的来龙去脉，用我方的优势和有利条件来对付敌方的种种诡计。因此战争行动要靠正义扶持，靠事理来推动，打乱敌方的部署使其丧失主动权，凭借我方的有利条件取得成功；让对方看到我军出动，但摸不清进入何处，看到我军如鸟高飞，但弄不清到哪里停歇。开战之始，像狐狸一样狡猾，所以敌军轻率来战；打响以后，像虎兕一样凶猛，所以敌军溃败逃跑。飞鸟准备攫取猎物时，总是缩着头假装若无其事，猛兽捕捉目标时总是收藏着利

爪，虎豹不轻易外露它们的尖牙，噬狗不随便现出它的利齿。所以用兵的策略，故意向敌人显示我军似乎很柔弱，却用刚强来迎头痛击并压倒它；向敌方做出收敛的姿态，却大张旗鼓地对付它的进犯；将要向西挺进，却制造向东去的假象。先处在逆境最后达到目的，先在黑暗中摸索最后柳暗花明；像鬼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像水一样劈不开砍不伤。所以指点的方向并不是要去的地方，你看到的迹象并不反映他的起初意图，他的一举一动没有谁知道究竟要干什么。好像炸雷击顶，你没法防备；用过的招数绝不重复，所以能稳操胜券；从幽暗走向光明，没法知道通过什么门径。这叫做神乎其神。

【原文】

19 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仪并行[①]，是谓至强。夫人之所乐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广泽，白刃交接，而卒争先合者，彼非轻死而乐伤也，为其赏信而罚明也。是故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上亲下如弟[②]，则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与斗者，积恩先施也。故四马不调，造父不能以致远；弓矢不调，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则孙子不能以应敌。是故内修其政，以积其德；外塞其丑，以服其威；察其劳佚，以知其饱饥；故战日有期，视死若归。

故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③]，故其死可得而尽也。故古之善将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张盖，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④]；险隘不乘，上陵必下[⑤]，所以齐劳佚也；军食孰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饥渴也；合战必立矢射之所及[⑥]，以共安危也[⑦]。故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恨，何故而不胜？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求民为之劳也，欲民为之死也。民之所望于主者三：饥者能食之[⑧]，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偿其二积[⑨]，而上失其三望，国虽大，人虽众，兵犹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乐，劳者必得其利，斩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后必赏[⑩]，四者既信于民矣，主虽射云中之鸟而钓深渊之鱼，弹琴瑟，声钟竽，敦六博[⑪]，投高壶[⑫]，兵犹且强，令犹且得也。是故上足仰则下可用也，德足慕则威可立也。

【注释】

①仪：刘文典认为应作“义”。

②亲：王念孙、刘文典认为当作“视”为妥。

③俟：俞樾认为当作“併”，同“并”。

④程：从下文观察，连用齐、同、共几个近义词，可推断“程”也应该和它们义近。《汉语大字典》收“程”的义项近二十条，其中有“称”、“品类”二义可适用于此。称为动词，指称量，可引申为“相称(chèn 趁)”，即两边相等或相当。品类是名词，可转义为类似，相像。本处即取“相等”、“类似”义。有人取“程”的“估量”、“衡量”义，译此句为“以便用来估量寒暑的变化”。可以参考。

⑤上陵：杨树达认为当作“丘陵”。《刘子新论·兵术篇》有“隘险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齐劳逸也”，出自本书此文。“丘陵”正和上句“险隘”相对。解“上”为动词也能讲通。

⑥矢射：王念孙认为应作“矢石”。

⑦以：王念孙、刘文典认为应作“所以”。

⑧食(sì 似)：给吃。

⑨以：通“已”。　积：王念孙认为应为“责”，指为主劳、为主死。

⑩“死事”句：原注作“死事，以军事死。赏其后子孙也。”。

⑪敦：掷。《汉语大字典》敦有一义项是“使劲地(把东西)放下”。书证有：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四：“自埋怨，自失笑，自解叹，自敦捌。”凌景埏注：“敦，把东西使劲地放下。捌，抛贯。”元人康进之《李逵负荆》第三折：“打这老子没肚皮揽泻药，偏不的我敦葫芦摔马杓。”两例中敦分别和“捌”、“摔”同义对用，正与“掷”义相通。鄂东方言至今把要别人将东西放下叫“dèn”。　六博：古代的一种博戏，共十二棋，六黑六白，二人相博。博又作“簙”，古人解释为“箸”，疑即后世的“骰(tóu 投)”，俗称“色(shǎi 晒上声)子”。博弈时先掷“箸”决定谁先走棋子。

⑫投壶：古代宴会时的游戏。设置一种壶，宾主投矢其中，中多者为胜，负者饮酒。

本节讲人民的自觉支持是兵强之本，君王和将官要视士卒、百姓如子弟，身先士卒，同甘共苦。

【译文】

部队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护；人民之所以决心牺牲自己换取战争的胜利，是因为懂得道义；道义之所以能够为人民所信仰，是因为君王、将领有崇高威望。因此，用文德来团结人民，用勇武精神来整齐士卒，这样是必定取胜的；威信和道义同时发挥作用，这样是最强大的。人们喜欢的是活着，憎恶的是死去。可是攻打高大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时，矢石如雨，平原广泽撕杀时，短兵相接，士卒争先恐后地同敌军交手，他们并不是不怕死，高兴受伤，而是因为奖赏兑现，惩罚严明。因此君王把人民看成子女，那么人民就把君王看成父亲；君王把人民当成兄弟，那么人民就把君王当成兄长。君王把人民看成子女，那么就必定统治四海；人民把君王当成父亲，那么一定能平定天下。君王把人民看成兄弟，那么

人民就不把为君王牺牲当成难事；人民把君王当成兄长，那么人民就不把为君王捐躯当成难事。因此亲如父子兄弟的敌军不能同它较量，因为这样的部队君主、将领平时对士卒有深厚恩情。所以驷马动作不协调，造父不能驾车到达远方；弓和箭不般配，羿不能用它们百发百中；君臣离心离德，那么孙武那样的军事家不能用他们的军队对敌。因此君王要修明内政，积累恩德；对外堵塞丑行，树立威信；关心人民的劳逸，知道人民的饥饱；因此，一旦战争爆发，人民就会视死如归。所以将官果真做到与士卒同甘苦、共饥寒，那么士卒的牺牲精神能够最充分地发挥出来。所以古代善于带兵的人，一定在各方面身先士卒，起表率作用。暑热的夏天不张伞盖，寒冷的冬天不穿皮裘，这样来和士卒同受冷热；到了险路不乘车马，行军丘陵时一定下马步行，这样来和士卒同劳逸；部队饭食做好以后自己才敢用饭，部队水井凿通了自己才敢喝水，这样来和士卒同饥渴；两军交战时将官一定站在矢石的射程之内，这样来和士卒共安危。所以良将用兵，往往是靠积累恩德凝聚部队去进攻积蓄怨气的敌军，靠积累仁爱团结部队，去攻打积累士卒对将官仇恨的敌军，为什么不能取胜呢？君王要求人民的有两条：要求人民为他辛劳，想要百姓为他牺牲生命。人民对君王的希望有三条：挨饿的能给饭吃，劳累的能让休息，有功的施给恩赏。假如人民已经履行了两条职责，而君王却让人民的三条希望全都落空，那么，国土即使再辽阔，人口即使再众多，军队还是弱小的。假如辛苦的人一定得到快乐，劳累的人一定得到利益，斩敌首立战功的一定受奖励，为国牺牲者的亲属一定得到封赏，这四方面已经向人民兑现，那么君王即使清闲地射猎云天的飞鸟，垂钓深渊的游鱼，弹琴奏瑟，击钟吹竽，掷箸弈棋，投壶宴饮，他的军队照样会强大，军令照样能执行。因此君王、将帅令人景仰，那么臣下、百姓、士卒便可以听用；德行足够让人敬慕，那么君王将帅的威望就可以树立起来。

【原文】

20 将者必有三隧[①]、四义、五行、十守。所谓三隧者，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者，便国不负兵[②]，为主不顾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辟罪[③]。所谓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刚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谓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浊也，谋远而不可慕也[④]，操固而不可迁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嚂于辩[⑤]，不推于方[⑥]；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谓至于[⑦]，窈窈冥冥，孰知其情！发必中铨[⑧]，言必合数；动必顺时，解必中揍[⑨]。通动静之机，明开塞之节；审举措之利害，若合符节；疾如彍弩[⑩]，势如发矢；一龙一蛇，动无常体。莫见其所中，莫知其所穷；攻则不可守，守则不可攻。

【注释】

①隧：通"达"。"三隧"指通晓三种情况。

②负兵：当指依仗兵权不听节制，图谋私利。　负：依恃，凭借。　兵：部队。

③决疑：处理疑难问题。　辟："避"的古字。　罪：罪责。

④慕：杨树达认为应以作"篡"为妥。

⑤嚂(làn 滥)：贪求。

⑥推：扩充。　方：区域。

⑦于：王念孙认为是"旍"字之误(于，原为"於")。旍即"旌"。旌和"精"义通。

⑧铨(quán 权)：本指秤。引申为标准，法则。

⑨揍：原注作"理也。"通"腠"，肌肉的纹理，引申为条理。

⑩彍(kuò 扩)：拉满弓。又作"彉"。《孙子·势》："势如彍弩，节如发机。"

【译文】

将领必备的条件有三隧、四义、五行，十守。所谓“三隧”，指上知道天数，下熟习地形，中洞察人情。所谓“四义”，指为了国家大局不依仗兵权谋私，为君主尽忠不顾自身利益，碰到危难不怕牺牲生命，处理疑难问题不怕承担责任。所谓“五行”，指柔软但是不能卷曲，刚坚但是不能折断，仁慈但是不容侵犯，诚实但是不受欺骗，勇敢而不可凌驾。所谓“十守”，指精神清澈不能搅浑，谋略远大不能篡改，节操坚定不能改变，智慧明达不受蒙蔽；不贪得钱财，不沉溺于物欲，不贪求花言巧语，不扩充自己的地盘；不能挑逗他高兴忘形，不能激他大发雷霆。做到以上这些，叫做达到了精纯的意境，这深远幽暗的意境，谁能知道它的真情！出发必定对着明确的目标，言论必定符合道理规律，行为必定顺应时宜，分析问题必定有条有理。通晓动和静的机变，明白开和塞的节奏；审慎地举起放下，使之有利无害，如同符节相合；疾速有如踏动强弓，气势有如离弦之箭；忽而像龙那样飞腾，忽而像蛇那样穿行，行动没有固定的形态。看不清他要攻击的目标，不知道他最终的归宿；他进攻你没法防守，他防守你休想攻破。

【原文】

21 盖闻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①]，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为埴[②]，则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为丝，则不能织文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异为奇。两爵相与斗[③]，未有死者也，鹯鹰至，则为之解，以其异类也。故静为躁奇，治为

乱奇，饱为饥奇，佚为劳奇，奇正之相应，若水火金木之代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杀以应[④]，故能全其胜；拙者处五死以贪[⑤]，故动而为人擒。兵贵谋之不测也，形之隐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设备也。谋见则穷，形见则制。故善用兵者，上隐之天，下隐之地，中隐之人。隐之天者，无不制也。何谓隐之天？大寒甚暑，疾风暴雨，大雾冥晦，因此而为变者也。何谓隐之地？山陵丘阜[⑥]，林丛险阻，可以伏匿而不见形者也。何谓隐之人？蔽之于前，望之于后，出奇行陈之间，发如雷霆，疾如风雨，搴巨旗[⑦]，止鸣鼓，而出入无形，莫知其端绪者也。

【注释】

①诸：之于。

②陶人：陶匠。 埴(zhí 直)：粘土。

③爵：通“雀”，泛指小鸟。

④五杀：即五行。五行相生相克，相生则旺，受克者则死，故叫“五杀”，下文“五死”同。杀指死。参见三·17、18、19、36 五行之说。

⑤贪：指处在不利形势时因贪利而不转移回避，上文的“应”相反。

⑥阜：土山。

⑦搴(qiān 牵)：这里指卷起来拿着。

本节讲用兵要善“变”，善“隐”。

【译文】

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必定从自我修养做起，然后再去要求他人；先创造不可被战胜的条件，然后再去取胜。自我修养却靠别人督促，取得胜利想靠敌人恩赐，自己的部队乱七入糟却去钻敌军混乱的空子想捞一把，这就像用火去救火，用水去挡水，哪能制服什

么呢？现在如果让陶工自己变成粘土，那么他就再也不能用粘土来制作盆盎了；工女如果自己化成丝线，那么她就不能再用丝线织成锦了。水平相同的人不能制服对方，所以用与众不同的绝招才能出奇制胜。两只麻雀斗来斗去，不会有斗死的，鹞子老鹰一飞到，问题便解决了，因为麻雀和鹞鹰是鸟中不同的类。所以用安静之兵对付急躁之兵就显出奇异，用严整之兵对付混乱之兵就显出奇异，用饱食之兵对付饥饿之卒就显出奇异，以逸待劳就显出奇异。变幻莫测和摆开阵势正面交锋两种战争形式，如同水火金木，它们替换着显出高低。善于用兵的人，掌握着五行的致命作用来对付敌人，保存自己，所以能确保胜利；笨拙的将领处在五行的致命境地，因为贪得眼前利益不知回避，所以动不动就被制服。用兵贵在计谋不可测度，行动隐匿，出其不意没法预先防备。计谋暴露了就陷入困境，行动暴露了就受人制约。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上利用天象来隐蔽，下利用地形来隐蔽，中发挥人的作用来隐蔽，利用天象来隐蔽，没有什么敌人不能制服的。什么是利用天象来隐蔽呢？严寒酷暑，疾风暴雨，大雾遮天蔽日，利用这些气象条件来改变行动方式，这是利用天象来陷蔽。什么是利用地形来隐蔽呢？山地丘陵，茂林丛草，险要的关塞，用来埋伏不暴露形迹，这是利用地形来隐蔽。什么是发挥人的作用来隐蔽呢？在敌人前进的路上埋伏着，尾随敌军暗中观察敌人的动向，突如其来地冲进敌人的队列阵势之中，攻击猛如雷霆，疾速就像风雨，卷起大旗，不让响鼓出声，进退不露形迹，没有谁知道他的来龙去脉，这是发挥人的作用来隐蔽。

【原文】

22 故前后正齐，四方如绳，出入解续[①]，不相越凌；翼轻边利[②]，或前或后，离合散聚，不失其伍：此善修行陈者

也。明于奇正赅、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候星、龟策、机祥[3]，此善为天道者也。设规虑，施蔚伏，见用水火[4]；出珍怪[5]，鼓噪军，所以营其耳也；曳梢肆柴[6]，扬尘起堨[7]，所以营其目者：此善为诈佯者也。錞钺牢重，固植而难恐[8]，势利不能诱，死亡不能动：此善为充干者也[9]。剽疾轻悍，勇敢轻敌[10]，疾若灭没：此善用轻出奇者也。相地形，处次舍[11]，治壁垒，审烟斥[12]，居高陵，舍出处[13]：此善为地形者也。因其饥竭冻暍、劳倦怠乱、恐惧窘步，乘之以选卒[14]，击之以宵夜：此善因时应变者也。易则用车，险则用骑；涉水多弓，隘则用弩；昼则多旌，夜则多火，晦冥多鼓：此善为设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无也，然而非兵之贵者也[15]。夫将者，必独见独知。独见者，见人所不见也；独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见人所不见，谓之明；知人所不知，谓之神。神明者，先胜者也。先胜者，守不可攻，战不可胜，攻不可守，虚实是也。上下有隙，将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积不服，所谓虚也。主明将良，上下同心，气意俱起，所谓实也。若以水投火，所当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胜相奇者[16]，虚实之谓也。故善战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胜在得威，败在失气。夫实则斗，虚则走；盛则强，衰则北。吴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带甲七十万。南与越战，栖之会稽[17]；北与齐战，破之艾陵；西遇晋公[18]，擒之黄池[19]：此用民气之实也。其后骄溢纵欲，拒谏喜谀，憢悍遂过[20]，不可正喻，大臣怨怼，百姓不附。越王选卒三千人，擒之干遂，因制其虚也。夫气之有虚实也，若明之必晦也。故胜兵者非

常实也，败兵者非常虚也。善者能实其民气以待人之虚也，不能者虚其民气以待人之实也。故虚实之气，兵之贵者也。

【注释】

①解续：指行军中既适当拉开距离而又保持各队之间的联系、呼应。解续有分合之意，等于说有分有合，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贯通为一个整体。

②翼、边：指侧翼部队，和中军主力相对而言，也包括前锋和后卫部队。轻、利：指轻装精锐，行动便捷。

③正：陈观楼认为是衍文。正和赅义近重复了。　奇赅：见本卷 7 · ⑤和本卷 6 · ⑦。　望气：观望云气判定吉凶。占卜内容之一，多属迷信。如《史记 · 项羽本纪》中范增告诉项羽，说他派人观察了刘邦驻地（霸上一带）天空云所，"皆龙虎，成五彩"，判定"此天子气也"，劝项羽"急击勿失"。这不过是范增的一种预感借望气表达出来而已。　候星：即观星象定吉凶。也是占卜中的迷信活动。详参《天文》。　龟策：龟甲和蓍草，都是古代占卜用具。卜用龟，筮用策。这儿指占筮。　机祥：见十 · 16 · ⑤。

④见：疑是衍文。此句前后都是三字为句，不当独此为四字句，而且"见"字在这儿难通。如果讲作"现成"，也极勉强。

⑤珍怪：指奇异的举动，如装神弄鬼吓唬敌人之类。

⑥曳（yè 业）：拉。　梢：树枝。或指树末。　肆：放纵。这儿可指滚动或推动。

⑦堨（ài 爱）：尘埃。曳梢肆柴之法，张飞在当阳长坂坡便用过。

⑧錞（duì 对）：古代矛戟柄上的金属箍。　钺（yuè 越）：大斧。錞钺牢重喻意志坚定。　固植：坚定不移。

⑨充：充实。　干：坚强。

⑩剽（piào 标）：勇猛。　轻敌：渺视敌人，是褒义。不是大意的意思。

⑪次舍：宿营地。

⑫烟：通"堙"，堵塞。　斥：充塞。"审堙斥"指观察驻宿处地形的交通状况，包括是否易守或易转移。

⑬出处：退路。

⑭选卒：精锐干练之卒。《汉书·晁错传》："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

⑮开头到这一句为一层，说尽具体战术和军务，肯定其不可无，点明其非兵之贵，逼出下文论兵之贵在于以实击虚，振奋民气。

⑯"而胜"句：杨树达认为应作"而胜败相奇者"。　奇：异，不同。"胜败"对"牢柔"，"相奇"对"相通"。

⑰栖之：迫使他们退居。　栖：使……栖留。

⑱晋公：晋平侯。

⑲擒之：原注作"服晋也。"本书的"擒"在不能讲成"捉住"时，大都是制服的意思。详参九·21·⑲。　黄池：即黄亭。在河南封丘。

⑳恔（xiāo 消）：这儿同"骁"，非常勇猛。　遂过：酿成过错；或指听任错误发展下去。《吕氏春秋·审应》："公子食我（人名）之辩（会说话），适足以饰非遂过（造成韩昭侯犯错误）。"高诱注："饰好其非，遂成其过。"

【译文】

所以队伍前后整齐，四面如用墨绳量过那样笔直，进退有分有合，隔而不断，不互相超越凌乱；侧翼轻兵锐卒，或居前锋，或作殿后，离合聚散，不乱队形：这是善于训练指挥队列阵势。明白奇正、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占星、卜筮、吉凶，这是善于运用天道。制定计划，设埋伏，运用水攻、火攻；造出奇异景象，鼓噪呐喊，用来搅乱敌人的听觉；拉扯树梢，滚动木柴，扬起尘土，用来搅乱敌人的视觉：这是善于欺诈佯攻。意志像錞钺那样坚定沉稳，毫不动摇，难以恐吓，势利不能诱惑，死亡不能动心：这是善于鼓舞士气坚定信心。勇猛强悍，快速敏捷，勇敢轻视敌人，疾速得一闪即逝：这是善于运用轻兵出奇制胜。考察选择地形，安排宿营地点，修造壁垒，查明障碍，驻扎在高地，驻地有退路：这是善于利用选择地形。利用敌军饥渴冻热、疲劳松懈混乱、恐惧困窘不前的机会，用精锐干练的部队攻击他，利用夜幕的掩护进行偷袭：这是善于利用时机适应变化。平坦的地方用兵车，险峻的地方用骑兵；渡水时多用弓，险隘的地

方用弩；白天多用旌旗壮声势，夜晚多用火把造气氛，阴暗多雾时多用战鼓：这是善于使用兵械装备。以上总共八种战法，不能缺少一样，但是还不是战争中最可贵的。将领一定得有独到的见解和胆识。独到的见解，就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独到的胆识，就是知道旁人不知道的。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叫做“明”；能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叫做“神”。“神明”就是预先决定取胜的因素。事先就稳操胜券的人，防守你攻不破，交战你打不赢，进攻你守不住，懂得虚实关系就是事先稳操胜券。上下有隔阂，武将文官不对劲，办事不公正，士卒心中积满了不服，这便叫“虚”。君王贤明，将领优秀，上下同心，心朝一处想，气朝一处出，这便叫“实”。像泼水灭火，敢抵挡的拿下来，靠近的掀到一边，刚柔显出差别，胜败自然分明，这就是虚实的不同。所以善于战斗的部队不在乎人少，善于防守的不在乎城池小；取胜取决于有威力，失败在于丧失了气势。我军实力强就打，我军虚弱就走；气势旺盛部队就强大，气势衰落部队就败北。吴王夫差拥有方圆二千里的地盘，步卒七十万。向南和越国打，迫使越王句践带残余退守会稽山；向北与齐国打，在艾陵一战大败齐师；向西和晋平侯对阵，在黄池制服晋平侯：这样的战绩，是利用民气这种看不见的实力取得的。从那以后，夫差骄傲自满放纵贪欲，拒绝劝谏爱听阿谀，凶悍暴戾，酿成大错，不能醒悟改过，大臣怨恨，百姓不服。越王句践以精锐士卒三千人，在干遂消灭了夫差，就是利用夫差的气势虚弱制服他的。气势有虚有实，如同光明会转向黑暗。所以胜利之师并不总是气势旺盛，败军也不总是气势虚弱。善用兵的能够鼓足民气来等待敌方虚弱下去，不能用兵的挫伤民气等着人家气势旺盛起来。所以气势的盛衰，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最值得重视的问题。

【原文】

23 凡国有难，君自宫召将[①]，诏之曰："社稷之命在将军，即今国有难[②]，愿请子将而应之。"将军受命，乃令祝史太卜斋宿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将入庙门，趍至堂下，北面而立。主亲操钺，持头，受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将已受斧钺，答曰："国不可从外治也，军不可从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以受制于前矣，鼓旗斧钺之威，臣无还请，愿君亦以垂一言之命于臣也[③]。君若不许，臣不敢将；君若许之，臣辞而行。"乃爪鬋[④]，设明衣也[⑤]，凿凶门而出[⑥]。乘将军车，载旌旗斧钺，累若不胜[⑦]。其临敌决战，不顾必死，无有二心。是故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主于后；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⑧]，利合于主：国之实也[⑨]，上将之道也。如此则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如驰骛，是故兵未交接而敌人恐惧。若战胜敌奔，毕受功赏，吏迁官，益爵禄；割地而为调，决于封外，卒论断于军中[⑩]。顾反于国[⑪]，放旗以入斧钺[⑫]，报毕于君曰："军无后治[⑬]。"乃缟素辟舍[⑭]，请罪于君。君曰："赦之！"退，斋服。大胜三年反舍[⑮]，中胜二年，下胜期年[⑯]。兵之所加者，必无道国也。故能战胜而不报[⑰]，取地而不反[⑱]；民不疾疫，将不夭死；五谷丰昌，风雨时节；战胜于外，福生于内。是故名必成而后无余害矣！

【注释】

①自:通“在”。《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这个“自”只能当“在”讲,本书此处的“自”用法同此例。若依常例释为“从”。“从宫中召见”文意难顺。

②即:当。即今就是“现在”、“当前”。所谓“即日”就是“当天”,即训“当”。

③以:王念孙认为应作“无”。“君亦无”紧承上句“臣无”而来。此句说将既受命在外,望君不要掣肘,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武在《谋攻》中说到君王如果不懂军事而乱发号施令,“是谓乱军引胜(自取失败)”。

④爪鬋:即鬋爪,鬋同“剪”。原注作“送终之礼,去手足爪。”指剪短手脚指的指甲。这句和下两句都表示此去必死的决心。

⑤明衣:原注作“丧衣也。在于暗冥,故言明。”则“明”当通“冥”,或许是忌讳改“冥”为“明”。

⑥凶门:原注作“北出门也。将军之出,以丧礼处之,以其必死也。”北为“阴”方,示凶。以上受命出征情景说得很悲壮。

⑦累若不胜:应指心情非常沉重,或指感到责任很重大,担心有负主命国威。这个“胜”是胜任的意思。

⑧唯民是保:即唯保民。“是”只表示将宾语“民”提到动词“保”之前,以强调宾语。

⑨实:王念孙认为是“宝”之误。《孙子·地形篇》:“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本书此处即用《孙子》文。本卷暗用《孙子》文多处。

⑩“割地”三句:这三句说的应该是如果战败可能有的处置,补足关联词应该是:若割地而为调,或决于封外,或卒论断于军中。“割地”指战败割让国土给敌国。“为调”指求和。　决:自杀。也说“引决”、“自决”。　封:国。或指国境。　卒:终于,最终。　论断:原注作“言有罪而诛。”“论”指定罪。“断”指判决。

⑪顾反:返回。顾和反都是“返”的意思,古籍中常连用。

⑫以:而,并列连词。

⑬军无后治:大意说任务已经完成,再没有要处理的军务了。有交出兵权的意思。　后治:后事,指善后事宜。

⑭缟素:穿孝服。　辟舍:避开正房,寝于他处,表示不敢安居享乐。《战国

策·魏策四》:“信陵君闻缩高死,素服缟素辟舍,使使谢安陵君。”这是一种避舍情况。又古礼规定,天子巡视到诸侯国,该国诸侯要避舍于祖庙中。又作“避寝”。如晋文公重耳为介子推烧死山中避寝三个月,号呼一整年(见刘向《新序·节士》)。主帅出征,功成万骨枯,所以凯旋后用避舍斋戒的方式表示自责。

⑮反舍:结束独居,返住正房。

⑯期(jī 机)年:一周年。

⑰报:指报仇,报复。

⑱不反:不归还。

本节写将帅受命君王,报效社稷,征伐无道,保国安民;肯定“义战”,呼应卷首,收束全篇,突出章旨。

【译文】

大凡国家遇上战难,君王便在宫中召见主将,发出诏令说:“社稷的命运付托在将军身上,现在国家有难,希望您领兵应敌。”将军接受了君令,就下令祝史、太卜斋戒独居三天,然后前往太庙,钻神龟,卜定吉日,然后举行授旗仪式。授旗的那天,君王进太庙大门以后,面朝西边站着;主将进入太庙大门,急步走到正堂阶下,面朝北站立。君王亲自拿着大斧,握住大斧的头端,把柄授给主将,然后说:“从现在起,上到九天,由将军制约。”君王又拿过斧头,还是握着端头,把斧柄交到主将手中,然后说:“从现在起,下到九渊,由将军制约。”主将接受斧、钺以后,回答君王说:“国家的政务不能由武官管束,部队的军务不能由宫廷干预。怀有二心的大臣不能侍奉君王,有疑心的将领不能应敌。臣既然已经在君王面前接受制命,鼓旗、斧钺所象征的权力已属臣所掌握,臣行使权力时就不再还朝请示君王了,希望以后君王也不要对臣下达有关军事的任何命令。君王如果不许可臣的这一请求,臣就不敢担任主将;君王如果准许,臣便告辞出征。”于是剪短手脚的指甲,穿上“冥衣”,打开“凶门”,出城上路。主将登上帅车,插上军旗、斧钺,仪态庄严,心情沉重。当他临敌决战时,不顾牺牲,没有二心。因此,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敌

人，不担心君王从后牵制；进攻不为名，后退不逃避罪责；一心保卫人民，符合君王的根本利益：这样的主将是国家的宝贝，这是上将应有的德行。主将能做到这样，那么智者为他出谋划策，勇敢的人为他战斗，气冲云霄，疾速如烈马奔驰，因此还没交战敌军便害怕。如果打了胜仗赶跑敌人，全军上下都会记功受赏，军吏升官，增加爵禄；假若战败割地求和，主将或者引咎自杀在国外，或者终于在军中定罪诛杀。返回国都以后，交还军旗和斧钺，向君王禀报战事结果，说："部队已经没有什么善后事宜了。"于是穿上白衣，避开正房，移住他处，向君王请没有尽责之罪。君王说："免罪！"退回以后，斋戒独居。取得重大胜利的主将三年才回到正房居住，取得中等胜利的两年，取得下等胜利的只一年。战争的矛头，总是指向无道昏君统治的国家，所以可以做到打败对方而不报仇，夺取土地可以不归还；老百姓不发生疾病瘟疫，将官不会年纪轻轻就送掉性命；五谷丰收，风调雨顺；在国外打了胜仗，为国内造福。因此这样的战争必定让君王、主将成名而不留下祸害！

卷十六　说　山

【题解】

《说山》、《说林》二卷，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姊妹，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似得难以区分。篇名中的“山”和“林”所取的喻意也相近：前者取“委积若山”的意思（见原“题解”），后者取“若林之聚”的意思（同上）。《要略》于全书二十篇中独将这两篇放在一起归纳其要旨，原因即在此。就具体的内容来看，两篇几乎函盖了其他十八篇论及的种种问题，但又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从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加以升华，目的在于给世人提供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通俗地说就是要帮助人们解开思想疙瘩。这一点《要略》说得非常明确。

两篇涉及的方法论问题很广泛。例如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主流与支流、整体与局部、个别与一般、偶然与必然、量变与质变、同一与差异、相对与绝对、联系与发展、名与实等等。而其中主流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有许多闪光的哲理值得发掘和借鉴。

两篇在形式上采用了箴言体，由林林总总各自相对独立的语段组合成章，以便发挥其劝诫作用，精言妙语比比皆是，美不胜收，在全书中独具一格。

【原文】

1 魄问于魂曰:“道何以为体?”曰:“以无有为体。”魄曰:“无有有形乎?”魂曰:“无有。”“何得而闻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①]。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谓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闻得之矣[②]:乃内视而自反也[③]。”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见,名不可得而扬。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独何为者?”“吾将反吾宗矣!”魄反顾魂,忽然不见,反而自存[④],亦以沦于无形矣。

【注释】

①直:只。

②闻: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③内视:精神明朗,能够照察内心。　自反:返归本原。本书认为人死后魂归天,魄返地,都化成无形。

④反:返,指回过头来。上文“反顾”指转过头去。　存:省察。

【译文】

魄问魂说:“道以什么作为本体?”魂回答说:“以无为作为本体。”魄又问:“无为有形体吗?”魂说:“没有。”魄又问:“无为既然没有形体,你又怎么能知道它呢?”魂说:“我只是从我的遭遇中知道罢了。看它时没有形状,听它时没有声响,这叫做幽冥。幽冥,是用来比喻道的,但它并不就是道。”魄说:“我懂得了得道的方法了:就是让精神清明内自照察。”魂说:“凡是得道的人,他的形体不能见到,名字不能称说。现在你魄先生已经具备了形体而且有了名称,哪能得道呢?”魄说:“你在说话呢!难道能说没有形体?”魂说:“我将要返归我的本宗了!”魄回头去看魂,一下子便无影无踪,什么也

看不到了，魄又转回头来省察自身，也已经变成无形了。

【原文】

2 人不小学[1]，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

人莫鉴于沫雨，而鉴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荡也。

詹公之钓[2]，千岁之鲤不能避；曾子攀柩车，引輴者为之止也[3]；老母行歌而动申喜，精之至也[4]。瓠巴鼓瑟而淫鱼出听[5]，伯牙鼓琴驷马仰秣[6]，介子歌龙蛇而文君垂泣[7]。故玉在山而草木润[8]，渊生珠而岸不枯[9]。蚓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晞堁[10]。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清之为明，杯水见眸子；浊之为暗，河水不见太山[11]。视日者眩，听雷者聋[12]。

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无为而治者，载无也。为者不能有也[13]，不能无为者不能有为也。人无言而神，有言者则伤，无言而神者载无，有言则伤其神。之神者[14]。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听，终以其无用者为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无。以为不信，视籁与竽[15]。

念虑者不得卧；止念虑，则有为其所止矣[16]。两者俱忘，则至德纯矣[17]。

【注释】

①学：王念孙认为应为“觉”。觉和迷相对，慧和愚相对。小觉和小慧义近，大迷和大愚义近。小觉与“彻悟”相对，“小慧”与“大智”相对。

②詹公:即詹何。参见一·6·③、六·3·⑧。

③“曾子”二句:原注作“曾子至孝,送亲丧悲哀,攀援柩车而挽者感之,为之止。” 輴(chūn 春):载柩的车。字又作“辁”。

④“老母”二句:见十·11·⑨。

⑤“瓠巴”句:原注作“瓠巴,楚人也。善鼓瑟。淫鱼喜音,出头于水而听之。淫鱼长头(头很长)身相半(头和身子一般长),长丈余,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颔下……而身无鳞,出江中。”古籍又记为“鲟鱼”、“流鱼”、“沉鱼”,就是鲟鱼。

⑥“伯牙”句:原注作“仰秣,仰头吹吐,谓马笑也。”秣通“沫”。笑当指嘶鸣。杨树达认为“仰秣”指仰头食草料,谛听的样子。也通。

⑦“介子”句:原注作“介子,介推(又作介子推、介之推)也,从晋文公重耳出奔翟,遭难绝粮,介子推割肌啗之(给重耳吃)。公子复国,赏从亡者(跟随出逃的人),子推独不及,故歌曰:‘有龙矫矫,而失其所(喻重耳流亡国外),有蛇(喻己)从之,而啖其口。龙既升云,蛇独泥处(呆在泥淖中)。’……于是文公觉悟,求介子推,不得而号泣之。”参见十五·23·⑭文公“避舍”事。

⑧“故玉”句:“原注作“玉,阳中之阴也,故能润泽草木。”山为阳,所以说“阳中”。产玉的山地有一定的自然环境。

⑨“渊生”句:原注作“珠,阴中之阳也,有光明,故岸不枯。”水为阴,珠能发光,所以说“阴中之阳”。“岸不枯”,有的古籍引作“岸枯”,意指“滋润钟(集中)于明珠,致令岸枯也”,见《史记》裴骃集解引许慎注本书文。以上几句说的都是物类“感应”现象,详参《览冥》、《缪称》。

⑩晞(xī 希):干(gān 甘)。 堁(kě 可):尘土。

⑪太山:大山。或即指“泰山”。

⑫聋:王念孙以听雷声不一定使耳聋为由校改此字为“聅”,指耳鸣声。

⑬有:王念孙认为应作“无为”。下句“不能无为”可以为证。

⑭之神者:疑是衍文。这三字意思和上下文难以衔接。一般将三字属下文。但下三句独立表达一个完整的喻意,说的是鼻道、耳道都凭它们“空”(即所谓“无用”)而有呼吸、听音的功能,以比喻无为能有为。这组比喻同下文籁竽之喻异曲同工,文意同“之神者”联系不上。译文作衍文处理。

⑮“视籁”句:原注作“籁,三孔籥也,以其管孔空处以(而)成音也。故曰‘视籁与竽’也。”意思是说竽类管乐正因为空心有孔(即“无”)才发音,这便是“无能生有”。其实这种所谓“无”也是一种“有”,足见本书所说的“无”不是绝

对的。

⑯"止念"二句：原注作"止，犹去（去掉）也。强自抑去念虑，非真无念虑……"这两句通俗地说就是患得患失。例如想抽烟又怕得病而想戒烟，想干坏事又怕被人发觉了。本书所谓"心战"便是这种心理状态，会造成"重伤"（双重伤害）。参见一·14·⑬、七·17。

⑰"两者"二句：指从根本上去欲念，便能达精纯境界。

以上几则主要写贵"静"、"一"和"无"，强调"无为"的神力。本卷多是箴言式的语录体，为避免分节过多，将若干则内容联系较密切的组合为一节，每则仍独成自然段。下一卷《说林》处理办法同此。

【译文】

人如果不停留在小觉悟上而能大彻大悟，就不致有大的糊涂失误；人如果不满足于小聪明而能具备大智大慧，就不会干出大蠢事。

人们不用翻着泡沫的雨水照形，而用清澈的水作镜，是由于清水静止不动荡。

詹何垂钓，千年的鲤鱼精都不能逃脱；曾子爬伏在父母的柩车上不忍和亲人诀别，拉灵车的人感动得停下车子；行乞的老母在街上悲歌，触动了离散多年的儿子申喜，这是精诚达到了极点。瓠巴奏瑟，江中的鲟鱼伸出它长长的头倾听；俞伯牙鼓琴，驷马仰头不停地嘶鸣；介子推唱起龙蛇之歌，晋文公重耳为之落泪。所以产玉的山草木受到滋润茂盛生长，产珍珠的深水岸边不枯干。蚯蚓没有强健的筋骨和锋利的爪牙，却能上食干土，下饮黄泉，因为它思想专一。

清水因为它透明，只须要一杯就能照见眸子；浊水由于它浑暗，黄河那么大的水域照不出泰山。望太阳的人眼睛昏花，听响雷的人耳中嗡嗡。

人无为就太平无事，有为就遭到伤害。无为能太平无事，是因为没有精神负担；有为，便不能没有好恶情欲，不能没有好恶情欲，

便不能大有作为。人闭口不言便神秘莫测，爱说三道四便会遭到中伤讥刺。闭口不言神秘莫测便背不上思想包袱，爱说三道四便会伤害神化的效果。鼻子能呼吸，耳朵能听音，说到底是凭着它们空空的似乎无用的孔洞在发挥作用。事物没有不借助它们所具有的“无用”的东西而发挥作用的。如果你认为我说的不真实，那么请看看籁管和竽是怎样凭它们中空多孔而发出乐音的吧！

思前想后的人不能安卧；想要抑制思想活动，就又得捉摸着用什么办法来抑制了！如果两者都抛开，彻底去掉一切欲念，那么就达到纯粹的精神境界了。

【原文】

3 圣人终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①]。歌者有诗，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诗也[②]。鹦鹉能言，而不可使长[③]。是何则？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

神蛇能断而复续[④]，而不能使人勿断也。神龟能见梦元王[⑤]，而不能自出渔者之笼。

四方皆道之门户牖向也[⑥]，在所从窥之[⑦]。故钓可以教骑，骑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⑧]。

越人学远射，参天而发[⑨]，适在五步之内[⑩]，不易仪也[⑪]。世已变矣，而守其故，譬犹越人之射也。

月望，日夺其光，阴不可以乘阳也[⑫]。日出，星不见，不能与之争光也。故末不可以强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轻上重，其覆必易。一渊不两鲛[⑬]。

水定则清正，动则失平，故惟不动，则所以无不动也。

江河所以能长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

天下莫相憎于胶漆[14]，而莫相爱于冰炭[15]。胶漆相贼，冰炭相息也[16]。

墙之坏，愈其立也；冰之泮[17]。愈其凝也：以其反宗。

【注释】

①“所用”二句：大意说用的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用言论的精神实质。

②“歌者”二句：原注作“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也，不善其诗，故曰‘非其诗’也。”

③“而不”句：王念孙认为“长”下应有“言”字。原注作“长（zhǎng 涨），主也。”长言指主管教令方面的言论。

④断而复续：应指砍断以后，分开的两截或几截各自再生为蛇。蚂蝗便有这种顽强的再生力。不是指断了的又接拢去。

⑤“神龟”句：原注作“宋元王夜梦见得神龟而未获也。渔者豫且捕鱼得龟以献元王。元王剥以卜。故曰‘能见梦元王……’也。” 见：现，显现。

⑥向：窗。这是“向”的本来意思（原专指朝北的窗洞）。

⑦所从窥：从哪个方向、角度去看。

⑧“故钓”三句：原注作“此四术者，皆谨敬加顺其道，故可以相教。”意思说钓、骑、御、刺四种事虽然具体技艺有异，但在以神主宰这一点上是共通的。

⑨参：参验，参照，以为准的。这儿指朝向，望着。原注作“参犹望也。”

⑩适：通“啻”（chì 赤），只，仅仅。适字原以“啻”作声符，适、啻音同义通。《战国策·秦策三》：“疑臣者不适三人。”鲍彪注：“适、啻同。”

⑪易：改变。 仪：这儿指瞄准方法。射远时箭要扬起适当的角度，角度近于直角（朝天），箭自然返落到近于射者站立处。越人习舟，不明射远的原理。

⑫“月望”三句：农历每月十五叫望。这时月圆，和日东西“相望”成直线，地球如处其间，便发生月蚀现象，所以说“日夺其光”。其实是地球遮挡了日光。所谓“阴不可以乘阳”应理解为月亮本身不发光，它反射日光，故受日的控

制，比喻“末不可以强于本。”

⑬鲛(jiāo 交)：即鲨鱼。原注作“鲛，鱼之长。其皮有珠，今世以为刀剑之口是也。一说，鱼二千斤为鲛。”王念孙认为这句话语意不完整，疑有脱文。他据类书引本书文，补出以下文字：“一栖不两雄；一则定，两则争。”王说可参用。不过所补之意，原文已隐含，不补也无妨。译文依原文，不用王氏补文。

⑭“天下”句：原注作“胶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说，胶入膝中则败，漆入胶亦败。”“一说”较合情理。胶漆相持之喻会发生歧解，不算妙喻。

⑮“而莫”句：原注作“冰得炭则解归水(喻“返本”)，复其性，炭得冰则保其炭，故曰相爱。”冰得炭化为水，则应为燃着的火炭。既是火炭，怎么能“得冰而保”呢？大约此炭非彼炭，是指未燃的干炭。干炭受潮不易破碎且难烧着，说“相保”勉强可通。此喻有一半很晦涩。

⑯息：生。

⑰泮(pàn 叛)：融解。

这几则主要说要“归宗返本”，也就是返道。反对舍本逐末、头重脚轻。同时主张处事方法应合时宜，不能守旧。

【译文】

圣人一辈子谈论治国修身，但他实际运用的并不是他讲的那些言论的表面意思，而是他说这些话所依据的原则和精神。歌唱的人有诗句作歌词，但是让人感到动听的并不是那些诗句，而是美妙和谐的弦律。鹦鹉能够学舌说点简单的话语，但是不能叫它主管教化的政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能学着人说的话，但是自身不具备言语能力。所以只会踩着人家脚印走的人，不能自己走出脚印来。

神蛇能够在被砍断以后重又再生复活，但是不能使人不砍断它。神龟能在宋元王的梦中显灵不被元王捉住，但是逃不出渔人的笼子。

四面八方都有“道”的门窗敞开着，就看你从哪儿找到通向“道”的门径。所以善于垂钓的人可以指导骑术，善于骑马的人可以

指导御术，善于驾御的人可以指导划船。

越人学习远射本领，望着天空发射，箭只落在五步以内，因为他不懂得调整瞄准的方法。世事已经变了，还守着老一套，好比越人学射术。

月亮在每月的十五圆满，和太阳东西成直线相望，就在这时太阳不给它光亮，本身不发光的属阴物的月亮驾驭不了供给光的太阳。太阳出来了，繁星便隐去，不能同太阳比赛光亮。所以末不可能强过本，手指不可能粗过臂膀。下轻上重，它是容易覆倒的。一个深渊里不能同时有两条鲨鱼。

水静止时就清澈平稳，流动起来便失去了平正，所以唯有不动，就可以无所不动。

长江、黄河之所以成为百谷之长，是因为它们能处在低下之地，唯有能处在低处，所以能成为长上。

天下没有比胶漆更不能相容的，没有比冰炭更相爱的。胶漆互相败坏，冰炭互相生长。

墙倒塌以后，比它立着更自在；冰融化之后，比它凝固时更自由：因为都返归本来面目了。

【原文】

4 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见埵堁[①]，远之故也。秋豪之末，沦于不测。是故小不可以为内者，大不可以为外矣[②]。

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

夫玉润泽而有光，其声舒扬，涣乎其有似也[③]；无内无

外，不匿瑕秽；近之而濡，望之而隧[4]。夫照镜见眸子，微察秋豪，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随侯之珠，出于山渊之精。君子服之，顺祥以安宁[5]；侯王宝之，为天下正[6]。

陈成子恒之劫子渊捷也[7]，子罕之辞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8]，孔子之见粘蝉者[9]，白公胜之倒杖策也[10]，卫姬之请罪于桓公[11]，子见子夏曰"何肥也"[12]，魏文侯见之反被裘而负刍也[13]，兒说之为宋王解闭结也[14]：此皆微眇可以观论者[15]。

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尔行矣[16]，慎无为善。"曰："不为善，将为不善邪？"应之曰："善且由弗为[17]，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18]。

拘囹圄者以日为修，当死市者以日为短。日之修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修也，则中不平也。故以不平为平者，其平不平也[19]。

嫁女于病消者[20]，夫死则后难复处也[21]。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22]，倚墙之傍不可以立。

执狱牢者无病[23]，罪当死者肥泽[24]，刑者多寿[25]，心无累也。

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26]，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夫至巧不用剑[27]，善闭者不用关楗，淳于髡之告失火者[28]，此其类。

【注释】

①埵（duǒ 躲）堁（kě 可）：土堆。

②"是故"二句：意思说小到无极限的东西可以大到无边际。内指内里，内

部极限。外指外部边界。小无极大无边是本书经常说到的道的特点之一。

③“其声”二句：舒扬：舒缓柔和。涣乎：即涣然，鲜明的样子。有似：原注作“似君子也。”

④隧：深远。

⑤以：而。并列连词。

⑥正：纯正的象征。

⑦“陈成”句：原注作“陈成子将弑齐简公，使勇士十六人胁其大夫子渊捷，欲与分国，捷不从，故曰劫之也。”劫：胁迫。关子陈成子，参见十三·8、十八·15。

⑧子罕：参见七·13·⑥、十二·19·①等。

⑨“孔子”句：见《庄子·达生》：孔子周游到楚国，在树林里看到一位痀偻（驼背）人用竹竿粘蝉，技巧非凡。孔子问痀偻人怎样获得绝技的，此人问答说：“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像树墩子一样静止不动）；吾执臂（控制手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即蝉）翼之知（心中只想着蝉翅）……”孔子发感慨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同“佝”）偻丈人之谓乎？”《庄子》这则寓言意在说明修身养性贵在精诚专一，抛弃一切物欲杂念。本节各例大都是说的这个意思。

⑩“白公”句：见十二·2·①、5、46等。

⑪“卫姬”句：原注作“卫姬，卫女，齐桓公夫人也。桓公有伐卫之志，卫姬望见桓公色而知之，故请公杀，赎卫之罪也。”

⑫“子见”句：参见一·14·⑬、七·17·⑤。“子”应为“曾子”。

⑬“魏文”句：魏文侯见路人反裘背柴草，不解其意。路人回答说：“我爱惜它的皮毛。”文侯说：“里子磨尽了，毛安放在哪里？”事见《新序·杂事》。见之：应作“之见”。此例说明不能忘本。

⑭兒说：宋国大夫，善解结。参见十八·19。此例说明“无为而无不为”。

⑮观论：观察论定。

⑯行：这儿特指女子出嫁。《水经注·江水》：“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埋葬）于巫山之阳。”

⑰由：通“犹”，尚。“且由”常连用。《孟子·尽心上》：“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杨树达《词诠·卷七》“由”字条第二种用法：“副词，尚也。亦假（借）作‘犹’字用。与‘犹’第二条同。”（“犹”第二条即指作“尚”讲，相当于

“还”。表递进关系）

⑱全：保全。　天器：即天性。原注作“器，犹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高诱说器当性讲是对的，但用孟子的性善说来解释这儿的“全器”就不准确了。本书说的天性一般指清静恬淡、顺其自然，和孟子说的性善不同。此例说既不为善也不为恶便是听其自然的意思。高诱常常站在纯儒家的立场曲解本书的道家思想，值得注意。参见二·14·㉛。

⑲“故以”二句：前一个“不平”指不平静的心情，如水之流动，如镜之凸凹。后一个“不平”指不平静的心情所反映的事物被歪曲了本来面目，不平犹不正、失真，如哈哈镜之照形。　为：对待，衡量。　平：第一个“平”指平正的客观事物（如一天总是二十四小时）。第二个“平”指心不平者感觉到的自以为正确的印象。这两句说欲念太多的人常常歪曲客观事物，不能认识真理。

⑳病：患……病。　消：当为“消渴”，中医指糖尿病、尿崩症等喝水特别多、小便也特别多的病。

㉑“夫死”句：原注作“以女为妨夫，后人不敢娶，故难复嫁处也。一说，女以天下人皆消（渴），不肯复嫁之也。”这个注释是比较公允的。汉代的婚姻方面的封建礼教还不像后来那么厉害，高诱的注语存“一说”，也算较开明的。消渴症影响夫妻正常生活。女子产生“十年怕草绳”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此例不说别的致命之症，独言消渴症，明言择夫要审慎，和下两例旨意正同。

㉒沮舍：破败欲倒的房屋。下句“倚”指倾斜。

㉓执狱牢者：管牢狱的吏员。原注作“执，主也。厉鬼畏之，故不病。”这虽是迷信说法，但封建社会的牢头之类大都凶残胆大却是事实，他们本是催命恶鬼！读方苞《狱中杂记》便可见一斑。

㉔当死：判定死刑。　肥泽：肥胖，脸色好。这句说判死刑等候“秋决”的人，心如死灰，万念俱灭，故反而体胖。说明无欲的好处。下一句意思同此。上文说临死刑的人觉得“日短”，是另一种心态。两种情况都客观存在，打比方取其一面而已，并不矛盾。

㉕刑者：特指受了“宫刑”的男子。受宫刑者失去性功能，少性欲，故“多寿”。太监长得白胖的的确不少。但这也是相对而言。司马迁受宫刑后便痛不欲生，一度精神恍惚，出门不知东西。如此心态持续下去，很难长寿。

㉖无病之病：这儿指导致疾病的隐患，包括内在生理、心理的和外在行为上的，广义地说也是“病”。此句喻治根治本治源。下句“无患之患”和“无病之

病”意思同。

㉗剑:原注作“巧在心手,故不用剑也。”王引之认为“剑”应改为“钩绳”,巧指巧匠。王说较原文为佳。

㉘“淳于”句:原注作“淳于髡,齐人也。告其邻突(烟囱)将失火,使曲突(将直烟囱改弯伸出屋瓦以外)徙薪(搬开灶旁的柴草)。邻人不从,后竟失火。言者(淳于)不为功,救火者焦头烂额为上客。刺(讽刺)不备豫(防患于未然)。喻凡人不知豫闭(豫先堵塞)其情欲,而思得人救其祸。”此事现在知道的最早的详细记载见于东汉初桓谭的《新论·上·见征》,高诱注即据桓书,故事原含讽刺贱本贵末之意,与高注略同。《汉书·霍光传》引此事未点明淳于髡,只言“客”。成语“曲突徙薪”、“焦头烂额”出自此典故。

本节各则主要讲要去情欲,返归清静的本性;要见始知微,防患未然;反对舍本逐末,违背自然;要精诚专一而无杂念。

【译文】

泰山的容貌,巍巍高耸,离开它千里观望,不如小土堆,因为距离远了。秋毫之末那样细微的东西,可以沦没到无法测量的小地方。因此,小到没有内里极限的东西,可以大到没有外部边界。

兰草生长在幽深的山谷中,不因为没有人佩戴就不发出芳香;小船在江海里,不因为没有人乘坐就不浮起;君子行义,不因为没有人知道就停下来。

那美玉润泽有光采,发出的声音舒缓柔和,鲜明的样子有如君子。不论里外,都不藏着瑕疵污垢;挨近它显得温润,远望它透着深沉。用来照面能够映出眸子,秋毫之末可以明察,光辉能照亮黑暗。所以和氏之璧、随侯之珠,由高山深渊的精纯之气孕育而成,君子佩戴它们,和顺吉祥安宁,侯王珍视它们,给天下人作纯正的标准。

陈成子桓胁迫子渊捷子渊捷不屈从;子罕谢绝了他不想要的宝贝,因而获得不贪的美德;孔子见到佝偻人粘取蝉的绝技,悟出专心致志的道理;白公胜倒过鞭杖刺穿了腮帮还无知觉;卫姬向齐桓公请罪救卫国;曾子看到子夏就问他“为什么长这么胖”;魏文侯

看到过路樵夫反穿皮裘，悟出毛依附皮才能存在的道理；兒说用“不解”为宋王解开了死结：这些事都很微妙，但可以通过观察弄清其中的哲理。

有人嫁女儿时教导女儿说：“你要出嫁了，到婆家后千万不要轻易行善事。”女儿问父亲：“不行善事，要做不善的事么？”父亲回答女儿：“善事尚且不可做，何况不善的事呢？”这位父亲说的是保全随顺自然天性的道理。

关在牢里的人觉得时间太长，判死刑即将处死弃市的人觉得时间太短。一天的长短是有定准的，处在一定的境况觉得短，处在另一种情况觉得长，这是由于心情不平稳。所以用不平静的心情去看平正的事情，他所感到的自以为正确的印象，其实并不正确。

嫁给患消渴症丈夫的女子，丈夫死后她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再嫁个同样的病男人如何是了？所以破败的房屋下面坐不得，倾斜要倒的墙边站不得。

管牢房的人不生病，已经判死刑的人反而白白胖胖，受了宫刑的人长寿，因为他们没有杂念、情欲的负累。

良医总是在病人疾病潜伏的时候给以根治，所以受治疗的人不发病；圣人总是及时治理隐患，所以不发生灾祸。最高明的匠人不用钩绳度量，擅长关门的人不用门闩、钥匙，淳于髡告诫邻人家中将会失火，就是这一类情形。

【原文】

5 以清入浊必困辱，以浊入清必覆倾①。君子之于善也，犹采薪者见一芥掇之，见青葱则拔之②。天二气则成虹，地二气则泄藏③，人二气则成病。阴阳不能且冬且夏④。

月不知昼，日不知夜。

善射者发不失的，善于射矣，而不善所射⑤；善钓者无所失，善于钓矣，而不善所钓。故有所善，则不善矣。

钟之与磬也，近之则钟音充，远之则磬音章⑥。物固有近不若远，远不若近者。

今曰稻生于水，而不能生于湍濑之流；紫芝生于山⑦，而不能生于盘石之上；慈石能引铁，及其于铜，则不行也⑧。

【注释】

①“以清”二句：清喻品德美善者，浊喻丑恶歪邪者。两句说邪正不两立，正易受邪的干扰，修身要持正远邪。

②“君子”三句：大意说君子不因为善小而不为，小善能积成大德。　芥：小草。常用来喻小。　青葱：青绿色。借代生长茂盛的树木，与芥相对，喻大。《俶真》：“根茎枝叶，青葱苓茏。”

③“天二”二句：原注作“阴阳相干（干犯），二气也。”古人认为虹是阴阳二气相干犯而产生的异常天象，虹现于天多兆大旱或水灾，不祥，所以和地气泄藏、人得病相提并论。“地二气”指冬天本该藏入地下的阳气不藏而和阴气相冲犯，引起暖冬气象，不利万物闭藏。参见五·⑪。

④“阴阳”句：夏季阳气主宰万物成长，冬季阴气主宰万物收藏，各有所司，不能失常。夏不能多阴，冬不能多阳。参见同上注。

⑤不善所射：原注作“所射者死，故曰不善。”等于说射者的善于射，对被射中者来说是不善的事。善射的“善”是动词，擅长。善所射的“善”是美好的意思，是形容词。下两句的原注将这个意思讲得更明白：“所钓者鱼也，于鱼不善也。”

⑥“钟之”三句：依作者原意，是说钟音比磬声洪亮，但不如磬音传得远。如果“远”是指空间，这个道理似难理解，音愈大传愈远。如果指余音保留的时间长短，可能有此不同。

⑦紫芝:参见二·19·⑱。

⑧"慈石"三句:慈通"磁"。　行:指被吸引而靠近附着在磁铁上。

这一节各则主要说事物各有自己独特的天性、性能,应顺其自然,不加干预;人天性清纯美淑,不可因污浊的物欲破坏它。

【译文】

品德清纯的人陷进污浊的物欲中,必定受困扰和玷辱,污浊的物欲侵入品德清纯者的心中,清纯的人必定覆灭。君子对于善行,好像砍拾柴薪的人,看到一棵小草便拾起来,看到青绿的树木就连根挖取。天空阴阳二气相干犯,便形成虹,地上阴气受阳气干扰就影响冬藏,人的身体内邪气干犯正气,就生病。阴气旺于冬季而不可以盛于夏天,阳气盛于夏季而不能够旺于冬天。月亮不知道白昼,太阳不知道黑夜。

擅长射箭的人发必中的,他善于射技,但这对被射中的东西来说却不是好事;擅长钓鱼的人总有收获,他善于钓术,但这对鱼儿们来说却是灾难。所以一个人有某种特长,就同时会带来不好的一面。

钟和磬比较起来,近处听钟音洪亮,远处听磬音悠扬。事物总是存在着近不如远或者远不如近的现象。

现在人们都说稻必须生长在水田里,但是并不能生长在湍急的河流之中;紫芝生长在高山上,但是它并不能生在盘石上;磁石能吸铁,但碰上铜,它就吸不动了。

【原文】

6 水广者鱼大,山高者木修;广其地而薄其德,譬犹陶人为器也,揲挻其土而不益厚[①],破乃愈疾。圣人不先风

吹，不先雷毁[2]，不得已而动，故无累。

月盛衰于上，则蠃蛖应于下[3]，同气相动，不可以为远[4]。执弹而招鸟，挥棁而呼狗，欲致之，顾反走[5]。故鱼不可以无饵钓也，兽不可以虚气召也[6]。

剥牛皮鞟以为鼓[7]，正三军之众，然为牛计者，不若服于轭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庙堂，然为狐计者，不若走于泽。

亡羊而得牛，则莫不利失也[8]。断指而免头，则莫不利为也。故人之情，于利之中则争取大焉[9]，于害之中则争取小焉。

将军不敢骑白马[10]，亡者不敢夜揭炬，保者不敢畜噬狗[11]。

鸡知将旦，鹤知夜半[12]，而不免于鼎俎。

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藜藿为之不采。

为儒而踞里闾，为墨而朝吹竽[13]，欲灭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无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

今夫暗饮者非尝不遗饮也[14]，使之自以平[15]，则虽愚无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无之矣[16]。

【注释】

①揲(yè 液)挻(shān 山)：揉和，拍打。一般目的是使变薄。这儿指揉和粘土使变薄做成器物坯子。　益：加。

②"圣人"二句：先：事先(做某事)。　先风吹：风未起时站在迎风处等着风吹。　先雷毁：站在会遭雷击处(如大树、屋檐等的下面)等雷击。这二句喻不主动招祸，所谓"不为福先，不为祸始"，这是本书经常宣扬的顺其自然不招

事的思想。

③“月盛”二句：参见三·3·③、四·9·㉔。

④“同气”二句：大意说月和螺蚌同属阴物，互相感应，不因为天壤之遥而隔断。

⑤顾：反而。

⑥虚气：俞樾认为当作“虚器”。

⑦鞟(kuò扩)：去毛的皮；皮革。这儿指加工成皮革。

⑧利：以……为有利。下句“利”同此。

⑨争取：争着获取，是两个词，和今语动词“争取”意思略有不同。

⑩“将军”句：依原注，不敢的原因一是怕暴露目标；一说白是“凶色”，不吉利。二说都能讲通，以前说为好。

⑪“保者”句：原注说“保”指城堡，城堡中人多，所以不敢养咬人的狗。洪颐煊认为“保”指酒保，开酒店养恶狗会吓跑顾客。俞樾认为指保姆，养恶狗怕惊吓孩子。洪说书证有力，较合情理。

⑫“鹤知”句：原注作“鹤夜半而鸣也。”

⑬“为儒”二句：原注作“儒尚礼义，踞里闾非(非礼义之举)也。”“墨道尚俭，不好乐，县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非墨家“去乐”之道)也。”　踞：指不讲礼义。踞里闾和横行乡里意思相近。参见后文10·②“蹲踞”注。　墨子不入朝歌城事，参见后文第12节“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及12·④。这两句说的意思即下文“非所行而行所非”，言行不一，想的做的相冲突，这种人心态难以“同于和”。

⑭暗饮：指在黑暗无光照的地方饮酒。　非尝：未尝。　遗饮：指斟酒时酒出杯外。

⑮之：代斟酒人。　自以平：联系下文“同于和”才能成事，应指自己心气平和。心和意定，不必目视，凭“神”可支配四肢。这种说法本书比比皆是。

⑯“是故”二句：同于和：指心气平和且言行完全受这种精神的支配。庖丁解牛、大丙之御(见卷二等)等等就是“同于和”的典型。

本节各则主要讲无为、无形能成事免祸，事物同气相感应，而保持中和之气最要紧。

【译文】

水深广的江海鱼大，山高峻的木长；但是一心扩大地盘却削弱美德的人，好比陶匠制陶器，揉和延展土坯使它变薄，越薄破得越快。圣人不事先站在风口处，不事先呆在雷容易击到的地方，不得不动时才随顺外物而动，所以他没有负累。

月亮在天空发生圆缺朔望明晦的变化，螺蚌在下界就相应发生生理变化，它们同属于阴气类，所以天地之远不能阻断这种感应关系。拿着弹弓要鸟儿飞过来，挥舞短棍唤狗，本想它们拢身靠近，反而吓得它们逃开去。所以鱼儿不能空着钩来钓取，野兽不能用空猎具招引。

剥下牛皮加工成皮革用来做成鼓，用鼓可以指挥整齐三军的行动，但是替牛设想，不如让它套上轭头辛苦地拉车。狐的腋下白毛制成的皮衣，可供天子作礼服穿上坐在庙堂之上，但是替狐狸着想，不如让它在草泽地自由奔跑。

丢失了羊而得到牛，那么没有谁不以丢失东西为有利的事。砍断指头可以免掉杀头大祸，那么没有谁不愿意干这种有利的事。所以人之常情，总是在利益里力争得到大利，对害处力求受小害。

将军不敢骑容易暴露目标招凶祸的白马，逃亡的人夜里不敢高举火把，开酒店的不敢养恶狗。

公鸡知道报晓，鹤会半夜鸣叫，可都难免成为鼎锅砧俎上的佳肴。

山里有吃人的猛兽，林木因此不被人们砍伐；园子里有螯人的昆虫，藜藿因此不被人们采摘，

自称是儒家信徒却在街市里巷傲慢无礼，自封是墨家弟子却到朝歌去当吹竽手；想消灭脚印却在雪地上走，要拯救溺水者又想不沾一点水。这叫不主张、不情愿的事自己又去做；想做的事又顾虑重重。

如今在黑暗中饮酒的人没有不抛洒酒的，假如他能保持平和

的心境，那么即使是笨头笨脑的人也不会洒洒。因此，不能让言行跟平和的心气完全统一的人，却能完成大事，天下没有这种事。

【原文】

7 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求丑则不得丑，求不丑则有丑矣[①]；不求美又不求丑，则无美无丑矣，是谓玄同[②]。

申徒狄负石自沉于渊[③]，而溺者不可以为抗[④]，弦高诞而存郑[⑤]，诞者不可以为常。事有一应而不可循行。

人有多言者，犹百舌之声[⑥]；人有少言者，犹不脂之户也[⑦]。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谶书著之。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趋。物固有众而不若少者。引车者二六而后之[⑧]。

事固有相待而成者。两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处陆则可矣[⑨]。故同不可相治，必待异而后成[⑩]。

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丝[⑪]；上有丛蓍，下有伏龟[⑫]；圣人从外知内，以见知隐也。

喜武非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医也，好马非驺也[⑬]，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概而未得主名也[⑭]。

被甲者，非为十步之内也，百步之外则争深浅：深则达五藏[⑮]，浅则至肤而止矣[⑯]。死生相去，不可为道里[⑰]。

楚王亡其猿[⑱]，而林木为之残；宋君亡其珠，池中鱼为之殚。故泽失火而林忧。上求材，臣残木；上求鱼，臣干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丝，下言若纶[⑲]；上有一善，下有

二誉；上有三衰，下有九杀[20]。

大夫种知所以强越，而不知所以存身[21]；苌弘知周之所存[22]，而不知身所以亡。知远而不知近。

畏马之辟也不敢骑[23]，惧车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虚祸距公利也[24]。

不孝弟者或詈父母[25]，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26]，然犹养而长之。范氏之败[27]，有窃其钟负而走者，铯然有声[28]，惧人闻之，遽掩其耳。憎人闻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

升之不能大于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岁也[29]，夜在岁之中；仁义之不能大于道德也，仁义在道德之包[30]。

先针而后缕，可以成帷；先缕而后针，不可以成衣[31]。针成幕，蔂成城[32]。事之成败，必由小生，言有渐也。

染者先青而后黑则可，先黑而后青则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则可，下丹而上漆则不可。万事由此，所先后上下，不可不审[33]。

【注释】

①求不丑：观上下文，应作“不求丑”。

②玄同：与天道相合。这一则求美求丑之说意在反对着意追求。主张听其自然。所谓的“求丑”等语，不宜从字面上死扣。

③申徒狄：原注作“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见纣乱，故自沉于渊。”这种以死明志的志士，古今多见。

④抗：高尚。

⑤“弦高”句：参见十八・11等。这一则两例主要讲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能以特殊代替常规。

⑥百舌：原注作“百舌，鸟名，能易其舌，效百鸟之声，故曰百舌。以喻人虽事多言，无益于事。”言在适宜不在多少。“易舌”的说法不科学，善模仿罢了，舌何能易？

⑦不脂之户：原注作“言其不鸣，故不脂之，喻无声也。一说，不脂之户难开闭，亦喻人少言语也。”两说异途同归，都落脚到少言的好处上。其异在“脂”的解释。前一说“不脂”指不滞涩，门枢转动灵活，故不出声。脂易凝固，所以有凝滞义。脂等于说“止”、“滞”。后一说“不脂”指未涂润滑油，枢轴滞涩，难开难闭，主要喻难开启。以前一说为好，因道出了不言的好处。

⑧“引车”句：原注作“輓三人，两輓六人，故谓二六。一说，十二人（二六一十二）。”原注提供了线索，但没有讲明白。此句应断为“引车者二，六而后之。”意思是说有两部人拉车，一部按常规三个人拉（一人居中服车把，二人分居左右以绳拉助之），另一部不按常规用六个人拉，因人多难以协力（拉力分散），反而落在三人车后头。喻人多不如人少。　后：用为动词，落后。取原注“一说”也讲得通，指十二人拉车反而比常规三人拉车落后。多人拉车关键在“合力”的方向要在正中向前，人的多少在其次。三人容易达到这种效果。古人已意识到这个力学原理。可惜高诱没说清，致使留下这个难点众说纷纭。

⑨“两人”三句：这儿说的情况只适用于二人都不会游水。一人在岸上可以物相救或呼人来救。

⑩“故同”二句：说的是君臣同道则乱，异道则治。参见九·12·⑤、十·12。本段讲要有“异”。

⑪“千年”三句：原注作“茯苓，千岁松脂也。兔丝生其上而无根，（兔丝）一名女萝也。”茯苓是寄生在松树根上的菌类植物，形似甘薯，外黑内白或粉红，是中药材。古人认为是松脂所化。“千年之松”应该理解为千年老松的根部，这是用整体借代局部的表达方法。

⑫“上有”二句：指丛生蓍草的地方，有龟伏藏。蓍草和龟壳都是占卜用具，古人将二者联系起来，不知有无科学根据。这一则主要讲从外知内，以见（现）知隐，即由表及里。

⑬驺（zōu 邹）：古代指为贵族养马的人。

⑭“此有”句：原注作“此六术者，皆善之而未纯，无所适名，故曰一概而未得主名。”如同“票友”一般不能称之为“演员”。　一概：一端，一方面。　主名：主某职业、事务的专用称呼。这一则实际上是讲的量与质、主和次的关系。

⑮藏：内脏。

⑯“被甲”五句：大意说，箭术的高低，射十步之内的披甲者难显示出来，只能在百步开外才能看出：力大术高者能穿入中者内脏，力小术低者仅到表皮而已。“被甲者”意指射披甲者。 为：于，在。 争：比试出。

⑰“不可”句：原注作“言相远也。”“道里”指里程，路程，即距离远近。“不可为道里”等于说无法计算距离，言太远。这一则主要讲远近关系。

⑱楚王：楚庄王。

⑲纶：原注作“大缴(zhuó 卓)也。”指粗丝绳。

⑳衰：减少。 杀：削减。三、九指多。

㉑大夫种：参见十三·12·⑪、⑫。

㉒苌弘：参见“十·15·⑥、十三·12·④。 所：当作“所以”。所用在动词前多表示动作涉及的对象，所以则表示行为的凭据、方式、原因等。如“所好”是“喜欢的东西”，而“所以好”意思是“喜爱的原因”。这里应指后者。

㉓辟：怪辟，指性烈。

㉔虚祸：空祸，尚不存在的祸患。 距：离开，避开。 公利：明显的好处。公：众所周知。

㉕弟：顺从兄长。这个意义后用“悌”。孝弟这儿偏指“孝”。

㉖任：原注作“保也。”保证，担保。任有“承担”义，故可当“担保”讲。

㉗范氏：春秋晋国的范昭子，赵简子伐范氏。或说智伯伐范氏。参见十八·⑫。

㉘铯然：钟声。这则主要讲主客观的关系。

㉙其：王绍兰说：“其，犹于也。《管子·大匡篇》：‘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谓召忽死贤于生，管仲生贤于死，是其例也。此文前后自作‘于’，中句自作‘其’，正见古人行文之法不拘一律也。”

㉚这一则讲范围大小，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道德”作为道家的特殊概念，同儒家的“仁义”是两种不同的、对立的范畴，不应看成包容关系。只有以“道德”作常用解释时才能包容仁义。作者大约是就两者的作用而说的。

㉛“先针”四句：针和线本是缝衣物都不可或缺的，无主次之分。但就具体过程来说，是针居前线在后，针先刺入引线入，所以有“先后”之别。

㉜针：这儿指一针针地缝。 蔂(léi 雷)：盛土器具，笼状。这一则主要讲多少、大小关系。

㉝这一则主要讲先后次序关系。

整个这一节实际上从各个不同角度讲了方法论问题，其中有很多辩证唯物观点，颇值得重视。

【译文】

不美而追求赞美得不到赞美，美而不追求赞美自然是美的；不丑而要人丑化丑化不了，丑而不要人说丑还是丑的；不追求赞美也不追求丑化，就无所谓美和丑了，这叫做与天道相融合。

申徒狄背上石头自己沉进深渊，落水的人不能认为他的行为高洁而仿效；弦高用欺诈保存了郑国，这种欺诈手段不能当成常规滥用。事情有偶一适用但不能照着去做的。

有人多嘴多舌，就像百舌鸟学舌一样，有什么用呢？有人沉默寡言，就像转动灵活的门枢，多有便利呢！六畜长出多余的耳目，是不祥的兆头，谶书上记载着。上百人一起举着一只瓢，不如一个人拿着它快步走。事物本来有多不如少的情形。两拨人拉车，其中用六个人拉的反而会落在三个人拉的后头。

事情本来存在着相对立而成全的情形。两个都不会水的人都落水，不能互相拯救；如果其中一个在岸上，就有办法救落水的了。所以君臣同道不能一块儿治理好国政，必定要异道才能成功。

千年古松的根部，地下生有茯苓，它的地表上就长兔丝草；地上生有成丛蓍草的地方，下面藏伏着神龟；圣人能从外表推知内里，能根据显露的迹象推知隐伏的实情。

爱好武术的人不一定就是侠士，爱舞文弄墨的人不一定就是儒者，喜欢药方的人不一定就是医生，喜欢侍弄马的人不一定就是养马人，懂得音律的人不一定就是音乐师，会调味的人不一定就是厨师。这六种人都只是知道一些有关的知识技能，但是还没有具备那一行当职称的必要条件。

射披甲者水平的高低，在十步以内的短距离中是分不出来的，

只有在百步开外才能比试射中的深浅：高水平的射透铠甲穿入内脏，水平低的只能伤及皮毛。死和生两者的差别，远得没法用里程计算。

楚庄王养的猿猴逃进树林里去了，这片林木因此被砍得乱七八糟；宋君的珍珠失落到一个池塘里，池中的鱼儿因此被糟蹋光。所以沼泽地失了火，附近的森林就会担忧。君王要用木料，臣子滥伐林木；君王要吃鲜鱼，臣子放干河谷；君王找桨，臣子送来船；君王的话像细丝，臣子的话像丝绳；君王有一个优点，臣子便一再赞美；君王要减省三样，臣子便削减九种。

大夫文种懂得怎样强盛越国，但不懂得怎样保住自己的性命；苌弘知道怎样保存周朝，但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死的。他们吃亏在知道国家大事而不知道自己身边的祸根。

害怕马的怪辟因而不敢骑马，惧怕车子翻车因而不敢坐车，这是因为没有发生的灾祸而避开公认的便利。

不孝的子女有的会骂父母，生育他们的父母没办法保证子女一定尽孝道，然而还是养育他们让他们长大。范氏被打败，有个窃贼乘乱偷了范氏的钟，背上就跑，钟铛铛发出声音，窃贼怕人听见，急忙捂住自己的耳朵。怕人家听到钟声，是可以理解的；以为自己捂住耳朵钟声便不存在了，那就荒谬了。

升不能比石大，因为升包含在石中；夜不能比一年长，因为夜包含在年中；仁义的作用不能比“道”、“德”大，因为“道”和“德”主宰着包括仁义在内的一切事物。

线穿上了针，才能由针牵引着缝成帷帐；想靠线带着针走，别想缝成衣裳。一针一针地缝下去，终究缝成帷幕；一笼一笼地背运土石，终究筑成城墙。事情的成败，一定从小处开始，说的是事物有个由渐变到飞跃的发展过程。

染织物时先染成蓝色后改染黑色是可以的，如果先染成了黑色再改染蓝色便不行了；油漆工在黑色的漆的底色上涂红色，红色

能显现出来，如果先涂成红底子再涂黑漆，红色便给掩没了。万事都是如此，它们都有个先后上下次序的问题，不能不审慎对待。

【原文】

8 水浊而鱼唫，形劳则神乱。故国有贤君，折冲万里。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亲①。行合趋同，千里相从；行不合趋不同，对门不通；海水虽大，不受胔芥②。日月不应非其气③，君子不容非其类也。

人不爱倕之手，而爱己之指；不爱江、汉之珠，而爱己之钩④。

以束薪为鬼，以火烟为气⑤。以束薪为鬼，朅而走⑥；以火烟为气，杀豚烹狗⑦。先事如此，不如其后⑧。巧者善度，知者善豫。羿死桃部⑨，不给射；庆忌死剑锋⑩，不给搏。

【注释】

①“因媒”四句：大意说事情成功，有的条件是必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如与人交往，介绍人是必要的，能否建立亲密关系则看双方志趣是否相投。

②胔(zì 字)芥：极小的腐肉。　芥：喻小。

③“日月”句：原注：“阳燧取火，方诸取水，气相应也。”参见三・3・⑤、⑥。

④钩：这儿指衣带钩，不是指钓鱼钩。

⑤气：妖邪之气。

⑥朅(jiē 皆)：离开。

⑦“杀豚”句：原注作“以火烟为吉凶之气，杀牲以禳之，惑也。”吉凶应偏指凶。　禳：除。

⑧“先事”二句：大意说急急忙忙误以束薪为鬼吓得转身逃走，误以火烟为妖气，大事禳除，不如等仔细观察清楚非鬼非妖省好些麻烦。意思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⑨“羿死”句：参见十四·2·⑩和十三·20·㉚。　桃部：此处原注为地名，《诠言》作“桃棓”，指桃木棍。当以桃棓为是。

⑩“庆忌”句：参见十一·19·⑤“要离”条。

【译文】

水浑浊鱼群便露嘴出水面，身形劳累精神就迷乱。所以国家有贤明君王，就能决胜万里之外。靠媒人说亲，但婚姻不全靠媒人成功；靠介绍人交友，但不靠介绍人结成亲密朋友。品行志趣相投合，相距千里也能亲密不离；品行志趣不相同，门对门也不能沟通。海水虽然广阔，但是不接受芥菜子儿大的腐肉。日月不与不同气的事物发生感应，君子不容纳不同类的人。

人们不珍爱工倕灵巧的手，而喜欢自己的管用的手指；不珍爱长江、汉水里的珍珠，而喜欢自己身上的带钩。

有人把柴捆当成了鬼，把野地的火烟当成了妖气。把柴捆误以为鬼，吓得转身跑走；把火烟误以为妖气，杀猪烹狗来消灾驱邪。急急忙忙做出这些蠢事，不如慢慢把事情弄清楚。灵巧的人善于度量，聪明人善于预见。后羿死在桃木杖下，来不及拔箭自卫，庆忌死在利剑下，来不及和刺客搏斗。

【原文】

9 灭非者户告之曰：“我实不与。”我谀乱[①]，谤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犹扬堁而弭尘，抱薪而救火。流言雪污，譬犹以涅拭素也。

矢之于十步贯兕甲，于三百步不能入鲁缟；骐骥一日千里，其出致释驾而僵[2]

大家攻小家则为暴，大国并小国则为贤。

小马非大马之类也[3]，小知非大知之类也。

被羊裘而赁[4]，固其事也；貂裘而负笼，甚可怪也。

以洁白为污辱，譬犹沐浴而抒溷[5]，薰燧而负彘[6]。

治疽不择善恶丑肉而割之[7]，农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岂不虚哉！

坏塘以取龟，发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龋，桀跖之徒，君子不与。杀戎马而求狐狸，援两鳖而失灵龟，断右臂而争一毛，折镆邪而争锥刀，用智如此，岂足高乎！

宁百刺以针，无一刺以刀；宁一引重，无久持轻；宁一月饥，无一旬饿[8]；万人蹪之，愈于一人之隧[9]。

有誉人之力俭者，舂至旦，不中员呈[10]，犹谪之。察之，乃其母也[11]。故小人之誉人，反为损。东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见之，归谓其母曰："社何爱速死[12]，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虽死亦不能悲哭矣；谓学不暇者，虽暇亦不能学矣。

【注释】

①我：自己。　谀：讨好的话。　乱：有瞎说胡编的意思。

②出致：体力耗尽。　出：出力，用力。　致：极，尽。　释驾：等于说卸驾，卸车。　僵：倒下。

③非：俞樾认为是衍文。

④赁：给人当雇工，被雇用。

⑤抒：除。这儿指清扫。　溷(hùn 诨)：厕所，又指猪圈。

⑥薰燧：原注作“烧薰自香也。楚人谓之薰燧。” 薰：香草。 彘(zhì至)：大猪。也泛指猪。先秦时要区分猪的大小时，豕、彘指大猪，豚、猪指小猪。

⑦丑：此字应删去。杨树达疑是“恶”的注文掺入了正文。“善恶”和下句“苗莠”相对。

⑧“宁一”二句：饥和饿先秦词义不同。饥指轻度的饿，肚子想吃东西的感觉。饿指严重的饥饿，长时间不吃东西饿到生命垂危的程度。《韩非子·饰邪》：“家有常业，虽饥不饿。”汉代仍然保留着这种区别。

⑨隧：杨树达认为通“队”，即“坠”，从高处落下来。队本来当坠落讲，左边的包耳旁即“阜”字，表示山崖，右边作“人”，表示有人失足坠落。这个意思后来才加“土”字底。

⑩员呈：即员程，规定的数量。《说文》：“员，物数也。”程有计算义。如成语“计日程功”。《盐铁论·水旱篇》：“有司多为大器，务应员程。”指力求合规定的数量。

⑪其母：应指赞誉者的母亲。

⑫社：原注作“江、淮谓母为社。”可见此字是记录的古方言词。考古音，社和大古音同，声母都是“定”母(读如d而为浊音)。社属“鱼”韵，大属“月”韵，主要元音同为“a”，“月”韵只多一个听不出声音的“d”尾。今鄂东方言仍称母亲为“大”，称伯母为“伯大”，称祖母为“大大”。方言多存古词古音。今zh、ch、sh这组卷舌音上古多读如d、t等，而韵母“e”由古音“a”演变而来。社通“大”无疑。

【译文】

想消除非议的人挨家挨户对别人表白说：“我确确实实没有参与那件事。”他自己向别人讨好取信的话说得天花乱坠，越发引起人们的诽谤非议。用言语来制止别人说三道四，用事情来阻止已发生的事件，好比扬起尘埃来消除灰尘，抱着柴草去灭火。用流言蜚语去洗刷污蔑，好比用黑矿石去揩拭白绢。

箭在十步以内可以射穿兕牛皮铠甲，但在三百步开外射不进鲁地出产的细绢；骐骥能日行千里，但如果精力用尽了卸驾之后立刻会趴倒。

大的大夫攻打小的大夫叫做行暴虐，大的诸侯国兼并不义的小诸侯国叫做贤明。

小马和大马是同类，但小聪明和大智不属于一类。

穿着羊皮衣给人当雇工，本来适合他的贫贱身份；穿上名贵的貂裘去背运土笼子，就非常奇怪了。

用洁白的手干肮脏事，好比洗完澡便去清扫厕所，又像刚熏过香气就去背猪。

根治毒疮不分好肉烂肉一起剜掉，农夫不分清禾苗和莠草一起锄掉，这样干哪能不毫无收获呢！

毁坏堤坝来捕取乌龟，掀掉屋顶来逮狸猫，挖掘内室找老鼠，割掉嘴唇来治疗虫牙，不论是凶暴的夏桀、盗跖那样的人，还是文质彬彬的君子，都不会干这种傻事。累死战马而求取狐狸，提着两只鳖而丢掉神龟，折断右臂去争夺一根毫毛，损坏镆邪宝剑而争抢一把小刀，像这样运用智慧，哪能值得推崇呢！

宁可用小针扎上一百次，也不用刀砍一下；宁可提一下重物，也不长时间拿着轻东西；宁可一个月吃不饱，也不十天饿得要死；一万人跌倒，超过一个人从高处坠落。

有人称赞别人办事力求俭省。有一次这人家里舂谷，从头天晚上舂到第二天早晨，没有达到规定数量，这人还要责骂舂谷的人。被称赞的人打听了一下，舂谷的原来是这人的母亲！所以口是心非的小人称赞别人，反而会损害别人的声誉。东家的母亲去世了，儿子哭是哭，却没有悲哀之情。西家的儿子看到这种情形，回家对母亲说："大，你何必舍不得快点死掉呢？你死了，我一定为大伤心痛哭。"想自己母亲快些死去的人，即使母亲真的死了，也不会伤心痛哭的；借口没时间学习的人，即使有时间他也不会学习啊。

【原文】

10 见窾木浮而知为舟，见飞蓬转而知为车[1]，见鸟迹而知著书，以类取之。

以非义为义，以非礼为礼，譬犹倮走而追狂人，盗财而予乞者，窃简而写法律，蹲踞而诵《诗》、《书》[2]。

割而舍之，镆邪不断肉；执而不释，马牦截玉[3]。圣人无止，无以岁贤昔，日愈昨也[4]。

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无千金之鹿；玉待礛诸而成器[5]，有千金之璧而无锱锤之礛诸[6]。

受光于隙照一隅，受光于牖照北壁，受光于户照室中无遗物，况受光于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于其前矣[7]？由此观之，所受者小则所见者浅，所受者大则所照者博。

江出岷山，河出昆仑，济出王屋，颍出少室，汉出嶓冢[8]，分流舛驰[9]，注于东海，所行则异，所归则一。通于学者若车轴，转毂之中[10]，不运于己，与之致千里，终而复始，转无穷之源。不通于学者若迷惑，告之以东西南北，所居聆聆[11]，背而不得，不知凡要。

寒不能生寒，热不能生热，不寒不热能生寒热[12]。故有形出于无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广大矣！

雨之集无能沾，待其止而能有濡[13]；矢之发无能贯，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众止。因高而为台，就下而为池，各就其势，不敢更为[14]。圣人用物，若用朱丝约刍狗，若为土龙以求雨，刍狗待之而求福，土龙待之而得食。

【注释】

①飞蓬：草名。枯后根断，随风飞转。

②蹲踞：踞坐。一种很不礼貌的坐姿，泛指不拘礼仪。或指闲居隐逸，不问世事。两者都违背儒行。

③马牦（máo 毛）：马尾。

④"圣人"三句：原注作"贤、愈，犹胜也。言今岁胜于昔岁，今日胜于昨日。喻圣人自修进也。"所谓"无以"如何如何，是说不满足进步。

⑤礛（jiān 尖）诸：原注作"攻玉之石。言物有待贱而贵者也。"磨玉石比玉贱而能磨成玉器。

⑥锱锤：原注作"六铢曰锱，八铢曰锤。言其贱也。"指礛诸不值钱。

⑦藉：借。

⑧"江出"五句：参见四·18。

⑨舛（chuǎn 喘）：背乱，不驯服。

⑩转毂之中：车轴安在毂中，自己不动随车轮滚动而动。

⑪聆聆：原注作"犹了了，言迷解也。"好像明白的样子。

⑫"寒不"三句：大意说已经很冷了不能再更冷，已经极热了不能再更热，只有不冷不热才能产生冷热升降的变化。这种说法是相对的，以最低温、最高温为前提。这儿只用来比喻无形才能生有形罢了，不能死扣其科学性。

⑬"雨之"二句：集，原注解释为"下"。鸟由在空中飞翔落到树上停歇叫集，含由高而低的过程，所以可当"下"讲。这两句是说雨只有触及物体时才能打湿物体，在空中降落过程中不能有这种本事。下文箭的比喻同此。两个比喻都是从相对静止的角度讲的，实际上雨和箭运动疾速，难以割裂开来。

⑭更为：脱离客观形势另搞一套。

【译文】

人类看到空木能浮在水面因而知道造船，看到飞蓬随风转动因而知道造车，看到鸟的足迹因而知道创造文字，这些发明创造都是用类推的方法取得成功的。

把不义当成义，把非礼当成礼，好比赤身裸体地奔跑着追赶疯子，好比偷盗财物再施舍给乞丐，好比偷来竹简书写法律，好比傲

慢无礼却诵读儒家经典《诗》和《书》。

割一割就停下来，即便是莫邪利剑也不能割下肉；拿在手中不放下，就是马尾也可以截断玉石。圣人的修养永无止境，不满足于今年胜过往年，今天胜过昨天。

像鹿的怪马价值千金，但是天下没有值千金的鹿；玉靠礛诸磨制才能成为器皿，但只有价值千金的璧玉而没有值得上锱锤的礛诸。

从小缝隙中得来的光线能照亮一个角落，从南窗得到的光线能照亮北面的墙壁，从门里得到的光线可以照亮整间内室中所有的物件，何况从宇宙接受光芒呢？天下没有什么地方不靠这种光照亮啊！由此看来，接受的少能照到的就浅，接受的大能照亮的就广。

长江发源于岷山，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济水发源于王屋山，颍水发源于少室山，汉江发源于嶓冢，它们分头流泻奔腾，注入东海，经过的地域里程各不相同，但归宿是相同的。精通学习道理的人好像车轴一样，它安在车毂中随着轮子的转动而运动，自己并不动，和车轮车毂一块儿到达千里之远，终而复始，转动在无穷无尽的地域。不懂得学习的人像个迷路客，人家告诉他东西南北，在告诉的那个地方他好像明白了方向，一转换位置又蒙头转向了，因为他不得识别方向的要领。

寒冷了不能再产生寒冷，酷热了不能再产生高温，不冷不热才能产生冷热的变化。所以有形生于无形，未有天地时的混沌状态产生出天地，无形的力量是无比深奥广大的呀！

雨在降落的中途不能沾湿物体，等它触及物体停止运动时才能有濡湿本领，箭发射出去运行过程中不穿透物体，等它触及物体发挥穿透力时正是它运动终止的时刻。唯有静止不动能够使众物停止活动。利用高地修建高台，利用低洼地开挖池塘，各各依顺地形特点，不敢违背因地制宜的原则别出心裁。圣人利用外界事物的帮助，如同用红丝绳缠成"刍狗"来祭享神灵，如同做成土龙求雨。

刍狗，依靠它向神灵求福佑；土龙，依靠它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原文】

11 鲁人身善制冠，妻善织履，往徙于越而大困穷。以其所修而游不用之乡，譬若树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钓上山，揭斧入渊，欲得所求，难也；方车而蹠越[①]，乘桴而入胡[②]，欲无穷，不可得也。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则搏矢而熙[③]；使养由基射之[④]，始调弓矫矢，未发而猿拥柱号矣，有先中中者也[⑤]。

咼氏之璧[⑥]，夏后之璜，揖让而进之以合欢；夜以投人，则为怨：时与不时[⑦]

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⑧]；规孟贲之目[⑨]，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⑩]。

人有昆弟相分者，无量[⑪]，而众称义焉。夫惟无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临深使人欲窥，处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钓者使人恭，事使然也。

曰杀罢牛可以赎良马之死，莫之为也[⑫]。杀牛，必亡之数[⑬]，以必亡赎不必死[⑭]，未能行之者矣。

季孙氏劫公家[⑮]，孔子说之[⑯]，先顺其所为，而后与之入政。曰："举枉与直，如何而不得？举直与枉，勿与遂往。"[⑰]此所谓同污而异途者[⑱]。众曲不容直，众枉不容正。故人众则食狼，狼众则食人。欲为邪者必相明正，欲为曲者必相达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尝闻

也，此以善托其丑[19]。众议成林，无翼而飞[20]；三人成市虎[21]，一里能挠椎[22]。

【注释】

①方车：两车并行。　方：并排。也说成“方轨”。《战国策·齐策一》：“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行。”

②桴（fú 浮）：小木筏。编竹木而成，又叫簰。

③熙：通“嬉”，玩耍。

④养由基：参见十三·11·⑨。

⑤“有先”句：原注作“有先未中必中之征，精相动也。”　先中：先于箭射中的东西，即必中的气势。第二个“中”指气势镇住了猴子。

⑥咼：通“和”。

⑦不时：不是时候，指暗夜。

⑧说：悦。

⑨规：画。　孟贲：古代勇士，力大无比。

⑩君形者：精神。　君：主宰。　亡：消失。

⑪夫量：原注作“多不可计。”指家产极多，分家时互不计较分多分少。

⑫莫之为：莫为之。

⑬必亡之数：注定会死。数指定理。原注说耕牛是农民的命根子，王法禁杀，犯禁的杀头。“必亡”指杀牛的人。杨树达认为宰杀耕牛不致死罪，认为“必亡”指牛必死无疑，而马不一定会死，故有下文的说法。二说均可通。

⑭不必：不一定。和今语意思（不必要）不同。

⑮季孙氏：鲁国大夫季桓子，名斯，执掌鲁国国政。一说指季康子，名肥。《论语》记载，孔子反对季氏专权。　劫：劫持，胁迫。　公家：鲁公室，指鲁定公。

⑯说：或理解为劝告，或理解为假装取悦于季孙氏，以便从中劝说。所以下文说“先顺其所为”。这是孔子的策略。下文“与之入政”指使季孙氏交还权力给鲁君。　入：纳。

⑰曰：这里是有人说，实际是作者对孔子做法的评论。这几句话大意是讲邪正不能两立，当邪恶势力强大时，用假妥协的办法创造条件纠邪是不可能

的，反而会助长邪气。　举：用。　与直：支持帮助正派人。下面“与枉”的“与”同此。“勿与”的“与”作“同意”、“许可”讲。勿与指“枉”者不听从“直”者。　遂：最终。　往：指“直”者只得离去。

⑱同污而异途：即异途同污。”举枉与直”，枉者借直者的招牌暗中捞好处，“如何而不得”。“举直与枉”，枉者不买帐，结果是“污”照样存在。做法不同，效果一样。所以说“同污而异途”。孔子是走了“勿与遂往”的路。

⑲以善托其丑：做坏事前先装好人来打掩护。　托：寄托。这类事不胜枚举，古今皆然。原注举了晋献公宠妃丽姬的例子。丽姬想杀太子申生，先在献公跟前称赞申生，然后乘其不备行奸计。

⑳众议成林：原注作“众人皆议，平地生林。”　无翼而飞：原注作“无翼之禽能飞，凡人信(相信)之，以为实然(真的)。”

㉑三人成市虎：原注作“三人从市中来，皆言市中有虎。市非虎处，而人信以为有虎。”详见《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㉒一里能挠椎：原注作“一里之人皆言能屈椎者，人则信之也。”　里：古代居民聚居的地方。居户多少，古制历代不一。　挠：屈，使弯曲。　椎(chuí垂)：《墨子·备城门》：“长椎，柄长六尺，头长尺。”似今天的大锄头。

【译文】

有位鲁国人，他自己会制作帽子，妻子会编草鞋，他们搬迁到越地去谋生，结果陷入困境。凭着他们的特长去到用不上这些特长的地区，好比在山上去种荷花，又好比在水井中藏火。拿着钓鱼工具上山，举着斧头进深水，想得到鱼或柴，是难事。驾上并行大车到水乡越国，乘上箳筏进塞北胡地，想要不走上绝路，是不可能的。

楚王有只白猿，他亲自射这猿猴取乐，还没动手猴儿就抢走箭和楚王嬉戏起来了；假如让神射手养由基来射，当养由基刚张弓搭箭瞄准而还没射发时，那猴儿就已经吓得抱住柱子号叫起来，养由基的架势在射中猴儿之前就镇住猴子了。

和氏之璧，夏后氏的璜玉，恭恭敬敬地献给别人，会皆大欢喜；如果在夜间暗中用璧和璜玉投掷别人，就会因为惊吓别人而结下

仇怨：这是合时和不合时的不同效果。

画出西施的面容，虽然美丽但是不招人喜爱；画出孟贲的眼睛，虽然大但是不叫人害怕：因为只画一张脸或只画一双眼睛，精神全走失了。

有一家人弟兄们分家，家中财产多得没法计算，众弟兄不必计较分多分少，众人便称赞他们讲义气。因为没有限量，所以不可能计量。登上高处使人情不自禁地眺望，面临深谷使人不由自主地窥探：处境使人这样的。射箭使人姿势端正，钓鱼使人态度恭谨：事情使人这样的。

说杀死疲惫的牛可以换来良马不死，没有人肯做这种事。决定杀牛，这牛是死定了的，拿一定会死去换那不一定会死，这是不能做到的。

季孙氏胁迫鲁定公把持了国政，孔子做出高兴的样子，想先顺从季孙氏的所作所为，然后再找机会劝他把国政还给鲁定公。有人评论这事说："用奸邪之徒去扶助正派的人掌权，奸邪之徒打着正派人的招牌，什么好处捞不到手？用正派的人去扶助奸邪的人掌权，意见不被采纳，正派人终究干不下去。"这叫做从不同的途径和邪恶势力同流合污。邪恶势力大了就容不得正直的人立足。所以人多势众就能消灭狼，成群的狼会吃掉孤身的人。想搞歪门邪道的人一定要互相吹嘘他们如何正大光明。公正的风气树立不起来，而私欲却能防范的事，从古到今还没听到过，这是由于搞阴谋的奸人总是用伪装善良来掩护他们丑恶的行径。众人的流言像树林一样从地上冒出来，会让人相信鸟儿没有翅膀能飞上天；三个人都传说街市上有老虎，一里的人都说有人能把大铁锄头扭弯，人们会信以为真呢。

【原文】

12 夫游没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兽不疾易薮，水居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常。信有非礼而失礼[①]。尾生死其梁柱之下[②]，此信之非也；孔氏不丧出母[③]，此礼之失者。曾子立孝，不过胜母之间[④]；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⑤]，不饮盗泉[⑥]：所谓养志者也。纣为象箸而箕子唏[⑦]，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⑧]，故圣人见霜而知冰。

【注释】

①"信有"句：王念孙认为应作"信有非而礼有失"，由下文"此信之非也"、"此礼之失也"可以逆推原文之误。

②"尾生"句：参见十三·11·⑥。　其：用法同"于"，

③孔氏：孔子的曾孙白，字子上，孔伋(子思)之子。　丧：守丧。　出母：子女称被父亲遗弃(休)的母亲为出母。子思休弃其妻，死后子思不让儿子子上为母亲守孝。不为出母守孝的风习由此始，所以说"此礼之失也"。

④胜母：古地名。有的说是县名，有的说是里名。本书取后一说。曾子至孝，认为这个名称含有不敬母的意思，所以不过此地。《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邹阳狱中上梁孝王(西汉初封王)书也说及此事："故县名胜母，而曾子不入；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墨子认为"朝歌"之名不合他"非乐"的主张)。"

⑤曾子：应为孔子。古书记此事多作孔子，如《水经注·二十五》引《尸子》："孔子至于暮矣而不宿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

⑥盗泉：据《水经注》记载，在卞城附近，今山东泗水县内。

⑦"纣为"句：原注作"见象箸，知当作玉杯。有玉杯，必有熊蹯(熊掌)豹胎，以极广侈。故箕子为之惊号唏也。"此事《韩非子·喻老》有更详细的记载。　象箸：象牙筷子。　箕子：参见九·29·⑳。　唏：同"欷"，哀叹。

⑧"鲁以"句：原注作"恶其象人而用之，知后世必用殉(用人殉葬)，故孔子为之长叹也。"　偶人：木偶人。《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

无后乎?'"俑即偶人。以偶人代替活人殉葬,在殉葬习俗上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译文】

会游泳潜入水中的人不求在盆桶里洗澡,因为在江河池塘中已经能满足洗浴的要求了。所以以草为主食的兽类不担心改变生活的沼泽,生活在水里的动物不担忧改变水域,因为发生小的变动并没有影响它们的生活习性。信用有时候会被用错,礼节有时候会被改变。尾生为遵守幽会的信约淹死在桥下,这是错用信用的例子;孔子后人子思的儿子不为被子思休弃的母亲守孝,这是改变丧礼的例子。曾子坚持孝道,不肯经过胜母里的门口,墨子主张"非乐",不肯进入朝歌城;孔子主张清廉,口渴也不喝盗泉的水:这都是注重培养崇高志向的人。殷纣王用象牙筷子,箕子哀叹;鲁国用偶人陪葬,孔子痛心地叹息。所以圣人看见了秋霜便知道冰天雪地的寒冬即将来临。

【原文】

13 有鸟将来,张罗而待之,得鸟者,罗之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则无时得鸟矣。今被甲者,以备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①],则悬一札而已矣[②]。事或不可前规,物或不可虑[③],卒然不戒而至[④],故圣人畜道以待时[⑤]。

髡屯犁牛[⑥],既犐以椯[⑦],决鼻而羁,生子而牺[⑧],尸祝齐戒[⑨],以沉诸河[⑩]。河伯岂羞其所从出[⑪],辞而不享哉?

得万人之兵,不如闻一言之当[⑫];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呙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适。

撰良马者，非以逐狐狸，将以射麋鹿；砥利剑者，非以斩缟衣，将以断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13]，向者其人。见弹而求鸮炙[14]，见卵而求晨夜[15]，见麖而求成布[16]，虽其理哉[17]，亦不病暮[18]。

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弃其招箦[19]，不怨人取之。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则可。

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东走则同，所以东走则异。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则同，所以入水者则异。故圣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圣人之同死生，通于分理[20]；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义亡国，国亡者非必仁义；比干以忠靡其体[21]，被诛者非必忠也。故寒颤，惧者亦颤。此同名而异实。

明月之珠，出于蚌蜃；周之简圭，生于垢石[22]；大蔡神龟，出于沟壑[23]。万乘之主，冠锱锤之冠，履百金之车；牛皮为贱，正三军之众。

欲学歌讴者，必先徵羽乐风[24]；欲美和者，必先始于《阳阿》、《采菱》[25]。此皆学其所不学而欲至其所欲学者。

【注释】

①集：达到的地方。集有停止义。

②札：本指书写用的小木片，也叫"牍"、"牒"。这儿指铠甲上用皮革或金属制成的叶片。《集韵·栉韵》："札，甲叶也。"

③虑：王念孙认为应作"豫虑"。豫和上句"前"相对。

④卒：通"猝"。

⑤畜：养。原注作"道能均化，无不禀受，故圣人畜养以待时，时至而应，若武王伐纣也。"

⑥髡屯：原注作“丑牛貌。” 犁牛：原注作“不纯色。”髡屯犁牛指毛色驳杂丑陋难看的牛。

⑦犐(kē 科)：原注作“无角。”《玉篇·牛部》：“犐，无角牛。”刘文典本作“挦”。王念孙说古代字书无此字，应作“科”，秃的样子。笔者谨按：今汉口话把撤销职务叫做“ko”，和普通话“kē”对应。又鄂东罗田话把用长柄弯刀从乌桕树上摘下连枝的乌桕子等叫“ko”，此词有“取下”之义。牛本有角，无角当为某种原因所造成，犹撤销取掉之意。“挦”疑是这个方言词的本字。字书不录并非绝对可靠的证据。用于牛失角则改成“犐”而已。《汉语大字典》依王说判定“挦”是“犐”的“讹字”(王氏只说“挦”本作“科”，后人改为“犐”)。疑“挦”、“犐”都是“科”的区别字，(即后起本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犻(xiū 修)：原注作“无尾。”字又作“犻”。《字汇补》据本书此文收录此字，采用高诱注。犻、犻和“休”音近，取其“弃止”之义。弃、止则“无”。

⑧牺：作牺牲用。

⑨齐：通“斋”。

⑩沉：原注作“祀河曰沉。” 诸：之于。之指牛。 于：到。

⑪羞：感到羞耻，以为羞耻。

⑫“不如”句：原注作“当，谓明天时地利，知人之言，可以不战屈人之兵也。”“当”指恰当。一言之当即“当一言”，恰当的一句话。同类格式如“爪牙之利”、“筋骨之强”。

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出自《诗经·小雅·车辖》。高山喻崇高的人。仰：敬仰。 景行：大路，喻光明正大的人。 行：走，喻效法。 止：语末助词，表示肯定语气。后用“高山景行”喻崇高的德行。

⑭鸮炙：烤熟的鸮肉。

⑮晨夜：俞樾认为应作“辰夜”。 辰：时。

⑯黂(fén 坟)：粗麻，可织布。

⑰虽其理：虽然合事理。指有了弹弓可以弹射到鸮，有了鸮自然可烤着吃；有了蛋自然可以孵出鸡或鹤用来报时；有了麻自然可以织出布来。但这些都有一定的过程(要弹射烧烤、要孵化长成、要加工纺织)。所以下句说“亦不病暮”。这几句说不可急于求成，修养功到自成。

⑱病暮：等于说“等不及”、“难熬到时候”，急于有结果。 病：以为难受。暮：时间久长。

⑲箦(zé 责):床席。

⑳分(fèn 份)理:注定的事理。　分:命运。

㉑靡(mí 迷):靡烂。指遭杀戮。比干被纣王剖心而死。《庄子·胠箧》:"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于戮。"成玄英疏:"子胥遭戮,浮尸于江,令靡烂也。"

㉒简圭:原注作"大圭,美玉。"　垢石:玉含在石内,石与尘土相连,身有污垢,所以说"垢石",指其平凡低贱。

㉓大蔡:原注作"大蔡,元龟(玄龟,神龟)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龟为大蔡。"大蔡当指周所封的蔡国都城上蔡,在今河南上蔡西南。

㉔徵羽:这儿借代五音(部分代全体),用作动词,等于说掌握五音(练习音阶)。　乐风:了解音乐的教育作用。风指风化、教化。掌握五音是最基础的技能。了解风化作用是明确学习目的,这是学好歌唱的根基。

㉕欲美和者:刘文典说有几种类书引此文作"奏雅乐者",较切近文意。依原文,"美和"则指唱得好,也通。　《阳阿》、《采菱》:通俗歌曲。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随)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可见《阳阿》属中等程度、档次的歌曲。《楚辞·招魂》:"肴羞未通(饮宴之前),女乐(歌伎)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朱熹《集注》:"扬,一作'阳'。荷,一作'阿'。""荷,当作'阿'。《涉江》、《采菱》、《扬阿》,皆楚歌名。"《扬荷》即《阳阿》。

【译文】

有鸟儿将要飞来,张好罗网等它来到,鸟儿入网被捉住,只是绊在一个网眼上;如果因此就编出一个网眼的"罗网",那么就不知哪年哪月能捉到鸟了。现在披挂铠甲,为的是防备箭射伤身体;如果让人事先知道箭会射中某个部位,那么只需在那个部位挂一片甲片就行了,但这是不可能预见到的。很多事情是不能先算准的,很多事物是不能预卜的,往往是猝不及防地来临,所以圣人总是长时间修养好道来等待时机。

毛色驳杂体态丑陋的母牛,既没有犄角,又是秃尾巴,穿上鼻

子羁绊着它，等它产下牛犊拿去作牺牲，尸祝斋戒以后，把牛犊沉进黄河里。黄河水神河伯哪里会嫌它是头丑陋的母牛产的小牛而拒绝享祀呢？

得到上万的兵力，不如听到一句话的高明计谋；得到隋侯之珠，不如懂得隋侯的珍珠是怎样得来的；得到和氏璧，不如明白办事要看清对象，适合时宜。

挑选训练良马，目的不是骑上它猎取狐狸这类小兽，而是要射到麋鹿；磨快宝剑，目的不是用它来斩断白绢衣裳，而是要砍杀凶猛的公母犀牛。所以伟大的人物必定受人敬仰，高尚的品行必定被人效法，向往的是那崇高的人品。看见了弹弓便想立刻吃到烤鸮肉，看到了鸡蛋、鹤蛋便想立即孵化长大为自己报时辰，看到了粗麻就想马上变成布，虽然所想的事按理终会出现，但也不能犯急性病呀。

大象被取下牙，它不恨人类贪得象牙之利；人死后抛掉的裹尸床席，没有谁埋怨拾捡的人。人能够牺牲自身的某些利益来让他人得利，这是可以的。

疯子朝东乱跑，追赶的人也顺着方向追去，向东跑是相同的，但向东跑的原因却迥异。失足落水的人是掉到了水里，救他的人也是纵身入水，入水是相同的，但是下水的原因却迥异。所以圣人把死和生看得一样，蠢人也觉得死了活着差不多。圣人把生死看得一样，是因为看透了生死分定的道理；蠢人觉得死活是一回事，不懂得生有生的利害，死有死的利害。徐偃王因为行仁义亡国，可是国家灭亡的因由不一定都是施行仁义；比干因为忠心耿耿而遭纣王惨杀，可是被诛杀的人不一定都因为忠诚。所以畏冷会颤抖，胆小恐惧也会打战，但发抖的原因不一样。这类相同现象表述的词儿相同，但实质迥异。

明月之珠，出自蚌蛤；周的美玉，生自丑石，大蔡这种神龟，产自山沟深谷，万乘大国的君王，戴的是极轻的王冠，而乘坐的是价

值百金的车辆；牛皮是微贱的，蒙成战鼓却能整肃三军。

想学习歌唱技艺的人，一定先得掌握五音音阶，懂得音乐的教化作用；想演奏好高雅的乐曲，一定得先从《阳阿》、《采菱》这类普通歌曲练起。这都是通过学习最终并不明显起作用的基本知识、技能来获得想要学到手的高超艺术。

【原文】

14 耀蝉者务在明其火①，钓鱼者务在芳其饵②。明其火者，所以耀而致之也；芳其饵者，所以诱而利之也。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好弋者先具缴与矰，好鱼者先具罟与罛③。未有无其具而得其利。

遗人马而解其羁④，遗人车而税其䡾⑤，所爱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谚曰："烹牛而不盐⑥，败所为也。"

桀有得事，尧有遗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故亡国之法有可随者，治国之俗有可非者⑦。

琬琰之玉⑧，在污泥之中，虽廉者弗释；弊箄甑瓾⑨，在袡茵之上⑩，虽贪者不搏。美之所在，虽污辱⑪，世不能贱⑫；恶之所在，虽高隆，世不能贵。

春贷秋赋，民皆欣；春赋秋贷，众皆怨。得失同，喜怒为别，其时异也。

为鱼德者，非挈而入渊；为猿赐者，非负而缘木：纵之其所而已⑬。

貂裘而杂，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恶于无常行。

有相马而失马者，然良马犹在相之中⑭。

今人放烧⑮，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两者皆未有功⑯，而怨德相去亦远矣。

郢人有买屋栋者，求大三围之木⑰，而人予车毂。跪而度之，巨虽可而修不足。

蘧伯玉以德化⑱，公孙鞅以刑罪⑲，所极一也⑳。病者寝席，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糈藉㉑，所救钧也。

狸头愈鼠，鸡头已瘘㉒，虻散积血㉓，斫木愈龋，此类之推者也。膏之杀鳖㉔，鹊矢中猬㉕，烂灰生蝇，漆见蟹而不干，此类之不推者也。推与不推㉖，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

【注释】

①耀蝉：夜间燃火取蝉的一种方法。《荀子·致士》："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树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王先谦集解引郝懿行说："耀蝉者，火必明而后蝉投焉，蝉以阳明为趋也。照蟹者，火必暗而后蟹赴焉，蟹以阴暗为居也。二者，君子小人之分途也。故明主求贤如耀蝉，暗主搜慝（奸邪者）如照蟹。"《吕氏春秋·期贤》有同样的说法。本书文句当本此二书。

②芳：使芳香。

③罛（gū 姑）：大渔网。

④遗（wèi 卫）：赠送。下句"遗"同此。

⑤税：通"脱"。　轙（yǐ 以）：通"钗"，车衡（安轭的横木）上穿过缰绳的大环。《辞源》（新版）第四册 3035 页有图可参看。税、脱上古同是"月"韵字，声母音近，故税可通"脱"。

⑥盐：加盐，用作动词。

⑦“故亡”二句：亡国、治国这两个定语都是表示领属关系的，而不是表示性质的，否则有背原意。

⑧琬琰（yǎn 眼）：美玉。

⑨甀：原注说是甑带，读“黾”。《字汇》收有此字，音“猛”。所谓“甑带”，可能就是缠塞在甑与锅的接触部位的布，起防止漏汽的作用，或搭蒙在甑盖上的布，作用和前者近似。读“黾”，取“抿”紧之义；读“猛”取蒙盖之义。此物多用旧布充当，用久如抹布，所以这儿用来喻贱。箅以使水蒸气上升，甀则阻止蒸气散漏，作用似反，目的一致，所以这儿将两者并举。“委”作“甀”的声符，依古音也能说通。

⑩袝：《汉语大字典》未见此字，当为“旃”字。旃即“毡”。古书常“旃茵”连用，指垫席，这儿似借代妥善存放处，和上文“污泥”相对。

⑪污辱：处在卑贱处。下文“高隆”指处高贵处。

⑫贱：使卑贱。“不能贱”指不能使失去高洁品质，如同说“出污泥而不染”。下文“不能贵”指改变不了卑污的形象。

⑬其所：就是“各得其所”的“其所”，指适宜鱼、猿生活的环境，即渊和山林。　所：处所，名词。原注作“喻为政，官方定物，能文者居文官，能武者居武官。故曰纵之其所而已。”此注说得准确明了。

⑭“有相”二句：大意说有时良马虽然没被发现，但不因此改变它们良马的特质，它们仍然是良马。韩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虽有名马……不以千里称也”，意思和这儿近似。　失：不认识，没被发现。　在相中：在鉴别的对象之中，意即还存在。

⑮放：刘文典认为应作“於”（于），对于。

⑯有功：起作用。这句指操火者未加大火势，接水者未减弱火势，都是白忙乎一阵。“功”不当功劳讲。

⑰围：这儿应指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拢起来的周长，而不是两只胳膊合拢起来的长度。围多用于表示圆柱形物体（树干、腰）的粗细。

⑱蘧伯玉：参见九·4。

⑲公孙鞅：参见二·9·⑦。　刑：提倡峻法严刑。　罪：获罪被杀。

⑳所极：追求的目标，或达到的效果，指治理好国家。　极：目的，这里指达到（目的）。

㉑糈（xǔ 许）：古代祭神用的精米。　藉：指祭祀时用来衬垫祭品的草垫，

多用白茅草制成。

㉒“狸头”二句：狸头：狸猫的头。　愈：治好病。　鼠：说法不一。原注说是老鼠咬人后生的毒疮，狸头能治好，这是附会狸猫吃老鼠的现象。一说指“畏病”，即“瘋”病，又叫“瘋忧”，一种忧虑症，大约取老鼠胆小之意。一说指鼠瘘，即瘰疬，淋巴腺结核症，发冷发热。大约是鼠疫一类的传染病。　鸡头：即芡。生在水池中的一年生草木植物。其花托形似鸡头，所以又叫鸡头。种子可以吃。俗称鸡头包，也叫雁头。　已：止，治好。　瘘：原注作“颈肿疾。”颈部生的恶疮，久治不愈便形成孔洞流脓液。

㉓虻(méng 萌)：昆虫名，生活在野草丛中，雌性的吸人、畜的血。常叮咬牛身，这一种叫牛虻、牛蝇。

㉔膏：液态油脂。

㉕矢：通“屎”。　中：杀。

㉖推：指能推究出因由来。如狸头愈鼠，被理解成狸猫能吃老鼠，故其头也能治鼠疾；啄木鸟治虫牙是因为它啄食了牙虫。

【译文】

夜间燃火诱捕知了务必把火烧得明亮，钓鱼务必把鱼饵调得喷香。把火烧明亮，是借火光招引知了自投罗网；把鱼饵调得喷香是引诱鱼儿以便它们上钩。想引来鱼群先得疏通水道，想招来鸟雀安家得先栽种树木。水深了鱼群自会来聚集，林木茂盛鸟儿自然来安家。喜欢弋射的人先得准备好丝绳和箭，喜欢打渔的人得先有小网大网。没有不具备必要的器具而能获得某种好处的。

送给人家马却解下缰绳，送给别人车却拆下穿缰绳的环子，舍不得的少而失去的多。所以里弄中人们的谚语说：“烹制牛肉却不下盐，等于存心糟蹋这份菜。”

夏桀虽然是个暴君，但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像发明屋瓦传世；尧帝英明伟大，但也有失误之处，如不惩办“四凶”，任用“十六相”之类。嫫母外貌丑陋但她品行贞节正派，西施美如天仙但难免招蜂引蝶。所以灭亡了的国家的法规有可以采用的，治理得好的国

家的风习有值得批判的。

琬琰美玉，虽然在污泥之中，清廉的人也不肯放弃；破炊箅、围甑布，即使放到华贵的毡席上，贪婪的人也不屑一顾。美德在身的人，即使处在卑贱的位置，世人也不能使他改变美好的品德；恶行满身的人，即使爬上高位，世人也不会尊敬他。

青黄不接的春季贷谷给农民，秋收季节再收赋税，老百姓欢喜；春季吃不饱肚子时征收赋税，秋天再借贷，老百姓怨恨。得到的借贷和缴纳的赋税两种情况下数量一样，但老百姓喜怒不同，因为季节不同。

对鱼讲仁德，不是捕到鱼以后再提着放回深水；对猿猴讲恩赐，不是抓到以后再背上它放归树林：打一开始就听凭它们各处其安身之所就行了。

色彩驳杂的貂裘，不如毛色纯粹的狐裘，所以一个人没有比不具备纯真坚定的节操更令人讨厌的。

有相马而不能识认出千里马的事，但是良马并不因此就不存在于鉴别的马当中。

现在如果失火了，有的人拿着燃烧着的东西去助长火势，有人传递水救火，尽管两种人都没有达到各自的目的，但是受火灾的对想助长火势者的痛恨和对热心救火者的感激之情却相差很远。

楚国郢都有个人买房梁，需要“三围”粗的木料，有人卖给他一根旧车轴。他跪在地上量了量，粗细差不多，但长度不够。

蘧伯玉以德行感化了邻国不来侵犯，公孙鞅实行峻法严刑治理秦国最后获罪身死，他们治理好国家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各人的方法不同，下场也不同。病人卧床不起，医生用针石治疗，巫婆用精米、草垫求神保佑，他们方法不同，想救病人的目的是一样的。

狸猫的头能治好鼠瘘病，鸡头包能治好颈部恶疮，牛虻能散开郁血，啄木鸟能治虫牙，这些事物的因由是可以推究出来的。液态油脂能杀死鳖，喜鹊屎能毒死刺猬，腐烂的垃圾堆产生苍蝇，油漆

碰上了螃蟹不能干燥，这类事物的原由还搞不明白。有些事物可以推究，有的不能推究，好像不对又像对，好像对又像不对，谁能透彻了解其中的奥妙呢？

【原文】

15 天下无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众白也[①]。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必食其蹠数十而后足[②]。

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克。物固有以克适成不逮者[③]。

视方寸于牛，不知其大于羊；总视其体，乃知其大相去之远[④]。

孕妇见兔而子缺唇，见麋而子四目[⑤]。

小马大目，不可谓大马；大马之目眇，可谓之眇马[⑥]。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决指而身死，或断臂而顾活[⑦]，类不可必推。

厉利剑者必以柔砥[⑧]，击钟磬者必以濡木[⑨]，毂强必以弱辐。两坚不能相和，两强不能相服。故梧桐断角，马牦截玉。

媒但者非学谩也[⑩]，但成而生不信；立慬者非学斗争也[⑪]，慬立而生不让。故君子不入狱，为其伤恩也；不入市，为其侳廉也[⑫]。积不可不慎者也。

【注释】

①掇：取。

②蹠：原注作“鸡足踵也。”指脚掌。此句和上句出自《吕氏春秋·用众(或作“善学”)》，吕书“十”作“千”。杨树达认为应从吕书。或许本书暗引吕书时觉得“千”字太夸张，有意改成“十”，这种改动是可取的，不必非依吕书不可。

③克：取胜。这儿指能取胜的能力、功用。　适成：恰好。　不逮：不及，指发挥不了作用，达不到取胜的目的。是说有用有时反而无用。

④大：王念孙认为是衍文。大，可指大小。如“多”指多少，“重”指轻重，“长”指长短，“高”指高矮等等，故王说不必从。今语问长短、大小还说“几长？”、“几大？”。这句的“大”和上句的“大”不能划等号。

⑤“孕妇”二句：孕妇的心理状态确实对胎儿发育有一定影响，但这儿说的两种现象没有科学根据，属迷信。作者是想借此说明事物之间的微妙联系，宣扬其“感应”说罢了。

⑥“可谓”句：隐含着“不能谓小马”的意思，用肯定一种情况间接否定另一种情况，造成语言的变化。　眇：小目。《说文》：“眇，一目小。”

⑦顾：反而。

⑧厉：磨砺。这个意义后用“砺”。　柔砥：细磨刀石。原注柔为“濡”，即“软”。

⑨濡木：软木。坚木容易伤金石。

⑩但：通“诞”，欺诈。　谩：欺骗。

⑪慬(qín 琴)：勇敢。

⑫挫(zuò 坐)：原注作“辱也。”指伤损。和上句“伤”同义。

【译文】

天下没有纯白的狐狸，但是有纯白的狐皮衣，这是选用众多狐的腋下白皮毛缝缀而成的。善于学习的人，如同齐王吃鸡，一定要吃上几十只鸡脚爪踵才满足。

刀方便剃毛发，至于伐木，非使斧头不能成功。器物本来存在着因为它有某种功用而恰好派不上用场的情形。

只看牛的一寸见方那么大的一部分，不知道它比羊个头大；总

观牛的全体，才明白牛和羊的大小相差很远。

孕妇看了兔子，生的孩子是缺嘴唇，看了麋，生的孩子四只眼睛。

小马大眼睛，不能说是大马；大马眼睛小，可以说是小眼睛马，而不能说是小马。事物本来存在着好像是这么回事又不像这么回事的情形。所以断一根指头有时导至送掉性命，而断了手臂有时反而能活下来，事物的发展变化不能肯定地推测出来。

磨利剑一定得用细软的磨刀石，敲打钟磬一定要用软木棒，车毂坚硬一定得配用柔软的辐条。两者都坚硬就不能配合协调，两方都强大谁也降服不了谁。所以木质疏松的梧桐树可以撞断兽角，纤细的马尾可以截开玉石。

媒人会欺诈并不是专门受过撒谎训练，欺诈的职业习性一经养成便会说话不老实；培养勇敢精神的人并不是要学会打斗争抢，勇敢性格一经形成便不肯谦虚礼让。所以君子不肯在牢里做事，因为管牢狱的职业会伤害仁爱之心；君子不愿做买卖，因为经商伤害廉洁的美德。善德和恶行都是逐渐积累而形成的，对此不能不审慎啊！

【原文】

16 走不以手，缚手走不能疾；飞不以尾，屈尾飞不能远。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使之见者乃不见者也；使鼓鸣者乃不鸣者也。

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①；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论远。

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户；一人相随，可以通天下。

足蹍地而为迹，暴行而为影，此易而难[2]。

庄王诛里史[3]，孙叔敖制冠浣衣[4]；文公弃荏席[5]，后霉黑，咎犯辞归[6]。故桑叶落而长年悲也。

鼎错日用而不足贵[7]，周鼎不爨而不可贱[8]。物固有以不用而为有用者[9]。地平则水不流，重钧则衡不倾[10]。物之尤必有所感[11]，物固有以不用为大用者。

先倮而浴则可，以浴而倮则不可[12]；先祭而后飨则可，先飨而后祭则不可：物之先后各有所宜也。

祭之日而言狗生[13]，取妇夕而言衰麻[14]，置酒之日而言上冢，渡江、河而言阳侯之波[15]。

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杀人[16]，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17]，其望赦同，所利害异。故或吹火而然[18]，或吹火而灭，所以吹者异也[19]。

烹牛以飨其里，而骂其东家母[20]，德不报而身见殆。

文王污膺[21]，鲍申伛背[22]，以成楚国之治。裨谌出郭而知[23]，以成子产之事。

朱儒问径天高于修人[24]，修人曰："不知。"曰："子虽不知，犹近之于我。"故凡问事，必于近者。

寇难至，躄者告盲者[25]，盲者负而走，两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语，使躄者走，失其所也。

郢人有鬻其母，为请于买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26]。"此行大不义而欲为小义者。

介虫之动以固，贞虫之动以毒螫，熊罴之动攫搏，兕

牛之动以抵触:物莫措其所修而用其短也。

治国者若耨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堕发而犹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檠不正而可以正弓[27],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

力贵齐[28],知贵捷。得之同,速为上;胜之同,迟为下。所以贵莫邪者,以其应物而断割也;刖靡勿释[29],牛车绝辚[30]。

为孔子之穷于陈、蔡而废六艺[31],则惑;为医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药[32],则勃矣[33]。

【注释】

①脔(luán 峦):切成小块的肉。 镬(huò 获):古代的大锅。原注说"有足曰鼎,无足曰镬。"

②"足蹍"三句:蹍:践踏。 暴:太阳照晒之下。 易而难:原注作"履地迹自成,行日中影自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难也。"

③庄王:楚庄王。 里史:庄王时的佞臣。

④"孙叔"句:原注作"恶人(里史)死,叔敖自知当见(被)用,故制冠浣衣。"俞樾认为"制"应为"刷",刷和"浣"相对。刷冠洗衣指准备上任。史传孙叔敖曾三去令尹之职。

⑤"文公"句:《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文公反(返)国至河(黄河),令笾豆(盛食竹器和高脚盘,普通食具)捐(弃)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长出膙子,指因劳累而体弱)、面目黧黑者后之(等于说不重视,封赐在后)。咎犯闻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国,咎犯闻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国邪?'犯对曰:'笾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劳有功者也,而君后之。今臣与在后,中(心里)不胜其哀,故哭。且臣为君行诈伪以反国者众矣。臣尚自恶(讨厌)也,而况于君(君更会厌我善诈术)。'再拜而辞……"。

⑥咎犯：晋文公的舅父，跟随文公流亡，有功。　辞：辞官告隐。

⑦错：小鼎锅。王念孙认为当作“鐕”。而且此字应在“鼎”上头。鐕鼎即小鼎。

⑧周鼎：原注说是“周家大鼎”。当指周王室的宝鼎。

⑨有用：这儿指用作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宝物。

⑩钧：同“均”。这儿的衡指天平式的秤。

⑪尤：过失。这儿指出现过失。

⑫以浴：刘文典怀疑是“先浴”之误。“先浴”和“以(已)浴”在这儿无关紧要，原文的意思只在穿衣而浴，浴后裸身，喻先后颠倒。

⑬生：通“胜”。“腥”本来作“胜”(不是“勝”的简化字)。《说文》：“胜，犬膏臭也。”狗胜指狗肉的腥味。杨树达认为“狗生”是骂人的话。

⑭取：“娶”的古字。

⑮阳侯之波：参见六·2·③。

⑯也：句中助词，表示停顿语气。下一句的“也”同此。　且：将要。

⑰活：救活，让活着。

⑱然：“燃”的古字。

⑲所以吹：吹的方法。有的火可以重吹，有的火只可轻吹。

⑳东家：东邻。

㉑污膺：胸部凹陷。　污：低洼。

㉒鲍申：楚国国相。

㉓裨(pì 僻)谌：郑国大夫。他在郊外谋划能成事，而在都城谋划却不行。郑国有难，子产把裨谌带往城外，和他商议救国大事。

㉔径：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㉕躄(bì 必)：腿瘸。

㉖幸：希望。　食(sì 饲)：养。　苦：使受苦。

㉗檠(qíng 晴)：矫正弓的器具。

㉘齐：原注作“齐、捷皆疾。”指迅速，猛急。《尔雅·释诂下》：“齐，疾也。”邢昺疏：“齐，急疾也。”《诗经·小雅·小宛》：“人之齐圣，饮酒温克。”王引之《经义述闻》：“齐者，知(智)虑之敏也。”《荀子·修身》：“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杨倞注：“齐给便利，皆捷速也。”依原注齐应读齑(jī 机)音。

㉙刖：杨树达认为通“剀”(kǎi 凯)，意思是“摩”。靡与摩义同。刖靡等于说

摩来摩去，钝器断物如此。这句呼应上文“迟为下”。

㉚牛车绝辚：原注作“楚人谓门切（门槛）为辚，车行其上则断之。”杨树达认为这句也是呼应上文讲“迟为下”的道理。

㉛六艺：原注作“礼、乐、射、御、书、数。”

㉜药：俞樾认为通“瘵”，治疗。瘵是“疗”的异体字。《说文》：“瘵，治也。或作‘疗’。”瘵、疗古音声母同，韵通。成语“不可救药”的“药”当取此义。

㉝勃：通“悖”，谬。

【译文】

跑步不直接用手，但是把两手捆起来便跑不快；飞行不直接靠尾，但是弯着尾巴飞不远。事物直接运用的部分一定靠不直接运用的部分相配合才能发挥作用。所以让你能看见的却是本身看不见的；让鼓发声的却是本身不发声的。

尝一小块肉，可以知道一锅肉的味道；挂上羽毛和木炭，可以知道空气的湿度：这是从小知大的例子。看见一片叶子凋落，就知道一年快到冬天了；看到瓶子中的水结成冰，就知道气候已经很冷：这是从近推知远的例证。

三个人肩并着肩，不能走出门去；一个人跟在两个人身后走，可以畅行无阻，走到那儿都行。

脚踩在地上就留下脚迹，在太阳下行走就形成影子，留下脚迹和形成影子很容易，而脚印正、影子不歪却困难。

楚庄王杀了佞臣里史，孙叔敖便刷干净帽子，洗好衣裳准备复职；晋文公抛掉垫席、怠慢黑瘦的随从流亡过的人，咎犯就要辞官归隐。所以桑叶凋零会引发人悲叹时光的流逝。

小小鼎锅天天使用可是不值得贵重，周王室的传国宝鼎不用来煮饭熬菜，可是不能轻视。事物本来存在着因为不作某种用度而有更大的用途的情形。地势平坦水就不流动，重量均匀秤就不会倾斜。事物发生差错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器物本来有着因为不用而派大用场的情况。

先脱光衣裳再洗澡顺理成章，已经穿着衣服洗完澡再脱光衣服便不成名堂；先祭祀祖宗神灵然后吃祭品合情合理，先尝祭品再拿去祭祀祖宗神灵便是大不恭敬：事情的先后各有适当的次序。

祭祀的日子里谈论不能作祭品的狗肉如何腥臭，娶媳妇的良辰说道谁家在披麻戴孝，设宴款待贵宾的日子议论上坟的事，渡长江、黄河时说波神会显灵：这都是说话不合时宜。

有的说知道朝廷即将大赦，赶快多杀些死囚犯人；有的说知道即将大赦，这下能多救些人的性命了。希望大赦令颁布是相同的，但是希望中包含的却分别是害人、利人之心。所以有时吹火越吹越旺，有时吹火反而吹熄，因为两种吹法不同啊。

烹牛来款待邻里，可是又辱骂东邻人家的母亲，这样做法德行不能服人而自身却要遭受危险。

楚文王塌胸，鲍申驼背，但他们以丑陋的长相把楚国治理得有条有理。裨谌呆在城里无计可施，一到郊外便计如泉涌，子产带着他出城共商国政成就了大事。

侏儒人向长子请教天有多高，长子说："不知道。"侏儒人说："您虽然不晓得天高，但还是比我离天近呀！"所以凡是问事，一定要找熟悉事情的人。

敌寇要来祸害人，跛子去告诉了瞎子，瞎子背上跛子逃走，两人都幸免一死，因为各自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假如是瞎子去告诉跛子，让跛子背上瞎子逃跑，那就没法发挥他们的长处了。

楚都郢城有个人卖母亲，此人替母亲要求那买主说："这位老妈妈年迈了，希望你好好奉养她，别叫她吃苦。"这个家伙干出忤逆不孝的坏事却想装点小慈悲来宽慰自己的良心！

介甲类的动物靠坚固的甲壳活动生存，蜂类动物靠毒螫活动生存，熊罴靠力大来攫取食物，兕牛凭角抵触来活动：物类没有抛开自己的长处而用短处的。

治理国家如同耨田，耨去妨害禾苗的杂草罢了。现在洗头会掉

头发，但人们仍然经常洗头，从不停止，因为损失少，得到好处多。

磨石本身不锋利但它能磨快刀剑，檠本身不正而可以矫正弓身，事物本来有自身不正却可以正别的东西、自己不锋利却可以使别物锋利的功能。

用力贵在迅猛突发，智慧贵在敏捷。收获一样，以快到手为上；打胜一样，以缓慢为下。人们之所以贵重莫邪宝剑，因为它碰上物体立刻砍断；钝刀割物，摩过来摩过去老半天割不断，牛车压断门槛也不那么简单。

因为孔子在陈和蔡走投无路陷入困境，就废弃孔子传授的六艺，那就糊涂了；因为医生不能治好自己的病，有病不找医生治疗，那就荒谬了。

卷十七　说　林

【题解】

见《说山》。

【原文】

1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遽契其舟桅[1]，薄暮而求之，其不知物类亦甚矣[2]！夫随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虽时有所合，然而不足贵也。譬若旱岁之土龙，疾疫之刍狗，是时为帝者也。曹氏之裂布[3]，蛷者贵之[4]，然非夏后氏之璜。

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广大矣。

【注释】

①桅：王念孙认为应作"㮰"，船弦。

②"刻舟求剑"又见于《吕氏春秋·察今》。

③曹氏:俞樾疑“氏”是衍文。曹通“褿”,小儿的尿布,垫屎、尿的布片,今方俗语称为“片子”。 裂布:余布,即用过的尿布。

④蛷(qiú 求)者:患蛷螋疮的人。蛷螋即蠼螋,虫名,俗称长脚蜈公。《本草纲目·虫部·蠼螋》:“时珍曰:‘蠼螋,隐居墙壁及器物下,长不及寸,状如小蜈公,青黑色,二须六足,足在腹前,尾有叉歧,能夹人物。俗名搜夹子,其溺(尿)射人影,令人生疮,身作寒热。’”被此虫爬处也生疮。用尿布烧灰傅患处可愈。《说文》说是多足虫。蠼螋疑是“蛷”的分音写法。蠼的上古音声母为“见”母(读为 g),蛷属“群”母,为“见”母浊音。螋、蛷同是“幽”韵。蠼的声母拼螋的韵就是“蛷”。

【译文】

用某一个朝代的制度来治理天下,好比有位外乡人乘船,船走到江中,他的剑落进江里,此人赶忙在剑掉下的船弦部位刻上记号,傍晚船靠岸后他从刻有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找剑,这种人不懂得事物的变迁也太厉害了!只晓得在小角落里打转,而不知道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周游,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虽然偶然间能够达到自己的愿望,但这种巧合是不值得珍贵的。比如大旱之年求雨用的土龙,为求神灵保佑疾病痊愈而用的刍狗,这些东西只是暂时起主宰作用。小孩用过的尿布,患蛷螋疮的人贵重它,但是它并不是夏后氏的璜玉。

没有古今,没有始终,天地未分时的混沌状态产生天地,这是最深奥微妙而又广大的道。

【原文】

2 足以蹍者浅矣,然待所不蹍而后行[①];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后明[②]。

游者以足蹶[3]，以手抻[4]，不得其数，愈蹶愈败；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

鸟飞反乡，兔走归窟，狐死首丘，寒将翔水[5]，各哀其所生[6]。

毋贻盲者镜，毋予躄者履，毋赏越人章甫，非其用也。

椎固有柄，不能自椓；目见百步之外，不能自见其眦。

狗彘不择甂瓯而食[7]，偷肥其体而顾近其死[8]；凤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

月照天下，蚀于詹诸[9]；腾蛇游雾，而殆于蝍蛆[10]；乌力胜日，而服于鵻礼[11]：能有修短也。莫寿于殇子[12]，而彭祖为夭矣[13]。短绠不可以汲深[14]，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

怒出于不怒，为出于不为。视于无形，则得其所见矣；听于无声，则得其所闻矣[15]。至味不慊[16]，至言不文，至乐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斫，大豆不具[17]，大勇不斗：得道而德从之矣，譬若黄钟之比宫、太蔟之比商，无更调焉[18]。

以瓦钰者全[19]，以金钰者跋[20]，以玉钰者发[21]。是故所重者在外，则内为之掘[22]。逐兽者目不见太山，嗜欲在外，则明所蔽矣。

听有音之音者聋，听无音之音者聪；不聋不聪，与神明通。

【注释】

①"足以"二句：以：王念孙认为应作"所"。浅：窄，矩离短。所不蹑：踩不到的地方，没踩的地方。原注作"待所履而行者则不得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后行。"这两句大意是说：人走路，迈出一步，两足踩及的距离很短，假如老呆

在已经踩着的地方不动，或者原地踏步，不向尚未踩到的地方跨步，就不能叫行走。或理解为：每走一步，两脚之间总有脚所不踩的空档，假如两脚紧接着移步，像用脚丈量距离那样移脚，也不成其为行走。“所不履”即指尚未踩到处或两脚间的空档两种情况，表示所谓“无”，有“无”才能生“有”。

②“智所”二句：褊(biǎn 贬)：狭小，狭隘。 所知：应理解成已经知道的事理。 待所不知：靠不断认识未知的事理。 明：显出聪明，或越来越聪明。作者认为人的聪明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要在不断实践中增长。这是很正确的。

③蹶(juě 决上声)：本指骡马等跳起来用后腿向后踢，俗称“尥(liào 料)蹶子”。这儿指踢蹬、扑腾。

④拂(pō 坡)：击打，划拨。

⑤寒将：水鸟。

⑥哀：原注作“犹爱也。”俞樾认为通“依”。爱和依两字都是零声母(“影”母)，“物”韵“微”韵阴入对转，故音通可以通假。哀从衣声，也可为证。两说都可通。爱则思，则依。《释名·释言语》：“哀，爱也。爱乃思念之也。”《管子·侈靡》：“国虽弱，令必敬以哀。”郭沫若等集校：“哀读为爱，古字通。”

⑦甂(biān 边)：小瓦盆。 瓯(ōu 欧)：小瓦盆，比甂大。《方言》卷五：“甂……自关而西谓之甂，其大者谓之瓯。”《说苑·反质》：“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家语·致思》：“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这两例是宣传尚简朴。本书则是以猪狗贪不择食，喻小人贪眼前小利不顾祸害将至。

⑧偷：苟且。 顾：反而。 近：靠近。

⑨詹诸：即蟾蜍。古人误以为月蚀是月中有蟾蜍吃月亮。或者借助神话、想像权且解释尚不明白的月蚀现象。

⑩殆：原注作“犹畏也。”应指陷于危困。 蝍蛆：原注作“蟋蟀。《尔雅》谓之蜻蛚之大腹也。”《尔雅》郭璞注“蝍蛆”说：“似蝗而大腹，长角，能食蛇脑。”高注所说“蜻蛚”即蟋蟀。《广雅》、《玉篇》等说蝍蛆是蜈蚣。郝懿行《尔雅义疏》罗列众说最后说“未识是今何物耳，姑存之以俟知者”。今人徐朝华《尔雅今注》取蜈蚣之说。笔者从郝氏，不作定释，译文照用原名不作对译，知其能困蛇而已。《汉语大字典》兼存“蜈蚣”、“蟋蟀”两解而倾向于蜈蚣说。有以待亲睹事实者方可定论。

⑪“乌力”二句：乌：传说中的太阳中的三足乌鸦，是古人看到的太阳黑子

的形象化解释。原注说“乌在日中而见(现),故曰胜日(高温不化)。”　雗(zhuī 追)礼:原注作“《尔雅》谓‘䳭茳’……间蚕(蚕孵出略长大以后分器喂养)时晨鸣人舍者,鸿鸟(大鸟)皆畏之。故曰能有修短也。”今所见《尔雅》作“䳭鸠”、“鵧鷑”(píngjí 平及)”。《荆楚岁时记》所记和原注近似:“春分日……有鸟如乌,先鸡而鸣,‘架架格格’,民候此鸟则入田。”这种小黑鸟比乌鸦小但据说能追赶乌鸦。所以本书这儿说“服于雗礼”。参见郝懿行《尔雅义疏》“鵧鷑”条疏注。

⑫“莫寿”二句:原注作“生寄,死归,殇子去所寄,归所安,故曰以为寿。彭祖盖楚先,寿八百岁,不早归,故以为夭。”“一说,彭祖盖黄帝时学仙者,言不如殇子早归神明矣。”根据原注,这儿是将人死返归天地看成所谓的“长寿”,等于说“永生”、“永垂不朽”。从这个观点出发,活到八百岁的彭祖便算短命了,因为生命不过是临时寄身于人世,活得再久也是短暂的。　殇子:未成年而死的人。这两句意思应理解成死比活着好,这当然是偏激的看法。但行尸走肉,苟且偷生,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前者不可取,后者可歌可泣,从这个角度讲,的确是生不如死。

⑬为夭:算作短命。

⑭绠(gěng 梗):汲水用的绳子。

⑮“视于”四句:这儿的“无形”指肉眼不能看清的极细微极细微的东西,例如要用高倍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微生物之类。能看清这类“无”形之物,就无所不能见。这儿宣扬的是“神视”,今天的微雕者近似如此妙境。“听于无声”道理一样。这里的“视”、“听”以及上文的“寿”和“夭”都赋予了特定含义,不宜用一般意义去理解它们。

⑯慊(qiè 窃):满足,快意。

⑰大豆不具:《吕氏春秋·贵公》:“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斫,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害民)……”本书此处当出自吕书,俞樾认为这句应依吕书作“大庖不豆”。俞说是,大庖和大匠、大勇、大兵相对。高诱注“大庖不豆”说:“但(只)调和五味,使神人亨之而已,不复自列簠簋笾豆也。”陈奇猷校释说:“此‘大庖不豆’与上下文‘大匠不斫’、‘大勇不斗’、‘大兵不冦’均是处上位者不越职而为小事之义……列笾豆既非庖人之职,又是小事,故云‘大庖不豆’也。”陈说甚是。此外,这儿有宣扬“神化”的意思。　豆:列豆,摆食具,用为动词。

⑱“譬若”三句：黄钟律以宫音为主音，太蔟律以商音为主音。参见三·24·①。 比：配，相配。 更：改动。这几句比喻大匠等以“道”御物不以技取胜。

⑲钍：通“注”，赌注，赌博时所押的财物。这几句出自《庄子·达生》，是虚拟的孔子回答颜渊的话：“……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惛。其巧一也，而有所矜（顾惜），则重外（外物，如财钱）。凡外重者内拙。” 全：安稳。指心神安定，不怕输。

⑳跋：原注作“跋者，刺跋走。”《说文·足部》：“跋，蹎（即“颠”）跋也。”又《说文·癶部》：“癶，足刺癶也。”癶（bō 拨）本指两足成八字形，即罗圈腿。原注“刺（là 辣，乖背）跋”即“刺癶”，走路不稳，颠颠倒倒。这儿喻心神不安，即《庄子》文说的“惛”。这是因为害怕输掉黄金。

㉑发：原注作“发者，疾速。”如箭的射发。这儿喻心情特别焦急，心像要跳出胸外，也是怕输掉玉器。或理解成急切取胜。《庄子》文用“巧”、“惮”、“惛”，更明朗，本书用跋、发，注重修辞，更形象。各有所长。

㉒内：内心。 掘：通“拙”。《庄子》文正作“拙”。

【译文】

人走路时跨一步所踩到的范围是很小的，但是不停地迈步踩踏原先没涉足的地方就能走向远处；人的智慧一次所知道的事理是狭隘的，但是不断地认识新事物就会越来越聪明。

初学游泳的人用脚瞎扑腾，用手乱拍打，没掌握游泳要诀，越踢蹬拍打越往下沉；当他掌握了游泳秘诀以后，便用不上全靠手脚了。

鸟儿飞得再远总要返回鸟巢，兔子跑得再远也要回到洞中，狐狸死在外面头要朝向巢穴所在的山丘，寒将鸟总在水面飞翔，它们各各依恋自己出生的环境。

不要送给盲人镜子，不要送给瘸腿鞋子，不要赏给越人礼帽，因为这些物件他们没有用。

椎子本来安着柄，但不能敲打自身；眼睛能看到百步开外，但看不到眼眶。

狗和猪不挑选食器、食物进食，苟且贪生吃肥了自己，而这样反而走向死地；凤高飞在千仞之上，不随便栖息进食，所以没有谁能诱它上钩投网。

月亮能够照遍天下，可是会被蟾蜍咬缺；腾蛇能腾云驾雾，可是会被小小的蝍蛆制服；三足乌能战胜太阳，可是害怕比它个子小的雏礼：各自的能耐有长有短啊。如果认为没有比夭折归天更"永生不朽"，那么彭祖八百岁也算短寿。绳子太短的汲水器不能打深井的水，器皿小了不能盛放大物，因为它们胜任不了。

怒气是从没有怒气的时候发生的，干某件事之前并没有干这件事。能看清无形之物，那么想看清什么便能看清什么；能听到无声之声，那么想听见什么便能听见什么。最美的味道尝着没有快感，最高深的话没有文饰，最大的快乐不露笑意，最美妙的音乐不扯起嗓子干喊；最高明的工匠不着意砍斫，最高明的厨师不陈列食具，最勇敢的人不靠打斗取胜：掌握了道，德就紧随不离身了，好比黄钟律配合宫音，太蔟律配合商音，不用换成别的音调。

用瓦器作赌注的人心神安定，用黄金作赌注的人神魂颠倒，用美玉作赌注的人心急如焚。因此过于看重外物，心智就因之笨拙。追逐野兽的人眼睛看不见泰山，嗜欲全用在外物上，眼睛便被蒙蔽了。

听有音之音会耳聋，听无音之音耳灵；既不聋也不灵，就和神明相通了。

【原文】

3 卜者操龟，筮者端策[①]，以问于数，安所问之哉[②]！舞者举节，坐者不期而抃皆如一[③]，所极同也[④]。

日出旸谷，入于虞渊[5]，莫知其动，须臾之间俛人之颈[6]。

人莫欲学御龙，而皆欲学御马；莫欲学治鬼，而皆欲学治人：急所用也。

解门以为薪，塞井以为臼，人之从事，或时相似。

水火相憎，鏏在其间，五味以和；骨肉相爱，谗贼间之，而父子相危。

夫所以养而害所养，譬犹削足而适履，杀头而便冠。昌羊去蚤虱而来蚙穷[7]，除小虫而致大贼，欲小快而害大利。墙之坏也，不若无也，然逾屋之覆。[8]

璧瑗成器[9]，礛诸之功；镆邪断割，砥砺之力。

【注释】

①端：用手拿着；拿正。

②"以问"二句：这两句的关键是"数"字。这儿指占卜的方术。卜筮者问卜筮的技艺、方法，说明不懂这门技艺。比喻不懂某件事情却要去干这件事，一定做不好。所以说"安所问之。"

③期：相约。　抃：鼓掌。

④极：目标。这里指舞乐的节奏。

⑤"日出"二句：参见三·21·①、㉘。

⑥俛：同"俯"，掠过。"俛人之颈"指日西沉时离地面很近，不到一人高。

⑦昌羊：原注作"昌蒲"。昌后作"菖"。菖蒲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水边。根茎可以做香料，可入药。　蚙(qín 琴)穷：蚰蜒(yóuyan 由延，蜒读轻声)，像蜈蚣一样的毒虫，比蜈蚣小，体短扁平，足细长，触角多，栖息阴湿处。原注说此虫能"入耳"害人。喜闻油香。《汉语大字典》第四册 2843 页有图可参看。本书《泰族》："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席"的误字)者，为其来蚙穷也。"蚙，不可误成"蛉"。

⑧“墙之”三句：原注作“不若其无为墙。屋之覆为败（坏）屋，墙之坏更（变）为土，归于本。故曰逾屋之覆也。”　逾：胜过，强似。

⑨瑗（yuàn 院）：大孔的璧。

【译文】

卜者拿着龟壳，筮者拿上蓍草，卜问占卜的方术，这哪里是他们该问的呢！跳舞的合着节拍起舞，坐着观赏的人不期而同地一致拍掌，因为两者的节奏都一样。

太阳从旸谷升起，到虞渊落下，不明白它是怎么走的，一会儿便偏西了。

人们都不学习驾龙，而学习御马；都不愿意学习治理鬼，而学习治理人：因为御马、治人是人们急需的。

卸下门劈掉当柴烧，堵塞水井作碓臼，人们干蠢事，有时和这相似。

水火不相容，但是小鼎锅盛带水汁的食物架在火上，却可以煮成五味调和的美食；骨肉亲情，谗贼小人居中挑拨，父子也会互相危害。

为贪养生之物而伤害生命，好比削足适履，削小脑袋便于戴上帽子。菖蒲能熏走跳蚤虱子，却又招引蚰蜒来害人，除掉小虫而招至大害，贪图小快活而伤害大利。知道院墙要倒不如当初不筑成墙，不过墙倒后又变成泥土，恢复了本来面目，总比房屋倒塌好得多。

璧瑗能够成为玉器，靠的是礛诸的功劳；莫邪能锋利无比，靠的是砥砺的力量。

【原文】

4 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强弩藏。

虻与骥致千里而不飞，无糗粮之资而不饥[①]。

失火而遇雨，失火则不幸，遇雨则幸也。故祸中有福也。

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②]，畜粟者欲岁之荒饥也[③]。

水静则平，平则清，清则见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为正。

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塞，唇竭而齿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④]。

钧之缟也，一端以为冠[⑤]，一端以为袜。冠则戴致之[⑥]，袜则蹍履之。

【注释】

①糗(qiǔ 求上声)粮：干粮。

②疾病：刘文典、杨树达认为应为“疾疫”。疫指流行性传染病，死人多。

③畜：“蓄”的古字。 岁：年成。 荒：原注作“大饥”。 饥：繁体作“饑”，古义指饥荒，年成坏。而饥的繁体“飢”指肚子吃不饱，是一般的饿。

④“河水”二句：原注作“言非一朝一夕也。”大意说河床是长期冲刷山谷泥土形成的，冲走泥土越多河越深。

⑤“钧之”二句：钧同“均”，平分。 之：助词，表示这句话不独立成句。端：段。

⑥致：王念孙认为应为“跂”，也是戴的意思。《广韵》：“跂，跂戴物也。”跂同支，有搁置义。把帽子放到头上，故当戴讲。

【译文】

狡兔得到手了，猎犬就被烹掉；飞鸟射杀完了，强弓就收藏起

来。

虻蝇叮在骐骥身上到达千里远不用飞动，没有干粮资助却不挨饿。

失火碰上下雨，失火是不幸的事，但碰上下雨又是幸事。所以说祸中有福。

棺材店老板巴不得民间瘟疫流行，屯积粮食的奸商巴不得闹饥荒。

水静止就平正，平正就清澈，清澈就能映出物形，物形对着它不能隐藏自己，所以静水可以作镜子帮助正衣冠形貌。

大河干了溪谷便空虚无水，山丘崩塌变平地深渊便被填塞，嘴唇翻起来牙齿便感到寒冷；河床之所以深，是长期冲刷山崖泥土形成的。

把一块白绢分成两半，一段做成帽子，一段缝成袜子。帽子戴在头上，袜子却踩在脚下。

【原文】

5 知己者不可诱以物，明于死生者不可却以危①，故善游者不可惧以涉。亲莫亲如骨肉，节族之属连也②；心失其制，乃反自害，况疏远乎？

圣人之于道，犹葵之与日也，虽不能与终始哉，其乡之诚也③。

宫池涔则溢，旱则涸。江水之原，渊泉不能竭。

盖非橑④，不能蔽日；轮非辐，不能追疾。然而橑、辐未足恃也。

金胜木者，非以一刃残林也；土胜水者，非以一墣塞

江也⑤。

【注释】

①劫：通“劫”，胁迫。或释劫为“使后退”，也可以。

②节：关节。 族：“簇”的古字，读 cù（促），筋骨交错的部位。《庄子·养生主》：“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难以剖开），怵然（害怕的样子）为戒（警觉）。” 属（zhǔ 主）：连接。

③乡：向。

④盖、橑：见二·9·⑧。

⑤墣（pú 朴）：土块。

【译文】

有自知之明的人不能拿物欲诱惑他，明白生死由天定这个道理的人，不能用危难来胁迫他，所以会游泳的人不能拿蹚浅水过河吓唬他。亲密关系没有超过骨肉的，关节筋络把它们紧紧连接起来，使全身成为有机的整体；但是如果心脏丧失了控制人体的主宰作用，身体的各器官反而会自相残害，何况关系疏远的事物呢？

圣人对于道，如同葵花向日，虽然不能始终跟随，但朝向仰慕的心是真诚的。

学宫前的水池，久雨积水就会漫溢，天旱便会干涸。长江的源头，是极深的渊潭，所以不会枯干。

伞盖离开了骨架的支撑，便不能张开遮阳；车轮没有辐条，便不能跑快。虽然如此，只靠伞骨和辐条是不管用的。

金属刀具能断木，但并不是一刀就能砍尽森林；泥土能够堵水，但并不是一块土就能塞住长江。

【原文】

6 躄者见虎而不走，非勇，势不便也。

倾者易覆也，倚者易辀也[1]，几易助也[2]，湿易雨也。

设鼠者机动，钓鱼者泛杭[3]，任动者车鸣也[4]。刍狗能立而不能行，蛇床似麋芜而不能芳[5]。

谓许由无德，乌获无力，莫不丑于色[6]，人莫不奋于其所不足。

以兔之走，使犬如马[7]，则逮日归风[8]。及其为马，则又不能走矣。

冬有雷电，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势不易，小变不足以妨大节。

黄帝生阴阳[9]，上骈生耳目[10]，桑林生臂手[11]，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12]。

终日之言，必有圣之事[13]；百发之中，必有羿、逄蒙之巧。然而世不与也，其守节非也[14]。

牛蹏彘颅亦骨也，而世弗灼[15]，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

近敖仓者不为之多饭[16]，临江河者不为之多饮，期满腹而已。

兰芝以芳[17]，未尝见霜；鼓造辟兵，寿尽五月之望[18]。

舌之与齿，孰先砻也[19]？錞之与刃，孰先弊也？绳之与矢，孰先直也[20]？

今鳝之与蛇，蚕之与蠋[21]，状相类而爱憎异。晋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骊戎以美女亡晋国[22]。

聋者不歌，无以自乐；盲者不观，无以接物。

【注释】

①轵(rǒng 冗)：推，推倒。

②几(jī 机)：近。

③泛：原注作“钓浮”。即鱼漂，俗称浮子、浮筒。 杭：原注作“动”。杭通“航”。《正字通・木部》：“杭，与杭、航同。”船行水上叫航，鱼漂浮在水面，有鱼咬钩或吞钩时就带动它或跳动，或飘移，或沉水中，其中飘移的情形如船行水上，所以原注解释成“动”是完全合理的。

④任：原注解释为“辇”，人挽或推的车。但“车动者车鸣”文意和其他几句不太协调。俞樾认为任是“任木”，指车辕或车轴。可供参考。

⑤蛇床：伞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果实叫蛇床子，可入药。原注说“蛇床臭”。 麋芜：即蘼芜，草名。又叫蕲茝、江蓠。《本草纲目・草部三》：“蘼芜，一作蘪芜。其茎叶靡弱而繁芜，故以名之。”原注说“麋芜香”。

⑥丑：原注作“犹怒也。一曰，愧也。”两种解释都可通。“丑于色”即脸色难看，或怒或愧，都有难看的脸色。

⑦犬：是“大”之误。孙诒让《札迻・卷七・淮南子许慎高诱注》“使大”的“大”字下夹注：“庄本作‘犬’，误。今从宋本正。”

⑧逮：追及。 归：杨树达认为通“追”。这几句认为兔子比马跑得快，不知确否。兔子上山特快(其前脚短，后脚长)，马不可比。若在平地呢？存疑。

⑨“黄帝”句：原注作“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时，化生阴阳。”

⑩“上骈”句：是说上骈造出人的耳目。上骈和桑林原注作“皆神名”。

⑪“桑林”句：是说桑林造出人的手臂。

⑫“此女”句：大意是说女娲“造人”、补天是得到了众神的帮助，非她一人之力。 女娲：参见六・11。

⑬“终日”二句：大意是说讲了很多很多的话，其中总会碰上通达事物的，但只是偶然巧合，不能算真正圣明通达。下两句意思同此。“终日”指时间之长，说话之多。下文“百发”指次数之多。都不是实指。

⑭“然而”二句：与：赞成，赏识。 守节非：没有掌握真正的规律，不算真“圣”、真“巧”。 节：法度，准则。

⑮灼：烧烤。占卜要烧烤龟甲显出征兆以定吉凶。

⑯敖仓：见七·14·③。

⑰芝：王念孙认为应作"芷"，即白芷，香草。　以：助词。下句"未尝见霜"是说不到秋天就被人割掉了。

⑱"鼓造"二句：鼓造：原注作"盖谓枭。一曰虾蟆。"朱芹说："鼓造二字切音为枭，则作枭者是。"枭上古声母是"见"母（读 g），"宵"韵（王力拟音为 O）。鼓也是"见"母。造属"幽"韵（王力拟音为 u）。宵、幽两韵音近。鼓的声母拼造的韵便是"枭"。朱说有道理。　辟："避"的古字。　兵：兵灾。或指兵器，代凶祸。原注说当时的风习，"五月望作枭羹，亦作虾蟆羹"以避凶灾，人们捉枭鸟或虾蟆作羹，所以说"寿尽五月之望"。朱芹说"望"指五月初五，即端午节。这两句是说物因其有用处而受害。

⑲砻（lóng 龙）：磨破。"砻"本指去掉稻壳的器具，也指用这种器具去壳。似磨，但不是用石做磨扇，而是用硬木凿齿。也有下扇用石的。鄂东农村叫"lizi"，即此物。

⑳绳：即"缴"，箭上带的丝绳。以上三个反诘句，实际是说后者损坏在先，即坚硬、锋利的东西比柔软的东西先坏。这是本书经常说到的观点。

㉑蠋（zhú 烛）：蝴蝶、蛾子等的幼虫。俗称"毛虫"。看着刺眼，有毒。

㉒"晋以"句：见七·18·⑤。　美女：指骊姬。参见七·18·⑥。

【译文】

瘸子看到老虎不逃走，不是他勇敢，而是腿脚不方便。

倾斜的东西容易翻覆，斜靠的东西容易推倒，近处的容易帮助，空气潮湿容易下雨。

捕捉老鼠要靠机关发动，钓鱼要看浮漂的动静，车轴转动车子便发出响声。刍狗能站住但不能行走，蛇床外表像蘼芜但没有香气。

如果谁说许由缺德，说乌获没力气，他们必定脸色难看，人没有不奋力弥补自己的不足。

因为兔子跑得快，如果让它大如马，便能追上太阳，赶上风。假如它真的变成了马，又不能比兔子跑得快了。

冬天有时打雷闪电，夏天有时降霜下雪，但是这种偶然现象不能改变夏热冬冷的常规，小的变化不足以妨害大的法则。

黄帝分出阴阳二气，上骈造出耳目，桑林造出手臂，女娲所以能七十变造出人类，靠着众神的配合帮助。

从早到晚说个没完没了，一定能说到通达道理的话，上百次射发之中，一定有达到后羿、逢蒙射技的回数。虽然这样，世人并不认为这样的人是圣人、神射手，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法度。

牛的蹄子、猪的头骨也是骨头，但是世人不拿它们烧烤占卜，一定要用龟甲来占吉凶，因为乌龟的寿命远比牛猪长久。

住在敖仓附近的人不因为靠近敖仓而饭量特别大，生活在长江、黄河边的人不会因此多饮水，只要求吃饱渴足罢了。

兰草、白芷因为芳香，不到霜季便被人砍掉；枭羹能避凶灾，枭鸟活不过五月五日。

舌头和牙齿，谁先磨尽？刀镡和刀口，哪个先破损？缴绳和箭，哪个先接触目标？

鳝鱼和蛇，蚕和毛虫，形状相似但是人对它们一爱一憎，态度大不相同。晋国用垂棘之璧作诱饵夺得了虞国、虢国，骊戎把美女骊姬嫁给晋献公使晋国灭亡。

聋子不能唱歌，没法享受唱歌的快乐；盲人看不见，没法看到外物。

【原文】

7 观射者遗其执[1]，观书者忘其爱。意有所在，则忘其所守。

古之所为不可更，则推车至今无蝉匷[2]。

使但吹竽[3]，使氐厌窍[4]，虽中节而不可听，无其君形者也[5]。

与死者同病难为良医，与亡国同道难与为谋。

为客治饭而自藜藿[6]，名尊于实也。

乳狗之噬虎也[7]，伏鸡之搏狸也[8]，恩之所加，不量其力。

使景曲者，形也；使响浊者，声也。

情泄者中易测，华不时者不可食也[9]。

【注释】

①射：或指射箭，或指射搏，或指某种比赛，都适用于此。　遗：忘。　执：执事，等于说正事，该做的事。爱看热闹的人常耽误正事。

②蝉匷(jué 决)：车名，有輞(wǎng 网)圈、辐条、毂、轴的车子，即所谓"大辂(lù 路)"，构制完整的车子，和"椎(zhuī 追)轮"(无辐条，用整块圆木做车轮的原始车子)相对。成语有"大辂椎轮"，正和这两句话意思相近。　推车：即椎车、椎轮。推通"椎"，两字古音声母一是"定"母，一为"透"母，只有清浊的区别，韵都是"微"韵，所以可以通假。又，蝉匷后用"輝䡅"，是后起的本字。王念孙《广雅·释器》"輝䡅……𨋕(輞)也"条疏证：蝉与輝通，匷与䡅通。王氏正引本书此文为书证。蝉匷在这句中应取"輞"义为宜。

③但：俞樾认为当作"倡"，古代歌舞乐人。

④氐：王念孙、俞樾认为是"工"的误字。　厌(yā 压)："压"的古字，按。《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田连、成窍，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连鼓上，成窍擫"(一指按，见《说文》)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韩文喻君王权势要集中，不能分散给臣下。本书暗用韩文，喻人的精神不能散佚失去主宰作用。一倡一工共用一竽，倡吹工按孔，难成动听之曲，这是这几句的字面意思，不是两人各用一竽。

⑤君形者：指心脏或精神。

⑥藜藿：吃藜藿，名词直接作谓语。这种用法古汉语中很多。如《韩非子·

五蠹》："尧之王天下也……粝粢之食（粗粮），藜（野菜）藿（豆叶）之羹（菜汤）；冬日麑，夏日葛衣……"

⑦乳狗：哺乳的狗。

⑧伏鸡：孵卵的母鸡。今方俗语叫"抱鸡婆"。 狸：狸猫。

⑨华（huá 滑）不时者：原注作"华，实。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疟，此之类，故不可食。喻人多言，不时适（即适时），不可听用也。"瓜类植物的果实叫华。《礼记·郊特牲》："天子树瓜华，不敛藏之种也。"郑玄注："华，果蓏（luǒ 裸，草本植物的果实）。"今民俗有吃秋丝瓜掉头发的说法。

【译文】

观看射箭比赛的人忘掉自己正该做的事，看书入迷的人忘掉自己的所爱。思想集中到某处了，就会忘掉自己所厮守的东西。

假如古人所做的一切不能更改，那么椎轮车到今天还不会变成大辂。

让倡优吹竽，让乐工给他按孔窍，虽然能合节拍，但是奏出的曲调不中听，因为两人共奏一只乐器失去了主宰。

和受他治疗却死去的人害同一种病的医生难成为良医，和灭亡了的国家的治国之道相同的人，难以和他一块商议国家大政方针。

给客人备办饭食而自己吃野菜、豆叶，因为这种人把名声看得比实际情形更贵重。

哺乳的母狗敢咬老虎，孵小鸡的母鸡敢斗狸猫，慈爱之情集中在幼畜身上，所以不考虑自己力量的大小。

让影子弯曲的是弯曲的物体，让回音重浊的是重浊的声音。

感情外露的人内心活动容易测度，超过了季节的瓜果吃不得。

【原文】

8 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车，虽异路，所极一也。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皆悦于目。梨、橘、枣、栗不同味，而皆调于口。

人有盗而富者，富者未必盗；有廉而贫者，贫者未必廉。蔐苗类絮[①]，而不可为絮；麤不类布，而可以为布。

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险者不得履绳[②]。

羿之所以射远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远者，非辔衔也。

海内其所出[③]，故能大；轮复其所过，故能远。

羊肉不慕蚁，蚁慕于羊肉[④]，羊肉膻也；醯酸不慕蚋，蚋慕于醯，酸[⑤]。

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⑥]，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以小见大，以近喻远。

十顷之陂可以灌四十顷，而一顷之陂可以灌四顷[⑦]，大小之衰然[⑧]。

明月之光[⑨]，可以望远而不可以细书[⑩]；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⑪]。

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治鼠穴而坏里闾，溃小疱而发痤疽[⑫]，若珠之有颣[⑬]，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亏。

榛巢者处林茂[⑭]，安也；窟穴者托埵防，便也。

王子庆忌足蹍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龟鳖，势不便也。

汤放其主而有荣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谤[15]，所为之则同，其所以为之则异。

吕望使老者奋[16]，项托使婴儿矜[17]，以类相慕。

【注释】

①蔏(dí 狄)：同“荻”，芦花絮。

②绳：直线。

③内：“纳”的古字，容纳。

④“羊肉”句：这是拟人的形象说法。据实言之，蚁“慕”羊肉，责在羊肉的膻气。

⑤“醯酸”三句：醯(xī 希)：醋。前一个“酸”字，王念孙认为是衍文。后一个“酸”，王念孙认为当作“醯酸也”为好。

⑥脔(luán 峦)：切成小块的肉。 镬(huò 获)：古代的大锅。

⑦可以：王念孙认为当作“不可以”。

⑧衰(cuī 崔)：等差，等级次第。

⑨明月之光：有的点校本误成“明光之光”，当正。

⑩书：写字。

⑪远：庄逵吉认为是衍文。

⑫痤疽：恶性脓疮。即痈。多生脖、背部。

⑬纇(lèi 类)：瑕疵。

⑭林茂：孙诒让认为似应作“林莽”。其实林茂可以看成“茂林”。定语在后的用法古汉语常见。

⑮崔杼：参见九·5·②。 被：受。动词。

⑯吕望：原注作“吕望鼓刀钓鱼，年七十始学读书，九十为文王作师，佐武王伐纣，成王封之于齐，故老者慕之而自奋励。”

⑰项托：原注作“项托年七岁，穷难孔子而为之作师，故小儿之畴(辈)自矜大也。”“自矜大”等于说引以为骄傲，感到自豪。

【译文】

到越地去的人，有的乘船，有的坐车，虽然路线不同，但是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佳人体态各异，美人脸蛋各不相同，但都招人喜爱。梨、橘、枣、栗果实味道不同，但是人们都喜欢吃。

人有靠偷盗发财的，但富人不一定是盗贼；有因为廉洁而清贫的，但是穷人不一定都廉洁。芦荻的花像粗丝棉，但是不能用它做棉衣棉被；粗麻不是布，但是可以用它织成布。

穿过森林的人不可能走直路，走险路的人不可能走直线。

后羿之所以射中远距离的细微目标，不是只凭弓箭；造父之所以驾车跑得又快又远，不是光靠缰绳马嚼子。

大海能容纳百川细流，所以浩瀚无边；车轮能不停地转动，所以走得遥远。

羊肉没想着要引诱蚂蚁，是蚂蚁找上羊肉，因为羊肉有膻气；醋没想着要招惹蠓虫，蠓虫特爱叮着醋汁，因为醋有酸味。

尝一小块肉就知道一鼎锅的肉味，悬挂羽毛和木炭就知道空气的湿度，从小可以见大，由近可以知远。

十顷的池塘可以灌溉四十顷田地，但一顷的池塘不够灌溉四顷地，因为有大小的差别。

明月的光，可以靠它望到远处，但不能靠月光写蝇头小字；大雾迷漫的早晨，可以写蝇头小字，但是不能看清一两丈之外的东西。

绘画如果只注意小心地画好毛发，就可能画不好全貌，射箭时瞄准的微小偏差会带来很大的差错。为了挖开鼠穴治老鼠而挖坏街巷，为了挑破小疱而引发毒疮，像珍珠上有疵点，玉上有斑瑕，放着不动它珠玉保全无损，去掉瑕疵，珠玉会弄残缺。

在灌木丛中筑巢的鸟儿，把巢筑在茂密森林深处的灌木丛里，因为这样安全；打洞的小兽把洞窟打在堤的高处，因为这样便利。

王子庆忌脚能踩住麋鹿，手能搏击兕虎；如果把他关进黑房子

里，便连龟鳖也捉不住，因为环境不方便他抬脚动手。

商汤放逐夏桀而获得了美名，崔杼杀死齐庄公而遭受严厉的谴责，他们做的事表面上都是臣犯君王，但冒犯君王的原因不同。

吕望晚年大有作为，使老年人奋发图强；项托儿时难倒孔子，作了孔子的老师，少年们引以为骄傲：这是同类互相爱慕。

【原文】

9 使叶落者风摇之，使水浊者鱼挠之。虎豹之文来射，猿狖之捷来乍[①]。

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三寸之管而无当，天下弗能满[②]；十石而有塞[③]，百斗而足矣。

以篙测江，篙终而以水为测，惑矣。

渔者走渊，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则走[④]，夕过市则步，所求者亡也[⑤]。

豹裘而杂，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⑥]，不得为宝：言至纯之难也。

战兵死之鬼憎神巫[⑦]，盗贼之辈丑吠狗[⑧]。

无乡之社，易为黍肉[⑨]；无国之稷，易为求福[⑩]。鳖无耳而目不可以蔽，精于明也；瞽无目而耳不可以塞，精于聪也[⑪]。遗腹子不思其父，无貌于心也；不梦见像，无形于目也。

蝮蛇不可以为足，虎豹不可使缘木。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⑫]，非廉也。

秦通峭塞而魏筑城也[13]。饥马在厩，寂然无声；投刍其旁，争心乃生。

引弓而射，非弦不能发矢；弦之为射，百分之一也[14]。

【注释】

①乍：王念孙认为通"措"，刺。王氏认为"措与乍古同声而通用"。《缪称》"猿狖之捷来措"，原注措为"刺"。这个比喻本书多次出现。

②"三寸"二句：当：原注作"犹底也。"当应读"挡"，抵挡，拦阻，和下句"塞"同义。所以原注说"犹底"。原注凡说"犹某"，多表示辗转引申之义或词的句中具体含义。

③石：借代容积为"石"的大容器。　塞：也指底。

④之：前往。

⑤亡：通"无"。

⑥考：原注作"衅(xìn 信，缝隙)污也。"

⑦战：王念孙认为是衍文。古人把死于兵器、死于战争叫"兵死"，等于说死于兵。原注作"兵死之鬼，善行病人(使人生病)，巫能祝劾杀之。憎，畏也。"

⑧丑：原注作"犹恶(wù 误)也。"

⑨"无乡"二句：无乡之社：指荒废无人祭祀的社神。乡指乡里。长期没人祭祀，土神要求低，所以说"易为黍肉"。

⑩无国之稷：指国亡后留下的稷神(谷神)。易为求福和易为黍肉意思相近。

⑪"鳖无"四句："蔽"原作"瞥"，"塞"原作"察"。依王引之说改正。

⑫桑扈：青雀。原注说又叫"窃脂"。嘴曲，食肉，好盗油脂。见《尔雅·释鸟》郭璞注。其食习和马相反，所以说"不啄粟"。

⑬"秦通"句：原注作"魏徙都于大梁，闻秦通治峭关，知欲来东兼(兼并)之，故筑城设守备也。"

⑭"弦之"二句：大意是说弦的长度不超过射程的百分之一。是喻小有大用。　为：与。　射：当指射程。

【译文】

使树叶飘落的，是风的摇动；使水浑浊的，是鱼儿的搅挠。虎豹长有美丽的花纹，因而招来射杀；猿猴动作敏捷，因而遭到刺伤。

走一步棋不足以显出智慧，弹一根琴弦不足以表达悲思。三寸长的竹管如果没有底，天下所有的粮食填不满；能容十石的容器如果有底，一百斗粮食便足够盛满了。

用竹篙测量江水的深度，篙子没到顶了便以为篙长就等于水深，那就糊涂了。

渔夫在深水边奔走，伐木的人在山里转悠，他们急需的东西在那儿呢；早晨赶集的人跑得飞快，天黑时光顾集市的人踱着方步，因为这会儿他要买的货物集市上没有了。

毛色驳杂的豹皮衣，不如毛色纯一的狐裘；白璧有了裂缝污点，不能算是宝贝：这是说绝对纯粹是难的。

死于战争的人的鬼魂讨厌神奇的巫师，盗贼之徒厌恶爱叫的狗。

没有了主人的社神，随便什么粮食和肉便能祭祀；亡了国的谷神，容易求它降福。鳖没长耳朵但是眼睛却瞒不了它，因为没有听觉视觉便特别灵敏；盲乐师眼瞎了但是耳朵没有闭塞，因为失去了视觉听觉格外聪灵。遗腹子不思念他的父亲，因为他心里打来到人间时便没留下父亲的印象；他做梦都不会看到父亲的模样儿，因为从没见过父亲的形貌。

蝮蛇不能给它添上脚，虎豹不能要它们爬上树。马不吃油脂，只吃粮食草料；桑扈鸟专爱吃肉偷油而不沾五谷，并不是它们廉洁。

秦国修通崤山关塞，东方的魏国便筑起大梁城加以防范。饿马呆在马厩里寂然无声，丢些草料到它们身边，争抢之心便产生了。

拉弓射箭，没有弦箭射不出去；但是弦长与射程相比，不到射程的百分之一呢！

【原文】

10道德可常，权不可常。故遁关不可复，亡犴不可再①。

环可以喻圆，不必以轮②；绦可以为繶，不必以紃③。日月不并出，狐不二雄，神龙不匹，猛兽不群，鸷鸟不双。

循绳而斫则不过，悬衡而量则不差，植表而望则不惑。

损年则嫌于弟④，益年则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当⑤。

人不见龙之飞举而能高者，风雨奉之⑥。

蠹众则木折，隙大则墙坏。悬垂之类，有时而隧⑦；枝格之属⑧，有时而弛。

当冻而不死者，不失其适；当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适⑨。未尝适，亡其适⑩。

【注释】

①亡犴(àn 按)：越狱逃跑。以上二句举逃出关卡和越狱方法千变万化无一定之规(即"权")说明"权不可常"。

②"环可"两句：环、轮相同，用来比喻"圆"形，取其一即可，不必重复。喻处事要善变。下两句喻意相同。

③绦(tāo 掏)：丝线编成的带子。　繶(yì 亿)：古代饰鞋的圆丝带。原注"绦"和"繶"都是"婉转数"的意思，则指缠绕的意思。　紃(xún 荀)：圆形细带。

④损年：少报岁数。《辞源》(修订本)"损年"条收此义，第一条书证即本书这一句和下一句。第二条书证为《三国志·魏书·马朗传》："十二(十二岁时)，试经为童子郎(古时常选童子，秀异能通经者拜为郎，或凭父功拜为郎。详参《通考·选举·童科》)。监试者以其身体壮大，疑朗匿年，劾问。朗曰：'朗

之内外（内亲外亲），累世长大（大个头有遗传）。朗虽稚弱（年幼），无仰高之风，损年以求早成，非志所为也（试童子郎有年龄限制，故马朗如此自白）。"据此，"益年"是多报岁数。损年、益年即为某种目的虚报年龄。作者认为这是不实之风，违反自然，所以下文说"不若循其理，若其当"。　嫌：疑惑，和下句"疑"同义。这个古义还保存在复合词"嫌疑"当中。这儿不当"嫌恶"讲。嫌恶义本用"慊"字，后混用"嫌"字。嫌、疑这儿似应作"相混"、"分不清"讲。

⑤若：顺，和上句"循"义近。　当：原注"犹实也。"指实际情况。

⑥奉：原注作"助也。"奉是"捧"的古字，引申出"助"义。

⑦隧：通"坠"。参见十六·9·⑨。

⑧枝格：伸出的长枝条。《说文》："格，木长貌。"王筠《说文句读》："盖谓枝条长也。"徐锴《说文系传》："亦谓树高长枝为格。"司马相如《上林赋》："夭蟜枝格，偃蹇杪颠。"《史记·律书》："角者，言万物皆有枝格如角也。"可见物体上长如角的东西也可叫做枝格。　弛：脱落。

⑨亡：失。　适：适应。指顺应自然的能力。

⑩"未尝"二句：王引之认为"未尝适"应作"未尝不适"，指在任何情况之下从来都能适应自然。　亡：应通"忘"。"忘其适"意思是说不是有心去适应的，而是自自然然地适应，出自天性本能地适应。这两句化自《庄子·达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遇事）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忘其适"和"忘适之适"意思一样。作者认为能够一切顺应自然，便能无所不顺利。而这种"适"不是有心为之的。

【译文】

道和德是可以永恒不变的，但是权变不能永远不变。所以逃出过的关卡不能再从那儿逃走，越狱的把戏不能原封不动地玩第二次。

圆环既然可以比喻圆形，就用不着再用车轮来比喻；绦带既然可以作饰鞋的带子，就用不着再用𬘓带。太阳月亮不会同时出来，一只雌狐不能配两只雄狐，神龙没有匹偶，猛兽不合群，鸷鸟不成双。

照着墨绳弹出的墨线砍斫就不出差错，用秤来称量就没有差

误，立圭表来观测就不会惑乱。

少报年龄就和弟弟相混淆，多报年龄就和哥哥分不清，不如遵循事理，顺着真情行事。

人所看不见的龙借以高飞云空的东西，是风雨的帮助。

蠹虫多了木头会折断，缝隙大起来墙会倒塌。悬挂着的东西，到一定的时间会坠落，长得长的枝条一类的东西一定的时候会脱掉。

在冰天雪地里冻不死的人，没有丧失他的适应力；在高温暑热下不中暑的人，没有失去他的适应性。从来没有不适应的，是不知不觉地自自然然地在适应着。

【原文】

11 汤沐具而虮虱相吊，大厦成而燕雀相贺，忧乐别也。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①，盗跖见饴曰“可以粘牡”②。见物同而用之异。蚕食而不饮，二十二日而化③；蝉饮而不食，三十日而脱④；蜉蝣不食不饮，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⑤，蚕食之而不饥；鱼食巴菽而死⑥，鼠食之而肥。类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

【注释】

①饴(yí 宜)：糖稀，也叫饧(xíng 形)糖。

②盗跖：相传他和柳下惠是弟兄。　牡：锁簧。古代锁中可以插入和拔出的部分，拔出则锁开。盗贼无钥匙，用饴糖粘出牡。

③二：王念孙认为当作“三”。

④脱：蜕壳。

⑤礜(yù 玉)石：毒砂，即硫砒铁矿(参见四·21·②)。煅成粉末，能杀鼠，蚕食则肥。见《山海经·西山经》。

⑥巴菽：即巴豆。常绿小乔木。其种子也叫巴豆，是剧烈的泻药。

【译文】

洗头的热水准备停当了，头上的虮子虱子就会互相吊唁；大厦落成了，燕子家雀便互相庆贺：忧乐各不相同。柳下惠见到饴糖说"可以用它赡养老人"，盗跖见了说"可以用它粘出锁簧"。看到的东西相同，可是想到的用途却大不一样。蚕只吃桑叶而不喝水，三十二天化成蛾子；蝉喝露水而不吃东西，三十天蜕皮；蜉蝣既不吃也不喝，三天便死去。人吃了礜石会毒死，蚕吃了可以饱肚子；鱼吃了巴豆会死，老鼠吃了巴豆长肥。事物的道理、因由不一定弄得清楚。瓦器是火烧成的，但再用火干烧就会破裂；竹子靠水生长，但浸在水中就会死去。

【原文】

12 扬堁而欲弭尘，被裘而以翣翼①，岂若适衣而已哉？

槁竹有火，弗钻不燃；土中有水，弗掘无泉。

蚖、象之病，人之宝也②；人之病，将有谁宝之者乎？

为酒人之利而不酤则竭③；为车人之利而不僦④，则不达；握火提人，反先之热⑤。

邻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⑥。

西方之倮国，鸟兽弗辟，与为一也。

一膊炭熯⑦，掇之则烂指；万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

死；同气异积也[8]。大勇小勇，有似于此。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材弗难；植而逾之，上材弗易：势施异也[9]。

百梅足以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为一人和[10]。

有以饭死者[11]，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车为败者，而禁天下之乘，则悖矣。

钓者静之，罛者扣舟[12]，罩者抑之，罜者举之[13]：为之异，得鱼一也。

见象牙乃知其大于牛，见虎尾乃知其大于狸，一节见而百节知也。

小国不斗于大国之间，两鹿不斗于伏兕之旁。佐祭者得赏，救斗者得伤。荫不祥之木，为雷电所扑。

或谓冢，或谓陇；或谓笠，或谓簦[14]。头虱与空木之瑟，名同实异也[15]。

日月欲明而浮云盖之，兰芝欲修而秋风败之。

虎有子，不能捕攫者，辄杀之，为堕武也。

龟纽之玺[16]，贤者以为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为富。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寻常之缠索[17]。

视书，上有酒者，下必有肉[18]；上有年者，下必有月[19]：以类而取之。

【注释】

①翼：通"弋"，有驱逐和取二义。《说文通训定声》："翼，假借（指通假）为弋。"《周书·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孔颖达疏："郑玄、王肃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郑云：'翼犹驱也，非我国敢驱取汝殷之王命。'虽训为驱，亦为取义。"射鸟为弋，中则得，不中则惊走，无异于驱赶，同词反义。又

驱逐也含追求之义，则和“取”义近。这儿指散热或取凉风，意思一样。

②蛖(bàng 蚌)：大蛤，中生珍珠。这两句是说蚌生珍珠、象长象牙，遭人捕取，对蚌和象来说是灾难，而珍珠、象牙是人的宝物。

③利：获利。 为：因为。“为酒人之利”意思等于不愿意让卖酒者获利。原注作“不欲使酒人车人得利，不酤僦而先自竭、先不达”，极准确。杨树达认为原注中“竭”应为“渴”。

④僦(jiù 就)：租赁。这儿指雇车，赁车。

⑤先：在先。 热：当通“爇”，烧。这儿指被烧伤。

⑥劫：胁迫。原注作“嫌于情色，故曰有所劫迫之。”似指猜疑妻子行为不贞并因此夫妻闹矛盾，或是妻子猜疑丈夫有外遇而严加管束，令丈夫不自由。 嫌：猜疑。

⑦一膊：一块肉。膊，又作“髆”。《说文·骨部》：“髆，肩甲也。”指肩胛，猪等的前胛肉。 熯(hàn 汉)：烘烤。

⑧气：指热气。 积：积聚。 异积：指聚散有别。紧靠炭火热度高，离得远热气分散，温度低。

⑨势施：即施势，放的形态。

⑩“百梅”二句：原注作“喻众能济少，少不能所成也。”这儿指望梅生口水而止渴。 和：调和口味。

⑪饭：王念孙认为应作“噎”。《吕氏春秋·荡兵》正作“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当是本书此句所本。噎同“饐”。

⑫罛(yú 鱼)：网名。见《改并四声篇海·网部》引《奚韵》(韵书名)。原注作“罛者，以柴积水中以取鱼。扣，击也。鱼闻击舟声，藏柴下，壅而取之。罛，读沙糁(读“沙糁”的“糁”)。今兖州人积柴水中捕鱼为罛，幽州名之为涔也。”庄逵吉、王念孙都认为字应作“罧”(shèn 慎)，《说文》、《尔雅》对此字的解释和原注对“罛”的解释相同，只是“取鱼”作“养鱼”。

⑬罣(guà 挂)：王念孙认为罣不是取鱼器(罣有悬挂、绊义)，应作“罾”。罾，网向上仰，两竹片交叉系在四角，交叉处绑一长竹竿，将网仰沉水中，隔一定时间举竹竿起网，俗叫“搬(或作‘扳’?)罾”，楚地常见。王说当从。这是“搬”大鱼的大罾。鄂东农村还有网面积仅两三尺见方的小罾，形制和大罾相似，只是不安固定竹竿，或用手置放塘边，或用长竹篙挑着放到离岸较远深水处。大罾一般不放鱼饵，完全靠“愿者进网”，碰机会。小罾多放鱼食(猪食、鸡

鸭肠之类)引诱,每次多少必得。以小白鱼、虾居多,偶有鲫鱼,甚至有蛇、鳝、龟、鳖入网。

⑭篓:笠为斗笠,篓实际是“斗”的音变。王念孙说“或谓篓”下应有“名异实同也”五个字。

⑮“头虱”二句:原注作“头中虱,空木瑟,其音同,其实则异也。”虱、瑟上古同音,声母都是“生”母(王力拟音为[ʃ])韵部都属“质”韵(王力拟音为[ək])。这儿讲的实际上是概念与语词的关系(名实关系),语词相同代表的概念不同。上两例相反。本篇涉及到很多逻辑问题,值得注意。

⑯龟纽:龟形纽,纽指印上可提握的东西,做成龟形兼有装饰和象征吉祥的作用。

⑰“予拯”二句:拯:刘文典怀疑是衍文。　寻常:普通,平常。

⑱“视书”三句:意思是说“酒”、“肉”两个字常常连用。

⑲“上有”二句:意思是说“年”、“月”两个字常常连用。这一小段的两个例子实际上是讲的概念的分类问题、种属概念的关系问题等。酒和肉同属“食物”大类,两者互为平列关系。年和月同属“时间”大类,两者互为平列概念。

【译文】

扬起尘埃来消除灰尘,穿上皮衣又用扇子散热,哪里像适应气温穿衣裳便当呢?

枯竹能够生火,但不钻不会出火;地下有水,但不挖到不了黄泉。

给蚌蛤、大象带来灾难的珍珠、象牙,正是人类的宝物;人的病痛,会有谁当成宝贝呢?

因为怕卖酒的人得到利益就不去买酒,这样会渴酒;因为怕出租车子的人得到好处就不赁车,这样便到不了远处;抓住火投掷人家,反倒自己先烧伤。

邻家的母亲去世了前去哭丧,自己的妻子死了却不掉泪,是因为妻子生前对自己有什么胁迫才这样寡情薄恩的。

西方的裸国,鸟兽不回避人群,因为人的习性与鸟兽一样。

一块肉放在炭火上烧烤着，用手去拿取它，便会烫烂手指；一万石肉一起烘烤，离开它十步远也烧不死：同是热气，聚散不同。大的勇气和小的勇气，和热气的情形相似。现在有六尺宽的席子，平铺在地上，下等弹跳力的人越过它不犯难；如果把席子竖立着，上等弹跳力的人跨越它也非易事：因为摆放的态势不同。

一百颗梅子足以让上百人流酸水，一颗梅子不能让一个人生口水。

如果有谁因为吃饭给噎死了，因而禁止天下人吃东西，因为坐车出了车祸，因而禁止天下人乘车，那就荒谬了。

钓鱼的静等鱼儿咬钩，围网的敲击渔舟赶鱼进网区，用笼子罩鱼的往下按，搬罾的往上提或挑：方法各异，要得到鱼是一致的。

看到象牙便知道象比牛大，看到老虎尾巴便知道老虎比狸猫大，一部分看到了，整体便能推断出来。

两个小国不在大国面前争斗，两只鹿不在躺着的兕旁边争斗。帮助祭祀的人得到赏赐，制止斗殴的人受伤。在不吉祥的大树下躲雨，会遭到雷击。

或者叫"冢"，或者叫"陇"；或者叫"笠"，或者叫"簦：名称不同实物一样。头上长的"虱子"的"虱"字和空心木做的琴瑟的"瑟"字，读音相同，但代表的事物不同。

人们希望日月永远明亮，可是浮云常常遮住它们的光；人们希望兰草、灵芝四季生长，可是秋风使它们枯萎。

老虎产的子虎，如果不会搏斗和捕食，大虎就把它们吃掉，因为这样的传代者会有损虎类的威武。安着龟形纽把的玉玺，贤者用它作佩物；土壤分散在田地里，能干的人靠它致富。丢给溺水的人黄金美玉，不如抛给他普通的绳索。

看书时，前头有"酒"字，后面一定接个"肉"字；前头有"年"字，后面一定出现"月"字：这是根据它们各自同类而推知的。

【原文】

13 蒙尘而眯，固其理也；为其不出户而堁之也[①]。

屠者羹藿[②]，为车者步行[③]，陶者用缺盆[④]，匠人处狭庐：为者不必用，用者弗肯为[⑤]。

毂立三十辐，各尽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辐独入，众辐皆弃，岂能致千里哉？

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⑥]，涉水者解其马载之舟[⑦]：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

橘柚有乡[⑧]，萑苇有丛[⑨]，兽同足者相从游，鸟同翼者相从翔。

田中之潦，流入于海；附耳之言，闻于千里也[⑩]。

苏秦步，曰："何故[⑪]？"趍，曰："何趍驰？"[⑫]有为则议，多事固苛[⑬]。

皮将弗睹，毛将何顾！畏首畏尾，身凡有几！

欲观九州之土，足无千里之行；心无政教之原，而欲为万民之上则难。

的的者获，提提者射[⑭]，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

未尝稼穑粟满仓，未尝桑蚕丝满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横[⑮]。

海不受流胔[⑯]，太山不上小人，旁光不升俎[⑰]，驷驳不入牲[⑱]。

中夏用箑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应变。

有山无林，有谷无风，有石无金[⑲]。

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

献公之贤，欺于骊姬[20]；叔孙之智，欺于竖牛[21]。故郑詹入鲁，《春秋》曰："佞人来！佞人来！"

君子有酒，鄙人鼓缶[22]，虽不见好，亦不见丑。

人性便丝衣帛。或射之，则被铠甲，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

辐之入毂，各值其凿[23]，不得相通，犹人臣各守其职，不得相干。

尝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尝抱壶而渡水者，抱而蒙火：可谓不知类也。

【注释】

①"为其"句：王引之认为这句下面应该补上"非其道"。 为：谓。 道：理。按："非其道"应作"非其道也"，这样才和上文"固其理也"语气一致。

②爨藿：即以藿为爨。这种词法文言多见。宋濂《宋文宪公全集》："骁暴（骁勇强暴的人）字（爱护）民，孱夫（孱弱的人）操弓矢出斗，是箪受爨而豆盛食也。贵戚之卿混乎舆台（官位），是履苴（鞋垫）冠缨（帽缨）。髡钳（受过髡刑、钳刑的人）之伦升于上士，是巾足衣（袜子）也。"其中"履苴冠缨"即以冠缨为履苴，"巾足衣"即以足衣为头巾，和"爨藿"词法一样。

③为车者：制造车子的人。

④陶者：制造陶器的人。

⑤"为者"二句：原注作"为者不得用，以利动也（为的出售获利）；用者不肯为，以富宠也（因为富有而尊贵）。"原注理解原文的意思是用和不用，各有因由，处势不同。此外，也含有"有为无为，无为有为"的意思。

⑥前：向前伸出，用作动词。

⑦载之舟：即"载之于舟"。

⑧橘柚有乡：指有自己的产地。

⑨萑（huán 环）：即荻。 丛：丛集之地。

⑩闻：使听到，传到。

⑪故：俞樾认为应作“步”，徐行叫步。

⑫驰：王引之认为是衍文。趍：同“趋”，急行叫趋。

⑬“有为”二句：原注作“苏秦为多事之人，故见（被）议见苛（责备）也。”

⑭旳旳（dì）：即“的的”，“日”、“白”两个部首通用，如“皓”又作“晧”。原注作“旳旳，明也。” 获：射中目标。 提提：和“旳旳”同义。“射”和“获”同义。

⑮横：原注作“放也。”放纵。

⑯胔（zì 字）：带腐肉的尸骨；腐烂的肉。这句和下句都只在比喻圣人不与奸邪、腐朽势力为伍，对作为喻体的原文不必死扣字面意思是否科学。

⑰旁光：即膀胱。

⑱骝：同“骝”。赤体黑鬃尾的马。 駮：通“驳”。毛色青白相杂的马。古代祭祀用的牺牲要用纯色的牲畜。

⑲“有山”三句：大意喻事物有常也有变。山有林、谷多风、矿石含金属是常规，“三无”是变态。原注作“林生于山，山未必皆有林；风出于谷，谷未必皆有风；金生于石，石未必皆有金。喻圣人出（于）众人，众人未必皆圣贤也。”有：通“或”，有的。

⑳“献公”二句：见七·18·⑥。

㉑“叔孙”二句：《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叔孙相（为相）鲁，贵（位尊）而主断（专断擅权）。其所爱者曰竖牛，亦擅用叔孙之令（狐假虎威）。”后来竖牛用欺诈手段挑拨叔孙杀死自己的两个儿子（壬和丙）。后叔孙病，竖牛将叔孙置于一室，不许任何人进入，饿死叔孙，竖牛不发丧，“徙其府库重宝空之而奔齐”。叔孙轻信所宠佞人之言，父子皆死于非命。下文郑詹（郑大夫）事见《庄公十七年·公羊传》。

㉒缶（fǒu）：瓦器，大肚子小口。古用作打击乐器。这一则意思未详，仅照字面译出。

㉓凿：毂上安插辐条的口子。

【译文】

蒙受灰尘就眯眼，这是理所当然的；说他不出门会被灰尘眯眼，就没啥道理了。

屠户喝的是豆叶汤，造车的人步行，做陶器的用缺口盆子，泥瓦匠住在窄屋子里：做某种物件的人不一定自己用，而使用的人不肯去做所用的物件。

车毂安有三十根辐条，各尽自己的力量，不互相妨害；如果只用一根辐条，其余的全抛弃，哪能达到千里远呢？

黑夜走路的人，眼睛好像被蒙住了，只好向前伸出两手摸索着走；渡水的人解开马装到船上去：事物有它适用的时候，也就有不管用的时候。

橘子和柚子有自己的产地，芦苇有自己丛生的处所，兽类脚相同的在一起游走，鸟类翅翼相同的在一起飞翔。

田间的积水，流进大海；贴着耳朵讲的悄悄话，传到千里外。

多事的苏秦，当他慢步行走时，别人质问他："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啦？"当他急步快走时，别人又责问他："为什么跑得这样快呀？"有所为人家便要说三道四，多事人家便会吹毛求疵。

皮子都快看不见了，到哪儿去看毛呢！畏首又畏尾，身躯总共还有多少不可畏的！

想要观看九州大地，却不作千里之行；心中没有政教的本原，却想身居万民之上就难了。

暴露的猎物容易猎获，明显的目标容易射中，所以最洁白的东西好像被污染，德行最高的人好像虚空不足。

不曾播种收割却粮食装满仓，不曾采桑养蚕却丝满袋，不用正路得来的财物，用起来一定挥霍如土。

大海不容纳腐烂的尸骨，秦山不让小人攀登，膀胱不能上俎案，杂色马不能作牺牲。

盛夏季节使用扇子很凉快，到了寒冬还把扇子拿在手上；提起衣裳趟水过河，上了岸还不晓得放下来：这种死板的人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

有的山丘没有林木，有的山谷没有风，有的矿石不含金属。

满堂坐客，看看他们的带钩各不一样，但是都用环子挂在衣带上却是一样的。

晋献公本来是那么贤明，可是被骊姬欺蒙；叔孙那么聪明，竟被竖牛哄得团团转，两个儿子和自己都搭上了性命！所以郑国的郑詹来到了鲁国，《春秋》记载说："佞人来了！佞人来了！"

君子得到了酒，鄙陋的人敲起瓦缶庆祝，虽然不见得美妙，也不显得丑恶。

人生性以穿丝帛为方便。当要防备别人射杀时，就穿上笨重的铠甲，正由于穿铠甲不轻便，才得到防身保命的方便。

辐条穿进车毂，各各正当凿口，互不干扰，就像臣子各守本职，不能互相干犯。

曾经穿上铠甲因而免遭箭伤，却穿上铠甲到水中游泳；曾经抱住大瓠渡过了河，却抱上瓠去挡火：这可以叫做不懂得物类的不同啊。

【原文】

14 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马[①]，若蹍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善用人者，若蚈之足，众而不相害；若唇之与齿，坚柔相摩而不相败。

清醠之美[②]，始于耒耜；黼黻之美，在于杼轴。

布之新，不如纻[③]；纻之弊[④]，不如布。或善为新，或恶为故[⑤]。

靥辅在颊则好[⑥]，在颡则丑；绣以为裳则宜，以为冠则讥[⑦]。

马齿非牛蹄，檀根非椅枝[⑧]。故见其一本而万物知。

石生而坚，兰生而芳，少自其质[9]，长而愈明。

扶之与提，谢之与让，故之与先[10]，诺之与已也，之与矣相去千里[11]。

污准而粉其颡；腐鼠在坛，烧薰于宫；入水而憎濡，怀臭而求芳：虽善者弗能为工。

再生者不获，华大旱者不胥时落[12]。

毋曰不幸，甑终不堕井[13]。抽簪招磷，有何为惊[14]？

使人无度河，可；中河使无度，不可。

见虎一文，不知其武；见骥一毛，不知善走。

水蛋为蟌[15]，孑孑为蚊[16]，兔啮为蟹[17]。

物之所为，出于不意，弗知者惊，知者不怪。

铜英青[18]，金英黄，玉英白；麖烛捔[19]，膏烛泽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内。

象肉之味，不知于口；鬼神之貌，不著于目；捕景之说，不形于心。

冬冰可折[20]，夏木可结[21]，时难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终日采而不知；秋风下霜，一夕而殚。

病热而强之餐，救暍而饮之寒，救经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为恶。

虽欲谨，亡马不发户辚[22]；虽欲豫，就酒不怀蓐[23]。孟贲探鼠穴，鼠无时死，必噬其指，失其势也[24]。

【注释】

①"君子"二句：原注作"恐失民之意。"下文"若入"句原注作"言常惊恐惧也。化不洽于民，民不附。"

②清醠(àng 盎):原注指清酒。

③纻(zhǔ 主):同“苎”。指苎麻织成的夏布。上句的“布”当指粗麻布。

④獘:通“敝”,破旧。

⑤恶:王念孙认为应为“善”。他说“言纻善为新,布善为故。”夏布稀疏,一旦破败,便难补缀而无用。

⑥靥(yè 叶)酺(fǔ 辅):即酒窝儿。酺通“辅”。靥在两颊部位,故称靥辅。人的颊骨叫辅。　好:美。

⑦讥:王念孙认为应为“议”。议和宜同音,都是“疑”母(读为 ŋ)“歌”韵(王力拟音为 ai),两字为韵。而“讥”属“微”韵(王力拟音为[əi])。王念孙据用韵校定为“议”,可参考。议、讥这儿意义相同。

⑧欂:木名。木质坚硬。　椅:木名。又称山桐子、水冬瓜,据其别名可知这种树木质泡(pāo 抛)松,只可作小家具。

⑨自:王念孙认为应作“有”。

⑩故之与先:俞樾认为应作“得之与失”。

⑪之与矣:俞樾认为此三字是衍文。

⑫华:“花”的古字。　大:“太”的古字。　旱:陈观楼认为应为“早”。“再生者”过时,为“迟”,不胥时落为“早”。两者都是不合时宜。　胥:须,待。

⑬“毋曰”二句:大意说命定的事是不能违抗的,如同用在灶上的甑不会落进水井里。

⑭“抽簪”二句:应指用簪摩擦头发会爆发火花,这是摩擦生电现象。古人已认识到这种现象有其因由,不值得奇怪。

⑮水蚤(chài 柴去声):蜻蜓等的幼虫。　蟌(cōng 聪):蜻蜓。参见十一·3·②。

⑯孑孑:即孑孓,蚊子的幼虫。

⑰螚(nài 耐):小虻虫。古人认为是兔子咬啮草后,其唾沫沾在草上长出的。

⑱英:通“瑛”。本指玉的光泽。泛指金属的光泽。

⑲黂(fén 坟)烛:当指黂麻子油脂点的灯火。　捔(jué 决):暗昧不明。下句“膏烛”指其他油脂点的灯火。“泽”,明亮柔和。

⑳折:通“坼”,开裂,消解。这句说冬天将尽。

㉑结:通“竭”,衰竭。指盛极转衰,夏将尽。

㉒"虽欲"二句：原注作"言马亡不可发户限而求。"意思好像是说，已经走失了马，不必为尽快出门找马而把门坎去掉。

㉓"虽欲"二句：豫：豫防。 就酒：饮酒。 怀蓐：似指为准备喝醉酒而事先抱着垫席以便随时醉卧。

㉔失其势：指孟贲虽然勇猛无比，但当他手伸进鼠穴时，难以施展勇力，老鼠反倒要咬他的手指。

【译文】

做官的人处在人民之上，就像用腐烂的绳子驾御奔驰的马，就像踩在薄冰上，下面有蛟龙等着，就像进入森林碰上哺乳的老虎。善于用人的人，就像马蚿的脚一样，虽然多但是并不互相妨害；又像嘴唇和牙齿，坚硬的牙齿和柔软的嘴辱经常接触，但不互相伤害。

清醇的美酒，是来自耕田播种谷物；艳丽多彩的衣服，离不开纺纱织布。

新的粗麻布，不如纻麻织的夏布；夏布破败以后，不如粗麻布。有的东西新的好，有的东西旧的强。

酒窝儿长在面颊上很好看，如果生到额头上就丑陋不堪；刺绣的丝织品做衣裳很合宜，用它做帽子人家就要非议。

马的牙齿不是牛蹄，檀树根不是椅树枝。所以看到了"道"这唯一的本原，万物便都能分清了。

石头生来是坚硬的，兰草生来是芳香的，从幼小时便具备了美好的资质，长成以后美好的资质越发鲜明。

扶助和掷击，道歉和责备，得到和失去，许诺和阻止，相差千里。

弄脏鼻梁而粉饰额头；腐烂的老鼠在庭院的土台上，却在内室里薰香；又要下水又怕沾湿，怀揣着臭草却去寻求芳草；即使是巧手也不能做得很好。

复生的禾苗不会有收获，花开得太早不到季节便会凋谢。

不要说不走运，甑终究不至于掉进水井。抽下簪子摩擦出火花，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让人家不过河去，这是可以的；已经航行到河中间了要人家别过河，是不可以的。

只看到老虎的一块花纹，不知道老虎的威武；只看到骐骥的一根毛，不知道骐骥会跑。

水虿化成蜻蜓，孑孓变成蚊子，兔子咬过的草生出小虻虫。

事物的出现出人意料，不理解的人惊奇，理解的人不奇怪。

铜的光泽呈青色，金的光泽呈黄色，玉的光泽呈白色；麖麻油灯光昏暗，膏油灯光明亮。有了微暗就衬出明亮，从外观可以知道内质。

象肉的味道，谁也没亲口尝过；鬼神的模样，谁也没亲眼见过；捕风捉影的说道，不能留下印象在心中。

冬季的坚冰会消融，寒冬很快转成春天；盛夏树木旺盛随即会转衰，秋天很快把夏天取代。季节难以把握却容易失去。树木正茂盛生长时，即使整天采摘树叶，也不显出凋敝；秋风起，寒霜下，一个晚上树叶全落光。

害热症的人勉强他进食，抢救中暑的人给他冷水喝，搭救自缢的人使劲拉他脖子上的绳套，救落水的人递给他石头，本心想救人，反而干了坏事。

即使要小心谨慎，走失马以后也不必拆掉门坎以便迅速出门找马；即使要为醉酒做好准备，去喝酒时也不必抱床席子。勇士孟贲伸手掏老鼠洞，老鼠很快会死去，必定还要咬伤孟勇士的手指，因为伸进小洞的手没法施展勇力。

【原文】

15 山云蒸，柱础润[①]；伏苓掘，兔丝死[②]。一家失熛[③]，百家皆烧；谗夫阴谋，百姓暴骸。

粟得水湿而热，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④]。疾雷破石，阴阳相薄[⑤]。

汤沐之于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虽不能益，犹愈于已[⑥]。

一目之罗，不可以得鸟；无饵之钓，不可以得鱼；遇士无礼，不可以得贤。

兔丝无根而生，蛇无足而行，鱼无耳而听，蝉无口而鸣，有然之者也[⑦]。

鹤寿千岁以极其游，蜉游朝生而暮死而尽其乐。

纣醢梅伯，文王与诸侯构之[⑧]；桀辜谏者，汤使人哭之[⑨]。狂马不触木，猘狗不自投于河，虽聋虫而不自陷[⑩]，又况人乎？

爱熊而食之盐，爱獭而饮之酒，虽欲养之，非其道。

心所说，毁舟为杕[⑪]；心所欲，毁钟为铎。

管子以小辱成大荣，苏秦以百诞成一诚。

质的张而弓矢集[⑫]，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势所致者也。

得利而后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⑬]。

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⑭]；骐骥驱之不进，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

刺我行者[⑮]，欲与我交；訾我货者[⑯]，欲与我市。

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之瑟不可听。

骏马以抑死，直士以正穷，贤者摈于朝，美女摈于宫。

行者思于道，而居者梦于床；慈母吟于巷[17]，适子怀于荆[18]。

赤肉悬则乌鹊集[19]，鹰隼鸷则众鸟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

食其食者不毁其器，食其实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

交画不畅[20]，连环不解，其解之不以解[21]。

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织网。

明月之珠，蛖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兽之利而我之害[22]。

易道良马，使人欲驰；饮酒而乐，使人欲歌。

是而行之，故谓之断；非而行之，必谓之乱。

矢疾不过二里也；步之迟，百舍不休[23]，千里可致。

【注释】

①础：柱脚石。

②“伏苓”二句：参见十六·7·⑪。

③熛（biāo 标）：火焰。

④“水中”二句：“水中有火”的“火”指发热、温度升高。“有”指产生。这几句讲事物之间的联系，不是讲一种事物内部的诸因素的关系。

⑤“阴阳”句：王念孙认为原注文“自然之势”四个字是正文误入注释，应还入正文。

⑥已：原注作“止也。”海水面积太大，接受再多的水看不出明显的增长，所以说“不能益”。但只要注入了新的水，就发生了一定变化，所以说“犹愈于

已”。

⑦然之：使它们这样。 者；的原由。

⑧构：原注作“谋也。”指图谋灭纣。

⑨“桀辜”二句：辜：杀。 哭：原注作“犹吊也。”

⑩聋虫：无知的动物。原注“聋”为“无知。”

⑪柁(duò 柁)：即柁。

⑫质的：靶。 集：至。集本指群鸟停歇在树上。引申为至。这儿用“集”，含纷纷射来注入靶上的意思。弓矢应偏指“矢”。

⑬以：即“以之”，因此。 利：以为利。

⑭“舟能”二句：原注作“愚者不敢加足，惧其沉。”杨树达认为此舟特指“不坚者”。

⑮刺：原注作“刺犹非。”今语还说“讥刺”、“讽刺”。

⑯訾(zǐ 子)：诋毁。

⑰巷：王念孙认为是“燕”的误字。

⑱适子：嫡亲儿子。适通“嫡”。王念孙认为这两句的注文“精相往来也”是正文误入注文，应还入正文。《吕氏春秋·精通》：“身在乎秦，所亲爱在于齐，死而志气不安，精或往来也。”高注：“《淮南记》曰：慈母在于燕，适子念于荆，言精相往来也。”王氏据此改“巷”为“燕”，可从。说“精相往来”是正文误成注文，只可供参考。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引高诱注释，仍以“言精相往来也”为高氏注语，而不作为《淮南子》正文。

⑲赤肉：似指鲜肉。

⑳交画：交相错画。如迷宫图之类。

㉑不以：杨树达怀疑应作“以不”。

㉒“虎爪”二句：前文曾说象牙是象之害人之利，这儿反过来说，大约取象牙触人的作用。

㉓舍：古代军队住宿一夜叫舍。泛指一宿，“百舍”指长时间。

【译文】

山中云气蒸腾，柱子脚石便湿润；伏苓被挖掉，兔丝草便枯死。一家失火，百家被烧；进谗言的人暗中策划，百姓就暴尸野外。

粟被水浸湿便会发热，甑在灶上受火烧便会冒出汽水，水能生热，火能生水气。猛疾的雷电能劈开石头，阴气和阳气相交，这是自然现象。

洗头水倒进黄河，会增加河水但是加得不多；雨水注入大海，虽然不能使海水水位升高，但还是改变了原来的状态。

一个网眼的"罗网"，不能用它来捉住鸟；没上鱼饵的钓钩，不能用它钓到鱼；对士人不礼待，不能得到贤才。

兔丝草无根而生长，蛇无脚而爬行，鱼无耳朵能听声音，蝉无嘴能鸣叫，都有一定的原因使它们这样的。

鹤寿长千岁，因而游踪遍天下；蜉蝣朝生暮死，也能享尽自己生命的乐趣。

殷纣王把梅伯剁成肉酱，周文王便和诸侯谋划灭纣义举；夏桀残害劝谏的直臣，商汤派人吊唁。狂奔的马不会撞到树上，疯狗不会自己投河，即使是没有智慧的兽类也不会自己害自己，更何况人呢？否则连禽兽都不如！

爱熊却喂它吃了会死的盐，爱水獭却给它喝了会遭害的酒，虽然主观愿望是要饲养它们，可是违背了事理。

心里喜欢，毁掉船做成舵；心里想要，毁掉钟做成铃铎。

管子忍受了好多小的耻辱终于得到大荣耀，苏秦说了成百次谎话最终实现了"合纵"的愿望。

靶子一张挂起来便招至箭射，树木一茂盛便有人砍伐，并非它们会发号召，是客观形势造成这样的。

得到好处以后才去救溺水者，别人也一定因此借溺水的人谋利了。

船如果破损不安全，就是蠢人也不会上这样的船；骐骥赶它不抬脚，拉它不动弹，君王不会用它赶路。

讥刺我的品行的人，是想和我打交道；贬低我的货物的人，是要和我做买卖。

用白水掺和白水，清淡寡味没啥好吃的；一根弦的瑟奏不出动听的曲调。

骏马因为抑郁而死去，正派的士人因为正直受困窘，贤能的人被排挤在朝廷外，美女在宫内受摈弃。

远行的人在旅途思念家中亲人，家里的亲人梦中和远行人相会；慈母在北国燕地叹息，亲生儿子在南疆楚地怀念母亲。

鲜肉悬挂起来，乌鸦喜鹊便纷纷飞临啄食；老鹰鹞子捕食，众鸟便四散逃命。物类的聚散，是互相感应而造成的。

吃他的食物的不会毁坏他的盛食器皿，吃树上果实的不会折断树枝；堵塞了源头水流便会枯竭，损坏了树根树木便会枯死。

交错的图画不畅达，连环不能解开，解开它的方法是不解。

临河羡鱼，不如回家织网。

明月之珠，是蚌蛤的病害却是人的利益；虎爪象牙，是禽兽的利器却是人的祸害。

平坦的通路，良种骏马，让人想骑上奔驰；酒喝得畅快，禁不住要引吭高歌。

认为正确的去做，所以叫做有决断；知道不对去做，一定叫做乱来。

箭飞得快，顶多射两里地；步行虽然慢，上百天不停止，可以走到千里远。

【原文】

16 圣人处于阴，众人处于阳；圣人行于水，众人行于霸[①]。异音者不可听以一律，异形者不可合于一体。农夫劳而君子养焉[②]，愚者言而智者择焉[③]。

舍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鹄而弋乌，难与有图。

寅丘无壑[4]，泉原不溥[5]；寻常之壑，灌千顷之泽。见之明白，处之如玉石；见之暗晦，必留其谋。以天下之大托于一人之才，譬若悬千钧之重于木之一枝。负子而登墙，谓之不祥，为其一人陨而两人伤。善举事者，若乘舟而悲歌，一人唱而千人和。

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织而喜采裳，无事而求其功，难矣。

有荣华者，必有憔悴；有罗纨者，必有麻蒯[6]。

鸟有沸波者[7]，河伯为之不潮，畏其诚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轻。

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则愈[8]，物故有重而害反为利者。

圣人之处乱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间，逾易忍也[9]。

水虽平，必有波；衡虽正，必有差；尺寸虽齐，必有诡[10]。非规矩不能定方圆，非准绳不能正曲直；用规矩准绳者，亦有规矩准绳焉。

舟覆乃见善游，马奔乃见良御。

嚼而无味者，弗能内于喉[11]；视而无形者，不能思于心。

兕虎在于后，随侯之珠在于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后就利。逐鹿者不顾兔，决千金之货者不争铢两之价。

弓先调而后求劲，马先驯而后求良，人先信而后求能。

陶人弃索，车人掇之；屠者弃销[12]，而锻者拾之：所缓急异也。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开，不如一户之明。矢之于十步，贯兕甲；及其极，不能入鲁缟。太山之高，背而弗见；秋毫之末，视之可察。

山生金，反自刻[13]；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贼。

巧冶不能铸木，工巧不能斫金者[14]，形性然也。

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质有余也。

故跬步不休，跛鳖千里；累积不辍，可成丘阜。城成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使然。

【注释】

①"圣人"四句：原注作"水有形而不可毁，故圣人行之无迹。霜雪履有迹，故众人行之也。"所谓"阴"犹隐而不显；所谓"阳"犹显而外露，和行水、行霜之喻意思近。

②"农夫"句：原注作"君子，国君。养焉，以化泽懊休（关怀）之。"君子恐怕是泛指为官者和贵族，非独指国君。养恐怕指受供养，而非以恩泽化民。这两句本是儒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本书从道家角度，掺入"无为"驾御"有为"的思想。高诱未全明原文之意。

③"愚者"句：原注作"择可用者而用之也。"指"不言者"用"言者"之言。大意与上一句相近。

④寅："夤"的古字，有深远之义，也含大义。寅的甲骨文象矢形，矢射远，故有远义。"寅丘"即深山、大山。原注作"污小潦水名寅。寅之丘无大壑，故泉水不得溥。"所谓污小潦水指小而深的水坑中的水。《汉语大字典》根据这条似是而模糊不明的注释，以本书此句作书证，确定"寅"的"水潜行地中"一义，值得商榷。

⑤溥：有两义可适用于此。一通"敷"，分布。一通"浡"，涌流。《原道》："原流泉浡，冲而徐盈。"原注作"浡，涌也。"这一句和上一句是果前因后的因果复

句，意思说深山里没有大沟谷，是因为山里无泉水。沟壑多由众泉流汇聚而成。以取“分布”义为好。

⑥罗纨：罗是轻软有稀孔的丝织品；纨是细绢，很细的丝织品。这儿借代华贵的衣服。麻蒯（kuǎi 快上声）：粗布衣。麻指大麻，蒯是可织席的水草。

⑦沸波：原注作“鸟，大鹏也。翱翔水上，扇鱼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于渊，畏其精诚，为（之）不见。”

⑧傅：敷。 和堇（jǐn 仅）：原注作“野葛，毒药。”即乌头。堇本作“蓳”，古籍多与堇相混用。

⑨“桑榆”二句：原注作“言乱世将尽，如日在西方桑榆间，将夕。故曰易忍。”逾同“愈”，更加。

⑩诡：原注作“不同也。”这几句“波”、“差”、“诡”同韵，都属“歌”韵。（有的人将“诡”入“微”韵）

⑪内：通“纳”，入。

⑫销：生铁。参用杨树达说。

⑬刻：通“克”，战胜，制服。或取“刻”的“挖”义，指被求金者乱挖一气。

⑭工巧：孙诒让认为应为“巧匠”，特指木工。

【译文】

圣人处在隐微之处，众人呆在显露之处；圣人水上飘，众人霜地踩。语音不同的人，不能与他欣赏同一种旋律；形制不同的东西不能归成一类。农夫辛勤劳动，贵族、官僚受供养；愚人七嘴八舌，智者从中选择有用的话。

抛开茂盛的林木而停歇在枯树上，不弋射天鹅而弋射乌鸦，这种人难以同他们商议大事。

深山没有沟壑，是因为没有泉水分布；普通的壑谷源头不断，可以灌满千顷大泽。看在明处，处事明白，有如玉石分得很清楚；看在暗处，处事不明，一定会留下疑问。把偌大的天下托付给一位有才干的能人，好比把千钧重物挂在一根树枝上面。背着孩子爬墙壁，叫做不吉祥，因为一个人陨落下来两个人受伤。会办事的人，好

像乘船悲歌，一个人歌唱，上千人应和。

不会耕种却想吃细粮，不会纺织却爱穿花衣裳，不费事就想成功，难啊！

有繁荣的时候，必定有憔悴的日子；穿罗衣绢裳的人，一定有披麻布睡草垫的结局。

大鹏展翅掀动波涛，河伯因此不敢弄潮，害怕大鹏的精诚呢。所以一位勇士出入死境，千乘大军不敢小看他的勇气。

蝮蛇螫伤了人，敷上和堇就痊愈了，事物原本有大害反而变成大利的情形。

圣人处在乱世，像盛夏处在正午烈日之下等着夜幕降临；如果毒日已经西沉，那就更容易熬到它入土了。

水虽然是平的，一定会起波纹；秤虽然公正，一定会出差错；尺寸虽然量得齐整，但一定会有出入。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准绳不能定曲直；使用规矩准绳的人，还有使用和校正规矩准绳的法则呢。

船翻了才显出游泳水平，马狂奔才发现优秀的御手。

嚼着没味道的食物，不能咽下食道；看不见形象的东西，不能在心里留下回味的印象。

兕和老虎在身后，随侯之珠在面前，来不及弯腰拾起来，因为要先躲开被伤杀的危险，然后才谈得上得利。追捕鹿的猎人，不屑于去瞧一眼跑过身边的小兔；处理价值千金的货物的人，不计较铢两的价钱。

先调好弓然后才能让它强劲有力，先驯服马然后才能训练得优良，人要先诚实然后再要求他有才能。

陶人丢掉的绳索，车夫拾起它；屠夫丢掉的生铁，冶炼工捡去：各人急需的东西不同。

百颗星星发光，不如一牙月儿明亮；十扇窗敞开，不如开一道门透的光。箭在十步以内，可以穿透兕甲；等它走到尽头时，不能穿

破鲁地出产的细绢。泰山够高了，背朝着它看不见；秋毫的尖端够细了，盯住它能看清楚。

山中藏着金矿，反而自招挖掘；木头长出蛀虫，反而吃空木料自身；人爱没事找事，反而自己祸害自己。

巧妙的冶炼工不能熔铸树木，灵巧的木匠不能砍斫金属物，是他们工作性质和对象决定着的。

白玉不用雕琢，美珠不用文饰，因为它们美好的本质足足有余。

所以只要小步小步地坚持走下去，就是跛脚鳖也能爬行千里；不断地堆土，可以堆成山丘。高大的城墙由一筐筐土筑成，高耸的大树靠它的根稳，这都不是人为规定、造成的，而是遵循自然规律才这样呢。

【原文】

17 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则弗得，数之则弗中[①]，正在疏数之间。

从朝视夕者移，从枉准直者亏；圣人之偶物也[②]，若以镜视形，曲得其情[③]。

杨子见逵路而哭之[④]，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⑤]，为其可以黄可以黑。

趍舍之相合，犹金石之一调，相去千岁，合一音也。

鸟不干防者，虽近弗射；其当道，虽远弗释。

酤酒而酸，买肉而臭，然酤酒买肉不离屠、沽之家，故求物必于近之者。

以诈应诈，以谲应谲，若披蓑而救火，毁渎而止水，乃愈益多。

西施、毛嫱，状貌不可同，世称其好，美钧也；尧、舜、禹、汤，法籍殊类，得民心一也。

圣人者，随时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涔则具擢对[⑥]，旱则修土龙。

临淄之女[⑦]，织纨而思行者，为子悖戾[⑧]。室有美貌，缯为之纂绎[⑨]。

徵羽之操[⑩]，不入鄙人之耳；抮和切适[⑪]，举坐而善。

过府而负手者[⑫]，希不有盗心；故侮人之鬼者，过社而摇其枝[⑬]。

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⑭]，故解捽者不在于捌格，在于批伉[⑮]。

木大者根擢[⑯]，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远，体大者节疏。

狂者伤人，莫之怨也；婴儿詈老，莫之疾也：贼心亡[⑰]。

尾生之信，不如随牛之诞[⑱]，而又况一不信者乎？

忧父之疾者子，治之者医，进献者祝，治祭者庖。

【注释】

①数：急速。

②偶：遇，对待；适应。

③曲：尽。

④逵：四通八达的大道。

⑤练丝：白丝。

⑥擢对：原注作“贮水器也。”擢对疑是“池”的分音写法。擢、池上古同为

"定"母字。对是"物"韵,池是"歌"韵,可通转。擢对即池。确解待考。

⑦临淄:齐国都城。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⑧悖戾:粗劣。指织物质量差。

⑨纂绎:不细密。

⑩操:琴曲名称。

⑪抮:转。改变。　和:平和的音调。　切适:俞樾认为应作"适切"。　适:之,到。　切:急切的音调。

⑫负手:手放到背后。佯装正经。

⑬"故侮"二句:侮:原注作"犹病也。"使人害病。　枝:树枝。

⑭阳处父:春秋晋国大夫。　江:国名。在今河南正阳西南。被楚国灭掉。

⑮"故解"二句:捽:斗殴。　捌(bā 八)格:分解,指拉开。　批伉:应作"批抗"。　批:打击。抗通"亢",要害部位。

⑯擢(qú 渠):分布的样子。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一·说字之属上·说衢》:"《淮南子·说林篇》云:'木大者根擢。'擢谓大树之根广布歧出也……"杨氏说从"瞿"声的字"有分张旁出之义"。如"衢"指四通之路。(中华书局 1983 年 7 月版,第 20 页)

⑰亡:陈观楼认为是"亡也"两字的误合。亡通"无"。

⑱随牛之诞:原注作"随牛、弦高矫君命为诞以存国,故不如随牛诞也。"以"随牛"为和弦高一块骗秦军的人,此人史书无考,是否人名值得怀疑,姑用原注。

【译文】

大凡用人的方法,如同用燧来取火,钻得太徐缓不连续不能出火,钻得过快过密不容易钻准,快慢疏密恰到好处才行。

从早晨看晚上,太阳是移动了;用弯曲的东西作标准来衡量和处置正直的物件,就会使物件残缺不全。圣人衡量事物,像镜子照物一样,能够周密细致地反映出事物的真实面目。

杨朱走到四通八达的路口便哭起来,为的是从那儿既可以去南方,也可以去北边;墨子看到洁白的生丝为它落泪,为的是它可以染黄,也可以染黑。

人们的取舍志趣相投，就像金钟、石磬，一旦定形，声调便固定，相隔千年，还是发出当初一样的声音。

鸟雀如果不妨碍人们，即使栖息在家门口也别射杀；如果它们挡路害人，即使离人们很远也不能放过它们。

到邻近的酒店打的酒偶尔是酸的，到附近的肉店买的肉偶尔是臭的，但是打酒买肉仍然上这些店铺，所以人们求得物件习惯就近。

用狡诈来对付狡诈，用诡谲来对付诡谲，就像披着蓑衣救火，挖开沟渠阻止水流散，只会乱上添乱。

西施和毛嫱模样不会相同，世人都称道她们好看，因为容貌美丽是一致的；尧、舜、禹、汤的法典不相像，但是他们的德政得民心是一致的。

圣人，顺应时世办事，根据自己的才质建立功业，多雨时准备好贮水器物，干旱时制作求雨的土龙。

临淄的女子，织细绢时思念远行的亲人，因此把绢织得粗劣不堪；家室中添了美妾，妻子的缯就织不细密。

徵调、羽调的高雅乐曲，鄙俗的人听不进去；把和谐的曲调转换成急切的调子，满坐宾客同声喝彩。

路过钱财仓房有意把手放到背后去的人，很少不是存着偷盗之心的；所以致人生病的鬼魅，经过神社时总要摇动树枝打掩护。

晋国的阳处父攻打楚国来解救楚军对江国的围困，所以解开打得不可开交的斗殴，不在于掺进去拉扯劝阻，而在于打击要害使斗者自动撒手。

高大的树木，它的根系发达四布；高大的山峰，有宽厚的土地扶衬着；脚掌宽大的人志向远大，个子大的人血脉畅通。

疯子伤人，没人埋怨；幼儿辱骂老人，没人忌恨：因为他们并无害人之心。

像尾生那样守信，不如随牛的欺诈有意义，更何况只是偶尔一

次不讲信用呢？

忧虑父亲疾病的是子女，治病的是大夫，求神保佑供奉祭品的是巫祝，备办祭品的是厨师。

卷十八 人 间

【题解】

本卷主要内容是论祸福。

文章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讲了祸福的根源。主观方面是人的心性。致祸之根是人的贪欲，“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客观原因是“天命”和“时世”，既不知“天”又不知“人”，必招灾祸。两个方面主观原因是主要的，因为天命和人事靠自己正确认识和对待。基于以上认识，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了避祸致福的三大条件，那就是“心”、“术”和“道”。所谓“心”指心性修养，要免祸求福必须注重心性修养，去掉贪欲，返归清静恬愉的天性。所谓“术”，不仅仅是方法问题，还包括胆识、预见力、策略等，有时又称之为“数”。而“道”则指按规律办事，即文章反复申说的要知道事物的“所以然”。这三条具备了，便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祸患的产生，胜过消极的备祸、救失。

文章在阐述祸福产生的客观原因时，以大量的篇幅和事例论证了大千世界矛盾的复杂性，它体现在祸福以及与之相类似的利害、得失、取予、毁誉、是非、赏罚、迟速、真伪等等对立物的复杂关系，认为这些对立面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渗透、互相转化。这里面蕴含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宝藏。但有时将对立物的转化看成简

单的循环往复，甚至加以神密化，表现出“不可知论”的消极倾向以及宿命论的观点。

本卷在写法上的明显特点是层次分明，论据极为丰富，而且多数事实论据比较有说服力。议论部分颇富感情色彩，显然是有所感而发。

【原文】

1 清净恬愉，人之性也；仪表规矩[①]，事之制也[②]。知人之性，其自养不勃[③]；知事之制，其举错不惑[④]。发一端，散无竟[⑤]，周八极，总一管[⑥]，谓之心[⑦]。见本而知末，观指而睹归，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详，谓之术。居知所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⑧]，动知所由，谓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轾[⑨]，错之后而不轩[⑩]，内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贤称誉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诽谤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于口者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者不可禁于远[⑪]。事者难成而易败也，名者难立而易废也。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漏；百寻之屋，以突隙之烟焚。《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蛭[⑫]。”是故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惓而索良医也[⑬]，虽有扁鹊、俞跗之巧[⑭]，犹不能生也。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非神圣人，莫之能分[⑮]。凡人之举事，莫不先以其知规虑揣度，而后敢以定谋。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异

也。晓自然以为智，知存亡之枢机，祸福之门户[16]，举而用之，陷溺于难者，不可胜计也。使知所为是者，事必可行，则天下无不达之途矣。是故知虑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百事之变化，国家之治乱，待而后成。是故不溺于难者成[17]，是故不可不慎也。

【注释】

①仪表规矩：指规范事物的标准、尺度。

②制：法式。

③勃：通“悖”，乱。

④错：通“措”，放下。

⑤竟：尽。

⑥总一管：俞樾认为应在“周八极”上面。俞氏的意思是先首后尾，先小后大，才合语序。

⑦谓之心：大意是说以上是“心”的功能，认为人的一切言行都受心的支配，这是强调心性修养的一条依据。

⑧所秉：秉持的东西，指依据、凭借。

⑨轾(zhì 至)：本指车子前低后高，引申为低。

⑩轩：本指车子前高后低，引申为“高”。后以“轩轾”喻高低优劣。

⑪“夫言”二句：两个“于”都当“被”讲。这两句承上文说明人的言行受心支配，由自己负责，不能怪客观。

⑫蹪(tuí 颓)：同“颓”，跌倒，颠仆。　蛭：应作“垤”(dié 迭)，小土堆。

⑬惓：病重。

⑭扁鹊、俞跗：都是传说中黄帝时的名医。战国时赵国名医秦越人也被称作扁鹊。

⑮莫之能分：即“莫能分之”。

⑯“晓自”三句：刘文典本文字、断句如此。王念孙认为“然”应在“自”前头，“晓然”指明白的样子。十九·11有“晓然意有所通于物”。智、知只可留一个，当“知道”讲。“存亡”二小句是“知”的宾语成分，要同前一小句连读不停，

即作“晓然自以为知存亡之枢机、祸福之门户”。

⑰“是故”句：杨树达认为是衍文。

这一节可看成全卷的总论。指出“心”、“术”、“道”的重要作用，避祸就福和三者关系很密切。

【译文】

清净恬愉，是人的本性；仪表规矩，是事物的法式。知道了人的本性，人们自身的修养就不会悖谬；明白了事物的法式，人的行为举止就不会乱套。从一端出发扩散到无穷，既能聚集在小管之中又能遍及无边无际，有这种作用的是心。看到本原就能推知末尾，观察到指向就能预见到归宿，抓住了少许就能应付千万，把握住要领就能处理繁难，这种本领叫做术。静处时知道在做什么，行走时知道到那儿去，办事时知道凭借依据，动作时知道来历因由，达到这种境界叫做合道。道，搁在前头它不低伏，放在后面它不高昂，塞进窄处它不显得挤压，广布天下它不留下空隙。所以使别人推崇称颂自己，这是你的心的功力；叫人家轻视诽谤自己，这是你的心的罪过。话是从你自己口里说出来的，别人不能阻止你；行为发生在你自己身上，远处的人没法拦住你。事情难得成功而容易失败，名声难以树立而容易败坏。千里长堤，因为蝼蚁的洞穴漏水以至溃决，近百丈的高楼，因为烟囱走火而焚毁。《尧戒》上说：“战战栗栗，一天比一天更加谨慎。人不会被大山撞倒，却被小土堆绊倒。”所以一般人都忽视小事、轻看小害以至酿成大祸并常为这后悔。灾祸临头再犯愁，这好比病危才去求良医，即使找到了扁鹊、俞跗那样的神医，也难以让病人活命。灾祸临身，是自己招引；幸福降临，是自己促成。祸与福同出一门，利与害是近邻，不是圣明的人，其中的奥妙难以认清。大凡人要做某件事，都要先用自己的智慧思虑揣度一番，然后才敢根据考虑的结果定下计谋，实施的结果，有人得利有人受害，这是所谓聪明人和蠢人的差异。但是所谓聪明人自以为明

确地知道了存亡的关键、祸福的由来，借这种认识行事，还是陷入灾难，这种情形数不胜数啊。假如大家预先知道自己要做的正确而且行得通，那么天下就没有不通的路了，而事实并非如此。可见智慧思虑是祸福的根由，行为举止是利害的关键。百事的变化，国家的治乱，都有待正确的思想和行动促成，因此人们的谋虑行动不能不审慎。

【原文】

2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①]，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病疽将死[②]，谓其子曰："吾则死矣[③]，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④]。有寝丘者[⑤]，其地确石而名丑[⑥]。荆人鬼[⑦]，越人机，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寝之丘。楚国之俗[⑧]，功臣二世而爵禄[⑨]，唯孙叔敖独存[⑩]。此所谓损之而益也。何谓益之而损？昔晋厉公南伐楚[⑪]，东伐齐，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无所绻[⑫]，威服四方而无所诎[⑬]。遂合诸侯于嘉陵，气充志骄，淫侈无度，暴虐万民。内无辅拂之臣[⑭]，外无诸侯之助。杀戮大臣，亲近导谀[⑮]。明年[⑯]，出游匠骊氏[⑰]，栾书、中行偃劫而幽之。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战胜攻取[⑱]，地广而名尊，此天下之所愿也。然而终于身死国亡。此所谓益

之而损者也。夫孙叔敖之请有寝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夺也；晋厉公之合诸侯于嘉陵⑲，所以身死于匠骊氏也。

【注释】

①“昔者”句：楚庄王十七年，晋成公十年，晋楚大战于邲（今河南荥阳东北），晋败。文中即指这次战争。 雍：雍丘。 河：黄河。

②病疽：患痈疽。 将：快要。

③则：若，假若。

④间：当作“地”。

⑤有寝丘：当作“有寝之丘”，这句前头应补上“楚越之间，有”五字。以上用王引之说。有寝之丘是古邑名，前有垢丘，后有庄丘。丘名丑，故名“寝丘”。寝有“丑”义。地在河南沈丘县东南。

⑥确：坚硬。指土地贫脊。

⑦荆人：陶方琦认为当作“吴人”。

⑧俗：王引之认为当作“法”。

⑨爵：杨树达释为“尽”。

⑩孙叔敖：这里借代孙叔敖的后代。

⑪晋厉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名寿曼，在位八年。骄侈无道，被栾书、中行偃杀死。

⑫横行：纵横驰骋，所向无敌。 绻（quǎn 犬）：屈。

⑬诎：屈。

⑭拂：通“弼”，辅佐。拂上古属于“滂”母（读 p）物部，弼是“并”母（“滂”的浊音）物部，音极近，可通假。

⑮导谀：谄谀之徒。杨树达认为“导”通“谄”。导上古属“定”母“幽”韵，谄是“透”母“谈”韵，声母音近，韵部不同。杨氏举有“禫”通“导”、“棪”通“导”作旁证。杨说可以参考。导谀似也可以理解为“导之以谀词”，使君为恶。

⑯明年：第二年。厉公八年（前 573 年）。

⑰匠骊氏：晋臣匠骊氏的封地。《左传》作“匠丽氏”。匠丽氏是厉公宠臣。

⑱战胜攻取：“战必胜攻必取”的简缩说法，和今语“战胜”、“攻取”略别。

⑲嘉陵：《左传》作“柯陵”。前 574 年晋和宋、曹、卫、郲等国盟于此地。嘉、

柯二字上古同音，都是“见”母（读 g）“歌”韵（王力拟音为 ai）字。所以本书的“嘉陵”即《左传》的“柯陵”，据今普通话读音便难知异文之因。

【译文】

天下有三种危险：缺少德行而多尊宠，是第一种；才能低下而地位高贵，是第二种；没有功劳而受厚禄，是第三种。所以事物有时损减它反而补益它，有时补益它反而损减它。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楚庄王在河雍之间的邲之战中打败了晋国，凯旋后庄王要封赏令尹孙叔敖。孙叔敖辞谢不接受。后来孙叔敖患痈疽快要死了，对他儿子留下遗言说：“我如果死了，楚王一定会封赏你。你一定要推掉肥饶的封地，只接受沙石之地。楚国靠近越国的地方有个叫做有寝之丘的地方，那儿土地贫脊，所以地名难听。当地的吴人、越人都敬奉鬼神，讲迷信。人们都认为那里无利可图……”孙叔敖死后，庄王果然封给他儿子肥饶之地，他儿子谢绝了，要求封有寝之丘。按楚国的法规，功臣的爵禄传两代就保不住了，唯独孙叔敖一家保持下来了。这就是损减它反而补益了它。什么叫补益它反倒损减它呢？从前晋厉公南伐楚国，东伐齐国，西伐秦国，北伐燕国，部队纵横天下，威势慑服四方，谁也不能屈服他。于是厉公在嘉陵大会诸侯，气骄意满，荒淫无度，残害百姓。国内没有辅佐规谏的大臣，国外失去了诸侯的援助。厉公杀戮忠臣，亲近谄谀小人。大会诸侯的第二年，厉公出游宠臣匠骊氏的封地，被大夫栾书、中行偃囚禁起来。诸侯谁也不来搭救，百姓谁也不同情，关了三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战必取胜，攻必克敌，扩展土地，提高威望，这是天下人都希望得到的利益。可是晋厉公却因为贪得这些利益终于身死位丧。这就是本想补益反而受损害。孙叔敖嘱咐儿子要求封有寝之丘这样的贫脊土地，所以爵禄代代相传；晋厉公在嘉陵大会诸侯妄想称霸天下，所以死在匠骊氏的封地。

【原文】

3 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1]，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2]，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3]。张武教智伯夺韩、魏之地而禽于晋阳[4]，申叔时教庄王封陈氏之后而霸天下[5]。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6]："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7]？"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8]，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阳虎为乱于鲁[9]，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得者有重赏，失者有重罪。围三匝，而阳虎将举剑而伯颐[10]。门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穷[11]，我将出子。"阳虎因赴围而逐[12]，扬剑提戈而走，门者出之。顾反[13]，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14]，攘祛薄腋[15]。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与子反也[16]，为之蒙死被罪[17]，而乃反伤我。宜矣，其有此难也！[18]"鲁君闻阳虎失，大怒。问所出之门，使有司拘之，以为伤者受大赏[18]，而不伤者被重罪。此所谓害之而反利者也[20]。何谓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与晋人战于鄢陵[21]。战酣，恭王伤而休[22]。司马子反渴而求饮[23]。竖阳谷奉酒而进之[24]。子反之为人也[25]，嗜酒而甘之，不能绝于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复战，使人召司马子反。辞以心痛[26]。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而闻酒臭[27]。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若此，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率吾众也[28]。不谷无与复战矣！"于是罢师而去之，斩司马子反为僇[29]。故竖阳谷之进酒也，非欲祸子反也，诚爱而欲快之也，而适足以杀之。此所谓欲利之而反

害之者也。夫病湿而强之食，病暍而饮之寒，此众人之所以为养也，而良医之所以为病也。悦于目，悦于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圣人先忤而后合，众人先合而后忤也。

【注释】

①利利：前一个"利"用作动词，认为是利。 病病：前一个"病"用作动词，认为是病。

②藏：通"葬。掘葬即盗墓。

③以：通"已"。《尔雅・释诂》："已，此也。"

④张武：智伯的臣。智伯事详见后文第5节。

⑤申叔时：春秋时楚国的大夫。谏封陈国后代事见后文第12节。

⑥"孔子"二句：《损》、《益》：《易经》卦名。 愤：王念孙认为应作"喟"。

⑦"益损"二句：《益》卦的《象传》说，如果在上位者能够损己而益民，人民便欢乐无限；统治者能造福人民、礼待下民，他的主张便可以发扬光大。 其：表示揣度语气兼指示作用。 王(wàng旺)：称王；行"王道"。

⑨阳虎：春秋鲁国人，字货，季氏的家臣。事奉季平子。平子死后，阳虎专权。后来他在欢阳关发动"叛乱"，失败后出奔齐国，又奔晋国。

⑩伯：通"迫"，逼近。

⑪"天下"句：大意说世界大得很，不必轻生。门者为什么有机会在重围的情况下和阳虎密谈，原文交代不明。

⑫赴：冲向。 逐：应指围兵逐(追赶，不是驱逐)阳虎。这种一句之内暗换施动者的现象古文中常见。相近的例子如《左传・成公二年》(鞌之战)："丑父……伤(被蛇咬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及"是晋军追上齐侯的战车，这儿是"被追及"的意思。

⑬顾反：两个字都是"返回"的意思。顾反古文中经常连用。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时屈平……使于齐，顾反，谏怀王……"

⑭推：刺。《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曲刃钩之，直兵推之。"于省吾《诸子新证》："自外向内挽之曰钩，自内向外刺之曰推。"推讲成"刺"，当通"椎"，推、椎

上古音近。椎有“击”义(见《说文》)。

⑮摫:通“攮”,用刀刺。　祛(qū 区):袖子。　薄:迫。靠近。这句说用戈穿破门者的袖子而刺伤腋部。

⑯故:原本。　反:王念孙认为是“友”字之误。据此那么这句意思是说门者本和阳虎非亲非友,关系不密切,以衬出他帮助阳虎很不易,无所图。又理解成“反叛”也通。意思一样,是说门者并非和阳虎是同伙反叛者。

⑰蒙:冒着。　被:受。　罪:惩罚。

⑱“宜矣”二句:这两句可以作两种理解:一是埋怨阳虎恩将仇报,说他活该受围捕之难。一是门者自怨,怨自己看错了人,自讨苦头。

⑲以为:认为,认定。王念孙认为“以为伤者”下面脱漏“战斗者也,不伤者为纵之者,伤者”十三字。补出以后意思当然更显豁,不补也已含其意,大体可通。

⑳利:即“利之”。之字省略。

㉑晋人:即晋厉公。前 575 年(晋厉公六年,楚恭王三十六年,鲁成公十六年)晋与楚、郑战于鄢楚,郑、楚大败。《氾论》记此战作“阴陵”。参见十三·11·⑧。上文晋厉公“南伐楚”即指这次战争。

㉒休:休战。

㉓司马子反:公子侧子反。司马是官职,主管军政。在鄢陵之战中,子反以司马之职领中军为主帅。

㉔竖:小吏。阳谷是这位小吏的名字。　奉:“捧”的古字。

㉕为人:这是古人习惯语,多用来叙述人物外貌、性格等,常可译为“这个人”。

㉖辞以心痛:即“以心痛辞(之)”。“心痛”是托辞,所以恭王亲往探望。

㉗臭:泛指气味。这儿指酒气。

㉘亡:通“忘”。　率:通“恤”,忧虑。率上古属“生”母(读[ʃ])“物部(读[ət]),恤属“心”母(读 s)“质”部(读 et)。两字音近,故可通假。

㉙为(wèi 卫):表原因。　僇(lù 路):行动迟缓。《说文·人部》:“僇,痴行僇僇也。”徐灏注笺:“行动迟缓,盖即‘痴行僇僇’之义。”僇当和“鲁”相通,有鲁钝义。王念孙认为“为”应作“以为”,则“僇”取“辱”义。

【译文】

平庸的人都只知道利益就是利益，弊病就是弊病，只有圣人懂得弊病可以变成利益，利益又可以变成弊病。那两次结果实的树木，它的根必定受损伤，盗墓而得到不义之财的人家，一定遭殃，这说的是贪得大利反而造成祸害呀！张武唆使智伯夺韩、魏两家的土地，结果使智伯在晋阳城被擒获；申叔时劝告楚庄王拥立陈国的继位人，庄王因而称霸天下。孔子读《易经》，读到《损》卦和《益》卦时，未尝不喟然叹息说："懂得益和损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行王道的君王的大事吧？"事情有时想对它有利却恰恰足以害它，有时想害它反而恰恰对它有利。利和害向相反的一面转化，祸福的因由不能不明察呀！阳虎在鲁国作乱，鲁定公下令关闭城门搜捕阳虎，宣布抓到阳虎的给重赏，放走的处重罚。追兵把阳虎层层包围起来。阳虎正要举剑自刎，有位守门人阻止他，说："天下大得很呢。我愿意放你出城去。"于是阳虎冲出重围，围兵紧追不舍，阳虎挥舞着宝剑提着戈奔跑冲杀。那位守门人乘混乱放阳虎出了城门。阳虎出城以后又折返回来，抓住那个守门人，举戈刺他，刺穿衣袖及腋部。守门人抱怨说："我和你本来非亲非故，为救你我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会受重罚，可是你反而刺伤我。活该呀，你碰上这场劫难！"鲁君听说阳虎逃出了城，大怒，查问是从哪座城门逃走的，派主管官员拘捕了有嫌疑的守门人。他认定受了伤的是拦阻过阳虎的，而没有受伤的是故意放走阳虎的；受伤的受到重赏，那位守门人也在其中，没受伤的受到重罚。这就是害别人反而对别人有利。什么是想对人有利反而害别人呢？楚恭王和晋军在郑国的鄢陵会战。战斗紧张激烈相持很久，恭王眼睛被射伤败下阵来，传令休战。楚军中军主帅司马子反口渴难忍，寻找饮料。小吏阳谷捧着酒献给子反。子反这个人，酒瘾大得很，见了酒便乐不可支，于是接过阳谷的酒不停地喝起来，终于酩酊大醉，躺倒在帐篷里。恭王想再开战，派人去叫子反。子反谎称心痛发作不受召令。恭王于是驾车亲往探视，一进

中军帐便闻到一阵酒气。恭王大怒，说："今天这场恶战，我亲临战阵，受了重伤，我现在指望的只有司马。可是司马却是这副样子。他这是心里没有国家社稷又不顾惜我军士卒呀。我没法再同晋军打下去了。"于是下令停战，撤回国去。为耽误战事的大罪杀了子反。小吏阳谷献酒，并不是要害子反，实在是爱怜他，想让他快活，可是结果恰恰使子反招致杀身大祸。这就是想对人有利反而害了人家。勉强害湿症的人进食，让中暑的人喝冷水，这是一般人调治这两种病人的办法，可是良医却认为这么做只会加重病情。只要是赏心悦目的事，笨蛋就会以为有利而抢着去干，然而聪明人远远地躲开。所以圣明的人先遭逆境后顺遂，平庸的人先称心如意后倒霉。

【原文】

4 有功者，人臣之所务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见疑[①]，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则有功者离恩义[②]，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将乐羊攻中山[③]，其子执在城中。城中县其子以示乐羊[④]。乐羊曰："君臣之义[⑤]，不得以子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鼎羹与其首[⑥]。乐羊循而泣之曰[⑦]："是吾子已[⑧]！"为使者跪而啜三杯[⑨]。使者归报中山曰："是伏约死节者也[⑩]，不可忍也[⑪]。"遂降之。为魏文侯大开地有功，自此以后，日以不信[⑫]。此所谓有功而见疑者也。何谓有罪而益信？孟孙猎而得麑[⑬]，使秦西巴持归烹之[⑭]。麑母随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纵而予之。孟孙归，求麑安在。秦西巴对曰："其母随而啼，臣诚弗忍，窃纵而予之。"孟孙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为子傅，左右曰："秦

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况于人乎？”此所谓有罪而益信者也[15]。故趋舍不可不审也，此公孙鞅之所以抵罪于秦而不得入魏也[16]；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无所践者[17]，不义之故也。

【注释】

①见：被。

②离：抛弃。 恩义：这儿指父子、夫妇、朋友等感情，也就是私情。认为有功者离恩义的说法是片面的。这要分几种情形：一种是重亲情而为大义割舍之；一种是在建立功业的同时成全亲情（两者不冲突时）；一种是为个人功名而拿亲友作交易和牺牲品（如易牙之类）。只有第三种人是信不得的。乐羊不应归入第三种，魏文侯不信任他是不可取的。他哭啜儿子的肉汤而不受敌方要挟，实是壮烈。当然这儿撇开这场战争的性质不论。

③乐羊：战国魏人，魏文侯的将领。 中山：古国名，又称鲜虞。春秋时白狄别族所建立。战国初建都于顾（河北定县）。公元前406年被魏消灭。不久复国，后来又被赵所灭。

④县：“悬”的古字。 示：给看。

⑤君臣之义：为君臣之义。

⑥遗（wèi）：送。

⑦循：抚摸。 泣：为……而泣。

⑧是：这。 已：通“矣”。刘文典本把已字理解成“完毕”，断句成：“是吾子。”已，为使者……。指说完话以后。这种断法不能表现乐羊说话的语气，而且话说完也无必要交待说完了。

⑨为：向。 跪：为惨死的儿子而跪。 三：杨树达认为应为“一”。《战国策·魏策一》、《韩非子·说林上》、《说苑·贵德》等书记这件事都作“一”。乐羊啜羹表明不向中山人低头而已，哪里忍心连饮三杯呢？很可能是本书作者为贬损乐羊而故意改“一”为“三”。作者以乐羊为“离恩义”的例证。

⑩伏约：守约。伏的本义是守候，引申为守，保守。 死节：为节操死。

⑪忍：奈何。《说文》：“忍，能也。”王筠《说文句读》：“能读为耐。”《广雅·

释言》:“忍,耐也。”耐和“奈”通。不可忍即不可奈,无可奈何。

⑫日以:一天天地。以用在修饰语被修饰语之间,相当于“地”。

⑬孟孙:春秋时鲁国大夫。　麑(ní 泥):小鹿。

⑭秦西巴:当是孟孙的家臣。

⑮“此所”句:作者写乐羊“有功”实际是贬他的“离恩义”,而写秦西巴的“有罪”实际是赞他的“不忍”,即“仁慈”之心。作者显然主张该信后者,不能信前者。下文对商鞅的评价也是不正确的。

⑯公孙鞅:参见二·9·⑦。　抵罪:获罪。

⑰累足:捆住脚。作者认为商鞅是“作法自毙”。　践:踏,踩。

【译文】

建功立业,是臣子所追求的;犯罪受罚,是臣子所避免的。有时有功却被怀疑,有时有罪却更受信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追逐功名的人不顾情义,而犯过罪过的人不敢再失去仁爱之心。魏将乐羊攻打中山国。他的儿子被中山人抓起来扣押在中山城内。中山人将他儿子吊在城头给乐羊看。乐羊说:“为了效忠君王,尽我为臣的职责,我不能为儿子而顾私情。”他指挥部队更加猛烈地攻城。中山人于是烹了他的儿子,然后派人送给乐羊一鼎羹汤和他儿子的首级。乐羊抚摸着那颗人头,哭着说:“这是我的儿啊!”说完向中山使者跪下,喝了一杯羹汤。使者回去报告说:“乐羊是个守约死节的人,对他没办法啊。”中山只得投降魏国。乐羊替魏文侯扩展土地立了功,从此以后,文侯一天天更不信任他。这就是有功反而被怀疑。什么是有罪过反而受信任呢?孟孙氏打猎,猎获一头小鹿,叫手下人秦西巴拿回去烹煮。母鹿紧随秦西巴哀鸣不止。秦西巴不忍心伤害小鹿,就放掉小鹿还给母鹿。孟孙氏回来后查问那头小鹿在哪儿。秦西巴回答说:“它的母亲跟在我身后不停地哀鸣,我实在不忍心,私自作主放掉还给那母鹿了。”孟孙一怒之下赶走秦西巴。过了一年,孟孙又请回秦西巴,派他担任儿子的老师。孟孙身边的人说:“秦西巴有过错于您,现在为什么又用他做您儿子的老师呢?”孟孙

说:“连一头小鹿他都不忍心伤害,更何况人呢?”这就是有罪反而更受信任。所以人的取舍进退不能不审慎。取舍不慎,正是公孙鞅在秦国获罪出逃不能进入魏国避难的原因。公孙鞅为秦国建立的功劳不算不大,可是他终于寸步难行,无立足之地,这是由于他不义啊。

【原文】

5 事或夺之而反与之,或与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于魏宣子[1],宣子弗欲与之[2]。任登曰[3]:“智伯之强,威行于天下,求地而弗与,是为诸侯先受祸也。不若与之。”宣子曰:“求地不已,为之奈何?”任登曰:“与之使喜,必将复求地于诸侯,诸侯必植耳。与天下同心而图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4]。”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于韩康子[5],韩康子不敢不予。诸侯皆恐。又求地于赵襄子[6],襄子弗与。于是智伯乃从韩、魏围襄子于晋阳[7]。三国通谋,禽智伯而三分其国[8]。此所谓夺人而反为人所夺者也。何谓与之而反取之?晋献公欲假道于虞以伐虢[9],遗虞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10]。虞公惑于璧与马,而欲与之道。宫之奇谏曰[11]:“不可?夫虞之与虢,若车之有轮[12],轮依于车,车亦依轮。虞之与虢,相恃而势也[13]。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虞公弗听,遂假之道。荀息伐虢[14],遂克之。还反伐虞[15],又拔之。此所谓与之而反取者也。

【注释】

①智伯：春秋晚期晋臣，又称智文子、荀跞(lì 立)、智跞。智有时作"知"。智氏是晋国六大家族之一。智伯赶走晋出公，立晋哀公，专权晋国。本书以智伯作放纵贪欲而遭惩罚的典型人物，提到十多次。晋国的分裂灭亡，与智伯关系密切。　魏宣子：晋六大家族之一。

②弗欲：俞樾认为应为"欲弗"。

③任登：魏人。

④一心：杨树达认为是衍文。　直：通"只"。　亡：失去。

⑤韩康子：名虎。晋韩厥的后代，晋六大家族之一。

⑥赵襄子：名无恤。赵简子之子，晋六大家族之一。

⑦从(zòng 纵)：使跟随。这儿有驱使、胁迫的意思。

⑧三分其国：即分晋国为韩、赵、魏三国。智氏把持晋国政，所以说"其国"。

⑨"晋献"句：见《左传·僖公五年》。　假：借。

⑩遗(wèi)：赠送。　垂棘：春秋晋地，出产美玉。后称美玉为"垂棘"，以产地代产物。　屈产：晋地名，产良马。在山西石楼县东南。

⑪宫之奇：虞国大夫。

⑫轮：王念孙认为当作"辅"。关于"辅"有三种解释。一说指人的颊骨；一说是古代车两旁的横木；一说是车轮两外侧加的直木。与三种说法对应，"车"分别指牙床、车辆、车轮。这儿取第三说。

⑬而：杨树达认为应为"之"。

⑭荀息：晋大夫。这次军事行动的主帅。

⑮还：通"旋"，随即。或释成返回，则和"反"同义复用。

【译文】

事情有时表现为要夺走人家的反而被人家夺走，有时表现为先送点什么反而被抢走更多。智伯向魏宣子索取土地，魏宣子想不给。任登说："智伯正强大着，他的威势遍及天下，他已开口要割地，如果不给，这等于替其他诸侯先承受灾难。不如给他好。"魏宣子说："要是智伯向我们要个没完没了，那怎么得了？"任登说："咱魏

家割给他一点土地，叫他尝点甜头，他一定如法再向别的诸侯求割地，诸侯们一定竖起耳朵听从，可内心产生怨恨。我们便可以和各诸侯同心协力来打智家的主意。这么一来，我们将得到的好处，就不只是丧失的那些了。”魏宣子听了任登的主意，割让了一些土地给智伯。智伯果然又向韩康子索要，韩康子不敢不给，诸侯们一片恐慌。智伯又向赵襄子伸手，赵襄子给顶了回去。智伯就胁迫韩、魏两家同智家军一起把赵襄子围困在晋阳城中。赵、韩、魏三家暗中联络，配合行动，在晋阳打败了智家军，擒住智伯。随后三家瓜分了智氏把持着的晋国。这就是本想夺走人家的反而被别人夺走了。什么是先给予别人反而夺走别人的呢？晋献公想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就赠给虞公垂棘宝璧和屈产的良马。虞公被美玉良马给弄得眼花缭乱，就打算借路。宫之奇规劝说：“这可使不得呀！我们虞虢两国，关系就像那车轮和辅木一样，辅木紧靠在车轮外侧，车轮依赖着辅木保护。虞和虢已经形成相依为命的形势。假如借路给晋人，那么虢国早晨灭亡，我虞国晚上就跟着完蛋了。”虞公不听宫之奇的忠告，还是把路借给了晋军。荀息率军进犯虢国，一举消灭了虢国。随即在回师途中攻打虞国，又拿下虞国。这就是先给别人一点好处反过来捞走更大的利益。

【原文】

6 圣王布德施惠，非求其报于百姓也；郊、望、禘尝①，非求福于鬼神也。山致其高而云起焉②，水致其深而蛟龙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禄归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③。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④，辟伊阙⑤，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百姓不亲，五品不慎⑥，

契教以君臣之义[⑦]、父子之亲、夫妻之辨[⑧]、长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垦草[⑨]，粪土种谷[⑩]，令百姓家给人足[⑪]。故三后之后[⑫]，无不王者[⑬]，有阴德也。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世，其后继嗣至今不绝者，有隐行也。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灭，商鞅支解，李斯车裂。三代种德而王[⑭]，齐桓继绝而霸[⑮]。故树黍者不获稷[⑯]，树怨者无报德[⑰]。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⑱]。家无故而黑牛生白犊，以问先生[⑲]。先生曰："此吉祥，以飨鬼神。"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牛又复生白犊，其父又复使其子以问先生。其子曰："前听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复问之，奈何[⑳]？"其父曰："圣人之言先忤而后合。其事未究，固试往复问之。"其子又复问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复以飨鬼神。"归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㉑]，围其城。当此之时，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壮者死，老病童儿皆上城，牢守而不下[㉒]。楚王大怒。城已破，诸城守者皆屠之。此独以父子盲之故，得无乘城[㉓]。军罢围解，则父子俱视。夫祸福之转而相生，其变难见也[㉔]。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㉕]，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㉖]。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㉗]？"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㉘]。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㉙]，深不可测也。

【注释】

①郊、望、禘尝：三种祭名。郊祀祭天，望祀祭日月星辰山川，禘尝祭宗庙。

②致：达到。　云：王念孙认为下脱“雨”字。　焉：于之，在那里。

③阴行：王念孙认为当作“隐行”。阴与阳相对，隐与昭相对。

④龙门：见四·17·㉒。

⑤伊阙：山名，又叫阙塞山、龙门山。西有龙门山，东有香山，夹伊河对峙如阙门。参见八·7·⑱。

⑥五品：指“五常”、“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　慎：顺。

⑦契(xiè 谢)：人名。传说中商族始祖帝喾的儿子，虞帝的臣。他帮助禹治水有功，舜任命他为司徒，赐姓子氏，封于商。　教以君臣之义：即以君臣之义教(民)。

⑧辨：别；分。

⑨后稷：周的祖先。相传他母亲曾弃之不养，故名“弃”。担任尧的农官。封于邰，号后稷，别姓姬氏。　草：生荒地。

⑩粪：施肥。粪土指改良土壤。

⑪给：足。

⑫三后：指禹、契、后稷。古代称天子和列国诸侯为“后”，和“後”的简化字“后”意义无关。

⑬王(wàng 望)：称王，统治天下。

⑭种：刘文典认为当为“积”。

⑮齐桓继绝：齐桓公救助燕、卫等小国免于异族之难，平息晋国内难，受到诸侯拥护。让将要灭绝的国家生存传继下去叫“继绝”。

⑯不：刘文典认为应作“无不”。　黍(shǔ 暑)：黍子，碾出的子实叫黄米，性粘。　稷：一说属黍类；一说指小米，即谷子。这儿取前一说法，所以说“树黍者无不获稷”，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意思，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⑰怨：刘文典认为应作“恩”。　不：应作“无不”。

⑱解(xiè 懈)：放松，懈怠。这个意义后用“懈”。

⑲先生：指术数之士。古人相信术士能预卜击凶祸福。本卷开头说：“见本而知末，观指而睹归，執一而应万……谓之术。”

⑳奈何：为什么。询问因由时“奈何”当“为什么”讲。问办法时当“怎么

办"讲。

㉑楚攻宋：指春秋鲁宣公十四年（前 595 年）秋天到次年夏天楚攻宋国，起因是宋杀楚路过宋国的使臣。参见九·23·⑥。

㉒牢守而不下：宋人牢守楚军攻不下，一句内暗换主语。

㉓乘：登上。"乘城"即上城守卫。乘、登音近义通。

㉔见：看到，看清。有结果的看叫"见"，所以有"视而不见"的说法。这里将祸福转化看得太神秘化。

㉕善术者：即下文的"父"。下文前三个"父"都指"年长者"，不指"父亲"。

㉖吊：慰问不幸的事，不限丧事。

㉗不：王念孙认为应作"不能"。能与乃同，能、乃古字通。

㉘髀（bì 闭）：大腿。

㉙极：尽，弄明白。

【译文】

圣王布施恩惠给天下人，不是希求从老百姓那儿得到报答；举行郊祭、望祭、禘尝祭，不是为向鬼神求福祐。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自然会兴起云雨；水达到一定的深度，自然有蛟龙出现；君子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福禄自然会归向他们。那暗中积德的人，必定得到公开的报偿，有隐行的人，必定得到显耀的名望。远古的时候，江河堤防失修，洪水成了人民的灾害。于是夏禹凿通龙门，辟开伊阙，平息了洪水，整治好大地，使人民能够在陆地上安居。百姓不亲附君王，五种人伦关系乱了套，契就教导人们明确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尊卑等次和礼节。田野荒废，民食不足，后稷就指导人民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栽种谷物，让百姓家家户户丰衣足食。所以这三位君后的后代，都能称王天下，这就是由于他们积有阴德。周王室衰微，礼义废弛，孔子就用三代的道统教导世人，他的后代继嗣至今不绝，因为孔子有隐行。秦始皇赵（嬴）政用暴力兼并天下，很快灭亡，智伯侵夺韩、魏、赵三家土地终于被消灭，商鞅实行苛法酷刑遭受肢解，李斯谋害善良落得车裂。三代君后树立德行因

而称王天下。齐桓公帮助危绝弱国生存下去而成了霸主。种黍的不会不收获稷，施恩的不会没有人报他的德。从前宋国有一家好行善的人，他家世世代代坚持不懈地行善。有一年，他家的黑母牛产下一头纯白牛犊。于是拿这件怪事去请教术数先生。术数先生说："这白犊是吉祥物，用它祭祀鬼神吧。"过了一年，这家的老人无缘无故失明了。这以后，他家的母牛又生下一头白牛犊，老人又让儿子去请教术数先生。儿子说："先前听了先生的话，父亲的眼睛失明了，现在还问他干啥？"老人说："圣人的话，先好像不对头，但是以后会应验的。这件事还没到头呢。你姑且再去问问试一试。"儿子又去询问术数先生。先生说："这还是个吉祥物，再拿去祭祀鬼神吧。"儿子向老人传达了术数先生的话，老人说："按先生的话去做。"又过了一年，儿子的眼睛也无缘无故失明了。后来楚庄王攻打宋国，包围了老人一家所住的城邑。这当儿，城中能充饥的东西全吃光了，人们只好交换孩子吃，拆下死人的骨头当柴烧。壮年人全都战死，老人、病人、孩子都上城牢牢防守，楚军攻城攻不下来。楚王大怒，城攻破以后，凡是守城的人全被杀害，唯独这一家因为父子失明，没有登城防守，因而保住了牲命。楚军撤除包围退兵以后，父子两人竟同时复明了。祸和福互相转化互相促成，其中的变化难以看清。靠近边塞的居民中，有一位精通术数的老人，他家的马无缘无故逃到胡人中去了。邻居都来安慰老人。老人说："这事难道不能变成好事吗？"过了几个月，逃走的马领着一群胡人的骏马回来了。邻人都来庆贺。老人说："这事难道不能变成祸害吗？"老人家中从此有了很多良马，他儿子喜欢骑马，有一次坠下马折断了腿。邻人又来安慰。老人又说："这件事为什么不能变成福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进犯边塞，侵入境内。壮年男子都拿起武器作战。边境附近的居民死去十分之九。唯独这家人因为儿子腿跛，父子性命都保住了。所以说福变成祸，祸变成福，这中间的变化是难以摸透，深不可测的。

【原文】

7 或直于辞而不害于事者[①]，或亏于耳以忤于心而合于实者[②]。高阳魋将为室[③]，问匠人。匠人对曰："未可也。木尚生[④]，加涂其上[⑤]，必将挠[⑥]。以生材任重涂[⑦]，今虽成，后必败[⑧]。"高阳魋曰："不然。夫木枯则益劲，涂干则益轻。以劲材任轻涂，今虽恶，后必善。"匠人穷于辞，无以对，受令而为室。其始成，竘然善也[⑨]，而后果败。此所谓直于辞而不可用者也。何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合于实？靖郭君将城薛[⑩]，宾客多止之，弗听。靖郭君谓谒者曰："无为宾通言。"齐人有请见者曰："臣请道三言而已[⑪]。过三言，请烹。"靖郭君闻而见之。宾趋而进，再拜而兴，因称曰："海大鱼！[⑫]"则反走[⑬]。靖郭君止之曰："愿闻其说。"宾曰："臣不敢以死为熙[⑭]。"靖郭君曰："先生不远道而至此[⑮]，为寡人称之[⑯]。"宾曰："海大鱼，网弗能止也，钓弗能牵也。荡而失水[⑰]，则蝼蚁皆得志焉[⑱]。今夫齐，君之渊也[⑲]。君失齐，则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得事实者也[⑳]。夫以"无城薛"止城薛[㉑]，其于以行说[㉒]，乃不若"海大鱼"。

【注释】

①直：直接；正面。　害：王念孙认为是"周"的误字，周、合同义。

②亏：损，违逆不顺。"亏于耳"相当于说"逆耳之言"。"亏于耳忤于心"这儿指说的话带强烈的刺激性，触动听者，引起注意，危言耸听。如下面举例中的突如其来的"海大鱼"这类听似莫名其妙的话，便引起靖郭君的注意。

③高阳魋(tuī 推)：宋国大夫。

④生：活的。指刚砍伐没干水的树木，这种生材失水后容易变形。

⑤涂:泥浆。

⑥挠:通“桡”。《说文》:“桡,曲木也。”引申为弯曲。

⑦任:承受。

⑧败:坏。

⑨竘(qǔ 取)然:高大结实的样子。

⑩靖郭君:名田婴。齐威王的儿子,孟尝君田文的父亲。封于薛。 城:筑城墙。

⑪言:字。如“万言书”、“下笔千言”。

⑫海大鱼:鲸鱼之类。

⑬则:即。立即。 反:返。 走:跑。

⑭熙:通“嬉”。玩乐;开玩笑。

⑮远:以为遥远。如“不远千里”。

⑯称:说。

⑰荡:放荡,不经心。

⑱得志:得意。指肆意咬食。

⑲渊:有人认为应作“海”。作“渊”也讲得通。

⑳得:合。 事实:事情的实质。和今天的合成词“事实”的意思不全一样。

㉑“无城薛”:这是一般宾客劝阻靖郭君的所谓“直言”。

㉒以:疑是衍文。

【译文】

有时正面直说反而不能和事情切合,有时说些刺耳动心的怪话反倒能切中事情的实质。宋国人高阳魋准备修建房屋,他采伐了木材,征求匠人的意见。匠人回答说:“还不能动工,因为木料还是湿的。在湿木料上涂上泥浆,木料必定变形。用湿木料承受重泥,眼下能行,往后房子一定毁坏。”高阳魋说:“你讲的不对。木料干了就更坚硬,泥浆干了就变轻,用坚硬的木料承受变轻的干泥,眼前虽然有问题,往后一定牢固。”匠人言辞笨拙,无话可答,便接下任务修建房屋。房子落成时,显得高大结实,十分壮观。但不久之后果然倒塌了。这就是正面直说无济于事。什么是讲些刺耳动心的

怪话反而能切中事情的实质呢？靖郭君打算在他的封地薛修筑城垣，宾客门人纷纷劝阻，靖郭君不听。他吩咐传达官说："不要替求见的人传话通报。"有一位齐国人要求会见靖郭君，他说："我只说三个字，多说一个字情愿受烹刑。"靖郭君听到后表示愿意接见这位怪客。那齐人忙不迭地来到靖郭君跟前，拜了两次，然后站起身来，说道："海大鱼！"话音刚落，转身往外跑去。靖郭君好生奇怪，连忙喊住那人，说："我想听听你的高见。"那齐人煞有介事地说道："我可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靖郭君说："先生不顾路途遥远来到我这儿，有高见但说无妨，我很想领教呢！"齐人这才说："那海里的大鱼，渔网逮不着它，钓钩钩不动它。它一旦忘乎所以落在岸上，蝼蛄和蚂蚁都能称心如意地咬食它了。如今，齐国正是你的海呀。若是失去了齐国，那薛地能够独自保存吗？"靖郭君说："先生讲得妙！"于是立即取消了在薛地筑城的计划。这就是讲些刺耳动心的怪话反倒能切中事情的实质。用"不要在薛地筑城"这样直统统的话来劝止在薛地筑城，对于劝谏效果来说，竟不如"海大鱼"三个字啊！

【原文】

8 故物或远之而近，或近之而远；或说听计当而身疏，或言不用、计不行而益亲。何以明之？三国伐齐，围平陆[①]。括子以报于牛子曰[②]："三国之地不接于我，逾邻国而围平陆，利不足贪也。然则求名于我也[③]。请以齐侯往。"牛子以为善。括子出，无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无害子。无害子曰："异乎臣之所闻[④]。"牛子曰："国危而不安，患结而不解[⑤]，何谓贵智[⑥]？"无害子曰："臣闻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

者，闻杀身破家以存其国者，不闻出其君以为封疆者[7]。”牛子不听无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计，三国之兵罢，而平陆之地存。自此之后，括子日以疏，无害子日以进。故谋患而患解，图国而国存，括子之智得矣。无害子之虑无中于策，谋无益于国，然而心调于君[8]，有义行也。今人待冠而饰首，待履而行也，冠履之于人也，寒不能暖，风不能障，暴不能蔽也[9]，然而冠冠履履者[10]，其所自托者然也[11]。夫咎犯战胜城濮，而雍季无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赏而咎犯后存者，其言有贵者也[12]。故义者，天下之所赏也[13]。百言百当，不如择趋而审行也[14]。

【注释】

①三国：韩、赵、魏。 平陆：齐国地名。在山东汶上县北。汉置东平陆县，以和今山西的平陆区别。

②括子、牛子：齐臣。牛子当是执政者。下文的无害子也是齐臣。

③然则：这样看起来。 求名：求齐国归服之名。

④乎：于，和。

⑤“国危”二句：两个“而”字都表示转折关系，不是并列关系。 安：使安定下来。

⑥谓：通“为”。何谓即为何。 智：智士。形容词用作名词。

⑦封疆：疆土。封也是国土的意思。

⑧调：和。“调于君”等于说同君王协调一致，对君王的口胃。本书将这种有君而无国无民的人褒为“有义行”，是站在绝对忠君的立场上。这种人不管是“愚忠”还是投机，都不可取。

⑨“今人”六句：古代的冠，似巾，用来束发，兼作头饰，细分起来，和“帽”有区别，古代的“履”可指草鞋（麻质、革质或草编），主要作用是护足便行。所以这儿说冠、履不能御寒、挡风、遮阳。 暴：晒。

⑩冠（guàn 贯）冠（guān 官）：第一个“冠”是动词，戴冠巾。“冠”字由用手

将冠巾置于头（“元”）上会意，故可用为动词。　履履：第一个“履”是动词，穿草鞋。履的早先意义是践踏，属动词，后来才有鞋的名词义。

⑪其所自托者然：大意是说冠、履本无大用，只因它们饰首便行的固有功能依附于人身，才和人发生了密切关系。比喻受亲近者不一定本领高，功劳大。历来用人唯亲者莫不喜欢“冠履”之徒！

⑫“夫咎”四句：事详后文。

⑬赏：王念孙认为应作“贵”。

⑭择趋：看别人的意向而决定行动。实际上是迎合趋附。

【译文】

所以事物有时远离反而亲近它，有时靠近反而疏远它；有时你说的话被采纳、计谋恰当，而自身反而被疏远，有时说的话不被采纳，计行不通，反倒受亲近。怎么明白这一点呢？韩、赵、魏三国攻打齐国，包围了齐国的平陆。括子把这事报告给牛子，说：“韩、赵、魏三国和我们齐国不接壤，他们越过邻国来包围平陆，没有什么值得贪图的实惠。这样看来，他们只是向我们齐国求取归服的名声罢了。既然是这样，那就让齐侯前去讲和吧。”牛子觉得括子分析得很在理。括子走后，无害子随即进来。牛子把括子的话告诉了无害子。无害子只是说：“和我听说的不一样。”牛子见无害子不说具体意见，便拿话激他：“国家危急却没能耐安定它，祸患缠身却没办法解除，还重视智谋人士干什么呢！”无害子这才讲出自己的看法：“我听说过，有割让土地来安定国家的，也听到过牺牲生命、毁掉家室来保存国家的，但没听说让自己的君王去冒险受辱来保住一丁点国土的事。”牛子没听无害子要么割地图安、要么硬拼蛮干的错误主张，而采用了括子的切合实际的建议，使三国军队撤走，平陆也保住了。可是从此以后，括子一天天被齐侯疏远，而无害子一天天更受亲近。谋虑解除祸患，祸患就解除了，谋虑保存国土，国土便保住了——括子的智谋收到了实效却受疏远。无害子的想法不合策略，对国家没有好处，可是他心里顺着君王，有忠君的品行，所以反

而更受亲近。人们靠冠巾作头饰，靠草鞋行走方便。冠巾、草鞋对人来说，天冷不能保暖，刮风不能挡风，烈日下不能遮阳，可是人们还是束戴冠巾，穿用草鞋，这是因为冠巾、草鞋把自己寄附于人身，能给人饰头、帮人走路。咎犯在城濮打了胜仗，雍季无尺寸之功，可是雍季先受赏，咎犯后得到安抚，这是由于雍季说的话有可贵之处。义，正是人们珍贵的东西。所以说，句句话都恰当管用，不如瞅准势头、摸透人家的心思审慎行事。

【原文】

9 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何以明之？昔晋文公将与楚戲城濮[①]，问于咎犯曰[②]："为奈何？"咎犯曰："仁义之事，君子不厌忠信；战陈之事，不厌诈伪[③]。君其诈之而已矣[④]！"辞咎犯，问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猎，愈多得兽，后必无兽；以诈伪遇人，虽愈利，后无复[⑤]。君其正之而已矣[⑥]。"于是不听雍季之计，而用咎犯之谋，与楚人战，大破之。还归，赏有功者，先雍季而后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戲，咎犯之谋也。君行赏，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吾岂可以先一时之权而后万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韩、魏二国伐赵，围晋阳，决晋水而灌之，城下缘木而处，县釜而炊。襄子谓张孟谈曰[⑦]："城中力已尽，粮食匮乏[⑧]，大夫病[⑨]，为之奈何？"张孟谈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无为贵智士。臣请试潜行，见韩、魏之君而约之。"乃见韩、魏之君，说之曰："臣闻之，唇亡而齿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赵，赵将亡矣。赵亡，则君

为之次矣[10]。及今而不图之，祸将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为人也，粗中而少亲[11]。我谋而泄[12]，事必败。为之奈何？”张孟谈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图之[13]！”二君乃与张孟谈阴谋[14]，与之期。张孟谈乃报襄子。至其日之夜，赵氏杀其守堤之吏，决水灌智伯。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杀其身而三分其国。襄子乃赏有功者，而高赫为赏首。群臣请曰：“晋阳之存，张孟谈之功也。而赫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也，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礼，吾是以先之。”由此观之，义者，人之大本也。虽有战胜存亡之功，不如行义之隆。故君子曰[15]：“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16]。”

【注释】

①城濮：地名。在今山东鄄城西南。春秋时属卫地。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和齐、宋、秦等国联军在此处打败楚军，史称“城濮之战”。

②咎犯：晋臣，即狐偃，字子犯，又称舅犯。晋文公重耳的舅父。他曾随文公流亡十九年。在城濮之战中他率领上军和其他部队夹击楚军，立下战功。《史记》记载这次得“首赏”的是咎犯，与本书说法不同。《说山》提到咎犯“辞归”的事，参见该卷第16节。

③“仁义”四句：刘文典认为“君子”是衍文。　陈：“阵”的古字。咎犯这里全面地讲了行仁义、行诈伪的前提，并不是一味主张诈伪，观点是正确的。文公在此次战争中采用了诈术，可是论赏时认为咎犯只知权宜之计，与事实不合，其“后存”也是没道理的。

④其：表示希望的语气。

⑤“以诈”三句：遇：对待。　愈：俞樾认为通“愉”，愉有“偷”义，当苟且讲。

无复：无复利，再无利可得。雍季主张任何时候都讲忠信，是迂腐之见。兵不厌诈，政治斗争也有用权术的时候。

⑥正：用正当手段对待。

⑦张孟谈：赵襄子的谋臣。他在襄子困难时自告奋勇，立下大功，襄子以其功不如迎合君意的高赫，是不公正的。本书这里宣扬盲目忠君思想（所谓“义”），不可取。

⑧乏：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⑨大夫：王念孙认为应作“武、大夫”。武指“士”。本书多称“士”为“武”。

⑩次：紧接着。 君：王念孙认为应为“二君”。

⑪粗：通“怚”（jù巨），骄横。《说文》：“怚，骄也。”《史记·王翦传》：“怚而不信人。”裴骃集解：“怚亦作粗。”粗、怚上古音近，义通。 中：心。指个性。亲：情。

⑫而：通“如”，如果。

⑬其：表示希望、要求的语气。

⑭阴谋：暗中策划。和今合成词“阴谋”意思不完全一样。

⑮君子：王念孙认为应为“老子”。本书直接引用《老子》言多称“《老子》曰”。

⑯所引《老子》语见《老子》六十二章。 市：买。这儿指换取，博得。 加：抬高身价。加人即“加于人”，居人之上。这儿未取原意。

【译文】

有时没有功劳却先受抬举，有时有功劳却后得赞誉。怎么明白是这样呢？从前晋文公要在城濮同楚军大战，文公去征询咎犯的意见，问咎犯：“这个仗该怎么打呀？”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那就不厌忠诚老实；如果是与敌国交兵，那就不厌欺诈虚假。现在既然是与敌国交兵，君王只管欺诈就是了。”文公辞别咎犯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道：“焚烧林木打猎，暂时可以获得很多野兽，但是以后就无兽可猎了；用欺诈手段对待别人，即使一时能获得更多利益，但是日后就无利可图了。君王还是正大光明地行事吧！”文公没有听雍季的话，而采用了咎犯的计谋，和楚军交战时，佯败以诱敌，

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赏的是雍季，过后才赏咎犯。文公身边的人说："我们在城濮之战中能打败楚军，靠的是咎犯的策略。君王行赏却把雍季摆在前面，这是啥道理？"文公说："咎犯说的欺诈手段，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雍季讲的行忠信，才是为着长远利益。我怎么可以看重权宜之计而轻视长远利益呢？"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攻打赵家军，包围了晋阳城，挖开晋水灌进城内。城中军民爬到树上避水，悬挂着锅烧饭。赵襄子对张孟谈说："晋阳城里人力已经耗光，粮食十分缺乏，兵士官吏都染上疾病。你看如何是好？"张孟谈说："国家面临危亡而不能保全它，那就白养我们这些智谋之士了。让我试试暗中涉水去到城外，会会韩、魏君王，和他们搞个协定对付智伯。"于是张孟谈暗中出城见到了韩、魏君王，劝说道："我听说：唇亡齿寒。如今智伯拉上二位君王攻打我们赵家，赵家眼看保不住了。赵家一灭亡，二位君王会挨着个儿给收拾掉。假如不趁现在打主意对付智氏，灾难很快会落到二位君王身上。"韩、魏二君说："智伯这个人，骄横暴戾，寡情少恩。我们的计策若是泄露出去，事情就坏了。怎么办才好呢？"张孟谈说："话出在两位君王的口，进了我的耳，谁会知道呢？再说，处境一样、利益相同的人应该互相成全，生死与共。请两位君王好好考虑考虑吧。"韩、魏二君于是暗中和张孟谈谋划，商定了举事日期。张孟谈随即潜回城里把情况报告了赵襄子。到了约定的那天晚上，赵襄子派人杀死智伯军的守堤官吏，挖开大堤水淹智伯军。智家军慌忙堵水，一片混乱。韩、魏军从两翼夹攻，赵襄子亲率部队从正面出击，大败智家军，杀死智伯。然后，韩、魏、赵三家瓜分了晋国。事后赵襄子奖赏有功人员，最先赏的是高赫。大臣们提出疑问："晋阳能够保住，全靠张孟谈的功劳。可是高赫得了头赏，是什么缘故？"赵襄子说："当晋阳遭到围困、我的国家万分危险的关头，众位大臣很少不对我流露出骄傲轻侮神色的，只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礼节。所以我首先赏他。"由此看来，义是做人的根本。即使立下了战胜敌国、挽救国家

于危亡的功勋，也比不上坚守君臣之义高贵重要。所以《老子》上说："美好的言辞可以博取尊重，美好的德行可以使人身价倍增。"

【原文】

10 或有罪而可赏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门豹治邺[①]，廪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②]，官无计会[③]。人数言其过于文侯。文侯身行其县，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邺而大乱。子能道则可[④]；不能，将加诛于子。"西门豹曰："臣闻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国富库。今王欲为霸王者也，臣故蓄积于民。君以为不然，臣请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于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⑤]；再鼓，负辇粟而至[⑥]。文侯曰："罢之。"西门豹曰："与民约信，非一日之积也。一举而欺之，后不可复用也。燕常侵魏八城[⑦]，臣请北击之，以复侵地。"遂举兵击燕，复地而后反。此有"罪"而可赏者也。解扁为东封[⑧]，上计而入三倍[⑨]，有司请赏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广也，人民非益众也，入何以三倍?"对曰："以冬伐木而积之，于春浮之河而鬻之[⑩]。"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敛[⑪]，冬间无事[⑫]，以伐林而积之[⑬]，负轭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⑭]。民以敝矣[⑮]，虽有三倍之入，将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

【注释】

①西门豹：战国魏人。魏文侯时任邺令，很有政绩。　邺：古邑名。在今河南临漳县西南邺镇附近。

②“廪无”三句：廪专指粮仓，府专指钱财库，库专指兵械库。后混称仓库。

③官：官府。　计会：这儿指记录收支的簿书，相当于帐簿。

④道：解释明白。十二·18有“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说苑·正谏》赵简子对卢公说：“有以解之则可，无以解之则死。”两例语意和文侯这儿的话差不多。“道”相当于“说”和“解”。参见十二·18·①。

⑤被：披。　括：束；　盛(chéng成)：装。

⑥负辇粟：负粟或者辇粟。“负”指人背扛。“辇”指用车运(拉的车或推的车都可叫辇，挽车、推车也叫辇)。

⑦常：通“尝”，曾经。

⑧解扁：魏人。　东封：东部边境官吏。

⑨上计：呈报帐目。　入：收入；税收。

⑩“以冬”二句：以：在。　鬻：卖。

⑪“民春”三句：三个“以”，连词，相当于“而”。　力：用力。　强：勉力，奋力。

⑫间：闲。这个意义本用“閒”，后来借用“闲”(本指栅栏)。

⑬以：“以之”的省略，用民。

⑭是用：是以，因此。　得：能。

⑮以：通“已”，甚。　敝：疲劳。

【译文】

有时有罪过却值得嘉奖，有时有功绩却招来责罚。西门豹治理邺县，粮仓里没有积存粮米，钱财库里没有储备钱币，武库里没有存放兵械，官府里没有总计收支的簿书。有人多次在文侯跟前议论西门豹的这些“过失”。于是文侯亲临邺县巡视，看到的现象果然和人们议论的相符。文侯对西门豹说：“翟璜荐举你治理邺县，你却把这里弄得乱了套。你能说清原委就算了，否则就要严加追究！”西门豹说：“我听说：凡是实行王道的君主，都使人民富足；实行霸道的

君主，使士富足；只有亡国之君才充实兵库。如今君王您是要施行王霸之道的，所以我让粮食、兵甲、钱财都积贮在民间。君王如果不相信我的话，让我登上城头击鼓，甲杖、兵器、粮食立刻会齐备。”于是西门豹登城击鼓。击第一阵鼓，老百姓纷纷披挂铠甲、带上盛满箭的箭袋，手持兵械弓弩走出家门。击第二遍鼓，又有许多百姓背着或用车装上粮食到来。文侯说：“行了。让他们散去吧。”西门豹说：“我和老百姓相约并且守信用，这可不是一天形成的。一次骗了他们，以后别想再调动他们了。燕国曾经侵犯我国，占去了八座城邑。让我指挥军民向北攻打燕国，收复失地。”于是西门豹发兵攻打燕军，收复失地以后才返回邺城。这便是“有罪”反而值得嘉奖的例子。解扁担任魏国东部边官，有一次他呈报帐目，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了三倍。主管财政的官员请求嘉奖解扁。文侯质疑说：“我的国土并没有扩大，人口也没有加多，解扁那里的收入为什么会忽然增加三倍呢？”主管官员回答说：“解扁下令老百姓利用冬天砍伐树木积存起来，春天再从河道运出去卖掉。”文侯说：“老百姓春天努力耕种，夏天勉力耘锄，秋天忙着收割。只有寒冬农闲，又要他们伐木积贮，驾牛运到河边，这样一来，百姓不能休生养息。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了，虽然得到三倍的收入，又有什么用呢？”这便是“有功”反而该受责备的例子。

【原文】

11 贤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①]，弗能下。馈闻伦曰[②]：“鼓之啬夫[③]，闻伦知之，请无罢武大夫[④]，而鼓可得也。”穆伯弗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为弗使[⑤]？”穆伯曰：“闻伦为人

佞而不仁[6]。若使闻伦下之，吾可以勿赏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武[7]，舍仁而后佞[8]，虽得鼓，将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广地也。得地而不取者，见其本而知其末也[9]。秦穆公使孟盟举兵袭郑[10]，过周以东[11]。郑之贾人弦高、蹇他相与谋曰[12]：“师行数千里，数绝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以为无备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进。”乃矫郑伯之命[13]，以十二牛劳之。三率相与谋曰[14]：凡袭人者，以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备必固，进必无功。”乃还师而反。晋先轸举兵击之，大败之殽[15]。郑伯乃以存国之功赏弦高。弦高辞之曰：“诞而得赏[16]，则郑国之信废矣。为国而无信，是俗败也。赏一人而败国俗，仁者弗为也；以不信得厚赏，义者弗为也。”遂以其属徙东夷[17]，终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伤生[18]，知者不以欲害义。圣人之思修，愚人之思叕[19]。

【注释】

①中行(háng 杭)穆伯：晋国大夫。　鼓：北狄。狄是春秋前后活动在齐、鲁、晋、卫、宋之间的古族。鼓当是北狄人据有之地。

②餽闻伦：晋人。

③啬夫：古代官名。秦汉以前有司空属官和主币官两种。

④罢：通“疲”。使劳乏。

⑤奚：何。　使：使之，让他出使。

⑥佞：这儿指奸邪。

⑦武：士。

⑧后：当作“从”。后的繁体“後”和从的繁体“從”形近，故误。

⑨本：本原。这儿指事情的开头，或先发生的事。　末：事情的结果、后果。

⑩孟盟：又作孟明。

⑪以：而。　东：向东走。

⑫蹇他：弦高的徒属。　相与：一起。

⑬郑伯：郑穆公，名兰。公元前627～606年在位。

⑭三率：三帅。指秦将孟盟、白乙、西乞。

⑮败之殽：即败之于殽。秦袭郑事和晋袭秦于殽事见《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

⑯诞：欺骗。指骗秦军。弦高骗秦军保卫了祖国，是爱国的正义之举，骗得好。本书替弦高编了一套"无信"、"败俗"、"不仁不义"的高论，是迂腐至极的谬论。

⑰东夷：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总称。这儿指东夷居住的地区。

⑱生：通"性"。

⑲叕(zhuó 卓)：短。

【译文】

贤明的君主不苟且获得，忠实的臣子不苟且取利。怎样明白这一点呢？中行穆伯攻打鼓地，攻不下。馈闻伦说："鼓的啬夫，我认识他。我有办法不劳乏我们的士大夫就能把鼓地弄到手。"穆伯不理睬馈闻伦。穆伯身边的人说："照馈闻伦的话办，我们不断一戟，不伤一卒，就可以将鼓地拿到手，您为什么不派馈闻伦前去呢？"穆伯说："馈闻伦是个奸邪不仁的小人。如果派他前去夺得了鼓地，我能够不奖赏他么？如果奖赏他，就等于奖励奸邪的人，让这种小人得志。小人一旦得志，就会使晋国的士人舍弃仁义而追求奸佞。这样，即使得到了鼓地，又有什么用呢？"攻夺城池，本来是为的扩大土地，但有时本可以轻易到手的土地却不去得到，这是因为这种人看清了事物的本源便能推知它的结果。秦穆公派遣孟盟领兵去偷袭郑国。孟盟带着队伍通过东周国境，向东进发。郑国商人弦高和他的伙计蹇他一块儿商议说："秦军行军几千里，疾速地穿越诸侯国境，瞧他们那势头，一定会袭击我们郑国。大凡偷袭别国的军队，总认为别国没有防备才敢动手。如果我们想个办法叫秦军知道郑

国已经有了防备，他们必定不敢继续前进袭击我国了。”于是弦高假托郑穆公的命令拿出十二头牛犒劳秦军。秦军三位主将商议说：“凡是袭击别人的军队，总以为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军事行动。如今郑国派人来劳军，这说明他们已经知道了我军的意图，他们防备一定很严密，我们再执行原计划，定难成功。”他们只好领着人马往回撤。晋国的先轸趁机在殽山伏击归途中的秦军，把秦军打得大败。郑伯因为保全国家的功勋，要赏赐弦高。弦高辞谢说：“我欺诈了别人而得奖赏，那么郑国的信誉就给败坏了。治国不讲信用，这是败坏风气。因为赏我一个人而败坏整个国家的风气，仁德的人是不这样做的；用欺诈行为换来重赏，讲道义的人是不会这么干的。”弦高带着他的一帮人迁移到东夷地区落户，一辈子不再返回郑国了。所以说仁德的人不为满足私欲而伤害天性，聪明人不会为贪利而损害道义；圣人深谋远虑，蠢人见识短浅。

【原文】

12 忠臣者务崇君之德，谄臣者务广君之地。何以明之？陈夏征舒弑其君[①]，楚庄王伐之，陈人听令。庄王以讨有罪[②]，遣卒戍陈，大夫毕贺。申叔时使于齐，反还而不贺[③]。庄王曰：“陈为无道，寡人起九军以讨之，征暴乱，诛罪人，群臣皆贺，而子独不贺，何也？”申叔时曰：“牵牛蹊人之田，田主杀其人而夺之牛，罪则有之，罚亦重矣[④]。今君王以陈为无道，兴兵而攻，因以诛罪人[⑤]，遣人戍陈。诸侯闻之，以王为非诛罪人也，贪陈国也。盖闻君子不弃义以取利。”王曰：“善！”乃罢陈之戍，立陈之后。诸侯闻之，

皆朝于楚。此务崇君之德者也。张武为智伯谋曰："晋六将军，中行文子最弱[6]，而上下离心，可伐以广地。"于是伐范、中行。灭之矣，又教智伯求地于韩、魏、赵。韩、魏裂地而授之。赵氏不与，乃率韩、魏而伐赵，围晋阳三年。三国阴谋同计以击智氏，遂灭之。此务为君广地者也。夫为君崇德者霸，为君广地者灭。故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汤武是也；万乘之国，好广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7]，无故有显名者勿处也[8]，无功而富贵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废，仞人之事者败，无功而大利者后将为害。譬犹缘高木而望四方也，虽愉乐哉[9]，然而疾风至，未尝不恐也。患及身，然后忧之，六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之事君也，计功而受赏，不为苟得；积力而受官[10]，不贪爵禄。其所能者，受之勿辞也；其所不能者，与之勿喜也。辞所能则匿[11]，欲所不能则惑；辞所不能而受所能则得，无损堕之势而无不胜之任矣。昔者智伯骄，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韩、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为未足，遂兴兵伐赵。韩、魏反之，军败晋阳之下，身死高梁之东[12]，头为饮器，国分为三，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祸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谓也。

【注释】

①陈：春秋时国名，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县）。 夏征舒：陈国臣。鲁宣公十年（前599年），夏征舒射死陈灵公。楚庄公借诛乱臣之机，想吞并陈国。事见《左传·宣公十年》。

②以：通"已"，已经。

③反：王念孙认为应为“及”。

④“牵牛”四句：《左传·宣公十一年》：“（申叔时）曰：‘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不过）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确实）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太）重矣。诸侯之从（听从楚讨夏之举）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以陈为楚之一县，即吞并之），贪其富也。以讨召（用讨伐乱臣名义号召）诸侯，而以贪归（告终）之，无乃不可乎？’。”《史记·陈杞世家》：“……‘鄙语有之：牵牛径（经，走过）人田，田主夺之牛。’”可见牵牛之喻，是古时里俗语。　蹊：践踏。　之牛：他的牛。之作定语。

⑤因：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以：通“已”。

⑥“晋六”二句：中行（háng 杭）文子：晋臣。又称中行寅、荀寅。中行本来是晋国步兵的编制。若分为三军，就有中行、右行、左行。自从荀林父将中行以后，荀氏就以“中行”为氏，上文“中行穆伯”即属荀氏家族。六军一般泛指朝廷军队。上文“九军”即全国部队，和六军意思一样。《周礼·夏官·司马》：“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下文“范氏”也是晋臣。因为范武子（士会）食邑于范而得氏。

⑦“非其事”二句：仞：通“认”，认可，承受。　就：追求。

⑧“无故”句：王念孙认为这句话是上句的注文掺进了正文，应从正文中剔去。

⑨愉：偷，暂且取乐的意思。《说文·心部》：“愉，薄也。”段玉裁注说应作“薄乐也”，指浅薄之乐，轻佻之乐。《周礼》“以俗教安，则民不愉”，郑玄注：“愉谓朝不谋夕。”过了早晨不管晚上，即即时行乐，得过且过的意思。这个意义后来用“偷”表示。偷盗也是一种得过且过的行为，所以“偷”后来有了偷窃义。

⑩积：王念孙认为应为“量”。

⑪匿：有两种解释适用于此。一种取原义，隐瞒（真情）。一取通假义，通“慝”（tè 特），邪而不正派，指不坦诚。《玉篇》：“匿，阴奸也。”即阴险之意。所以下文说不匿、不惑，恰如其分，便“无损堕之势”。

⑫高梁：春秋晋地。故城在今山西临汾县东北。

【译文】

忠臣尽心竭力促使君王品德高尚，佞臣千方百计帮着君王扩

张土地。怎么明白这一点呢？陈国的夏征舒射死了陈灵公，犯下弑君大罪，楚庄王发兵讨伐，陈国人听从楚军号令，协助讨贼。庄王讨灭弑君罪臣以后，留下一只部队"戍守"陈国，楚国大夫们都赞赏庄王的这一措施。当时申叔时正出使到齐国去了，等他回国以后，没对庄王派兵呆在陈国的做法表示赞同。庄王问申叔时："陈国叛臣大逆不道，我调动大军征讨他们，平息了叛乱，惩罚了罪臣，众大夫都表示赞许，唯独你不赞一辞，这是为啥？"申叔时说："有人牵牛踩坏了人家的田，田主杀了牛主又夺走了他的牛。牵牛人有罪过这是肯定的，但是又杀人又夺牛，这惩罚就太重了。君王认为陈国弑君者大逆不道，发兵攻打，诛杀了罪臣，又派兵呆在陈国不走，诸侯们看到这种做法，会以为君王的目的不在诛杀罪臣，而是贪得陈国的土地。我听说，君子不抛弃道义而得利。"庄王说："你讲得好。"于是从陈国撤回部队，立了陈国的继位君王。诸侯知道以后，都来朝拜楚国。这就是尽心竭力促使君王品德高尚。张武给智伯出谋划策，他说："晋国的六位将军，中行文子最弱小，而且他们内部上下离心，正好打他的主意来扩大我们的地盘。"智伯于是攻打范氏、中行氏。消灭了他们以后，张武又唆使智伯向韩、魏、赵三家索要土地。韩、魏割让了，赵家不肯给。智伯就胁迫韩、魏和智家军一道攻打赵家，包围了晋阳城。仗打了三年，韩、魏、赵暗中策划，商定了计策，联合起来夹击智家军，终于消灭了智氏家族。这就是千方百计帮着君王扩大土地。为君王提高品德修养，君王终于称霸；为君王扩张土地，结果君王灭亡。只有千辆兵车的诸侯小国，由于施行教化和德政而称王天下，商汤和周武王就是这样；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喜欢扩张土地，因而招致灭亡，晋国的智伯便是如此。不是自己份内的事不要揽着干，不是自己该得的名声不要接受，没有功劳却给你富贵，这种富贵不能占有。追求人家给虚名，虚名难留；好揽非份的事，事难成就；没有功劳却得大利，大利终将化成祸咎。比如攀上高树眺望四方，虽然一时心旷神怡，可是疾风骤起，不能不惊慌失

措。祸患临头再忧虑后悔，即使驾上六匹骏马也难追回。因此忠臣事奉君王，要算准自己有多大功劳再接受奖赏，不能苟且贪得；估摸着自己有多大能耐再接受官职，不能贪图利禄。自己拿得下的事，接受下来不必推辞；自己干不了的事，交给你可别沾沾自喜。推托力能胜任的事就不算坦诚正直；勉强做力不能及的事会把事搞乱；推辞力不能及的接下力能胜任的就很得体，这样就不会有坏事的可能，也没有不能胜任的担子了。从前智伯骄横，攻打范氏、中行氏。得手以后，又胁迫韩、魏割地。还不知足，又发兵攻赵。韩、魏反戈一击，智氏终于兵败晋阳城下，智伯自己死在高梁东边，他的头颅被做成饮器，由他把持的晋国被瓜分，他的下场成了天下人的笑柄。这正是贪得无厌的灾难！《老子》说："知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没危险，能够知足知止，自己的荣耀地位就长久。"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原文】

13 或誉人而适足以败之，或毁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费无忌复于荆平王曰[①]："晋之所以霸者，近诸夏也[②]；而荆之所以不能与之争者，以其僻远也。楚王若欲从诸侯[③]，不若大城城父[④]，而令太子建守焉[⑤]，以来北方[⑥]，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悦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⑦]。居一年，伍子奢游人于王侧[⑧]，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费无忌。无忌曰："臣固闻之，太子内抚百姓，外约诸侯，齐、晋又辅之。将以害楚，其事已构矣[⑨]。"王曰："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

事怨王[10]。"王因杀太子建而诛伍子奢。此所谓见誉而为祸者也[11]。何谓毁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陈骈子于齐威王[12],威王欲杀之。陈骈子与其属出亡,奔薛。孟尝君闻之,使人以车迎之。至,而养以刍豢黍粱五味之膳[13],日三至。冬日被裘罽[14],夏日服絺纻[15]。出则乘牢车,驾良马。孟尝君问之曰:"夫子生于齐,长于齐,夫子亦何思于齐?"对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尝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邪?"曰:"是也。"孟尝君曰:"子何为思之?"对曰:"臣之处于齐也,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则寒冻,夏日则暑伤。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归君,食刍豢,饭黍粱,服轻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谓毁人而反利之者也[16]。是故毁誉之言不可不审也。

【注释】

①费无忌:楚平王时的佞臣。 荆平王:即楚平王,春秋时楚国国君,名弃疾。即位以后改名熊居。他是杀死其兄楚子比、令尹子晳自立为王的。

②诸夏:周王室分封的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诸侯国。

③从:使服从。可读 zòng(纵)。

④大城:扩建城垣。城指筑城。 城父:本来是陈国的都邑,后归楚所有。在今安徽亳县东南。

⑤焉:之。

⑥来:招徕,使来归服。

⑦伍子奢:即伍子胥的父亲。 傅:做老师。

⑧游人:派人游说。伍子奢这一做法实有表功之嫌,招杀身之祸自该负一定责任,可以说是言行不慎者。他在囚禁中为了保命,又轻信平王,召两个逃亡的儿子回来。忠厚的长子奉召回楚,父子都送命。有远见的次子伍子胥不奉召逃走,终报杀父兄之仇。

⑨构：成。准备就绪。

⑩“以秦”句：楚平王替太子建娶秦女，女美，平王自收之，生子壬而疏太子建。平王荒淫如此，费无忌还要拣起这件丑事挑拨平王和太子的关系，害死太子，阴毒至极！太子建和伍子奢的悲剧主要不在于伍子奢的“誉”，而在于君昏臣奸，要躲也是躲不过的。

⑪见：被。作者认为“见誉而为祸”，只停留在现象上。说见上条。

⑫唐子：齐臣。　短：说别人坏话。　陈骈子：即田骈。战国时哲学家，著有《田子》二十五篇，已亡佚。

⑬黍：黄米，性粘可口。　粱：精粮。“膏粱”常连用，指美味食品。

⑭罽（jì 计）：一种毛织品。

⑮绨（chī 痴）：细葛布。　纻（zhù 住）：苎麻织的布，夏布。

⑯“此谓”句：唐子短陈骈，坏事变成好事。但受诋毁不是必然变好事。陈骈的运气在投对了主子。所以“毁人而反利之”也只是一种现象，不算规律。无数遭毁的人难逃悲惨结局！

【译文】

有时称誉别人恰恰足以败坏他，有时毁谤别人反而成全他。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费无忌禀告楚平王说：“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它靠近诸夏各国；楚国之所以不能同晋国争雄，是因为我们处在偏远的南方。君王如果想叫诸侯服从自己，不如扩建城父城，派太子驻守那儿，以便使北方归服楚国。君王自己亲自收服南方。这是称霸天下的良策。”平王听了很高兴，于是派太子建驻守城父，并且派伍子奢担任太子的师傅。过了一年，伍子奢打发人到平王身边游说，说太子非常仁德勇武，能得民心。平王把这些称颂太子的话告诉给费无忌。费无忌说：“臣对此早有所闻。太子在城父，对内安抚百姓，对外结交诸侯，齐晋两国又辅助他。他要祸害楚国了，这事已经酝酿成熟”。平王说：“建已经是太子了，他还会有什么奢求呢？”费无忌说：“他一定是因为秦女的事怨恨君王呢！”平王于是杀了太子，接着又杀了伍子奢。这就是被人称颂反而成了祸害。什么

是毁谤别人反而让别人得利呢?唐子在齐威王跟前说陈骈的坏话,威王要杀陈骈。陈骈带着徒属逃出齐国首都跑往薛地。孟尝君听说这事,派人用车子迎接陈骈一行人。陈骈到后,孟尝君拿肉食细粮奉养他,美味佳肴一天供奉三次。冬天给他毛衣穿,夏天给他夏布换。出门不是坐牛车就是骑好马。有一回孟尝君问陈骈:“您生在齐都,长在齐都,您对那儿还有什么思念的吗?”陈骈回答说:“我思念那位叫唐子的人。”孟尝君说:“这位唐子,不正是讲您坏话的人吗?”陈骈说:“正是。”孟尝君说:“您为什么还思念这种人呢?”陈骈回答说:“我呆在齐都那会儿,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野菜豆叶汤。冬天挨冻,夏天受热。自从唐子说了我的坏话,我投奔到您门下,吃的是肉食细粮,穿的是轻暖衣裳,乘的是牛车良马。就为这,我忘不掉那位唐子。”这就是毁谤别人反而给别人带来好处。所以毁誉的话不能随便乱说。

【原文】

14 或贪生而反死,或轻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鲁人有为父报仇于齐者,刳其腹而见其心①,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门,上车而步马,颜色不变。其御欲驱,抚而止之曰②:“今日为父报仇以出死,非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③!”追者曰:“此有节行之人,不可杀也。”解围而去之④。使被衣不暇带⑤,冠不及正,蒲伏而行,上车而驰,必不能自免于千步之中矣⑥。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门,上车而步马,颜色不变,此众人所以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谓徐而驰⑦,迟于步

也。夫走者，人之所以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为迟也。今反乃以人之所为迟者反为疾[8]，明于分也。有知徐之为疾、迟之为速者，则几于道矣。故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捷剟索之[9]，而弗能得之也，于是使忽怳，而后能得之[10]。

【注释】

①刳(kū 枯)：从中间剖开再挖空。　见："现"的古字，显露。

②抚：按。

③去：离开，逃避。　之：代"死"。

④去之：让他离开。之指报仇人。

⑤被：杨树达认为应为"彼"。

⑥千：杨树达认为应为"十"。

⑦徐：刘文典认为应为"走"，跑。

⑧反乃：应为"乃反"。　所：应为"所以"。　反：是衍文。以上均据王念孙说。

⑨离朱：传说中黄帝时视力很强的人。　捷剟(duó 夺)：王念孙认为应作"攫剟"，也是黄帝臣，善于拾物。

⑩忽怳：黄帝臣，记性特差的人。原注作"忽怳善忘之人。"

【译文】

有时贪生怕死反而丧命，有时视死如归反而得生；有时慢行反而速达。怎么知道是这样呢？鲁国有个去齐国为父亲报仇的人，他杀死仇人以后，剖开那人的腹部，挖出那人的心脏，然后坐下来，扶正头巾，又站起身换下血衣，缓步走出仇家大门。登上马车以后，他吩咐车夫让马慢走，脸色一点不变。车夫要打马快跑，报仇人按住车夫的手，阻止他打马，并且说："我今天来为父亲报仇，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并不打算活命。现在父仇已报，哪用得着逃命呢？"仇家追捕上来的人说："这是一位有节操的人，不能杀。"于是散开包围，

放那人离开了。假如这报仇人换血衣时慌得顾不上束好腰带，乱得顾不上扶正头巾，连滚带爬地逃走，一上车就打马急驰，那么，在十步之内他就会被人抓住杀死。现在他先坐下来扶正头巾，站起身换下血衣，慢慢走出门，登上车后让马慢步，脸色不变，这些举动，在常人看起来，全是自寻死路的做法，可是这位报仇人反而靠这些行动活了下来。这说明快跑急驰有时比慢步还迟缓呢。跑，是人们认为迅速的；慢步，是人们认为迟缓的。现在报仇人却反而把人们认为迟缓的变成了疾速，这是由于他明白自己的命运。懂得徐缓可以转化为急速这个道理的人，就离道不远了。黄帝丢失了玄珠，叫离朱、攫剟两人去寻找，他们一个眼明，一个手快，可是没能找到。于是黄帝又叫有健忘症的忽恍去找，忽恍居然很快找到了。

【原文】

15 圣人敬小慎微，动不失时，百射重戒[①]，祸乃不滋。计福勿及，虑祸过之[②]；同日被霜，蔽者不伤；愚者有备，与智者同功。夫爝火在缥烟之中也[③]，一指所能息也；唐漏若鼷穴[④]，一墣之所能塞也[⑤]。及至火之燔孟诸而炎云台[⑥]，水决九江而渐荆州[⑦]，虽起三军之众，弗能救也。夫积爱成福，积怨成祸，若痈疽之必溃也，所浼者多矣[⑧]。诸御鞅复于简公曰[⑨]："陈成常、宰予二子者[⑩]，甚相憎也，臣恐其构难而危国也。君不如去一人。"简公不听。居无几何，陈成常果攻宰予于庭中[⑪]，而弑简公于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鲁季氏与郈氏斗鸡[⑫]。郈氏介其鸡[⑬]，而季氏为之金距[⑭]。季氏之鸡不胜，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宫而筑之[⑮]。郈

昭伯怒[16]，伤之鲁昭公曰[17]："祷于襄公之庙[18]，舞者二人而已[19]，其余尽舞于季氏。季氏之无道无上久矣，弗诛，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驹[20]。子家驹曰："季氏之得众，三家为一，其德厚，其威强，君胡得之[21]？"昭公弗听，使郈昭伯将卒以攻之。仲孙氏、叔孙氏相与谋曰："无季氏，死亡无日矣。遂兴兵以救之。郈昭伯不胜而死，鲁昭公出奔齐。故祸之所从生者，始于鸡定[22]；及其大也，至于亡社稷。故蔡女荡舟，齐师大侵楚[23]。两人构怨，廷杀宰予[24]，简公遇杀，身死无后，陈氏代之，齐乃无吕[25]。两家斗鸡，季氏金距，郈公作难[26]，鲁昭公出走[27]。故师之所处，生以棘楚[28]。祸生而不蚤灭[29]，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湿[30]，浸而益大。痈疽发于指，其痛遍于体。故蠹啄剖梁柱，蚊虻走牛羊[31]，此之谓也。

【注释】

①射：中伤。 重(chóng 虫)：层层。原注射为"象"，似指现象，未详。有人注为"豫备"，未明所据。

②"计福"二句：勿及：不要达到限度。指不可贪求。 过之：超过限度。指多作预防。

③爝火：小火把。这儿指火苗、火星。 缥：缥渺。

④唐：堤。这个意义后用"塘"。 鼷(xī 希)：小家鼠。

⑤墣：土块。

⑥炎：烧；延烧。 孟诸：宋国的大泽名。 云台：原注说是"高至云"的台。杨树达认为应实指，当作"云梦"，即楚国的云梦泽。

⑦决：溃口。 九江：指汉代寻阳境内长江的各支流。 渐：流入。 荆州：古代"九州"之一。北到荆山，南到衡山。

⑧浼(měi 美)：污染。

⑨诸御鞅：春秋时齐国臣。 简公：齐简公。

⑩陈成常：参见十三·8·⑥。 宰予：孔子弟子，仕于齐。宰予是孔子不喜欢的一名弟子。参见十·12。

⑪攻：俞樾认为当为“杀”。 庭：院子。

⑫季氏：春秋时鲁公室中最强的一家。 郈（hòu 后）：鲁大夫。

⑬介：为披上铠甲。《吕氏春秋·察微》记此事，高诱注作“作小铠着其头也”。一说介指芥菜的子，指捣芥菜子为粉末撒在鸡翅上。

⑭为：安放。

⑮季平子：又称季孙、季孙如意。季氏三家之一。鲁定公和鲁昭公时执掌鲁国国政。 宫：宅院。 筑：修筑围墙。宅基地自古以来是个很敏感的问题。

⑯郈昭伯：郈氏之一。

⑰伤：中伤。

⑱祷：刘文典认为应作“禘”。祭祖宗为禘。

⑲“舞者”句：古代天子用八佾（舞列专用名称。每排六人为一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襄公为诸侯王，祭祀应该用六佾。季平子祭襄公仅用二人，是对鲁公室的不敬。古书记载，季氏曾以八佾舞于庭，则拟于天子了。

⑳子家驹：鲁大夫。

㉑“季氏”五句：子家驹对季氏的评价是当时的实情。一般认为季氏代表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势力，得到人民拥护。季氏和鲁公室的矛盾是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的奴隶主的斗争。斗鸡之争只是斗争的导火线而已。本书不可能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认识这个问题，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当然强调防微杜渐的观点是可取的。其他的举例也存在类似问题。 三家：指季孙、叔孙、仲孙三家。 胡：何。

㉒定：王念孙认为是“足”的误字。

㉓“故蔡”二句：据《左传》记载，齐桓公二十年（前657年），桓公与蔡姬（蔡穆侯的妹子，嫁桓公为夫人），在苑囿水池中泛舟游嬉，蔡姬摇荡舟身惊吓了桓公。桓公怒而送蔡姬回蔡国，但未休弃。蔡君怒而改嫁蔡姬。桓公于是兴兵攻蔡。蔡溃，桓公又伐蔡的友国楚国，打到召陵讲和。蔡姬事只是齐楚战争的一个引子而已。

㉔构怨：结仇。 廷：通“庭”，在庭院中。私人矛盾往往是政治斗争的折射。

㉕齐乃无吕：指吕望（姜子牙）传下来的吕氏齐政权被陈氏篡夺，吕氏宗

庙从此绝祀。不是说齐国再无姓吕的人了。陈氏取代吕氏，斗争性质和季氏同鲁公室的斗争相似。《左传·昭公三年》(晏婴论季世)记晏子论齐国的政治斗争，对此有详尽的论述。可参考。

㉖郈公：俞樾认为当作郈氏。

㉗鲁：俞樾认为此字可删，以就上下文句式。

㉘"故师"二句：《老子·三十章》："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当是本书所据。意思是战争发生的地方，会留下一片荒芜，不可不预先防止战争发生。　师：部队。　处：呆的地方。　楚：也是荆棘。这是"楚"的本义，所以字从"林"，"疋"声。

㉙蚤：通"早"，先秦古籍多借"蚤"表示早晚的早这个词义，后来又借用"早"字。

㉚燥：干燥物。或指空气干燥。　湿：当指低处。低处多潮湿。

㉛"故蠹"二句：啄：咬啮。　剖：使破裂。　走：使跑。指牛羊因叮咬痛痒而奔跑。这两个比喻很形象、确切。

这一节讲防微杜渐。

【译文】

圣人慎重对待微小的事情，行为举动适合时宜。对于形形色色的伤害重重戒备，所以灾祸不会滋生；对福不必想得过多，对祸要多加思索；同时受霜打，有遮护的不会受伤；愚钝的人有了防范，和聪明人一样成功。那缥忽的烟中的火星，一根手指便能按熄；堤的漏洞只有小家鼠洞那么大，一块土就能塞死。等火势烧到孟诸泽、蔓延到云梦泽那大的范围，洪水从九江决口，泛滥到整个荆州，即使调动全国军队，也不能扑灭制止了。积聚爱心带来幸福；积蓄怨恨酿成灾祸，如同那痈疽迟早要穿头，污染的地方就多了。诸御鞅禀告齐简公说："陈成常和宰予，他们两人积怨很深，我怕两人作乱而危及国家。君王不如除掉其中一个。"简公不听。没过多久，陈成常果然在庭院里杀死宰予，又在朝堂上杀掉齐简公。这就是不注重小事造成的后果。鲁国的季氏和郈氏两家斗鸡，郈氏给鸡披上铠

甲，季氏给鸡距安上金属尖刺。季氏的鸡斗输了，季平子非常气恼，于是侵占了郈家的宅院，还修起了围墙。郈昭伯也怒火冲天，在鲁昭公面前诽谤季平子说："祭祀襄公庙堂时，季氏只用两人舞，其余的都给季氏祖庙舞。季氏大逆不道、目无君上已经很久了。不杀季平子，一定会危害国家的。"鲁昭公把郈昭伯的话告诉了子家驹。子家驹说："季氏得民心，三家结成一体，他们德高望重，实力强大。君王怎么对付得了呢？"昭公不听，派郈昭伯领兵攻打季氏。仲孙氏、叔孙氏一块儿商量说："如果没有了季平子，我们两家不用几天就会灭亡。"于是两家出兵援救季平子。郈昭伯战败而死，鲁昭公也逃到齐国去避难。这场祸事的苗头，只在斗鸡这件小事上；祸事闹大了，发展到亡国的地步。蔡姬在船上摇荡嬉闹，让齐桓公受了惊吓，引起齐国侵犯楚国。陈成常、宰予两人结仇，造成宰予在庭院里丧生，齐简公也作了刀下鬼。齐简公死后断了继承人，陈氏取而代之，齐国从此不再为吕家所有了。两家斗鸡，季氏给鸡距安上金属刺，引起郈昭伯发难，鲁昭公出逃。战争一旦发生，军队所到之处，难免人烟绝迹，荆棘丛生，田园荒芜。祸患露头不及时消除，就像火遇上干燥物，又像水流到低湿处，渐渐蔓延开来；痈疽虽然生在手指上，引起的疼痛会遍及全身；蠹虫的蛀蚀咬啮，会裂损毁坏房梁屋柱；蚊虻叮咬，会叫牛羊痛得乱跑。所有这些，都说明小害造成大害的道理。

【原文】

16 人皆务于救患之备而莫能知使患无生。夫使患无生易于救患，而莫能加务焉，则未可与言术也。晋公子重耳过曹，曹君欲见其骈胁①，使之袒而捕鱼②。厘负羁止之

曰[3]："公子非常也。从者三人[4]，皆霸王之佐也。遇之无礼，必为国忧。"君弗听。重耳反国，起师而伐曹，遂灭之。身死人手，社稷为墟，祸生于袒而捕鱼。齐楚欲救曹，不能存也。听厘负羁之言，则无亡患矣。今不务使患无生，患生而救之，虽有圣知，弗能为谋耳。患祸之所由来者，万端无方。是故圣人深居以避辱，静安以待时。小人不知祸福之门户，妄动而絓罗网，虽曲为之备[5]，何足以全其身？譬犹失火而凿池，被裘而用箑也。且唐有万穴，塞其一，鱼何遽无由出？室有百户，闭其一，盗何遽无从入？夫墙之坏也于隙；剑之折，必有啮[6]；圣人见之密[7]，故万物莫能伤也。太宰子朱侍饭于令尹子国[8]，令尹子国啜羹而热，投卮浆而沃之[9]。明日，太宰子朱辞官而归。其仆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辞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轻行而简礼，其辱人不难。"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10]。夫仕者先避之[11]，见终始微矣[12]。夫鸿鹄之未孚于卵也[13]，一指篾之[14]，则靡而无形矣[15]。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16]，则奋翼挥䎇[17]，凌乎浮云，背负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18]，析惕乎虹霓之间[19]，虽有劲弩、利矰、微缴，蒲且子之巧[20]，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于岷山也，可褰衣而越也[21]。及至乎下洞庭，骛石城[22]，经丹徒[23]，起波涛，舟杭一日不能济也[24]。是故圣人者常以事于无形之外，而不留思尽虑于成事之内，是故患祸弗能伤也。

【注释】

①曹君：曹共公。　骈胁：生理畸形，肋骨紧挨着。

②袒：脱去上衣露出身子。《左传》记这件事说曹共公趁重耳裸浴时走近观看重耳的骈胁。

③厘负羁：其他几卷多次说到此人，多作“僖负羁”。参见十·9·⑥，十二.22。

④三人：随重耳流亡的狐偃(咎父)、赵衰、胥臣。

⑤曲：细密周全，千方百计。上一节强调防微杜渐，本节进一步强调消极的“防”不能彻底免祸，必须从根本去消除祸根，那就是要有远见，去欲念。

⑥啮：缺损处。

⑦密：陈观楼认为应为“蚤”，通“早”。

⑧太宰：殷代称太宰，周称冢宰，位近宰辅。又，三代掌膳官也叫太宰。这儿当指后者。　子朱、子国：楚大夫。

⑨投：王念孙认为应为“援”，引，拿过。　沃：灌，浇。

⑩伏：使服输；折服。　郎尹：主管郎官的官。

⑪仕：察。《诗·小雅·节南山》：“弗问弗仕。”郑笺：“仕，察也。”

⑫“见终”句：即“见终于始微”，从开头的微小征兆中预见其结果。

⑬孚：孵，孵化。

⑭篾：通“蔑”，削；消灭。

⑮靡：灭。或通“糜”，烂，碎。

⑯翮(hé 和)：鸟翎的茎，翎管。羽翮这儿指翅膀。

⑰翿(huì 慧)：羽茎的末端。这儿也借代鸟翅。

⑱忽荒：极高远处。

⑲析惕：庄逵吉认为应作“徜徉”。

⑳蒲且子：古代楚国的神射手。

㉑搴(qiān 迁)：拔取。从下向上拉取。

㉒骛：奔跑。这儿指水奔腾向前。　石城：今南京市，别名石头城。

㉓丹徒：县名。在江苏西南长江南岸。

㉔杭：通“航”。　济：渡过。

【译文】

人们都致力于防备阻止祸患，却不懂得怎样让祸患根本不发生。使祸患根本不发生，比制止祸患容易，可是没有人能够在这上面花工夫下气力，对这种人没法和他们谈论道术。晋公子重耳流亡途中经过曹国，曹共公想瞧瞧他骈生的肋骨，就故意要重耳脱光上衣下水去逮鱼儿。厘负羁劝阻说："公子是一位非凡人物，跟随他的那三位都是霸王的辅佐之才。如果今天对他们无礼，必定给咱曹国带来后患。"共公不听。重耳返回晋国取得君位以后，果然发兵讨伐曹国，把曹国灭了。曹共公身死人手，曹国社稷变成一片废墟，这大祸正是由要人家袒露骈生肋骨下水捉鱼的事引出来的。齐楚两个大国想救曹国，也不能保住它了。假如当初曹共公听了厘负羁的忠告，就不会有亡国之灾了。如果不下工夫叫祸患根本不发生，而等祸患发生了再去挽救，即使聪明多智，也是无计可施的。祸患的由来，遍及四面八方，防不胜防。因此圣人深居简出来避开侮辱，静心安处等待时机。小人不知道祸福的由来，轻举妄动自投罗网，虽然千方百计周密防范，又怎能保全自己呢？这正像失了火再去挖塘取水，披着皮衣摇扇子解凉。再说，提防有一万个洞，你塞住其中一个，鱼哪会没地方逃出去呢？房屋有一百处门，你关好一处，盗贼哪没有地方进来呢？墙的倒塌是由一条小缝开始的；剑的折断，必定因为有缺损之处。圣人能及早预见祸患的由来，所以没有什么能将他伤害。楚国的太宰子朱侍侯令尹子国用饭，令尹子国尝了一口羹汤，汤很烫口，他就拿过杯子里的凉水往汤里倒。第二天，太宰子朱辞去太宰职务，回家去了。他的仆人很纳闷，问道："楚国的太宰这个官职不容易弄到手呀，您为啥辞去这样的美差？"子朱解释说："令尹子国举止轻浮，礼节简慢。他想侮辱人是非常容易的。"第二年，子国果然找岔制服郎尹，打了郎尹三百大板。所以说明察的人总是预先回避着，善于从细微的苗头中预见到事情的结果。那鸿鹄还没从卵中孵化出来的时候，只用一根手指头按破卵，就叫它消失

得无影无踪了。等到它筋骨生成，翅膀长硬，它便振动翅翼，飞上浮云，背靠青天，胸挨飞霞，翱翔在无边无际的高空，徜徉在彩虹之间。这时，即使有强弩利箭、细缴韧丝，加上蒲且子那样的神射手，也不能加害于它。长江发源于岷山时，可以提起衣裳涉水趟过。等它奔流到洞庭湖，奔向石头城，经过丹徒镇，就形成波涛汹涌之势，航行一天也不能渡过了。所以圣人总是在事物还没有出现时便研究它，而不等事物形成以后再去操心费神，盘算怎样对付，因此祸患不能伤害他。

【原文】

17 人或问孔子曰："颜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贡何如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宾曰："三人皆贤夫子，而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1]，辩且讷[2]，勇且怯[3]。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4]。秦牛缺径于山中而遇盗，夺之车马[5]，解其橐笥[6]，拖其衣被[7]。盗还反顾之，无惧色忧志[8]，欢然有以自得也。盗遂问之曰："吾夺子财货，劫子以刀，而志不动，何也？"秦牛缺曰："车马所以载身也，衣服所以掩形也。圣人不以所养害其养[9]。"盗相视而笑曰："夫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圣人也。以此而见王者[10]，必且以我为事也。[11]"还反杀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12]；能勇于敢，而未能勇于不敢也[13]。凡有道者，应卒而不乏[14]，遭难而能免，故天下贵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为

人行也[15]，其所论未之究者也[16]。人能由昭昭于冥冥，则几于道矣。《诗》曰："人亦有言，无哲不愚[17]。"此之谓也。

【注释】

①忍：有决断，狠心。

②讷：言语迟钝。这儿指不该多话时缄口不言，装聋作哑。

③勇且怯：该勇敢时无所畏惧，不该大胆时勇于忍让退缩，好像胆小怕事。

④知所施之：知道用得其宜，即何时该仁何时该忍，何时该辩何时该讷，何时可勇何时该怯。

⑤之：他的。

⑥橐：口袋。　笥：小竹箱。

⑦拖：原注作"夺也。"当解释为"脱"，这儿指剥去衣服，和"褫"义同。

⑧志：意。

⑨所养：当为"所以养"，指养生的东西。　其养：当为"其所养"，指养护的东西，即身体，性命。下文说的"伤生"的"生"、"累形"的"形"就是"所养"。

⑩以此：凭着这种圣人之道。此指"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的精神。

⑪且：将要。　为事：当一回事来办，指惩治盗贼。

⑫"此能"二句："以知"的"知"指智慧。"知矣"的"知"指头脑清醒地认识事物，如秦牛缺大谈"车马所以载……"一类的话。"不知"指装出糊涂的样子，即所谓"冥冥"、"大智若愚"的"愚"。秦牛缺如果面对返回追问的强盗装糊涂，不露出"圣人"真相，就会逃过被杀的灾难，但他偏要发高论。所以说他"未能以知不知"。

⑬"能勇"二句："勇于敢"指敢说敢为，无所畏惧，如秦牛缺面对抢劫"无惧色忧志"。"勇于不敢"指孔子说的"勇且怯"的"怯"。这种忍辱负重、貌似胆怯的"不敢"是大智大勇，比不怕死更难做到。秦牛缺正因为缺少这种所谓"怯"而丧命。

⑭卒：通"猝"。

⑮"今知"二句："为"字这里难解，疑是衍文，"所以自行"即"自所以行"，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所以人行"即"人所以行"，别人为什么要那样做。这两

句含有“知己不知彼”的意思。

⑯未之究：即“未究之”，没有研究透彻。即只知“昭昭”而不知“冥冥”。

⑰所引诗出自《诗经·大雅·抑》。“无”作“靡”。“无哲不愚”的“愚”即“大智若愚”的“愚”，所谓“深居以避辱，静安以待时”属这一类。有时装糊涂甚至装疯卖傻是避祸的有效手法。

【译文】

有人问孔子：“颜回是个怎样的人？”孔子说：“他是仁人。这方面我不如他。”又问：“子贡是个怎样的人？”孔子说：“他是善于辞令的人。这方面我不如他。”又问：“子路是个怎样的人？”孔子说：“他是个勇敢的人。这方面我不如他。”那位客人说：“他们三位都比您强，可是都听从您调教，这又是为什么呀？”孔子说：“我孔丘既能仁慈又能下狠心，既善于言辞又嘴笨，既勇敢又怯缩。拿他们三人的长处换我的一种道术，我也不情愿。”孔子懂得应该怎样运用和表现自己的才和德才恰如其分。秦牛缺路过一座山，路上遇到一伙强盗，强盗们抢走他的车马，解开他的口袋和竹箱，剥掉他的衣裳，夺走他的被子，把他洗劫一空。强盗们走了一程又转回来，看看秦牛缺到底怎样了，只见此人居然一点害怕的神色和忧伤的意思也没有，反而欢欢喜喜，很是得意。强盗们奇怪地问他：“我们抢走了你的财物，用刀胁迫你，你却面不改色心不动，这是咋回事？”秦牛缺说：“车马是供人装载乘骑的，衣裳是用来遮蔽身形的，圣人不会为顾惜这些养身之物而伤害自己的身心。”强盗们听了这番高论，相视而笑，议论说：“此人懂得不为物欲伤害心性，不为利益累赘身形，这是当今的圣人。如果他拿这套高论去见君王而受重用，一定会把我们这些人当成一回事认真处理的。”于是本来已经走开的强盗们再次折返回来杀死牛缺。这位隐士能够凭他的智慧显示自己什么都懂得，却不能有聪明而装成无知；他勇于敢说敢为，却不能勇于装出胆怯的样子。凡是有道的人，能对付突然发生的事而不会

束手无策，遇到灾祸总有办法免除。所以天下人看重他们。如果只是明白自己做某件事的因由，却不了解别人做某事的原因，知己而不知彼，那么这种人对复杂的事物远远没研究透。人如果能由明白清醒进到昏惑糊涂的境界，他便接近道了。《诗经》上说："人们有过这样的话，哲人无不像愚蠢。"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原文】

18 事或为之适足以败之，或备之适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挟录图[①]，见其传曰[②]："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③]。西属流沙[④]，北击辽水[⑤]，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⑥]。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⑦]。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⑧]，一军守九疑之塞[⑨]，一军处番禺之都[⑩]，一军守南野之界[⑪]，一军结余干之水[⑫]。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⑬]，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⑭]，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⑮]。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⑯]；羸弱服格于道[⑰]，大夫箕会于衢[⑱]；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于是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⑲]。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祸在备胡而利越也。欲知筑修城以备亡，不知筑修城之所以亡也；发适戍以备越，而不知难之从中发也。

夫鹊先识岁之多风也[20]，去高木而巢扶枝[21]。大人过之则探鷇[22]，婴儿过之则挑其卵。知备远难而忘近患。故秦之设备也，乌鹊之智也。

【注释】

①挟：收藏。　录图：秦博士卢生派人入海带回的图书，是谶纬一类的书。

②传：录图上解说性的文字。

③蒙公：秦将蒙恬。　杨翁子：秦将。　将：率领。　修城：长城。本书避刘安父"刘长"名讳，"长短"的"长"改用"修"（本书通用"脩"，今改作"修"，其他地方同此）。

④属：连接。　流沙：古代指我国西北沙漠地区。

⑤击：俞樾认为当为"罄"，尽。　辽水：在辽东郡。辽东郡治所在今辽宁辽阳市，辖区在大凌河以东。

⑥中国：中原地区。　挽：拉。　饷之：为之供应粮饷。

⑦利：贪利。　越：古族名。秦汉以前已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又称"百越"、"百粤"。秦汉以后一部分与汉族融合，一部分与今壮、黎、傣族有渊源关系。　翡翠：硬玉。　珠玑：珍珠。圆的叫珠，不圆的叫玑。

⑧"乃使"三句：尉屠睢：秦将。　镡城：古县名，又作镡成。在今湖南靖县西南。

⑨九疑：山名。又名苍梧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疑后作"嶷"。

⑩番禺：县名。在广东省。　都：城。

⑪南野：在今江西省。

⑫余干：县名。汉置余汗县，南宋改为余干县。在江西省东北部，信江下游。

⑬监禄：秦将。监是官名，即监御使。禄是其名。监禄又称"史禄"，姓不详。疑"使监禄"即"史禄"，"使"即"监御使"的使，这儿不当动词"派"讲。　无以：没法。不把使字当"派"讲，那么王念孙说这二字是衍文就不成立。因无以转饷，故凿河渠，顺理成章。

⑭渠：监禄主持开挖的运河，后世叫灵渠、兴安渠或湘桂运河。在今广西

兴安附近。

⑮西呕:古族名,越人的一支。秦时居岭南,壮族的祖先。　译吁宋:西呕君的名字。

⑯剡(yǎn 眼):削,刮。麻剥下以后要削刮其皮使薄而白。　考:成。　缕:线。

⑰服格:拉车。格通"辂",车轭。

⑱箕会:指聚敛。　衢:大路。

⑲戏:地名。故址在今陕西临潼县东。陈胜的部将周章曾打到此地。

⑳鹊:王念孙认为当作"乌鹊",以和下文说法一致。可参考。

㉑去:离开。　扶:旁,侧边。扶上古属"并"母"鱼"部,读作[ba]。旁属"并"母"阳"部,读作[baŋ],声母相同,韵为阴阳对转关系。所以这儿扶是旁的通假字。

㉒觳(kòu 寇):鸟类孵出后要大鸟哺食的叫觳,孵出后能自己啄食的叫雏。这儿可泛指雏鸟。

【译文】

事情有时人为地去做,恰恰容易败坏;有时着意防范,恰好容易招来。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秦始皇收藏到一册录图,发现上面的解说文字说:"亡秦的,是'胡'。"于是调发五十万士卒,派蒙恬、杨翁子领着修筑长城,以防备"胡"人。长城西起流沙,北到辽水,东连朝鲜。从中原内地用人拉车运送粮饷。始皇又贪得越地的犀牛角、象牙、翡翠和珠玑。于是派尉屠睢调发五十万士卒,分成五路大军:一路扼守镡城山岭,一路防守九嶷要塞,一路驻守番禺城中,一路摆开在南野境内,一路集结在余干水边;各路人马三年之中不解甲弛弓。监禄没法转远粮饷,于是用士卒凿成运河打通了粮道,靠着这与越人作战。秦军杀死越族的一支——西呕人的首领译吁宋,越人全部逃进莽莽丛林,和禽兽相处,不肯作秦军的俘虏。西呕人挑选推举强悍勇猛的人作将领,夜攻秦军,把秦军打得大败,杀死了尉屠睢,几十万人战死,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始皇只得又派囚徒戍

守南疆。在这段日子里，全国各地男子不能在田里耕种，妇女不能在家中剖麻纺线。羸弱老病的百姓都在大路上拉车运送军粮给养，官吏们都拿上箕畚守在路口收敛民财。病人得不到医治，死人得不到掩埋。于是陈胜在大泽乡举事，他振臂一呼，各地反秦大军纷纷响应，以席卷之势一直打到了戏县。刘邦、项羽兴义兵追随陈胜之后，他们夺地攻城，消灭秦军，其势如同折断枯枝，振掉落叶。秦朝就这样丢了天下，祸根正在于防备北方的胡人和贪得越地的财利。秦始皇一心盘算着筑起长城能够防止灭亡，却不明白筑长城恰恰是导至灭亡的原因；只盘算着调动囚犯防范越人，却不明白灾难正是从这中间生成。那乌鸦、喜鹊知道到了每年的某个季节会多风暴，于是离开高大的树端，迁往低矮避风的枝条间做巢。谁知成年人路过时顺手抓走雏鸟，孩子们路过时挑破鸟蛋；它们只知道预防那遥远的祸患，却忘掉了眼前的灾难。可见秦的设防，不过是乌鸦喜鹊的小聪明罢了！

【原文】

19 或争利而反强之[①]，或听从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鲁哀公欲西益宅，史争之，以为西益宅不祥[②]。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数谏不听。乃以问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为不祥。子以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与焉[③]。"哀公大悦而喜。顷，复问曰："何谓'三不祥'？"对曰："不行礼义，一不祥也；嗜欲无止，二不祥也；不听强谏，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愤然自反[④]，遂不西益宅。夫史以争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争而反取之也。智者离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说之巧[⑤]，于

闭结无不解，非能闭结而尽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与及言论也⑥。

【注释】

①争利：争之以利，以利争之。　争：极力劝止叫“争”。这个意义可作“诤”。　强：勉强，指硬要干下去。有的人越强劝越犟，这是一种逆反心理。史官不懂心理学，故失败。下句的“听从”只是一种迂回战术，并非真的顺从错误主张。

②不祥：《论衡·四讳篇》：“西益宅谓之不祥。”但《新序》及《家语·正论解》则说“东益宅不祥”以西益宅为不祥，因古人认为西方为上，是尊长之位，西益宅会妨碍一家之长。不论东益不祥还是西益不祥，哀公都难以接受，而宰折睢讲的是真理，终于打动哀公的心。可见劝谏方式虽然重要，最终取决谏语的内容。上文的“海大鱼”也是如此，方式和内容是统一的。

③与：参与。这儿是“在”、“属于”的意思。　焉：其中。

④愤：刘文典认为以作“喟”为好。有人译成“痛恨”。其实“愤然”等于说“翻然”、“幡然”。

⑤皃说：宋国大夫。

⑥及：疑是“之”的误字。

【译文】

有时拿利害关系竭力劝阻，被劝的人反而硬要坚持干下去；有时表面顺从被劝阻的人，反而可以制止住。怎么知道是这回事呢？鲁哀公想向西扩展宅院，史官极力劝谏，认为向西扩建宅院不吉利，哀公沉下脸来发了脾气，身边的人屡次进言都无济于事。后来哀公把这件事拿去询问师傅宰折睢：“我想向西扩大宅院，史官说不吉利。您以为如何？”宰折睢说：“天下有三种不吉祥的事，不过向西扩展宅院不在其中。”哀公一听很高兴，喜形于色。停了片刻，他又追问说：“那么什么是‘三不祥’呢？”宰折睢说：“不行礼义，是一不祥；嗜欲无止境，是二不祥；不听忠谏，是三不祥。”哀公听了不吭

声了。他沉思良久，彻底地反省自己，终于不向西扩展宅院了。史官自以为力争强谏是可以阻止哀公的，却不懂得不力争反而会被接受。聪明人离开直路却得到了便道，蠢人死守着正路却失去了捷径。那兒说心灵手巧，人们都传说他没啥死结解不开。其实他并不是任何死结都能够解开，他只不过不硬解那些不能解的死结罢了，以至人们误以为他什么死结都会解。能够到达以“不解”来“解”的水平，那就可以和他谈论道了。

【原文】

20 或明礼义推道体而不行①，或解构妄言而反当②。何以明之？孔子行游，马失③，食农夫之稼，野人怒④，取马而系之。子贡往说之，卑辞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大牢享野兽⑤，以《九韶》乐飞鸟也⑥。子之罪也，非彼之过也。”乃使马圉往说之⑦。至，见野人曰：“子耕于东海，至于西海，吾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⑧野人大喜，解马而与之。说若此其无方也而反行⑨，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圣人量凿而正枘⑩。夫歌《采菱》，发《阳阿》，鄙人听之，不若此《延路》阳局⑪，非歌者拙也，听者异也。故交画不畅，连环不解，物之不通者，圣人不争也⑫。

【注释】

①推：究，透彻地论说。 道体：即“道统”，传统的儒学思想体系。这里指有权威的系统理论。

②解构妄言：即以妄言解构。　构：纠纷。　妄：虚妄不实。

③失：通“佚”，逃走。

④野人：草莽之人，农夫。

⑤大牢：太牢。牛、羊、猪三牲俱全叫太牢。　享：祭祀。

⑥《九韶》：传说中的虞舜时的乐名。　乐（lè 勒）：让欣赏音乐，愉悦。

⑦马圉：养马人；马夫。

⑧东海、西海：都不是实指，泛指东边西边相隔很远的地方。马夫的话含两层意思。一层是说野人土地面积大，自己照顾不过来，走失的马吃了庄稼责任不在马而在野人。另一层巧妙地夸赞了野人地多。所以野人听了很高兴。

⑨此其：其和此同义。此其就是“此”。这种用法文言中习见。　方：规矩，即上文的“礼义”、“道体”。

⑩凿：榫眼。　枘（ruì 瑞）：榫头。　正：修正。

⑪《采菱》、《阳阿》：参见十六·13·㉕。《延路》：当指比《采菱》、《阳阿》更俚俗的乐曲。　此：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阳局：王念孙认为应为“以和”。和：和谐，听起来入耳。

⑫圣人不争：从解决矛盾要讲究艺术来说，是可取的。假若指避开矛盾，见难而止，便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上节的“不解不可解”也应这样评价。“以弗解解之”则是高超的斗争艺术，意思近于“无为而无不为”。

【译文】

有时阐明礼义讲透大道理劝说别人反而无济于事，有时用荒诞虚妄的话解决纠纷反而效果很好。怎么明白这一点呢？孔子一次出游，马逃走了，跑进一块地里吃了农民的庄稼。那田主发现后大怒，捉住马拴了起来。子贡前去劝农夫还马，他说了好多谦恭的话，农夫不肯还马。孔子说：“你用人家听不懂的话劝别人，好比用太牢祭享野兽，用《九韶》古乐去愉悦飞鸟。马要不回来，是你的罪过，不是农夫的不是呀！”孔子又打发马夫去讨马。马夫到了农夫那儿，对农夫说：“你耕地从东头一直到耕到老远老远的西边去了，我的马走失以后没人照管，怎么能不吃没人看着的禾苗呢？”庄稼人一听，十分高兴，解开系着的马还给了马夫。这位马夫劝说农民的

话像这样不成体统，反而一说就通。事情发生了，要解决问题，灵巧的言辞还不如朴拙的话语管用呢。所以圣人估量榫眼的形状和大小来修正榫头。你高唱《采菱》、《阳阿》曲，鄙俗的人听了，还不如更通俗的《延路》小调美妙协调，并不是唱的人水平不高，而是听的人欣赏能力不同。所以交错的画线不流畅，连着的玉环解不开；对于那些说不通讲不清的事，圣人是不会白费口舌的。

【原文】

21 仁者，百姓之所慕也；义者，众庶之所高也。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严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国亡者，不同于时也①。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②。王孙厉谓楚庄王曰③："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厉曰："臣闻之，大之与小，强之与弱也，犹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为文而不能达其德，为武而不能任其力，乱莫大焉。"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知仁义而不知世变者也。申菽、杜茝④，美人之所怀服也⑤，乃渐之于滫⑥，则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贵德，三王用义，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骥逐人于榛薄，而蓑笠盘旋也⑦。今霜降而树谷，冰泮而求获，欲其食则难矣。故《易》曰"潜龙勿用"者⑧，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⑨。""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⑩，以阴息也⑪。

因日以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为义而灭，燕子哙行仁而亡⑫，哀公好儒而削⑬，代君为墨而残⑭。灭亡削残，暴乱之所至也，而四君独以仁义儒墨而亡者，遭时之务异也⑮。非仁义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则为之擒矣⑯。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镜者所以照形也；宫人得戟则以刈葵⑰，盲者得镜则以盖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⑱，诽誉在俗；趋舍不同⑲，逆顺在君。狂谲不受禄而诛⑳，段干木辞相而显㉑，所行同也，而利害异者，时使然也。故圣人虽有其志，不遇其时，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㉒！

【注释】

①同：合。

②徐偃王：见十三·12·⑨。

③王孙厉：楚臣。他的逻辑是弱肉强食，这反映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现实，所以徐偃王想从虎口里讨仁义必取灭亡。

④申菽、杜茝（chǎi 柴上声）：香草。

⑤美人：指美女；也指所敬慕怀念的人。　怀服：佩戴。

⑥滫（xiǔ 朽）：泔水。这儿指臭水。

⑦蓑笠：这儿意思偏在“笠”，像斗笠一样地，形容盘旋的样子。

⑧潜龙勿用：《易经》乾卦“初九”爻辞。意思是龙潜水中，不可妄动。比喻贤人隐居不出。

⑨“君子”三句：乾卦“九三”爻辞。　乾乾：勤勉努力。　夕：晚上。　惕若：警惕的样子。　若：然。　厉：危险。　咎：灾害。这段爻辞大意说君子白天勤勉，夜晚警惕，虽处险境，也无灾害。爻辞的断句解释据高亨《周易大传今注》。

⑩厉：本书引文如此。依高亨断句，这个字在引文中应去掉。

⑪以：循着。

⑫燕子哙：燕王名叫子哙，败于齐国而死。

⑬哀公：鲁哀公。他出奔到越，死于非命。

⑭代：赵国境内的小国，在今河北蔚县东北。公元前 475 年被赵襄子消灭。　残：灭。　为墨：行墨家学说。

⑮时之务：即时务，指时势。

⑯擒：败亡。参见九·21·⑲。

⑰宫人：宦官。或指宫中服役的女官。

⑱不：王念孙认为是衍文。这句说同样是善或同样是鄙(指一个人的情况)。

⑲不：王念孙认为是衍文。这句说一个人的行为一样。

⑳狂谲：齐国隐士。耕田自食，不受官禄，姜太公认为他惑乱人心，将他杀掉。

㉑段干木：战国时魏国隐士，不受官禄，受到魏文侯敬重。参见十三·13·⑭、十九·4。

㉒"何功"句：即"可致何功名"。

这一节主要讲祸福和时世的关系。

【译文】

仁，是百姓所仰慕的；义，是庶民所推崇的。严父用仁和义来教育子女，忠臣依照仁义来事奉君王。可是，世人有的施行仁义却身死国亡，那是因为仁义实行不合时宜。从前徐偃王好行仁义，天下三十二个国家朝拜他。王孙厉对楚庄王说："君王如果不讨伐徐国，那就得反过来朝拜它了。"庄王说："徐偃王是位有道之君，他好行仁义，我不好讨伐他。"王孙厉说："强国对付弱国，大国对付小国，如同以石击卵，好像猛虎吃小猪，大王还犹豫什么呢？再说实行文治不能表现出美德，奉行霸道不能显示出实力，乱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庄王说："好！"于是发兵攻打徐国，很快消灭了它。徐偃王是个只知道实行仁义而不晓得世道已经变了的人。申菽、杜茝，是美好的人喜欢佩戴的，一旦被臭水沾污，就不能保持芳香。古时，五帝看重仁德，三王施行道义，五霸使用武力。如果拿五帝、三王的道德

仁义用在五霸时代，这就好比骑上千里马在丛林深草中角逐，只会像斗笠一样打转转而没法逞能。如果霜降以后再种谷，到来年冰化时节想有收获，要吃上粮食就很难了。所以《易经》上说："潜龙勿用。"这话讲的是时势不宜妄动。因此，"君子白天勤勤恳恳，夜里吊胆提心，即使身处险境，灾祸也不会降临。""白天勤勤恳恳"，是顺阳气而动；"夜里吊胆提心"，是随阴气安息。昼动夜息，只有得道的人才能够做到。徐偃王行义而亡，燕国国君子哙施仁而灭，鲁哀公好儒学而弱，代国国君奉行墨学而遭害。灭亡、削弱、受害，本来是行暴虐才会招至的，而这四位君王独独因为施行仁义、儒学、墨学而灭亡，原因是他们遭逢的时势不同了。并不是说仁义、儒学、墨学本身不好，不可以实行，世道不适宜而硬要实行，就会因此而受害。戟是用来作战攻城的，镜子是用来照形的；但是宫人拿到戟用它割葵菜，盲人拿到镜子用它作卮盖，因为他们不知道戟和镜子的用处。所以一个人同是美好，或者同是鄙陋，是受赞誉还是被诽谤，不取决于美好或鄙陋本身，而取决于人们的习俗。一个人的取舍志趣一个样，是走运还是倒霉，不决定于取舍志趣本身，而决定于碰上了怎样的君王。狂谲不接受俸禄，以清高自居，结果被杀。段干木辞去相位，不贪图利禄名声，结果出了名。这两人品性一样，一个得益，一个受害，是时势造成的。所以圣人虽然有自己的志向，如果没碰上好世道，他只能设法保全身家性命，哪谈得上成就功名！

【原文】

22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则有以任于世矣[①]。知天而不知人，则无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则无以与道游。单豹倍世离俗[②]，岩居谷饮[③]，不衣丝麻，不食五谷，行年七

十，犹有童子之颜色，卒而遇饥虎，杀而食之。张毅好恭[4]，过宫室廊庙必趋[5]，见门闾聚众必下，厮徒马圉，皆与伉礼。然不终其寿，内热而死[6]。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内。故直意适情[7]，则坚强贼之；以身役物[8]，则阴阳食之[9]。此皆载务而戏乎其调者也[10]。得道之士，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诎伸、赢缩、卷舒[11]，与物推移，故万举而不陷。所以贵圣人者，以其能龙变也。今捲捲然守一节[12]，推一行，虽以毁碎灭沉犹且弗易者[13]，此察于小好而塞于大道也[14]。

【注释】

①任：王念孙认为应作“径”，行。

②单豹：隐士。　倍：背。

③岩：在山岩。　谷：从山谷中。

④张毅：古代好讲礼节的人。

⑤趋：是一种恭敬的步姿，小步快走。

⑥内热：病名。症状之一是心中烦燥，内脏发热。《左传·昭公九年》：“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可见此疾有高烧现象。张毅过于拘礼，耗费心神，故易患这种病。

⑦直：值，适应。直意适情指随顺天性，即养性。

⑧役：被役使，受约束。如张毅被烦琐的礼节行为所拘束。

⑨阴阳：阴阳二气。古代医学认为阴阳二气失调会致病。如张毅太重礼节，耗损精神，阳气上升，故得燥热之症，今俗称“上火”、“有火”。　食：吞食，等于说被吃掉。

⑩载务：有所负累。　务：追求。　戏：当为“亏”，缺。“戏”和“亏”的繁体字形近。　调：调和，指性和形的调和一致。只注重外形伤害天性；只修养心性，伤损身形。两种损伤都使人丧失抗御力。

⑪诎伸、赢缩、卷舒：诎(屈)、缩、卷义近，伸、赢、舒义近，指能屈能伸适应环境变化，经得起"摔打"。

⑫拳(quǎn 犬)拳然：勤苦用力的样子。

⑬以：通"已"，已经。　毁碎灭沉：等于说头破血流，身败名裂。　毁：毁坏。　碎：破碎。　灭：毁灭；熄灭。　沉：沉没；灭顶。　易：改变。

⑭小好：小的爱好，细尾末节方面的志趣。　察：明了。　塞：不通。

这一节强调人的心性修养和外在行动要和谐一致，能自然适应客观环境(天命和时世)；既不要受物欲惑乱，也不要人为地抑制欲望。只有这样，才能与世浮沉，灵活应变，消灾免祸。这里讲的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译文】

既了解天意如何，又了解时尚怎样，就有办法在世界上实行你的志向。只了解天意不了解时尚，就没法同世人打交道；只了解时尚不了解天意，就没法与道同游。单豹远离尘世，隐居山中，喝谷水为生，不穿丝麻，不吃五谷，年过七十还面有童颜。可是他一次碰上了饿虎，被咬死吞吃了。张毅喜欢恭敬，他经过宫室庙堂，必定小步疾行；看到闾巷聚集着人群，必定下车步行；他对仆役马夫，一律待之以礼，让这些人同他平起平坐。可是他没能享尽天年，患内热症死去。单豹修养心性，心性倒是修养好了，可是老虎吃了他的身体。张毅注重外表行为的修饰，外表的确够文雅了，可是疾病攻心，同样丧命。一心调和心性的人，外界的坚强物就伤害他；身形受外物役使的人，阴阳二气会失调而吞食他。这两种人都有负累而缺乏外形与心性的调和。得道的人，外形变化内心不变。变化外形是为的适应世俗；内心不变是用来保全自身。所以一个人如果内心有固定不变的操守，外表又能屈能伸、能长能缩、能卷能舒，与外物周旋，那么干什么也不会失足。人们之所以看重圣人，是因为圣人善于像龙那样变幻无穷。有些人辛辛苦苦地迷醉于细尾末节，死守着一技之长，虽然已经因此碰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还不知道改弦易辙，这种人只盯住小小的嗜好，而对大道一窍不通。

【原文】

23 赵宣孟活饥人于委桑之下[1]，而天下称仁焉；荆佽非犯河中之难不失其守[2]，而天下称勇焉。是故见小行则可以论大体矣。田子方见老马于道[3]，喟然有志焉[4]，以问其御曰："此何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5]。老罢而不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为也。"束帛以赎之[6]。罢武闻之[7]，知所归心矣。齐庄公出猎，有一虫举足将搏其轮，问其御曰："此何虫也？"对曰："此所谓螳螂者也。其为虫也，知进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轻敌[8]。"庄公曰："此为人，而必为天下勇武矣[9]！"回车而避之。勇武闻之，知所尽死矣[10]。故田子方隐一老马而魏国载之[11]，齐庄公避一螳螂而勇武归之。汤教祝网者，而四十国朝[12]；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归之[13]；武王荫暍人于樾下[14]，左拥而右扇之，而天下怀其德；越王句践一决狱不辜[15]，援龙渊而切其股[16]，血流至足以自罚也，而战武士必其死[17]。故圣人行之于小，则可以覆大矣；审之于近，则可以怀远矣[18]。孙叔敖决期思之水[19]，而灌雩娄之野[20]，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子发辩击剧而劳佚齐[21]，楚国知其可以为兵主也。此皆形于小微而通于大理者也[22]。

【注释】

①赵孟宣：见十·9·[illegible]。

②荆佽非事：见十二·49。　河：王念孙认为应为"江"。

③田子方：战国魏人，子夏的学生，魏文侯的老师。

④有志：有感，发生感慨。　焉：于之，对此事。

⑤公：对田子方的敬称，相当于“您”。

⑥束帛以赎之：即“以束帛赎之”。

⑦罢：通“疲”。　武：士。

⑧“此所”四句，见《庄子·人间世》：“汝不见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成语“螳臂当车”由此形成。但本书的螳螂是勇士的形象。

⑨勇武：勇士。

⑩尽死：效死，以死报效。

⑪隐：怜悯，哀痛。成语有“恻隐之心”保存隐的此义。

⑫“汤教”二句：商汤出外打猎，见四面都张上了网，就让去掉三面网，并祝祷说：“欲上者上，欲下者下，无入吾网。”这是着意美化所谓“圣君”的传说。

⑬“文王”二句：周文王修灵台，挖出了死人骨骸，夜里梦见有人呼喊他请求安葬骸骨。第二天早晨文王用五大夫礼安葬了骸骨。

⑭荫：蔽荫，让躲荫。

⑮一：偶然一次。　决狱不辜：参见十五·3·⑥。

⑯龙渊：宝剑名。

⑰士：是衍文。　其：衍文。　必：通“毕”，尽。

⑱怀：使归服。

⑲“孙叔”句：孙叔敖曾开芍陂灌田四万顷。期思，即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南，今叫安丰塘。一说期思在今河南淮滨，是古邑名。

⑳雩(yú 于)娄：春秋吴地，汉置县。在今河南固始县西北。

㉑辩击剧而劳佚齐：原注“辩”为“次第”，分等次，辩通“辨”。注“齐”为“同”。对“剧”字避而不注，其余注语含糊不定。疑“击”通“急”，急剧即剧烈。或者“剧”是“剑”之误字。若取后说，这句是讲子发赏罚分明而又注重劳逸均衡。

㉒形：表现。

这节主要讲以小见大。

【译文】

赵宣子在委桑救了一个挨饿的人，天下人就知道他的仁德。楚国的佽非遇到江中之难不失去他所宝贵的剑，天下人就知道他的勇敢。田子方在路上遇见一匹老马，便产生了感慨，问御手说：“这

是谁家的马呀?”御手说:“是您家中原先的牲口,老病以后不能再驭使了,被牵出去卖了。”田子方说:“它壮年时,我们拼命使用它的气力,老了就抛弃它的躯体,仁慈的人是不这么干的。”说完便用一束帛赎回了老马。魏国的老弱武士听到这件事,都明白自己应该心向着谁了。齐庄公出外打猎,路上有一只小虫,伸出前肢要推挡庄公的车轮。庄公问御手:“这是什么虫呀?”御手回答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螳螂。这种小虫,只知道前进不知道后退。它自不量力,轻视敌手。”庄公说:“它如果是人,肯定是天下的勇士。”说着让车子绕道避开螳螂。齐国的勇士听到这件事,都明白自己应该为谁效命了。田子方可怜一匹老马,魏国人便都拥戴他;齐庄公避开一只小螳螂,勇士们便都归附他。商汤叫人网开三面,祝祷猎物逃生,四十个诸侯朝拜他;周文王以礼安葬死人骨骸,九夷归服他;周武王让一个中暑人到大树荫下,左臂抱着,右手给他打扇,天下人归顺他;越王句践偶然一次断错案子,冤枉了无辜,他抽出宝剑切开自己的大腿,血流到脚上,表示自责,战斗中武士们拼死作战。所以说圣人从小处着手,就能影响大事;审慎处理身边的事,就能感化远方的人。孙叔敖挖开期思的水,灌溉雩娄良田,楚庄王便看出他能胜任令尹;子发训练士卒赏罚分明、劳逸均匀,楚国人就看出他够格当主将。这些人都是从细小的事情上显露出才德,因而成就大事。

【原文】

24 圣人之举事,不加忧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万人调钟,不能比之律;诚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说者之论亦犹此也,诚得其数,则无所用多矣。夫车之所以能转千里者,

以其要在三寸之辖[①]。夫劝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卫君朝于吴[②]，吴王囚之，欲流之于海。说者冠盖相望而弗能止[③]。鲁君闻之[④]，撤钟鼓之县[⑤]，缟素而朝[⑥]。仲尼入见，曰："君胡为有忧色？"鲁君曰："诸侯无亲，以诸侯为亲；大夫无党，以大夫为党。今卫君朝于吴王，吴王囚之，而欲流之于海，孰意卫君之仁义而遭此难也？吾欲免之而不能，为奈何[⑦]？"仲尼曰："若欲免之，则请子贡行。"鲁君召子贡，授之将军之印。子贡辞曰："贵无益于解患，在所由之道。"敛躬而行[⑧]。至于吴，见太宰嚭[⑨]。太宰嚭甚悦之，欲荐之于王。子贡曰："子不能行说于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贡曰："卫君之来也，卫国之半曰：'不若朝于晋。'其半曰：'不若朝于吴。'然卫君以为吴可以归骸骨也[⑩]，故束身以受命[⑪]。今子受卫君而囚之，又欲流之于海，是赏言朝于晋者而罚言朝于吴也。且卫君之来也，诸侯皆以为蓍龟兆，今朝于吴而不利，则皆移心于晋矣。子之欲成霸王之业，不亦难乎？"太宰嚭入，复之于王。王报出令于百官曰[⑫]："比十日而卫君之礼不具者[⑬]，死！"子贡可谓知所以说也。

【注释】

①辖：车轴端固定车轮不使外脱的插销。

②卫君：卫君辄。春秋时卫国国君。

③冠盖：代车子。　相望：互相看到，指来的人多。

④鲁君：鲁哀公。

⑤县:“悬”的古字,挂。撤钟鼓之悬表示无心赏乐。

⑥缟素:穿上素衣,表示发生了哀伤的事。

⑦“诸侯”十一句:大意是说在诸侯、大夫互相争斗的情况下,卫君主动去团结亲近他们。　为奈何:即“为之奈何”。

⑧敛躬:敛迹。指收敛捡点,不耀武扬威张扬其事。

⑨太宰嚭:伯嚭,春秋楚人。后奔吴,任吴太宰,得到吴王宠信。

⑩归骸骨:归老家中,寿终正寝。这儿指活着回去。

⑪束身:捆着自己。表示归服,请罪。

⑫报:发布。朝廷公布诏令叫“报”。　出:也是发布的意思。

⑬比:等到。　者:表示假设语气。

【译文】

圣人办事,不自寻烦恼,过分操心,他只是弄清事情的所以然罢了。上万人调钟不能合音律,假如有知音理的行家,只一个人就够了。游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话说得得体,用不着话多。车子之所以能运行千里,关键在车轴端管住车轮的三寸长的销子。劝勉人家,人家不按你说的去办,禁止别人禁止不住,原因都在你讲的理由不合事理。从前卫国国君到吴国去朝拜,吴王夫差将卫君囚禁起来,还扬言要流放到海岛上去。劝阻吴王的人车子络绎不绝,但改变不了吴王的决心。鲁哀公知道这件事以后,撤去了挂着的钟鼓乐器,穿上素衣上朝,表示发生了不幸的事。孔子入朝拜见哀公,问道:“君王为什么面有忧色?”哀公说:“诸侯们不相亲爱,卫君主动亲近他们;大夫们之间不讲团结,卫君主动团结他们。现在卫君去吴国朝拜吴王,吴王囚禁了他,还说要流放到海岛上去。谁料到卫君这样仁义,竟遭这般厄运?我想解救他,可又无能为力。你看如何是好?”孔子说:“要想解除卫君的灾难,就得请子贡走一趟。”哀公叫来子贡,授给他将军印。子贡辞印不受,说:“尊贵的地位无益于消灾免祸,要靠办法对头。”子贡轻装简从,不张不扬地上了路。到了吴国,他先去会见太宰伯嚭。伯嚭对子贡的到来表示很高兴,

准备向吴王引荐子贡。子贡说："你在吴王跟前进言不起作用，我怎么能靠你引见呢？"太宰伯嚭说："你怎么知道我在吴王面前说话不起作用？"子贡说："卫君来吴国的时候，卫国有一半人说：'不如去朝拜晋国。'另一半人说：'不如朝拜吴国。'但是卫君认定到吴国来可以得到善终，所以就捆着自己来听命吴王处置。现在你们接待了他，却又将他囚禁起来，还要流放到海岛上。你们这种做法等于奖励卫国主张朝拜晋国的人，而打击主张朝服吴国的人。再说卫君来吴国时，诸侯各国都已经为卫君占卜吉凶；现在卫君朝拜吴国没得到好处，反而受难，诸侯们就要心向晋国了。你想辅佐吴王完成霸业不是很难么？"太宰伯嚭进宫向吴王报告了子贡的话，吴王立即向百官发布命令："十天以内接待卫君的礼仪如果准备不全，处死！"子贡真叫懂得游说劝谏的奥妙啊！

【原文】

25 鲁哀公为室而大，公宣子谏曰[①]："室大，众与人处则哗，少与人处则悲。愿公之适[②]。"公曰："寡人闻命矣。"筑室不辍。公宣子复见曰："国小而室大，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鲁君曰："闻命矣。"筑室不辍。公宣子复见曰："左昭而右穆，为大室以临二先君之庙，得无害于子乎[③]？"公乃令罢役除版而去之[④]。鲁君之欲为室诚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说而一听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临河而钓，日入而不能得一鯈鱼者，非江河鱼不食也，所以饵之者非其欲也[⑤]。及至良工执竿，投而擐唇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钓者也。夫物无不可奈何，有人无奈何。铅之

与丹，异类殊色，而可以为丹者，得其数也。故繁称文辞，无益于说，审其所由而已矣。

【注释】

①公宣子：鲁国大夫。

②之：无实义，只表示“公适”不独立成句，而是充当“愿”的宾语。下文“鲁君之欲为室诚矣”的“之”用法同此。

③“左昭”三句：昭、穆：指祖庙。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的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始祖的右方，称“穆”。目的是分别宗族内长幼、亲疏、远近。公宣子这回抓住了最该忌讳的问题，所以说服了哀公。 得无：能不。 子：《太平御览》一百七十四引《新序》子作“孝”。可以采用。

④罢：停止。 役：事。指建筑的事，或指差役，即民工。 版：筑土墙（今叫“干打垒”）用的夹板。 去：撤离工地。

⑤饵：（用饵）引诱。

这一节和上一节都是以劝谏方法为例说明办事要抓住要害，要讲究方法，也就是要掌握开头首段所说的“术”和“道”。

【译文】

鲁哀公修建一座宫室，规模很大。公宣子劝谏说：“宫室太大，很多人在里面聚集就会喧闹，人少时又显得凄清。希望君王恰如其分。”哀公说：“我听到你的指教了。”可是工程并不停止。公宣子又去拜见哀公，说：“咱鲁国是个小国，宫室建这么大，百姓知道了会埋怨君王，诸侯知道了会轻视我国。”哀公说：“已经听到指教了。”可是工程还是照样进行。公宣子又去见哀公，这回他说：“新宫室的左边是昭庙，右边是穆庙，修建偌大的宫室靠近两位先君的庙堂，不是有损孝道么？”哀公这才下令停工，拆除板筑。鲁哀公修建大宫室的想法，决心是够坚定的，公宣子阻止哀公也是下了决心的。可是公宣子劝了三次，第三次哀公才听进去，这是由于前两次说的不

得要领。有的人在河边垂钓，一整天还钓不到一条小白鱼，不能怪江河的鱼儿不吃食，而是因为引鱼上钩的饵不是鱼喜欢吃的。那些钓鱼行家里手就不同了。他们拿起竹竿抛出线绳就能钩住鱼嘴，因为用的钓饵是鱼爱吃的。事物没有没法子对付的，只不过有的人对事物没能耐对付罢了，对这种无能的人才真无可奈何呢！铅和丹种类不同，颜色各异，但铅可以炼成丹，因为人们掌握了炼丹的法术。多余的话，漂亮的言辞，对于劝说别人毫无用处，只要说清问题的因由就行了。

【原文】

26 物类之相摩，近而异门户者，众而难识也。故或类之而非，或不类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①]。谚曰："鸢堕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谓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②]。家充盈殷富[③]，金钱无量，财货无赀[④]。升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积博其上[⑤]。游侠相随而行楼下。博上者射朋张，中[⑥]，反两而笑[⑦]，飞鸢适堕其腐鼠而中游侠。游侠相与言曰："虞氏富乐之日久矣，而常有轻易人之志[⑧]。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报，无以立务于天下[⑨]。请与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属，而必以灭其家[⑩]。"此所谓类之而非者也[⑪]。何谓非类而是？屈建告石乞曰[⑫]："白公胜将为乱。"石乞曰："不然。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其家无管籥之信[⑬]，关楗之固[⑭]。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⑮]。而乃论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⑯]。"居三年，白公胜果为乱，杀令尹子椒、司马子期[⑰]。此所谓

弗类而是者也。何谓若然而不然？子发为上蔡令[18]，民有罪当刑，狱断论定，决于令尹前[19]，子发喟然有凄怆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后，子发盘罪威王而出奔[20]。刑者遂袭恩者[21]，恩者逃之于城下之庐[22]。追者至，踹足而怒[23]，曰："子发视决吾罪而被吾刑[24]，怨之憯于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厌乎[25]？"追者以为然而不索其内，果活子发。此所谓若然而不然者。何谓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践卑下吴王夫差[26]；请身为臣，妻为妾；奉四时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贡职[27]，委社稷，效民力；隐居为蔽[28]，而战为锋行；礼甚卑，辞甚服。其离叛之心远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于姑胥[29]。此四策者[30]，不可不审也。夫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31]，倚邪于正[32]，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33]。若使人之所怀于内者与所见于外者若合符节[34]，则天下无亡国败家矣！夫狐之捕雉也[35]，必先卑体弥耳[36]，以待其来也。雉见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37]，见必杀之势[38]，雉亦知惊惮远飞以避其怒矣。夫人伪之相欺也，非直禽兽之诈计也。物类相似若然，而不可从外论者，众而难识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注释】

①若：王引之认为此字应在"不"字上。如句践似无复仇之心而实有复仇之志。下文"不然而若然者"也应作"若不然而然者"。

②梁：即魏国。

③殷富：富足。

④赀（zī 资）：计算。

⑤积:庄逵吉认为当为“击”。

⑥“博上”二句:“博上者”庄逵吉认为当作“楼上博者”。　射:赌赛。《列子·说符》:“博者射。”张湛注:“凡戏争能取胜者皆曰射。”下赌注也叫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附孙膑传):“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重射指在赛马中下大赌注,当时田忌下千金赌注。　朋:指玉串一类财物。参见十二·35·⑪关于“朋”的注释。又,朋通“逢”,大。　朋张:似指大的赌注。　中(zhòng 仲):中的,押注猜中。

⑦反两:原注作“上棋中之,以一反两。”似指中的一次,得到连走两次或连走两子的机会。赌戏中多这种规矩。

⑧轻易:轻视。

⑨务:势,势力。

⑩“而必”句:王念孙认为这儿文意未尽,应补上“其夜乃攻虞氏,大灭其家”十个字。补字以后意思当然更明白,不过原文已隐含这十个字的意思,不言已明。

⑪“此所”句:“类之而非”指把鸢堕腐鼠当成虞氏故意投鼠辱之,这是偶然的巧合。这件事的根子在虞家为富不逊,积怨良久

⑫屈建:楚国大夫。　石乞:白公胜的党徒。　白公胜:参见12·2·①、12·5等。

⑬管籥之信:可靠的锁钥。

⑭关楗之固:牢固的门闩。以上是说白公胜不看重家财,防范很松。

⑮“大斗”二句:等于说大斗出,小秤进,利人损己,有收买民心之意。田氏在齐国和公室争斗时也用这类手段争取民心。

⑯“此乃”句:屈建的立场不同,所以和石乞的看法相反。

⑰子椒、子期:原注作“皆白公之季父。”子椒又作子西,见《左传》。

⑱上蔡:古邑名。本是蔡国都邑。在今河南上蔡西南。

⑲尹:王念孙认为是衍文。可能这个犯人其罪王法不容,而其情可悯,故子发一面执法,同时又生恻隐之心。

⑳盘:俞樾认为当作“服”,负。

㉑袭:掩护。

㉒城下之庐:似即“刑者”的家。

㉓蹦足:刑者顿足,佯作怒态。

㉔视：王念孙认为应为“亲”。

㉕其：岂。　厌：满足。

㉖卑下：对……低下。

㉗下：缴纳。　贡职：贡物。

㉘隐居为蔽：王念孙认为当作“居为隐蔽”。“居”指平素，与战时相对。

㉙姑胥：即姑苏山，今苏州虎丘。　甲卒三千人以：即“以甲卒三千人”。

㉚四策：指勾践麻痹吴王的四种做法。

㉛立私于公：以私混在公中，等于说假公济私。

㉜倚邪于正：让邪恶靠住公正，指邪者装扮成正者。

㉝胜：美好。指美丽的言辞和外表。

㉞见：现。

㉟捕：王念孙认为当为“搏”，攻击。

㊱弥：王念孙认为当为“弭”。按，收缩。

㊲植：树立，指耸毛。　睹：通“陡”，竖尾

㊳见：现。

这一节讲政治斗争和人际关系中的虚伪欺诈，告诫人们勿被假象所迷哄。三个政治斗争的例子都很有说服力，结尾的议论有感而发，针对性很强。

【译文】

形形色色的事物紧密联系着，可是又不同门类，这种现象比比皆是，难以识别。所以有些现象好像相似，但是并不一样；有时似乎不相似，但是又是一样。有时似乎是那么回事却不是那么回事；有时似乎不是那么回事，却又正是那么回事。谚语说：“老鹰嘴里掉下腐鼠，富户虞家变成废墟。”这话怎么讲呢？它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那虞家本来是梁国的大富户，他家富足殷实，钱财无法计算。虞家在通衢大道边修了一座高楼，经常在楼上设酒摆乐，宴请宾客，玩博棋游戏。有一次，一群游侠结伴走在楼下的大路上，楼上玩博戏的人，下很重的赌注，有人获胜，大笑起来。恰在这当口一只老鹰飞越楼顶，它嘴里叼的一只腐臭的老鼠掉落下来，正落在一个游侠头上。游侠听见楼上的笑闹声，以为是虞家人故意抛下腐鼠戏弄他

们。那个挨了腐鼠一击的游侠对同伴们说："这姓虞的富贵享乐的日子够长了，平日老是对人轻慢无礼，神气十足，我们不敢冒犯。他们现在竟用腐臭的老鼠来侮辱我们。此仇不报，我们没法再在天下显示勇气和力量了。让我们大家齐心协力，率领人众，下决心灭掉虞家！"当天夜里，游侠们就攻打虞家宅院，把虞家给毁掉了。这就是两者相似实际上并不是一码事。什么是好像不相似却又是一回事呢？屈建对石乞说："白公胜要作乱了。"石乞说："没那回事。白公谦恭下士，从不敢傲视怠慢贤人。他家中没有可靠的锁钥和牢固的门闩。他用大斗斛卖出，用小秤买进。可是你却在背后用这种不恰当的话非议他。"屈建说："你所夸赞的他的这些言行举动，正是他要谋反的迹象。"过了三年，白公胜果然发动叛乱，杀死令尹子椒、司马子期。这就是不相似而实际上是那么回事。什么是好像是那样却又不是那样呢？子发担任上蔡县令，有人犯了罪该依法受刑罚。案子判定以后，在子发面前执行。子发叹息着，脸上露出凄怆的神色。那人受刑以后，忘不了子发怜悯他的恩情。这以后，子发对楚威王犯了罪出逃，恰巧碰上那个受刑的人，这人掩护了子发，让子发躲进城外一座房屋里。追捕的公差赶到附近，受刑人故意跺着脚怒声叫骂："子发亲自判了我的罪又让我受刑。我恨他痛入骨髓，我要是得到他的肉吃下去，还难解心头之恨呢！"追捕的人对这番表演信以为真，就不再搜查子发躲藏的房屋了，那受刑人就这样救了子发的命。这就是好像是那么回事却并不是那么回事。什么叫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又正是那么回事呢？从前越王句践对吴王夫差卑躬屈膝，低三下四：他请求让他自己作吴王的臣属，让妻子作吴王的妾；向吴王供奉四季的祭祀用品，承担春秋两季的贡物，他把国家交给吴王，让百姓为吴国效力；平时他不抛头露面，打起仗来便作吴军的先锋；他对吴王礼节很恭敬，言辞很驯服，压根儿看不出反叛之心。可是后来句践率领三千士卒甲兵在姑胥山活捉了夫差，消灭了吴国。以上四种策略，不能不悉心洞察啊。事物难以

认识清楚，是因为事物头绪和踪迹总是被隐藏着，人们混私于公，杂邪于正，还用漂亮的外表来迷惑人心。假若人们内心想的和外表显露的，像符节那样彼此吻合，那么天下就不会发生亡国破家的悲剧了。那狐狸攻击野鸡时，总是先爬伏着身子，收敛着尾巴，等待猎物走近。野鸡见狐狸那副卑躬畏缩的模样，信以为真，不加防范，所以让狐狸得以逞其奸计。假如狐狸圆睁怒眼，耸毛摇尾，显出决心捕杀的架势，野鸡就知道惊怕，远走高飞来避开发怒逞强的狐狸了。况且人的虚伪狡诈互相欺骗，又不只像禽兽那么简单；各种事物好像一样，不能光从表面来判断，这种情形又多又难识别。因此不能不仔细周密地考察啊！

卷十九　修　务

【题解】

本篇最值得注意的是积极无为思想。其他篇里也涉及这种观点，但是不像本篇这么旗帜鲜明，论述集中。作者从否定消极无为说入手，明确指出，所谓“无为”，不是“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而是“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也就是出以公心，既遵重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之势，又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为天下百姓建功立业。从这种观点出发，作者主张积极进取，有追求，有理想，有事业心，反对无所事事；并且把五帝三王等的功业纳入“无为”的范畴。这就给道家的无为观输入了新鲜血液。

从积极无为观出发，作者反复论述了学习、修养的意义和重要作用，提倡人们努力、刻苦、专心、持久地学习锻炼，提高品德修养，增长才干，为积极入世创业创造主观条件。《荀子》劝学的思想融化在本篇之中。

不足之处是讲学习的意义时，把人分成天生圣哲不需要学习的“圣人”、天生愚顽不可改造的“愚人”和必须加强学习的“众人”三种，反映出作者的唯物观是不够彻底的。

本篇语言质朴少华，摆事实，讲道理，驳谬误，体现了求“实”精

神。

【原文】

1 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尝试问之矣："若夫神农、尧、舜、禹、汤，可谓圣人乎？"有论者必不能废。以五圣观之，则莫得无为，明矣。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①]，相土地宜[②]、燥湿肥垅高下[③]，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④]。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都，南道交趾[⑤]。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鲧于羽山[⑥]。舜作室，筑墙茨屋[⑦]，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苍梧[⑧]。禹沐浴淫雨[⑨]，栉扶风[⑩]，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⑪]，乘四载[⑫]，随山栞木[⑬]，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⑭]。汤夙兴夜寐，以致聪明[⑮]；轻赋薄敛，以宽民氓[⑯]；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⑰]。乃整兵鸣条，困夏南巢[⑱]，谯以其过[⑲]，放之历山[⑳]。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于色[㉑]，挈一石之尊则白汗交流[㉒]，又况赢天下之忧[㉓]，而海内之事者乎[㉔]？其重于尊亦远也！且夫圣人者，不耻身之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是故禹

之为水，以身解于阳盱之河㉕；汤旱，以身祷于桑山之林㉖。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

【注释】

①五谷：原注作“菽、麦、黍、稷、稻也。”

②相土地宜：王念孙认为应为“相土地之宜”。　相（xiàng 象）：省察。

③垴（qiāo 敲）：土壤坚硬贫脊。　下：低。

④辟：“避”的古字。

⑤“西教”四句：沃民、黑齿：见四·16·⑥、㉗。　幽都、交趾：见九·3·⑧、⑨。

⑥“放欢”四句：欢兜：原注作“尧佞臣也。”　崇山：原注作“南极之山。”三苗：即“有苗”见一·9·⑫。　三危：见四·17·⑳。　羽山：原注作“东极之山。”参见四·18·⑦

⑦茨：用茅草盖屋。

⑧道死苍梧：舜南巡死在苍梧，葬在九嶷山。　苍梧：汉苍梧郡治在广西梧州市。苍梧县在广西东南部。

⑨浴：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⑩栉：梳。　扶风：原注作“疾风”。成语有“栉风沐雨”，以风梳头，以雨洗头，形容奔波劳碌，不避风雨。　沐：专指洗头。《庄子·天下》：“（禹）沐甚（大）雨，栉疾风。”本书改“甚”为“淫”，改“疾风”为“扶风”，义同。

⑪防：堤。

⑫四载：四种水陆交通。参见十一·4·⑮。

⑬栞（kān 刊）：削除。字同“刊”，本指行走在山林时砍削树身留下记号以作路标。“随山栞木”有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意思。

⑭定千八百国：原注作“四海之内凡万国，禹定千八百国。”这里的“国”和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不尽相同。

⑮致聪明：用尽智慧。

⑯民氓：即民。氓读 méng（萌），泛指老百姓。氓有愚盲不开化的意思。

⑰流行：通行。

⑱鸣条、南巢：见九·7·⑲、八·7·㉗。

⑲谯(qiào 诮):责备,与"诮"同。谯以其过即"以其过谯之"。

⑳历山:见一·9·⑤

㉑奉:"捧"的古字。 不知于色:脸色没有变化,指轻松不费力。

㉒挈:提。 白汗:汗中含盐,汗流得多往往在衣服上凝出盐迹,呈白色,所以有"白汗"的说法。 尊:"樽"的古字。

㉓羸:承担。

㉔"而海"句:王念孙认为"海内"上应补"任"字。

㉕"以身"句:原注作"为治水解祷,以身为质(抵押)。"向鬼神祈祷消灾叫"解"。《庄子·人间世》:"故解之以牛之白颡(额头)与豚之亢(高)鼻者,与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沉入河中祭河神),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为不祥也(古人认为白额之牛和仰鼻之猪及痔漏之人是"不洁之物",不可以祭鬼神)。解有"消解"意。 阳盱(xū 须)之河:原注作"盖在秦地。"

㉖汤旱:王念孙认为应为"汤苦旱"。 桑山之林:《主术》作"汤祷于桑之际",当以该处文字为佳。原注作"桑山之林能兴云致雨,故祷之。"

【译文】

有人说:"所谓无为,就是默不作声,冷漠不动;拉他他不来,推他他不走。像这副模样,才叫掌握了道的真相。"我认为不是这样。试问:"像神农、尧、舜、禹、汤,可以称为圣人吗?"明理的人肯定不能作出否定的回答。考察五位圣人,他们都不可能无为,这是明显的。远古时期,人民吃野草,随处饮水,采树上的果实充饥,吃生螺蚌肉裹腹,经常受到疾病和有毒食物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农氏就教导人民播种五谷,察看土地的干燥潮湿、肥沃贫脊、高低上下,看各适宜栽种什么农作物,亲口尝百草的滋味、水的甜苦,让人民知道哪些应该避开,哪些可以取用。这时,神农氏每天要中毒七十次。尧帝奉行孝慈仁爱,对待人民如同自己的子女兄弟。为了教导安抚四方不开化的各族人民,他亲自西临沃民国,东到黑齿国,北到幽都,南达交趾。他把欢兜流放到南边的崇山,把有苗迁徙到西边的三危,把共工流放到北方的幽州,在东边的羽山杀死了

鲧，为人民除了四害。舜帝建造了房屋，筑土为墙，用茅草、芦苇盖屋顶，让人民不再穴居野处，都有房屋安家。他又去南方征伐作乱的三苗，半路上死在苍梧。夏禹王淋着暴雨，冒着狂风，疏通长江、黄河，凿开龙门，辟开伊阙，修筑彭蠡提防，乘坐四种交通工具，奔忙在水道、平原、山陵、沼泽，顺着山势砍削树木作出记号，开辟通道，治服洪水，平整土地，安定了一千八百个国家。商汤起早贪黑，用尽智慧思虑国事；减轻赋税，让人民过得宽裕；布施恩德，赈济贫困人家；凭吊死者，慰问病人，供养孤儿寡妇。因此人民亲附汤王，政令能顺利实行。在这种有利形势之下，汤王在鸣条整顿部队，把夏桀围困在南巢，谴责了夏桀的罪行，然后把他流放到历山。这五位圣王，都是天下声望很高的君王，还得劳累身形，费尽脑力，为人民兴利除害不能懈怠。捧一爵酒，脸上不会显出吃力的神色；提起一石重的酒樽，就要大汗淋漓，何况承受天下的忧虑、担负着四海之内的大事呢？这负担子，比一樽酒要重得多啊！再说，作为圣人，不以自己低贱为耻辱，而为道不能实行而羞愧；不忧虑自己寿命短促，而忧虑百姓困窘。所以夏禹治水，拿自己的身体作抵押，在阳盱河边祈祷神灵消除灾祸；商汤苦于大旱，拿自己的身子在桑林旁边祈求上苍降雨。圣人忧虑人民疾苦的事是这样明摆着，还说他们“无为”，难道不荒谬吗？

【原文】

2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为天下强掩弱，众暴寡，诈欺愚，勇侵怯，怀知而不以相教，积财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齐一之[①]；为一人聪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

绝国殊俗[②]、僻远幽闲之处，不能被德承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是以地无不任，时无不应，官无隐事，国无遗利，所以衣寒食饥[③]，养老弱而息劳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观之，则伊尹负鼎而干汤[④]，吕望鼓刀而入周[⑤]，百里奚转鬻[⑥]，管仲束缚[⑦]，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⑧]。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广河[⑨]，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⑩]，而除万民之害。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者[⑪]，未之闻也。

【注释】

①齐一：原注作"齐，等。一，同也。"

②绝：远。

③衣(yì 义)：给衣穿。　寒：受寒的人。　食(sì 四)：给吃。　饥：挨饿的人。

④"则伊"句：原注作"伊尹处于有莘之野，执鼎俎，和五味以干汤，欲调阴阳，行其道。"又参见十三·14·⑨。

⑤吕望：原注作"吕望，姜姓，四岳之后。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赐姓曰姜氏。吕望其后，居殷，乃屠于朝歌，故曰鼓刀入周。自殷而往，为文王太师，佐武王伐纣，成王封之于齐也。"

⑥百里奚：原注作"百里奚，虞臣。自知虞公不可谏而去，转行自卖于秦，为穆公相而秦兴也。"参见十三·14·⑧。

⑦管仲束缚：原注作"管仲傅相齐公子纠，不死子纠之难而奔鲁，束缚以归齐，桓公用之而伯(霸)也。"参见十·10·⑨。

⑧"孔子"二句：原注作"灶不至于黑，坐席不至于温，历行诸国，汲汲于行道也。"

⑨"是以"二句：原注作"圣人盖谓禹、稷。不以山为高，不以河为广，言必

逾渡之。”　高：认为高。　广：认为宽。

⑩事：从事，致力于。　起：兴。

⑪澹：满足。“求澹”是主谓短语，不是动宾关系。

【译文】

再说古时拥立帝王，不是为了奉养他满足他的物欲；圣人登上君位，不是为了自身的安逸享乐。因为天下强大的欺压弱小的，人多势众的残害人少势单的，狡诈的欺骗愚钝的，勇猛的侵犯胆怯的，满腹经伦却不肯用来指教别人，财积如山却不愿意分给众人，所以才拥立天子来使人们团结平等；因为天子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不足以普遍地顾及天下，所以设置三公、九卿来辅助天子；因为遥远的国度、偏僻闭塞的地域不能承受到天子的恩泽，所以设立诸侯来教诲那里的人民。因此才能够使地利没有不被利用的，天时没有不调和的，官吏没有失职的，国家没有利益受损失的，国家靠这些条件使饥寒的百姓得到温饱，供养老人孩子，让劳累困倦的人们得到休息。假若再拿平民百姓出身的人来看，便可以发现：伊尹曾经靠烹调职业受到商汤的重用，吕望是从屠户入仕周朝，百里奚多次卖身为奴，管仲蹲过牢房，孔子长年周游列国，家中的烟囱没熏黑过，墨子老是四处奔走，席子没有坐热过。因此圣人不顾山高，不怕河宽，甘愿蒙受耻辱来求得当世君王信用，不是因为贪图利禄，羡慕地位，而是一心想要致力于为天下兴利，为万民除害。曾经听到书传上说：“神农脸色憔悴，尧帝形容瘦削，舜帝肤色暗黑，禹王手足生老茧。”由此看来，足见圣人忧劳百性是很厉害的了！所以从天子直到平民，想不抬脚动手，不用心费神，事情就能办好，要求就能满足，没听说过这种便宜事。

【原文】

3 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①，然后水潦得谷行②；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③。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④，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⑤。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輴，山之用蔂⑥，夏渎而冬陂⑦，因高为田⑧，因下为池，此非吾所谓为之⑨。

【注释】

①人必事：原注作"水势虽东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此注用"虽"、"通"、"循"三个字，原意全出，堪称精妙注释！　事：治理，疏导。

②谷行：循谷而行。谷作状语，表示"行"的处所。谷这儿泛指河谷、河道，不必拘泥于"山谷"义。

③遂：原注作"成也。"

④"因资"句：王念孙认为"立"下应有"功"字。"因资而立功"的话本书多次出现。

⑤攻：王引之说应作"迫"。原文也通。攻、迫义亦相通。

⑥"沙之"三句：鸠、輴、蔂三种工具参见十一·4·⑮。

⑦渎：沟渠。这里指疏通沟渠。　陂：池。这里指蓄水于池塘，或指挖去池中淤泥，以便蓄水，塘泥又可作肥料。或指开挖池塘。

⑧田：可理解为梯田。

⑨为：这个"为"特指同作者的积极"无为"思想相对立的违反自然规律的"有为"。

本节对"无为"作了全新的界说，非常重要。

【译文】

依西高东低的地形，大多数河流都要由西向东流，但是必须经过人的疏导治理，然后雨水才能顺着河道有秩序地奔流；禾苗庄稼在春季生长出来，但是必须通过人的耕耘管理，五谷才因此得以成熟。假若听任江河自由泛滥，坐等禾苗自生自长，那么鲧和禹治水的功勋就不能建树，后稷的智慧就不能运用。像我说的“无为”，是指个人的狭隘思想不能掺杂到普遍真理中去，嗜欲不能歪曲正确的术数，要求人们遵循事理办事，根据各人的资质建立功业，权衡自然趋势，巧诈不能被容纳，事业成功了自己不夸耀，功劳建树了名声不据为己有；不是说的触动你毫无反应，有压力却无动于衷。那种拿火去烘烤井水，把淮河的水引上高山的作法，只是凭个人的主观愿望，却违背了自然规律，所以叫做人为多事。像在水面航行乘船，在沙地行进用鸠，在泥沼地行走用楯，在山地行走用蔂；夏天疏通沟渠，冬天蓄水于池塘；顺着山势修建梯田，选择低洼处开挖池塘：这些作法不是我上面说过的人为多事。

【原文】

4 圣人之从事也，殊体而合于理，其所由异路而同归；其存危定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趍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见楚王，曰：“臣闻大王举兵将攻宋，计必得宋而后攻之乎？亡其苦众劳民，顿兵挫锐[①]，负天下以不义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犹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为不义，曷为攻之[②]？”墨子曰：“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宋。”王曰：“公输[③]，天下之巧士，作云梯

之械，设以攻宋，曷为弗取？”墨子曰：“令公输设攻，臣请守之。”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于是乃偃兵，辍不攻宋。段干木辞禄而处家，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4]。其仆曰：“君何为轼？”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轼。”其仆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轼其闾，不已甚乎[5]？”文侯曰：“段干木不趍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干木虽以己易寡人不为，吾日悠悠惭于影[6]，子何以轻之哉？”其后秦将起兵伐魏，司马庾谏曰[7]：“段干木贤者，其君礼之，天下莫不知，诸侯莫不闻，举兵伐之，无乃妨于义乎？”于是秦乃偃兵，辍不攻魏。夫墨子跌蹄而趍千里以存楚、宋[8]，段干木阖门不出以安秦魏：夫行与止也，其势相反，而皆可以存国，此所谓异路而同归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瓮瓴，或以盆盂，其方圆锐椭不同，盛水各异，其于灭火钧也。故秦、楚、燕、魏之歌也，异转而皆乐[9]；九夷八狄之哭也，殊声而皆悲，一也。夫歌者乐之征也，哭者悲之效也，愤于中则应于外，故在所以感[10]。夫圣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泽之所及者，效亦大矣。

【注释】

①“亡其”二句：亡：通“忘”。这儿指不顾。　苦：使痛苦。　劳：使辛劳。　顿：损伤，和“挫”义近。　兵：兵器。或指部队。　挫：缺损。锐：锐器。或指精锐之师。

②曷：何。

③公输：即鲁般。

④轼：原注作“伏轼，敬有德。《曲礼》(《礼记·曲礼》)曰：‘轼视马尾。’(扶着车箱前轼木，低头看着拉车之马的尾巴)又曰：‘兵车不轼，尚威武也。’”可见乘车扶轼是一种谦恭的姿态，所以原注释为“敬有德”，这只是就“轼”的一种目的来解释的。有时也表示神情专注或便于稳立远望。如《礼记·檀弓》所记孔子过泰山侧听山中妇人哭声，说孔子“式而听之”，《左传·庄公十年》写曹刿在长勺之战中“轼而望之”。

⑤已：甚，太。

⑥悠悠：深思，忧思。

⑦司马庾(yǔ 语)：原注作“秦大夫也。或作(司马)唐。”

⑧跌蹄：王引之认为应为“趹蹄”，指疾行。用趹或趹蹄形容疾奔是古代常语。　存：使生存，保存。停止战争后双方均无损伤，所以这儿说“存楚、宋”。这是广义的“存”。

⑨转：原注作“音声也。”歌声多是婉转的，所以用“转”代音声。音声特指乐曲之声。　乐：快乐。

⑩感：原注作“发也”。　所以感：有所感触。

本节从圣人都是“不忘于欲利人”的角度说明凡圣人不可能完全无所作为，只是“为”的具体形式不同罢了。墨子的为是有形之为；段干木的为是不现形的为，即以德感化、慑服人，是更高水平的为。

【译文】

圣人办事，具体行为不同，但是都符合事理，他们各自走的路数不同，但是结果都一样；他们挽救危亡安定倾覆的目的是那么一致，心中总是不忘记要对人有利。怎么明白这一点呢？从前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为这事哀伤不已，从鲁国起程赶路十天十夜，脚打起一层层老茧不肯休息，撕下衣裳包裹一下又往前走。到达楚都郢城，立即拜会楚王，说：“我听说大王将要兴兵攻打宋国，您是盘算着一定能攻占宋国才决定攻打呢？还是不顾劳苦民众、损兵折将、拿承担不义的名声来背离天下，结果却得不到尺寸之地，

还要进攻呢?”楚王说:“如果必定占领不了宋国,又将承担不义的名声,我为什么还要进攻呢?”墨子说:“我料定大王一定损害正义而又得不到宋国。”楚王说:“公输现在帮着我国,他是天下的巧匠,制造了云梯这种攻城器械,如果用它攻打宋国,为什么不能取胜?”墨子说:“请让公输假设攻城,我来防守。”于是公输般摆开攻城器械的模型,墨子也摆出守备宋城的模拟阵式,公输般进攻了九次,被墨子打退九次,始终攻不进“城”内。这样楚王只得息兵,决定停止攻宋。段干木拒绝了俸禄隐居家中,魏文侯乘车经过段干木居住的里巷门外,伏身扶住车前轼木向段干段表示敬意。文侯的仆从问道:“段干木是个平头百姓,君王过他的里巷门行伏轼礼,不是太过分了么?”文侯说:“段干木不追名逐利,胸怀君子之道,隐居在鄙陋的里巷里,但是他美名传千里,我敢不向他行伏轼之礼吗?段干木因为德行高尚而扬名,我是靠君王的地位显示荣耀;段干木富有的是道义,我只富有财物。地位权势不如高尚品德尊贵,财产不如道义崇高,让段干木拿他的品德道义来换我的权势财产,他是不肯干的,我每天对着自己的影子忧思而惭愧,你怎么能轻视他呢?”那以后秦兵攻打魏国,司马庾劝告秦王说:“段干木是位贤人,魏君以礼待他,天下人没有谁不知道,诸侯没有谁没听到,兴兵攻伐这样的国家,不是会妨害正义吗?”于是秦国息兵,停止攻打魏国。墨子疾行千里赶到宋国挽救楚、宋毁于战火,段干木闭门不出安定了秦、魏两国局势。他们一个千里奔波,一个静居不动,表现出的形态相反,但都可以保住国家,这就叫做异途同归。如今人们救火,打水往火场跑,有人用瓮瓶,有人使盆盂,工具或方或圆或尖或椭,各不相同,装水多少也不一样,但都为的灭火这一目的是完全相同的。所以秦、楚、燕、魏四地的歌曲,音调不同但都令人快乐;九夷八狄各族人的哭喊,语音不同,但都表达悲哀是一致的。那歌唱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哀的反应,心里积郁着强烈的感情就反映到外表上,一定是有什么触发了他们。那圣人心中日夜不忘对他人有利,

他们的恩泽能影响人们，这种功效也是很大的。

【原文】

5 世俗废衰，而非学者多："人性各有所修短，若鱼之跃，若鹊之驳[①]，此自然者，不可损益。"吾以为不然。夫鱼者跃，鹊者驳也，犹人马之为人马，筋骨形体，所受于天，不可变。以此论之，则不类矣[②]。夫马之为草驹之时[③]，跳跃扬蹄，翘尾而走，人不能制，龁咋足以噆肌碎骨[④]，蹶蹄足以破卢陷匈[⑤]。及至圉人扰之[⑥]，良御教之，掩以衡扼[⑦]，连以辔衔，则虽历险超堑弗敢辞。故其形之为马，马不可化；其可驾御，教之所为也。马，聋虫也[⑧]，而可以通气志，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发愤而成仁[⑨]，帽凭而为义[⑩]，性命可说[⑪]，不待学问而合于道者[⑫]，尧、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严父弗能正，贤师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⑬]。曼颊皓齿[⑭]，形夸骨佳[⑮]，不待脂粉芳泽而性可说者，西施、阳文也[⑯]；啳睽哆吻[⑰]，籧蒢戚施[⑱]，虽粉白黛黑弗能为美者，嫫母、仳倠也[⑲]。夫上不及尧、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恶不若嫫母，此教训之所谕也[⑳]，而芳泽之所施[㉑]。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爱父者众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废，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为学者之有过而非学者，则是以一饱之故[㉒]，绝谷不食，以一蹪之难，辍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马，不待策錣而行，驽马，虽两錣之不能进，为此不用

策锻而御，则愚矣。夫怯夫操利剑，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捣，则摺胁伤干，为此弃干将、莫邪而以手战，则悖矣。所谓言者[23]，齐于众而同于俗。今不称九天之顶，则言黄泉之底[24]，是两末之端议，何可以公论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25]，死者众；荠麦夏死[26]，人曰夏生，生者众。江、河之回曲，亦时有南北者，而人谓江、河东流；摄提镇星日月东行[27]，而人谓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为本[28]。胡人有知利者[29]，而人谓之驱[30]；越人有重迟者，而人谓之訬[31]：以多者名之。若夫尧眉八彩，九窍通洞[32]，而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舜二瞳子，是谓重明[33]，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参漏[34]，是谓大通，兴利除害，疏河决江；文王四乳，是谓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皋陶马喙[35]，是谓至信，决狱明白，察于人情；禹生于石[36]，契生于卯[37]；史皇产而能书[38]，羿左臂修而善射[39]。若此九贤者，千岁而一出，犹继踵而生。今无五圣之天奉[40]，四俊之才难[41]，欲弃学而循性，是谓犹释船而欲蹍水也。夫纯钩、鱼肠之始下型[42]，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加之砥砺，摩其锋锷[43]，则水断龙舟，陆刲犀甲。明镜之始下型[44]，朦然未见形容；及其粉以玄锡[45]，摩以白旃[46]，鬓眉微豪可得而察。夫学，亦人之砥锡也，而谓学无益者，所以论之过[47]。

【注释】

①驳：杂。指羽毛颜色斑驳不纯。

②不类：不属同一类问题；命题不同，概念不同。作者用明确概念的方法批驳谬论。

③草驹：原注作“马五尺以下为驹，放在草中，故曰草驹。”高诱此注对“草”的解释不确切，应释为“初生”、“幼小”。“草驹”应指初生的小马。草有“生荒地”的引申义，“垦草”即开荒。由此引申出“初始”、“创始”义，如“草稿”、“草创”。高说成“放在草中”，误取“草”的基本常用义（百草总称），实际是假借义（本字是“艸”）。成年的马难道不能放牧在草中吗？《辞源》（修订本）释““草驹”为“初生的马”是对的，但照引本书此句及高注作书证，对高注不加澄清，欠妥。又“草”还有“野”的引申义，若这儿取这项引申义，则“草驹”和“草马”义近，指没有经过调驯的马。翟灏《通俗篇·二八·兽畜草马》：“马未调驭为草，又一义也。”

④龁（hé 河）咋（zhà 诈）：咬。　噆（zǎn 咱上声）：原注作“穿也”。指咬破。

⑤卢：“颅”的古字，头；脑盖。　匈：“胸”的古字。

⑥圉人：养马官。　扰：使屈服，驯服。

⑦掩：按，安上。或释为“止”，控制。　衡：车辕头上的横木。　扼：通“轭”，搁在牛马颈上的曲木，俗称“轭头”。《庄子·马蹄》：“加之以衡扼。”掩和“加”义近。

⑧聋虫：无知的动物。

⑨成仁：通过修养获取仁的思想品德。

⑩帽凭：原注作“盈满积思之貌。”和发愤义近。王念孙认为“‘帽’当为‘悁’字之误也。《广雅》曰：‘悁悈，慷慨也。’（悁音‘谓’；悈，普耕反）‘悁悈’与‘悁凭’声近义同。‘悁凭而为义’，犹言忼慨而为义耳。《楚辞·离骚》注云：‘楚人名满曰凭’。故高注云‘悁凭，盈满积思之貌’。又《离骚》‘喟凭心而历兹’，王注云：‘喟然舒愤懑之心。’喟凭与悁凭义亦相近。”王释“悁凭”为“慷慨”，可以参考。　按：“帽凭”就是“懑”、“闷”或“满”，取其音而已，不必拆字细析。所谓“帽凭”就是积思胸中，发而为慷慨之情，故高注作“盈满积思之貌”。

⑪性命：义偏在“性”，即“善性”，美好的天性。　说：悦，令人喜悦。原注说成“言有善性命可教说者”，释“说”为“教说”，欠妥。这个“说”同下文美人“性可说”的说（悦）意义理应一样。

⑫“不待”句：认为圣人可以天生合道，这是错误的，唯心的。这一节把人分成“圣”、“愚”、“众”三类，认为圣人无须学习，愚顽之人不可改造，众人可以通过学习来改造，从而强调对大多数人来说学习很必要。结论基本是对的，但“圣”、“愚”排在必须学习的范围以外，不可取。

⑬丹朱：传说是尧帝之子，傲慢荒淫，尧帝考虑接班人时，说丹朱“顽凶，不用”。见《史记·五帝本纪》。 商均：舜帝的儿子。《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子商均亦(亦如丹朱)不肖，舜乃豫(预)荐禹于天”。

⑭曼颊：原注作“细理也。”指脸颊肌肤细腻。 理：纹路。

⑮夸：原注作“弱也。”指体态柔弱娇美。杨树达认为“夸”通“姱”，美好。

⑯阳文：楚国的美女。

⑰啳(quán 权)睽(kuí 葵)：原注释为“丑貌”。有人说“啳”通“䶜”，缺齿，或齿不正；睽通“聧”，耳极聋(见《广韵》引《说文》和《方言》)。杨树达认为睽通“睽”，两眼不对称。可参考。 哆：一读为chǐ(齿)，张口的样子，见《集韵》；嘴唇松弛下垂的样子，见《广韵》。一读为zhà(炸)，嘴大，见《广韵》。两义相通。女子口小为美，口大为丑；抿嘴笑不露齿为美，张口为呆痴丑态。 㖗(huī 灰)：口不正。于省吾《诸子新证》释此句说“《文选·辨命论》注引《通俗文》：‘㖗，口不正也。’颧(于氏以“颧”为“啳”?)睽哆㖗，言颧部丑陋，口大而不正也。”杨树达认为“㖗”通“㾯”，口不正。要言之，“啳睽哆㖗”指口部歪斜或缺豁、齿缺或错叠不整的丑态。

⑱籧(qú 渠)篨(chú 除)戚施：原注作“籧篨，偃也。戚施，偻也。”前者指鸡胸一类不能前弯低俯之病态，后者指驼背不能后仰之病态。 偃：向后仰。 偻：佝偻。《诗经·邶风·新台》：“燕婉之求，籧篨不鲜。”毛亨传：“籧篨，不能俯者。”《国语·晋语四》：“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能使仰。”刘文典说：“又凡物之粗恶者曰籧篨。《说文》：‘籧篨，粗竹席也。’《方言》：‘簟，自关而西，其粗者谓之籧篨。’”。

⑲嫫母、仳(pí 皮)倠(suī 虽)：古代丑女。《说文》将“仳倠”作联绵词处理，合并释成“丑面”。《广雅》释为“丑”。可见此语不可拆开解释。

⑳“夫上”五句：不及商均：王念孙认为“及”应为“若”，“言不似商均之不肖也。比上则言不及，比下则言不若。”下文“恶不若嫫母”即用“若”。 所谕：可教导者，能够教育提高的人。

㉑所施：可以美化者。

㉒饱：王念孙认为是“餹”字之误。餹即“饐”(“噎”)的异形。

㉓所谓言者：含有“我所认为的正确说法”的意思。

㉔黄泉之底：指极低处。

㉕冬死：泛指一般植物冬天枯谢或死去。下文“日夏生”意思同。

㉖荠：亭历一类的草。王念孙认为上文“橘柚”应作“亭历”。这几句是讲像小麦、亭历这类越冬植物，是冬天生发，春天成长，到夏天便枯死，和一般植物夏天生长，冬天凋谢不同。王说当从。橘柚是常绿乔木，无所谓冬生夏死的问题。

㉗摄提：参见三·41·④　镇星：参见三·4·③。

㉘大氐：大概。　氐：同“抵”。　本：依据。

㉙知：智。　利：敏捷，灵活。

㉚骘（zhì 至）：横蛮固执。

㉛訬（chāo 超）：轻巧敏捷。

㉜“若夫”二句：原注作“尧母庆都，盖天帝之女，寄伊长孺家，年二十无夫。出观于河，有赤龙负图而至，曰赤龙受天下之图。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鬓髯长……赤龙与庆都合而生尧。视如图。故眉有八彩之色。”　九窍：主要是指耳目，全体代部分。　通洞：通达圣明。

㉝重明：眼力特别好。

㉞参漏：即三个孔道。　参：三。　漏：耳孔。

㉟马喙：原注作“喙若马口，出言皆不虚，故曰‘至信’。”

㊱禹生于石：原注作“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一说感流星而生，生于石纽。生于石的是禹子启，禹妻化为石而生启。王引之认为禹应为启，属“四俊”。

㊲契生于卵：原注作“契母，有娀氏之女简翟也，吞燕卵而生契，愊背而出。《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也。”

㊳史皇：原注作“史皇，苍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

㊴羿：当指尧时的羿。

㊵天奉：天助，天赐的圣明。

㊶难：观上下文，“四俊之才难”应和“五圣之天奉”同作动词“无”的宾语。则难不宜当困难讲。疑难通“奈”。两字声母同为“泥”母（读 n）。难属“元”韵（an），奈属“月”韵（读 ad），有阳入对转关系。而奈又通“耐”，耐即“能”（耐、能上古同音）。才难即才能。

㊷纯钩、鱼肠：都是良剑名。王念孙认为“钩”应作“钧”。纯钧也作“淳钧”、“淳均”（见《览冥》和《齐俗》）取质地纯一纹理均匀之意。鱼肠取“文理屈辟若鱼肠”（原注）之意。

㊸锷：剑刀的刃。

㊹镜：铜镜。

㊺粉：王念孙认为是“扢”之误。 扢：摩。《吕氏春秋·达郁》：“人皆说(悦)镜之明己也。”高诱注：“镜明见人之丑，而人不椎镜破之，而扢(gǔ 古)以玄锡，摩以白旃，是说镜之明己也。”本书此处即本吕书文。 玄锡：用水银和锡化合而成的液体，今称锡贡合剂，作抛光之用(用陈广忠说)。

㊻旃：同“毡”。

㊼所以论：立论的根据。

本节以大量的事例和比喻阐述了一般人学习的必要性，批驳了“非学”的观点。

【译文】

世俗废弛衰败，非议学习的人很多，他们认为：“人生性各有长有短，就像鱼的腾跃，又像喜鹊毛色斑驳，这都是自然生就的，不能减少增加使它们改变。”我认为不是这样。鱼的腾跃，喜鹊羽毛斑驳，就像人是人，马是马，筋骨形体，是天生的，的确不能改变。用这种现象来论证事物不能改变，就不伦不类了。当马还是小马未加调教驯服的时候，它扬起蹄跳蹦着，翘起尾巴奔跑着，人不能制止它，它咬人足以咬烂肌肉，咬碎骨头，踢人足以踢破头颅踢穿胸腔。等到养马人驯服了它，优秀御手调教它，给它加上轭头，套上马嚼缰绳，那么就是要它经历险境越过壕沟，它也不敢躲避。所以它形体是马，不可能变成旁的牲畜；但是它可以被人驾御，这便是调教所造成的变化。马，不过是无知的畜牲，尚且能够通人意，还能靠调教而驯服有用，更何况人呢？再说天生正直善良，发愤成就仁德，慷慨成全大义，天性令人喜欢，不必学习便和道相合，这样的圣人，只有尧、舜、周文王有数的几位；沉湎于荒淫之中，不能用道德来教导，严父不能使他正派，良师不能使他变善，这种愚顽不化的人，也只是丹朱、商均少数几个。脸蛋白嫩细腻，牙齿洁白齐整，体形柔美，骨架匀称，不用涂脂抹粉用香料，姿态容貌便逗人喜爱，这样的天

生丽质只有西施、阳文；暴牙缺齿，歪嘴斜眼，鸡胸驼背，虽然搽粉描眉也美不起来，这种生就的丑八怪，也只是嫫母、仳倠。崇高伟大赶不上尧、舜，卑鄙污浊不像商均，美不及西施，丑不像嫫母，这芸芸众生，都是可以教育的对象，可以美化的人群。再说虽然有儿子杀父亲的逆子，但是天下父母没有谁因此疏远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敬爱父母的子女还是多数。儒生中虽然有走邪道的，但是先王之道始终不被废弃，为什么呢？因为躬行的人占多数。现在如果因为求学的人有过失就非议求学的人，那这就是一次噎住了便永远不沾五谷饭食，一次摔疼了便一辈子不走路，这就湖涂了。现在对良马，不用鞭子马刺它就能行走，而驽马，即使用两副马刺它也不动脚，因此便不用鞭子马刺来驾御所有的马，那就愚蠢了。那胆小鬼拿上利剑，砍也砍不断，刺也刺不进；等到勇士上阵，只须挥拳一击，便会打断肋骨，打伤身腰，因此便抛弃干将、莫邪那样的好剑，空手作战，那就荒唐了。我所认为的正确说法，应该是符合多数人的习性。如果不是说到天上，就是扯到地底下，这便叫走极端的言论，这样看问题，还有什么公正呢？亭历、麦子是冬季生长夏天死亡，但是人们习惯说植物夏天生长冬天死亡，因为夏天生长冬天死亡的植物居多数。长江、黄河弯弯曲曲，有时向南有时朝北，但人们还是说长江、黄河向东流；岁星、土星、日、月由西向东走，但人们认为星辰日月向西行：这是根据大概情形。胡人中有聪明灵活的，但人们说胡人横蛮不讲道理；越人中有迟钝的，但人们说越人轻巧灵敏：这是就多数来说的。再说那尧的眉毛呈八种色彩，耳目格外聪明，公正无私，说一句话万民就齐心了；舜是重瞳仁，这是特异的眼力，办事自然有法度，出口成章；禹的耳朵有三个孔道，这是无所不通，为民兴利除害，疏导黄河长江；周文王生有四个乳房，这是大仁的象征，所以天下归向他，百姓亲近他；皋陶生着马嘴，这是最诚实的人，他断案清清楚楚，明察人间真情；启从母亲所化的石头中生出来，契从鸟卵中生出来；史皇生下来便能写字，羿左臂修长因而

善射。像这九位贤人，隔一千年才出现一个，人们还是盼望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降生。现在一般的人既没有“五圣”那样的天助，又没有“四俊”那样的才能，而想放弃学习，只靠天性，这就像渡过大江大河时抛开船而踩水一样。那纯钧、鱼肠宝剑刚出模子时，钝得砍东西砍不断，刺东西也刺不进；等放在磨石上磨过以后，锋刃便锋利得在水中能砍断龙舟，在陆地上能刺穿犀牛皮铠甲。明镜刚离开模子的时候，模模糊糊的照不出容貌；等到用玄锡摩擦，用白毡擦拭以后，鬓发、眉毛、毫毛便可以照得清清楚楚了。那学习，也正是人的细磨石和玄锡，如果认为学习没有益处，这种说法的根据就错了。

【原文】

6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修；贤者之所不足，不若众人之有余[①]。何以知其然？夫宋画吴冶[②]，刻刑镂法[③]，乱修曲出[④]，其为微妙，尧、舜之圣不能及；蔡之幼女[⑤]，卫之稚质[⑥]，梱纂组[⑦]，杂奇彩，抑墨质[⑧]，扬赤文[⑨]，禹、汤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包于六合之内，托于宇宙之间，阴阳之所生，血气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后距，奋翼攫肆[⑩]，蚑行蛲动之虫，喜而合，怒而斗，见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虽所好恶，其与人无以异[⑪]。然其爪牙虽利，筋骨虽强，不免制于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势，无禀受于外，故力竭功沮[⑫]。夫雁顺风以爱气力[⑬]，衔芦而翔以备矰弋[⑭]。蚁知为垤，獾貉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槎栉[⑮]；窟虚连比[⑯]，以像宫室，阴以

防雨，景以蔽日[17]：此亦鸟兽之所以知，求合于其所利。今使人生于辟陋之国[18]，长于穷檐漏室之下，长无兄弟，少无父母，目未尝见礼节，耳未尝闻先古，独守专室而不出门[19]，使其性虽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苍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耕稼，仪狄作酒，奚仲为车[20]。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圣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遗后世；非能一人而独兼有之，各悉其知，贵其所欲达，遂为天下备。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见者何？万物至众，而知不足以奄之[21]。周室以后，无六子之贤而皆修其业；当世之人，无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贤之道者何[22]？教顺施续而知能流通[23]。由此观之，学不可已[24]，明矣！

【注释】

①有余：王念孙认为应为"所有余"。

②宋画：宋国人的画。　吴冶：吴地人的冶炼术。

③刻刑：刻木为型。刑通"型"，模型。　镂法：刻镂的法规。

④乱：原注作"乱理之文。"指错杂的花纹。　修：原注作"修饰之巧。"　曲出：原注作"曲出于不意也。　曲出：巧出。

⑤蔡：上蔡。在今河南上蔡西南。　幼女：少女。

⑥卫：周初卫国建都朝歌，在今河南淇县。　稚质：少女。

⑦梱（kǔn 捆）：原注作"叩椓。"指敲打使齐平。梱和"棞"音近义通，有混一之义。　纂组：赤色绶带。

⑧抑：按。　墨质：黑色的底子。

⑨扬：突出。　赤文：红色花纹。以上几句说制作绶带的巧妙，蔡、卫少女所擅长，但圣人不能及。

⑩擭：原注作"搏也。"搏击攫取。　肆：放纵，指任意，自由自在。

⑪"虽所"二句：指禽兽虫类在有喜怒避害就利这些方面，和人类有共同

之处。

⑫“各有”三句:大意说动物的能力是适应生存环境自然形成的本能,不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禀受于外”指受教育。 沮:失败。

⑬顺风:王念孙认为宜作“顺风而飞”。 爱:爱惜。

⑭衔芦:大雁的一种自卫方式。原注作“所以令缴不得截其翼也。”《尸子》下:“雁衔芦而捍网,牛结陈(阵)以却虎。”衔芦为什么能防缴绳和捍网,其事未详。疑衔芦是避出声免于被发觉,好像人行军“衔枚”一样,存考。

⑮艽(qiú 球):野兽巢穴中的垫草。 莦(shāo 稍):恶草杂生的样子。槎(chá 查)栉:本指拦截野兽的一种木栅栏。这儿指野猪用以护巢的树枝。

⑯窟虚:巢穴。 虚:“墟”的古字。因洞穴相连,有如墟落,所以称“窟虚”。 比:挨着。

⑰景:王引之认为当作“晏”,天晴。

⑱辟:“僻”的古字。

⑲专室:原注作“小室也。” 门:王念孙认为应作“门户”。

⑳“昔者”六句:书:文字。 容成:原注作“黄帝臣。造作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 历:历法。 胡曹:黄帝时臣,造衣裳。 仪狄:禹时臣,发明酿酒术。 奚仲:夏朝的车正。

㉑知:智。 奄:全部据有。

㉒无一人之才:没有六人中一个人的专长。

㉓教顺:教训。顺、训义通。 施(yì 义)续:连续。指经过教育、学习代代相传。 流通:流传。

㉔已:止。

这一节从人无完人各有短长、人是社会的人与动物有本质区别、可以教育提高等几个方面阐明学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观点是唯物辩证的,很可贵。

【译文】

聪明人的短处,不如蠢人的长处;贤人的不足,不如普通人的有余。怎么知道是这样呢?那宋国的绘画,吴地的冶炼,木刻模型和雕镂技法,错杂的纹理,巧妙的修饰,独出心裁,它们的微妙,是

尧、舜这样的圣人所望尘莫及的；蔡地和卫地的少女，制作红色绶带，错杂出奇异的色彩，按抑出黑色的底子，突现出红色的花纹，这种巧艺，是禹、汤的智慧所达不到的。苍天覆盖着的，大地承载着的，包容在六合之内，寄托在宇宙之中，由阴阳二气化生出来的各种动物，都含着血气的精华。它们有的口内长着牙齿，头上生着犄角；有的脚上生着前伸的爪和后向的距，振翅飞翔，肆意搏击；有的靠足行走，有的蠕动行进。高兴时集聚在一块，恼怒时又互相撕打争斗；看到有利的就趋就，碰到有害的就避开。这些情形是一致的。虽然它们各有自己的好恶，但是它们求生的本能和人类是没有什么差异的。然而它们的爪牙虽然锋利，筋骨虽然坚强，不免被人类制约，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智慧不能沟通，力量才能不能齐一，各自只具备着自然形成的本能，不能受到外界的教育，所以在和人类较量时总有力尽而终至失败的时候。那大雁顺着风向飞行以爱惜气力，衔着芦苇飞翔来防备带有丝绳的箭的弋射；蚂蚁知道打洞堆成土堆，貛貉会挖成曲折的穴道，虎豹栖身在茂密的草丛中，野猪的巢窝垫有野草，用树枝遮蔽着；它们的洞穴一处挨着一处，就像人类的房屋，阴天防雨，晴天蔽日：这也算是鸟兽的智慧，这种智慧为的是求得适应生存的有利环境罢了。现在如果让一个人生在偏僻落后的国度里，长在破烂的房屋中，成年了没见过兄弟，少小时失去了父母，眼睛从未见过礼节，耳朵从未听说先贤古事，独个儿困守在小房屋里足不出户，即使他天性并不愚钝，但他的知识必定很少。从前苍颉发明文字，容成制定历法，胡曹制作衣裳，后稷耕种庄稼，仪狄首创酿酒法，奚仲发明车子。这六个古人，都有神妙的本领，圣明聪慧的事迹，所以一个人有了一项发明创造便留传到后世；但不能一个人单独兼有六种，只是各人发挥自己的智能，珍惜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终有成就，为天下人提共了方便。如果让六位发明家换着做别人的一行，他们的聪明就不能显示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各类事物太多，一个人的智力是不够驾驭一切的。周王朝

以后，没有六位古人那样的贤才，但是很多人都干他们的行业；当代的人，没有谁具备六位古人中任何一位的才干，但是人们都懂得六位贤才的技艺、方法和学问。这又是为什么呢？是由于教导训练代代相连续，使得六位贤人的知识技能流传开来。由此看来，学习不能停止，很明显呀！

【原文】

7 今夫盲者，目不能别昼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抚弦，参弹复徽[①]，攫援摽拂[②]，手若蔑蒙[③]，不失一弦；使未尝鼓瑟者，虽有离朱之明，攫掇之捷，犹不能屈伸其指。何则？服习积贯之所致。故弓待檠而后能调[④]，剑待砥而后能利。玉坚无敌，镂以为兽，首尾成形，礛诸之功；木直中绳，揉以为轮，其曲中规，檃括之力[⑤]。唐碧坚忍之类[⑥]，犹可刻镂，揉以成器用[⑦]，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纤微[⑧]，倏忽变化，与物推移，云蒸风行，在所设施[⑨]。君子有能精摇摩监[⑩]，砥砺其才，自试神明[⑪]，览物之博，通物之壅，观始卒之端，见无外之境，以逍遥仿佯于尘埃之外，超然独立，卓然离世：此圣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闲居静思，鼓琴读书，追观上古；及贤大夫[⑫]，学问讲辩，日以自误；苏援世事[⑬]，分白黑利害[⑭]，筹策得失[⑮]，以观祸福；设仪立度，可以为法则，穷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废非，明示后人；死有遗业，生有荣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⑯]，多不暇日之故[⑰]。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劳

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饶也⑱。由此观之，知人无务，不若愚而好学。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诗》云："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⑲。"此之谓也。

【注释】

①参弹：原注作"并弦。"古代弹琴的一种手法。　复徽：原注作"上下手也。"指手指上下移动，准确地按在音位标志上。　徽：即琴徽。本指束弦控制音调的绳。后指七弦琴上指示音节的标志。

②攫援：原注作"掇也。"弹琴指法，一张一弛。　摽(piāo 飘)拂：原注作"敷也。"弹琴指法，即抹拂琴弦。

③蔑蒙：原注作"言其疾也。"蔑蒙即蠛蠓，比蚊子小的一种昆虫，俗称"蠓子"。这儿比喻手的动作快速不可捉摸。

④檠：见十六·16·㉗。

⑤檃括：矫正竹木弯曲度的工具。

⑥唐碧：原注作"石似玉。"　坚忍：杨树达认为当作"瑿力"，即《说文》所说的"玪塾"，指"石之次玉者"，和唐碧同类。

⑦揉：杨树达认为是衍文

⑧滑淖：柔和。

⑨设施：用。这句说人的精神可以无处不在。参见十八·1对"心"的作用的描述。

⑩精摇：指精心进取。参见二十一·13·㉜。　摩监：如摩拭明镜，喻反复磨炼。　监："鉴"的古字，镜子。

⑪试：杨树达认为应作"诚"。诚神明指使精神精诚专一，达到神妙的境界。

⑫及：杨树达认为是"友"之误。

⑬苏：原注作"犹索。"苏通"搜"。　援：引。

⑭"分白"句：王念孙认为应作"分别白黑"。

⑮筹策：筹划。

⑯偷：苟且，得过且过。 慢：怠慢，对事情抱无所谓的态度。

⑰多不暇日：原注作“多言己不暇日而不学”，是说借口没有空闲因而不学习。俞樾认为“不”是衍文。他引证《荀子·修身》：“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也不远矣。”俞说为好。

⑱“夫瘠”四句：这几句是想说艰苦催人奋发成才，安逸使人怠惰。但贫则勤、富则怠的观点有片面性。

⑲引诗见《诗经·周颂·敬之》。 敬：通“儆”、“警”，戒慎。此诗是周成王自戒之词。 就、将：毛亨传释“将”为“行”。郑玄笺释“日就月将”为“言法习之以积渐也。”孔颖达疏释为“令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可行。”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三十》说日就月将“止谓日久月长，犹言日积月累”，释就为久，释将为长。孔疏为优。 缉熙：渐积而广大，或释为奋发前进。

【译文】

像那盲人，眼睛不能辨别昼夜，分清黑白，但是盲乐师弹琴奏乐，或两弦并用，或上下移手，或张弛自如，或轻轻拂过，动作神速，指法纯熟，不会错弹一弦；如果是从未摸过乐器的人，即使有离朱那样的好眼力，攫掇那样的巧手，也不知道怎样摆弄手指。为什么呢？是长期的练习使音乐师熟而生巧的。所以弓靠檠矫正以后才能协调，剑靠磨石磨砺以后才能锋利。玉坚硬无比，但可以刻镂成兽，有头有尾，形态毕似，这是礛诸的作用；木料的直度符合绳墨的要求，把它弯曲成车轮，它的曲度又符合圆规的要求，这是檃括的力量。和玉相似的唐碧、砮力一类硬石，尚且可以刻镂，制作成有用的器物，更何况人的思想性格呢？况且人的精神柔和纤细，能够疾速变化，随着外界事物活动，如同云的升腾风的行驶，你想用在那儿它就奔向那儿。而君子又能够精心进取不断地磨炼自己的心神，砥砺自己的才干，使精神修养到神妙莫测的境界，从而博览万物，突破事物的障塞疑难，看清事物的来龙去脉，视线投向那无边无际的远方，自由自在地遨游在尘世以外，超凡脱俗地离世独立：这是圣人精神活动的境界。一般人如果不能达到如此境界，还可以做到

闲居静思，鼓琴读书，追思观察古圣先王之道；与贤大夫为友，研讨辩论，每天有新的收获乐趣；探索人世事务，分清是非，筹划得失，这样来观察祸福的因由；树立起仪表尺度，作为效法的准则，穷尽道的本末，深究事物的实质，确立正确的，废弃错误的，让后人明白是非标准；死后能留下功业，活着有荣耀声望：像这样的学习修养目标，是一般的凡人所能达到的。但是连这样不算高不可攀的要求人们都达不到，是由于这些人苟且偷生、满不在乎、松懈怠惰、荒废了许多时光的缘故。贫脊地域的人大多有心计，是因为他们为了脱贫而辛劳；肥沃地区的居民大多不成才，是因为吃喝不愁，坐享安乐。由此可见，聪明人无所事事，不如蠢人好学。从君王、公卿直到平民百姓，不能自强不息却能功业有成，这种事天底下不曾有过。《诗》上说："每天有所成就，每月有所奉行，日积月累地学习，通向光明之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呀。

【原文】

8 名可务立[1]，功可强成。故君子积志委正[2]，以趣明师；励节亢高[3]，以绝世俗。何以明之？昔者南荣畴耻圣道之独亡于己[4]，身淬霜露[5]，敕蹻趹[6]，跋涉山川，冒蒙荆刺，百舍重趼[7]，不敢休息，南见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晓泠[8]，钝闻条达[9]，欣然七日不食，如飨太牢[10]。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后世[11]，达略天地[12]，察分秋豪；称誉叶语[13]，至今不休。此所谓名可强立者[14]。吴与楚战，莫嚣大心抚其御之手曰[15]："今日距强敌[16]，犯白刃，蒙矢石，战而身死，卒胜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几乎[17]？"遂入不返，决腹断头，不旋踵运轨

而死[18]。申包胥竭筋力以赴严敌[19]，伏尸流血，不过一卒之才，不如约身卑辞，求救于诸侯。于是乃赢粮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关，躐蒙笼[20]，蹶沙石[21]，蹠达膝[22]，曾茧重胝[23]，七日七夜，至于秦庭。鹤跱而不食[24]，昼吟宵哭，面若死灰，颜色霉黑，滋液交集，以见秦王[25]，曰："吴为封豨修蛇[26]，蚕食上国[27]，虐始于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28]。百姓离散，夫妇男女不遑启处[29]。使下臣告急。"秦王乃发车千乘，步卒七万[30]，属之子虎[31]，踰塞而东[32]，击吴浊水之上[33]，果大破之，以存楚国。烈藏庙堂[34]，著于宪法[35]。此功之可强成者也。

【注释】

①务：努力。下句"强(qiǎng 抢)"义同。

②积志：蓄心，蓄意，有志于某事而经常加以留心。　委正：投身正道。委：托。

③励：激励。　节：气节。　亢高：使高尚。　亢：高。

④南荣畴：鲁国人，庚桑楚的弟子。其他古籍多记他问学老子的事，畴又作"俦"、"寿"、"趎"、"跦"，都是音同音近字。　亡：失。

⑤滜：原注作"浴"。有沾湿(浸湿)的含义。

⑥敕：刘文典本正文、原注以及引证王念孙注校语，都作这个字。敕是咳嗽的嗽的古字，意义与此处无关，当是"敇"字之误。庄逵吉本作"敇"。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十八・庄子音义下・庄子杂篇庚桑楚第二十三》注释"南荣趎"时，引证本书此文也作"敇蹻跌步"。王念孙认为此句应补"步"字。他说"露"、"步"押韵，前后都是四字句，又引《经典释文》引文(见上)为佐证。原注解释"蹻"为"履"，则蹻通"屩"(jué 决，草鞋)；释"趹"(jué 决)为"趣"，即"趋"，疾行；释"敇"为"著"(穿着)。敇有"插"义，植木于地叫敇，引申出"著"义。

⑦跰：王念孙认为当作"趼"(jiǎn 茧)。《庄子・天道》记南荣畴事作"百舍重趼"，贾谊《新书・劝学》作"百舍重茧"，茧与趼同义。　舍：宿。百舍即走百

日。

⑧泠:原注作“犹了也。”陶方琦认为字通“聆”,明了。

⑨钝闻:原注作“犹钝惛。”迟钝昏聩。　条达:畅通。

⑩“欣然”二句:王引之认为“七日不食”上应补“若”字;“如”通“而”。意思是说听到老子的教诲,欣喜得如同久饿的人得到了太牢美食一样。王氏引证贾谊《新书·劝学》:“见教一言,若饥十日而得大(太)牢焉。”依原文意思成了如享用过太牢美食以后,高兴得七天不吃别的食物,也讲得通。

⑪达:通。　略:原注作“犹数也。”指术数。达略天地即“略达于天地”。观上下文,明、名、达、察四字对用,都是主语成分;照、施、略、分都是谓语成分,“达略”不应变成动宾关系(达,使通达)。达可解释成明达,即心胸豁达、旷达。略有“通”义。下文“诵《诗》、《书》期于通道略物”,原注“略”为“达”,即通达,应适用此处。

⑬叶:王念孙认为应作“华”。华语即赞美的话。

⑭强:俞樾认为应作“务”,这样才能呼应上文“名可务立”。

⑮“吴与”二句:吴楚之战:原注作“吴王阖闾与楚昭王战于柏举。”参见十四·6·⑤、十五·8。　莫嚣:楚国官名,又作“莫敖”。原注作“主大众之官”。庄逵吉引钱大昕的说法,认为是会发石张弓的官。　大心:原注说是楚成得臣子玉的孙子。王绍兰考证这个成大心不可能是成得臣子玉的孙子,当是楚昭王时的另一个叫大心的莫敖官。如依原注,柏举之战时成大心已一百三十多岁了,于事理难合。

⑯距:通“拒”。

⑰庶几:有希望。

⑱旋踵:转身后退。　运轨:回车后撤。

⑲申包胥:楚国大夫,和伍子胥是朋友。后来伍子胥为报杀父杀兄之仇,逃离楚国助吴王攻楚,申包胥赴秦求救兵抗吴。“竭筋力”到“求救于诸侯”是申包胥讲的话或心里想的。俞樾认为“申包胥”下应有“曰吾”两字。《战国策·楚策一》记这件事正作“棼冒勃苏曰:‘吾披坚执锐,赴强敌而死,此犹一卒也,不若奔诸侯。’于是赢粮潜行……七日而薄秦王之朝。”“棼冒勃苏”就是“申包胥”。棼和申方言中音同。今河南温县方言还读“sh”如“f”,如“说”说成“fo”。“冒勃”就是“包”。“苏”和“胥”古音同。

⑳躐:践踏。　蒙笼:原注说是山名,或指“葛藁所蒙笼,言非人所由”(原

注)。蹦又有越过义。

㉑蹶:王念孙认为也是践踏的意思。

㉒蹠:原注作“足”。 达:原注作“穿也。”当指溃烂。

㉓曾:层,重。

㉔鹤跱:原注作“跱立貌。言不动……”。杨树达认为“鹤之卧(睡觉)亦直立不动,故曰鹤跱。”

㉕秦王:原注作“秦哀公。”

㉖封豨(xī 希):大野猪。

㉗上国:原注作“中国。”中原地区。

㉘越:远离。 在草茅:指楚昭王在柏举战败以后逃难到随地。

㉙遑:原注作“暇”。闲暇。“不遑”指无心思顾及。 启处:等于说起居。原注“启”为“跪”,注“处”为“安”。所谓“跪”不是指由站立而跪下去,而是指由“坐”(双膝着席,臀部放在脚后跟上)姿直起上身,是站起来的预备动作,所以原注释“启”为“跪”。

㉚步卒七万:古代一辆兵车跟从步卒七十人,所以千乘兵车有步卒七万人。

㉛子虎:秦将。

㉜塞:原注作“函谷。一曰:武关塞也。”

㉝浊水:原注作“江水”。

㉞烈:功业。

㉟宪法:法令;国家根本大法。《国语·晋语》:“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

【译文】

名声可以通过努力树立起来,功业可以通过奋斗完成。所以君子有志走正路,求访高明的老师;激励自己的气节使之高尚,脱去世间的俗气。怎么明白这些呢?从前鲁国的南荣畴为圣人之道独独在自己身上丧失了而羞耻,于是不顾霜露的沾湿,足蹬草鞋急速奔走,跋山涉水,穿过荆刺,连续行走一百天,脚上磨起层层老茧也不敢休息,到南方见到老聃,听到了老聃一句教导的言辞,精神豁然开朗,茅塞顿开,欣喜得如同久饿的人得到了三牲美食一样。从

此以后，他的思想光辉照耀四海，美名流传后世，胸襟豁达得能容得下天地，眼光锐利得能分辨秋毫般微细的事物；称颂他的美好言辞，至今不断。这就叫名声是可以通过努力树立起来的。吴王阖闾和楚昭王在柏举大战，楚国的莫敖官名叫大心的，按着他的御手的手说："今天我们抗御强敌，冒着利剑和矢石，作战牺牲生命，终究可以换来胜利，让人民太平，国家得到保全，我看这是有希望达到的吧？"说完便令御手驱车冲进敌阵，不打算生还，被敌军剖开腹部砍掉脑袋，就这样义无反顾地壮烈殉国了。申包胥看到大心恃勇赴敌并没有起作用，就想：与其竭尽气力冲向大敌，损躯流血，逞匹夫之勇，不如屈辱自身，讲些卑恭的好话向诸侯求救。于是就背着干粮，赤脚上路，跋山涉水，沿着幽深的山谷行走，登上峭拔的山峰，趟过深溪，泅渡河流，撞过关卡，翻越蒙笼山，在沙滩石堆中艰难行走，腿脚溃烂，从脚掌直到膝盖，磨起层层老茧，七天七夜赶到秦国朝廷。他站在秦国朝廷上不吃不睡，不分昼夜地啼哭不止，脸色暗黑，如同死人一般，眼泪纵横，终于见到了秦哀公，对秦哀公说道："吴王就像贪婪凶残的大野猪和长蛇，想要一步步地吞食中原各国，他的残暴计划从楚国开始实施。我们国君已经失去都城社稷，避祸在草野之中。楚国百姓流离四散，夫妻男女不能安居乐业。楚王特派我小臣向大王告急。"秦哀公于是派出兵车一千乘，步卒七万，交给子虎率领，穿越关塞向东进发，在浊水边攻打吴军，果然把吴军打得大败，因而保存了楚国。申包胥的功业保存在庙堂之内，记载在楚国的大法之中。这便是功业可以通过奋斗完成的例子。

【原文】

9 夫七尺之形，心知忧愁劳苦，肤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圣人知时之难得，务可趣也，苦身劳形，焦心怖肝，不

避烦难，不违危殆。盖闻子发之战[①]，进如激矢，合如雷电，解如风雨；员之中规，方之中矩；破敌陷阵，莫能壅御；泽战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轻身而乐死，务在于前，遗利于后，故名立而不堕。此自强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强，囷仓不盈[②]；官御不厉[③]，心意不精；将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后世无名[④]。《诗》云："我马唯骐，六辔如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谟。"[⑤]以言人之有所务也。

【注释】

①子发：楚成王的将领。子发事参见十二·30·①、十二·38、十八·23·㉑等。

②囷(qūn 群阴平)：古代一种圆形的谷仓。

③官御：官府的御手。 厉："砺"的古字，磨砺。

④世：原注作"身"。那么"后世"即"身后"，指死后。

⑤引诗见《诗经·小雅·皇皇者华》，是这首诗的第三节。"谟"又作"谋"。有人认为这首诗是写周王室或诸侯国的使臣为王事辛劳奔波的情形。 唯：又作"维"，语气词，无实义。 骐：青黑色的马。或指白马而有青色花纹者。 如丝：驭者控制多条缰绳协调得柔和如丝。 周：原注解释为"以忠信"。 爰：于，向。周爰即"爰周"，向忠信的人。 咨谟：访问计谋。《左传·襄公四年》："必咨于周。"杜注："当咨于忠信以补己不及。忠信为周。"

【译文】

身长七尺的人，心里知道忧愁劳苦，肌肤能感觉出疼痛冷热，人的性情都是如此的。而圣人懂得时机难得，事业是可以追求的，所以他们费尽心思劳累身形，诚惶诚恐，不避烦难，不躲危险。听说楚国名将子发率兵作战，前进如离弦之箭，聚合如雷鸣电闪，散开如疾风骤雨；圆阵中规，方阵合矩；破敌陷阵，没有谁能阻挡抵御；野战必胜，攻城必取。他并非轻生乐死，而是事业在前吸引他，利害

便抛到脑后了，所以他的威名建树起来不会废弃。这是自强不息终于成功的人。因此种田的人如果不下气力，谷仓便装不满；官府的御手如果不反复磨炼，思想便不能专一；将相如果不奋发图强，功业便不能成就；侯王如果懈怠，死后便默默无闻。《诗》上说："我驾上青黑骏马，六根缰绳像柔丝样调和，不停地驱驰呀，为的向忠信的人讨教良谋。"这说的是人有所追求啊。

【原文】

10 通于物者，不可惊以怪；喻于道者，不可动以奇；察于辞者，不可耀以名[①]；审于形者，不可遁以状[②]。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③]。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④]，因而贵之[⑤]；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⑥]。此见是非之分不明。夫无规矩，虽奚仲不能以定方圆；无准绳，虽鲁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赏也；惠施死[⑦]，而庄子寝说言，见世莫可为语者也。夫项托七岁为孔子师[⑧]，孔子有以听其言也。以年之少，为闾丈人说[⑨]，救敲不给[⑩]，何道之能明也？昔者，谢子见于秦惠王[⑪]，惠王说之，以问唐姑梁[⑫]。唐姑梁曰："谢子，山东辩士[⑬]，固权说，以取少主[⑭]。"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后日复见，逆而弗听也。非其说异也，所以听者易。夫以徵为羽，非弦之罪；以甘为苦，非味之过。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邻人，以为狗羹也而甘之[⑮]；后闻其猴也，据地而吐之，尽写其食[⑯]：此

未始知味者也。邯郸师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17]，诸人皆争学之；后知其非也[18]，而皆弃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19]，喜其状，以为宝而藏之；以示人，人以为石也，因而弃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于中[20]，则贵是而同今古[21]；无以听其说[22]，则所从来者远而贵之耳[23]。此和氏之所以泣血于荆山之下[24]。

【注释】

①名：原注作"虚实之名。"指无实之名，不符实际的说法。

②遁：原注作"欺也。" 状：原注作"貌也。"特指伪装的假相。

③为道：传道。道指学说、主张。 托：借。 入说：让别人听从他的学说、言论。 入：使接受。原注解释为"入其说于人，人乃用之"，大体不差。

④高远：使高深。意思是故意神秘化来哄无知的人。古往今来卖狗皮膏药、兜售"水货"者都有这种本领，作者教人切莫上当。办法就是老老实实地学习，增长见识，有主心骨。这是本节的主旨。 所从来：从哪儿来。即来由、来历。

⑤贵：使贵重。即抬高身价。

⑥领：颈脖子。

⑦惠施：原注作"宋人。仕于梁，为惠王相。"他是庄子的朋友。

⑧项托：参见十七·8·⑰。举此例是说明孔子"知"项托。

⑨闾：里弄。 丈人：长老之称。

⑩救：阻止。 敲：打。 不给：不暇，来不及。

⑪谢子：原注作"谢，姓也。子，通称也"。 秦惠王：即惠文王，战国秦君。

⑫唐姑梁：秦国大夫。《吕氏春秋·去宥》记这件事作唐姑果，说谢子是"东方之墨(墨家信徒)"，唐是"秦之墨者"。唐离间同派的谢子，是因为"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可见完全出于私心。

⑬山东：泛指函谷关以东地区。

⑭权：王引之认为应作"奋"。吕书这句正作"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 奋：发。 说：巧说。 取：取悦。 少主：杨树达认为指惠王之子。陈奇猷肯

定杨说，明确指出少主即太子出子，惠王十二年生，十三年惠王死，由出子母扶其继位。据此，唐姑梁说的取少主实为取悦其母。这种中伤是很厉害的，所以一说便灵。唐姑梁和惠文王都出以私心，故在他们心中无真理是非可言。

⑮甘：觉得味美。

⑯写："泻"的古字。这儿指呕吐。

⑰李奇：原注作"古之名倡也。"　倡：表演歌舞的人。

⑱非：不是雅乐。

⑲鄙人：原注作"小人。"当是鄙陋无知的人。

⑳符：原注作"验"。指通过实际的验证明白事理。　中：心。

㉑贵：以为贵，看重。　是：原注作"实也。"指正确，符合事实。　同今古：即视古今相同。指只要认定是正确的，不论是古是今，都同样看待。

㉒无以：没有什么。指心中无"符验"作标尺。

㉓"则所"句：意思是说只要是远古的便贵重。

㉔和氏：原注作"荆人和氏得美玉之璞于荆山之下，献楚武王，武王以为石刖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复献之如是，乃泣血证之为宝。文王曰：'先王轻于刖足（指轻率刖足）而重（慎重，不随便）剖石。'遂为剖之，果如和言，因号为和氏之璧也。"《韩非子·和氏》记卞和事比此注略详。

【译文】

精通事物的人，不能用怪物惊吓他；明白道理的人，不能用奇事惊动他；明察言辞的人，不能用不合实际的名称眩惑他；审察物形的人，不能用假相欺骗他。世俗的人，大多崇古贱今，所以宣传自己学说主张的人，一定得假托神农、黄帝的名义然后才能让人们接受他们的宣传。乱世的昏庸君王，总是把自己的来历说得高深莫测，这样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求学的人被他们的观点所蒙蔽，尊崇他们听到的东西，聚在一块儿正襟危坐地称道着，直着脖子诵读着。这就暴露出这些人是非的界限不明确。如果没有规矩，即使是奚仲也不能凭他的技艺划定方圆；如果没有准绳，即使是鲁般也不能凭他的巧手确定曲直。因此钟子期死后，伯牙便弄断琴弦，砸破了琴，因为世上再没有人赏识他的歌曲了；惠施死后，庄子停止了

谈话，因为他看清世上没有人可以同自己交谈了。项托七岁就成了孔子的老师，孔子听项托的话是心中有数的。假如项托那么大的少年神童，向里巷中的普通长者说教，那么他躲避长者的敲打都来不及，哪里还能说明自己的主张呢？从前墨家信徒谢子会见秦惠文王，惠文王听了谢子的话很高兴。事后惠文王拿会见谢子的事去征求谢子的同门唐姑梁的意见，唐姑梁害怕谢子更受惠文王信任，就中伤说："谢子这个人是殽山、函谷关以东的巧辩人士，他存心宣扬他的学说来讨太子母亲的欢心。"惠文王信以为真，暗藏着怒气等着谢子。一天以后，惠文王又接见了谢子，再也听不进谢子的话了。谢子前后两次说的内容没有改变，而是惠文王听话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弹琴的人把徵调弹成了羽调，不是琴弦的罪过；品味的人把甜味当成苦味；不是味道的过失。楚国有家人烹制了猴肉请邻人吃，邻人以为是烧狗肉，觉得味道鲜美；后来听说是猴肉，连忙蹲在地上呕吐起来，把吃的食物全吐光了：这是从来就不知道分辨味道的人。邯郸有位盲乐师谱了一支新曲子，交给歌手李奇演唱，人们都抢着学唱；后来知道那并不是雅曲，便都不再唱了：这是从来就不会分辨音乐的人。有位鄙陋少见识的人得到一块玉璞，喜欢它的形状，以为是宝贝收藏起来；后来拿给别人看，别人认为只是普通石头，于是这位没见识的人把玉璞给丢了：这是从来就不知道识别玉璞的人。所以心中有实际体验作标尺的人，就能看重实情而对古今一视同仁；心中没有客观尺度来分辨人家的话，就会只把来历古远的话当成宝贝。这就是卞和在荆山下为人们不识美玉而血泪交流的因由。

【原文】

11 今剑或绝侧羸文[①]，啮缺卷铤[②]，而称以顷襄之

剑[3]，则贵人争带之；琴或拨刺枉桡[4]，阔解漏越[5]，而称以楚庄之琴，侧室争鼓之[6]。苗山之铤[7]，羊头之销[8]，虽水断龙舟，陆钊兕甲，莫之服带；山桐之琴，涧梓之腹[9]，虽鸣廉修营[10]，唐牙莫之鼓也[11]。通人则不然。服剑者期于恬利[12]，而不期于墨阳、莫邪[13]；乘马者期于千里，而不期于骅骝、绿耳；鼓琴者期于鸣廉修营，而不期于滥胁、号钟[14]；诵《诗》、《书》者期于通道略物，而不期于《洪范》、《商颂》[15]。圣人见是非，若白黑之于目辨，清浊之于耳听。众人则不然。中无主以受之，譬若遗腹子之上陇，以礼哭泣之而无所归心。故夫孪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类者，唯良工能识之；书传之微者[16]，唯圣人能论之。今取新圣人书，名之孔、墨，则弟子句指而受者必众矣[17]。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种；通士者，不必孔墨之类。晓然意有所通于物，故作书以喻意，以为知者也[18]；诚得清明之士，执玄鉴于心[19]，照物明白，不为古今易意，摅书明指以示之，虽阖棺亦不恨矣。昔晋平公令官为钟，钟成而示师旷。师旷曰："钟音不调。"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为调，而以为不调[20]，何也？"师旷曰："使后世之无知音者则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钟之不调。"故师旷之欲善调钟也，以为后之有知音者也。

【注释】

①绝侧：原注作"绝无侧。"指磨损得没有棱角。　绝：无。　侧：边，指清晰的线条棱边。　羸文：原注作"羸无文。"指磨损得光秃失去纹路。　羸：本指树木光秃。这儿指失去。

②啮缺：锋刃缺口有如被咬啮。 铓：同“刃”。

③顷襄：战国楚顷襄王。原注作“一说，顷襄王，善为剑人名”。

④拨刺：就是“犮”，本指行走不便的样子。引申为不正。 枉桡：原注作“曲弱”。

⑤阔解：原注作“坏”。原注“阔解”为坏，当是用的声训。阔和坏的声母都是舌根音，解和坏韵近（支、微二韵相通）。可视“阔解”为“坏”的分音写法。 漏越：原注作“音声散。”这是高诱的注。《泰族》：“朱弦漏越。”许慎的原注说：“漏，穿。越，琴瑟两头也。”依许慎注，指琴底穿漏。

⑥侧室：原注作“侧室之宠人。”似指妾。原注又作“侧室，或作庙堂也。”

⑦苗山：原注作“楚山，利金所出。”利金，锋利的金属兵器。 铤：当作“铤”，指铜铁矿石。《说文》：“铤，铜铁樸也。”或指铜铁的坯料。

⑧销：生铁。铤和销都借代刀剑。高诱注“羊头之销”为“白羊子刀”，指一种刀。羊头为刀名，未详其说。

⑨腹：琴箱。琴的共鸣器。

⑩鸣廉：原注作“鸣声有廉隅。”廉隅本指器的棱角。这儿指声音雅正。 修营：原注作“音清凉，声和调。”

⑪唐牙：师堂、伯牙，古代名乐师。唐通“堂”。

⑫服：通“佩”。上文“服带”的“服”同此。 恬：通“铦”，锋利。

⑬墨阳：名剑名。

⑭滥胁、号钟：古琴名。滥又作“蓝”。《广雅》：“蓝胁、号钟，琴名也。”原注作“滥胁，音不和。号钟，高声，非耳所及。”此注有背原文之意。

⑮《商颂》：《诗经》三颂之一，是《诗》中年代最早的。《洪范》：《书·周书》篇名。相传是箕子依据《洛书》所发挥的九种治天下大法，来由久远。这儿用《洪范》、《商颂》代古老的载籍。

⑯微：微妙的含义，即所谓“微言大义”。 微：隐微不显。

⑰句指：有人释成“恭敬的样子”，未详所据。疑指“句读”，由老师圈点断句传授。存考。

⑱“故作”二句：喻：明。 知者：能了解的后来人。

⑲玄鉴：原注作“玄，水也。鉴，镜也。皆以自见。”这儿喻标尺。

⑳而：汝，你。

【译文】

现在有一种剑磨去了棱边花纹，卷缺了锋刃，如果有人说它是顷襄王用过的古剑，就会有尊贵的人争着佩带；有一种琴歪斜不正，琴身破损，如果有人说它是楚庄王用过的古琴，富豪人家的三妻四妾就会抢着弹奏。苗山生产的剑，羊头刀，虽然在水中能砍断龙舟，在陆地能刺穿兕皮甲，可是没有人佩带；山中桐木制作的琴，深涧梓木作琴箱，虽然声音雅正富于特色，音调清脆和谐、师堂、伯牙那样的名乐师们不肯弹奏。通达事理的圣人就不是这样。佩带宝剑只要求锋利，不要求墨阳、莫邪那样的名牌；骑马只要求能日行千里，不要求骅骝、绿耳那样的名马；奏琴只要求声调雅正和谐，不要求滥胁、号钟那种古琴；诵读《诗》、《书》目的在于通晓道理领会事理，不一定非要选古远的《洪范》、《商颂》。圣人能认清是非，像人的眼睛辨明白色黑色，耳朵听清浊音清音。普通人就不是这样。他们心里毫无主见，盲目接受，好比遗腹子上父亲的坟，只是按礼节流点眼泪，心并没有归向父亲的英灵。所以双胞胎长相酷似，只有他们的母亲能分清大双、小双；玉和石头类似的，只有优秀的玉工能识别；书传的微言大义，只有圣人能够发掘论析。现在如果拿来现代圣人的著述，说它是孔子或墨子所作，那么弟子们便会恭敬地听老师讲授。所以美人不一定非要西施一类，通达的士人，不一定非要孔、墨之类不可。明明白白地领会到了事物的道理，所以著书立说来表明自己的体会，留给能理解的后人研读；如果能有清醒明白的士人，胸中揣着明镜，能看清各种物形，不因古今差别来改变自己的主见，把书中主旨阐发清楚让人们明了，那么著书者虽死也无遗憾了。从前晋平公命令乐官制作一口钟，钟制成以后拿给师旷鉴定。师旷听过钟音，说："钟音不调和。"晋平公说："我拿给工匠看过试过，他们都说钟音调和，你认为不调和，是为什么呢？"师旷说："假若将来没有懂音理的人，这口钟是不是音调调和的问题就得搁置下去；如果将来有懂音理的行家，一定知道这口钟声音不调

和。"所以师旷希望把这口钟的音调调整好，这希望寄托在将来懂音律的人身上。

【原文】

12 三代与我同行，五伯与我齐智，彼独有圣智之实，我曾无有闾里之闻[1]、穷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节[2]，我诞谩而悠忽[3]。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衔腐鼠，蒙猬皮，衣豹裘，带死蛇，则布衣韦带之人，过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4]。尝试使之施芳泽[5]，正娥眉，设笄珥，衣阿锡[6]，曳齐纨[7]，粉白黛黑，佩玉环揄步[8]，杂芝若[9]，笼蒙目视[10]，冶由笑[11]，目流眺[12]，口曾挠[13]，奇牙出[14]，䶩酺摇，则虽王公大人有严志颉颃之行者[15]，无不惮馀痒心而悦其色矣[16]。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污辱之行，无本业所修，方术所务，焉得无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绕身若环，曾挠摩地[17]，扶旋猗那[18]，动容转曲[19]，便娟拟神[20]，身若秋药被风[21]，发若结旌[22]，骋驰若骛[23]。木熙者[24]，举梧檟[25]，据句枉[26]。猿自纵，好茂叶；龙夭矫，燕枝拘[27]；援丰条[28]，舞扶疏[29]；龙从鸟集，搏援攫肆[30]，蔑蒙踊跃[31]。且夫观者莫不为之损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32]。夫鼓舞者非柔纵[33]，而木熙者非眇劲[34]，淹浸渍渐靡使然也[35]。是故生木之长，莫见其益，有时而修；砥砺䃺坚[36]，莫见其损，有时而薄。藜藿之生，蠉蠉然日加数寸[37]，不可以为栌栋[38]；楩楠豫章之生也[39]，七年而后知，故可以为棺舟。夫事有易

成者名小，难成者功大。君子修美，虽未有利，福将在后至。故《诗》云："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此之谓也。

【注释】

①我：泛指"今"的"众人"。　曾：原注作"则也。"表示转折，相当于"却"。原注解释这一句和下一句说："我则无声名宣闻于闾里，穷巷之人无有知我之贤，何故也？"其中"贤"字多余。"众人"无所谓"贤"（作者观点如此）。

②并身：原注解释成"三代""并身同行"，不确切。上文"同行"是"我"自以为与古圣先贤"德行相同"。　并身：专心一意。　并：专一。

③诞谩：放纵，散漫。　悠忽：游荡，轻薄。

④左右：从侧边。　睥睨（bìnì 毕逆）：眼睛斜着向旁边看，多表示瞧不起。

⑤尝试：试，有假设的含义。

⑥阿：原注作"细縠（有皱纹的纱）"。一说阿指东阿，齐地名。　锡：原注作"细布。"

⑦曳（yè 页）：拖着，披着。　齐纨：齐地出产的细绢。　纨（wán 完）：很细的丝织品。

⑧揄（yú 鱼）步：原注作"体摇动，挠足行。"形容苗条女子扭动腰身款款移步的姿态。王念孙认为揄下应有"一"字。

⑨杂芝若：原注作"杂佩芝若香草。"王念孙认为"芝"应为"芷"。芷、若都是香草名。

⑩笼蒙：原注作"眇"。指偷眼瞧一下，和"瞟"义近。所谓"暗送秋波"的眼神儿。　视：王念孙认为是衍文。目即视的意思。

⑪冶由：巧笑的样子。

⑫流眺：转动眼珠斜着看。

⑬曾：原注解释为"则"，那么作连词用。　挠：原注作"挠，弱也。口则弱挠，冒若将笑。"指微张口欲笑的样子。

⑭奇牙：原注为"好牙"，引《诗经》"齿如瓠犀"为例，指牙齿洁白整齐。

⑮严志：态度庄严。　颉颃（xiéháng 协杭）：倔强，倔傲。

⑯惮悇：钱大昕认为应作"憛悇（tányù 贪喻）"原注作"贪欲也。"王念孙认为是"喜爱"的意思。二说都可通，以原注为好。　痒心：原注作"烦闷也。"原

文繁体用的“癢”字，指“搔痒”，而“痒”是病名，忧闷症。原注取的是“痒”的意义。又“痒”也通“癢”。两种解释都通，以“搔痒”义为好。痒心即心里痒痒，急于得到。

⑰曾挠：重绕，指仰腰后弯又反复绕圈。 摩：切近。这句形容舞者腰身柔软。

⑱扶旋：即盘旋。 猗那：即“阿娜”、“婀娜”、“婀娜”，柔软而美好。猗、阿(婀、婀)上古同音，都是“影”母(零声母)“歌”部字。

⑲动容：摇荡。又作动溶。或指改变面容，指脸部表情的变化。 转曲：原注作“更曲意更为之。”第二个“更”是改变的意思，指改变动作和表情。第一个“更”是“更加”的意思。所谓“曲意”指尽心尽意。这一句写舞到兴头时，表情动作更加富于变化。

⑳便娟：王念孙认为“娟”应作“娟”。便娟一义是“回旋飞舞的样子”，一义是“轻盈美丽的样子”，都适用于这里。便娟实际上和“翩”、“飘”义通。“仙女”驾云而行的美姿便是便娟、翩翩、飘飘，特点一为轻忽，一为迅疾，一为柔美。所以说“拟神”。

㉑秋药：原注作“秋药，白芷，香草也。” 被风：受风吹拂，原注作“言其弱也”，指柔弱。

㉒发：头发。 结旌：原注作“屈而复舒也”。指舞者的长发如旌旗时而卷曲时而舒展飘散开。

㉓骛：疾速。王念孙认为是“惊”字之误，是说舞者动作疾速有如惊飞的鸿雁、仙鹤等。两解都可通。

㉔木熙：缘木为戏，古代的一种杂技，攀爬高竿表演种种优美而又惊险的动作，演员可有多人。供攀爬的长竿或固定在地上，或由一人头顶着，或由一人用手举着。熙通“戏”。

㉕梧：梧桐树。 槚(jiāo 甲)：檟木，楸木的别名。梧桐和槚树都是高大的乔木。这儿当指这两种树做成的高竿。

㉖句：“勾”的古字。 句枉：弯曲的枝条，指高竿上保留未砍去或安设的支木。

㉗夭矫：屈伸自如的样子。 燕枝拘：如飞燕停立在树枝上。

㉘援：持，拿着。 丰条：大枝条。原注说是“持大条，以木舞”。

㉙扶疏：原注作“盘跚貌。”盘跚相当于“婆娑”，盘旋舞蹈的样子。这儿当

指在竿上表演的舞姿。

㉚搏:取。 援:攀。攫取。 肆:极尽。

㉛蔑蒙:疾速。 踊跃:跳跃。

㉜"且夫"三句:损心:等于说"动心"、"惊心"。 酸足:足发酸,指腿脚酸软,受惊吓所致。这句说观众吓得为演员心惊腿软。 徐行微笑:指演完一个节目以后间歇时的动作神情。 被衣:穿衣。指换装。 修擢:原注作"修擢舞,为后曲也。" 擢舞:舞名。 为后曲:似指为下面的节目作准备,或指表演擢舞为结尾。

㉝柔纵:柔弱委纵。这句说柔弱委纵不是天生的。

㉞眇:通"诊",轻捷。 劲:强劲有力。

㉟淹:久。 渍: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浸:渍。 淹浸:长久习练。 渐靡:逐渐熟练。靡通"糜",烂熟

㊱砥砺:磨刀石。 礳(mó 磨阳平):本指石磨,这儿用为动词,磨碎。 坚:坚硬之物。

㊲"藜藿"二句:"藿"王念孙认为应为"萑",似藜,两种野生植物都是一茎直上,生长很快但木质疏泡,所以下文说不能作屋梁。 蝡蝡(ruǎn 软):蠕动的样子。今电影、电视科教片用夸张手法表现植物幼芽生长状态,可见其向上伸动,便是"蝡蝡"。

㊳栌:俞樾认为应作"庐",屋。栌指梁上短柱。不过,从坚硬与否的角度讲,说不可以为"栌"也说得过去。

㊴章:同"樟"。

【译文】

夏、商、周三代开国圣王和我德行相同,春秋五霸和我智力一样,他们独独享有名实相符的"圣智"的美名,而我却在穷巷乡里之间无人知晓,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他们专心致志地学习修练树立名节,而我们这些庸人放荡轻浮,蹉跎岁月。现在如果毛嫱、西施那样的天下美女嘴里衔着腐臭的老鼠,身上蒙着刺猬皮,穿上豹皮衣,腰间缠着死蛇,那么就是穿布衣系皮带的平头百姓,路过她们身边时,也没有谁不侧目斜视,掩鼻而过。试试让她们洒上香水,描

画娥媚，戴上簪子、耳环、穿上东阿生产的细布衣，披着齐地出产的细绢大氅、面施脂粉，眉涂黛色，佩挂玉环，扭动细腰，一步三摇，手持香草，偷眼观瞧，妩媚巧笑，顾盼有神，张口欲言，皓齿微露，酒窝颤动，这时即使是王公大人、道貌岸然的君子，也会无不贪心萌动，心头痒痒，被她们的美色迷住。如果只有中不溜儿的人才，天生智力愚钝，品行污浊低下，又不学习本业，探求方术，怎么能够没有叫人掉头掩鼻的丑态呢！如今那合着鼓点的舞蹈明星，她转动身子如车轮，屈腰后仰，反复旋绕，头挨地面；盘旋柔美，动作表情千变万化，翩翩飘浮，有如仙女下凡；身段像风中的秋药那样柔弱，乌黑的长发如旌旗在风中忽然卷曲忽然飘展；舞步疾速如同惊飞的鸿雁。那表演爬竿技艺的杂技高手们，有人举着梧桐樌树的木竿，其他人攀上木竿，在曲弯的支竿上表演。有时像猿猴腾空扑向另一棵大树，有时像蛟龙屈伸自如，有时像飞燕停落枝头；手持大木棍，婆娑起舞，有似蛟龙腾云逐雾，又似飞鸟停落树林；搏击抓取，极尽变化，疾速跳跃，如风驰电掣。这时观众莫不为他们提心吊胆，腿脚吓软，他们却下得竿来，慢慢走动，脸带微笑，换上衣装，准备表演新的节目。那舞蹈明星并不是天生的身段柔弱委纵，杂技高手也并非生就轻捷矫健，而是经过长期练习逐渐纯熟达到这种神妙境界的。因此树木的生长，看不见它在增长；时间长了，它便变得高大了。磨石能磨损坚硬的金属器物，看不出它自身受损；时间长了，它会变薄。藜和藿的生长，好像在蠕动着，每天要长高几寸，但是不能用它们作斗拱屋梁；楩木、楠木、豫樟树，七年才看出它们长高，所以结实得可以用来作棺木舟船。有些事情容易成功但不能出名；难成功的事能让人建立大功勋。君子修养美好的品德和才干，即使眼前得不到收益，但是幸福在将来会来到。所以《诗》上说：“每天有所成就，每月有所实践，日积月累就会达到光明的境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卷二十　泰　族

【题解】

本篇的内容要点如下：

天道以“气”无形地化生万物，各类事物因为“同气”而互相感应，这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动因，是自然界普遍的规律。把这个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君王治国主要靠用精诚的心去感化百姓，达到自然无为之治。这种感化必须“因”事物和人的本性来疏导，也就是要遵循客观规律行事，从实际出发。而客观事物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圣人要及时变更旧法以适应事物的变化。“因”和“变”是统一的。

本篇特别强调用“仁义”感化人。仁就是“爱人”，这是“仁”的最重要的内容，是治国的根本。与此相联系的是以仁爱得民心，用民力；仁政和法制，前者是本，后者是末，前者是主，后者是辅。要实行仁政，君王一方面要修身，从自身修养做起；同时还要“知贤”，发现和任用贤才。修身的途径是加强学习，学习的主要对象是化生万物、主宰一切、无所不能的“道”，提出了要以道为师的主张。

从以上内容看，本篇道儒融合的倾向比较明显。本篇带有全书总结的性质。作者把他认为的全书的精华，在这一篇中作了强调性的重复，我们不难在这一篇内看到前十九篇的精要内容的影像。这

也是篇名“泰族”的原由。曾国藩说：“族（簇的古字），聚也，群道众妙之所聚萃也。泰族者，聚而又聚者也。”泰同“太”，有“最”、“大”的含义。篇名的意思通俗地说就是全书精要内容的大总结。

【原文】

1 天设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日以暴之[①]，夜以息之，风以干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圣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见其所由而福起[②]；其除祸也，不见其所以而祸除。远之则迩，延之则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虚；日计无算，岁计有余[③]。夫湿之至也，莫见其形，而炭已重矣；风之至也，莫见其象，而木已动矣；日之行也，不见其移；骐骥倍日而驰，草木为之靡[④]；县烽未转[⑤]，而日在其前[⑥]。故天之且风，草木未动而鸟已翔矣；其且雨也，阴曀未集而鱼已噞矣：以阴阳之气相动也。故寒暑燥湿，以类相从；声响疾徐，以音相应也。故《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⑦]”

【注释】

①暴：“曝”的古字，晒。

②所由：所从，有所行动。下文的“所以”意思相近，指采取什么措施。

③“日计”二句：大意是说短时间见不到收效，时间长了功效便很显著。参见二·6·⑪。

④“草木”句：疑这儿语序有错倒。此句应移到“不见其移”的后面。所谓

"日之行"应指时间的运行,"日"不是指太阳或"每天"。太阳运行不能说"不见其移",而时间的运行是完全看不见的。观上下文,"湿"、"风"都是说莫见如何但有所结果,写"日"(时间)不见其移也该有相应的结果,那就是"草木为之靡",代指季节推移带来的自然界的明显变化,如同上文说"炭已重"、"木已动"。"骐骥"句应和"悬烽"二句构成一大句,以千里马与烽火相比,"未转"者胜过"倍日而驰"者,喻无为者胜有为。否则这段话难以讲通。现改动句读如下:"……日之行也,不见其移,(而)草木为之靡;骐骥倍日而驰,县烽未转,而日在其前。"这样复句"夫湿"至"其前"眉目才清晰可解。各家对此无成说,姑作这种处置。

⑤县:"悬"的古字。　烽:古代边疆告急的信号,夜里举火告警叫烽,白天放烟告警叫"燧"。一般修有专用的烽火台,各地烽火台依次看到信号后点火或烟相传,传递信号的速度远远比驿马快。　未转:指不用从一处传送到另一处,烽燧是凭了望知晓的,无须传送。

⑥日:传到另一地的时间。　其:指倍日而驰的千里马。

⑦所引《易》语见《周易·下经·中孚》"九二"爻辞。　阴:"荫"的古字,树荫。　和:应和。《象传》解释说:"其子和之,中心愿也。"是说小鹤应和老鹤,是心灵相通的表现。本书这儿引用正取此意。

【译文】

上天设置日月,罗列星辰,调节阴阳二气,张设四季。白昼用阳光照耀万物,夜晚让它们休息,用风来吹干,用雨露来沾湿。上天化生万物,看不到它在养育,但万物生长起来;上天杀灭万物,看不到它在摧毁,但万物凋敝死亡。这种无形的生杀本领,叫做神明。圣人效法大自然,所以他们为天下人造福,看不见他们有什么行动,但幸福出现了;他们为天下人除祸,看不见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但灾祸消除了。远离它们反而靠近你,延请它们反而疏远你;到处搜寻它们得不到踪影,仔细静观又并非虚幻;每天盘算,效果微小,天长日久,功效卓著。潮湿来到了,看不见它的形体,但木炭已经变重了;风吹来了,看不见它的形象,但树木已在摇动了;时间在不停地向前走着,看不见它的行迹,但草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枯谢;骐

骥倍日兼程地奔驰着，烽燧并没有被传送，但是传到下一站的时间，总在驿马之前。所以天空将要刮大风的时候，草木还没有动静，但鸟儿已从树上飞开了；天将要下雨的时候，乌云还没有将天空遮盖，但鱼群已经嘴露出水面喘气了：这是因为阴气阳气在感应着。所以寒暑燥湿，按照它们的类别相随从；声音和回声的猛急徐缓，按照音类互相应和。所以《易经》上说："老鹤在树荫里鸣叫，小鹤在附近应和着。"

【原文】

2 高宗谅暗[①]，三年不言，四海之内，寂然无声；一言声然[②]，大动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③]。故一动其本而百枝皆应，若春雨之灌万物也，浑然而流，沛然而施，无地而不澍[④]，无物而不生。故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者也。故精诚感于内，形气动于天，则景星见[⑤]，黄龙下，祥风至，醴泉出，嘉谷生，河不满溢，海不溶波[⑥]。故《诗》云："怀柔百神，及河峤岳[⑦]。"逆天暴物，则日月薄蚀，五星失行，四时干乖[⑧]，昼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⑨]。"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霓见，万物有以相连，精祲有以相荡也[⑩]。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阴阳所呕[⑪]，雨露所濡，化生万物[⑫]；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润泽若濡，摩而不玩[⑬]，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⑭]，鲁般不能造：此之谓大巧。

【注释】

①高宗：殷代中兴帝王，名武丁。　谅暗：居丧时住的房屋，又叫“凶室”。这里当住在凶室讲。

②声然：气势传扬的样子。　声：张扬，布散。《孟子·万章下》：“金声而玉振之也。”朱熹注：“声，宣也。”

③呿（qū 驱）：张口。　唫（jìn 禁）吸气。呿唫指呼吸。这句是说遵循天意能引起天下感应。

④澍（shù 树）：润泽。

⑤景星：瑞星，德星。　见：“现”的古字。

⑥溶：杨树达疑通“涌”，涌动。

⑦引《诗》见《诗经·周颂·时迈》。这首诗是歌颂周武王克商而得诸侯拥护的功德。　怀柔：安定。指祭祀使众神安稳。　及：至。　峤岳：高山。有人认为指泰山。

⑧干乖：干犯，背逆。指四季气候反常。以下几句的异常景象在六·5 中也说到。可参见六·5·⑪。

⑨引《诗》见《诗经·小雅·正月》。正读去声，不读阴平，指周历的六月，是纯阳用事（参见《天文》）的“正阳之月”，所以叫“正月”。六月繁霜气象反常，喻人事反常。

⑩精祲（jìn 近）：不祥之气。

⑪呕（xū 虚）：抚育。

⑫化生万物：王念孙认为应为“以生万殊”。《本经》：“斟酌万殊，旁薄众宜，以相呕咐酝酿而成育群生。”语意和这几句相近。王氏又认为“瑶碧玉珠”应在“翡翠玳瑁”之下。

⑬玩：通“刓”（wán 完），缺损。

⑭旅：俞樾疑是“放”（仿效）之误。

【译文】

殷高宗武丁居丧，三年闭口不言，四海之内随着寂静无声；等他发布一句话，便震撼天下人：这是遵从天意使天下感应。所以一旦牵动了根本，百枝千叶便会随着摇动，如同春雨灌溉万物，浑浑

浊浊地奔流着，源源不断地供应着，没有什么地方不受到润泽。没有什么生物不生长。所以圣人是顺应天意，发出声音能够震动天下的人。因此人的内心如果激荡着至精至诚的感情，他的形象和气概便能感动上天，这样吉祥的德星便会显现，神龙便会降临，吉祥的凤凰便会飞来，甘泉便会涌流，美谷便会生出来，黄河不会泛滥，大海不会涌动波涛。所以《诗》上说："用祭祀安抚众神，兼及黄河和五岳。"如果违逆天意，暴虐万物，就会发生日食、月食，五星就会失去正常的运行轨道，四季就会互相干犯，气候反常，白昼黑暗，夜晚明亮，山岳崩塌，河流枯干，冬天响雷，夏天下霜。《诗》上说："六月繁霜，我心忧伤。"上天和人事，是有相通之处的。所以国家危亡，天象相应发生变异，世道混乱，虹霓便出现，万物是互相联系的，灾异之气是互相激荡的。所以神灵的事，是不能凭智巧去做的，是不能靠筋力达成的。天地包裹着，阴阳二气抚育着，雨露滋润着，这样产生出不同的物类；那翡翠玳瑁，瑶碧玉珠，文彩明朗，柔润光滑，抚摩它们不会缺损，经久不会变形，这都是天然生成的，奚仲不能摹仿，鲁般不能制造：造化的这种神奇本领，叫做大巧。

【原文】

3 宋人有以象为其君为褚叶者[①]，三年而成，茎柯豪芒，锋杀颜泽[②]，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③]。"夫天地之施化也，呕之而生，吹之而落，岂此契契哉[④]？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数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众非数之所能领也。故九州不可顷亩也[⑤]，八极不可道里也[⑥]，太山不可丈尺也[⑦]，江海不可斗斛也[⑧]。故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

明，鬼神合灵，与四时合信。故圣人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不下庙堂而衍四海[9]，变习易俗，民化而迁善[10]，若性诸己[11]，能以神化也。《诗》云："神之听之，终和且平[12]。"夫鬼神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然而郊天望山川，祷词而求福，雩兑而请雨[13]，卜筮而决事。《诗》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14]？"此之谓也。

【注释】

①象：象牙。　为楮叶：为，动词。这儿是雕刻的意思。　楮，树名。又叫榖树、构树，落叶乔木，树皮可以造纸。

②"茎柯"二句：茎：指叶上的主脉。　柯：指叶上的支脉。（两字解释用梁启雄说，见梁氏的《韩子浅解》）　锋：当作"丰"，《韩非子·喻老》正作"丰"，指肥。　杀：衰，减，这儿指瘦。丰杀指叶子的"肉"的厚薄。　颜泽：色泽，颜色光泽。

③文字与今本有异，引文见《韩非子·喻老》。又见《列子·说符》。

④契契：忧苦的样子。

⑤顷亩：用顷亩作单位计算。

⑥道里：里程。这儿是用里程来计算的意思。

⑦丈尺：用丈尺来度量。

⑧斗斛：用斗斛来度量。

⑨衍：延及。指影响所及，恩泽施及。

⑩迁：向。

⑪性：通"生"。　诸：之于。"若性诸己"意思是（民的善德）好像是从自己产生的，看不出圣人教化的痕迹。本书常常强调这种神妙的感化作用。

⑫引《诗》见《诗经·小雅·伐木》，是首章的最后两句。　神：马瑞辰释为通"慎"，诚慎的意思（详见《毛诗传笺通释》）。"神之听之"指谨守自然规律。终：既。　和平：和乐安宁。

⑬雩（yú 娱）：古代求雨的一种祭祀。　兑：原注作"说也。""说"是祭名，《周礼·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

五曰攻，六曰说。”郑玄注“攻、说”为“以辞责之”，是说谴责鬼神降灾异而求其除灾。“说”是诉说、呼告、祈求的意思。

⑭引《诗》见《诗经·大雅·抑》第七章末三句。格：通“佫”，至，来临。思（xī 希）：语助词，无实义。度（duó 夺）：测度。矧（xhěn 审）：何。射（yì 义或 yuē 约）：通“斁”，厌弃。这三句诗大意说神灵神秘莫测，不可不敬，不可不慎。

【译文】

宋国有个人用象牙替国君雕刻楮树叶，花了三年功夫才雕成，叶的主脉和支脉细如豪芒，叶片的厚薄、色泽都很逼真，放到真楮叶里分不出真假。列子说：“假若大自然三年才能长成一片树叶，那么万物有叶子的就少了。”那大自然使万物发生变化，抚育它们，它们很快生长起来，用寒风吹它们，很快便凋零，那会像人工雕叶那样费劲辛苦呢？所以凡是能够度量的东西都是小的，凡是能够点数的东西都是少的。最大的东西是度量不清楚的，最多的东西是数字不能统领的。所以九州不能用顷亩来计算，八方极远处不能用道里来计算，泰山不能用丈尺来计量，河海不能用斗斛来度量。因此伟大的人物，和天地的德行相合，和日月一样光明，和鬼神一样灵验，和四季一样信实。所以圣人有着天一样的气概，有着天一般的心怀，执掌着中和之气，不出庙堂就能恩泽延及四海，移风易俗，感化人民自觉向善，却觉着这种变化来自自身，这是因为能从精神上使人民潜移默化。《诗》里说：“谨守自然法则，又和顺又安宁。”那鬼神看不见形体，听不到声音，但是每年要举行郊祀来祭享上天，举行望祀来祭享山川，祷告上天、山川之神祈求降福，每逢旱魔为害，要举行雩祭祈求降雨，消除灾害，用卜筮来决断事情。《诗》里说：“神灵的降临，不可测度，怎么可以厌弃神灵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4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昼，阴阳化列星朗[1]，非其道而物自然[2]。故阴阳四时，非生万物也；雨露时降，非养草木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为飞鸟也；流源千里[3]，渊深百仞[4]，非为蛟龙也。致其高崇，成其广大，山居木栖，巢枝穴藏[5]，水潜陆行，各得其所宁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云雨，荥水不能生鱼鳖者[6]，小也。牛马之气蒸生虮虱，虮虱之气蒸不能生牛马。故化成于外，非生于内也[7]。夫蛟龙伏寝于渊而卵割于陵[8]，螣蛇雄鸣于上风，雌鸣于下风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圣人养心莫善于诚，至诚而能动化矣。今夫道者，藏精于内，栖神于心，静漠恬淡，讼缪胸中[9]，邪气无所留滞。四枝节族[10]，毛蒸理泄[11]，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12]，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岂节拊而毛修之哉[13]？

【注释】

①“阴阳”句：王念孙认为应作“列星朗，阴阳化”。

②“非其”句：王念孙认为应作“非有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有人只校改“非”为“正”。

③流源：王念孙认为应作“源流”，指有源之流。

④渊深：王念孙认为应作“深渊”。下一句的“蛟龙”，杨树达认为应作“龙蛟”。蛟和上文的“豹、鸟”押韵。

⑤巢枝：在树枝上筑巢。

⑥荥水：小水。《说文》：“荥，绝小水也。”

⑦“故化”二句：强调外因的催化作用，而这种作用是通过“感应”自然形

成的。

⑧剖：王念孙认为是“剖”的误字。剖指破卵而出。

⑨讼：王念孙认为应作“说”，悦，和悦。　缪：通“穆”，和悦。

⑩四枝：四肢。　节：关节。　族：骨肉交错聚集的部位。

⑪毛：毛孔。　理：腠理，肌肤上的纹理。

⑫顺：通畅。　比：通连相接；有序。

⑬节拊：节制拍打。　毛修：修缮，修理。毛疑通“缪”(móu 谋)，捆束，即“凋缪”的“缪”。按：从“今夫道”至这一句又强调内因的作用，还是落到“气”的感应上。

【译文】

天空达到它的高度，大地达到它的厚度，月亮照耀黑夜，太阳照耀白昼，众星明亮，阴阳的变化，这些自然现象不是什么人着意造成的，遵循着各自的规律，万物自自然然像这样的。所以阴阳四季的变化交替，并不是为了产生出万物；雨露按季节降落，并不是为了养育草木。精气交接，阴阳二气融和，万物自然产生出来。所以高山深林，不是为着虎豹而出现；大树繁枝，不是为着飞鸟而生成；有源的江河流泄千里，渊潭深达百仞，不是为着蛟龙而存在。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森林达到了一定的广度，鸟兽们自会在山中居留，在森林里栖息，有的在树上筑巢安家，有的在洞穴里藏身，有的在水中潜藏，有的在陆地行走，各自找到适宜的处所安身罢了。大的产生小的，多的产生少的，这是自然规律。所以小山包不能兴起云雨，小水坑不能有鱼鳖生存，因为它们小。牛马身上的热气蒸发出来会长虮子虱子，但是虮子虱子的气不可能产生出牛马。所以变化是从外界条件产生的，不是从内在条件产生的。那蛟龙藏在深渊中，但是到岸上产卵孵化；螣蛇雄的在上风鸣叫，雌的在下风鸣叫，便可以受孕孵化成幼蛇，这是精气感应造成的。所以圣人修养心性没有比精诚更好的，达到了最精诚的境界，就能感动化育了。现在那得道的人，内心藏着精诚，精神栖守在心房中，静漠恬淡，心胸和

悦，邪气便没了滞留的地方。四肢关节协调，毛孔肌理畅通，散发浊气，排泄污汗，那么心脏便调和轻快，全身的血脉孔窍便无不顺畅连通，这是因为精神得到了自己应有的居所，哪里是外在的节制压力和约束造成的呢？

【原文】

5 圣主在上，廓然无形，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无隐士，无轶民[①]；无劳役，无冤刑；四海之内，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②]；夷狄之国，重译而至[③]：非户辩而家说之也，推其诚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④]。"内顺而外宁矣。太王亶父处邠[⑤]，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负釜甑，逾梁山[⑥]，而国乎岐周[⑦]：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为野人食骏马肉之伤也[⑧]，饮之美酒[⑨]，韩之战，以其死力报：非券之所责也[⑩]。密子治亶父[⑪]，巫马期往观化焉，见夜渔者得小即释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买不豫贾[⑫]，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戴负[⑬]：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远贯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⑭]。赏善罚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诚也。故弩虽强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行，必自精气所以与之施道[⑮]。故摅道以被民[⑯]，而民弗从者，诚心弗施也。

【注释】

①轶：通“佚”、“逸”。 轶民：避世隐居的人。

②象：依照。 指：旨意。

③重译：经过多次翻译。

④引《诗》见《诗经·大雅·民劳》。 惠：厚爱，施恩。 中国：这儿指周的本土。中国等于说四域之中心部位。 绥：安抚。 四方：四方诸侯国。

⑤太王亶父：又见十二·15·①。

⑥梁山：可能指吕梁山。

⑦国：建国。

⑧秦穆公：见十三·16。

⑨饮（yìn 印）：给喝。

⑩券：契约。 责：“债”的古字。这儿指索还债款。

⑪密子：见十二·43。

⑫豫贾：抬价；或诳价。参见六·10·④。

⑬辩白：即“斑白”，指老人。

⑭正心：王念孙认为应作“人心”。

⑮自：《群书治要》引作“有”。 所以：用（它，精气）来。 与：参与；或帮助。 之：指“弩”和“法”；或指射手、执法人。 施：施行，发挥。 道：法，指“弩力”和“法”的作用。

⑯摅（shū 抒）：抒发，表现出。这儿是阐明的意思。 道：泛指道理、主张。 被：加。

【译文】

圣明的君王处在君位上，虚空没有形象，寂静没有声响；官府好像没有事做，朝廷好像没有人迹；民间没有隐士，没有避世佚民；百姓没有劳役，没有冤屈受刑的人；四海之内，没有谁不景仰君王的德行，依从君王的旨意；夷狄之国，通过重重翻译来朝拜：这种清平景象，不是靠挨家挨户地说教宣传实现的，靠的是君王把自己的精诚之心用在天下人身上罢了。《诗》上说：“施加恩惠给周王朝的本土，这样来安抚四方的诸侯。”本国调理顺了，诸侯四夷自然安

宁。太王亶父在邠的时候，狄人经常来攻打，亶父带着家族骑马离开了邠地，百姓们扶老携幼，背上锅甑，翻越梁山，跟随亶父，来到岐周建立了周国：这不是强迫命令所能叫得动的。秦穆公为了不让乡下人吃他走失的骏马的肉伤胃生病，拿好酒给他们喝，后来在同晋国在韩原打仗时，这些乡下人拼死力报效秦穆公：这不是像凭契约索还债务一样所能得到的。宓子贱治理亶父邑，巫马期前往考察他的教化，看见夜晚捕鱼的人捕到了小鱼秧就放掉：这不是刑罚所能强迫的。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时，鲁国道不拾遗，集市上没有哄抬物价的现象，猎户渔民都谦让年长的人，老人不用在路上背扛重物：这不是法令所能促成的。那箭之所以能射得远穿进坚硬物，靠的是弓弩的弹力；但它之所以能射中目标，还得靠人的心智。奖赏好人惩罚强暴，要用政令；但是政令之所以能够执行，还得靠执政者的精诚。所以说弓弩虽然强硬有力，但不能光靠它射中目标；法令虽然严明，但不能孤立地实行：一定还要有精诚之气来帮助弓弩、法令发挥它们的作用。所以详尽地阐发道理主张要人民接受，但人民就是不肯听从，是由于在上位的人的诚心没能用到人民身上去。

【原文】

6 天地四时，非生万物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之；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①。故因则大②，化则细矣③。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浚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垦草发菑④，粪土树谷，使五种各得其宜，因地之势也。汤武革车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讨暴乱，制夏商⑤，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则无敌于天下矣。夫

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铄木，金之势不可斫，而木之性不可铄也。埏埴而为器，窬木而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⑥；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经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因其宁家室、乐妻子，教之以顺⑦，故父子有亲；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长幼有序。然后修朝聘以明贵贱，飨饮习射以时长幼⑧，明搜振旅以习用兵也⑨，入学庠序以修人伦。此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之所匠成也⑩。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非慈雌呕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乡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⑪。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⑫。

【注释】

①拊循：依循，顺着。 拊：抚，有循顺的含意。 涤荡：洗涤，清除。这儿指引导其改变。

②因：遵循规律。这是本节的“文眼”，也是本书极重要的一个概念。参见一·7等。

③化：王念孙认为应改为“作”，指人为。

④发：开发。　菑：初耕一年的土地。相当于“熟荒地”，而“草”指生荒地。草、菑这儿可泛指荒地。

⑤制夏商：这句呼应“汤武”，汤制夏桀，周武王制商纣王。

⑥谊：通“仪”，礼仪。

⑦“因其”句：“教”前当补“而”字，才和上下文语气一致。　顺：《群书治要》引作“孝”。

⑧飨：王念孙认为应作“乡”。古代“乡饮酒”之礼要依长幼排座次。

⑨搜：同“蒐”，检阅车马。　振旅：整顿军队。

⑩匠成：培养造成。

⑪化耀：感化照耀。

⑫县：“悬”的古字。

【译文】

天地四季，并不能直接产生万物，精气交接，阴阳二气融合，万物便自然产生；圣人治理天下，并不是强行改变人民的品性，而是依循人民已经具有的素质，引导他们向好的方向转化。所以遵循规律办事，效果便显著，人为地不按规律办事，收效便微小。夏禹凿开龙门，辟开伊阙，挖通长江，疏浚黄河，使它们向东流注东海，是依循水从高处朝低处流的趋势。后稷开垦荒地，改良土壤，种植谷物，让五谷各自得到适合生长的环境，是按照土地的高低肥瘠形势。商汤、周武王率领革车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讨伐暴乱，分别制服了夏桀、殷纣王，是遵照人民的愿望。所以能够遵循规律，就无敌于天下了。万物有自己的变化规律，人们按照规律，才能从事治理。所以优秀的木匠，不能砍斫金属物，灵巧的冶炼工，不能熔铸木料，因为金属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不能砍斫，木材的特性决定了它不能熔铸。调和粘土烧制陶器，挖空大木做成舟船，熔化铁矿制造刀剑，铸造铜矿成为乐钟，都是依循它们可以利用的某种特性；驾御牛马拉车，让公鸡司夜报时，让狗守门护宅，都是利用它们的某种本能。人

们有情欲的本性，所以制定婚姻的礼节；有饮食的本性，所以规定宴飨的礼仪；有喜乐的本性，所以制作钟鼓管弦乐器；有悲哀的本性，所以制定服孝哭丧的礼节。所以先王制定的礼法，都是根据人民的爱好来节制表达爱好的形式。按照他们有情欲的本性，制定婚礼，因而男女界限分明；按照他们喜爱音乐的本性，制定纯正的雅、颂歌乐，因而风俗不至于淫乱；按照他们希望家庭安宁，妻室子女快乐的愿望，教导人们孝顺，因而父子有了亲情；按照他们爱交朋友的意愿，教导人们敬重年长的人，因而长幼有序。做到了以上这些以后，再制定朝拜天子聘礼诸侯的礼节，用来分清贵贱，规定乡饮酒和习射的礼节，用来明确长幼次序，定时检阅车马，整顿军队，来学习军事，让贵族子弟进校学习，来提高道德修养。这些作法，全都是以人有了各种性情为依据，再由圣人来培养教导，促使人们成才。所以如果人们没有某种本性，便不可能教育；有了某种本性，但不加以教养，也不能走上正道。蚕茧的特点是可以抽丝，但是不经过工女用开水煮熬，牵出丝头，便不能变成丝线；禽卵可以孵化成雏，但是没有慈爱的雌禽孵抱温暖，经过很长的时日，就不能变成雏；人具有仁义的天资，但是没有圣人立出法度来教导，便不能使人们走上正路。所以先王进行教化，依据人们认为善的来勉励人们向善，依据人们认为恶的来禁绝奸邪，所以刑罚不必动用，威势便畅行如流水，政令简约，就能感化照耀如神灵。所以依循人民的天性，天下人就听从；违背人民的天性，法令公布出来也会失去作用。

【原文】

7 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①]。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

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菑[2]。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墽高下之宜[3]，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亲而成家[4]；别清浊五音六律相生之数，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时季孟之序[5]，以立长幼之礼而成官：此之谓参。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朋友之际，此之谓五。乃裂地而州之[6]，分职而治之，筑城而居之，割宅而异之，分财而衣食之[7]，立大学而教诲之[8]，夙兴夜寐而劳力之：此治之纲纪也。然得其人则举，失其人则废。尧治天下，政教平，德润洽，在位七十载，乃求所属天下之统[9]，令四岳扬侧陋[10]。四岳举舜而荐之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既入大麓[11]，烈风雷雨而不迷。乃属以九子[12]，赠以昭华之玉[13]，而传天下焉，以为虽有法度，而朱弗能统也。

【注释】

①参五：本指错综比较，作为验证。据下文，“参”和“五”都实指三个方面和五个方面的内容。

②菑：通“灾”。这一句和上两句讲的是有关“天象”的事，疑“以调阴阳”前面应有“仰观天象”一类的话，以承上启下，才同讲“地”、“人”的句式一致。

③墽(qiāo 敲)：同“硗”、“垸”，土地坚硬不肥沃。

④故：王念孙认为应作“以”。

⑤季：每一季的末月称季。　孟：每一季的头一月称孟。参见《时则》。

⑥州：设立州。

⑦衣(yì 义)：给衣穿。　食(sì 似)：给吃。

⑧大:“太”的古字。

⑨属:嘱托,托付。 天下之统:即统天下,指君权、君位。 所属天下之统:托付君位的人,即君位继承人。

⑩四岳:四方部落首领。 扬:举荐。 侧陋:有才德而处在卑微地位的人。《尚书·舜典》:“明明,扬侧陋。”

⑪大麓:大山林。

⑫属:托付。 九子:原注作“尧有九男。”

⑬昭华:玉名。

【译文】

从前,五帝三王莅临君位实行教化,一定要采用“参五”的方法。什么叫做“参五”?上效法天象,下效法地理,中取法人事。于是设立明堂朝廷,颁布明堂政令。仰观天象,来调和阴阳二气,和谐四季的节令,消除疾病带来的灾害。俯视地理,来制定度量制度,考察山陵陆地水域肥沃贫脊、高低各种条件适宜什么事业,安排生产创造财富,来消除饥寒的祸患。中考核人的德行,来制定礼乐,实行仁义的主张,理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消除暴乱的祸害。又阐明金木土水火的特性,来确立父子的亲缘关系从而形成家庭;分析清浊五音六律相生的规则,来确定君臣关系从而形成国家;观察四季月份的先后次序,来确立长幼间的礼节从而形成官职等级:以上三方面的考察和制定叫做“参”。规定君臣之间的大义、父子之间的亲缘关系、夫妇之间的区别、长幼之间的次序、朋友之间的交际原则,这叫做“五”。又分割土地建立州的区划,分派职官治理,修筑城邑让人们定居,划分田宅地形成不同的家族,分配财产使人民有穿有吃,设立太学来教育子弟,让他们早起晚睡劳神费力:这是治理天下的纲纪。但是这些纲纪得到了恰当的人才才能实施,用人不当就会废弛。尧帝治理天下,政令教化平和,德泽滋润融和,他在君位七十年,于是开始物色能托付天下的继位人,命令四方诸侯举荐处在卑微地位有才德的人,四方诸侯一致推举舜并把他推荐给尧帝。

尧帝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作妻子，来考察他齐家的态度；把管理百官的重任交给他，来考察他治国的才德。又让舜进入深山老林，暴风雷雨没有使舜迷失方向。于是这才把九个儿子托付给舜，赠给他昭华美玉，将君位正式传给了舜。尧帝这样慎重挑定继承人，是因为他认识到虽然他制定有法度，但是他的儿子丹朱凶顽不贤，难以胜任统治天下的重任。

【原文】

8 夫物未尝有张而不驰、成而不毁者也，惟圣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亏。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①]，反其天心[②]。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顾政治[③]，至于灭亡。苍颉之初作书，以辩治百官，领理万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远；至其衰也，为奸刻伪书，以解有罪，以杀不辜。汤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庙鲜犒之具[④]，简士卒，习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驰骋猎射，以夺民时，罢民之力[⑤]。尧之举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⑥]，狱讼止，而衣食足，贤者劝善，而不肖者怀其德；及至其末，朋党比国，各推其与[⑦]，废公趋私，内外相推举[⑧]，奸人在朝，而贤者隐处。故《易》之失也卦，《书》之失也敷，《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⑨]。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五色虽朗，有时而渝；茂木丰草，有时而落；物有隆杀，不得自若。故圣人事穷而更为，法弊而改制，非乐

变古易常也，将以救败扶衰，黜淫济非，以调天地之气，顺万物之宜也。

【注释】

①以归神及其淫也：王念孙校改此处如下："以归神杜淫。"译文用王校。

②反其天心：王念孙在此句下补以下文字："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于亡国。"译文用王校。这句和上句，刘文典本在"以归神"下断开，用分号。刘理解"归神"和"反其天心"是反义对举，"反"理解成违反。王校理解"归神"和"反天心"是近义语，"反"理解为"返"，与"归"义同。刘氏断句也说得过去，但不如王校好。

③政治：政事。

④鲜犒(gǎo 槁)：鲜肉和干肉。　具：饮食，食物。

⑤罢民之力：王念孙认为应作"以罢民力"。

⑥宄(guǐ 鬼)：坏人。

⑦与：党与，同党。

⑧推：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⑨"故《易》"六句：已见《诠言》而略异，又和下文"故《易》之失鬼"等六句内容重复，王念孙认为这六句是后人所加。译文从王说，删去这几句。

【译文】

事物没有张而不弛，成而不毁的，唯有圣人的事业能够盛而不衰，盈而不亏。神农氏当初发明琴，是为了归聚人们的精神于心房，杜绝性情的淫乱；到了衰世，昏庸的统治者放纵于音乐，不知返归天性，淫乱好美色，发展到亡国。尧帝的典乐官夔当初制定音乐，都符合六律和五音，和八风相通；到了衰世，统治者沉湎在过度的欢乐之中，不顾政事，导致灭亡。苍颉当初创造文字，用来治理百官，管理各种事务，愚笨的人靠它不忘事，聪明人用它记载久远的事；到了衰世，统治者利用文字私自刻写骗人的文书，为有罪的人辩护开脱，捏造罪名，杀害无罪的人。商汤当初修建园囿，是为了供奉宗

庙祭祀用的鲜肉干肉祭品，训练士卒，练习射箭驾御，来防备不测；到了衰世，统治者一年四季奔驰在猎场，耽误老百姓的农时，使百姓精疲力竭。尧帝举用禹、契、后稷、皋陶，政事教化平和，奸邪恶人消失，诉讼的事不发生，人民丰衣足食，贤德的人勉力向善，不贤的人也被君王的德政感化；到了末世，人们结党拉派，抬举同党占据要位，抛弃公利追逐私利，朝廷内外，同党互相吹捧，奸邪控制朝政，贤人隐居山野。天地运行的规律，事物达到极点就向反面转化，盈满了就会亏损。五色虽然明亮，到一定的时间就要消褪；茂盛的草木，到一定的季节就要凋零；万物都有兴隆和衰减，不能老是一个模样。所以圣人当事情行不通了的时候，就改弦易辙，法令败坏了，就改革旧法制定新的，不是他们喜欢改变古制和常规，而是为了通过改革挽救破败振兴衰落，除掉淫乱纠正错误，来调整阴阳二气，使万物有适宜的生存环境顺利发展。

【原文】

9 圣人天覆地载，日月照，阴阳调，四时化，万物不同，无故无新，无疏无亲，故能法天。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①]，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②]，《春秋》之靡也[③]。故《易》之失鬼[④]，《乐》之失淫，《诗》之失愚[⑤]，《书》之失拘[⑥]，《礼》之失忮[⑦]，《春秋》之失訾[⑧]。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⑨]。失本则乱，得本则

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10]。水火金木土谷，异物而皆任[11]；规矩权衡准绳，异形而皆施；丹青胶漆，不同而皆用[12]：各有所适，物各有宜。轮圆舆方，辕从衡横[13]：势施便也。骖欲驰，服欲步[14]；带不厌新，钩不厌故：处地宜也。《关雎》兴于鸟[15]，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16]；《鹿鸣》兴于兽，君子大之[17]，取其见食而相呼也；泓之战[18]，军败君获，《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烧而死[19]，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逾礼而行也。成功立事[20]，岂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概焉尔[21]！

【注释】

①六艺：即下文说的《诗》、《书》、《易》、《乐》、《礼》、《春秋》。

②几：通"讥"。 义：通"议"。

③靡：美好。

④鬼：敬重鬼神。

⑤愚：使人愚蠢。原注作"诗人怒，怒近愚。"刘文典疑"怒"应作"怨"。

⑥拘：约束。原注作"《书》有典谟之制，拘以法也。"指不能因时而变革。

⑦忮(zhì 至)：嫉妒。位卑者嫉妒位尊者。

⑧訾：诋毁，非议。原注作"《春秋》贬绝不避王人，书人之过，相訾也。"

⑨财：通"裁"。裁决，裁断。

⑩权：权变。指失去"六艺"的本旨。

⑪"水火"二句：这儿将代表五类物质的五行同"谷"并列。谷本指山谷，又通五谷的谷，这里疑取后一义。存考。 任：利用。

⑫"丹青"二句：丹：丹砂，朱砂。 青：青臒。丹和青都是制颜料的矿物。这里是讲丹和青不同、胶和漆不同，还是说丹青和胶漆不同，未详。本书有胶漆不相容的说法。

⑬从："纵"的古字。

⑭"骖欲"二句：骖马在两侧，不驾辕，负担轻，所以"欲驰"。服马居中驾

辕，负荷重，所以“欲步”。下文，带越用越旧，所以“不厌新”，钩多用玉或贵金属制成，越用越光洁，所以“不厌故”。

⑮兴于鸟：由鸟起兴而发。

⑯乖：王念孙认为应作“乘”，指匹配。“不乘居”是说雌雄有别，不匹居。王氏的说法是附会古礼所谓“男女有别”的礼法。

⑰大：崇敬，赞美。

⑱泓之战：前638年已成为霸主的宋襄公与楚战于泓水，襄公自称是“仁义之师”，等着楚国渡过泓水，摆好阵势以后再开战，而拒绝趁楚军“半渡”和立足未稳时发起攻势，结果大败被俘，第二年腿伤不治而死。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这件事足以证明滥施仁义的可笑，本书对此事加以肯定，不可取。　泓：水名，在今河南柘城县北。

⑲宋伯姬坐烧而死：原注作“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事见《左传·襄公三十年》。看来宋国多迂人。守株待兔的蠢事也出在宋国农夫身上。

⑳功：功业，和事义近。“成功”今语是一个双音合成词，动词。

㉑方指：史书的旨意。　方：方策。方指版，策指简。　一概：一端，一个方面。这两句总承上文四事而来。

【译文】

圣人如同上天覆盖，如同大地承载，如同日月照耀，如同阴阳调和，如同四季变化，对于千差万别的事物，不分新旧，不论亲疏，都是一视同仁，所以圣人能效法天道。天时不会只有一个季节，大地不会只有一种利益，人不会只有一种本事，因此圣人事业不能不是头绪纷繁的，追求不能不是多方面的。五行代表着五种不同的气质，但是都有所适应调和；六艺不同门类，但是它们的内容，作用本质上是一致的。温和、仁惠、柔顺、善良，是《诗》的风格；淳朴、宽大、敦实、厚道，是《书》所教诲的；清醒、明哲、条贯、通达，是《易》的要义；恭谨、俭约、谦退、礼让，是《礼》的行为准则；宽和简易，是《乐》的教化；讽刺时弊辩明是非，是《春秋》的美好旨意。所以《易》的失误是迷信鬼神，《乐》的失误是导致过分逸乐，《诗》的失误是使人怨

怒,《书》的失误是使人拘泥旧法,《礼》的副作用是使位卑者嫉恨位尊者,《春秋》的副作用是使人学会互相攻击诋毁。这六种经典圣人兼取并用,通过裁断取其精华去其消极作用。失去六艺的本旨精义就会坏事,把握住六艺的本旨要义就把事办好;它们的精华在于理顺各种人际关系,而失误在于随意改变基本精神。水火金木土谷,属于性质不同的物质,但都加以利用;规矩权衡准绳,形制不同,但都有适用的对象;丹青胶漆性质各异,但各有各的用途:各种物质都有自己适宜的用场。车轮是圆的,车厢是方的,车辕是直的,车衡是横的:形态的不同是出于使用的便利。骖马喜欢快跑,服马乐意慢走;带不厌新,钩不厌旧:因为它们的处境地位不同。《诗》的《关雎》篇以鸟鸣河洲来起兴成篇,君子从中得到美感,因为雎鸠鸟雌雄不杂居;《鹿鸣》篇用鹿鸣来起兴,君子从中获得崇高美,是取鹿群发现了食物互相呼唤的美德;在宋楚泓水之战中,宋军惨败宋襄王被俘,《春秋》推崇宋襄公,是取他不攻击还没摆好阵列的敌军这种仁义思想;宋伯姬坐在堂上让火活活烧死,《春秋》推崇她,是取她不越礼行事的品格。完成大事,建立功名,哪里用得着做很多事情呢?抓住根本就行了。典籍所记载的,采取某人某事的一个方面罢了!

【原文】

10 王乔、赤松去尘埃之间①,离群慝之纷②,吸阴阳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蹀虚轻举③,乘云游雾,可谓养性矣,而未可谓孝子也。周公诛管叔、蔡叔,以平国弭乱④,可谓忠臣也,而未可谓弟也⑤。汤放桀,武王伐纣,以为天下去残除贼,可谓惠君,而未可谓忠臣矣。乐羊

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谓良将，而未可谓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⑥]。舜、许由异行而皆圣，伊尹、伯夷异道而皆仁，箕子、比干异趋而皆贤。故用兵者，或轻或重，或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无也。轻者欲发，重者欲止，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⑦]。故勇者可令进斗而不可令持牢[⑧]，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敌，贪者可令进取而不可令守职，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进取，信者可令持约而不可令应变[⑨]。五者相反，圣人兼用而财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阴阳不生一类。海不让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让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遗万方，取一物而弃其余，则所得者鲜，而所治者浅矣。

【注释】

①王乔、赤松：见十一·12·⑳。松又作“诵”。

②慝：恶。

③蹀：踏。

④“周公”二句：见十一·18、十三·5等。

⑤弟：孙诒让认为应作“悌弟”。

⑥“故可”四句：每句的前一个“可”，动词，肯定；后一个“可”，名词，正确可行的东西。四个“乎”含有“对”的意思，可以不译出来。又后两句和前两句似乎只是颠倒语序的重复，但是前两句是并列复句，后两句似为条件复句。

⑦利：以为利；贪得（利益）。

⑧勇者：俞樾认为应作“轻者”，这样才和上文一致。可参考。译文仍照原文译出。

⑨“信者”句：俞樾认为这一句是后人增补的，因为上文只说到了“四者”。可参考。译文仍尊重原文。

这一节主要讲万物本身是千差万别，错综复杂的，不可能千篇一律，纯而又纯，所以圣人要兼取各种事物之长。

【译文】

王乔、赤松子离开尘世，脱离人间恶势力的纠纷，吸取阴阳二气融合而成的中和之气，食用天地之间的精英，吐故纳新，踏虚飞升，乘云驾雾，可以称为养性者，但是不能称为孝子。周公诛杀管叔、蔡叔，来安定国家，平息叛乱，可以称为忠臣，但是不能算是爱护兄弟。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殷纣王，为天下除掉害人虫，可以算是仁惠的君王，但是算不上忠臣。魏将乐羊攻打中山城，攻不下来，中山人烹了他的儿子，乐羊尝了中山人送来的儿子的肉汤来显示自己的威武不屈，可以称得上良将，但是不能算慈父。所以对各种人和事物，要肯定正确的一面，而不能肯定不正确的一面；只有不肯定不正确的，才能肯定正确的。虞舜和许由行为不同，但都是圣人；伊尹和伯夷走的道路不同，但都是仁德的人，箕子和比干行动不同，但都是贤人。所以将士有的轻捷，有的愚笨，有的贪得，有的清廉，这四种将士性格相反，但战争中缺一不可。轻捷的好动，笨重的好静，贪得的好夺取，清廉的不贪求非分的利益。所以勇猛敏捷的可以让他们冲锋格斗，但不适宜让他们固守；笨重的可以让他们固守，但不适宜让他们冲杀敌军；贪得的可以让他们去夺取，但不适宜要他们安于本职；廉洁的可以让他们安守本职，但是不适宜要他们去夺取；诚实守信用的可以让他们主持盟约，但是不能要他们应变。这五种人性格相反，圣人兼用并且通过裁断恰当地使用他们。天地并不是只包容一种事物，阴阳二气并不是只化生一种物类。海不推辞小水因而成就它的浩大，山不拒绝土石因而成就它的崇高。如果守在一个角落里而抛开无穷尽的世界，取用一种物质而抛弃其他的，那么得到的就很少，能够治理的范围就很窄狭了。

【原文】

11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广者制不可以狭；位高者事不可以烦，民众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难治也，法烦难行也，求多难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称之，至石必过。石秤丈量，径而寡失[①]；简丝数米，烦而不察[②]。故大较易为智[③]，曲辩难为慧。故无益于治而有益于烦者，圣人不为；无益于用而有益于费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厌约，事不厌省，求不厌寡。功约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众易之，于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辩破言，小利破义，小艺破道；小见不达，必简[④]。"河以逶蛇[⑤]，故能远；山以陵迟[⑥]，故能高；阴阳无为，故能和[⑦]；道以优游，故能化。夫彻于一事，察于一辞，审于一技，可以曲说[⑧]，而未可广应也。蓼菜成行[⑨]，瓶瓯有堤[⑩]，秤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员中规，方中矩，动成兽，止成文[⑪]，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陈军[⑫]。涤杯而食，洗爵而饮，盥而后馈，可以养少，而不可以飨众。今夫祭者，屠割烹杀，剥狗烧豕，调平五味者，庖也；陈簠簋[⑬]，列樽俎，设笾豆者[⑭]，祝也；齐明盛服[⑮]，渊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虽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张瑟者，小弦急而大弦缓[⑯]；立事者，贱者劳而贵者逸。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周公肴臑不收于前[⑰]，钟鼓不解于悬，而四夷服。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⑱]，御史冠盖接于郡县，覆稽趋留[⑲]，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

【注释】

①径:直。指简便易行,直截了当。

②"简丝"二句:原注作"言事当因大法,如简阅丝数米,则烦而无功也。"简:检查。

③大较:大法。这里指从大的方面、从根本上着眼。下文"曲"指片面、琐细。

④必简:王念孙认为这两个字前面应有"达"字。所引孔子的话出自《大戴礼记·小辩》。

⑤逶蛇(yí 移):道路、河道等弯曲而长。又作"逶迤"、"委蛇"。

⑥陵迟:指山势坡度逐渐舒缓,不是陡然直上直下的。

⑦"阴阳"二句:王念孙认为这两句是后人所加。译文删去这两句。

⑧曲说:片面之说。曲有隅的意思。

⑨蓼菜:见十四·21·③。本节文字和内容好多同该节重复。

⑩翩瓯有甚:《诠言》作"瓶瓯有堤"。参见该卷21·④。

⑪"员中"四句:参见《诠言》21·①。该处"动成兽"作"行成兽"。

⑫"可以"二句:参见十四·21。该卷作"可以将少,而不可以将众"。此处作"愉舞"则指供娱乐的舞蹈。 愉:轻薄之乐。

⑬簠(fǔ 甫):古代祭祀时盛稻、粱的器具,方形。 簋(guǐ 鬼):古代盛食物的器具,圆口两耳。

⑭笾(biān 边):古代祭祀或宴会时盛果品的竹器。

⑮齐:通"斋",斋戒。

⑯急:刘文典认为应作"绠",也是"急"的意思。

⑰肴臑(nào 闹):食物。 臑:牲畜前肢的下半截。周公两句是说他从容进食、欣赏音乐,不费力便能治理好天下,和舜的事同类,即所谓"贵者逸",而秦始皇的情形相反。周公有时又被用为勤于政务的典型,说明"精诚"能感人。这儿当是从另一角度说的,不是指他的勤苦。

⑱赵政:秦始皇。秦始皇称"赵政"史书说法不一,有的说因为他生在赵国首都邯郸,是吕不韦和赵女所生的私生子。

⑲覆稽:翻来覆去地稽查。 趋留:往来停留。 趋:往。

这一节主要讲治术要简约,抓大的方面。

【译文】

治理大国治术不能细碎，国土广阔的国度制度不能偏狭；处在高位的人管的政事不能烦杂，人民众多时教化不能苛细。事务细碎就难办顺，法令烦杂就难推行，要求多就难满足。一寸一寸地量，量到一丈长时一定出差误；一铢一铢地称，称到一石重时一定出差错。用石和丈为单位称量，简便易行而且少失误；检择乱丝和数米粒，麻烦而且难弄清楚。所以从大的方面着眼容易运用智力，纠缠于细尾末节难发挥智慧。所以对治理没有益处只会添麻烦的事，圣人不干；对实用没有益处只会白费精力的事，聪明人不办。所以功业不嫌简约，大事不厌俭省，要求不怕少。功业简约容易完成，大事俭省容易理顺，要求少容易满足。大家都感到容易办到的事，拿来交给人们，事情自然容易成功了！孔子说："太琐细的辨析会损害真理，计较蝇头小利会妨害道义，卖弄小技艺会伤害道术；一孔之见不能通情达理，要想通达，必须思想言行简约精要。"黄河因为曲折延绵，所以能流向远方；山因为久远深长，所以能化育万物。只通晓一类事，明了一种说法，精通一种技艺，可以对片面的事作出解答，但不可能广泛地应付。办事像蓼菜成行那样有条不紊，像甗瓯有耳那样稳当可靠，秤着薪烧灶，数着米粒做饭，这种谨小慎微小家子气的人可以让他做点小事，但不能派大用场。圆阵符合圆规的要求，方阵符合矩尺的要求，动起来仿效兽类的动作，停止时有章法，能够指挥这种队列的人可以指挥乐舞，但是不能指挥战阵。洗净杯子再装食物，洗好爵再盛酒，洗手以后再摆上食品，这种人可以负责家中少数几个人的饭食，但是不能管理三军之众的膳食。现在那祭祀的事务，屠宰烹煮，剥狗烧猪，调和五味，这些是厨师的事；严肃地举行斋戒仪式，穿上庄重的礼服，仪态深沉闭口不言，神灵以他作代表，这是尸的任务。厨师和巫祝即使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尸主也不越职去取代他们。所以弹瑟的时候，总是小弦急切而大弦舒缓；担任事务，应该贱者辛劳贵者安逸。舜作天子时，只是弹奏着

五弦琴，唱着《南风》歌诗，天下便治理好了。周公饭食摆在跟前，钟鼓在一旁悬挂着伴奏，四方异族便归服了。秦始皇赵政，他白天判决案子，夜晚处理文书，派出监察御史不停地视察各个郡县，又派兵戍守五岭来防备越人，修筑长城来防守胡人，可是奸邪还是产生，盗贼成群盘踞各地，政务越烦杂乱子越多。

【原文】

12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而犹弓矢[①]，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故同气者帝，同义者王，同力者霸，无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国之志，邑犬群嗥，雄鸡夜鸣，库兵动而戎马惊[②]；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无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应也，精气之动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不怒而威，是以精诚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者也。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肥肌肤，充肠腹，供嗜欲，养生之末也。民交让争处卑，委利争受寡，力事争就劳，日化上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③]；利赏而劝善，畏刑而不为非，法令正于上而百姓服于下，此治之末也。上世养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④]。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与兴治之臣不万一[⑤]，以

万一求不世出[⑥]，此所以千岁不一会也[⑦]。

【注释】

①而：王念孙认为是“亦”字之误。也可解释为“如”，或作衍文处理。

②“故人”四句：原注作“伐国，逆天之行，则时必有大祸。”又作“戎马、兵马也。鸡夜鸣而兵马起，气之感动也。”

③上：王念孙认为应作“本”。

④起：兴起，出现。

⑤兴：俞樾认为是衍文。

⑥万一：王念孙认为应为“不万一”，这才和上句相一致。所谓“不万一”即不到万分之一，一万人中难有一人。极言治国贤臣难得。

⑦会：合；机会。

【译文】

所以法律制度，只是治国的工具，并不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条件，这好比弓箭，是射中目标的工具，而不是射中的决定性因素。黄帝说：“纯朴广大啊，凭借着上天的威势，和元气相通同一。”所以与元气同一相通的人可以称帝，和道义同一的人可以称王，和强力同一的人可以称霸，三方面一样都不具备的，就灭亡。所以君王如果起了侵犯别国的念头，邑城的狗便会成群地吠叫，雄鸡半夜会打鸣，兵械库里的兵器会有响动，战马会惊动起来；一旦和敌国消除仇怨，停止了战争，家中长者便能睡得香甜，里巷中便不会聚集人群议论纷纷，妖异现象和灾祸便不会发生。这不是法律施行的效应，而是精诚之气的感化在起作用。所以不说话便显出诚信，不施恩惠便显出仁慈，不动怒便显出威风，这是靠自然规律推动起变化；施舍恩惠以后才显得仁爱，说话之后才显出诚信，发怒之后才显出威势，这是用人的精诚来感化人；施舍了小恩小惠也显不出仁慈，信誓旦旦也不显得诚信，大发雷霆也不显得威严，这是做表面

功夫造成的。所以用道来作统帅，法令虽然少，也足以感化人民；没有掌握道来行事，法令虽然多，也只足以出乱子。修身，最重要的是养神，其次才是养形；治国，最根本的是形成感化，其次才是严明法制。精神清明，志气平和，全身血脉都安宁，这是养性的根本；养得肥胖，填满肚肠，满足嗜欲，这是养生的末节。人民互相谦让，争着处在卑下的位置，放弃利益争着得少的，努力工作争着受劳苦，每天上进向善却不知道变化进步是怎么来的，这是治术中的上等；用好处来奖赏，劝勉人们向善，百姓害怕刑罚不干坏事，上面严正执法百姓服服贴贴，这是治术中的末等。远古的时代注重培养根本，后世只抓末节，这便是太平世道难出现的原由。那些想治理好天下的君王不是每个世代都出现的，而能够辅助圣君治理的贤臣万人中难有一个，万人中难有一个的贤臣要碰上不每世出现的圣君，这是千年难得一次机会的。

【原文】

13 水之性淖以清①，穷谷之污②，生以青苔③，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决而高之④，使得循势而行⑤，乘衰而流⑥，虽有腐髊流渐⑦，弗能污也。其性非异也，通之与不通也。风俗优此也。诚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则民性可善，风俗可美也。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擪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也。所以贵圣人者，非贵随罪而鉴刑也，贵其知乱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风俗，而纵之淫辟，乃随之以刑，绳之以法⑧，虽残贼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⑨，桀以夏

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纪纲不张，风俗坏也。

【注释】

①淖：柔和。

②污：停滞不流的污浊的水。

③青苔：隐花植物的一类，根、茎、叶的区别不明显，常贴在阴湿的地方生长。原注作“水垢”，又作“水衣”。

④茨：原注作“积土填满之也。”茨本指用茅草等盖屋顶，引申为堆积的意思。　决：冲缺的地方。这里指被积水冲蚀而形成的岩穴和深潭，其中的死水不能流动。用泥土堵塞洞穴或填高潭底，可以使积水下流。　高：抬高水位。

⑤得：能够。　势：由高而低之势。

⑥衰：原注作“下也。”俞樾说：“衰乃等衰(cuī 崔)之衰。水之从高流下，必有次弟，故曰‘乘衰而流’。”俞氏的意思是说“乘衰”应理解成按高低次序，较原注为好。

⑦腐胔(cī 疵)：带腐肉的尸骨。胔又作“骴”、“髊”。　渐：浸泡。

⑧以法：刘文典本作“法法”，现依王念孙说改成“以法”。

⑨夏：夏朝的法统。下文“殷”指殷法。

【译文】

水性柔和而且清亮，但是没有出口的山谷里的积水，会长满青苔，这是破坏水的本性造成的。如果挖通谷口，使水道变深，再用土填塞过深的岩洞水潭，不让积水，使谷水能够顺势运行，从高往低流动，那么即使有带腐肉的尸骨流入浸泡，也不能弄污水质了。水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一污浊，一清澈，原因在流通还是不流通。社会风俗也是这样。如果真能疏导人们的善良天性，防止他们萌生邪恶之心，开发他们向善的正道，堵塞邪路，都朝一条正路发展，那么人民的品性便会美好，社会风俗便能淳美。人们之所以看重扁鹊，不是看重他根据病情调配药方，而是看重他能通过切脉，知道病根。

人们之所以看重圣人，不是看重他们根据罪行来量刑，而是看重他们知道动乱产生的根由。假如不培养形成良好的风俗，放纵邪恶任其泛滥，再动用刑法加以惩治，那么邪恶势力遍布天下，也没法禁绝了。禹用夏朝的法统，称王天下，兴旺发达，桀还是用的夏朝的法统，却遭灭亡；汤用殷代的法统，称王天下，兴旺发达，纣王也是用殷代的法统，却遭灭亡：这不是由于法度不存在，而是法统不能伸张，社会风俗已经败坏了。

【原文】

14 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无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①]，无师旷之耳也。故法虽在，必待圣而后治；律虽具，必待耳而后听。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晋献公欲伐虞，宫之奇存焉，为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赂以宝玉骏马，宫之奇谏而不听，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宝牵马而去[②]。故守不待渠堑而固[③]，攻不待冲降而拔[④]，得贤之与失贤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鲁[⑤]，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宁卫[⑥]，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⑦]。"无人者，非无众庶也，言无圣人以统理之也。

【注释】

①听：指听懂，欣赏。

②"抱宝"句：是说晋荀息灭虞以后又将送给虞公作诱饵的垂棘之璧、屈

产良马抢走。

③渠堑：壕沟，护城河。

④冲降：即"冲隆"，冲车。降通"隆"。

⑤臧武仲：春秋鲁国大夫。又称臧纥、臧孙、臧孙纥。历仕鲁成公、襄公、昭公几朝，《左传》记其事三十多次，以足智多谋著称。《论语·宪问》记孔子说"若臧武仲之知（智）"。《孔子家语·颜回篇》记载，颜回称道说："武仲世称圣人（通达先知的人）。"

⑥璩伯玉：参见九·4。璩又作"蘧"。

⑦所引《易》语见《周易·丰卦》"上六"爻辞。　丰其屋：房屋空荡荡的。丰：大，指空敞。　蔀其家：屋顶上散乱地盖着草席。　蔀（pǒu 剖上声）：小席，指铺席。　阒（qù 去）：虚空寂静。原文还有"三年不觌（dí 敌，见），凶"二句。《象》传解释爻辞说此屋主人因发财招祸，离家逃难去了，留下这荒凉的空屋。本书引用这条爻辞，借用"无人"的话，说明造成凶灾是因为没有圣人治国。

以上 12、13、14 三节说治国不在法制，而靠圣君贤臣施行教化。

【译文】

夏、商、周三代圣君的法统并没有亡失，可是后来的世道不能治理好，是因为没有三代圣王那样的智慧；六律都还存在，可是没有人能够听懂，是因为没有师旷那样的耳朵。所以法统虽然存在着，一定得等圣人出现以后才能治理好天下；音律虽然都在，一定得等名乐师才能听懂。所以国家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有法制，而是因为有贤人；国家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没有法制，而是因为没有贤人。晋献公要攻打虞国，宫之奇为了保存虞国，为这事睡不安，吃不香，晋君因此不敢对虞国用兵。后来晋献公用垂棘宝璧和屈产良马来贿赂虞君，向虞国"借路"伐虢，宫之奇劝阻虞公，虞公贪得宝璧良马，不听劝阻。宫之奇看到自己的谏言不被采纳，便离开了虞国。晋国的荀息灭掉虢国后返归的途中攻打虞国，兵不血刃就消灭了虞国，抱上垂棘宝璧，牵着屈产良马离开虞国回晋国去了。所以防守不靠壕堑的牢固，攻城不靠冲车的高大，取决于得到贤人与

否。所以臧武仲凭着智谋保住了鲁国，使天下诸侯不能灭掉鲁国；璩伯玉凭着它的仁德安宁了卫国，使天下诸侯不能危害卫国。《易》上说："房子空空，草席盖顶，窥视门缝，寂无一人……"所谓"无人"，不是说没有平民百姓，而是说没有圣人统领治理。

【原文】

15 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肤，镵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①。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诽誉以导之②，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无被创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显之名，民孰不从？

【注释】

①越：王念孙认为应为"越人"。越人以纹身为荣。原注作"越人以针刺皮，为龙文，所以为尊荣之也。"

②经：度量。

【译文】

人民如果没有廉耻，就无法治理他们。如果不修治礼义，谦耻的观念就树立不起来。人民不懂礼义，法律也不能迫使人民走正

路。不推崇美好的风尚废除丑恶现象，人民就不会追求礼义。没有法律当然不能治理国家，但是人民不懂礼义，法律也实行不了。法律能杀掉不孝的人，但是不能使人做到像孔子、曾子那样讲孝道；法律可以惩治盗窃犯，但是不能使人做到像伯夷那样廉洁。孔子的弟子中贤人七十个，培养的学生三千人，都是在家讲孝道，出外讲友爱，言辞有文采，行为可作表率，这都是教育形成的。墨子的门徒有一百八十人，都能够赴火踏刀，死不回头，这是教化所达到的。刻肌肤，刺皮肉，受伤流血，是最难做到的，可是越人习惯纹身来求得荣耀。圣明的君王处在上位，明辩好恶让百姓看清，衡量诽誉来引导人民，亲近贤才举用他们，轻视不贤的人黜退他们，人们没有受伤流血的痛苦，而有出人头地尊贵显耀的名声，他们谁个不肯听从教导呢？

【原文】

16 古者法设而不犯，刑错而不用[①]，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维时[②]，庶绩咸熙[③]，礼义修而任贤德也。故举天下之高以为三公，一国之高以为九卿，一县之高以为二十七大夫[④]，一乡之高以为八十一元士[⑤]。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知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⑥]，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⑦]，见难不苟免，

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英俊豪杰，各以小大之材处其位[8]，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轻，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贪鄙而向义理，其于化民也，若风之摇草木，无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临贤，虽严刑罚，民弗从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也。故圣主者举贤以立功，不肖主举其所与同。文王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灭，秦任李斯、赵高而亡，此举所与同。故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察其党与而贤不肖可论也。

【注释】

①错：措，设置。

②百工：这儿指百官。　维：思。　时：善。

③庶：众多。　绩：业绩。　咸：都。　熙：兴盛。这一句和上一句出自《尚书·皋陶谟》，这一句《皋陶谟》作"庶绩其凝（成功）"。

④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当是实数。

⑤元士：商、西周、春秋时统治者的最低一层，有元士、上士、中士、下士等。天子的士称元士，以和诸侯国的士相区别。

⑥隐义：暗合大义。　隐：隐含。

⑦比：朋比，结党营私。

⑧"英俊"二句：这儿用"英俊豪杰"来分称四等人才，只是相对而言，在字义上没有什么依据，后来四字成为同义词，不加区分。

【译文】

古代法律制定但没有人触犯，刑罚设置但不动用，不是本该用刑而不用，而是因为百官都想着做好本职工作，各项事业都兴盛成功，礼义建立起来并且任用了贤德的人才，刑罚没有可用之处。所

以举用下天的高才担任三公，举用一国的高才担任九卿，选拔一县的高才作二十七大夫，任用一乡的高才为八十一元士。所以智慧超过万人的称之为“英”，智慧超过千人的称之为“俊”，智慧超过百人的称之为“豪”，智慧超过十人的称之为“杰”。明了天道，洞察地理，精通人情，胸怀博大足以容纳众人，德行足以使远方的人归附，诚信足以统一不同的人的思想，智慧足以了解权变，这种人才是人中的“英”。德行足以施行教化，行为隐含着道义，仁慈足以得众人的拥戴，英明足以照亮下位的人，这种人才是人中的“俊”。行为足以作表率，智慧足以决断疑难问题，廉洁足以胜任分配财物的任务，诚信可以让人遵守盟约，办事值得别人仿效，说话可以引导人家，这种人才是人中的“豪”。坚守本职工作不荒废，待人以义不结党营私，碰上危难不苟且躲避，看到好处不随便捞取，这种人才是人中的“杰”。英、俊、豪、杰，各各按他们才能的大小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上，各得所宜，这样就能从本到末，以重制轻，在上位的唱导一声，人民便应和，在上位的一有行动，下面便紧紧跟随，四海以内，心往一处想，背弃贪婪鄙陋向往义理，这样来教化人民，如同风吹动草木，没有什么草木不随之摇摆倾伏的。现在让愚人去教育聪明人，让不贤的人凌驾在贤人之上，即使把刑罚搞得严酷，人民也不听从，因为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呀。所以圣明的君主举用贤才来建功立业，不贤的君主任用和自己一样的货色。周文王举用太公望、召公奭因而兴旺发达，齐桓公任用管仲、隰朋因而称霸，这是举用贤才建功立业的例子。夫差信用太宰嚭招致亡国，秦始皇和秦二世信用李斯、赵高导致速亡，这是任用和自己差不多的奸佞之徒的例子。所以观察他们举用怎样的人，治乱便看清了；考察他们的党与如何，他们是贤还是不贤便可以论定了。

【原文】

17 夫圣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虽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途，欲将以直大道[①]，成大功，犹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忧天下之不治，调和五味，负鼎俎而行[②]，五就桀，五就汤，将欲以浊为清，以危为宁也。周公股肱周室[③]，辅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诛之以定天下，缘不得已也。管子忧周室之卑，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国，民不得宁处，故蒙耻辱而不死，将欲以忧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乱也。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④]，故因卫夫人、弥子瑕而欲通其道[⑤]。此皆欲平险除秽，由冥冥至炤炤[⑥]，动于权而统于善者也。夫观逐者于其反也，而观行者于其终也。故舜放弟，周公杀兄，犹之为仁也；文公树米[⑦]，曾子架羊[⑧]，犹之为知也。当今之世，丑必托善以自为解，邪必蒙正以自为辟[⑨]。游不论国，仕不择官，行不辟污，曰伊尹之道也。分别争财[⑩]，亲戚兄弟构怨，骨肉相残，曰周公之义也。行无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趋也。行货赂，趣势门，立私废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术也。此使君子小人纷然淆乱，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并流，不注海者不为川谷；趋行蹐驰，不归善者不为君子。故善言归乎可行，善行归乎仁义。田子方、段干木轻爵禄而重其身，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领理百官，辑穆万民[⑪]，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此异行而归于善者。张仪、苏秦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约从衡之事，为倾覆之谋，浊乱天

下，挠滑诸侯，使百姓不遑启居[12]，或从或横，或合众弱，或辅富强，此异行而归于丑者也[13]。故君子之过也，犹日月之蚀，何害于明？小人之可也，犹狗之昼吠，鸱之夜见，何益于善？夫知者不妄发[14]，择善而为之，计义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赖也，身死而名足称也。虽有知能，必以仁义为之本，然后可立也。知能蹐驰[15]，百事并行，圣人一以仁义为之准绳，中之者谓之君子，弗中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使人左据天下之图而右刎喉，愚者不为也，身贵于天下也。死君亲之难，视死若归，义重于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则小；身之重也，比之义则轻。义所全也。《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16]。"言以信义为准绳也

【注释】

①直：王念孙认为应为"兴"。

②"伊尹"三句：原注作"伊尹七十说汤而不用，于是负鼎俎，调五味，仅然后得用。"

③股肱：用为动词，作周室的股肱。

④偶：合。

⑤卫夫人：卫灵公的夫人南子。　弥子瑕：卫若的嬖臣。

⑥炤炤：同"昭昭"。

⑦文公树米：原注作"文公，晋文公也。树米而欲生之(让米长出禾苗)也。"此事未详。

⑧曾子架羊：原注作"架，连架，所以备知也。"指给羊戴枷，不让触人。架通"枷"。

⑨辟："譬"的古字，等于说比拟。

⑩分别：即分。指分家之类。

⑪辑穆：和睦。这儿是使和睦的意思。

⑫启居：即起居。

⑬异行而归于丑：本书对策士苏秦、张仪这类人的看法有片面性。

⑭“夫知”句：王念孙认为当作“夫知者不妄为，勇者不妄发”。可供参考。但本节主要说智者，译文仍尊重原文，不补。

⑮蹐(jí 急)：小步走。《说文・足部》：“蹐，小步也。”上文“趋行蹐驰”的“蹐”同。

⑯引诗见《诗经・大雅・旱麓》，是该诗的第六章末二句。 恺悌：平易近人。 回：邪僻。“求福不回”指求福不用歪门邪道。

【译文】

圣人有时卑躬屈膝是为了以后大展宏图，有时弯腰曲背是为了以后顶天立地。所以他们之中有的虽然行走出没在偏僻幽暗的路上，但那为的是振兴大道，完成大事，如同穿过深山老林不能走直路，拯救落水的人不能不打湿脚一样。伊尹忧虑天下不太平，于是充当厨师，调和五味，背上鼎锅俎板四处奔走，曾五次去见夏桀，五次去见商汤，为的是把浑浊的世界变得清平，把危险的局势变得安宁。周公身为周王室的股肱重臣，他辅佐周成王，管叔和蔡叔勾结纣王的兄长的儿子禄父阴谋发动叛乱，周公诛杀了他们以安定天下，这是出于不得已。管仲忧虑周王室衰落，诸侯各国武力相攻，夷狄异族侵犯中原地区的弱小国家，人民不能安生，所以他蒙受被囚禁的耻辱不自杀，是忧虑夷狄的祸患，要平息夷狄的暴乱。孔子想实行王道，东西南北地奔走，游说了七十位君王但没有一个采纳他的主张，所以曾通过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和卫国嬖臣弥子瑕的关系，想打通门路实行自己的主张。他们都是想要平定危局，铲除恶势力，从黑暗走向光明，行为是灵活变通的，但都以美好的理想作统帅。观察赛跑的人，要看他返回时的状况；观察走路的人，要看他到达终点的情形。虞舜虽然流放了弟弟，周公虽然杀掉了兄长，但是他们仍然不失为仁人；晋文公虽然闹过种米想长出禾苗的笑话，

曾子虽做过给羊戴枷不让它害人的傻事，但是他们仍然不失为智者。当今的世界上，丑恶的人必定借善行来为自己辩解，邪恶的人必定披上正确的外衣拿自己和正人君子相比。他们游说不看是什么国家，求官不看是怎样的官职，行为不回避污浊，还说这样合伊尹之道呢。分财物时你争我抢，亲戚兄弟结怨，骨肉相残，还说这合周公之义呢。行为不讲廉耻，受辱舍不得死去，还说合管子的志向呢。行贿赂，趋炎附势，立私废公，结党拉派，博取上头欢心，还说这是孔子的方术呢。这样便使得君子小人混淆不清，没法弄清真假是非了。所以百川并流，不能注入大海的不算真正的河谷；都在忙忙碌碌地疾行快走，不归向善良的不算君子。所以好的言辞归结到行得通，好的行为得符合仁义。田子方、段干木轻看爵禄而看重自己的身体，不因为物欲伤害生命，不因为利益累赘身形。李克竭尽股肱之力，治理统领百官，使万民和穆，使他的君王活着时没有废弃的事，死后也不留下忧患。这是具体行为不同但都是归向善道的例子。张仪、苏秦家没有固定的处所，自己事奉的君王变化不定，干的是约纵连横的事情，出的是颠覆别国的计谋，把天下搞得乌烟瘴气，把诸侯搅得晕头转向，使百姓不能安生，或者合纵，或者连横，或者联合几个弱小的诸侯国，或者辅助富强的大国。这是具体做法不同，但都归结到丑恶的例子。所以君子的过失，就像日蚀月蚀，怎么能伤害它们的光明呢？小人也有可取之处，但那如同狗大白天吠叫，猫头鹰黑夜能看见，对善行有什么补益呢？聪明人不盲目乱动，一定选择善事做，考虑到合义才行动，所以事情办成功效足够依赖，死去以后名声值得称颂。虽然有智慧才能，必定得以仁义为根本，然后才能发挥智能的作用干出事业来。聪明能干的人都在那儿奔走，种种事物都在不断涌现，圣人只是拿仁义作唯一的准绳来评判那些人和事，合仁义的称他为君子，不合仁义的叫他作小人。君子虽然死去但他的名声不灭，小人虽然得势但他的罪恶抹不掉。假若让人左手拿着天下的版图，同时用右手刎颈自杀，愚蠢的人也不

会这么干，因为生命比坐天下可贵。但是有人为君王父母亲的灾难而牺牲生命，视死如归，因为道义比生命贵重。据有天下，要算大利了，但和生命相比，这利益又小了；生命是贵重的，但和道义相比，生命又轻了。人们舍弃宝贵的生命，正是为的保全道义呢。《诗》上说："平易近人的君子，追求幸福不靠歪门邪路。"说的是君子要以信义作为为人处世的准绳。

【原文】

18 欲成霸王之业者，必得胜者也。能得胜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为治之本，务在宁民；宁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①；节用之本，在于反性。未有能摇其本而静其末，浊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知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故不高宫室者非爱木也，不大钟鼎者非爱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为万民仪。今目悦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声，七窍交争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浇其身②，夫调身弗能治，奈天下何③？故自养得其节，则养民得其心矣。

【注释】

①节用：王念孙认为应为"节欲"。

②浇：浇薄，指使身体虚损。

③"夫调"二句：刘文典本"夫调"属上一句，王念孙认为"夫调"是"天和"之误。笔者将这个难讲通的"调"字处理成衍文。

【译文】

想完成霸王大业的人，必定是能获得胜利的人。能获得胜利的人，必定是强者。能强大有力量的人，必定是善于运用人力的人。善于运用人力的人，必定是得人心的人。能够得人心的人，必定是自身修养有收获的人。所以心性修养是自我修养的根本，而在上位者的自我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没有自我修养有所收获而失去人心的，也没有放弃自身修养却能得人心的。所以治国的根本，要务在于安定民生；安定民生的根本，在于使人民生活物资充足；让人民生活物资充足，在于不去侵夺农时；不侵夺农时，取决于统治者省简徭役兴建的事；省简兴建的事，取决于节制物欲；节制物欲，取决于返归清淡恬静的天性。没有谁能做到摇动树的根部而叫树梢静止的，也没有谁能做到弄浑水源而让水流清澈的。所以了解人的天性的实情的人，不去做天性所不允许做的事；懂得命运实情的人，不忧虑命运对人来说是对它无可奈何的。所以不修建高大的宫室，原因不是爱惜木料，不铸造大型钟鼎，原因不在舍不得铜铁等金属。只管依循天性命运来行事，那么你的制度就可以成为万民的仪表。现在有人眼睛爱瞧五色，嘴巴爱尝美味，耳朵沉溺于五音，眼、耳、鼻、口七窍争着享乐、舒服来伤害自己的天性，每天放纵邪恶的欲念来摧残自己的身子，自身都修养不好，又能把天下怎么样？所以在上位的人如果自我修养把握得紧，那么你统治人民便能获得他们的衷心拥戴了。

【原文】

19 所谓有天下者，非谓其履势位、受传籍、称尊号也[1]，言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2]，师起容关[3]，至浦水[4]，士亿有余万[5]，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战[6]。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以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纣有南面之名，而无一人之德[7]，此失天下也。故桀、纣不为王，汤、武不为放。周处酆镐之地方不过百里[8]，而誓纣牧之野[9]，入据殷国，朝成汤之庙，表商容之间，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毁鼓，偃五兵，纵牛马，搢笏而朝天下[10]，百姓歌讴而乐之，诸侯执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11]，鞭荆平王之墓[12]，舍昭王之宫[13]。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14]，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15]。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16]，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灵王作章华之台[17]，发干溪之役[18]，外内搔动[19]，百姓罢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20]，百姓放臂而去之[21]，饿于干溪，食莽饮水[22]，枕块而死。楚国山川不变，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则相率而殉之，灵王则倍畔而去之[23]，得民之与失民也[24]。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诸侯[25]。诸侯得道，守在四邻[26]；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汤处亳七十里，文王处酆百里，皆令行禁止于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27]。故得道则以百里之地令于诸侯，失道则以天下之大畏于冀州。故曰：无恃其不吾夺也[28]，恃吾不可夺。行可夺之道，而非篡弑之

行，无益于持天下矣。

【注释】

①传籍：象征君权的符印、图籍之类。

②“纣之”五句：所说的方位是以朝南方为基准的，左东右西，前南后北。

③容关：地名。

④浦水：水名。

⑤有：通“又”。

⑥傍：通“方”。逆，背。于省吾《诸子新证》释这个字说：“傍应读方……‘方戟而战’，犹言背戟而战。上言‘倒矢而射’，‘倒’与‘方’互文耳。”于氏的新证可为一说。古书用例如：《尚书·尧典》“方命圮族”，蔡沈集传说：“方命者，逆命而行也。”《马王堆汉墓帛书·称》：“疑则相伤，杂则相方。”伤、方对举。《镜花缘》第二回：“此事只好得罪，有方尊命了。”很像是仿《尚书》之辞。傍、方古音近，傍通方自无疑问。至于方作“违逆”讲，或因为方可通“防”、“妨”；或者方和“反”、“翻”音通义通。反、翻有倒覆义，正合于氏“互文”的说法。湖北沙市方言至今把普通话的“ang”读成“an”，如“汤”读成“摊”，“糖”读成“谈”，“巷”读成“汗”，“方”读成“翻”。武汉话说人家言语忤逆不逊为“翻”。又，傍与“旁”同。旁有“侧”义。侧有“倾”义，即翻倒的意思。《礼记·曲礼下》：“倒策侧龟于君前，有诛。”郑玄注：“侧，反侧也。”反侧即翻转过来。笔者此解和于氏通假说结论相合。

⑦德：王念孙认为应作“誉”。他将“德”理解为“德行”。其实德在古汉语中常当“感恩戴德”讲，用为动词。如《诗经·硕鼠》：“三岁贯女，莫我肯德。”《孟子·告子上》：“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得通“德”。纣王无德泽于民，无一民“德之”，不是比用“誉”字更顺理成章么？又，“一人”也可理解为帝王，那么这句是说纣王无帝王应有的德行。也通。王氏强调“名”和“誉”相对为文，只注重形式，不可取。

⑧“周处”句：刘文典断句为“周处酆、镐之地，方不过百里”。王念孙认为“之”是衍文，应以“周处酆、镐”为句，“地方不过百里”为句。两说都可通。

⑨誓纣：为伐纣誓师的意思。牧之野即牧野。

⑩朝：使朝拜。下句“朝之”的“朝”是一般用法，两例是对比的佳例。

⑪“烧高”二句：张华《博物志》：“（伍）子胥伐楚，燔其府库，破其九龙之钟。”原注：“楚为九龙之簴（jù 据）县（悬）钟也。” 簴，古代悬挂钟的架子的立柱，常刻兽形图。

⑫“鞭荆”句：原注作“荆平王杀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复仇。”楚平王杀伍子胥父亲的事参见十八·13。

⑬舍昭王之宫：原注作“吴之入楚，（吴）君舍乎（于）君室，（吴）大夫舍大夫室。”

⑭而为致勇之寇：王念孙认为应为“致勇而为之寇”。依王说这个“寇”当“敌”讲，指与吴人为敌。俞樾认为应作“为勇而致之寇”。说“致寇”指“致死于敌寇”，与吴军拼死作战。二说都可通。

⑮方命：王念孙认为“命”是“面”的误字。他说“方面”和“奋臂”对文，则解“方面”为“正面”、“对面”。依王说，命不算误字，而是方言同音借字。今楚地湖北孝感话仍读“面”如“命”，而且凡是普通话的“ian”孝感话大都读成“in”。又“方”有“并”义，其本义是相并的船（方舟）。并有“同”义。那么“方命”等于说“同命”，有“同生死”之意，是说百姓和昭王同心。《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樊哙说“与之同命”，即和刘邦同生死。此解比王说为好。又有人解释“方面”为“四面”，指效力百姓之多和踊跃。可供参考。

⑯将卒：王念孙认为当为“将率”。这句是说楚民自觉抗敌，无须指挥。

⑰灵王：楚灵王。

⑱干溪之役：原注作“灵王伐齐，以恐吴，次（驻军）于干溪也。” 干溪：地名，在今安徽亳县东南。

⑲搔动：即骚动。

⑳弃疾：即楚平王。他是楚共王之子，曾为蔡公。联合共王三子，杀死灵王。后又设计杀了另外二子，自立为君。昭王为其子。　公子比：共王儿子之一。

㉑放臂：等于说“甩手”。表示不管不顾。

㉒莽：原注作“草”。刘文典认为字应作“蓤”。

㉓倍：背。　畔：通“叛”。

㉔“得民”句：昭王也不是什么明君，不过他处在受吴国侵犯的地位，所以老百姓出于爱祖国之心而与吴人战。

㉕守：守卫者。所谓“守在四夷”是说天子德政遍及四方异族地区，四夷都

为之守卫。

㉖四邻：邻近的诸侯国。这句说和邻国关系好。下句"四境"指本国疆界。

㉗凡伯："凡"是周王室所立的国，为周公之后人所有，在今河南辉县一带。凡伯曾任周王室卿士。原注作"凡伯，周大夫。使于鲁，而戎伐之楚丘。"楚丘在今山东曹县东南。戎伐凡伯事见《春秋·隐公七年》。

㉘不吾夺：即"不夺吾"。

【译文】

所谓拥有天下，不是说只是登上君位，得到传国玉玺和图籍，称天子帝王的尊号，而是说还要能够充分运用天下的人力并且获得天下人的心。殷纣王据有的国土，东到东海，西到流沙，南到交趾，北到幽都，部队从容关布署到浦水，士卒有一亿多，可是最终他们都调转弓箭，倒戟攻打纣王。周武王左手握着黄钺，右手挥动白旄指挥义兵，纣王的部队便土崩瓦解，逃跑投降。纣王徒有南面称天子的虚名，却没有一个人拥戴他，这便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所以桀和纣算不上真正的王，汤、武赶他们下台，也不能叫犯上。周国处在酆、镐，土地方圆不超过一百里，可是在牧野誓师伐纣，攻占殷都朝歌，祭拜成汤的庙堂，旌表商容故里，加高比干的坟墓，把箕子从囚禁中释放出来，推翻纣王以后，便折断鼓椎，毁掉战鼓，收起各种兵器，把战马和运输给养的牛放到田野中去，插上笏板接受各路诸侯朝拜，老百姓纵情欢歌庆贺，诸侯带上珍禽来朝贡，这是由于周武王得民心。吴王阖闾侵犯楚国，五次攻进楚都郢城，焚毁府库中的粮食，砸破用刻有九龙的支架悬挂的编钟，鞭打楚平王的坟墓，阖闾住进了楚昭王的宫殿。昭王逃到随国，老百姓壮年男子们扶老携幼跟着昭王逃难，于是大家一起奋勇同吴军对抗，都同心协力为昭王战斗。在这时候，没有将领来统率布阵指挥，老百姓各自为战，拼死抵御，终于击退吴军，收复失地。楚灵王修筑章华台，发动干溪战役攻打齐国威胁吴国，引起内外骚动，百姓疲惫不堪，王

子弃疾乘老百姓怨恨的机会，拥立公子比为楚王，百姓都甩手背离灵王，灵王在干溪挨饿，只得吃野草，喝污水，倒在田野里死去。楚国的山河没有改变，土地面积没有缩小，老百姓的本性没有什么不同，在昭王统治时，老百姓一起为君王献身，但在灵王在位时，老百姓却背叛灵王离开了他，因为一个得民心一个失民心啊。所以如果天子得道，边远的四夷都成为天子的藩卫；如果天子失道，就只有诸侯为天子守土了。如果诸侯得道，四周邻国都会保护他；如果诸侯失道，只得自个儿防守国境了。所以商汤还在亳的时候，土地方圆只有七十里，文王在酆的时候，土地方圆只有百里，但是他们都能使天下人令行禁止。到了周王室衰落的时候，戎人敢在楚丘攻打周王室的卿士凡伯，打过以后安然离去。所以得道君王就能凭着方圆百里的地盘对诸侯发号施令；如果失道，就会据有偌大的天下还害怕一个州的诸侯。所以说：别指望人家不夺你的天下，可靠的是自己的江山夺也夺不走。你自己走的是丢掉天下的绝路，却非议人家推翻你的义举是篡弑作乱，这对保住天下有什么益处呢！

【原文】

20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绣，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穿隙穴，见雨零，则快然而叹之[①]，况开户发牖，从冥冥见炤炤乎！从冥冥见炤炤，犹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见日月光乎！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②]，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③]，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④]！其为乐岂不大哉！且聋者，耳形具而无能闻也；盲者，目形存而无能见也。夫言者，所以通已于人也；闻者，所以

通人于己也。喑者不言，聋者不闻，既喑且聋，人道不通[5]。故有喑聋之病者，虽破家求医，不顾其费。岂独形骸有喑聋哉？心亦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务通也：不明于类也。夫观六艺之广崇，穷道德之渊深，达乎无上，至乎无下，运乎无极，翔乎无形，广于四海，崇于太山，富于江河，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间无所系戾[6]，其所以监观，岂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浅而物变无穷，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问学之所加也。夫物常见则识之，尝为则能之[7]。故因其患则造其备[8]，犯其难则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寿，而观千岁之知，今古之论，虽未尝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谓有术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准则说[9]；欲知轻重而无以[10]，予之以权衡则喜；欲知远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则快射[11]：又况知应无方而不穷哉[12]，犯大难而不慑，见烦缪而不惑，晏然自得，其为乐也，岂直一说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13]，其为亲亦戚矣；享谷食气者皆受焉，其为君亦惠矣[14]；诸有智者皆学焉，其为师亦博矣[15]。射者数发不中，人教之以仪则喜矣，又况生仪者乎！人莫不知学之有益于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戏害人也[16]。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凿观池之力耕，则田野必辟矣；以积土山之高修堤防，则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马鸿雁之费养士，则名誉必荣矣；以弋猎博弈之日诵《诗》读《书》，闻识必博矣[17]。故不学之与学也，犹喑聋之比于人也。

【注释】

①叹：王念孙认为应作“笑”。

②石封：登泰山封禅刻石记功，仪式有金册石函之封，故名石封。据此，则“石封”是否泰山的别称，或指泰山上的巨石，未详。刘文典本“石封”加有地名符号。

③天都：天空。　盖：车盖。

④又况：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⑤人道：人的生理功能。或指人情。

⑥系戾：挂碍，乖违。

⑦尝：通“常”，经常。

⑧因：俞樾认为应为“困”。

⑨管：竹管，测量时用来瞄望。　准：水准仪。　说：悦。

⑩无以：无依凭，无法。

⑪金目：原注作“金目，深目，所以望远射准也。”深目即是使视力远（的器物），有人怀疑是类似眼镜的物件。或许是望远镜一类的东西。《居延汉简》中常用这个词。　射：陈观楼认为是衍文。

⑫知、哉：俞樾认为这两个字是衍文。“应无方而不穷”和下文“犯大难……见烦缪……”句式一样，统属“又况”两字。

⑬“夫道”二句：是说一切有形之物都由无形的道产生。

⑭其：指“道”。下文“其为君”、“其为师”的“其”同此。这几句把万能的“道”比作“君”、“亲”、“”，强调学习从根本上来说是掌握“道”。　亲：父母亲。道生万物，所以比之为“亲”。　戚：这儿是关系亲密的意思。

⑮“享谷”二句：享谷指普通人，食人间烟火的凡人。　食气者：指所谓求仙的人。　焉：之，代道。凡人仙人都离不开道。　君：君王。道主宰一切，所以用君比喻它。

⑯人：王念孙认为应为“之”。

⑰“闻识”句：依上文，这句前也应有个“则”字才好。

【译文】

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是衣和食。然而假若将一个人囚禁在一

间黑房子里面，即使用美味佳肴来养着他，给他穿上绮丽的衣服，他也快乐不起来，因为他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耳朵什么也听不到。假若挖个小缝洞，让他能看到雨点下落，他就舒心地笑了，更何况敞开房门打开窗户，让他从黑暗中看到光明呢！能在黑暗中见到光明尚且喜不自胜，更何况让他走出黑屋子坐到敞亮的厅堂上，看到日月的光辉呢！见到日月的光辉尚且心旷神怡地快乐，更何况登上泰山，站到石封上，远眺八方极远的地方，仰视天穹，有如车盖，俯视大地，长江黄河如带，万物尽收眼底呢！那种快乐难道不大么！再说那聋子，长有耳朵但是不能听到声响；那盲人，生有眼睛但是不能看到物体。言语，是用来向别人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听闻，是用来让自己了解别人的思想感情的。哑巴不能说话，聋子听不到声音，又哑又聋，就不能和人们沟通。所以患有聋哑病的人，虽然倾家荡产地求医，也在所不惜。难道只是身体才有聋哑病吗？人们的思想也有聋哑症呢。手指弯曲痉挛了，没有谁不设法弄直；可是心眼儿闭塞，却没人设法打通：这种人不明白类推呀。研究六艺的广博崇高内容，穷尽道德的深奥妙旨，让自己的精神境界达到上无顶点，下无底界，远无极限，遨游在无形之中，比四海广阔，比泰山崇高，比长江黄河富有，空旷通达，精明透亮，天地之间无所挂碍，凭着这样的胸襟来观察鉴别，哪能不伟大呢！人能够知道的事物很肤浅，而事物的变化无穷，从前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并不是因为智慧增长了，而是通过学习求教才增长知识的。事物经常见到便能认识它，经常做就可以学会。所以被祸患困扰过便懂得设防，遭受过困难便会能干。「一个人能够在短暂的一生中，学到千年的知识，通今达古，虽然这些知识不曾变更，其中的道理是向来就有的，不能说这种通今达古善于学习的人没有道术啊！人想知道高低但是缺乏这种能耐，教他使用管和水准仪来测量他就高兴了；想知道轻重但是苦于没办法，交给他秤来称量他就喜欢了；想知道远近但是没有能力，教他使用金目他就愉快了：更何况掌握了道术以后应付万

方智术无穷，遭到大难毫不畏惧，碰上烦难谬误不迷惑，安然自在，这种快乐，哪只是懂得一门小技后的那一丁点儿快感呢！那道，有形的万物都是由它生化而成的，它有如人的双亲，同人的关系可以说够密切了；世俗凡夫和离世仙家都接受道的支配，它有如明君，给人的恩惠可以说够大了；诸多聪慧的人都学习道术，它有如良师，学识可以说够渊博了。射箭的人多次发射不能中的，别人教他使用描准仪他就喜悦了，更何况制造仪器的人呢！人们没有谁不晓得学习对自己是有益的，可是不能坚持学习，是玩乐害成这样的。人们大多用无用的事来妨害有用的事，所以智慧不广博并且每天都虚渡过去。如果用开凿供观览的鱼池的力气去耕田，那么田野一定都开垦出来了；如果用堆积土山修高台的功夫去修堤防，那么水利一定充足了；如果用喂养狗马鸿雁的费用去供养士人，那么名声一定荣耀了；用射猎博弈的时光去诵读《诗》、《书》，那么见闻学识一定广博了。所以说不学习和学习，就像聋子哑巴和正常人相比。

【原文】

21 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终始，可谓知略矣。天之所为，禽兽草木；人之所为，礼节制度，搆而为宫室，制而为舟舆是也。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体也，其两爱之，一性也[①]。先本后末，谓之君子；以末害本，谓之小人。君子与小人之性非异也，所在先后而已矣[②]。草木[③]，洪者为本，而杀者为末；禽兽之性，大者为首，而小者为尾。末大于本则折，尾大于要则不掉矣[④]。故食其口而百节肥，灌其本而

枝叶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5],其养物也有先后,人之于治也,岂得无终始哉?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6],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故仁义者,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智伯不行仁义而务广地,故亡其国。语曰[7]:"不大其栋,不能任重。重莫若国,栋莫若德。"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8],基美则上宁[9]。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纲纪,治之仪表也。今商鞅之《启塞》[10],申子之"三符"[11],韩非之《孤愤》[12],张仪、苏秦之从衡,皆掇取之权[13],一切之术也[14],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闻而世传者也[15]。子襄北而全楚[16],北不可以为庸[17];弦高诞而存郑,诞不可以为常。今夫《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亲。故《韶》、《夏》之乐也,声浸乎金石,润乎草木。今取怨思之声[18],施之于弦管,闻其音者,不淫则悲。淫则乱男女之辩[19],悲则感怨思之气,岂所谓乐哉!赵王迁流于房陵[20],思故乡,作为《山水》之呕[21],闻者莫不殒涕。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22],而歌于易水之上[23],闻者莫不瞋目裂眦,发植穿冠。因以此声为乐而入宗庙,岂古之所谓乐哉!故弁冕辂舆,可服而不可好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弦漏越[24],一唱而三叹,可听而不可快也。故无声者,正其可听者也;其无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声清于耳[25],兼味快于口,非其贵也。故事不

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仪；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音不调乎《雅》、《颂》者，不可以为乐。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说掇取也，非天下之通义也。

【注释】

①一：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②所在：王念孙认为应作“在所”。

③草木：刘文典认为宜作“草木之性”。

④要：腰”的古字。　掉：摇摆。成语有“尾大不掉”，出《左传》。本书此处也是这条成语的来源之一。

⑤“天地”二句：王念孙认为两句应作“天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通“生”。

⑥弃义：王念孙认为应作“弃仁义”。

⑦语曰：王念孙认为应将上句“国”连此句“语”，作“《国语》曰”，“其”是衍文。“故亡”是一句。

⑧本：王念孙认为应为“木”。

⑨“基美”句：杨树达疑应作“基美则城坚，民安则上宁”。译文采用杨说。

⑩《启塞》：即《商君书》第七篇的《开塞》。孙诒让说《商君书》本作《启塞》，因为汉人避景帝刘启名讳而改“启”为“开”。“开塞”的含义各家说法不一。本书原注作“启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术也。”是说商鞅之法是奖励耕战，行严刑峻法。晁公武认为是“道塞久矣，今欲开之”。今人蒋礼鸿补正晁氏之说，确认“开塞”应据原书内容解释成开启被阻塞了的“汤、武以力征诛并诸侯定天下之道”。参见蒋氏《商君书锥指》中《开塞》的题解（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 51 页）。

⑪三符：原注作“申不害治韩，有三符验之术。”

⑫《孤愤》：《韩非子》篇名。

⑬掇取：拾取，相当于今语说“捡来的”，含贬斥之意。　权：一时之计，和“常”相对。

⑭一切：偶一相合，和“权”义近，有暂时适用的意思。　切：合。

⑮博闻：广泛流传。“博闻世传”相对为文，一横一纵，闻与传义近。

⑯“子襄”句：原注作“子襄，楚大夫。北，逐走。”子襄是楚庄王之子，共王

之弟公子贞，曾任令尹。　北：败。

⑰庸：原注作“常也。”

⑱思：悲感。张华《励志》诗：“吉士思秋，实感物化。”李善注：“思，悲也。”白居易《琵琶行》：“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思”旧读 sì(似)。

⑲辩：通“辨”，区别。

⑳“赵王”句：秦攻赵国，俘虏赵王迁，流放到房陵。迁是赵王名字。　房陵：地名，在汉中。

㉑《山水》：应为《山木》。参见《史记·赵世家》裴骃集解和张守节正义。　呕：同讴。

㉒“荆轲”二句：原注作“荆轲，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轲刺之。高渐离、宋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详见《战国策·燕策》。

㉓歌：歌词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易水：在今河北易县境内。

㉔朱弦：朱色琴弦。　漏越：许慎注作“漏，穿；越，琴瑟两头也。”孙诒让认为“漏越”即“疏越”，指使琴底穿孔而让音声舒缓。这儿借指这种琴瑟奏出的乐曲。此解与十九·11·⑤高注有异。

㉕吠：王念孙认为应为“咊”(yǎo 咬)，同“咬”，指淫声。见《玉篇》、《广韵》。

【译文】

凡是善于学习的人，能够明了天人关系，通晓治乱的根本，用平静的心情、清醒的头脑来思考，看到事物的来龙去脉，可以称得上懂得事物的要领了。上天所化育生长的，是禽兽草木；人类所制定的，是礼节制度，还能建造房屋，制作舟船车辆这类器具。作为治国根本的，是仁义；处在末节地位的，是法度。凡是人们用来求得生存的事，是根本；而那些导致死亡的，是末节。本和末，是连成整体的，对两者都爱护，是人的天性。把根本摆在首要地位，把末节放到次要位置，这种人称他为君子；用末节来伤害根本，这叫小人。君子和小人天性本来没有差别，不同的是先本后末和以末害本罢了。草

木的特点，粗大的是根本，细小的是末梢；禽兽的特点，头大尾小。草木如果末梢比根部粗大，就会折断；禽兽如果尾比腰粗，尾巴就摆不动了。所以禽兽从口中喂养它们，就全身肥壮；草木灌溉它们的根部，就枝繁叶茂。天地生长动植物有本有末，养育它们有先有后，人对于治理人事，难道能够没有头绪吗？所以仁义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如果我们不懂得致力于务本，却致力在务末上，那就等于抛开树根而去浇灌枝叶。再说法令的产生，是用来辅助仁义的，如果我们看重法令而轻视仁义，那就像贵重帽子鞋子而忘掉了头脚。所以仁义，是治国安民的厚实的基础。不加厚基础而扩张广度，房屋便毁坏；不加宽基础而增加房屋的高度，房屋便倾倒。秦始皇赵政不加强仁政建设却在一些末节上层层加码，所以被推翻了；智伯不施行仁义却醉心于扩展地盘，所以灭亡了。《国语》上说："不用大木作屋梁，承受不住重压。没有比国家更重的，没有比德更大的栋梁。"一国君王和他统治着的人民的关系，就像城墙和基础的关系，又像树木和根的关系，根深树木就牢固，基础打得好城墙就坚实，人民安定君王就安稳。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是天下普遍适用的纲纪，是治国的准绳。后来的商鞅的《启塞》，申子的"三符"，韩非子的《孤愤》，张仪、苏秦的纵横说，全是随手拾来的权宜之术，暂时适用的玩艺，不是治国的根本之计，它们不反映事物的永恒规律，也不能广泛长远地流传。楚国令尹子襄靠败北保全了楚国，但是败北不能成为常用的法术；弦高用欺诈保住了郑国，但是欺诈不能总是奏效。现在那《雅》、《颂》诗歌，全都是以真纯感情为基础抒写出来的雅正作品，所以君臣学习它们便和睦相处，父子学习它们便亲亲密密。所以《韶》、《夏》古乐，声音浸透金石，润泽草木。现在取用哀怨之音，用管弦乐器演奏出来，听了的人，不是淫乱就是悲伤。淫乱男女就乱了界限，悲伤就感染悲怨的风气，哪里称得上音乐呢！赵王迁被秦国俘虏后流放到房陵深山中，他思念故乡邯郸，创作了《山木》这首诗歌，听了的人没有不落泪的。荆轲西去秦国行刺秦始皇，

高渐离、宋意为他击筑，在易水之滨慷慨悲歌，听的人没有不两眼圆睁，怒发冲冠。如果因此就把这类诗歌当成音乐用于宗庙，哪里是古代所说的雅乐呢！所以皮弁、冠冕、大车，可以使用但是不宜喜爱；不调五味的太羹，可以吃但是不宜嗜好；朱色丝弦穿底的琴瑟奏出舒缓的乐曲，一唱三叹，可以听但是不宜沉浸在快感之中。所以无声的乐律，是用来修正能听到的乐音的；无味的清水，是用来调正大味食品的。淫荡的音乐虽然听着清爽，多味食品虽然吃着舒心，但是这些不是它们的可贵之处。所以不以道德为本的事，不能拿来作仪表；不符合先王之道的言论，不能用它作引导；和《雅》、《颂》不协调的音乐，不能当成正乐。所以商鞅、申不害、韩非、张仪、苏秦五人的言论，只不过是为方便游说而随手拾取的玩艺儿，算不上天下通用的义理。

【原文】

22 圣王之设政施教也，必察其终始，其县法立仪[①]，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备一物而已矣。见其造而思其功[②]，观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弥久而不垢。夫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于仓，圣人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故舜深藏黄金于崭岩之山，所以塞贪鄙之心也，仪狄为酒[③]，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④]，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师延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⑤]，师旷曰："此亡国之乐也。"大息而抚之[⑥]，所以防淫辟之风也。故民知书而德衰，知数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机而实衰也。巧诈藏于胸中，则纯白不备，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鸣[⑦]，而二

十五弦各以其声应；轴不运，而三十轴各以其力旋[8]。弦有缓急小大然后成曲[9]，车有劳逸动静而后能致远。使有声者，乃无声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动者也。故上下异道则治，同道则乱[10]。位高而道大者从，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义，小慧害道，小辩害治，苛削伤德。大政不险，故民易道；至治宽裕，故下不相贼；至忠复素，故民无匿情[11]。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吴起为楚减爵禄之令[12]，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吴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亡秦[13]，察于刀笔之迹[14]，而不知治乱之本也。吴起以兵弱楚，习于行陈之事，而不知庙战之权也。晋献公之伐骊，得其女，非不善也[15]，然而史苏叹之[16]，见其四世之被祸也。吴王夫差破齐艾陵，胜晋黄池[17]，非不捷也，而子胥忧之，见其必擒于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鲍叔、咎犯随而辅之，知其可与至于霸也。勾践栖于会稽，修政不殆[18]，谟虑不休[19]，知祸之为福也。襄子再胜而有忧色[20]，畏福之为祸也。故齐桓公亡汶阳之田而霸[21]，智伯兼三晋之地而亡。圣人见祸福于重闭之内[22]，而虑患于九拂之外者也[23]。

【注释】

①县："悬"的古字。

②造：始。

③仪狄：参见十九·6·⑳。

④疏：刘文典认为应作"流"，流放。

⑤师延：刘文典本正文作"师延"，原注作"师涓"。庄本正文、原注都作"师涓"。但注中另外又提到"师延"为纣王作歌。那么涓、延是两个人。正文应作

“涓”。原注说：“卫灵公宿于濮水之上，闻琴音，召师涓而写（仿）之，盖师延所为纣作朝歌北鄙之音也。”详见《韩非子·十过》。

⑥大：通“太”。　抚之：俞樾认为应作“抚止之”。其实“抚”本含有用手按住而阻止的意思，不必加“止”字。

⑦琴不鸣：王念孙认为“琴”应作“瑟”，瑟二十五弦。所谓“不鸣”，当指瑟身本身不发声，但有共鸣作用。

⑧“轴不”二句：运：庄本作“连”，刘文典本作“运”。连指连接，不连则指车轴不直接连辐条，辐条安在毂上。运则指运转。以用运为好，取不动以制动之意。　三十轴：刘文典本如此，庄本“轴”作“辐”，刘本当是误字。

⑨成曲：王念孙认为这两个字上应补“能”。

⑩异道、同道：参见九·12·⑤。

⑪“至治”四句：王念孙认为“相”、“情”是衍文。匿通“慝”，奸邪。

⑫减爵禄之令：王引之说应作“张减爵之令”，“禄”是衍文。

⑬商鞅之法亡秦：商鞅助孝公变法而强秦，本书将秦的灭亡归罪于商鞅立法，这是不对的。

⑭刀笔：刀笔吏。指实行吏治。

⑮“晋献”三句：参见七·18·⑥。

⑯史苏：原注作“晋献公得骊姬，使史苏占之。史苏曰：‘侠以衔骨，齿牙为祸也。’”是说后来骊姬在献公面前挑拨是非，酿成晋国内乱不休。

⑰“吴王”二句：参见十·11·⑩、十五·22。

⑱殆：通“怠”。

⑲谟：谋。

⑳“襄子”句：原注作“赵襄子再胜，谓伐狄，胜二邑。”　再：两次。

㉑“故齐”句：原注作“鲁庄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阳之田，桓公不背信，诸侯朝之也。”曹子劫桓公事参见十三·13·⑤。

㉒祸：王念孙认为是衍文。这句只说“福”。　重闭：指困境。

㉓九拂：原注释成“九曲”，指很多曲折。　拂：逆。“九拂之外”指处于顺境时。

【译文】

圣明的君王处理政事施行教化，必定明察事情的来龙去脉。他

们制定公布法令树立规范礼仪，必定弄明本末关系，不是只依据一件事防备一种情况就算了。看到事物的开始就考虑到它的成功，观察到事物的源头就知道它的流变，所以能够广泛施行不受阻遏，历时长久不受污损。河流发源于山中流进大海，庄稼长在田里收藏到仓库，圣人看到事物的发生就知道它们的归宿了。所以虞舜把黄金深藏到险峻的山中，用这种办法来堵塞人们贪婪鄙陋的念头。仪狄造出了酒，禹王尝过以后觉得味道甘美，于是流放了仪狄并且再不沾美酒，他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沉湎美酒的风气流行开来。师涓为晋平公演奏朝歌北鄙的靡靡之音，师旷在一旁说："这是殷纣王时的亡国之乐呀。"深深叹息着按住师涓的手不让弹下去，这是为了防止淫邪的风气。所以老百姓读了书以后德行便会衰败，懂得了术数以后纯厚便会衰败，知道用证券契约以后信用便衰败了，知道了巧诈以后诚实便衰败了。巧诈藏在胸中，洁白的品质便不完美，神圣的德行便不完全了。瑟身本身不发出乐声，但是它的二十五根弦各自按它们的声调应和；车轴自身不转动，但是三十根辐条各各用它们的支撑力使车轮旋转。琴瑟的弦有松紧粗细然后才奏出乐曲，车子的各个部件有劳逸动静的分工才能走到远处。使瑟弦发声的，是不发声的瑟身；使车子走到千里以外的，是不转动的车轴。所以君臣异道各司其职国家就太平，君臣同道职分相混国家就混乱。地位高而且道术大的，臣民就服从；担子重但道术小，就会灭亡。所以贪图小的快活伤害义，玩弄小聪明伤害道，小的巧辩妨害治，苛刻伤害德。伟大的政策没有险恶，所以人民容易遵从；最高妙的治术宽缓松动，所以下层百姓不为害；最精诚的忠实返归朴素，所以人民不奸邪。商鞅为秦国制定了连坐的法令，因而百姓怨声载道；吴起为楚国制定了削减爵位的法律，因而功臣纷纷叛变了。商鞅是天下最会实行法治的专家，吴起是天下最会用兵的能手。但商鞅的严刑苛法导致秦朝覆灭，因为商鞅只明白靠刀笔吏无情执法，却不懂得治乱的根本。吴起以军事削弱了楚国，因为吴起只熟悉行阵的事

务，却不懂得庙战的权谋。晋献公攻打骊人，得到了骊姬，这女人不是不美艳，可是史苏为这事感叹不已，他预见到晋国四代要因此遭内难。吴王夫差在艾陵打败齐国，又在黄池战胜晋国，并不是不算胜利，可是伍子胥为这忧虑，他预见到夫差必定被越王擒获。齐国公子小白逃往莒城，晋公子重耳流亡到曹国，不是不困窘，可是鲍叔跟着小白，咎犯跟随重耳，辅佐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可以称霸诸侯。勾践退守会稽山，修明政事，毫不懈怠，谋划复国，从不休止，因为勾践知道祸可以变为福。赵襄子伐狄人两次取胜却面有忧色，因为他害怕福会转化成祸。所以齐桓公丢掉汶阳的田地给鲁国因而称霸，智伯兼有晋国的地盘反而灭亡。圣人能从重重障碍中看到福，而在艰难曲折还在老远时便忧虑祸患的到来。

【原文】

23 原蚕一岁再收[①]，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为其残桑也。离先稻熟[②]，而农夫耨之，不以小利伤大获也。家老异饭而食，殊器而享，子妇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费也，然而不可省者，为其害义也。待媒而结言[③]，聘纳而取妇[④]，初绕而迎亲[⑤]，非不烦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处相司，有罪相觉，于以举奸，非不掇也[⑥]，然而伤和睦之心，而构仇雠之怨[⑦]。故事有凿一孔而生百隙[⑧]，树一物而生万叶者。所凿不足以为便，而所开足以为败；所树不足以为利，而所生足以为涉[⑨]。愚者惑于小利，而忘其大害[⑩]。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⑪]，为其来蛉穷也[⑫]；狸执鼠而不可脱于庭者[⑬]，为搏鸡也。故事有利于小而害于大，

得于此而亡于彼者。故行棋者或食两而路穷[14]，或予踦而取胜[15]。偷利不可以为行，而智术不可以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乱政矣。治由文理，则无悖谬之事矣；刑不侵滥，则无暴虐之行矣。上无烦乱之治，下无怨望之心，则百残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16]。故《书》曰："能哲且惠，黎民怀之，何忧欢兜，何迁有苗[17]！"智伯有五过人之材[18]，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不爱人也。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19]，而身虏于秦者，不知贤也。故仁莫大于爱人，知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虽察慧捷巧，劬禄疾力[20]，不免于乱也。

【注释】

①原蚕：夏季第二次孵化的蚕。　原：再。　收：王念孙认为应作"登"，成熟。刘文典认为作"熟"。收字也通。

②离：稻谷落在田中，第二年自生的禾叫离，结实少。

③结言：订婚约。

④取："娶"的古字。

⑤初：孙诒让认为应作"袀"(jūn 均)。袀指纯色。孙氏认为这儿指玄色礼服。　绕：同"冕"，礼帽。袀绕这儿用作动词。

⑥掇：取用。

⑦"然而"二句：王念孙认为应作"然而不可行者，为其伤和睦之心，而构仇雠之怨也。"原文隐含着"不可行"的语意。

⑧生：俞樾认为应作"开"。原文也通。

⑨涉：通"秽"，害。

⑩"而忘"句：刘文典认为此句下当有"不可以为法也"六字。

⑪庠：王念孙认为是"席"的误字。　昌羊：见十七·3·⑦。

⑫蛉穷：见十七·3·⑦。

⑬脱：或解释为使离开，“不可脱”可以指发现了即消灭掉。或解释成通“托”，托身，指呆在院子中。后一解释为好。

⑭食两：吃掉对方两个子。

⑮予踦：等于说让对方一着。　踦：单。

⑯所：王念孙认为应作“所以”。

⑰所引《书》文见《尚书·皋陶谟》。

⑱“智伯”句：原注作“智伯美髯长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艺毕给（足），三材也；攻（或作“巧”）文辩慧，四材也；强毅果敢，五材也。”

⑲齐王建：战国末齐君。　三巧：原注作“力能引强（硬弓），走先（超过）驰马，超能越高。”

⑳劬（qú 渠）禄：劳苦忙碌。禄通“碌”。

【译文】

原蚕一年可以成熟两次，这不是没有收益，但是国家法令禁止两收，为的是收两次会伤害桑树正常生长。离谷比稻子先成熟，可是农民锄掉它们，是不因为小利影响大收获。家中长者吃不同的饭食，用不同的食具进餐，儿媳妇赤脚送食物到厅堂里，跪着给长者斟倒羹汤，这样做不是不费事，而不省去这套礼节，是因为如果省掉会妨害义理。由媒人说定婚约，男方纳聘礼以后再娶媳妇，男家派人穿上礼服去迎亲，这样做不是不麻烦，但是不能改变这套礼仪，是用来防止淫乱。让老百姓左邻右舍互相暗中监视，谁家有人犯法便加以告发，这样来举报奸情，这种做法不是不能采用，但是不采用，因为这种做法伤害人民之间的和睦关系，结下仇怨。所以有些事情挖一个小孔便会导至开裂百处缝隙，栽一棵树苗便会长出千枝万叶。挖的小孔不能带来方便，但随之开裂的缝隙会把事物整个搞坏；栽一棵树苗不能带来利益，但长出的枝叶足够酿成祸害。愚蠢的人被小利迷惑，却忘掉了那大害。昌蒲虽然能除去跳蚤虱子，但人们不用它编席子用，因为它会引来蛉穷虫；狸猫会捉老

鼠，但人们不让它寄住在院子里，因为它会吃鸡。所以有些事利小害大，这里有所得那里有所失。所以下棋时有时吃掉对方两颗子反而走上死路，有时让一着反而取胜。苟且取利不能当成德行，凭智术办事不能效法。所以仁和智是人的美好资质。所谓仁，就是爱人；所谓智，就是了解人。能爱人就不不会施行酷刑，能了解人就不会乱政了。根据礼义治国，就不会发生荒谬的事了；刑罚不滥用，就不会有暴虐的行为了。上面没有烦琐杂乱的治术，下面没有怨恨的情绪，那么就百害消除并且中和的局面兴起。这就是三代昌盛的原因。所以《书》上说："君王能圣明而又仁惠，百姓就归顺，哪用为欢兜忧虑，哪用迁徙有苗！"智伯有着五种超人的才能，但免不了死在别人手里，因为他对人不仁爱。齐王建有三种超凡的巧技，但被秦国俘虏，因为他不了解贤人。所以仁没有比爱人更大的，智没有比了解人更大的；仁和智不具备，即使明察聪慧敏捷灵巧，劳苦忙碌，费大气力，也不免出乱子。

卷二十一　要　略

【题解】

本篇是作者的“自序”。在这篇序言里，作者详尽地说明了本书的基本内容、写作目的、写作原则和形式。

本书的基本内容是“究”“天地之理”，“接”“人间之事”，“备”“帝王之道”，也就是以“道”为核心，用“道”来解释天理人事，为帝王提供治术。作者对每篇的内容、旨意作了比较准确的概括。作者回顾了从周初到战国末期道、儒、墨、法、刑名、纵横等家学派学说的产生过程，说明一定的学说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又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从而暗示本书也是要为西汉的统治服务。作者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写作原则，那就是把“论道”和“言事”紧密结合起来，以道统事，以事证道，落脚到用道来解释和改造世界。为了体现这一原则，作者强调繁复、曲折、详尽、铺张的写法，力求通过大量的事实和反复申述，让人们理解接受作者的思想。作者自认为对全书的结构、线索也作了精心安排，各篇的次第是按内容关系顺次勾连推进的。

【原文】

1 夫作为书论者①,所以纪纲道德②,经纬人事③,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④,繁然足以观终始矣⑤。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⑥,靡散大宗⑦,惧为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⑧;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⑨,又恐人之离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⑩。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氾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也。

【注释】

①作为:写作。作、为义同。 书论:著述。

②纪纲:治理,整治。

③经纬:治理规划。

④抽引:提取,提炼出。 玄妙:深奥。 才:质。“中才”疑指事物的本质,等于说“真谛”。

⑤繁然:繁多的样子。上一句含自谦的意味,是说本书缺乏理论深度。这一句自我评价恰如其实,本书内容之广泛,文字之繁复确可谓“繁然”。看来作者是在用丰富的材料和铺张的语言来弥补理论的不足。

⑥剖判:详细剖析: 纯朴:原注作“太素”,指事物的原状。

⑦靡散:分解剖析。 大宗:事物的本原。

⑧为;俞樾认为是衍文。

⑨“故多”二句:承“繁然”。 “故”字这里没有“所以”的意思。本书喜用“故”字承接上下文而无确义。“总凡举要”到“就末也”这个并列复句,委婉地说明本书在写法上既注意讲清道理,又注意摆事实,把二者结合起来,避免空

谈理论令人不懂，也避免就事论事，让人抓不住要义。下两句进一步申述这个意思。从全书看，这种写法是做到了的。

⑩化：造化。指道。　游息：遨游止息，即在一起的意思。

这一节说明本书的基本内容是"道德"和"人事"两个方面，道德统领人事，人事证明道德，最终是要用道德来改造人事。在写法上是理论和实际的紧密结合。

【译文】

著书立说的目的，是用来宏扬道德，规划人事，上考察天道，下揆度地理，中沟通各种事理。本书虽然未能提炼出深奥的真谛，但广泛涉猎和详尽的阐述足以让人们看清事物的过程了。如果只是提纲挈领，而不详尽分析事物的原始状态，剖析事物的本质，就担心人们糊里糊涂地不能了解事物的本质；如果只是言辞反复，广泛称引，又怕人们离开了根本而趋就枝节。所以只讲大道而不结合人事，就无法把道运用到主宰世事的行动中去；如果只是就事论事而不阐发大道，那么就没法同造化融通。所以著述二十篇，它们是：《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氾论》、《诠言》、《兵略》、《说山》、《说林》、《人间》、《修务》、《泰族》。

【原文】

2《原道》者，卢牟六合①，混沌万物②，象太一之容③，测窈冥之深，以翔虚无之轸。托小以苞大④，守约以治广，使人知先后之祸福，动静之利害。诚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观矣。欲一言而寤，则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欲参言而究⑤，则外物而反情。执其大指，以内洽五

藏[6]，瀐濇肌肤[7]，被服法则，而与之终身，所以应待万方，览耦百变也，若转丸掌中，足以自乐也。《俶真》者，穷逐终始之化，嬴埒有无之精[8]，离别万物之变，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遗物反己，审仁义之间，通同异之理，观至德之统，知变化之纪，说符玄妙之中，通回造化之母也[9]。

【注释】

①卢牟：原注作"犹规模也。"有规划观察的意思。

②混沌：探索混沌时期。"混沌万物"相当于探究万物的始原。

③象：拟，描摹。

④苞：包容。

⑤参：三。"一"、"再"、"参"并不表示先后顺序，只表示平列关系。

⑥藏：内脏。

⑦濇：王念孙认为应为"渍"。瀐、渍义同，指浸润。

⑧嬴：原注作"绕匝也。"指周密。 埒(hū 呼)：原注作"靡烦。"指细致。

⑨通回：王念孙认为应作"通迵"，迵同"洞"，和"通"义同。 造化之母：造化之原。 从"《原道》者"至下文"此《鸿烈》之《泰族》也"是本篇中的一个整体，是本书各篇的内容提要，可以各自成段，也可以合成一大段。分则每段太短，合则一段嫌长。笔者试把内容比较贴近的篇的提要归成一节，文字多少适中，更想借此表现笔者对全书结构线索的理解。参见本卷"附录"《本书内容结构表》。

【译文】

《原道》篇，考察六合，探索万物的原初状态，描摹元气的形象，探测大道的深远，来翱翔在虚无的界域中，精神寄托在小处却能包容广大的世界，把握着简约的道术却能治理广泛的事物，使人们懂得祸福发生的先后次序，行为举止的利害关系。如果人们真的通达了以上这些旨意，那就可以胸怀宽阔，眼光远大了。如果要用一句

话来说明其中的道理，那就是尊崇天道并且保守真纯；如如果用第二句话来说通其中的道理，那就是轻视物欲而贵重身体；如果用第三句话来深究其中的道理，那就是抛开外物而返归天性。把握住这些要旨，用它们来调和五脏，浸润肌肤，接受并且运用这些法则，和它们终身不离，就可以凭它们对付四面八方千头万绪的事物，观览和适应事物的变化，如同在手掌中转弄弹丸，足够自得其乐呢。《俶真》篇，透彻地探究宇宙从头到尾的演化过程，周密细致地剖析有形的万物以无形演变而来的精深道理，分辨万物的变化规律，把生死两种形态同一起来，让人们抛弃外物返归自己的本真，审慎地对待施行仁义的问题，弄清事物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道理，认识"至德"的统率地位及其流变规律，解说玄妙的符验现象，通达到造化的本原。

【原文】

3《天文》者，所以和阴阳之气，理日月之光，节开塞之时[1]，列星辰之行，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2]，使人有以仰天承顺，而不乱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穷南北之修，极东西之广，经山陵之形，区川谷之居，明万物之主，知生类之众，列山渊之数，规远近之路，使人通回周备，不可动以物，不可惊以怪者也。《时则》者，所以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3]，形十二节，以为法式，终而复始，转于无极，因循仿依，以知祸福，操舍开塞，各有龙忌[4]，发号施令，以时教期[5]，使君人者知所以从事。

【注释】

①节：节制，掌握。 开塞：开启和闭藏。 时：季节。春夏生长为“开”时，秋冬收藏，是“塞”时，四季的“开塞”大致是这样。

②五神：即“五星”之神。参见三·6。

③人则：指人体的构造。参见三·40。

④龙忌：指鬼神的禁忌。

⑤期：通“惎”，教。

【译文】

《天文》篇，是用来调和阴阳二气，理顺日月的光辉，掌握开启闭塞的季节，排列星辰的运行轨迹，了解逆行顺行的变化，避开忌讳灾殃，顺应天时的感应作用，效法五星之神的常规，使人们有能力仰承顺应天道，不乱常规。《地形》篇，是用来探究清楚南北的长度，东西的广度，划分山林、河谷的分布和形势，明确万物的主宰，了解生物众多的种类，列举山渊的数量，规划道路的远近，让人们通达四周，不会因为怪异的物象而受惊吓。《时则》篇，是用来向上顺应天时，向下充分利用地力，依据自然法则，行为适当，与人体构造相合，定出十二个月，作为法式，终而复始，运转无穷，人们遵循仿照，从而了解祸福的来由，掌握取舍开闭的原则，明白各自的鬼神忌讳，使君王知道施政的依据，正确地发布政令，按照时令特点采取教化措施。

【原文】

4《览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沦无形也，纯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揽物引类，览取挢掇①，浸想宵类②。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

滞，决渎壅塞[3]，引人之意[4]，系之无极，乃以明物类之感，同气之应，阴阳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远观博见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5]，而晓寤其形骸九窍取象与天[6]，合同其血气，与雷霆风雨[7]，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并明[8]，审死生之分，别同异之迹，节动静之机，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爱养其精神，抚静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坚守虚无之宅者也。《本经》者，所以明大圣之德，通维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变[9]，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贬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聪明，精神之感动[10]，樽流遁之观[11]，节养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注释】

①挢(jiǎo 绞)：原注作"取也。"　掇：拾取。

②浸：渐渐。　宵：通"肖"，相似。

③决渎：疏通河道。　壅塞：填补险要之处。所谓"穿通窘滞"、"决渎壅塞"是比喻阐明物类之间难以理解的微妙关系。《览冥》把这类微妙关系大都解释成"同气相应"。

④引人之意：引导人们的意识。

⑤原本：推究(本原)。

⑥取象：仿效，取法。　与：又作"于"。　：天象，自然。

⑦与：如，也可看成介词，和。

⑧并明：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⑨埒略：这里和"明"、"通"义近。

⑩感动：受外界影响而不安定。上句的动词"黜"管到这一句止。

⑪樽：原注为"止"。樽通"撙"(zǔn 尊上声)，从全部财物里节省下一部分，这里有节制、压抑的意思。　流遁：原注为"披散"，即分散，指物欲对精神的损害。参见八・10。

【译文】

《览冥》篇，是用来说明人的最精诚之情能够上通九天，最微妙的道是可以进入到无形之中的，纯粹的道德是最清纯的，昭明是可以通向冥暗的，于是总揽万物，援引同类，观察搜集，细致深入地思考同类事物的微妙关系。对其中可以使人理解有具体形象能描绘的，就疏通疑难，清除障碍，引导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无限的客观世界联系沟通，来明了物类因为同气互相感应，阴阳二气相融合，显示出一定的征兆，这样让人们能够看得远看得广。《精神》篇，是用来探究人的生命的来原的本质，从而领悟到形体九窍是仿效大自然的，人的血气和雷霆风雨相同，人的喜怒和昼夜寒暑的变化类似，弄清生和死是天定的自然现象，辨明事物的相同和差异的关系，从而控制人的行为举动的要害，让人的性情返归根本，这样来使人爱惜保养自己的精神，安定魂魄，不因外物改变自己的天性，而牢守在虚无的境域中。《本经》篇，是用来阐明最神圣的德，通解初始时期的道，列述道德从盛到衰的历史变化过程，来褒扬古圣先王世道的兴隆旺盛，同时贬斥末世的邪恶政事，从而让人们除掉耳目的聪明，避免精神受外物刺激而荡动，抑制五种损害精神的物欲，调节用来养性的中和之气，分清帝王所持的不同治世之术，列序不同治术的高下等次。

【原文】

5《主术》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责[①]，使群臣各尽其能也。明摄权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②]，考之参伍，所以使人主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数直施而正邪[③]，外私而立公[④]，使百官条通而辐辏，各务其业，人致其

功，此主术之明也。《缪称》者，破碎道德之论[5]，差次仁义之分[6]，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德[7]。假象取耦[8]，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9]：所以曲说攻论[10]，应感而不匮者也。《齐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风气，通古今之论，贯万物之理，财制礼义之宜，擘画人事之终始者也[11]。

【注释】

①作：王念孙认为是衍文。这句的意思是“因任其臣而督责其功”（王氏语）。也就是“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主术》）。

②提：挈，称引。　责：求。

③直施：使曲者变直。　施（yì 义）曲弯。　正：使正。

④外：等于说弃。

⑤破碎：仔细剖析。

⑥差次：等次。这儿是分等次的意思。

⑦总同：汇聚，归结。

⑧假：借，利用。　耦：同“隅”，角落，指个别事例。

⑨“断短”二句：把竹木断成一段一段，来备小用处。比喻写得细碎具体，以便说明种种事理。本篇写法上确有这一特点，以致层次难分。

⑩曲：周密细致。　攻：通“工”，也是细密的意思。“曲说攻论”仅就写法而言，不能理解成“片面之说”、“巧辩之论”。作者“曲说攻论”的目的是“应感而不匮”。

⑪擘画：这儿有描绘的意思。

【译文】

《主术》篇，说的是统治人民的事，是用来告诉君王依循规律任用人才，督促群臣，使他们各尽其能。说明君王应该总揽控制权力，来驾驭臣下，抓住他们的职分，要求完成本职任务，做到名实相符，

反复参照考查，这样来让君王掌握着治理天下的术数要领，不随意喜怒。这种术数便是使弯曲的变直，使歪邪的变正，抛开私心树立公心，让百官有条不紊并且如同辐条凑聚在车毂上一样地围绕在君王身边，各尽其职，人人都能建功立业，这便是君王英明的治术。《缪称》篇，剖析关于道德的理论，区分仁义的等次，间杂人间事务，归总到神明的德上。借助各种现象选取个别事例来作譬喻；条分缕析，节细段短，来适应细致阐述的需要：这样来周密细致地解说论证，以求人们感觉到的现象都能从中找到答案。《齐俗》篇，是用来说明众生各有短有长这一点是一致的，九夷都有各自的风气这一点是相同的，从而贯通古今万物都共同的异同道理，断定礼义必须适合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体情况这个共同规律，从而描绘出人世之事的发展全貌。

【原文】

6《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氾论》者，所以箴缕缭緵之间[①]，攕揳唲齵之郄也[②]，接径直施[③]，以推本朴，而兆见得失之变[④]，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没于势利，不诱惑于事态，有符曮晲[⑤]，兼稽时势之变，而与化推移者也。《诠言》者，所以譬类人事之指，解喻治乱之体也，差择微言之眇[⑥]，诠以至理之文，而补缝过失之阙者也。

【注释】

①箴：同“针”。　缕：丝线。这儿用作动词，是缝缀的意思。　縩（cài 蔡）繺（shǎi 晒上声）：原注作“縩，绡煞也。”　繺：《集韵》：“襰褷，衣破。褷或作缬。”（转自《康熙字典》）褷、缬是繺的异体字，又作𧝢”，见《集韵》。布帛、衣物破叫縩繺。这里泛指缝隙、破绽，比喻人们认识上的缺漏。

②攕（jiān 尖）：通“櫼”，楔子，用《说文通训定声》说。　揳（xiē 楔）：原注作“塞也。”指把楔、钉子等锤打到其他东西里面去，多为填塞缝隙使牢稳。攕和揳同义。许慎原注“攕”为“菥”（shi 师，草名），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菥’当据景宋本作‘薛’。薛即榝（楔）字之假（通假）。”按：今方俗语把用薄物垫稳桌子脚、柜子底座等叫“sai”或“shai”，意思和“揳”相近。许慎注正是借用音近字“菥”记录了“sai”或“shai”这个口语词。吴承仕改字之说值得怀疑。　哾（wā 蛙）齵（óu 殴阳平）：牙齿参差歪斜不整齐。这种牙齿必多缝隙。　郄：通“隙”。“哾齵之郄”和上句的“縩繺之间”喻意相近。这两句是说《氾论》的写作目的是要弥补人们思想上的缺陷漏洞。本书多次讲到人的“心”也有聋哑盲症，需要治疗。

③接径：捷径。　直施（yì 义）：使邪曲变直，即变弯路为直路。　施：原注作“邪。”

④兆见：等于说预见。

⑤有：又。　符；符合，应验。　晲（yǎn 眼）晲（nǐ 拟）：日行的轨道。借指天道。

⑥差（chāi 钗）择：选择。

【译文】

《道应》篇，收集采取已经成功的事，回顾古人走过的道路，考察祸福利害互相转化的现象，来验证老子、庄子的学说，用来应证得失变化的趋势。《氾论》篇，是用来缝缀人们思想上的裂缝，填补人们心灵的缺陷，把弯路变成毕直的捷径，来推究事物的本原，从而预见得失的变化、利弊的转化，这样来让人们不致于随便淹没在势利的欲海之中，不受眼花缭乱的世俗之事的诱惑，既能符合天道，又能看清时势的变化，从而与造化同步前行。《诠言》篇，是用来

通过譬喻推论人事的要旨，剖析说清治乱的本原，精选微妙的言辞，用最有条理的文字详尽诠释，从而弥补人们思想上的过失缺陷。

【原文】

7《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1]，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所以知战阵分争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坚守之非德不强也。诚明其意，进退左右无所失击危[2]，乘势以为资，清静以为常，避实就虚，若驱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

【注释】

①形机：形势机变。有人认为这一句当作"形势之机"。

②击危：击通"系"。危通"诡"。系诡指挂碍。 失：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译文】

《兵略》篇，是用来阐明战必获胜、攻必夺取的术数，战争形势的灵活机变原则，诡诈的多种手段，体察遵循客观规律的真理，把握以后制先的理论，这样来懂得解决战争矛盾离开了道是行不通的，攻取坚守离开了德是强大不起来的。如果真能明白上面这些意思，就能进退左右没有挂碍，利用气势作为资助，以清静作为常法，避实就虚，驾驶战争如同驱赶群羊般得心应手。这就是论说战争的意图。

【原文】

8《说山》、《说林》者，所以窍窕穿凿百事之壅遏[①]，而通行贯扃万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意，解堕结细[②]，说捍抟囷[③]，而以明事埒事者也[④]。

【注释】

①窍窕：孔隙。这儿用为动词，是穿通的意思，和“穿凿”义同。 壅遏：阻塞。

②解堕：解脱。 堕：脱落。 结细：王念孙认为应为“结纽”。

③说：王念孙认为通“脱”。 捍：王念孙认为是“择”之误，择通“释”。脱、释都是解开的意思。 抟囷：卷束。等于说缠结成团的疙瘩之类难解开的东西。以上各句中，窍窕穿凿、通行贯扃、解堕、说释意思相类似；壅遏、窒塞、结纽、抟囷意思相类似。这几句共通的意思是说《说山》、《说林》的写作意图是解开人们思想上的疑难。这两篇主要讲思想方法，这儿的概括是准确的。

④事埒：事物的征兆。王念孙认为第二个“事”是衍文。

【译文】

《说山》、《说林》两篇，是用来凿开各种事物的阻塞之处，从而使万物贯通起来。借用譬喻，取用物象，涉及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事物，来引导人们的思想意识，解开死结和疑团，从而明白各类事物的征兆。

【原文】

9《人间》者，所以观祸福之变，察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①]，标举终始之坛也[②]，分别百事之微，敷陈存亡之机，使人知祸之为福，亡之为得，成之为败，利之为害也。诚喻

至意，则有以倾侧偃仰世俗之间[③]，而无伤乎谗贼螫毒者也。《修务》者，所以为人之于道未淹[④]，味论未深[⑤]，见其文辞，反之以清静为常，恬淡为本，则懈堕分学[⑥]，纵欲适情，欲以偷自佚，而塞于大道也。今夫狂者无忧，圣人亦无忧。圣人无忧，和以德也；狂者无忧，不知祸福也。故通而无为也，与塞而无为也同[⑦]，其无为则同，其所以无为则异。故为之浮称流说其所以能听[⑧]，所以使学者孳孳以自几也。

【注释】

①钻脉：等于说研究清脉络。

②标举：揭示。 坛：通“嬗”，变更，变迁。

③有以：有办法。 倾侧偃仰：等于说屈伸俯仰，周旋应付。

④淹：精通，深入理解。

⑤味：旨意。或指体会。

⑥“见其”四句：《修务》篇主张积极无为，努力进取，建树功业，反对把“无为”理解成无所事事。所以这几句有这种说法。所谓“见其文辞”，是说只从字面上肤浅地理解“无为”的含义，如“清静”、“恬淡”之类。 分学：离开学习。 偷：苟且。 佚：安逸。

⑦同：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⑧浮称流说：当指浅显通俗的述说。《修务》篇用了大量通俗易懂的比喻和事例来反复说明学习的重要性。 其：人们。 所以：当作“所”。“所能听”，能听得懂的。

【译文】

《人间》篇，是用来观察祸与福、利与害的互相转化，研究得和失变化的轨迹，揭示出事物始终的更替过程，辨析各种事物的隐微之处，铺述存亡的关键，让人们懂得祸可以转变成福，失可以转变成得，成功可以转变成失败，利可以转变成害。如果人们真能明白

以上这些最深刻的道理，那么就有办法周旋俯仰于世俗之间，因而不会被谗佞之徒、奸贼和心毒手辣的人伤害。《修务》篇，是用来针对人们对于道未能深刻透彻的认识理解，只看到字面上的意思，反而把清静当成常规，把恬淡当成根本，因而导致懈怠而抛弃学习，放纵欲念，只图舒适，要这样苟且自安，从而对道的真谛一窍不通。现在那疯子不晓得忧虑，圣人也没有忧虑。圣人没有忧虑，是因为凭着德保持着平和心态；疯子不晓得犯愁，是由于不知道祸福的关系。所以说精通了道的要义的无为和根本不懂道的真谛的"无为"，两种无为表面上是相同的，可是为什么要无为和怎样无为却大不一样。因此针对这种情形，本篇用了浅显通俗的解说，好让这些人理解接受，以便使求学的人孜孜不倦，来自觉走上有希望的坦途。

【原文】

10《泰族》者，横八极，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之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王事。乃原心术，理性情，以馆清平之灵①，澄彻神明之精②，以与天和相婴薄③。所以览五帝三王，怀天气，抱天心④，执中含和，德形于内，以莙凝天地⑤，发起阴阳，序四时，正流方⑥，绥之斯宁，推之斯行，乃以陶冶万物，游化群生，唱而和，动而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故景星见，祥风至，黄龙下，凤巢列树，麟止郊野。德不内形，而行其法籍，专用制度，神祇弗应，福祥不归，四海不宾，兆民弗化。故德形于内，治之大本。此《鸿烈》之《泰族》也⑦。

【注释】

①馆:原注作"舍"。用作动词,使住宿。

②澄彻:澄清。原注作"别清浊也。"

③婴:原注作"绕抱也。" 薄:迫,靠近。

④怀天气,抱天心:有人认为应作"怀天心,抱地气"。

⑤君(jūn 君)凝:凝结。君凝天地即君凝于天地间。

⑥流方:当指各种 TR 类。方指物类。

⑦《鸿烈》:原注作"鸿,大也。烈,功也。"功指事业。

【译文】

《泰族》篇,是说明"道"的特性和作用,指出"道"横贯八方极遥远的领域,上达至高无上的极点,它使日月星大放光明,使水土调和安宁,规定着历史发展的走向,安排好伦理的次序,总括了万事万物的要旨,而归结到道这唯一的本原上,依据这一观念来规划治国之术,整治统治天下的大业。于是探索思想意识的本原,理顺人们的天性,来让清纯平和的灵魂安守其舍,使容易动荡污浊的精神清澈安定,和大自然的中和之气拥抱贴近。用这一篇来观览五帝三王的业绩:他们怀藏天意,拥抱着地气,执掌包含着中和,圣德在内心修炼而成,凝结在天地之间,驾驭阴阳二气,使四季井然有序,使物类运行于正轨,安抚它们便安宁,推动它们就行进,这样来陶冶万物,感化引导众生。君王唱导,万民应和,君王行动,百姓跟从,四海之内,万众一心,归向君王。因此福星高照,和风吹拂,黄龙下界,凤凰筑巢在庭院的树上,麒麟来到都城郊野。假若圣德不能在内心形成,却只是实行法典,利用制度,那么神灵就不会感应,幸福吉祥便不会降临,四海便不会宾服,亿万百姓便不会被感化。所以君王在自身修炼成圣德,这是治理天下最根本的条件。以上这些就是《鸿烈》中的《泰族》篇的要旨。

【原文】

11 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①]，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②]，而已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终始[③]，则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④]，则不知所避讳；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⑤]，则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⑥]，则不知养生之机；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⑦]，则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⑧]，则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为称喻[⑨]，则不知动静之宜；言称喻而不言俗变[⑩]，则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变而不言往事[⑪]，则不知道德之应；知道德而不知世曲[⑫]，则无以耦万方；知氾论而不知诠言[⑬]，则无以从容；通书文而不知兵指[⑭]，则无以应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⑮]，则无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间[⑯]，则无以应祸福；知人间而不知修务[⑰]，则无以使学者劝力；欲强省其辞，览总其要，弗曲行区入[⑱]，则不足以穷道德之意[⑲]。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⑳]。

【注释】

①窥：探究。

②宴炀：温暖。

③言道：指《原道》。　明终始：指《俶真》。

④明天地四时：指《天文》、《地形》和《时则》三篇。

⑤“引譬援类”及下句“精微”再下句“言至精”指《览冥》。

⑥“原人之神气”及下文“养生之机”、“原人情”指《精神》。

⑦“言大圣之德”及下文“五行之差”、“帝道”指《本经》。

⑧“言君事”及下文“小大之衰”指《主术》。

⑨为称喻：指《缪称》。

⑩言俗变：指《齐俗》。

⑪已：刘文典本将这个字归入这一句，有人归到上一句。依刘氏句读则当“已经”讲。归上句则通“矣”。两种句读都可通。“言往事”及下句“道德之应”指《道应》。

⑫“知世曲”及下句“耦万方”指《氾论》。

⑬知诠言：指《诠言》。

⑭兵指：指《兵略》。

⑮“知譬喻”及下文“推明事”、“知公道（普遍规律）”指《说山》和《说林》。已：句读处理同前⑪条。

⑯“知人间”及下句“应祸福”指《人间》。

⑰“知修务”及下句“使学者劝力”指《修务》。

⑱曲行区入：婉转曲折行进，喻本书反复详尽的写法。 区：通“句（勾）”，屈曲而生。

⑲穷道德之意：主要指《泰族》的意旨，兼及全书的意图。

⑳“故著”四句：“天地之理”、“人间之事”、“帝王之道”，可以说概括了全书的基本内容。

这一节主要讲各篇次序安排的内在联系，是作者勾勒的全书内容结构图。有些说得准，如把《天文》、《地形》、《时则》归为一类，把《说山》、《说林》归为一类。其余十五篇内容逐篇勾连，有点牵强，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译文多从字面译出，以存其真。笔者对全书构架有一认识，参见本卷附录。

【译文】

大凡著书的目的，是用来探究道的开启和闭塞，希望后世知道举止取舍必须恰当，与外界事物交接不迷惑，自身修养有办法安神养气，温煦最中和的心态，自己能够从天地禀受的精神中得到快乐。所以只谈道但不明白事物的始末，便不知道仿效依据；只谈事物的始末但不明白天文地理四季，便不知道避讳；只谈天地四时但不援引物类之间的关系，便不知道事物精深微妙的感应现象；只谈

精妙的感应现象但不探究人的精神血气，便不知道养生的要诀；只探究人的精气性情但不谈最圣明的德性，便不知道五行的差别；只谈帝道但不说君主治国之术，便不知道治术有大小等次；只谈君王的事但是不称引譬喻，便不知道动静适宜；只称引譬喻但是不谈风俗的变异，便不知道同一大旨；讲了风俗变异但是不谈往事，便不知道道德的应验；知道了道德的应验但不知道世事的曲折，便没法应付大千世界；知道了广泛的论说但不知道详细的诠释，便没法从容不迫；只通晓书文但是不知道军事要旨，便没法应付突然事变；知道了用兵策略但是不知道譬喻箴言，便无法认清事理；知道了普遍的真理但是不知道人间的事，便没法应付祸福；知道了人间祸福但是不知道修业务实，便没法让学习的人勉力向上；如果要勉强省简本书的篇幅，只是概述要领，而不婉转曲折地行文，便不能说尽道德的意蕴。所以撰写了二十篇，这样天地之理便深究了，人间之事便连接了，帝王之道便齐备了。

【原文】

12 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异[①]，各有为语。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圣人也。今学者无圣人之才，而不为详说，则终身颠顿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觉寤乎昭明之术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②]，周室增以六爻[③]，所以原测淑清之道[④]，而捃逐万物之祖也[⑤]。夫五音之数，不过宫、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细大驾和[⑥]，而后可以成曲。今画龙首，观者不知其何兽也[⑦]，具其形，则不疑矣。今谓之道则

多，谓之物则少，谓之术则博，谓之事则浅，推之以论，则无可言者。所以为学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8]；夫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辞虽坛卷连漫[9]，绞纷远缓[10]，所以淘汰涤荡至意[11]，使之无凝竭底滞[12]，捲握而不散也[13]。夫江河之腐胔不可胜数，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14]，蝇渍其中，匹夫弗尝者，小也。诚通乎二十篇之论，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径十门[15]，外天地[16]，捭山川[17]，其于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18]，亦优游矣。若然者，挟日月而不烑[19]，润万物而不秏[20]；曼兮洮兮[21]，足以览矣，藐兮浩兮，旷旷兮，可以游矣！

【注释】

①指奏：旨趣。奏通"趣"。

②"今《易》"四句：八卦是《周易》中的八种符号，由阳爻"—"和阴爻"– –"两种基本符号排列组成，每一卦含三爻，称为"经卦"，《乾》卦（☰）和《坤》卦（☷）又是其中最基本的两种。传说八卦是伏羲氏所作。后来又以八"经卦"为基础演变成六十四卦。本书这儿说是伏羲演变的。

③周室：指周文王。 六爻：六十四卦每卦由六爻组成。如《蒙》卦是"䷃"坎下艮上。相传周文王囚于羑里时演八卦。

④原测：探测本原。 淑清：美好清纯。

⑤捃（ùn 俊）：拾取，含有寻求而取的意思。 逐：追溯。

⑥细大：粗细，大小。 驾和：驾御应和。主音为"驾"，其余应和。

⑦"今画"二句：龙的头、角、身、鳞甲、爪等各像一种动物。所以只画其首（或其他局部）都难断定是什么动物。作者这儿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喻体来说明本书周详的写法。如果选用一般动物（如牛、羊之类）则不能说明其意。

⑧固：固然。上文"今谓之道"到"无可言者"，大意是说如果只是空谈"道"、"术"的理论，而很少联系实际事物加以论证发挥，那么可说的话就几乎没有了。"所以为学者，固欲……"句紧承上文，用"固"字退让一步，肯定求学

的极终境界是把握要义，达到“不言”的目的，然后转到下文“夫道论至深……”落脚到为了阐明深奥的道，还是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呼应前文“欲强省其辞……不足以穷道德之意”。整个这一段主要是说明本书博大精深的风格的由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淮南子》成为宏篇巨制，几乎是一部百科全书，不是偶然的，是作者精心策划的产物。也可以看出作者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可惜的是，附带地造成了许多篇章间不必要的重复，当然这只是白璧微瑕。

⑨坛卷：等于说“团卷”，绕弯子。　连漫：等于说“拖泥带水”，横生枝节。

⑩绞纷：错杂纷繁。　远缓：长而舒展。作者用“虽”字领上一句和这一句，表明并不十分赞赏这种繁复枝蔓的写法，但为“达意”的需要，不能不如此，坚持形式为内容服务。繁简之道，从“达”为准，作者的初衷无可厚非。

⑪淘汰：原注作“润也。”淘汰和涤荡都有清除的意思。这一句的难点在“至意”的理解，是贬义还是褒义。应该指上文所说的“至深”的“道论”。《汉书·鲍宣传》：“惟陛下少留神明，览《五经》之文，原圣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即指深刻的旨意。所谓“淘汰涤荡至意”，不是说把至意清除掉，而是说清除蒙在“至意”外面的污垢（人们的误解、曲解之类），还其本真面目，等于说把“至意”洗干净的意思。本书对许多错误观念糊涂思想的辩驳，就是做的这种“破中求立”的工作。

⑫底：通“抵”，阻滞。

⑬捲握：紧紧把握住。　捲：拳。　散：散乱。散失，失去本来面目。

⑭酒白：就是白酒。白指纯洁无杂质，不是今语的“白酒”、“红酒”的“白酒”。

⑮径：经。　十门：原注作“八方，上下也。”所谓“九野”、“十门”都是泛指一切地域、通路。通九野、径十门是指无所不通。

⑯外：离开天地，到天地之外去。

⑰捭：原注作“屏去也。”也是离开的意思。这一句及前后几句说的即所谓“真人”之游。

⑱宰匠：宰辅，掌握统治大权的人。这儿用为动词，是主宰的意思。

⑲挟：孙诒让认为是“周匝”的意思。　姚：孙诒让认为通“窕”，空隙。这一句的意思和“横扃天地之间而不窕”（《俶真》）、“舒之天下而不窕”（《氾论》）、“布之天下而不窕”（见下文）意思相近，都是形容“道”和得道真人宏大无比的

气魄。"窕"都用作动词,有空隙的意思。

⑳秏:同"耗"。

㉑曼兮洮兮:洮字除水名外,只有洗涤之义,而这一意义在此难合。"曼兮洮兮"是联绵词"曼洮"的拆用形式,而"曼洮"又是"渺"、"邈"等的分音形式,指浩渺无边。"曼兮洮兮"同下文"藐兮浩兮"这儿义同。前者是"览"的对象,后者是"游"的处所,这几句是形容得道真人"逍遥"、"优游"的广远。

【译文】

本书的语言,有的纤细,有的粗犷,有的说得精微,有的说得概略;各卷的旨趣不同,因此语言风格也各异。如果只是抽象地谈道,那么道是无处不存在的,本来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能够掌握道这个根本来解释各种细微末节的事物,只有圣人能做到。现在学习的人并没有圣人的这种才学,假若不为他们详尽述说,那么他们便要一辈子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而不能领悟到走向光明的术数了。《周易》的《乾》《坤》两卦,本来足够穷尽说透道的旨意,八卦本来可以凭它们预见吉凶祸福了,但是伏羲将八卦演变成六十四卦,周文王从三爻增加到六爻,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探测那美好清纯的道的本原,寻求追溯万物的始祖。五音的数目,只有宫、商、角、徵、羽五种,但是只能弹出五个音的五弦琴是不能弹奏曲调的,一定要有更多的粗细不同的弦主次相配,互相应和,然后才可以奏成曲调。画龙如果只画出龙头,看的人就不明白是什么兽,把它的全形都画出来,就不会怀疑是龙了。如果谈道的话很多,引证事物很少,谈术的话很多,引述事例很少,从道理上进行抽象的推论,那么便没有多少话好讲了。求学的人的目标,固然是想达到只用极少的语言来掌握要义;但是道的学问太深奥,所以要多用言辞来阐发它的实质,事物太多,所以要广泛列举来解释清楚它们的意蕴。本书的语言虽然婉曲枝蔓,错杂纷繁,但这是为了澄清揭示出最精深的旨意,冲刷掉蒙在它们表面的污垢,让它们的传播没有阻遏障碍,便于人们

把握而不至于流失。江河中的尸骨数不清，但是祭祀的人还是从中取水，因为江河水深流广；一杯纯洁的酒，苍蝇浸泡到里头，普通男子也不会品赏，因为杯子小酒太少。如果真能通晓这二十篇的观点，掌握住它的要领，凭它们来通达九野，经历十门，飞到天地之外，远离高山大川，这样来无拘无束地遨游一生，主宰着有形的万物，也够自由自在了。能够这样，便能精神充满天宇而无处不在，德泽滋润万物而不会用尽；那茫茫大地啊，足够观览呀，那浩渺天宇啊，任你遨游呀！

【原文】

13 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湎[①]，宫中成市[②]，作为炮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③]，修德行义，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垂归之[④]。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文王业之而不卒[⑤]，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太公之谋，悉索薄赋[⑥]，躬擐甲胄，以伐无道而讨不义，誓师牧野，以践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赂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文王于两楹之间，以俟远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

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7]，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8]，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9]，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虆垂[10]，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11]，辟五湖而定东海[12]。当此之时，烧不暇撌[13]，濡不给抆[14]，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15]。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16]。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17]，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18]，好色无辩[19]，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20]，撞之庭下，郊雉皆呴[21]，一朝用三千钟赣[22]，梁丘据、子家哙导于左右[23]，故晏子之谏生焉[24]。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25]，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26]。申子者，韩昭厘之佐[27]；韩，晋别国也[28]。地墩民险，而介于大国之间，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秦国之俗，贪狼强力[29]，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30]；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

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治[31]，玄妙之中，精摇靡览[32]，弃其畛挈[33]，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注释】

①康梁：原注作"耽乐也。"沉溺在安乐中。　康：安乐；淫乐。　"康梁"就是"康"。"梁"的"桥梁"、"栋梁"义和通假义"粱"（精粮）等都不适用于"康梁"这个复音词，在这儿只是衬音字，无实义。康、梁叠韵（同属"阳"部），康的声母拼梁的韵仍然是"康"。类似的例子如"逮"，《说文》解释成"唐逮，及也。"段玉裁注："唐逮双声，盖古语也。"意思是说"逮"古语又说成分音形式"唐逮"，其中"唐"有如"梁"，是衬音字，不同的是一衬声母，一衬韵。这种近于游戏性的语言文字现象，在古代口语中常见。具体到这一用例来说，"康梁沉湎"构成了四字结构，有修辞作用（整齐句式，和谐音律）。

②宫中成市：原注作"言集者多也。"指饮宴歌舞的人很多，一片淫乐景象。

③四世：原注作"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太王即亶父，王季是文王的父亲。

④二垂：三分之二的诸侯。垂又作"分"。

⑤业：始，创始。　卒：终，完成。

⑥"用太"二句：太公之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姜子牙著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列为道家。　悉索薄赋：动员全部有限的兵力。　薄：原注作"少也。"　赋：原注作"兵也。"指按田地征调的兵车、甲士。

⑦成、康：即周成王及他的儿子康王。成康父子推行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和"明德慎罚"的政策，加强了周王朝的统治，"天下安宁，刑错（措）四十余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

⑧说：原注作“易也。”简易。或解为易行。“说”可两解。一是喜悦，喜悦便易执行。王念孙认为如果释为“简易”则字当通“侻”。今方俗语还说“简捷”、“简便”，“爽快”为“撇脱”。

⑨“服伤”句：王念孙认为应在“服”前补“久”。

⑩虆垂：王念孙认为应作“虆臿”。虆：装土的笼子。臿：相当于后来的锹。虆字又作蔂，《说山》：“蔂成城。”原注作“蔂，土笼也。”其实蔂就是“箩筐”、“篓子”之类器具，蔂、箩、篓同声母而韵可通；“摞”从“累”声，“螺”从“累”声，可窥探“蔂”、“箩”的韵的关系。

⑪“剔河”二句：剔：原注作“泄去也。” 九岐（歧）：原注作“河水播岐为九以入海也。” 九路：原注作“江水通别（分）为九。”

⑫辟：“避”的古字。原注作“使水辟人而相从也。”依原注则是说让水道避开五湖流向东海。又，“辟”、“凿”、“剔”对用，也可以理解“辟”为“开辟”，指疏通五湖使通东海。以后一解为好。

⑬攒（guì 贵）：原注作“排去也。”

⑭不给：同“不暇”。 扢（gǔ 古）：原注作“拭也。”

⑮闲服：简服。指服孝三个月。《宋书·礼志》引《尸子》：“禹治为丧法，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月。”

⑯不绝如线：如同细丝快要断了。是说尚存一线生机，极其危险。 线：原注作“细丝。”

⑰北障河：古黄河的走向当和现在不同，所以这儿说齐国“北障河”。

⑱亡：通“忘”。

⑲无辩：无分别。指只要是美色便爱。

⑳“作为”二句：作为：两字义同。 路寝：天子诸侯的正室。 族：聚。

㉑郊雉皆呴：原注作“大钟声似雷震，雉应而呴鸣也。” 呴：同“雊”。《说文》：“雊，雄雉鸡也。雷始动，雉乃鸣而句（勾，弯曲）其颈。”“雄雉”、“句”用段玉裁注本，大徐本《说文》作“雄雌”和“雊”。雄鸡鸣叫时有伸颈绕曲动作，或鸣声如“句”，所以字作“雊”，这是个会意兼形声的字。雷动春至，禽鸟怀春，雄鸣诱其侣。钟声如雷，雄雉误以为春雷，故雊。这是带夸张的写法，极言钟声响亮。

㉒钟：量名，十斛一钟。这儿借代所赐财物。 赣：赐。

㉓梁丘据、子家哙：齐景公佞臣。 导：引诱为恶。事见《晏子春秋》。

㉔晏子之谏生：晏子谏齐景公的言论和事迹后人（吴则虞认为是指秦统一天下之后的秦博士）编成《晏子春秋》一书。

㉕连与：有同盟关系交好的国家。　国：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㉖纵横修短：《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有《苏子》、《张子》等十二家。《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

㉗韩昭厘（xī 西）：战国韩昭侯。

㉘韩，晋别国：晋分成韩、赵、魏三国。　别：分。

㉙贪狼：贪婪凶狠。

㉚厉："励"的古字。

㉛储与：无拘无束。　扈治：广大。

㉜精摇：原注作"楚人谓精进为精摇。"当指精益求精。参见十九·7·⑩。　靡览：原注作"靡小皆览之。"

㉝眇挈：原注作"楚人谓泽浊为眇挈。"指浑浊。

本节列数史实，说明一定的学说、著述都是一定时世的产物，反过来又为一定政治目的服务，本书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它是对古往今来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部分的总结，是兼容各家而又自成一体。作者的自我评价虽然高，但不算浮夸。本节追述史实，不少和有关的篇章重复，而文字仍然不厌其烦，作为序言体，这要算一个缺点。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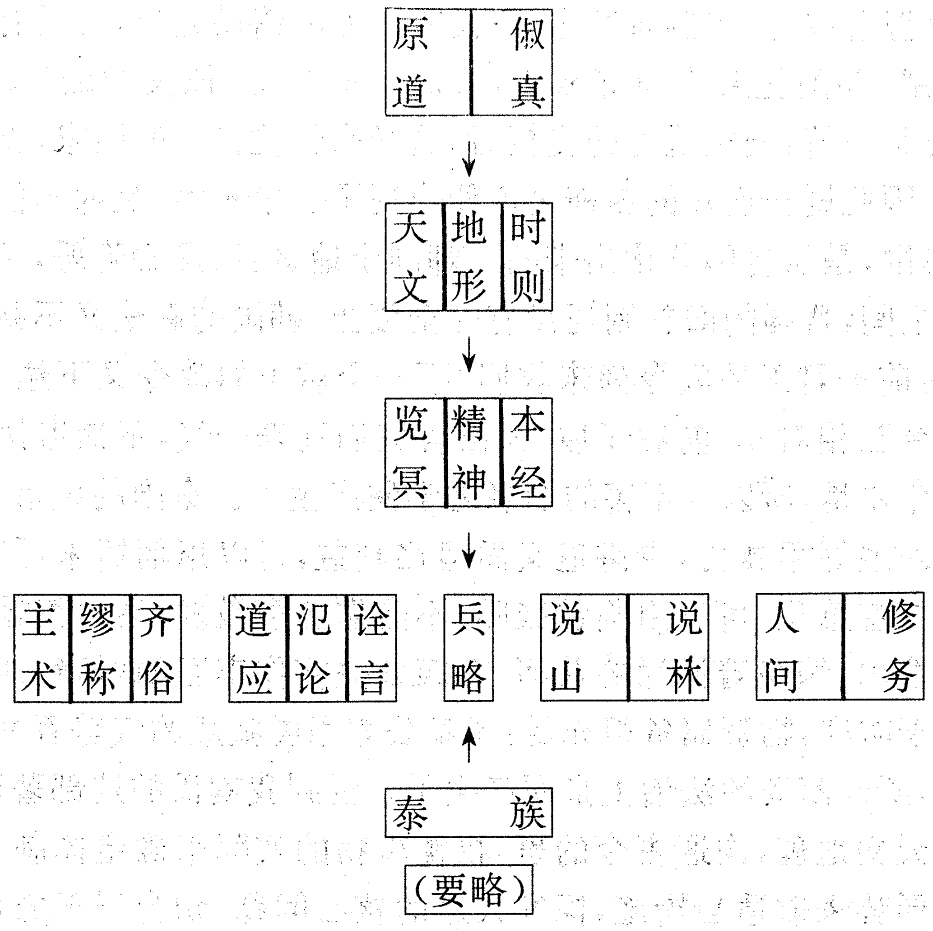
周文王还是诸侯的时候，殷纣王是天子。纣王横征暴敛，滥杀无辜，荒淫无度，沉溺酒色，宫中设宴作乐，热闹如集市，纣王又制作炮格酷刑。挖忠谏大臣比干的心脏，剖开孕妇的腹腔挑出胎儿，天下人都痛苦不堪。周文王从祖父太王到儿子武王，四代人积累善行，修养美德实行仁义，处在岐周之间，领地方圆不过百里，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归向他。文王立志凭着卑下的地位和弱小的力量来制服强大残暴的纣王，为天下除掉祸害，完成王道大业，因此姜太公的谋略应运而生。文王的王道大业刚开头还没完成便去世，周武王继承文王的事业，运用姜太公的谋略，动员全国有限的兵力，亲自披挂甲胄，率兵讨伐无道不义的昏君纣王，在牧野誓师一举歼灭

殷军，接着登上了天子宝座。天下还没安定，海内还没和平，武王要发扬文王的美德，所以为文王守孝三年，把文王的灵柩停放在厅堂的楹柱之间，来感化远方异族。武王立为天子三年便驾崩了，成王还在襁褓之中，不能理天子的事，蔡叔、管叔辅佐公子禄父想发动叛乱。周公继承文王的事业，摄行天子职权，支撑着周王朝政权，辅佐成王，他害怕争夺天下的邪路堵塞不住，臣下会危害天子，所以将战马放到华山下，把运输给养的牛放到桃林，毁掉战鼓，折断鼓槌，插上笏板接受朝拜，这样来安定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成年以后，能执掌政事，周公还政给成王，受封鲁国，这样来移风易俗。孔子整理周成王、周康王的政治主张，追述周公的教导，用来教育七十弟子，让弟子们穿戴周公规定的服饰，学习周公制定的礼法，因此儒家学说产生了。墨子也学习儒家的事业，接受孔子的学术，但认为儒家的礼仪太烦琐不容易做到，例如儒家提倡厚葬会浪费钱财使人贫困，主张长时间守孝会伤害活着的人，而且耽误正事，所以抛弃周朝的礼法而采用夏代的制度。夏禹的时候，天下洪水泛滥，禹王亲自背着箩筐竹篓，拿上锹，带头治理洪水，疏通黄河理顺九条支流，开凿长江使九条支流畅通，开辟五湖使水流向东海。在这时，烧饭的灰烬来不及清除，淋湿的身子来不及擦拭，死在山地的人便埋在山上，死在沼泽的人便葬在沼泽，因此节省财物、薄葬、三月服丧的习俗便形成了。齐桓公的时候，周天子地位衰落，力量削弱，诸侯凭武力互相征讨，南夷北狄，交相侵扰中原地区，中原各国奄奄一息，危在旦夕。齐国的国土，东临大海，北靠黄河，地窄田少，人口众多，人民聪慧。齐桓公忧虑中原各国的祸患，苦于夷狄的骚乱，想要保存危亡的国家，接上绝灭的宗族的继嗣，提高周天子的地位，发扬文王、武王的事业，因此《管子》一书问世了。齐景公在宫中喜爱音乐美色，出外喜爱猎犬骏马，打猎忘记返回，见到女色便盯住不放，修建路寝高台，聚集大量铜铁铸造大钟，在朝堂下撞击这口大钟，郊外的雄雉鸡都以为是春雷轰鸣而啼叫起来，一个早

上便用三千钟粮食赏给臣下，佞臣梁丘据、子家哙在齐景公身边引诱他犯错误，因此晏子的谏言便产生了。晚近的战国时期，六国诸侯，地形不同，山水隔绝，各自治理自己的国土，守卫着分内的领地，掌握着权力，控制着政令，下没有一方的诸侯之长，上没有天子的权威，各国凭武力争夺权力，打胜了的为上，依仗同盟，反复订约，分掌信符，交结远方的支援者，这样来保住自己的国家，支撑着社稷，因此说长道短的纵横之说便出现了。申不害，是韩昭侯的佐臣；韩国，是从晋国分化出来的。韩国土地贫脊，民心险恶，又夹在大国之间，晋国的旧礼制还没有完全废止，韩国的新法又不断制定出来，前一君王的政令尚未收回，下一个君王的政令又下达了，新旧政令互相对立，前后矛盾，大臣官吏们乱来一气，不知道执行哪种法令才是，所以申不害的刑名之学便产生了。秦国的风俗，人们贪婪凶狠好用暴力，少讲道义而追逐利益，可以用刑罚来压服，不能靠仁慈感化，可以用奖赏鼓励，不能靠名声激发；秦国覆盖着险要的群山，缠绕着汹涌的黄河，有四处关塞作牢固的屏障，地形非常便于防守，物资储备很充足：秦孝公想用虎狼般的气势吞并各诸侯国，所以商鞅的法治主张便产生了。说到我刘氏的这部著述，是观察天文地理，沟通古今的事，权衡事物的实际来确定体制，估量具体形势采取适当措施，探究大道的核心问题，切合三王的传统，自由涉猎广泛而玄妙的领域，精益求精，摒弃浑浊，酌取清纯，以这来统领天下，治理万物，应付变化，沟通异类，不只是走一条路，守着一个角落，被某一事物束缚牵挂着，却不能随着世事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本书的思想学说放到窄狭处不显得滞塞，广布天下也不留下空隙，没有什么地方不适用的。

卷二十一附录：

本书内容结构表



附录

《淮南子》佚文(录自刘文典《集解》)

1、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或作"王弃衍"、"见拘于燕"),仰天而哭,五月天为之下霜。

——见《后汉书·刘瑜传》李贤注引、《后汉书·袁绍传》注引、又见《初学记》二、《文选·求通亲表》李善注引、《太平御览》十四、二十三引、《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二引、《艺文类聚》三引,又见《论衡·感虚篇》等。按:此条颇似《览冥》之文。

2、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见《艺文类聚》八十八引。《庄子·山木篇》也有此文。《墨子·亲士篇》有"甘井近竭,招木近伐"。按:此条似《说林》、《说山》文。

3、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

——见《白帖》九引。

4、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

——见《太平御览》四百五十九引。《韩非子·安危篇》有类似的话:"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

5、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本卜祭为民,岂呼自当之!"乃使人积薪,翦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然(燃),即降大雨。"

——见《文选·思玄赋》注引。按:《修务》:"汤(苦)旱,以身褥于桑山之林……"此则佚文可补足《修务》文意。

6、楚恭王游于林中,有白猿缘木而矫。王使左右射之,腾跃避矢,不能中。于是使由基抚弓而眄,猿乃抱木而长号。何者?诚在于心,而精通于物。

——见《文选》张茂先《励志诗》注引。按:《励志诗》有“养由矫矢,兽号于林”两句,李善注:“《淮南子》曰:‘楚恭王……精通于物。’”刘文典说此则佚文不是《说山》类似文句的异文,而是他篇佚文。

7、富贵而不道,适足以为患。出车入辇,务以自佚(当作“佚”),命之曰颠蹶之机(造成颠覆的器具);肥肉厚酒(醇酒),务以相强(强身),命之曰烂腹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贵之所致。”

——见《太平御览》四百七十二引。《吕氏春秋·本生》也有类似文句。

8、汤放桀于历山,与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

——见《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引。

9、《成相篇》曰:“庄子贵支离,悲木槿。”

——见《艺文类聚》八十九引。按:王应麟说《淮南子》本有《成相篇》,后佚。

10、朱鳖浮于水上,必大雨。

——见《太平御览》十引。

11、太阴在上,蚯蚓结,为阳侯。

——见《太平御览》九百四十七引。

12、越鸡不能伏鹤卵。

——见《太平御览》九百二十八引。

13、尧、舜之德,轻于鸿毛。

——见《太平御览》八十引。

高诱《淮南子·叙目》

淮南子名安，厉王长子也。长，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赵氏女，为赵王张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讨韩信于铜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楼烦。还过赵，不礼赵王。赵王献美女赵氏女，得幸，有身。赵王不敢内之于宫，为筑舍于外。及贯、高等谋反发觉（泄露，被发现），并逮治王，尽收王家，及美人赵氏女亦与焉。吏以得幸有身闻上（让皇上知道，禀告皇上），上方怒赵王，未理也。赵美人弟兼因辟阳侯审食其言之吕后，吕后不肯白（告诉刘邦），辟阳侯亦不强争。及赵美人生男，恚而自杀。（按：以上述刘安祖母赵氏女的悲剧）吏奉男诣上（送给刘邦），上命吕后母之（抚养刘长），封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汉文帝刘恒）即位，长弟上书愿相见，诏至长安。日从游宴，骄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阳侯不争其母于吕后，因椎杀之。上（文帝）非之，肉袒北阙谢罪。夺四县，还归国。为黄屋左纛，称东帝。坐（触犯王法）徙（流放）蜀岩道，死于雍。（以上述刘安父刘长悲剧，由赵氏女事引发）上闵之，封其四子为列侯。时民歌之曰："一尺缯，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闻之曰："以（认为）我贪其（刘长）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长子安袭封淮南王，次为衡山王（刘安弟刘勃），次为庐江王（弟刘赐）。太傅贾谊谏曰："怨雠之人，不可贵也。"后淮南、衡山卒反，如贾谊言。初，安为（为人）辩达，善属文。皇帝为从父（叔父），数上书，召见。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上爱而秘之。（按：《汉书》本卷以此事属之汉武帝，参见本书"前言""一"）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按：点明大山、小山为诸儒，似以"八公"为道家徒），共讲论道德（道家的"道"、"德"），总统仁义，而

著此书。其旨近(近而不全同)《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以父讳“长”,故其所著,诸“长”字皆曰“脩”。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谓之《淮南外篇》。自诱之少,从故侍中、同县卢君受其句读,诵举大义。会遭兵灾,天下棋峙,亡失书传,废不寻修二十余载。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东郡濮阳令,睹时人少为《淮南》者,惧遂凌迟,于是以朝铺(早晚)事毕之间,乃深思先师之训,参以经传道家之言,比方其事,为之注解,悉载本文,并举音读。典农中郎将弁(古“卞”字,姓)揖借八卷刺之,会揖身丧,遂亡不得。至十七年,迁监河东,复更补足。浅学寡见,未能备悉,其所不达,注以“未闻”。唯博物君子览而详之,以劝后学者云尔。

主要参考书目

1.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1989 年 5 月第 1 版。

2. 庄逵吉校《淮南子》。载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浙江书局汇刻本《二十二子》,1986 年 3 月第 1 版。

3. 王念孙《读书杂志》。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2 册至第 15 册。

4. 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年 7 月第 1 版。

5. 俞樾《诸子平议》。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旧版影印本,1988 年 5 月第 1 版。

6. 孙诒让《札迻》卷七《淮南子许慎高诱注》。中华书局学术笔记丛书,1989 年 1 月第 1 版。

7. 杨树达《淮南子证闻》。上海古籍出版社杨树达文集之十一,1985 年 8 月第 1 版。

8. 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 1987 年 9 月第 1 版。

9.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 1984 年 5 月第 1 版,1985 年 6 月北京 2 印本。

10. 沙少海、徐子宏《老子全译》。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8 月 1 版,1990 年 12 月 3 印本。

11. 郭庆藩《庄子集释》。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 1961 年 7 月 1 版,1985 年 8 月北京 4 印本。

12.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 1983 年 4 月 1 版,1985 年 9 月北京 2 印本。

13. 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 1982 年 10 月 1 版。

14. 陈其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 1984 年 4 月初印，1990 年 12 月 2 印本。

15.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年 5 月第 1 版。

16. 梁启雄《韩非子浅解》。中华书局 1960 年 8 月 1 版，1985 年 2 月北京 4 印本。

17.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中华书局 1958 年 9 月 1 版上海 1 印本。

18. 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 1988 年 9 月第一版。

19. 孙诒让《墨子间话》。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 1986 年 2 月第 1 版。

20.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 1960 年 1 月一版，1984 年 5 月北京 6 印本。

21.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 12 月第 2 版，1983 年 10 月北京 7 印本。

22. 杨伯峻《列子集释》。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 1979 年 10 月第 1 版，1985 年 3 月北京 2 印本。

23. 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华书局 1987 年 7 月第 1 版。

24. 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 1962 年 1 月 1 版，1982 年 5 月北京二印本。

25.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 1986 年 4 月第 1 版。

26.《管子》。《二十二子》本。

27. 郭化若《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9 月第 1 版。

28. 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 1984 年 2 月第 1 版。

2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1981 年 3 月第 1 版，1983

年 9 月 2 印本。

30.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7 月第 1 版。

31. 董增龄《国语正义》。巴蜀书社 1985 年。

32.《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年 9 月第 1 版，1982 年 11 月 2 版。

33.《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 年 6 月第 1 版，1983 年 6 月 4 印本。

34.《后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 5 月第 1 版，1982 年 8 月 3 印本。

35.《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第 1 版。乐祖谋点校。

36.《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 年 6 月第 1 版，1987 年 4 月湖北 7 印本。

37. 袁梅《诗经译注》。齐鲁书社 1985 年 1 月第 1 版。

38.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 1979 年 6 月第 1 版，1987 年 2 月 4 印本。

39. 徐子宏《周易全译》。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40. 江灏等《今古文尚书全译》。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1990 年 12 月 2 印本。

41. 朱熹《楚辞集注》。光绪二十二年新化三味堂刊线装本。

42. 黄寿祺等《楚辞全译》。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2 月 1 版，1990 年 9 月 3 印本。

43. 闻一多《天问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44.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 1989 年 3 月第 1 版。

45.《文选》。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8 月

第1版。

46.李时珍《本草纳目》。四库医学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版。

47.《十三经注疏》。清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10月1版，1983年11月3印本。

48.郝懿行《尔雅义疏》。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年9月第1版。

49.徐朝华《尔雅今注》。南开辞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1版，1989年12月2印本。

50.钱绎《方言笺疏》。训诂学丛书。中华书局1991年11月第1版。

51.大徐本《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12月1版，1985年6月8印本。

5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1版，1986年6月4印本。

53.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临啸阁藏版。1983年6月。

54.王筠《说文句读》。北京中国书店据尊经书局刊本影印，1983年11月1版。

55.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4年1月第1版。

56.杨树达《词诠》。中华书局1954年11月第1版，1965年11月第2版，1982年6月成都12次印本。

57.仓石武四郎(日本)《淮南子考》。载《先秦经籍考》。中外文化要籍影印丛书，江侠庵编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

58.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9月1版。

59.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

60.《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6月1版，1987年7月北京4印本。

61.《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 1 版，1985 年 3 月 3 印本。

62.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5 月第 1 版。

63. 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见《淮南鸿烈集解》附录三。

64. 傅山《淮南子评注》(吴连成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 1 版。

65.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7 月 1 版。

66.《水经注》(王先谦校本)。巴蜀书社 1985 年月 1 版。

67.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 1959 年 6 月 1 版，1984 年 5 月 4 印本。

68. 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中华书局 1987 年 10 月 1 版。

69. 陈广忠《淮南子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年 6 月 1 版。

70. 杨坚点校《吕氏春秋·淮南子》。岳麓书社 1989 年 3 月 1 版，1991 年 4 月 2 印本。

(一般工具书略)

(黔)新登字 01 号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袁华忠
封面设计 石俊生
版式设计 米 尔
制 图 许匡一
插 图 潘建源

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1
通信地址：贵阳市友谊路 186 号

淮南子 全译
〔西汉〕 刘安等 原著 许匡一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1 印张 1021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平)1—37000

ISBN 7－221－03358－7/B·66 定价：(平)44.00 元(全二册)